

元史

第六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李修生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元史/李修生分史主編．—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94-6

I.元… II.李… III.①中國-古代史-元代-紀傳體②元史-譯文 IV.K247.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28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元　史

(全六冊)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李修生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古籍印刷廠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239.5　字數 5,978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4-6/K・97
定　　價 全套 88 冊　12 000 圓
《元史》6 冊　764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4063926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昇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衡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帮”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畮”、“晦”、“畒”、“畆”、“畝”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贜(《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晳"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毆”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內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葪)	襌(襢)
辯(辯辯辯)	蓋(葢)	務(務務)	善(譱)
飆(飈飈)	剛(剛)	料(料)	觴(觴)
餅(餅)	詬(訽)	躪(躙)	舐(舐)
豺(犲)	穀(穀)	櫺(櫺)	疏(疎疏)
躔(躔)	罐(罐)	騮(駵騮)	搜(搜)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榜櫟櫎)
欻(欻)	悸(痵)	秣(餗)	蜿(蜿)
垂(垂垂)	奸(姦)	粹(粹)	腕(腕)
齪(齪)	殲(殲)	腦(腦)	尪(尪尪)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悮)
蹙(蹙)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啗)	秸(稭)	睥(睥)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淑(淑)
登(登)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鐙)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鞠)	鍥(鍥)	腰(署)
斗(鬪)	絶(絶)	煢(煢)	燁(爗)
陡(陡)	誑(誑)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閶)	麯(麴)	彝(彛)
愕(愕)	髡(髡)	紝(紝)	癰(癕)
鋒(鋒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籲)	燥(熮)	煮(鬻)	棕(椶)
鳶(鳶)	瀦(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笫”(《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刪,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祇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閱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元史》全譯出版説明

《元史》全書二百一十卷,包括本紀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傳九十七卷,是記載自元太祖成吉思汗統一漠北,建立大蒙古國至元朝滅亡這一百多年史事的紀傳體史書。

公元1368年,朱元璋稱帝建明,年號洪武。這一年農曆閏七月末,元順帝北遁,八月明軍克大都,冬天即詔修《元史》。成書前後經過兩個階段。《元史》纂修的第一階段,從洪武二年二月開局,八月結束,爲一百八十八天。據宋濂《元史・目録後記》記録:第一階段纂修本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傳六十三卷,計一百五十九卷。第二階段,洪武三年二月開局,七月書成,爲一百四十三日,第二階段纂修本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列傳三十六卷。從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詔諭開修,到"合成前後二書,復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的《元史》,綜計僅有三百三十一天。因而清代史學家錢大昕譏諷爲"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

《元史》速成主要是由於偃武修文、粉飾太平的政治原因和時勢需要。朱元璋下詔纂修《元史》時,元順帝北逃,國號尚存,纂修一代之史顯然爲時過早,但明朝君臣還是以"九州攸同"爲由,宣布召集儒臣,纂修《元史》。朱元璋修史的目的,在於網羅前代遺臣,給予高官厚禄,使其爲新王朝服務。這樣不僅偃武修文,還可粉飾太平,把前代遺臣納入彀中,爲新朝效力,一舉兩得。洪武二年二月初一,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趙壎、曾魯、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高啓等16人從各地來到南京,齊集於天界寺。朱元璋以中書左丞李善長爲監修,翰林學士宋濂和待制王禕爲總裁,他還親自爲纂修《元史》制定了指導方針和編纂原則,要求史臣們一定要"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同時要注意"文詞勿致於艱深,事跡務令於明白"。從此,《元史》的纂修就正式開始了。

《十三朝實録》是《元史》之"本紀"、"列傳"的重要資料。《十三朝實録》是元朝編修的國史。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後,於中統三年(1362)命翰林學士王鶚集廷臣商議史事。至元元年(1264)設翰林國史院,置學士,立館舍,搜訪記録先朝事跡,存諸史館,爲編修本國史做了必要的準備。翰林國史院在纂修各帝《實録》的同時,採集編纂了《后妃列傳》、《功臣列傳》,爲《元史》本紀和列傳提供了重要資料來源。

元文宗時期編纂的《經世大典》是《元史》之"志"、"表"的資料來源。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命奎章閣學士院參酌唐、宋會要體例,採集本朝故事,編著《經世大典》。至順元年(1330)四月開局,二年五月書成。全書八百八十卷,分爲十篇。其中《君職》四篇,《帝號》、《帝訓》、《帝系》;《臣事》六篇,《治典》、《賦典》、《禮典》、《政典》、《憲典》、《工典》。

"事實與言辭並載"是《元史》特點之一。《凡例》規定:"兩漢本紀,事實與言辭並載,兼有《書》、《春秋》之義。及唐本紀,則書法嚴謹,全倣乎《春秋》。今修《元史》,本紀準兩漢史。"本着這個原則,元代十四帝《本紀》,除順帝一朝之外,全是現已失傳的元代歷朝實録的摘抄,内容比較豐富,是按年月日編製的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的大事記。

"條分件列,覽者易見"是《元史》的特點之二。《凡例》規定:"歷代史志,爲法間有不同,至唐志,則悉以事實組織成篇,考覈之際,學者憚之。惟近代《宋史》所志,條分件列,覽者易見。今修《元史》,志準《宋史》。"因此,《元史》志的編纂方法,準《宋史》,各志按年月排列次第,存事實與制度沿革、變化始末,不做分析、綜合、考校和評論,唯存原始資料。

"據所考者作表,不計詳略"是《元史》特點之三。《元史》列《后妃》、《宗室世系》、《諸王》、《諸公主》、《三公》等表各一卷,《宰相年表》二卷,計七卷。《凡例》規定:"今修《元史》,表準遼、金史。"二十四史中,《遼史》表最詳,因此《遼史》"列傳雖少,而一代事跡亦略備"(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二十七)。《金史》之交聘表"凡與宋交涉之事,一覽了如"(同上)。《元史》則吸收上述二史之優點,作后妃表、宗室世系表、諸王表、三公表、宰相年表等,也可説是"一覽了如"了。《列傳》中的名臣部份,其編纂方法基本按照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等級爲先後順序排列,如像耶律楚材那樣開國建業的重臣,却排次在元末的余闕、福壽、月魯不花、達禮麻識理等人之後。《元史・列傳》部份分爲后妃、宗王、貴戚、名臣、儒學、良吏、忠義、孝友、隱逸、列女、釋老、方技工藝、宦者、奸臣、叛臣、逆臣、外夷等十七個類别,除《外夷列傳》三卷十一篇所傳爲各個國家,其餘均係個人的本傳與附傳,計本傳八百人,附傳四百五十六人。

"使善惡自見"是其特點之四。《凡例》規定:撰寫《元史》不採取以往史書的論贊形式,而是通過"據事直書,具文見意",達到"使善惡自見"的目的,但要害之處,修撰者仍寫下了一些論贊之辭。

《元史》由於倉促成書,過録照抄原材料未加熔範,是一大缺點,但從另一角度來衡量,却又成了一大長處。直録原文,而不作加工改寫,從而保留了許多第一手珍貴資料,比起經過修飾加工的史書,有其客觀上的價值。

明初修史,衹依據了元修《十三朝實録》,連記載太祖、太宗及其先世事跡的蒙古文史書《忙豁侖・紐察・脱卜察安》(《元史》記爲《脱卜赤顔》,即《元朝秘史》)都不曾參考,致使《元史》的本紀、列傳在内容安排上詳略相差懸殊,且遺漏甚多。如太祖鐵木真,政治、軍事活動可稱者甚多,而《太祖紀》却衹有一卷。

《元史・列傳》所記諸人,後世多,前世少;文臣多,武將少。這也是由元初文字資料缺乏所致。如太祖時有名的功臣四傑、四怯薛長博爾术、博爾忽、木華黎、赤老温,赤老温無傳。元朝丞相見於《宰相年表》者就有五十九人,而立傳者不及一半。

此外,由於材料來源不一,譯名不盡相同,而又失於考訂和前後照應,致使《元史》出現疏漏、謬誤者頗多。

《元史》的祖本,爲洪武三年(1370)十月刻板印刷,通常稱爲洪武本。迄今衹北京圖書館藏有一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一百四十餘卷的殘本,以及商務印書館藏影印百衲本《廿四史》所得的九十九卷殘本而已。監本有嘉靖十一年(1532)刊印完工的南監本和萬曆三十四年(1606)重刻的北監本。清康熙朝,初在武英殿設置刻書處時,刻書不多,但刻書極工。

追及乾隆四年,刻《二十一史》。乾隆十二年(1747 年),加刻《明史》、《舊唐書》,合爲《二十三史》。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又刻《舊五代史》,合稱《二十四史》。此外有清道光年重刻的道光本《元史》,同治年五個官辦書局合刻的五局本,光緒年間廣東同文書局的石印本。1935 年,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復現了洪武本和用洪武本舊版重印的南監本原貌。1976 年,中華書局對百衲本原刻存在的脱衍訛倒等錯誤,作了校訂並加以標點。

本書《元史》譯本依據百衲本原文,對原文的標點,參校了中華書局點校本《元史》。另外除百衲本外殿本、中華本二書中文内都有傳主標題和分級標題,在作譯文本文内標題時,參校了百衲本外殿本、中華本二書,擇其優者而用之。

《元史》全譯主編:李修生。譯者:龍德壽、樊善國、李夢生、崔文印、李真瑜、趙清永、董明、李仲祥、曾貽芬、李鳴、卓連營、李軍、張文澍、何本方、鄧瑞全、周少川、趙伯陶、李季箴、彭久安、楊玉芬、羅超、陳芳嵐、邱居里、徐勇、張立生、朱瑞平、郭立傑、郭士模、陳可、陳小監。

元史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元史卷一百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五

陳祐

陳祐，一名天祐，字慶甫，趙州寧晋人，世業農。祖忠，博究經史，鄉黨皆尊而師之，既歿，門人謚曰茂行先生。

陳祐，又名陳天祐，字慶甫，趙州寧晋人，世代從事農業。祖父陳忠，廣博地研究經史，鄉里人都尊敬他并師從他，去世之後，學生私謚爲茂行先生。

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剪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時諸王得自辟官屬，歲癸丑，穆王府署祐爲其府尚書，賜其父母銀十鋌、錦衣一襲。王既分土於陝、洛，表祐爲河南府總管。下車之日，首禮金季名士李國維、楊杲、李微、薛玄，咨訪治道，商議古今，奏免征西軍數百家及椒竹諸税、糧料等錢，又上便民二十餘事，朝廷皆從之。

陳祐年輕時好學，家貧，母親張氏曾經剪掉頭髮换取書籍讓他讀，長大後就博通經史。當時諸王可以自己徵召官員部屬，癸丑年，穆王府暫任陳祐爲王府尚書，賜給他父母銀子十錠、錦衣一套。穆王被分封於陝、洛後，上表推薦陳祐爲河南府總管。到任的那天，首先拜會金末名士李國維、楊杲、李微、薛玄，咨詢訪求治理政事的方法，研究議論古今得失，上書請求免去征西軍幾百家以及椒竹各種税收、糧料田賦等項，又上奏方便百姓的二十多件事，朝廷都聽從了他。

世祖即位，分陝、洛爲河南西路。中統元年，真除祐爲總管。時州縣官以未給俸，多貪暴，祐獨以清慎見稱，在官八年，如始至之日。至元二年，調官法行，改南京路治中。適東方大蝗，徐、邳尤甚，責捕至急。祐部民丁數萬人至其地，謂左右曰："捕蝗慮其傷稼也，今蝗雖盛，而穀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力省而有得。"或以事涉專擅，不可，祐曰："救民獲罪，亦所甘心。"即諭之使散去，兩州之民皆賴焉。

世祖登位，分陝、洛爲河南西路。中統元年，正式拜任陳祐爲總管。當時州縣官吏因爲不給俸禄，大多貪婪暴虐，祇有陳祐以清廉謹慎被稱道，在任八年，像剛到的時候一樣。至元二年，調官法實行，改任南京路治中。適逢東方大蝗災，徐州、邳縣尤其厲害，官府責令捕捉最急。陳祐部署民工幾萬人到災區，對左右的人説："捕捉蝗蟲是怕它們損壞莊稼，如今蝗蟲雖多，但穀物已成熟，不如讓百姓早點收割莊稼，可以省力而有收成。"有人認爲事情涉嫌到獨斷專行，不可行，陳祐説："救了百姓而獲罪，也是我所願意的。"立即告訴民工讓他們離去，兩州的百姓都依靠他。

三年，朝廷以祐降官無名，乃賜虎符，授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衛

至元三年，朝廷因爲陳祐貶官無正常理由，於是賜給虎符，授任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衛

當四方之衝，號爲難治，祐申明法令，創立孔子廟，修比干墓，且請于朝著于祀典。及去官，民爲立碑頌德。嘗上書世祖，言樹太平之本有三：一曰太子國本，建立宜早；二曰中書政本，責成宜專；三曰人材治本，選舉宜審。事雖未能盡行，時論稱之。

輝路位於四方要衝，號稱難於治理，陳祐申明法令，建立孔子廟，修比干墓，并向朝廷請示寫進祭祀制度中。到他離任，百姓爲他立碑歌頌恩德。他曾經上書世祖，説建立太平的根本有三條：一是太子是國家的根本，立太子應當早；二是中書是政事的根本，督責他們完成任務應讓他們獨斷；三是人才是治理政事的根本，選拔舉薦應當慎重。事情雖然没有能全部實行，但當時輿論都稱贊他。

六年，置提刑按察司，首以祐爲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時中書、尚書二省并立，世祖厭其煩，欲合爲一，集大臣雜議之，祐還朝，特命預其議。阿合馬爲尚書平章政事，欲奏升中書右丞相安童爲太師，因罷中書省，懼祐有異議，許進祐爲尚書參知政事以啖之。及入議，祐極言中書政本，祖宗所立，不可罷；三公古官，今徒存其虚位，未須設。事遂罷。阿合馬怒其忤己，除祐僉中興等路行尚書省事。西凉隸永昌王府，其達魯花赤及總管爲人誣構，家各百餘口，王欲悉致之法，祐力辨其冤。王怒甚，祐執議彌固，王亦尋悟，二人皆獲免，持祐泣曰："公再生父母也。"

至元六年，設置提刑按察司，首先任用陳祐爲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當時中書、尚書二省并立，世祖嫌二省煩瑣，想合并爲一個，召集大臣共同商議這件事，陳祐回朝，特地命令他參預這一討論。阿合馬做尚書平章政事，想奏請提拔中書右丞相安童做太師，於是想撤銷中書省，怕陳祐有不同意見，答應晋升陳祐做尚書參知政事來引誘他。等上朝議事時，陳祐極力陳説中書是政府的根本，祖宗所建立的，不能撤銷；三公是古代的官制，如今衹空存位置，不必設置。事情終於作罷。阿合馬對他違背自己的意圖很生氣，任命陳祐爲僉中興等路行尚書省事。西凉屬永昌王府，那裏的達魯花赤和總管被人誣陷，每家各有一百多人，永昌王想把他們全部判罪，陳祐極力辯白他們的冤枉。王爺很生氣，陳祐堅持辯解更加堅定，王爺不久也醒悟了，二人都得以免罪，拉着陳祐哭着説："公是我們的再生父母。"

朝廷大舉伐宋，遣祐簽軍，山東民多逃匿，聞祐來，皆曰："陳按察來，必無私。"遂皆出，應期而辦。十三年，授南京總管，兼開封府尹。吏多震懾失措，祐因謂曰："何必若是！前爲盜跖，今爲顔子，吾以顔子待之；前爲顔子，今爲盜跖，吾以盜跖待之。"由是吏知修飭，不敢弄法。許、蔡間有巨盜，聚衆劫掠，祐捕之急，逃入宋境；宋亡，隨制置夏貴過汴，祐斥下馬，撾殺之於市，民間帖然。

朝廷大規模攻打宋，派陳祐督領簽軍，山東百姓多有逃避的，聽説陳祐來了，都説："陳按察來，一定没有私心。"於是都出來，任務按期完成。至元十三年，授任南京總管，兼任開封府尹。小吏們大多驚惶失措，陳祐於是對他們説："何必像這樣！從前做盜跖，今天做顔子，我把他當顔子看待；從前做顔子，如今做盜跖，我把他當盜跖看待。"因此小吏們懂得修行謹慎，不敢玩弄法律。許、蔡之間有大盜，聚衆搶劫，陳祐追捕很緊，他逃入宋朝境内；宋朝滅亡，大盜跟隨制置夏貴路過汴，陳祐喝令他下馬，在集市上擊殺他，民間很安定。

十四年，遷浙東道宣慰使。時江

至元十四年，遷任浙東道宣慰使。當時江南

南初附，軍士俘虜溫、台民男女數千口，祐悉奪還之。未幾，行省榷民商酒税，祐請曰："兵火之餘，傷殘之民，宜從寬恤。"不報。遣祐檢覆慶元、台州民田。及還至新昌，值玉山鄉盗，倉猝不及爲備，遂遇害，年五十六。詔贈推忠秉義全節功臣、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河南郡公，謚忠定。父老請留葬會稽，不得，乃立祠祀之。祐能詩文，有《節齋集》。

剛剛平定，士兵俘虜溫、台男女百姓幾千人，陳祐全數争取過來讓他們回去。不久，行省徵收百姓商人的酒税，陳祐請求説："戰火之後，傷殘的百姓，應當從寬體恤。"没有答覆。派陳祐考查核實慶元、台州百姓的土地。等回到新昌，正遇上玉山的强盗，倉促之間來不及做準備，於是被殺害，時年五十六歲。朝廷詔令追贈推忠秉義全節功臣、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河南郡公，謚號忠定。父老請求留下葬在會稽，没能成，於是建立祠堂祭祀他。陳祐善作詩文，有《節齋集》。

子夔，芍陂屯田萬户，初在揚州，聞祐遇盗死，泣請于行省，願復父仇，擒其賊魁，戮于紹興市；皋，昌國州知州；爽，侍儀司通事舍人。孫思魯，襲芍陂屯田萬户；思謙，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弟天祥。

兒子陳夔，是芍陂屯田萬户，最初在揚州，聽説陳祐遇强盗被害死，哭着到行省請求，希望報父親的仇，捉住强盗頭子，殺於紹興鬧市上；陳皋，昌國州知州；陳爽，侍儀司通事舍人。孫子陳思魯，繼承芍陂屯田萬户；陳思謙，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弟弟陳天祥。

陳天祥

天祥，字吉甫，因兄祐仕河南，自寧晋徙家洛陽。天祥少隸軍籍，善騎射。中統三年，李璮叛據濟南，結宋爲外援，河北河南宣慰司承制以天祥爲千户，屯三汊口，防遏宋兵。事平罷歸，居偃師南山，有田百餘畝，躬耕讀書，從之游者甚衆。其居近緱氏山，因號曰緱山先生。初，天祥未知學，祐未之奇也，别去數歲；獻所爲詩於祐，祐疑假手它人，及與語，出入經史，談辨該博，乃大稱異。

陳天祥，字吉甫，因哥哥陳祐在河南做官，從寧晋搬家到洛陽。天祥年輕時從軍，善於騎馬射箭。中統三年，李璮反叛占據濟南，勾結宋朝作爲外援，河北河南宣慰司秉承朝廷旨意任陳天祥爲千户，屯守三汊口，阻擋宋朝軍隊。事情結束後罷官回家，住在偃師南山，有一百多畝地，親自耕種讀書，跟隨他求學的人很多。他的住處靠近緱氏山，因此號稱緱山先生。當初，陳天祥不懂治學，陳祐没有覺得他有什麽特别，分别幾年，陳天祥把自己作的詩送給陳祐，陳祐懷疑是别人代作的，等和他交談，引經據典，談論淵博，於是大加稱贊。

至元十一年，起家從仕郎、郢復州等處招討司經歷，從國兵渡江，因論軍中事，深爲行省參政賈居貞所器重。

至元十一年，陳天祥以從仕郎、郢復州等處招討司經歷起家，隨從元軍渡過長江，因議論軍中事務，深爲行省參政賈居貞所器重。

十三年，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天祥領軍士纔十人，入其境，去城近百里，止二日乃至城中，父老來謁，天祥諭之曰："捍衛鄉井，誠不可無兵，任事

至元十三年，興國軍因爲登記兵器導致騷亂，行省命令陳天祥權知本軍事。天祥領士兵纔十個人，進入興國軍境内，離城近一百里，停兩天纔到城中，父老們來拜見，天祥告訴他們説："保衛鄉土，的確不能没有兵器，主事的人登記

者籍之過當，故致亂爾。今令汝輩，權置兵仗以自衛，何如？”民皆稱便。乃條陳其事於行省曰：“鎮遏奸邪，當實根本，若内無備禦之資，則外生窺覦之釁，此理勢必然者也。推此軍變亂之故，正由當時處置失宜，疏於外而急於内。凡在軍中者，寸鐵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奸人得以竊發，公私同被其害。今軍中再經殘破，單弱至此，若猶相防而不相保信，豈惟外寇可憂，第恐舟中之人皆敵國矣。莫若布推赤心於人，使戮力同心，與均禍福，人則我之人，兵則我之兵，靖亂止奸，無施不可。惟冀少加優容，然後責其必成之效。”行省許以從便處置。

兵器失當，因此導致了騷亂。現在命令你們，暫且置備兵器用來自衛，怎麽樣？”百姓都説這樣適宜。於是把這些事一條條彙報到行省説：“鎮壓遏止奸邪，應當充實根本，如果内部没有供防備抵禦的東西，那麽外人就會産生覬覦之心，這是道理和情勢所必然的。推究該軍發生變故騷亂的原因，正是由於當時處理不得當，對外界很放鬆而對内部很急迫。凡是在軍中的人，不能有一寸鐵一尺棒拿在手上，終於使壞人得以偷偷發動騷亂，公家和私人一起受他們的禍害。如今軍中再次遭受破壞，薄弱到這種地步，如果還是提防他們而不保護信任他們，豈止外來的敵人值得擔憂，恐怕同一條船上的人都是敵人了。不如對人推心置腹，使他們同心協力，和他們同享禍福，百姓就是我的百姓，兵器就是我的兵器，平定騷亂禁止奸邪，没有不能采用的措施。衹希望稍加寬容，然後要求他們一定獲得成功的效果。”行省答應他可以根據情況處理。

天祥凡所設施，皆合衆望，由是流移復業，以至鄰郡之民來歸者相繼，伐茅斬木，結屋以居。天祥命以十家爲甲，十甲有長，弛兵禁以從民便。人心既安，軍勢稍振，用土兵收李必聰山寨，不戮一人。他寨聞之，各自散去，境内悉平。

大凡陳天祥所布置施行的，都符合大家的願望，因此流亡和移居他鄉的人都回歸農業，以至鄰郡的百姓投奔歸附的相連不斷，砍伐茅草樹木，造房屋來居住。陳天祥命令以十家爲甲，十甲有甲長，放鬆對兵器的禁令而聽從百姓的便利。人心安定之後，軍事力量慢慢振作起來，用土兵收取李必聰山寨，不殺一人。其他山寨聽説後，各自散去，境内全部平定。

時州縣官吏未有俸禄，天祥從便規措而月給之，以止其貪，民用弗擾。鄰邑分寧爲變，諜者時至，吏請捕之，天祥曰：“彼以官吏貪暴故叛，今我一軍三縣，官無侵漁，民樂其業，使之歸告其黨，則諜者反爲我用矣。”遂一無所問。及敗逃入興國境者數千人，天祥命驗口給糧，仍戒土人勿侵陵，事定，皆得保全而歸，莫不服其威信。

當時州縣官吏没有俸禄，陳天祥根據情況規劃籌措并按月發給官吏俸禄，來制止他們貪財，百姓資用不受侵擾。鄰州分寧發生變亂，打探情況的人時常到興國來，官吏請求逮捕他們，陳天祥説：“他們因爲官吏貪婪殘暴而叛亂，現在我們一軍三縣，官吏不侵犯掠奪百姓，百姓樂於從事他們的職業，讓他們回去告訴他們的同夥，那麽打探消息的人反而被我們利用了。”於是一個也不追問。等敗逃到興國境内的有幾千人，陳天祥命統計人口供給糧食，并告誡當地人不要侵犯欺負他們，事情平定後，都得以全命而回，無不佩服他的威信。

居歲餘，詔改本軍爲路，有代天

過了一年多，朝廷下詔改本軍爲路，有代替

祥爲總管者，務變更舊政，治隱匿兵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興國復變，鄰郡壽昌府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乘勢殺守將以應之。時方改行省爲宣慰司，參政忽都帖木兒、賈居貞，萬户鄭鼎臣爲宣慰使。鼎臣帥兵討之，至樊口，兵敗死。黄州遂聲言攻陽羅堡，鄂州大震。時忽都帖木兒恇怯不敢出兵，天祥言於居貞曰："陽羅堡依山爲壘，素有嚴備，彼若來攻，我之利也。且南人浮躁，輕進易退，官軍憑高據險，而區區烏合之衆，與之相敵，不二三日，死傷必多，遁逃者十八九，我出精兵以擊之，惟疾走者乃始得脱。乘此一勝，則大勢已定。然後取黄州、壽昌如摧枯拉朽耳。"居貞深然之，而忽都帖木兒意猶未决。聞至陽羅堡，居貞力趣之，乃引兵宿於青山，明日大敗其衆，皆如天祥所料。

陳天祥做總管的，力求改變舊有政策，懲處隱藏兵器的人很急切，陳天祥離職不久興國路又發生變亂，鄰郡壽昌府以及大江南北各城鎮，大多乘勢殺死守城將領來響應。當時剛改行省爲宣慰司，參政忽都帖木兒、賈居貞，萬户鄭鼎臣做宣慰使。鄭鼎臣領兵征討興國，到樊口，兵敗戰死。黄州於是揚言要攻打陽羅堡，鄂州很驚恐。當時忽都帖木兒膽小不敢出兵，陳天祥對賈居貞説："陽羅堡依山勢築堡壘，一向嚴格防範，他們如果來進攻，對我們有利。况且南方人輕浮急躁，輕率進兵容易退却，官軍憑藉高山占據險要，而區區烏合之衆，和官兵相抗，不過兩三天，死傷一定很多，逃跑的十有八九，我們派精鋭部隊攻擊他們，衹有跑得快的纔能逃掉。利用這次勝利，那麼大局就定下來了。然後攻取黄州、壽昌就如同摧枯拉朽了。"賈居貞覺得很對，但忽都帖木兒主意還没有定。聽説黄州軍到陽羅堡，賈居貞全力敦促忽都帖木兒，於是領兵駐扎在青山，第二天大敗敵人，都同陳天祥預料的一樣。

初，行省聞變，盡執鄂州城中南人將殺之，以防内應，居貞救之不能得，天祥曰："是州之人，與彼勢本不相接，欲殺之者，利其財耳。"力止之，至是被執者皆縱去。復遣天祥權知壽昌府事，授兵二百餘人。爲亂者聞官軍至，皆棄城依險而自保。天祥以衆寡不敵，非可以力服，乃遣諭其徒使各歸田里，惟生擒其長毛遇順、周監斬于鄂州市。得金二百兩，詢知爲鄂州賈人之物，召而還之。其黨王宗一等十三人，繼亦就擒，以冬至日放令還家，約三日來歸獄，皆如期而至，白宣慰司盡縱之，由是無復叛者，百姓爲立生祠。

當初，行省獲悉變亂，把鄂州城中的南方人全部抓起來準備殺死他們，以防止他們在城中響應，賈居貞救護他們没有成功，陳天祥説："這個州的人，和那些人勢力本來不相連，想殺死他們的原因，是想得到他們的財物罷了。"盡力制止這件事，至此被抓的人全部放走。又派陳天祥暫時代理主持壽昌府政事，交給他軍隊二百多人。作亂的人聽説官軍到了，都丢下城池依據險要保護自己。陳天祥因爲寡不敵衆，不能用武力征服作亂，於是派人告訴叛亂的人讓他們各自回家鄉，衹活捉了他們的頭領毛遇順、周監處死在鄂州鬧市。繳獲黄金二百兩，詢問後知道是鄂州一個商人的東西，叫他來還給他。他們的同夥王宗一等十三人，接着也都被抓獲，在冬至日暫時釋放讓他們回家，約定三天後回監獄來，犯人都按期而回，報告宣慰司全部釋放了他們，從此没有再反叛的人，百姓爲他建了生祠。

二十一年三月，拜監察御史。會右丞盧世榮以掊克聚斂驟升執政，權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授任監察御史。適逢右丞盧世榮靠搜刮民財快速升任執政，權重一時。

傾一時。御史中丞崔彧言之，帝怒，欲致之法，世榮勢焰益張。左司郎中周戭，因議事微有可否，世榮誣以沮法，奏令杖一百，然後斬之，於是臣僚震懾，無敢言者。二十二年四月，天祥上疏，極言世榮奸惡，其略曰：

盧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販所獲之貲，趨附權臣，營求入仕，輿贓輦賄，輸送權門，所獻不充，又別立欠少文券銀一千錠，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轉運使。於其任，專務貪饕，所犯贓私，動以萬計。其隱秘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掊取於人，及所盜官物，略計：鈔以錠計者二萬五千一百一十九，金以錠計者二十五，銀以錠計者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計者一萬二千四百五十有八，馬以匹計者十五，玉器七事，其餘繁雜物件稱是。已經追納及未納見追者，人所共知。

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既懷無饜之心，廣畜攘掊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蹠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於當代，亦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虛誑之說，俾居相位，名爲試驗，實授正權。校其所能，敗闕如此；考其所行，毫髮無稱。此皆既往之真迹，可謂已試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敘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

御史中丞崔彧彈劾他，皇上很生氣，要把崔彧治罪，盧世榮勢焰更加囂張。左司郎中周戭，因爲議論政事時稍有臧否，盧世榮以毀壞法規陷害他，奏請皇上下令打一百棒，然後處死他，從此官員震驚害怕，没有敢議論政事的。二十二年四月，陳天祥上疏，極力彈劾盧世榮的罪惡，奏疏上大致説：

盧世榮素來没有學問，也没有軍功，衹是靠做商販所獲得的錢財，依附掌權的大臣，謀求進入仕途，用車子裝着錢財，送到權貴門上，所送錢財不足，又另外立下欠少一千錠銀子的文書，由平民百姓提升江西榷茶轉運使。在任上，一心貪污，所貪污的財物，常常數以萬計。那些隱秘的本就難以全部説出來，衹有揭發暴露的纔可以明説，他從百姓身上搜刮的，以及盜竊的公家財物，大略有：鈔二萬五千一百一十九錠，金二十五錠，銀一百六十八錠，茶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馬十五匹，玉器七件，其餘零碎物件若干。已經被追查上繳以及還没有上繳正在追查的，人所共知。

現在他竟然不改正從前的過錯，狂妄悖理更加厲害，把苛刻作爲使自己地位安穩的計策，把索取作爲求官的門徑，既懷不滿足的心，多存搜刮的計策，而又身居要職，手握大權，雖然職位在丞相之下，朝廷大事，實得專斷。這就好比用盜跖執掌阿衡的職務，不僅當代遭殃，也怕被後來人取笑。朝廷聽信他虛假的説法，讓他處於丞相的位置，名義上是試任，實際上授予他大權。考核他的能力，敗壞缺乏到這種地步；考察他的行爲，没有絲毫值得稱道的。這些都是已經發生的實事，可以説是已經試用後的明確驗證。假如説必須再行試用，衹可授予其他官職，宰相的職權，豈能輕易授予。做天下的宰相，就好

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效，所損或輕。今捐相位以試驗賢愚，猶捨美錦以校量工拙，脱致隳壞，悔將何追！

比用錦做衣服。最初要試驗能不能做，首先應當用布試驗，如果做不了，所受損失也許還輕些。現在拿宰相的職位來試驗人的賢能與愚笨，就好像拿漂亮的錦緞來比較裁縫的巧拙，如果毁壞了，後悔怎麽來得及！

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强，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問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困窮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其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

國家和百姓，一上一下如同一個人的身體，百姓是國家的血氣，國家是百姓的皮膚身軀。血氣充實軀體就健康强壯，血氣損傷軀體就羸弱多病。没有消耗血氣而能使皮膚軀體豐滿强壯的。因此百姓富裕國家就富裕，百姓貧窮國家就貧窮，百姓安寧國家就安寧，百姓困頓國家就困頓，道理就是這樣。從前魯哀公想加重百姓的賦税，向有若詢問，有若回答説："百姓富足，國君怎麽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國君怎麽富足。"依此推論，百姓必須賦税輕然後富足，國家必須等百姓富足了然後富饒。《尚書》説："百姓是國家的根本，根本穩固了國家纔安定。"依次考察以前的朝代，因爲百姓富足安寧而導致混亂，因爲百姓困頓貧窮而導致太平，自從有天地以來，没有聽説過這種事。財物，由土地裏生産，百姓用力聚集起來，天地之間每年有一定的産量，衹有有節制地采用，纔能用不完。

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世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錙銖之誅取，誘上下以交征。視民如仇，爲國斂怨。果欲不爲國家之遠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本既已不存，斂財之方復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虚，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可勝言者。

現在盧世榮要用一年時間，招致十年的積蓄；使千萬百姓的命運處於危難之中，換取一時的榮耀；廣泛追求增加財富的功勞，不體諒百姓困頓的憂慮；希望求取微小利益，引誘上下互相求取利益。看待百姓如同仇敵，爲國家招致怨恨。如果真要不爲國家作長遠考慮，衹想在目前得到快速效果，恣意責求，什麽東西得不到？但是那些産生財物的根本已經不存在，聚斂財物的方法又依靠什麽呢？即將看到民間從此凋敝，天下從此空虚，安危利害的關鍵，幾乎説不完。

計其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迹，備有顯明。今取其

總計他任職以來，一百多天，考察他所做的事情，非常明顯。現在選他所行與

所行與所言而已不相副者，略舉數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錠，不取於民而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增數包認；始言能令民快樂，凡今所爲，無非敗法擾民者。若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除去，木病亦深，始嫌曲突徙薪，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

所言不相吻合的，大致列舉幾件：開始説能使鈔法如同從前，鈔現在更不值錢；開始説能使各種物品自動降價，物價現在更貴；開始説税收增加三百萬錠，不從百姓那裏索取就能做到，現在却逼迫各路官府增加税收數目承包認數；開始説能使百姓快樂，大概現在的所作所爲，没有不是敗壞法律騷擾百姓的。如果不早作更改，等他自動垮臺，就如同蠹蟲雖然除掉了，樹木受的傷害也深了，開始不防患於未然，最終會導致焦頭爛額局面，事情到了這一地步，怎麽來得及挽救？

臣亦知阿附權要則榮寵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繫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

臣也知道阿附權貴就榮寵可待，得罪權臣就災禍難料；沉默自保，又怎能做不到！正因爲事關國家，關係重大，憂慮深切，不能不説。

世祖聞其語，遣使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面質之。既至，即日有内官傳旨，縛世榮於宫門外。明日入對，天祥於帝前再舉其所言與未及盡言者，帝皆稱善，世榮遂伏誅。五月，朝廷録天祥從軍渡江及平興國、壽昌之功，進秩五品，擢吏部郎中。

世祖聽到他的話，派使者召陳天祥和盧世榮，一起到上都當面對質。到了之後，當天有宫中官員傳達聖旨，在宫門外綁起盧世榮。第二天上朝回話，陳天祥在皇帝面前又列舉他所説的和没有來得及説完的，皇上都同意，盧世榮終於伏法。五月，朝廷登記陳天祥隨軍渡長江以及平定興國、壽昌的功勞，進級五品，提拔爲吏部郎中。

二十三年四月，除治書侍御史。六月，命理算湖北、湖南行省錢糧。天祥至鄂州，即上疏劾平章岳束木凶暴不法。時桑哥竊國柄，與岳束木姻黨，爲其爪牙羽翼，誣天祥以罪，欲致之死，繫獄幾四百日。二十五年春正月，遇赦得釋。二十八年，擢行臺侍御史。未幾，以疾辭歸。三十年，授燕南河北道廉訪使。

至元二十三年四月，拜任治書侍御史。六月，奉命管理湖北、湖南行省錢糧。陳天祥到鄂州，立即上書彈劾平章岳束木凶狠殘暴不守法。當時桑哥竊取國家大權，和岳束木是姻親，做他的幫凶和保護人，用罪名誣陷陳天祥，想置之死地，關在監獄近四百天。二十五年春正月，遇大赦得到釋放。二十八年，提升爲行臺侍御史。不久，因疾辭官回家。三十年，授官燕南河北道廉訪使。

元貞元年，改山東西道廉訪使。時盜賊群起，山東居多，詔求弭盜方略。天祥上奏曰：“古者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饑饉，誘之天時，宜且勿論。他如軍旅不息，工役薦

元貞元年，改任山東西道廉訪使。當時盜賊群起，山東最多，皇上下詔尋求平息盜賊的方法。陳天祥上奏議説：“古時盜賊興起，各有原因，除災年饑荒，由於天然條件，暫且不談。其他如戰争不息，土木屢興，聚斂没有滿足，刑法

興，聚斂無厭，刑法紊亂之類，此皆群盜所起之因。中間保護存恤長養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前人言之備矣。彼强梁之徒，各執兵杖，殺人取後，不顧其生，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脱縲囚，暮即行劫，又復督勒有司，結限追捕。賊皆經慣，習以爲常，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凶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能移，惟以嚴刑可制。”所擬事條，皆切於時用。於是嚴督有司，捕得盜賊甚衆，皆杖殺之。其亡入他境者，揣知所向，選捕盜官及弓兵，密授方略，示以賞罰，使追捕之，南至漢、江，二千餘里，悉皆就擒，無得免者。由是東方群盜屏息。

混亂之類，這些都是盜賊興起的原因。這期間保護、慰問撫恤、養育盜賊的，就是大赦令。大赦，是小人的僥幸，君子的不幸。一年兩次大赦，好人不再説話，以前的人談論這個很詳細了。那些强横的人，各人拿着兵器，殺人越貨，不顧惜他們的性命，主管官吏竭盡全力來捉拿他們，朝廷施加恩惠而釋放他們；早晨擺脱囚禁，傍晚就搶劫，朝廷又再敦促主管官吏，限期捉拿。盜賊都已經習慣，習以爲常，既不感恩，又不怕法，凶殘悖亂，性情頑劣已經定型。這確實不是好好教育所能改變的，衹有用嚴厲的刑罰可以制服。”他所擬訂的條例，都切合當時實用。於是朝廷嚴格督促有關部門，捕獲盜賊很多，全部用棍棒打死。那些逃到其他地區的人，揣測他們的去向，選派捕捉盜賊的官吏及弓箭手，秘密傳授方法，把賞罰條例告訴他們，派他們追捕盜賊，南到漢水、長江，二千多里，全都被抓獲，没有能逃掉的。從此東方盜賊平息。

平陰縣女子劉金蓮，假妖術以惑衆，所至官爲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事之，天祥謂同僚曰：“此婦以神怪惑衆，聲勢如此，若復有狡獪之人輔翼之，仿漢張角、晋孫恩之爲，必成大害。”遂命捕繫而杖於市，自此神怪屏息。天祥言山東宣慰司官冗宜罷，因劾奏其使貪暴不法，事格不行，遂以任滿辭去。

平陰縣女子劉金蓮，藉妖術來迷惑衆人，每到一處官府爲她建立神堂，愚昧的百姓都争相侍奉她，陳天祥對同僚説：“這個女人拿神怪迷惑衆人，聲望勢力像這樣，如果再有個狡詐的人幫助她，仿效漢代張角、晋代孫恩的做法，必定成爲大禍害。”於是下令逮捕她并在集市上行杖刑，從此神怪之類的事平息。陳天祥上書説山東宣慰司官員冗餘應當罷免，并彈劾山東宣慰使貪婪殘暴不守法度，事情受阻不得實行，於是以任期已滿爲由辭職離去。

大德三年六月，遷河北、河南廉訪使，以疾不起。人有冤抑，往往就天祥家求直，天祥以不在其位，却去之。六年，升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上章論征西南夷事，曰：

兵有不得已而不已者，亦有得已而不已者。惟能得已則已，可使兵力永强，以備不得已而不已之用，是之謂善用兵者也。去歲，行省右丞劉深遠征八百媳婦國，此乃得已而不已之兵也。彼

大德三年六月，改任河北、河南廉訪使，因病没有到任。人有冤屈，常常到陳天祥家去請求申冤，陳天祥因爲不處在官位上，推辭并打發走他們。大德六年，升任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上奏章論征討西南夷一事，説：

戰争有不能停止而不停止的，也有能停止而不停止的。衹有能够停止就停止，纔可以使兵力長期强盛，以防備不能停止時而不停止的使用，這算是善於用兵的。去年，行省右丞劉深遠征八百媳婦國，這是可以停止而不停止的戰争。那個荒凉遥遠的小國家，

荒裔小邦，遠在雲南之西南又數千里，其地爲僻陋無用之地，人皆頑愚無知。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

遠在雲南的西南又幾千里的地方，那裏的土地是偏僻無用的土地，人都鈍頑愚昧没有知識。攻克了不足以謀利，不打不足以爲害。

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横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深既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軍中乏糧，人自相食，計窮勢蹙，倉黄退走，土兵隨擊，以致大敗。深棄衆奔逃，僅以身免，喪兵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陝西、河南、江西、湖廣四省諸軍，使劉二霸都總督，以圖收復叛地。湖北、湖南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至播州交納，其正夫與擔負自己糧食者，通計二十餘萬。正當農時，興此大役，驅愁苦之人，往迴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負之米盡到，固爲幸矣。然數萬之軍，止仰今次一運之米，自此以後，又當如何？

劉深欺上瞞下，領兵攻打，經過八番，放肆胡爲，依恃他的武力，殘害當地百姓，中途發生變亂，當地人都反叛了。劉深既不能制止叛亂，反而被叛亂的人控制，軍中缺糧，人吃人，計策用完了，形勢緊迫，倉惶退走，當地叛兵尾隨追擊，因而導致大敗。劉深丢下部下逃跑，僅一個人脱身，損失軍隊十分之八九，喪失土地一千多里。朝廷第二次徵發陝西、河南、江西、湖廣四省各軍，派劉二霸都統領，希望收復叛亂地區。湖北、湖南大批徵調人丁，運送軍糧，到播州交納，那些正役和挑着扛着自己糧食的人，總共二十多萬。正值農忙時節，興起這個大勞役，驅使愁苦的百姓，往返於幾千里間，什麽事没有。也許所運的米全部送到，固然是幸運的了。但幾萬大軍，衹靠現在這一次運的米，從此以後，又該怎麽辦？

比問西征敗卒及其將校，頗知西南遠夷之地，重山複嶺，陡澗深林，竹木叢茂，皆有長刺。軍行徑路在於其間，窄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也。又其毒霧烟瘴之氣，皆能傷人，群蠻既知大軍將至，若皆清野遠遁，阻其要害，以老我師，或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士卒饑餒，疫病死亡，將有不戰自困之勢，不可不爲深慮也。

近來問西征的敗兵和他們的將領，稍稍得知西南遠方夷人地區，重山峻嶺，陡谷深林，竹木繁茂，都有長刺。部隊行軍的路在這中間，窄的地方僅容一人一馬，上山如登天，下山如入井，賊人如果乘險要地形攔擊，我軍即使人多，也難以還擊。另外那些烟霧毒氣，都能傷人，各處蠻人已知道大軍要到，如果都轉移物資逃到遠方，擋住那些要害地段，來使我們部隊長期在外，或者向前不能進，旁邊没有可搶的，士兵飢餓，生病死亡，就會出現不交戰而自己已困頓的局勢，不能不作深遠的考慮。

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趾、爪哇、緬國以來，近三十年，未嘗見有尺土一民内屬之益，計其所費錢財，死損軍數，

況且自從征伐倭國、占城、交趾、爪哇、緬甸以來，近三十年，没有看到有一尺土一個百姓依附内地的好處，總計這些戰爭所耗費的錢財，死傷的人數，能説得盡嗎？

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亦復何異。前鑒不遠，非難見也。軍勞民擾，未見休期，只深一人，是其禍本。

又聞八番羅國之人，向爲征西之軍擾害，捐棄生業，相繼逃叛，怨深入於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人心皆惡，天意亦憎，惟須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之罪，續下明詔，示彼一方以聖朝數十年撫養之恩，仍諭自今再無遠征之役。以此招之，自有相續歸順之日，使其官民上下，皆知未須遠勞王師，與區區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昔大舜退師而苗氏格，充國緩戰而羌衆安，事載經傳，爲萬世法。

爲今之計，宜且駐兵近境，使其水路遠近得通，或用鹽引茶引，或用實鈔，多增米價，和市軍糧。但法令嚴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蔽江而上，軍自足食，民亦不擾，內安根本，外固邊陲。以我之鎮靜，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畜威以制其力，期之以久，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若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慮其關繫之大，審詳成敗，算定而行。彼溪洞諸蠻，各有種類，今之相聚者，皆烏合之徒，必無久能同心敵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仇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恩之以仁，拒敵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濟，功乃易成。若舍恩任威，以蹈深之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也。

去年西征，以及現在的這次行動，又有什麽不同。前面的教訓不遠，不難看到。軍隊辛勞百姓受困擾，没有看到停止的日期，衹有劉深一個人，是這一災禍的根源。

又聽説八番羅國的人，上次被西征的軍隊騷擾侵害，拋棄謀生的職業，相繼逃跑反叛，對劉深恨入骨髓，都想得到他的肉分吃了他。人們心中憎惡的，天意也恨，衹要上面秉承天意，下面順應人心，及早治劉深的罪，接着頒下詔書，告訴那一地區聖朝幾十年撫養的恩情，再告訴他們從今再没有遠征的勞役。用這種方法來招納他們，自然有相繼歸順的一天，讓他們官民上下，都知道不必遠勞王朝部隊，和區區小醜争一日的勝負。從前大舜退軍而苗氏來降，充國延緩戰争而羌人安定，事情記載在經書史傳上，被萬代效法。

當今之計，應當暫時駐兵近地，使那裏的水陸遠近能貫通，或用鹽引茶引，或用現錢，多加米價，議價購買軍糧。衹要法令嚴明，官府不失信，可以使米船滿江而上，軍隊自然够吃，百姓也不受騷擾，内部安定了百姓，外部鞏固了邊疆。用我們的鎮静，抵禦對方的猖狂，施行恩德來軟化他們的心，積蓄威勢來制約他們的武力，長期等待，慢慢使他們降服。這是君王的軍隊，萬全的利益。如果説已經像目前這樣了，欲罷不能，也應該考慮到這樣做關係重大，仔細研究成敗的可能，謀劃定了再行動。那些溪邊洞中的各族蠻人，各有種類，現在聚集起來的，都是烏合之衆，一定没有長期能同心與我們爲敵的道理。衹是形勢緊了就相互援救，鬆了就相互猜疑，用計讓他們互相仇恨，等他們有可利用的空子，我們有可以行動的機會，慢慢命令各軍幾路一齊進軍。服從的用仁道恩待他們，抗拒的用武力威逼他們，恩威兼施，纔容易成功。如果捨棄恩德專用武力，重蹈劉深的覆轍，恐怕以後的禍患，比今天更厲害。

不報，遂謝病去。

七年，召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八月，地震，河東尤甚，詔問弭災之道。天祥上章，極言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執政者以其言切直，抑不以聞。

天祥自被召還京，至是且一歲，未嘗得見帝言事，輸忠無地，常鬱鬱不自釋，又不欲苟糜廪禄，八年正月，移疾謝去。至通州，中書遣使追留，不還。帝聞之，賜鈔五千貫，仍命給傳，專官護送至其家。天祥望闕拜謝，辭所賜鈔而行。九年五月，拜中書右丞，議樞密院事，提調諸衛屯田，使者五致詔，以年老不能辭。十一年，仁宗在懷州，遣使賜幣帛、上尊酒。至大四年，仁宗即位，復遣使召之，辭以老疾不起。延祐三年四月，卒于家，年八十。累贈推忠正義全德佐理功臣、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追封趙國公，謚文忠。

劉宣

劉宣，字伯宣，其先潞人也。因出戍留居忻，金末避地于陝，後徙太原。宣沉毅清介，居家孝友，自幼喜讀書，有經世之志。宣撫張德輝至河東，見而器重之，還朝，薦爲中書省掾。宣暇則往從國子祭酒許衡講明理學。初命爲河北河南道巡行勸農副使。

至元十二年，入爲中書户部郎中，改行省郎中。從丞相伯顏、平章阿术統軍平江南，贊畫居多。伯顏嘗命宣詣闕上捷書，世祖召見，親問以南征事，應對稱旨，賜器服寵嘉之。江南平，命宣沙汰江淮冗官，其所存革，悉合公論。除知松江府，未幾同知浙西宣慰司事。在官五年，威惠并

没有回音，於是稱病重離任。

大德七年，受召拜任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務。八月，地震，河東尤其厲害，皇上下詔詢問消除災害的方法。陳天祥呈上奏章，極力聲言陰陽不和，天地不在正位，都是人世間各種事情不適當所導致的。當政的人因爲他的話急切直率，壓下來不讓皇上知道。

陳天祥自從被召回京城，到這時將近一年，没有能面見皇上談論政事，盡忠無門，常常鬱鬱不樂，又不願苟且食用國家俸禄，八年正月，稱病辭朝離去。到通州，中書派使者追來挽留，没有回朝。皇上聽説這事，賜鈔五千貫，又命令供給傳車，派專門官員護送到他家。陳天祥向着朝廷方向下拜感謝，不受所賜錢鈔而走。大德九年五月，拜任中書右丞，議樞密院事，提調各衛屯田，使者五次送來詔令，以年老無能推辭。十一年，仁宗在懷州，派使者賜絲織品、上等酒。至大四年，仁宗登位，又派使者召見他，因年老有病推辭不去。延祐三年四月，在家中去世，時年八十歲。多次追贈推忠正義全德佐理功臣、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追封趙國公，謚號文忠。

劉宣，字伯宣，他的祖先是潞州人。因出塞戍邊留住忻州，金末移居陝地，後來遷居太原。劉宣沉静剛毅，清廉耿直，在家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從小愛好讀書，有治理世事的志向。宣撫張德輝到河東，見面就很器重他，回到朝廷，推薦他做中書省掾。劉宣閑暇就去隨國子祭酒許衡探討理學。最初任命河北河南道巡行勸農副使。

至元十二年，入朝任中書户部郎中，改任行省郎中。隨丞相伯顏、平章阿术領兵平定江南，幫助出謀劃策很多。伯顏曾經命令劉宣回朝廷呈獻報捷文書，世祖召見，親自詢問南征事宜，回答使皇上滿意，賜給器物服飾嘉獎他。江南平定，命令劉宣裁減江淮多餘官員，他所保留和革除的人員，都符合公衆輿論。拜任松江府知府，不久任同知浙西宣慰司事務。在任五年，威名與

著。升江淮行省參議，擢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使。

二十三年，入爲禮部尚書，遂遷吏部。時將伐交趾，宣上言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停罷，江浙軍民歡聲如雷。安南小邦，臣事有年，歲貢未嘗愆期。邊帥生事興兵，彼因避竄海島，使大舉無功，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自古興兵，必須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廣炎瘴之地，毒氣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于靜江，比至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難通，無車馬牛畜馱載，不免陸運。一夫擔米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須，通用五六十萬衆。廣西、湖南調度頻數，民多離散，户令供役，亦不能辦。况湖廣密邇，溪洞寇盗常多，萬一奸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虛生變，雖有留後，人馬疲弱衰老，卒難應變。何不與彼中軍官深知事體者，論量萬全方略，不然將復蹈前轍矣。"

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其略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唆都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群盗并起，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即目連兵未解。且交趾與我接境，蕞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報功，唆都爲賊所殺，自遺羞辱。况日本海洋萬里，疆土闊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

仁愛都很著名。升任江淮行省參議，提拔爲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使。

至元二十三年，入朝任禮部尚書，最後改任吏部尚書。當時即將征伐交趾，劉宣上書建議説："連續幾年日本戰役，百姓愁苦憂患，官府騷擾，今年春天停息，江浙軍民歡聲如雷。安南小國，以臣子禮事奉王朝已有多年，每年進貢從不曾延期。邊疆將帥惹事興兵，他們因此逃到海島，使得大規模行動没有功勞，將士受傷致殘。現在又下令再次征伐，聽到的人没有不害怕的。自古用兵，必須等待天時，中原平地，用兵還避開盛夏，交廣是炎熱有瘴氣的地方，毒氣害人，比兵器更厲害。現在是七月，會集各路部隊於靜江，等到達安南，生病死亡的一定很多，危急之中遇上敵人，拿什麽來對付。另外交趾没有糧食，水路難通，没有車馬牛畜馱載，不免從陸路運輸。一個男丁挑五斗米，來回除自己吃掉的以外，公家得到其中的一半；如果有十萬石，用四十萬人，衹可供給一兩個月。軍糧搬運，船草軍需，共用五六十萬人。廣西、湖南調動頻繁，百姓多有離散的，挨户命令他們服勞役，也不能辦成。况且湖廣靠得近，溪邊山洞强盗常常較多，萬一壞人鑽空子，大軍一出境，乘内部空虛發動叛亂，即使有留守的，人馬疲弱衰老，倉促之間難以應付變亂。不如和那些軍官中深明事體的人商量萬全之策，不然將又重蹈覆轍了。"

到第二次征伐日本，劉宣又上書建議，大意説："近來商議重設征東行省，又興兵打日本，這一戰役不停，關係國家安危。唆都建議征伐占城，海牙建議平定交趾，三年多之中，湖廣、江西供應船隻、軍糧運輸，官府百姓大受騷擾，廣東盗賊群起，軍隊長途跋涉江海有毒氣的地方，死傷過半數，目前連續用兵没有停息。况且交趾和我們接壤，小小的國家，派親王率兵深入，不見報捷，唆都被賊人殺死，自尋羞辱。况且日本隔海萬里，疆土遥遠，不是兩國可比。這次出兵，興師動衆踏入險地，即使不遇風暴，可以到達對岸，倭國土地廣闊，人員衆多，他們的軍隊從四處會集，我軍没有後援，萬一形勢不利，要

無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尚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帝嘉納其言。

二十三年十二月，中書傳旨，議更鈔用錢，宣獻議曰：“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爲沿邊糴買之計，比銅錢易於齎擎，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即用見錢，尚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欲求目前速效，未見良策。新鈔必欲創造，用權舊鈔，只是改换名目，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支用不復抑損，三數年後亦如元寶矣。宋、金之弊，足爲殷鑒。鑄造銅錢，又當詳究。秦、漢、隋、唐、金、宋利病，著在史策，不待縷陳。國朝廢錢已久，一旦行之，功費不貲，非爲遠計。大抵利民權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欲濟丘壑之用，非惟鑄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屬桑哥謀立尚書省，以專國柄，錢議遂罷。

二十五年，由集賢學士除行臺御史中丞。時江浙行省丞相忙古臺，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言其罪，而尤忌宣。一日御史大夫與中丞出建康城，點視軍船，群御史從。有以軍船載葦者，御史張諒詰之，知爲行省官所使，詣揚州覆實。忙古臺盛怒，即圖報復。時大夫之父，官于屬郡，隨被按劾。遣其黨造建康，伺臺中違失，臺官皆竦懼，陰往懇求自解，惟宣屹然不動。忙古臺怨宣愈甚，羅織宣之子，繫揚州獄。又令建康酒務、淘金

發救兵，難道能飛渡大海嗎？隋征伐高麗，三次大規模行動，數次戰敗，損失軍隊上百萬。唐太宗以英明威武自負，親自征伐高麗，雖然攻克幾座城而回，衹白白增加後悔。况且高麗平壤各城，都處於陸地，離中原不遠，憑兩國的軍隊侵凌它，尚且不能戰勝，何况日本偏處海角，和中國相距萬里呢！”皇上很欣賞并采納了他的建議。

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中書傳旨，商議改用銅錢，劉宣提議説：“推究紙幣的起源，漢、唐以來，都不曾有。宋紹興初年，軍餉不够，造紙幣來引誘商人，作爲沿邊買糧的方法，比銅錢容易携帶，百姓覺得這很方便。稍有流通不便，就用現錢，還保存有古人子母相代的意思。日積月累，這一方法漸漸出了毛病，要求得眼前迅速見效，没有看到有好計策。一定要造新錢，用來代替舊紙幣，衹是改换了名目，没有金銀作現金儲備，軍政費用不再减少，三兩年後又如元寶了。宋、金的弊端，足以作爲鑒戒。鑄造銅錢，也應當詳細研究。秦、漢、隋、唐、金、宋的利弊，寫在史書中，不必一一細説。本朝廢銅錢已很久，一旦用它，費用不可估量，不能算是長遠之計。大抵爲方便百姓而變革事物，關鍵是從不亂用開始，如果要供應巨大的開銷，不衹是鑄造不够，大概不久就自生弊病了。”適逢桑哥謀劃設立尚書省，從而獨攬國家大權，鑄錢的建議終於作罷。

至元二十五年，由集賢學士拜任行臺御史中丞。當時江浙行省丞相忙古臺，暴戾横行，常擔心臺省大臣彈劾他的罪狀，而最怕劉宣。一天御史大夫和中丞出建康城，視察軍船，各位御史隨從。有用軍船裝葦子的，御史張諒責問對方，得知是行省官員所指使的，到揚州去核實。忙古臺十分憤怒，馬上計劃報復。當時御史大夫的父親，在江浙行省所屬的郡做官，隨即被審查彈劾。忙古臺又派他的黨羽到建康，偵察行臺中的過失，行臺官員都很害怕，暗中前去懇求開脱，衹有劉宣巍然不動。忙古臺恨劉宣更厲害，編造罪名陷害劉宣的兒子，關在揚州監獄。又命令建

等官及録事司官以罪免者，誣告行臺沮壞錢糧，以聞于朝，必欲置宣死地。朝廷爲遣官二員，置獄于行省，鞫問其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既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衛驅迫之，至則分異各處，不使往來。九月朔，宣自刭于舟中。

始宣將行時，書後事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視。宣死，視其書，辭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辯訟、屈膝爲容於怨家之前。身爲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爲恨耳。嗚呼！天乎！實鑒此心。"且別有公文言忙古臺罪狀，後得其稿，塗注勾抹，辭句難辨。前治書侍御史霍肅爲叙次其文，讀者悲憤。

宣既引决，行省白于朝，以爲宣知罪重自殺。前後構成其事者，郎中張斯立也。然宣忠義節操，爲世所重，聞者莫不嗟悼。延祐四年，從子自持上宣行實，御史臺以聞，制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彭城郡公，謚忠憲。

何榮祖

何榮祖，字繼先，其先太原人。父瑛，金貞祐間試文法入優等補吏，後授明威將軍，守鉅鹿尹，權軍器監主事。金亡，徙家廣平。

榮祖狀貌魁偉，額有赤文如雙樹，背負隆起。有相者謂曰："子位極人臣且壽相也。"何氏世業吏，榮祖尤所通習，遂以吏累遷中書省掾，擢御史臺都事。始折節讀書，日記數千言。阿合馬方用事，置總庫于其家，以收四方之利，號曰和市。監察御史范方等斥其非，論甚力。阿合馬知榮祖主其謀，奏爲左右司都事以隸己。未幾，御史臺除治書侍御史，升

康的酒務、淘金及録事司等處因罪被罷免的官員，誣告行臺阻撓破壞徵收錢糧，把這些告到朝廷，一定要置劉宣於死地。朝廷爲此派兩名官員，在行省設監獄，審問這件事。劉宣和御史六人全部被捕，上船之後，行省用軍船布置士兵逼迫他們，他們一到就把他們分隔在各處，不讓他們來往。九月初一，劉宣在船上自刎。

當初劉宣要走時，把臨終遺言寫下封好交給侄子劉自誠，讓他不要打開看。劉宣死後，看他的信，説道："觸怒大臣，誣陷成罪，怎能和辦案小人搭話辯解、在仇家面前屈膝取容。身爲行臺大臣，按義不能受污辱，應該自我了决，衹是爲不能以身報國而遺憾。哎呀！天哪！明察此心。"另有公文論忙古臺罪狀，後來得到這一手稿，塗抹注改，辭句難認。前治書侍御史霍肅作叙放在他文章後，讀過的人都很悲憤。

劉宣自殺後，行省向朝廷報告，朝廷認爲劉宣知道罪重自殺。前前後後設計陷害的，是郎中張斯立。但劉宣的忠義節操，被世人尊重，聽説過他的人無不慨嘆悼念他。延祐四年，侄子劉自持呈上劉宣行狀，御史臺報告朝廷，皇上下令追贈劉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彭城郡公，謚號忠憲。

何榮祖，字繼先，他的祖先是太原人。父親何瑛，金貞祐年間考文法列入優等，任命爲小吏，後來授任明威將軍，任鉅鹿尹，代理軍器監主事。金滅亡，遷居廣平。

何榮祖身材魁梧，額上有紅癍如娑羅雙樹，背部鼓起。有看相的説："您是位極人臣又長壽的相。"何氏世代做小吏，何榮祖尤其精通吏事，於是從小吏逐步升任中書省掾，提拔爲御史臺都事。起初强迫自己讀書，每天記幾千字。阿合馬正掌權，在自己家中設總庫，來收聚天下錢財，稱做和市。監察御史范方等人指責他的罪狀，議論很起勁。阿合馬得知何榮祖是這事的主謀，奏爲左右司都事來歸自己管。不久，御史臺拜任治書侍御史，何榮祖升任侍御史，又出京城做山東

侍御史，又出爲山東按察使，而阿合馬莫逞其志矣。

有帖木剌思者，以貪墨爲僉事李唐卿所劾。帖木剌思計無所出，適濟南有上變告者，唐卿察其妄，取訟牒焚之。帖木剌思乃摭取爲辭，告唐卿縱反者，逮繫數十人。獄久不决，詔榮祖與左丞郝禎、參政耿仁傑鞫之。榮祖得其情，欲抵告者罪。禎、仁傑議以失口亂言之罪坐之，榮祖不可。俄遷河南按察使，二執政竟以失口亂言杖其人，而株連者俱得釋，唐卿之誣遂白。

平凉府言有南人二十餘輩叛歸江南，安西行省欲上聞，會榮祖來爲參政，止之曰："何必上聞朝廷，此輩去者皆人奴耳，今聞江南平，遁往求其家，移文召捕之可也。"已而逃者俱獲，果人奴也，治以本罪而付其主。其於事明决多類此。除雲南行省參知政事，以母老辭。又拜御史中丞，復出爲山東東西道按察使。

時宣慰使樂實、姚演開膠州海道，有制禁戢諸人沮撓，糧舶遇暴風多漂覆。樂實弗信，督諸漕卒償之，搒掠慘毒，自殺者相繼。按察官懼違制，莫敢言。榮祖曰："第言之，若朝廷見譴，吾自當之。"即草辭以奏，詔免其徵。召入爲尚書參知政事。

時桑哥專政，亟於理算錢穀，人受其害。榮祖數請罷之，帝不從，屢懇請不已，乃稍緩之。而畿内民苦尤甚，榮祖每以爲辭，同僚曰："上既爲免諸路惟未及在京，可少止勿言也。"榮祖執愈堅，至於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牘。未逾月，而害民之弊皆聞，帝乃思榮祖言，召問所宜。榮祖請於歲終立局考校，人以爲便，立爲常式，詔賜以鈔萬一千貫。榮祖條中

按察使，而阿合馬的意願不能實現了。

有個帖木剌思，因爲貪污被僉事李唐卿彈劾。帖木剌思没有辦法，適逢濟南有呈上地方叛亂的報告，李唐卿察覺報告不實，拿出訟辭燒了。帖木剌思於是捏造罪名，告李唐卿放縱反叛的人，逮捕了幾十個人。案子長時間定不了，朝廷下詔何榮祖和左丞郝禎、參政耿仁傑審案。何榮祖得知實情，要判告發人的罪。郝禎、耿仁傑建議以信口胡説的罪判他，何榮祖不同意。不久改任河南按察使，郝禎、耿仁傑二人終以信口胡説對那個人行杖刑，而受株連的人都獲釋放，李唐卿所受誣告終於得以昭雪。

平凉府報告有二十多個南人叛逃回江南，安西行省要報告朝廷，適逢何榮祖來做參政，制止説："何必上報朝廷，這些逃跑的都是家奴罷了，現在聽説江南平定了，逃回去找他們的家，發文書逮捕就行了。"不久逃跑的人全被捕獲，果真是家奴，按所犯的罪行判罪并交還他們的主人。他對事件明察定斷大多像這樣。拜任雲南行省參知政事，因母親年邁推辭。又拜任御史中丞，再出京城做山東東西道按察使。

這時宣慰使樂實、姚演開闢膠州海上航綫，皇上有令禁止各人阻撓此事，糧船遇風暴多有漂走翻沉的。樂實不信，督促各漕運兵卒償還糧食，鞭打狠毒，自殺者不斷。按察官怕違背聖旨，不敢説。何榮祖説："祇管説，假如朝廷責怪，我去承擔。"立即寫成奏章呈上，皇上下詔免除徵收。召入朝廷做尚書參知政事。

當時桑哥專權，急於理清錢糧，百姓受他禍害。何榮祖屢次請求免徵，皇上不聽，屢次懇求不停，纔稍稍放緩徵收。但京郊百姓苦難尤其厲害，何榮祖常把這當説辭，同僚説："皇上已免徵各路錢糧，祇是没顧上京城，你可稍微停一下别再説了。"何榮祖執議更堅定，甚至忤犯聖旨一點不屈服，最終不肯在文書上簽字。不出一個月，禍害百姓的弊端皇上都聽説了，皇上纔想起何榮祖的建議，召見他并詢問該怎麼辦。何榮祖請求在年終設局考察，百姓認爲很方便，定爲常

外有官規程，欲矯時敝，桑哥抑不爲通。榮祖既與之異議，乃以病告，特授集賢大學士。未幾，起爲尚書右丞。

規，詔令賜給錢鈔一萬一千貫。何榮祖的條例中另有作官規則，想矯正當時的弊端，桑哥壓下來不給上報。何榮祖和桑哥意見有分歧後，就稱病告退，特別授予集賢大學士。不久，起用爲尚書右丞。

桑哥敗，改中書右丞。奏行所定《至元新格》，請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而立監治之法。又上言："國家用度不可不足，天下百姓不可不安。今理財者弗顧民力之困，言治者弗圖國計之大。且當用之人恒多，而得用之人恒少。要之，省部實爲根本，必擇材而用之。按察司雖監臨一道，其職在於除蠹弊、安斯民，苟有弗至，則省臺又當遣官體察之，庶有所益。"帝深然之。屢以老疾乞解機務，詔免署事，惟預議中書而食其禄。尋拜昭文館大學士，預中書省事，又加平章政事。以水旱請罷，不允。

桑哥垮臺，何榮祖改任中書右丞。呈上他修定的《至元新格》，請求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建立監督治理的方法。又上書："國家費用不能不够，天下百姓不能不安定。現在管理財政的不顧百姓財力欠缺，談治國的不考慮國家的長久大計。况且應當起用的人常很多，但得到任用的人常很少。總之，省部的確是根本，一定要選才録用。按察司雖然監督一個道，它的職責在於革除贓官弊政、安定百姓，如果有做不到的，那麽省臺又應當派官員考察，應該會有好處。"皇上很贊同。幾次因年老有病請求解除重大職務，有詔免除他管的事，衹在中書參議并享受俸禄。不久拜任昭文館大學士，參預中書省事務，又加任平章政事。因水災與旱災請求免官，不准。

先是，榮祖奉旨定《大德律令》，書成已久，至是乃得請于上，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適子秘書少監惠没，遂歸廣平，卒，年七十九。贈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憲。

在這之前，何榮祖奉皇上命令修訂《大德律令》，書寫成已很長時間，到這時纔得以請皇帝審定，皇上下詔元老大臣集合來聽，還没趕得上頒布實行，適逢他兒子秘書少監何惠去世，於是回到廣平，去世，時年七十九歲。追贈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謚號文憲。

榮祖身至大官，而僦第以居，飲器用青瓷杯。中宫聞之，賜以上尊，及金五十兩、銀五百兩、鈔二萬五千貫，俾置器買宅，以旌其廉。所著書，有《大畜》十集，又有《學易記》、《載道集》、《觀物外篇》等書。

何榮祖身至大官，却租房子來住，飲酒用青瓷杯。皇后聽説後，賜給上等酒杯，以及金五十兩、銀五百兩、錢二萬五千貫，讓他置器物買房子，來表彰他的清廉。所寫的書，有《大畜》十集，又有《學易記》、《載道集》、《觀物外篇》等書。

陳思濟

陳思濟，字濟民，柘城人也。幼讀書，即曉大義，以才器見稱于時輩間。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召之以備顧問；既即位，始建省部，俾掌敷奏。世祖以京兆爲國重鎮，命廉希憲等行中書省于陝西。思濟實與偕行，

陳思濟，字濟民，是柘城人。年幼時讀書，就通曉要旨，以才能與器識被同輩人稱贊。世祖登基前，聽説他的名字，召他來做顧問。登位之後，剛建省部，派他掌管陳述奏進。世祖認爲京兆是國家重鎮，命令廉希憲等在陝西設行中書省。陳思濟實際上和他同去，出謀劃策很多。中

多所贊畫。中統三年，詔誅王文統，召廉希憲入中書，思濟還，仍掌敷奏。事無巨細，悉就準繩，姚樞、許衡皆器重之。

統三年，下詔誅殺王文統，召廉希憲進中書，何思濟回朝，仍然掌管陳述上奏。事無大小，全按規矩，姚樞、許衡都器重他。

會阿合馬入省，耻其位在希憲左，每欲肆意而行，希憲守正不從。及希憲去位，省臣晨集，掾屬皆憚阿合馬，莫敢前。思濟獨先以文牘進，阿合馬輒于希憲位署押，思濟遽掩以手曰："此非君相署位也。"阿合馬怒目視之，衆爲之懼，思濟神色自若。除右司都事，從希憲行省山東，未幾召還。

適逢阿合馬進入中書省，因官位在廉希憲之下感到羞愧，常想任意行事，廉希憲堅持正道不聽他的。等廉希憲離任，中書省臣僚早晨集合，掾吏都怕阿合馬，没人敢上前。陳思濟一人先把文件呈上，阿合馬就在廉希憲的位置上簽字畫押，陳思濟趕忙用手遮住説："這不是您簽名的地方。"阿合馬瞪眼看他，大家都爲他感到害怕，陳思濟神色自如。拜任右司都事，隨廉希憲到山東行省，不久召回。

至元五年，分命中書省總百揆，御史臺正百官，一時黜陟登庸，憲章程式，多出其手。遷承務郎、同知高唐州事，以績最聞，拜監察御史。時阿合馬立尚書省，權在中書右。思濟與魏初等劾其不法，帝命近臣正之。御史各以次對，思濟獨厲聲曰："御史言官也，非爲辨訟設！"拂袖而出。授奉訓大夫、知沁州，爲政簡要，不務苛察。遷中順大夫、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承檄讞獄。桐廬有囚羸瘠將死，縱遣還家，候期來决，囚拜請曰："聞公名久矣，若不早决，恐終不可保。"爲閱其案而釋之。轉同知兩浙都轉運司事，胥吏侵漁，民困于賦役，悉蠲除之。調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丁母憂去官。

至元五年，下令中書省總管百事，御史臺考定百官，一時間罷免任用，規章程式，大多出自他的手。升承務郎、同知高唐州事，因政績最顯著聞名，拜任監察御史。當時阿合馬設立尚書省，權力在中書省之上。陳思濟和魏初等彈劾他不守法，皇上命令左右親近的臣子來治他的罪。御史各自依次回話，陳思濟一人高聲説："御史是諫議官，不是爲判案設的！"拂袖而出。授任奉訓大夫、知沁州，治理政事簡明扼要，不求苛刻明細。升任中順大夫、紹興路總管府同知，奉命審議案件。桐廬有囚犯瘦弱將死，放他回家，等到期來定案，囚犯下拜請求説："聽説您的大名好長時間了，如果不早判，恐怕最終保不住。"陳思濟爲他審閲案卷并釋放了他。改任兩浙都轉運司同知，小吏侵奪吞没財物，百姓苦於賦税勞役，他全部免除。調任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爲母親服喪離任。

二十三年，加少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司事。時浙西大水，民饑，浙東倉廪殷實，即轉輸以賑之，全活者衆，檄上中書，奏允之。浙東復旱，禱于名山，雨大澍，民賴以蘇。兩淮鹽課不敷，授嘉議大夫、兩淮都轉運使，奸弊盡革，商賈通行，歲課以足。擢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池州路總管。江浙行省平章也速答

至元二十三年，加任少中大夫、浙東道宣慰司同知。當時浙西發大水，百姓飢餓，浙東倉庫富足，就運來賑濟飢民，救活的人很多，文書呈上中書省，奏請允許用糧賑濟災民。浙東又乾旱，他到名山祈雨，大雨很及時，百姓靠這場雨而復生。兩淮鹽税不足，授任嘉議大夫、兩淮都轉運使，奸官弊政全部鏟除，商人通行，年税因此徵足。提拔爲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任池州路總管。江浙行省平章也速答兒威勢顯赫，選

兒威勢赫然，摘淘金户三千，括民間田畝，檄下，力上章以止之。累遷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大德五年冬，以疾卒，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謚文肅。

淘金户三千，在民間田地尋找金子，文書下達後，他極力上書來制止這件事。累遷任通議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僉事。大德五年冬，因病去世，時年七十歲。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謚號文肅。

子誠襲，蔭入官，拜監察御史、朝列大夫、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

兒子陳誠承襲爵位，靠父蔭入朝做官，任監察御史、朝列大夫、廣西道肅政廉訪司僉事。

秦長卿

秦長卿，洛陽人也。姿貌魁特，性俶儻，有大志。世祖在京兆潛藩，已聞其名，既即位，務收攬時才，以布衣徵至京師。長卿尚風節，好論事，與劉宣同在宿衛，以氣岸相高。

秦長卿，是洛陽人。相貌魁梧奇特，秉性卓異不凡，有遠大志向。世祖在京兆未登位前，已聽説他的名字，登位後，力求招攬當世人才，他以布衣身份被召到京城。秦長卿崇尚高風亮節，喜歡議論時事，和劉宣一起在宫中值宿，因氣節高尚相互尊崇。

是時尚書省立，阿合馬專政，長卿上書曰：“臣愚戇，能識阿合馬，其爲政擅生殺人，人畏憚之，固莫敢言，然怨毒亦已甚矣。觀其禁絶異議，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趙高；私蓄逾公家貲，覬覦非望，其事似漢董卓。《春秋》人臣無將，請及其未發誅之爲便。”事下中書。阿合馬爲人，便佞善伺人主意，又其貲足以動人，中貴人力爲救解，事遂寢，然由是大恨長卿。除興和宣德同知鐵冶事，竟誣以折閲課額數萬緡，逮長卿下吏，籍其家産償官，又使獄吏殺之。獄吏濡紙塞其口鼻，即死。未幾，王著聚徒殺阿合馬。帝後悟，亦追罪之，斫棺戮尸并誅其子，而長卿冤終不白。

這時設立了尚書省，阿合馬當權，秦長卿上書説：“臣雖愚笨，但能看透阿合馬，他當政擅權殺人，人人怕他，因此没有人敢説話，但人們對他的怨恨也就更深了。看他禁止不同意見，阻塞忠誠的言論，那情形像秦朝趙高；私家積蓄超過公家財物，懷藏非分之想，那事情像漢朝董卓。《春秋》説人臣不得叛亂，請乘他没有發動前殺他爲好。”事情交給中書省。阿合馬爲人花言巧語，善於觀察人的心意，另外他家錢財足以打動人心，宫中宦官極力爲他開脱，事情終於被擱置下來，但因此非常痛恨秦長卿。拜任興和宣德同知鐵冶事，最後以虧損税額幾萬緡來誣陷他，逮捕秦長卿交官，登記他的家産賠償公家，又派獄吏殺他。獄吏弄濕紙塞住他的嘴和鼻子，致死。不久，王著招集人殺阿合馬。皇上後來醒悟，也追治阿合馬的罪，破棺戮尸并殺死他兒子，但秦長卿的冤屈始終没有昭雪。

長卿從子山甫爲建康府判官，聞長卿冤狀，即日棄官去，累薦不起以卒。山甫子從龍，仕至南臺治書侍御史；從德，江浙行省參知政事。

長卿的侄子秦山甫任建康府判官，聽説秦長卿受冤屈的情況，當日棄官離去，屢次受推薦都不出仕，一直到死。秦山甫的兒子秦從龍，官至南臺治書侍御史；秦從德，官至江浙行省參知政事。

趙與票

趙與票，字晦叔，宋宗室子，嘗

趙與票，字晦叔，宋朝宗室的後代，曾中進

登進士第，爲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顔既渡江，與罴率其宗人之在鄂州者，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黨。後伯顔朝京師，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伯顔首以與罴對。

十三年秋九月，遣使召至上京，幅巾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誤用權奸，詞旨激切，令人感動。世祖念之，即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所諮訪，與罴忠言讜論，無所顧惜。進直學士，轉侍講。疏陳江南科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壟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爲。二十七年，京師霧四塞；明年正月甲寅，虎入南城。與罴又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

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罴貧窶有守，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爲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後累遷翰林學士。其伯祖師淵，嘗從朱熹學，家庭受授，具有端緒，於是與許衡論伊洛閫奥，衡雅敬之。

與罴既老，成宗命特官其子孟實以終養。大德七年，以疾卒。家貧無以爲葬，成宗命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台州之黄巖。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謚文簡。

士第，做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顔渡江後，趙與罴率領他在鄂州的同族人，到營門上書，極力陳説不好殺人可以統一天下，并且請求保全他的宗族。後來伯顔到京城上朝，世祖問宋朝宗室的賢人，伯顔首先説出的是趙與罴。

至元十三年秋天九月，朝廷派使者召他到京城，他用幅巾束髮、穿平民服裝而見皇上，談論宋朝敗亡的原因，全因誤用奸臣，言辭激切，令人感動。世祖考慮到這點，立即授任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向他咨詢，趙與罴忠正直言，無所顧忌。升直學士，改侍講。上疏論江南賦斂急迫，改而搜刮百姓，宋時的墳墓暴露，都是大臣擅自改變聖明的詔令所致。二十七年，京城霧氣籠罩；第二年正月甲寅，有虎進入南城。趙與罴又上書説是權臣專權的過錯，辭官回家等待被治罪。

不久桑哥垮臺，平章不忽木上奏趙與罴貧困有操守，有抱負，世祖説："莫不是把權臣説成虎的那個人嗎?"賜錢一萬三千貫，每年供給他妻子兒女衣物糧食。後來多次遷升至翰林學士。他伯祖趙師淵，曾隨朱熹求學，家學傳授，都有頭緒，於是和許衡議論伊洛二程學術的奥妙，許衡很敬重他。

趙與罴年老之後，成宗特地命令讓他兒子趙孟實做官來爲他養老送終。大德七年，因病去世。家窮没有錢來安葬他，成宗命有關部門贈助葬費五千貫，供給車船，回鄉埋在台州的黄巖。追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謚號文簡。

姚天福

姚天福，字君祥，絳州人。父居實，避兵徙雁門。天福幼讀《春秋》，通大義。及長，以材辟懷仁丞。至元五年，詔立御史臺，以天福爲架閣管勾，尋拜監察御史。每廷折權臣，帝嘉其直，錫名巴兒思，謂其不畏强悍，猶虎也。仍厚賜以旌其忠，天福曰："臣職居抨彈，惟負爵禄是懼，

姚天福，字君祥，絳州人。父親姚居實，避兵亂遷居雁門。姚天福幼年讀《春秋》，通曉大義。等長大，因有才能被聘爲懷仁縣丞。至元五年，皇上下詔設立御史臺，任姚天福爲架閣管勾，不久拜任監察御史。常常在朝廷上使權臣折服，皇上嘉許他的正直，賜名巴兒思，意思是説他不畏强悍，像老虎。又大加賞賜來表彰他的忠誠，天福説："臣處在彈劾人的位置上，祇怕辜

敢貪厚賞，以重臣罪？”

負了爵位俸祿，怎敢貪圖豐厚的賞賜，來加重臣的罪過呢？”

時御史臺置二大夫，綱紀無統，天福言于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首，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首之患。陛下不急拯之，久則紊不可理。”帝詔玉速帖木兒及孛羅諭之，孛羅以年幼自劾。天福時按行畿内，有出使者凌民取賄，天福乃易服間行得其狀，奏戮之以徇，豪右懾服。

當時御史臺設兩個大夫，法紀没有準則，姚天福對世祖説：“古人説一條蛇九個尾，頭動尾隨；一條蛇兩個頭，不能前進一寸。現在御史臺法紀不立，有一條蛇兩個頭的憂慮。陛下不趕緊救治，時間長了就會亂得無法治理。”皇上召見玉速帖木兒和孛羅并曉諭他們，孛羅因年輕自稱有罪。姚天福當時巡行京城地區，有出使的人欺負百姓索取財物，姚天福於是改换服裝暗訪得知他的罪狀，奏明皇上殺死他示衆，豪强大族害怕而服貼。

十二年，詔罷各道按察司，天福白大夫玉速帖木兒曰：“是司之設，所以廣視聽、虞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繩有司而已也。”大夫駭然曰：“微公言，幾失之。”夜入帝卧内，奏其言，帝大悟，詔復立之。權臣不悦，左遷天福朝列大夫、衡州路同知，不就，起爲河東道提刑按察副使。時北鄙兵興，轉輸煩急，河東民苦徭役。天福以反側爲憂，劾執政失計，奏罷其役。徵拜中順大夫、治書侍御史。

至元十二年，皇上下詔撤消各道按察司，姚天福向大夫玉速帖木兒彙報説：“這個司的設立，是用來擴大視聽、防備不測的，考慮到長遠，不衹是糾察有關官吏而已。”大夫很吃驚地説：“不是您説，幾乎撤了它。”連夜進入皇上卧室裏，奏上姚天福的意見，皇上恍然大悟，下詔重新設立。掌權的大臣不高興，貶姚天福爲朝列大夫、衡州路同知，不到任，起用爲河東道提刑按察副使。當時北部邊境戰亂興起，運輸頻繁急切，河東百姓苦於徭役。姚天福擔心發生叛亂，彈劾掌權者失策，奏請免除百姓的徭役。召拜中順大夫、治書侍御史。

十六年，江南既平，授嘉議大夫、淮西道按察使。淮甸當兵衝，將吏有豪猾爲民害者，悉鐫除之，民大悦。轉湖北道按察使，發省臣贓事數十以聞。帝以其嘗有勛勞，特原之，而流其黨與，州郡稱治。二十年，遷山北道按察使，其民鮮知稼穡，天福教以樹藝，皆致蕃富，民爲建祠，而刻石以紀之。二十二年，入爲刑部尚書，尋出爲揚州路總管。二十六年，復爲淮西按察使，按巨奸一人，没其家貲，政化大行。

至元十六年，江南平定之後，任嘉議大夫、淮西道按察使。淮甸地處軍事要衝，將官吏中有强悍不守法爲害百姓的，他全部鐫除，百姓非常高興。改任湖北道按察使，揭發行省大臣貪贜枉法的事情幾十件報告朝廷。皇上因行省大臣曾有功勞，特别原諒他，流放他的同黨，州郡得到治理。二十年，改任山北道按察使，那裏的百姓很少懂得耕種，姚天福教他們種植，使百姓都獲富裕，百姓爲他建祠堂，并刻石來紀念他。二十二年，入朝任刑部尚書，不久出京城任揚州路總管。二十六年，又任淮西按察使，審查大奸臣一人，没收他的家産，政策教化普遍推行。

二十八年，桑哥敗，考訊黨援，平陽爲多，以天福爲平陽總管，俾窮治其事。俄拜甘肅行省參知政事，以

至元二十八年，桑哥垮臺，審訊他的黨羽，平陽最多，任姚天福爲平陽總管，派他徹底處理這件事。不久拜任甘肅行省參知政事，因母親年

母老辭。三十一年，授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尋除真定路總管。真定驛傳之需，多爲民害，天福更議措置之方，使不擾民，憲長争之。省臣以其事聞，詔從之，頒其制爲天下式。

邁推辭。三十一年，授任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不久拜任真定路總管。真定驛站的索求，多對百姓構成危害，姚天福重新商議處理的方法，使不騷擾百姓，憲長和他争辯這件事。行省大臣把這事報告朝廷，朝廷下詔聽從他，頒布他的做法爲天下的榜樣。

大德二年，授江西行省參政，以疾辭。四年，拜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畿甸大治。後之尹京者，以天福爲稱首。六年，以疾卒，年七十三。

大德二年，授江西行省參政，因病辭官。四年，拜任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任大興府尹，京郊大治。後來治理京城的，以姚天福爲第一。六年，因病去世，時年七十三歲。

初，天福拜御史時，其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質爲臣，當罄所衷，以塞其職，勿以未亡人爲恤，俾吾追踪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府曰："監察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譴，乞不爲親累。"或以聞，帝嘆曰："巴兒思母子雖生今世，其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

當初，姚天福拜任御史時，他母親告誡他説："古人説公而忘私，歸順朝廷做臣子，應當竭盡忠心，來和自己的職位相稱，不要擔心我，讓我能仿效王陵的母親，死了都如同活着。"姚天福也向御史請求説："監察位居向朝廷進言的通路上，祇有冒犯决無隱瞞，如果獲罪，請求不要連累母親。"有人把這些話告訴皇上，皇上慨嘆説："巴兒思母子雖然生活在今世，但他們忠義節操的話應當從古人中去尋找。"

子祖舜，秘書監著作郎；侃，内藏庫副使。

兒子姚祖舜，任秘書監著作郎；姚侃，任内藏庫副使。

許國禎

許國禎，字進之，絳州曲沃人也。祖濟，金絳州節度使。父日嚴，滎州節度判官。皆業醫。

許國禎，字進之，是絳州曲沃人。祖父許濟，金朝絳州節度使。父親許日嚴，滎州節度判官。都以行醫爲職業。

國禎博通經史，尤精醫術。金亂，避地嵩州永寧縣。河南平，歸寓太原。世祖在潜邸，國禎以醫徵至翰海，留守掌醫藥。莊聖太后有疾，國禎治之，刻期而愈，乃張宴賜坐。太后時年五十三，遂以白金鋌如年數賜之。伯撒王妃病目，治者針誤損其明。世祖怒，欲坐以死罪，國禎從容諫曰："罪固當死，然原其情乃恐怖失次所致。即誅之，後誰敢復進。"世祖意解，且奬之曰："國禎之直，可作諫官。"宗王昔班屢請以國禎隸帳下，世祖重違其請，將遣之，辭

許國禎博通經史，尤其精於醫術。金時兵亂，避居嵩州永寧縣。黄河以南平定後，回居太原。世祖登基前，許國禎以醫術被召到翰海，留守翰海掌管醫藥。莊聖太后有病，許國禎爲她治，在限定日期治好了，於是設宴賜座。太后當時五十三歲，就拿和年齡數相同的白銀錠賜給他。伯撒王妃眼有病，治療的人用針誤傷了她的視力。世祖很生氣，想判他死罪，許國禎不慌不忙地勸解説："罪本該死，但究其原因是害怕失序所造成的。假如殺了他，以後誰敢再來。"世祖怒氣消除，并稱贊他説："國禎正直，可以做諫官。"宗王昔班屢次請求把許國禎劃歸他帳下，世祖難以拒絶他的請求，將要派他去，他推辭

曰："國禎蒙恩拔擢，誓盡心以報，不敢易所事。"乃不果遣。

世祖過飲馬湩，得足疾，國禎進藥味苦，却不服，國禎曰："古人有言：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已而足疾再作，召國禎入視，世祖曰："不聽汝言，果困斯疾。"對曰："良藥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願留意焉。"世祖大悦，以七寶馬鞍賜之。

憲宗三年癸丑，從征雲南，機密皆得參與，朝夕未嘗離左右。或在告，帝輒爲之不悦。九年己未，世祖帥師圍鄂州，獲宋人數百族，諸將欲盡坑之，國禎力請止誅其凶暴，餘皆獲免。及師還，招降民數十萬口，疲餓顛仆者滿道，國禎白發蔡州軍儲糧賑之，全活甚衆。

世祖即位，録前勞，授榮禄大夫、提點太醫院事，賜金符。至元三年，改授金虎符。十二年，遷禮部尚書。國禎嘗上疏言：慎財賦、禁服色、明法律、嚴武備、設諫官、均衛兵、建學校、立朝儀，事多施行。凡所薦引，皆知名士，士亦歸重之。帝與近臣言及勛舊大臣，因謂國禎曰："朕昔出征，同履艱難者，惟卿數人在爾。"遂拜集賢大學士，進階光禄大夫。每進見，帝呼爲許光禄而不名，由是内外諸王大臣皆以許光禄呼之。升翰林集賢大學士。卒年七十六。時大臣非有勛德爲帝所知者，罕得贈謚，特贈國禎金紫光禄大夫，謚忠憲，人以爲榮。後加贈推誠廣德協恭翊亮功臣、翰林學士承旨、上柱國，追封薊國公。

初，國禎母韓氏，亦以能醫侍莊聖太后，又善調和食味，稱旨，凡四方所獻珍膳旨酒，皆命掌之，太后閔

說："國禎蒙您大恩提拔，發誓盡心報答，不敢改换事奉的人。"於是没有讓他走。

世祖喝馬奶過量，得了脚病，許國禎呈上的藥味道苦，世祖推開不吃，許國禎說："古人有話：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不久脚疾又犯，召許國禎進宫看病，世祖說："不聽你的話，果真被這個病所害。"許國禎回答說："良藥苦口您已經知道了，忠言逆耳希望您注意。"世祖非常高興，拿七寶馬鞍賜給他。

憲宗三年癸丑，隨皇上征伐雲南，機密之事都能參與，早晚没有離開過左右。有時許國禎休假，皇上就爲此不高興。九年己未，世祖率軍包圍鄂州，俘獲幾百家宋人，衆將領要活埋宋人，許國禎極力懇求衹殺那些凶殘的人，其餘都得免死。等軍隊返回，招降百姓幾十萬人，疲勞飢餓倒下的滿路，許國禎禀告發放蔡州軍備糧賑濟飢民，救活了很多人。

世祖登位，登記先前的功勞，授榮禄大夫、提點太醫院事，賜給金符。至元三年，改授金虎符。十二年，升禮部尚書。許國禎曾上疏建議：謹慎財貨貢賦、禁絶服色、嚴明法律、整頓軍備、設立諫官、協調衛兵、建立學校、訂立朝廷禮儀，事情大多施行。凡他所推薦的，都是知名人士，士人也歸附敬重他。皇上和身邊臣子談到有功舊臣，於是對許國禎說："朕從前出征，一起經歷艱難的，衹有你們幾個人在了。"於是拜任集賢大學士，晋級光禄大夫。每次上朝見皇上，皇上稱他爲許光禄而不稱名字，因此内外王公大臣都以許光禄稱呼他。升任翰林集賢大學士。去世時七十六歲。當時大臣不是有功德爲皇上所瞭解的，很少能得到追贈謚號，特别追贈許國禎金紫光禄大夫，謚號忠憲，人們認爲這很榮耀。後來加贈推誠廣德協恭翊亮功臣、翰林學士承旨、上柱國，追封薊國公。

當初，許國禎的母親韓氏，也憑懂醫術侍奉莊聖太后，又善於調製食物，符合太后口味，凡是天下所進貢的佳肴美酒，都命令她掌管。太后

其勞，賜以真定宅一區，歲給衣廩終身，國禎由是家焉。子扆。

許扆

扆字君黼，一名忽魯火孫，從其父國禎事世祖于潛邸，進退莊重，世祖喜之，賜今名。俾從許衡學，入備宿衛，忠慎小心。嘗因事忤旨，欲罪之，帝後悔，謂近侍帖哥曰："朕欲罪忽魯火孫，汝何不言？汝二人自今結爲兄弟，有所譴責，則更相進諫。"乃置金酒中，賜二人飲，以爲盟。時裕宗居東宮，帝又諭忽魯火孫曰："若太子罪汝，將誰諫耶？"遂命東宮臣慶山奴亦同飲金酒。俄除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事，賜日月龍鳳紋綺衣二襲。每外國使至，必命與之語，辭理明辨，莫不傾服。改尚醫太監。帝嘗命畫工寫其像賜之。轉正議大夫，仍提點太醫院事。

有竊大安閣禮神之幣者，將誅之，群臣莫敢言，忽魯火孫獨諫曰："敬神，善事也。因置人於死地，臣恐神不享所祭。"帝即命釋之。忽魯火孫與丞相安童善，國政多所贊益，桑哥忌之，數譖於上，帝不之信。桑哥敗，繫于左掖門，帝命忽魯火孫往唾其面，辭不可，帝稱其仁厚，賜以白玉帶。且諭之曰："以汝明潔無瑕，有類此玉，故以賜汝也。"

成宗即位，遷中書右丞，行太常卿。力辭，乃命以中書右丞署太常事。俄改陝西行中書省右丞。時關中饑，議發倉粟賑之，同列以未得請于朝不可，忽魯火孫曰："民爲邦本，今饑餒如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獨任之，不以累公等。"遂大發粟，不數日命亦下。明年旱，禱于終南山而雨，歲以大熟，民皆畫像祀之。

考慮到她的辛勞，賜給真定住宅一處，每年供給衣食直到老，許國禎因此住在真定。兒子許扆。

許扆字君黼，又名忽魯火孫，隨他父親許國禎事奉世祖於登基前，舉止莊重，世祖喜歡他，賜給現在的名字。派他跟許衡求學，進宮充任警衛，忠誠小心。曾因事違背聖旨，要治他的罪，皇上後來後悔，對貼身侍從帖哥說："朕要懲罰忽魯火孫，你爲什麼不勸？你們二人從今結拜爲兄弟，有被斥責，就相互勸諫。"於是放金子在酒裏，賜給二人喝，把這作爲盟誓。當時裕宗是太子，皇上又告訴忽魯火孫說："如果太子責罰你，誰來進諫呢？"於是命令東宮臣慶山奴也一起喝放金子的酒。不久拜任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事，賜給日月龍鳳紋絲織衣服二套。每次外國使臣到，必定命令他和他們交談，辭理明辨，無不佩服。改任尚醫太監。皇上曾命令畫工畫他的肖像賜給他。改任正議大夫，仍任提點太醫院事。

有人偷大安閣祭神的錢幣，準備殺死他，各位大臣没人敢勸，忽魯火孫一人勸諫說："敬奉神靈，是好事。因此而置人於死地，臣怕神不會享用祭品。"皇上立即命令釋放了那個人。忽魯火孫和丞相安童親善，對國家政事多有幫助，桑哥忌恨他，屢次在皇上面前詆毀他，皇上不信桑哥的話。桑哥垮臺，關押在左掖門，皇上命令忽魯火孫去向他臉上吐唾沫，他推辭不幹，皇上稱贊他的仁義厚道，賜給白玉帶。并告訴他說："因爲你明潔無瑕，就像這塊玉，所以把它賜給你。"

成宗登位，升中書右丞，兼太常卿。極力推辭，纔命令他以中書右丞代理太常事務。不久改任陝西行中書省右丞。當時關中饑荒，商量發放國家倉庫的糧食賑濟飢民，同僚因爲没有向朝廷請求而不同意，忽魯火孫說："百姓是國家的根本，現在飢餓成這樣，如果等命令下來，就趕不上了。擅自發糧的罪過，我要一個人承擔，不因此連累你們。"於是大舉發放糧食，没幾天命令也下來了。第二年乾旱，於終南山祈禱而下了雨，當年因此大豐收，百姓都畫他的像祭祀他。

忽魯火孫不事生業，田宅皆上所賜。有足疾，不能行，仁宗以爲先朝老臣，特敕乘小輿入禁中，訪以舊事。後足益弱，不可出，每國有大政，詔使近侍即其家問之。特授榮禄大夫、大司徒，食其禄終身。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光禄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僖簡。

忽魯火孫不置家產，土地房屋全是皇上賜給的。有脚病，不能走，仁宗認爲他是前朝老臣，特别命令他坐小轎子進入宫中，問他舊事。後來腿力更弱，不能出門，每當國家有大事，下令派貼身侍從到他家問他。特别授予榮禄大夫、大司徒，終身享受俸禄。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光禄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謚號僖簡。

元史卷一百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六

賀仁傑　賀賁

賀仁傑，字寬甫，其先河東隰州人，祖種德徙關中，遂爲京兆鄠人。父賁，有材略，善攻戰，數從軍有功。關中兵後積尸滿野，賁買地金天門外，爲大冢收瘞之；遠近聞者，爭輦尸來葬，復以私錢勞之。嘗治室於毁垣中，得白金七千五百兩，謂其妻鄭曰："語云：匹夫無故獲千金，必有非常之禍。"時世祖以皇太弟受詔征雲南，駐軍六盤山，乃持五千兩往獻之，世祖曰："天以賜汝，焉用獻！"對曰："殿下新封秦，金出秦地，此天以授殿下，臣不敢私，願以助軍。"且言其子仁傑可用狀，即召入宿衛。其軍帥怒賁不先白己而專獻金，下賁獄，世祖聞之，大怒，執帥將殺之，以勛舊而止。世祖即位，賜賁金符，總管京兆諸軍奥魯，卒，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謚貞獻。

仁傑從世祖，南征雲南，北征乃顔，皆著勞績。後與董文忠居中事上，同志協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多所裨益，而言不外泄，帝深愛重之。

至元十三年，宋平，惟川蜀久不下。四川制置使張珏守重慶，合州安撫使王立守釣魚山，相拒二十餘年。詔建東西行樞密院，督兵進伐，合

賀仁傑字寬甫，祖上是河東隰州人，祖父賀種德遷居關中，於是成爲京兆鄠縣人。父親賀賁，有才略，善於攻戰，多次參軍立功。關中戰亂後堆積的尸體遍布田野，賀賁在金天門外買地，造大墳收埋尸首；凡聽説的人争着拉尸體來埋，他又拿自己的錢酬勞他們。曾在廢墟中蓋房子，挖得白銀七千五百兩，他對妻子鄭氏説："俗話説：匹夫無故得千金，一定有不同尋常的災禍。"當時世祖以皇太弟身份奉命攻打雲南，駐軍六盤山，於是他拿五千兩前去獻給世祖，世祖説："上天賜給你，何必獻我！"他回答説："殿下剛封到秦，金子出於秦地，這是上天拿來給殿下的，臣不敢私藏，願意拿來幫助軍隊。"并説他兒子賀仁傑可以録用的情況，立即召進衛隊。他所在軍隊的軍帥恨賀賁不先報告自己而一個人獻金，把賀賁投入監獄，世祖聽説這事，十分憤怒，逮捕軍帥要殺他，因是功臣没有殺。世祖即位，賜給賀賁金符，總管京兆各軍奥魯，去世，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謚號貞獻。

賀仁傑跟隨世祖南征雲南，北征乃顔，都有功勞。後來和董文忠在宫中侍奉皇上，同心協力，知無不言，言無不從，對朝廷多有幫助，而話不外傳，皇上很喜愛敬重他。

至元十三年，宋朝被消滅，衹有川蜀長期攻不下。四川制置使張珏守重慶，合州安撫使王立守釣魚山，抵抗了二十多年。皇上下詔設東西行樞密院，督率軍隊進兵攻打，合丹、闊里吉思率

丹、闊里吉思領東院，攻釣魚山；不花、李德輝領西院，攻重慶。德輝分守成都，獲王立鈔卒張郃，縱之使諭立降。立復遣張郃等奉蠟書告德輝，能自來，即降。德輝遂從五百騎至釣魚山，與東院同受立降。東院復奏誅立，并言德輝越境邀功，下立長安獄。西院從事吕堃至都，以兵事告許衡，許衡告仁傑，仁傑爲言於帝。帝召樞密臣責之曰："汝等以人命爲戲耶！今召王立，立生則已，死則汝等亦從之。"立至，賜金虎符，仍以爲合州安撫使。

帝一日召仁傑至榻前，出白金，謂之曰："此汝父六盤所獻者，聞汝母來，可持以歸養。"辭不許，乃歸白母，盡散之宗族。帝欲選民間童女充後宫；及有司買物，多非其土産；山後鹽禁，久爲民害：皆奏罷之。民爲之立祠。

十七年，上都留守闕，宰相擬廷臣以十數，皆不納，帝顧仁傑曰："無以易卿者。"特授正議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開平府尹。明年，賜三珠虎符，進資德大夫，兼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尋加榮禄大夫、中書右丞，留守如故。尚書省立，桑哥用事，奏上都留守司錢穀多失實。召留守忽剌忽耳及仁傑廷辨，仁傑曰："臣漢人，不能禁吏戢奸，致錢穀多耗傷，臣之罪。"忽剌忽耳曰："臣爲長，印在臣手，事未有不關白而能行者，臣之罪。"帝曰："以爵讓人者有之，未有争引咎歸己者。"置勿問。

仁傑在官五十餘年，爲留守者居半，車駕春秋行幸，出入供億，未嘗致上怒。其妻劉没，帝欲爲娶貴族，固辭，乃娶民間女，已而喪明，夫妻相敬如初，未嘗置媵妾。

東院，攻打釣魚山；不花、李德輝領西院，攻打重慶。李德輝分兵守成都，俘虜王立的鈔卒張郃，釋放他讓他去勸王立投降。王立又派張郃等人帶密信告訴李德輝，如果他能親自來，就投降。李德輝於是帶五百騎兵到釣魚山，和東院一起接受王立投降。東院又奏請殺王立，并説李德輝越境邀功，把王立投入長安監獄中。西院從事吕堃到京城，把軍隊的事情報告許衡，許衡告訴賀仁傑，賀仁傑替他對皇上説明此事。皇上召見樞密大臣責怪説："你們把人命當兒戲呀！現在叫王立來，王立活着就罷了，他死了你們也跟他死。"王立到京城，賜給金虎符，仍然任用他爲合州安撫使。

皇上有一天叫賀仁傑到床前，拿出白銀，對他説："這是你父親在六盤山所獻的，聽説你母親來了，可拿回用它撫養母親。"他推辭，皇上不肯，於是回家禀告母親，全散發給同族人。皇上要選民間的童女補充後宫；主管官吏購買東西，大多不是本地出産；山後鹽業禁令，長期危害百姓：他都奏請免除。百姓爲他建祠堂。

至元十七年，上都留守空缺，宰相想用的朝廷大臣十多個，皇上都不用，皇上回頭看着賀仁傑説："没有人能替代你。"特别授任正議大夫、上都留守，兼任本路總管、開平府尹。第二年，賜三珠虎符，升資德大夫，兼任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不久加任榮禄大夫、中書右丞，上都留守如舊。尚書省設立，桑哥掌權，報告説上都留守管理錢糧多失實。皇上召留守忽剌忽耳和賀仁傑當廷辯論，賀仁傑説："臣是漢人，不能約束官吏制止奸私，致使錢糧多有損耗，是臣的罪。"忽剌忽耳説："臣是長官，官印在臣手中，凡事没有不禀報我而施行的，是臣的罪。"皇上説："有把官爵讓給别人的，没有争着把過錯歸自己的。"放下不再追究。

賀仁傑任職五十多年，做留守的時間占一半，皇上春秋出巡，往來供應，没有讓皇上生過氣。他妻子劉氏去世，皇上要爲他娶貴族之女，他堅決推辭，而娶民間女子，不久妻子失明，夫妻相敬如初，没有娶妾。

大德九年，年七十二，請老，拜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行中書省事，賜白金、楮幣、錦袍、玉帶，歸第。以子勝襲上都留守、虎賁指揮使。後成宗崩，仁宗入清内難，念世祖舊臣，欲有所咨訪，召赴闕，行至樊橋而卒。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雍國公，謚忠貞。延祐六年，加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子勝，自有傳。

大德九年，七十二歲，請求退休，拜任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行中書省事，賜白銀、紙幣、錦袍、玉帶，回家。用他兒子賀勝繼任上都留守、虎賁指揮使。後來成宗駕崩，仁宗入朝清除内亂，思念世祖的老臣，想有所咨詢，召他去朝廷，走到樊橋去世。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雍國公，謚號忠貞。延祐六年，加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兒子賀勝，自己有傳。

賈昔剌　丑妮子　虎林赤　禿堅不花

賈昔剌，燕之大興人也。本姓賈氏，其父仕金爲庖人。昔剌體貌魁碩，有志於當世。歲甲申，因近臣入見莊聖太后，遂從睿宗於和林，典司御膳，以其鬚黄，賜名昔剌，俾氏族與蒙古人同，甚親幸之；又慮其漢人，不習於風土，令徙居濂州。帝復思之曰："昔剌在吾左右，飲食殊安適。"促召入供奉，諸庖人皆隸焉。

賈昔剌，燕地大興人。本姓賈氏，他父親出仕金朝做厨師。昔剌體貌魁偉，有志於當世。甲申年，靠皇帝近臣的關係得見莊聖太后，於是在和林跟隨睿宗，主管皇上飲食，因他鬍鬚爲黄色，賜名昔剌，使他氏族和蒙古人相同，很受皇帝寵幸；又考慮到他是漢人，不習慣風土人情，讓他遷居濂州。皇上又懷念他説："昔剌在我身邊，飲食特别舒適。"急忙召他進宫侍候，各厨師都屬他管。

世祖在潜邸，知其重厚，使從迎皇后於弘吉剌之地，自是預謀帷幄，動中機會。内出銀三千兩，使買珍膳，乘傳上太官，恣其出入不問。又賜以牝馬及駒三十匹，并牧户與之。是時兵餘，數以所賜分遺鄉里。世祖即位，立尚食、尚藥二局，賜金符，提點局事，兼領進納御膳生料。年老，謝事，病篤，索所賜衣衣之而卒。追封聞喜郡侯，謚敬懿。

世祖當太子時，知道他穩重厚道，派他跟着到弘吉剌迎接皇后，從此參預運籌帷幄，常常切中要害。宫中拿出銀子三千兩，派他買珍貴的食物，坐車子上太官，聽任他進出宫門。又賜母馬及小馬駒三十匹，連同放牧的人一起賜給他。當時兵亂之餘，他多次拿皇上賜的東西分送鄉鄰。世祖登位，設立尚食、尚藥兩個局，賜給金符，提點局事，兼管采進御膳原料。年老，辭職，病重，拿皇上賜的衣服穿上而死。追封聞喜郡侯，謚號敬懿。

子丑妮子，方幼時，世祖愛之，嘗坐之御席傍。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戰船，破其軍，帝奇其勇敢，而戒其輕鋭。己未，從伐宋，還自鄂州，卒。追封臨汾郡公，謚顯毅。

兒子丑妮子，當年幼時，世祖喜歡他，曾讓他坐在御座旁。隨世祖征伐雲南，策馬下河，斫破戰船，打敗敵軍，皇上驚異他的勇敢，并告誡他别太輕率。己未年，跟隨世祖攻打宋朝，從鄂州回來後，去世。追封臨汾郡公，謚號顯毅。

子虎林赤，智勇絶人。阿里不哥之叛，出其家名馬，以助官軍。從幸

兒子虎林赤，智勇超人。阿里不哥反叛，他拿出家中的名馬，來幫助官軍。隨皇上駕臨和

和林，中道值大風，晝晦，敵猝至，擊走之；還，佩其大父金符，提點尚食、尚藥二局，歷尚膳使，兼司農。嘗入侍，帝問治天下何爲本，曰："重農爲本。"何爲先，曰："用賢爲先。用賢則天下治，重農則百姓足。"帝深善之，超拜宣徽使，辭，改僉院事，仍領尚膳使，卒。

子禿堅不花，襲世職爲尚藥、尚食局提點，世祖以故家子，獨奇之，謂他日可大用，使在左右。從征乃顏，軍次杭海，敵猝至，帝令急擊之。諸近侍見其勢盛，多畏避，禿堅不花即馳入其陣，疾戰，破走之，擒其首將以歸。移軍哈罕，大風，晝晦，敵兵千人，鼓噪以進，禿堅不花奮擊，身被十餘瘡，猶力戰，復大破之，帝奇其勇。杭海叛者請降，衆議以爲親犯王師，宜誅之，禿堅不花獨曰："杭海本吾人，或誘之以叛，豈其本心哉！且兵法，殺降不祥，宜赦之。"帝曰："禿堅不花議是。"以此益知其可用，升同僉宣徽院事。每論政帝前，言直而氣不懾，帝亦知其直。令察宿衛之士，有才器者以名聞，所論薦數十人，用之皆稱職，時論歸之。

成宗即位，諸侯王會于上京，凡芻餼宴享之節、賜予多寡、疏戚之分，無一不當其意，帝喜曰："宣徽得禿堅不花足矣。"進同知宣徽院事。四年，帝弗豫，召入侍疾，一食一飲，必嘗乃進，帝體既安，賜錢，不受，解衣賜之。嘗從巡幸，禁中衛士感奮有所欲言，帝命進而問之，皆曰："臣等宿衛有年矣，日膳充、歲賜以時者，誠荷陛下厚恩，亦由宣徽有能官禿堅不花其人也。"帝悦，賜

林，半路遇大風，天昏地暗，敵人突然出現，打跑敵人；回來，佩帶他祖父的金符，任尚食、尚藥二局提點，歷任尚膳使，兼司農。曾進宫侍奉，皇上問什麽是治理天下的根本，他説："重視農業是根本。"問什麽爲首，他説："任用賢才爲首。任用賢才天下就大治，重視農業百姓就富足。"皇上深以爲然，越級拜任宣徽使，推辭，改任徽政院僉事，照舊兼任尚膳使，去世。

兒子禿堅不花，世襲祖上官職做尚藥、尚膳局提點，世祖因他是世家子弟，獨獨覺得他與衆不同，以爲以後可派大用，讓他在身邊。跟隨征討乃顏，軍隊駐扎在杭海，敵人突然攻到，皇上下令趕緊還擊敵人。各貼身侍從見敵勢凶猛，多害怕而躲開，禿堅不花立即奔入敵人軍陣，奮力戰鬥，打跑敵人，活捉敵軍主將而回。移師哈罕，颳大風，白日昏暗，敵人一千多人，叫嚷而進，禿堅不花奮力戰鬥，受傷十多處，還奮力戰鬥，又大敗敵人，皇上很驚異他的勇敢。杭海反叛的人請求投降，輿論認爲他們冒犯王朝軍隊，應殺了他們，惟獨禿堅不花説："杭海本是我們的人，有人引誘他們反叛，哪裏是他們的本心呢！况且依兵法，殺投降者不吉利，應赦免他們。"皇上説："禿堅不花的建議對。"因此更知道他可以任用，升任同僉宣徽院事。每次在皇上面前談論政事，言辭直率而神色不懼，皇上也知道他耿直。命令他考察警衛人員，有才能的把名字報上來，他所推薦的幾十人，任用後都很稱職，當時輿論都稱贊他。

成宗即位，各侯王會聚上京，凡是草料及宴會的用度、賞賜的多少、親疏的分别，没有一處不合皇上心意，皇上高興地説："宣徽院有禿堅不花足够了。"升同知宣徽院事。四年，皇上有病，召他進宫侍候疾病，一口飯一碗水，一定嘗了纔端上，皇上身體恢復後，賜他錢，不受，脱下衣服賜給他。曾隨駕巡行，宫中衛士感動振奮有話要説，皇上命令他們上前并問他們，都説："臣等在宫中任警衛多年了，每天飯吃得飽、每年按時領取賞賜的原因，確實承蒙陛下大恩，也因爲宣徽院有能幹的官長禿堅不花這個人。"皇

珠袍，超拜宣徽使。辭曰："先臣服勤，於兹三世矣，位不過僉佐，臣何敢有加於先臣乎!"帝嘉其退讓，乃允其請。九年，北方乞禄倫部大雪，奏買駝、馬，補其死損，出衣幣於内府，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賜七寶笠。十年，帝病甚，入侍疾愈謹。及大漸，内難將作，揆以正義，無所回撓。

上很高興，賜給他珠袍，越級拜任宣徽使。他推辭説："臣祖上效力皇室，到臣這兒三代了，官不過僉事僚佐，臣怎麽敢超過祖宗呢?"皇上稱許他的謙虚退讓，就答應了他的請求。九年，北方乞禄倫部下大雪，他奏請買駱駝、馬匹，補充那些凍死損失的，從皇宫中拿出衣物錢財，親自前往供給災民，救活的有幾萬人，回朝，賜給七寶笠。十年，皇上病重，他進宫侍候疾病更小心。等皇上病危，内亂即將爆發，他按正當的道理處事，没有屈從。

武宗入即位，深嘉其忠，進階榮禄大夫，遥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復州新附軍萬户府達魯花赤。至大二年，詔出金帛，大賚北邊諸軍，以禿堅不花明習事宜，能不憚勞苦，使即軍中，與其帥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諸部大悦。帝深器之，拜宣徽使，出内藏兼金帶賜之，爲同官賈廷瑞所嫉。廷瑞請以宣徽院爲門下省，尚書省奏廷瑞擅易官制，帝大怒，欲殺之。禿堅不花力諫不可，帝曰："賈廷瑞毁卿不直一錢，卿何力言邪?"對曰："廷瑞所坐不當死，不敢以臣私隙，誤陛下失刑。"廷瑞遂得免。帝訪群臣以治道，禿堅不花以爲治國安民之實在於生財節用。帝嘉納焉。轉光禄大夫。

武宗即位後，深深嘉許他的忠誠，晋級榮禄大夫，遥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兼金州、復州新附軍萬户府達魯花赤。至大二年，朝廷下詔從府庫拿出金錢布帛，大賞北部邊疆各軍，因禿堅不花通曉事體，能不怕辛苦，派他到軍中，和軍隊主帥月赤察兒商定後分給各軍，各軍非常高興。皇上很器重他，拜任宣徽使，拿出宫中收藏的兼金帶賜給他，被同僚賈廷瑞所嫉妒。賈廷瑞請求把宣徽院改爲門下省，尚書省報告賈廷瑞擅自改變官制，皇上非常憤怒，要殺他。禿堅不花極力勸諫不能殺，皇上説："賈廷瑞詆毁你不值一錢，你爲什麽極力勸諫呀?"他回答説："賈廷瑞所犯罪不該判死刑，不敢因爲臣的私怨，誤使陛下量刑不當。"賈廷瑞終於得以免死。皇上問各位大臣治國方法，禿堅不花認爲治國安民的實質在於創造財富節約用度。皇上稱許并采納他的意見。改任光禄大夫。

仁宗即位，加金紫光禄大夫。延祐四年，朔方又被風雪爲災，禿堅不花請賑之如大德時，且出私家馬二百匹以爲助，賜錢酬其價，不受，解御衣賜之。托恩幸以求賞者，輒抑弗予。帖失、王廷顯，皆同官也，帝賜帖失海舶，禿堅不花曰："此軍國之所資，上不宜賜，下不宜受。"帝賜廷顯玉帶，廷顯欲取太官羊錢一萬五千緡充其價，又執不可。於是怨之者衆。七年，以疾去官。

仁宗即位，加金紫光禄大夫。延祐四年，北方又遭風雪成災，禿堅不花請求像大德時一樣賑濟災民，并拿出自己家的馬二百匹作爲資助，皇上賜給錢算獻馬的錢，他不接受，皇上脱御衣賜給他。依靠受寵而求取賞賜的，他就壓下不給。帖失、王廷顯，都是相同的官，皇上賜給帖失海船，禿堅不花説："這是軍國所依賴的，君上不應賜人，臣下不應接受。"皇上賜王廷顯玉帶，王廷顯想拿太官羊錢一萬五千緡當玉帶的錢，他又堅持不同意。因此恨他的人很多。七年，因病離任。

英宗即位，帖失竟譖殺之，後帖

英宗登位，帖失終於進讒言殺了他，後來帖

失以大逆伏誅，事乃白，贈推忠宣力守諒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冀國公，謚忠隱。後進封冀安王；加贈其曾祖昔剌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太保，進封絳國公；祖丑妮子崇德效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柱國，追封絳國公；父虎林赤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進封臨汾王。

子班卜、忽里台、也速古、秃忽赤，皆至顯官。

劉哈剌八都魯

劉哈剌八都魯，河東人，本姓劉氏，家世業醫。至元八年，世祖駐蹕白海，以近臣言，得召見。世祖謂其目有火光，異之，遂留侍左右，初賜名哈剌斡脱赤。十七年，擢太醫院管勾。昔里吉叛，宗王别里鐵穆而奉命往征之，帝諭哈剌八都魯曰："當行者多避事，汝善醫，復習騎射，能從行乎?"對曰："事君不辭難，臣不行將何爲!"即請授甲，帝曰："汝安用甲?"對曰："臣願備一戰士。"帝曰："醫，汝事也，甲不可得。"惟賜以環刀、弓矢、裘馬等物。將行，聞母疾，請歸省，帝命給驛而歸。既見母，不敢以遠役告，母亦微知之，謂曰："汝第行，我疾安矣。"遂即辭去，忍淚不下，而鼻血暴出，數里弗止，馳至王所。

一日，獵於野，有狐竄草中，王射之，不中，哈剌八都魯一發中之，王大喜。王妃有疾，與藥即愈，王又喜，奏爲其府長史。及將戰，從王請甲，王曰："上不與汝，我何敢與!"因留之，使領輜重。哈剌八都魯不肯，曰："大丈夫當效命行陣，乃守營帳如婦人耶!"見有甲者，飲以酒，高價取之，明日，被以往。王望見其

失因大逆不道被殺，真相大白，追贈秃堅不花推忠宣力守諒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冀國公，謚號忠隱。後來進封冀安王；加贈他曾祖昔剌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太保，進封絳國公；贈祖父丑妮子崇德效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柱國，追封絳國公；贈他父親虎林赤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進封臨汾王。

兒子班卜、忽里台、也速古、秃忽赤，都做到大官。

劉哈剌八都魯，河東人，本姓劉，家中世代行醫爲業。至元八年，世祖暫住白海，由身邊親近臣子推薦，得以召見。世祖説他眼有火光，覺得奇異，於是留他在身邊侍奉，當初賜名哈剌斡脱赤。十七年，提升太醫院管勾。昔里吉反叛，宗王别里鐵穆而奉命前往征伐他，皇上告訴哈剌八都魯説："當去的多避而不去，你善於醫道，又通曉騎馬射箭，能隨他去麽?"回答説："事奉君上不辭艱難，臣不去又幹什麽呢！"立即請求授予他鎧甲，皇上説："你哪用得上鎧甲?"回答説："臣願當一個戰士。"皇上説："當醫生，是你的事，鎧甲不能拿。"衹賜給環刀、弓、箭、衣裘車馬等物什。準備出發，聽説母親病了，請求回家探視，皇上命令供給車子回家。見到母親後，不敢把出遠差告訴她，母親也隱約知道，便對他説："你衹管走，我病好了。"於是馬上告辭離開，强忍着淚，但鼻血大流，幾里路不止，奔到宗王住處。

一天，到野外打獵，有狐狸在草中竄，宗王射狐狸，不中，哈剌八都魯一箭射中，宗王非常高興。王妃有病，他給了藥就好了，宗王又很高興，奏請讓他做王府長史。等即將交戰，他向宗王要鎧甲，宗王説："皇上不給你，我怎敢給！"於是留下他，讓他管輜重。哈剌八都魯不願意，他説："大丈夫應效力軍中，却要像個女人守營房!"他見有鎧甲的，就給那人酒喝，用高價换來鎧甲，第二天，穿着前去。宗王看見他穿着鎧

介而馳走，使人問之，免冑曰：“我也。”因慨然曰：“一人興善，萬人可激，我爲萬人激耳！”中道，三遇賊，賊射之，皆不中。王喜甚，解衣衣之曰：“此所以識也。”

師次金山，路隘，頓兵未能進，有使者云自脱忽王所來，曰：“我受太祖分地，守此不敢失。凡上所使與昔里吉之過我者，吾并飲食供給之，無異心也。且願見天子，而道遠無援，今聞王來甚喜，得一見可乎？”王以爲信，左右曰：“此詐也，脱忽所居要害，殆與昔里吉爲耳目，願勿聽。”乃羈其人，遣兵間道窺之，獲其游騎三十人，訊之得其情，知脱忽方飲酣。遂出其不意，進擊，大敗之，因獲昔里吉所遣使，知其不爲備，又乘勢進擊，大破擒之，王乃命哈剌八都魯獻俘行宫。帝見其瘠甚，輟御膳羊胾以賜，既拜受，先割其美者懷之。帝問其故，對曰：“臣始與母訣，今歸，母幸存，請以君賜遺之。”帝嘉其志，命自今凡賜之食，必先賜其母。以功授和林等處宣慰副使，賜與甚厚。二十三年，升同知宣慰司事。二十四年，又升宣慰使。

二十五年，海都犯邊，尚書省以和林屯糧，當得知緩急輕重者掌其出納，奏用怯伯。帝曰：“錢穀非怯伯所知，哈剌斡脱赤可使也。”進階嘉議大夫，職如故，使怯伯與俱。

二十六年，海都兵至，皇子北安王使報怯伯，率其民避去。怯伯與哈剌八都魯南行六日，止八兒不剌，距海都軍五六十里。怯伯大懼曰：“事急矣，不如順之。”哈剌八都魯語其弟欽祖、榮祖曰：“怯伯有二心矣。”遂潛遁，與探馬赤千户忽剌思遇，從騎

甲打着馬跑，派人問他，他摘下頭盔說：“是我。”接着慨嘆說：“一個人出來做好事，一萬人能受到激勵，我要做激勵萬人的人！”半路上，三次遇上賊兵，賊兵射他，都不中。宗王高興得很，脱下衣服給他穿上說：“這是紀念。”

軍隊駐扎在金山，路窄，軍隊停下未能前進，有使者稱從脱忽王處來，說：“我受太祖封地，守在這兒不敢丢。凡是皇上派的使者和昔里吉派的人經過我這裏的，我都供給他們飲食，没有異心。還希望見天子，但路遠無援，現在聽説王爺來了很高興，能見一面麽？”宗王以爲真的，身邊人說：“這是假的，脱忽守的是要害，大概是給昔里吉做耳目，希望别聽他的。”於是留住那個人，派兵暗中偵察，俘虜他們的游擊騎兵三十人，審問他們獲得實情，知道脱忽正喝酒喝得高興。於是出其不意，進軍攻打，大敗脱忽，接着俘虜昔里吉所派的使者，得知昔里吉未作防備，又乘勢進攻，大敗昔里吉并俘獲了他，宗王就命令哈剌八都魯到行宫獻俘虜。皇上見他瘦得很，讓出自己吃的羊肉賜給他，他下拜接受之後，先割下其中好的揣在懷裏。皇上問他這樣做的原因，他回答說：“臣當初和母親告别，如今回家，母親僥幸還活着，請允許把君上賜的肉送給她。”皇上稱贊他的孝心，下令從今凡是賜給他食品，一定先賜給他母親。因功授任和林等處宣慰副使，賞賜很多。二十三年，升宣慰司同知。二十四年，又升宣慰使。

至元二十五年，海都入侵邊疆，尚書省認爲和林屯有糧食，應得到一個知道輕重緩急的人掌管糧食出納，奏請任用怯伯。皇上說：“錢糧不是怯伯所懂的，哈剌斡脱赤可用。”晋級嘉議大夫，職位如舊，讓怯伯和他同去。

至元二十六年，海都兵到，皇子北安王派人報知怯伯，要他率當地百姓躲開。怯伯和哈剌八都魯向南走了六天，停在八兒不剌，離海都兵五六十里。怯伯非常害怕說：“事情緊急了，不如投降他們。”哈剌八都魯對他弟弟欽祖、榮祖說：“怯伯有二心了。”於是暗中逃脱，和探馬赤千户忽剌思相遇，帶了騎兵一百多人，哈剌八都魯問

百餘人，問之，忽剌思曰："吾在海都軍中，聞怯伯反，宣慰脱身歸報天子，我故追以來。"哈剌八都魯察其誠，與之謀，結陣乘高立於西南，令之曰："吾將往責怯伯，汝曹勿動，見吾執弓而起，即相應也。"既見怯伯，怯伯盛言海都之令以威之。哈剌八都魯詭辭自解，得間，疾趨。忽剌思整陣以出，怯伯遣騎來追，屢拒却之。道遇送軍裝者，因護之至鹽海。及入見，帝喜曰："人言汝陷賊，乃能來耶！"命與酒饌。顧謂侍臣曰："譬諸畜犬，得美食而棄其主，怯伯是也。雖未得食而不忘其主，此人是也。"更其名曰察罕斡脱赤，賜以鈔五千貫，頓首辭謝，乞以所賜與同來者。帝特命受之，而令中書定其同來者之賞有差。

二十七年，遷正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奏曰："臣累戰而歸，衣裘盡弊。河東，臣故鄉也，願乞錦衣以爲榮。"帝以金織文衣賜之。居二年，召還，帝諭之曰："自此而北，乃顔故地曰阿八剌忽者，產魚，吾今立城，而以兀速、憨哈納思、乞里吉思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汝往爲宣慰使，仍別賜汝名曰小龍兒，或曰哈剌八都魯，汝可自擇之。"對曰："龍，非臣下所敢承。"帝曰："然則哈剌八都魯可也。"復賜以綉衣、玉帶，及鈔五千貫，其爲人主所眷注如此。既至，定市里，安民居。一日，得魚九尾，皆千斤，遣使來獻。俄召還。

三十一年春，世祖崩，太傅伯顔奉皇太后旨，命之曰："東方汝嘗鎮之，今以屬汝，勿俟制命。"乃以爲咸平宣慰使。元貞元年，召爲御史中丞，行至懿州，病卒。

他，忽剌思説："我在海都軍中，聽説怯伯反叛，宣慰脱身回朝報告天子，我所以追着來了。"哈剌八都魯看他是誠心的，和他商議，結成陣式登高站在西南面，命令他説："我要去責駡怯伯，你們别動，看到我拿着弓起來，馬上接應。"見到怯伯後，怯伯大談海都的好處來威逼引誘他，哈剌八都魯詭辯自解，得個空子，趕緊逃跑。忽剌思整軍而出，怯伯派騎兵來追，忽剌思多次擋住并打退他們。路上遇到送軍裝的，於是護送他們到鹽海。等進宫見皇上，皇上高興地説："人説你被賊兵抓了，竟能回來呀！"命令給他酒菜。回頭對侍臣説："好比養狗，得到好吃的就丢下他的主人，像怯伯就是。雖然没有得到食物但不忘他的主人，這個人就是。"爲他改名叫察罕斡脱赤，賜給錢五千貫，他磕頭推辭，請求把所賜錢財給和他同來的人。皇上特地命令他收下，并命中書決定給予和他同來的人的賞賜不等。

至元二十七年，升正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他上奏説："臣屢經交戰而回，衣服都破了。河東，是臣的故鄉，希望賜給錦衣以爲榮耀。"皇上以金絲織成花紋的衣服賜給他。過了兩年，召回，皇上告訴他説："從這裏往北，是乃顔的老地方叫阿八剌忽的，出產魚，我現在建城，讓兀速、憨哈納思、乞里吉思三個部落的人住那兒，命名這座城叫肇州。你去做宣慰使，又另賜你名字叫小龍兒，或叫哈剌八都魯，你可自己選一個。"他回答説："龍，不是臣下所敢當的。"皇上説："那麽就叫哈剌八都魯行了。"又賜給綉衣、玉帶，以及錢五千貫，他受皇上愛憐關注就像這樣。到肇州後，劃定里巷，安置居民。一天，得到九條魚，每條都有一千斤，他派使者入朝進貢。不久受召回朝。

三十一年春，世祖駕崩，太傅伯顔奉皇太后旨意，命令他説："東方你曾鎮守過，現在把它交給你，遇事别等朝廷命令。"於是任他爲咸平宣慰使。元貞元年，召爲御史中丞，走到懿州，病逝。

石抹明里　*石抹曷魯*

石抹明里，契丹人，姓石抹，世典内膳。國制，内膳爲近臣，非篤敬素著者不得爲。明里祖曷魯，事太祖，睿宗嘗求之於帝，帝聽以其僚十人往，敕之曰：“皇子方總兵闢地，朕輟爾以事之。能以事朕之恭事之，將用黄金覆周汝身矣。”顯懿莊聖皇后語憲宗、世祖曰：“曷魯事太祖，聖躬或小不豫，其烹庖之精，百倍平日，汝兄弟當終始遇之。”睿宗嘗從太宗西征，在道絶汲，曷魯晨起，聚草上霜，煮羹以進。睿宗問曰：“何從得水?”因告之故，師還，賜金帛甚厚。年八十卒。

石抹明里，契丹人，姓石抹，世代主管宫中膳食。根據國家制度，管宫中膳食是皇上親近的臣子，不是篤厚恭敬素有名聲的不能做。明里的祖父曷魯，伺候太祖，睿宗曾向皇上要他，皇上聽任他帶着十個同僚前去，告誡他説：“皇子正領兵開闢疆域，朕不用你，讓你去伺候他。你能用伺候朕的恭敬伺候他，將來就用黄金遮蓋你全身。”顯懿莊聖皇后對憲宗、世祖説：“曷魯伺候太祖，皇上身體有時稍有不舒服，他烹調之精心，是平時的一百倍，你們兄弟要始終好好待他。”睿宗曾隨太宗西征，在路上斷了水，曷魯清晨起來，收集草上的霜，煮羹湯呈上。睿宗問他説：“從哪兒弄到水?”於是告訴睿宗緣故，軍隊回朝，賜給他很多金帛。八十歲去世。

中統初，明里入見，世祖令侍臣送明里於裕宗，且曰：“明里，朕親臣之子也，今以事汝，令典膳事。”已而世祖嘗命裕宗：令從人十人來，朕將行賞焉。十人者至帝前，四人列於明里上，帝曰：“第五人非明里耶?”對曰：“然。”帝曰：“上之。”明里越一人立，帝又曰：“更上之。”明里又越一人立，帝曰：“止。”賜金紋衣一襲。明里出，侍臣以明里後來反居上，相與耳語，帝聞之曰：“明里之祖曷魯，事太祖、睿宗以及朕兄弟，爾時汝輩安在？顧謂後來耶!”帝親討反者於北方，明里請備持矛，師還第功，賜白金百兩。至元二十八年，爲典膳令。

中統初年，明里入宫見駕，世祖命令侍臣送明里給裕宗，并説：“明里，是朕親近的臣子的兒子，現在讓他伺候你，讓他管膳食。”不久世祖曾命令裕宗：讓你的隨從十個人來，朕要賞賜他們。十個人到皇上面前，四個人排在明里前面，皇上説：“第五個人不是明里麽?”回答説：“是。”皇上説：“往前排。”明里走過一個人站住，皇上又説：“再往前。”明里又越過一個人站住，皇上説：“停。”賜給金絲花紋衣服一套。明里出宫，侍臣因爲明里後來反而居上，相互嘀咕，皇上聽到後説：“明里的祖父曷魯，伺候太祖、睿宗及朕兄弟，那時你們在哪裏？反而説他後來呀！”皇上親自到北方討伐反叛的人，明里請求參軍，軍隊回朝論功，賜白銀一百兩。至元二十八年，任典膳令。

成宗即位，加朝列大夫，賜金帶，又賜御衣一襲、鈔萬五千貫，詔曰：“明里舊臣，其令諸子入宿衛，可假禮部尚書，進階嘉議大夫，食尚書禄以老。”

成宗登位，加任朝列大夫，賜金帶，又賜御衣一套、錢一萬五千貫，下詔説：“明里是老臣，命令他的幾個兒子進宫任警衛，可讓他代理禮部尚書，晋級嘉議大夫，享用尚書俸禄養老。”

武宗即位，詔曰：“明里夫婦，歷事帝后，保抱朕躬，朕甚德之。可特令明里榮禄大夫、司徒；其妻梅

武宗登位，下詔説：“明里夫妻，歷事皇上皇后，撫養朕，朕很感激他們。可特别任命明里爲榮禄大夫、司徒；他妻子梅仙，封順國夫人。

仙，封順國夫人。賜黄金二百五十兩、白金千五百兩、衣一襲。”

仁宗在東宫，語宫人曰：“昔朕有疾甚危，徽仁裕聖皇后憂之，梅仙守視，不解帶者七十日。今不敢忘，其賜明里寶帶、錦衣、輿及四騾。”至大三年二月卒，年六十有九。子皆顯貴。

賜黄金二百五十兩、白銀一千五百兩、衣服一套。”

仁宗做太子時，對宫人説：“從前朕有病很危險，徽仁裕聖皇后擔心我，梅仙守護，七十天不脱衣服。如今不敢忘記，賜明里寶帶、錦衣、車子及四匹騾子。”至大三年二月去世，時年六十九歲。兒子都做大官。

謝仲温 謝睦歡

謝仲温，字君玉，豐州豐縣人。父睦歡，以貲雄鄉曲間。大兵南下，轉客兀剌城。太祖攻西夏，過其城，睦歡與其帥迎降。從攻西京，睦歡力戰先登，連中三矢，仆城下。太宗見而憐之，命軍校拔其矢，縛牛，剖其腸，裸而納諸牛腹中，良久乃蘇。誓以死報，每遇敵，必身先之，官至太原路金銀鐵冶達魯花赤。

仲温豐頤廣顙，聲音洪亮，略涉書史。壬子歲，見世祖於野狐嶺，命備宿衛，凡所行幸，必在左右。丙辰，城上都，仲温爲工部提領，董其役。帝曰：“汝但執梃，雖百千人，寧不懼汝耶！”己未，大軍圍鄂，令督諸將。時守江軍士乏食，仲温教之罾魚，以充其食，帝喜謂侍臣曰：“朕思不及此。飲以駝乳，他日不忘汝也。”一夕，帝聞敵軍讙噪，命警備，仲温奉繩床，帝憑其肩以行，至旦不能寐。

謝仲温，字君玉，豐州豐縣人。父親謝睦歡，因錢財稱雄鄉里。大軍南下，遷徙客居兀剌城。太祖攻西夏，經過這座城，謝睦歡和守城將領開城迎接并投降。跟隨攻打西京，謝睦歡全力戰鬥率先登城，連中三箭，倒在城下。太宗見了很愛憐他，命令軍校拔下箭，綁好牛，挖出牛腸，把睦歡脱光放在牛腹中，好久纔醒。他發誓要用死來報答太宗，每次遇到敵人，一定自己先赴敵，官做到太原路金銀鐵冶達魯花赤。

謝仲温胖下巴寬額頭，聲音洪亮，略通典籍。壬子年，在野狐嶺見世祖，命令他充警衛，凡是皇上巡行，他必定在身邊。丙辰年，建上都城，仲温任工部提領，負責這一工程。皇上説：“你衹要拿着木棒，即使有千百人，能不怕你嗎！”己未年，大軍包圍鄂州，命令他督率衆將。當時守長江的士兵缺糧，仲温教他們捕魚，來當食糧，皇上高興地對侍臣説：“朕考慮不到這一點。給他喝駱駝奶，以後不會忘了你。”一天晚上，皇上聽到敵軍中很喧鬧，命令警戒，謝仲温捧繩床，皇上扶着他肩膀走，到天亮都没能睡。

中統元年，擢平陽、太原兩路宣撫使；二年，改西京。至元九年，遷順德路總管。時方用兵江淮，有寡婦鬻子以償轉輸之直，仲温出俸金贖還之。十六年，爲湖南宣慰使。二十二年，改淮東。歲旱，仲温導白水塘溉民田，公私賴焉。

三十年春，入見，帝曰：“汝非謝仲温乎？朕謂汝死矣！”從容語及

中統元年，提升平陽、太原兩路宣撫使；二年，改任西京宣撫使。至元九年，升順德路總管。當時正用兵江淮，有寡婦賣兒子來償付軍需運輸的費用，謝仲温拿出俸銀贖回孩子還給她。十六年，任湖南宣慰使。二十二年，改淮東宣慰使。這年乾旱，仲温引白水塘的水灌溉百姓的農田，公家私人都靠了他。

至元三十年春，入朝見皇上，皇上説：“你不是謝仲温麽？朕以爲你死了呢！”他不慌不忙

攻鄂時事，帝喜甚，諭曰："汝將復官乎？朕當爲卿擇之。"對曰："臣老矣，無能爲也，一子早亡，惟有孫孛完，幸陛下憐之。"即日命備宿衛。大德六年卒，年八十。

地談到攻打鄂州時的事，皇上高興得很，告訴他說："你要恢復做官麽？朕將爲你選個官。"他回答説："臣老了，不能做什麽了，一個兒子早死，衹有孫子孛完，希望陛下可憐他。"當日命令孛完充任宫中警衛。謝仲温大德六年去世，八十歲。

子蘭，江州達魯花赤，先卒。孫孛完，承事郎、冀寧等路管民提舉司達魯花赤。

兒子謝蘭，江州達魯花赤，先死。孫子孛完，任承事郎、冀寧等路管民提舉司達魯花赤。

高觿

高觿，字彦解，渤海人。世仕金，祖彝，徙居上黨。父守忠，國初爲千户。太宗九年，從親王口溫不花攻黄州，殁于兵。

高觿，字彦解，渤海人。祖上在金朝做官，祖父高彝，遷居上黨。父親高守忠，本朝初年任千户。太宗九年，隨親王口温不花攻打黄州，死於軍中。

觿事世祖，備宿衛，頗見親幸。至元初，立燕王爲皇太子，詔選才俊士充官屬，以觿掌藝文，兼領中醖、宫衛監門事，又監作皇太子宫，規制有法，帝嘉之，錫以金幣、厩馬，因賜名失剌。十八年，授中議大夫、工部侍郎，行同知王府都總管府事。十九年春，皇太子從帝北幸。時丞相阿合馬留守大都，專權貪恣，人厭苦之。益都千户王著與高和尚等，因構變謀殺之。

高觿事奉世祖，充任宫中警衛，很受親近寵幸。至元初年，立燕王做皇太子，皇上下詔選拔有才學的人充當太子屬官，用高觿掌管文學，兼任中醖、宫衛監門事，又監督造皇太子宫，規格有法度，皇上嘉獎他，賜給金幣、馬匹，并賜名失剌。十八年，授任中議大夫、工部侍郎，兼王府都總管府同知。十九年春，皇太子隨皇上北上。當時丞相阿合馬留守大都，獨攬大權，貪婪放肆，人們痛恨他。益都千户王著和高和尚等，乘機發難謀殺他。

三月十七日，觿宿衛宫中，西蕃僧二人至中書省，言今夕皇太子與國師來建佛事。省中疑之，俾嘗出入東宫者，雜識視之，觿等皆莫識也，乃作西蕃語詢二僧曰："皇太子及國師今至何處？"二僧失色。又以漢語詰之，倉皇莫能對，遂執二僧屬吏。訊之皆不伏，觿恐有變，乃與尚書忙兀兒、張九思，集衛士及官兵，各執弓矢以備。頃之，樞密副使張易，亦領兵駐宫外。觿問："果何爲？"易曰："夜後當自見。"觿固問，乃附耳語曰："皇太子來誅阿合馬也。"夜二鼓，忽聞人馬聲，遥見燭籠儀仗，將

三月十七日，高觿住宫中值勤，西蕃兩個和尚到中書省，説今晚皇太子和國師來做佛事。省裏懷疑他們，派曾進出東宫的人，都來辨認，高觿等都不認識他們，於是用西蕃話問兩個和尚説："皇太子和國師現在到了哪裏？"兩和尚變了臉色。又用漢語問他們，二人緊張得不能回話，於是抓住兩個和尚交官。審問他們都不招供，高觿怕有變故，就與尚書忙兀兒、張九思，集合衛士及官兵，各自拿着弓箭防備着。過了一會兒，樞密副使張易，也領兵駐扎宫外。高觿問："究竟爲了什麽？"張易説："天黑之後你可以自己看到。"高觿堅持追問，纔貼在耳邊説："是皇太子來殺阿合馬。"夜間二更天，忽然聽到人馬聲，遠遠見到燈籠儀仗，快到宫門，其中一人上前喊

至宫門，其一人前呼啓關，觿謂九思曰："他時殿下還宫，必以完澤、賽羊二人先，請得見二人，然後啓關。"觿呼二人不應，即語之曰："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也?"賊計窮，趨南門。觿留張子政等守西門，亟走南門伺之。但聞傳呼省官姓名，燭影下遥見阿合馬及左丞郝禎已被殺。觿乃與九思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高和尚等皆潰去，惟王著就擒。黎明，中丞也先帖木兒與觿等，馳驛往上都，以其事聞。帝以中外未安，當益嚴武備，遂勞使遣亟還。高和尚等尋皆伏誅。

開門，高觿對張九思説："平時殿下回宫，必定讓完澤、賽羊二人走前頭，讓我們看到這兩人，然後開門。"高觿喊二人不答應，就問他們説："皇太子平時没有走過這個門，今天爲什麽來這裏呢?"賊人無計可施，奔向南門。高觿留張子政等守西門，自己急忙跑到南門等他們。衹聽傳喊中書省官員姓名，燈影下遠遠望見阿合馬及左丞郝禎已被殺。高觿就和張九思大喊説："這是賊人！"喝令衛士趕緊逮捕他們，高和尚等人都逃走，衹有王著被捉。黎明，中丞也先帖木兒和高觿等，騎驛馬去上都，把這件事報告皇上。皇上因爲宫内外没有安定，應當更嚴格戒備，於是慰問使者派他們趕緊回來。高和尚等不久都被誅殺。

二十二年，遷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司事，兼少府監。久之，遷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卒，年五十三。

至元二十二年，升嘉議大夫，大都留守司同知，兼少府監。過了好長時間，升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去世，五十三歲。

張九思

張九思，字子有，燕宛平人。父滋，薊州節度使。至元二年，九思入備宿衛，裕皇居東宫，一見奇之，以父廕當補外，特留不遣。江南既平，宋庫藏金帛輸内府，而分授東宫者多，置都總管府以主之，九思以工部尚書兼府事。

張九思，字子有，燕地宛平人。父親張滋，薊州節度使。至元二年，張九思進宫充任警衛，裕皇做太子，一見他覺得奇特，憑他父親恩蔭應當補外任，特地留下他不發派。江南平定後，宋朝府庫收藏的金錢布帛運到宫中倉庫，而分給東宫的很多，設都總管府來主管這些財物，張九思以工部尚書身份兼管府中事務。

十九年春，世祖巡幸上都，皇太子從，丞相阿合馬留守。妖僧高和尚、千户王著等謀殺之，夜聚數百人爲儀衛，稱太子，入健德門，直趨東宫，傳令啓關甚遽。九思適直宿宫中，命主者不得擅啓關，語在《高觿傳》。賊知不可紿，循垣趨南門外，擊殺丞相阿合馬、左丞郝禎。時變起倉卒，且昏夜，衆莫知所爲，九思審其詐，叱宿衛士并力擊賊，盡獲之。賊之入也，矯太子命，徵兵樞密副使張易，易不加審，遽以兵與之，易既坐誅，而刑官復論以知情，將傳首四

至元十九年春，世祖巡視上都，皇太子隨從，丞相阿合馬留守。妖僧高和尚、千户王著等謀殺阿合馬，夜間聚集幾百人做儀仗和衛隊，謊稱是太子，進健德門，直奔東宫，下令開門很急。張九思正好值勤住宫中，命令管門的不得擅自開門，事見《高觿傳》。賊人知道不能騙他，沿城墻奔南門外，攻殺丞相阿合馬、左丞郝禎。當時變化來得倉促，并且是黑夜，大家都不知是幹什麽，張九思察知賊人的詭計，喝令宫中衛士合力攻擊賊人，全部抓住。賊人進宫時，假稱太子的命令，召集樞密副使張易的軍隊，張易不加審察，急忙把軍隊交給賊人，張易坐罪被殺，法官又以他知道内情來判他，要傳頭天下示衆。張

方。九思啓太子曰："張易應變不審，而授賊以兵，死復何辭！若坐以與謀，則過矣，請免傳首。"皇太子言於帝，遂從之。九思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流矢卒，怨家誣爲賊黨，將籍其孥，九思力辯之，得不坐。

阿合馬既敗，和禮霍孫拜右丞相，中書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薦。是年冬，立詹事院，以九思爲丞，遂舉名儒上黨宋道、保定劉因、曹南夾谷之奇、東平李謙，分任東宫官屬。二十二年，皇太子薨，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也，奈何罷之！"衆以爲允。

三十年，進拜中書左丞，兼詹事丞。明年，世祖崩，成宗嗣位，改詹事院爲徽政，以九思爲副使；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會修《世祖》、《裕宗實録》，命九思兼領史事。大德二年，拜榮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五年，加大司徒。六年，進階光禄大夫，薨，年六十一。子金界奴，光禄大夫、河南省右丞。

九思報告太子說："張易應付事變不審慎，因而把軍隊交給了賊人，死又有什麼說的！如果以同謀判他，就過分了，請免去傳頭示衆。"皇太子報告皇上，於是聽從了他。張九思攻打賊人時，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軍中，中冷箭死，仇家誣陷他是賊人同黨，要没入他妻兒子女充官，張九思極力爲他辯護，得以不判罪。

阿合馬垮後，和禮霍孫拜任右丞相，中書省日常事務革新，省部用人，多是他推薦。這年冬，設詹事院，以張九思爲丞，於是他推舉名儒士上黨宋道、保定劉因、曹南夾谷之奇、東平李謙，分别擔任東宫屬官。二十二年，皇太子逝世，朝廷商議要廢除詹事院，張九思大聲說："皇孫，是宗廟和社稷人心所向；詹事，是用來輔佐他成就道德的，爲什麼廢除它！"大家認爲他的話公正。

至元三十年，升任中書左丞，兼詹事丞。第二年，世祖駕崩，成宗繼位，改詹事院爲徽政院，任張九思爲徽政院副使；十一月，升資德大夫、中書右丞。適逢編《世祖》、《裕宗實録》，命令張九思兼領史事。大德二年，拜任榮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五年，加任大司徒。六年，晉升光禄大夫，去世，六十一歲。兒子金界奴，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右丞。

王伯勝

王伯勝，霸州文安人。兄伯順，給事内廷，爲世祖所親幸，因以伯勝入見，命使宿衛。時伯勝年十一，廣額巨鼻，狀貌屹然，帝顧謂伯順曰："此兒當勝卿，可名伯勝。"帝嘗沃盥，水温冷甚稱旨，問進水爲誰，内侍李邦寧曰："伯勝。"帝曰："此兒他日必知爲政，達人情矣。"

至元二十五年，從征乃顏，以功授朝列大夫、拱衛直都指揮使。元貞元年，賜金虎符，進階嘉議大夫。成宗即位，復進通議大夫。初，拱衛直隸教坊，衛卒多市井無賴，竄名宿

王伯勝，霸州文安人。哥哥王伯順，供職宫中，受世祖親近寵幸，乘機帶伯勝進宫見駕，命令他任宫中警衛。當時王伯勝十一歲，寬額頭大鼻子，形貌偉岸，皇上回頭對王伯順說："這孩子應勝過你，可起名伯勝。"皇上曾盥洗，水温凉很合皇上心意，問送水的是誰，内侍李邦寧說："王伯勝。"皇上說："這孩子以後一定懂得治理政事，因爲他通達人情。"

至元二十五年，跟隨皇上征伐乃顏，因功授任朝列大夫、拱衛直都指揮使。元貞元年，賜金虎符，晉升嘉議大夫。成宗登位，又晉升通議大夫。當初，拱衛直屬教坊，衛兵多是市井無賴，改名進宫任警衛，等王伯勝做指揮使，就全招募

衛，及伯勝爲指揮使，乃盡募良家子易之。五年，扈從上都，天久雨，夜聞城西北有聲如戰鼙然，伯勝率衛卒百人出視之，乃大水暴至，立具畚鍤，集土石、氈罽以塞門，分决壕隍以泄其勢，至旦始定，而民弗知。丞相完澤以聞，帝嘉之。九年，以侍成宗疾，忤安西王，出爲大寧路總管，伯順亦出爲梁王傅。

武宗即位，召拜通奉大夫、也可扎魯花赤、刑部尚書。至大二年，加右丞。明年，進銀青榮禄大夫、大都留守，兼少府監。初，大都土城，歲必衣葦以禦雨，日久土益堅，勞費益甚，伯勝奏罷之。

仁宗立，正百官品秩，降授資德大夫，尋復升榮禄大夫，拜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遼陽省治懿州，州弊陋，民不知學。伯勝始至，爲增郡學弟子員，擇賢師以教之。使客至，無所舍，皆館于民，民苦之，伯勝乃擇隙地爲館廐，度閑田百頃，募民耕種，以廩餼之。歲大旱，伯勝齋戒以禱，禱畢即雨，人謂之平章雨。延祐二年，召爲大都留守，遼陽民狀其行事，言於中書，乞留伯勝，不報，民涕泣而去。三年，特授銀青榮禄大夫。

至治二年，賜金虎符，授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大都屯田事，仍大都留守。奉詔監修文武樓，創咸寧殿，建太廟。泰定三年冬，以疾卒。賜翊忠宣力保惠功臣、太保、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忠敏。

長子恪，初名安童，累官至兵部尚書，南臺治書侍御史，僉宣徽院事；次馬兒，以宣武將軍襲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孫善果襲。

伯順官至大司徒。

清白人家子弟替换他們。元貞五年，護衛皇上到上都，天長時間下雨，夜間聽到城西北有聲音像戰鼓響，王伯勝率衛兵一百人出去看，是大水突然襲來，立即準備畚箕土鍤，聚集土石、氈子用來堵城門，分別挖開濠溝來排泄水勢，到天亮纔安定了，而百姓不知道。丞相完澤把這事報告皇上，皇上稱贊他。九年，因伺候成宗的病，冒犯安西王，貶出京城做大寧路總管，王伯順也出京任梁王傅。

武宗登位，召入拜任通奉大夫、也可扎魯花赤、刑部尚書。至大二年，加任右丞。第二年，晋升銀青榮禄大夫、大都留守，兼少府監。當初，大都用土築城，每年總要蓋上葦子來擋雨，時間長了土更堅實，耗費更厲害，王伯勝奏請免除。

仁宗登位，定百官品級，他降任資德大夫，不久又升榮禄大夫，拜任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遼陽省治所在懿州，該州破敗簡陋，百姓不懂學習。伯勝剛到，爲他們增加郡學學生名額，選好老師來教他們。使者到了，没有住處，都住百姓家，百姓恨這種事，伯勝就選空地造旅館馬厩，量閑田一百頃，招募百姓耕種，拿糧供給旅客。大旱年，伯勝齋戒祈禱，祈禱完了就下了雨，人稱這場雨叫平章雨。延祐二年，受召任大都留守，遼陽百姓把他的事迹寫成狀子，報告中書，請求留下伯勝，没有回音，百姓流淚而去。三年，特别授任銀青榮禄大夫。

至治二年，賜金虎符，授任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理大都屯田事務，仍任大都留守。奉命主持修建文武樓，造咸寧殿，建太廟。泰定三年冬，因病去世。賜翊忠宣力保惠功臣、太保、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謚號忠敏。

長子王恪，最初取名王安童，歷任兵部尚書，南臺治書侍御史，宣徽院僉事；次子馬兒，以宣武將軍襲任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孫子善果繼襲。

王伯順官至大司徒。

元史卷一百七十

列傳第五十七

尚文

尚文，字周卿，世爲祁州深澤人，後徙保定，遂占籍焉。文幼穎悟，負奇志。張文謙宣撫河東，參政王椅薦其才，遂辟掌書記。未幾，西夏行中書省復辟之。至元六年，始立朝儀，太保劉秉忠言於世祖，詔文與諸儒，采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於今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文掌焉。七年春二月，朝儀成，百官肄習，帝臨觀之，大悦，遂爲定制。冬十一月，立侍儀司，擢右直侍儀使，轉司農都事。

十七年，出守輝州。時河朔大旱，輝獨以禱得雨，境内大稔。懷孟民馬氏、宋氏，誣伏殺人，積歲獄不能决，提刑使者命文讞以論報。文推迹究情，得獄吏、獄卒羅織狀，兩獄皆釋。十九年，進户部郎中，奏罷懷、衛竹税提舉司，民便之。

二十二年，除御史臺都事。行臺御史上封事，言上春秋高，宜禪位皇太子，太子聞之懼，中臺秘其章不發。答即古阿散等知之，請收内外百司吏案，大索天下埋没錢糧，而實欲發其事，乃悉拘封御史臺吏案。文拘留秘章不與，答即古聞于帝，命宗正薛徹干取其章。文曰："事急矣！"即白御史大夫曰："是欲上危太子，下

尚文，字周卿，祖輩是祁州深澤人，後來遷居保定，就成了當地居民。尚文年少時聰穎，有大志。張文謙任河東宣撫使，參政王椅推薦他有才，於是聘任他做掌書記。不久，西夏行中書省又招聘他。至元六年，開始建立朝廷禮儀，太保劉秉忠對世祖説，詔命尚文和各位儒士，采用唐代《開元禮》和近代禮儀中可施行於當今的，斟酌增減，大凡文武儀仗、服色等級差異，都是尚文主管。七年春二月，朝廷禮儀修成，百官講演練習，皇上親臨觀看，非常高興，於是成爲定制。冬十一月，設侍儀司，提升尚文任右直侍儀使，改任司農都事。

至元十七年，出任輝州守。當時河朔大旱，輝州獨獨靠祈禱下了雨，境内大豐收。懷孟百姓馬氏、宋氏，無辜認罪殺人，好幾年案子判不了，提刑使者命令尚文議罪上報。尚文推尋迹象，研究案情，獲得獄吏、獄卒羅織罪名的情况，兩個案子都破了。十九年，升户部郎中，奏請廢除懷孟、衛輝竹税提舉司，百姓覺得很便利。

至元二十二年，拜任御史臺都事。行臺御史呈上秘密奏章，説皇上年事已高，應讓位給皇太子，太子聽説後很害怕，中臺壓下這一奏章不上報。答即古阿散等人知道了這事，請求收集宫内外各司官吏文書，大舉搜尋天下隱藏的錢糧，而實際想揭發這件事，於是全部查封御史臺官員文書。尚文扣留秘密奏章不給，答即古報告皇上，皇上命令宗正薛徹干取那個奏章。尚文説："事情緊急了！"馬上報告御史大夫説："這是想上使

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謀至奸也。且答即古乃阿合馬餘黨，贓罪狼籍，宜先發以奪其謀。"大夫遂與丞相議，即入言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此舉動搖人心，宜選重臣爲之長，庶靖紛擾。"帝怒稍解，可其奏。既而答即古受人金，與其黨竟坐奸贓論死，其機實自文發之。升大司農丞，轉少卿，遷吏部侍郎，改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三十一年，召爲刑部尚書。

太子遭危險，下使大臣受陷害，毒害天下百姓，這個陰謀最奸險。况且答即古是阿合馬餘黨，貪贓枉法行爲不檢，應先揭發他來打亂他的陰謀。"御史大夫於是和丞相商議，立即進宫報告情况，皇上大怒説："你們没有罪嗎?"丞相走上前説："臣等無處逃避罪名，但這班人名列刑法條文，這一舉動動摇人心，應選大臣做他們的長官，大約可以平定紛亂。"皇上怒气稍有消減，應允了他的奏請。不久答即古接受别人的賄賂，和他的同黨最後被判貪贓處死，這事最初實際由尚文發起。升大司農丞，改少卿，升吏部侍郎，改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三十一年，召回任刑部尚書。

元貞初，拜中臺侍御史。時行臺御史及浙西憲司劾江浙行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制遣文往詰之。左驗明著，猶力争不服，文以上聞；平章乃言御史違制取會防鎮軍數。成宗命省臺大臣雜議，咸曰："平章勛臣之後，所犯者輕，事宜宥；御史取會軍數，法當死。"文抗言："平章罪狀明白，不受簿責，無人臣禮，其罪非輕。御史糾事之官，因兵卒争訴，責其帥如籍均役，情無害法，即有罪亦輕。"廷辯數四，與省臺入奏，帝意始悟，平章、御史各杖遣之。其守正不阿類如此。

元貞初年，拜任中臺侍御史。當時行臺御史及浙西憲司彈劾江浙行省平章不守法的十七件事，皇上命令派尚文前往審問。證據確鑿，還極力辯解不認罪，尚文把這報告皇上；平章纔説御史違反制度核對防鎮軍數。成宗命令省臺大臣公議，都説："平章是功臣後代，所犯的罪輕，事情應寬恕；御史核對防鎮軍數，按法應判死刑。"尚文大聲説："平章罪狀明白，不接受責問，没有臣子的禮節，他的罪不輕。御史是糾察官，因士兵争相前來告狀，責令他們的將帥按户籍平攤勞役，實無犯法，即使有罪也輕。"當廷争辯多次，和省臺大臣進宫報告，皇上心中纔明白，平章、御史各受杖刑送走。他守正不阿大致如此。

元貞二年，建言："治平之世，不宜數赦；不急之役，宜且停罷。"咸爲成宗所嘉納，授河北河南肅政廉訪使。大德元年，河决蒲口，臺檄令文按視防河之策。文建言：

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爲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

元貞二年，他建議説："太平時代，不應多次大赦；不急的勞役，應暫時停息。"都被成宗所稱許采納，授任河北河南肅政廉訪使。大德元年，黄河在蒲口决口，中臺下文命尚文巡視并提出治理黄河的方法。尚文建議説：

長河萬里從西方流來，水勢湍急，到盟津向東，土地平坦土質疏鬆，河道移動不定，改變了禹的舊河道，成爲中原的災患，不知幾千幾百年了。自古治理黄河，處理得當，就用力少而災禍來得遲；事情失宜，就用力多而災禍來得快。這是不變的定論。現在陳留到睢，東西一百多里，南岸有舊河口

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概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

十一處，已堵住的兩個，自己乾了的六個，通河的三個，岸比水高，有六七尺，有些地方四五尺；北岸舊堤，河水比田高三四尺，有的水和田高低相同，大概南岸比北岸高，約有八九尺，堤怎能不壞，水怎能不向北流！

蒲口今决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横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强湮遏，上决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於河南退灘地内，給付頃畝，以爲永業；異時河决他所者，亦如之。信能行此，亦一時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

蒲口現在决口有一千多步寬，河水迅速東流，到黄河故道，流二百里，到歸德横堤之下，又匯入主流。有時强行堵阻，上游决口下游潰堤，不能成功。爲今之計，黄河以北的郡縣，順應水流本性，遠築長堤，以防泛濫；歸德、徐州、邳州，百姓逃避水災，聽從方便。受災人家，應在黄河以南退水灘地内，劃給土地，作爲永久家業；往後黄河在别處决口，也像這樣。真能實行這些措施，也是短期救荒的良策。蒲口不堵爲好。

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争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爲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明年，蒲口復决。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

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適逢河朔郡縣、山東憲部争論説："不堵就使黄河以北農田全成魚鱉之地，堵住好。"皇上又聽從了他們的意見。第二年，蒲口又决口。堵塞黄河的勞役，没有一年没有。這以後河水向北流歸黄河故道，竟如尚文所説。

三年，調山東憲使，歷行省參知政事、行御史臺中丞。七年，召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浙西饑，發廪不足，募民入粟補官以賑之。山東歲凶，盗賊竊發，出鈔八百五十餘萬貫以弭之。選十道使者，奏請巡行天下，問民疾苦。又奏斥罷南方白雲宗，與民均事賦役。西域賈人有奉珍寶進售者，其價六十萬錠，省臣平章顧謂文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爲過矣。"一坐傳玩，文問何所用之，平章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

元貞三年，調任山東憲使，歷任行省參知政事、行御史臺中丞。七年，召回拜任資善大夫、中書左丞。浙西饑荒，散發倉庫公糧不够，招募百姓交糧授官來賑濟災民。山東鬧饑荒，盗賊暗中興起，出錢八百五十多萬貫來消除禍亂。選十道使者，上奏請求巡視天下，慰問百姓的疾苦。又奏請罷黜南方的白雲宗，和百姓共同承擔賦役。西域商人有拿着珍寶來賣的，價格六十萬錠，省臣平章回頭對尚文説："這是人們所説的押忽大珠，六十萬買下不算多。"在座的人傳看把玩，尚文問什麽地方用得上它，平章説："含着它可以不渴，貼着臉可以使眼睛有光。"尚文説："一個人含着它，千萬人不渴，就確實是寶貝；如果一件寶貝衹對一個人有好處，那麽作用就小了。我所説的寶貝，是糧食，一天不吃就

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饑，三日則疾，七日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平章固請觀之，文竟不爲動。年六十九，因疾告老而歸。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事，召不起。

武宗、仁宗之世，屢延致，訪以國事，賜燕及金帛有加，進階自光禄大夫，轉銀青榮禄大夫，仍中書左丞，丐還田里。延祐六年，拜太子詹事，使三往，乃起。仁宗命盡言以教太子，待以殊禮。泰定三年，以中書平章政事致仕。明年，卒于家，年九十二。

餓，三天不吃就病，七天不吃就死；有了它百姓就安定，没有了它天下就動亂。拿作用來比較，糧食難道不比那個寶貝好麽!”平章堅持請他看看，尚文最終不爲所動。六十九歲時，因病告老回家。元貞十年，拜任昭文館大學士、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事，徵召他，没有赴任。

武宗、仁宗的時候，屢次請他來，問他國家大事，賜宴和金帛，禮遇增加，從光禄大夫晋級，改銀青榮禄大夫，依舊任中書左丞，請求回鄉里。延祐六年，拜任太子詹事，使者去了三次，纔就任。仁宗命令他直言來教育太子，以特殊禮節對待他。泰定三年，以中書平章政事的身份辭官。第二年，在家中去世，終年九十二歲。

申屠致遠

申屠致遠，字大用，其先汴人。金末從其父義徙居東平之壽張。致遠肄業府學，與李謙、孟祺等齊名。世祖南征，駐兵小濮，荆湖經略使乞寔力台，薦爲經略司知事，軍中機務，多所謀畫。師還，至隨州，所俘男女，致遠悉縱遣之。

至元七年，崔斌守東平，聘爲學官。十年，御史臺辟爲掾，不就，授太常太祝，兼奉禮郎。帝遣太常卿孛羅問毛血之薦，致遠對曰：“毛以告純，血以告新，禮也。”宋平，焦友直、楊居寬宣慰兩浙舉爲都事，首言：“宋圖籍宜上之朝；江南學田，當仍以贍學。”行省從之。轉臨安府安撫司經歷。臨安改爲杭州，遷總管府推官。宋駙馬楊鎮從子玠節，家富於貲，守藏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榜笞，誣服，獄具。致遠讞之，得其情，溶服辜，玠節以賄爲謝，致遠怒絶之。杭人金淵者，欲冒籍爲儒，儒學教授彭宏不從，淵誣宏作詩有異

申屠致遠，字大用，他的祖先是汴人。金末隨他父親申屠義遷居東平的壽張。致遠在府學學習，和李謙、孟祺等齊名。世祖南征，駐軍小濮，荆湖經略使乞寔力台推薦他做經略司知事，軍中重要事務，多由他謀劃。軍隊返回，到隨州，軍隊所俘獲的男女，致遠全部放他們回去。

至元七年，崔斌任東平守，聘請他做學官。十年，御史臺徵辟他任掾吏，不赴任，授任太常太祝，兼奉禮郎。皇上派太常卿孛羅問他用毛血祭祀的事，申屠致遠回答説：“毛用來向祖宗神靈報告純美，血用來報告新鮮，這是禮。”宋朝被平定，焦友直、楊居寬任兩浙宣慰使，推舉他做都事，他首先建議：“宋朝圖書應上繳朝廷；江南學田，應仍舊用來供應學校。”行省聽從他的意見。改任臨安府安撫司經歷。臨安改爲杭州，升任總管府推官。宋室駙馬楊鎮的侄子楊玠節，家中很有錢，看守錢財的小吏姚溶偷了他的銀子，怕事情被發覺，誣陷楊玠節暗中和宋朝的廣、益二王勾結，官吏拷打，楊玠節無辜服罪，案子已定。致遠審議此案，得知實情，姚溶服罪，玠節拿財物作酬謝，致遠生氣地拒絶了他。杭州有叫金淵的人，想冒名作儒生，儒學教授彭

志，揭書于市，邏者以上。致遠察其情，執淵窮詰，罪之。屬縣械反者十七人，訊之，蓋因寇作，以兵自衛，實非反者，皆得釋。西僧楊璉真加，作浮圖于宋故宫，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改壽昌府判官，時寇盗竊發，加之造征日本戰船，遠近騷然，致遠設施有方，衆賴以安。

宏不許，金淵誣陷彭宏作詩有異心，寫好貼在集市上，巡邏的拿來呈上。致遠察知其中實情，拘捕金淵極力審問，判了他的罪。屬縣逮捕謀反的十七個人，他審問他們，原是因强盜興起，拿兵器自衛，實際不是謀反的，都獲釋放。西域僧人楊璉真加，在原先宋朝的皇宫建塔，要拿高宗所寫《九經》石刻來築基，致遠極力拒絶他，纔作罷。改任壽昌府判官，當時盜賊暗中興起，加上建造攻打日本的戰船，遠近騷動，致遠措施得當，百姓賴以安定下來。

二十年，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江淮行省宣使郄顯、李兼訴平章忙兀台不法，有詔勿問，仍以顯等付忙兀台鞫之，繫于獄，必抵以死。致遠慮囚浙西，知其冤狀，將縱之，忙兀台脅之以勢，致遠不爲動，親脱顯等械，使從軍自贖。桑哥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使至湖廣，劾平章要束木，桑哥摘其疏中語，誣以不道，奏遣使往訊之，天祥就逮。時行臺遣御史按部湖廣，咸憚之，莫敢往，致遠慨然請行。比至，累章極論之，桑哥方促定天祥罪，會致遠章上，桑哥氣沮。江西行省平章馬合謀於商税外横加徵取，忽辛籍鄉民爲匠户，轉運使盧世榮榷茶牟利，致遠并劾之。又言占城、日本，不可涉海遠征，徒費中國；銓選限以南北，優苦不均，宜考其殿最，量地遠近，定爲立制，則銓衡平而吏弊革。他如罷香莎米，弛竹課禁，設司獄官醫學職員，皆致遠發之。

至元二十年，拜任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江淮行省宣使郄顯、李兼告平章忙兀台不守法，皇上下詔不必追問，并把郄顯等交給忙兀台審訊，忙兀台把他們關在獄中，必欲置之死地。致遠在浙西審察記録囚犯的罪狀，知道他們的冤情，要放了他們，忙兀台以權勢逼迫他，致遠不爲所動，親自解開郄顯等人的囚具，讓他們充軍贖罪。桑哥掌國政，治書侍御史陳天祥被派到湖廣，彈劾平章要束木，桑哥摘録他奏疏中的話，誣陷他大逆不道，奏請派使者前往審訊他，陳天祥被捕。當時行臺派御史到湖廣巡查屬部，大家都怕桑哥，没有人敢去，致遠激動地請求前往。等到了後，屢次上奏章極力争論。桑哥正催促定陳天祥的罪，適逢致遠的奏章呈上，桑哥氣焰受阻。江西行省平章馬合謀在商税外横加徵斂，忽辛把鄉民登記成工匠，轉運使盧世榮徵收茶税牟取暴利，致遠一并彈劾他們。他又説占城、日本不能跨海遠征，白白消耗中國人力物力；選拔人才以南北爲限，苦樂不均，應考核他們的優劣，考慮地區的遠近，定爲制度，這樣銓選公平而官場弊端也革除了。其他如罷香莎米，放鬆竹課禁令，設司獄官醫學職員，都是致遠倡議的。

二十八年，丁父憂，起復江南行臺都事，以終制辭。二十九年，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未至，移疾還。元貞元年，纂修《世祖實録》，召爲翰林待制，不赴。大德二年，僉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至和州，得疾卒。

至元二十八年，爲父親服喪，起用爲江南行臺都事，他以服喪三年推辭。二十九年，任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僉事，没有到任，上書稱病而回。元貞元年，編纂《世祖實録》，召任翰林待制，不赴任。大德二年，任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司僉事，巡視到和州，得病去世。

致遠清修苦節，耻事權貴，聚書萬卷，名曰墨莊。家無餘産，教諸子如師友。所著《忍齋行稿》四十卷，《釋奠通禮》三卷，《杜詩纂例》十卷，《集驗方》十二卷，《集古印章》三卷。

申屠致遠清心修持，堅守名節，耻於事奉權貴，藏書萬卷，取名墨莊。家中没有餘財，教育子侄如同師友。著作有《忍齋行稿》四十卷，《釋奠通禮》三卷，《杜詩纂例》十卷，《集驗方》十二卷，《集古印章》三卷。

子七人：伯騏，徵事郎、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知事；驥，驪，俱爲學官；駟，奉政大夫、兵部員外郎。

兒子七人：老大申屠騏，徵事郎、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知事；申屠驥，申屠驪，都做學官；申屠駟，奉政大夫、兵部員外郎。

雷膺

雷膺，字彦正，渾源人。父淵，金監察御史。膺生七歲而孤，金末，母侯氏挈膺北歸渾源，艱險備嘗，織紝以爲業，課膺讀書。膺篤志於學，事母以孝聞。太宗時，詔郡國設科選試，凡占儒籍者復其家，膺年甫弱冠，得與其選，愈自砥礪，遂以文學稱。丞相史天澤鎮真定，辟爲萬户府掌書記。

雷膺，字彦正，渾源人。父親雷淵，爲金朝監察御史。雷膺七歲時父親去世，金朝末年，母親侯氏携雷膺北回渾源，歷盡艱險，以紡織爲業，教雷膺讀書。雷膺專心學習，侍奉母親以孝順聞名。太宗時，詔令郡國開科選舉，凡被列爲儒生的免除一家賦役，雷膺年剛二十，就被選中，自己更加努力，終於以文學著名。丞相史天澤鎮守真定，徵召他做萬户府掌書記。

世祖即位，初置十路宣撫司，詔選耆舊使副子弟爲僚屬，授膺大名路宣撫司員外郎。中統二年，翰林承旨王鶚、王磐，薦膺爲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五年，調陝西西蜀四川按察司參議。至元二年，改陝西五路轉運司諮議。四年，用兵于蜀，佩金符，參議左壁總帥府事，師還，升承務郎、同知恩州事。憲府表薦其能，遂入拜監察御史，首以"正君心、正朝廷百官"爲言，又斥聚斂之臣不宜作相。十一年，加奉議大夫，僉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以稱職聞。

世祖登位，初設十路宣撫司，下詔選拔年老舊好的子弟作屬員，授雷膺爲大名路宣撫司員外郎。中統二年，翰林承旨王鶚、王磐，推薦雷膺爲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五年，調任陝西西蜀四川按察司參議。至元二年，改任陝西五路轉運司諮議。四年，對蜀用兵，佩帶金符，任左壁總帥府參議，軍隊回朝，升承務郎、恩州同知。御史上表推薦他有才能，於是入朝拜任監察御史，首先建議"端正君心、整飭朝廷百官"，又指責搜刮民財的臣子不宜做丞相。十一年，加任奉議大夫，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僉事，以稱職聞名。

十四年，進朝列大夫、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是時，江南新附，諸將市功，且利俘獲，往往濫及無辜，或强籍新民以爲奴隸。膺出令，得還爲民者以數千計。十八年，

至元十四年，升任朝列大夫、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這時，江南剛平定，衆將邀功，并以俘獲人財爲利，常常禍及無辜，有些强行没入新民做奴隸。雷膺發布命令，得以恢復爲平民的有幾千人。十八年，改任淮西江北道提刑按

轉淮西江北道提刑按察副使，以母老辭。二十年，遷行臺侍御史，奉母之官，分司湖廣、江西，奏劾按察使二人及行省官吏之不法者。二十二年，丁母憂，去官。明年，起復，授中議大夫、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時蘇、湖多雨傷稼，百姓艱食，膺請于朝，發廩米二十萬石賑之。江淮行省以發米太多，議存三之一，膺曰："布宣皇澤，惠養困窮，行省臣職耳，豈可效有司出納之吝耶！"行省不能奪，悉給之。時年六十二，即致仕，歸老于山陽。二十九年，徵拜集賢學士。

察副使，因母親年邁推辭。二十年，升行臺侍御史，帶母親到任，分管湖廣、江西，上奏彈劾按察使二人及行省官吏中不守法的人。二十二年，爲母親服喪，離任。第二年，復職，授任中議大夫、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當時蘇、湖多雨，損害莊稼，百姓缺糧，雷膺請示朝廷，發放國庫大米二十萬石賑濟飢民。江淮行省認爲發米太多，商議存留三分之一，雷膺說："宣傳皇上恩澤，養育困頓的百姓，是行省大臣的職責，怎能學官吏出納的吝嗇呢！"行省不能使他改變主意，把米全給了他。當時六十二歲，就辭官，回山陽養老。二十九年，召拜集賢學士。

成宗即位，朝會上都，召諸故老，諮詢國政，膺爲稱首，多所建白。一日，延見便殿，奏對稱旨，賜白玉帶環一。明年，賜鈔五千貫，進秩二品。大德元年夏六月，以疾卒于京師，年七十三。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馮翊郡公，謚文穆。

成宗即位，在上都舉行朝會，召集各位耆舊老臣，詢問國家政事，以雷膺爲首，有很多建議。一天，請到便殿見皇上，回答符合皇上旨意，賜給他白玉帶玉環各一件。第二年，賜錢五千貫，進位二品。大德元年夏六月，因病去世於京城，七十三歲。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爲馮翊郡公，謚號文穆。

子肇，順德路總管府判官。孫豫，南陽府穰縣尹。

兒子雷肇，順德路總管府判官。孫子雷豫，南陽府穰縣縣尹。

胡祗遹

胡祗遹，字紹聞，磁州武安人。少孤，既長讀書，見知於名流。中統初，張文謙宣撫大名，辟員外郎。明年，入爲中書詳定官。至元元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尋兼太常博士，調户部員外郎，轉右司員外郎，尋兼左司。時阿合馬當國，進用群下，官冗事煩，祗遹建言："省官莫如省吏，省吏莫如省事。"以是忤權奸，出爲太原路治中，兼提舉本路鐵冶，將以歲賦不辦責之。及其莅職，乃以最聞。改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

胡祗遹，字紹聞，磁州武安人。幼年喪父，長大後讀書，爲名人所知。中統初年，張文謙任大名宣撫使，徵召他做員外郎。第二年，入朝任中書詳定官。至元元年，授任應奉翰林文字，不久兼任太常博士，調任户部員外郎，改任右司員外郎，不久兼任左司員外郎。當時阿合馬當政，任用一群庸人，官多事繁，胡祗遹建議："精簡官員不如精簡小吏，精簡小吏不如精簡事情。"因此冒犯掌權奸人，把他貶出京城任太原路治中，兼任本路鐵冶提舉，準備以年稅收不齊處罰他。等他到任，竟以完成最好聞名。改任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

宋平，爲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有佃民訴其田主謀爲不軌者，祗遹察其

宋朝平定後，任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有佃民告發他的田主圖謀不軌，胡祗遹察知田主的冤

冤，坐告者。十九年，爲濟寧路總管，上八事於樞府言軍政：曰役重，曰逃户，曰貧難，曰正身入役，曰僞署文牒，曰官吏保結，曰有名無實，曰合并偏頗。樞府是之，以其言著爲定法。濟寧移治鉅野縣，自國初經兵戈，其廢已久，民居未集，風俗樸野。祗遹選郡子弟，擇師教之，親爲講論，期變其俗，久之治效以最稱。升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所至抑豪右，扶寡弱，以敦教化，以厲士風。民有父子兄弟相訟者，必懇切諭以天倫之重，不獲已，則繩以法。召拜翰林學士，不赴，改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未幾，以疾歸。

枉，判告發的人有罪。十九年，任濟寧路總管，向樞府提出八件事論軍政：即勞役繁重，逃亡人家，貧困艱難，本人服役，僞造文書，官吏身份證件，有名無實，合并偏頗。樞府認爲他的建議正確，把他的建議寫成定法。濟寧路移治所到鉅野縣，從本朝初年經受兵亂，荒廢已久，百姓的房舍没有聚集在一起，風俗樸素粗魯。胡祗遹挑選本郡子弟，選老師教他們，親自爲他們講課，希望改變當地風俗，過了一段時間治理效果以最好聞名。升任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每到一處抑制豪强，扶助孤弱，來純潔教化，來振奮士人風氣。百姓有父子兄弟相互打官司的，他必定懇切地以天倫的重要曉諭他們，不得已，就繩之以法。受召拜任翰林學士，不到任，改任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不久，因病回家。

二十九年，朝廷徵耆德者十人，祗遹爲之首，以疾辭。三十年，卒，年六十七。延祐五年，贈禮部尚書，謚文靖。子持，太常博士。

至元二十九年，朝廷徵召年老有德的十個人，胡祗遹爲首，因病推辭。三十年，去世時，六十七歲。延祐五年，贈禮部尚書，謚號文靖。兒子胡持，太常博士。

王利用

王利用，字國賓，通州潞縣人。遼贈中書令、太原郡公籍之七世孫，高祖以下皆仕金。利用幼穎悟，弱冠與魏初同學，遂齊名，諸名公交口稱譽之。初事世祖於潛邸，中書辟爲掾，辭不就。

王利用，字國賓，通州潞縣人。是遼代贈中書令、太原郡公王籍的七世孫，高祖以下都在金朝做官。王利用幼時聰穎慧悟，二十歲和魏初同學，就齊名，各位名人交口稱贊他。當初事奉做皇帝前的世祖，中書徵辟爲掾吏，推辭不去。

中統初，命監鑄百司印章，歷太府内藏官，出爲山東經略司詳議官，遷北京奥魯同知，歷安肅、汝、蠡、趙四州知州，入拜監察御史。薊州有禁地，民不得射獵其中，邏者誣州民冒禁，籍其家，利用糾之，邏者訴于上，利用辨愈力，得以所没入悉歸之民。擢翰林待制，兼興文署，奉旨程試上都、隆興等路儒士。升直學士，與耶律鑄同修實録。出爲河東、陝西、燕南三道提刑按察副使、四川提刑按察使。四川土豪有持官府長短者，問得其實，而當以罪，民賴以

中統初年，命令他監理鑄造百官印章，歷任太府内藏官，出京任山東經略司詳議官，升北京奥魯同知，歷任安肅、汝州、蠡州、趙州四州知州，入朝拜任監察御史。薊州有塊禁地，百姓不能在其中打獵，巡邏的誣陷本州百姓冒犯禁令，抄了他家，王利用舉發這件事，巡邏的向皇上申訴，王利用辯解更努力，得以把没收的東西全還給百姓。提升翰林待制，兼任興文署，奉皇上旨意考核上都、隆興等路儒生。升直學士，和耶律鑄一起修實録。出京任河東、陝西、燕南三道提刑按察副使、四川提刑按察使。四川土豪有議論官府是非的，他問得實情，并給判罪，百姓靠他得以安寧。都元帥塔海，貶巫山縣平民幾百人爲

安。都元帥塔海，抑巫山縣民數百口爲奴，民屢訴不决，利用承檄核問，盡出爲民。

大德二年，改安西、興元兩路總管。其在興元，減職田租額，站户之役於他郡者悉除之，民甚便焉。有婦毒殺其夫，問藥所從來，吏教婦指爲富商所貨。獄上，利用曰："家富而貨毒藥，豈人情哉?"訊之，果冤也。未幾，致仕，居漢中。

成宗朝，起爲太子賓客，首以切於時政者，疏上十七事：曰謹畏天戒，取法祖宗，孝事母后，敬奉至尊，撫愛百姓，敦本抑末，清心聽政，寡欲養身，酒宜節飲，財宜節用，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杜絶讒言，求納直諫，官職量材而授，工役相時而動，俾近侍時赴經筵講讀經史。帝及太子嘉納之，皇后聞之，命録別本以進。利用以老病不能朝，帝遣醫診視之，利用謂弟利貞、利亨曰："吾受國厚恩，愧不能報，死生有命，藥不能爲也。"遂卒，年七十七。

利用每自言，平生讀書，於恕字有得焉。廉希憲當時名相，簡重，慎許可，嘗語人曰："方今文章政事兼備者，王國賓其人也。"武宗即位，以官僚舊臣，制贈榮禄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封潞國公，謚文貞。

暢師文　暢訥

暢師文，字純甫，南陽人。祖淵，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魏郡伯。父訥，有詩名，注《地理指掌圖》，仕爲汴幕官，贈太中大夫、上輕車都尉、魏郡侯。

師文幼警悟，家貧無書，手録口誦，過目輒不忘。弱冠，謁許衡，與衡門人姚燧、高凝皆相友善。至元五

奴隸，百姓屢次申訴没有結果，王利用奉命審問，全部放出爲平民。

大德二年，改任安西、興元兩路總管。他在興元，減少官吏禄米田田租數額，驛卒到其他郡服役的全部免除，百姓認爲很便利。有婦女毒死她丈夫，審問毒藥的來路，小吏教婦人説是有錢的商人賣的。案子交上來，王利用説："家裏有錢而賣毒藥，怎麼合人情呢?"審問她，果然是冤枉。不久，辭官，住在漢中。

成宗時，起用爲太子賓客，他首先把切合當時政事的，逐條呈上十七件事：即敬畏上天的警告，效法祖宗，孝順地事奉皇后，恭敬事奉皇上，愛護百姓，勉勵農業抑制工商業，清心理政，寡欲養身，酒要少喝，錢要節約使用，有功一定要獎賞，有罪一定要處罰，杜絶讒言，尋求并采納直言勸諫，官職量才授任，工程勞役看季節而行，讓貼身侍從按時到御前講席講讀經文史書。皇上和太子嘉許并采納了他的建議，皇后聽説後，命令寫成另一個本子呈上。王利用因年老有病不能上朝，皇上派醫生探視他，王利用對弟弟王利貞、王利亨説："我受國家厚恩，慚愧不能報答，死生有天命，藥是不能起作用的。"後去世，時年七十七歲。

王利用常常自己説，平生讀書，對恕字最有心得。廉希憲是當時有名的丞相，簡慢持重，很少稱贊别人，曾經對别人説："當今文學和政治才能全部具備的，衹有王國賓。"武宗即位，因爲他是官僚老臣，下令追贈榮禄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封潞國公，謚號文貞。

暢師文，字純甫，南陽人。祖父暢淵，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魏郡伯。父親暢訥，以能作詩聞名，注《地理指掌圖》，做汴幕僚官，贈太中大夫、上輕車都尉、魏郡侯。

暢師文從小敏捷穎悟，家窮没有書，手抄口讀，看過就不忘。剛二十歲，拜見許衡，和許衡的學生姚燧、高凝都相處很好。至元五年，上書

年，陳時政十六策，丞相安童奇其才，辟爲右三部令史。十二年，丞相伯顏攻宋，選爲掾屬，從定江南，及歸，舟中惟載書籍而已。十三年，編《平宋事蹟》上之。十四年，除東川行樞密院都事，盡心贊畫，多所裨益。十六年，安西王承制改四川北道宣慰司經歷，尋除承直郎、潼川路治中。修府舍，發地得銀五十錠，同僚分師文十錠，不受，用以修廟學及傳舍，餘作酒器給公用。十九年，承制改同知保寧路事，治尚平簡，反側以安。二十二年，僉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

陳述當時政事十六件，丞相安童驚異於他的才華，徵召爲右三部令史。十二年，丞相伯顏攻打宋朝，選他充僚佐，跟隨伯顏平定江南，等回朝時，船上衹裝書籍而已。十三年，編《平宋事蹟》呈上。十四年，拜任東川行樞密院都事，全力謀劃，多有裨補。十六年，安西王奉旨改任他爲四川北道宣慰司經歷，不久拜任承直郎、潼川路治中。修建官府房舍，挖地得到五十錠銀子，同僚分給暢師文十錠，他没有接受，用來修廟學和驛站，剩下的製酒器供公家使用。十九年，奉旨改任保寧路同知，治政崇尚平穩簡要，反覆無常的人得以安定。二十二年，任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司僉事。

二十三年，拜監察御史，糾劾不避權貴，上所纂《農桑輯要》書。二十四年，遷陝西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民種藝法。二十八年，改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時更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就僉本道肅政廉訪司事，黜奸舉才，咸服其公。三十一年，徙山南道。松滋、枝江有水患，歲發民防水，往返數百里，苦於供給，師文以江水安流，悉罷其役。駙馬亦都護家人怙勢不法，師文治其甚惡者，流之。

至元二十三年，拜任監察御史，糾察彈劾不迴避權貴，呈上他所編纂的《農桑輯要》一書。二十四年，任陝西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設義倉，教百姓種植方法。二十八年，改任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僉事。當時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他就任本道肅政廉訪司僉事，罷免奸人，舉薦賢才，大家都佩服他公正。三十一年，改任山南道。松滋、枝江有水災，每年徵派百姓防水，百姓往返幾百里，供給困難，暢師文因爲江水不泛濫，全部罷免防水勞役。駙馬亦都護的家人依仗權勢犯法，暢師文處治其中極惡劣的，流放了他們。

大德二年，改山東道，入爲國子司業。七年，出爲陝西行中書省理問官，决滯獄，不少阿徇。頃之，以疾家居。九年，擢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副使，又以疾不赴。十年，改太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大德二年，改任山東道，入朝任國子司業。七年，出京城任陝西行中書省理問官，判處積壓的案件，没有一點偏袒徇情。過了一段時間，因病住在家中。九年，升任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副使，又因病不到任。十年，改任太常少卿，轉任翰林侍讀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至大元年，修《成宗實録》，賜鈔壹百錠，不受。時制作多出其手。二年，加少中大夫。三年，請補外任，除太平路總管。時大旱，師文捐俸致禱，不數日，澍雨大降，遂爲豐年。當塗人坐殺牛祈雨，囚繫者六十

至大元年，修《成宗實録》，賜錢一百錠，不受。當時詔令起草多出自他手。二年，加任少中大夫。三年，請求調補外任，任太平路總管。當時大旱，暢師文捐獻俸禄舉行祈禱儀式，没幾天，天下及時雨，這年終於成了豐收年。當塗人因殺牛祈雨被判罪，被關押的有六十多人，暢師

餘人，師文憫而出之。公田米積之盈屋，曰："我家幾人，能盡食此乎！"呼貧士及細民，恣其取去。廉訪分司官前後至者，必先謁師文，稱爲先生。師文在任未久，境内晏然。

文同情并釋放了他們。他家禄米田收的糧堆滿屋子，他説："我家幾口人，能把這些全吃完嗎！"招呼貧窮的士人和小百姓來，任他們把糧拿走。廉訪分司前後來的官員，必定先拜見暢師文，稱他先生。師文在任不久，境内很安定。

皇慶二年，復召爲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旨撰《王勃成道記序》等文，賜銀貳鋌，不受。除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以病去官。延祐元年，徵拜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行至河南，復以病歸襄陽。四年秋八月，考河南鄉試歸，次襄縣，卒于傳舍，年七十一，葬襄陽峴山。泰定三年，贈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肅。後至元二年，加贈推忠守正亮節功臣。

皇慶二年，又召任爲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命撰寫《王勃成道記序》等文章，賜給銀子二鋌，不受。拜任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因病重離任。延祐元年，召拜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走到河南，又因病重回襄陽。四年秋天八月，主持河南鄉試回來，臨時住在襄縣，死於驛站，七十一歲，埋在襄陽峴山。泰定三年，贈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號文肅。後至元二年，加贈推忠守正亮節功臣。

三子，長曰篤，仕至太中大夫、江東道肅政廉訪副使。

三個兒子，老大叫暢篤，官至太中大夫、江東道肅政廉訪副使。

張炤

張炤，字彦明，濟南人。父信，以商賈起家，貲雄於鄉。壬辰歲饑，出粟賑貸，鄉人賴以全活。

張炤，字彦明，濟南人。父親張信，靠經商發家，以錢多稱雄鄉里。壬辰年饑荒，他拿出糧食借給飢民，鄉里人賴以存活。

炤幼穎悟力學，始補吏濟南，上計壽陽，行省有積年勾考未輸銀一十萬五千兩，炤條陳利害切至，遂獲免徵，民得無擾。中統元年，辟爲中書省掾，俄遷右司提控案牘。四年，出爲山東東路大都督府員外郎。至元四年，轉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八年，進階奉訓大夫、知兗州事。時州境亢旱，吏民懇禱不雨，炤始至，甘雨沾足。聞屬邑有桀黠吏，挾官府肆爲暴横，炤繩之以法，杖出境外，民害遂息。

張炤年幼時聰穎慧悟，努力學習，開始補任濟南小吏，獻計壽陽縣，行省有歷年虧欠未繳的銀子十萬五千兩，張炤逐條陳述利弊急切之至，終於獲准免於徵收，百姓得以不受騷擾。中統元年，徵召爲中書省掾吏，不久升右司提控案牘。四年，出京城任山東東路大都督府員外郎。至元四年，轉任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八年，升任奉訓大夫、兗州知事。當時兗州境内乾旱，官民誠心祈禱却不下雨，張炤剛到，大雨濕脚。聽説屬縣有狡猾的官吏，依仗官府肆意胡爲，張炤繩之以法，用棒打出境外，百姓的禍害終於平息。

十一年，改授淮西等路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丞相阿塔海領軍進攻瓜洲、鎮江，炤運糧儲，給戰具，凡二年，贊畫之力居多。十三年，揚州未

至元十一年，改任淮西等路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丞相阿塔海領兵進攻瓜洲、鎮江，張炤運送糧食，供給兵器，總共二年，幫助謀劃功勞很大。十三年，揚州没有攻下，丞相阿术率兵攻揚

下，丞相阿术提兵攻之。五月，宋將李庭芝棄城遁泰州，炤領兵迫揚州城下，躬往招諭，制置朱焕以城降，庭芝亦就擒。炤傳檄未下州郡，皆望風款附。從阿术入覲，世祖賜錦衣、鞍勒。

州。五月，宋朝將領李庭芝棄城逃到泰州，張炤領兵進逼揚州城下，親自前往招降，制置朱焕率城投降，李庭芝也被活捉。張炤傳遞檄文給没有投降的州郡，都望風歸附。隨阿术入朝覲見，世祖賜給他錦衣、鞍勒。

十三年，升太中大夫、揚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商議行中書省事，佩金虎符。時行省在揚州，據南北要津，炤撫綏勞來，上下安之。十六年，改鎮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謝病歸，購書八萬卷，以萬卷送濟南府學資教育。二十一年，起爲東昌路總管，莅政二年，吏民畏服，以治最稱。二十五年卒，年六十四。延祐五年，贈太中大夫、東昌路總管，追封清河郡侯，謚敬惠。子用中，沂州山場同提舉。

至元十三年，升太中大夫、揚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商議行中書省事，佩金虎符。當時行省在揚州，占據南北要道，張炤撫慰前來歸順的人，上下很安定。十六年，改任鎮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稱病回家，買書八萬卷，把一萬卷送給濟南府學資助教育。二十一年，起用爲東昌路總管，臨政二年，官民敬畏佩服，以治理最好聞名。二十五年去世，六十四歲。延祐五年，贈太中大夫、東昌路總管，追封清河郡侯，謚號敬惠。兒子張用中，沂州山場同提舉。

袁裕

袁裕，字仲寬，洛陽人。幼孤，從兄避難聊城，因家焉。稍長嗜學。中統初，由聊城縣丞，辟中書右司掾，始建言“給重囚衣糧醫藥，免籍其孥、産，止令出焚瘞錢”，後著爲令。順天路民王住兒，因鬥誤殺人，其母年七十，言於朝曰：“妾寡且老，恃此兒以爲生，兒死，則妾亦死矣。”裕言於執政曰：“囚誤殺人，情非故犯，當矜其母，乞宥之。”執政以聞，帝從之，囚得免死。南京總管劉克興掠良民爲奴隸，後以矯制獲罪，當籍孥、産之半，裕言于中書，止籍其家，奴隸得復爲民者數百。

袁裕，字仲寬，洛陽人。幼年喪父，隨哥哥到聊城避難，於是就定居在那裏。長大後愛好學習。中統初年，由聊城縣丞徵召爲中書右司掾吏，開始建議“供給重大囚犯衣服糧食醫藥，免於没收罪犯妻子兒女和家産，衹讓其拿出火化埋葬費”，後來寫成了法令。順天路百姓王住兒，因争鬥失手殺人，他母親七十歲，對官府説：“我是寡婦而且年紀大了，靠這個兒子來維持生活，兒子死了，那麽我也得死了。”袁裕對掌權的人説：“罪犯失手殺人，實在不是故意犯罪，應可憐他母親，請從寬判罰他。”掌權的人把這件事報告皇上，皇上聽從他的建議，罪犯得免死罪。南京總管劉克興搶清白百姓做奴隸，後來因爲假藉聖旨判罪，被判没收妻子兒女及家産的一半，袁裕向中書建議，衹没收他的家人和財物，奴隸得以恢復做平民的有幾百人。

至元六年，遷開封府判官。洧川縣達魯花赤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司當以大逆置極刑者七人，連坐者五

至元六年，升開封府判官。洧川縣達魯花赤貪婪殘暴，盛夏驅使百姓捕捉蝗蟲，禁令百姓不許喝水，百姓不勝忿恨，打死了他，有關官員以大逆罪判死刑七人，連坐的五十多人。袁裕説：

十餘人。裕曰："達魯花赤自犯衆怒而死，安可悉歸罪於民!"議誅首惡者一人，餘各杖之有差，部使者録囚至縣，疑其太寬，裕辨之益力，遂陳其事狀于中書，刑曹竟從裕議。

"達魯花赤自己惹衆人憤怒而被打死，怎麽可以把罪過全算在百姓身上!"建議殺爲首的一個人，其餘判杖刑不等，刑部使者到縣裏審查囚犯罪狀，懷疑他量刑太寬，袁裕辯護更加盡力，最後把這事寫成狀子呈報中書，刑曹最後聽從了袁裕的建議。

八年，拜監察御史，俄有旨授西夏中興等路新民安撫副使，兼本道巡行勸農副使、奉直大夫，佩金符。時徙鄂民萬餘于西夏，有司雖與廪食，而流離顛沛猶多。裕與安撫使獨吉請于朝，計丁給地，立三屯，使耕以自養，官民便之。又言："西夏羌、渾雜居，驅良莫辨，宜驗已有從良書者，則爲良民。"從之，得八千餘人，官給牛具，使力田爲農。十三年，進甘州等路宣撫副使，兼西夏中興等路新民安撫副使。明年，移鎮甘州。

至元八年，拜任監察御史，不久有聖旨授任西夏中興等路新民安撫副使，兼任本道巡行勸農副使、奉直大夫，佩金符。當時遷移鄂州百姓一萬多到西夏，官府雖然供給國庫糧食，但流離顛沛的還很多。袁裕和安撫使獨吉請求朝廷，按人口分給土地，設三屯，讓百姓耕種來養活自己，官府和百姓都認爲這很便利。又建議："西夏羌人渾人雜居，奴隸和平民無法分辨，可以查驗已有平民證書的，就算平民。"上級采納他的建議，統計到八千多人，官府供給耕牛農具，讓他們努力耕種做農民。十三年，升甘州等路宣撫副使，兼任西夏中興等路新民安撫副使。第二年，改任鎮守甘州。

十八年，調南陽知府。明年，召拜刑部侍郎，出爲順德路總管。郡有鐵冶提舉張鑑，無子，買妾，其妻妒而殺之。裕捕其妻，訊之服辜。裕用法平允，而疾惡不少貸如此。二十一年，卒于官，年五十九。裕以其兄有鞠育之恩，令其子師愈推蔭兄子仁，師愈後仕至侍御史。

十八年，調任南陽知府。第二年，召拜刑部侍郎，出京城任順德路總管。該郡有鐵冶提舉張鑑，没有兒子，買了一個妾，他妻子嫉妒并殺死小妾。袁裕逮捕張鑑的妻子，審訊她使她認罪。袁裕執法公平允當，而疾惡如仇毫不寬恕就像這樣。二十一年，死在官任上，五十九歲。袁裕因爲他哥哥對他有養育之恩，讓他兒子師愈把恩蔭讓給哥哥的兒子袁仁，袁師愈後來官至侍御史。

張昉

張昉，字顯卿，東平汶上人。父汝明，金大安元年經義進士，官至治書侍御史。

張昉，字顯卿，東平汶上人。父親張汝明，金朝大安元年經義進士，官至治書侍御史。

昉性縝密，遇事敢言，確然有守，以任子試補吏部令史。金亡，還鄉里。嚴實行臺東平，辟爲掾。鄉人有執左道惑衆謀不軌者，事覺逮捕，詿誤甚衆，諸僚佐莫敢言，昉獨別白出數百人，實才之，進幕職。時兵後，吏曹雜進，不習文法，東平轄郡邑五十四，民衆事繁，簿書填委，漫

張昉生性謹慎周密，遇事敢説話，堅定有操守，靠父蔭試任吏部令史。金朝滅亡，返回鄉里。嚴實出巡東平，徵召爲掾吏。鄉里人有用歪門邪道蠱惑人心圖謀不軌的，事情敗露後被捕，牽連的人很多，各位幕僚没有人敢説話，張昉一人分辯放出幾百人，嚴實認爲他有才能，升任幕府官員。當時處於戰亂之後，小吏雜亂，不熟悉條文法令，東平管轄五十四個郡縣，人多事多，

無統紀。昉坐曹，躬閲案牘，左酬右答，咸得其當，事無留滯。初，有將校死事，以弟襲其職者，至是革去，昉辨明，復之，持金夜饋昉，昉却之，慚謝而去。同里張氏，以絲五萬兩寄昉家而他適，俄而昉家被火，家人惶駭走避，貲用悉焚，惟力完所寄絲，付張氏。

賬簿文書充斥，没有頭緒。張昉坐鎮官署，親自閲覽案宗，左右應答，都很得當，事情没有耽擱受阻的。當初，有個將校死於國事，讓他弟弟繼任他的職位，這時被革職了，張昉辨明原委，恢復死者弟弟的官職，那個人拿着錢夜裏來送給張昉，張昉拒絶了他，他慚愧地告辭離去。同鄉張氏，把五萬兩絲寄在張昉家到别處去了，不久張昉家失火，家裏人驚慌逃避，家産器物全都燒了，衹是努力保護人家寄放的絲，還給張氏。

乙卯，權知東平府事，以疾辭，家居養母。中統四年，參知中書省事。商挺鎮巴蜀，表爲四川等處行樞密院參議。至元元年，入爲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甄别能否，公其黜陟，人無怨言。三年，遷制國用使司郎中。制司專職財賦，時宰領之，倚任集事，尤號煩重，昉竭誠贊畫，出納惟謹，賦不加斂，而國用以饒。

乙卯年，代理東平府知事，因病重辭官，在家奉養母親。中統四年，參知中書省事。商挺鎮守巴蜀，上表推薦他任四川等處行樞密院參議。至元元年，入朝任中書省左右司郎中，他分别有才和無能的，公平地廢黜和提拔官員，大家没有怨言。三年，升制國用使司郎中。制國用使司專管錢財賦税，當時由宰相兼管，配合制司郎中辦事，最爲繁重，張昉盡心幫助謀劃，錢財出入謹慎，不增加賦斂，但國家資財却多了。

四年，丁内憂，哀毁逾制，尋詔起復，録囚東平，多所平反。七年，轉尚書省左右司郎中。九年，改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昉有識慮，損益古今，裁定典憲，時皆宜之，名爲稱職。十一年，拜兵刑部尚書，上疏乞骸骨，致其事，卒。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追封東平郡公，謚莊憲。

至元四年，遇母親喪事，悲慟超過禮制，不久受詔復官，到東平審察案犯罪狀，很多被平反。七年，轉任尚書省左右司郎中。九年，改任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張昉有見識，增減古今典章，裁定法令，當時都覺得很合適，稱他很稱職。十一年，拜兵刑部尚書，上書請求告老回鄉，離任，去世。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追封東平郡公，謚號莊憲。

子克遹，平陰縣尹。孫振，秘書著作郎；揆，中書省左司都事；拱，常德路蒙古學教授。

兒子張克遹，任平陰縣尹。孫子張振，任秘書著作郎；張揆，中書省左司都事；張拱，常德路蒙古學教授。

郝彬

郝彬，字景文，霸州信安人也。世祖初，年十六，充太子宿衛，擢揚州路治中。宋末，鄞縣賊顧閏，聚衆海島，時出攻剽，宋羈縻以官，内附後益横，侵揚州境，彬討禽之。泰興人有被殺二年而捕賊不獲者，吏誣平人，獄已具。彬疑其誣，讞之，果得真賊。

郝彬，字景文，霸州信安人。世祖初年，他十六歲，任太子宫中警衛，提升揚州路治中。宋朝末年，鄞縣賊人顧閏，在海島聚集徒衆，不時出島攻略搶劫，宋朝廷用官職來籠絡他，他歸附後更加蠻横，入侵揚州境内，郝彬討伐并捉拿了他。泰興有人被殺兩年後還抓不到凶手，官吏誣陷平民，案子已辦好了。郝彬懷疑案子有假，復審此案，果然抓到真正凶手。

御史薦彬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

御史推薦郝彬任淮西道宣慰司同知，他復核

核户版，理屯田，諸廢修舉。江淮財賦總管府掌東宫田賦，其官屬皆從詹事院奏授，不隸中書，往往爲奸利，誅求無厭。彬爲總管，入見，請受憲司糾察以革私弊，罷所隸六提舉司以蘇民瘼。從之，遂罷其四。國家經費，鹽利居十之八，而兩淮鹽獨當天下之半，法日以壞，以彬行户部尚書經理之。彬請度舟楫所通、道里所均，建六倉，煑鹽于場，運積之倉；歲首，聽群商於轉運司探倉籌定其所，乃買券，又定河商、江商市易之不如法者，著爲法。入爲工部尚書，改户部尚書，拜中書參知政事，俄免歸。

户籍，整理屯田，興辦各種廢棄的事業。江淮財賦總管府掌管東宫田地賦税，它的官員都是由詹事院奏請授任的，不歸中書管轄，往往犯奸圖利，責求没有滿足。郝彬做總管，上朝見皇上，請求接受憲司的監督來革除營私弊端，罷免所管轄的六個提舉司來減輕民間疾苦。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終於廢除了其中四個提舉司。國家經費，鹽税占十分之八，而兩淮的鹽就占天下的一半，法律一天天毁壞，任郝彬代理户部尚書管理此事。郝彬請求計算通航運的地方、平均航綫路程，建六個倉庫，在鹽場煑鹽，運到倉庫存放起來；第二年年初，聽任商人到轉運司看倉庫商定交貿場所，然後買證券，又規範河商、江商交易中不合法的情形，寫成法令。入朝任工部尚書，改任户部尚書，拜任中書參知政事，不久免官回家。

尚書省立，拜參知政事，辭不獲命。同列務生事要功，殺無罪之人，彬積誠意開引，或從或違，横不可制。命兼大司徒，不拜。仁宗在東宫，彬懇辭至力，因稱疾篤。時相强起之，至奏重賜以餌之，彬不爲動。議罪之，罪無從得，彬堅卧一榻至數月，尚書省臣皆得罪，彬不與焉。家居七年，足迹未嘗一出門外。仁宗思之，以爲大司農卿，未幾，謝病。延祐七年三月卒。

尚書省設立後，拜任參知政事，辭官没有被批准。同僚們力求生事邀功，殺無罪的人，郝彬誠心開導他們，有些人聽有些人不聽，專横的無法控制。命令他兼任大司徒，不肯接受任命。仁宗做太子，郝彬懇切地辭官十分盡力，於是説自己病很重。當時宰相强行起用他，甚至奏請大加賞賜來引誘他，郝彬不被打動。又商議判他的罪，無處找罪狀，郝彬堅持躺在一張床上達幾個月，尚書省大臣都獲罪，郝彬則無罪。在家住了七年，脚没有邁出門外一次。仁宗想念他，任用他做大司農卿，不久，稱病辭官。延祐七年三月去世。

高源

高源，字仲淵，晋州人。高祖揖，爲州法吏，用法公平。父汝霖，爲真定廉訪司照磨，使東平，道高唐，遇盗死。

高源，字仲淵，晋州人。高祖高揖，任州法官，執法公平。父親高汝霖，任真定廉訪司照磨，奉命到東平去，路過高唐，遇强盗被害。

源幼力學，事母孝，補縣吏。中統初，擢衛輝路知事，累升齊河縣尹，有遺愛，去官十年，民猶立碑頌之。還行臺都事，僉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劾常州路達魯花赤馬恕奪民田及他不法事。恕懼，走賂權臣

高源幼年時努力求學，事奉母親有孝心，任縣吏。中統初年，升衛輝路知事，累升齊河縣尹，有遺留及於後人之恩，離官十年，百姓還立碑歌頌他。升行臺都事，任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彈劾常州路達魯花赤馬恕搶奪百姓土地以及其他違法的事。馬恕害怕，跑去賄賂權臣

阿合馬，以他事誣源，既繫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先時，源所居鄰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至孝。至是，聞源坐非辜，悉詣阿合馬曰："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况媒孽之罪非實，若妄殺源，悖天不祥。"阿合馬感悟，得不死。尋除河間等路都轉運副使，撫治有條，竈户逃者皆復業，常賦外，羨餘幾十萬緡。

阿合馬，用其他事誣陷高源。他被投入監獄後，一天，突然放了他，不知什麽原因。先前，高源住處的鄰居，多是阿合馬的親戚，早就知道高源侍奉母親最孝順。到這時，聽説高源無罪被抓，都找阿合馬説："高源，是孝子，不僅我們知道他，天一定也瞭解他。何况捏造的罪名不實，如果冤殺高源，違背天意不吉利。"阿合馬醒悟，高源得以不死。不久拜任河間等路都轉運副使，撫慰治理有條理，鹽户外逃的都恢復煮鹽，正常賦税外，結餘幾十萬緡。

至元二十四年，爲江東道勸農營田使。二十八年，遷都水監。開通惠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會通河接，置閘七、橋十二，人蒙其利。授同知湖南道宣慰司事。卒，年七十七。子夢弼、良弼、公弼。

至元二十四年，任江東道勸農營田使。二十八年，升都水監。開鑿通惠河，從文明門向東七十里，和會通河相接，架設七座閘、十二座橋，百姓受益。授任湖南道宣慰司同知。去世，七十七歲。兒子高夢弼、高良弼、高公弼。

楊湜

楊湜，字彦清，真定藁城人。習章程學，工書算，始以府吏遷檢法。中統元年，辟爲中書掾，與中山楊珍、無極楊卞齊名，時人以三楊目之。中書省初立，國用不足，湜論鈔法宜以榷貨制國用，朝廷從之，因俾掌其條制。四年，授益都路宣慰司諮議，遷左司提控掾，請嚴贓吏法。

楊湜，字彦清，真定藁城人。學習章程學説，精於書法算術，開始以府吏升檢法。中統元年，徵召爲中書掾吏，和中山楊珍、無極楊卞齊名，當時人稱他們爲三楊。中書省剛設立，國家費用不足，楊湜建議鈔法應以貨物專賣來獲得國家費用，朝廷采納他的建議，於是派他掌管此事的條例制度。四年，授任益都路宣慰司諮議，升左司提控掾，請求嚴格執行懲處贜官的法律。

至元二年，除河南大名諸處行中書省都事。三年，立制國用司，總天下錢穀，以湜爲員外郎，佩金符。改宣徽院參議。湜計帑立籍，具其出入之算，每月終上之，遂定爲令。加諸路交鈔都提舉，上鈔法便宜事，謂平準行用庫白金出入，有偷濫之弊，請以五十兩鑄爲錠，文以元寶，用之便。

至元二年，拜任河南大名諸處行中書省都事。三年，設立制國用司，總管天下錢糧，任楊湜爲員外郎，佩金符。改任宣徽院參議。楊湜算錢立賬，詳載出納的數目，每月底繳上去，於是成爲定例。加授諸路交鈔都提舉，上書論鈔法中對國家有利的事，説官府買賣通行用國庫的銀子出納，有被偷盗濫用的弊病，請求鑄成五十兩的銀錠，鑄上元寶字樣，用起來方便。

七年，改制國用司爲尚書省，拜户部侍郎，仍兼交鈔提舉。時用壬子舊籍定民賦役之高下，湜言："貧富不常，歲久寖易，其可以昔時之籍，而定今之賦役哉！"廷議善之，因俾

至元七年，改制國用司爲尚書省，拜任户部侍郎，仍舊兼任交鈔提舉。當時沿用壬子年的舊户籍數確定百姓賦税的多少，楊湜説："窮富不是恒定的，時間長了就慢慢變了，怎麽可以拿從前的户籍，來確定現在的賦税勞役呢！"朝廷輿

第其輕重，人以爲平。湜心計精析，時論經費者，咸推其能焉。

子克忠，安豐路總管。孫貞。

論很贊同他，於是派他區分各地賦役輕重，大家認爲公平。楊湜心中的計算很精確明晰，當時談論經濟的，都推崇他的才能。

兒子楊克忠，安豐路總管。孫子楊貞。

吴鼎

吴鼎，字鼎臣，燕人。至元十七年，見裕宗於東宫，命入宿衛。二十五年，授織染雜造局總管府副總管，後積官至禮部尚書、宣徽副使。大德十一年，山東諸郡饑，詔鼎往賑之。朝廷議發米四萬石，鈔折米一萬石，鼎謂同使者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同使者曰：“朝議已定，恐不可復得。”鼎曰：“人命豈不重於米耶！”言于朝，卒從所請。

至大元年，改正奉大夫、保定路總管。時皇太后欲幸五臺，言者請開保定西五迴嶺，以取捷徑。遣使即鼎，使視地形，計工費。鼎言：“荒山斗入，人迹久絶，非乘輿所宜往。”還報，太后喜，爲寢其役。三年，召授資善大夫、同知中政院事。兩浙財賦隸中政者巨萬計，前往者率多取其贏，鼎治之，一無私焉。浙有兩富豪，曰朱、張家，多貸與民錢，其後兩家誅没，而券之已償者，亦入于官，官唯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爲辨白，始獲免。四年，改京畿漕運使。

皇慶二年，特旨復僉宣徽院事；四月，進資政大夫、崇祥院使。延祐三年卒，年五十有三。贈榮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孝敏。

吴鼎，字鼎臣，燕地人。至元十七年，在東宫見裕宗，命令他入宫任警衛。二十五年，授任織染雜造局總管府副總管，後來歷任禮部尚書、宣徽副使。大德十一年，山東各郡發生饑荒，詔令吴鼎前去賑濟災民。朝廷商議發放米四萬石，折合一萬石米的錢，吴鼎對一同受委派的人説：“飢民拿到錢，將到哪裏買米？”同去的人説：“朝廷商議已决定了，恐怕不能再弄到米。”吴鼎説：“人命難道不比米重要嗎！”上朝請求，朝廷終於聽從他的要求。

至大元年，改任正奉大夫、保定路總管。當時皇太后要去五臺山，有人請求打通保定西邊的五迴嶺，以抄近路。派使者找吴鼎，讓他察看地形，計算工時費用。吴鼎説：“荒山陡峭，久絶人迹，不是皇太后所當去的。”使者回朝報告，太后很高興，因此放棄了這一工程。三年，受召任資善大夫、中政院同知。兩浙錢財賦税歸中政院管的數以萬計，前往兩浙的官員大多取其利息，吴鼎治理中政院，全無奸私。兩浙有兩家富豪，是朱家、張家，借給百姓很多錢，後來兩家被殺没收財物，而已經償還了的債券，也没收到官府，官府衹照債券收錢，百姓無法承受。吴鼎極力爲百姓辯解，纔得以免交。四年，改任京畿漕運使。

皇慶二年，皇上特别下詔讓他重新擔任宣徽院僉事；四月，升資政大夫、崇祥院使。延祐三年去世，五十三歲。贈榮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謚號孝敏。

梁德珪

梁德珪，字伯温，大興良鄉人。初給事昭睿順聖皇后宫，令習國語，通奏對，年十一，見世祖。至元十六年，爲中書左司員外郎，俄升郎中，

梁德珪，字伯温，大興良鄉人。起初供職昭睿順聖皇后宫中，讓他學習蒙古語，能用蒙古語答對，十一歲，見世祖。至元十六年，任中書左司員外郎，不久升郎中，六次升遷任尚書省參

六遷至參議尚書省事。至元三十一年，執政入奏事，帝詢其曲折，不能對，德珪從旁辯析，明白通暢，帝大悅，拜參知政事。在省日久，凡錢穀出納之制，銓選進退之宜，諸藩賜予之節，命有驟至，不暇閲簡牘，同列莫知措辭，德珪數語即定；間遇疑事，則曰某事當如某律，某年嘗有此旨，驗之皆然。北京地震，帝閲州郡報囚之數，怪其過多，德珪方在右司，詔問焉。對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感悟，爲大赦中外逋負，民賴以蘇。

大德間，成宗即位，一遵祖武，廟堂以安静爲治，求進者不得逞其志，朋聚興怨，摭事中傷德珪。會帝有疾，言者盛氣致詰，德珪以位居執政，不受凌轢，慷慨引咎，遂安置湖廣。帝疾愈，問知之，召使復位。既至，帝問："卿安在?"德珪涕泣不能語。賜酒饌，使往拜其母，因以氣疾，乞骸骨歸。大德八年九月，卒於家，年四十有六。

議。至元三十一年，掌權者入朝彙報政事，皇上詢問詳情，他回答不上來，梁德珪從旁邊幫助辯析解説，明白通暢，皇上非常高興，拜任參知政事。在尚書省時間長了，凡是錢糧出納的制度，官吏選擇升降的方法，藩王賞賜的禮節，有時命令突然來了，來不及查看文件，同僚不知措辭，梁德珪幾句話就完了；偶爾遇有疑難的事，就説什麽事當按照什麽規定，某一年曾經有這樣的命令，查驗文件果都如此。北京地震，皇上審閲各州郡上報的囚犯人數，奇怪囚犯太多，德珪正在右司，下令問他。他回答説："掌權人急於徵收賦税，擴大收捕，所以導致囚犯太多。"皇上省悟了，因此大赦天下拖欠的賦税，百姓賴以復生。

大德年間，成宗即位，全部遵循祖宗遺制，朝廷以安静爲治政根本，求取升官的不能實現心願，結爲朋黨製造怨言，找事中傷梁德珪。適逢皇上有病，説壞話的人盛氣責問，德珪因爲身居執政，不受凌辱，慷慨引咎自責，於是把自己安置到湖廣。皇上病好了，問得這事，召回讓他復官。到京城後，皇上問："你在哪兒?"梁德珪流着淚説不出話。賜給酒菜，讓他去拜見自己的母親，於是因患氣疾，請求告老辭官。大德八年九月，死於家中，終年四十六歲。

元史卷一百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八

劉因　劉述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五世祖琮生敦武校尉、臨洮府録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録事俣，俣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弟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述，因之父也。歲壬辰，述始北歸，刻意問學，邃性理之説，好長嘯。中統初，左三部尚書劉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疾辭歸。年四十未有子，嘆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因生之夕，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

因天資絶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閲方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説，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吕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代是儒學家庭，五世祖劉琮生敦武校尉、臨洮府録事判官劉昉，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録事劉俣，劉俣生劉秉善，金朝貞祐年間遷居南方。他弟弟劉國寶，中興定年間進士，最後官至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劉秉善生劉述，劉述，就是劉因的父親。壬辰年，劉述纔回北方，一心求學，精通性理學説，喜歡高聲吟咏。中統初年，左三部尚書劉肅任真定宣撫，徵召他做武邑縣令，因病辭官回家。他四十歲還没有兒子，嘆息説："上天真讓我没有兒子就算了，有兒子一定讓他讀書。"劉因出生的那天晚上，劉述夢見神人在馬上馱着一個男孩到他家，説："好好撫養他。"夢醒後劉因就出生了，就給他取名劉駰，字夢驥，後來改成現在的名和字。

劉因天資超人，三歲認字讀書，每天記千百字，看一遍就能背下來，六歲會作詩，七歲會寫文章，下筆驚人。剛二十歲，才能超群，每日閲讀典籍，想着能得到像古人一樣的人來做朋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任真定教授，劉因向他求學，同學中都没有能趕上他的。開始研究經學，研究訓詁注釋的學問，就嘆息説："聖人的精妙義理，大概不止這些。"等見到周敦頤、程頤、程顥、張栻、邵雍、朱熹、吕祖謙的書，一看就能闡發其中的精義，説："我早就説應當有這些的。"至於評論這些人學説的長處，他説："邵雍，學問最大；周敦頤，最精深；程顥、程頤，最中正；朱子，極其廣博，極其精深，并以中正貫穿起來。"他的遠見卓識大抵像這樣。

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有父、祖喪未葬，投書先友翰林待制楊恕，憐而助之，始克襄事。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衆，聞因名，往往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静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静修。

劉因早年喪父，侍奉繼母很孝順，有父親、祖父的靈柩没有下葬，寫信給父親的朋友翰林待制楊恕，楊恕因同情而幫助他，纔完成葬禮。劉因生性不隨便附和，不輕易交朋友，家中雖然很窮，不符合道義的，一點兒也不拿。在家教學生，師道尊嚴，弟子到他門上的，他因材施教，學生都有成就。公卿路過保定的人很多，聽説劉因的名聲，常常來拜見他，劉因大多迴避，不和公卿相見，不瞭解的人有些以爲他傲慢，他也不以爲意。曾喜歡諸葛孔明静以修身的話，給住處取名静修。

不忽木以因學行薦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宫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内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

不忽木把劉因的學問品行推薦給朝廷，至元十九年，朝廷有詔令徵召劉因，提升承德郎、右贊善大夫。當初，裕皇在宫中建學校，命令贊善王恂教授貼身侍衛的子弟，王恂去世，就命令劉因接替王恂。不久，因母親有病辭職回家。第二年，爲母親服喪。二十八年，下詔再派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的職位徵召劉因，他因病堅决推辭，并上書給宰相説：

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與？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

劉因從小讀書，聽説過大人君子的很多論説，雖然没有其他收獲，至於像君臣大義，自己認爲看得很清楚。如果拿日常身邊的事來説，凡是我們賴以安穩地居住并悠閑地吃飯，而享受生活的快樂的，是誰的功勞呢？都是君上賜給的。因此凡是我們有生命的百姓，有些供給勞役，有些拿出智慧才能，也一定各人有能奉獻的。這是必然的道理，從古到今不可改變，這就是莊周氏所説的逃不出天地之間的了。

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絶、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

劉因生下來四十三年，没有貢獻過一點兒力量，來報答國家養育成長的恩情，但詔命接連送到，劉因還敢傲慢不出，貪圖高尚的名聲來自己取悦自己，從而辜負我們國家賞識寵遇的恩情，而得罪於聖人中庸的教誨嗎！况且劉因的心中，從小到大，没有一天敢做出高傲奇絶、難以爲繼的行爲，平常交朋友，假如有一天交情的，都瞭解劉因的這種心意。但是有人得於傳説，不追究實情，

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踪迹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閤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

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隱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恐待罪。

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踪迹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

衹從形迹相似的地方來看我，因此我有高人隱士的名聲，想閤下也瞭解劉因没有把自己當成高人隱士。

先前，去世的皇太子以贊善的職位來召見我，立即就和使者一同去了，又奉皇上命令教學生，也是立即服從命令。後來因爲老母親中風，請求回家探視，不幸母親久病不好，最後趕上爲母親服喪，就不再出來做官，當初怎麽是有意不做官呢？當今聖明的天子選用賢才，政治面貌一新，即使先前隱居的人，也要出來做官了，何况劉因往常就不是隱居的呢？何况給予我不尋常的寵遇，讓我處於尊貴的地位上呢？因此我人留在這裏，心却去了，命運和心願相違背，生病躺在空屋中，惶恐地等待降罪。

劉因一向有風痹病，從去年死了兒子，憂患之餘，加上瘧疾，經夏天到秋天，後來雖然好了，但精神氣血，已不比先前了。不料今年五月二十八日，瘧疾重新發作，到七月初二日，引發舊病根，腹痛如用東西刺，便血不止。到八月初，偶爾起了一個念頭，自己慨嘆身邊没有比較親的親人，家中没有料理家事的僕人，怕一旦自己先死了，必定讓别人受累，於是派人在容城祖先墳墓旁，修建一間房子，如果病情不減，就住在那房子裏來等死。派人去的時候，不免感慨傷心，從此病情更重，飲食猛減。到二十一日，使者帶着詔令來了，劉因剛聽到命令，惶恐無端，不知所措，慢慢想想，私下認爲任職即使不能帶病而去，但詔命却不敢不帶病拜受。劉因又想，如果稍有遲疑，就不僅是臣子心中有所不安，而且形迹高傲，就不近於人情了。因此當日拜受任命，留下使者，等病情稍有好轉，就和他同去。耽擱到今天，百般醫治，全無一點效果，纔請使者先走，并命令學生李道恒，繳上驛馬聖旨，等病好了，自己準備坐騎上路。希望閤下加以憐憫，

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

曲意保全我。劉因實際是疏遠微賤的臣子，和朝廷諸公不同，我的任職和辭官，似乎不是難辦的事，希望閣下始終照顧我。

書上，朝廷不强致，帝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

書信交上來，朝廷不勉强召他來，皇上聽説這事，也説："古代有所謂召不來的臣子，他就是那些人的同類人吧！"至元三十年夏天四月十六日去世，終年四十五歲。没有兒子，聽説的人都哀嘆悼念他。延祐年間，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號文靖。

歐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乎！麒麟鳳凰，固宇内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絶學，爲來世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言。

歐陽玄曾爲劉因畫像作贊説："没有曾點的放達，却有到沂水沐浴舞雩的快樂；具有子路的勇敢，但却没有北部邊鄙鼓瑟的聲音。以裕皇的仁慈，却見到留不住的四皓般的人物；憑世祖的謀略，却遇上召不來的兩個儒生。哎呀！麒麟鳳凰，本是天下不常有的。但是鳳凰一叫《六典》作好，麒麟一出《春秋》寫成。那麽他心中不想拋開時代而一個人獨處是很明顯的了，他也是要隨周公、孔子之後，替先聖繼承絶滅的學説，爲來世開拓太平的人吧！"輿論認爲這是知情話。

因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因所自選。又有文集十餘卷，及《小學四書語録》，皆門生故友所録，惟《易繫辭説》，乃因病中親筆云。

劉因所寫的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叫《丁亥集》，劉因自己所編選的。又有文集十多卷，以及《小學四書語録》，都是學生朋友所記的，衹有《易繫辭説》，是劉因病中親筆所寫的。

吴澄

吴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曄，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媪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于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習。九歲，從群子弟試

吴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吴曄，當初住在咸口里，位於華蓋、臨川兩山中間，看雲氣的徐覺説那地方要出奇人。吴澄出生前一晚，同鄉父老看到有奇異的雲氣落到他家，鄰居老太太又夢見有東西蜿蜒落入他家屋旁池塘中，早上把這事告訴别人，而吴澄出生了。三歲，聰穎慧悟一天天顯現出來，教他古詩，隨口就能背出來。五歲，每天學一千多字，夜間讀書到天亮。母親擔心他過於辛勞，控制燈油，不多給，吴澄等母親入睡，點燈又學習。九歲，隨子弟們

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

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録上。元貞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録其問答，凡數千言。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奥義，嘆曰："與吴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吴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

在鄉學考試，常名列前茅。長大後，對經傳都通曉，懂得用心於聖賢的學説，曾參加進士考試，没有考中。

至元十三年，百姓剛依附，盜賊四處涌起，樂安鄭松叫吴澄住在布水谷，於是寫《孝經章句》，校勘審定《易》、《書》、《詩》、《春秋》、《儀禮》以及《大戴禮記》、《小戴禮記》。侍御史程鉅夫奉命到江南尋找賢才，召吴澄到京城。不久，因母親年邁告辭回家。程鉅夫請求把吴澄所寫的書放在國子監，來供給學習的人，朝廷命令有關官吏到他家采録呈上。元貞初年，游學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把他迎到郡學，每天聽他講談，記録他的答話，總計幾千字。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曾問吴澄《易》、《詩》、《書》、《春秋》的深奥含義，慨嘆説："和吴先生交談，如同探測深淵大海。"於是行學生禮，終其一生。左丞董士選請他到家，親自端上禮品食物，説："吴先生，是天下名士。"入朝後，推薦吴澄有學問，提拔他爲應奉翰林文字。有關部門敦促勸説，好長時間他纔到任，但代替他的人已經到任，吴澄當天回南方。不久，拜任江西儒學副提舉，在任三個月，因病離任。

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文正公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

至大元年，召任爲國子監丞。這之前，文正公許衡做祭酒，開始用《朱子小學》等書教學生，時間長了，逐漸改變了舊例。吴澄到任後，天亮時在堂上點蠟燭，學生按次序聽講，太陽偏西，回到起居室，拿着經書來問問題的，接連來到。吴澄根據各人的資質，反復引導他們，常到半夜，即使嚴冬盛夏都不變。

皇慶元年，升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静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

皇慶元年，升國子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簡化成四條教法：一是經學，二是行實，三是文藝，四是治事，没有來得及施行。他又曾對學生説："朱子對道學學問的功勞居多，而陸子静以崇尚德性爲主。學問不以道德做根本，那麼這種學問的弊端就一定偏於言語解釋的末流，所以學問一定要以德性爲根本，差不多能得到真學問。"談論的人就以爲吴澄推崇陸氏的學説，

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

不合許衡推重信服朱子的原意，但也没有人知道朱子、陸氏的學問怎麽樣。吴澄有一天辭官離去，學生中有不報告就跟他到南方去的。不久拜任集賢直學士，特别授任奉議大夫，讓他乘驛車到京城，到真州，犯病，没有成行。

英宗即位，超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黄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説，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

英宗登位，越級提升翰林學士，晋升太中大夫。這之前，曾有聖旨召集善於書法的人，用金粉泥寫佛家《藏經》。皇上在上都，派左丞速速，命令吴澄作序，吴澄説："皇上寫經，爲百姓祈求幸福，這是壯舉。如果用來超度死者，臣就不知道了。因爲福分利益，雖然是人們喜歡聽的，但輪回的事，那些研究佛學的，還有些人不談。不過是説行善的人，死後就超生上天，那些最好的就和日月同輝；作惡的人，死後就下地獄，那些最壞的就和泥土蟲子同類。那幫人就編造超度的説法，來迷惑世人。如今各位聖人的神靈，上和日月齊輝，哪用得上超度！况且本朝初年以來，總計寫經超度死人的，不知幾次。如果不見效，就是没有佛法了；如果已經見效，那就是欺騙祖宗了。寫成文章，不可以留給後人看，請等皇上回來後報告他。"適逢皇上駕崩而作罷。

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宫，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宫，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仿金、宋，豈以宗廟叙次，而不考古乎！"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録》，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録》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

泰定元年，剛開設御前講席，首先命令吴澄和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做講官。在至治末年，詔令建太廟，設計者常見到同堂不同室的做法，就建了十三室。還没來得及遷牌位供奉，而皇上死了，有關官吏對昭穆次序有懷疑，下令集體討論這件事。吴澄建議説："世祖統一天下，全都查考古代制度而施行。古時候，天子七個廟，每個廟都建宫殿，太祖居中，左邊三廟爲昭，右邊三廟爲穆，昭穆神位，各自依次序向前移動，廟的宫殿，有點像現在的中書六部。省部的設立，也模仿金、宋，怎能給宗廟排次序，却不參考古代呢！"有關部門急於辦事，最後按照原先的次序。當時吴澄已有辭職的心，適逢編《英宗實録》，命令他主持這件事，過了幾個月，《實録》編成，還没有交上，就稱病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命在國史院賜宴，并轉達了朝廷想

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吴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

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亹亹，使人涣若冰釋。弱冠時，嘗著説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黄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顔、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退歸于家，與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屩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注穿鑿，以發其藴，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

挽留他的意思，宴會結束，他立即出城上船離去。中書聽説後，派官員乘驛馬去追，没有趕上就回來了，對皇上説："吴澄，是國家有名的儒士，朝廷有德望的老臣，現在告老回家，不忍心再勞累他，應有所嘉獎。"詔令加任資善大夫，又拿金綫織的花錦緞兩件以及五千貫錢賜給他。

吴澄身體像承受不了衣服，端坐拱手，臉色和氣而神情超脱，答問平緩，使人涣若冰釋。剛二十歲時，曾著文説："道的根源出於上天，神聖的人繼承上天，堯、舜以前，是道的'元'；堯、舜以後，是道的'亨'；洙、泗、鄒、魯，是'利'；濂、洛、關、閩，是'貞'。分開來説，上古伏羲、黄帝是'元'，堯、舜是'亨'，禹、湯是'利'，文王、武王、周公是'貞'吧！中古的道統：仲尼是'元'，顔淵、曾子是'亨'，子思是'利'，孟子是'貞'吧！近古的道統：周子是'元'，二程、張栻是'亨'，朱子是'利'，誰是今天的'貞'呢？還没有。那麽難道可以永遠没有歸屬麽！"他早年就像這樣用這篇文章自承。因此他出山到朝廷官署，引退回家，和經過郡縣，士大夫都邀請他執教，而天下的讀書人不怕幾千里，背着書箱接踵來山中求學的，常不下一千幾百人。稍有空閑，就寫書，到將去世時，還不停止。他對《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述，全部打破傳注的穿鑿附會，來闡發其中的含意，逐條歸納記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學説。作《學基》、《學統》兩篇，使人懂得學問的根本，和研究學問的順序，對邵子的學説尤其有心得。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以及《八陣圖》、郭璞《葬書》。

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天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澄卒，年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

當初，吴澄住的幾間草房，程鉅夫題名草廬，因此求學的人稱他爲草廬先生。天曆三年，朝廷因爲吴澄是老臣，特别命令他的二兒子吴京任撫州教授，以便於奉養。第二年六月，得病，有大星墜落在他住處東北，吴澄去世，終年八十五歲。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

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

長子文，終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京，終翰林國史院典籍官。孫當，自有傳。

公，謚號文正。

長子吴文，官至柳州路總管府同知；吴京，官至翰林國史院典籍官。孫子吴當，自己有傳。

元史卷一百七十二

列傳第五十九

程鉅夫

程鉅夫，名文海，避武宗廟諱，以字行。其先自徽州徙郢州京山，後家建昌。叔父飛卿，仕宋，通判建昌，世祖時，以城降。鉅夫入爲質子，授宣武將軍、管軍千户。他日，召見，問賈似道何如人，鉅夫條對甚悉，帝悦，給筆札書之，乃書二十餘幅以進。帝大奇之，因問今居何官，以千户對，帝謂近臣曰："朕觀此人相貌，已應貴顯；聽其言論，誠聰明有識者也。可置之翰林。"丞相火禮霍孫傳旨至翰林，以其年少，奏爲應奉翰林文字，帝曰："自今國家政事得失，及朝臣邪正，宜皆爲朕言之。"鉅夫頓首謝曰："臣本疏遠之臣，蒙陛下知遇，敢不竭力以報陛下！"尋進翰林修撰，屢遷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

程鉅夫，名文海，避武宗名諱，以字行。他的祖上從徽州遷居郢州京山，後定居建昌。叔父程飛卿，在宋朝做官，任建昌通判，世祖時，率城投降。程鉅夫入朝做人質，授任宣武將軍、管軍千户。有一天，世祖召見他，問賈似道是什麽樣的人，程鉅夫逐條回答很詳細，皇上很高興，給他筆紙寫下來，他就寫了二十多頁呈上。皇上覺得他非常奇特，接着問他現任什麽官，回答是千户，皇上對身邊大臣説："朕看這個人的相貌，已應顯貴之相；聽他的談論，確是聰明有見地的人。可把他放在翰林院。"丞相火禮霍孫傳達聖旨到翰林，因爲他年紀輕，奏請任命他做應奉翰林文字，皇上説："今後國家政事的得失，以及朝廷大臣的好壞，應都對我説。"程鉅夫磕頭謝恩説："臣本是疏遠的小臣，承蒙皇上知遇之恩，怎敢不竭盡全力以報皇上！"不久升翰林修撰，屢升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

至元十九年，奏陳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二曰通南北之選，三曰立考功歷，四曰置貪贓籍，五曰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采行之，賜地京師安貞門，以築居室。二十年，加翰林集賢直學士，同領會同館事。二十三年，見帝，首陳："興建國學，乞遣使江南搜訪遺逸；御史臺、按察司，并宜參用南北之人。"帝嘉納之。

至元十九年，他上奏陳述五件事：一是核實江南仕宦户籍，二是統一南北方的選舉，三是設立考核官吏政績的制度，四是設貪贓登記，五是發給江南官吏俸禄。朝廷大多采納施行了他的建議。在京城安貞門賜一塊地，讓他來修居室。二十年，加任翰林集賢直學士，同領會同館事。二十三年，見皇上，首先提議："興建國學，請派使者到江南搜尋探訪隱逸賢人；御史臺、按察司，都應結合使用南北兩方人才。"皇上嘉許并采納了他的建議。

二十四年，立尚書省，詔以爲參

至元二十四年，設尚書省，詔令他任參知政

知政事，鉅夫固辭。又命爲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遂以鉅夫仍爲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奉詔求賢於江南。初，書詔令皆用蒙古字，及是，帝特命以漢字書之。帝素聞趙孟藡、葉李名，鉅夫臨當行，帝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又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冲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還朝，陳民間利病五事，拜集賢學士，仍還行臺。

二十六年，時相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也。昔文帝以决獄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决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内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奸用事，立尚書鈎考錢穀，以剥割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盗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爲便。"桑哥大怒，羈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鉅夫既還行臺，二十九年又召鉅夫與胡祗遹、姚燧、王惲、雷膺、陳天祥、楊恭懿、高凝、陳儼、趙居信等十人，赴闕賜對。三十年，出爲閩海道肅政廉訪使，興學明教，吏民畏愛之。

大德四年，遷江南湖北道肅政

事，程鉅夫執意推辭。又命令他做御史中丞，御史臺的大臣說："程鉅夫是南方人，并且年輕。"皇上大怒說："你没有使用南方人，憑什麽知道南方人不能用！從今省部臺院，一定要參用南方人。"於是任程鉅夫仍做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代理御史臺事務，奉命到江南訪求賢人。當初，寫詔書都用蒙古文，到這時，皇上特别命令用漢字寫詔書。皇上一向聽説過趙孟藡、葉李的名字，程鉅夫臨行前，皇上密令他一定要把這兩個人弄來；程鉅夫又推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冲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多人，皇上都提拔他們放在御史及文學職位上。程鉅夫回朝，陳述有關民間利害的五件事，拜任集賢學士，仍回行臺。

至元二十六年，當時丞相桑哥專權，法令苛刻急迫，天下騷動。程鉅夫上朝，呈上奏疏説："臣聽説天子的職責，没有比選擇宰相更重大的，宰相的職責，没有比推薦賢才更重大的。如果不把進用賢才作爲緊要任務，而衹是把賺錢當成中心，不符合上爲維護正氣道德、下爲百姓生息的本意。從前漢文帝拿判案和錢糧來問丞相周勃，周勃回答不出，陳平進言説：'陛下問判案，就問廷尉；問錢糧，就問治粟内史。宰相，上合天理陰陽變化，下循萬物規律，外威鎮安撫四方他族，内撫慰百姓使民心歸附。'看他説的話，可以知道宰相的職責了。如今奸臣掌權，設尚書榨取錢糧，把剥削百姓作爲能事，所任用的人，大多是貪婪圖利的人，江南盗賊暗裏興起，確實因爲這些原因。臣私下認爲應當清理尚書的政事，减少行省的權限，罷免談論漁利的官吏，施行撫恤百姓的政策，對國家有利。"桑哥大怒，把他扣留在京城不讓走，奏請殺他，總共六次奏請，皇上都不答應。程鉅夫回行臺後，二十九年又召程鉅夫和胡祗遹、姚燧、王惲、雷膺、陳天祥、楊恭懿、高凝、陳儼、趙居信等十人，到朝廷答話。三十年，出京任閩海道肅政廉訪使，興辦學校暢明教育，官民敬畏愛戴他。

大德四年，升任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

廉訪使。至官，首治行省平章家奴之爲民害者，上下肅然起敬。八年，召拜翰林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十年，以亢旱、暴風、星變，鉅夫應詔陳弭災之策，其目有五：曰敬天，曰尊祖，曰清心，曰持體，曰更化。帝皆然之。雲南省臣言："世祖親平雲南，民願刻石點蒼山，以紀功德。"詔鉅夫撰其文。

十一年，拜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復留爲翰林學士。至大元年，修《成宗實録》。二年，召至上都。三年，復拜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四年，與李謙、尚文等十六人同赴闕，賜對便殿。拜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留爲翰林學士承旨。皇慶元年，修《武宗實録》。二年，旱，鉅夫應詔陳桑林六事，忤時宰意。明日，帝遣近侍賜上尊，勞之曰："中書集議，惟卿所言甚當，後臨事，其極言之。"於是詔鉅夫偕平章政事李孟、參知政事許師敬議行貢舉法，鉅夫建言："經學當主程頤、朱熹傳注，文章宜革唐、宋宿弊。"命鉅夫草詔行之。

三年，以病乞骸骨歸田里，不允，命尚醫給藥物，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令，以便侍養。時令近臣撫視，且勞之曰："卿，世祖舊臣，惟忠惟貞，其勉加餐粥，少留京師，以副朕心。"鉅夫請益堅，特授光禄大夫，賜上尊，命廷臣以下飲餞于齊化門外，給驛南還。敕行省及有司常加存問。居三年而卒，年七十。泰定二年，贈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文憲。

到任上，首先處治行省平章爲害百姓的家奴，上下肅然起敬。八年，受召拜任翰林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十年，因爲大旱、暴風、星象變化，程鉅夫受詔令陳述消災的方法，條目有五個：即敬奉上天，尊敬祖宗，清心寡欲，守法，改變教化。皇上覺得都對。雲南行省大臣說："世祖親自平定雲南，百姓希望在點蒼山刻石，來記載他的功德。"詔令程鉅夫寫這篇碑文。

大德十一年，拜任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又留京任翰林學士。至大元年，修《成宗實録》。二年，受召到上都。三年，又拜任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四年，和李謙、尚文等十六人一同到朝廷，召在便殿答話。拜任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留京任翰林學士承旨。皇慶元年，修《武宗實録》。二年，大旱，程鉅夫受詔令陳述桑林六件事，違背當時宰相的意願。第二天，皇上派貼身侍從賜給上等好酒，慰問他說："在中書集會商議，衹有你所說的很合適，以後遇事，希望你盡力提意見。"於是詔令程鉅夫偕同平章政事李孟、參知政事許師敬商議施行貢舉法，程鉅夫建議說："經學應當依程頤、朱熹的傳注，文章應當革除唐、宋的老毛病。"命令程鉅夫起草詔書實行這一措施。

延祐三年，因病請求告老回鄉，皇上不批准，命令御醫供給藥物，任命他兒子程大本做郊祀署令，以便侍候奉養。時常派貼身臣子撫慰探視，并慰問他說："你是世祖時的老臣，極其忠貞，希望你努力增加飲食，稍住京城，來滿足我的心願。"程鉅夫請求辭任，去意更堅，特别授任光禄大夫，賜給上等美酒，命令朝廷大臣以下官員到齊化門外設宴餞行，供給驛車送他回南方。詔命行省和官府經常加以慰問。過了三年去世，七十歲。泰定二年，贈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號文憲。

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兒子秦王趙德芳的後代。五世祖秀安僖王趙子偁，四世祖崇憲

四世祖崇憲靖王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偁之子，是爲孝宗，伯圭，其兄也，賜第于湖州，故孟頫爲湖州人。曾祖師垂，祖希永，父與訔，仕宋，皆至大官；入國朝，以孟頫貴，累贈師垂集賢侍讀學士，希永太常禮儀院使，并封吳興郡公，與訔集賢大學士，封魏國公。

孟頫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爲文操筆立就。年十四，用父廕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真州司户參軍。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

至元二十三年，行臺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焕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虚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虚。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况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或以孟頫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責孟頫曰："今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贓論罪，汝以爲非，豈欲沮格至元鈔耶?"孟頫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虚，故改

靖王趙伯圭。高宗没有兒子，立子偁的兒子做太子，他就是孝宗，趙伯圭，是孝宗的哥哥，在湖州賜給府第，因此趙孟頫是湖州人。曾祖趙師垂，祖父趙希永，父親趙與訔，在宋朝做官，都做到大官；進入本朝，因趙孟頫而顯貴，多次追贈趙師垂集賢侍讀學士，贈趙希永太常禮儀院使，并封吳興郡公，贈趙與訔集賢大學士，封魏國公。

趙孟頫幼年聰明敏捷，讀書看一遍就背得出，寫文章拿起筆馬上就寫成。十四歲，因父廕授官，試用符合吏部選舉條例，調任真州司户參軍。宋朝滅亡，住家中，自己更加努力於學問。

至元二十三年，行臺侍御史程鉅夫，奉命到江南訪求遺賢隱士，找到趙孟頫，帶他入朝覲見。趙孟頫才氣縱横，神采焕發，如同神仙中人，世祖看到他很喜歡，讓他坐在右丞葉李的上方。有人説趙孟頫是宋宗室後代，不應讓他靠近身邊，皇上不聽。當時剛設尚書省，命令趙孟頫起草詔書頒布天下，皇上看了詔書，高興地説："説中朕心中所要説的話了。"詔命集合百官在刑部商議刑法，大家想定犯贓滿至元鈔二百貫的判死罪，趙孟頫説："剛造鈔時，用銀子作儲備，鈔銀相等，到現在二十多年間，鈔銀多寡相差達幾十倍，因此改中統鈔爲至元鈔，再過二十年後，至元鈔一定又像中統鈔，讓百姓依鈔判罪，可能太重。古時，因米和絹是百姓生活必需，叫做兩種實物，銀子與錢和兩種實物相對等，叫兩種虚物。四個東西的價值，雖然不時有上升下降，但最終相差不大，用絹定贓，最爲適中。况且鈔是宋代所創製的，用於邊疆，金人沿襲而使用鈔，都是出於没辦法。竟想用它來定人死罪，似乎不是最好的辦法。"有人認爲趙孟頫年輕，剛從南方來，譏刺國家法規不好，心中很不平，責問趙孟頫説："現今朝廷施行至元鈔，所以犯法的用它定贓論罪，你認爲不對，難道想阻止至元鈔的使用嗎?"趙孟頫説："法律，是關係人命的東西，定得有輕重，那麽人就有死於非命了。趙孟頫奉命參加討論，不敢不説。現在中統鈔不值錢，因此改用至元鈔，説至元鈔永遠没有不值

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帝初欲大用孟頫，議者難之。

錢的時候，哪有這道理！您不想想道理，想用勢力相威逼，行麽！"那人面有愧色。皇上當初想大力起用趙孟頫，輿論阻撓此事。

二十四年六月，授兵部郎中，兵部總天下諸驛。時使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吏無以供給，强取於民，不勝其擾，遂請於中書，增鈔給之。至元鈔法滯澀不能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則徑笞之。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爲譴。

至元二十四年六月，授任兵部郎中，兵部總管天下各驛站。當時使者飲食的費用，比先前多幾十倍，官府没有拿來供應的，就向百姓强行索取，百姓受不了這種騷擾，他於是向中書請求，增加錢鈔供應驛站。至元鈔法受阻不能實行，下詔派尚書劉宣和趙孟頫乘驛車奔赴江南，追究行省丞相怠慢命令的罪過，凡是左右司官員及各路官員，就可直接鞭打他們。趙孟頫接受命令而去，等回朝，没有鞭打一個人，丞相桑哥很因這點責怪他。

時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即命虎臣往按之，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不聽，孟頫進曰："趙全固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强買人田，縱賓客爲奸利，全數與争，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他使。桑哥鐘初鳴時即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耻，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曹史以下。他日，行東御墻外，道險，孟頫馬跌墮于河。桑哥聞之，言於帝，移築御墻稍西二丈許。帝聞孟頫素貧，賜鈔五十錠。

當時有個叫王虎臣的，説平江路總管趙全不守法，就命令王虎臣前往審查他，葉李堅持上奏不應派王虎臣，皇上不聽，趙孟頫上前説："趙全固然應當追問，但虎臣以前曾擔任該郡郡守，多强買百姓田地，放縱門客謀取私利，趙全多次和他争執，王虎臣怨恨他。王虎臣前去，必定要陷害趙全，事情即使獲知實情，别人也不能没有懷疑。"皇上省悟，纔派别人去了。桑哥在鐘剛敲響時就坐在省署中，六曹官員遲到的，就要受責打，趙孟頫偶爾遲到了，斷事官立即領趙孟頫受鞭打，趙孟頫進去向都堂右丞葉李申訴説："古時候，刑罰不加在大夫身上，用這來培養大夫的廉耻心，用節義教育他們，况且污辱士大夫，就是污辱朝廷。"桑哥急忙安慰趙孟頫讓他出來，從此所鞭打的，惟有曹史以下小吏。另一天，他從東宫墻外走，路難走，趙孟頫的馬跌落河中。桑哥聽説這事，對皇上説，移建宫墻稍向西挪二丈多。皇上聽説趙孟頫一向貧困，賜錢五十錠。

二十七年，遷集賢直學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傷數十萬，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阿剌渾撒里馳還，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忌桑哥，但泛引經傳及五行災異之

至元二十七年，升集賢直學士。這年地震，北京最厲害，土地塌陷，黑沙水從地下涌出，人死傷幾十萬，皇上深深擔憂這件事。當時皇上駐駕龍虎臺，派阿剌渾撒里奔回朝廷，召集集賢、翰林兩院官員，詢問導致災難的原因。大家懼怕桑哥，衹是泛泛地引經傳以及五行災異的説法，

言，以修人事、應天變爲對，莫敢語及時政。先是，桑哥遣忻都及王濟等理算天下錢糧，已徵入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害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孟頫與阿剌渾撒里甚善，勸令奏帝赦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阿剌渾撒里入奏，如孟頫所言，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謂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耶！"桑哥悟，民始獲蘇。

以修整人間政事、應付上天災變作回答，没有人敢談及當時政治。這之前，桑哥派忻都及王濟等清理核算天下錢糧，已徵收進來幾百萬，没有徵收上來的還有幾千萬，危害百姓特别厲害，民不聊生，相繼自殺，逃到山林的，就派兵追捕他們，都没有人敢阻擋這件事。趙孟頫和阿剌渾撒里很要好，勸他奏請皇上大赦天下，全數免除徵收錢糧，希望上天的災變可以消止。阿剌渾撒里入朝報告，如同趙孟頫所説，皇上聽從他。詔書起草已好，桑哥憤怒地説這一定不是皇上的主意。趙孟頫説："凡是錢糧没收上來的，那些人死的逃的已光了，從哪裏去收？不趁這時免除徵收，以後論事的，如果拿失落錢糧幾千萬歸罪尚書省，難道不成了丞相的大罪過麽！"桑哥省悟，百姓纔獲得新生。

帝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所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説，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嘆賞焉。

皇上曾問葉李、留夢炎二人優劣，趙孟頫回答説："夢炎是我父親的朋友，他爲人厚道穩重，十分自信，喜歡謀劃并能當機立斷，有大臣的才能；葉李所讀的書，我都讀過，他所懂的所能做的，我也懂也能做。"皇上説："你認爲留夢炎比葉李賢能嗎？留夢炎在宋朝是狀元，官做到丞相，當賈似道貽誤國家欺騙皇上，留夢炎阿附取容；葉李是平民，却拜伏在宮殿下上書，他比留夢炎賢能。你因爲留夢炎是你父親的朋友，不敢指斥他的過錯，可以寫詩譏刺他。"趙孟頫所作的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説，且將忠直報皇元"的話，皇上很欣賞。

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信，無逾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既而徹里至帝前，數桑哥罪惡，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對如初。時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誅桑哥，罷尚書省，大臣多以罪去。

趙孟頫退朝後對奉御徹里説："皇上談論賈似道貽誤國家，責怪留夢炎不説，桑哥罪比賈似道大，而我們不説，以後拿什麽來推卸責任！但我是疏遠的臣子，説了必定不聽，侍臣中讀書懂義理，慷慨有大節，又被皇上親近信任的，没有超過您的。獻出短促的生命，替百姓除奸賊，是仁人做的事。您一定要努力去做！"不久徹里到皇上跟前，列數桑哥的罪惡，皇上憤怒，命令衛士打他嘴巴，血從嘴和鼻子中流出來，摔倒在地。過了一會兒，又喊來問他，他回答同剛纔一樣。當時大臣也有接着説桑哥有罪的，皇上終於按罪誅殺桑哥，廢除尚書省，大臣大多因罪罷

帝欲使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有旨令出入宫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帝問："汝趙太祖孫耶？太宗孫耶？"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謝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時總管闕，孟頫獨署府事，官事清簡。有元掀兒者，役於鹽場，不勝艱苦，因逃去。其父求得他人尸，遂誣告同役者殺掀兒，既誣服。孟頫疑其冤，留弗决，逾月，掀兒自歸，郡中稱爲神明。僉廉訪司事韋哈剌哈孫，素苛虐，以孟頫不能承順其意，以事中之，會修《世祖實録》，召孟頫還京師，乃解。久之，遷知汾州，未上，有旨書金字《藏經》，既成，除集賢直學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遷泰州尹，未上。

至大三年，召至京師，以翰林侍讀學士，與他學士撰定祀南郊祝文，及擬進殿名，議不合，謁告去。仁宗在東宫，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改翰林侍講學士，遷集賢侍講學士、資德大夫。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絶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悦者間之，帝初若不聞者。又有上書言國史所載，不宜使孟頫與聞者，帝乃曰："趙子昂，世祖皇帝所簡拔，朕特優以禮貌，置於館閣，典司述

官。

皇上想讓趙孟頫參預中書政事，趙孟頫堅決推辭，皇上有旨令他出入宫門不受限制。每次見駕，必定從容談到治政方法，多所補益。皇上問："你是趙太祖的孫子呢？還是太宗的孫子？"他回答説："我是太祖十一世孫。"皇上説："太祖的行爲事迹，你知道嗎？"趙孟頫推稱不知道，皇上説："太祖的行爲事迹，多有可取的，朕都知道。"趙孟頫自己想，長期在皇上身邊，一定被人忌恨，極力請求授外任。二十九年，出京任濟南路總管府同知。當時總管缺任，趙孟頫一人管理府中事務，官事清省簡潔。有個叫元掀兒的，在鹽場服勞役，受不了艱苦，於是逃走了。他父親找來别人的尸體，就誣告一同服役的人殺死了元掀兒，被告已無辜認罪。趙孟頫懷疑他冤枉，留下不判。過了一個月，元掀兒自己回來了，郡中人稱趙孟頫英明。廉訪司僉事韋哈剌哈孫，一向苛刻暴虐，因爲趙孟頫不能順承他的意願，拿事情中傷他，適逢修《世祖實録》，召趙孟頫回京城，纔算了。好長時間後，升汾州知州，没有到任，有詔令命他寫金字《藏經》，寫完後，任集賢直學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升泰州尹，没有赴任。

至大三年，召到京城，以翰林侍讀學士身份，和其他學士撰寫祀南郊祝文，等擬上殿名時，建議不合皇上心思，告辭離去。仁宗做皇太子時，一向知道他的名字，等登位，召拜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改任翰林侍講學士，升集賢侍講學士、資德大夫。三年，拜任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皇上愛慕他很深，用字稱呼他而不喊名。皇上曾經和侍臣談論文學人士，把趙孟頫比成唐朝李白、宋朝蘇子瞻。又曾稱贊趙孟頫操行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精絶，旁通佛、老的學説，都是别人趕不上的。有不喜歡他的人離間他，皇上開始就像没聽到。又有人上書説國史所記載的，不應讓趙孟頫參預其事，皇上就説："趙子昂，世祖皇帝所選拔的，朕特别以禮貌優待他，放在館閣，主管寫作，傳於後代，這班人囉嗦什麽！"不久賜錢五百錠，對侍

作，傳之後世，此屬啾啾何也!”俄賜鈔五百錠，謂侍臣曰：“中書每稱國用不足，必持而不與，其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孟頫嘗累月不至宫中，帝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寒，敕御府賜貂鼠裘。

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翰林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六年，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俾書《孝經》。二年，賜上尊及衣二襲。是歲六月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國公，謚文敏。

孟頫所著，有《尚書註》，有《琴原》、《樂原》，得律吕不傳之妙；詩文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絶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爲知言云。

子雍、奕，并以書畫知名。

鄧文原

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父漳，徙錢塘。文原年十五，通《春秋》。在宋時，以流寓試浙西轉運司，魁四川士。至元二十七年，行中書省辟爲杭州路儒學正。大德二年，調崇德州教授。五年，擢應奉翰林文字。九年，升修撰，謁告還江南。至大元年，復爲修撰，預修《成宗實録》。三年，授江浙儒學提舉。

皇慶元年，召爲國子司業。至官，首建白更學校之政，當路因循，

臣說：“中書常説國家費用不够，一定扣着不肯給，還是在普慶寺另外存的錢中給他。”趙孟頫曾連月不到宫中，皇上拿這事問身邊的人，都説他年老怕冷，皇上命令從皇宫倉庫中賜給貂皮皮衣。

當初，趙孟頫靠程鉅夫推薦，起始爲郎，等程鉅夫做翰林學士承旨，請求離任回去，趙孟頫接替他，先去他門上拜别，然後到翰林院赴任，當時人把這當成士大夫的美事。六年，得以請求回南方。皇上派使者賜給衣物錢幣，催他回朝，因爲生病，没有成行。至治元年，英宗派使者到他家中，讓他寫《孝經》。二年，賜給上等好酒及兩套衣服。這年六月去世，六十九歲。追封魏國公，謚號文敏。

趙孟頫所著，有《尚書註》，有《琴原》、《樂原》，説出了音樂説不出的美妙；詩文清邃奇逸，讀了它，讓人有飄飄出世的感覺。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絶古今，最終因書法名揚天下。天竺有僧人，從幾萬里外來求他的書法回國，國中奉爲寶物。他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其精緻。前任史官楊載説趙孟頫的才能多少被他的書畫所掩蓋，知道他的書畫的，不知道他的文章，知道他文章的，不知道他經國濟民的學問。人們認爲是知情話。

兒子趙雍、趙奕，都以書畫聞名。

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父親鄧漳，遷家錢塘。文原十五歲，懂《春秋》。在宋時，因寄居異鄉試任浙西轉運司，在四川士人中奪魁。至元二十七年，行中書省徵召爲杭州路儒學學正。大德二年，調任崇德州教授。五年，提升應奉翰林文字。九年，升修撰，告辭回江南。至大元年，又任修撰，參加修撰《成宗實録》。三年，授任江浙儒學提舉。

皇慶元年，召任爲國子司業。到任後，首先建議改革學校的管理，掌權的因循守舊，難於改

重於於作，論不合，移病去。科舉制行，文原校文江浙，慮士守舊習，大書朱熹《貢舉私議》，揭于門。延祐四年，升翰林待制。五年，出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平江僧有憾其府判官理熙者，賄其徒，告熙贓，熙誣服。文原行部，按問得實，杖僧而釋熙。吴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脅，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如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其兄訴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焉。械繫三年，文原録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脅，而福兒素用左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鞫之，果得真殺人者，而釋福兒。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盗，有司得盗，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妻葉氏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於水涯樹下，得尸與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爲神。

革，意見不合，稱病離任。科舉制施行後，鄧文原在江浙校書，考慮到讀書人嚴守舊習慣，把朱熹《貢舉私議》寫成大字，挂在門邊。延祐四年，升任翰林待制。五年，出任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僉事。平江有僧人恨本府判官理熙，賄賂他的門下，告發理熙貪贓枉法，理熙無辜服罪。鄧文原巡視部屬，審問獲悉實情，判僧人杖刑并釋放理熙。吴興有個平民夜裏回家，被巡邏的人抓住，拘禁在亭下。那個人逃走，有人追上他，刺中他脅部，倒在了地上。第二天早上，家裏人找到他弄回家，將死，他哥哥問："殺你的是什麼人?"那人説："戴白帽子、穿青衣裳、高個子的人。"他哥哥告到官府，官府追問初更值勤的人叫張福兒，抓住他，使他認了罪。關押三年，鄧文原審查該案説："張福兒身高不滿六尺，不是高個子；刀傷右脅，但福兒習慣用左手，傷口應在左側，爲什麼傷在右邊呢?"重審此案，果然查到真正的殺人者，并釋放張福兒。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盗，官府抓獲盗賊，案子辦好送到郡裏；有人夜裏燒了戴家房子，却不知道戴汝惟到哪裏去了。鄧文原説："這肯定有原因。"於是查知他妻子葉氏和他弟弟謀殺戴汝惟的罪狀，并於水邊樹下，挖到尸體和帶血迹的斧頭都在那兒，人們把他看成了神。

六年，移江東道。徽、寧國、廣德三郡，歲入茶課鈔三千錠，後增至十八萬錠，竭山谷所産，不能充其半，餘皆鑿空取之民間，歲以爲常。時轉運司官聽用鄉里嘩狡，動以犯法誣民，而轉運司得專制有司，凡五品官以下皆杖决，州縣莫敢如何。文原請罷其專司，俾郡縣領之，不報。徽民謝蘭家僮汪姓者死，蘭侄回賂汪族人誣蘭殺之，蘭誣服。文原録之，得其情，釋蘭而坐回。時久旱不雨，决獄乃雨。

延祐六年，改任江東道。徽州、寧國、廣德三郡，每年上繳茶賦錢三千錠，後來增加到十八萬錠，拿出山川出産的全部，也不能達到半數，其餘都憑空從民間榨取，每年把這作爲常規。當時轉運司官員任用鄉間狡猾的人，經常拿犯法來誣陷百姓，而轉運司可以全權管理地方官府，凡是五品官以下都可判杖刑，州縣不敢把他們怎麽樣。鄧文原請求罷免轉運司的主管權，使郡縣主管此事，没有回音。徽州百姓謝蘭的家僮姓汪的死了，謝蘭的侄子謝回賄賂姓汪家的人誣告謝蘭殺死家僮，謝蘭無辜服罪。鄧文原覆審這個案子，查得實情，釋放謝蘭并判了謝回的罪。當時長時間乾旱不下雨，案子判完纔下了雨。

至治二年，召爲集賢直學士。地震，詔議弭災之道。文原請决滯囚，

至治二年，召任爲集賢直學士。地震，皇上下詔商議消除災害的辦法。鄧文原請求判决滯留

置倉廩河北，儲羨粟以賑饑；復申前議，請罷榷茶轉運司，又不報。明年，兼國子祭酒，江浙省臣趙簡請開經筵。泰定元年，文原兼經筵官，以疾乞致仕歸。二年，召拜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四年，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天曆元年卒，年七十。

文原内嚴而外恕，家貧而行廉。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囑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買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語人。有文集若干卷，内制集若干卷，藏于家。子衍，蔭授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任，卒。至順五年，制贈文原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謚文肅。

的囚犯，在河北設倉庫，儲備餘糧用來賑濟饑荒；又重申先前的提議，請求罷除榷茶轉運司，又没有回音。第二年，兼任國子祭酒，江浙行省大臣趙簡請求開設御前講席。泰定元年，鄧文原兼任御前講席官，因病請求離任回家。二年，受召拜任翰林侍講學士，因病推辭。四年，拜任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因病没有到任。天曆元年去世，七十歲。

鄧文原内心謹嚴而外表寬容，家中貧窮但行爲廉潔。剛到京城，有一個書生病重，拿出口袋裏的金子，囑托鄧文原把金子交給他父母。書生死後，同屋的一個書生偷金子跑了，鄧文原買金子還給死者家人，終身不把這事告訴别人。有文集若干卷，内制集若干卷，收藏在家中。兒子鄧衍，靠父蔭授任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没有到任，去世。至順五年，皇上下令贈鄧文原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謚號文肅。

袁桷

袁桷，字伯長，慶元人，宋同知樞密院事韶之曾孫。爲童子時，已著聲。部使者舉茂才異等，起爲麗澤書院山長。

大德初，閻復、程文海、王構薦爲翰林國史院檢閲官。時初建南郊，桷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既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于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天，其義各有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群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

袁桷，字伯長，慶元人，宋樞密院同知袁韶的曾孫。他還是孩子時，已經有名。部使者推薦他爲才思茂發出類超群之士，起用爲麗澤書院山長。

大德初年，閻復、程文海、王構推薦他做翰林國史院檢閲官。當時剛建祭天地的祭壇，袁桷呈上十條建議説："天没有兩個太陽，天既然不能有兩個，五帝不能叫做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年數或者是九，或者是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在《五經》中没有，郊祭禮在《周官》中没有，作《圜丘非郊議》。后土就是社，作《后土即社議》。三年舉行一次郊祭，不是古禮，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祭天見於古代經書，《周官》認爲禋祀是祭天，它們的含義各有所指，作《燔柴泰壇議》。祭天的牛角牛犢，郊祭用犧牲，兩頭牛，連配享而言，增加許多祭祀同時進行，不是周公的制度，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祭，是誠信尊崇的意思，明堂，是美善和睦的意思，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祭用辛日，是魯國的禮，占卜不能總是辛日，作《郊非辛日議》。在城北方行郊禮不見於《三禮》，尊敬土地

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説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采用之。升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歷兩考，遷待制；又再任，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去官。復仍以直學士召入集賢，未幾，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

因而行北郊禮，是鄭玄的説法，作《北郊議》。”禮官稱贊他文章賅博，大多采用他的説法。升任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任國史院編修官，請求懸賞收購宋、遼、金三史遺書。經過兩次考核，升任待制；又再任，拜集賢直學士。過了一段時間，上書稱病離任。又仍以直學士召進集賢院，不久，改任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治元年，升侍講學士。泰定初年，辭官回家。

桷在詞林，朝廷制册、勛臣碑銘，多出其手。所著有《易説》、《春秋説》、《清容居士集》。泰定四年卒，年六十一。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陳留郡公，謚文清。

袁桷在翰林，朝廷誥命册封、功臣碑銘，大多出自他的手。著有《易説》、《春秋説》、《清容居士集》。泰定四年去世，六十一歲。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陳留郡公，謚號文清。

曹元用

曹元用，字子貞，世居阿城，後徙汶上。祖義，不仕。父宗輔，德清縣主簿。元用資禀俊爽，幼嗜書，一經目，輒成誦；每夜讀書，常達曙不寐。父憂其致疾，止之，輒以衣蔽窗默觀之。

曹元用，字子貞，祖上住在阿城，後來遷居汶上。祖父曹義，不做官。父親曹宗輔，德清縣主簿。曹元用天生才華出衆，性格豪爽，幼年好讀書，書讀一遍，就背得出；每天夜裏讀書，時常到天亮不睡。父親擔心他得病，不讓他讀，他就用衣服遮住窗子默默看書。

始以鎮江路儒學正，考滿游京師。翰林承旨閻復，於四方士少所許可，及見元用，出所爲文示之。元用輒指其疵，復大奇之，因薦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即論史院僚屬非材，請較試，取其優者用之。御史臺辟爲掾史。元用初不習吏事，而見事明决，吏反師之。轉中書省右司掾，與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浩，同時號爲三俊。除應奉翰林文字，遷禮部主事。時累朝皇后既崩者，猶以名稱，而未有謚號。元用言：“后爲天下母，豈可直稱其名。宜加徽號，以彰懿德。”改尚書省右司都事，轉員外郎。及尚書省罷，退居任城，久之，齊、魯間

開始以鎮江路儒學學正身份，任滿游京城。翰林承旨閻復，對天下讀書人少有稱贊，等見到曹元用，拿出自己寫的文章給他看。曹元用就指出文章的毛病，閻復非常驚異，於是推薦他做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他立時説史院同僚及下屬没有才能，請求考核，録取其中優秀的任用他們。御史臺徵召爲掾史。曹元用起初不够熟悉官吏事務，但見事明快處事果决，官吏同僚反而多從他處借鑒。改任中書省右司掾，和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浩，同時稱爲三俊。拜任應奉翰林文字，升任禮部主事。當時歷朝皇后已經去世的，還稱呼她們名字，而没有謚號。曹元用説：“皇后是天下的母親，怎可直呼她們的名字。應加美好的稱號，來表彰她們的美德。”改任尚書省右司都事，轉任員外郎。等尚書省廢除，退居任

從學者甚衆。

延祐六年，授太常禮儀院經歷，屬英宗躬修祀事，鋭意禮樂，其親祀儀注、鹵簿輿服之制，率所裁定。初，太廟九室，合饗于一殿，仁宗崩，無室可祔，乃于武宗室前，結綵爲次。英宗在上京，召禮官集議，元用言："古者，宗廟有寢有室，宜以今室爲寢，當更營大殿于前，爲十五室。"帝嘉其議，授翰林待制，升直學士。

至治三年八月，鐵失之變，賊黨赤斤鐵木兒遽至京師，收百司印，趣召兩院學士北上。元用獨不行，曰："此非常之變，吾寧死，不可曲從也。"未幾，賊果敗，人皆稱其有先見之明。

泰定二年，授太子贊善，轉禮部尚書，兼經筵官，及大朝會，爲糾儀官，申卷班之令，俾以序退，無争門而出之擾。又謂太醫、儀鳳、教坊等官，不當序正班，當自爲一列，後皆行之。時宰執有欲罷科舉法者，元用以爲"國家文治，正在於此，胡可罷也"。又有欲損太廟四時之享、止存冬祭者，元用謂："禴祠嘗烝，四時之享，不可闕一，乃經禮之大者，其可惜費而廢禮乎！"

三年夏，帝以日食、地震、星變，詔議所以弭災者，元用謂："應天以實不以文，修德明政，應天之實也。宜撙浮費，節財用，選守令，恤貧民，嚴禋祀，汰佛事，止造作以紓民力，慎賞罰以示勸懲。"皆切中時弊。又論科舉取士之法，當革冒濫，嚴考核，俾得真才之用。議上，朝廷咸是之。拜中奉大夫、翰林侍講學士，兼經筵官，預修仁宗、英宗兩朝

城，過了一段時間，齊、魯間跟隨他學習的人很多。

延祐六年，授任太常禮儀院經歷，趕上英宗親自主持祭祀事宜，一心禮樂，英宗親自祭祀的禮儀、儀仗車馬服飾的制度，大都由他來確定。當初，太廟九個小室，同在一個大殿饗祭，仁宗駕崩，没有地方祔祭，就在供武宗牌位的小室前，結綵爲臨時供祭場所。英宗在上京，召集禮官商議，曹元用説："古時候，宗廟有寢有室，應把現在的室做寢，應重建大殿在前面，分十五個室。"皇上稱許他的建議，授任翰林待制，升直學士。

至治三年八月，鐵失之變，賊人黨羽赤斤鐵木兒突然到京城，没收百官印信，緊急召集集賢、翰林兩院學士北上。曹元用一人不肯走，説："這是不正常的變亂，我寧可死，不能曲從。"不久，賊人果然失敗，人都稱贊他有先見之明。

泰定二年，授任太子贊善，改任禮部尚書，兼御前講席官，等大舉朝會時，做糾儀官，重申依次退朝的命令，使官員依次序退朝，没有搶門出朝的混亂。他又説太醫、儀鳳、教坊等官，不應排在正常官員隊伍中，應自列一隊，後來都實行了。當時宰相有要廢除科舉法的，曹元用認爲"國家文化治理，正在於科舉，怎可廢除"。又有想減少太廟四季的享祭、祗保留冬祭的，曹元用説："禴祭祠祭嘗祭烝祭，是四季的享祭，不可缺一，這是經義重大的方面，怎可吝惜費用而廢除禮制呢！"

泰定三年夏天，皇上因爲日食、地震、星象變異，下詔商議消除災難的方法，曹元用説："應和上天靠實事不靠虚文，修養德行修明政令，是應和上天的實事。應當減少浪費，節約財物，挑選官吏，撫恤貧民，嚴格祭祀，廢除佛事，停止工程來解除百姓的勞作，慎重賞罰來表示勸勉和懲戒。"他的建議都切中當時的弊端。又議論科舉取士的方法，應當革除假冒濫行，嚴格考核，使能得到真正有才的人使用。建議呈上去，朝廷都認爲他對。拜任中奉大夫、翰林侍講學

實録。又奉旨纂集甲令爲《通制》，譯唐《貞觀政要》爲國語。書成，皆行於時。凡大制誥，率元用所草。文宗時，草寬恤之詔，帝覽而善之，賜金織文錦。

士，兼任御前講席官，參加編修仁宗、英宗兩朝實録。又奉命編纂朝廷頒布的法令爲《通制》，譯唐《貞觀政要》爲蒙古語。書完成後，都流行於當時。凡是重大詔誥，大多由曹元用所起草。文宗時，起草寬慰撫恤百姓的詔書，皇上看了覺得寫得很好，賜給金綫織的文錦。

天曆二年，代祀曲阜孔子廟。還，以司寇像及代祀記獻，帝甚喜。值太禧宗禋院副使缺，中書奏以元用爲之，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所不可無者，將大用之矣。"會卒，帝嗟悼久之，謂侍臣曰："曹子貞盡忠宣力，今亡矣，可賜賻鈔五千緡。"贈正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東平郡公，謚文獻。詩文四十卷，號《超然集》。二子：偉，儀。

天曆二年，代皇上到曲阜孔子廟祭祀。回朝，把司寇像以及代祀記呈上，皇上很高興。正好太禧宗禋院副使缺員，中書奏請派曹元用擔任，皇上不答應，説："這個人是翰林院中不能没有的人，要大加任用他了。"適逢他去世，皇上哀嘆懷念他好長時間，對侍臣説："曹子貞盡忠盡力，現在死了，可賜給助葬費五千緡。"贈正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東平郡公，謚號文獻。詩文四十卷，叫《超然集》。兩個兒子：曹偉，曹儀。

齊履謙

齊履謙，字伯恒，父義，善算術。履謙生六歲，從父至京師；七歲讀書，一過即能記憶；年十一，教以推步星曆，盡曉其法；十三，從師，聞聖賢之學。自是以窮理爲務，非洙、泗、伊、洛之書不讀。

齊履謙，字伯恒，父親齊義，精於算學術數。齊履謙長到六歲，隨父親到京城；七歲讀書，一遍就能記住；十一歲，教給他推算星象曆法，全部通曉這一方法；十三歲，拜老師，聽到聖賢的學説。從此一心窮究物理，不是洙、泗、伊、洛的書不讀。

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改治新曆，履謙補星曆生。同輩皆司天臺官子，太史王恂問以算數，莫能對，履謙獨隨問隨答，恂大奇之。新曆既成，復預修《曆經》、《曆議》。二十九年，授星曆教授。都城刻漏，舊以木爲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内設曲筒，鑄銅爲丸，自碑首轉行而下，鳴鐃以爲節，其漏經久廢壞，晨昏失度。大德元年，中書俾履謙視之，因見刻漏旁有宋舊銅壺四，於是按圖考定蓮花、寶山等漏制，命工改作；又請重建鼓樓，增置更鼓并守漏卒，當時遵用之。

至元十六年，剛設太史局，修改新曆法，齊履謙任星曆生員。同輩人都是司天臺官員子弟，太史王恂拿算學術數問大家，没有人能回答，齊履謙一個人隨問隨答，王恂大爲驚奇。新曆修成後，又參加修定《曆經》、《曆議》。二十九年，授任星曆教授。京城刻漏，以前用木頭做成，它的形狀像碑，所以叫碑漏，裏面設彎筒，把銅鑄成小丸，從碑頂旋轉向下走，敲鈴爲節，這種碑漏歷時長了毁壞了，早晚没有準點。大德元年，中書派齊履謙察看它，於是看到刻漏旁有宋代四個舊銅壺，於是按圖紙考定蓮花、寶山等刻漏形制，命令工匠改製；又請求重新建造鼓樓，增設更鼓和守漏吏卒，當時采用了他的建議。

二年，遷保章正，始專曆官之

大德二年，升任保章正，開始專管曆官的政

政。三年八月朔，時加巳，依曆，日蝕二分有奇，至其時，不蝕，衆皆懼，履謙曰："當蝕不蝕，在古有之，矧時近午，陽盛陰微，宜當蝕不蝕。"遂考唐開元以來當蝕不蝕者凡十事以聞。六年六月朔，時加戌，依曆，日蝕五十七秒。衆以涉交既淺，且復近濁，欲匿不報。履謙曰："吾所掌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係於天。"獨以狀聞，及其時，果食。衆嘗爭没日不能決，履謙曰："氣本十五日，而間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曆法以所積之日，命爲没日，不出本氣者爲是。"衆服其議。

七年八月戊申夜，地大震，詔問致災之由，及弭災之道，履謙按《春秋》言："地爲陰而主静，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弗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爲禳禱也。"時成宗寢疾，宰臣有專威福者，故履謙言及之。九年冬，始立南郊，祀昊天上帝，履謙攝司天臺官。舊制，享祀，司天雖掌時刻，無鐘鼓更漏，往往至旦始行事。履謙白宰執，請用鐘鼓更漏，俾早晏有節，從之。

至大二年，太常請修社稷壇，及浚太廟庭中井。或以歲君所直，欲止其役，履謙曰："國家以四海爲家，歲君豈專在是!"三年，升授時郎、秋官正，兼領冬官正事。四年，仁宗即位，嘉尚儒術。臺臣言履謙有學行，可教國學子弟，擢國子監丞，改授奉直大夫、國子司業，與吴澄并命，時號得人。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嘗少怠，其教養有法，諸生皆畏服。未幾，復以履謙僉太史院事。

事。三年八月初一，過巳時，依照曆書，日食二分有餘，到了那個時候，没有日食，大家都害怕，履謙説："應當蝕而不蝕，在古代有過，何况時間接近午時，陽氣盛陰氣弱，應當蝕而不蝕是應該的。"於是考查唐開元以來應當日食而不蝕的共十例報告皇上。六年六月初一，過戌時，依照曆書，日食五十七秒。大家認爲蝕得很少，况且又靠近畢宿，想隱瞞不報。齊履謙説："我所掌握的，是正常的規律，日食與不日食，就在於天了。"一個人寫狀子報上去，到那時，果然日食。大家曾爭論没日問題没有結果，履謙説："一氣本是十五天，但間或有十六天的，是多餘時間的累積。因此曆法把多餘時間累積成的日子，命名爲没日，没日不出本氣是對的。"大家佩服他的意見。

大德七年八月戊申夜間，大地震，皇上下詔問導致災變的原因，以及消除災難的方法，履謙根據《春秋》説："地是陰并主安静，象徵妻道、臣道、子道，三道失序，地就因此而不安寧了。消除災害的方法，大臣應當反省并責求自身，去除專權的威風，來應付上天災變，不能衹做禳災祈禱。"當時成宗卧病，宰相有專權作威作福的，因此履謙説到這一點。九年冬天，剛建南郊祭壇，祭祀昊天上帝，履謙代理司天臺官。按舊制度，享祀時，司天雖然掌管時辰，但没有鐘鼓更漏，常常到天亮纔行禮。齊履謙報告宰相，請求使用鐘鼓更漏，使時間早晚有度，聽從了他的建議。

至大二年，太常請求修社稷壇，以及淘汰太廟院子裏的井。有人認爲歲星當值，要停止這一工程，履謙説："國家把天下當家，歲君難道專在這裏值勤！"三年，升任授時郎、秋官正，兼管冬官正事務。四年，仁宗登位，崇尚儒學。臺臣説履謙有學問道行，可教授國學子弟，升任國子監丞，改授奉直大夫、國子司業，和吴澄一同受任命，當時號稱很得人選。他常五更天進學宫，風雨寒暑，不稍有懈怠，他教育得法，學生都敬畏佩服他。不久，又任履謙爲太史院僉事。

皇慶二年春，彗星出東井。履謙奏宜增修善政以答天意，因陳時務八事。仁宗爲之動容，顧宰臣命速行之。自履謙去國學，吴澄亦移病歸，學制稍爲之廢。延祐元年，詔擇善教者，於是復以履謙爲國子司業。履謙律己益嚴，教道益張，每齋置伴讀一人爲長，雖助教闕員，而諸生講授不絶。時初命國子生歲貢六人，以入學先後爲次第，履謙曰："不考其業，何以興善而得人!"乃酌舊制，立升齋、積分等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遞升，既升上齋，又必逾再歲，始與私試；孟月仲月試經疑經義，季月試古賦詔誥章表策，蒙古、色目試明經策問；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充高等，以四十人爲額；然後集賢、禮部定其藝業及格者六人，以充歲貢；三年不通一經，及在學不滿一歲者，并黜之。帝從其議，自是人人勵志，多文學之士。五年，出爲濱州知州，丁母憂，不果行。

至治元年，拜太史院使。泰定二年九月，以本官奉使宣撫江西、福建，黜罷官吏之貪污者四百餘人，蠲免括地虚加糧數萬石，州縣有以先賢子孫充房夫諸役者悉罷遣之。福建憲司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不勝苦。履謙命准令輸之，由是召怨，及還京，憲司果誣以他事。未幾，誣履謙者皆坐事免，履謙始得直，復爲太史院使。天曆二年九月卒。

履謙篤學勤苦，家貧無書。及爲星曆生，在太史局，會秘書監輦亡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得，故其學博洽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曆，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

皇慶二年春天，彗星出現在東方井宿。齊履謙上奏説應增修好政令來應和上天的意旨，於是陳述時政八件事。仁宗被他的奏章打動，看着宰相命令他迅速施行。從履謙離開國子監，吴澄也上書稱病回家，學宫制度漸漸因此廢棄。延祐元年，下詔選擇善於教育的人，於是又任齊履謙爲國子司業。履謙要求自己更嚴，教學方法更多，每齋設伴讀一人做齋長，雖然助教缺人，但學生講習傳授不斷。當時剛命令國子監學生每年選六個人，以入學先後爲次序，履謙説："不考查他們的學業，憑什麼來揚善并得到人才！"於是參考舊制度，建立升齋、積分等方法：每個季度考核學生學問品行，按次序升級，升入上齋後，又需要過兩年，纔可參加非正式考試；孟月仲月考經疑經義，季月考古賦詔誥章表策，蒙古、色目人考明經策問；文辭説理都好的得一分，文辭平平説理好的是半分，年終積到八分的算高等生，以四十人爲限額；然後集賢院、禮部考定他們學業及格的六個人，來作爲每年推薦給朝廷的人；三年學不好一種經書，以及在學不滿一年的，一并開除。皇上聽從他的建議，從此人人勉勵心志，多成了文學之士。五年，出京城任濱州知州，爲母親服喪，没有成行。

至治元年，拜任太史院使。泰定二年九月，以本官奉命任江西、福建宣撫使，罷免貪官污吏四百多人，減免憑空增加的田地賦糧幾萬石，州縣有用前代賢人的子孫充當家庭僕役的全部免役送走他們。福建憲司官員禄米田，每畝每年交米三石，百姓不堪其苦。齊履謙命依照國家法令交糧，因此招人忌恨，等他回京城，憲司果然拿其他事誣陷他。不久，誣陷齊履謙的人都坐罪免官，履謙纔得伸冤，又任太史院使。天曆二年九月去世。

齊履謙潛心求學勤奮刻苦，家窮没有書。等做了星曆生，在太史局，適逢秘書監運滅亡的宋朝舊書，放在本院，於是他日夜閲讀，細細追究深深體會，因此他的學問博洽精通，從《六經》、各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曆，下到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淵博貫通，尤其精通經

貫，尤精經籍。著《大學四傳小註》一卷，《中庸章句續解》一卷，《論語言仁通旨》二卷，《書傳詳説》一卷，《易繫辭旨略》二卷，《易本説》四卷，《春秋諸國統紀》六卷。以皇極之名，見於《洪範》，皇極之數，始於邵氏《經世書》，數非極也，特寓其數於極耳，著《經世書入式》一卷；《經世書》有内、外篇，内篇則因極而明數，外篇則由數而會極，著《外篇微旨》一卷。《授時曆》行五十年，未嘗推考，履謙日測晷景，并晨昏五星宿度，自至治三年冬至，至泰定二年夏至，天道加時真數，各減見行曆書二刻，著《二至晷景考》二卷。《授時曆》雖有經、串，而經以著定法，串以紀成數，然求其法之所以然、數之所從出，則略而不載，作《經串演撰八法》一卷。

書。著《大學四傳小註》一卷，《中庸章句續解》一卷，《論語言仁通旨》二卷，《書傳詳説》一卷，《易繫辭旨略》二卷，《易本説》四卷，《春秋諸國統紀》六卷。認爲皇極的名稱，見於《洪範》，皇極數，開始於邵氏《經世書》，數不是極，衹是把數寄托在極中罷了，著《經世書入式》一卷；《經世書》有内篇、外篇，内篇是靠極來闡明數，外篇是由數來理解極，作《外篇微旨》一卷。《授時曆》通行五十年，没有推算考校過，齊履謙白天測量日晷影子，以及早晚五星宿度數，從至治三年冬至，到泰定二年夏至，天道加時真數，各少於現行曆書二刻，作《二至晷景考》二卷。《授時曆》雖然有經、串，但經用來説律法，串用來算律數，但追究律法的成因和律數的由來，《授時曆》就省去了而没有記載，作《經串演撰八法》一卷。

元立國百有餘年，而郊廟之樂，沿襲宋、金，未有能正之者。履謙謂樂本於律，律本於氣，而氣候之法，具載前史，可擇僻地爲密室，取金門之竹，及河内葭莩，候之，上可以正雅樂、薦郊廟、和神人，下可以同度量、平物貨、厚風俗。列其事上之。又得黑石古律管一，長尺有八寸，外方，内爲圜空，中有隔，隔中有小竅，蓋以通氣；隔上九寸，其空均直，約徑三分，以應黄鐘之數；隔下九寸，其空自小竅迤邐殺至管底，約徑二寸餘，蓋以聚其氣而上之。其製與律家所説不同，蓋古所謂玉律者是也。適遷他官，事遂寢，有志者深惜之。至順三年五月，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汝南郡公，謚文懿。

元建國一百多年，但郊廟的音樂，沿用宋、金的，没有能糾正這一做法的人。履謙説音樂本於律，律本於氣，而氣候的規律，全記載在前代史書中，可選偏僻的地方建密室，拿金門的竹子，以及河内的葦膜，依氣候製成律管，上可以糾正雅樂、獻於郊廟、調和神人，下可以統一度量、平衡貨物、淳樸風俗。把這事寫成奏議呈上去。又得到一支黑石製的古代律管，長一尺八寸，外面方，裏面圓空，中間有隔，隔中有小孔，大概是用來通氣的；隔上九寸，中間空洞匀直，直徑約三分，符合黄鐘律數；隔下九寸，中間孔洞從小孔通到管底，直徑約二寸多，大概是用來聚氣并使氣上行的。它的形制和律家所説的不同，大概是古代所謂的玉律。正趕上升任其他官職，事情就擱下了，有志於此的人很惋惜這件事。至順三年五月，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汝南郡公，謚號文懿。

元史卷一百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

崔斌

崔斌，字仲文，馬邑人。性警敏，多智慮，魁岸雄偉，善騎射，尤攻文學，而達政術。世祖在潛邸召見，應對稱旨，命佐卜憐吉帶，將游騎戍淮南。斌負才略，卜憐吉帶甚敬禮之。兵駐揚州西城，俾斌領騎兵覘敵形勢，斌視敵兵亂，潛出襲之，多所殺獲。俄丁父憂，襲授金符爲總管。中統元年，改西京參議宣慰司事。世祖嘗命安童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童舉斌。入見，數陳時政得失，曲中宸慮。

崔斌，字仲文，馬邑人。生性機敏，富有智謀，身材魁梧，善於騎馬射箭，尤其善於文學，并通曉政事。世祖在登基前召見他，答話很合世祖心思，命令他幫助卜憐吉帶，率領游擊騎兵戍守淮南。崔斌有謀略，卜憐吉帶很尊敬他。軍隊駐扎揚州西城，派崔斌率領騎兵偵察敵人情況，崔斌看敵人軍隊混亂，偷偷出兵襲擊敵人，殺死俘虜許多人。不久爲父親服喪，繼授金印做總管。中統元年，改任西京宣慰司參議。世祖曾命令安童推薦一名懂得治政的漢人，安童推薦崔斌。他入朝見駕，陳述當時政事的得失，深合皇上的心思。

時世祖銳意圖治，斌危言讜論，直指面斥，是非立判，無有所諱。帝幸上都，嘗召斌，斌下馬步從。帝命之騎，因問爲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相對。帝曰："汝其爲我舉可爲相者。"斌以安童、史天澤對，帝默然良久。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未允公議，有所惑歟？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言，陛下裁之。"帝俞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安童爲相，可否？"衆歡然呼萬歲。帝悦，遂以二人并爲相，除斌左右司郎中。每論事帝前，群言終日不决者，斌以數言决之。進見，必與近臣偕，其所獻替，雖密近之臣，有不得與聞者，以此人多忌之。會阿合馬立制國用使司，專總財賦，一以掊克爲事，斌

當時世祖銳意圖治，崔斌直言議論，當面申說，是非立分，没有什麼忌諱。皇上駕幸上都，曾召見崔斌，崔斌下馬步行跟着。皇上命令他騎馬，這時就便問他治政大事，現在應以什麼爲先，崔斌以任命宰相來作答。皇上說："你給我推薦可以做宰相的人。"崔斌推薦安童、史天澤，皇上沉默許久。崔斌說："皇上難道認爲臣見識低下，所推薦的人不符合公衆輿論，有些疑惑麼？現在親近大臣都在，請聽大家的意見，請皇上聖裁此議。"皇上答應了他的請求，崔斌勒住馬高聲說："皇上有旨問安童任宰相，可不可以？"大家大聲高呼萬歲。皇上高興了，於是任用兩個人一起做宰相，拜任崔斌左右司郎中。每在帝前有衆議不决的事，崔斌用幾句話就定下來了。進宮見駕，必定和皇上親近大臣同行，他直言進諫的内容，即使親密臣子，也有不能去聽的，因此人多忌恨他。適逢阿合馬設制國用使司，專門管理

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於帝前屢斥其奸惡。

錢財賦税，全以搜刮民財爲主，崔斌説：“與其有搜刮的臣子，不如有偷盜的臣子！”在皇上面前多次指斥阿合馬的奸惡。

至元四年，出守東平。五年，大兵南征，道壽張。卒有撤民席，投其赤子於地以死，訴於斌。斌馳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當坐。”於是下其卒于獄，自是莫敢犯。歲大侵，徵賦如常年，斌馳奏以免，復請于朝，得楮幣十萬緡，以賑民饑。六年，除同僉樞密院事。

至元四年，出任東平守備。五年，大軍南征，經過壽張。士兵有拿百姓的席子，把孩子扔到地上摔死的，向崔斌投訴。崔斌騎馬去對主帥説：“没到敵人領地，却先殺死我們的百姓，國家有定法，你也應被判罪。”於是把那個士兵投入監獄，從此没有人敢冒犯百姓。這年是大荒年，徵收賦税如同平常年份，崔斌急速上奏免徵，又向朝廷請求，弄得紙幣十萬緡，用以賑濟百姓的饑荒。六年，任同樞密院僉事。

襄樊之役，命斌僉河南行省事。方議攻鹿門山，斌曰：“自峴山西抵萬山，北抵漢江，築城浚塹，以絶餉援，則襄陽可坐制矣。”時調曹、濮民丁，屯田南陽。斌議罷曹、濮屯民，以近地兵多者補之，民以爲便。又議户部給濱、棣、清、滄鹽券，付行省，募民以米貿之，仍增價和糴。遠近輸販者輻輳，饋餉不勞而集。有旨：河南四路，籍兵二萬，以益襄樊。斌即馳奏曰：“河南户少，而調度繁多，實不堪命，減其半爲宜。”從之。襄陽既下，轉嘉議大夫，仍僉行中書省。

襄樊之戰，命令崔斌任河南行省僉事。當時正商量攻打鹿門山，崔斌説：“從峴山向西到萬山，向北到漢江，修墻挖溝，來斷絶敵人的軍需和援兵，襄陽就可以不費力地控制了。”當時調用曹州、濮州民丁，到南陽屯田。崔斌建議免除曹州、濮州百姓屯田，用附近地區軍隊多餘的來補充，百姓認爲便利。又建議户部供給濱州、棣州、清州、滄州鹽券，交給行省，招募百姓用米换鹽券，并提高價錢買入糧食。遠近運送販賣的會聚而來，軍糧不費力就徵到了。皇上有令：河南四路，借兵二萬，來增加襄樊的兵力。崔斌立即急速上奏説：“河南户數少，但調用繁多，實在承受不了，削減兵力一半爲好。”朝廷聽從他的建議。襄陽攻克後，改任嘉議大夫，仍任行中書省僉事。

十年，詔丞相伯顏總兵南征，改行省爲河南宣慰司，加中奉大夫，賜金虎符，充宣慰使。是時，襄陽、正陽諸軍，悉道河南，供億雖繁，而事無缺失。伯顏既渡江，分阿里海牙定湖南，詔斌貳之，拜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至元十年，朝廷下詔命丞相伯顏統軍南征，改行省爲河南宣慰司，加任崔斌中奉大夫，賜金虎符，充任宣慰使。這時，襄陽、正陽各軍，全部經過河南，供應雖然繁多，但事情没有欠缺失誤的。伯顏渡過長江後，分派阿里海牙平定湖南，朝廷詔令崔斌做阿里海牙的副手，拜任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十月，圍潭州，斌攻西北鐵壩。阿里海牙中流矢，不能軍，斌以軍夜集栅下，黎明畢登，不利。斌曰：“彼軍小捷而驕弛，吾今焚其角樓，斷其援道，塹城爲三周，如此則城可

十月，包圍潭州，崔斌攻打潭州西北的鐵壩。阿里海牙中了冷箭，不能領兵，崔斌率軍夜間在栅欄下集合，黎明全部登壩，不勝。崔斌説：“敵軍小勝而驕傲鬆懈，我們現在焚燒他們的角樓，斬斷他們援軍的道路，圍城挖三圈壕

得。”諸將然之。乃誓師，銜枚潛登鐵壩，人齎芻秸梯其樓火之，且豎木栅城上。詰旦，布雲梯鼓噪而上，斌挾盾先登。阿里海牙持酒勞曰：“取此城，公之力也。”斌自語阿里海牙曰：“潭人膽破矣。若斂兵不進，許其來降，則土地人民皆我有，自重湖以南，連城數十，可傳檄而定。若縱兵急攻，彼無噍類，得一空城何益！”從之。明日，即遣開示禍福，城中爭出降。諸將怒其抗敵持久，咸欲屠之。斌喻以興師本意，諸將曰：“編民當如公説，敵兵必誅之。”斌曰：“彼各爲其主耳，宜旌之，以勸未附者，且殺降不祥。”諸將乃止。捷聞，帝嘉之，進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潭人德之，爲立生祠。

溝，這樣城就可攻下。”各位將領都贊成。於是告誡將士，銜枚悄悄登上鐵壩，每人抱着柴草放到樓上燒樓，并在城上豎起木栅。第二天早晨，架雲梯擊鼓呼喊着登城，崔斌拿盾牌首先登城。阿里海牙拿酒慰勞他説：“奪取這座城，是您的功勞。”崔斌對阿里海牙説：“潭州人膽嚇破了。如果收兵不進攻，允許他們前來投降，那麼土地、百姓都爲我所有，從重湖往南，接連幾十座城池，可以靠遞送檄書就平定了。如果派兵急攻，殺得他們没有活人，得到一座空城有什麽好處！”阿里海牙聽從了他。第二天，就派人陳説利害，城中人争着出城投降。各位將領恨他們抵抗時間長，都想殺他們。崔斌告訴他們出兵的本來意圖，各位將領説：“百姓就照您説的放了，敵兵一定要殺了。”崔斌説：“他們也是爲他們的主人罷了，應表彰他們，來勉勵没有投降的人，况且殺投降的人不吉利。”各位將領纔算了。捷報呈上來，皇上嘉奬他，升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潭州人感激他，爲他建生祠。

十一年，奉旨撫諭廣西，尋命還治湖南。潭屬邑安化、湘鄉、衡山以南，賊周龍、張唐、張虎等，所在蜂起，斌駐兵南嶽。凡來降者，同僚議欲盡戮，以懲反側，斌但按誅其首惡，脅從者盡釋之。

至元十一年，奉命撫慰廣西，不久命令他回來治理湖南。潭州屬縣安化、湘鄉、衡山以南，賊人周龍、張唐、張虎等，到處涌起，崔斌駐軍南嶽。凡是前來投降的，同僚建議要全殺了，用來懲戒反叛，崔斌衹依罪殺死那些罪魁，被迫參預的全部釋放他們。

十五年，被召入覲。時阿合馬擅權日甚，廷臣莫敢誰何。斌從帝至察罕腦兒。帝問江南各省撫治如何，斌對以治安之道在得人，今所用多非其人，因極言阿合馬奸蠹。帝乃令御史大夫相威、樞密副使孛羅按問之，汰其冗員，黜其親黨，檢核其不法，罷天下轉運司，海内無不稱快。適尚書留夢炎、謝昌元言：“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無一人通文墨者。”乃命斌遷江淮行省左丞。既至，凡前日蠹國漁民不法之政，悉厘正之，仍條具以聞。阿合馬慮其害己，捃摭其細事，遮留使不獲上見，因誣構以罪，

至元十五年，被召入朝覲見。當時阿合馬專權一天天厲害，朝廷大臣没有人敢把他怎麽樣。崔斌隨皇上到察罕腦兒。皇上問江南各省治理怎麽樣，崔斌回答説治理的方法在於得到賢人，現在任用的大多不是有能力的人，接着極力叙述阿合馬奸邪。皇上於是命令御史大夫相威、樞密副使孛羅審查過問此事，裁減多餘官員，罷免阿合馬的同黨，審查那些不法的事，罷免天下轉運司，海内無不叫好。正趕上尚書留夢炎、謝昌元説：“江淮行省事務最重要，但行省大臣没有一個懂文書寫作的。”於是命令崔斌升任江淮行省左丞。到任後，凡是先前蠹害國家剥削百姓的不合法的政策，全部改正，并逐條寫好報告朝廷。阿合馬怕他危害自己，摘取一些小事，截留他的

竟爲所害。裕宗在東宫，聞之，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天下冤之。年五十六。至大初，贈推忠保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忠毅。

子三人，良知、威、恩；孫一人，敬。皆爲大官。

奏章不使皇上見到，接着拿罪狀誣陷他，最後被阿合馬害死。裕宗時爲皇太子，聽説這件事，正吃着飯，扔下筷子很悲傷，派使者制止這事，已經趕不上了。天下人都覺得他冤枉。時年五十六歲。至大初年，贈推忠保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號忠毅。

兒子三人，崔良知、崔威、崔恩；孫子一人，崔敬。都做大官。

崔彧

崔彧，字文卿，小字拜帖木兒，弘州人。負才氣，剛直敢言，世祖甚器重之。至元十六年，奉詔偕牙納木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明年，自江南回，首言忽都帶兒根索亡宋財貨，煩擾百姓，身爲使臣，乃挈妻子以往，所在取索鞍馬芻粟。世祖雖聽其言，然虛實竟不辨决也。

十九年，除集賢侍讀學士。彧言于世祖，謂："阿合馬當國時，同列皆知其惡，無一人孰何之者；及既誅，乃各自以爲潔，誠欺罔之大者。先有旨凡阿合馬所用之人皆革去，臣以爲守門卒隸，亦不可留。如參知政事阿里，請以阿散襲父職，倘使得請，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賴陛下神聖，灼知其奸，拒而不可。臣已疏其奸惡十餘事，乞召阿里廷辯。"帝曰："已敕中書，凡阿合馬所用，皆罷之，窮治黨與，纖悉無遺。事竟之時，朕與汝別有言也。"又請以郝禎剖棺戮尸，從之。

尋奉旨鈎考樞密文牘，遂由刑部尚書拜御史中丞。彧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近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爲臺官皆當建言，庶於國家有補。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

崔彧，字文卿，小字拜帖木兒，弘州人。有才氣，正直敢説話，世祖很器重他。至元十六年，奉命和牙納木到江南，訪求有各種技術技能的人。第二年，從江南回來，首先報告忽都帶兒徹底搜求宋室財物，騷擾百姓，身爲使臣，却携帶妻子兒女前往，到處索取馬匹糧草。世祖雖然聽了他的話，但真假却分不清楚。

至元十九年，拜任集賢侍讀學士。崔彧對世祖説："阿合馬掌權時，同僚都知道他的罪惡，没有一個人把他怎麽樣；等他被殺後，各人竟自以爲很乾净，實在是最大的欺騙。先前有聖旨凡是阿合馬所任用的人都罷職除去，臣認爲看門的士兵隸人，也不能留。如參知政事阿里，請求任用阿散繼任他父親的職位，如果讓他的請求獲得准許，那危害又有説不完的了。靠陛下神明，明察他們的奸私，拒絶而不答應。臣已經逐條陳述他們十多件奸惡的事，請求召阿里到朝廷辯論。"皇上説："已經命令中書，凡是阿合馬任用的人，都罷免他們，徹底追查他的黨羽，一點都不遺漏。事完的時候，朕和你另有話説。"又請求把郝禎劈棺材斬戮死尸，聽從了他。

不久奉命考較樞密文件，於是由刑部尚書拜任御史中丞。崔彧説："臺臣對國家政事的得失，百姓的喜憂，百官的奸邪和正直，即使王公將相，也應糾劾審察。近來衹有御史可以有所評論，臣認爲臺官都應當提意見，希望這對於國家有益。選用御史臺監察官，如果由中書來選，必定有偏袒徇情的弊病，御史應從本臺挑選，開始用漢人十六名，現在用蒙古人十六名，相互參雜

相參巡歷爲宜。”皆從其言。

二十年，復以刑部尚書上疏，言時政十八事：一曰開廣言路，多選正人，番直上前，以司喉舌，庶免黨附壅塞之患。二曰當阿合馬擅權，臺臣莫敢糾其非，迨其事敗，然後接踵隨聲，徒取譏笑。宜別加選用，其舊人除蒙古人取聖斷外，餘皆當問罪。三曰樞密院定奪軍官，賞罰不當，多聽阿合馬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爲長貳，庶幾號令明而賞罰當。四曰翰苑亦頌阿合馬功德，宜博訪南北耆儒碩望，以重此選。五曰郝禎、耿仁等雖在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貴游子弟，用即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學，則人才輩出矣。七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而已。宜擇蒙古人之有聲望、漢人之重厚者，居其任，分番上直，帝王言動必書，以垂法於無窮。八曰憲曹無法可守，是以奸人無所顧忌。宜定律令，以爲一代之法。九曰官冗，若徒省一官員，并一衙門，亦非經久之策。宜參衆議，而立定成規。十曰官僚無以養廉，責其貪則苛。乞將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然不取之於官，惟賦之於民。蓋官吏既有所養，不致病民，少增歲賦，亦將樂從。十一曰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户。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致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免其後來五年科役，其餘積欠并蠲，事産即日給還。民官滿替，以户口增耗爲黜陟，其徙江南不歸者，與土著一例當役。十二曰凡丞相安童遷轉良臣，悉爲阿合馬所擯黜，或居散地，或在遠方，并令拔擢。十三曰簿録奸黨財物，本國家

巡視爲好。”朝廷都聽從了他的建議。

至元二十年，又由刑部尚書任上上疏，論當時政事十八件：一是廣開言路，多選正直的人，輪番在皇上面前值勤，來主管言論，希望能避免結黨阻塞言路的隱患。二是當阿合馬專權時，御史臺大臣没有人敢糾劾他的罪過，等他事情敗露，然後接連附和，白白被譏笑。應另加選擇任用，那些舊臺臣除蒙古人由皇上處置外，其餘都應問罪。三是樞密院任命和罷免軍官，賞罰不合適，大多聽從阿合馬的意思。應挑選有聲望的人任長官副長官，希望號令明確賞罰得當。四是翰林院也頌揚阿合馬的功德，應廣泛尋訪南北方的有聲望的大儒士，來嚴格這一人選。五是郝禎、耿仁等人雖是典型，像他們這樣的人還多，罪過相同處罰不同，輿論不平。應依次排斥罷免。六是王公貴族的子弟，被任用就是大官，年輕時不講論研習，憑什麽來從政。找到能像左丞許衡的人教國子學，就會人才輩出了。七是現在的起居注所記載的，不過是奏事的標目罷了。應選擇蒙古人和漢人中有聲望的、持重忠厚的人，擔任這一職務，分別在皇上身邊輪番值日，皇上有什麽言論行動就寫下來，從而作爲法則流傳給後代。八是法官没有法律可供遵循，因此奸人無所顧忌。應制定法律條令，作爲一代的刑法。九是官員多餘，如果衹精簡一種官員，合并一個衙門，也不是長久之計。應采用大家的意見，而制定一定的法規。十是官吏没有東西拿來養育廉潔，責罰他們貪臟却很苛刻。請求將各路大小官員，有俸禄的酌情增加，没有俸禄的特别給予俸禄。但不從官府出，衹從百姓那裏徵收。這樣官吏已經有俸禄養家，不致危害百姓，稍微增加百姓的賦税，他們也將樂於服從。十一是内地百姓流亡遷居江南逃避賦税勞役的，已有十五萬户。離開家鄉客居他鄉，怎能是人心甘情願，賦税嚴重政令繁瑣，迫使他們這樣做的。請求特别頒布詔令，招集流民恢復農業，免徵他們今後五年内的勞役，其他拖欠的一起蠲免，家産當天發還。官員任期滿改官，憑户口的增減决定職位升降，那些遷居江南不回鄉的，和當地人一樣賦税服役。十

之物，不可視爲横得，遂致濫用。宜以之實帑藏、供歲計。十四曰大都非如上都止備巡幸，不應立留守司，此皆阿合馬以此位置私黨。今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曰中書省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諸左。十六曰在外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内重，不致勢均。彼謂非隆其名不足鎮壓者，奸臣欺罔之論也。十七曰阿剌海牙掌兵民之權，子侄姻黨，分列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之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合馬下。宜罷職理算，其黨雖無污染者，亦當遷轉他所，勿使久據湖廣。十八曰銓選類奏，賢否莫知。自今三品已上，必引見而後授官。疏奏，即日命中書行其數事，餘命與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議行之。

二是凡是丞相安童提拔的好官，全被阿合馬排斥罷免，有些處在閑散的職位，有些在遠方，一并下令提拔他們。十三是登記奸黨的財物，這些本來是國家的財物，不能看成是意外得來的，就濫用。應拿它來充實庫存、供給每年的度用。十四是大都不像上都祇供皇上巡視，不應設留守司，這都是阿合馬拿留守司來安插同黨。現在應改設總管府。十五是中書省右丞有兩個，而左丞空缺。應改增設的右丞放在左丞位置上。十六是在京城以外的行中書省，不必設丞相、平章，祇設左右丞以下官員，希望這樣朝廷權大，不致和朝廷勢均力敵。那些説不加大官名不足以鎮守一方的，都是奸臣欺騙朝廷的説辭。十七是阿剌海牙掌握軍政大權，子侄姻親，分别占據顯要職位，官員出自他家門下的，十分之七八，他的權勢不在阿合馬之下。應罷免他進行清查，他的同黨即使没有污點的，也應改任其他地方，不要讓他們長期占據湖廣。十八是選用官員大抵都上報，有才無才没有人知道。從今三品以上官員，一定要引見然後授予官職。奏疏呈上去，當日命令中書省實行其中的幾件事，其餘的命令他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商議施行。

又言：“江南盜賊，相挺而起，凡二百餘所，皆由拘刷水手與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變。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軍需，宜量民力，勿强以土産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招募水手，當從其所欲，伺民氣稍蘇，我力粗備，三二年後，東征未晚也。”世祖以爲不切，曰：“爾之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彧又言：“昨中書奉旨，差官度量大都州縣地畝，本以革權勢兼并之弊，欲其明白，不得不於軍民諸色人户，通行核實。又因取勘畜牧數目，初意本非擾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失農時。乞降旨省諭，詔中書即行之。”又言：“建言者多，孰是孰否，中書宜集議，可行者行之；

又説：“江南盜賊，相繼興起，總共二百多處，都是因爲拘捕水手和造海船，民不聊生，受激而釀成變亂。日本之戰，應暫時停止。另外江西四省的軍需，應根據百姓的財力，不要拿當地不出産的東西來强逼。凡是把買東西的錢給百姓的，一定要根據實際價格，招募水手，應當聽從他們自願，等百姓氣力漸漸復生，我們的力量大致具備，兩三年後，東征不遲。”世祖認爲不行，説：“你所説的就像射箭，拉弓雖然樣子是對的，放箭就不對了。”崔彧又説：“昨天中書奉命，派官員丈量大都州縣土地面積，本是藉以革除權貴兼并的弊病，要想弄清楚，就必須在軍民各種人家，一律進行核實。又因查點牲畜數目，最初用意本不是騷擾百姓，但近來流言四起，恐怕耽誤農忙季節。請求頒布詔令曉諭百姓，讓中書省立即執行。”又説：“提建議的多，哪些對哪些不對，中書應當集體商議，可以實行的實行；不可

不可，則明諭言者爲便。”又言：“各路每歲選取室女，宜罷。”又言：“宋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糧，無所容隱，所宜頒行。”皆從之。

二十一年，彧劾奏盧世榮不可居相職，忤旨，罷。二十三年，加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同僉樞密院事。尋出爲甘肅行省右丞。召拜中書右丞。與中書平章政事麥术丁奏曰：“近者，桑哥當國四年，中外諸官，鮮有不以賄而得者。其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爲事。宜令兩省嚴加考核，凡入其黨者，皆汰逐之。其出使之臣，及按察司官受賕者，論如律，仍追宣敕，除名爲民。”又奏：“桑哥所設衙門，其閑冗不急之官，徒費禄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及自今調官，宜如舊制，避其籍貫，庶不害公。又大都高貲户，多爲桑哥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當之。今後徭役，不以何人，宜皆均輸，有敢如前以賄求人容庇者，罪之。又，軍、站諸户，每歲官吏非名取索，賦税倍蓰，民多流移。請自今非奉旨及省部文字，敢私斂民及役軍匠者，論如法。又，忽都忽那顔籍户之後，各投下毋擅招集，太宗既行之，江南民爲籍已定，乞依太宗所行爲是。”皆從之。

二十八年，由中書右丞遷御史中丞，彧奏：“太醫院使劉岳臣，嘗仕宋，練達政事，比者命其參議機務，衆皆稱善。乞以爲翰林學士，俾議朝政。”又言：“行御史臺言：‘建寧路總管馬謀，因捕盗延及平民，搒掠至死者多；又俘掠人財，迫通處女，受民財積百五十錠。獄未具，會赦。如臣等議，馬謀以非罪殺人，不在原

實行，就明確告訴提建議的人爲好。”又說：“各路每年選取處女，應當罷除。”又說：“宋文思院的小口斛，出納公糧，不能作弊，應當頒行。”都聽從了他的建議。

至元二十一年，崔彧彈劾盧世榮不能居相位，忤犯皇上旨意，罷官。二十三年，加任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同僉樞密院事。不久出京任甘肅行省右丞。召拜中書右丞。和中書平章政事麥术丁上奏說：“近來，桑哥掌權四年，朝廷内外各官員，少有不靠賄賂而獲得任命的。他的兄弟朋友妻室親族，都授任重要官職和好地方，衹把欺騙蒙蔽皇上、盤剥百姓作爲能事。應命令兩省嚴加考察核實，凡是屬他同黨的，都應淘汰驅逐他們。那些出京使臣，以及按察司受賄的官員，按法論罪，并追回詔命，除名做平民。”又上奏：“桑哥所設的衙門，那些閑散不急需的官員，白白浪費俸禄，應命令百官會集商議廢除罷免，并且從現在起調任官員，應照舊制度，避開官員的家庭所在地，希望不妨害公事。另外大都大富户，多被桑哥等人所庇護，凡是各種徭役，衹讓貧窮百姓承擔。今後徭役，不管什麽人，應都均攤，有敢像從前用賄賂求人庇護的，就判他的罪。另外，各軍各站的農户，每年官吏没名目地勒索，賦税增加了幾倍，百姓多有流亡遷居的。請求從今不是按照朝廷命令或省部文件，膽敢私自聚斂百姓和服役的工匠的，按法論處。另外，忽都忽那顔普查户籍之後，各投下不得擅自召集流民百姓，太宗實行這一規定後，江南百姓的户籍已穩定，請求依照太宗所實行的爲好。”朝廷都聽從了他的建議。

至元二十八年，由中書右丞升御史中丞，崔彧上奏：“太醫院使劉岳臣，曾在宋朝做官，對政事老練精通，近來命令他參預商議機要事務，大家都説很好。請求任用他爲翰林學士，讓他參議朝廷政事。”又説：“行御史臺説：‘建寧路總管馬謀，因追捕盗賊牽涉到平民，拷打致死的很多；又抓來百姓搶劫財物，强奸未婚女子，接受百姓錢財累計一百五十錠。案子没有搞完，趕上大赦。如臣等商議，馬謀因無罪殺人，不在受原

例。'宜令行臺詰問，明白定罪。"又言："昔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周祚，劾尚書省官忙兀帶、教化的、納速剌丁、滅里奸贓；納速剌丁、滅里反誣祚以罪，遣人詣尚書省告桑哥。桑哥曖昧以聞，流祚于憨答孫，妻子家財并没入官。祚至和林遇亂，走還京師。桑哥又遣詣雲南理算錢穀，以贖其罪。今自雲南回，臣與省臣閱其伏詞，爲罪甚微，宜復其妻子。"皆從之。

宥之例。'應命令行臺審訊，明確判罪。"又説："先前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周祚，彈劾尚書省官員忙兀帶、教化的、納速剌丁、滅里犯贓；納速剌丁、滅里反而用罪名誣陷周祚，派人到尚書省報告桑哥。桑哥含混不清地報告皇上，把周祚流放憨答孫，妻子兒女家産都没收入官。周祚到和林遇上亂兵，逃回京城。桑哥又派他到雲南管理錢糧，來贖他的罪。現在他從雲南回來，臣和省臣看了他的供詞，犯罪很小，應放還他妻子兒女。"都聽從了他。

二十九年，彧偕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等奏："四方之人，來聚闕下，率言事以干進。國家名器，資品高下，具有定格。臣等以爲，中書、樞密，宜早爲銓定，應格者與之，不當與者，明語其故，使去。又，言事有是非當否，宜早與詳審言之。當者，即議施行；或所陳有須詰難條具者，即令其人講究，否則罷遣。"帝嘉納之。

至元二十九年，崔彧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等上奏："天下的人，聚集到朝廷，大都是談論政事來求取升官。國家爵位儀制，人才資質品行高低，都有一定規格。臣等認爲，中書省、樞密院，應早作考核選定，合格的給予官職，不應當給予官職的，明確告訴他們原因，讓他們離開。另外，談論政事有對的錯的合適的不合適的，應早和提意見的人詳細説明。合適的，立即商議施行；有些陳述的意見有需要詢問上書的人，就命令那個人闡釋明白，否則罷議讓他走。"皇上嘉許并采納了他的意見。

又奏："納速剌丁、滅里、忻都、王巨濟，黨比桑哥，恣爲不法，楮幣、銓選、鹽課、酒税，無不更張變亂之；銜命江南，理算積久逋賦，期限嚴急，胥卒追逮，半於道路，民至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害最慘，無故而殞其生五百餘人。近者，闍里按問，悉皆首實請死，士民乃知聖天子仁愛元元，而使之至此極者，實桑哥及其凶黨之爲也，莫不願食其肉。臣等共議：此三人者，既已伏事，宜令中書省、御史臺，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從之。

又上奏："納速剌丁、滅里、忻都、王巨濟，和桑哥結黨營私，恣意幹違法的事，錢幣、選取、鹽税、酒税，無不更改變亂；奉命到江南，清理長期拖欠的賦税，期限嚴格急迫，吏卒追捕欠税人，一半在路上奔波，百姓至於嫁妻子賣兒女，禍及親戚鄰居，維揚、錢塘受害最慘重，無故而丟了命的五百多人。近來，闍里審查訊問他們，都自動認錯請罪，官民纔知道聖明的天子慈愛百姓，但使事情發展到這一極端的，實際是桑哥和他的同黨所做的，没有人不想吃他們的肉。臣等一起商議：這三個人，既然已經服罪，應命令中書省、御史臺，公正地判他們的罪，來向天下人謝罪。"聽從了他。

又言："河西人薛闍干，領兵爲宣慰，其吏詣廉訪司，告其三十六事，檄僉事簿問。而薛闍干率軍人禽問者辱之，且奪告者以去。臣議：從

又説："河西人薛闍干，領兵做宣慰使，他的僚吏到廉訪司，告發他三十六件事，廉訪司下文派僉事查問。而薛闍干率領士兵抓住查問的人污辱他，并搶了告發的人走了。臣建議：從行臺

行臺選御史往按問薛闍干，仍先奪其職。”又言：“行臺官言：去歲桑哥既敗，使臣至自上所者，或不持璽書，口傳聖旨，縱釋有罪，擅籍人家，真僞莫辨。臣等請：自今凡使臣，必降璽書，省、臺、院諸司，必給印信文書，以杜奸欺。”帝曰：“何人乃敢爾耶？”對曰：“咬剌也奴、伯顏察兒，比嘗傳旨縱罪人。”帝悉可其奏。

又奏：“松州達魯花赤長孫，自言不願爲錢穀官，願備員廉訪司，令木八剌沙上聞。傳旨至臺，特令委用，臺臣所宜奉行。但徑自陳獻，又且嘗有罪，理應區別。”帝曰：“此自卿事，宜審行之。”又奏：“江南李淦言葉李過愆，被旨赴京以辯，今葉李物故，事有不待辯者。李淦本儒人，請授以教官，旌其直言。”又奏：“鄂州一道，舊有按察司，要束木惡其害己，令桑哥奏罷之。臣觀鄂州等九郡，境土亦廣，宜復置廉訪司。行御史臺舊治揚州，今揚州隸南京，而行臺移治建康；其淮東廉訪司舊治淮安，今宜移治揚州。”又奏：“諸官吏受賕，在朝，則詣御史臺首告；在外，則詣按察司首告；已有成憲。自桑哥持國，受賕者不赴憲臺憲司，而詣諸司首，故爾反覆牽延，事久不竟。臣謂宜如前旨，惟於本臺、行臺及諸道廉訪司首告，諸司無得輒受。又監察御史塔的失言：女直人教化的，去歲東征，妄言以米千石餉闍里鐵木兒軍萬人，奏支鈔四百錠，宜令本處廉訪司究問，與本處行省追償議罪。”皆從之。

三月，中書省臣奏，請以彧爲右丞，世祖曰：“崔彧不愛於言，惟可使任言責。”閏六月，又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奏：“近耿熙告：河間鹽

選御史前往審問薛闍干，并先撤銷他的官職。”又說：“行臺官建議：去年桑哥垮臺後，使臣從皇上那裏來的，有些不拿璽印詔書，口傳聖旨，釋放有罪的人，擅自籍没人家，真假分不清。臣等請求：從今後凡是使臣，必須發下璽印詔書，省、臺、院各司，必須給予印信文書，來杜絶奸詐欺騙。”皇上說：“什麽人竟敢這樣呀？”崔彧回答說：“咬剌也奴、伯顏察兒，近曾傳聖旨釋放罪犯。”皇上全部認可了他的奏請。

又上奏：“松州達魯花赤長孫，自己説不願做管理錢糧的官，希望到廉訪司任職，命令木八剌沙彙報皇上。皇上傳聖旨到行臺，特别命令任用他，這本是行臺大臣所應遵照執行的。但他自己直接請求，并且又曾有罪，按理應加以區别處理。”皇上說：“這本是你的事，可以看着辦理。”又上奏：“江南李淦論葉李的過失，受詔令到京城辯論，現在葉李去世，有些事不必辯論了。李淦本是讀書人，請求授任他做教官，表彰他的直言不諱。”又上奏：“鄂州道，原有按察司，要束木恨按察司妨害自己，讓桑哥奏請罷除了。臣看鄂州等九郡，土地也廣闊，應重設廉訪司。行御史臺原先治所在揚州，現在揚州屬南京，而行臺搬治所到建康；淮東廉訪司原先治所在淮安，現在應搬治所到揚州。”又上奏：“各官員受賄，在朝廷，就到御史臺告發；在京城外，就到按察司告發；這已有定法。自從桑哥把持國政，受賄的不到憲臺憲司，却到各司告發，因此反復牽連拖延，事情長時間完不了。臣認爲應按先前的命令，祇在本臺、行臺以及各道廉訪司出面告發，其他各司不得受理。另外監察御史塔的失建議：女真人教化的，去年東征，謊稱用米一千石犒勞闍里鐵木兒軍一萬人，奏請支取現錢四百錠，應令本處廉訪司追究查問，和本處行省追回現鈔給他定罪。”朝廷都聽從了他。

三月，中書省大臣上奏，請求任崔彧爲右丞，世祖說：“崔彧說話不躲躲閃閃，祇可讓他做諫議官。”閏六月，又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上奏：“近來耿熙告發：河間鹽運司官員偷公家

運司官吏盗官庫錢，省臺遣人同告者雜問，凡負二萬二千餘錠，已徵八千九百餘錠，猶欠一萬三千一百餘錠。運使張庸，嘗獻其妹於阿合馬，有寵；阿合馬既没，以官婢事桑哥，復有寵。故庸貪緣戚屬，得久居漕司，獨盗三千一百錠。臣等議：宜命臺省遣官，同廉訪司倍徵之。”又言：“月林伯察江西廉訪司官术兒赤帶、河東廉訪司官忽兒赤，擅縱盗賊，抑奪民田，貪污不法，今月林伯以事至京，宜就令詰問。”又言：“揚州鹽運司受財，多付商賈鹽，計直該鈔二萬二千八百錠，臣等以謂追徵足日，課以歸省，贓以歸臺，斟酌定罪，以清蠹源。”并從之。又奏：“江西詹玉，始以妖術致位集賢。當桑哥持國，遣其揞核江西學糧，貪酷暴横，學校大廢。近與臣言：撒里蠻、答失蠻傳旨，以江南有謀叛者，俾乘傳往鞫；明日，訪知爲秃速忽、香山欺罔奏遣。玉在京師，猶敢誑誕如此，宜亟追還訊問。”帝曰：“此惡人也，遣之往者，朕未嘗知之。其亟禽以來。”

三十年，彧言：“大都民食唯仰客糴，頃緣官括商船載遞諸物，致販鬻者少，米價翔踴。臣等議：勿令有司括船爲便。”從之。寶泉提舉張簡及子乃蠻帶，告彧嘗受鄭道源、許宗師銀萬五千兩；又其子知微訟彧不法十餘事。有旨就辯中書。彧已書簡等所告，與己宜對者爲牘袖之，視而後對。簡父子所告皆無驗，并繫獄，簡瘐死，仍籍其家一女入官；乃蠻帶、知微皆坐杖罪除名。

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先是，彧得玉璽于故臣扎剌氏之家，其文曰

庫存的錢，省臺派人和告發人共同查問，共少了二萬二千多錠，已經追回八千九百多錠，還欠一萬三千一百多錠。河間鹽運使張庸，曾送他妹妹給阿合馬，很受寵；阿合馬死後，他妹妹以官婢身份侍奉桑哥，又很受寵。因此張庸因爲是阿合馬和桑哥的親戚，得以長期在鹽運司，一個人偷了三千一百錠。臣等建議：應命令臺省派官員，和廉訪司加倍罰賠。”又說：“月林伯覺察江西廉訪司官术兒赤帶、河東廉訪司官忽兒赤，擅自釋放盗賊，壓價强買百姓土地，貪污犯法，現在月林伯因事情到京城，應該馬上派人追查他。”又說：“揚州鹽運司接受錢財，多付給商人鹽，總計值現鈔二萬二千八百錠，臣等認爲追受滿錢數的時候，課税交中書省，贓錢交御史臺，斟酌給有關官員判罪，來清除侵吞財物的根源。”朝廷都聽從了他。又上奏：“江西詹玉，開始靠妖術官至集賢。趕上桑哥把持國政，派他搜刮江西學田糧食，他貪婪殘暴，學校大多荒廢。最近他對我說：撒里蠻、答失蠻傳聖旨，以爲江南有圖謀叛亂的人，派他乘驛車前往拿問；第二天，查訪得知是秃速忽、香山欺騙朝廷奏請委派的。詹玉在京城，還敢這樣説謊，應趕緊追回審問。”皇上説：“這是個壞人，派他前去，朕不知道這事。趕緊把他捉拿回來。”

至元三十年，崔彧說：“大都百姓糧食祇靠商人販來，近來因爲官府搜刮商人船上裝運的各種物品，致使販賣的人少了，米價陡漲。臣等建議：不許有關官吏搜刮商船爲好。”聽從了他的建議。寶泉提舉張簡以及兒子乃蠻帶，告發崔彧曾接受過鄭道源、許宗師銀子一萬五千兩；另外他兒子知微告崔彧犯法的十多件事。朝廷有令讓崔彧到中書省辯解。崔彧寫好張簡等人告發的事，和自己應該回答的話，寫成簡牘放在袖子裏，到中書省後看了然後回答。張簡父子所告發的事都沒有證據，一起關入監獄，張簡囚死獄中，又籍没他家一個女子入官府；乃蠻帶、知微都被判杖刑除名。

至元三十一年，成宗登位。這之前，崔彧從老臣扎剌氏家中尋到玉璽，上面印文是“受命於

"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即以上之徽仁裕聖皇后。至是，皇后手以授于成宗。彧以久任憲臺，乞遷他職，不許。成宗諭之曰："卿若辭避，其誰抗言哉！"彧言："肅政廉訪司案牘，而令總管府檢劾，非宜。"成宗曰："朕知難行，當時事由小人擅奏耳，其改之。"

大德元年，彧又條陳臺憲諸事，皆見於施行。於是彧居御史臺久，又守正不阿，以故人疾之。監察御史斡羅失剌，劾奏"中丞崔彧，兄在先朝嘗有罪，還其所籍家産非宜"等事，成宗怒其妄言，笞而遣之。十一月，御史臺奏："大都路總管沙的，盗支官錢，及受賕計五千三百緡，准律當杖百七，不叙，以故臣子從輕論。"而成宗欲止權停其職，彧與御史大夫只而合郎執不可。已而御史又奏："彧任中丞且十年，非所宜。"彧遂以病辭，成宗諭之曰："卿之辭退，誠是已，然勉爲朕少留之。"

閏十二月，兼領侍儀司事，與太常卿劉無隱奏："新正朝賀，歲常習儀大萬安寺。"成宗曰："去歲兀都帶以雪故來後，今而復然。諸不至及失儀者，殿中司、監察御史同糾之。"二年，加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尋與御史大夫禿赤奏："世祖聖訓，凡在籍儒人，皆復其家。今歲月滋久，老者已矣，少者不學，宜遵先制，俾廉訪司常加勉勵。"成宗深然之，命彧與不忽木、阿里渾撒里同翰林、集賢議，特降詔條，使作成人材，以備選舉。彧以是歲九月卒。至大元年七月，贈推誠履正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忠肅。

天、既壽永昌"，他就把玉璽交給徽仁裕聖皇后。到這時，皇后親手把玉璽交給成宗。崔彧因爲長期在憲臺任職，請求調任其他官職，皇上不答應。成宗告訴他説："你如果辭官迴避，還有誰大聲直言呢！"崔彧説："肅政廉訪司的檔案，却讓總管府審閱，不合適。"成宗説："朕知道難辦，當時事情由小人擅自上奏的，改了它。"

大德元年，崔彧又逐條陳述臺憲各種事宜，都得到施行。這時崔彧在御史臺時間長了，又堅守正義不肯屈從，因此有人恨他。監察御史斡羅失剌，上奏彈劾"中丞崔彧，哥哥在世祖朝曾犯罪，退還他所没收的家産不合適"等事情，成宗恨他胡説，笞打并趕走了他。十一月，御史臺上奏："大都路總管沙的，偷用公家錢鈔，以及接受賄賂共五千三百緡，按法律判杖刑一百七十下，不許再録用，因是老臣的兒子從輕論處。"但成宗想衹暫時停止他的職務，崔彧和御史大夫只而合郎堅持不同意。不久御史又上奏："崔彧擔任中丞將近十年，不合適。"崔彧就稱有病辭官，成宗告訴他説："你辭官，的確是對的，但儘量爲我稍許留下一段時間。"

閏十二月，兼任侍儀司事務，和太常卿劉無隱上奏："新年元旦朝廷賀歲，每年常例到大萬安寺演習禮儀。"成宗説："去年兀都帶因爲下雪所以來得遲，現在又下雪了。各位遲到和不合禮儀的，殿中司、監察御史共同糾劾他。"二年，加任榮禄大夫、平章政事，不久和御史大夫禿赤上奏："世祖明令，凡是登記在册的儒生，都免除他家賦税勞役。現在年深月久，老的完了，年輕的不學習，應遵照先帝制度，使廉訪司常常加以鼓勵。"成宗認爲他説得很對，命令崔彧和不忽木、阿里渾撒里和翰林、集賢商議，特别頒下詔令條例，讓他們培養人才，來供選拔舉用。崔彧在這年九月去世。至大元年七月，贈推誠履正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號忠肅。

葉李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年幼時

人。少有奇質，從學於太學博士義烏施南學，補京學生。宋景定五年，彗出于柳，理宗下詔罪己，求直言。是時，世祖南伐，駐師江上，宋命賈似道領兵禦之。會憲宗崩，世祖班師，鄂州圍解。似道自詭，以爲己功，因復入相，益驕肆自顓，創置公田關子，其法病民甚。中外毋敢指議。李乃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其略曰："三光舛錯，宰執之愆。似道繆司台鼎，變亂紀綱，毒害生靈，神人共怒，以干天譴。"似道大怒，知書稿出於李，嗾其黨臨安尹劉良貴，誣李僭用金飾齋扁，鍛煉成獄，竄漳州。似道既敗，乃得自便。會宋亡，歸隱富春山。江淮行省及宣、憲兩司爭辟之，署蘇、杭、常等郡教授，俱不應。

有奇異的禀性，隨太學博士義烏施南求學，充京學生員。宋景定五年，彗星出於柳宿，理宗下詔書怪罪自己，訪求正直的言論。這時，世祖南伐，駐軍長江上，宋朝命令賈似道領兵抵禦世祖。適逢憲宗崩逝，世祖率軍回去，鄂州包圍解去。賈似道説謊，把這看作自己的功勞，靠這又入朝做宰相，更加驕横自專，創置公田關子，這辦法坑害百姓很厲害。朝廷内外没有人敢指責議論。葉李就和同舍生員康棣以下八十三個人，到朝廷上書，攻擊賈似道，上書大略説："日月星三光錯亂，是宰相的罪過。賈似道誤管三公，敗壞法紀，毒害生靈，神人共怒，因而招致上天的譴責。"賈似道很憤怒，知道奏疏的草稿出自葉李的手，唆使他的同黨臨安尹劉良貴，誣陷葉李僭越用金子裝飾書齋匾額，羅織罪名成案子，流放葉李到漳州。賈似道垮臺後，纔得自由。適逢宋朝滅亡，隱居富春山。江淮行省和宣慰司、按察司爭相聘任他，授以蘇州、杭州、常州等郡教授，都不到任。

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似道書，其末有"前年之師，適有天幸，克成厥勛"之語，世祖習聞之，每拊掌稱嘆。及是，其姓名聞，世祖大悦，即授奉訓大夫、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而使者致丞相安童書，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讜論著稱，簡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乃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詔！"

至元十四年，世祖命令御史大夫相威在江南設行御史臺，并訪求遺賢隱士，把葉李的姓名報上去。當初，葉李攻擊賈似道的奏疏，那末尾有"前年一仗，恰好有上天幫助，纔成就了他的功勞"的話，世祖常聽這句話，每次都拍着手稱贊慨嘆。到這時，他的姓名報上來，世祖非常高興，立即授任奉訓大夫、浙西道儒學提舉。葉李聽到任命，想逃走，但使者送來丞相安童的信，上面説："先生在宋朝，以忠正直言著稱，皇上記在心上。現授給你五品官職，有操行學識的人應根據時機决定隱居還是出山，希望全心全意，來報答皇上特别的禮遇。"葉李纔省悟了，向北拜兩拜説："做官而能施行自己的主張，這是臣平素的心願，怎敢不接受詔令！"

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賢江南。世祖諭之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李既至京師，敕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館于院中。它日，召見披香殿，勞問"卿遠來良苦"，且曰："卿嚮時訟似道書，朕嘗識之。"

至元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到江南尋訪賢才。世祖告訴他説："這次去一定把葉李弄來。"葉李到京城後，皇上命令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讓他住在集賢院中。另一天，在披香殿召見，慰勞説"你遠道而來實在辛苦"，并説："你先前攻擊賈似道的奏疏，朕曾背誦過。"又問

更詢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世祖首肯，賜坐錫宴，更命五日一入議事。時各道儒司，悉以曠官罷。李因奏曰："臣欽睹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繁夥，尚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可不作養人才，以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係，不宜罷。請復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才者於太學，以備録用。凡儒户徭役，乞一切蠲免。"可其奏。

他治理天下的方法從哪裏來，葉李逐個陳述古代帝王得失成敗的原因。世祖點頭，賜給他座位賜給他宴席，又命令他五日上一次朝商議事情。當時各道儒學提舉司，都因缺少官員廢除了。葉李於是奏請説："臣敬觀先帝的詔書，正當創業的時候，軍事事務繁多，還招集士人。現在陛下統一天下，停息武備修明文教，能不培養人才，來擴大治國方法？各道儒學提舉以及各郡教授，實在關係到風俗教化，不應罷除。請重新設立提舉司，專管提拔調用學官，考核學生，講習治政方法，并把那些成才的推薦到太學，來供選録任用。凡是讀書人家的徭役，請求全部免除。"皇上同意他的奏請。

是時，乃顔叛北邊，詔李庭出師討之，而將校多用國人，或其親暱，立馬相鄉語，輒釋仗不戰，逡巡退却。帝患之。李密啓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甚勞，臣請用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車斷其後，以示死鬥。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衆蹈之，無不勝矣。"帝以其謀諭將帥，師果奏捷。自是帝益奇李，每罷朝，必召見論事。

這時，乃顔在北部邊境叛亂，詔命李庭出兵討伐他，但將校多數任用蒙古人，有些是他親近的人，勒住馬面對面説話，就放下兵器不打了，猶猶豫豫退回來了。皇上擔心這事。葉李秘密上奏説："用兵貴在出奇，不重人多，交戰要用計策取勝。他們既然相互親近，誰肯用全力，白白浪費陛下的糧食軍餉。天下運輸很辛苦，臣請求用漢人軍隊排在前邊徒步作戰，并連接大車堵住步兵後面，逼他們拼死奮戰。叛軍已經輕視我們，一定不作防備，我們用大軍攻打他們，没有不勝的。"皇上把他的計謀告訴將帥，軍隊果然告捷。從此皇上更覺得葉李奇特，每次朝會結束，必定召見他討論事情。

二十四年，特拜御史中丞，兼商議中書省事。李固辭曰："臣本羈旅，荷蒙眷知，使備顧問，固當竭盡愚衷。御史臺總察中外機務，臣愚不足當此任。且臣昔竄瘴鄉，素染足疾，比歲尤劇。"帝笑曰："卿足艱於行，心豈不可行耶？"李固辭，得許。因叩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是職，然御史臺，天子耳目，常行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咨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便宜聞奏，以廣視聽，不應一一拘律，遂成文具。臣請詔臺臣言事，各許實

至元二十四年，特别拜任御史中丞，兼商議中書省事。葉李堅决推辭説："臣本是寄居作客的，承蒙垂愛相知，讓我充當顧問，本應竭盡衷心。御史臺總管糾察朝廷内外機要事務，臣愚笨不足以擔當這一任務。况且臣從前被流放到有瘴氣的地方，平素患有脚病，近年更加厲害了。"皇上笑着説："你脚難行走，腦子難道不能動動嗎？"葉李堅持推辭，得到許可。於是磕頭謝恩説："臣現在雖然不在這個職位上，但御史臺如同天子的耳朵和眼睛，平常辦理的事務，可以呈上審閲。至於像監察御史的奏疏、西南兩臺的公文，事情關係軍隊國家，利害涉及到百姓，應命令視便利呈報，來擴大皇上的視聽範圍，不應一

封，幸甚。”又曰：“憲臣以繩愆糾繆爲職，苟不自檢，於擊搏何有！其有貪婪敗度之人，宜付法司增條科罪，以懲欺罔。”制曰：“可。”由是臺憲得實封言事。

一拘泥條令，最後成了一紙空文。臣請求下令御史臺官員彙報事情，各自可以密封奏疏，就太幸運了。”又説：“御史把處罰罪人糾劾錯誤當成職責，如果自己不檢點，還能彈劾誰！如果有貪婪敗壞法紀的人，應交法官加等判罪，以懲戒欺君害國之流。”皇上説：“行。”從此御史臺官員可以用密封的奏疏論政事。

會尚書省立，授李資善大夫、尚書左丞，李復固辭，以謂“論臣資格，未宜遽至此”。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耶！尚書係天下輕重，朕以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始定至元鈔法，又請立太學。一日，從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才不可以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略，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冑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爲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爲祭酒等官，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時帝欲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於北方，李乘間言：“宋已歸命，其民安於田里。今無故聞徙，必將疑懼，萬一有奸人乘釁而起，非國之利也。”帝大悟，事遂寢。升尚書右丞，轉資德大夫。時淮、浙饑饉，穀價騰踴，李奏免江淮租税之半，運湖廣、江西糧十七萬石至鎮江，以賑饑民。帝欲伐交趾，召李入議，李曰：“遐方遠夷，得之無益，軍旅一興，費糜巨萬，今山路險巇，深入敵境，萬一蹉跌，非所以威示遠人也。”乃止。

適逢尚書省設立，授任葉李資善大夫、尚書左丞，葉李又堅決推辭，認爲“論臣的資格，不應馬上任此職”。皇上説：“商朝起用伊尹，周朝任用太公，難道是按照資格麼！尚書關係天下重大，朕拿這個來麻煩你，你别推辭。”賜給他大小車子各一輛，允許他乘坐小車進入宫中，并且派人扶他上殿。開始制定至元鈔法，他又請求設立太學。一天，隨皇上到柳林，奏請説：“美好的政治不可能憑空施行，人才不可能迅速録用，一定要拿道德仁義教育他們，拿《詩》《書》熏陶他們，讓他們知道古代聖賢辦事的方法，然後纔能賢才輩出，恩惠下布。唐、虞、三代，都有太學，漢、唐賢明的君主，多次視察辟雍，不是爲了裝裝樣子的。”於是推薦周砥等十人做祭酒等官，凡是太學的規章制度，逐條寫好報呈皇上，皇上全部聽從了他。當時皇上想把江南宋朝宗室和大户人家遷到北方，葉李乘機説：“宋已滅亡，那裏的百姓安於故鄉。如果無故聽説要搬遷，一定會懷疑害怕，萬一有壞人乘空子鬧事，對國家不利。”皇上徹底醒悟，搬遷的事終於擱下了。升任尚書右丞，改任資德大夫。當時淮、浙饑荒，糧價飛漲，葉李奏請免除江淮租税的一半，調運湖廣、江西糧食十七萬石到鎮江，來賑濟飢民。皇上想攻打交趾，召葉李進宫商議，葉李説：“遠方夷人，攻下也没有好處，軍隊一動，耗資巨大，現在山路險峻，深入敵人領地，萬一失誤，就不是威懾遠方夷人的辦法了。”這纔作罷。

二十五年，升平章政事，李固辭，許之。賜以玉帶，視秩一品，及平江田四千畝。於是桑哥爲尚書丞相，顓擅國政，急於財利，毒及生

至元二十五年，升任平章政事，葉李堅決推辭，答應了他。賜給玉帶，享受一品待遇，以及平江土地四千畝。這時桑哥任尚書丞相，把持國政，急功近利，危害百姓，事情詳見《桑哥傳》

民，事具《桑哥傳》。李雖與之同事，然莫能有所匡正，會桑哥敗，事頗連及同列。久之，李獨以疾得請南還。揚州儒學正李淦上書言：“葉李本一黥徒，受皇帝簡知，可爲千載一遇。而纔近天光，即以舉桑哥爲第一事；禁近侍言事，以非罪殺參政郭佑、楊居寬；迫御史中丞劉宣自裁，錮治書侍御史陳天祥，罷御史大夫門答占、侍御史程文海，杖監察御史；變鈔法，拘學糧，徵軍官俸，減兵士糧；立行司農司、木綿提舉司，增鹽酒醋稅課，官民皆受其禍。尤可痛者，要束木禍湖廣，沙不丁禍江淮，滅貴里禍福建。又大鈎考錢糧，民怨而盗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尚賴皇帝聖明，更張政化。人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葉李雖罷相權，刑戮未加，天下往往竊議，宜斬葉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葉李廉介剛直，朕所素知者，寧有是耶！”有旨驛召淦詣京師。

葉李雖然和他同事，但没能用辦法糾正，適逢桑哥垮臺，事情多有牽連到同僚的。一段時間後，葉李一人因病得以請求回南方。揚州儒學正李淦上書説：“葉李本是一個犯人，受皇帝提拔賞識，可算是千年難遇。但剛到皇上身邊，就把推薦桑哥作爲第一件事；禁止皇上貼身侍從議論政事，以無罪殺參政郭佑、楊居寬；迫使御史中丞劉宣自殺，囚禁治書侍御史陳天祥，罷免御史大夫門答占、侍御史程文海，對監察御史行杖刑；變更鈔法，剋扣學校糧食，徵收軍官俸禄，減少士兵口糧；設立行司農司、木綿提舉司，增加鹽酒醋的税收，官吏百姓都受他禍害。最可恨的是，要束木禍害湖廣，沙不丁禍害江淮，滅貴里禍害福建。又大舉考較錢糧，百姓怨恨盗賊爆發，上天憤怒大地震動，水災相繼到來。還是靠了皇帝聖明，改革政策教化。人們都知道桑哥任用一群小人的罪狀，但不知道葉李推薦桑哥的罪過。葉李雖然罷免了丞相職位，没有受到處罰，天下人常常私下議論，應殺葉李，來向天下人謝罪。”奏疏呈上，皇上吃驚地説：“葉李廉潔剛正，是朕一向所瞭解的，哪有這事呢！”下令由驛站召李淦到京城。

二十九年二月，李南還，至臨清，帝遣使召之，俾爲平章政事，佐丞相完澤治省事，李上表力辭。未幾，卒，年五十一。李既卒而淦至，詔以淦爲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帝嘗問兵部郎中趙孟頫，李與留夢炎孰優，孟頫對：“夢炎優。”帝笑曰：“不然，夢炎以掄魁位宰相，而附賈似道，病民誤國，伴食中書，無所可否；李嘗由諸生，力詆似道，其過夢炎甚遠。然其性剛直，人不能容，而朕獨愛之也。”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葉李回南方，到臨清，皇上派使者召見他，派他任平章政事，協助丞相完澤處理尚書省事務，葉李上表極力推辭。不久，去世，五十一歲。葉李去世後李淦到了京城，下令任命李淦做江陰路教授，來表彰他正直敢言。皇上曾問兵部郎中趙孟頫，葉李和留夢炎誰出色，孟頫回答：“留夢炎出色。”皇上笑着説：“不對，夢炎憑中狀元做宰相，却依附賈似道，害民誤國，做不稱職的中書，對事不敢作決斷；葉李從前是諸生，極力斥責賈似道，他超過夢炎很多。但他生性剛直，人不能容忍，而朕單單喜歡他。”

李前後被賜之物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唯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

葉李前後被賞賜的東西很多，但自己生活很儉樸。曾告誡他兒子説：“我家世代以讀書爲業，甘心貧苦窮困，衹以忠義换取君主賞識。你們要清廉謹慎自重，不要給我增加罪過。”指着朝廷

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官，一毫不以自私。至正八年，贈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簡。

賞賜的東西説："這些最後要還給公家。"等他去世，子孫把賞賜的東西全部上表送回公家，一點不留自用。至正八年，贈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號文簡。

燕公楠

燕公楠，字國材，南康之建昌人，宋禮部侍郎肅之七世孫。母雷氏，夢五色巨翼入幃，遂生公楠。十歲能屬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貢于鄉，不第，後以連帥辟，五遷至通判贛州事。

至元十三年，世祖既平江南，帥臣板授同知贛州事。十四年，以平廣南功，遷同知吉州路總管府事。二十二年夏，召至上都，奏對稱旨，世祖賜名賽因囊加帶，命參大政，辭，乞補外。除僉江浙行中書省事，俄移江淮。尚書省立，就僉江淮行尚書省事。江淮在宋爲邊陲，故多閑田，公楠請置兩淮屯田，勸導有方，田日以墾。二十五年，除大司農，領八道勸農營田司事。按行郡縣，興利舉弊，績用大著。劾江西營田使沙不丁貪横，罷之。

二十七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桑哥既敗，而蠹政未盡去，民不堪命。公楠赴闕，極陳其故，請更張以固國本。世祖悦。會欲易政府大臣，以問公楠，公楠薦伯顔、不灰木、闊里、闊里吉思、史弼、徐琰、趙琪、陳天祥等十人。又問孰可以爲首相，對曰："天下人望所屬，莫若安童。"問其次，曰："完澤可。"明日，拜完澤爲丞相，以公楠及不灰木爲平章政事，固辭。改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賜弓矢及衛士十人以行。三十年，復爲大司農，得藏匿公私田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二頃，歲出粟十五

燕公楠，字國材，南康建昌人，宋禮部侍郎燕肅的七世孫。母親雷氏，夢見五彩巨翼飛入帳幃，於是生下公楠。十歲能寫文章，爲父親服喪，在墓旁搭棚子住了三年。兩次參加鄉試，不中，後來因地方官員徵聘，五次升遷到贛州通判。

至元十三年，世祖平定了江南，帥臣臨時授任他爲贛州同知。十四年，因平定廣南的功勞，升任吉州路總管府同知。二十二年夏天，應召到上都，應對很合皇上意旨，世祖賜名賽因囊加帶，命令他參知重大政事，推辭，請求補授外任。拜任江浙行中書省僉事，不久移任江淮。尚書省設立，就任江淮行尚書省僉事。江淮在宋朝是邊疆，因此有很多閑田，燕公楠請求設兩淮屯田，鼓勵引導有方，閑田一天天開墾出來。二十五年，拜任大司農，兼任八道勸農營田司事。巡行郡縣，興利除弊，功效卓著。彈劾江西營田使沙不丁貪婪横暴，罷免了他。

至元二十七年，拜任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桑哥垮臺了，但弊政没有全部鏟除，百姓難熬苛政。燕公楠到朝廷，極力陳言其中緣故，請求改革來鞏固國家根本。世祖很高興。適逢想更换政府大臣，皇上拿這事問公楠，公楠推薦伯顔、不灰木、闊里、闊里吉思、史弼、徐琰、趙琪、陳天祥等十人。又問誰可以做宰相，回答説："天下人心所向，没有比得上安童的。"問其次的人選，回答説："完澤行。"第二天，拜任完澤爲丞相，用公楠及不灰木爲平章政事，他堅决推辭。改任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賜給弓箭以及衛兵十人去上任。三十年，又任大司農，查獲被隱瞞的公私農田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二頃，每年出糧十五萬一千一百斛、錢二千六百貫、帛一千

萬一千一百斛、鈔二千六百貫、帛千五百匹、麻絲二千七百斤。

元貞元年，進河南行省右丞，厘正鹽法，民便之。召入覲。成宗以公楠先帝舊臣，慰勞良至，改拜江浙行省右丞。明年，遷湖廣行省右丞。轉運司判官唐申，家沅州，豪橫奪民田；武昌縣尹劉權殺主簿，誣繫其妻子。悉正其罪。五年，召還朝，以卒。帝聞，甚傷悼之，賻贈有加，特命朝臣護喪南歸。

五百匹、麻絲二千七百斤。

元貞元年，升河南行省右丞，修正鹽法，百姓覺得便利。受召入朝觀見。成宗因爲公楠是死去的皇帝的舊臣，慰勞備至，改任江浙行省右丞。第二年，改湖廣行省右丞。轉運司判官唐申，家住沅州，蠻橫搶奪百姓田地；武昌縣尹劉權殺主簿，誣害囚禁他的妻子兒女。燕公楠全部問他們的罪。五年，召回朝廷，到去世。皇上聞訊，很哀悼他，賜助葬錢物優厚有加，特地命令朝廷大臣護送靈柩回南方。

馬紹

馬紹，字子卿，濟州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丞相安童入侍世祖，奏言宜得儒士講論經史，以資見聞。平章政事張啓元以紹應詔，授左右司都事，出知單州，民刻石頌德。至元十年，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益都寧海饑，紹發粟賑之。十三年，移僉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未行，屬江淮甫定，選官撫治，遷同知和州路總管府事，民賴以安。

十九年，詔割隆興爲東宮分地，皇太子選署總管，召至京師，爲刑部尚書。萬億庫吏盜絨四兩，時相欲置之重典，紹言："物情俱輕，宜從貸減。"乃决杖釋之。河間李移住妄言惑衆，謀爲不軌，紹被檄按問，所全活幾百人。二十年，參議中書省事。二十二年，改兵部尚書。逾年，復爲刑部尚書。二十四年，分立尚書省，擢拜參知政事，賜中統鈔五千緡。

時更印至元鈔，前信州三務提舉杜璠言："至元鈔公私非便。"平章政事桑哥怒曰："杜璠何人，敢沮吾鈔法耶！"欲當以重罪。紹從容言曰："國家導人使言，言可采，用之；不可采，亦不之罪。今重罪之，豈不與詔書違戾乎？"璠得免。拜尚書左丞。

馬紹，字子卿，濟州金鄉人，跟隨上黨張播求學。丞相安童進宮侍候世祖，上奏説應選儒士講談經史，來幫助擴大見聞。平章政事張啓元以馬紹響應詔命，被授任左右司都事，出任單州知州，百姓刻石碑歌頌他的政德。至元十年，任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僉事。益都寧海饑荒，馬紹發放糧食賑濟飢民。十三年，改任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僉事。還没有赴任，恰好江淮剛平定，選用官員安撫治理，升和州路總管府同知，百姓因此賴以安心。

至元十九年，皇上詔命劃隆興爲太子封地，皇太子選拔總管，馬紹受召到京城，任刑部尚書。萬億庫官員偷了四兩絨，當時丞相想處以重法，馬紹説："偷的東西和案情都輕，應當從寬處罰。"於是判杖刑釋放了犯人。河間李移住造謠惑衆，圖謀不軌，馬紹奉命查處，被保全救活幾百人。二十年，任中書省參議。二十二年，改任兵部尚書。過了一年，又任刑部尚書。二十四年，分設尚書省，提升參知政事，賜給中統鈔五千緡。

當時改印至元鈔，前任信州三務提舉杜璠説："至元鈔對公家私人不方便。"平章政事桑哥發怒説："杜璠是什麽人，竟敢詆毁我的鈔法呀！"想判處他重罪。馬紹不慌不忙勸道："皇上引導人讓人提意見，意見可以采納，就采用；不可采納，也不責罰提意見的人。假如重罰提意見的人，難道不和詔書違背麽？"杜璠得以免罪。

親王戍邊，其士卒有過支廩米者，有司以聞，帝欲究問加罪。紹言："方邊庭用兵，罪之，懼失將士心。所支逾數者，當嗣年之數可也。"制可。

拜任尚書左丞。親王戍守邊疆，他的士兵有透支國庫糧食的，主管部門報告皇上，皇上要追究問罪。馬紹說："正是邊疆用兵的時候，責罰他們，怕失去將士的心。所透支的糧食數量，算來年的糧數就行了。"皇上應允了。

宗親海都作亂，其民來歸者七十餘萬，散居雲、朔間。桑哥議徙之內地就食，紹持不可。桑哥怒曰："馬左丞愛惜漢人，欲令餓死此輩耶?"紹徐曰："南土地燠，北人居之，慮生疾疫。若恐餓死，曷若計口給羊馬之資，俾還本土，則未歸者孰不欣慕。言有異同，丞相何以怒爲? 宜取聖裁。"乃如紹言以聞，帝曰："馬秀才所言是也。"

宗親海都作亂，他轄下百姓前來歸附的七十多萬人，散居雲、朔之間。桑哥建議遷難民到內地就食，馬紹認爲不行。桑哥發怒說："馬左丞愛惜漢人，要使這些人餓死麽?"馬紹溫和地說："南方土地燥熱，北方人住在那兒，怕要生病。如果怕他們餓死，何不按人數供給羊馬等生活資料，使他們回故鄉，這樣還沒有歸順的人誰不羨慕。意見有不同，丞相憑什麽發怒? 可聽皇上裁決。"於是照馬紹的提議把這件事報告皇上，皇上說："馬秀才提的建議對。"

桑哥集諸路總管三十人，導之入見，欲以趣辦財賦之多寡爲殿最。帝曰："財賦辦集，非民力困竭必不能。然朕之府庫，豈少此哉!"紹退至省，追錄聖訓，付太史書之。議增鹽課，紹獨力爭山東課不可增。議增賦，紹曰："苟不節浮費，雖重斂數倍，亦不足也。"事遂寢。都城種苜蓿地，分給居民，權勢因取爲己有，以一區授紹，紹獨不取。桑哥欲奏請賜紹，紹辭曰："紹以非才居政府，恒憂不能塞責，詎敢徼非分之福，以速罪戾!"桑哥敗，迹其所嘗行賂者，索其籍閱之，獨無紹名。

桑哥召集各路總管三十人，引他們上朝見皇上，想以催收賦税的多少來考定政績高下。皇上說："賦税收齊了，不把百姓財力榨盡一定不能做到。但朕的倉庫，難道少這些麽!"馬紹退朝到尚書省，追記皇上的訓示，交太史寫下來。有人建議增加鹽税，馬紹惟獨力辯山東鹽税不能增加。有人建議增加賦税，馬紹說："如果不節制不必要的開支，即使把賦税加重幾倍，也不够用。"事情最後擱下了。京城種苜蓿的地，分給居民，有權勢的人乘機據爲己有，把一塊給馬紹，馬紹獨獨不接受。桑哥想上奏請求把這塊地賜給馬紹，馬紹推辭說："馬紹因爲沒有才能在官府，常擔心不能盡責，怎敢希求分外的福分，而招致罪過!"桑哥垮臺，追查他曾行賄賂的人，找到他的賬本看，獨獨沒有馬紹的名字。

桑哥既敗，乃曰："使吾早信馬左丞之言，必不至今日之禍。"帝曰："馬左丞忠潔可尚，其復舊職。"尚書省罷，改中書左丞，居再歲，移疾還家。元貞元年，遷中書右丞，行江浙省事。大德三年，移河南省。明年卒。有詩文數百篇。

桑哥垮臺後，纔說："假如我早聽馬左丞的話，一定不會有今天的禍。"皇上說："馬左丞忠誠廉潔值得尊敬，恢復原有官職。"尚書省廢除，改任中書左丞，過了兩年，上書稱病回家。元貞元年，升中書右丞，兼江浙行省職務。大德三年，改任河南省。第二年去世。有詩文幾百篇。

元史卷一百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一

姚燧

姚燧，字端甫，世系見燧伯父樞《傳》。父格，燧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爲！"且許醮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爲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

姚燧，字端甫，世系見於姚燧的伯父姚樞的傳。父親姚格，姚燧出生三歲喪父，由伯父姚樞養育。姚樞隱居蘇門，覺得姚燧愚笨，教導督促他很急迫，姚燧無法忍受，楊奐派人送信制止姚樞說："姚燧，是好料子，長大自然有成就的，爲什麽着急呢！"并答應把女兒嫁給他。十三歲，在蘇門見許衡，十八歲纔到長安求學。當時還没有寫過文章，看同輩寫的文章，衹看到他們文章不如古人，心中就不以爲然。二十四歲，纔讀韓退之的文章，試着練習寫文章，人們説有韓文風格。逐漸請教許衡，許衡也欣賞他的文辭，并告誡他説："弓箭作爲器物，是用來對付盜賊的；假如盜賊得到了弓箭，也會用來對付人。文章固然是讓讀書人揚名的好工具，但先有這樣的一代文名，將如何應付求取文章的人呢！不是應該給寫的人却給寫了，和應該給寫的却拒絶，都是錯的，都不是在這個世界上保全自己的方法。"

至元七年，衡以國子祭酒教貴胄，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燧自太原驛致館下。燧年三十八，始爲秦王府文學。未幾，授奉議大夫，兼提舉陝西、四川、中興等路學校。十二年，以秦王命，安輯庸、蜀。明年，漢嘉新附，入諭其民。又奉命招王立於合州。又明年，撫循夔府。凡三使蜀，皆稱職。十七年，除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録囚延安，逮繫詿誤，皆縱釋之，人服其明决。調山南湖北道。按部澧州，興學賑民，

至元七年，許衡以國子祭酒身份教育貴族子弟，奏請召集原先的學生十二人，姚燧由驛站從太原送到國子監。姚燧三十八歲開始任秦王府文學。不久，授任奉議大夫，兼任陝西、四川、中興等路學校提舉。十二年，奉秦王的命令，安撫庸、蜀。第二年，漢嘉剛歸附，入境告諭當地百姓。又奉命到合州招降王立。又過一年，安撫夔府。共三次出使蜀地，都稱職。十七年，拜任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到延安復審案犯，錯抓錯關的，全都釋放，人們佩服他英明決斷。調任山南湖北道。巡視澧州，興辦學校，賑濟百姓，勤勉如恐不及。二十三年，從湖北奉聖旨

孜孜如弗及。二十三年，自湖北奉旨趨朝。明年，爲翰林直學士。二十七年，授大司農丞。

元貞元年，以翰林學士召修《世祖實録》。初置檢閲官，究核故事，燧與侍讀高道凝總裁之，書成。大德五年，授中憲大夫、江東廉訪使，移病太平。九年，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至大元年，仁宗居藩邸，開宫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吕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燧爲太子賓客。未幾，除承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武宗面諭燧，燧拜辭，謝曰："昔臣先伯父樞，嘗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明年，授榮禄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得告南歸，中書以承旨召；明年，復召。燧以病，俱不赴。卒于家，年七十六。謚曰文。

燧先在蘇門山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概，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之後，復取徽、建二本校讎，得三誤焉，序於表首。略曰："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本作'延康元年'。《凡例》：中歲改元，在興廢存亡之際，以前爲正。當從建本，於建安二十五年下，注'改元延康'。其二，章武三年，徽本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本無'三年'，則昭烈爲無終。徽、建皆曰'後主'，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是起十四卷盡十六卷，凡曰後主者，皆失於刊正也。當於三年下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無齟齬也。其三，天寶十五載

入朝。第二年，任翰林直學士。二十七年，授任大司農丞。

元貞元年，以翰林學士身份受召編《世祖實録》。開始設審閲官，核實舊事，姚燧和侍讀高道凝總管此事，書編成。大德五年，授任中憲大夫、江東廉訪使，在太平上書稱病。九年，拜任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至大元年，仁宗還做藩王時，開宫師府，姚燧已經七十歲，派正字吕洙，仿效漢代徵辟四皓的舊例，起用姚燧爲太子賓客。不久，拜任承旨學士，不久任太子少傅。武宗當面告知姚燧，姚燧拜謝推辭説："從前我去世的伯父姚樞，曾授這一官職，他尚且不敢接受，我怎麽敢接受任命!"第二年，授任榮禄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得以告老回南方，中書以承旨職位召他；第二年，又召他。姚燧因爲病重，都没有赴任。在家中去世，七十六歲。謚號文。

姚燧先前在蘇門山時，讀《通鑑綱目》，曾嫌國主傳承系統散在各年，不能一看就得到傳承分合的概況，到告病回江東，寫《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代爲經綫國主爲緯綫，如同《史記》的各表，準備附在朱熹的《凡例》後面，又拿徽、建兩個本子來校勘，找到三處錯誤，作序放在表頭。大略説："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本寫作'延康元年'。《凡例》説：中間改元，在興替存亡的交界，以先前年號爲正。應當從建本，在建安二十五年下，注'改元延康'。其二，章武三年，徽本大字'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本無'三年'，這樣昭烈就是没有結束。徽本、建本都説'後主'，對君臣父子的教化，危害很大，這樣從十四卷起、到十六卷結束，凡是説後主的，都没有糾正。應在三年下注'帝禪建興元年'，第二年大字'帝禪建興二年'，這樣前後就無大的矛盾了。其三，天寶十五年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第二年衹説'二載'，是文無開頭。應在大字'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

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爲無始。當大書‘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上同於開元。三者鈞失，而建安之取，至德之去，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於統大有關乎!”詳見《序篇》。

德’，使和上文開元相同。三處都有錯，但用建安，丟至德，傳承系統固然還保留着。像章武距離建興，纔三年罷了，突然發生了國主的變换，難道不和國主的傳承系統大有關聯麽!”詳細内容見《序篇》。

燧之學，有得於許衡，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爲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舂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爲之一變。蓋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或謂世無知燧者，曰：“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燧曰：“世固有厭空桑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彼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豈有一言幾乎古，而不聞之將來乎!”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傳信；其不得者，每爲愧耻。故三十年間，國朝名臣世勛、顯行盛德，皆燧所書。每來謁文，必其行業可嘉，然後許可，辭無溢美。又稍廣置燕樂，燧則爲之喜而援筆大書，否則弗易得也。

姚燧的學問，有從許衡那裏得到的，由窮理求知，親身實踐，成爲當世名儒士。他寫文章深刻博洽，豪放而不放縱，剛正而不嚴厲，雍容盛大，有西漢風格，宋末爲文的弊病陋習，因他的出現發生了變化。大抵從延祐以前，文章大師，没有人能超過他。有人説世人没有瞭解姚燧的，説：“豈衹是瞭解他，讀他的文章能斷句，斷了句而能弄懂句子意思的，都少。”姚燧説：“世人裏本就有聽膩了空桑演奏的曲子而想聽敲瓦盆兒的吧，但文章以道來分輕重，道也以文章來分輕重。如果世上再有班孟堅出現，列表排列古今人物，九等中一定把歐陽子放在第一等，就是因爲他距離聖賢有差别但不遠，他的文章雖然没有謝、尹的智慧，不妨礙流傳後代。哪裏有一句話近似古人，却不流傳於將來的呢!”當時的孝子賢孫，想彰揚他們祖先的功德，就一定要弄到姚燧的文章，纔可以被人相信；那些弄不到的，常看成羞愧耻辱。因此三十年中，本朝出名的大臣、世代功臣，顯著的善舉盛大的恩德，都是姚燧所寫。每有人來求文章，一定要那個人的品行業績值得稱道，然後纔答應，文章中也不説好話。求文章的人再大設宴席音樂，姚燧就因此高興并提筆大書，不這樣就不容易弄到。

時高麗瀋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篋，盛陳致燧。燧即時分散諸屬官及史胥侍從，止留金銀，付翰林院爲公用器皿，燧一無所取。人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爲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爲意。”其器識豪邁過人類如

當時高麗瀋陽王父子，和皇室連姻，拿出錢財交結朝廷大臣。一天，想求姚燧的詩和文章，姚燧吝惜不給，等到奉皇上聖旨，纔給了他們。王爺送謝禮財物、金玉、名畫五十筐，裝好送給姚燧。姚燧當即分送給下屬官員及小吏侍從，衹留下金銀，交翰林院買公用器物，姚燧一件没有拿。别人問他，姚燧説：“那是藩邦小國家，衹把財物看得重，我這樣輕視財物，讓他們知道本朝不把財物放在心上。”他的度量見識超

此。然頗恃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故君子以是少之。平生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三：壉，圻，城。

過常人大抵像這樣。但他有些自恃有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等人，因此才德之士由此而有微辭。一生著作，有《牧庵文集》五十卷流傳於世。三個兒子：姚壉，姚圻，姚城。

郭貫

郭貫，字安道，保定人。以才行見推擇，爲樞密中書掾，調南康路經歷，擢廣西道提刑按察司判官，會例格，授濟南路經歷。至元二十七年，拜監察御史。承詔分江北沿淮草地，劾淮西宣慰使昂吉兒父子專權，久不遷調，蠹政害民。三十年，僉湖南肅政廉訪司事。

郭貫，字安道，保定人。靠才能品行被推舉選用，做樞密中書掾，調任南康路經歷，提升廣西道提刑按察司判官，正趕上依慣例升遷，授任濟南路經歷。至元二十七年，拜任監察御史。奉詔分管江北淮河沿岸的草地，彈劾淮西宣慰使昂吉兒父子獨攬大權，久不調離，敗壞政綱禍害百姓。三十年，任湖南肅政廉訪司僉事。

大德初，遷湖北道，言"令四省軍馬，以數萬計，征八百媳婦國，深入炎瘴萬里不毛之地，無益於國"。五年，遷江西道，賑恤饑民，有惠政，入爲御史臺都事。八年，遷集賢待制，進翰林直學士，奉詔與遼陽行省平章政事別速台徹里帖木兒往鎮高麗。十一年，召爲河東廉訪副使。

大德初年，改任湖北道肅政廉訪司僉事，上書說"派四省軍隊，幾萬人馬，攻打八百媳婦國，深入南方瘴氣籠罩的萬里荒蕪的土地，對國家沒有好處。"五年，改任江西道肅政廉訪司僉事，賑濟飢民，施行仁愛政策，入朝任御史臺都事。八年，升任集賢待制，晋升翰林直學士，奉詔和遼陽行省平章政事別速台徹里帖木兒前去鎮守高麗。十一年，受召任河東廉訪副使。

至大二年，仁宗至五臺山，貫進見，仁宗因問："廉訪使滅里吉歹何以有善政？"左右對曰："皆副使郭貫之教也。"因賜貫瑪瑙數珠、金織文幣，入爲吏部考功郎，遂拜治書侍御史。四年，除禮部尚書，帝親書其官階曰嘉議大夫，以授有司。

至大二年，仁宗到五臺山，郭貫進去見駕，仁宗於是問道："廉訪使滅里吉歹爲什麼有好政策？"身邊的人回答說："都是廉訪副使郭貫的教導。"於是賜給郭貫瑪瑙念珠、金綫織的彩帛，入朝任吏部考功郎，最後任治書侍御史。四年，拜禮部尚書，皇帝親筆寫下他的官級是嘉議大夫，拿了交給主管部門。

皇慶元年，擢淮西廉訪使，尋留不遣，改侍御史，俄遷翰林侍講學士。明年，出爲淮西廉訪使。建言"宜置常平倉，考校各路農事"。延祐二年，召拜中書參知政事。明年，升左丞，加集賢大學士。五年，除太子詹事。貫言："皇太子受金寶已三年，宜行册禮；又，輔導之官，早宜選置。"從之。六年，加太子賓客，謁告還家。

皇慶元年，升淮西廉訪使，接着又留住他不讓赴任，改授侍御史，不久升翰林侍講學士。第二年，出京任淮西廉訪使。他建議說"應當設置常平倉，來考查各路的農業"。延祐二年，受召拜任中書參知政事。第二年，升任中書左丞，加任集賢大學士。五年，拜任太子詹事。郭貫說："皇太子接受金印已經三年了，應舉行册封儀式；另外，輔佐教導皇太子的官員，早應選擇設立。"皇帝聽從了他。六年，加授太子賓客，謁拜皇上請假回家。

至治元年，復起爲集賢大學士，

至治元年，又起用爲集賢大學士，不久辭官

尋致仕。泰定元年，遷翰林學士承旨，不起。至順二年，以疾卒，年八十有二。贈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蔡國公，謚文憲。貫博學，精於篆籒，當世册寶碑額，多出其手云。

回家。泰定元年，升翰林學士承旨，没有赴任。至順二年，因病去世，八十二歲。贈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蔡國公，謚號文憲。郭貫學問淵博，精通篆籒文字，當時册書璽印碑刻題額，大多出自他的手。

夾谷之奇

夾谷之奇，字士常，其先出女真加古部，後訛爲夾谷，由馬紀領撒曷水徙家於滕州。之奇少孤，舅杜氏携之至東平，因受業於康曄。授濟寧教授，辟中書省掾。大兵南伐宋，授行省左右司都事。時行省官與中書權臣有隙，特遣使核其財用，而之奇職文書，亦被按問。張弘範率其屬詣使者言："夾谷都事素公清，若少有侵漁，弘範當與連坐。"會御史臺立，擢之奇僉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既而移僉江北淮東。

夾谷之奇，字士常，他的祖上出自女真加古部，後來訛變爲夾谷，由馬紀領撒曷水搬家到滕州。之奇幼年喪父，舅舅杜氏帶他到東平，於是向康曄求學。被授任濟寧教授，聘用爲中書省掾史。大軍南下攻打宋朝，授任他做行省左右司都事。當時行省長官和中書省掌權大臣不和，中書省特地派使者來檢查行省的財政支用，而之奇掌管文書，也被審問。張弘範率領他的部屬去對使者説："夾谷都事一向公正清廉，如果他有一點侵奪財物的行爲，我張弘範就和他同罪。"正趕上設立御史臺，提拔之奇任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僉事，不久改任江北淮東道僉事。

至元十九年，召爲吏部郎中，立陟降澄汰之法，著爲令式。歲大旱，有司議平穀價，以遏騰涌之患。之奇言："莫若省經費，輟土木之役，庶足召和氣，弭災變，而有豐稔之期。"

至元十九年，朝廷召他做吏部郎中，提出官員升降淘汰的方法，寫成法令條文。這一年大旱，有關部門建議限制糧價，以防止糧價飛漲的危險。之奇建議："不如節省經費，停止土木工程，希望這樣足以招致平和氣象，消除災禍變亂，從而有豐收的希望。"

二十一年，遷左贊善大夫。時裕宗爲皇太子，每進見，必賜坐，顧遇甚優。權臣有欲以均輸法益國賦者，慮提刑按察司撓其事，請令與轉運司并爲一職，詔集群臣議之。之奇言："按察司者，控制諸路，發擿奸伏，責任匪輕。若使理財，則心勞事冗，將彌縫自救之不暇，又安能繩糾他人哉！并之弗便。"事遂寢。又與諭德李謙，條具時政十事，上之皇太子：一曰正心，二曰睦親，三曰崇儉，四曰幾諫，五曰戢兵，六曰親賢，七曰革敝，八曰尚文，九曰定律，十曰正名。會皇太子薨，除翰林直學士，改

至元二十一年，升任左贊善大夫。當時裕宗還是皇太子，他每次進宫見太子，必定賜給他座位，待遇很好。掌權的大臣有想用均輸法增加國家税收的，擔心提刑按察司阻撓這事，就請求讓提刑按察司和轉運司合并成一個部門，皇帝下詔會集大臣們商議這件事。之奇説："按察司，是控制各路，揭發奸私情況的，責任不輕。假如讓他們管理財物，就心累事多，就會來不及彌補自救，又怎麽能糾劾别人呢！合并不方便。"這事終於擱下了。又和諭德李謙，逐條陳述有關當時政治的十件事，交給皇太子：一是端正人心，二是和睦父母，三是崇尚節儉，四是聽取意見，五是息兵，六是親近賢人，七是革除弊政，八是尊崇文學，九是制定律令，十是辨正名分。適逢皇

吏部侍郎，遂拜侍御史。二十五年，丁母憂，以吏部尚書起復，屢請終制，不許。明年，卒。

太子薨逝，拜任翰林直學士，改任吏部侍郎，又拜任侍御史。二十五年，爲母親服喪，以吏部尚書再度受任，他多次請求服完喪，朝廷不答應。第二年，去世。

之奇慮識精審，明於大體，而不忽細微，爲政卓卓可稱；雖老於吏學者，自以爲不及。爲文章尤簡嚴有法，多傳於世云。

之奇見識高明，懂得原則，而不忽略小節，治理政事很出色，值得稱道；即使精通做官的人，都覺得自己趕不上他。寫文章尤其簡潔嚴正有法度，大多流傳於後世。

劉賡

劉賡，字熙載，洺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祖肅，爲左三部尚書。賡幼有文名，師事翰林學士王磐。至元十三年，用薦者授國史院編修官。十六年，遷應奉翰林文字。辟爲司徒府長史，仍兼應奉；補外，同知德州事，考滿，擢太廟署丞、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是時，御史中丞崔彧，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獨見賡，則待以上客。大德二年，升翰林直學士。六年，奉使宣撫陝西。由侍講學士升學士。

劉賡，字熙載，洺水人。五世祖父劉逸，以郡吏身份辦理冤獄案件，積有陰德。祖父劉肅，做左三部尚書。劉賡少年時以寫文章出名，師從翰林學士王磐。至元十三年，因別人推薦授任國史院編修官。十六年，升任應奉翰林文字。被聘用爲司徒府長史，依舊兼任應奉翰林文字；補授外任，任德州同知，考課期滿，提升太廟署丞、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這時，御史中丞崔彧，喜歡傲慢地對待別人，別的御史拜訪他，他有時安然受禮，衹有接見劉賡，就以上賓禮節待他。大德二年，升任翰林直學士，六年，奉命任陝西宣撫使。由侍講學士升學士。

至大二年，遷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尋拜侍御史，頃之，還翰林爲學士承旨，兼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莫不争先出。時有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齒頗少，請讓之先。"賡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别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之爲美德也。

至大二年，升任禮部尚書，照舊兼任翰林學士，接着拜任侍御史，不久，回翰林院任學士承旨，兼國子祭酒。依國子監舊例，伴讀生按次序出京補授官職，沒有不搶先出去的。當時有一個生員，父母年老并且很窮，同宿生員有個名字排在他前邊的，他通過博士轉告劉賡說："我年紀稍小，請讓他排在我前面吧。"劉賡說："謙讓，是恭敬的品德。"聽從了他的謙讓，另外寫信推薦那個人，朝廷反而先録用了他。從此六館的生員，都懂得謙讓是美德了。

皇慶元年，遷集賢大學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元年，復爲承旨；六年，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爲大學士，尋又入翰林爲承旨。泰定元年，加光禄大夫。會集議上尊號，賡獨抗言其不可，事遂已。天曆元年卒，年八十一。

皇慶元年，升集賢大學士，依然兼任國子祭酒。延祐元年，又任承旨；六年，拜任太子賓客；七年，又入集賢院做大學士，接着又進入翰林院做承旨。泰定元年，加授光禄大夫。適逢會集大臣商議給皇帝上尊號，劉賡一人高聲談論這事不行，這事終於停下了。天曆元年去世，享年八十一歲。

賡久典文翰，當時大製作多出其手，以耆年宿德，爲朝廷所推重云。

劉賡長期主管公文，當時重大文書大多出自他的手，因爲年高德劭，被朝廷所推許尊重。

耶律有尚

耶律有尚，字伯强，遼東丹王十世孫。祖父在金世嘗官于東平，因家焉。有尚資識絶人，篤志于學，受業許衡之門，號稱高第弟子。其學邃於性理，而尤以誠爲本，儀容辭令，動中規矩，識與不識，莫不服其爲有道之君子。

耶律有尚，字伯强，遼東丹王十世孫子。祖父在金朝曾在東平做官，於是住在東平。有尚天資超人，專心求學，在許衡門下學習，號稱優秀學生。他的學問深通性理，而尤其以誠信爲根本，儀容言辭，舉動符合規矩，認識和不認識的人，没有不佩服他是有道德的君子。

至元八年，衡罷中書左丞，除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以教國人之子弟，乃奏以門人十二人爲齋長以伴讀，有尚其一也。十年，衡告免還鄉里，朝廷乃以有尚等爲助教，嗣領其學事。居久之，拜監察御史，不赴。除秘書監丞，出知薊州，爲政以寬簡得民情。

至元八年，許衡被免去中書左丞，拜任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來教育蒙古人的子弟，於是上奏請求任用他的學生十二人做齋長來伴讀，有尚是其中之一。至元十年，許衡告老免官回鄉，朝廷就任用有尚等人做助教，繼許衡之後管理國學的事務。過了好長時間，拜任監察御史，没有到任。拜任秘書監丞，出任薊州知州，治理政事寬緩簡潔，得到百姓愛戴。

裕宗在東宫，召爲詹事院長史。自有尚既去，而國學事頗廢，廷議以謂非有尚無足以繼衡者，除國子司業。時學館未建，師弟子皆寓居民屋，有尚屢以爲言，二十四年，朝廷乃大起學舍，始立國子監，立監官，而增廣弟子員。於是有尚升國子祭酒，儒風爲之丕振。二十七年，以親老，辭職歸。

裕宗做太子，召他做詹事院長史。自有尚離國學後，國學的事頗有荒廢，朝廷輿論認爲除了有尚没有足以繼承許衡的人，拜國子司業。當時校舍没有建好，教師學生都寄住民房，有尚多次提起這事。二十四年，朝廷纔大舉修造校舍，開始設國子監，設國子監官員，并增加學生人數。這時有尚升任國子祭酒，儒學風氣因爲他而大振。二十七年，因父母年邁，辭官回家。

大德改元，復召爲國子祭酒。尋除集賢學士，兼其職。頃之，遷太常卿，又遷集賢學士。八年，葬父還鄉里。已而朝廷思用老儒，以安車召之于家，累辭不允，復起爲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階中奉大夫。

大德改元，又召他任國子祭酒。不久拜授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職務。不久，升太常卿，又升任集賢學士。八年，爲埋葬父親回家鄉。不久朝廷想任用老儒士，用小車到他家接他，多次推辭不獲應允，又出任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級别爲中奉大夫。

有尚前後五居國學，其立教以義理爲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爲先，而踐履必端愨。凡文詞之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大道者，皆屏黜之。是以諸生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爲尊，以躬行爲務，悉爲

有尚前後五次任職於國學，他設教以義理爲根本，而體察必定要真切；以恭敬爲先導，而實踐必定要端正誠實。凡是文詞的小技巧，編纂雕飾，足以破壞聖人的大道理的，都屏棄排斥。因此學生知道歸向正統學問，尊崇正道，以經學爲尊貴，以親身實踐爲要務，都成了德才兼優的

成德達材之士。大抵其教法一遵衡之舊，而勤謹有加焉。身爲學者師表者數十年，海内宗之，猶如昔之宗衡也。有尚既以年老，力請還家，朝廷復頒楮幣七千緡，即其家賜之。卒年八十六，賜謚文正。

人。大致他的教育方法全部遵循許衡的舊方法，但更加勤苦謹慎。他自己做學者的表率幾十年，天下人尊崇他，就如同先前尊崇許衡一樣。有尚因年紀已老，極力請求回家，朝廷又頒賞紙幣七千緡，到他家送給他。去世那年八十六歲，朝廷賜謚號文正。

郝天挺 郝佑

郝天挺，字繼先，出於朵魯别族，自曾祖而上，居安肅州。父和上拔都魯，太宗、憲宗之世多著武功，爲河東行省五路軍民萬户。

郝天挺，字繼先，出生於朵魯别族，從曾祖以上，住在安肅州。父親和上拔都魯，在太宗、憲宗的時候多次立有軍功，做河東行省五路軍民萬户。

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略，受業於遺山元好問，以勛臣子，世祖召見，嘉其容止，有旨：宜任以政，俾執文字，備宿衛春宫。裕宗遇之甚厚。建省雲南，選官屬，遂除參議雲南行尚書省事，尋升參知政事，又擢陝西漢中道廉訪使；未幾，入爲吏部尚書，尋除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又遷四川行省參政及江浙行省左丞，俱不赴。拜中書左丞，與宰相論事，有不合，輒面斥之。一日，以奏事敷陳明允，特賜黄金百兩，不受。帝曰：“非利汝也，第旌汝肯言耳。”

郝天挺英俊剛直，有志向謀略，向遺山元好問求學，因是功臣的兒子，世祖召見他，稱贊他的儀容舉止，下令：應授給官職，讓他掌管文字，任東宫警衛。裕宗待他很優厚。雲南建行省，選擇官員，於是拜任他爲雲南行尚書省參議，不久升任參知政事，又提拔爲陝西漢中道廉訪使；不久，入朝任吏部尚書，接着拜任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又提升四川行省參政以及江浙行省左丞，都没有到任。拜任中書左丞，和宰相商議事情，意見有不同，就當面斥責宰相。一天，因彙報事情陳述明白允當，皇帝特别賜給他黄金一百兩，他不接受。皇帝説：“不是讓你得錢財，祇是表彰你肯説話罷了。”

成宗崩，仁宗以太后命，首定大難，及武宗還自朔方，遂入正大統，定策之際，天挺與有力焉。仁宗臨御，收召故老天挺與少保張閭等十人，共議大政，革尚書省之弊，遂成皇慶之治。又出爲江西、河南二省右丞，召拜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爲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或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既出，臺臣皆以爲賀，風紀大振。又上疏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獎農務本、勵學養士，詔中書省舉行之。尋俾均

成宗駕崩，仁宗受太后的命令，首先平定大亂，等武宗從北方回朝，就進宫登皇位，定計策的時候，郝天挺參預出了力。仁宗掌管天下，召集故舊遺老郝天挺和少保張閭等十人，共同商議國家政事，革除尚書省的弊政，終於形成了皇慶之治。又出京城任江西、河南兩省右丞，召回朝拜任御史中丞。入朝見駕，首先陳説法紀的重要，用打獵作比方説：“御史的責任在於打擊奸私，好比打獵時放鷹抓禽獸，弱小的禽獸容易被鷹抓獲，那些力氣大的禽獸，一定要藉助人力。不這樣的話，不僅跑了禽獸，有時還有讓鷹受傷的危險。”皇帝贊同他的話，出朝後，御史臺官員都因此來祝賀他，朝廷風紀大振。他又上疏陳述七件事，即珍惜功名爵位、抑制浮誇浪費、停止兼并土地、延長官員任期、倡導評定有德政

逸于外，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時河南王卜憐吉歹爲丞相，待以師禮，由是政化大行。

事、奬勵農事以農爲本、勉勵學習培養士人，皇帝命令中書省全面實行他的建議。接着派他到京城外擔任職務，拜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當時河南王卜憐吉歹做丞相，以對待老師的禮儀對待他，從此政治教化大舉推行。

皇慶二年卒，年六十七。贈光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謚文定。天挺嘗修《雲南實録》五卷，又注唐人《鼓吹集》一十卷，行于世。

皇慶二年去世，六十七歲。贈光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謚號文定。天挺曾編《雲南實録》五卷，又注唐人《鼓吹集》十卷，流行於世。

子佑，字君輔，郝佑小字朵魯别台。由宿衛補官，仁宗時拜殿中侍御史，以廉直著名，大受知遇。遷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拜陝西行御史臺侍御史。

兒子郝佑，字君輔，小字朵魯别台。由宫廷警衛補授官職，仁宗時拜任殿中侍御史，以清廉正直著名，很受皇帝賞識。升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拜任陝西行御史臺侍御史。

張孔孫

張孔孫，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若部，爲金人所并，遂遷隆安。父之純，爲東平萬户府參議，夜夢謁孔子廟，得賜嘉果，已而孔孫生，因丐名於衍聖公，遂名今名。既長，以文學名，辟萬户府議事官，萬户嚴忠範之兄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聘孔孫，以母老不應。

張孔孫，字夢符，他的祖先，來自遼的烏若部，部落被金人所吞并，於是遷居隆安。父親張之純，做東平萬户府參議，夜裏夢見自己參拜孔子的廟，受到孔子送的好果子，不久孔孫出世，於是向衍聖公求名字，就取了現在這個名字。長大後，以文學聞名，招聘爲萬户府議事官，萬户嚴忠範的哥哥任陝西行省平章政事，聘請孔孫，他因母親年邁没有應聘。

時汴梁既下，太常樂師流寓東平，舊章缺落，止存《登歌》一章而已。世祖居潛邸，嘗召樂師至日月山觀之，至是，徐世隆奏帝，宜增設宫縣及文、武二舞，以備大典。因詔徐世隆爲太常卿，而孔孫以奉禮郎爲之副，以董樂師，肄成，獻之京師。廉希憲居政府，辟爲掾。及安童爲相，尤禮重之，授户部員外郎，出爲南京總管府判官。

當時汴梁已被攻下，太常的樂師流浪寄居東平，宫廷舊樂章殘缺失落，祇存有《登歌》的一段而已。世祖登位前，曾叫樂師到日月山看他們演唱，到這時，徐世隆奏請皇上，應增設宫懸以及文舞、武舞兩種舞蹈，來準備舉行大典用。於是皇上詔令徐世隆做太常卿，而張孔孫以奉禮郎身份做他的副手，來管理樂師，練習好了，把他們送到京城。廉希憲主持政府，招聘他做掾吏。等到安童做丞相，尤其敬重他，授任他做户部員外郎，出京城任南京總管府判官。

時方議下襄樊，朝廷急用兵，孔孫謂："今以越境私販坐罪者，動以千數，宜開自新之條，俾得效戰贖死。"朝論采之。僉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尋升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行

當時正商議攻打襄樊，朝廷急需用軍隊，孔孫説："現在因爲越境私自販貨被判罪的人，動輒數以千計，應設立悔過自新的條款，使犯人可以效命戰場來贖死罪。"朝廷采納了他的建議。被任命爲四川道提刑按察司僉事，接着升任湖北

部巴陵，有囚三百人，因怨龔乙建言興銀利，發其墳墓，而燒其家，燒死者三人，有司以真圖財殺人坐之，孔孫原其情，减罪。遷浙西提刑按察副使，改同知保定路總管府事，俄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

至元二十二年，安童復入相，言于帝曰："阿合馬顓政十年，親故迎合者，往往驟進，據顯位；獨劉宣、張孔孫二人，恬守故常，終始如一。"乃除宣吏部尚書，孔孫禮部侍郎。尋升孔孫禮部尚書，擢燕南提刑按察使。二十八年，提刑按察司改肅政廉訪司，仍爲使，莅治于大名，一以所没贓糴粟五千斛，賑饑民。拜僉河南江北行中書省事；亡何，除大名路總管，兼府尹，大興學校。有獻故河堤三百餘里于太后者，即上章，謂宜悉還細民，從之。擢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使，因讞獄鹽場，民尹執中兄弟誣伏爲强盗，平反之。召還，拜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商議中書省事。丞相完澤卒，孔孫與陳天祥上封事，薦和禮霍孫可爲相。

會地震，詔問弭災之道，孔孫條對八事，其略曰：蠻夷諸國，不可窮兵遠討；濫官放譴，不可復加任用；賞善罰惡，不可數賜赦宥；獻鬻寶貨，不可不爲禁絶；供佛無益，不可虚費財用；上下豪侈，不可不從儉約；官冗吏繁，不可不爲裁减；太廟神主，不可不備祭享。帝悉嘉納之，賜鈔五千貫。又累疏言："凡七十致仕者，宜加一官；丁憂服闋者，宜待起復；宿衛之冒濫者，必當革；州郡之職，必當遴選；久任達魯花赤，宜量加遷轉；又宜增給官吏俸禄；修建京師廟學，設國子生徒，給賜曲阜

道提刑按察副使。巡視部屬到巴陵，有三百名囚犯，因爲恨龔乙曾建議興辦銀利，掘了他的墳墓，并放火燒了他家，燒死了三個人，主管部門以真正想圖財殺人判處他們，張孔孫查明實情，爲他們减罪。升任浙西提刑按察副使，改任保定路總管府同知，不久拜任侍御史，兼管御史臺事務。

至元二十二年，安童又入朝做丞相，對皇帝説："阿合馬專權十年，親戚朋友迎合他的人，常常很快得到提升，占據顯要職位；衹有劉宣、張孔孫兩個人，安然恪守常規，始終如一。"於是拜任劉宣爲吏部尚書，任孔孫爲禮部侍郎。接着提升孔孫爲禮部尚書，提拔爲燕南提刑按察使。二十八年，提刑按察司改爲肅政廉訪司，依舊任他爲肅政廉訪使，到大名設治所，把没收的全部贓銀買糧五千斛，賑濟飢民。拜任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僉事；没多久，拜授大名路總管，兼任府尹，大舉興辦學校。有人把黄河老河堤三百多里地送給太后，他立即呈上奏章，説應該把這些地全還給百姓，朝廷聽從了他。提升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使，於是到鹽場復審案件，平民尹執中兄弟無罪招認做强盗，他爲他們平反。受召還朝，拜任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商議中書省事。丞相完澤去世，張孔孫和陳天祥呈上秘密奏章，推薦和禮霍孫可以做丞相。

正趕上地震，皇上下詔問消除災禍的方法，張孔孫逐條陳説八件事，大概是説：蠻夷各國，不能好戰遠征；不稱職的官吏被撤職，不能再加任用；獎賞好的懲處壞的，不能多次給予赦免寬恕；有人買寶物獻寶物，不能不加以禁止；供奉佛没有好處，不能空費財物；上上下下生活豪華奢侈，不能不實行節儉；官吏繁多，不能不作裁减；太廟神位，不能不設祭祀。他的建議皇上都很贊賞并采納了，賜錢五千貫。他又多次上疏説："凡是七十歲辭官的，應加授一個官職；爲父母服喪三年期滿的，應等候重新任用；宫中警衛冒名濫用的，一定要除名；州郡的官員，一定要篩選；長期擔任達魯花赤的，應考慮加以提拔改任；還應增加官吏的俸禄；修建京城的廟學，

孔廟洒掃户；相位宜參用儒臣，不可專任文吏；故相安童、伯顔、和禮霍孫與廉希憲等，各宜贈謚。”久之，請老還家，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致仕，集賢大學士如故。大德十一年，卒，年七十有五。

設國子生員，賜給曲阜孔廟若干灑掃户；丞相之職應適當參用儒學之士，不能專門任用刀筆官僚；前任丞相安童、伯顔、和禮霍孫和廉希憲等人，各人應賜給謚號。”過了一段時間，請求告老回家，被拜任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辭官，仍如先前任集賢大學士。大德十一年，孔孫去世，七十五歲。

孔孫素以文學名，且善琴，工畫山水竹石，而騎射尤精。及其立朝，讜言嘉論，有可觀者，士論服之。

張孔孫一向以文學出名，并且擅長彈琴，精於畫山水竹石，而騎馬射箭尤其精通。他到朝廷做官時，直言善論，有可觀的地方，士人輿論很佩服他。

元史卷一百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二

張珪

張珪，字公端，弘範之子也。少能挽强命中，嘗從其父出林中，有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歡。至元十六年，弘範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弘範救而禮之，命珪受學。光薦嘗遺一編書，目曰《相業》，語珪曰："熟讀此，後必賴其用。"師還，道出江淮，珪年十六，攝管軍萬户。

張珪，字公端，是張弘範的兒子。少年時能開硬弓命中目標，曾經隨他父親經過樹林裏，遇有老虎，張珪拔出箭一直向前走，老虎像人一樣站立起來，張珪射穿老虎的喉嚨，全軍都歡呼起來。至元十六年，張弘範平定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要投水自殺，張弘範救起他并以禮待他，囑咐兒子張珪向他學習。鄧光薦曾遺留下一本書，書名叫《相業》，告訴張珪說："熟讀這本書，日後靠它必有大用。"軍隊回朝，路過江淮，張珪十六歲，代理管軍萬户。

十七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户，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弘範卒，喪畢，世祖召見，親撫之。奏曰："臣年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陣，幸以副臣。"帝嘆曰："求老成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遍及其從者。十九年，太平、宣、徽群盜起，行省檄珪討之，士卒數爲賊所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珪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其卒，悉平諸盜。

至元十七年，正式授爲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户，佩戴他父親的虎符，管理他父親所統領的軍隊，鎮守建康。不久，弘範去世，服喪完畢，世祖召見他，親自安慰他。他奏請說："我年紀輕，軍隊事情重大，有個叫聶禎的人，跟隨我父親、祖父，長期經歷戰争，希望任用他做我的副官。"皇上嘆息說："找老成持重的人做自己的副手，常人難得有此深慮。"皇上厚加賞賜派他赴外任，并遍賞他的隨從。十九年，太平、宣州、徽州群盜興起，行省傳檄命張珪討伐盜賊，士兵多次被盜賊打敗，士兵中有殺百姓的猪并傷主人的，張珪說："這是部隊打敗仗的原因。"殺了那些犯民士兵，全數平息了各處盜賊。

二十九年，入朝。時朝廷言者謂，天下事定，行樞密院可罷；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張瑄，領海道，亦以爲言。樞密副使暗伯問於珪，珪曰："見上當自言之。"召對，珪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遂得

至元二十九年，他奉調入朝。當時朝廷有人認爲，天下大事已定，行樞密院可以撤銷了；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張瑄，兼管海上運輸，也持這種意見。樞密副使暗伯問張珪，張珪說："見到皇上就要說這件事。"皇上召他答話，張珪說："即使行樞密院可以撤銷，也不是張瑄應該說的。"

不罷。命爲樞密副使。太傅月兒魯那演言："珪尚少，姑試以僉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帝曰："不然，是家爲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耶！"拜鎮國上將軍、江淮行樞密副使。

行樞密院終於得以不撤。任命他做樞密副使。太傅月兒魯那演說："張珪還年輕，暫且讓他試着做僉書，真正可以重用，請等以後。"皇上說："別這樣，這家人爲國家滅金、滅宋，盡死盡力三代人了，却能吝惜官職麽！"拜任他爲鎮國上將軍、江淮行樞密副使。

成宗即位，行院罷。大德三年，遣使巡行天下，珪使川、陝，問民疾苦，賑恤孤貧，罷冗官，黜貪吏。還，擢江南行御史臺侍御史，換文階中奉大夫，遷浙西肅政廉訪使。劾罷郡長吏以下三十餘人、府史胥徒數百，徵贓巨萬計。珪得鹽司奸利事，將發之，事干行省，有內不自安者，欲以危法中珪，賂遺近臣，妄言珪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帝遣官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伏罪。召珪拜僉樞密院事，入見，賜只孫冠服侍宴，又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劾大官之不法者，不報；并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拜陝西行臺中丞，不赴。

成宗即位，行樞密院被撤銷。大德三年，朝廷派使者巡行天下，張珪巡視川、陝，詢問百姓的疾苦，賑濟窮人撫恤孤寡，罷免多餘官員，廢黜貪污官吏。回朝後，提升江南行御史臺侍御史，改換爲文職的中奉大夫，升任浙西肅政廉訪使。他糾劾罷免郡長吏以下官吏三十多人、府史差役數百人，收繳贓款數以萬計。張珪查知鹽司犯奸圖利的事情，將要揭發這事，事情牽涉到行省，有人心中感到不安穩，想以危害法律的罪名中傷張珪，就賄賂皇帝身邊的臣子，胡說張珪有詛咒的事，并破壞鹽法。皇上派官員共同審理此事，查知行省大小官吏以及鹽官欺騙朝廷的情狀，都判了罪。召張珪回朝拜任樞密院僉事，進宮見駕，皇上賜給他只孫禮服陪宴，又命令買房宅來賜給他，他推辭不接受。拜任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於是上疏，極力陳說天和人的關係、災異發生的原因，奏疏的細目有修養德行、廣開言路、任用君子、貶斥小人、賞罰必行、裁減多餘官員、節制浪費，以效法祖宗原來好的法典，總計數百字。又彈劾大官僚中不守法的人，沒有結果；一并彈劾皇帝貼身侍臣中蠱惑生事的人，又沒有結果。於是他稱病回家。過了一段時間，授任他爲陝西行臺中丞，沒有赴任。

武宗即位，召拜太子諭德。未數日，拜賓客，復拜詹事，辭不就。尚書省立，中外洶洶，中丞久闕，方議擇人，仁宗時在東宮，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即日召拜中丞。至大四年，帝崩，仁宗將即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宫，法駕已陳矣，珪言："當御大明殿。"御史大夫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珪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

武宗即位，徵召拜任他做太子諭德。沒過幾天，拜任太子賓客，又拜任太子詹事，推辭不到任。尚書省設立後，朝廷内外議論紛紛，御史中丞長期缺人，正商量選人，仁宗當時是太子，說："一定要得到真正的中丞，衹有張珪可用。"當天召他來拜任御史中丞。至大四年，武宗駕崩，仁宗將要即位，朝廷大臣聽從皇太后旨意，在隆福宫舉行登基大禮，皇帝車駕已排好了，張珪說："應當到大明殿舉行大典。"御史大夫勸他說："商議已定，即使一百次上奏也沒有用處。"

入奏，帝悟，移仗大明。既即位，賜只孫衣二十襲、金帶一。帝嘗親解衣賜珪，明日復召，謂之曰："朕欲賜卿寶玉，非卿所欲。"以帨拭面額，納諸珪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

張珪說："還没有奏請過一次，怎麽就知道没有用處！"於是他進宫上奏，皇上省悟，轉移車駕去大明殿。皇上即位後，賜給他只孫禮服二十套、金帶一條。皇上曾親自脱下身上穿的衣服賜給張珪，第二天又召見他，對他説："朕想賜給你珍寶珠玉，但這些不是你想要的。"皇上用佩巾擦拭臉部，把佩巾放入張珪懷中，説："朕汗所在的地方，就是朕心所在的地方。"

皇慶元年，拜榮禄大夫、樞密副使。徽政院使失列門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宫，而己領之，以上旨移文樞密院，衆恐懼承命，珪固不署，事遂不行。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務，得專修宰相之職，帝從之，著爲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爲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正之。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户別薛參知行省政事，珪曰："太師論道經邦，鐵木迭兒非其人；別薛無功，不得爲外執政。"車駕度居庸，失列門傳皇太后旨，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珪子景元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篤告，遽歸。帝驚曰："鄉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懌，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大司徒，謝病家居。繼丁母憂，廬墓寢苫啜粥者三年。六年七月，帝憶珪生日，賜上尊、御衣。

皇慶元年，拜任榮禄大夫、樞密副使。徽政院使失列門請求把洪城軍劃歸興聖宫，從而自己可以統領洪城軍，他藉皇上命令行文到樞密院，大家誠惶誠恐地接受命令，張珪堅持不簽字，這事終於没有實行。延祐二年，他被拜任中書平章政事，請求裁減多餘官員，把權力還給主管部門，從而明確政務，使中書可以單獨行使宰相的職權，皇上聽從他的建議，把這寫成法令。教坊使曹咬住被拜任禮部尚書，張珪説："伶人做禮部尚書，拿什麽給後代做榜樣！"他極力勸止糾正這件事。皇太后任用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做太師，用萬户別薛做行省參知政事，張珪説："太師職責是論道治國，鐵木迭兒不是合適人選；別薛没有功勞，不能做京外行省長官。"皇上去居庸，失列門傳達皇太后的旨意，召見張珪痛駡，拿棒打他，張珪受傷很重，抬回京城，第二天就出了京城。張珪的兒子張景元掌管璽印，不能一天離開宫中，到這時，他以父親病重告假，趕緊回家。皇上吃驚地説："先前分手時，你父親没有大病。"張景元磕頭流着眼淚，不敢説。皇上心中不高興，派中書省參議換住，前去賜給張珪酒，於是拜任他做大司徒，他稱病住在家中。接着爲母親服喪，在墓旁搭草棚睡草席喝稀飯過了三年。延祐六年七月，皇上想起張珪的生日，賜給他美酒、御衣。

至治二年，英宗召見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珪辭歸，遣近臣設醴。丞相拜住問珪曰："宰相之體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年冬，起珪爲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兒

至治二年，英宗在易水河上召見他説："你們家是四代老臣，朕要把政事交給你。"張珪告辭回家，皇上派身邊臣僚擺酒送行。丞相拜住問張珪説："宰相的事務中什麽是重要的？"張珪説："没有比端正君主的心更重要的，没有比廣開言路更急迫的。"這年冬天，起用張珪做集賢

既復爲丞相，以私怨殺平章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大小之臣，不能自保。會地震風烈，敕廷臣集議弭災之道，珪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致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賀冤死，非致沴之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義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侍宴萬壽山，賜以玉帶。

大學士。在這之前，鐵木迭兒又做了丞相後，因爲私人恩怨殺了平章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大小官員，不能自己保護自己。適逢地震颳大風，皇帝命令朝廷大臣集會商議消除災禍的方法，張珪在座上大聲說：“消除災禍，要考察導致災禍發生的原因。漢代殺孝婦，三年没有下雨；蕭、楊、賀冤屈而死，這不是導致災禍的原因嗎！死了的人固然不能再活，但情理還可以搞明白，不能讓朝廷最終丢了情理。”又拜任他做中書平章政事，在萬壽山陪宴，皇上賜給他玉帶。

三年秋八月，御史大夫鐵失既行弒逆，夜入都門，坐中書堂，矯制奪執符印，珪密疏言：“賊黨罪不可逭。”既皆伏誅，鐵木迭兒之子、治書侍御史鎖南，獨議遠流，珪曰：“於法，强盜不分首從，發冢傷尸者亦死。鎖南從弒逆，親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耶！”遂伏誅。盜竊仁廟神主，時參知政事馬剌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珪曰：“以參政遷左丞，姑曰叙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不下。

至治三年秋天八月，御史大夫鐵失謀殺英宗後，連夜進入京城，坐在中書大堂，假藉聖旨奪取大印，張珪秘密上疏說：“賊人罪不可逃。”罪犯都被誅殺後，祇有鐵木迭兒的兒子、治書侍御史鎖南，判處流放遠方，張珪說：“根據法律，强盜不管主謀從犯，掘墓毁尸的都判死刑。鎖南參與弒逆，親手砍了丞相拜住的胳膊，竟想讓他活着麼！”鎖南於是被處死。小偷偷了仁廟的神位，當時參知政事馬剌兼任太常禮儀使，要提升他做左丞，張珪說：“從參知政事升任左丞，姑且可算作依級晋升。但作爲太常官供奉祖宗牌位不小心，應當等候治罪，却反而升官，拿什麼來向祖宗在天上的靈魂道歉！”任命終於没有下達。

泰定元年六月，車駕在上都。先是，帝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乃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論當世得失，與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瓚，詣上都奏之。其議曰：

> 國之安危，在乎論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則治；後用李林甫、楊國忠，天下騷動，幾致亡國。雖賴郭子儀諸將，效忠竭力，克復舊物，然自是藩鎮縱横，紀綱亦不復振矣。良由李林甫妒害忠良，布置邪黨，奸惑蒙蔽，保禄養禍所致，死有餘辜。如前宰相鐵木迭兒，奸狡險

泰定元年六月，皇上在上都。在這之前，皇上因爲天下有災變，下令百官集會商議，張珪就和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院、集賢院的官員，極力評論當代政治的得失，和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瓚，到上都上奏。他們的奏議説：

> 國家的安危，在於挑選宰相。從前唐玄宗，先起用姚崇、宋璟天下就得到治理；後來任用李林甫、楊國忠，天下騷亂，幾乎導致亡國。雖然靠郭子儀等各位將領，效忠盡力，收復山河，但從此藩鎮横行，法紀也不再整頓了。這確實是由於李林甫嫉妒殘害忠良，設置奸黨，欺騙蒙蔽，保全自己的官職、孕育禍根所導致的，他死有餘辜。比如前任宰相鐵木迭兒，奸險狡猾，陰謀百出，

深，陰謀叢出，專政十年。凡宗戚忤己者，巧飾危間，陰中以法，忠直被誅竄者甚衆。始以贓敗，諂附權奸失列門，及嬖幸也里失班之徒，苟全其生，尋任太子太師。未幾，仁宗賓天，乘時幸變，再入中書。當英廟之初，與失列門等恩義相許，表裏爲奸，誣殺蕭、楊等，以快私怨。天討元凶，失列門之黨既誅，坐要上功，遂獲信任，諸子内布宿衛，外據顯要，蔽上抑下，杜絶言路，賣官鬻獄，威福己出，一令發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己，其禍立至，權勢日熾，中外寒心。由是群邪并進，如逆賊鐵失之徒，名爲義子，實其腹心，忠良屏迹，坐待收繫。先帝悟其奸惡，仆碑奪爵，籍没其家，終以遺患，構成弑逆。其子鎖南，親與逆謀，所由來者漸矣，雖剖棺戮尸，夷滅其家，猶不足以塞責。今復回給所籍家産，諸子尚在京師，夤緣再入宿衛。世祖時，阿合馬貪殘敗事，雖死猶正其罪，况如鐵木迭兒之奸惡者哉！臣等議：宜遵成憲，仍籍鐵木迭兒家産，遠竄其子孫外郡，以懲大奸。

專權十年。凡是宗親中不順從自己的，就花言巧語挑撥離間，暗中拿法律來陷害他們，忠誠正直而被殺被放逐的人很多。他開始因犯贓敗露，諂媚地依附掌權的奸人失列門，以及受皇上寵幸的也里失班這班人，保全了性命，接着擔任太子太師。没過多久，仁宗歸天，他乘變亂之機，又進入中書省。正值英宗初年，和失列門等人情投意合，内外爲奸，誣陷殺死蕭拜住、楊朵兒只等人，來報私怨。上天懲罰大惡人，失列門的黨羽被殺後，他憑空求取大功，終於得到朝廷信任，幾個兒子在宫中任警衛，在宫外占據顯要職位，欺上壓下，斷絶進諫渠道，出賣官職，判案受賄，賞罰由自己發布，一條命令從他口中發出，人們都恐懼不安，稍有不肯依附的，災禍立即臨頭，他權勢日盛，朝廷内外寒心。從此大批奸人被任用，像逆賊鐵失這類人，名義上是他的義子，實際上是他的心腹，忠臣賢良藏身不出，坐等拘禁。先帝覺察到他的奸惡，弄倒他家的石碑，剥奪他的官職，没收他的家産，最終因此留下災禍，構成了弑君。他兒子鎖南，親自參預弑逆的陰謀，原因也是逐漸形成的，即使劈開棺材斬戮尸體，殺光他們家，都不足以抵罪。現在又發回没收的家産，他的幾個兒子還在京城，憑藉關係又進宫中做警衛。世祖的時候，阿合馬貪婪殘暴，敗壞政事，即使在他死後還治他的罪，何況像鐵木迭兒這樣奸惡的人呢！臣等建議：應遵循舊法律，仍舊没收鐵木迭兒的家産，遠遠流放他的子孫到外郡，來懲罰大奸人。

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所以明綱常、别上下也。鐵失之黨，結謀弑逆，君相遇害，天下之人，痛心疾首，所不忍聞。比奉旨："以鐵失之徒既伏其辜，諸王按梯不花、孛羅、月魯鐵木兒、曲吕不花、兀魯思不花，亦已流竄，逆黨脅從者衆，何可盡

殺君父的仇人，不共戴天，這是用來明確綱常、分别上下的。鐵失的黨羽，勾結謀弑君主，皇帝和丞相被害，天下的人，痛心疾首，他們都不忍心聽到這樣的消息。近來接到聖旨："因爲鐵失這班人已經伏罪，諸王按梯不花、孛羅、月魯鐵木兒、曲吕不花、兀魯思不花，也已經流放，脅從逆黨的人很多，怎麽可以殺光。以後提建議的人，

誅。後之言事者，其勿復舉。”臣等議：古法，弒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法，强盗劫殺庶民，其同情者猶且首從俱罪，况弒逆之黨，天地不容，宜誅按梯不花之徒，以謝天下。

希望別再提這事。”臣等建議：根據古代法律，犯弒逆罪，凡是當官的判死刑不赦免。本朝修的法律，强盗搶劫殺害平民，那些和罪犯一條心的尚且首犯從犯一起判罪，何况弒君逆黨，天地不容，應誅殺按梯不花這班人，來向天下謝罪。

《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生殺與奪，天子之權，非臣下所得盗用也。遼王脱脱，位冠宗室，居鎮遼東，屬任非輕。國家不幸，有非常之變，不能討賊，而乃覬幸赦恩，報復讎忿，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産，殘忍骨肉，盗竊主權，聞者切齒。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仍守爵土，臣恐國之紀綱，由此不振。設或效尤，何法以治！且遼東地廣，素號重鎮，若使脱脱久居，彼既縱肆，將無忌憚，况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臣等議：累朝典憲，聞赦殺人，罪在不原，宜奪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

《尚書》上説：“衹有君王可以作福，衹有君王可以作威。臣子不能作福作威，臣子假如作福作威，對他家庭有害，對他的國家不利。因爲生殺予奪，是皇帝的權力，不是臣子所能偷着使用的。”遼王脱脱，在宗室中職位最高，鎮守遼東，責任不輕。國家不幸，遇上不同尋常的變亂，他不能討伐逆賊，却希冀僥幸和赦免之恩，報復自己仇恨的人，殺死親王妃子公主一百多人，瓜分他們的羊馬畜産，殘害骨肉，盗竊皇權，聽説過的都切齒痛恨。現在不治他的罪，却又賜給很多物品放他回去，依舊守着他的官爵封地，臣害怕國家的法紀，從此不振了。假如有人仿效他，拿什麼法律來處治！况且遼東土地廣闊，一向號稱是重鎮，如果讓脱脱長期待在那兒，他先前就很放肆，以後將更没有顧忌，何况讓死人含冤，傷害和諧氣氛。臣等建議：歷朝法律制度，接到大赦令後還殺人，罪過不能原諒，應剥奪他的爵位封地，把他安置到别的地方，來彰明皇權的威嚴。

刑以懲惡，國有常憲。武備卿即烈，前太尉不花，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思補報，專務奸欺，詐稱奉旨，令鷹師强收鄭國寶妻古哈，貪其家人畜産，自恃權貴，莫敢如何。事聞之官，刑曹逮鞫服實，竟原其罪。輦轂之下，肆行無忌，遠在外郡，何事不爲！夫京師，天下之本，縱惡如此，何以爲政！古人有言，一婦銜冤，三年不雨，以此論之，即非細務。臣等議：

刑法是用來懲惡除奸的，國家所以有應保持的恒法。武備卿即烈，前任太尉不花，靠歷朝待遇的豐厚，都做大官，不想着報答朝廷，却一心從事奸詐欺騙，謊稱奉皇上聖旨，派鷹師强行逮捕鄭國寶的妻子古哈，貪圖他家的佣人畜産，自恃有權有勢，没有人敢把他怎麽樣。事情被告到官府，執法部門逮捕審訊核實後，竟然原諒了他的罪行。他在皇帝脚下，横行不忌，假如遠在外郡，什麽事做不出！京城，是天下的根本，像這樣放縱壞人作惡，怎麽治理政事！古人曾説，一個婦人含冤，老天三年不下雨，從這一點

宜以即烈、不花，付刑曹鞫之。

看來，這就不是小事。臣等建議：應把即烈、不花，交執法部門審判。

中賣寶物，世祖時不聞其事，自成宗以來，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數萬，當時民懷憤怨，臺察交言，且所酬之鈔，率皆天下生民膏血，錙銖取之，從以捶撻，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又非有司聘要和買，大抵皆時貴與斡脱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直且十倍，蠶蠹國財，暗行分用。如沙不丁之徒，頃以增價中寶事敗，且存吏牘。陛下即位之初，首知其弊，下令禁止，天下欣幸。臣等比聞中書乃復奏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萬錠，較其元直，利已數倍，有事經年遠者三十餘萬錠，復令給以市舶番貨，計今天下所徵包銀差發，歲入止十一萬錠，已是四年徵入之數，比以經費弗足，急於科徵。臣等議：番舶之貨，宜以資國用、紓民力，寶價請俟國用饒給之日議之。

宮中購買寶物，世祖的時候没有聽説這種事，自從成宗以來，纔有這一弊端。小小的珍珠寶石，售價幾萬，當時百姓心懷怨憤，諫官交替進言，况且買珠寶所付的錢鈔，全都是天下百姓的血汗，一點點地榨取，伴以鞭撻，爲什麽用起來毫不吝惜！拿對治理國家有用的錢鈔，來换這些不能充飢禦寒的東西，又不是主管部門公平買賣，大抵都是當時權貴和掌管宫中寶物的人，謊稱要獻給皇家，假冒要用於賞賜，抬高寶物價格將近十倍，逐漸耗費國家資財，暗中自行瓜分私用。如沙不丁等人，近來因爲增報宫中購買的寶物的價格事情敗露，這些全保存在官府文件中。皇上剛登基的時候，首先發現這一弊端，下令禁止，天下人很慶幸。臣等近來聽説中書省又奏請提供歷朝没有償付的買寶物的錢四十多萬錠，這比寶物原先的價錢，利錢已經增加了幾倍，有些經過了許多年的折錢三十多萬錠，又讓拿錢來買用船運來的外國貨，總計現在天下所徵收的銀兩賦税，每年收入纔十一萬錠，上述數目已是四年徵收的數字了，近來因經費不足，朝廷急於徵收賦税。臣等建議：外國的舶來品，應用來供給國家使用、緩解百姓的財力，買寶物的錢請等國家費用富裕的時候商議。

太廟神主，祖宗之所妥靈，國家孝治天下，四時大祀，誠爲重典。比者仁宗皇帝、皇后神主，盗利其金而竊之，至今未獲。斯乃非常之事，而捕盗官兵，不聞杖責。臣等議：庶民失盗，應捕官兵，尚有三限之法；監臨主守，倘失官物，亦有不行知覺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請揀其官屬免之。

太廟的神位，是安置祖宗靈魂的地方，國家用孝道治理天下，四季大祭，確實是重要儀式。近來仁宗皇帝、皇后神位，小偷覺得上面金子值錢就偷走了，到現在没有找到。這是非同尋常的事，但捕捉小偷的官兵，没有聽説因抓不到小偷受杖刑責罰。臣等建議：平民家失竊，對受命捕捉盗賊的官兵，還有三次限期的法令；負責守護的人，假如丢失了公家財物，也有不能及時發覺的罪。現在丢了神位，應歸罪太常，請求檢察其中官員罷免他們。

國家經賦，皆出於民，量入

國家正常的賦税，都是出自百姓，量入

爲出，有司之事。比者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計；刺綉經幡，馳驛江浙，逼迫郡縣，雜役男女，動經年歲，窮奢致怨。近詔雖已罷之，又聞奸人乘間奏請，復欲興修，流言喧播，群情驚駭。臣等議：宜守前詔，示民有信，其創造、刺綉事，非歲用之常者，悉罷之。

爲出，這是主管部門的事。近來修建西山寺，損害軍民，費用以億萬計算；要刺綉經幡，派官員由驛站兼程赴江浙，逼迫各郡縣，混雜驅使男女之中，動則經年歷歲，極盡奢侈而招致怨憤。近來詔書雖然已經停止這一工程，又聽説奸人乘機上奏請求，又想興建，流言四散，大家心中很驚恐。臣等建議：應堅持先前的詔令，讓百姓知道很講信用，那些建築、刺綉等事，不屬正常的年度費用的，全部罷除。

人有冤抑，必當昭雪，事有枉直，尤宜明辨。平章政事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等，枉遭鐵木迭兒誣陷，籍其家，以分賜人，聞者嗟悼。比奉明詔，還給元業，子孫奉祀家廟，修葺苟完，未及寧處，復以其家財仍賜舊人，止酬以直，即與再罹斷没無異。臣等議：宜如前詔，以元業還之；量其直以酬後所賜者，則人無冤憤矣。

人有了冤屈，一定要洗清冤誣，事情有曲直，更應分辨清楚。平章政事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等人，横遭鐵木迭兒誣陷，没收他們的家産，來分送給别人，聽説這事的人都哀嘆。近來接到英明的詔令，還給他們家原有家産，讓他們子孫供奉祭祀家廟，修整將完，還没來得及安穩地住下，又把他們的家産仍舊賜給原來的人，衹給他們家相應的錢，這和再次遭没收没有區别。臣等建議：應按先前的詔令，把原有家産還給他們；根據這些東西的價錢來另行賞賜後來受賜的人，這樣人就没有冤恨了。

德以出治，刑以防奸。若刑罰不立，奸宄滋長，雖有智者，不能禁止。比者也先鐵木兒之徒，遇朱太醫妻女故省門外，强拽以入，奸宿館所。事聞，有司以扈從上都爲解，竟弗就鞠。輦轂之下，肆惡無忌，京民憤駭，何以取則四方！臣等議：宜遵世祖成憲，以奸人命有司鞠之。臣等又議：天下囚繫，冤滯不無，方今盛夏，宜命省臺選官審録，結正重刑，疏决輕繫，疑者申聞詳讞。邊鎮利病，宜命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鎮戍卒更病者，給粥食藥；力死者，人給鈔二十五貫，責所司及同鄉者，歸骨於其家。

道德用來治理天下，刑罰用來防止奸惡。如果不建立刑罰，滋長爲非作歹的人，即使有聰明人，也不能禁止。近來也先鐵木兒等人，在舊省府門外遇上朱太醫的妻子和女兒，强行拉進省府，在府中奸宿。事情被告發後，執法部門以也先鐵木兒跟隨皇上到上都去了爲説辭，竟然没有把他收審。皇帝脚下，肆意作惡没有顧忌，京城百姓憤怒而吃驚，拿什麼來給天下做榜樣！臣等建議：應遵循世祖的舊有法律，把奸人交由執法部門審判。臣等另建議：天下的囚犯，不無蒙冤受押的，現當盛夏，應命令中書省御史臺選派官員審訊，結案判定罪重的施刑，清理積滯罪輕的關押，有懷疑的上報復審。邊疆利弊，應命令行中書省、行御史臺研究，興利除弊，廣海守軍連續生病的士兵，供應稀飯給他們吃藥；盡力而死的，每人發給鈔二

歲貢方物有常制。廣州東莞縣大步海及惠州珠池，始自大德元年，奸民劉進、程連言利，分蜑户七百餘家，官給之糧，三年一采，僅獲小珠五兩六兩，入水爲蟲魚傷死者衆，遂罷珠户爲民。其後同知廣州路事塔塔兒等，又獻利於失列門，創設提舉司監采，廉訪司言其擾民，復罷歸有司。既而内正少卿魏暗都剌，冒啓中旨，馳驛督采，耗廩食，疲民驛，非舊制，請悉罷遣歸民。

善良死於非命，國法當爲昭雪。鐵失弑逆之變，學士不花、指揮不顔忽里、院使秃古思，皆以無罪死，未褒贈；鐵木迭兒專權之際，御史徐元素以言事鎖項死東平，及賈秃堅不花之屬，皆未申理。臣等議：宜追贈死者，優叙其子孫，且命刑部及監察御史，體勘其餘有冤抑者，具實以聞。

政出多門，古人所戒。今内外增置官署，員冗俸濫，白丁驟升出身，入流壅塞日甚，軍民俱蒙其害。夫爲治之要，莫先於安民；安民之道，莫急於除濫費、汰冗員。世祖設官分職，俱有定制。至元三十年已後，改升創設，日積月增，雖嘗奉旨取勘減降，近侍各私其署，夤緣保禄，姑息中止。至英宗時，始鋭然減罷崇祥、壽福院之屬十有三署，徽政院斷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餘署，不幸遭罹大故，未竟其餘。比奉詔：凡事悉遵世祖成

十五貫，責令負責的人以及死者的同鄉，把骸骨送回家鄉。

每年進貢土産有正常的制度。廣州東莞縣大步海以及惠州珠池，從大德元年起，刁民劉進、程連大談好處，分蜑民七百多家，官府供給他們糧食，讓他們三年采一次珠，衹得到小珠子五兩六兩，蜑民下水被蟲魚咬傷咬死的很多，終於廢采珠户爲平民。那以後廣州路同知塔塔兒等，又向失列門陳説好處，創立提舉司管理采珠，廉訪司説提舉司侵擾百姓，又撤還主管部門。不久内正少卿魏暗都剌，謊稱是宫中旨令，派官員由驛站兼程前往督促采珠，耗費國庫糧食，使百姓和驛站疲憊不堪，不合舊有制度，請求全部停止采辦讓百姓回家。

善良的人死於非命，國家法律應當爲他們洗清冤屈。鐵失弑君政變中，學士不花、指揮不顔忽里、院使秃古思，都因無罪而死，朝廷没有嘉獎追贈；鐵木迭兒專權的時候，御史徐元素因議論政事遭囚禁而死在東平，以及賈秃堅不花等人，都没有處理。臣等建議：應追贈死了的人，優先録用他們的子孫，并命令刑部和監察御史，勘查其餘有冤屈的人，核實上報。

政令從多個地方發出，這是古人所防備的。現在朝廷内外增設官府，官員多餘俸禄濫發，平民陡升做官，升入九品的擁擠一天比一天厲害，軍民都蒙受它的危害。治理天下的關鍵，没有比使百姓安定更重要的；使百姓安定的方法，没有比鏟除浪費、篩汰多餘官員更緊迫的。世祖設置官員分擔職務，都有一定的制度。至元三十年以後，官署改名升級和新設立的，每日每月有增加，雖然曾經按照聖旨審核減汰降級，皇帝身邊的侍臣各自偏袒自己的官署，憑藉關係保全禄位，姑息寬容，中止裁減。到英宗時，纔堅决廢除了崇祥院、壽福院之類的十三個官署，徽政院斷事官、江淮賦税之類的六十多

憲。若復循常取勘，調虛文，延歲月，必無實效，即與詔旨異矣。臣等議：宜敕中外軍民，署置官吏，有非世祖之制，及至元三十年已後改升創設員冗者，詔格至日，悉減并除罷之；近侍不得巧詞復奏，不該常調之人亦不得濫入常選，累朝斡耳朵所立長秋、承徽、長寧寺及邊鎮屯戍，別議處之。

個官署，英宗不幸遭人殺害，没有完成對其他官署的裁減。最近接到詔令：凡事全都遵照世祖原有的法令。如果又遵循常規進行審核，搬弄空文，拖延年月，必定没有實際效果，就和詔令的用意不同了。臣等建議：應命令京城和地方軍民，官署設置官吏，有不合世祖的制度，及至元三十年以後改名升級和新設官員多餘的，詔令到達時，全都裁減合并廢除掉；皇帝身邊臣僚不得花言巧語再行上奏，不應正常調用的人也不得隨便進入正常選拔，歷朝斡耳朵所設的長秋、承徽、長寧寺以及邊疆屯守，另行商議處理。

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以厲民病國也。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爲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復營幹近侍，買作佛事，指以算卦，欺昧奏請，增修布施莽齋，自稱特奉、傳奉，所司不敢較問，供給恐後。况佛以清净爲本，不奔不欲，而僧徒貪慕貨利，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萬錠，數倍於至元間矣。凡所供物，悉爲己有，布施等鈔，復出其外，生民脂膏，縱其所欲，取以自利，畜養妻子。彼既行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臣等議：宜罷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罷；近侍之屬，并不得巧計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傳奉，從中書復奏乃行。

自古以來的聖明君主，衹誠心於治理政事，可以感動天地、感動鬼神，當初并没有向僧人道士求取福分，從而害民害國的。就拿至元三十年來説，祭祀佛事的名目，衹有一百零二個；大德七年，又設功德使司，佛事名目累計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加某一名目，明年就算作定例，所以現在已是先前的四倍以上了。僧徒又迷惑皇帝身邊臣僚，買佛事做，説是用來算卦，欺騙蒙蔽，奏請朝廷，增修布施莽齋，自稱特奉、傳奉，主管官員不敢細問，供奉惟恐落後。况且佛以清静爲根本，没有追求没有欲望，而這些僧人貪圖財物，自己違背佛教教義，做一次佛事所需要的，金銀錢財不計其數，每年用錢幾千萬錠，比至元年間多幾倍了。凡是供佛的物品，全都據爲己有，布施等的錢鈔，又在這以外，百姓的血汗，任其所欲，拿來自己用，養育妻子兒女。那些人品行既然不美好純潔，衹足以褻瀆天神，怎麽能求福！近年佛事更繁多，歷朝皇帝在位時間不長，招致災禍來得更快，求福的事没有應驗，絶對可以知道了。臣等建議：應廢除功德使司，那些在至元三十年以前以及歷朝忌日祭祀佛事名目，衹讓宣政院主管舉行，其餘全都免去；貼身臣僚之類，一概不得花言巧語擅自奏請，妄自增加名目；如有特奉、傳奉，由中書省再奏請纔可進行。

古今帝王治國理財之要，莫先於節用，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國用匱而重斂生，如鹽課增價之類，皆足以厲民矣。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户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爲甚。臣等議：諸宿衛宦女之屬，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簡汰。

古今帝王治理國家管理財政的關鍵，没有比節約費用更重要的，因爲濫用就費錢財，費錢財就必定要危害百姓；國家費用短缺而加强搜刮百姓，如鹽税加價之類，都足以危害百姓了。近年游手好閑的人，妄自加入宫中警衛人員以及太監、女紅、太醫、陰陽先生的行列中，數也數不盡，一人名字入籍，一家免除賦税勞役，一年所要的衣服馬匹柴草糧食，幾十户的賦税收入不够供應，耗費國家資財、損害百姓很是厲害。臣等建議：各種警衛太監女紅之類，應照世祖時開支的數目供給他們，其餘全部精簡篩汰。

闊端赤牧養馬駝，歲有常法，分布郡縣，各有常數，而宿衛近侍，委之僕御，役民放牧。始至，即奪其居，俾飲食之，殘傷桑果，百害蜂起；其僕御四出，無所拘鈐，私鬻芻豆，瘠損馬駝。大德中，始責州縣正官監視，蓋暖棚、團槽櫪以牧之。至治初，復散之民間，其害如故。監察御史及河間路守臣屢言之。臣等議：宜如大德團槽之制，正官監臨，閲視肥瘠，拘鈐宿衛僕御，著爲令。

闊端赤放養馬匹駱駝，每年有固定方法，分布在各個郡縣，各有恒定的數目，而宫中警衛和貼身侍臣，把這件事交給駕車的人，派百姓放養。這些人剛到，就搶了百姓的住處，派百姓喂養馬匹，損傷桑樹果木，弊端百出；那些駕車人各處走，没有任何拘束，私自出賣料草料豆，養瘦了馬匹駱駝。大德年間，纔責令各州縣編内正式官員監視，修建暖棚、食槽來喂養馬匹駱駝。至治初年，又把馬匹駱駝散養民間，那些弊端又像先前。監察御史以及河間路守臣多次説到這事。臣等建議：應照大德食槽的制度，派編内正式官員監視，檢查馬匹駱駝肥瘦，約束宫中警衛、駕車的人，寫成法令。

兵戎之興，號爲凶器，擅開邊釁，非國之福；蠻夷無知，少梗王化，得之無益，失之無損。至治三年，參卜郎盗，始者劫殺使臣，利其財物而已；至用大師，期年不戢，傷我士卒，費國資糧。臣等議：好生惡死，人之恒性。宜令宣政院督守將嚴邊防，遣良使抵巢招諭；簡罷冗兵，明敕邊吏謹守禦，勿生事，則遠人格矣。

發動戰争，是搬弄凶器，隨便挑起邊疆戰火，不是國家的福分；蠻夷没有知識，不懂君王的德化，得到他們没有好處，失去他們没有損失。至治三年，參卜郎做盗賊，開始時搶劫殺害出使大臣，衹是看中使臣的財物罷了；等動用大軍討伐，一年不得平定，損傷我們的士卒，耗費國家的錢糧。臣等建議：喜歡活着害怕死去，這是人的本性。應命令宣政院督促守邊將領嚴守邊防，派出色的使臣到盗賊老窩招降；精簡罷除多餘軍隊，明確命令守邊官吏小心守衛，不要生出事端，這樣遠方的人就會來歸順了。

天下官田歲入，所以贍衛

天下官田每年的收入，是用來畜養衛

士，給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中書酬直海漕，虛耗國儲。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爲莊官，催甲斗級，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徵求餼廩，折辱州縣，閉償逋負，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民窘竄。臣等議：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如所與公主桑哥剌吉及普安三寺之制，輸之公廩，計月直折支以鈔，令有司兼令輸之省部，給之大都；其所賜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還官，著爲令。

兵，供給守邊士兵的。從至元三十一年以後，歷朝把這些官田分賜給各王爺、公主、駙馬，以及百官、太監、寺廟道觀之類，於是命令中書省以海運漕運運糧，白白耗費國家儲備。那些接受官田的人家，各自委托當地奸滑的官吏做田莊官吏，來催促斗級庫糧，巧立名目多收糧食；又再驅使驛站，徵收糧食，侮辱州縣，拒絕償還拖欠賦税，糧食收進倉庫的時候，變賣而回。官府互相忿恨，農民受困逃竄。臣等建議：祇有各王爺、公主、駙馬、寺廟道觀，按所給公主桑哥剌吉以及普安三寺廟的官田的制度，糧食送交公家倉庫，按月折算支付錢鈔，命令主管部門兼管運到省部，供應大都；那些賜給百官以及太監的官田，全部限令交還公家，寫入法令。

國家經費，皆取於民。世祖時，淮北内地，惟輸丁税，鐵木迭兒爲相，專務聚斂，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并科糧；又以兩淮、荆襄沙磧作熟收徵，徼名興利，農民流徙。臣等議：宜如舊制，止徵丁税，其括勘重并之糧，及沙磧不可田畝之税，悉除之。

國家經費，都取之於百姓。世祖時，淮北内地，祇收人口税，鐵木迭兒做丞相，一心從事搜刮財物，派使者丈量兩淮、河南田地，人口税外，增收糧食；又把兩淮、荆襄沙磧地當熟田徵糧，邀名求利，農民流浪遷居。臣等建議：應按照舊有制度，祇徵收人頭税，那些核查增收的糧食，以及沙磧地不能耕種而收的税，全部免除。

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賣田，隨收入户。鐵木迭兒爲相，納江南諸寺賄賂，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屬，逮今流毒細民。臣等議：惟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宋舊業，如舊制勿徵；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著爲令。

世祖的制度：有田地的人要服役，百姓變賣田地，服役任務由買地户承擔。鐵木迭兒做丞相，接受江南各寺廟的賄賂，奏請朝廷下令僧人購買百姓田地的，里正主首之類不可讓他們服役，這一做法到現在還損害着平民百姓。臣等建議：祇有各朝賜給僧人寺廟的田地以及滅亡了的宋朝的原有田產，按原有制度不服役；那些僧人道士收買百姓的田地以及民間施捨給寺廟道觀田產，應全部服役，寫入法令。

僧道出家，屏絶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官寺；宜清净絶俗爲心，誦經祝壽。比年僧道往往

僧人道士出家，不要妻兒子女，大概是想要超塵出俗，因此國家優待他們，不要他們服徭役，并讓他們住在官家的寺觀中；他們應該心中清净不俗，誦讀經文祈禱長壽。

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徒，傷人逞欲、壞教干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舊制，罷遣爲民。

近年僧人道士常常畜養妻子兒女，和平常人没有區别，如蔡道泰、班講主等人，傷害别人滿足自己的欲望、敗壞教義觸犯刑法的，哪能數得完！讓他們主持祭祀典儀，豈不是褻瀆神靈！臣等建議：僧人道士畜養妻子兒女的，應按原有制度處罰他們，遣散他們做百姓。

賞功勸善，人主大柄，豈宜輕以與人。世祖臨御三十五年，左右之臣，雖甚愛幸，未聞無功而給一賞者。比年賞賜泛濫，蓋因近侍之人，窺伺天顔喜悦之際，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取婦，或以技物呈獻，殊無寸功小善，遞互奏請，要求賞賜回奉，奄有國家金銀珠玉，及斷没人畜産業。似此無功受賞，何以激勸，既傷財用，復啓倖門。臣等議：非有功勛勞效著明實迹，不宜加以賞賜，乞著爲令。

獎賞有功鼓勵行善，這是君主的大權，怎能輕易交給别人。世祖在位三十五年，身邊的大臣，即使他很寵幸，没有聽説没有功勞却給予一次獎賞的。近年賞賜泛濫，大約是因爲皇帝身邊的人，察覺皇帝高興的時候，有些説缺錢没有房子住，有些説嫁女兒娶媳婦，有些拿玩物送給皇上，全没有一點功勞一點善行，相互上奏請求，要求賞賜贈送，占有國家的金銀珠玉，以及没收來的人畜家産。像這樣没有功勞受獎賞，怎麽來激勵勸勉别人，既損失了錢財，又開了僥幸的門路。臣等建議：不是有功勞成績顯著實績明確的，不應加以賞賜，請求寫成法令。

臣等所言：弑逆未討、奸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皆足以感傷和氣。惟陛下裁擇，以答天意，消弭災變。

臣等所説的：弑君逆賊没有討伐、奸邪惡人没有除掉、忠臣的冤憤没有昭雪、冤枉没有申理、政令不講信用、賞罰不公平、賦税勞役不平均、財物不節約、百姓怨恨神靈憤怒，都足以傷害平和氣氛。希望陛下裁定選擇，來迎合上天的旨意，消除災禍變亂。

帝不從。珪復進曰："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應之。惟陛下矜察，允臣等議，乞悉行之。"帝終不能從。

皇上不聽。張珪又進言説："臣聽説日食要修品德，月食要修刑法，迎合上天要用實際行動不用虚文，感動百姓靠行動不靠命令，刑法政策失去公正，所以天象反映出來。希望陛下體察，應允臣等的建議，請求全面施行。"皇上始終不能聽從他。

未幾，珪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帝始開經筵，令左丞相與珪領之，珪進翰林學士吴澄等，以備顧問。自是辭位甚力，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别刻蔡國公印以賜。泰定二年夏，得旨暫歸。

不久，張珪的病加重了，不扶着架着不能走路。皇上有令：平常見駕免去跪拜，賜給小車子，可以坐到殿門下。皇上剛設御前講經席，命令左丞相和張珪負責這事，張珪推舉翰林學士吴澄等，來做顧問。從此極力辭官，還是被封爲蔡國公，任經筵知事，另刻蔡國公印賜給他。泰定二年夏天，得到聖旨暫時回家。

三年春，上遣使召珪，期於必見。珪至，帝曰："卿來時，民間如何？"對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賑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帝惻然，敕有司畢賑之。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帝察其誠病，命養疾西山，繼得旨還家。

未幾，起珪商議中書省事，以疾不起。四年十二月薨，遺命上蔡國公印。珪嘗自號曰澹菴。子六人。

李孟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曾祖執，金末舉進士。祖昌祚，歸朝，授金符、潞州宣撫使。父唐，歷仕秦、蜀，因徙居漢中。

孟生而敏悟，七歲能文，倜儻有大志，博學强記，通貫經史，善論古今治亂，開門授徒，遠近争從之。一時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輩與交。郭彦通名能知人，嘗語唐曰："此兒骨相異常，宰輔之器也。"至元十四年，隨父入蜀，行省辟爲掾，不赴；調晋原縣主簿，又辭；行御史臺交薦之，亦不就。後以事至京師，中書右丞楊吉丁一見奇之，薦于裕宗，得召見東宫。未幾，裕宗薨，不及擢用。

成宗立，首命采訪先朝聖政，以備史官之紀述，陝西省使孟討論編次，乘驛以進。時武宗、仁宗皆未出閤，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輔導，有薦者曰："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令爲太子師傅。"大德元年，武宗撫軍北方，仁宗留宫中，孟日陳善言正道，多所進益。成宗聞而嘉之，詔授太常

泰定三年春天，皇上派使者召張珪，希望一定能見到他。張珪到朝廷，皇帝問："你來的時候，民間怎麽様？"張珪回答説："臣年紀老了，少有客人來，不能知道遠處的情况。真定、保定、河間，是臣的家鄉，百姓饑荒很厲害，朝廷雖然拿錢財救濟，没有收到恩惠的還有十分之五六，希望陛下愛憐他們。"皇帝很悲傷，命令主管部門賑濟所有飢民。拜任張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前。皇上察知他真病重了，命令他在西山養病，接着得到聖旨回家。

不久，起用張珪商議中書省事，因病没有到任。四年十二月薨逝，遺言讓交上蔡國公印信。張珪曾自己起號叫澹菴。有六個兒子。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曾祖父李執，金末中進士。祖父李昌祚，歸順本朝，授給金印、任潞州宣撫使。父親李唐，在秦、蜀做官，於是搬家住漢中。

李孟生下來就聰穎慧悟，七歲會寫文章，瀟灑有大志，博學强記，通習經史，善於議論古今政治清明安定與混亂，開門教授學生，遠近的人争相跟他學習。當代名人商挺、王博文，不顧輩分和他交往。郭彦通號稱會相人，曾對李唐説："這個孩子骨相不同平常，是宰相輔臣的料子。"至元十四年，跟父親進蜀地，行省徵召他做掾吏，没有赴任；調任晋原縣主簿，又推辭了；行御史臺交相推薦他，也没有到任。後因有事到京城，中書右丞楊吉丁一見他就覺得他奇特，推薦給裕宗，在東宫受到召見。不久，裕宗薨逝，没有來得及提拔任用他。

成宗登基，首先下令采訪前朝的聖明政治，來供史官記載，陝西省派李孟研究編纂，乘坐驛車送到京城。當時武宗、仁宗都没有到封地去，徽仁裕聖皇后找有名儒士輔導他們，有推薦的人説："平民李孟有宰相的才能，應讓他做太子的老師。"大德元年，武宗率軍出征北方，仁宗留在宫中，李孟每天陳説高妙的言論和道理，多有補益。成宗聽説後很稱許他，下詔授任太常少

少卿，執政以孟未嘗一造其門，沮之不行，改禮部侍郎，命亦中止。

卿，主持政務的人因爲李孟没有到他家去過一次，阻撓不肯執行，改任禮部侍郎，任命也中途廢止。

仁宗侍昭獻元聖皇后降居懷州，又如官山，孟常單騎以從，在懷州四年，誠節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風，由是上下益親。每進言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今大兄在朔方，大母有居外之憂，殿下當迎奉意旨以娛樂之，則孝悌之道皆得矣。"仁宗深納其言，日問安視膳，婉容愉色，天下稱孝焉。有暇，則就孟講論古先帝王得失成敗，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孟特善論事，忠愛懇惻，言之不厭，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深切明白。厥後仁宗入清内難，敬事武皇，篤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號爲極盛。嘗與群臣語，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爲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其講學之功如此者，實孟啓之也。

仁宗侍候昭獻元聖皇后移居懷州，又到官山，李孟常一人騎馬跟着他，在懷州四年，忠心不變，身邊的人受他影響，都有儒雅的風度，從此上下更加親密。他常常勸諫説："堯、舜的方法，就是孝悌罷了。現在殿下的長兄在北方，太后有移居京城外的憂患，殿下應迎合她的心意來讓她高興，孝和悌就都做到了。"仁宗采納他的意見，每天向太后問安，侍候她吃飯，和顔悦色，天下人稱贊他對太后很孝順。有閑空，就找李孟研討議論古代及本朝去世的帝王的得失成敗，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理。李孟特别善於討論事情，忠誠懇切，談起來没完，而治理天下的大原則大方法，他深深明白。後來仁宗進宫中清除内亂，恭敬地侍奉武皇，一心孝敬母后，拱手無爲而成就太平天下的大功，文物典章制度，號稱最興盛。仁宗曾經和大臣們交談，握着拳頭給大臣們看，説："尊重儒士的原因，是因爲他們掌法綱紀倫常，就像這拳頭一樣堅固。"皇上講談研習的功力像這樣的深厚，實際是李孟啓發的結果。

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謀繼大統，成后爲之主，丞相、樞密同聲附和。中書右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密使來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宫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大母，急還宫庭，以折奸謀、固人心。不然，國家安危，未可保也。"仁宗猶豫未决。孟復進曰："邪謀得成，以一紙書召還，則殿下母子且不自保，豈暇論宗族乎！"仁宗悦，曰："先生之言，宗廟社稷之福。"乃奉太后還都。

成宗駕崩，安西王阿難答圖謀繼承皇位，成后做他的主謀，丞相、樞密同聲附和。中書右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派秘密使者前來報告這事，仁宗心疑而没有行動。李孟説："庶子不能繼位，是世祖的制度。現在皇上駕崩，大太子遠在萬里之外，這是宗廟國家危險的時候，殿下應侍候太后，趕緊回宫中，從而挫敗奸人的陰謀、安定人心。不這樣做，國家的安全，就不能保障了。"仁宗猶豫不决。李孟又勸説道："安西王陰謀得逞，用一道命令召殿下回宫，那麽殿下母子尚不能保全自己，哪談得上宗族呢！"仁宗很高興，説："先生的話，是宗廟國家的福分。"於是侍候太后回京城。

時哈剌哈孫稱病堅卧，仁宗遣孟往問之，適成后使人問疾，絡繹不絶。孟入，長揖而坐，已而前引其

當時哈剌哈孫稱病卧床不起，仁宗派李孟前去慰問他，適逢成后派人來慰問他的病，來人絡繹不絶。李孟進卧室内，拱拱手坐下來，過了一

手，診其脉，衆以爲醫，乃不疑之。既得知安西王即位有日，還告曰："事急矣！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不可不早圖之。"左右之人皆不能决，惟曲出、伯鐵木兒勸其行。或曰："皇后深居九重，八璽在手，四衛之士，一呼而應者累萬；安西王府中從者如林。殿下侍衛寡弱，不過數十人，兵仗不備，奮赤手而往，事未必濟。不如静守，以俟阿合之至，然後圖之，未晚也。"阿合，中國稱兄，謂武宗也。孟曰："群邪違棄祖訓，黨附中宫，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與。殿下入造内庭，以大義責之，則凡知君臣之義者，無不捨彼爲殿下用，何求而弗獲！克清宫禁，以迎大兄之至，不亦可乎！且安西既正位號，縱大太子至，彼安肯兩手進璽，退就藩國；必將鬥于國中，生民塗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遺禍難於大兄，非悌也；得時弗爲，非智也；臨機不斷，無勇也。仗義而動，事必萬全。"仁宗曰："當以卜决之。"命召卜人，有儒服持囊游于市者，召之至，孟出迎，語之曰："大事待汝而决，但言其吉。"乃入筮，遇乾三五皆九，立而獻卦曰："是謂乾之睽。乾，剛也；睽，外也。以剛處外，乃定内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輿曳牛掣，其人髡且劓，内兑廢也。厥宗筮膚，往必濟也。大君外至，明相麗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剛運善斷，無惑疑也。"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時不可以失。"仁宗喜，振袖而起，乃共扶上馬，孟及諸臣皆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剌哈孫自東掖來就之，至殿廊，收首謀及同惡者，悉送都獄；奉御璽，北迎武宗，中外

會兒上前拉起哈剌哈孫的手，把他的脉，大家把他當成醫生，於是就不懷疑他。得知安西王登基有日期後，回來告訴仁宗説："事情緊急了！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不能不早計劃這件事。"仁宗身邊的人都不能决定，衹有曲出、伯鐵木兒勸他行動。有人説："皇后深居宫中，有八璽在手中，四周警衛人員，喊一嗓子能應聲的成萬人；安西王府中侍從很多。殿下侍從警衛少，不超過幾十個人，兵器不全，揮着空手前去，事情不一定能成功。不如静静守衛，以等阿合到來，然後想辦法，不算遲。"阿合，中原人叫哥哥，是指武宗。李孟説；"一群奸人違背祖宗的遺訓，結黨依附皇后，想立庶子，上天的旨令和百姓的心，必定都不贊成。殿下進入宫中到内廷去，拿大義來責備他們，那麽凡是懂君臣大義的人，没有不背棄奸人聽殿下命令的，做什麽會不成功！清除宫廷，來迎接長兄的到來，不也是很合適的麽！況且安西王登基之後，即使大太子回來了，他怎麽肯兩手捧上玉璽，退位去封地；他們必定要在京城中交戰，百姓遭難，國家也危險了。況且使自身以及自己的母親遭受危險，不是孝敬父母；把災難留給哥哥，不是尊敬兄長；時機合適而不行動，不算聰明；該决策的時候不能决斷，是没有勇氣。依仗道義采取行動，事情一定能萬無一失。"仁宗説："應用占卜來决定這件事。"命令人找占卜的人，有個穿儒士服裝拿着口袋在集市上走的，把他喊來，李孟出門迎接，告訴他説："大事等你來决定，你衹説這事吉利。"於是那個人進室内起卦，遇上乾卦第三爻第五爻都是九，卜者站着獻上卦象説："這叫乾卦變爲睽卦。乾，是剛健；睽，是外部。以剛健處於外部，纔能安定内部。君子憂愁戒懼，是指勤勉地辦事。飛龍在天上，是在上位統治。駕車的牛的角一仰一伏，趕車人剃了頰鬚割過鼻子，是内側兑卦廢了。他的同宗人在吃肉，去了定會成功。天子從外部來，光明相互依附。該剛健而不剛健，事情纔乖離了；剛運善於决斷，是没有疑惑的。"李孟説："卜筮不違人意，這叫大同，時機不能失去。"仁宗很高興，甩袖

翕然，隨以定。

子站起來，於是大家一起扶仁宗上馬，李孟和衆臣都步行跟着，從延春門進宫。哈剌哈孫從東小門來隨仁宗，到大殿廊下，逮捕主謀和同案犯，全送到京城大牢；捧着御璽，北上迎接武宗，朝廷内外親附，隨即安定下來。

仁宗監國，使孟參知政事。孟久在民間，備知閭閻幽隱，損益庶務，悉中利病，遠近無不悦服，然特抑絶僥倖，群小多不樂，孟不爲變。事定，乃言于仁宗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顔色，誠不敢冒當重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夏五月，武宗即位，有言于帝曰："内難之初定也，李孟嘗勸皇弟以自取，如彼言，豈有今日!"武宗察其誣，弗聽，仁宗亦不敢復言孟。

仁宗監理國事，派李孟參知政事。李孟長期在民間，通曉民間隱情，增減日常事務，全都切中利弊，遠近的人無不心悦誠服，但他特别注意杜絶僥幸，一幫小人多不喜歡，李孟不因此而改變。大事安定後，就對仁宗説："執政大臣，應由天子親自任命。現在皇上在路上，李孟没有見他的面，實在不敢充當重任。"他堅决推辭不獲應允，終於逃離朝廷，不知到哪裏去了。夏天五月，武宗登基，有人對皇上説："内亂剛平定的時候，李孟曾勸皇弟自取皇位，皇弟如果聽了他的話，哪裏有今天！"武宗察覺這話有假，不聽，仁宗也不敢再提起李孟。

至大二年，仁宗爲皇太子，嘗侍帝同太后内宴，飲半，仁宗深思，戚然改容。帝顧語曰："吾弟今日不樂，何所思邪?"仁宗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爲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甚友愛，感其言，即命搜訪之，得之許昌陘山，遣使召之。

至大二年，仁宗做皇太子，曾陪皇上和太后在宫内宴會，酒喝到一半，仁宗沉思，很不高興地變了臉色。皇上看着他説："我弟弟今天不高興，想什麽呢?"仁宗從容起身道歉説："靠天地祖宗的神靈，皇位有了歸屬，但成全今天母子兄弟的歡樂的，李道復的功勞最多。剛纔想起他，不覺得自己變了臉色。"皇上和弟弟很友愛，被他的話所感動，就命令查找李孟，在許昌陘山找到了他，派使者召見他。

三年春正月，入見武宗于玉德殿，帝指孟謂宰執大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三月，特授榮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仁宗嗣立，真拜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禄大夫，推恩其三世，且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盡心以輔朕之不及。"孟感知遇，力以國事爲己任，節賜與，重名爵，核太官之濫費，汰宿衛之冗員。貴戚近臣，惡其不便於己，而心服其公，無間言焉。

至大三年春正月，李孟入朝在玉德殿見武宗，皇上指着李孟對宰相大丞説："這是皇祖皇妣命令做朕的老師的人，應從速任用他。"三月，特别授任榮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仁宗即位，實授中書平章政事，晋級光禄大夫，追贈他家三代人，并告訴他説："你，是朕先前的老師，希望盡心來幫助朕不足的地方。"李孟感激皇上的賞識恩遇，努力以國家大事爲己任，節制賞賜，重視官職爵位，核察太官的浪費，裁減宿中警衛的多餘人員。權貴皇親親近臣僚，恨他對自己不利，但心中佩服他的公正，對他没有閑話。

司空、司徒、太尉，古之三公，

司空、司徒、太尉，是古代的三公，自從大

自大德以來，封拜繁多；釋、老二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撓亂政事，僧道尤苦其擾。孟言："人君之柄，在賞與刑，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天下懲，柄乃不失。所施失當，不足勸懲，何以爲治！僧、道士既爲出世法，何用官府繩治！"乃奏雪冤死者，復其官廕；濫冒名爵者，悉奪之；罷僧道官。天下稱快。

德以來，封官拜將繁多；釋、老二教，設官統治，對抗官府，擾亂政事，僧人道士尤其苦於受他們的騷擾。李孟說："國君的權力，在於奬賞和刑罰，奬賞一件好事而天下人受到鼓勵，處罰一個壞人而天下人得到教訓，權力纔不會丢。措施失當，不足以勸善懲惡，拿什麽來治天下！僧人、道士既然修練出世法，哪用得上官府統治！"於是奏請昭雪冤枉屈死的，恢復他們的官職恩廕；冒受官職爵位的，全部剥奪；罷除僧人道士官員。天下人叫好。

仁宗初出居懷，深見吏弊，欲痛劃除之。孟進言曰："吏亦有賢者，在乎變化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相護祐如此，真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時承平日久，風俗奢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章，近臣恃恩，求請無厭。時宰不爲裁制，乃更相汲引，望幸恩賜，耗竭公儲，以爲私惠。孟言："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與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爲之限制。"帝皆從之。

仁宗剛出京城住懷州，深知吏治弊病，想痛加鏟除。李孟勸諫說："小吏也有賢能的，在於轉化鼓勵他們罷了。"皇上說："你是儒生，應和這班人氣質不合，但却這樣曲相回護，真是忠厚人的話。你在朕面前，衹説别人的長處，而不指責人的短處，尤其是我所深深稱許的。"當時太平時間長了，風俗奢侈浪費，車馬衣飾超越規定，上下没有規矩，親近臣僚依靠受寵，請求賞賜没有滿足。當時宰相不加限制，竟加以引薦，希望僥幸受恩遇賞賜，耗盡公家積蓄，變成私人的財物。李孟說："貴賤有規矩，是用來安定民心的；賞賜有節度，是用來勉勵臣下的。請求各爲設限制。"皇上都聽從了他。

孟在政府，雖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及，嘗因間請曰："臣學聖人道，遭遇陛下，陛下堯、舜之主也。臣不能使天下爲堯、舜之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乞解罷政權，避賢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復言。"繼賜爵秦國公，帝親授以印章，命學士院降制。又圖其像，敕詞臣爲之贊，及御書"秋谷"二字，識以璽而賜之。入見，必賜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

李孟在朝廷，雖然對政事多有幫助，但自己感覺常常像做得不够，曾乘空閑請求皇上說："我學聖人的學問，遇上陛下，陛下是堯、舜般的聖主。我不能使天下百姓成爲堯、舜的百姓般的百姓，在上辜負陛下，在下辜負我學的東西，請求解除我的職權，爲賢人讓路。"皇上說："朕在位，一定要你在中書，朕和你一起從頭到尾，從今往後你别再說了。"接着賜爵秦國公，皇上親自授予他印章，命令學士院下詔。又畫他的畫像，命令文學大臣替畫像作贊，并御筆寫"秋谷"兩個字，蓋上御璽賜給他。入宫見駕，皇上必定賜給座位，交談許久，稱他的字而不稱名，他受皇上尊敬禮遇就像這樣。

帝嘗語近臣曰："道復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澤。"賜之鈔十萬貫，令將作爲治第。孟辭曰："臣布衣際

皇上曾對身邊侍臣說："道復用道德輔佐朕，使天下人蒙受他的德澤。"賜給他鈔十萬貫，命官府爲他建造府第。李孟推辭說："臣是平民，

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皇慶元年正月，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仍平章政事。未幾，請告歸葬其父母，帝勞餞之曰：“事訖，宜速還，毋久留，孤朕所望！”十二月，入朝，帝大悦，慰勞甚至，因請謝事，優詔不允；請益堅，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承旨翰林。二年夏，乞還國公印，奏三上，始如所請。帝每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决意行之。

延祐元年十二月，復拜平章政事。二年春，命知貢舉，及廷策進士，爲監試官。七月，進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已而以衰病不任事，乞解政權歸田里，帝不得已從所請，復爲翰林學士承旨，入侍宴閑，禮遇尤厚。

延祐七年，仁宗崩，英宗初立，太師鐵木迭兒復相，以孟前共政時不附己，讒構誣謗，盡收前後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嘉議大夫，度其必辭，因中害之。孟拜命欣然，適翰林學士劉賡來慰問，即與同入院。宣徽使以聞曰：“李孟今日供職，舊例當賜酒。”帝愕然曰：“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耶?”時鐵木迭兒子八爾吉思侍帝側，帝顧謂曰：“爾輩謂彼不肯爲是官，今定何如!”由是讒不得行。嘗語人曰：“老臣待罪中書，無補于國，聖恩寬宥，不奪其禄，今老矣，其何以報稱!”帝聞而善之，恩意稍加。至治元年卒。御史累章辨其誣，詔復元官。至治中，贈舊學同

受陛下知遇，希望從陛下那裏得到的，不是富貴。”盡數推辭不受。皇慶元年正月，授任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仍任平章政事。不久，請求告假回家埋葬他父母，皇上慰問并爲他辭行説：“事情完了，應趕緊回來，不要長時間逗留，辜負朕的希望!”十二月，入朝，皇上十分高興，慰勞很周至，他乘機請求辭官，皇上恩詔不准；他請求更堅決，纔命令他以平章政事身份議中書省事，承旨翰林。二年夏，請求交還國公印信，奏疏呈上三次，皇上纔答應他的請求。皇上常和李孟談用人的方法，李孟説：“人才的出現，本不是衹有一條路，但漢、唐、宋、金，以科舉選人爲多。現在想舉用天下的賢能，如果用科舉取人，還是優於從多種途徑選拔；但必須先論德行經術，然後談文辭，纔可得到真正的人才。”皇上深感他的話對，决定施行科舉。

延祐元年十二月，又拜任平章政事。二年春，命令他主持貢舉，到廷試進士，任監考官。七月，晋階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改封韓國公，職務如舊。不久因年老病重不理政事，請求免除官職回家鄉，皇上不得已答應他的請求，又任翰林學士承旨，入宫侍宴時，禮遇尤其厚重。

延祐七年，仁宗駕崩，英宗剛即位，太師鐵木迭兒重作丞相，因李孟先前共理政事時不肯依附自己，讒言構陷毁謗，全部收回前後封拜的命令，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嘉議大夫，估計他必定會辭官，想乘機中傷陷害他。李孟接受委任很高興，適逢翰林學士劉賡來慰問他，就和他一同進翰林院。宣徽使把這件事報告皇上説：“李孟今天上任，照舊例應賜給他酒。”皇上驚訝地説：“李道復竟肯俯就集賢院嗎?”當時鐵木迭兒的兒子八爾吉思侍立皇上身邊，皇上回頭對他説：“你們説他不肯做這個官，現在究竟怎麽樣!”從此讒言不能得逞。他曾對人説：“老臣在中書待罪，對國家没有幫助，皇上恩典寬恕，不剥奪我的禄位，現在老了，拿什麽來報答呢!”皇上聽説後很喜歡，恩寵漸漸增加。至治元年去世。御史多次上奏辯白他受的誣陷，詔令恢復他原先官

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

孟宇量閎廓，材略過人，三入中書，民間利害，知無不言，引古證今，務歸至當。士無貴賤，苟賢矣，不進拔不已。游其門者，後皆知名。退居一室，蕭然如布衣。爲文有奇氣，其論必主於理，其獻納謀議，常自毁其稿，家無幾存。皇慶、延祐之世，每一政之繆，人必以爲鐵木迭兒所爲；一令之善，必歸之於孟焉。子獻，御史中丞、同知經筵事。

張養浩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幼有行義，嘗出，遇人有遺楮幣于途者，其人已去，追而還之。年方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而止之，養浩晝則默誦，夜則閉户，張燈竊讀。山東按察使焦遂聞之，薦爲東平學正。游京師，獻書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爲禮部令史，仍薦入御史臺。一日病，不忽木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嘆曰："此真臺掾也。"及爲丞相掾，選授堂邑縣尹。人言官舍不利，居無免者，竟居之。首毁淫祠三十餘所，罷舊盜之朔望參者，曰："彼皆良民，饑寒所迫，不得已而爲盜耳；既加之以刑，猶以盜目之，是絶其自新之路也。"衆盜感泣，互相戒曰："毋負張公。"有李虎者，嘗殺人，其黨暴戾爲害，民不堪命，舊尹莫敢詰問。養浩至，盡置諸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猶爲立碑頌德。

仁宗在東宫，召爲司經，未至，改文學，拜監察御史。初，議立尚書省，養浩言其不便；既立，又言變法

職。至治年間，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號文忠。

李孟氣度宏大，才略過人，三次進入中書，民間的利弊，知無不言，引古證今，力求穩妥。士人不分貴賤，如果是賢才，不任用提拔不算完。游學於他門下的，後來都有名。回家住在一間房子裏，清静如平民。寫文章有奇氣，他的議論必定以理爲主，他出謀劃策，常常自己銷毁草稿，家中没有幾件存留的。皇慶、延祐的時候，每一個政策的失誤，人們必定認爲是鐵木迭兒所幹的；每一個政令的得當，必定歸功於李孟。兒子李獻，御史中丞、同知經筵事。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幼年有操行，曾出門，遇有人把紙幣掉在路上，那個人已離開了，他追上那人還給他錢。剛滿十歲，讀書不停，父母擔心他太苦而制止他，張養浩白天就默讀，夜裏就關上窗户，點上燈偷偷讀。山東按察使焦遂聽説了他，推薦他做東平學正。游學京城，寫信給平章不忽木，不忽木覺得他很奇特，徵召他做禮部令史，并推薦入御史臺。一天生了病，不忽木親自到他家中問候疾病，四面看看衹有墻壁，慨嘆説："這真是御史臺的掾吏。"等任丞相掾，選授堂邑縣尹。别人説官房不好，住那裏的人没有幸免的，他最終住在了那裏。他首先拆毁濫設的祠廟三十多所，廢除曾做過小偷的人的初一十五參見的制度，説："他們都是好百姓，被飢寒所逼，不得已而偷盜罷了；已經給處罰過，還把他們當小偷看，這是斷絶了他們自新的路了。"一幫小偷感動得流下淚，互相告誡説："不要辜負了張公。"有叫李虎的，曾殺人，他的同夥殘暴做壞事，百姓忍受不了，先前的縣令没人敢追問。張養浩到任，全部繩之以法，百姓很覺痛快。他離任十年，百姓還爲他立石碑歌頌他的政德。

仁宗做太子，召他做司經，没有到任，改任文學，拜任監察御史。當初，商議設立尚書省，張養浩説這樣不好；尚書省設立後，他又説這樣

亂政，將禍天下。臺臣抑而不聞，乃揚言曰："昔桑哥用事，臺臣不言，後幾不免。今御史既言，又不以聞，臺將安用！"時武宗將親祀南郊，不豫，遣大臣代祀，風忽大起，人多凍死。養浩于祀所揚言曰："代祀非人，故天示之變。"大違時相意。

變法亂政，將會禍害天下。臺臣壓下不向皇上報告，他就揚言說："從前桑哥當權，臺臣不敢進諫，後來幾乎不能免罪。現在御史已經說了，又不把意見彙報上去，還要御史臺幹什麼！"當時武宗要親自到南郊祭祀，身體不適，派大臣代祭，忽然颳起大風，許多人凍死了。張養浩在祭祀的地方揚言說："代祭的人選不合適，所以上天拿災變來告誡人。"他的舉動大大違背了當時丞相的意思。

時省臣奏用臺臣，養浩嘆曰："尉專捕盜，縱不稱職，使盜自選可乎？"遂疏時政萬餘言：一曰賞賜太侈，二曰刑禁太疏，三曰名爵太輕，四曰臺綱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號令太浮，七曰倖門太多，八曰風俗太靡，九曰異端太横，十曰取相之術太寬。言皆切直，當國者不能容。遂除翰林待制，復構以罪罷之，戒省臺勿復用。養浩恐及禍，乃變姓名遁去。

當時尚書省大臣奏請選用御史臺大臣，張養浩嘆息說："尉官專管捕捉盜賊，即使不稱職，讓盜賊來選尉官行嗎？"於是逐條陳述當時政事一萬多字：一是賞賜太多，二是刑法太鬆，三是官職爵位封拜太輕率，四是御史臺大臣太弱，五是土木工程太多，六是號令太虛，七是權貴親幸太多，八是風俗太奢侈，九是異端邪說太盛，十是任用丞相的方法太寬。他的意見都切實公正，掌權的人不能容納。於是拜任他做翰林待制，又用罪名陷害并罷免了他，并告訴尚書省御史臺不再任用他。張養浩怕受害，就改換姓名逃走了。

尚書省罷，始召爲右司都事。在堂邑時，其縣達魯花赤嘗與之有隙，時方求選，養浩爲白宰相，授以美職。遷翰林直學士，改秘書少監。延祐初，設進士科，遂以禮部侍郎知貢舉，進士詣謁，皆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效，奚勞謝爲！"擢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改右司郎中，拜禮部尚書。

尚書省被廢除，纔召他任右司都事。他在堂邑縣時，那個縣達魯花赤曾和他不和，這時那個人正尋求被任用，張養浩替他禀告宰相，授給他好官職。升任翰林直學士，改任秘書少監。延祐初年，設進士科，他就以禮部侍郎身份主持貢舉，進士來拜訪他，他都不見，衹派人告誡他們說："各位先生衹要想着報效朝廷，哪用得着感謝我！"升任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改任右司郎中，拜授禮部尚書。

英宗即位，命參議中書省事，會元夕，帝欲於内庭張燈爲鰲山，即上疏于左丞相拜住。拜住袖其疏入諫，其略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庭之嚴，宫掖之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臣以爲所玩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爲法，以喜奢樂近爲戒。"帝大怒，既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

英宗即位，命令他參預商議中書省事務，趕上元宵節，皇上想在宮中懸挂彩燈做鰲山，他就上疏給左丞相拜住。拜住把他的奏疏裝在袖子裏進宮勸諫，奏疏大致說："世祖當政三十多年，每逢元宵節，平民之中，燈火也禁止；何况朝廷禁地，深宮之中，尤其應當小心謹慎。現在搭建燈山，臣認爲玩的事小，而關係重大；快樂的少，擔心的深。希望以崇尚節儉深謀遠慮爲法則，以喜歡奢侈享樂眼前爲箴戒。"皇上大怒，看完後却高興地說："不是張希孟不敢說。"立即

罷之，仍賜尚服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後以父老，棄官歸養，召爲吏部尚書，不拜。丁父憂，未終喪，復以吏部尚書召，力辭不起。泰定元年，以太子詹事丞兼經筵説書召，又辭；改淮東廉訪使，進翰林學士，皆不赴。

天曆二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陝西行臺中丞。既聞命，即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登車就道，遇餓者則賑之，死者則葬之。道經華山，禱雨于岳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復禱于社壇，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直十三緡，民持鈔出糴，稍昏即不用，詣庫換易，則豪猾黨蔽，易十與五，累日不可得，民大困。乃檢庫中未毀昏鈔文可驗者，得一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以印記其背，又刻十貫、伍貫爲券，給散貧乏，命米商視印記出糶，詣庫驗數以易之，於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民出粟，因上章請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間有殺子以奉母者，爲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于天，晝則出賑饑民，終日無少怠。每一念至，即撫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關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至順二年，贈攄誠宣惠功臣、榮禄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二子：彊、引，彊先卒。

罷除燈山，并賜給尚服金綫織帛一塊、絲帛一塊，來表彰他的正直。後來因父親年邁，辭官回家奉養，召他任吏部尚書，没有到任。遇上父親去世，没有服完喪，又以吏部尚書召見他，他極力推辭不肯就任。泰定元年，以太子詹事丞兼御前講席説經書召見他，又推辭；改任淮東廉訪使，晋升翰林學士，都没有赴任。

天曆二年，關中大旱，飢民人吃人，特别拜任他做陝西行臺中丞。他接到任命，立即分送他家的財物給鄉里貧窮的人，登車上路，遇上飢餓的就賑濟他們，遇上死人就埋葬他們。路經華山，在山神廟裏祈雨，流着淚下拜哭得爬不起來，天忽然陰下來，一場雨下了兩天。等到任上，又到社壇祈雨，大雨傾盆，積水三尺深纔停，禾黍自己長出來，秦地人非常高興。當時一斗米值十三緡錢，百姓拿着錢出來買米，錢幣稍看不清就不能用，到國庫兑换，强暴狡猾的官吏結夥騙人，换十給五，整天拿不到錢，百姓大受困擾。他就挑國庫中没有銷毁的破舊紙幣中文字還可辨認的，得到一千零八十五萬五千多緡，全用印章蓋在背面，又刻十貫、伍貫做成證券，分給貧窮的人，命令米商驗看印章賣米，到國庫點數换正式錢幣，從此官吏不敢作弊。他又帶領富裕百姓拿出糧食，接着上書請求實行繳糧授官的命令。聽説民間有殺死兒子來奉養母親的，他爲這事十分悲慟，拿出自己的錢來接濟。他到任四個月，没有在家住過，衹住在官府裏，夜裏就向上天禱告，白天就外出賑濟飢民，整天没有一點懈怠。常常一個念頭來了，就捫着胸脯大哭，終於得病不起，去世時六十歲。關中的百姓，哀悼他如同死了父母親。至順二年，贈攄誠宣惠功臣、榮禄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號文忠。兩個兒子：張彊、張引，張彊先死了。

敬儼　敬鉉

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五世祖嗣徽，仕金官至參知政事；曾祖子淵，樂陵令；祖鑑，同知嵩州事。皆以進士起家。父元長，

敬儼，字威卿，他祖上是河東人，後來遷居易水。五世祖敬嗣徽，出仕金朝官做到參知政事；曾祖敬子淵，任樂陵縣令；祖父敬鑑，任嵩州同知。他們都由進士起家。父親敬元長，有學

有學行，官至太常博士。儼其仲子也，幼不爲嬉戲事，長嗜學，善屬文，御史中丞郭良弼薦爲殿中知班，著憲章若干卷。受知於廣平王月吕禄那演，連辟太傅、太師兩府掾，調高郵縣尹，未赴，選充中書省掾。朱清、張瑄爲海運萬户，豪縱不法，適儼典其文牘，嘗致厚賂，儼怒拒之，二人以罪伏誅，權貴多以賄敗連坐，獨儼不與。

問品行，官做到太常博士。敬儼是他的二兒子，幼年不喜戲耍，長大後酷愛學習，善寫文章，御史中丞郭良弼推薦他做殿中知班，寫憲法若干卷。被廣平王月吕禄那演所賞識，接連徵召他做太傅、太師二府掾吏，調任高郵縣尹，没有赴任，選任中書省掾。朱清、張瑄做海運萬户，强横不守法，適逢敬儼掌管他們的文檔，二人曾送給他很多錢物，敬儼憤怒地拒絶了他們，二人因犯罪被殺，權貴多有因受賄賂敗露連坐的，衹有敬儼没有事。

大德二年，授吏部主事，改集賢司直。會湖湘有警，丞相哈剌合孫答剌罕奏儼奉詔恤民，且覘釁，甚稱旨意。六年，擢禮部員外郎，有故郡守子，當以蔭補官，繼母訴其非嫡者，儼察其誣，按之，果如所言。

大德二年，授任吏部主事，改任集賢司直。適逢湖湘有警報，丞相哈剌合孫答剌罕上奏讓敬儼奉詔命去撫恤百姓，并觀察動静，很合皇上心意。六年，提升禮部員外郎，有個前任郡守的兒子，應以父蔭授任官職，繼母告他不是正房的兒子，敬儼發覺他冒充，審問他，果真如他繼母所說。

七年，拜監察御史。時省臣有既黜而復收用者，參預官巧佞，與相比周，以黷貨撓法，即日劾去之。江浙行省與浙西憲司交章相攻擊，事聞，命省臺遣官往治之，儼與阿思蘭海牙偕行，議多不合，兩上之，朝廷卒是儼議。七月，遷中書左司都事，扈從上京。西京賈人有以運糧供餉北邊而得官者，盜用至數十萬石，以利啖主者，匿不發，儼按徵之以輸邊。

大德七年，拜任監察御史。當時中書省大臣中有個被罷官後又被任用的，參預官乖巧奸佞，勾結貪污受賄阻撓法治，很快彈劾罷免了他們。江浙行省和浙西行臺交相呈奏章相互攻擊，事情報告朝廷，命令中書省御史臺派官員前往處理此事，敬儼和阿思蘭海牙同去，意見多有不合，兩人的意見都報上去，朝廷最終認爲敬儼的意見正確。七月，升中書左司都事，隨從皇上到上京。西京商人有靠運糧供應北部邊疆軍隊而得到官職的，偷用軍糧達幾十萬石，拿好處賄賂主管人，主管人隱瞞不揭發，敬儼追查徵收糧食運送邊疆。

九年，授吏部郎中，以父病辭。已而父卒，既終喪，復入御史臺爲都事。中丞何某與執政有隙，省議欲核臺選之當否，儼曰："邇者，省除吏千餘人，臺亦當分别之邪?"語聞，議遂寢。江南行御史臺與江浙省争政，事聞，儼曰："省臺政事，風化本原，各宜盡職，顧乃以小故忿争，而瀆上聽乎!"建康路總管侯珪，貪縱事敗，儼亟遣官决其事，及其黨緣

大德九年，授任吏部郎中，因父親病重辭官。不久父親去世，服喪期滿後，又進御史臺任都事。中丞何某和主持政務的人有意見，中書省建議要考察御史臺官員人選合適與否，敬儼說："近來，中書省授任官員一千多人，御史臺也該去考察他們嗎?"他的話傳到朝廷，中書省的建議終於擱下了。江南行御史臺和江浙行省争權，事情報到朝廷，敬儼說："行省行臺的政事，是教化的根本，各自應該盡忠職守，反而因小原因相互争權，而褻瀆皇上的耳目麽!"建康路總管

近倖，奏請原之，命下，已無及矣。

侯珪，貪污妄爲的事情敗露，敬儼急忙派官員處理此事，等侯珪攀附皇上的親信，上奏請求寬恕，詔令下達，已趕不上了。

武宗撫軍北邊，成宗升遐，宰臣有異謀者，事定，命儼預鞫問之，悉得其情。除山北廉訪副使，入爲右司郎中。武宗臨御，湖廣省臣有僞爲警報，馳驛入奏，以圖柄用者，儼面詰之曰："汝守方面，既有警，豈得離職，是必虛誑耳。"其人竟以狀露被斥。旱蝗爲災，民多因饑爲盜，有司捕治，論以真犯。獄既上，朝議互有從違，儼曰："民饑而盜，迫於不得已，非故爲也。且死者不可復生，宜在所矜貸。"用是得減死者甚衆。

武宗出征北部邊疆，成宗歸天，大臣有圖謀變亂的，事情平定後，命令敬儼參加審訊他們，全部問得謀亂實情。拜任山北廉訪副使，入朝任右司郎中。武宗登基，湖廣行省大臣有僞造警報，由驛站奔赴朝廷報告，來謀求被任用的，敬儼當面責問他說："你守衛一方，既然有警報，怎能離開職位，這一定是假的。"那個人最終因情狀敗露被罷官。乾旱和蝗蟲造成災害，百姓多有因饑荒而偷盜的，官府逮捕處治，以盜竊判罪。案子呈報上來後，朝廷輿論互有出入，敬儼說："百姓因饑荒而偷盜，出於不得已，不是故意犯罪的。况且死了的人不能復活，應憐惜百姓借給錢糧。"因此得以減除死刑的人很多。

至大元年，授左司郎中，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先是，儼以議立尚書省，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爲轉運使，欲以陷之。比至，首劾場官之貪污者，法既大行，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行省參政來會鹽筴，將以羨數爲歲入常額。儼以亭户凋弊已甚，以羨爲額，民力將殫，病人以爲己，非宰臣事，事遂止。仁宗踐阼，召爲户部尚書，廷議欲革尚書省弊政，儼言："遽罷錢不用，恐細民失利。"不從，以疾辭。

至大元年，授任左司郎中，升江南各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在這之前，敬儼因爲商議設尚書省的事，違背宰相的意圖，適逢兩淮鹽法長期受阻，就貶敬儼做轉運使，想拿這事來陷害他。等他到任，首先彈劾鹽場官員中貪污的人，鹽法大規模實行後，鹽税增多到二十五萬引。河南行省參政前來統計煮鹽户户籍，要以增加的數額作爲每年税收的固定數額。敬儼認爲鹽户衰落已很厲害，以增加的數字爲定額，百姓財力將被榨盡，以害民來爲自己謀私，不是宰臣應做的事，事情終於廢止。仁宗登基，召他任户部尚書，朝廷議論要革除尚書省的弊政，敬儼說："突然廢錢不用，恐怕對平民百姓不利。"朝廷不聽，他稱病辭官。

皇慶元年，除浙東道廉訪使。有錢塘退卒，詐服僧衣，稱太后旨，建婺州雙谿石橋，因大興工役以病民。儼命有司發其奸贓，杖遣之，仍請奏罷其役。郡大火，焚數千家，儼令發廩以賑貧餒。取憲司廢堂材木及諸路學廩之羨者，建孔子廟。

皇慶元年，授任浙東道廉訪使。有個錢塘的退役士兵，冒充僧人穿着僧衣，聲稱奉太后旨意，修建婺州雙谿石橋，因大興土木勞役而危害百姓。敬儼命令官府揭發他的奸私，判杖刑趕走了他，并請求停止這一工程。郡城發生大火災，燒毁幾千户人家，敬儼下令打開國家倉庫來救濟貧窮受餓的百姓。拿肅政廉訪司廢棄的官署的木材以及各路多餘的學糧，修建孔子廟。

二年，拜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皇慶二年，拜授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

政事。舊俗，民有争，往往越訴于省，吏得并緣爲奸利，訟以故繁。儼令下省府，非有司，不得侵民，訟事遂簡。詔設科舉，儼薦臨川吳澂、金陵楊剛中爲考試官，得人爲多。其年冬，移疾退居真州。除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不赴。

事。當地舊風俗，百姓有紛争，往往越級到行省訴訟，官吏得以一起藉機謀求奸利，訴訟因此很多。敬儼下令行省官署，不是有關部門，不得欺凌百姓，訴訟事件終於少了。朝廷下詔設科舉，敬儼推薦臨川吳澂、金陵楊剛中做考試官，得到的人才很多。這年冬，他上書稱病退居真州。拜授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没有赴任。

四年春，詔促就前職，以疾辭。七月，召爲侍御史；十月，遷太子副詹事，御史大夫脱歡答剌罕奏留之，制曰"可"。湖廣省臣以贓敗，儼一日五奏，卒正其罪。臺臣有劾去而復職者，御史復劾之，章再上，有旨命丞相、樞密共决之。儼曰："如是，則臺事去矣。"遂即帝前奏黜之，因伏殿上，叩頭請代。帝諭之曰："事非由汝，汝其復位。"

延祐四年春，朝廷下詔敦促他就任先前授予的官職，他以生病推辭。七月，召他做侍御史；十月，升任太子副詹事，御史大夫脱歡答剌罕上奏請求留下他，皇上説"行"。湖廣行省大臣因貪贓敗露，敬儼一天五次上奏，終於判了他的罪。御史臺大臣中有被彈劾罷官後又恢復官職的，御史又彈劾他，奏章兩次呈上去，皇上有旨命令丞相、樞密使共同處理此事。敬儼説："像這樣，御史臺的事就完了。"於是他到皇上面前奏請罷免那個人，并伏在殿上，叩頭請求派人來代替自己。皇上告訴他説："事情不是從你那兒引起的，你回你的職位上去。"

五年夏五月，拜中書參知政事，臺臣復奏留之，儼亦陛辭，不允。賜《大學衍義》及所服犀帶。每入見，帝以字呼之，曰威卿而不名，其見禮遇如此。舊制，諸院及寺監，得奏除其僚屬者，歲久多冒濫，富民或以賂進，有至大官者。儼以名爵當慎惜，會臺臣亦以爲言，乃奏請悉追奪之，遂著爲令。六年，告病，賜衣一襲，遣醫視療。儼以其鄉在近圻，恐復徵用，乃徙居淮南，雖親故，皆不接見。

延祐五年夏天五月，拜任中書參知政事，御史臺大臣又上奏請求留下他，敬儼也在殿上推辭，皇上不答應。賜給他《大學衍義》以及皇上所佩的飾有犀角的腰帶。每次上朝見駕，皇上用字稱呼他，喊他威卿而不喊名字，他深受皇上禮遇像這樣。按舊有制度，各院及各寺監，可以奏請授任他們的下屬，時間長了多有假冒濫行的，富人有些靠賄賂升官，有做到大官的。敬儼認爲官職爵位應當慎重愛惜，適逢御史也拿這事提意見，他就上奏請求全部追奪這些人的官爵，於是寫成法令。六年，上書稱病重，朝廷賜給他衣服一套，派醫生爲他治療。敬儼因爲他家鄉在京城附近，怕又被徵召任用，就遷居淮南，即使是親戚朋友，都不接見。

至治元年，除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中丞。泰定元年，改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中丞。皆不赴。年六十五，即告老，朝廷雖命其子自强爲安慶總管府判官，而未從其請。四年春，遣使賜酒，徵爲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商

至治元年，拜任陝西各道行御史臺中丞。泰定元年，改任江南各道行御史臺中丞。他都没有赴任。六十五歲，就請求退休，朝廷雖然任命他兒子敬自强做安慶總管府判官，但没有批准他的請求。四年春，朝廷派使者賜給他酒，徵召他做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商議中書省事。敬儼讓

議中書省事。儼令使者先返，而挈家歸易水。九月，帝特署爲中政院使，復賜酒，召之，乃輿疾入見，賜食慰勞，親爲差吉日使視事，命朝會日無下拜；是月，拜中書平章政事，復以老病辭，不從。

天曆改元，朝議欲盡戮朝臣之在上京者，儼抗論，謂是皆循常歲例從行，殺之非罪。衆賴之獲免。居月餘，傷足，告歸。家居十餘年，痺不能行，猶劬書不廢。臨終，戒子弟曰："國恩未報，而至不禄，奈何！汝曹當清白守恒業，無急仕進。"正冠幘，端坐而逝。贈翰林學士承旨、光禄大夫、柱國，封魯國公，謚文忠。

自强，朝散大夫、禮部員外郎。儼有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叔祖鉉，與太原元好問同登金進士第，國初爲中都提學，著《春秋備忘》四十卷，仁宗朝命刻其書，今行于世。

使者先回去，而他帶家小回易水。九月，皇上特別任命他做中政院使，又賜給他酒，召見他，他纔抱病登車入朝見駕，皇上賜給酒食慰勞他，親自爲他挑選吉祥的日子讓他去理事，命令他朝會的日子不要下拜；這個月，拜任中書平章政事，他又因年老病重推辭，朝廷不聽。

天曆改年號，朝廷輿論要全部殺死朝廷大臣中在上京的人，敬儼抗議，説這些人都是遵照往年舊例隨從皇上的，殺他們没有罪名。大家靠他得以免死。過了一個多月，傷了脚，請求回家。在家住了十多年，脚麻痹不能走，還辛勤地寫個不停。臨去世，告誡子孫説："國家恩情没有報答，而我就要死了，有什麽辦法！你們要清白地守着田地，不要急於做官。"正正帽子頭巾，端正地坐着去世了。贈翰林學士承旨、光禄大夫、柱國，封魯國公，謚號文忠。

敬自强，任朝散大夫、禮部員外郎。敬儼有詩文集若干卷，藏在家中。他叔祖敬鉉，和太原元好問一起中金朝進士，本朝初年做中都提學，著有《春秋備忘》四十卷，仁宗朝命令刊刻他的書，現在流傳於世。

元史卷一百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三

曹伯啓

曹伯啓字士開，濟寧碭山人。弱冠，從東平李謙游，篤於問學。至元中，歷仕爲蘭溪主簿。尉獲盗三十，械徇諸市，伯啓以無左驗，未之信；俄得真盗，尉以是黜。累遷常州路推官，豪民黄甲，恃財殺人，賂佃客誣伏。伯啓讞得其情，遂坐甲殺人罪。遷河南省都事、台州路治中。御史潘昂霄、廉訪使王俣交薦，擢拜西臺御史，改都事。關陝自許衡倡道學，教多士，伯啓請建祠立學，以表其績，朝議是之。涇陽民誣其尹不法，伯啓核實，抵民罪。四川廉訪僉事闊闊术以苛刻聞，伯啓糾黜之。

曹伯啓字士開，濟寧碭山人。他年方二十，就跟從東平人李謙學習，對學問孜孜不倦地追求。至元年間，曾官任蘭溪主簿。縣尉捕獲了三十名盜賊，讓他們戴上刑具在街市中示衆。曹伯啓因爲此案證據不足，不相信這些人是真正的盜賊；不久捕得真盜，縣尉因此而遭到罷免。經幾次升遷後，任常州路推官，大富豪黄甲，倚仗財勢行凶殺人，出錢收買其佃客自誣頂罪。伯啓審理明白實際情況，於是判處黄甲殺人罪。升任河南省都事、台州路治中。御史潘昂霄、廉訪使王俣接連薦舉他，升任西臺御史，改任都事。關陝地區自從許衡倡導道學之後，培育出許多有學識的儒士，伯啓建議爲許衡建立祠堂并附設學校，藉此來表彰他的貢獻，經朝廷審議同意了他的請求。涇陽有百姓誣告縣尹不守法紀，伯啓核查了事實，使誣告的人受到了應受的罪罰。四川廉訪僉事闊闊术，以爲官苛刻而聞名，伯啓舉發彈劾他，使他降職。

延祐元年，升内臺都事，遷刑部侍郎。丞相鐵木迭兒專政，一日，召刑曹官屬問曰："西僧訟某之罪，何爲久弗治?"衆莫敢對，伯啓從容言曰："犯在赦前。"丞相雖甚怒，莫之奪也。宛平尹盗官錢，鐵木迭兒欲并誅守者，伯啓執不可，杖遣之。八番帥擅殺，起邊釁，朝廷已用帥代之矣，命伯啓往詰其事。次沅州，道梗，伯啓恐兵往則彼驚，將致亂，乃遣令史楊鵬，單騎往喻新帥，備得其

延祐元年，曹伯啓升内臺都事，升任刑部侍郎。丞相鐵木迭兒專權秉政，一日，召集刑部官員問道："西僧訴訟某人之罪，爲什麽這麽久還不辦理?"衆人没有一個敢回答，伯啓從容地説道："此案犯在大赦之前。"丞相雖然對此感到非常憤怒，但却没有理由駁斥他。宛平縣尹盜取官錢，鐵木迭兒想把負責職掌官錢的人也一并誅殺，伯啓堅决不同意這樣做，處以杖刑而把他們遣歸。八番主帥擅自殺戮，引起邊境地區的武力争端，朝廷已經任命了新帥代替他，又命伯啓前往查問此事。行至沅州，道路梗塞，伯啓害怕帶

情，止奏坐前帥擅興罪，邊民以安。大同宣慰使法忽魯丁，撲運嶺北糧，歲數萬石，肆爲欺罔，累贓巨萬，朝廷遣使督徵，前後受賂，皆反爲之游言，最後伯啓往，其人已死，喻其子弟曰："負官錢，雖死必徵，與其納賂於人，曷若償之於官。第條汝父所賂之數，官爲徵之。"諸受賂者皆懼，而潛歸賂於其子，爲鈔五百餘萬緡，民之逋負而無可理者，即列上與免之。出爲真定路總管，治尚寬簡，民甚安之。

兵前往會使他們驚恐，將導致大亂，於是先派遣令史楊鵬，單騎前往曉諭新帥，等到詳盡地瞭解到事情的真實情況以後，僅奏請論處前帥擅自興起事端的罪過，使邊境百姓得以安定。大同宣慰使法忽魯丁，承包押運嶺北糧食，每年運送數萬石，無所顧忌地弄虛作假，累積貪贓達巨萬，朝廷派遣使臣前去督查徵繳，前後派去的使臣都接受了他的賄賂，反而替他游説開脱，最後伯啓前往，法忽魯丁已經死了，伯啓開導他的兒子説："即使是已經死了，欠負國家的錢糧，也一定要追還。與其用錢去賄賂人，還不如償還給國家。祇要開列出你父親向人行賄的數目，由官府負責向他們追討。"那些受賄的官員都非常害怕，而私下將所受賄賂歸還給法忽魯丁的兒子，總計鈔五百餘萬緡，那些百姓所拖欠而又没有能力還清的，就開列出來上報請求給予免除。他出任爲真定路總管，治理地方事務奉行寬大簡便的政策，百姓覺得非常安定。

延祐五年，遷司農丞，奉旨至江浙議鹽法，罷檢校官，置六倉於浙東、西，設運鹽官，輸運有期，出納有次，船户、倉吏盜賣漏失者有罰。歸報，著爲令。尋拜南臺治書侍御史，因言："揚清激濁，屬在臺憲，諸被枉赴訴者，實則直之，妄則加論可也。今訟冤一切不問，豈風紀定制乎？"俄去位。

延祐五年，升任司農丞，奉旨到江浙議定鹽法，他廢除了檢校官，在浙東、浙西設置了六所倉庫，設立運鹽官，規定了運輸的期限，制定了出納的程序，運送的船户及看管倉庫的小吏如有盜賣或被盜的處以懲罰。回朝呈報，朝廷以他的辦法頒布爲法令。不久任南臺治書侍御史，因此上奏説："獎勵善人斥責惡人，是臺憲的職責，那些遭受冤枉而上訴的人，所訴爲實就爲他平反，虚妄不實的加重論罪即可。如今對訟冤的一概不問，難道這是臺憲的規章定制嗎？"不久就辭官而去。

英宗立，召拜山北廉訪使。時敕建西山佛宇甚亟，御史觀音保等，以歲饑，請緩之；近臣激怒上聽，遂誅言者。伯啓曰："主上聰明睿斷，是不可以不諍。"乃劾臺臣緘默，使昭代有殺諫臣之名，帝爲之悚聽。俄拜集賢學士、御史臺侍御史。有詔同刊定《大元通制》，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備五刑，非

英宗即位，徵召曹伯啓爲山北廉訪使。當時敕建西山佛殿的工程非常急迫，御史觀音保等人，以年成不好爲由，請求延緩修建；近臣們故意以此事激怒皇帝，於是誅殺了觀音保等。伯啓説："主上聰明通達事理，這件事不可以不抗争。"於是彈劾臺臣對此事緘默不言，使清明之朝蒙受誅殺諫臣的惡名，皇帝爲此而感到惶恐。不久拜任集賢學士、御史臺侍御史。有詔命他參與刊定《大元通制》，伯啓説："五刑，是五個等級不同的刑罰。如今受刺面杖刑而被流放到千里

五刑各底於人也。法當改易。”丞相是之，會伯啓除浙西廉訪使，不果行。

之外，一百人之中無一人能够生還，這是以一人之身而遭受五種刑罰，不是用五等刑罰分别懲治犯有各種不同罪過的人。刑法應當因此而有所變更。”丞相認爲説得對，恰逢伯啓改任浙西廉訪使，他的建議没有付諸實施。

泰定初，引年北歸，優游鄉社，碭人賢之，表所居爲曹公里。伯啓性莊肅，奉身清約，在中臺，所奬借名士尤多；爲侍讀學士，考試國子，首取吕思誠、姚紱。雲南僉事范震言宰臣欺上罔下，不報，范飲恨死，伯啓具其事，書于太史。真州知州吕世英以剛直獲罪，伯啓白其枉，進擢風憲。其好彰善率類此。

泰定初年，因年老引退歸鄉，優游於鄉社之間，碭山人尊重他，把他所居住的地方命名爲曹公里。伯啓性情端莊嚴肅，持身清白簡約，在中臺任職時，所褒奬舉薦的名士很多；任侍讀學士時，考試國子諸生，首先録取了吕思誠、姚紱。雲南僉事范震上奏説宰臣欺上罔下，没有得到批覆，范震飲恨而死，伯啓記録此事，寫進史書。真州知州吕世英因爲人剛直而獲罪，曹伯啓爲其申冤，并選拔他升任御史。他樂於表彰别人的善處大致與此相同。

天曆中，起伯啓爲淮東廉訪使、陜西諸道行御史臺中丞，使驛敦遣，伯啓喟然曰：“吾年且八十，尚忘知止之戒乎！”終不起，一時被命者，因相繼去位，天下之士高之。至順三年，長子震亨，卒于毗陵，伯啓往拊之；明年二月，卒于毗陵，年七十九。有詩文十卷，號《漢泉漫稿》，《續集》三卷，行世。子六人，孫十人，皆顯仕。

天曆年間，又起用伯啓任淮東廉訪使、陜西諸道行御史臺中丞，并派遣驛車敦促他去上任，伯啓感慨地説：“我年近八十，難道還能忘記了知止的戒規嗎！”最終没有赴任，而與他同時受命的官員，也因此相繼辭去官位，天下之士對他更加尊重。至順三年，長子震亨在毗陵去世，伯啓親自前往哀悼；次年二月，他也在毗陵去世，享年七十九歲。著有詩文集十卷，名爲《漢泉漫稿》，又有《續集》三卷，都刊行於世。有子六人，孫十人，皆入仕任顯官。

李元禮

李元禮字庭訓，真定人。資性莊重，燕居不妄言笑。歷易州、大都路儒學教授，遷太常太祝，升博士。定撰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皇后、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尊謚議，稱頌功德，體製温雅。請謚圜丘，升祔太室，禮文多其所詳定。

李元禮字庭訓，真定人。天性莊重，閑居時亦不隨便言笑。歷任易州、大都路儒學教授，遷太常太祝，升博士。所撰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皇后、裕宗文惠明孝皇帝的尊號謚號議文，稱頌其功德，體制温潤典雅。請謚於圜丘壇，提升到太廟配祭，其中禮儀之文大多由他審定。

元貞元年，擢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回撓。二年，有旨建五臺山佛寺，皇太后將臨幸，元禮上疏曰：

古人有言曰：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

元貞元年，升任監察御史，他所彈劾的事從不乖違屈從。二年，有聖旨説要建五臺山佛寺，皇太后將要親臨其地，元禮上疏説：

古人説：凡有關百姓的利害，國家的大計，凡是所見所聞没有明確的部門掌管的，惟獨宰相能够負責處理，諫官能够上奏朝

之。今朝廷不設諫官，御史職當言路，即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聖治萬分之一哉！伏見五臺創建寺宇，土木既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女廢耕織，百物踊貴，民有不聊生者矣。

伏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幣，廣資福利，其不可行者有五：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仰秋成，扈從經過，千乘萬騎，不無蹂躪，一也。太后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里，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輕冒霧露，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今上登寶位以來，遵守祖宗成法，正當兢業持盈之日，上位舉動，必書簡册，以貽萬世之則，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夫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方之曩時百倍，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本西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爲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珍玩奇寶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而一心致敬，亦不爲怒。今太后爲國家、爲蒼生崇奉祈福，福未獲昭受，而先勞聖體，聖天子曠定省之禮，軫思親之懷，五也。伏願中路回轅，端居深宫，儉以養德，静以頤神，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至矣。

廷。如今朝廷没有專門設立諫官，御史的職責正是進言，即是諫官，怎麽可以坐視得失而不進一言，以求對聖上治理天下有萬分之一的裨益呢！我看到五臺山創建寺宇，土木工程已然大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人，附近幾路的州縣，負擔煩重，以致男女荒廢耕織，百物價格暴漲，人民難以生存。

我聽説太后欲親臨五臺山，捐贈金幣，廣資福利，這件事不可行的原因有五：時當盛夏，莊稼正長得茂盛，百姓一年之計，全仰仗着秋天的收成，車駕扈從經過，千乘萬騎，不可能不蹂躪莊稼，這是其一。太后年事已高，親自前往，大熱天在路上往返數千里，山川危險難走，不避風吹日曬，輕易冒着霧露的侵襲，萬一調和保養有不當之處，到那時再後悔就來不及了，這是其二。當今皇上自登大位以來，遵守着祖宗所留下的成法，正處於兢兢業業地保守成業之時，在上的有所舉動，必將書録於史册，以此流傳給後代萬世作爲楷模法則，假若書而不可效法，又爲什麽要這麽做呢，這是其三。財富不是從天而降，都是來源於百姓的勞作，如今國家日常活動的經費，已比以前多收了百倍，而今又要勞民傷財，以供大興土木之耗費，這是其四。佛本是西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爲其宗旨，不與物競，即使搜刮盡天下的珍玩奇寶來供奉他，他不爲此而喜；即使没有一件奉獻之物而衹要一心致敬，他也不爲此而怒。如今太后爲了國家、爲了蒼生而崇拜奉獻以祈求佛祖賜福，結果是福澤還没有降臨，却先勞動了聖體，使聖天子荒廢了早晚問安之禮，加深思念親人的心情，這是其五。我希望太后能够中途返回車駕，端居於深宫之中，以儉約無事滋養聖德，以清静安閑修養心神，上可以遵循先皇后美好的規範，次可以盡聖天子的孝心，下可以慰藉百姓的期望。如果真是這樣，那

臺臣不敢以聞。

大德元年，侍御史萬僧與御史中丞崔彧不合，詣架閣庫，取前章封之，入奏曰："崔中丞私黨漢人李御史，爲大言謗佛，不宜建寺。"帝大怒，遣近臣齎其章，敕右丞相完澤、平章政事不忽木等鞫問。不忽木以國語譯而讀之，完澤曰："其意正與吾同，往吾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以先皇帝在時，嘗許爲之，非汝所知也。'"彧與萬僧面質於完澤，不忽木抗言曰："他御史懼不肯言，惟一御史敢言，誠可賞也。"完澤等以章上聞。帝沉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未幾，改國子司業，以疾卒，贈亞中大夫、翰林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子端，仕至禮部尚書。

麽福澤就會不祈自至了。

臺臣不敢以此呈報皇帝。

大德元年，侍御史萬僧因與御史中丞崔彧不和，到御史臺架閣庫中，取出了李元禮以前的這個奏章封好，入奏說："崔中丞私下與漢人李御史結黨，大肆張揚毁謗佛，認爲不宜建寺廟。"皇帝大怒，派遣近臣拿着這個奏章，敕令右丞相完澤、平章政事不忽木等人審查。不忽木用蒙古語譯出李元禮的奏章并讀給完澤聽，完澤聽後說："他的意見正好與我相同，以前我曾以此言進諫，太后說：'我不是喜好建造這座寺廟，那是由於先帝在世之時，曾經許願建造此寺，這不是你們所知道的事。'"崔彧與萬僧在完澤面前當面對質，不忽木高聲道："此事其他御史都害怕獲罪而不敢直言，衹有一個御史敢於直言，確實值得贊賞。"完澤等人上報奏章。皇帝看後沉思很久纔說："御史之言是正確的。"於是罷免了萬僧，恢復了元禮的職務。没有多久，改任國子司業，因病去世，追贈亞中大夫、翰林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其子李端，官至禮部尚書。

王壽

王壽字仁卿，涿郡新城人。幼穎敏嗜學，長以通國字，爲中書掾。既而用朝臣薦，入侍裕宗，眷遇特異。至元十九年，授兵部員外郎。二十二年，升吏部郎中。二十四年，分置尚書省，遂革。二十八年，罷尚書省歸中書，復任吏部郎中。以婿康里不忽木柄用當道，即自免去。明年，授大司農丞，不赴。

元貞二年，出爲燕南河北道廉訪副使。大德二年，不忽木爲中執法，復棄官歸。三年，授集賢直學士，秩滿，就升侍讀學士，俄擢御史臺侍御史，論事剴切。六年二月，召壽奉香江南，遍祠岳鎮海瀆。密旨：去歲風水爲災，百姓艱食，凡所經過，采聽入對。使還，具奏："民之

王壽字仁卿，涿郡新城人。他自幼聰穎明敏而好學，長大後因通曉蒙古文，被任爲中書掾。不久因朝臣的舉薦，入侍裕宗，受到異乎尋常的待遇。至元十九年，任兵部員外郎。二十二年，升任吏部郎中。二十四年，因另設尚書省，於是就革除郎中的職務。二十八年，撤銷尚書省并入中書省，他復任吏部郎中。因女婿康里不忽木掌權當政，他就自動避位辭官歸鄉。第二年，授官大司農丞，没有赴任。

元貞二年，出任燕南河北道廉訪副使。大德二年，不忽木爲御史中丞，他再次棄官歸鄉。三年，授官集賢直學士，任期屆滿，升任集賢侍讀學士，不久升御史臺侍御史，論事切實。六年二月，皇帝召命他奉香到江南，遍祭名山大川及海洋。并有密旨：去年大風水滂成災，百姓衣食艱難，凡所經過之處，采訪情況回朝彙報。出使回朝後，將情況上奏："對百姓有利及有害，取

利病，繫於官吏善惡，在今宜選公廉材幹、存心愛物者專撫字，剛方正大、深識治體者居風憲。天災代有，賑濟以時，無勞聖慮。惟是豪右之家，仍據權要，當罷其職，處之京師，以保全之，此長久之道也。”初，壽與臺臣奏：“宰相內統百官，外均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人。三代以降，國之興衰，民之休戚，未有不由相臣之賢否也。世祖初置中書省，以忽魯不花、塔察兒、線真、安童、伯顏等爲丞相，史天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唐貞觀之盛。迨至阿合馬、郝禎、耿仁、盧世榮、桑哥、忻都等，壞法黷貨，流毒億兆。近者，阿忽台、伯顏、八都馬辛、阿里等專政，煽惑中禁，幾搖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較然如此。臣願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敗對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九年，參議中書省事。十年，改吏部尚書。

決於官吏的善惡，如今應當選擇公正廉潔有才幹且有博愛之心的人專門去撫慰管理百姓，選擇剛直正大、深識治體者擔任御史之職。天災每代都有，祇要及時救濟，用不着聖上多慮。祇是那些豪强之家，仍然占據着重要的職位，應當罷免他們的官職，把他們安置到京師，以保全他們，這是長治久安之道。”起先，王壽與臺臣上奏：“宰相的職責是對內統領百官，對外均衡四海，職位尊崇責任重大，不可輕意任命不合適的人。自夏、商、周三代以來，國家的興衰、人民的幸福與困苦，無不取決於宰相賢良與否。世祖開始設置中書省時，以忽魯不花、塔察兒、線真、安童、伯顏等人爲丞相，史天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人，實際上在其左右贊助輔佐他們，當時人稱政治清明可以媲美唐時貞觀之盛。及至阿合馬、郝禎、耿仁、盧世榮、桑哥、忻都等人任丞相，破壞法紀而貪污納賄，億兆百姓受其毒害。近期，阿忽台、伯顏、八都馬辛、阿里等人專斷朝政，在皇宮禁地鼓惑煽動，幾乎動搖了國家統治基礎。由君子還是小人擔任宰相結果就是如此明顯。臣願奉獻出愛君思治之心，以邪正互相比列，成敗相對而舉，希望能使皇上內心感悟，反省以往的事，明白該用什麽人不用什麽人，那麽天下之事，就能够順利地得到治理。”九年，任參議中書省事。十年，改任吏部尚書。

十一年，武宗即位，首拜御史中丞，未幾，更拜左丞，俄復拜御史中丞。至大二年三月，卧疾求代。三年夏，遷太子賓客、集賢大學士。秋九月卒，年六十。明年，贈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薊國公，謚文正。

十一年，武宗即位，首先任命王壽爲御史中丞，没有多久，改任爲中書左丞，不久又任命爲御史中丞。至大二年三月，患病，請求離職。三年夏，遷任太子賓客、集賢大學士。秋九月去世，終年六十歲。第二年追贈爲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薊國公，謚文正。

王倚

王倚字輔臣，其先東萊人也。父永福，金末避地徙燕，爲宛平著姓，富雄閭里。倚爲人孝友樂易，重然諾；與人交，不苟合；讀書務躬行，不專事章句。世祖選良家子入侍東

王倚字輔臣，他的祖先是東萊人。其父王永福，金末躲避戰亂而遷徙至燕地，成爲宛平地區著名的大姓，在鄉里以富厚稱雄。王倚爲人孝友和善平易，講究信用；與人交往，不苟且迎合；他讀書務求實踐，不拘泥於書本。世祖時選取良

宮，時倚年弱冠，在衆中儀觀獨偉，太保劉秉忠深器重之，即以充選。倚服勤守恪，遂見信任。有詔皇太子裁决天下事。凡時政所急，民瘼所係，倚知無不言。是時，官職未備，而湯沐分邑，地廣事繁，當有統屬，乃拜倚工部尚書，行本位下隨路民匠都總管。至元二十一年，詔立東宫官屬，以倚爲家丞。又置儲用司，掌貨幣出納，令倚兼之。後以疾辭職，仍給太子家丞禄，以優養之。倚上言："不事事而苟竊禄食，臣心誠所未安。"不許，力辭再四，方許之。二十六年，皇孫出鎮懷孟，帝爲選老成練達舊臣護之，乃以屬倚，陛辭，帝目之良久，謂侍臣曰："倚，修潔人也，左右皇孫，得人矣。"及行，營幕所在，軍政肅然。未幾，召還。二十八年，授禮部尚書，以疾辭。明年卒，年五十三。贈正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太原郡侯，謚忠肅。子二人，鵬，異樣總管府總管。

家子弟入侍東宫，當時王倚年方二十，在衆人之中儀表氣度偉岸不群，太保劉秉忠很器重他，即選中了他。王倚辦事勤奮且守規矩，所以得到了信任。有詔令皇太子裁决天下事。凡是當時迫切需要實施的政令，與人民疾苦有關的事，王倚知無不言。這時候，官職還没有健全，而太子的分藩封地，地廣事繁，應當有人負責統領，於是任命王倚爲工部尚書，任太子所屬路民匠都總管。至元二十一年，有詔命令設立東宫官屬，讓王倚任家丞。又設置儲用司，掌管貨幣的出納，令王倚兼任此職。後因病辭職，仍然賜給他太子家丞的俸禄，讓他能够很寬裕地養病。王倚上奏説："不幹事而苟且竊取國家俸禄，臣心確實不安。"未被准許，他連續多次盡力推辭，方纔得到准許。二十六年，皇孫外任鎮守懷孟，皇帝爲此選任老成練達的舊臣輔佐皇孫，看中了王倚，辭行時，皇帝盯住他看了很久，對侍臣説："王倚是一位修身廉潔之人，由他在皇孫左右輔助，真是得到了最佳人選。"及至行途之中，營幕所在，軍政肅然。不多時，被召回。二十八年，授禮部尚書，因病辭職。次年去世，享年五十三歲。贈正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他爲太原郡侯，謚忠肅。子二人，王鵬官任異樣總管府總管。

劉正

劉正字清卿，清州人也。年十五，知讀書，習吏事，初辟制國用使司令史，遷尚書户部令史。至元八年，罷諸路轉運司，立局考核逋欠，正掌其事。大都運司負課銀五百四十七錠，逮繫倪運使等四人徵之，視本路歲入簿籍，實無所負，辭久不决。正察其冤，遍閲吏牘，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關領課銀文契七紙，適合其數，驗其字畫，皆司庫辛德柔所書也。辛貧窘，時已富實，交結權貴，莫敢誰何。正廉得其實，始白尚書捕鞫之，悉得課銀。辛既伏辜，而四人得釋，正由是知名。轉樞密院令史，辟掾中書。十四年，分省上都，會諸王昔里

劉正字清卿，清州人。他十五歲時，即知讀書，學習官吏之事，起初被徵爲制國用使司令史，升任尚書户部令史。至元八年，廢除諸路轉運司，設立專局負責考核其拖欠之數，由劉正具體負責此事。大都運司欠負税銀五百四十七錠，逮捕了倪運使等四人追徵其所欠税銀，而查驗本路每年收入的賬簿，確實是無所欠負，所以很久無法定案。劉正察知其冤，遍閲吏牘，查到至元五年李介甫關領税銀的七張文契，所領銀數恰巧與所虧欠數相符合，又查驗此文契的筆畫字迹，都是司庫辛德柔所寫。辛德柔原本貧窮困窘，而此時却已經富實，與權貴交結往來，没有人敢對他有所不敬。劉正查得此事的真實情况，纔向尚書説明逮捕了辛德柔審問，收繳回所欠負的全部税銀。辛德柔伏法之後，倪運使等四人始得免罪

吉叛，至居庸關，守者告前有警急，使姑退，正曰："職當進而弗往，後至者益怯矣。"馳出關，至上都。邊將請黄白金符充戰賞，主者告乏，中書檄工部造給之，後帝以爲欺罔，欲詰治。正曰："軍賞貴速，先造符印而後禀命，豈不可乎！"帝釋之。

釋放，劉正因此而聞名。其後轉任樞密院令史，又被徵用爲中書省掾。十四年，輪到他去上都慰問，恰逢諸王昔里吉叛亂，行至居庸關時，守關者告訴他前面出現了危險的緊急情况，讓他暫且退回，劉正説："職責當進而不去，那麽後來的人就會更加膽怯了。"他馳馬出居庸關，到達了上都。邊將請求用黄白金符充作戰功獎勵，主管之人報告説符缺乏，中書省就給工部下達檄文，要求他們製造發給邊將，其後皇帝認爲此事不經奏請是欺君罔上，欲追究此事。劉正説："軍功賞賜貴在神速，先造符印而後禀命，這難道不可以嗎！"皇帝也就停止了追究。

十五年，擢左司都事。時阿合馬當國，與江淮行省阿里伯、崔斌有隙，誣以盗官糧四十萬，命刑部尚書李子忠，與正馳驛往按其事，獄弗具。阿合馬復遣北京行省參知政事張澍等四人雜治之，竟置二人于死，正乃移疾還家。十八年，徵爲左司員外郎。十九年春，阿合馬并中書左右司爲一，遂爲左右司員外郎。三月，阿合馬敗，火魯霍孫爲右丞相，復爲左司員外郎，謁告歸。九月，中書傳旨捕正，與參政咱喜魯丁等偕至帝前，問曰："汝等皆黨於阿合馬，能無罪乎？"正曰："臣未嘗阿附，惟法是從耳。"會日暮，車駕還内，俱械繫于闕東隙地。逾數日，奸黨多伏誅，復械繫正于拱衛司，火魯霍孫曰："上嘗謂劉正衣白衣行炭穴十年，可謂廉潔者。"乃免歸。

十五年，提升爲中書省左司都事。當時阿合馬專權，他與江淮行省官員阿里伯、崔斌結有怨恨，就以盗取官糧四十萬的罪名誣陷他們，命刑部尚書李子忠與劉正乘驛馬兼程前往查辦此事，因證據不足而没能定案。阿合馬又派北京行省參知政事張澍等四人與他們二人一同審理此案，竟然將阿里伯、崔斌二人置於死地，劉正因此稱病辭官還家。十八年，被徵召爲中書省左司員外郎。十九年春，阿合馬合并中書省左右司爲一，於是被任命爲左右司員外郎。三月，阿合馬敗事，火魯霍孫爲右丞相，劉正復爲左司員外郎，請假歸家。九月，中書傳旨逮捕劉正，與參政咱喜魯丁等人一同被帶到皇帝面前，責問他們説："你們這些人都與阿合馬結交爲私黨，難道没有罪嗎？"劉正説："臣未曾阿附，衹是依法辦事而已。"此時正當日暮時分，皇帝車駕還歸大内，他們這些人被戴上刑具關押在宫闕東邊的空地。過了數日，奸黨多被處決，又把劉正轉押在拱衛司，火魯霍孫説："皇上曾經説劉正如同穿着白衣服行處於炭穴之中達十年而衣不染一黑，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廉潔的人。"於是就免除其罪讓他回家。

二十年春，樞密院奏爲經歷，升參議樞密院事。二十五年，桑哥既立尚書省，擢爲户部侍郎，升户部尚書。嘗舉核河間鹽運官虧課事，幾陷于罪，乃移疾歸。二十八年，桑哥

二十年春，樞密院奏請任用劉正爲經歷，升任參議樞密院事。二十五年，桑哥設立尚書省以後，任命劉正爲户部侍郎，升任户部尚書。他曾經因舉報河間鹽運官虧空鹽税事，幾乎獲罪，於是就稱病辭官歸里。二十八年，桑哥事敗，完澤

敗，完澤爲丞相，復擢爲户部尚書，升參議。尚書省罷，仍參議中書省事。湖南馬宣慰庶子，因爭蔭不得，誣告其兄匿亡宋官金。正知其誣，罪之，仍官其兄。濟南張同知子求爲兩淮運使，正知其不稱，弗與。張遂作飛語構其事，帝召正詰之曰：“匿金事在右司，爭蔭事在左司，參議乃幕長，寢右而舉左，寧無私乎?”正辨折明，事遂釋。三十年，御史臺奏爲侍御史，中書省奏爲吏部尚書，已而復留爲侍御史，遷江南行御史臺中丞。

爲丞相，又再次任命他爲户部尚書，升尚書省參議。尚書省撤銷後，他仍參議中書省事。湖南馬宣慰的庶子，因爭蔭官不得，就誣告其兄隱匿亡宋的官金。劉正知其爲誣告，治了他的罪，仍然令其兄承蔭爲官。濟南張同知之子請求擔任兩淮運使，劉正知道他不能稱此職，就没有同意。張同知就因此而散布流言飛語捏造他的罪狀，皇帝召見劉正責問他説：“隱匿亡宋官金之事屬於右司負責之事，爭奪蔭官之事應由左司負責，參議官是衆幕僚之長，你抑右而舉左，這難道不是存有私心嗎?”劉正辯白説明了此事的原委，此事纔得以了結。三十年，御史臺奏請任用劉正爲侍御史，中書省奏請任用他爲吏部尚書，既而復留任侍御史，升任江南行御史臺中丞。

大德元年，改同僉樞密院事，尋出爲雲南行中書省左丞。右丞忙兀突魯迷失請征緬，正以爲不可，俄俱被徵，又極言其不可，不從，師果無功。雲南民歲輸金銀，近中慶城邑户口，則詭稱逃亡，甸寨遠者，季秋則遣官領兵往徵，人馬芻糧，往返之費，歲以萬計；所差官必重賂省臣，乃得遣，徵收金銀之數，必十加二，而折閲之數又如之；其送迎饋贐，亦如納官之數，所遣者，又以銅雜銀中納官。正首疏其弊，給官秤，俾土官身詣官輸納，其弊始革。始至官，儲貝八二百七十萬索、白銀百錠，比四年，得貝八一千七十萬索、金百錠、銀三千錠。七年秋，還清州。八年六月，以左丞行省江西。冬十月，改江浙。武宗即位，召爲中書左丞，升右丞。二年，立尚書省，懇辭還家。

大德元年，改任同僉樞密院事，不久外任雲南行中書省左丞。右丞忙兀突魯迷失請求征伐緬甸，劉正認爲此事不可行，不多時他們二人被一同徵召回朝，他又極力講明不可征伐緬甸，但他的意見没有被采納，其後師出果然無功。雲南人民每年輸納金銀，在中慶城附近地區的民户，就謊稱已逃亡，而較遠的甸寨，每年秋末則派遣官員領兵前往徵收，人馬糧草，往返的費用，每年耗費數以萬計；被委派的官員，必須用重金賄賂省臣，纔能得到這份差使，他們徵收的金銀數額，必然要增加十分之二，而上報虧損之數又開除十分之二；而那些迎送饋贈之數，也如同向官府交納之數；所差遣的官員，又以銅混雜在銀中輸納官府。劉正首先清除其弊端，發給官秤，使土官親自到官府來交納，其弊病纔被革除。劉正剛任官雲南時，官府儲備的貝八幣爲二百七十萬索、白銀一百錠，及至第四年，儲有貝八幣一千零七十萬索、黄金一百錠、白銀三千錠。七年秋，回到了家鄉清州。八年六月，以左丞行省江西。冬十月，改官江浙行省左丞。武宗即位以後，召爲中書左丞，升右丞。二年，設立尚書省，懇辭還家。

仁宗即位，召諸老臣入議國事，正詣闕言八事：一曰守成憲，二曰重省臺，三曰辨邪正，四曰貴名爵，五

仁宗即位之後，召集諸老臣入朝議論國事，劉正入朝闡明八項國事：第一，保持舊定的法令；第二，尊重中書省、御史臺職責；第三，辨

曰正官符，六曰開言路，七曰慎賞罰，八曰節財用。會行赦改元，集議行之。仁宗初政，風動天下，正與諸老臣陳贊之力居多。累乞致仕不許，拜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時議經理河南、淮、浙、江西民田，增茶鹽課額，正極言不可，弗從。歲大旱，野無麥穀，種不入土。臺臣言，燮理非其人，奸邪蒙蔽，民多冤滯，感傷和氣所致。有旨會議。平章李孟曰："燮理之責，儒臣獨孟一人，請避賢路。"平章忽都不丁曰："臺臣不能明察奸邪，臧否時政，可還詰之。"正言："臺省一家，當同心獻替，擇善而行，豈容分異耶！"孟搖首，竟如忽都不丁言。右丞相帖木迭兒傳旨：廉訪司權太重，故按事失實，自今不許專决六品以下官。平章忽都不丁、李孟將議行之，正言："但當擇人，法不可易也。"事遂寢。延祐六年卒，後贈宣力贊治功臣、光禄大夫、司徒、柱國、趙國公，謚忠宣。子秉德，官秘書監丞，歷兵、工二部侍郎，出爲安慶路總管。秉仁，以蔭爲中書架閣管勾，累官工部尚書，致仕。

別邪正；第四，注重名號爵位；第五，統一制定官符；第六，廣開納諫之路；第七，謹慎使用賞罰；第八，節省財物開銷。恰逢大赦改元，他所言之事經集議而施行。仁宗執政之初，天下廣泛響應，劉正與諸位老臣陳説贊化之力居多。多次乞求辭官歸居而没有得到同意，拜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當時朝廷正在商議治理河南、淮、浙、江西等地民田，以及增加茶鹽的税額，劉正極力陳言不可如此，但他的意見没有被采納。這一年大旱，田野間没有麥穀，種子不能入土。御史臺臣奏言，這是協調治理没能任用合適的人，奸邪蒙蔽君主，人民有許多冤屈而得不到伸張，因此感傷和諧之氣而導致天災。皇帝下旨命令大臣共同討論此事。平章政事李孟説："負有協調治理的責任的，儒臣祗有李孟一人，請求免職迴避以開通進賢之路。"平章忽都不丁説："御史臺臣不能明察奸邪，却祗知指摘時政的好壞，應當反過來追究他們的過失。"劉正説："御史臺與中書省是一家，應當同心協力地爲治理好國家而出謀獻策，擇善而行，豈能相互分離對立！"李孟摇頭不贊成，最終按照忽都不丁所言處理此事。右丞相帖木迭兒傳旨：廉訪司職權太重，因此按察之事失實，從今以後不許其擅自處理六品以下官員。平章忽都不丁、李孟準備執行此旨，劉正説："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祇是需要選擇稱職之人去任廉訪使，制度是不可輕易改變的。"於是此事纔被停止下來。延祐六年劉正去世，後追贈他爲宣力贊治功臣、光禄大夫、司徒、柱國、趙國公，謚忠宣。其子劉秉德，官任秘書監丞，歷任兵、工二部侍郎，外任安慶路總管。其子劉秉仁，以蔭庇爲官任中書架閣管勾，歷任至工部尚書，後辭官歸鄉里。

謝讓

謝讓字仲和，潁昌人。祖義，有材勇，金貞祐間，爲義軍千户。讓幼穎悟好學，及壯，推擇爲吏，補宣慰司令史。國兵取宋，立行中書省於江西，讓以選爲令史，調河間等路都轉運鹽司經歷。

謝讓字仲和，潁昌人。祖父謝義，有才力而又勇武，金貞祐年間，爲義軍千户。謝讓自幼聰穎敏悟好學，及其成年，被推選爲吏，補任宣慰司令史。蒙古軍攻取宋國，在江西設立行中書省，謝讓被選任爲令史，後調任河間等路都轉運鹽司經歷。

先是，竈户在軍籍者，悉除其名，以丁多寡爲額輸鹽，其後多顧舊户代爲煮鹽，而顧錢甚薄。讓言："軍户既落籍爲民，當與舊竈户均役，既令代役，豈宜復薄其傭，使重困乎？自今顧人，必厚與直，乃聽。"先是，逃亡户率令見户包納其鹽，由是豪强者以計免，而貧弱愈困。讓令驗物力多寡，比次甲乙以均之。

原先，在軍籍中的煮鹽竈户，全部被除去軍籍，按其成年男子的多寡定額交納鹽，其後他們多雇傭舊户代爲煮鹽，而雇錢很低廉。謝讓説："軍户既除軍籍爲民户，應當與舊竈户同樣服役，既然是令人代其服役，怎能又降低他們的傭錢，而使他們陷入雙重的困苦之中呢？自今日起要雇人代工，必須要給予他們豐厚的工錢，纔能被准許雇傭。"原先，凡是逃亡之户所應交納的税額全都由未逃亡的竈户包納，因此豪强者以詭計得免，而貧弱的人更加貧困。謝讓令驗證其財力的多寡，分成甲乙等次均攤税額。

擢南臺御史，舉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哈剌哈孫答剌罕可爲御史大夫，山東廉訪使陳天祥可爲御史中丞，右司員外郎高昉可任風憲。劾江浙省臣聽詔不恭及不法事，帝遣使雜問，既款服，詔令讓與俱來，人皆危之，讓恬然若無事者，臺綱以之益振。

謝讓被選拔爲南臺御史，舉薦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哈剌哈孫答剌罕可以任御史大夫，山東廉訪使陳天祥可以任御史中丞，右司員外郎高昉可任御史之職。彈劾江浙省臣聽詔不恭及不法之事，皇帝派遣使臣與他共同審理此案，所彈劾之人服認其罪以後，又詔令謝讓與省臣一同入朝，衆人都爲他而感到擔心，而謝讓儀態安閑，仿佛什麽事也没有，御史臺紀綱因此更加振興。

大德間，詔立陝西行御史臺，以讓爲都事，凡御史封章及文移，其可否一决于讓。入爲中書省右司都事，遷户部員外郎。時東勝、雲、豐等州民饑，乞糴鄰郡，憲司懼其販鬻爲利，閉其糴，事聞于朝。讓設法立禁，閉糴者有罪，三州之民賴以全活者甚衆。四年，授宗正府郎中，擢監察御史，遷中書省右司員外郎，出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時廣西兩江岑雄、黄聖許等，屢相仇殺，爲邊患。讓謂："此曹第可懷柔，不宜力競，寬其法以羈縻之，使不至跳梁可也。若乃舍中國有用之民，争炎荒不毛之地，非長策也。"因書榜招諭，以携其黨。湖廣宣慰使張國紀建言科江南夏税，讓極言其非便。遷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是時，江淮屯戍軍二十餘萬，親王分鎮揚州，皆以兩淮民税給之，不足，則漕於湖廣、江西。

大德年間，詔令設立陝西行御史臺，以謝讓爲都事，凡御史奏章及公文，其可否全由謝讓决定。入朝爲中書省右司都事，升任户部員外郎。當時東勝、雲、豐等州的百姓饑荒，乞求在鄰郡買入糧食，憲司擔心這樣會造成販賣牟利的結局，禁止買賣。將此事上報給朝廷後，謝讓爲此設立了法禁，規定禁止從鄰郡買糧者有罪，這使三州的很多人民因此而得以保全生命。四年，授任宗正府郎中，又被選拔爲監察御史，改任中書省右司員外郎，外任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當時廣西兩江的岑雄、黄聖許等人，屢次相互仇殺，成爲邊境的禍患。謝讓説："這些人衹能懷柔，不宜用武力去争競，衹要放寬對他們的法規和限禁以牽制維係他們，使他們不致於觸犯大法就可以了。假若捨棄中原地區的有用之民，用武力去争奪炎熱荒蕪的不毛之地，這不是好計策。"因此張帖榜書曉諭招撫他們，以此牽制這些人。湖廣宣慰使張國紀建議徵收江南夏税，謝讓極力陳述此法不便。升任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這時，江淮屯戍軍有二十餘萬，親王分藩鎮守揚州，皆

是歲會計兩淮，僅少三十萬石，讓請以淮鹽三十萬引鬻之，收其價鈔以給軍食，不勞遠運，公私便之。

以兩淮地區的民税供給其軍費糧餉，若有不足，則從湖廣、江西漕運糧食補充。這一年統計兩淮地區的錢糧，僅少三十萬石，謝讓請求用淮鹽三十萬引作價出售，用所得錢鈔供給軍糧，不勞遠運，官府和百姓都得到便利。

至大元年，轉户部侍郎。時京倉主計吏，以倉廩多罅漏，惟久雨米壞，請覆糠秕其上，因揉諸米中，以給内外工人及宿衛者。讓察其奸，以藁秸易之，奸弊悉除。二年，拜西臺治書侍御史。三年，拜治書侍御史，未上，改同僉樞密院事，尋拜户部尚書。仁宗在東宫，以讓先朝舊人，召見賜酒，以示眷注。四年，改刑部尚書。

至大元年，改任户部侍郎。當時京倉的主計吏，因爲倉廩多有漏洞，思慮久雨則米壞，請在其上覆蓋糠秕，因而把糠秕混雜在米中，供給内外工匠及宿衛者。謝讓察知其中有奸詐，以藁秸代替糠秕，奸弊全被革除。二年，拜任西臺治書侍御史。三年，拜任治書侍御史，還未上任，改任同僉樞密院事，不久拜任户部尚書。仁宗在東宫爲太子時，認爲謝讓是先朝老臣，召見他并賜酒，以示對他的恩寵和關懷。四年，改任刑部尚書。

仁宗即位，加讓正議大夫，入謝，賜以卮酒，讓痛飲之。帝曰："人言老尚書不飲，何飲耶?"讓曰："君賜，不敢違也。"少頃，醉不能立，命扶出之。翼日，讓謝，帝曰："老尚書誠不飲也。"初，尚書省柄臣構殺留守鄭阿爾思蘭，籍其家，中外冤之；尚書省罷，未有直其冤者。讓明其事，以所籍貲産給還之。有旨：六部事疑不决者，須讓共議，而後上聞。於是户部更定鈔法，禮部議正禮文，讓皆與焉。刑部有案，讓未署字，而誤用印，吏懼，遂私效讓署。事覺，度無損於事，且憐吏以罪廢，遂視之曰："吾署也。"其寬厚多類此。讓上言："古今有天下者，皆有律以輔治。堂堂聖朝，詎可無法以準之，使吏任其情、民罹其毒乎!"帝嘉納之。乃命中書省纂集典章，以讓精律學，使爲校正官，賜青鼠裘一襲、侍宴服六襲。二年，朝廷以吏多滯事，責曹案不如程者。令下，讓曰："刑獄，非錢穀、銓選之比，寬以歲月，尚慮失實，豈可律以常法

仁宗即位，謝讓進級爲正議大夫，他入宫謝恩，仁宗賞賜他一大杯酒，謝讓暢快地喝了。皇帝説："人們説老尚書不能飲酒，你爲何飲此酒呢?"謝讓説："君主所賜，不敢違命。"不多時，他醉得站立不住，皇帝命人將他扶出。第二天，謝讓謝罪，皇帝説："老尚書確實是不能飲酒。"起先，尚書省權臣編造罪狀誅殺留守鄭阿爾思蘭，抄没其家資，朝内外都認爲是冤枉；尚書省被撤銷之後，没有人出面平反他的冤屈。謝讓明正其冤，把所抄没的資産還歸其家。有旨：凡是六部之中有疑而不决之事，須與謝讓共同商議，然後再上報。由此户部更定鈔法，禮部議定禮文，謝讓都參與其事。刑部有一案件，謝讓還未簽署，就因疏忽先蓋上了印，吏驚恐，於是私自模仿謝讓筆迹簽署。此事被發覺以後，他考慮到對事情并没有損害，并且憐惜此吏會因此而被廢黜，於是察看説："這是我簽署的。"他爲人寬厚大多類此。謝讓上奏説："古今統治天下者，皆有法律以輔助治理。堂堂聖朝，怎麽能没有法律來作爲治理的準則，使官吏任其性情，人民遭受他們的毒害!"皇帝贊賞地接受了他的意見。於是命中書省纂集典章，因爲謝讓精通法律之學，就委派他任校正官，賞賜給他青鼠裘衣一套、侍宴服六套。皇慶二年，因爲有許多官吏辦事遲

乎!”乃入白于宰相，曰：“尚書言是也。”由是刑曹獨得不責稽違。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未幾，拜西臺侍御史，命甫下，詔罷西臺，復立，就拜侍御史。四年十月，卒于官，年六十有六。贈正奉大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追封陳留郡公，謚憲穆。子好古，奉政大夫、覆實司提舉。

誤，朝廷責令各部清查不如期辦完的案件。命令下達後，謝讓說：“刑獄之事，非錢穀、考核選舉之事可比，雖寬限時間，尚且擔心其中會有失實之處，豈能用一般的常法來要求呢!”於是他入見宰相告知此意，宰相說：“尚書所言是正確的。”因此惟獨刑部能够不責查遲誤。拜任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没有多久，又拜任西臺侍御史，任命剛剛下達，詔令廢除西臺，後又設立西臺，他纔就職任侍御史。四年十月，死於任上，終年六十六歲。贈正奉大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追封爲陳留郡公，謚憲穆。其子謝好古，官任奉政大夫、覆實司提舉。

韓若愚

韓若愚字希賢，保定滿城人。由武衛府史授通惠河道所都事，開河有功，詔賜錦衣一襲。遷留守司都事，尋升經歷，出知薊州，改中書左司都事。時監燒昏鈔者欲取能名，概以所燒鈔爲僞鈔，使管庫者誣服。獄既具，若愚知其冤，覆之，得免死者十餘人。遷刑部郎中，提舉諸路寶鈔庫，擢吏部郎中。仁宗即位，故事，凡潛邸官吏，不次遷轉，若愚以歲月定其資品，遂著爲令。皇慶元年，遷內臺都事，改刑部侍郎，尋擢中書左司郎中。時議禁民田獵，犯者抵死。若愚曰：“昔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爲然，遂輕其刑。時參政曹鼎新辭職，帝曰：“若效韓若愚廉勤足矣，何用辭爲!”繼命若愚參議中書省事。鐵木迭兒爲右丞相，以憎愛進退百官，恨若愚不附己，羅織以事。帝知其枉，不聽。拜户部尚書。延祐六年，命理河間等路囚，輕重各得其情，復拜參議中書省事。丞相鐵木迭兒復入相，以舊憾誣若愚罪，欲殺之，帝不從，復奏奪其官，除名歸鄉里。至治三年，詔雪其冤。泰定元

韓若愚字希賢，保定滿城人。由武衛府史任通惠河道所都事，因開河有功，詔令賞賜錦衣一套。遷任留守司都事，不久升任經歷，出任薊州知州，改任中書左司都事。當時監燒破舊報廢紙鈔的人想邀取有才能的虛名，把所燒紙鈔一概作爲僞鈔，迫使管庫官吏自誣服罪。案件已經審結，若愚察知其中有冤，重新審理，使十餘人得免於死。遷任刑部郎中，提舉諸路寶鈔庫，又被提拔爲吏部郎中。仁宗即位，按照過去的慣例，凡是皇帝藩府之中的官吏，可不按照品級順序升官，若愚以其任官歲月長短而定其資格品級，於是此法就被確立爲法令。皇慶元年，遷任內臺都事，改任刑部侍郎，不久提升爲中書左司郎中。當時正商議禁止平民打獵，犯禁者處死。若愚說：“往昔齊宣王的苑囿，方圓四十里，規定殺獵其中麋鹿者，如同殺人之罪，孟子對此提出批評。”衆人認爲他説得對，於是就減輕了此罪的刑罰。當時參知政事曹鼎新辭職，皇帝對他説：“你衹要效法韓若愚廉潔勤勞就足够了，爲什麽要辭職呢!”接着任命韓若愚爲參議中書省事。鐵木迭兒爲右丞相，根據自己的愛憎升降百官，忌恨韓若愚不附和跟從自己，因此虛構他的罪，皇帝知道他受到了冤枉，没有聽從鐵木迭兒的意見。拜任户部尚書。延祐六年，受命審理河間等路的囚犯，量刑的輕重能各自符合犯罪的事實，再次拜任參議中書省事。丞相鐵木迭兒復入居相

年，命復其官，尋拜刑部尚書，遷湖廣省參知政事，未行，改詹事丞。八月，命宣撫江浙，復留爲侍御史。時左丞相倒剌沙擅威福，以事誣侍御亦憐珍等，下樞密獄，無敢言其冤，若愚以計奏左丞相倒剌沙爲右大夫，其事遂解。三年，擢浙西廉使，未行，拜河南省左丞。會文宗平内難，若愚畫策中機，帝嘉之，進資政大夫。天曆三年，遷淮西江北道廉訪使。九月，以疾卒，年六十八。贈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貞肅。

位，因過去的不滿誣陷若愚有罪，欲殺害他，皇帝不同意，又奏請剥奪他的官職，降去他的名籍放歸鄉里。至治三年，詔令昭雪其冤。泰定元年，命復其官職，不久拜任刑部尚書，遷任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還没上任，改任詹事丞。八月，命他任江浙宣撫使，又被留任爲侍御史。當時左丞相倒剌沙擅行威福，因事誣陷侍御史亦憐珍等人，把他們關押到樞密院獄中，朝中没有人敢於説他們是被冤屈的，韓若愚用計奏請左丞相倒剌沙爲右御史大夫，纔使此事得到平息。三年，選任浙西廉訪使，還未上任，拜任河南行省左丞。恰逢文宗平定内難，若愚策劃中樞機要，皇帝嘉獎他，進級資政大夫。天曆三年，遷淮西江北道廉訪使。九月，因病去世，終年六十八歲。贈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貞肅。

趙師魯

趙師魯字希顔，霸州文安縣人。父趾，秘書少監，贈禮部尚書。師魯爲人風采端莊，在太學，力學如寒士。延祐初，爲興文署丞。五年，遷將作院照磨。七年，辟爲御史臺掾，後補中書省掾。於朝廷典章故實、律令文法，無不練習。臨事明敏果斷，執政奇之。及典銓選，平允無私，人無不服。擢工部主事，遷中書省檢校官，咸著能名。

泰定中，拜監察御史。時大禮未舉，師魯言："天子親祠郊廟，所以通精誠，逆福釐，生烝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鑒成憲，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帝嘉納焉。元夕，令出禁中，命有司張燈山爲樂，師魯上言："燕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觀燈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疏聞，遽命罷之，賜師魯酒一上尊，且命御史大夫傳旨，以嘉忠直。是時，宰相倒剌沙密專命令，不

趙師魯字希顔，霸州文安縣人。父趙趾，官至秘書少監，追贈禮部尚書。趙師魯爲人風采端莊，在太學時，如同寒士一樣努力學習。延祐初年，任興文署丞。五年，遷任將作院照磨。七年，被徵用爲御史臺掾，後補中書省掾。他對於朝廷典章故實、律令文法，無不練達諳習。臨事明敏果斷，執政的宰臣對他很賞識。及至他負責銓選工作時，考評公允無私，無人不服。提升工部主事，遷任中書省檢校官，都因才能而著名。

泰定年間，拜任監察御史。此時還没有舉行過祭祀大禮，師魯奏言："天子親自到郊廟舉行祭祀，是爲了通達精誠，迎接福澤，以求保祐黎民衆生得到生存，使萬物豐盛，這是歷代君王奉行不變的禮儀。如今應當借鑒過去的法令，遵循過去的範例，以相配的舉動以求大福降臨。"皇帝贊許地予以采納。元旦之夜，從宫禁中傳出命令，命有關部門陳設燈山爲樂，師魯上奏説："安逸怠惰，是釀成荒淫的根由；奇巧珍玩，是引發奢侈的禍端。觀燈之事雖然小，但是若縱情於耳目之欲，就會影響皇帝皇后的英明。"皇帝閲後，立刻下令停止舉行燈會，賞賜給師魯一尊

使中外預知，師魯又上言："古之人君，將有言也，必先慮之於心，咨之於衆，决之於故老大臣，然後斷然行之，涣若汗不可反；未有獨出柄臣之意，不咨衆謀者也。"不報。倒剌沙雖剛狠，亦服其敢言。有朝士年未及致仕，其子請預廕其官，而執政者爲之地，師魯駁其非，事遂止。遷樞密院都事，改本院經歷。致和初，升奉政大夫、參議樞密院事。

御酒，且命御史大夫傳旨，以表彰其忠義耿直之心。此時，宰相倒剌沙秘密地專攬皇帝的命令，不使朝廷内外大臣預先聞知，師魯又上奏説："古代的人君，若有命令將要發布，必須首先在心中考慮成熟，與衆臣商議，由故老大臣作出决定，然後再斷然施行它，如同汗水流出而不能返回一般；未有獨自出於柄政權臣的意願而不同衆臣商議謀劃的。"他的奏書没有得到批覆。倒剌沙雖然爲人剛狠，也佩服他敢於直言。有一位朝士還未到退休的年齡，他的兒子請求預先廕庇官職，而執政宰臣爲他説話，師魯否定説這不合規矩，此事遂被制止。遷樞密院都事，改任本院經歷。致和初年升奉政大夫、參議樞密院事。

天曆中，遷樞密院判官，改兵部侍郎。丁父憂，特旨起爲同僉樞密院事，師魯固辭不就。服除，復爲樞密判官，持節治四川軍馬，諭上威德，大閱于郊，寬簡有法，士卒懷其恩信。未幾，遷中順大夫、刑部侍郎，樞密院復奏爲其院判官。久之，出爲河間路轉運鹽使，除害興利，法度修飭，絶巡察之奸，省州縣厨傳贈遺之費，竈户商人，無不便之，歲課遂大增。暇日，又割已俸，率僚吏新孔子廟，命吏往江右製雅樂，聘工師，春秋釋奠，士論稱之。

天曆年間，遷任樞密院判官，改任兵部侍郎。因父親去世守喪在家，特旨起復他爲同僉樞密院事，趙師魯堅决推辭不就任。服孝期結束後，復官樞密判官，帶着傳達命令的符節去治理四川軍馬，宣諭皇上的威德，在郊外舉行盛大的閲兵，治事寬容簡便而有法度，士兵們都感懷他的恩德信義。不多時，遷任中順大夫、刑部侍郎，樞密院復奏請任用他爲樞密院判官。過了很久，外任河間路轉運鹽使，除害興利，修整法度，杜絶巡察之奸，免除州縣宴請贈送的費用，竈户和商人，無不以爲便利，每年所徵税銀於是大幅度地增加。閑暇之時，又拿出自己的俸禄，率領其僚屬幕吏重新修繕孔子廟，命吏到江右去定制雅樂，聘請樂師，每逢春秋舉行祭奠，因此得到士人的稱贊。

師魯由從官，久典金穀，每鬱鬱不樂，疾篤，棄官歸京師，至元三年九月卒，年五十有三。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天水郡侯，謚文清。

師魯由皇帝侍從之官，長時間外任管錢糧的官，所以常常鬱鬱不樂，病重，棄官回歸京師，於至元三年九月去世，終年五十三歲。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天水郡侯，謚文清。

劉德温

劉德温字純甫，大興人，起家中書省宣使。大德十一年，以年勞，授從仕郎、内宰司照磨，監建興聖宫；又調承務郎、掌儀署令；未幾，升奉訓大夫、内宰司丞。奉中旨，徵河南民逋糧，德温輒平其價，令出鈔以

劉德温字純甫，大興人，由中書省宣使步入仕途。大德十一年，因積年辛勞，授予從仕郎、内宰司照磨，負責監造興聖宫；又調任承務郎、掌儀署令；不久，升奉訓大夫、内宰司丞。奉皇帝命令，徵收河南百姓拖欠的糧食，德温就定出公平的糧價，令他們交納錢鈔抵償糧價，百姓對

償，民甚便之。復升朝列大夫、延福司丞，奉旨代祠岳瀆。比還，遷中憲大夫、同知大都路都總管府事。輦轂之下，供億浩繁，德温措置有法，民用不擾。遷甄用少監，升亞中大夫、禮部侍郎，復升嘉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省檄和糴糧，民以價不時得，遞相觀望，德温下令曰："糧入價出，吏有敢爲弊者，罪之。"於是糧不逾期而集。轉大司農丞。耕籍之儀，取具一時，德温欲考訂典禮，集爲成書，未畢，俄授通議大夫、永平路總管。

此感到非常方便。又升任朝列大夫、延福司丞，奉皇帝命令代祠名山大川。及其還朝，遷任中憲大夫、同知大都路都總管府事。在皇帝輦轂之下的京師，供給浩繁，德温安排布置井井有條，使百姓生活得以安定。遷任甄用少監，升亞中大夫、禮部侍郎，又升嘉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中書省下達檄文下令按規定價格向百姓購買糧食，百姓因爲所出糧價不是馬上支付，所以相互觀望，德温下令説："一手交糧一手交錢，官吏中若有人敢於從中作弊，就要依法懲治。"因此没有超過期限就把糧食買齊了。改任大司農丞。耕種籍田的禮儀，都是根據當時具體情况規定的，劉德温想要考訂經典禮儀，編輯成書，還没有完成，不久被任爲通議大夫、永平路總管。

永平當天曆兵革之餘，野無居民，德温爲政一年，而户口增，倉廩實，遂興學校以育人材，庶事畢舉。歲大旱，禱而雨，歲以不歉。灤、漆二水爲害，有司歲發民築堤。德温曰："流亡始集，而又役之，是重困民也。"遂罷其役，而水亦不復至。有豪民武斷于鄉里，前吏莫敢治，德温按得其罪，論如法，杖之，書其過于門，後竟以不道伏誅。永平，古孤竹國也，國初，郡守楊阿台請于朝，謚伯夷曰清惠，叔齊曰仁惠，爲廟以祠之，而祠禮猶未具也。德温請命有司春秋具牢禮致祭，從之，著爲式，賜廟額曰聖清，士論韙之。至順四年卒，年六十九。贈正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彭城郡侯，謚清惠。

永平地區在天曆年間遭受戰亂之後，田野荒蕪，没有居民，德温爲政一年，户口增加，倉庫充實，於是他就興辦學校以培育人才，使各種事業都興盛起來。這一年遇大旱，他虔誠祈禱天降大雨，所以這一年没有歉收。灤、漆兩條河水泛濫成災，有關部門每年徵調百姓修築堤壩。德温説："流亡的百姓剛開始聚集，又要他們服勞役，這樣做的結果是加重了他們的困苦。"於是就免除了築堤的事，而河水也没有再次泛濫。有一個武斷於鄉里的豪民，以前的官吏没有人敢於懲治他，德温調查到他的罪行，依法判定其罪，對他處以杖刑，并把他的罪行書寫在他的大門上，這個人後來最終因行爲不軌而被斬。永平地區，是古代孤竹國的所在地，建國初年，郡守楊阿台向朝廷提出建議，賜伯夷謚號爲清惠，叔齊爲仁惠，并修建了祠廟以祭祀他們，但是祭祀的禮儀却仍未制定。德温請求有關部門每年於春秋兩季置辦牛羊猪之牲宴賓之禮致祭，朝廷同意了他的請求，并確定爲制度，頒賜廟宇匾額爲聖清，士人對此非常贊許。至順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九歲。贈正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彭城郡侯，謚清惠。

尉遲德誠　*尉遲天澤*

尉遲德誠字信甫，絳州人。祖天澤，仕金爲庫官，郡王帶孫拔絳州，

尉遲德誠字信甫，絳州人。祖父尉遲天澤，在金朝做庫官，郡王帶孫攻克絳州時，尉遲天澤

天澤在俘中，道見兵死者，輒涕泣收瘞之，帶孫令佩金符，授雲州御衣局人匠總管。父鼐，仕至潞州知州。

在被俘獲的人中，他在道路中見到戰死的兵士，就流着淚爲他們收尸埋葬，帶孫令他佩金符，任雲州御衣局人匠總管。父親尉遲鼐，任官至潞州知州。

德誠歷官太子率更丞。至大元年，改詹事院都事。二年，遷家令司丞。仁宗以爲謹恪，常賜酒帛，得侍左右。數薦士，出則未嘗語人。廳事前有粟苗，不種而萌偶出，一莖雙穗，衆以爲嘉禾，升家令。四年，遷爲河東山西道宣慰司同知，擊奸吏，寬稅斂。上計京師，入見，帝方食，賜以餕餘，擢工部尚書，未拜，改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延祐元年，遷京畿都漕運使。二年，拜遼東道肅政廉訪使，上疏言事，其略曰：勞諸王以懷其心，防出入以嚴宮禁，立諫官以遠讒佞，崇科舉以求人材，立常平以備荒年，汰僧道以寬民力，舉賢良以勵忠孝，抑奢侈以厚風俗，及拯鈔法、裁冗官等事。未報而卒，年五十三。

尉遲德誠歷官太子率更丞。至大元年，改任詹事院都事。二年，升任家令司丞。仁宗認爲他是一位辦事嚴謹而恪盡職守之人，經常賞賜給他酒帛，他因此能够在仁宗身邊侍奉。屢次薦舉朝士，出宫後從來没有告訴别人。辦事廳前生有粟苗，没人播種而自己發芽生長，一根莖上長有兩個穗，衆人認爲是嘉禾，因此升他爲家令。四年，遷爲河東山西道宣慰司同知，打擊奸吏，寬限稅斂。他到京師上計簿報告地方事務，入殿朝見，當時皇帝正在吃飯，就賜給他所剩下的御用飯食，提拔他任工部尚書，還未拜任，又改任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延祐元年，遷任京畿都漕運使。二年，拜任遼東道肅政廉訪使，上疏陳言政事，其内容大略是説：要犒勞諸王以結其忠心，防止歹徒出入以嚴宫庭之禁，設立諫官以疏遠讒佞之人，推重科舉而求取人才，設立常平倉以備荒年而有所儲備，減除僧道人數而使民力寬裕，褒舉賢良之人而使忠孝之人得到鼓勵，抑制奢侈而使風俗淳厚，以及拯救鈔法、裁撤冗官等事。奏疏還没有批覆下來他就去世了，終年五十三歲。

秦起宗

秦起宗字元卿，其先上黨人，後徙廣平洺水縣。曾大父當金季兵起，竅山麓爲洞，奉其親以居，傍竅大洞，匿其里中百人閉之，具牛酒，出待兵，兵入索，惟見其親屬，曰："孝士也。"釋之去。里人曰："秦父生我。"

秦起宗字元卿，祖先爲上黨人，後來遷徙到廣平洺水縣。曾祖父在世時正值金朝末年戰爭興起之時，就在山麓挖成洞穴，奉養其雙親居於洞中，在此洞旁又挖一個大洞，把他同鄉的一百人藏在洞中，把洞口封閉了，然後準備好酒食，出來迎接款待軍隊，士兵進入他的洞穴中搜索，衹見到他的親屬，就稱譽他説："此人是一位孝士。"就捨之而去。鄉里的人感激地説："是秦父使我們得到了生存。"

起宗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紙，父順削柳爲簡，寫以授之；成誦，削去更書。年十七，會立蒙古學，學輒成，辟武衛譯史。御史中丞塔察兒愛

起宗生長於戰亂之中，學書而無處得到紙張，他的父親秦順就把柳木削成木簡，將書中的内容寫在上面傳授他；他能够記誦以後，就削去再寫别的。在他十七歲時，正遇上朝廷設立蒙古

其才，遷中臺譯史。是時，尚書省專制更張，起宗持文嚴密無所泄。

字學，他入學完成學業以後，被徵用爲武衛譯史。御史中丞塔察兒愛惜他的才能，就把他升爲中臺譯史。這時候，尚書省獨任更改舊制等事，起宗所譯之文文意嚴謹周密而從來没有泄漏機密。

仁宗即位，罷尚書省，轉中書譯史，累遷太子家令司典簿官，上言："東宫官屬，輔導德義，財賦非所治也。"朝廷是之。遷南臺御史。建康多水，或實災而有司抑之，或無災而訴災。起宗微行得實，人以爲神明。

仁宗即位以後，廢除尚書省，起宗改任中書譯史，累次遷升至太子家令司典簿官，他上奏説："東宫官屬的職責，是輔導太子的德義，財賦之事不是他們所應該負責的。"朝廷認爲他説的對。遷任南臺御史。建康地區降水很多，有時真遭到水災而有關部門却壓置不報，有時本没有成災而他們却向上呈報災情。起宗微服出訪而查得事實真相，人們認爲他明辨如神。

文宗初立，命威順王征八番。是時，蜀省囊加台拒命未平，起宗極言武昌重鎮，當備上流之師，親王不可遠去，力止之。及王入見，帝謂曰："八番之行，非秦元卿，幾爲失計。"其後八番師還，無敢擾於道路者。朝議以起宗治蜀，幕府忘其名，曰秦元卿，帝引筆改曰起宗，其眷注如此。拜中臺御史，劾中丞和尚受人婦人、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見，跽辨久之，敕令起，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尚，無以正國法。"和尚服辜。帝曰："爲御史，當如是矣。"元會，賜只孫服，令得與大宴。又劾閩憲卜咱耳竊父妾以逃，其父憤死，瀆亂天常，流之嶺南。自是盡言無諱，皆見聽用。有《御史奏議》一卷。

文宗剛登基時，命令威順王征討八番。此時，蜀省囊加台抗拒朝命之事還未平定，起宗因而極力陳言武昌是重鎮，應當防備上游軍隊順流而下，親王不可遠離此地，盡力制止了此事。及威順王入朝覲見，皇帝對他説："八番之行，若非秦元卿極力諫止，幾乎誤失大計。"其後征討八番的軍隊返回，没有人敢於在道途中騷擾百姓。朝廷議定任用起宗去治理蜀省，負責起草詔書的幕府人員忘記了他的名字，寫上了秦元卿，皇帝親自動筆改爲起宗，他受到皇帝如此的眷顧和重視。拜任中臺御史，彈劾中丞和尚收受别人的婦女，用低價購買縣官的房屋，没有得到批覆。起宗跟隨臺官入見皇帝時，跪在地上挺着身子爲此事辯説了很久，皇帝敕令他起身，起宗不起，恰逢日暮，出宫；第二天立太子，有大赦之令，秦起宗又上奏説："不懲治和尚的罪行，將無法明正國法。"終於使和尚服罪。皇帝説："作爲御史，應當像他這樣。"元旦朝會，賜給他宴會用服，令他參加大宴。又彈劾閩省御史卜咱耳竊父妾以逃，致使其父憤恨而死，認爲這是褻瀆喪亂天倫綱常，把卜咱耳流放到嶺南。從此以後他凡事都毫無保留地進言，無所諱忌，都被皇帝所采用。著有《御史奏議》一卷。

遷都漕運使，帝召諭之曰："漕輸事多廢闕，賴御史治之爾。"出爲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張甚盛，

遷任都漕運使，皇帝召見曉諭説："漕運之事多有荒廢缺漏，依靠御史前去治理。"出任爲撫州路總管，到任時，有關部門爲他準備了十分

問其費所從出，小吏不敢隱，曰：“借辦於民。”遂亟使歸之，几席僅給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禮即止，因諭衆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安静，庶使吾民化之。”居一歲，以老去官。明年，以兵部尚書致仕，居一歲，卒，謚昭肅。子四人：鈞，銓，鐸，鏞。鈞，西臺御史；鏞，延徽寺經歷；銓，都省掾；鐸蚤卒。

豐盛的宴席，他詢問這些費用是出自何處，小吏不敢隱瞞，説：“由百姓供給。”於是他就趕快派人歸還於民，所留下的僅僅够吃而已。從此以後官府僚佐若有宴會，完成了所應有的禮儀之後就立即終止，他因而對衆人説：“我本爲農家子，安於儉約，務求安静，這樣或許能够使我治下的人民也受到感化。”居官一年，因爲年老而辭官。第二年，從兵部尚書之職退休，又過了一年，去世，謚昭肅。有子四人：秦鈞、秦銓、秦鐸、秦鏞。秦鈞，任西臺御史；秦鏞，任延徽寺經歷；秦銓，任都省掾；秦鐸，早年夭亡。

元史卷一百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四

張思明

張思明字士瞻，其先獲嘉人，後徙居輝州。思明穎悟過人，讀書日記千言。至元十九年，由侍儀司舍人辟御史臺掾，又辟尚書省掾。左丞相阿合馬既死，世祖追咎其奸欺，命尚書簿問遺孽。一日，召右丞何榮祖、左丞馬紹，盡輸其贓以入，思明抱牘從，日已昏，命讀之，自昏達曙，帝聽忘疲，曰："讀人吐音，大似侍儀舍人。"右丞對曰："正由舍人選爲掾。"帝奇之，曰："斯人可用。"明日，擢爲大都路治中，思明以超遷逾等，固辭，乃改湖廣行省都事。

張思明字士瞻，其先祖是獲嘉人，後遷居輝州。思明聰慧過人，讀書每天可記誦千言。至元十九年，他由侍儀司舍人被徵用爲御史臺掾，又被徵用爲尚書省掾。左丞相阿合馬死後，世祖追究其奸邪欺罔之罪，命尚書省查問他的後代。一日，皇帝召見右丞何榮祖、左丞馬紹，把阿合馬家所有的贜物運入宫中，張思明抱着登記册隨從，當時天色已昏暗，皇帝命他讀誦登記册，從傍晚至次日早晨，皇帝不知疲倦地聽他朗讀，説道："讀册之人的聲音，非常像侍儀舍人。"右丞回答説："此人正是由侍儀舍人選任爲掾的。"皇帝認爲他是一個不同尋常的人，説道："這個人可以重用。"第二天，提升他爲大都路治中，思明認爲對他的破格提拔超越了等級，堅决推辭，於是就改任爲湖廣行省都事。

元貞元年，召爲中書省檢校，六曹無滯案，遷户部主事。大德初，擢左司都事。有獻西域秤法，思明以惑衆不用。初立海道運糧萬户府于江浙，受除者憚涉險，不行，思明請升等以優之，因著爲令。五年，轉吏部郎中。九年，改集賢司直。十年，除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十一年春，兩浙大饑，首贊發廩賑之。至大三年，遷兩浙鹽運使，未上，入參議樞密院事，改中書省左司郎中。皇慶元年，再授兩浙鹽運使，歲課羡羸，僚屬請上增數，思明曰："羸縮不常，萬一以增爲額，是我希一己之榮，遺

元貞元年，被召回任中書省檢校，使六部没有被擱置不辦的公案，升任户部主事。大德初年，他被提拔爲左司都事。有人來獻西域秤法，思明因爲此法惑衆而不予采用。在江浙設立海道運糧萬户府之初，受委任者畏懼跋涉險遠，不肯前去赴任，思明請求提高此職的品級以優待任此職者，此後即以此爲制度。五年，改任吏部郎中。九年，改任集賢司直。十年，任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十一年春，兩浙地區嚴重饑荒，他首先建議開倉救濟災民。至大三年，遷任兩浙鹽運使，未上任，又入朝任參議樞密院事，改中書省左司郎中。皇慶元年，再次任兩浙鹽運使，每年收上來的税銀比規定的多一些，僚屬們要求上交所增加的數目，思明説："盈虧没有一定，

百世之害。”二年，召爲户部尚書。延祐元年，進參議中書省事；三年，拜中書參知政事。

仁宗即位，浮屠妙總統有寵，敕中書官其弟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遝。故寧違旨獲戾，不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爲例。”乃爲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久之，近臣疾其持法峭直，日構讒間，出爲工部尚書。帝問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無快快乎?”對曰：“勤政如初。”帝嘉嘆之，命授宣政院副使。五年，除西京宣慰使。嶺北戍士多貧者，歲凶，相挺爲變，思明威惠并行，邊境乃安。因疏和林運糧不便事十一條，帝勞以端硯、上尊。會左丞相哈散辭職，帝不允，其請益堅，帝詰之曰：“朕任卿未專邪?”曰：“非。”曰：“近臣有撓政者邪?”曰：“無有也。”“然則何爲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恐誤陛下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爲助。”帝問：“爲誰？朕能從汝。”哈散再拜謝曰：“臣願得張思明。”即日拜思明中書參知政事。比召至，車駕幸上都，見於道，慰勉之曰：“卿向不負朕注委，故朕用哈散言，復起汝。”未幾，升左丞。帝崩，英宗宅憂，右丞相帖木迭兒用事，日誅大臣不附己者，中外汹汹。思明諫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國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將奈之何，不可不熟慮也。”衆皆危之，帖木迭兒大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帝造壽安山寺，

萬一以增加後的數目作爲定額，這樣就會造成我們爲了追求自己一人的榮耀，而給後世留下禍害。”二年，被召回朝廷任户部尚書。延祐元年，進職參議中書省事；三年，拜任中書參知政事。

仁宗即位，僧人妙總統得到皇帝的寵信，皇帝敕令中書省任用其弟爲五品官，思明執意認爲不可。皇帝大怒，召見他予以嚴厲的斥責，他回答説：“選官之法，是天下人所公有的。假若走後門也可以升官，那麼後來者將會擁擠不堪。因此臣寧可違背聖旨而獲罪責，也不忍心毁壞祖宗的成法，使四方因此得以窺測陛下的深淺。”皇帝雖然心裏同意他的話，但是已經答應妙總統了，因而説：“卿可姑且給予他官職，以後勿以此爲例。”於是就任用妙總統之弟爲萬億庫提舉，授給他有官名而無固定職事的官。過了一段時間，近臣痛恨他執法嚴峭剛直，天天在皇帝面前編造讒言以離間他，他被任爲工部尚書。皇帝問左右侍臣説：“張士瞻在工部任職，是否有所不滿?”左右回答説：“他還像以前一樣勤於政務。”皇帝贊嘆他的爲人，命令授他爲宣政院副使。五年，任西京宣慰使。在嶺北戍守的軍士有許多貧困的人，又遇收成不好，於是他們相互串通想搞叛亂，思明恩威并施，使邊境得以平安無事。又因上疏陳説和林運糧不便之事十一條，皇帝賜端硯和上等醇酒以慰勞他。恰逢左丞相哈散辭職，皇帝不同意，而他更加堅決地請求辭職，皇帝責問他説：“是朕任用卿不專意嗎?”他回答説：“不是。”皇帝又説：“是近臣之中有人干擾朝政嗎?”他又回答説：“没有。”皇帝接着問道：“那麼是因爲什麼而要辭職呢?”他回答説：“臣自度才能低薄，恐怕耽誤了陛下的國事，假若一定要任用臣，臣希望能够舉薦一個人作爲輔助。”皇帝問：“是誰？朕能够依從你的意見。”哈散再一次拜謝説：“臣願得張思明爲助。”即日拜任思明爲中書參知政事。等到思明被召至，皇帝巡幸上都，在途中接見了他，慰勉他説：“卿以前没有辜負朕的重視和委任，所以朕用哈散之言，再次起用你。”不多時，升任中書左丞。皇帝駕崩，英宗居喪，右丞相帖木迭兒當權執政，日日誅殺

監察御史觀音保、瑣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强諫，帝震怒，殺觀音保、瑣咬兒哈的迷失，以成珪、李謙亨屬吏。思明白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祖宗已來，未嘗殺諫臣。"成、李既屬吏，當論法，丞相乃力言之，二人得從輕典。及拜住爲左丞相，與帖木迭兒各樹朋黨，賊害忠良，思明懼禍及，累表辭，不獲，後竟誣以不支蒙古子女口糧，餓死四百人，遂廢于家，杜門六年。

不依附於他的大臣，朝廷内外爲之動蕩不安。張思明規勸他説："皇帝剛剛駕崩，新君未立，丞相恣意擅行殺戮，國人都説你暗藏着謀逆的企圖。萬一諸王駙馬生有疑心而不來奔喪，到那時將如何行事呢？此事不可不深思熟慮。"衆人都爲思明的生命擔心，帖木迭兒却恍然大悟，説："若非左丞之言，幾乎耽誤了我的大事。"皇帝令修建壽安山寺，監察御史觀音保、瑣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等人强行諫止，皇帝震怒，殺觀音保、瑣咬兒哈的迷失，把成珪、李謙亨二人下獄治罪。張思明對丞相説："言事，是御史的職責，自從我朝建立以來，還未曾有過誅殺御史的事。"成、李二人下獄以後，應當以法論處，於是丞相就盡力爲他們講情，使他們二人得以從輕懲治。及至拜住被任命爲左丞相以後，與帖木迭兒各自樹立朋黨，陷害忠良，思明懼怕禍及己身，累次上表辭職，没有獲得批准，後來竟然被誣陷爲不支給蒙古子女口糧，餓死四百人，被廢職歸家，杜門不出達六年之久。

文宗天曆元年，起爲江浙行中書省左丞。會陝西大饑，中書撥江浙鹽運司歲課十萬錠賑之。吏白：周歲所入，已輸京師，當回咨中書。思明曰："陝西饑民，猶鮒在涸轍，往復逾月，是索之枯魚之肆也。其以下年未輸者，如數與之，有罪，吾當坐。"朝廷韙之。二年，復以中書左丞召，入覲慈仁殿，敷陳累朝任賢使能、治民足國之道，因以衰老辭，帝未允，明日，即移告去。重紀至元三年卒，年七十八。

文宗天曆元年，起復爲江浙行中書省左丞。恰逢陝西發生嚴重饑荒，中書省調撥江浙鹽運司歲課十萬錠賑濟飢民。僚吏説：全年的收入，都已經輸送到京師，應當退回此令咨問中書省。思明説："陝西地區的飢民，猶如在乾涸的車轍中的鮒魚，公文往來的時間要超過一個月，這是要到賣乾魚的店裏去尋找這些魚了。可以用還没有輸送的下一年度的錢，如數交給他們，若因此而獲罪，由我來承擔。"朝廷贊賞了他的做法。二年，再次召回朝廷，任中書左丞，入慈仁殿朝見皇帝，鋪叙歷朝任賢使能、治民足國的方法，接着便以年邁衰老爲由請求辭官，皇帝没有同意他的請求，第二天，他就移文告老而離去。至元三年去世，終年七十八歲。

思明平生不治産，不畜財，收書三萬七千餘卷；尤明於律，與謝仲和、曹鼎新同稱三絶。贈推忠翊治守義功臣，依前中書左丞、上護軍、清河郡公，謚貞敏。

思明平生不治産業，不積蓄財物，收集圖書三萬七千餘卷；特别通曉法律之學，與謝仲和、曹鼎新同稱三絶。他被追贈爲推忠翊治守義功臣，如前爲中書左丞、上護軍、清河郡公，謚貞敏。

吴元珪

吴元珪字君璋，廣平人。父鼎，燕南提刑按察副使。元珪簡重，好深沉之思，凡征謀治法、律令章程，皆得於家庭之所授受。至元十四年，世祖召見，命侍左右，授後衛經歷，佩金符。十七年，從幸上都，受命取御藥於大都萬歲山，元珪乘傳，未盡一晝夜而至，帝奇其速，擢樞密都事，升經歷。嘗從同知樞密院事俺伯進西蕃鎧甲，帝問其制度，元珪應對詳明，帝益奇之。初，江南既定，樞密奏裁定官屬，京師五衛、行省、萬户府設官有差，均俸禄，給醫藥，設學校，置屯田，多元珪所論建。二十六年，參議樞密院事。時繕修宫城，尚書省奏役軍士萬人，留守司主之。元珪亟陳其不便，乃立武衛，繕理宫城，以留守段天祐兼都指揮使，凡有興作，必以聞於樞府。尋升樞密院判官。奏定萬户用軍士八人，千户四人，百户二人，多役者有罰。二十八年，除禮部侍郎，遷左司郎中。三十一年，參議中書省事。

吴元珪字君璋，廣平人。父親吴鼎，是燕南提刑按察副使。元珪爲人單純莊重，喜歡深沉思考，凡是有關征謀治法、律令章程的知識，都是得自於家庭中所傳授。至元十四年，世祖召見，命他爲左右侍奉，授職後衛經歷，佩帶金符。十七年，隨從皇帝巡幸上都，受命到大都萬歲山去取御藥，元珪乘坐驛傳車馬，不到一晝夜就回來了，皇帝對他辦事的迅速而感到非常意外，提升他任樞密院都事，升任經歷。他曾經隨從知樞密院事俺伯進獻西蕃鎧甲，皇帝詢問鎧甲的規制，元珪回答得詳細明白，皇帝更加感到他具有非凡的才能。當初，江南平定之後，樞密院上奏請求裁定官屬，京師五衛、行省、萬户府分别設置了不同的官職，均衡俸禄，供給醫藥，設立學校，置辦屯田，這些措施大多是元珪所論定建議的。二十六年，任參議樞密院事。當時正在修整宫城，尚書省奏請役使軍士萬人，由留守司主持。元珪屢次陳述這樣做不方便，於是就設立武衛，專門負責修理宫城之事，任用留守段天祐兼任都指揮使，凡是遇有土木工程，都必須將其事報知樞密院。不久升任樞密院判官。他奏請確定萬户役使軍士八人，千户四人，百户二人，多役者有所懲罰。二十八年，任禮部侍郎，改任左司郎中。三十一年，任參議中書省事。

大德元年，除吏部尚書。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里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川黨、朔黨之興，宋之所由衰也。"請謁悉皆謝絶。三年，宣撫燕南，劾貪吏若干人。遷工部尚書，河朔連年水旱，五穀不登，元珪言："《春秋》之義，以養民爲本，凡用民力者必書，蓋民力息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宰相嘉其言，土木之工稍爲之息。六年，僉河南行中書省事，將行，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初，朱清、張瑄以財雄江南，遍以金幣連結當路。及伏誅，録其家，具籍所交諸公貴人，而江浙省

大德元年，任吏部尚書。選授官職，往往照顧自己的同鄉人，吴元珪説："這種風氣不能滋長，川黨、朔黨的興起，就是宋朝走向衰亡的根由。"凡有托請干謁，一概謝絶。三年，任燕南宣撫使，彈劾貪吏若干人。遷任工部尚書，河朔地區連年遭遇水旱之災，五穀没有收成，元珪説："《春秋》的大義，是以使百姓得到生養而爲根本，凡是遇有使用民力之事必然予以記載，因爲民力得到休息就會使百姓生活有所依靠和保證，百姓得到了生養就會使教化得到推行而致風俗淳美。"宰相贊賞他的意見，因此土木工程稍得停緩。六年，任僉河南行中書省事，將要起程上任，拜任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原先朱清、張瑄以其財富而雄居江南，廣泛用金幣交結當道權

臣爲尤甚，惟元珪一無所污。

貴。後來二人因罪被殺，籍没其家産，詳録其所交結的諸公貴人，而江浙省臣受賄尤甚，惟獨吴元珪没有收受過絲毫賄賂。

武宗即位，由僉樞密院事拜樞密副使。詔元珪二十餘人議政中書，若惜人力，嚴選舉，節財用，定律令，謹賞罰，建科舉，課農桑，汰冗員，易封贈，皆切於世務者。初，詔發軍萬人屯田稱海以實邊，海都之亂，被俘者衆，至是頗有來歸者，饑寒不能存，至鬻子以活。元珪具其事以聞，詔賜錢贖之。帝在軍中，即聞元珪名，至是，特加平章政事，賜白金二百五十兩、只孫衣四襲。

武宗即位之後，元珪由僉樞密院事任樞密副使。詔令元珪等二十餘人到中書省議論朝政，其所論如愛惜民力，嚴格選舉，節儉財用，制定律令，謹慎賞罰，建立科舉制度，徵收農桑賦税，淘汰冗員，改變封贈，都切中時弊。起初，有詔徵發軍士一萬人到稱海屯田充實邊疆，在海都作亂之時，有很多人被俘，至此時有很多被俘者前來歸附，他們由於飢寒交迫而無法生存，以致爲了活命而賣兒女。吴元珪把這情況詳細向皇帝彙報，皇帝下詔賜給他們錢鈔以贖回其所賣子女。皇帝在軍中時，就聞知吴元珪的名聲，至此時，特加升他爲平章政事，賜白銀二百五十兩、侍宴禮服四套。

仁宗即位，詔元珪與十六人議時政。皇慶元年，出拜江浙行省左丞。江淮漕臣言："江南殷富，蓋由多匿腴田，若再行檢覆之法，當益田畝累萬計。"元珪曰："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户有定籍，田有定畝，一有動摇，其害不細。"執其論固争，月餘不能止，移疾去。延祐元年，拜甘肅行省左丞。歲餘，召還，俾宣撫遼陽諸郡，復爲樞密副使，召見嘉禧殿，帝曰："卿先朝舊臣，宜在舊服。"特加榮禄大夫，賜鈔五千緡、貂裘二襲。元珪奏曰："昔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貢賦税。今經理江淮田土，第以增多爲能，加以有司頭會箕斂，俾元元之民，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惟陛下少加意焉。"帝曰："凡爾軍士之田，并遵舊制。"

仁宗即位之後，詔令吴元珪與十六人共同議論時政。皇慶元年，出任江浙行省左丞。江淮漕臣説："江南地區殷實富足，那是由於此地有許多肥腴之田被人隱瞞了，如若再次實行檢查核實之法，將能够增加上萬畝土地的税收。"元珪説："江南地區的平定，幾乎已經四十年了，每户人家都有固定的户籍，田地也有固定的畝數，一旦有所改變，其害不小。"他堅持此論竭力抗争，一個多月後仍然没能制止，他就稱疾離任。延祐元年，任甘肅行省左丞。一年多以後，被召回朝廷，派他任遼陽諸郡宣撫使，又再次被任爲樞密副使，在嘉禧殿接受皇帝的召見，皇帝説："卿是先朝舊臣，適合擔任過去曾擔任的官職。"特提升他的品級爲榮禄大夫，賜鈔五千緡、貂裘衣二套。元珪上奏説："往昔世祖限制占田數爲四百畝，目的是爲了供給軍需，餘外的田地都要交納賦税。如今整治江淮田地，官吏們衹求增多納税田地作爲他們的政績，再加上有關部門按人頭徵斂苛重的賦税，使這些可憐的百姓，日益困苦，臣擔心這樣會産生意想不到的變亂，這不是國家的福澤，希望陛下對此稍加留意。"皇帝説："凡是你們樞密院所屬的軍士之田，都遵行舊制。"

至治元年，英宗即位，元珪與知樞密院事帖木兒不花上軍民之政十餘事，大抵言：諸王近侍，不可干軍政；管軍官吏，不可漁取軍户；軍官之材者，當遷其職；有司賦役，當務均一，而軍民不可有所偏；軍官襲職，惟傳嫡嗣，而支庶不可有所亂。帝并嘉納，即降旨施行之。元珪以年老致仕。至治二年，起商議中書省事。三年卒。泰定元年，贈光禄大夫、河南等處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忠簡。三年，復加推誠佐理功臣、光禄大夫、司徒。

至治元年，英宗即位，元珪與知樞密院事帖木兒不花上奏有關軍民之政的十餘件事，其内容大抵是説：諸王近侍，不可干預軍政；管理軍隊的官吏，不可掠奪軍户之財；軍官中有才能者，應當升遷他們的官職；有關部門徵收賦役，應當務求平均劃一，對於軍户民户不可有所偏私；軍官襲職，衹能傳給嫡嗣，而旁支庶子不能有所混亂。皇帝一并贊賞地采納了他們的意見，立即降旨施行。元珪因年老辭官。至治二年，起用他爲商議中書省事。至治三年去世。泰定元年，追贈爲光禄大夫、河南等處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爲趙國公，謚忠簡。三年，復加贈爲推誠佐理功臣、光禄大夫、司徒。

張昇

張昇字伯高，其先定州人，後徙平州。昇幼警敏過人，學語時，輒能辨字音，應對異於常兒；既長，力學，工文辭。至元二十九年，用薦者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預修《世祖實録》，升應奉翰林文字，尋升修撰，歷興文署令，遷太常博士。成宗崩，大臣承中旨，議奉徽號，饗宗廟，昇曰："在故典，凡有事于宗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議遂寢。

張昇字伯高，祖先是定州人，後遷徙到平州。張昇自幼機警聰敏過人，在其學語之時，就能够辨别字音，應答不同於尋常兒童；長大之後，致力於學業，擅長於文辭。至元二十九年，因人舉薦而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參預修纂《世祖實録》，升任應奉翰林文字，不久又升任修撰，歷任興文署令，升爲太常博士。成宗駕崩，大臣奉行宫中旨意，商議奉成宗徽號，在宗廟中設立神位，張昇説："在過去的典章制度中，凡是祭祀宗廟，必須要寫上繼任皇帝的名字，如今新君未立而將如何書寫呢？"於是此事就停止不議了。

武宗即位，議躬祀禮，昇據經引古，參酌時宜以對，帝嘉納之。至大初，改太常寺爲太常禮儀院，即除昇爲判官。久之，外補知汝寧府。民有告寄束書於其家者，逾三年取閲，有禁書一編，且記里中大家姓名于上，昇亟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民，且再更赦矣，勿論。"同列懼，皆引起，既而事聞，廷議謂昇脱奸軌，遣使窮問，卒無迹可指，乃詰以擅焚書狀，昇對曰："事固類奸軌，然昇備位郡守，爲民父母，今斥誣訴，免冤濫，雖重得罪不避。"乃坐奪俸二月。

武宗即位之後，商議皇帝親自舉行祭祀大禮之事，張昇依據經典徵引古禮，參考斟酌了當時的具體情況制出禮儀上報，皇帝很贊賞地采納了。至大初年，改太常寺爲太常禮儀院，任命張昇爲判官。過了很久，派他外任汝寧府知府。有一民告發有人在他家寄存書籍，三年之後他取出書來看，發現其中有禁書一部，在書上面還記有里中大姓人家的姓名，張昇急忙呼叫佐吏焚毁此書，他説："這是胡説八道誣陷百姓，并且已經經過兩次大赦了，不要受理此案。"同列官員害怕受到牽連，都起身告退，不久此事被人上報，朝廷議論説張昇開脱謀爲不軌的人，派遣使臣徹底追查，最終没有找到可以指控的根據，於是就

旁郡移文報吴人侯君遠者言："歲直壬子六月朔日蝕，其占爲兵寇；歲癸丑，其應在吴分野。"同列欲召屬縣爲備禦計，昇曰："此訛言，久當自息，毋用惑民聽。"斥其無稽，衆論韙之。部使者舉治行爲諸郡最。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除紹興路總管。初，大德、至大間，越大饑，且疫癘，民死者殆半，賦税鹽課責里胥代納，吏并緣爲奸，害富家。昇爲證于簿籍，白行省蠲之。前守有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者，争代者禄米，有隙，欲内之罪，移平江歲輸海運糧布囊三萬，俾紹興製如數，民患苦之，不能堪。更數守，謂歲例如此，置弗問。昇言："麻非越土所生，海漕實吴郡事，於越無與。"章上，卒罷之。昇既謹於繩吏，又果於去民瘼，故人心悦服。歷湖北道廉訪使、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召爲參議中書省事，改樞密院判官，尋復中書參議。

責問他擅自焚毁書的罪狀，張昇回答説："此事固然類似謀爲不軌，但我張昇既然位居郡守，是百姓的父母官，如今我斥退誣告，免除了冤案，即使是因此獲重罪也不迴避。"於是他受到了扣發二個月俸禄的懲罰。旁郡傳來移文通報吴人侯君遠所言："歲至壬子年六月初一有日食，其徵兆是有兵寇之亂；歲至癸丑年，此徵兆將在吴地分野地區應驗。"同列官員欲召集屬縣官吏商議防禦辦法，張昇説："這是謡言，過一段時間就會自然平息，不要用此謡言而惑亂民衆。"斥責此説爲無稽之談，大家都認爲他做的不錯。他的政績被吏部列舉爲諸郡中最優秀的。歷任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任紹興路總管。起初，在大德、至大年間，越地遭到嚴重的饑荒，并且伴有瘟疫泛濫，大約有一半人口死於災難，原本由死者所承擔的賦税鹽課被責令由其鄉吏代爲交納，官吏們也趁機舞弊不法，坑害富家。張昇以簿籍爲證，向行省言明減除死者所承擔定額。以前有位總管升任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離任時因與後任争執該分禄米的多少而不和，想要給他製造罪禍，就把原由平江每年輸納的用於海運糧食的三萬個麻袋的任務轉令紹興承擔，百姓以此爲患，苦不能堪。换了幾任長官之後，就被認爲歲例如此，没有誰再過問了。張昇説："麻不是越地所産，海漕實爲吴郡之事，與越無關。"奏章呈上後，終於免除此役。張昇既能嚴謹地約束屬吏，又能果敢地除去百姓的疾苦，所以人心歡悦誠服。他歷任湖北道廉訪使、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召回朝任參議中書省事，改任樞密院判官，不久又再任中書參議。

至治二年，又出爲河東道廉訪使，未行，拜治書侍御史。明年，出爲淮西道廉訪使。泰定二年，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加中奉大夫，尋遷遼東道廉訪使。屬永平大水，民多捐瘠，昇請發海道糧十八萬石、鈔五萬緡，以賑饑民，且蠲其歲賦，朝廷從之，民得全活者衆。明年，召拜侍御史。

至治二年，張昇又外任河東道廉訪使，還未上任，便授任治書侍御史。第二年，出任淮西道廉訪使。泰定二年，任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加中奉大夫，不久遷任遼東道廉訪使。所屬永平地區遭受嚴重的水災，許多百姓因飢餓而死，張昇請求發海道糧十八萬石、鈔五萬緡，以救濟飢民，并且免除他們的歲賦，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許多百姓得以生存。次年，他被召回任侍御史。

天曆初，出爲山東道廉訪使，時方有警，有司請完城以爲備，昇曰："民恃吾以生，完城是棄民也。"由是民皆安之。文宗賜尚醖文幣，以賞其功。逾年，召爲太禧院副使，兼奉贊神御殿事。除河南省左丞，復遷淮西道廉訪使。昇時年六十有九，上書乞致仕。至順二年，復起爲集賢侍講學士，文宗眷待之意甚隆。

天曆初年，張昇出任山東道廉訪使，當時此地正處於戒備狀態，主管部門請求修繕城池以作防備，張昇說："百姓們依靠着我們纔得以生存，修城是棄民於不顧的做法。"由此百姓皆安定無事。文宗賜給他御酒文幣，以此獎賞其功。過了一年，被召回任太禧院副使，兼任奉贊神御殿事。又任河南省左丞，復任淮西道廉訪使。張昇此時已六十九歲，上書乞求辭官。至順二年，他被起復爲集賢侍講學士，文宗對他十分信任器重。

元統元年，順帝即位，首詔在廷耆艾，訪問治道，昇條上時所宜先者十事。尋兼經筵官。廷試進士，特命昇讀卷，事已，告省先墓。帝賜金織文袍，以寵其歸。明年，以奎章閣大學士、資善大夫、知經筵事召，賜上尊，趣就職，昇以疾辭，帝察其不可强，許之。尋命本郡月給禄半，以終其身。至正元年卒，年八十一。贈資德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謚文憲。

元統元年，順帝即位，首先向在朝的老臣訪問治國之道，張昇列條上奏當時所應該先施行的十件事。不久兼任經筵官。皇帝廷試進士，特命張昇爲讀卷官，事後，告假省視祖先陵墓。皇帝賞賜給他金織文袍，使他能够很榮耀地還鄉。次年，以奎章閣大學士、資善大夫、知經筵事的官職召他回朝，并賞賜上等的醇酒，催促他就職，張昇以身患疾病爲由推辭，皇帝看到不能勉强他，就准許了他的請求。不久又命其本郡按月支給一半的俸禄，以此終養其身。張昇於至正元年去世，終年八十一歲。朝廷追贈他爲資德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謚文憲。

臧夢解

臧夢解，慶元人。宋末中進士第，未官而國亡。至元十三年，從其鄉郡守將內附，授奉訓大夫、婺州路軍民人匠提舉。未幾，例革其所司，而浙東宣慰司舉夢解才兼儒吏，可試州郡，朝廷是之，授息州知州；未行，改知海寧州。時淮東按察副使王慶之，按行至其州，見夢解剛直廉慎，而學有淵奥，自任職以來，門無私謁，官署蕭然，凡有差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於是民以户計者，新增七百六十有四；田以頃計者，新闢四百四十有三；桑柘榆柳，交蔭境內，而政平訟簡，爲諸州縣最。乃舉夢解才德兼備，宜擢清要，以展所藴。而御史臺亦以其廉能，抗

臧夢解，慶元人。宋朝末年中進士，還未被授予官職宋朝就滅亡了。至元十三年，他隨從其鄉郡守將降附朝廷，任奉訓大夫、婺州路軍民人匠提舉。不久，按例革除他所執掌的機構，而浙東宣慰司保舉臧夢解才能兼及儒吏，可以試任州郡長官，朝廷同意了他們的舉薦，授任他爲息州知州；還未前往上任，又改任海寧州知州。當時淮東按察副使王慶之，巡行到海寧，發現夢解爲人剛直廉潔謹慎，而且又有淵博的學問，自任職以來，沒有接待過私下登門干謁者，官署蕭然，凡有差役，分派皆合乎貧富差别，而下吏們無所干預。因此按户計算的百姓，新增了七百六十四户；按頃計算的田地，新開闢了四百四十三頃；桑柘榆柳等樹木，在其境內連接成蔭，而政治清平案件減少，是諸州縣中治理最好的。於是他舉薦夢解爲才德兼備之人，應提拔他任重要的官

章薦之。

職，以施展發揮他的才華。而御史臺也認爲他廉潔有才能，上章直言薦舉他。

二十七年，夢解滿去者至是已五年矣。屬江陰饑，江浙行省委夢解賑之。夢解不爲文具，皆躬至其地，而人給以米，所活四萬五千餘人。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荀宗道，聞而韙之，舉其名上聞，除同知桂陽路總管府事。三十年，擢奉議大夫、廣西肅政廉訪副使。故事，烟瘴之地，行部者多不躬至，而夢解咸遍歷焉。遂按問賓州、藤州兩路達魯花赤，與凡貪官奸吏，置于法者無慮八十餘人。又平反邕州黄震被誣贓罪，及藤州唐氏婦被誣殺夫罪，凡兩冤獄。大德元年，遷江西肅政廉訪副使。有臨江路總管李倜，素狡獪，而又附大臣勢，以控持省憲。夢解按其贓罪，而一道澄清。六年，遷浙東肅政廉訪副使。九年，除廣東肅政廉訪使。夢解至是，既老且病，乃納禄退居杭州，以亞中大夫、湖南宣慰副使致仕。後至元元年卒。

二十七年，夢解任滿離職已經過了五年。原任區内屬縣江陰遇有饑荒，江浙行省委派夢解負責救濟。夢解不是通過發布公文告示的形式辦理此事，而是親自來到災區，按人發給糧米，所救活的飢民有四萬五千餘人。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荀宗道，聽到此事後非常贊賞他，向皇上推舉了他，任他爲同知桂陽路總管府事。三十年，升爲奉議大夫、廣西肅政廉訪副使。過去，對那些烟瘴荒遠的地區，巡行查訪的官員大多不親臨其地，而夢解遍歷所有地區。查問了賓州、藤州兩路的達魯花赤，凡是貪官污吏，被他依法懲罰的約有八十餘人。還平反了邕州黄震被人誣陷貪贓之罪，以及藤州唐氏婦被人誣告殺夫之罪，共兩起冤案。大德元年，遷任江西肅政廉訪副使。有臨江路總管李倜，平素狡猾善變，而又依靠朝中大臣的權勢，以挾持行省與行臺。夢解訪查出他有貪贓之罪并進行處置，使一道澄清。六年，遷任浙東肅政廉訪副使。九年，任廣東肅政廉訪使。夢解至此時，既老且病，於是就辭官而領取俸禄退居杭州，以亞中大夫、湖南宣慰副使的職銜退休。後於至元元年去世。

夢解博學洽聞，爲時名儒，然不少迂腐，而敏於政事，其操守尤爲介特。所著書，有《周官考》三卷、《春秋微》一卷。夢解嘗自號魯山大夫，士之稱之者，不以官，皆曰魯山先生云。

夢解博學洽聞，是當時著名的儒士，然而他没有儒者的迂腐，而是敏於政事，其品行尤爲孤高。所著書，有《周官考》三卷、《春秋微》一卷。夢解曾經自號魯山大夫，士人稱呼他時，不稱他的官職，都叫他爲魯山先生。

陸垕

同時有陸垕者，與夢解齊名。監察御史鄭鵬南，嘗以二人并薦于朝。垕字仁重，江陰人也。自幼以孝友聞。至元間，丞相伯顔以師南下，垕是時年未冠，而志强氣鋭，率其鄉人見之，論議有合，兵遂不涉其境，鄉人義之。伯顔奏授爲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以廉能擢置臺憲，累遷至湖南肅政廉訪副使，升浙西廉訪使。所至

與臧夢解同時的有一位名叫陸垕的人，與他齊名。監察御史鄭鵬南，曾經把他們二人一起向朝廷推薦。陸垕字仁重，江陰人。自幼以孝親友朋聞名。至元年間，丞相伯顔率軍南下，陸垕當時還未成年，而志强氣鋭，率領其鄉人來見伯顔，兩人談論很投機，軍隊於是没有進入其家鄉，鄉人感激他的恩義。伯顔奏請授任他爲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以其廉潔及才能而被選拔在臺憲任職，多次升遷後任湖南肅政廉訪副使，升浙

以黜贓吏、洗冤獄爲己任，且嘗上章奏免儒役，及舉行浙西助役法。年五十卒，賜謚莊簡。

陳顥

陳顥字仲明，其先居盧龍，有名山者，仕金爲謀克監軍，太祖得之，以爲平陽等路軍民都元帥，子孫徙清州，遂爲清州人。顥幼穎悟，日記誦千百言。稍長，游京師，登翰林承旨王磐、安藏之門。磐熟金典章，安藏通諸國語，顥兼習之。安藏乃薦顥入宿衛，尋爲仁宗潛邸説書。於是，仁宗奉母后出居懷慶，顥從行，日開陳以古聖賢居艱貞之道。會成宗崩，仁宗入定内難，以迎武宗，顥皆預謀。及仁宗即位，以推戴舊勛，特拜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仍宿衛禁中，政事無不與聞。科舉之行，顥贊助之力尤多。顥時伺帝燕閒，輒取聖經所載大經大法，有切治體者陳之，每見嘉納。帝嘗坐便殿，群臣入奏事，望見顥，喜曰："陳仲明在列，所奏必善事矣。"顥以父年老，力請歸養清州，帝特命顥長子孝伯爲知州以就養。顥固辭，乃以孝伯爲州判官。帝欲用顥爲中書平章政事，顥叩首謝曰："臣無汗馬之功，又乏經濟之略，一旦置之政塗，徒速臣咎。臣願得朝夕左右，獻替可否，庶少裨萬一，亦以全臣愚忠。"帝乃允。仁宗崩，辭禄家居者十年。

文宗即位，復起爲集賢大學士，上疏勸帝大興文治、增國子學弟子員、蠲儒之徭役，文宗皆嘉納焉。顥先後居集賢，署薦士牘累數百，有許

西廉訪使。他所到之處皆以罷黜贓吏、洗清冤案爲己任，并上奏章請求免除儒士的差役，以及提出施行浙西助役法。五十歲時去世，賜謚莊簡。

陳顥字仲明，祖先居於盧龍，其中有一位名叫陳山的人，在金朝當過謀克監軍的官職，太祖得到了他，任命他爲平陽等路軍民都元帥，其子孫遷徙到清州，於是就成爲清州人。陳顥自幼穎悟，讀書一日能够記誦千百言。年稍長，就到京師游學，登翰林承旨王磐、安藏之門。王磐諳熟金朝典章，安藏通曉諸國語言，陳顥兩樣都學。安藏就薦舉他入宫爲宿衛，不久任仁宗稱帝之前的王府説書官。這時候，仁宗奉侍母后出居懷慶，陳顥隨從前往，每日陳説古代聖賢居艱守貞之道。恰逢成宗駕崩，仁宗入朝平定内亂，迎請武宗，其間一切事務陳顥都參與謀劃。及至仁宗即位，因推重獎賞舊臣的功勛，特拜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仍然在宫禁中宿衛，朝中政事無不參預定奪。科舉制度的施行，陳顥的贊助之力特别多。皇帝閑暇時陳顥在他身邊侍候，他常摘取聖人經典上所載的大經大法，把那些切合於治國體要的内容陳説給皇帝，每次都被贊賞地接受。皇帝曾經坐在便殿之中，群臣進來奏事，皇帝望見其中有陳顥，便高興地説："陳仲明在朝臣之中，他們來奏請的一定是善事。"陳顥因其父年老，竭力請求回到清州家中贍養，皇帝特命陳顥的長子陳孝伯爲清州知州以就近贍養。陳顥堅決推辭，皇帝就任命陳孝伯爲州判官。皇帝打算任命陳顥爲中書平章政事，陳顥叩頭謝恩説："臣無汗馬之功，又缺乏經理濟世的才略，一旦被安置到執政的職位上，衹會加速臣的過失。臣希望能够朝夕在君主左右侍奉，進獻可行的除去不可行的，這樣或許能够收到萬分之一的益處，也可以此成全臣子的愚忠。"皇帝答應了他的請求。仁宗駕崩之後，他辭官在家中閑居了十年。

文宗即位，他再次被起用爲集賢大學士，上疏勸皇帝應該大興以文治國之道、增加國子學弟子的名額、免除儒士的徭役，文宗都給予嘉獎和采納。陳顥前後任集賢大學士之職，經由他署名

之者，顥曰："吾寧以謬舉受罰，蔽賢誠所不忍。"順帝元統初，顥扈蹕行幸上都，至龍虎臺，帝命造膝前，而握其手曰："卿累朝老臣，更事多矣，凡議政事，宜極言無隱。"顥頓首謝不敏。顥每集議，其言無不剴切。後至元四年，致政，命食全俸于家。明年卒，年七十六。至正十四年，贈攄誠秉義佐理功臣、光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謚文忠。

的薦舉文牘，累積有數百件之多，有人以此對他進行攻擊，陳顥説："我寧願因舉薦不當而受到懲罰，埋没賢人確實是我所不忍心的。"順帝元統初年，陳顥跟隨皇帝巡視上都，至龍虎臺，皇帝命他到膝前，握着他的手説："卿是累朝的老臣，經歷的事很多，以後凡是議論政事之時，你應該直言不諱。"陳顥頓首推辭自己没有才能。陳顥在每次集議中，他的言論無不確當懇切。後至元四年，退休，皇帝讓他在家享受全額俸禄。次年去世，終年七十六歲。至正十四年，追贈他爲攄誠秉義佐理功臣、光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他爲薊國公，謚文忠。

顥出入禁闥數十年，樂談人善，而惡聞人過。大夫士因其薦拔以至顯列，有終身莫知所自者。是以結知人主，上下無有怨尤。歐陽玄爲國子祭酒，與顥同考試國子伴讀，每出一卷，顥必拾而觀之，苟得其片言善，即以置選列，爲之色喜。玄嘆曰："陳公之心，蓋篤於仁而逾於厚者，真可使鄙夫寬、薄夫敦矣。"

陳顥出入於宫禁之中達數十年之久，樂於談論别人的好處，不喜歡聽人説别人的過失。大夫朝士因他的舉薦得到提拔的不少，其中有人竟然終身不知道是誰舉薦自己。因此他能够交結君主之心而受到信任，上下對他都没有怨恨。歐陽玄爲國子祭酒時，曾與陳顥共同考試國子伴讀，每剔出一份試卷，陳顥必定拿來觀閲，如果能够從中尋得一兩句警句，他就把此人置於被選中之列，并因此而面露喜色。歐陽玄感嘆道："陳公之心，真是專心實行仁義而過於寬厚，真可使鄙吝的人變得寬宏、淺薄輕浮的人變得敦厚。"

次子敬伯，至正中仕爲中書參知政事，歷左丞、右丞，二十七年，拜中書平章政事。

次子陳敬伯，至正年間任中書參知政事，後歷任左丞、右丞，二十七年，任中書平章政事。

元史卷一百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五

梁曾

梁曾字貢父，燕人。祖守正，父德，皆以曾貴，贈安定郡公。曾少好學，日記書數千言。中統四年，以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薦，辟中書左三部令史，三轉爲中書省掾。至元十年，用累考及格，授雲南諸路行省都事，佩銀符。久之，升員外郎。十五年，轉同知廣南西道左右兩江宣撫司事。明年，除知南陽府。唐、鄧二屬州爲襄陽府所奪，曾按圖經、稽國制以聞，事得復舊。南陽在宋末爲邊鄙，桑柘未成，而歲賦絲，民甚苦之，曾請折輸布，民便之。

梁曾字貢父，燕人。祖父梁守正，父親梁德，都因梁曾而顯貴，被贈予安定郡公。梁曾年輕時勤奮好學，讀書能够每日記誦幾千字。中統四年，因翰林學士承旨王鶚的舉薦，被徵用爲中書省左三部令史，經過三次遷轉後任中書省掾。至元十年，由於他累次考核及格，授雲南諸路行省都事，佩銀符。過了些時，升員外郎。十五年，改任同知廣南西道左右兩江宣撫司事。第二年，授任南陽府知府。府屬的唐、鄧二州被割屬襄陽府，梁曾查閱圖經、考核國家制定的行政區劃後上奏朝廷，使唐、鄧二州依舊歸屬於南陽。南陽在宋朝末年屬於邊境地區，桑柘等樹木還没有長成，而每年却要用絲作爲賦税，當地百姓非常苦於交納，梁曾向朝廷請求按絲價折算相等價格的棉布交納，百姓感到便利。

十七年，朝廷以安南世子陳日烜不就徵，選曾使其國。召見，賜三珠金虎符、貂裘一襲，進兵部尚書，與禮部尚書柴椿偕行。至安南，語秘不傳。明年，日烜遣其叔遺愛，奉表從曾入獻方物。帝封遺愛爲安南國王，賜幣帛，遣歸。二十一年，除曾湖南宣慰司副使。居三年，以疾去。二十九年，改淮西宣慰司副使，復以親老辭。召至京師，入見内殿，有旨令曾再使安南，授吏部尚書，賜三珠金虎符、襲衣、乘馬、弓矢、器幣，以禮部郎中陳孚爲副。十二月，改授淮安路總管而行。三十年正月，至安

十七年，朝廷因爲安南國世子陳日烜不應徵來朝，選派梁曾出使安南國。皇帝召見了他，賜給他三珠金虎符及一件貂皮大衣，進官兵部尚書，與禮部尚書柴椿一道出使。到安南國後的事，因屬於朝廷秘密，無從知道。第二年，陳日烜派遣他的叔父陳遺愛，奉表隨從梁曾入朝貢獻地方物産。皇帝封陳遺愛爲安南國王，并賜給他錢幣和絲帛等物，遣送他歸國。二十一年，任命梁曾爲湖南宣慰司副使。任職三年以後，因病離職。二十九年，改任淮西宣慰司副使，又因父母年老而辭官。召到京師，入宫到内殿朝見，皇帝下旨令梁曾再次出使安南國，授吏部尚書，賜給他三珠金虎符及衣服、乘馬、弓箭、器物錢幣等，以禮部郎中陳孚作爲副使。十二月，改授淮

南。其國有三門：中曰陽明，左曰日新，右曰雲會。陪臣郊迎，將由日新門入。曾大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我辱君命也。"即回館。既而請開雲會門入，曾復執不可，始自陽明門迎詔入。又責日燇親出迎詔，且講新朝尚右之禮。以書往復者三次，具宣布天子威德，而風其君入朝。世子陳日燇大感服，三月，令其國相陶子奇等從曾詣闕請罪，并上萬壽頌、金册表章、方物，而以黄金器幣奇物遺曾爲贐，曾不受，以還諸陶子奇。八月，還京師，入見，進所與陳日燇往復議事書。帝大悦，解衣賜之，且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兵戈，爾何敢爾！"是日，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親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所辦，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爲後也。"復於便殿賜酒饌，留宿禁中，語安南事，至二鼓方出。明日，陶子奇等見詔，陳其方物象、鸚鵡于庭，而命曾引所獻象，曾以袖引之，象隨曾轉，如素馴者，復命引他象，亦然。帝以曾爲福人，且問曰："汝亦懼否？"對曰："雖懼，君命不敢違。"帝稱善。或譏曾受安南賂者，帝以問曾，曾對曰："安南以黄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矣。"帝曰："苟受之，何不可也！"尋賜白金一錠、金幣二；敕中書以使安南三珠金虎符與之。仍乘傳之任淮安。到官，興學校，厲風俗，河南行省事有疑者，皆委曾議之。

安路總管之職啓程。三十年正月，到達安南國。安南國都有三個城門：中門名叫陽明門，左門名叫日新門，右門名叫雲會門。安南國的大臣出城到郊外迎接，將要由日新門入城。梁曾大怒，說道："奉詔前來而不由中門入城，這是我對君主使命的褻瀆。"就立即退回到館驛。之後安南國請求開雲會門入城，梁曾再次認爲不可，纔從陽明門迎接天子詔書入城。梁曾又責令陳日燇親自出來迎接詔書，并且給他講明了新朝以右爲上尊的禮法。通過三次書信往來，詳盡地宣揚了天子的威德，并暗示了安南國君應入朝朝見天子之意。安南國世子陳日燇由衷地敬服，三月，令其國相陶子奇等人隨從梁曾到朝廷請罪，并且奉獻萬壽頌、金册表章及地方特産，而且用黄金器物錢幣奇物給梁曾作爲臨别的贈物，梁曾没有接受饋贈，把這些東西交還給了陶子奇。八月，回到京師，入宫拜見皇帝，呈進了他與陳日燇往復議事的書文。皇帝非常高興，脱下身上穿着的衣服賞賜給他，并且命他在地上就坐。右丞相阿里認爲不應對他如此地優待，皇帝怒道："梁曾兩次出使外國，憑藉着口舌之力而避免了兵戈相争，你怎敢如此説呢！"這一天，恰巧有親王從和林來，皇帝下令斟酒，第一杯酒先賜給梁曾，對親王説道："你所經辦的是你自己的事，梁曾所辦理的，是我和你的事，你不要認爲把你放在後面了。"又在便殿中賜他宴席，留他在宫禁之中過夜，談論安南國的情况，一直到深夜二鼓時分纔出宫。第二天，陶子奇等人奉詔朝見，在庭中陳列出他們所進獻的大象、鸚鵡等貢物，皇帝命梁曾牽引他們所獻的大象，梁曾用衣袖牽着大象，大象隨着梁曾來回行轉，如同平素馴練過一樣，又命他牽引别的大象，也是如同先前一樣。皇帝認爲梁曾是有福之人，并且問他説："你是否也有些害怕呢？"他回答説："雖然害怕，但是君主的命令我不敢違背。"皇帝稱贊他説得好。有人進讒言説梁曾收納了安南國的賄賂，皇帝向梁曾詢問此事，梁曾回答説："安南國贈給臣黄金器物錢幣奇物，臣没有接受，把這些東西又交還給了陶子奇。"皇帝説："假如你收下了他們的禮

物，又有什麼不可以的呢！”不久皇帝賞賜給他白銀一錠、金幣二枚；敕令中書省把他出使安南國時所帶的三珠金虎符賞賜給他。仍讓他乘坐驛站的車馬到淮安上任。到職以後，興辦學校，嚴整風俗，河南行省凡遇有疑難之事，都委派梁曾處理決定。

大德元年，除杭州路總管，户口復者五萬二千四百户；請禁莫夜鞫囚、游街、酷刑，朝廷是之，著爲令。四年，丁内艱。先是，丁憂之制未行，曾上言請如禮。七年，除潭州路總管，以未終制，不赴。明年，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又明年，拜雲南行省參知政事，賜三珠金虎符。尋召還京，辭以母喪未葬。扶柩北歸，至長蘆，有旨賜鈔一百錠，使營葬。十年，召爲中書參議，嘗預燕，賜只孫一襲。十一年，轉正奉大夫，出爲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尋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至大四年，以疾辭歸，敕賜藥物，存問備至。皇慶元年，仁宗以曾前朝舊臣，特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累章乞致仕，不允，復起爲集賢侍講學士。國有大政，必命曾與諸老議之。延祐元年，奉詔代祀中岳等神。還至汴梁，以病不復職，寓居淮南，杜門不通賓客，惟日以書史自娱。至治二年卒，年八十一。卒之前十日，有大星隕于所居，流光燭地，人皆異之。

大德元年，任杭州路總管，任職期間使五萬二千四百户百姓重新成爲在籍民户；他向朝廷提出禁止暮夜審問囚犯、禁止游街、禁止施行酷刑，朝廷同意他的請求，并把他的請求確立爲法令頒行。四年，因母喪辭官。在此之前，因喪守孝的制度還没有得到實行，梁曾上奏請求遵行禮法。七年，任命他爲潭州路總管，因爲守喪期限未滿，没去赴任。次年，遷任兩浙都轉運鹽使。又過了一年，拜雲南行省參知政事，賜三珠金虎符。不久即被召回京師，以母親去世還没有安葬爲由辭召。護送靈柩回往北方家中，行到長蘆時，皇帝下旨賜給他一百錠錢鈔，讓他安葬母親。十年，召入任中書參議，曾經參加宴會，得賜侍宴禮服一件。十一年，改任正奉大夫，出任河南行省參知政事，不久又遷任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至大四年，因病辭官回家，皇帝敕令賜給他藥物，對他關懷備至。皇慶元年，仁宗因爲梁曾是前朝的舊臣，特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梁曾多次上奏請求退休，都没有得到許可，又起任集賢侍講學士。國家一旦遇有重大的政事，一定要命梁曾與諸位老臣共同商議。延祐元年，奉詔代皇帝祭祀中岳等神。歸途行至汴梁時，因病而不再回任，在淮南寓居，閉門不會賓客，祇是每天以閲讀書史來自我消遣。至治二年去世，終年八十一歲。在他去世前十天，有一顆大星隕落在他的住所，閃動的光焰照在地上，人們都爲此而感到驚奇。

劉敏中

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丘人。幼卓異不凡，年十三，語其父景石曰：“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豐於功而不自衒，此後人所弗逮也。”父奇之。鄉先生杜仁傑愛其文，亟稱之。

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丘人。他自幼優異特出與衆不同，十三歲時，對他的父親劉景石説：“過去的賢良之人，有很淵博的學問而不求人知，建立了豐功偉績之後并不自我誇耀，這是後人所無法比得上的。”他的父親聽了感到很驚

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

奇。家鄉名人先達杜仁傑喜愛他的文章，曾多次稱贊他。敏中曾經有一次與同輩們共同暢抒各自的志向，他説道："從小到老，能够做到在相見之時因爲没有做過任何不妥的事而感到慚愧，這就是我的志向。"

至元十一年，由中書掾擢兵部主事，拜監察御史。權臣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職歸其鄉。既而起爲御史臺都事。時同官王約以言去，敏中杜門稱疾。臺臣請視事，敏中曰："使約無罪而被劾，吾固不當出；誠有罪耶，則我既爲同僚，又爲交友，不能諫止，亦不無過也。"出爲燕南肅政廉訪副使，入爲國子司業，遷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大德七年，詔遣宣撫使巡行諸道，敏中出使遼東、山北諸郡，守令恃貴倖暴横者，一繩以法；錦州雨水爲災，輒發廩賑之。除東平路總管，擢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九年，召爲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上疏陳十事，曰：整朝綱，省庶政，進善良，剔奸蠹，顯公道，杜私門，廣恩澤，實鈔法，嚴武備，舉封贈。成宗崩，奸臣希中旨，贊其邪謀，敏中援禮力争之。武宗即位，召敏中至上京，庶政多所更定，授集賢學士、皇太子贊善，仍商議中書省事，賜金幣有加。頃之，拜河南行省參知政事，俄改治書侍御史，出爲淮西肅政廉訪使，轉山東宣慰使，遂召爲翰林學士承旨。詔公卿集議弭災之道，敏中疏列七事，帝嘉納焉。以疾還鄉里。

至元十一年，由中書省掾提升爲兵部主事，拜任監察御史。權臣桑哥把持朝政，敏中彈劾他奸邪，没有得到批示回答，於是他就辭職回鄉。不久起用爲御史臺都事。當時一同任職的王約因爲直言而去官，劉敏中杜門稱病。臺臣要求他到職理事，劉敏中説："假使王約無罪而被彈劾免官，我固然不應該出來任職；如果他確實有了罪過，那麽我既是他的同僚，又是他的朋友，不能勸阻他，我也不是没有過錯。"出任燕南肅政廉訪副使，又入朝任國子司業，升爲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大德七年，皇帝下詔派遣宣撫使到各道巡視，敏中被派遣出使遼東、山北等郡，對一些倚仗着朝中權臣而横施暴行的守令，他全都依法懲辦；錦州地區大雨成災，他就打開官庫來救濟災民。授任東平路總管，提升爲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九年，召回朝廷任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他上疏陳説了十件要事，内容是：整頓朝綱，減省各種政務，提升善良的人，剔除那些如同蠹蟲一般的奸邪小人，顯揚公道，杜絶私門，廣施恩澤，穩定鈔票制度，嚴謹武備，崇尚封贈。成宗駕崩，奸臣們窺伺宫中旨意，贊助他們的陰謀，劉敏中依據朝廷禮法與他們奮力相争。武宗即位，召劉敏中到上京，各種政務多是由他變更制定，被授任集賢學士、皇太子贊善，仍然商議中書省事，賜給他許多金幣。不久，拜河南行省參知政事，既而又改任治書侍御史，出任淮西肅政廉訪使，改任山東宣慰使，於是被召爲翰林學士承旨。皇帝下詔命公卿集議消除災荒之道，劉敏中上疏列舉了七件事，皇帝非常贊賞地采納了他的意見。後來他因患病而辭官回到家鄉。

敏中平生，身不懷幣，口不論錢；義不苟進，進必有所匡救，援據今古，雍容不迫。每以時事爲憂，或

敏中平生，身上從來不帶財物，口中也從不談論金錢；見義而行，不輕易有所舉動，凡有舉動必定是對政事有所匡正補救，行事以過去的成

鬱而弗伸，則戚形于色，中夜嘆息，至淚濕枕席。爲文辭，理備辭明，有《中菴集》二十五卷。延祐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光禄大夫、柱國，追封齊國公，謚文簡。

法與當今的現實爲依據，從容不迫。常常對時事憂心忡忡，有時胸懷鬱積而無處抒發，就流露出愁苦的表情，半夜嘆息，以致淚濕枕席。他所撰寫的文章，理論詳備而表達明確，著有《中菴集》二十五卷。延祐五年去世，終年七十六歲。贈光禄大夫、柱國，追封齊國公，謚文簡。

王約

王約字彦博，其先汴人，祖通，北徙真定。約性穎悟，風格不凡。從中丞魏初游，博覽經史，工文辭，務達國體，時好不以動其心。至元十三年，翰林學士王磐薦爲從事，丞旨火魯火孫以司徒開府，奏授從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兼司徒府掾。既而辟掾中書，除禮部主事。二十四年，拜監察御史，授承務郎。首請建儲，及修史事。時丞相桑哥銜參政郭佑爲中丞時奏誅右丞盧世榮等，故誣以他罪，約上章直佑冤。按治成都鹽運使王鼎不法，罷官除名。轉御史臺都事。南臺侍御史程文海入言事，多斥桑哥罪。桑哥怒，又以約與之表裏，六奏殺之，上不從。約以隴西地遠，請立行臺陝西，詔從之。出賑河間饑民，均核有方，全活甚衆。三十一年，遷中書右司員外郎。四月，成宗即位，言二十二事，曰：實京師，放差税，開獵禁，蠲逋負，賑窮獨，停冗役，禁鷹房，振風憲，除宿蠹，慰遠方，却貢獻，詢利病，利農民，勵學校，立義倉，核税户，重名爵，明賞罰，擇守令，汰官屬，定律令，革兩司。又請中書去繁文，一取信於行省，一責成於六部。調兵部郎中，改禮部郎中。請行贈謚之典以旌忠勛，付時政記於史館以備纂録，立供需府以專供億，皆從而行之。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詔賑京畿東道饑民，發米五十萬石，所活五十餘

王約字彦博，祖先是汴人，祖父王通，向北方遷居到真定。王約天性穎悟，氣質不凡。他師從中丞魏初，博覽經史群書，擅長文辭，通曉國家的體制，不因時尚所趨而動摇他的志向。至元十三年，翰林學士王磐薦舉他任從事，丞旨火魯火孫以司徒開府，經奏請授王約爲從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兼司徒府掾。不久又被徵用爲中書省掾，授任禮部主事。二十四年，拜監察御史，授承務郎。首先提出建立儲君，以及修纂史書等倡議。當時任丞相的桑哥對參政郭佑在任中丞時曾經奏請誅殺右丞盧世榮等人之事懷恨在心，所以誣陷他犯有其他的罪過，王約上奏章爲郭佑申明冤屈。他查辦了成都鹽運使王鼎的不法之事，將其罷官除名。改任御史臺都事。南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奏事，指出桑哥許多罪過。桑哥大怒，又因王約與程文海互相呼應而更相彈劾他，所以六次上奏要求誅殺他們，皇上没有批准他的奏請。王約因爲隴西地處偏遠，建議在陝西設立行御史臺，皇帝按照他的建議下詔頒行。出朝救濟河間飢民，分發救濟物品均匀，調查災情得法，使很多人保全了性命。三十一年，遷任中書右司員外郎。四月，成宗即位，他上奏陳説了二十二件事，主要内容是：充實京師的儲備，減輕差税的負擔，開放對狩獵的禁令，免除過去拖欠的錢糧，救濟窮苦孤獨的人，取消不必要的各種雜役，禁止設立鷹房，振興御史臺的職責，清除一貫作惡的奸臣，安撫慰勞遠方的臣民，謝絶各地的貢獻，徵詢政令的利弊，使農民得到實惠，奬勵興辦學校，設立義倉備災，核查税户，重視名爵，明確賞罰，選擇良才任地方守令，精簡官僚機構，明定法律，裁撤中書省的左右兩司。他又建議中書省應除去繁冗的公文，各地政

萬人。因條疏京東利病十事，請發米續賑之，中書用其言，民獲以蘇。高麗王昛年老，傳國子謜。有不安其政者，飛讒離間，及謜朝京師，潛使人賂用事者，留謜不遣。昛復位，乃委用小人，厚斂淫刑，國人群訴于朝。中書令執其首惡，繫刑部，其黨復不悛，奏屬約驗問。約至，宣布明詔，而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爲汝家國地耶!"昛感泣，謝曰："臣年耄，聽信憸邪，是以致此，今聞命矣。願奉表自雪，且請子謜還國，其小人黨與，悉聽使者治。"翼日，約逮捕覆按其罪，流二十二人，杖三人，黜有官者二人。命故臣洪子藩爲相，俾更弊政，罷非道水驛十三，免耽羅貢非土産物，東民大喜。還報，稱旨，除太常少卿。尋詔約同宗正、御史讞獄京師，約辭職在清廟，帝不允。乃閱諸獄，決二百六十六人，當死者七十二人，釋無罪者八十六人，平反吴得誠冤，嫁良家入倡女十人，杖流元旦帶刀闌入殿庭者八十人。因議門毆殺人者宜減死一等，著爲令。又以浙民於行省、南臺互訟不決，命約訊之。約至杭，二十日而理，省、臺無異辭。特拜刑部尚書，以録前功。

務一方面信任行省辦理，一方面責成六部負責。調任兵部郎中，改任禮部郎中。請求實行贈官賜謚的典制來表彰忠臣和功臣，并建議將時政記録交付給史館以備編寫史書實録之用，設立供需府來專門負責物資供應，這些建議都得到采納而頒布執行。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詔到京畿東道救濟飢民，分發了五十萬石米糧，所救活的飢民達五十餘萬人。藉此他上疏分條論述了京東地區的十件利弊之事，請求再調運糧米繼續救濟他們，中書省采納了他的建議，使百姓們獲得了再生。高麗國王王昛年老，傳王位給他的兒子王謜。國中有人對王子王謜執政不服氣，製造流言蜚語離間他們父子二人。等到王謜到京師朝見時，他們私下派人到朝廷賄賂執政官員，把王謜扣留在京不遣送回國。王昛復位，於是便任用小人執政，厚斂賦税而濫施刑罰，國中人成群結隊到朝廷來告狀。中書省下令拘捕作亂的首要分子，把他們關押在刑部獄中。但他們的黨羽們仍然不思悔改，於是中書省奏請將此事交給王約負責查問。王約來到高麗國，宣布了皇帝的詔書，并且開導王昛説："天地之間，最親近的莫過於父子，最重要的莫過於君臣關係。那些小人們衹知道爲自己謀利，他們難道肯爲你的家族國土着想嗎!"高麗國王王昛感激得流出眼淚，自我檢討説："臣年老糊塗，聽信了奸邪小人之言，所以纔造成如此後果，現在我知道錯了。我甘願呈獻表章自我承認錯誤，并且請王子謜回國主政，至於那些奸邪黨羽，則完全聽任使者的懲治。"第二天，王約逮捕了他們，審查了他們的罪行，判處流放的二十二人，處以杖刑的三人，罷免了兩個有官職的人。他又任命老臣洪子藩爲相，讓他革除弊政，廢除了十三處不在交通要道上的水驛，免除耽羅地區進貢那些不是其地所産的物品，因此使東方百姓非常喜悦。回朝述職，合乎皇帝的旨意，授任太常少卿。不久皇帝下詔命王約同宗正、御史一起審查京師獄囚，王約以自己所任是管理祭祀的官而推辭，皇帝没有同意。於是他審閲了各種案件，判決了二百六十六人，其中罪當處死的有七十二人，因無罪而得到

釋放的有八十六人，平反了吴得誠的冤案，發遣流入娼門的十個良家歸女從良嫁人，把元旦帶刀擅自出入殿廷的八十人判處了杖刑流放。於是他建議因鬥毆而殺人的人應該比死罪減輕一等，被頒布成爲法令。又因浙民告狀，行省、南臺意見不同，相互訴訟，難以定案，命王約負責審理。王約到杭州，衹用了二十天就理清了此案，使行省、南臺都没有不同的意見。皇帝特命拜任刑部尚書，以此來獎勵他以前的功勞。

大德十一年，仁宗至自懷州，肅清宫禁，以平章賽典赤、安西王阿難答，與左丞相阿忽台潛謀爲變，命刑曹按責其狀。約曰："在法，謀逆不必搒掠，竟當伏誅。"由是結知仁宗。富寧庫失金，約疑番直宿衛者盜之，未幾，果得實，庫官吏獲免。監察御史言通州倉米三萬石，因雨而濕。約謂必積氣所蒸，驗且堪用，釋守者罪。宗王兄弟二人守邊，兄陰有異志，弟諫不聽，即上馬馳去，兄遣奴挾弓矢追之，弟發矢斃其奴，兄訴囚其弟，獄當死。約慮囚曰："兄之奴，即弟之奴，况殺之有故。"立釋之。遷禮部尚書，請定丁憂之制，申旌表之恩，免都城煤炭之徵，皆從之。京民王氏，仕江南而歿，有遺腹子，其女育之。年十六，乃訴其姊匿貲若干，有司責之急。約視其牘曰："無父之子，育之成人，且不絶王氏祀，姊之恩居多。誠利其貲，寧育之至今日耶!"改前議而斥之。柴氏初無子，命張氏子後，既得己子，張出爲僧，柴之子又歿，僧乃訟家産，詔約詰之。約問曰："汝出家，既分承汝師衣鉢，又何爲得柴氏業乎?"僧不能答，遂歸柴氏應後者。

大德十一年，仁宗自懷州到京師，肅清宫禁之亂，因平章賽典赤、安西王阿難答，與左丞相阿忽台陰謀叛亂，命令刑部審查懲治他們的罪行。王約説："按照法令的規定，犯有謀逆之罪的人不必施刑追問口供，可以直接處死。"由此受到仁宗的信任。富寧庫丢失了金子，王約懷疑是被輪流值班的宿衛所盜，没有多久，他的看法果然得到了證實，管庫的官吏因此而得以免除罪責。監察御史上奏説通州倉庫中的三萬石大米，因漏雨而受潮。王約認爲這一定是倉米在長期積存中被濕氣蒸潮的結果，經過檢驗，這些受潮的倉米還能够食用，於是就免除了管庫官吏的罪。有宗王兄弟二人鎮守邊疆，其中爲兄的心中暗存異志，弟弟勸諫他而不聽從，就上馬奔馳而去，兄派遣家奴拿着弓箭去追他，弟弟發箭射死了兄的家奴，兄因此上告其弟并把他囚禁起來，被判定爲死罪。王約訊查記録囚犯的罪狀，説："兄長的奴隸，就是弟弟的奴隸，何況殺他是出於自衛的緣故。"立刻就將其弟釋放了。遷任禮部尚書，建議朝廷制定守喪盡孝的制度，實行旌表的恩典，免除在都城徵收煤炭，都被采納頒行。有一位姓王的京城人，在江南任職時去世，留下一個遺腹子，由他的女兒撫養。這個遺腹子十六歲時，就上告他姐姐隱匿了若干家産，有關部門限令在短期内交出這筆財産。王約看了案牘之後説："把一個没有父親的孩子養育成人，并且使王氏没有斷絶子嗣，他姐姐對他有很多的恩澤。假使其姐果然要吞没家産，難道還會把他撫養到現在嗎!"改變了以前的判决而申斥了這個誣告其姐的人。有一位姓柴的人起初因没有子嗣，過

繼張姓的孩子爲自己的子嗣，後來姓柴的人生了兒子，姓張的養子就出家爲僧了，但柴氏的親子又夭折了，那個出家爲僧的養子就上訴要求繼承柴氏的家産，皇帝下詔令王約審理此案。王約責問説："你已出家爲僧人，就應該繼承你師父的衣鉢，又爲何來要求繼承柴氏的産業呢？"那個僧人無話可答，於是將柴氏家産判歸柴氏族中應該繼承的人。

至大二年正月，上武宗尊號，及册皇后，凡典禮儀注，約悉總之如制。仁宗在東宫，雅知約名，思用以自輔，擢太子詹事丞。從幸五臺山，約諫不可久留，即日還上京。初，安西王封於秦，既以謀逆誅，國除，版賦入詹事院。至是，大臣奏請封其子，復國，仁宗以問。約曰："安西以何罪誅？今復之，何以懲將來！"議遂寢。明年，進太子副詹事。約抗章諫節飲，辭意懇切，仁宗嘉納焉。承制立左衛率府，統侍衛軍萬人。同列欲署軍官，約持不可，衆難之曰："東宫非樞密使耶？"約曰："詹事，東宫官也，預樞密事可乎？"仁宗復召問約，對曰："皇太子事，不敢不爲；天子事，不敢爲。"仁宗悟，竟罷議。同列復傳命增立右衛率府，取河南蒙古軍萬人統之。約屏人語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宜深思之，不可累儲宫也。"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色慚曰："實慮不及此。"又命福建取綉工童男女六人。約言曰："福建去京師六七千里，使人父子兄弟相離，有司承風動擾，豈美事耶！"仁宗止之，稱善再三。家令薛居敬上言陝西分地五事，因被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

至大二年正月，上武宗皇帝的尊號，以及册封皇后，凡是有關典禮的儀式，都是由王約按照典制負責總定。仁宗在東宫爲太子，素知王約的聲名，想要任用他來輔佐自己，所以提升他爲太子詹事丞。他隨從仁宗巡幸五臺山，勸諫不可久留山林，仁宗當天就起程回上京。在此以前，安西王被封在秦地，此後因他圖謀叛逆而被誅殺，其封國也被撤銷，户籍賦税歸入詹事院。這時候，大臣奏請封安西王之子，恢復其封國，仁宗徵求王約的意見。王約説："安西王是因爲何罪而被誅殺？現在要恢復他的封國，又怎能對將來有所懲戒呢？"於是這個議案就被擱置下來。第二年，升太子副詹事。他直諫節制飲酒，辭意懇切，仁宗很贊賞地接受了他的意見。按官制設立左衛率府，負責統領侍衛軍一萬人。有一位同僚想要署任此軍的軍官，王約堅持認爲不可，衆人責難他説："太子難道不是樞密院使嗎？"王約説："詹事，是東宫的官職，參預樞密院的事務可以嗎？"仁宗又召見王約詢問此事，他回答説："凡是皇太子的事務，我不敢不盡力去做；但是天子的政事，我不敢越職去做。"仁宗省悟過來，最終停止議行此事。同僚又再次傳命增設右衛率府，從河南蒙古軍隊中選取一萬人歸此府統領。王約屏除閑雜人後説："左衛率府，是舊制中所有的機構，現在又爲何要設立右衛率府？諸公應該好好想一想，不要因此而有害於太子。"又有命令要取安西兵器，發給宿衛士。王約對詹事完澤説："詹事府行文從數千里之外運取兵器，這必然會引起人們的驚疑。如果主上聞知此事，又怎麽辦呢？"完澤面帶愧色地説："我確實没有考慮到這些。"又命令從福建選取綉工童男女六人。

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薦翰林學士李謙爲太子少傅，請立故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顔祠于杭，皆從之。仁宗以詹事院諸事循軌，大喜，面賜犀帶，力辭；又賜江南所取書籍，亦辭。仁宗常字而不名，諭群臣曰：“事未經王彦博議者，勿啓。”又謂中丞朶解曰：“在詹事而不求賜予者，惟彦博與汝二人耳。”一日，仁宗西園觀角抵戲，有旨取繒帛賜之。約入，遥見問曰：“汝何爲來?”仁宗遽止之。又欲觀俳戲，事已集而約至，即命罷去，其見敬禮如此。

王約説道：“福建距離京師六七千里，使人父子兄弟相離别，負責辦理此事的官吏趁機騷動擾亂百姓，這難道是一樁好事嗎?”仁宗制止了此事，再三稱贊王約。太子家令薛居敬對太子陳説陝西分地等五事，因而被委任前去辦理，王約不肯簽署命令，對他説：“太子，是潛龍，在没有執政之時，而代行飛龍之事可以嗎?”於是此事被制止。薦舉翰林學士李謙任太子少傅，請求爲已故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顔在杭州建立祠堂，都被采納了。仁宗因爲詹事院所辦的各種事務都能遵循法規，非常高興，曾當面賜給王約犀帶，他堅决辭謝；又賜給他從江南所搜集來的圖書，也被他拒絶。仁宗經常尊稱他的字而不直呼其名，對群臣下諭説：“凡是没有經過王彦博認定的事情，不准上奏。”又對中丞朶解説：“在詹事府任職而又不求取賞賜的人，衹有王彦博與你二人。”一天，仁宗在西園觀看角抵戲，有旨取繒帛等物賞賜給演戲的人。王約入園，遠遠看見去取賞賜的人，便問道：“你來做什麽?”於是仁宗立刻取消了賞賜。又有一次仁宗正要觀看俳戲，諸事都已準備就緒而王約來到，立即命令取消娱樂，他受到了仁宗如此地尊敬和禮遇。

四年三月，仁宗正位宸極，欲用陰陽家言，即位光天殿，即東宫也。約言於太保曲樞曰：“正名定分，當御大内。”太保入奏，遂即位於大明殿。中書奏約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帝大怒，特拜河南行省右丞。約陛辭，帝賜卮酒及弓矢。

四年三月，仁宗正位登基，想要采納陰陽家的説法，在光天殿即位，光天殿即是東宫中的大殿。王約對太保曲樞説：“皇帝正定名分，應當到大内皇宫中舉行典禮。”太保入宫奏陳其言，於是改在大明殿即位。中書省奏請委任王約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皇帝大怒，特意拜任他爲河南行省右丞。王約入宫辭别，皇帝賜給他一卮酒以及弓箭等物。

先是，至大間尚書省用建言者，冒獻河、汴官民地爲無主，奏立田糧府，歲輸數萬石，是歲詔罷之，竄建言人於海外，命河南行省復其舊業，行省方并緣爲奸，田猶未給。約至，立期檄郡縣，厘正如詔。會詔更銅錢銀鈔法，且令天下税，盡收至大鈔。約度河南歲用鈔七萬錠，必致上供不給，乃下諸州，凡至大、至元鈔相

在此以前，至大年間尚書省聽從人的建議，誤將河、汴地區的官民田地作爲無主的土地奉獻給朝廷，奏請在此地設立田糧府，每年向朝廷輸納數萬石糧食。這年皇帝下詔廢除田糧府，把建議此事的人流放到海外，命令河南行省恢復百姓的舊業，行省此時正趁此機會營私舞弊，田地仍然没發還。王約到任後，發布命令要郡縣限期按照皇帝的詔令改正。恰逢皇帝下詔改革銅錢銀鈔制度，并且命令各地交納賦税，全都收取至大

半，衆以方詔命爲言，約曰："吾豈不知，第歲終諸事不集，責亦匪輕。"丞相卜憐吉台贊之曰："善。"遣使白中書，省臣大悦，遂遍行天下。南陽李术魯翀以書謁約，大奇之，即署爲郡學正。既又薦之中書，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

鈔。王約估計河南每年用鈔七萬錠，一定會造成上交錢鈔的數額達不到要求，於是下令各州，可徵收至大、至元鈔各一半，衆人提出這樣做違抗詔令，王約說："我難道不知道應按照詔令執行，衹是到年終諸事没有辦齊，罪責也不輕。"丞相卜憐吉台稱贊他説："這件事處理得好。"派遣使者告知中書省，省臣非常高興，於是就把他的做法推廣到全國。南陽人李术魯翀以書信拜見王約，王約看後對他的才能非常贊賞，就讓他署任郡學正。此後又把他推薦到中書省，提升他任翰林國史院編修官。

皇慶改元元日，詔中書省曰："汴省王右丞可即召之。"約以三月一日至，召見，慰勞，特拜集賢大學士，推恩三世，贈謚樹碑。約首奏："河南行省丞相卜憐吉台，勛閥舊臣，不宜久外。"召至，封河南王。約又建議行封贈、禁服色、興科舉。皆著爲令甲。上疏薦國子博士姚登孫、應奉翰林文字揭傒斯、成都儒士楊静，請起復中山知府致仕輔惟良、前尚書參議李源、左司員外郎曹元用，皆除擢有差。辯奏故左丞竇履有遺腹子棄外，宜收養歸宗，爲竇氏後。

皇慶改元的當天，皇帝詔命中書省說："汴省王右丞可立即召回。"三月一日王約回到京師，皇帝召見他，給予慰勞，特拜他爲集賢大學士，并且推恩上溯三代，贈給他們謚號而爲他們樹碑。王約首先上奏："河南行省丞相卜憐吉台，是出身功臣門第的老臣，不應久在朝外任職。"皇帝召卜憐吉台回京，封他爲河南王。王約又建議推行封贈制度、禁止不按官品而亂飾服色、實行科舉制度。這些都被確立爲法令頒行。他上疏薦舉國子博士姚登孫、應奉翰林文字揭傒斯、成都儒士楊静等人，請求再次起用已退休的中山知府輔惟良、前任尚書參議李源、左司員外郎曹元用等人，都選任不同的官職。他上奏辯明已故左丞竇履留有一遺腹子被棄之在外，應該把此子收養歸宗，使其成爲竇氏的後嗣。

延祐二年，丞相帖木迭兒專政，奏遣大臣分道奉使宣撫，命約巡行燕南山東道。約至衛輝，有毆母置獄者，其母泣訴，言老妾惟此一息，死則一門絶矣。約原其情，杖一百而遣之。冠州民有兄訐其弟厭詛者，讞之，則曰："我求嗣也。"索《授時曆》驗其日良信，乃立縱之使還。拜樞密副使，視事，明日召見賜酒，帝謂左右曰："人言彦博老病，朕今見之，精力尚强，可堪大任也。"是夕，知院駙馬塔失帖木兒宿衛，帝戒之曰："彦博非汝友，宜師事之。"

延祐二年，丞相帖木迭兒專權秉政，奏請派遣大臣分道奉使宣撫，命令王約巡行燕南山東道。王約到達衛輝，有一個人因毆打自己的母親而被逮捕拘押，他的母親流着眼淚來爲他講情，訴説老妾衹有這一個兒子，若被處死則一門絶嗣。王約根據她的愛子之情，打了他一百杖就釋放了他。冠州百姓中發生了一樁兄揭發其弟私自祈禱鬼神進行詛咒的案件，王約審問其弟，其弟則說："我是在禱求子嗣。"王約檢索《授時曆》驗證出他所説的日期確實可信，於是立即釋放他回家。拜任樞密副使，任職的第二天他就得到皇帝的召見并賞賜飲酒，皇帝對左右侍奉的人説："人們説王彦博年老有病，朕今天看他，精力還

至治元年，英宗即位，帖木迭兒復相，約辭職不出。二年，以年七十致仕。三年，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臣，傳詔起約，復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以其禄居家，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至治之政，多所參酌。又嘗奉詔與中書省官，及他舊臣，條定國初以來律令，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朝廷議罷征東省，立三韓省，制式如他省，詔下中書雜議，約對曰："高麗去京師四千里，地瘠民貧，夷俗雜尚，非中原比，萬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不如守祖宗舊制。"丞相稱善，奏罷議不行。高麗人聞之，圖公像歸，祠而事之，曰："不絶國祀者，王公也。"泰定元年，奉詔廷策天下士，第八剌、張益等八十五人，始增乙科員額至一十五人。

天曆元年，文宗踐祚，約入賀，賜宴大明殿，帝勞問甚歡。時年七十有七。平居襟度和粹，謙抑自持，後進謁見，必加禮貌；俸禄所入，布散姻族，外及貧士；從父居貧，月奉錢米饋肴膳，事之如父；歲時朔望，携子姓至先塋，展拜懷戀，謹時祭及五祀，動稽古禮，邦人以爲矜式。至順四年二月己酉卒，年八十二。皇太后聞之嗟悼，以尚醞二尊，遣徽政院臣臨吊致奠，敕中書省以下賻贈有差。是月庚申，葬城西岡子原。約平生著作，有《史論》三十卷、《高麗志》四卷、《潛丘藁》三十卷，行於世。子思誠，奉議大夫、秘書監著作郎。

很强盛，可以承擔重要的職責。"這天傍晚，知院駙馬塔失帖木兒值夜守衛，皇帝告誡他説："你不可把王彦博當成朋友交往，應該把他作爲老師而向他學習。"

至治元年，英宗即位，帖木迭兒再次任相，王約辭職不出。二年，因年已七十而辭官歸里。三年，丞相拜住使政治改革一新，尊崇禮遇老臣，傳詔起用王約，再次拜任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領着官俸在家中休養，衹是每天到中書省去一次商議政事，至治年間的政策，大多都由他參與謀劃。他又奉詔命與中書省官員，以及其他老臣，逐條編定國初以來的律令，名爲《大元通制》，頒行天下。朝廷準備撤銷征東省，設立三韓省，如同其他内地行省的規制，下詔命中書省共同討論，王約回答説："高麗國距京城四千里，土地貧瘠而百姓困苦，夷人風俗崇尚不同，不能和中原相比，萬一開化受到阻礙，須下苦力來治理它，這不是件好事，不如固守祖宗時的舊制。"丞相稱贊他的見解，奏請停止討論、否決此事。高麗人聽説了這件事，畫王約像回國，爲他建立祠堂來紀念他，説："是由於王公，纔使我們國家社稷没有被滅絶。"泰定元年，奉詔在宫廷中策試天下士人，録取了八剌、張益等八十五人，自此開始將乙科名額增至十五人。

天曆元年，文宗登帝位，王約入宫朝賀，皇帝在大明殿賜宴，非常高興地慰勞問候他。此時王約已七十七歲。他平時爲人胸懷平和真誠，持身謙虚克己，後輩前往拜見，他一定要以禮相待；他的官俸收入，分散給親戚族人，外及貧寒的士人；他的叔父生活貧困，他每月要奉獻錢米，贈送美食，侍奉他如同自己的父親；每年春節、四季及每月初一、十五，率領着晚輩們到先祖墳墓去，舉行拜祭懷念先人的儀式，嚴格地舉行時祭和五祀，按照古代的禮法奉行，他的這些做法被同鄉奉爲榜樣。至順四年二月己酉去世，終年八十二歲。皇太后聞知他的死訊而傷嘆悼念，用尚醞二尊作爲祭品，派遣徽政院大臣到靈前吊唁致奠，敕令中書省以下的官員按照等級拿出不同數額的贈款來贊助他的喪事。此月庚申，

安葬在城西岡子原。王約平生的著作，有《史論》三十卷、《高麗志》四卷、《潛丘藁》三十卷，都流行於世。他的兒子王思誠，任官奉議大夫、秘書監著作郎。

王結

王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祖逖勤，以質子軍從太祖西征，娶阿魯渾氏，自西域徙戍秦隴，又徙中山，家焉。結生而聰穎，讀書數行俱下，終身不忘。嘗從太史董朴受經，深於性命道德之蘊，故其措之事業，見之文章，皆悉有所本。憲使王仁見之，曰："公輔器也。"年二十餘，游京師，上執政書，陳時政八事，曰：立經筵以養君德，行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材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銓衡，敬賢士以厲名節，革冗官以正職制，辨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純正，皆治國之大經大法，宰相不能盡用之。

王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祖父王逖勤，作爲人質在軍隊中跟隨太祖西征，娶妻阿魯渾氏，從西域調至秦隴戍守，又遷到中山，在此定居。王結生來聰穎，讀書一目數行，而終身不忘。他曾師從太史董朴學習經書，對於性命道德的內蘊有深刻的理解，所以他所經營的事業，見之於文章中的論點，都是有所依據的。憲使王仁見到他，評價說："此人是作公卿的材料。"二十多歲時，他到京都游學，曾上書給執政者，陳述了有關時政的八件事，主要內容是：設立經筵來培養君主的道德，實行仁政以團結民心，培育英才而備選拔，選擇勝任的地方守令官員以求整治選舉制度，尊敬賢能之士以激勵人們崇尚名節，革除冗官來整頓官制，辨明章程制度用來穩定民心，以農桑之事爲要務而使人民生活富足。他的言辭懇切而純正，所述內容都是治國的大政策大方針，但宰相沒有能完全采納他的建議。

時仁宗在潛邸，或薦結充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爲鑒戒者，日陳于前，仁宗嘉納焉。武宗即位，以仁宗爲皇太子。大德十一年，命置東宮官屬，以結爲典牧太監，階太中大夫。近侍以俳優進，結言："昔唐莊宗好此，卒致禍敗，殿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宜謹。"仁宗優納之。仁宗即位，遷集賢直學士。出爲順德路總管，教民務農興學、孝親弟長、戢奸禁暴，悉登于書，俾朝夕閱習之。屬邑鉅鹿沙河有唐魏徵、宋璟墓，乃祠二公于學，表其言論風旨，以厲多士。遷揚州，又遷寧國，以從弟紳僉江東廉訪司事，辭不赴。改東昌路，境有黄河故道，而會通堤遏其下流，夏月潦水，壞民麥禾。結疏爲斗門以

當時仁宗還是藩王，有人推薦王結充任仁宗的宿衛，於是他搜集歷代君臣事迹中可以作爲借鑒警戒的善惡兩方面史事，每天在仁宗面前陳說，仁宗非常樂意地接受了。武宗即位爲帝，立仁宗爲皇太子。大德十一年，命令設置東宮官屬，任用王結爲典牧太監，品級爲太中大夫。近侍獻俳優戲，王結說："過去唐莊宗喜好這種娛樂，最終導致了禍敗，殿下正在東宮培養君德，所視所聽應該嚴謹慎重。"仁宗很贊賞地接受了他的勸諫。仁宗即位，遷升他任集賢直學士。出任順德路總管，教導人民從事農業生産及興辦學校、孝順父母及尊敬兄長、清除奸邪禁止凶暴，這些内容都寫成了書，使他們朝夕閱讀學習。在他所管轄的鉅鹿、沙河有唐朝人魏徵、宋璟的墓葬，於是他在學校中爲二公立祠，宣揚他們的言論品質，藉此激勵衆多的士人向他們學習。遷任揚州路總管，又遷任寧國路總管，因爲他的堂弟

泄之，民獲耕治之利。至治二年，參議中書省事。時拜柱爲丞相，結言："爲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它變；服用不可奢僭，奢僭則害及于身。"丞相是其言。未幾，除吏部尚書，薦名士宋本、韓鏞等十餘人。泰定元年春，廷試進士，以結充讀卷官。遷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會有月食、地震、烈風之異。結昌言于朝曰："今朝廷君子小人混淆，刑政不明，官賞太濫，故陰陽錯謬，咎徵荐臻，宜修政事，以弭天變。"是歲，詔結知經筵，扈從上都。結援引古訓，證時政之失，冀帝有所感悟。中宫聞之，亦召結等進講，結以故事辭。明年，除浙西廉訪使，中途以疾還。歲餘，拜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遼東大水，穀價翔涌，結請于朝，發粟數萬石，以賑饑民。召拜刑部尚書。

王紳時任僉江東廉訪司事，他爲了迴避而辭職不赴任。改任東昌路總管，境内有黄河故道，會通堤阻止了河水下流，夏季河水泛濫成災，損壞了百姓的莊稼。王結上疏請求設置閘門來泄放洪水，使百姓們獲得了耕種農田的利益。至治二年，任參議中書省事。當時拜柱任丞相，王結對他説："作丞相的職責，應當是首先端正自己的行爲纔能匡正君主，君德端正了纔能使天下歸正；除惡不能猶豫，猶豫了恐怕就會出現别的變亂；服飾用物不能追求奢侈僭越，奢侈僭越了就會損及自身。"丞相認爲他説得對。不久，授任吏部尚書，薦舉了名士宋本、韓鏞等十餘人。泰定元年春，廷試進士，以王結充任讀卷官。授任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適逢有月食、地震、大風等天然災異。王結在朝廷中直言不諱地説："現在朝廷中君子和小人混雜不清，政治法律不清明，任官行賞太濫，所以造成陰陽錯亂，災禍的徵兆重叠而至，應該整頓朝政，以消除天變。"這一年，皇帝下詔任用王結爲經筵官，扈從皇帝到上都。王結援引古訓，證明時政有失誤不妥之處，希望皇帝有所感悟。内宫聞知此事，也召王結等人進宫侍講，王結以不符合舊制而推辭。次年，任浙西廉訪使，因中途生病而還。一年多後，拜任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遼東發大水，穀價飛漲，王結向朝廷請示，發放數萬石小米，以救濟飢民。召回朝任刑部尚書。

天曆元年，文宗即位，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改同知儲慶司事。二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入謝光天殿，以親老辭，帝曰："忠孝能兩全乎?"是時迎立明宗于朔方，明宗命文宗居皇太子位，於是遣大臣奉寶北迓。近侍有求除拜賞賚者，結曰："俟天子至議之。"初，上都之變，失皇太子寶。更鑄新寶，近侍請視舊製宜加大，結曰："此寶當傳儲嗣，不敢逾舊制也。"或致人于死，而籍其妻孥貲産者，結復論之。近侍益怒，譖詆日甚，遂罷政。又命爲集賢侍讀學

天曆元年，文宗即位，拜任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改任同知儲慶司事。二年，拜任中書參知政事，入光天殿致謝，以其父親年老而要求辭任，皇帝對他説："忠孝豈能兩全?"此時從北方迎立明宗爲皇帝，明宗命文宗退居皇太子之位，由此派遣大臣奉寶璽到北方迎接新皇帝。近侍之中有人請求封官賞賜，王結對他們説："等到天子到來以後再商議。"起初，上都變亂時，遺失了皇太子寶印，此時重新鑄造，近侍請求應比原來的規格增大一些，王結説："這枚寶印應是傳給儲君的，不敢超越過去的規格。"有人把别人致於死地，而又抄没了其妻子孩子及家産，王結重新審理判定了此案。近侍們更加惱怒，不斷在皇帝

士，丁内艱，不起。元統元年，復除浙西廉訪使，未行，召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與張起巖、歐陽玄修泰定、天曆兩朝實録。拜中書左丞。中宫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而殿災。結言僧尼褻瀆，當坐罪。左丞相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禳之，結極陳其不可。先時，有罪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徙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結請更其法，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爲令。職官坐罪者，多從重科，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耻，不可以不養也。"聞者謂其得體。至元元年，詔復入翰林，養疾不能應詔。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卒，年六十有二。結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張珪曰："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識者以爲名言。晚邃於《易》，著《易説》一卷，臨川吴澄讀而善之。及卒，公卿唁于朝，士大夫吊于家，曰："正人亡矣。"四年五月，詔贈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護軍，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忠。有詩文十五卷行于世。

面前詆毁污衊他，結果被免除了中書官職。又被任命爲集賢侍讀學士，因遇母喪辭官守孝，不再起復。元統元年，再次任浙西廉訪使，還没有前去赴任，又召他回朝拜任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與張起巖、歐陽玄共同修撰泰定、天曆兩朝實録。拜任中書左丞。内宫命僧尼們在慈福殿作佛事，其後殿宇失火。王結説這是僧尼褻瀆佛事，應當懲治他們的罪惡。左丞相因病重，他的家人請求釋放重囚用以祛除邪惡疾病，王結極力陳説此事不可。在先前，凡是犯罪的人，北方人被流放到廣海，南方人被流放到遼東，離家萬里，往往死在流放途中。王結建議改革刑法，流放地祇限定離家一千里外，改過之後允許他們回家，他的建議被確定爲法律頒行。凡是有官職的人犯了罪，大多數是要被從重判刑，王結説："古代的制度，對於士大夫不施用刑罰，現今雖然貪官污吏較多，但是士人的廉耻之心，是不能够不培養的。"聽到他這番話的人都稱贊他説得得體。至元元年，詔命他再次入翰林任職，他因正在養病而不能奉詔就任。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去世，終年六十二歲。王結平生説話辦事，都效法古人，曾任過丞相的張珪説："王結是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有識之士認爲這是評價他的名言。王結晚年深研《易經》，著有《易説》一卷，臨川人吴澄讀後曾加以稱贊。等到他去世時，公卿們爲此在朝廷中舉行吊唁，士大夫們在家中爲他舉哀，他們悲嘆道："正人君子亡逝了。"四年五月，下詔贈官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護軍，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忠。著有詩文集十五卷流行於世。

宋衜

宋衜字弘道，潞州長子人，金兵部員外郎元吉之孫。衜善記誦，年十七，避地襄陽，已而北歸，屏居河内者，十有五年。趙璧經略河南，聞其名，禮聘之。中統三年，擢翰林修撰。李璮畔，璧行中書省事於濟南；至元五年，大兵守襄陽，璧行元帥府

宋衜字弘道，潞州長子人，是金兵部員外郎宋元吉的孫子。宋衜記誦能力强，十七歲時，在襄陽地區躲避戰亂，此後北歸，在河内隱居，長達十五年之久。趙璧任河南經略，聽到了他的聲名，以禮徵聘他。中統三年，他被提升爲翰林修撰。李璮叛亂，趙璧在濟南任行中書省事；至元五年，大軍鎮守襄陽，趙璧任行元帥府事，宋

事，衜皆從焉，軍事多所咨訪。六年，高麗權臣林衍廢其國王，而立其弟温。詔遣國王頭輦哥暨璧將兵討之，以衜爲行省員外郎，持詔徙江華島居民於平壤。復命，慰勞良厚，仍賜衣段，授河南路總管府判官，不赴。十三年，入爲太常少卿，屬省官制行，兼領籍田署事。十六年，太子以耆德召見，應對詳雅，大愜睿旨，自是數蒙召問，侍講經幄，開諭爲多。十八年，除秘書監。十九年，江西分地當署郡邑守令，皆命衜銓舉。二十年，初立詹事院，首命衜爲太子賓客。每燕見，優賜容接，多所錫賚。二十三年卒，有《柜山集》十卷行于世。

衜都隨從趙璧，軍中許多事務都與他商議謀劃。六年，高麗國權臣林衍廢除了他們的國王，立國王之弟温爲新國王。皇帝詔令國王頭輦哥與趙璧一同率領軍隊討伐他們，任用宋衜爲行省員外郎，奉皇帝詔令將江華島上的居民遷徙到平壤。回朝述職，受到皇帝給予的很優厚的慰勞，又賞賜給他衣服綢緞，授任河南路總管府判官，但他没有赴任。十三年，入朝任太常少卿，直接受中書省官的轄制，并兼領籍田署事。十六年，太子因爲他是德高望重的老臣而召見他，他應答詳備博雅，使太子非常滿意，從此以後他屢次承蒙太子召見顧問，給太子講述經書，使太子受到了許多開導。十八年，任秘書監。十九年，江西行省分地而治時應選官任郡縣守令，都委任宋衜來負責挑選。二十年，初次設立詹事院，首任宋衜爲太子賓客。每次在内廷朝見，都特地接見他，給予他許多賞賜。二十三年去世，著有《柜山集》十卷流行於世。

張伯淳

張伯淳字師道，杭州崇德人。少舉童子科，以父任銓受迪功郎、淮陰尉，改揚州司户參軍，尋舉進士，監臨安府都税院，升觀察推官，除太學録，入本朝。至元二十三年，授杭州路儒學教授，遷浙東道按察司知事。二十八年，擢爲福建廉訪司知事。歲餘，有薦伯淳於帝前者，遣使召問。明年，入見，帝問冗官、風憲、鹽策、楮幣，皆當時大議，所對悉稱旨，命至政事堂，將重用之，固辭，遂授翰林直學士，進階奉訓大夫，謁告以歸。授慶元路總管府治中，行省檄按疑獄衢、秀，皆得其情。大德四年，即家拜翰林侍講學士。明年，造朝，扈從上都。又明年卒。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張伯淳字師道，杭州崇德人。年少時中選童子科，因爲他父親的官位而被選授迪功郎、淮陰尉，改任揚州司户參軍，不久中進士，任監臨安府都税院，升觀察推官，除太學録，宋亡後入本朝。至元二十三年，授杭州路儒學教授，遷任浙東道按察司知事。二十八年，提升爲福建廉訪司知事。一年多後，有人在皇帝面前薦舉張伯淳，皇帝派遣使者召他入京備問。第二年，他入宫進見，皇帝向他徵詢冗官、風憲、鹽策、鈔法等事，都是當時準備要實施的大事，他的回答全都令皇帝滿意，於是命他到政事堂，準備要重用他，但他執意推辭，結果被授爲翰林直學士，晋級爲奉訓大夫，請假歸里。授慶元路總管府治中，行省委派他清查衢、秀地區的疑案，他都能審定實情。大德四年，他在家中被拜任爲翰林侍講學士。第二年，入朝赴任，扈從皇帝到上都。又過了一年去世。著有文集若干卷，藏在家中。

元史卷一百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六

賀勝

賀勝，仁傑子也，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嘗從許衡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入宿衛，凝重寡言，世祖甚器重之。大臣有密奏，輒屏左右，獨留勝，許聽之；出則參乘輿，入則侍帷幄，非休沐，不得至家。至元二十四年，乃顏叛，帝親征，勝直武帳中，雖親王不得輒至。勝傳旨飭諸將，詰旦合戰，還侍帝側，矢交帳前，勝立侍不動。乃顏既敗，帝還都，乘輿夜行，足苦寒，勝解衣，以身溫之。帝一日獵還，勝參乘，伶人蒙采毳作獅子舞以迎駕，輿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後至者斷靷縱象，乘輿乃安。勝退，創甚，帝親撫之，遣尚醫、尚食視護。拜集賢學士，領太史院事，詔賜一品服。盧世榮、桑哥秉政，勢焰熏灼。勝父仁傑，留守上都，不肯爲之下。桑哥欲陰中之，累數十奏，帝皆不聽。至元二十八年，桑哥敗，罷尚書省，政歸中書。帝問誰可相者，勝對曰："天下公論，皆屬完澤。"遂相完澤，而以勝參知政事。三十年，僉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九年，勝父仁傑請老，以勝代爲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既至，通商賈，抑豪縱，出納有法，裁量有

賀勝，是賀仁傑的兒子，字貞卿，又字舉安，小字伯顏，以小字行於世。他曾經師從許衡，通達經傳大義。十六歲時，入宮爲宿衛，爲人穩重寡言，世祖對他非常器重。凡是大臣有密奏，世祖就會令左右侍從們退下迴避，而惟獨把賀勝留在身旁，允許他旁聽；皇帝出宮則由他陪着乘車，在宮中則由他在內庭侍奉，若不是例定的假期，都不讓他回家。至元二十四年，乃顏反叛，皇帝親自討伐，賀勝在皇帝軍帳中值守，雖然是貴爲親王，也不能擅自入帳。賀勝傳旨敕令諸將，次日清晨合兵交戰，回來後又在皇帝身旁侍奉，雖然帳前箭矢交錯，賀勝仍然是立侍不動。乃顏被打敗以後，皇帝啓程回都，乘着車夜間行路，脚凍得受不了，賀勝解開衣服，用自己的身體來爲皇帝暖脚。有一天皇帝打獵回來，賀勝陪帝坐在車上，伶人們蒙着五彩鳥羽、獸毛跳獅子舞來迎接聖駕，拉着皇帝乘輿的大象受到驚嚇，狂奔而無法扼制，賀勝奮不顧身地阻擋在象前，隨後追上來的人砍斷了套車的繩子而把受驚的大象放開，纔使皇帝乘輿安然無恙。賀勝退下，創傷很重，皇帝親自撫慰他，派遣尚醫、尚食等人精心護理。拜集賢學士，領太史院事，下詔賜給他一品官服。盧世榮、桑哥執掌朝政，勢焰熏天。賀勝的父親賀仁傑，任上都留守，不肯曲從他們。桑哥想要暗地裏中傷他，上奏達數十次，皇帝都没有聽從。至元二十八年，桑哥事敗，撤銷尚書省，行政事務歸屬於中書省。皇帝問誰可以任丞相，賀勝回答說："大家的公論，都屬意完澤。"於是任完澤爲丞相，而任賀勝爲

度，供億不匱，民賴以安。諸權貴子弟奴隸有暴横驕縱者，悉繩以法。至大三年，進光禄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奉聖州民高氏，籍虎賁，以貲雄鄉里，身死子幼。有達官利其財，使其部曲强娶高氏婦。勝白帝，斥之，高氏以全。歲大饑，輒發倉廪賑民，乃自劾待罪。帝報曰："祖宗以上都之民付卿父子，欲安之也。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卿其視事。"民德之，爲立祠上都西門外。帝聞之，復命工寫其像以賜，俾傳示子孫。未幾，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卧護足矣。"賜小車，出入禁闥。

參知政事。三十年，任僉樞密院事，遷任大都護。大德九年，賀勝的父親賀仁傑因年老請求退休，命賀勝代任爲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到任以後，他疏通商賈往來渠道，抑制豪强放縱不法，使出納有法度，裁量有準則，供給不匱乏，百姓因此得到安定。那些權貴子弟奴隸中凡有暴横驕縱的，都被他依法處置。至大三年，晋升光禄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府達魯花赤。不久又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奉聖州百姓高氏，屬虎賁衛籍，在鄉里以資財稱雄，他死後兒子尚幼。有一位達官想吞并高氏財産，讓他的部下强行娶高氏的遺孀。賀勝把此事告訴了皇帝，皇帝斥責了這位圖財的達官，使高氏家財得到保全。年逢嚴重饑荒，賀勝就開官倉救濟飢民，於是上書彈劾自己等待處罪。皇帝批覆説："祖宗把上都的百姓交給你們父子治理，爲的是使他們能够安居樂業。你能如此做，朕還有什麽擔心的事呢，你繼續任職吧。"百姓感激他的恩德，在上都西門外爲他建立了祠堂。皇帝聞知此事，又命工匠畫了他的肖像賞賜給他，令他傳示給後世子孫。不久，因爲足疾請求告老還鄉，没有得到允許，皇帝對他説："你可以躺着保養你的脚。"并且賜給他一輛小車，可以坐着小車出入宫禁。

初，開平人張弼，家富。弼死，其奴索錢民家，弗得，毆負錢者至死。有治其獄者，教奴引弼子，并下之獄。丞相鐵木迭兒受其賂六萬緡，終不爲直。勝素惡鐵木迭兒貪暴，居同巷，不與往來。聞弼事，以語御史中丞楊朵兒只。楊朵兒只以語監察御史玉龍帖木兒、徐元素。遂劾奏丞相，逮治其左右，得所賂事實以聞。帝亦素惡鐵木迭兒，欲誅之。鐵木迭兒走匿太后宫中，太后爲言，僅奪其印綬而罷之。及英宗即位，在諒闇中，鐵木迭兒遂復出據相位，乃執楊朵兒只及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同日戮于市。且復誣勝乘賜車迎詔，不

起初，開平有一位名叫張弼的人，家中富有。張弼死後，他的家奴向民家索要欠款，没有得到，就將欠錢的人毆打至死。負責審理此案的官員，教唆這個家奴將張弼的兒子牽連進去，把他們一并入獄收監。丞相鐵木迭兒接受了這位官員賄賂給他的六萬緡錢，終究没有按事實秉公處理。賀勝素來痛恨鐵木迭兒爲人貪暴，雖然同居一巷，却不與他往來。他聞知張弼之事，告訴了御史中丞楊朵兒只。楊朵兒只又將此事告訴監察御史玉龍帖木兒和徐元素。他們於是彈劾丞相，逮捕并審問了丞相左右的人，得到了丞相納賄的事實并上報皇帝。皇帝平素也很痛恨鐵木迭兒，想要誅殺他。鐵木迭兒逃到太后宫中躲藏起來，太后爲他出面講情，僅奪去他的印綬而把他罷免了事。等到英宗即位，尚在守喪期間，鐵木迭兒

敬，并殺之。勝死之日，百姓争持紙錢，哭于尸傍甚哀。泰定初，詔雪其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至正三年，加贈推忠亮節同德翊戴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涇陽王，改謚忠宣。子二人：惟一，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監修國史；惟賢，太中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孫均，太子詹事。

因此又復出居相位，於是把楊朵兒只及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二人抓了起來，在同一天殺戮於市中。并且又誣告賀勝乘坐着先皇帝賞賜的小車迎接詔書，犯有不敬之罪，也把他殺了。賀勝被處死的那一天，百姓們争先恐後地拿着紙錢，在他的尸體旁悲哀地痛哭。泰定初年，下令昭雪了他的冤案，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至正三年，加贈他爲推忠亮節同德翊戴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涇陽王，改謚號爲忠宣。賀勝有兩個兒子：賀惟一，官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監修國史；賀惟賢，官太中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孫子賀均，官太子詹事。

楊朵兒只

楊朵兒只，河西寧夏人。少孤，與其兄皆幼，即知自立，語言儀度如成人。事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還懷孟。仁宗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朵兒只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哈剌哈孫定議，迎武宗于北藩。仁宗還京師，朵兒只譏察禁衛，密致警備，仁宗嘉賴焉，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内難，仁宗居東宫，論功以爲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厚。事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武宗顧視之，曰："然。"

楊朵兒只，河西寧夏人。年少時就成爲孤兒，與他的兄長都還年幼，就知道應當自立，言談舉止如同成年人一般。在仁宗爲藩王時他就已作爲仁宗的侍從，得到仁宗的器重。大德丁未年，隨從仁宗遷至懷孟。仁宗聞知朝廷中發生變亂，準備北還入朝，先命朵兒只與李孟到京城，和右丞相哈剌哈孫商定戡亂計劃，從北方藩國迎立武宗爲帝。仁宗回到京城，朵兒只嚴察禁衛，秘密布置警備，仁宗非常寵信他，親自解下身上繫着的腰帶賞賜給他。他協助仁宗平定内亂之後，仁宗位居東宫爲太子，他因爲立有功勞而被任命爲太中大夫、家令丞。他白天黑夜地在仁宗身旁侍奉，即使是例定的休假日，也不回家，衆人都很敬畏他。適逢他的哥哥去世，他哭泣得非常悲哀，仁宗憐憫他，給予他優厚的撫慰。他侍奉寡嫂合乎禮法，把他哥哥的兒子如同自己的兒子一樣看待，使他的家人都得到了感化。晋職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知他的賢名，召見了他，仁宗對武宗說："這個人確實可以委任大事，但他剛直而很少與人合得來。"武宗審視了他之後，說："果然是這樣。"

仁宗始總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誅之，朵兒只曰："爲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帝感其言，特誅其尤

仁宗開始總理朝政時，逮捕誤國的人，將要把他們全部誅殺，朵兒只說："爲政而崇尚殺戮，不是帝王治國的方法。"仁宗被他的言語所打動，

者，民大悦服。帝他日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朵兒只爲第一，帝然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銅爲至大錢，至是議罷之。朵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時論是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爲臺官，帝以宣徽膳用，素不會計，特以委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帝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時張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朵兒只言于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用珪言，拜朵兒只爲侍御史。帝宴閒時，群臣侍坐者，或言笑逾度，帝見其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者，雖貴幸無所容貸。怨者因共譖之，帝知之深，譖不得行。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閭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朵兒只以失大體劾罷之。江東西奉使斡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奸，冀不問。朵兒只劾而杖之，斡來愧死。御史納璘言事忤旨，帝怒叵測，朵兒只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曰："爲卿，宥之，可左遷爲昌平令。"昌平，畿内劇縣，欲以是困納璘。朵兒只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爲戒，不肯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朵兒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

衹誅殺了他們中的罪大惡極者，百姓們心悦誠服。另有一日皇帝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及最初跟從仁宗之人中的人才，李孟認爲朵兒只當列第一，皇帝也認爲如此，拜朵兒只爲禮部尚書。在此以前，尚書省改製至大銀鈔，與中統鈔的兑换比率爲一比二十五，又鑄銅製造了至大錢，到此時有人提議欲廢除。朵兒只説："評論一項法令是否合適，不應當以立此法令的人是誰爲根據而確定廢置。銀鈔之法固然應當廢除，但是銅錢與紙幣相輔而用，這是過去通行的規則。若欲使國家不捨棄財富，百姓不損失自己的利益，銅錢是不能立刻廢除的。"他的建議雖然没有得到完全采用，但當時普遍認爲他説得不錯。遷任宣徽院副使，御史臺請求遷任他爲臺官，皇帝因爲宣徽院負責的膳用錢鈔，一向不曾統計，特地委任朵兒只辦理此事，所以没有同意。有一位官員上奏揭發皇帝身邊的近臣受賄，皇帝怒責他超越本分講了不應當講的話，將要誅殺他。當時張珪任御史中丞，叩頭諫止，皇帝不聽。朵兒只對皇帝説："誅殺告發的人，是違犯了刑法的規定；不聽取諫言人的規勸，是不合適的作法。世上没有敢於直諫之臣已經很久了，張珪，是名符其實的御史中丞。"皇帝聽後很高興，果然采納了張珪的建議，拜任朵兒只爲侍御史。皇帝平常安閑無事時，在侍坐的群臣之中，有人言笑不當而失法度，皇帝看見朵兒只表情嚴肅，爲之改變儀容，凡是有犯法的人，即使是皇帝的親貴和寵信的人也從不給予寬容放縱。因此怨恨他的人共同詆毁他，由於皇帝深知他的爲人，纔使這些對他的詆毁没有産生後果。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閭因爲妻子有病，請假回江南，掠奪百姓的河渡土地。朵兒只以此事有失大體而彈劾罷免他。江東西奉使斡來不稱職，權臣爲他隱瞞奸邪的行爲，企望不治他的罪過。朵兒只彈劾他的罪過并處以杖刑，斡來慚愧而死。御史納璘言事而忤犯聖意，皇帝怒氣深不可測，朵兒只救他，一日之中上奏達八九次，説："臣子不是喜歡納璘，實在是不願陛下落有殺御史的壞名聲。"皇帝説："爲了你的請求，我可以放過他，可降

在納璘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有上書論朝政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將取旨殺之。朵兒只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帝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禄大夫，以獎其直言。時位一品者，多乘間邀王爵、贈先世。或謂朵兒只眷倚方重，苟言之，當可得也。朵兒只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尚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風厲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士，爲權臣鐵木迭兒所害而死，年四十二。

職爲昌平縣令。”昌平，是京畿内的一個政務繁重的縣，想要以此來難爲納璘。朵兒只再次進言說：“委任御史去任京邑的長官，這没有什麽不當之處。但是因爲言事而被降職，恐怕繼任御史之人，將以此事爲戒，不肯再提出自己的意見。”皇帝没有同意他的意見。過了幾天以後，皇帝讀《貞觀政要》，朵兒只在一旁侍奉，皇帝對他感慨道：“魏徵直道而行，有古人遺風，朕又怎能有幸任用這樣的人呢？”朵兒只回答説：“魏徵敢於直諫是由於唐太宗能够聽取他的意見，假若唐太宗不聽，魏徵雖然耿介直言，那又有什麽用呢！”皇帝笑道：“你的用意是在納璘之事吧？應當赦免他的罪責，以成就你直言進諫之名。”又有人上書論朝政的闕失，當面指責宰相，宰相大怒，將要請皇帝下達旨意誅殺此人。朵兒只對皇帝説：“詔書上説：所言雖有不妥當之處，也不治罪。而現在又如此對待進言之人，又怎能示信於天下呢！如果真的誅殺他，臣也没有盡到責任。”皇帝省悟過來，没有追究這個進言之人的罪過。於是特地加朵兒只爲昭文館大學士、榮禄大夫，來獎勵他敢於直言。當時位居一品的重臣，許多人都趁機求封王爵、追贈先世的官爵。有人對朵兒只説現在皇帝正寵愛倚重你，如果提出請求，一定能得到。朵兒只説：“我家世寒微，幸而遇到如此的機遇，我已經擔心是否能擔當起，哪還敢有什麽奢求呢！而且如果我那樣做，又怎能整治那些懷有僥幸心理的人呢！”遷中政院使，不多久，又再次任御史中丞，遷任集賢大學士，被權臣鐵木迭兒所害而死，年僅四十二歲。

初，武宗崩，皇太后在興聖宫，鐵木迭兒爲丞相，逾月，仁宗即位，因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徽政近臣，復再入相，恃勢貪虐，凶穢愈甚，中外切齒，群臣不知所爲。御史中丞蕭拜住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朵兒只自侍御史拜御史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大奴脅留守賀伯顔出之，及强

當初，武宗駕崩，皇太后在興聖宫，鐵木迭兒爲丞相，過了一個多月，仁宗即位，仍然以鐵木迭兒爲相。他居相位兩年，因罪被貶斥罷免，又私自與徽政院近臣相交結，再次入居相位，仗勢貪虐，凶惡更甚，朝廷内外對他切齒痛恨，群臣對他没有辦法。御史中丞蕭拜住拜中書右丞，又拜任平章政事，對他稍有牽制。朵兒只自侍御史拜御史中丞，很憤激地以糾正鐵木迭兒的罪惡作爲己任。上都富民張弼因殺人被逮捕入獄，鐵木迭兒差遣大奴脅迫上都留守賀伯顔釋放他，又

以他奸利事，不能得。一日，坐都堂，盛怒，以官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他實無罪。"鐵木迭兒語詘，得解去。朵兒只廉得其所受張弼賕巨萬萬，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輦真，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逃匿。帝爲不御酒數日，以待决獄，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鐵木迭兒終不能得，朵兒只持之急。徽政近臣以太后旨，召朵兒只至宫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咈之，但罷其相位，而遷朵兒只爲集賢學士，帝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臣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反得爲東宫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奸，則禍有不可勝言者。"仁宗崩，英宗猶在東宫，鐵木迭兒復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朵兒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秃忒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朵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鐵木迭兒又引同時爲御史者二人，證成其獄。朵兒只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乃爲是犬彘事耶！"坐者皆慚俯首，即起入奏。未幾，稱旨執朵兒只載諸國門之外，與蕭拜住俱見殺。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英宗即位，詔書遂加以誣罔大臣之罪，鐵木迭兒權勢既成，毫髮之怨，無不報者，太后驚悔，而帝亦覺其所譖毁者皆先帝舊臣，未及論治，而鐵木迭兒以病死。會有天災，求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

强迫賀伯顏做其他奸利之事，都没有得到允諾。一天，鐵木迭兒坐在都堂之中，非常惱怒，藉官事召見賀伯顏，將要治他的罪，賀伯顏義正辭嚴地説："大奴所行的是非法之事，我不敢聽從，其他事我確實没有過失。"鐵木迭兒無話可説，賀伯顏纔得脱身。朵兒只查訪到鐵木迭兒收納了張弼贓款達巨萬，其大奴尚且收得數千，於是差遣御史徐元素調查實證，將此事入奏。而御史亦輦真，又舉報鐵木迭兒所犯私罪二十餘事。皇帝震怒，下詔將鐵木迭兒逮捕問罪，鐵木迭兒逃走隱藏了起來。皇帝爲此事數日不飲酒，以待此案了結，鐵木迭兒的大奴及同惡罪犯數人都被誅殺，但鐵木迭兒却始終没有被抓到，朵兒只非常緊迫地搜捕他。徽政院的近臣以太后的旨意召朵兒只至宫門，以違背太后旨意的罪名責問他，他回答説："我擔任御史，奉行祖宗定下來的法令，一定要捕得罪犯，不是我敢於違背太后的旨意。"皇帝仁孝，恐怕真是出自太后的意願，不忍心違背母意而傷其心，衹是罷免了鐵木迭兒的丞相職位，而把朵兒只調任爲集賢學士，但皇帝仍然屢次詢問他有關御史臺的事務，他回答説："這不是我的職責，我不敢過問此事。我所擔心的是，鐵木迭兒雖然從君主身邊被清除出去，但反而得任東宫師傅，在太子左右，惟恐他教唆奸邪，那樣將會造成不可估量的禍患。"仁宗皇帝去世，英宗仍然居東宫爲太子而未正位，鐵木迭兒復任丞相。於是他宣布太后的聖旨，召蕭拜住、朵兒只到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秃忒哈共同審問他們，指控他們過去犯有違背太后旨意之罪。朵兒只説："我作爲御史中丞的職責，恨没有立刻殺了你，以此向天下人謝罪。如果我真是違背了太后的旨意，你怎麽還會有今天呢！"鐵木迭兒又拉來兩位當時任御史的人，來作爲證人而使罪名成立。朵兒只審視着這兩位證人而唾駡道："你們也曾在御史臺任過職，竟然做這種猪狗做的事嗎！"坐在堂上的官員們都慚愧地低下頭，隨即起身入奏。不多久，口稱聖旨將朵兒只用囚車拉到城門之外，與蕭拜住一同被殺。這一天，風沙遮天蔽日，京城之人爲此感到驚恐，

書參議回回，皆稱蕭、楊等死甚冤，是致不雨。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即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等冤，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善之，遂請於帝，詔昭雪其冤，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愍。朶兒只死時，權臣欲奪其妻劉氏與人，劉氏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子不花。

路上相見以目示意默不敢言。英宗即位，在詔書中又給他們加上了誣罔大臣的罪名，鐵木迭兒的權勢已成，凡是對人有絲毫的怨恨，没有不進行報復的，太后對此感到驚奇而有悔意，而英宗也覺察到他所誣陷的人都是先帝的舊臣，還没來得及論罪懲治，而鐵木迭兒却因病死去。恰巧遇有天災，徵求直言，在朝廷中共同商議。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都説蕭、楊等人死得很冤枉，所以導致天不降雨。聽者爲此變色，這些話始終没有被皇帝知道。等到張珪拜任平章，就告訴丞相拜住説："賞罰不公平，冤枉不昭雪，是不能够治理好國家的。如蕭、楊等人的冤案，爲何不立即平反昭雪呢!"丞相贊同他的意見，於是向皇帝請示，皇帝下詔昭雪朶兒只的冤枉，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愍。朶兒只死時，權臣欲奪他的妻子劉氏給人，劉氏剪髮毀容以自誓不嫁，纔得以幸免。他的兒子名叫不花。

不花

不花，幼有才氣，能以禮自持，好讀書，善書。初，仁宗聞而召之，應對稱旨，欲以爲翰林直學士，力辭。後遭家難，益自勵節爲學，以蔭補武備司提點，轉僉河東廉訪司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以誣怨者，獄成，不花讞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創，且彼以斧殺怨，必盡其力，何創痕之淺，反不入膚耶!"遂得其情，平反出之。河東民饑，先捐己貲以賑，請未得命，即發公廩繼之，民遂賴不死。天曆初，文宗入繼大統，除通政院判，將行，值陝西諸軍拒詔，郡邑守吏，率民逃之。不花獨率衆出禦，呼西人諭之曰："民者，祖宗艱難所致，國家大事，何與於民。汝等既昧逆順，又欲殘此無辜，吾有爲民死爾，不汝從也。"陣潰，遂見殺。二僕亦見執，曰："吾主既爲國死，吾縱爲人奴，今苟得生，他日何

不花，幼有才氣，能够用禮法自我約束，喜好讀書，擅長書法。起初，仁宗聞知他的賢名而召見了他，他對答合乎聖意，欲任用他爲翰林直學士，他盡力推辭。後遭遇家難，更加激勵自己守節治學，以門蔭補任武備司提點，轉任僉河東廉訪司事。曾有一次出巡按察其部屬百姓，有一個人殺害了自己的兒子而誣告他的仇人，已經結案，不花核查此案，説："以一個十歲的孩子，身受十一處創傷，并且那個人用斧子砍殺仇人之子，一定是要用盡他全身的氣力，爲何創痕如此淺，反而不能深入肌膚呢!"終於查出實情，將被誣陷的人平反釋放。河東地區百姓饑荒，不花先行捐出自己的家財來救濟飢民，向朝廷提出開倉救濟的請求還未得到批覆，就立即開官倉繼續救濟，百姓因此而没有被餓死。天曆初年，文宗入繼皇位，不花除任通政院判，將要啓程赴任，正值陝西諸軍抗拒詔命，郡邑守吏，率民逃避。惟獨不花率領衆人出城抵抗叛軍，對西人曉諭説："百姓，是祖宗費盡艱難困苦所得，國家大事，與百姓有什麽關係。你們這些人既不明逆順

以見吾主於地下，不若死從吾主。”欲起殺讎，讎要斬之。至順二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以褒其忠。

之理，又欲殘害此無辜百姓，我惟有爲百姓而死，絶不依從於你們。”軍陣潰敗，結果不花被殺。他的兩個僕人也被捉住，他們説：“我們的主人已經爲國而死，我們縱然是爲人奴者，今日苟且得以生存，他日又怎麽見我們的主人於地下，不如以一死追隨主人。”他們欲奮起殺死仇人，但被仇人腰斬了。至順二年，追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以褒揚不花的忠誠。

蕭拜住　醜奴　老瓦

蕭拜住，契丹石抹氏也。曾祖醜奴，有膂力，善騎射，識見明敏，仕金爲古北口屯戍千户。歲庚午，國兵南下，金將招燈必舍遁，醜奴於暮夜，潛領兵三千人力戰，不克，矢中其胸，遂開關，遣使納降。太祖命醜奴襲招燈必舍，追及平、灤，降之。因攻取平、灤、檀、順、深、冀等州，及昌平紅螺、平頂諸寨，又兩敗金兵於邦君甸，授檀州軍民元帅。太祖方西征，醜奴驛送竹箭弓弩弦各一萬，擢檀順昌平萬户，仍管打捕鷹房人匠。卒于官，後追封順國公，謚忠毅。弟老瓦，始以楊城漁寨來降，爲醜奴弟充質子，多立戰功，襲檀州節度使。信安以水栅未下，陰誘湯河川人叛去，老瓦追之不克，死焉。醜奴子青山，中統元年襲萬户。至元十一年，從丞相伯顔平宋。還，授湖北提刑按察使。追封順國公，謚武定。青山子哈剌帖木兒，少事裕宗於東宫，典宿衛，仕爲檀州知州。追封順國公，謚康惠。

蕭拜住，是契丹族石抹氏人。他的曾祖父醜奴，有膂力，善騎射，識見明敏，在金任古北口屯戍千户。庚午年，蒙古軍隊南下，金將招燈必舍逃跑，醜奴在暮夜之中，秘密地率領三千人與蒙古軍隊力戰，不能取勝，他的胸部中箭，於是開關，遣使投降。太祖命醜奴襲擊招燈必舍，追殺至平州、灤州，迫使他投降。趁機攻取平、灤、檀、順、深、冀等州，以及昌平紅螺、平頂諸寨，又兩次在邦君甸打敗金國軍隊，授任檀州軍民元帥。太祖開始西征，醜奴通過驛站輸送去竹箭弓弩弦各一萬，被提升任檀順昌平萬户，照例統管打捕鷹房人匠。死於任上。後追封順國公，謚忠毅。他的弟弟老瓦，起初獻楊城漁寨來降，因是醜奴之弟而充當人質，立有許多戰功，襲任檀州節度使。信安因有水栅而未能攻克，他們暗地裏誘使湯河川人反叛逃走，老瓦追擊他們而没能取勝，戰死。醜奴的兒子青山，中統元年襲任萬户。至元十一年，隨從丞相伯顔平定宋朝。回來以後，授任湖北提刑按察使。追封順國公，謚武定。青山的兒子哈剌帖木兒，年輕時在東宫中侍從裕宗，執掌宿衛，任官爲檀州知州。追封順國公，謚康惠。

拜住乃哈剌帖木兒之子也。嘗從成宗北征，特授檀州知州，入爲禮部郎中，擢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出知中山府，以憂去官屬。仁宗過中山，有同官者，譖於近侍曰：“知府去官，實憚迎候煩勞耳。”帝頷之，適行田野間，見老嫗，問之曰：“府中官孰

拜住是哈剌帖木兒的兒子。曾經跟隨成宗北征，特授檀州知州，入朝任禮部郎中，升任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出任中山府知府，因守喪離職。正逢仁宗經過中山府，有一位同僚，對仁宗近侍詆毁他説：“知府離職，實際上是怕迎候皇帝煩勞。”皇帝聽到後點頭相信，當時正在田野間行走，遇見一個老婦人，皇帝問她説：“府中

賢?”嫗對曰：“有蕭知府，餘不知也。”復過神祠，有數老人焚香羅拜，遣問之曰：“汝輩何所禱?”合辭對曰：“蕭知府奔喪還，欲速其來，是以禱也。”帝意遂釋。武宗即位，起復爲中書左司郎中，出爲河間路總管，召爲右衛率使，遷户部尚書，遂拜御史中丞。皇慶元年，遷陜西行中書省右丞。延祐三年，進中書平章政事，除典瑞院使，超授銀青榮禄大夫、崇祥院使。英宗即位之十有九日，右丞相鐵木迭兒怨拜住在省中牽制其所爲，又發其奸贓、專制等事，遂請依皇太后旨，并前御史中丞楊朵兒只皆殺之。帝曰：“人命至重，刑殺非輕，不宜倉卒。二人罪狀未明，當白太后，使詳讞之，若果無冤，誅之未晚。”竟殺之，并籍其家，語見《楊朵兒只》及《鐵木迭兒傳》。泰定間，贈守正佐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忠愍。拜住之死，有吴仲者，潛守其尸，三日不去，竟收葬之。

官吏誰最賢明?”婦人回答説：“衹有蕭知府，其餘的人我不知道。”又路過一個神祠，有幾個老人正在焚香跪拜，皇帝派人問他們説：“你們禱告什麽?”他們異口同聲回答説：“蕭知府奔喪還家，希望他能早些歸來，因此而禱告。”皇帝於是消釋了心中的不快。武宗皇帝即位，起復爲中書左司郎中，出任河間路總管，召回任右衛率使，升任户部尚書，於是拜任御史中丞。皇慶元年，遷陜西行中書省右丞。延祐三年，進官中書平章政事，授任典瑞院使，超授銀青榮禄大夫、崇祥院使。英宗即位後的第十九日，右丞相鐵木迭兒怨恨拜住在任職中書省時牽制他的所作所爲，并且又揭發他奸邪貪贜、專制擅權等事，於是請求皇帝依照皇太后的旨意，與前任御史中丞楊朵兒只一并誅殺。皇帝説：“人命至重，刑殺不是小事，不宜匆忙。他們二人的罪狀還没有弄清，應當告訴太后，派人詳細查審，如果真是没有冤屈，再殺他們也不晚。”最終還是殺了蕭拜住，并且抄没其家，事見《楊朵兒只傳》及《鐵木迭兒傳》。泰定年間，追贈守正佐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柱國，追封爲薊國公，謚忠愍。蕭拜住死時，有一位名叫吴仲的人，偷偷地守護着他的尸體，三日不離開，最終收葬了他。

元史卷一百八十

列傳第六十七

耶律希亮

耶律希亮字明甫，楚材之孫，鑄之子也。初，六皇后命以赤帖吉氏歸鑄，生希亮於和林南之涼樓，曰禿忽思，六皇后遂以其地名之。憲宗嘗遣鑄核錢糧于燕，鑄曰："臣先世皆讀儒書，儒生俱在中土，願携諸子，至燕受業。"憲宗從之，乃命希亮師事北平趙衍。時方九歲，未浹旬，已能賦詩。歲丙辰，憲宗召鑄還和林，希亮獨留燕。歲戊午，憲宗在六盤山，希亮詣行在所。已而鑄扈從南伐，希亮亦在行。明年，憲宗崩于蜀，希亮將輜重北歸陝右。又明年，爲中統元年，世祖即位，阿里不哥反，遣使召主將渾都海。鑄説渾都海等入朝，皆不從，則棄其妻子，挺身來歸。既而渾都海知鑄去，怒，遣百騎追之不及。乃使百人監視希亮母子，迫脅使從行，自靈武過應吉里城，至西凉甘州。阿里不哥遣大將阿藍答兒自和林帥師至焉支山，希亮見之。阿藍答兒問："而父安在?"希亮曰："不知，與吾父同任事者宜知之。"渾都海怒，詬曰："我焉得知之，其父今亡命東見皇帝矣!"希亮曰："若然，則何謂不知!"阿藍答兒熟視渾都海曰："此言深有意焉。"詰希亮甚急，希亮曰："使吾知之，亦從而去，安得獨留!"阿藍答兒以爲

耶律希亮字明甫，是耶律楚材的孫子，耶律鑄的兒子。起初，六皇后命赤帖吉氏嫁給耶律鑄，在和林之南的凉樓生下了耶律希亮，此地名爲禿忽思，六皇后就以此地名而給他命名。憲宗曾經派遣耶律鑄到燕地去核查錢糧，耶律鑄説："臣的先輩們都讀儒家書，而儒生都在中原地區，我希望能携帶諸子，到燕地去學習。"憲宗准許了他的請求，於是命希亮師從於北平人趙衍。當時耶律希亮纔九歲，不到十天，就已經能够賦詩。丙辰年，憲宗召耶律鑄回到和林，耶律希亮獨自留居燕地。戊午年，憲宗在六盤山，耶律希亮來到皇帝行居之處。不久耶律鑄扈從皇帝南伐，耶律希亮也在行列之中。第二年，憲宗在蜀地駕崩，耶律希亮押送輜重北歸陝右。又過了一年，爲中統元年，世祖即位，阿里不哥反叛，皇帝派遣使臣召見主將渾都海。耶律鑄勸説渾都海等人入京朝見，他們都不聽從，他就捨棄了妻兒，挺身前來歸順。既而渾都海知道了耶律鑄離去，非常惱怒，差遣百名騎兵追趕他而没有趕上。於是又派遣百人去監視耶律希亮母子，脅迫他們隨行，自靈武過應吉里城，至西凉甘州。阿里不哥派遣大將阿藍答兒自和林率軍至焉支山，耶律希亮見到了他。阿藍答兒問："你父親在什麽地方?"耶律希亮回答説："我不知道，和我父親一同任職的人應當知道。"渾都海被激怒，駡道："我怎能知道，你的父親現在已經逃命東歸去見皇帝了！"耶律希亮説："若是這樣，那麽又怎能説不知道！"阿藍答兒久久地看着渾都海説："這話大有深意。"非常急迫地責問耶律希

實，免其監莅。既而阿藍答兒、渾都海爲大兵所殺，其殘卒北走，衆推哈剌不花爲帥。希亮潛匿甘州北黑水東沙陀中。殿兵已過十餘里，有尋馬者適至，老婢漏言，衆奄至，驅至肅州。哈剌不花與鑄有婚姻之好，又哈剌不花在蜀時，嘗疾病，鑄召醫視之，遺以酒食，因釋希亮縛，謂曰："我受恩於汝父，此圖報之秋也。"及抵沙州北川，希亮與兄弟徒步負任，不火食者數日。是冬，涉雪逾天山，至北庭都護府。二年，至昌八里城。夏，逾馬納思河，抵葉密里城，乃定宗潛邸湯沐之邑也。

亮，耶律希亮說："假使我知道此事，也就隨父離去，怎能獨自留下呢！"阿藍答兒認爲這是實情，免除了對他的監視。後來阿藍答兒、渾都海被大軍所殺，其殘兵向北逃竄，衆人推舉哈剌不花爲帥。耶律希亮隱藏在甘州北黑水東沙陀中。負責殿後的士兵已經過去十餘里，有尋馬的人恰巧至此，老婢說漏了實情，衆兵隨後到來，把他們驅趕到肅州。因哈剌不花與耶律鑄有婚姻之好，又因哈剌不花在蜀時，曾染疾病，耶律鑄召來醫生爲他治療，并以酒食相贈，所以他解開了耶律希亮的綁繩，對他說："我曾受過你父親的恩惠，現在是我報恩之時。"等到抵達沙州北川，耶律希亮與兄弟背着東西徒步而行，好幾天不能生火燒飯。這一年冬天，涉雪翻越天山，到達北庭都護府。二年，到達昌八里城。夏季，跨過馬納思河，到達葉密里城，即定宗分藩時所賜的封邑。

時六皇后之妹主后位，與宗王火忽皆欲東覲。希亮母密知其事，携希亮入見，已而事不果。冬，至于火孛之地。三年，定宗幼子大名王閔其不能歸，遺以幣帛鞍馬，乃從大名王至忽只兒之地。會宗王阿魯忽至，誅阿里不哥所用鎮守之人唆羅海，欲附世祖。復從大名王及阿魯忽二王，還至葉密里城。王遺以耳環，其二珠大如榛，實價直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且無功受賞，於禮尤不可。"王又解金束帶遺之，且曰："繫此，於遺體宜無傷。"五月，又爲阿里不哥兵所驅，西行千五百里，至孛劣撒里之地。六月，又西至換扎孫之地。又從至不剌城。又西行六百里，至徹徹里澤剌之山，后妃輜重皆留于此，希亮母及兄弟亦在焉。希亮單騎從行二百餘里，至出布兒城。又百里，至也里虔城，而哈剌不花之兵奄至，希亮又從二王興師，還至不剌城，與哈

此時六皇后之妹占據皇后之位，與宗王火忽都想要東歸朝見皇帝。耶律希亮的母親秘密地知道了這件事，携帶着耶律希亮入見，後來没有成行。冬季，到達火孛之地。三年，定宗幼子大名王可憐他不能回歸，贈給他錢幣絲綢鞍馬，就跟隨着大名王到達忽只兒之地。恰逢宗王阿魯忽到來，誅殺了阿里不哥所任用的鎮守之人唆羅海，欲歸附世祖。耶律希亮又跟隨大名王及阿魯忽二王，回到葉密里城。大名王贈給他一對耳環，上面有兩顆如同榛子一般大小的珠子，實際價值千金，準備穿他的耳朵而讓他佩戴此環。耶律希亮辭謝說："我不敢因爲貪求此寶而傷害父母所賜予我的身體。而且無功受賞，對禮法來說尤其不可以。"大名王又解下金束帶賞給他，并且說："繫上此帶，對於你的身體應該没有傷害。"五月，又被阿里不哥的軍隊所驅逐，向西行走了一千五百里，到達孛劣撒里之地。六月，又西至換扎孫之地。又隨從着到達不剌城。又向西行走了六百里，到達徹徹里澤剌之山，后妃和輜重都留居此處，耶律希亮的母親與他的兄弟們也在此處。耶律希亮單騎隨從二王行二百餘里，到達出布兒城。又行百里，到達也里虔城，而哈剌不花

刺不花戰，敗之，盡殲其衆。二王乃函其頭，遣使報捷。十月，至于亦思寬之地。四年，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兵復至，希亮又從征，至渾八升城。時希亮母從后避暑於阿體八升山。先是，鑄嘗言于世祖："臣之妻子皆在北邊。"至是，世祖遣不華出至二王所，因以璽書召希亮，馳驛赴闕。六月，由苦先城至哈刺火州，出伊州，涉大漠以還。八月，入覲世祖于上都之大安閣，備陳邊事，及羈旅困苦之狀。世祖憐之，賜鈔千錠、金帶一、幣帛三十，命爲速古兒赤、必闍赤。

的軍隊尾隨而至，耶律希亮又跟隨二王興師，回到不剌城，與哈剌不花交戰，打敗了他們，全部殲滅了他們的軍隊。於是二王將哈剌不花的人頭裝在函匣之中，派遣使者到朝廷報捷。十月，到達亦思寬之地。四年，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的軍隊再次侵至，耶律希亮又隨從二王出征，到達渾八升城。當時耶律希亮的母親正隨從皇后在阿體八升山避暑。在此以前，耶律鑄曾對世祖說："臣之妻子都在北邊。"至此時，世祖派遣不華出至二王所在之處，因以璽書召耶律希亮，令他乘驛站車馬入京。六月，由苦先城至哈剌火州，出伊州，穿過大漠而還。八月，在上都大安閣朝見世祖，詳盡地陳述了邊事，以及他們被扣留顛簸困苦的情況。世祖憐憫他，賜鈔千錠、金帶一條、絲棉織品三十匹，命他任速古兒赤、必闍赤。

至元八年，授奉訓大夫、符寶郎。十二年，既平宋，世祖命希亮問諸降將，日本可伐否。夏貴、吕文煥、范文虎、陳奕等皆云可伐。希亮奏曰："宋與遼、金攻戰且三百年，干戈甫定，人得息肩，俟數年，興師未晚。"世祖然之。十三年，太府監令史盧贇言於監官："各路所貢布長三丈，唯平陽加一丈，諸怯薛歹以故爭取平陽布。苟截其長者，與他郡等，則無所爭，而以其所截者，爲髹漆宫殿器皿之用，甚便。"監官從之。適左右以其事聞，帝以詰監官，監官倉皇莫知所以對，歸罪於贇，帝命斬之。希亮遇諸塗，贇以冤告。希亮命少緩，具以實入奏。有旨令董文用讞之，竟釋贇。而召御史大夫塔察兒等讓之曰："此事，言官當言而不言，向微禿忽思，不誤誅此人耶！"十四年，轉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尋遷吏部尚書。帝駐蹕察納兒台之地，希亮至，奏對畢，董文用問大都近事。希亮曰："囹圄多囚耳。"世祖方欹枕而

至元八年，耶律希亮被授任奉訓大夫、符寶郎。十二年，平定了宋朝以後，世祖命令耶律希亮去徵詢宋諸降將，是否能够征伐日本國。夏貴、吕文煥、范文虎、陳奕等人都説可以去征伐。耶律希亮上奏説："宋與遼、金攻戰近三百年，戰爭剛停止，人民纔卸下重擔，等過幾年，再興兵也不晚。"世祖認爲不錯。十三年，太府監令史盧贇對監官説："各路所貢獻的布匹長三丈，衹有平陽所貢布每匹多出一丈，諸怯薛歹因此爭着要平陽布。如果把長出的布截掉，與其他郡相等，就會使他們無所爭，而以所截下的布，作爲髹漆宫殿器皿之用，這是非常便利的事。"監官聽從了他的意見。適逢有人把此事上報，皇帝責問監官，監官於倉皇之中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就把罪責推給了盧贇，皇帝下令斬殺盧贇。耶律希亮在路上遇到了他們，盧贇訴説了他的冤屈。耶律希亮命令稍緩行刑，把實際情況入奏。皇帝下令董文用復審此事，盧贇最終被開釋。而皇帝召見御史大夫塔察兒等人斥責他們説："此事，言官當言而不言，如果不是禿忽思，不就誤殺了此人嗎！"十四年，改任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不久遷任吏部尚書。皇帝在察納兒台之地駐蹕，耶律希亮來到此處，奏對已畢，董文用問及

卧，忽寤，問其故。希亮奏曰："近奉旨：漢人盗鈔六文者殺。以是囚多。"帝驚問："孰傳此語？"省臣曰："此旨實脱兒察所傳。"脱兒察曰："陛下在南坡，以語蒙古兒童。"帝曰："前言戲耳，曷嘗著爲令式？"乃罪脱兒察。希亮因奏曰："令既出矣，必明其錯誤，以安民心。"帝善其言，即命希亮至大都，諭旨中書。十七年，希亮以跋涉西土，足病痿攣，謝事而去，退居瀍陽者，二十餘年。至大二年，武宗訪求先朝舊臣，特除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尋改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希亮以職在史官，乃類次世祖嘉言善行以進，英宗取其書，置禁中。久之，閑居京師，四方之士多從之游。泰定四年卒，年八十一。希亮性至孝，困厄遐方，家貲散亡已盡，僅藏祖考畫像，四時就穹廬陳列致奠，盡誠盡敬。朔漠之人，咸相聚來觀，嘆曰："此中土之禮也。"雖疾病，不廢書史，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所著詩文及從軍紀行録三十卷，目之曰《愫軒集》。贈推忠輔義守正功臣、資善大夫、集賢學士、上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謚忠嘉。

大都近況。耶律希亮説："監獄之中囚犯很多。"世祖正倚枕而卧，忽然醒來，詢問原因。耶律希亮奏説："最近奉聖旨，漢人盗鈔六文者殺。因此囚犯增多。"皇帝吃驚地問："是誰傳達此語？"省臣説："這道旨意確實是由脱兒察所傳。"脱兒察説："陛下在南坡，對蒙古兒童這樣説過。"皇帝説："前言是戲言，何曾著定爲法令？"於是追究脱兒察的罪責。耶律希亮接着奏説："詔令現在已經發出了，所以一定要明確指出其錯誤，以安民心。"皇帝稱贊他的建議，立即命耶律希亮回到大都，向中書省傳達聖旨。十七年，耶律希亮因爲曾在西土跋涉，患有脚痿攣的疾病，辭職回家，退居瀍陽的時間，長達二十餘年。至大二年，武宗訪求先朝舊臣，特地任他爲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不久改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耶律希亮因居史官之職，於是編次世祖的嘉言善行而進獻給皇帝，英宗取其書，放置在宫禁之中。此後很長一段時間，他在京師閑居，四方之士大多與他交游。泰定四年去世，終年八十一歲。耶律希亮生性至孝，在遠方困厄之中，家財散亡已盡，僅藏着先輩的畫像，每年四季在帳篷中陳列致奠，盡誠盡敬。朔漠之人，都相聚來觀看，贊嘆道："這是中原的禮儀。"他雖患病，也不荒廢書史，有時半夜坐起，燃蠟燭寫字。所著詩文及從軍紀行録三十卷，定名爲《愫軒集》。贈推忠輔義守正功臣、資善大夫、集賢學士、上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謚忠嘉。

趙世延

趙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居雲中北邊。曾祖黖公，爲金群牧使，太祖得其所牧馬，黖公死之。祖按竺邇，幼孤，鞠於外大父术要甲，訛爲趙家，因氏爲趙；驍勇善騎射，從太祖征伐，有功，爲蒙古漢軍征行大元帥，鎮蜀，因家成都。父黑梓，以門功襲父元帥職，兼文州吐蕃萬户達魯花赤。世延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儒者體用之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樞密院御史臺肄習官

趙世延字子敬，祖先是雍古族人，居住在雲中北邊。曾祖父黖公，任金國群牧使，太祖奪得他所負責牧養的馬匹，黖公爲此而死。祖父按竺邇，幼年喪父，被其外祖父术要甲所收養，訛稱爲趙家子，因此姓氏爲趙；驍勇善騎射，跟隨太祖征伐，立有戰功，爲蒙古漢軍征行大元帥，鎮守蜀，因而在成都安家。父親黑梓，因爲家世的功勞而得襲任父職爲元帥，兼文州吐蕃萬户達魯花赤。世延天資秀逸，喜好讀書，潛心研究儒家關於本體和作用的學問。二十歲時，世祖召見，令他入樞密院及御史臺學習官政。至元二十

政。至元二十一年，授承事郎、雲南諸路提刑按察司判官，時年二十有四。烏蒙蠻酋叛，世延會省臣以軍討之，蠻兵大潰，即請降。二十六年，擢監察御史，與同列五人劾丞相桑哥不法。中丞趙國輔，桑哥黨也，抑不以聞，更以告桑哥。於是五人者，悉爲其所擠，而世延獨幸免。奉旨按平陽郡監也先忽都贓巨萬，鞫左司郎中董仲威殺人獄，皆明允。二十九年，轉奉議大夫，出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敦儒學，立義倉，撤淫祠，修澧陽縣壞堤，嚴常、澧掠賣良民之禁，部内晏然。元貞元年，除江南行御史臺都事，丁内艱，不赴。大德元年，復除前官，三年，移中臺都事，俄改中書左司都事。臺臣奏，仍爲都事中臺。六年，由山東肅政廉訪副使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十年，除安西路總管。安西，故京兆省臺所治，號稱會府，前政壅滯者三千牘。世延既至，不三月，剖决殆盡。陜民饑，省臺議，請于朝賑之，世延曰："救荒如救火，願先發廩以賑，朝廷設不允，世延當傾家財若身以償。"省臺從之，所活者衆。至大元年，除紹興路總管，改四川肅政廉訪使。蒙古軍士，科差繁重，而軍士就戍往來者多害人，且軍官或抑良爲奴，世延皆除其弊，而正其罪。又修都江堰，民尤便之。四年，升中奉大夫、陜西行臺侍御史。先是，八百媳婦爲邊患，右丞劉深往討之，兵敗而還，坐罪棄市。及是，右丞阿忽台當繼行，世延言："蠻夷事，在羈縻，而重煩天討，致軍旅亡失，誅戮省臣。藉使盡得其地，何補於國？今窮兵黷武，實傷聖治。朝廷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止，勿用。"事

一年，任承事郎、雲南諸路提刑按察司判官，當時他年僅二十四歲。烏蒙蠻酋長叛亂，世延會同省臣帶領軍隊討伐他們，蠻軍潰敗，即請求投降。二十六年，提升他任監察御史，他與同僚五人共同彈劾丞相桑哥有不法之事。御史中丞趙國輔，是桑哥的黨羽，把他們的奏章壓下不報，而且將此事告訴桑哥。因此那五位同僚，都被他們所排擠，惟獨世延幸免。奉旨審查平陽郡監也先忽都貪贓巨萬的案件，審問左司郎中董仲威殺人的案件，都很明正允當。二十九年，轉任奉議大夫，出任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敦促儒學，設立義倉，廢除濫設的祠廟，修築澧陽縣損壞了的堤壩，嚴格執行常、澧掠賣良民的禁令，使所管屬區内晏然太平。元貞元年，任江南行御史臺都事，因守母喪，不赴任。大德元年，又任前職，任官三年，移任中臺都事，不久改任中書左司都事。臺臣奏請，仍然在中臺爲都事。六年，由山東肅政廉訪副使改任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十年，授任安西路總管。安西路，過去是京兆省臺的治所，號稱都會，前任壅滯擱置的政務公文達三千件。趙世延到任以後，不到三個月，所積政務就被他處理殆盡。陜民遇饑荒，省臺商議，向朝廷請求救濟，趙世延説："救荒如救火，希望先行開倉救濟，假若朝廷不同意，世延寧可傾盡家財甚至以身償還。"省臺聽從了他的建議，使許多人保存了性命。至大元年，除任紹興路總管，改任四川肅政廉訪使。蒙古士兵，各種差役繁重，而士兵們往來就戍途中多害百姓，并且軍官中有人强使良民爲奴，趙世延把這些弊病全都予以清除，并且明正其罪。他又修整了都江堰，特别使百姓獲得了利益。四年，升任中奉大夫、陜西行臺侍御史。在此以前，八百媳婦爲邊患，右丞劉深前往討伐他們，兵敗而還，被治罪殺頭陳尸街頭示衆。至此時，右丞阿忽台應當繼任出征，趙世延説："蠻夷之事，應重在聯絡維繫，而今累次勞動大兵征討，致使軍隊死傷，誅戮省臣。假使全部獲得其土地，對國家又有何補益呢？現今窮兵黷武，事實上是有傷聖治。朝廷祇需選擇知治體的重臣，把邊事交托給他去辦理，

聞，樞密院臣以爲用兵國家大事，不宜以一人之言爲興輟。世延聞之，章再上，事卒罷。

皇慶二年，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尋召還，拜侍御史。延祐元年，省臣奏："比奉詔漢人參政用儒者。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拜中書參知政事，居中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有旨省臣自平章以下，率送之官。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爲權臣所忌，乃用皇太后旨，出世延爲雲南行省右丞。陛辭，帝特命仍還御史臺爲中丞。三年，世延劾奏權臣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罪惡十有三，詔奪其官職。尋升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中丞，世延固辭，乃解中丞。五年，進光禄大夫、昭文館學士，守大都留守，乞補外，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世延議即重慶路立屯田，物色江津、巴縣閑田七百八十三頃，摘軍千二百人墾之，歲得粟萬一千七百石。明年，仁宗崩，帖木迭兒復居相位，鋭意報復，屬其黨何志道，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對，至夔路，遇赦。世延以疾抵荆門，留就醫。帖木迭兒遣使督追至京師，俾其黨煅煉使成獄。會有旨，事經赦原，勿復問。帖木迭兒更以它事白帝，繫之刑曹，逼令自裁。世延不爲動，居囚再歲。胥益兒哈呼自以所訴涉誣欺，亡去。中書左丞相拜住屢言世延亡辜，得旨出獄，就舍以養疾。先是，帝獵北凉亭，顧謂侍臣曰："趙世延，先帝所尊禮，而帖木迭兒妄入其罪，數請誅之，此殆報私怨耳，朕豈能從之。"侍臣皆叩頭稱萬歲。帖木迭兒在上京，聞世延出

應當停止出兵，不要用武力。"此事上報，樞密院大臣認爲用兵是國家的大事，不應以一人之言而爲之興廢。世延聞知此事，再次上章陳説，出兵之事最終被取消。

皇慶二年，拜任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不久被召回，拜任侍御史。延祐元年，中書省臣上奏説："近來奉詔令漢人參政任用儒者。趙世延是此職合適的人選。"皇帝説："趙世延確實可以任用，但雍古氏非漢人，他的官位應當居前。"於是拜任中書參知政事，在中書省任職二十月，遷任御史中丞。皇帝下令中書省自平章以下的官員，全都要送世延去赴任新職。這是前所未有的禮法，由此他被權臣所妒忌，權臣就用皇太后的旨意，使世延外任雲南行省右丞。他入宫辭行，皇帝特命他仍然回御史臺任中丞。三年，趙世延劾奏權臣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的十三條罪惡，皇帝下詔革去帖木迭兒的官職。不久世延升任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中丞，世延執意推辭，纔免去了御史中丞之職。五年，晋升光禄大夫、昭文館學士，任大都留守，他請求補任外官，拜任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提議在重慶路設立屯田，物色了江津、巴縣的七百八十三頃閑置田地，選取軍中士兵一千二百人墾種，每年獲得一萬一千七百石粟米。第二年，仁宗駕崩，帖木迭兒復居相位，鋭意報復，令其黨羽何志道，誘使世延的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世延有罪，逮捕世延進京對質，行至夔路，遇到赦免。世延因病而至荆門，留居就醫。帖木迭兒差遣使者督促將世延追回至京師，使其黨羽羅織罪名而使他的罪狀成立。恰逢皇帝下旨，此事已經赦免，不要再追問了。帖木迭兒又以别的罪狀禀告皇帝，把世延關押在刑部獄中，逼令他自殺。世延不爲所動，在監獄中關了兩年。胥益兒哈呼自己認識到他所上訴的事是涉及到誣告欺瞞之罪，逃走了。中書左丞相拜住屢次對皇帝説趙世延無辜受害，得到旨令出獄，到客館居住養病。在此以前，皇帝在北凉亭狩獵，回顧對侍臣説："趙世延，是先帝所尊敬禮遇的人，而帖木迭兒妄加其罪，屢次請求誅殺他，這一定是爲報私怨，朕豈能依從。"侍

獄，索省牘視之，怒曰："此左丞相罔上所爲也。"事聞，帝語之曰："此朕意耳。"未幾，帖木迭兒死，事乃釋。世延出居於金陵。泰定元年，召還朝，除集賢大學士。明年，出爲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四年，入朝，復爲御史中丞，又遷中書右丞。明年，有旨趙世延頃爲權奸所誣，中書宜遍移天下，昭雪其非辜，仍加翰林學士承旨、光禄大夫。經筵開，兼知經筵事，選揀勸講者，皆一時名流。又加同知樞密院事。

臣們全都叩頭口稱萬歲。帖木迭兒在上京，聞知世延出獄，索要中書省公文查閱，怒道："這是左丞相所幹的欺罔皇上之事。"此事被上報給皇帝，皇帝對他説："這是朕的主意。"不多久，帖木迭兒死去，這件事纔得以平息。世延離開京城居於金陵。泰定元年，召他還朝，授任集賢大學士。第二年，出任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四年，入朝，復任御史中丞，又遷任中書右丞。次年，皇帝有旨説趙世延近來被權奸所誣，中書省應遍告天下，昭雪他無辜受冤，仍加官翰林學士承旨、光禄大夫。朝廷開設經筵，他兼知經筵事，所挑選的勸講之人，都是一時之名流。又加授同知樞密院事。

泰定帝崩，燕鐵木兒與宗王大臣議：武宗二子周王、懷王，於法當立；周王遠在朔漠，而懷王久居民間，備嘗艱險，民必歸之，天位不可久虚，不如先迎懷王，以從民望。八月，即定策，迎之于江陵，懷王即位，是爲文宗。當是時，世延贊晝之功爲多。文宗即位，世延仍以御史中丞兼翰林學士承旨，以疾乞歸田里，詔不允。天曆二年正月，復除江南行臺御史中丞；行次濟州，三月，改集賢大學士；六月，又加奎章閣大學士；八月，拜中書平章政事。冬，世延至京，固辭不允，詔以世延年高多疾，許乘小車入内。至順元年，詔世延與虞集等纂修《皇朝經世大典》。世延屢奏："臣衰老，乞解中書政務，專意纂修。"帝曰："老臣如卿者無幾，求退之言，後勿復陳。"四月，仍加翰林學士承旨，封魯國公。秋，以疾，移文中書致其事，明日即行，養疾於金陵之茅山。詔徵還朝，不能行。二年，改封凉國公。元統二年，詔賜世延錢凡四萬緡。至元改元，仍除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魯國公。明年五月，至

泰定帝駕崩，燕鐵木兒與宗王大臣們商議：武宗的兩位兒子周王、懷王，按照禮法都可以被擁立爲皇帝；周王遠在朔漠，而懷王久居民間，備嘗艱險，百姓一定會擁護他，天子之位不可久虚，不如先迎立懷王爲帝，以順從民望。八月，把擁立皇帝的事寫在簡上，告於宗廟，從江陵把懷王迎接回京，懷王即位，他就是文宗皇帝。在這一時期，趙世延贊助謀劃的功勞很多。文宗即位之後，趙世延仍然以御史中丞兼翰林學士承旨，因患病而乞求回歸鄉里，詔令不允。天曆二年正月，再次授任江南行臺御史中丞；行至濟州，三月，改任集賢大學士；六月，又加升奎章閣大學士；八月，拜任中書平章政事。此年冬季，趙世延來到京城，執意推辭未獲同意，下詔以趙世延年高多病，特許他可以乘坐小車入宫。至順元年，詔令趙世延與虞集等人纂修《皇朝經世大典》。趙世延屢次奏請："臣已衰老，乞求解除中書省的政務，使臣專心纂修。"皇帝説："像卿一樣的老臣已没有幾個了，求退之言，你以後不要再上陳了。"四月，仍加官翰林學士承旨，封爲魯國公。秋天，因爲疾病，他給中書省發文通知自免其事，第二天就立刻啓程，在金陵的茅山養病。皇帝下詔徵他還朝，他不能成行。二年，改封他爲凉國公。元統二年，詔賜趙世延錢共四萬緡。至元改元，仍然授任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魯國公。次年五

成都，十一月卒，享年七十有七。至正二年，贈世忠執法佐運翊亮功臣、太保、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忠。世延歷事凡九朝，揚歷省臺五十餘年，負經濟之資，而將之以忠義，守之以清介，飾之以文學，凡軍國利病，生民休戚，知無不言，而於儒者名教，尤拳拳焉。爲文章，波瀾浩瀚，一根於理。嘗較定律令，彙次《風憲宏綱》，行于世。五子，達者三人：野峻台，黄州路總管；次月魯，江浙行省理問官；伯忽，夔州路總管，天曆初，囊加台據蜀叛，死于難，特贈推忠秉義效節功臣、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蜀郡公，謚忠愍。

月，至成都，十一月去世，享年七十七歲。至正二年，贈世忠執法佐運翊亮功臣、太保、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忠。趙世延共歷官九朝，在省臺任職達五十餘年，具有經時濟世的天資，而以忠義行事，以清廉自守，以文學自飾，凡是有關軍國的利弊，百姓生活的好壞，他都知無不言，而對於儒學名教，尤其誠意至敬。他寫的文章，氣勢波瀾浩瀚，而全能歸結於理。他曾經校定律令，彙編成《風憲宏綱》，廣泛流傳。他有五個兒子，顯赫的有三人：野峻台，任黄州路總管；次名月魯，任江浙行省理問官；伯忽，任夔州路總管，天曆初年，囊加台據蜀叛亂，死於戰亂，被特贈推忠秉義效節功臣、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爲蜀郡公，謚忠愍。

孔思晦

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也。資質端重，而性簡默，童丱時，讀書已識大義。及長，授業於導江張𦈡，講求義理，於詞章之習，薄而弗爲。家貧，躬耕以爲養，雖劇寒暑，而爲學未嘗懈，遠近争聘爲子弟師。大德中，游京師，祭酒耶律有尚欲薦之，以母老，辭而歸。母卧疾，躬進藥餌，衣不解帶。居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至大中，舉茂才，爲范陽儒學教諭。延祐初，調寧陽學。先是，兩縣校官率以廩薄不能守職，而思晦以儉約自將，教養有法，比代去，學者皆不忍舍之。於是孔氏族人相與議：思晦嫡長且賢，宜襲封爵，奉祠事。狀上政府，事未决。仁宗在位，雅崇尚儒道，一日，問："孔子之裔今幾世，襲爵爲誰?"廷臣具對曰："未定。"帝親取孔氏譜牒按之，曰："以嫡應襲封者，思晦也，復奚疑!"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緡，加至五百緡，賜四品印。

孔思晦字明道，是孔子的五十四世孫。天資品格端莊持重，而性情簡約沉默，孩童時，讀書就已經能知道大義。到成年時，授業於導江張𦈡，講究求索義理，對於文章修辭文采，蔑視而不爲。他家境貧寒，親自參加農業勞動以自給，即使是嚴寒酷暑，也未曾在學業上有所懈怠，人們不分遠近争相延聘他作爲子弟的教師。大德年間，到京師游學，國子祭酒耶律有尚準備薦舉他，他因爲母親年老而謝絶了，回到家中。他的母親卧病在床，他親自進奉湯藥食物，日夜在旁衣不解帶。居喪時，傷心得五日之中没有喝過一口水。至大年間，他被舉爲茂才，任范陽儒學教諭。延祐初年，調任寧陽學官。在此以前，兩縣的學官都因爲官俸太薄而不能守職，而孔思晦以儉約自我約束，教養學生有法度，等到離任時，讀書人都對他依依不捨。因此，孔氏族人共同商議：孔思晦是嫡長并且賢良，應當讓他襲封爵位，主持祠祀之事。向政府呈狀申請，但没有結果。仁宗在位時，很崇尚儒學，有一天問道："孔子的後裔現今已傳至幾世，是誰承襲了封爵?"廷臣據實回答説："還没有確定。"仁宗親自取來孔氏譜牒查閲，説："以嫡傳應該受封的

泰定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襲爵上公，而階止四品，於格弗稱，且失尊崇意。"明年，升嘉議大夫。至順二年，改賜三品印。思晦以宗祀責重，恒懼弗勝，每遇祭祀，必敬必慎。初，廟毁于兵，後雖苟完，而角樓圍墻未備，思晦竭力營度，以復其舊。金絲堂壞，又一新之，祭器禮服，悉加整飭。又以尼山乃毓聖之地，故有廟，已毁，民冒耕祭田且百年，思晦復其田，且請置尼山書院，以列于學官，朝廷從之。三氏學舊有田三千畝，占于豪民，子思書院舊有營運錢萬緡，貸於民取子錢，以供祭祀，久之，民不輸子錢，并負其本，思晦皆理而復之。聖父舊封齊國公，思晦言于朝曰："宣聖封王，而父爵猶公，願加褒崇。"乃詔加封聖父啓聖王，聖母王夫人。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僞滅真，害宣聖子孫幾盡，至是，其裔復欲冒稱宣聖後。思晦以爲："不早辨則真僞久益不可明，彼與我不共戴天，乃列于族，與共拜殿庭，可乎?"遂會族人，稽典故斥之，既又重刻宗譜于石，而孔氏族裔益明矣。元統元年卒，年六十七。卒之日，有鶴百餘翔其屋上，又見神光自東南落其舍北。至正中，朝廷加贈其官，而賜謚曰文肅。子曰克堅，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夫，既而進通奉大夫。至正十五年，召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拜陝西行臺侍御史，遷國子祭酒，擢山東肅政廉訪使，不赴。孫希學，襲封衍聖公。

是孔思晦，還有什麼可疑的呢！"特授予他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鈔百緡，加至五百緡，賜給他四品官印。

泰定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奏言："襲爵爲尊貴的公尊，而官階祇有四品，與規定不相稱，并且有失尊崇之意。"第二年，升爲嘉議大夫。至順二年，改賜他三品官印。孔思晦以宗祀之事職責重大，總是擔心自己不能勝任，每逢遇有祭祀典禮，他都必敬必慎。以前，孔廟毁於戰亂，後來雖然勉强修復，但角樓圍墻没能修理，孔思晦竭力營建，以便恢復其舊觀。金絲堂壞，又修整一新，祭器禮服，全都加以整修。又因尼山是孕育誕生孔子的地方，過去曾有廟，已毁壞，百姓侵占耕種祭田將近百年，孔思晦恢復其祭田，并且請求設置尼山書院，把它列入官學，朝廷聽從了他的請求。三氏學原先有田三千畝，被豪民所占，子思書院原先有營運錢一萬緡，借貸給百姓而收取利息，用以供給祭祀，時間長了，百姓不交納利息，并且不償還本金，孔思晦都理清原委而恢復其舊。聖父過去被封爲齊國公，孔思晦向朝廷奏言説："孔子被封爲宣聖王，而其父爵仍是公，希望加封褒崇。"於是皇帝頒詔加封聖父爲啓聖王，聖母爲王夫人。五代時，孔末的後代勢力正盛，欲以假充真，殘害孔子子孫殆盡，至此時，其後裔又想冒稱爲孔子的後代。孔思晦認爲："不及早辨清真僞而時間長了就更不能分明，那些人與我們不共戴天，却被列爲同族，與我們一起祭祀先人，這怎麼可以?"於是會同族人，考證典籍把他們排斥出去，此後又在石碑上重新刻寫了宗譜，而使孔氏家族的世系更加明瞭。元統元年去世，享年六十七歲。他去世的那一天，在他的屋頂上有百餘隻鶴飛翔，又有神光出現由東南落入其舍之北。至正年間，朝廷加贈其官，賜謚號爲文肅。他的兒子名叫孔克堅，襲封爲衍聖公，品階爲嘉議大夫，既而晋級爲通奉大夫。至正十五年，召入任同知太常禮儀院事，拜任陝西行臺侍御史，遷任國子祭酒，升山東肅政廉訪使，没有赴任。孫子孔希學，襲封爲衍聖公。

元史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八

元明善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其先蓋拓跋魏之裔，居清河者，至明善四世矣。明善資穎悟絶，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而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吴中，已名能文章。浙東使者薦爲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掾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不敢以曹屬御之。及士選升江西左丞，又辟爲省掾。會贛州賊劉貴反，明善從士選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明善議緩詿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一日，將佐白："宜多戮俘獲，及尸一切死者，以張軍聲。"明善固争，以爲王者之師，恭行天罰，小醜陸梁，戮其渠魁可爾，民何辜焉。既又得賊所書贛、吉民丁十萬于籍者，有司喜，欲滋蔓爲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迹，二郡遂安。升掾南行臺，未幾，授樞密院照磨。轉中書左曹掾，掾曹無留事。始，明善在江西時，張瑄爲其省參政，明善有馬，駿而瘠，瑄假爲從騎，久益壯，瑄愛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後瑄敗，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穀之簿，書"米三十斛送元復初"，不言以酬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爲辨白其事者，乃復掾省曹。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他的先祖是拓跋魏的後裔，定居在清河，至元明善已經是第四代了。元明善天資聰穎悟性奇絶，出外讀書，過目不忘，諸經都得到名師傳授，尤其是對《春秋》有深入的研究。他二十歲時在吴中游學，就已經以文章知名。浙東使者舉薦他任安豐、建康兩地的學正。被徵辟爲行樞密院掾。當時董士選任僉院事，對他如客如友，不因爲他是自己的僚屬而任意驅使。等到董士選升任江西左丞時，又徵辟明善任行省掾。恰逢贛州賊人劉貴反叛，明善跟隨董士選領兵討伐。擒獲賊衆三百人，明善建議不要急於牽連治罪，結果使一百三十個無辜者幸免於難。一日，將佐説："應該多殺俘虜，并且把全部的死尸陳列示衆，以壯軍威。"明善力争不可，他認爲光明正大的軍隊，應當是奉行天道懲罰罪惡，對於那些跳梁小醜們，衹需殺戮罪魁禍首，而被他們驅使的百姓又有何罪。後來又搜獲賊人所寫的贛、吉二州十萬民丁的名册簿籍，負責查辦此事的官吏非常高興，欲擴大懲辦範圍而圖謀私利，明善請求把名册焚燒而銷毁痕迹，於是這兩個郡的百姓得以平安無事。他升任南行臺掾，没多久，又被授任樞密院照磨。轉中書左曹掾後，使衙門裏没有積壓不辦的事務。起初，明善在江西任職時，張瑄任行省參政，明善有一匹馬，是一匹較瘦的駿馬，張瑄將此馬借去作爲從騎，時間久了此馬更加雄壯，張瑄喜愛此馬，就送給明善三十斛米作爲馬的酬金。後來張瑄敗事，江浙行省查抄其家，搜得其記載錢糧的賬簿，上面寫有"米三十斛送元復初"，但没有

注明這是償付馬價，元明善坐罪免官；時間久了，有人出面爲他辯白此事，纔官復中書省曹掾。

仁宗居東宫，首擢爲太子文學。及即位，改翰林待制。與修成宗、順宗《實録》，升翰林直學士。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明善舉宋忠臣子集賢直學士文陞同譯潤，許之。書成，每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興聖太后既受尊號，廷臣請因肆赦，明善曰："數赦，非善人之福，宥過可也。"奉旨出賑山東、河南饑，時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賑貸，明善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曰："擅命獲罪，所不辭也。"還，修《武宗實録》，又升翰林侍講學士，預議科舉、服色等事。延祐二年，始會試天下進士，明善首充考試官，及廷試，又爲讀卷官，所取士後多爲名臣。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宣聖五十四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擢參議中書省事，旋復入翰林爲侍讀，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又召入集賢爲侍讀，議廣廟制，升翰林學士，修《仁宗實録》。英宗親祼太室，禮官進祝册，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眷遇之隆，當時莫并焉。至治二年，卒于位。泰定間，贈資善大夫、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謚曰文敏。

仁宗在東宫爲太子時，首先選任明善爲太子文學。等到仁宗即位，改任翰林待制。參與編寫《成宗實録》和《順宗實録》，升翰林直學士。有詔命他節選《尚書》經文，翻譯其中有關政要的部分進呈。元明善在皇帝面前推舉宋忠臣之子集賢直學士文陞與他共同翻譯潤色，皇帝同意了他的請求。書編成以後，每奏進一篇，皇帝看後必然給予稱贊，説："二帝三王之道，没有你們的翻譯我是無法聞知的。"興聖太后受封尊號以後，廷臣請求藉此行赦，明善説："頻繁行赦，這不是善人之福，寬免罪過就可以了。"奉旨出使救濟山東、河南的飢民，當時彭城、下邳諸州接連數十驛站，民餓馬斃，而官府没有文告對他們進行救濟，明善把一萬二千錠鈔分給了他們，説："即使因爲擅自作主而獲罪，我也在所不辭。"回朝覆命後，纂修《武宗實録》，又升翰林侍講學士，參與商定科舉、服色等事。延祐二年，開始會試天下進士，明善被首選爲考試官，等到廷試時，他又作爲讀卷官，所録取的進士後來有許多人成爲名臣。改任禮部尚書，刊正孔氏宗法，以孔子的五十四世孫孔思晦襲封爲衍聖公，事上報，皇帝批示同意。升參議中書省事，不久又入翰林爲侍讀，年中拜任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又被召回爲集賢院侍讀，提議擴建宗廟，升翰林學士，纂修《仁宗實録》。英宗親自去太室以酒祭祀祖先，禮官進呈祝册，請皇帝署名，仁宗多次命明善代簽，對他如此眷愛尊重，當時没有人能比得上。至治二年，死於任上。泰定年間，贈資善大夫、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謚文敏。

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爲文辭，

元明善早年就以其文章而自豪，風格宗法秦、漢，晚年更加精粹，著有文集流行於世。起初在江西、金陵時，往往與虞集激烈地争論，用以相互切磋。明善説："虞集所治諸經，衹是朱熹所注的幾部罷了，漢儒們曾盡心研究的成果，他没有很廣博地參考。"虞集也説："凡是撰寫文

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歡，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出橐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釂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公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别。真人吴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删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歡好如初。集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善之言告之。明善一子，晦，蔭受峽州路同知，早卒。

章，能够寫出自己想説的話就行了，假若一定要像元明善所説的‘如同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方可，就不是真實的情感。”二人當初交情很好，到京師以後，却不能互相尊重。董士選自中臺調至江浙行省任職時，他們二人都送到都門外，董士選説：“伯生以教導爲職，應當早回去，復初應再送送我。”虞集回城，元明善送到二十里外，董士選下馬進入邸舍之中，設置酒席，拿出行囊中所携帶的菜肴，酌酒同飲，於是他舉酒對元明善囑咐説：“士選作爲功臣之子，在臺省任職，對國家没有什麽補益，衹是求得佳士數人，爲朝廷所用，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一定都會顯赫，但是恐怕不免被人所離間。復初是中原人，一定能做當權之官；伯生是南人，將會受復初的打擊。現在爲了我飲此酒，千萬不要像我所説的那樣。”元明善接過這杯酒，跪着將酒一飲而盡。站起身來，説：“確實如您所説，不要説將來，現在我們倆已經有矛盾了。請您再賜一杯酒，明善終身不敢忘記您所説的話！”於是再飲而别。真人吴全節，與元明善交往很密切，曾經求元明善作一篇碑文。作成之後，元明善對吴全節説：“伯生見到我的文章，一定會譏諷指摘，我想知道他説什麽。請您爲我設置一桌酒席，招伯生來觀此文，等到文章已經刻在石碑上，那就無法挽回了。”次日，虞集至，元明善出示其文，問他寫得怎麽樣，虞集説：“您若能聽從我的話，删去百餘字，就可成爲一篇流傳後世的佳作。”元明善立刻將筆蘸飽了墨交給虞集，虞集共删了一百二十字，使文章更加精當準確。元明善非常高興，於是他們二人又和好如初。虞集每次見到明經之士，也把元明善所説的話告訴他們。元明善有一個兒子，名叫元晦，以蔭授職峽州路同知，早年就去世了。

虞集　虞剛簡　虞汲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簡，爲利州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卭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詩書論語説》，以發

虞集字伯生，是宋丞相虞允文的五世孫。曾祖虞剛簡，爲利州路提刑，爲官很有政績。他曾與臨卭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心傳等人，在蜀之東門外一起講學，深得程、朱學説隱微的旨意，著有《易詩書論語説》，以闡明其義，蜀人

明其義，蜀人師尊之。祖玨，知連州，亦以文學知名。父汲，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崇仁，與吴澄爲友，澄稱其文清而醇。嘗再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餘口以歸，由是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於諸生中，得孛术魯翀、歐陽玄而稱許之，以翰林院編修官致仕。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未有子，爲禱於南岳。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嶽真人來見。"既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集三歲即知讀書，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册可携，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盡通其説，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從吴澄游，授受具有源委。

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爲職，而益自充廣，不少暇佚。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策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内艱，服除，再爲助教，除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俎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爲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爲教！"仁宗在東宫，傳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爲賢。大成殿新賜登歌樂，其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

尊崇他爲理學宗師。虞集的祖父虞玨，任連州知州，也以文學知名。虞集的父親虞汲，任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崇仁，與吴澄爲友，吴澄稱贊他的文章清麗純正。他曾經兩次到京師，贖回同族中被俘獲的十餘人，因此家境更加貧困。晚年出仕任小官，教授諸生，得到孛术魯翀、歐陽玄等人爲弟子而非常賞識他們，以翰林院編修官退休。娶妻楊氏，是國子監祭酒楊文仲的女兒。咸淳年間，楊文仲守衡，虞汲跟隨他，因未有子嗣，虞汲至南岳禱告。虞集臨降生時，楊文仲早晨起來，穿戴好衣冠後坐着打瞌睡，夢見一道士至前，牙兵上前禀告説："南嶽真人來見。"夢醒以後，聽到女婿生得一男，心裏十分驚異。虞集三歲時就已知讀書，乙亥年，虞汲携全家去嶺外，戰亂之中没有携帶書籍，楊氏口授虞集《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之文，他聽一遍就能誦記。等到回到長沙，拜師學習，方得到各經的刻本，已經是盡讀了諸經，通曉其大義了。楊文仲是世代治《春秋》學説的名家，而他的族弟參知政事楊棟，又明曉性理之學，楊氏未嫁時，就盡通其説，所以虞集與弟虞槃，都是受業於家庭，在外則以世交之子的身份師從吴澄，所學都有其淵源。

董士選由江西行省左丞除任南行臺中丞，延聘虞集作爲家塾教師。大德初年，虞集首次來到京師。因爲大臣的舉薦，被授任大都路儒學教授，雖然是以教導學生爲職責，但他在學術上却更加自我充實，没有片刻悠閑逸樂。任國子助教後，就以師道爲己任，諸生等候他離開官署後，常常帶着書本到其家修習課業，其他館的學生多相繼到虞集處請教。爲母守喪，服喪期滿後，再次任助教，除博士。虞集曾在殿上監祭，有一個叫劉生的人，因喝醉了酒而在擺設祭祀的俎豆時失禮，虞集將此事告訴學監，要求削除他的學籍。大臣中有人爲劉生講情，虞集堅持認爲不可寬恕，他説："國子監，是講禮義的地方，出現這樣的事而不予懲治，用什麽教育人！"仁宗當時在東宫爲太子，傳旨曉諭虞集，不要窮追此事，虞集以劉生失禮之事上奏，移文詹事院，最

情性不相能，集親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一人掌之，以俟考正。仁宗即位，責成監學，拜臺臣爲祭酒，除吴澄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其説。有爲異論以沮之者，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太常博士，丞相拜住方爲其院使，間從集問禮器祭義甚悉，集爲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住嘆息，益信儒者有用。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説者謂治平可力致，集獨以謂當治其源。遷集賢修撰，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

終開除了劉生，仁宗因此更加認爲虞集是賢良之士。朝廷新行頒賜大成殿登歌樂，其教師世代在江南居住，而樂生都是河北農家子弟，他們情性不相合，虞集親自教導他們，然後纔演奏成曲。他又請求設置司樂一人掌管此事，以備考校正誤。仁宗即位以後，嚴格要求監學，任命臺臣兼任祭酒，任吴澄爲國子司業，他們都想對國學有所更張革新，以符合皇帝的要求，虞集極力贊同其説。有人製造惡語怪論來阻止他們，吴澄辭官歸里，虞集也告病免官。没多久，授予太常博士，丞相拜住此時任太常院使，空閑時常常向虞集詳細地詢問禮器祭義等事，虞集給他講解先王的成法，以及古今因革治亂的原由，拜住爲之嘆息，更加相信儒者是有用之才。此時朝廷剛開始通過科舉來取士，有人認爲用這種方法可達到治國平天下的效果，惟獨虞集認爲應當從根源上治理國家。遷集賢院修撰，藉着集體商討學校之事時，便上奏提出建議説：

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强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説，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

師道確立之後就會使行善之人增多，學校的作用，是使士人受到教育，以此使他們被培養成有德行的賢達之才。現今天下的學官，單憑資格不講究學識，强加之諸生之上，而稱呼他們爲師，主管部門的官吏不相信他們，學生也不相信他們，這種局面對於學校是没有益處的。像這樣的情況希望確立師道，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嗎？那些下州小邑的讀書人，原本見聞有限，而他們的父兄教導子弟的根本目的，起初并没有期望他們在學業上有所成就，而師友之間的交往，也不能分辨清哪是邪正，然而所謂的賢才之人，并不是從天上降下來從地下長出來的，哪有可以寄希望的道理呢！爲今之計，不如使地方守令尋求通曉經義道德高尚的人，尊崇他們，拜他們爲師，至誠懇切地向他們學習，在他們的道德感化之下，也許會有所效應。其次纔尋求那些行爲近於端正，而不爲詭異駭俗的人，確實遵守先儒經義師説，而不敢妄爲奇論的人，衆人所敬服，而又不是鄉愿之徒，把這些人延聘爲師，每日背誦其書，

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

使學習的人時時温習之，聽入耳中而銘記在心，藉以正其根本，那麽他們將來也就會有所發揚光大。再其次就是選取鄉貢至京師而罷歸的人，他們的議論文藝，猶足以打動別人，與泛泛不知根底的人不同。

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仁宗嘗對左右嘆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顯擢爾。"會晏駕，不及用。

六年，任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仁宗曾經對左右侍臣感嘆道："儒者都被任用了，祇有虞伯生還没有任顯官啊。"恰遇仁宗皇帝去世，没有來得及重用虞集。

英宗即位，拜住爲相，頗超用賢俊。時集以憂還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於上，遣使求之於蜀，不見；求之江西，又不見；集方省墓吴中，使至，受命趨朝，則拜住不及見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説，故所取每稱得人。

英宗即位，拜住爲丞相，頗能破格任用賢俊。當時虞集因遇喪事而回江南，拜住不知道，於是在皇帝面前舉薦他，朝廷派人到蜀地去找虞集，没有見到；又到江西去尋找，又没有找到；虞集正在吴中省視祖墓，使臣到，他受命前往朝廷，結果拜住已經去世了。泰定初年，在禮部舉行考試，虞集對同僚們説："國家分科考試之法，各經典的傳和注各有所規定，將要以此統一道德標準、風俗習慣，不是想讓學者各自獨占其業，如同近代五經學究那樣固執淺陋。經典著作意旨深遠，不是一人之見所能詳盡，考試之文，推選其高深者録取，不必先有成見，假若先有成見，就會使求賢之心變得狹隘，而差錯即從此而生。"其後他曾兩次任考官，都堅持此説，因此每次所録取的人都是人才。

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天子幸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集與集賢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在行。經筵之制，取經史中切於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患夫陳聖學者未易於盡其要，指時務者尤難於極其情，每選一時精於其學者爲之，猶數日乃成一篇，集爲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後得以無忤。其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則未嘗不退而竊嘆焉。拜翰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

泰定初年，任國子司業，升任秘書少監。天子巡視上都，因爲侍講之臣多是年高體弱，所以命虞集與集賢侍讀學士王結，帶着經書相隨。從此，虞集每年都隨從皇帝出行。爲皇帝講經的制度，是選取經史之中切合於養心育德及有關治國之道的內容，用蒙古語、漢文兩種文本進呈皇上讀閲。在潤色翻譯之際，最難的是那些陳説聖學的內容不容易把其中要旨表達明白，以及那些對時事要務有所指導的內容難於極盡其情實，每次選取一時精於其學的人執掌此事，猶經數日纔能完成一篇，虞集反復辨明古今名物而使之通達，然後纔能做到準確無誤。其文辭的通達程度，若有萬分之一的不妥之處，他没有一次不是退而私自嘆息。拜翰林直學士，不久又兼任國子祭酒，曾趁講學結束後，論説京師靠從東南地區運糧充

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盗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于中，説者以爲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户之設，大略宗之。

實供給，竭盡民力而置之於險惡不測的水運，這不是寬待遠人而利用地利所應采取的做法。他與同僚進言説：“京師的東面，有數千里的濱海地區，北端到遼海，南臨青、齊等州，是蘆葦叢生的場所，海潮每日一至，將此地淤積爲肥沃的土地，應采用浙人治海的方法，修築堤堰阻隔海水而使之爲田，准許那些想要得到官職的富民，集合其衆而劃分授給他們土地，由官府給他們劃定界限，有能驅使萬人耕田的富民，就分給他萬人所耕之田，任命他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也如此類推，考察其中凡有懈怠不勝任的人就改换。第一年，不徵收賦税；第二年，也不徵收；等到第三年，根據其收成，參照其土地的好壞的差别，由朝廷制定税額，按照不同的税額逐漸徵收賦税；五年之後，有了一定的積蓄，就任命他們官職，用其所儲作爲他們的官俸；十年以後，發給他們印符，使其官職能够傳襲其子孫，如同軍籍官員之法。這樣就會使京師東部地區有數萬民兵，他們可以就近保衛京師，對外防禦島夷的侵擾；减輕從東南海運糧食的沉重壓力，使疲勞不堪的百姓解除負擔；成就了富民得官的心願，而又使他們獲得發揮其能力的機會；使江海地區游閑無業而爲盜賊的一類人，都得到安置。”此項建議在朝中商定時，評論此事的人認爲一旦實施此法，就必然會造成執事者收受賄賂派田，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於是此事就被擱置下來。此後海口萬户的設置，基本上是依據此法而定。

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既即位，命集仍兼經筵。嘗以先世墳墓在吴、越者，歲久湮没，乞一郡自便，帝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爾。”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籍而死，有方數百里無孑遺者，帝問集何以救關中，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讟興焉。不幸大菑之餘，正君子爲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

文宗在做藩王時，就已經知道虞集的名聲，即位以後，任命虞集仍然兼任經筵的職務。曾經因其先世墳墓在吴、越地區的，多年未修而致湮没，請求外放任一郡守以求有所收益，皇帝對他説：“以你的才能任一郡之長是没有什麽不勝任的，祇是現在你還不能離開朝廷。”任他爲奎章閣侍書學士。當時正遇上關中地區遭受嚴重的饑荒，百姓尸横遍野，有的地方方圓數百里没有一個人存活下來，皇帝問虞集有什麽好方法能使關中地區的飢民得救，他回答説：“很久以來太平無事，人們的性情變得喜好安逸，而有志之士，却急於在近期内有所建樹，由此而導致怨言增

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畎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有敕諸兼職不過三，免國子祭酒。

多。在不幸遇到大災之時，正是君子能施展治國革新的良機，如果能够派遣一兩個有仁術、知民事的官吏，稍微放寬一些對他們的限制，使他們能够有所作爲，在各郡縣中選擇可用之人，在百姓原來定居之處，設立城郭，重整閭里，治理溝河水渠，限定田畝，減少徵斂，招撫那些傷殘老弱之人，讓他們各盡其力而逐漸治理，這樣就會使那些遠逃在外之人逐漸回鄉，并在春耕秋收之時，都給予他們資助，一二年間，不要徵斂賦稅和派遣徭役，疆界確定了，百姓互相關心救援，對四面八方投奔而來的人，都一視同仁，截然有法，這樣像三代聖世時期一樣的順服昌盛的臣民，將出現在這片空虛的土地上。”他的建議得到皇帝的稱贊。虞集因此又進言說：“臣子假若有幸去治理一郡，以此法試行，不出三五年，必然會有成果報答朝廷。”皇帝左右有人說：“虞伯生提這建議是想要藉此離開朝廷。”於是不再討論此事。因有敕令諸兼職不超過三個，所以免去了虞集國子祭酒的官職。

時宗藩暌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將策士於廷，集被命爲讀卷官，乃擬制策以進，首以“勸親親，體群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爲問，帝不用。集以入侍燕閒，無益時政，且媢嫉者多，乃與大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等進曰：“陛下出獨見，建奎章閣，覽書籍，置學士員，以備顧問。臣等備員，殊無補報，竊恐有累聖德，乞容臣等辭職。”帝曰：“昔我祖宗，睿智聰明，其於致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歲跋涉難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陳於前，卿等其悉所學，以輔朕志。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臺任之，非卿等責也。其勿復辭。”

當時宗藩有隔閡不和睦，功臣驕縱豪奢，政教未立。皇帝將在朝廷策問士子，虞集被任命爲讀卷官，於是他草擬制策題目進呈，第一道問題是“勸親親，體群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皇帝没有采用。虞集認爲自己作爲皇帝日常侍奉的官員，對時政没有多少補益，并且遭到許多人的妒嫉，於是便與大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等人進言說：“陛下真知獨見，建置奎章閣，觀覽書籍，設置學士官員，以備顧問。臣等占據着這些職位，没有什麽建樹以報朝廷，自恐有拖累聖德之處，乞求准許臣等辭職。”皇帝說：“往昔我的祖宗，睿智聰明，他們對於致理之道，是生而知之，朕早年跋涉於艱難險阻間，比我的祖宗，既缺乏生而知之之明，對於國家治理和體制，豈能全面通曉？所以纔建立奎章閣，設置學士官員，以祖宗的明訓、古昔治亂的得失經驗，每日在朕面前陳説，卿等要儘量把你們所知道的講給我聽，用以輔助成就我的志向。至於那些軍國機務，自有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等機構負責處理，不是卿等的職責。你們以後不要再提及辭職

有旨采輯本朝典故，仿《唐》、《宋會要》，修《經世大典》，命集與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同任總裁。集言："禮部尚書馬祖常，多聞舊章，國子司業楊宗瑞，素有曆象地理記問度數之學，可共領典；翰林修撰謝端、應奉蘇天爵、太常李好文、國子助教陳旅、前詹事院照磨宋褧、通事舍人王士點，俱有見聞，可助撰録。庶幾是書早成。"帝以嘗命修遼、金、宋三史，未見成績，《大典》令閣學士專率其屬爲之。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翰林國史院修祖宗實録時百司所具事迹參訂。翰林院臣言於帝曰："實録，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迹亦不當示人。"又請以國書《脱卜赤顔》增修太祖以來事迹，承旨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顔》非可令外人傳者。"遂皆已。俄世延歸，集專領其事，再閲歲，書乃成，凡八百帙。

既上進，以目疾丐解職，不允，乃舉治書侍御史馬祖常自代，不報。御史中丞趙世安乘間爲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貧，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弘才博識，無施不宜，一時大典册咸出其手，故重聽其去。集每承詔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冀有感悟，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不語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其故也。時世家子孫以才名進用者衆，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間之。既不效，則相與摘集文辭，指爲譏訕，賴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傷，然集遇

之事。"

有旨令采輯本朝典章故事，仿照《唐會要》、《宋會要》，纂修《經世大典》，命虞集與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同任總裁。虞集進言説："禮部尚書馬祖常，多聞舊章，國子司業楊宗瑞，素有曆象地理記問度數之學，可以讓他們共同負責此書；翰林修撰謝端、應奉蘇天爵、太常李好文、國子助教陳旅、前詹事院照磨宋褧、通事舍人王士點，都博有聞見，可以協助撰寫。這樣可使此書早日定稿。"皇帝因爲以前曾命纂修遼、金、宋三史，而未見成果，所以令閣學士專率其屬官員修纂《經世大典》。既而因爲累朝故事有些没有記載可考，所以請求借用翰林國史院在修纂祖宗實録時各部門所彙集的事迹來參考訂正。翰林院大臣對皇帝説："實録，按照法規它是不能傳視於外人的，那麽纂修實録時所彙集的事迹也就不應示人。"他們又請求用國書《脱卜赤顔》來增修太祖以來的事迹，承旨塔失海牙説："《脱卜赤顔》不是可以傳示外人的書。"於是他們兩次所請都没有得到准許。不久趙世延挂職歸家，便由虞集單獨負責此書的纂修，過了兩年之後，書纔完成，共有八百卷。

虞集進獻《經世大典》以後，就以眼病爲由請求解職，皇帝没有同意，於是他又推舉治書侍御史馬祖常代替自己的職務，没有得到批覆。御史中丞趙世安趁着皇帝空閑之時爲虞集請求説："虞伯生久居京師，非常清貧，并且又患有眼病，最好能讓他做一任地方官，以便醫治。"皇帝憤怒地説："一個虞伯生，你們就容不下嗎！"皇帝此時正在重用文學之士，因爲虞集宏才博識，所經手的事都做得十分恰當，一時大典册立之文都出自虞集之手，所以皇帝對他要求離去的請求非常關注。虞集每次奉旨擬寫文章，必然要用帝王之道、治亂之由，從容地予以確切的暗示，寄希望於皇帝看後有所感悟，他在承接皇帝顧問以及論述古今政治得失時，尤其能够委婉地將道理講明。有時因事規勸，離開宫中後從不告訴别人；有時勸諫不能奏效，回家後憂悶不樂，家人看到他這副樣子，不敢詢問其緣由。當時世家子孫有

其人，未嘗少變。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營都王，使貴近阿榮、巙巙傳旨。二人者，素忌集，繆言制封營國公，集具稿，俄丞相自榻前來索制詞甚急，集以稿進，丞相愕然問故，集知爲所紿，即請易稿以進，終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

論薦人材，必先器識，心所未善，不爲牢籠以沽譽；評議文章，不折之於至當不止，其詭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雖以此二者忤物速謗，終不爲動。光人龔伯璲，以才俊爲馬祖常所喜，祖常爲御史中丞，伯璲游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爲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爲然。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薦牘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文宗崩，集在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妥歡帖穆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乃以妥歡帖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鄰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脱卜赤顔》，又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御史亦

許多人是以才名被進用的，他們嫉恨虞集受皇帝知遇日見其深，經常想方設法對他中傷。没有奏效後，他們就共同摘録虞集的文辭，指責其中有譏訕之意，仰賴天子明察其中原委，所以没有能够使他受到中傷，但是虞集對待這些人的態度，却未曾有過絲毫的改變。一天，皇帝命虞集草擬封乳母夫爲營都王的制書，派遣貴近大臣阿榮、巙巙傳達聖旨。這兩個人，平素忌恨虞集，有意誤傳制封營國公，虞集擬好了草稿，不多時丞相從皇帝榻前前來很急切地索取制詞，虞集把草稿呈進，丞相看後很驚奇地問他是什麽緣故而稱封爲公，虞集知道這是自己被人所欺騙，就立刻請求改寫制稿以後再呈進，始終没有説出事實真相，這兩個有意誤傳聖旨的人爲此而感到慚愧。虞集爲人的雅量多如此類。

虞集評論人才，必然以其人器識爲先，對心中不以爲然的人，也不去沽取籠絡人才的美譽；他評議文章，不達到十分準確公正就不止，對於那些違背經義的文章，文辭雖然好，也不予以贊揚。雖然因爲這兩點觸怒他人而促使别人對他加以誹謗，但始終不因此而改變原則。光人龔伯璲，以才俊而被馬祖常所喜愛，馬祖常任御史中丞時，龔伯璲成爲他的門上客。馬祖常屢次稱贊他的才學，想要虞集出面把他推薦給朝廷，虞集認爲不可，他説："此子雖然略有才華，但不是有大前途的人，而且我也恐怕他不能得到善終。"馬祖常聽後仍然不以爲然。一天，馬祖常邀請虞集到他家中做客，設置了酒宴，酒過一半時，他拿出推薦書請求虞集署名，虞集堅决拒絶，馬祖常很不高興而不再提及此事。文宗駕崩，虞集正在休假，想要謀求南還家鄉，没有成功。幼君崩逝，大臣們將要立妥歡帖穆爾太子，采用至大年間的舊例，召集諸老臣到上都商議國政，虞集被列入在召之列。馬祖常派人告訴虞集説："御史有言。"於是他就以病辭歸臨川。當初，文宗在上都，將要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就以妥歡帖穆爾太子的乳母夫所言爲由，説明宗生前，常説太子不是他的兒子，就把太子貶黜到江南，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鄰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

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伯璲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

忽都魯篤彌實乘驛車到上都把此事記載在《脱卜赤顔》中，又召虞集令他撰寫詔書，將此事傳示朝廷内外。當時省臺的各位大臣，都是文宗平素所親信任用、功績與地位相等的人，御史也不敢出言指責此事，衹是暗示虞集儘快離去而已。龔伯璲後來因爲當權謀逆，遭致殺身之禍，世人纔佩服虞集知人。

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敕，即家撰文，褒錫勛舊、侍臣。有以舊詔爲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至正八年五月己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官自將仕郎，十二轉爲通奉大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封仁壽郡公。

元統二年，皇帝派遣使者前往虞集家中賞賜美酒、金織文錦二匹，召他還至翰林院，虞集因疾病發作而不能成行，皇帝屢次有敕令，命他就在家中撰寫，褒賜勛舊、侍臣。有人以虞集過去曾草擬太子非明宗子的詔書而向皇帝告發，皇帝不高興地説："這是我的家事，豈是他一個書生所能作主的呢!"至正八年五月己未，虞集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七歲。他任官自將仕郎起步，經過十二次升調爲通奉大夫。被贈官爲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封仁壽郡公。

集孝友，方二親以故家令德，中遭亂亡，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違。弟槃，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兄釆，以管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接後進，雖少且賤，如敵己。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屢以片言解疑誤，出人於瀕死，亦不以爲德。張珪、趙世延尤敬禮之，有所疑必咨焉。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衆，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争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産甲一方，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慦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慦愧嘆而去。其束脩羔雁之入，還以爲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

虞集爲人孝友，當他的雙親以世家大族而有美好的德行，中途遭亂亡之災，僑居下邑，他仍然能在父母左右承奉孝順而無所違背。他的弟弟虞槃，早年去世，他負責教育弟弟的孤兒，與自己的孩子一樣。他的哥哥虞釆，以掌管庫藏官輸送賦錢至京師，虧空數額數千緡，虞集爲他籌措借貸償還虧空，毫無爲難之色。他撫養庶弟、嫁孤妹，都施予他們恩惠。虞集對於那些以知古學而聞名的山林隱士，全都折節禮待，對待晚輩後進之人，即使他們比他年少而地位卑賤，他也能平等對待。對於那些當權的顯貴，他從不有所依附，在中書省討論國政，他正言直論，有許多建議被采納，曾屢次以隻言片語而解除疑誤，把人從死亡邊緣解救出來，也不因此而希求别人報答他的恩德。張珪、趙世延對他特别禮敬，若有所疑必然要向他咨詢。虞集素來清貧，歸家養老以後家中人口更多，登門拜訪之士相望於道，有好事者争相建造邸舍來接待他。但是他對於碑板銘文的撰寫，從不苟且而作。南昌有位名叫伍真父的富民，其資産雄甲一方，娶諸王之女爲妻，充任本位下郡的總管。他死後，他的兒子托豐城士人甘慦求虞集撰寫墓銘，奉獻給他五百錠中統鈔

折作禮物，虞集不肯爲他撰寫，甘懋感到很慚愧而離去。虞集教授學生所得的收入及賓客所送的禮物，都用於接待賓客，即使因此而窮苦没有積蓄，也毫不在意。

集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曆、乾、淳風烈。嘗以江左先賢甚衆，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易言，後生晚進知者鮮矣，欲取太原元好問《中州集》遺意，别爲《南州集》以表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爲文萬篇，稿存者十二三。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子四人，安民，以蔭歷官知吉州路安福州。游其門見稱許者，莆田陳旅，旅亦有文行世。國學諸生若蘇天爵、王守誠輩，終身不名他師，皆當世稱名卿者。其交游尤厚者，曰范梈。

虞集雖然學問非常廣博洽聞，但都能究察學問的源流，精心研究探索微旨，達到心神領會契合。他經天緯地包羅萬象的才能全都寄寓在文章之中，充溢着宋朝慶曆、乾道、淳熙年間文辭的餘風。曾經因爲江左地區有很多先賢，他們的事迹都不易被人知曉，他們的學説都還不易被人們瞭解，而後生晚進的人中知道的更少，所以他想要取法太原人元好問編《中州集》的遺意，另外編一部《南州集》來對這些先賢加以介紹，因爲患眼病而使此事終歸未成。他平生撰文萬篇，存有底稿的衹有十之二三。他早年曾與弟虞槃共同闢置了兩間書房，左室墻壁上書陶淵明的詩，題室名爲陶庵；右室中書有邵堯夫的詩，題室名爲邵庵，因此世人稱虞集爲邵庵先生。虞集有四個兒子，其中虞安民，以蔭庇爲官任吉州路安福州知州。在虞集門下游學之人中被世人稱贊的，有莆田人陳旅，陳旅也有文章流傳於世。虞集在國子學所教諸生之中如蘇天爵、王守誠等人，終生不拜他人爲師，都是當世稱道的名臣。與虞集交往最深厚的朋友，叫范梈。

虞槃

槃字仲常，延祐五年第進士，授吉安永豐丞。丁父憂。除湘鄉州判官，頗稱癖古。有富民殺人，使隸己者坐之，上下皆阿從，槃獨不署，殺人者卒不免死，而坐者得以不冤。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赴救，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盡室逃。槃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爲。坐捕盜司，召巫至，鞫之，無敢施鞭棰者，槃謂卒曰："此將爲大亂，

虞槃字仲常，延祐五年中進士，授官吉安永豐丞。遇父喪回家守孝。守孝期滿，授任湘鄉州判官，頗有癖古之譽。有一個富民殺了人，使他的奴隸代伏其罪，上下官吏都曲意包庇，惟獨虞槃不簽署此案，使殺人者最終不能免於死罪，而使代伏其罪者能够不受冤屈。有一個巫師來到其州，自稱是天神下凡，告訴一些人説："某個地方將有大火。"果真就有大火。又説："明天某個地方將有火災。"衹要百姓把發生火災之事告知虞槃，他每次都前去救火，通宵達旦操勞，前來禀告火情的人有數十人次，使他忙得廢寢忘食。而自縣令以下的官吏都把這位巫師迎接到他們各自的家中，給予豐厚的禮遇。巫師又説："此地將有洪水之災，而且有兵荒之災。"州中大

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内外，果將爲變者，同僚皆不敢出視，曰:“君自爲之。”槃乃斷巫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始服儒者爲政若此。秩滿，除嘉魚縣尹，槃已卒。

户人家全都舉家遷逃。虞槃抓住了一個放火的人，經過審訊，獲得了巫師及其幫凶的全部罪狀。他坐在捕盜司中，召巫師前來，審訊巫師，吏卒之中没有人敢對巫師施刑，虞槃對吏卒們説:“此地既然將要有大亂，怎麽會有真神下凡呢!”於是迅速審理了此案，使巫師數十個幫凶全都被抓捕到案，他們内外勾結，果然將要舉行叛亂。虞槃的同僚們害怕觸犯真神而都不敢出面問案，衹對他説:“你自己判吧。”於是虞槃就依法判定了巫師及其幫凶的罪行，一時間使官民人等信服儒者執政的效益。任期屆滿，授任嘉魚縣尹，命令下達時虞槃已經去世了。

槃幼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説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人已嘆其有識。《詩》、《書》、《春秋》皆有論著，而《春秋》乃其家學，故尤善。讀吴澄所解諸經義，輒得其旨趣所在，澄亟稱之。兄集，接方外士，必扣擊其説，嘗以爲聖人之教不明，爲學者無所底止，苟於吾道異端疑似之間不能深知，而欲竊究夫性命之原、死生之故，其不折而歸之者寡矣。槃不然，聞諸僧在坐，輒不入竟去，其爲人方正有如此，雖集亦嚴憚之。然不幸年不及艾而卒。

虞槃年幼時，曾經讀柳子厚所著《非國語》，認爲《國語》確實有可指摘之處，但柳子之説也有可指摘之處，於是著《非非國語》，當時人們已經嘆服他有學識。虞槃對於《詩》、《書》、《春秋》諸經都有所論著，而《春秋》乃是其家學，所以特别精善。他閲讀了吴澄所解的諸經義之後，就掌握了吴澄經學的旨趣所在，吴澄曾多次稱贊過他。兄長虞集，遇到方外僧道，一定要向他們請教佛道學説，曾經認爲聖人的説教不很明確，使學者找不到足够的理論依據，如果對與儒家學説不同的異教的疑似之學不能深知，而要研究那些性命之源、死生之故等問題，很少有人會不對異教折服而歸化。虞槃不認爲是這樣，一聽説有僧人在座，就不肯入内竟自離去，他爲人就是這樣剛正不阿，儘管是身爲兄長的虞集也對他有些敬畏。但是很不幸他年紀未老就去世了。

范梈

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人。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適，長而教之。梈天資穎異，所誦讀，輒記憶，雖癯然清寒若不勝衣，於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苟賤意。居則固窮守節，竭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耽詩工文，用力精深，人罕知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即有聲諸公間，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以朝臣薦，爲翰林院編修官。

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人。他家境貧寒，很小的時候又失去了父親，他的母親熊氏守節不改嫁，待到范梈稍長大時即對他進行教育。范梈天資聰穎異絶，凡是讀過的書，都能够記憶背誦，儘管他瘦弱清寒彷彿連身上的衣服都不堪承受，但在流俗之中仍然能够嚴格要求自己而有所建樹，毫無苟且貪安卑賤之意。他在家居住時能够固守着貧窮的生活保持節操，竭盡全力地奉養母親；出門在外他就憑藉着陰陽之技，來獲得食宿旅行之費。他喜好作詩而且工於撰文，有很

秩滿，御史臺擢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不憚風波瘴癘，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滯甚衆。遷江西湖東，長吏素稱嚴明，於僚屬中獨敬異之。選充翰林應奉。御史臺又改擢福建閩海道知事。閩俗素汚，文綉局取良家子爲綉工，無别尤甚。梈作歌詩一篇述其弊，廉訪使取以上聞，皆罷遣之，其弊遂革。未幾，移疾歸故里。天曆二年，授湖南嶺北道廉訪司經歷，以養親辭。是歲，母喪。明年十月，亦以疾卒，年五十九。所著詩文多傳於世。梈持身廉正，居官不可干以私，疏食飲水，泊如也。吴澄以道學自任，少許可，嘗曰："若亨父，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爲文志其墓，以東漢諸君子擬之。

精深的造詣，但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六歲時，他纔客游京師，名聲就傳播在諸公卿大臣中，御史中丞董士選請他作家庭教師。因朝臣的舉薦，被任命爲翰林院編修官。任期届滿，御史臺選任他爲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他巡察在遐遠偏僻地區，不畏風波及叢林瘴氣疾病的侵襲，所到之處興辦學校教化百姓，清理平反了許多積存的冤假錯案。遷官江西湖東道，道長官素以嚴明著稱，但在其僚屬之中却惟獨對范梈頗爲敬異。選任翰林應奉。御史臺又將他選任福建閩海道知事。閩地風俗平素就不很清白，文綉局用良家子女充任綉工，奴籍與民户不分，尤其過分。范梈作歌詩一篇述説這一弊病，廉訪使取詩上報朝廷，不法官吏皆被罷免治罪，這一弊病也就被革除了。不久，他稱病回歸故里。天曆二年，授湖南嶺北道廉訪司經歷，以要贍養母親爲由而推辭。這年，其母去世。次年十月，他也因爲有病而去世，終年五十九歲。他所著詩文多流傳於世。范梈持身廉正，做官時不接受私人的請托，平日蔬食飲水，淡泊自如。吴澄以道學自任，很少稱贊别人，他曾經説："像范亨父這樣的人，可謂特立獨行之士啊。"并且爲他撰寫了墓志銘，把他比作東漢諸君子。

揭傒斯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父來成，宋鄉貢進士。傒斯幼貧，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少懈，父子自爲師友，由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大德間，稍出游湘、漢，湖南帥趙淇，雅號知人，見之驚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鉅夫、盧摯，先後爲湖南憲長，咸器重之，鉅夫因妻以從妹。延祐初，鉅夫、摯列薦于朝，特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時平章李孟監修國史，讀其所撰《功臣列傳》，嘆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謄吏牘爾。"升應奉翰林文字，仍兼編修，遷國子助教，復留爲應奉。南歸省母，旋復召還。傒斯凡三入翰林，朝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其父揭來成，爲宋鄉貢進士。傒斯自幼家貧，讀書尤其刻苦，晝夜讀書毫不懈怠，父子之間自爲師友，因此揭傒斯學問貫通百家，早有文名。大德年間，他逐漸出外游學至湘、漢地區。湖南帥趙淇，雅號知人，見到傒斯後驚異地説："此人將來必然會成爲翰苑名流。"程鉅夫、盧摯，先後爲湖南廉訪使，都很器重他，程鉅夫因此還將其堂妹嫁給揭傒斯。延祐初年，程鉅夫、盧摯把他舉薦給朝廷，特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當時中書平章政事李孟負責監修國史，他讀了傒斯所撰《功臣列傳》，感嘆道："這纔能够稱得上是史家筆法，至若他人所撰，簡直就像是謄寫官府公文。"升應奉翰林文字，仍兼編修，遷國子助教，復留任翰林院爲應奉。他曾回到南方家中省視其母，不多

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集賢學士王約謂："與傒斯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當無施不可。"

久就又被朝廷召回。傒斯共三入翰林院，有關朝廷的事務，臺閣的法則，没有他不熟習的。集賢學士王約説："與揭傒斯談論治國之道，能有很多的啓發，假如委任他執政，他所施行的政策措施必然會得到成功。"

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爲授經郎，以教勛戚大臣子孫。文宗時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材何如揭曼碩？"間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也。"其見親重如此。富州地不産金，官府惑於奸民之言，爲募淘金户三百，而以其人總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既死，而三百户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聊生，有司遂責民之受役於官者代輸，民多以是破産。中書因傒斯言，遂蠲其征，民賴以蘇，富州人至今德之。與修《經世大典》，文宗取其所撰《憲典》讀之，顧謂近臣曰："此豈非《唐律》乎！"特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且屢稱其純實，欲進用之，會文宗崩而止。

天曆初年，開設奎章閣，首先選拔傒斯任授經郎，負責教導勛戚大臣子孫。文宗常到奎章閣去，向他咨訪一些問題，他的回答令皇帝滿意，皇帝總是稱呼其字而不直呼其名。中書省每次奏請任用儒臣，皇帝一定要問："這個人的才能比揭曼碩如何？"有時皇帝還拿出揭傒斯所進呈的《太平政要策》來給臺臣看，説："這是朕的授經郎揭曼碩所呈進的。"他如此地受到皇帝的看重。富州地區不出産黄金，官府受奸民之言所蒙蔽，爲此而徵募了三百户淘金户，并任用這個奸民管領，他們分散到其他州郡，采得黄金獻給朝廷，每年徵收的限額從四兩增至四十九兩。這個奸民死後，這三百户淘金户所存不到十分之一，而且貧不聊生，所以主管部門又責令受雇於官府的百姓代替他們輸納，百姓中有許多人因此而破産。中書省采納傒斯的建議，於是將此項徵收予以廢除，使百姓因此而絶處逢生，富州的百姓至今還非常感激他。參與修撰《經世大典》，文宗取他所撰《憲典》審讀，對近臣們説："這難道不是《唐律》嗎！"特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并且屢次稱贊他爲人純實，想要晋升他的官職而委以重任，恰逢文宗駕崩而此事遂止。

元統初，詔對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裹各一，躬自辯識以授之。遷翰林待制，升集賢學士，階中順大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者，必移集賢，考較其所業，集賢下國子監，監下博士，吏文淹稽，動逾累月。傒斯請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甚便之。奉旨祠北嶽、濟瀆、南鎮，便道西還。時秦王伯顔當國，屢促其還，傒斯引疾固辭。既而天子親擢爲奎章閣供奉學士，乃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及開經

元統初年，詔令他在便殿回答皇帝的問話，皇帝對他撫慰良久，傳命賜給他諸王所穿的禮服内外衣各一件，并親自挑選出來交給他。升任翰林待制、集賢學士，品級爲中順大夫。以前，儒學官到吏部銓選時，必須先移送集賢院，考定其學業，集賢院再將此事下達給國子監，國子監又將此職責向下布置給博士官，公文幾經滯留，一辦就需數月。揭傒斯請求變革舊法，把評審之事直接交予集賢院的屬官，人們都覺得這樣做很方便。揭傒斯奉旨祠祭北嶽、濟瀆、南鎮，順便向西行還家。當時秦王伯顔主持國政，屢次催促他回朝，傒斯以生病爲由堅决推辭。既而天子親

筵，再升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以對品進階中奉大夫。時新格超升不越二等，獨傒斯進四等，轉九階，蓋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多宰執大臣，故微辭奧義，必屬傒斯訂定而後進，其言往往寓獻替之誠，務以裨益治道。天子嘉其忠懇，數出金織文段以賜。

自選任他爲奎章閣供奉學士，於是他纔於當天啓程上道，未到京城，又改任爲翰林直學士，等到開經筵時，又升任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以與官職相稱的品級進升爲中奉大夫。當時新定的官制規定升遷不得超越二等，而惟獨揭傒斯提升了四等，連轉九級，這是很例外的事。經筵官無專職，官名稱領、知，多爲宰執大臣兼任，所以經籍微辭奧義，必然委托傒斯負責訂正而後呈進，他所進言往往寓寄着獻替可否的誠意，以有裨益於治道爲目的。天子獎勵他的忠實誠懇，屢次拿出金織綵緞賞賜給他。

至正三年，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詔遣使追及于漷南。尋復奉上尊諭旨，還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宫賜白金亦如之。求去，不許，命丞相脱脱及執政大臣面諭毋行，傒斯曰："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政治何先？"傒斯曰："儲材爲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一日，集議朝堂，傒斯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執政言不可，傒斯持之益力，丞相雖稱其不阿，而竟莫行其言也。

至正三年，傒斯七十歲，離官歸里，皇帝下詔派遣使臣從漷南將他追回。不久他又奉皇上諭旨，還朝撰《明宗神御殿碑》，碑文撰成，賞賜給他一萬緡鈔幣、五十兩白銀，皇后也賞賜給他如此數額的白銀。傒斯請求離職退休，皇帝没有同意，命丞相脱脱及執政大臣等人當面傳達聖諭，令他不要離去，傒斯説："假使揭傒斯有一點可取的建議奉獻給朝廷，諸公采用了我的建議而能使天下蒙受其利，那麽我即使是死在此處，又有什麽可以值得遺憾的呢！不是這樣，我留在此處又有何益處呢！"丞相因而問他："方今政治應以何爲先？"揭傒斯回答説："應以儲才爲先，在他們職位名望還未高時就應培養他們，待到他們熟悉各種政務之後再委以重用，那麽就不會出現用人不當和失誤壞事的禍患了。"一天，在朝堂中集議政事，傒斯大聲進言説："應采取并行新舊銅錢的方法，來挽救實行鈔法所帶來的弊病。"執政大臣説此法不可行，傒斯更加盡力堅持，丞相雖然稱贊他剛直不阿，但最終還是没有采用他的建議。

詔修遼、金、宋三史，傒斯與爲總裁官，丞相問："修史以何爲本？"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爲本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録，小惡必記。不

皇帝下詔纂修遼、金、宋三史，傒斯參與此事爲總裁官，丞相問他："纂修史書應以什麽爲根本？"他回答説："應以用人爲根本，有學問擅寫文章而不通曉史事的人，不能參與此事；有學問擅寫文章且通曉史事而心術不正的人，不能參與此事。用人的法則，又應當以心術爲根本條件。"并且他又對僚屬們説："想要求得作史之法，須要先求作史之意。古人著作史書，即使是

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止。四年，《遼史》成，有旨獎諭，仍督早成金、宋二史。傒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時方有使者至自上京，錫宴史局，以傒斯故，改宴日。使者以聞，帝爲嗟悼，賜楮幣萬緡，仍給驛舟，護送其喪歸江南。六年，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曰文安。有勛爵而無官階者，有司失之也。

傒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暨有禄入，衣食稍逾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至老不渝。友于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散地，而急於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吏之貪墨病民者，則尤不曲爲之揜覆也。爲文章，叙事嚴整，語簡而當；詩尤清婉麗密；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册，及元勛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殊方絶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爲榮云。

小善也必定要予以記録，即使是小過失也必然要予以記録。如果不是這樣，又怎麽垂示懲勸！”因此他毅然以删定史書爲己任，凡政事得失，人才賢否，一律以是非公論爲準則；至於衆人所論有所不統一，他必要反復辨明論斷，直到完全準確恰當而後止。四年，《遼史》編成，皇帝下旨獎勵，仍然督促他們早日編成金、宋二史。傒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閑，因而患寒疾，七天以後就去世了。當時正遇有皇帝派使者從上京趕來，賜給史局官員宴席，因傒斯病故，改期會宴。使者回報，皇帝爲此而惋惜悲悼，賜給一萬緡鈔幣，并提供官驛舟車，護送其靈柩歸江南。六年，下詔贈護軍，追封爲豫章郡公，謚文安。有勛爵而没有官階，是主管此事官員的失誤。

傒斯年輕時生活在窮困清貧之中，事奉父母雖然衹有粗茶淡飯但一定要得到他們的歡愉，等到他爲官有了官俸收入之後，衣食較以前稍有改善，他就陰沉着臉説："我的雙親未曾享受到如此的生活。"所以他平生生活清儉，至老不變。他對兄弟友善，始終没有説過不親愛的言辭。傒斯在朝中所任雖是閑散的官職，但他却能以薦舉人才爲急務，宣揚别人的善事惟恐不及，而聞有官吏貪污害民之事，則絶不爲之曲言遮蓋。他撰寫文章，叙事嚴整，語言簡約而允當；他的詩尤其清婉麗密；他還擅長楷、行、草諸體書法。所以每當朝廷有重大的盛典册立之事，以及褒揚那些元勛茂德之人所應有的銘辭，一定要委任他撰寫。遠方絶域之人，都仰慕其名，得到由他所撰寫的文章，没有人不以此爲榮。

黄溍

黄溍字晋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夢大星墜于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溍。溍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於四方。

中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台州寧海丞。縣地瀕鹽場，亭户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編户隸漕司及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憑，横暴尤甚。溍

黄溍字晋卿，婺州義烏人。其母童氏，夢見有一大星墜落於懷中，於是有了身孕，過了二十四個月纔生下黄溍。黄溍生而俊異，等到進入童年，教授他詩書，不出一個月就能成誦。及至成年，以文名著稱於四方。

延祐二年中進士，授台州寧海丞。縣地瀕臨鹽場，那些煮鹽户倚仗着他們不受郡縣管轄，肆意毒害百姓；而隸屬於漕司及財賦府的編户，也自以爲各有所憑藉，更加横行暴虐。黄溍把這

皆痛繩以法，吏以利害白，弗顧也。民有後母與僧通而鴆殺其父者，反誣民所爲，獄將成，溍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奸僞，卒直其冤。惡少年名在盜籍者，而謀爲劫奪，未行，邑大姓執之，圖中賞格，初無獲財左驗，事久不决，溍爲之疏剔，以其獄上，論之如本條，免死者十餘人。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石堰西場監運，改諸暨州判官。巡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于官，而責足于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溍撙節浮蠹，以餘錢還民，歡呼而去。奸民以僞鈔鈎結黨與，脅攘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往新昌、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數百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下溍鞫治，溍一問，皆引伏，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遣之。有盜繫於錢唐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其來爲向導，逮捕二十餘家。溍訪得其情，以正盜宜傳重議，持僞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唐，誣者自明。

些人都嚴厲地依法懲治，佐吏告訴他這樣做的後果，他不予理睬。有一個百姓的後母與僧人私通而毒殺其夫，反而誣告這個百姓殺死了父親，罪名將要成立時，黄溍微服私訪此案，查得其中的奸僞，最終爲此民申明冤屈。有一群在盜賊名册中挂了號的惡少年，預謀劫奪，還未及施行，就被邑中大姓抓住，報官以貪圖獎賞，因爲没有臟物作爲證據，所以很長時間不能定案，黄溍理清此案分别輕重，將此案件上報審批，按照他們各自罪行的輕重定罪，使十餘人免除了死罪。升任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石堰西場監運，改任諸暨州判官。在海上巡察的官船，按照規定應該三年更新一次，所需的費用由官府支出，不足之數又責令百姓交納。如果還有節餘，就被負責此事的官吏所私吞。黄溍壓縮節省不必要的開支，將所餘之錢又發還給百姓，使百姓們歡呼雀躍而去。有些奸民用僞鈔勾結黨羽，强行侵奪民財，有的官員和佐吏却放任他們圖謀私利，又使僞鈔散播到新昌、天台、寧海、東陽等縣，使數百家受到僞鈔的株連，百姓被僞鈔坑害得極慘。郡府將此案交給黄溍審理，黄溍一審，奸人皆供認伏罪，而放縱他們的官吏也被除名，同謀者各自受到杖罰而被發遣外地。有一個盜賊被關押在錢唐縣獄中，其獄吏又接受了一游民的賄賂而把此賊私自放了，又假造了公文，遣送他來作爲嚮導，逮捕了二十餘家人。黄溍訪得其實，以首犯應該交還重新審議爲由，并且又指明持僞文書來者非本州之民，給他們戴上刑具後遣還錢唐縣，使被誣陷的人自我申雪。

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交，未始以師道自尊，輕納人拜；而來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于世。時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争，溍獨面折之，事乃止。出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溍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禄侍親之請，絶江徑歸。俄以秘書少監致仕，

入朝任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轉任國子博士。他對待弟子如同朋友，從未以師道自尊，輕意受人叩拜；而來向他求學的人却日益尊重他，他們完成學業而走上仕途，都成爲當時有名望的官員。當時欲在禮殿中增設四個配祭之位，配位應該置於東側向西，學官中有人提議應分置左右，同列之中没有人敢於强争，惟有黄溍當面否定，纔被制止。出任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黄溍時年剛六十七歲，没到告老引退之年，急着上書請求納還官禄回家侍奉其親，

未幾，落致仕，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升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階自將仕郎七轉至中奉大夫。洊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者追還京師，復爲前官。久之，始得謝南還，優游田里間，凡七年，卒於繡湖之私第，年八十一。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曰文獻。

渡過長江後徑自回家。不久即以秘書少監退休，不久，又解除退休，任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不多時又兼任經筵官，執經進講了三十二次，皇帝稱贊他的忠誠之心，屢次拿出金織綵緞賞賜給他。升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品級自將仕郎經過七次升遷後至中奉大夫。他再次上章請求歸家，没有等到批覆就走了，皇帝聞知此事，派遣使者把他追回，復爲前官。過了些時候，纔得辭官南還，在鄉村過着悠閑自得的生活，總共度過了七年的時光，便在繡湖的私宅中去世，終年八十一歲。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

溍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爲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巨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尺，纖塵弗污。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間，煦如陽春。溍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剖析經史疑難，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自不可犯。所著書，有《日損齋稿》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同郡柳貫、吴萊皆浦陽人。

黄溍天性耿直孤高，在州縣任職期間爲政務求清白，月俸不足，常常變賣家産以供其費。等到升到朝廷任職，獨自挺立而不依附於任何人，足不登大官權宦之門，君子稱贊他清風高節，如同冰壺玉尺一般，一塵不染。但是他剛毅之中缺乏寬容，處事時有如急弦雷震，使人似乎摸不着邊際，一轉身之間，又待人如陽春般温暖和睦。黄溍的學問，博極天下之書，而規納於至精，分析經史中的疑難，以及古今沿革制度名物之類的問題，旁引曲證，多是先儒所未闡發明白的。他的文辭結構嚴謹，援引證據精確，行文雍容起伏，不有意渲染文采，譬如清澈的湖面没有波浪，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不動，而淵深之光，自有不可侵犯的氣勢。他所著作的書籍，有《日損齋稿》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同郡柳貫、吴萊都是浦陽人。

柳貫

貫字道傳，器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於蘭溪金履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沉鬱舂容，涵肆演迤，人多傳誦之。始用察舉爲江山縣儒學教諭，仕至翰林待制。與溍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爲儒林四傑。所著書，

柳貫字道傳，有沉着穩定的才識及氣度，行止端莊嚴肅若神。他曾經向蘭溪人金履祥學習性理之學，所學必見之於行動，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諸子百家、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方外之書，没有他所不通曉的。其所作文章沉鬱暢達，廣泛流傳，人多傳誦之。起初因察舉爲江山縣儒學教諭，官至翰林待制。柳貫與黄溍及臨川人虞集，豫章人揭傒斯齊名，人稱之爲儒林四傑。他所著作的書籍，有文集四十

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録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年七十三卒。

吴萊

萊字立夫，集賢大學士直方之子也，輩行稍後於貫、溍。天資絶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日易《漢書》一帙以去，族父迫扣之，萊琅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衆驚以爲神。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裊山中，益窮諸書奥旨，著《尚書標説》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録》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删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説》、《胡氏傳證誤》，皆未脱稿。萊尤喜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舉眼之頃，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貫平生極慎許與，每稱萊爲絶世之才。溍晚年謂人曰："萊之文，嶄絶雄深，類秦、漢間人所作，實非今世之士也。吾縱操觚一世，又安敢及之哉!"其爲前輩所推許如此。萊以御史薦，調長薌書院山長，未上，卒，年僅四十有四，君子惜之。私謚曰淵穎先生。

卷、《字系》二卷、《近思録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享年七十三歲。

吴萊字立夫，是集賢大學士吴直方的兒子，輩分稍後於柳貫、黄溍。他天資絶人，七歲時就能撰寫文章，凡書一經過目，即能背誦，曾經到族父家中，每日借换一卷《漢書》而去，族父追問他是否能够將所借書讀完，吴萊大聲背誦，不漏一字，多次更换其他篇章，都如此，衆人感到驚奇而認爲神異。延祐七年，以精通《春秋》之學被推薦到禮部，考試不利，退居深裊山中，更加發憤研究諸書的深奥旨趣，著《尚書標説》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録》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删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其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説》、《胡氏傳證誤》，都未能脱稿成書。吴萊特别喜好論文，他曾經説："作文如同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關鍵在於部伍分明；奇是不被法度所束縛，抬眼之間，千變萬化，起止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本不曾亂。"聞者佩服其説。柳貫生平不輕易稱許他人，但常常稱贊吴萊爲絶世之才。黄溍晚年對人説："吴萊的文章，嶄絶雄深，如同秦、漢間人所作，實在不像今世之士。我縱然寫了一生的文章，又怎麽能趕得上他呢!"他被前輩如此地推重。吴萊因御史的推薦，調任長薌書院山長，還没上任，即去世，年僅四十四歲，君子因此而感到惋惜。私謚爲淵穎先生。

元史卷一百八十二

列傳第六十九

張起巖

張起巖字夢臣。其先章丘人，五季避地禹城。高祖迪，以元帥右監軍權濟南府事，徙家濟南。當金之季，張榮據有章丘、鄒平、濟陽、長山、辛市、蒲臺、新城、淄州之地，歲丙戌，歸於太祖，始終能效忠節，迪與其子福，實先後羽翼之。福仕爲濟南路軍民鎮撫兵鈐轄，權府事，生東昌録事判官鐸，鐸生四川行省儒學副提舉範，範生起巖。初，其母丘氏有娠，見長蛇數丈入榻下，已忽不見，乃驚而誕起巖。

張起巖字夢臣。祖上是章丘人，五代時避亂移居禹城。高祖張迪，以元帥右監軍代理濟南府事，把家遷至濟南。金朝末年，張榮據有章丘、鄒平、濟陽、長山、辛市、蒲臺、新城、淄州之地，丙戌年，歸附於太祖，始終能效忠盡節，張迪與他的兒子張福，實際上先後輔佐過張榮。張福任職濟南路軍民鎮撫兵鈐轄，攝守府事，生子東昌録事判官張鐸，張鐸生子四川行省儒學副提舉張範，張範生張起巖。在張起巖出生以前，其母丘氏懷孕，見有一條數丈長的大蛇鑽入床下，忽而又不見了，於驚駭之中産下張起巖。

幼從其父學，年弱冠，以察舉爲福山縣學教諭，值縣官捕蝗，移攝縣事，久之，聽斷明允，其民相率曰："若得張教諭爲真縣尹，吾屬何患焉。"政成，遷安丘。中延祐乙卯進士，首選，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賢修撰，轉國子博士，升國子監丞，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丁內艱，服除選爲監察御史。中書參政楊廷玉以墨敗，臺臣奉旨就廟堂逮之下吏。丞相倒剌沙疾其摧辱同列，悉誣臺臣罔上，欲置之重辟。起巖以新除留臺，抗章論曰："臺臣按劾百官，論列朝政，職使然也。今以奉職獲戾，風紀解體，正直結舌，忠良寒心，殊非盛世事。且世皇建臺閣，廣言路，維持治體。陛下即位詔旨，動

張起巖自幼從其父學習，年方二十，就以察舉任福山縣學教諭，正值縣官外出督促捕蝗，就請他代理縣事，過了些日子，由於他調查判斷明白公允，當地百姓相互說："如果能使張教諭爲真縣尹，我們又有什麼可憂患的呢。"在任有實績，遷安丘。中延祐乙卯進士，第一次選派官職，任同知登州事，特旨改任集賢修撰，改任國子博士，升國子監丞，進官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母喪辭官守孝，服喪結束後被選任爲監察御史。中書參政楊廷玉以貪污罪敗露，臺臣奉旨到中書大堂將他逮捕下獄。丞相倒剌沙氣憤他們摧辱他的同僚，極力誣陷臺臣欺君罔上，欲以重罪懲治他們。張起巖因爲是新到御史臺任職的，他上疏直言說："臺臣按察糾劾百官，論次評定朝政，這是其職責所要求的。而今以奉職守責而獲罪，這將使風紀解體，正直的人閉口不言，忠良之臣爲之寒心，這絶非盛世應該有的

法祖宗。今臺臣坐譴，公論杜塞，何謂法祖宗耶!”章三上，不報。起巖廷爭愈急，帝感悟，事乃得釋，猶皆坐罷免還鄉里。遷中書右司員外郎，進左司郎中，兼經筵官，拜太子右贊善。丁外艱，服除，改燕王府司馬，拜禮部尚書。文宗親郊，起巖充大禮使，導帝陟降，步武有節，衣前後襜如，陪位百官，望之如古圖畫中所睹。帝甚嘉之，賜賚優渥。轉參議中書省事。

事。并且世皇建置臺閣，廣開言路，維護鞏固國家政治體制。陛下即位時所頒發的詔書，常説到要效法祖宗。如今臺臣遭罪受貶，公論杜塞，這又怎麽能説是效法祖宗呢！”上了三次奏章，都没有答覆。由此張起巖在朝廷上更加激烈地争論，皇帝被他感悟了，不再行重罪懲治，但那些臺臣仍然被罷免官職還居鄉里。張起巖遷任中書右司員外郎，進左司郎中，兼經筵官，拜任太子右贊善。遇父喪辭官守孝，期滿，改任燕王府司馬，拜禮部尚書。文宗親行郊祭，張起巖充任大禮使，引導皇帝升降，步伐符合節拍，前後衣襟飄然晃動，居陪位的百官，望見他如同在古代圖畫中所見到的形象。皇帝很稱道他，給予他豐厚的賞賜。轉任參議中書省事。

寧宗崩，燕南俄起大獄，有妄男子上變，言部使者謀不軌，按問皆虚，法司謂：“《唐律》，告叛者不反坐。”起巖奮謂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誅此人，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有司具獄，都人肅然，大事尋定。中書方列坐銓選，起巖薦一士可用，丞相不悦，起巖即攝衣而起，丞相以爲忤己。遷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修三朝實録，加同知經筵事。御史臺奏除浙西廉訪使，不允。已而擢陝西行臺侍御史，將行，復留爲侍講學士。拜江南行臺侍御史，召入中臺，爲侍御史。轉燕南廉訪使，搏擊豪强，不少容貸，貧民賴以吐氣。滹沱河水爲真定害，起巖論封河神爲侯爵，而移文責之，復修其堤防，瀹其湮鬱，水患遂息。升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右丞相别里怯不花，爲臺臣所糾，去位。未幾再入相，諷詞臣言臺章之非，起巖執不可，聞者壯之。俄拜御史中丞，論事剴直，無所顧忌，與上官多不合。詔修遼、金、宋三

寧宗駕崩，不多久燕南即興起大案，有一狂亂男子上告有人將要反叛朝廷，説其部使者圖謀不軌，經過查問皆虚妄不實，法司宣稱：“《唐律》中規定，告叛者不承擔誣告不實之罪。”張起巖憤怒地對同僚們説：“方今嗣君未立，人心危疑，如不立即誅殺此人，以杜絶奸謀，恐怕對國家大計有所妨礙。”督促有關部門定案，使京城之人爲之肅然，擁立新君的大事不久即定。中書大臣們正列坐對官吏進行考評選任，張起巖薦舉一士可用，丞相不高興，張起巖立即撩起衣服起身站起，丞相認爲這一舉動是有意衝撞他。遷任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纂修三朝實録，加職同知經筵事。御史臺奏請任張起巖爲浙西廉訪使，皇帝没有同意。不久被選任陝西行臺侍御史，將要去赴任，復留在朝任侍講學士。拜任江南行臺侍御史，召入中臺，爲侍御史。改任燕南廉訪使，打擊豪强，没有絲毫的寬容，使貧民因此揚眉吐氣。滹沱河水爲害真定地區，張起巖建議封河神爲侯爵，而移文責問河神，又修整堤防，疏通那些被樹木雜草堵塞的渠道，於是消除了水患。升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右丞相别里怯不花被臺臣所彈劾，離開丞相職位。没有多久再次入居相位，暗示翰林們上奏御史臺奏章的錯誤，張起巖執意不肯，聞者認爲他非常有膽量。

史，復命入翰林爲承旨，充總裁官，積階至榮禄大夫。起巖熟於金源典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年始六十有五，遂上疏乞骸骨以歸，後四年卒。謚曰文穆。

起巖面如紫瓊，美髯方頤，而眉目清揚可觀，望而知爲雅量君子。及其臨政决議，意所背鄉，屹若泰山，不可回奪。或時面折人，面頸發赤，不少恕，廟堂憚之。識者謂其外和中剛，不受人籠絡，如歐陽修，名聞四裔。安南修貢，其陪臣致其世子之辭，必候起巖起居。性孝友，少處窮約，下帷教授，躬致米百里外，以養父母；撫弟如石，教之宦學，無不備至。舉親族弗克葬者二十餘喪，且買田以給其祭。凡獲俸賜，必與故人賓客共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財。先是，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時世祖行幸上京，明日丙子，皇孫降生於儒州。是夜，起巖亦生。其後皇孫踐祚，是爲仁宗，始詔設科取士，及廷試，起巖遂爲第一人，論者以爲非偶然也。起巖博學有文，善篆、隸，有《華峰漫稿》、《華峰類稿》、《金陵集》各若干卷，藏于家。子二人：琳，琛。

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修同所自出。至曾大父新，始遷居瀏陽，故玄爲瀏陽人。幼岐嶷，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

不多時又拜御史中丞，論事直言懇切，無所顧忌，常與上官意見不合。皇帝下詔令修遼、金、宋三史，復命張起巖入翰林院任承旨，充任總裁官，官階經歷次提升爲榮禄大夫。張起巖熟悉金源典章故事，而對於宋儒道學原委，更是特别潜心研究。在史官中有故意顯露其才而自以爲是的人，常有立言未當之處，張起巖據理删改訂正，使史文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書修成，他年僅六十五歲，於是上疏請求辭官歸里，四年以後去世。謚文穆。

張起巖面如紫玉，美髯方臉，而眉目清揚可觀，一望而知其爲雅量君子。及其臨政决議，心中有所贊成或反對，屹若泰山，不能使之更改。有時當面反駁他人，面頸發赤，無絲毫寬容之處，廟堂重臣對他心存畏忌。有識之士認爲他外表温和内心堅毅，不受人籠絡，性格如同歐陽修，名聞四海。安南國修好納貢，其陪臣前來向朝廷致其世子之辭，必定向張起巖問候。他生性孝親友，年少時身處貧窮儉約之中，爲師教授弟子，親自從百里之外致米於家，以贍養父母；撫育其弟張如石，教授他爲官之學，無不備至。幫助安葬親族中貧困無力治喪的二十餘人，并且買田以供給他們做祭田。凡是他所獲得的俸禄和賞賜，必與故人賓客共同分享。他去世之日，倉無餘糧，家無餘財。先前，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稱文昌星明，文運將興。當時世祖行幸上都，次日丙子，皇孫在儒州降生。此夜，張起巖也降生人世。其後皇孫踐登寶祚，即是仁宗皇帝，開始下詔設科取士，及廷試，張起巖獲得第一名，評説此事的人認爲這并非是偶然之事。張起巖博學有文采，擅長篆、隸書法，著有《華峰漫稿》、《華峰類稿》、《金陵集》各若干卷，藏在家中。他有兩個兒子：張琳，張琛。

歐陽玄字原功，祖先居住廬陵，與歐陽修出自同一祖先。至曾祖父歐陽新時，始遷居瀏陽，所以歐陽玄爲瀏陽人。他自幼聰穎，母親李氏，親自教授他學習《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時即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習，每日

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即知屬文。十歲，有黄冠師注目視玄，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廊廟之器也。"言訖而去，亟追與語，已失所之。部使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晚歸，增至百首，見者駭異之。年十四，益從宋故老習爲詞章，下筆輒成章，每試庠序，輒占高等。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

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玄以《尚書》與貢。明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决，玄察其情，皆爲平翻。豪右不法，虐其驅奴，玄斷之從良。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飛蝗獨不入境。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玄至逾月，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無從出。玄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鬥未已。獠人熟玄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某事於縣，縣官不爲直，反以徭役横斂掊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自來。"玄喻以禍福，歸爲理其訟，獠人遂安。

召爲國子博士，升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時當兵興，玄領印攝院事，日直内廷，參决機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既而改元天曆，郊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經撰述。復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多推行之。明

記誦數千言，即能寫文章。十歲時，有一位道士盯住歐陽玄看了很久，對張貫之説："此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將來當以文章冠絶當世，有廊廟大臣之才。"説完便離去，趕快追尋他而欲與他再進行交談，已不知去向。部使者巡視其縣，歐陽玄作爲諸生而得拜見，命他賦梅花詩，立時作成十首，晚上回家，又增至百首，見者對此感到非常驚異。十四歲時，又從師於宋朝故老學習撰寫詞章，下筆成文，每次在學校參加考試，都名列高等。二十歲時，他閉户讀書數年，人們見不到他的面，經史百家之學，没有不加以研究的，伊、洛諸儒的學術原委，尤其貫通精熟。

延祐元年，下詔設科取士，歐陽玄以《尚書》之學被貢舉於朝。次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調任太平路蕪湖縣尹。縣中有許多疑案，久而不决，歐陽玄察其實情，皆爲之平反。有不法豪强，虐待他家的奴隸，歐陽玄判决將其奴隸脱籍爲民。賦税徵發及時，人民樂於聽從他的指令，教化大行，飛蝗獨不入其縣境爲災。改任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與蠻僚人雜居在一起，管理稍有偏頗，就會興兵反抗。歐陽玄到任一月有餘，赤水、太清兩洞聚衆互相攻殺，官吏爲此相顧失色，無計可施。歐陽玄即日帶着兩個隨從單騎前往，直抵其地去疏導曉諭他們。到了那兒衹見死傷滿道，雙方戰鬥還未停止。僚人熟知歐陽玄之名，放下兵器，圍繞在馬前下拜説："我們這些人不是不怕刑法，衹是因爲向縣衙上訴某事，縣官不爲我們伸張正義，反而以徭役横徵暴斂來搜刮我們，實在是無法忍受，纔發泄憤怒而赴死啊。不想此事麻煩我們的清廉官親自前來。"歐陽玄以禍福曉諭他們，回衙後爲他們理清訴訟，僚人於是安定。

被召入朝爲國子博士，升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當時正逢有戰事，歐陽玄領印權行院事，每日在内廷值班，參議决定軍機事務，凡是遠近調發，則制定詔書，書寫檄文；不久後改元天曆，郊廟祭祀、册立皇后、建立皇儲、寬赦罪人之文，都由他撰述。又逐條開列有關政事數十條，密封上奏，大

年，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隸焉，皆選清望官居之。文宗親署玄爲藝文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升太監、檢校書籍事。

元統元年，改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録，俄兼國子祭酒，召赴中都議事，升侍講學士，復兼國子祭酒。重紀至元五年，足患風痹，乞南歸以便醫藥，帝不允，拜翰林學士。未幾，懇辭去位，帝復不允，免其行朝賀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有不便者，集議廷中，玄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衆，玄尤力争之。未幾南歸，復起爲翰林學士，以疾未行。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争，俟其呈稿，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於論、贊、表、奏，皆玄屬筆。五年，帝以玄歷仕累朝，且有修三史功，諭旨丞相，超授爵秩，遂擬拜翰林學士承旨。及入奏，上稱快者再三。已而乞致仕，帝復不允。御史臺奏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浙西，疾復作，乃上休致之請，作南山隱居，優游山水之間，有終焉之志。復拜翰林學士承旨，玄屢力辭，不獲命。奉敕定國律，尋乞致仕，陳情懇切，乃特授湖廣行中書省右丞致仕，賜白玉束帶，給俸賜以終其身。將行，帝復降旨不允，仍前翰林學士承旨，進階光禄大夫。十四年，汝潁盜起，蔓延南北，州縣幾無完城。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鑿鑿可行，當時不能用。十七年春，乞致仕，以中原道梗，欲由蜀還鄉，帝復不允。時將大赦天下，宣赴内府。玄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

多被采納推行。次年，開始設置奎章閣學士院，又設置藝文監爲其隸屬機構，都要求選擇德高望重的清廉官員居任其職。文宗親自點名歐陽玄爲藝文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升藝文太監、檢校書籍事。

元統元年，改任太常禮儀院僉事，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録，不久兼任國子祭酒，召他前往中都議事，升侍講學士，復兼國子祭酒。後至元五年，他的脚患有風痹之疾，乞求回南方以便治療，皇帝不同意，拜翰林學士。不多時，他懇切要求離職，皇帝又没有允諾，免除他奉行朝賀的禮儀。至正改元，更新朝政，遇有不妥當的政事，在朝廷中舉行集議，歐陽玄極力陳説無所隱瞞，對於科舉制度的恢復，阻止的人很多，歐陽玄尤其力争。不多時南歸還家，復起爲翰林學士，因爲疾病而没有去赴任。詔修遼、金、宋三史，召歐陽玄爲總裁官，他制定凡例，使論撰者有所依據；史官之中有人刻意顯露自己的才學而議論不公正的，歐陽玄不與他争辯，等到他把稿子呈上，提筆删改訂正其不當之處，使全書統系自然歸正。至於書中論、贊、表、奏之文，都是由歐陽玄執筆。五年，皇帝因爲歐陽玄歷仕多朝，并且有纂修三史之功，下旨曉諭丞相，越級授予他爵秩，於是擬定拜任他爲翰林學士承旨。及入奏，皇上對此任命再三稱贊。不久乞求辭官歸里，皇帝再次不准。御史臺奏請授任他爲福建廉訪使，行至浙西，疾病又發作，乃上書請求告老去官，在南山隱居，悠閑游樂於山水之間，有終老於此之意。再次拜爲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屢次竭力推辭，没有獲得准許。他奉敕刊定國律，不久乞求辭官歸里，陳情懇切，於是特授湖廣行中書省右丞而退休，賜予白玉束帶，照樣發給官俸以終養其身。將要成行，皇帝復降旨不同意他退休，仍任前職爲翰林學士承旨，進品級爲光禄大夫。十四年，汝潁地區盜賊興起，蔓延南北，州縣幾乎没有完整之城。歐陽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確切可行，但當時没能采用。十七年春，他乞求退休，因爲中原道路已被斷絶不通，欲由蜀繞道還鄉，皇帝又不允許。當時將要大赦

旨，肩輿至延春閣下，實異數也。是歲十二月戊戌，卒於崇教里之寓舍，年八十五。中書以聞，帝賜賻甚厚，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曰文。

天下，宣命他前往内府。歐陽玄因爲久病，不能行走，丞相傳旨，命他乘坐小轎至延春閣下，這實爲絶無僅有之事。這一年十二月戊戌，他在崇教里寓所中去世，終年八十五歲。中書省將此事上報，皇帝賞賜助喪費非常豐厚，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爲文。

玄性度雍容，含弘縝密，處己儉約，爲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實録、《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册、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金繒上尊之賜，幾無虚歲。海内名山大川，釋、老之宫，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儀斯文，贊衛治具，與有功焉。玄無子，以從子達老後，復先玄卒。有《圭齋文集》若干卷傳于世。

歐陽玄風度雍容，涵養深厚縝密，處己儉約，爲政清廉公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廷任職時間，約占四分之三。他三次任職學官，而有兩次任祭酒；六次入職翰林院，而有三次拜爲翰林學士承旨。修撰的實録、《大典》、三史，都是大型的著作。他曾屢次主持考試，兩次主持貢舉及任讀卷官。凡是宗廟朝廷的雄文大册、播告萬方的制誥，大多數是出自歐陽玄之手。金繒美酒之賜，幾乎年年不斷。海内名山大川，佛教、道教的宫殿，以及王公貴人神道碑，都以能得到歐陽玄所撰寫的文辭爲榮。儘管是片言隻字，若流傳於人間，世人都知寶重。他的文章與道德，都卓然聞名於世。對於維護發揚禮樂制度，贊助捍衛國家的治理措施等事，他都立有功勞。歐陽玄没有兒子，以其侄子歐陽達老作爲後嗣，但他又死在歐陽玄之前。著有《圭齋文集》若干卷流傳於世。

許有壬

許有壬字可用，其先世居潁，後徙湯陰。有壬幼穎悟，讀書一目五行，嘗閲衡州《净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誦無遺。年二十，暢師文薦入翰林，不報，授開寧路學正，升教授，未上，辟山北廉訪司書吏。擢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孩嬰滿道上，有壬獨率弓箭手，閉城門以守，卒獲無虞。州有追逮，不許胥隸足迹至村疃，唯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右族貪虐者懲之，冤獄雖有成案，皆平翻而釋其罪，州遂大治。

許有壬字可用，其祖先居住在潁地，後遷徙到湯陰。有壬自幼穎悟，讀書能够一目五行，他曾經閲讀衡州《净居院碑》，碑文約一千多字，他看一遍就能背誦無遺。二十歲時，暢師文推薦他入翰林院，没有得到批覆，授開寧路學正，升教授，他没有去上任，被徵用爲山北廉訪司書吏。延祐二年考中進士，授同知遼州事。當時正值關中地區處於緊急戰備狀態，鄰州聽任百姓外出逃避，道路上滿是被遺棄的嬰孩，許有壬獨率弓箭手，緊閉城門嚴加防守，最終得以安定無事。州中若有追捕之事，不允許胥隸進入村舍，衹是發給他們信牌，命令負責鄉里事務的人去傳呼欲捕之人，由此使百姓得到安定無擾而且使事情獲有成效。懲治豪族貪虐之人，及有冤即使已

經結案的，他也都予以平反開脱其人之罪，於是使州中局勢十分安寧。

六年己未，除山北廉訪司經歷。至治元年，遷吏部主事。二年，轉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使哈只蔡衍。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好謙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率剔真爲僞，以迎其意。管庫吏而下，榜掠無全膚，迄莫能償。有壬覆視之，率真物也，遂釋之。凡勢官豪民，人畏之如虎狼者，有壬悉擒治以法，部内肅然。

六年己未，任山北廉訪司經歷。至治元年，遷任吏部主事。二年，改任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巡察廣東，以貪污之罪彈劾罷免了廉訪副使哈只蔡衍。到江西，正遇上廉訪使苗好謙監督焚毁作廢的紙鈔，負責檢查的人每天達百餘人，苗好謙惟恐其中有弊，狠狠地鞭打他們。這些人生怕檢查有誤而招致罪責，他們就全把真鈔當作僞鈔剔除出來，以此迎合其意。自管庫吏以下的人員，全被拷打得體無完膚，結果没有人能够償還損耗。有壬重新查驗，所謂僞鈔其實全都是真鈔，於是就把他們釋放。凡是那些仗勢欺人的官吏豪民，百姓像懼怕虎狼一般所畏懼的人，有壬全部將他們逮捕法辦，管區内一片肅然。

召拜監察御史，三年八月，英宗暴崩於南坡，賊臣鐵失遣使者自上京至，封府庫，收百官印。有壬知事急，即往告御史中丞董守庸，守庸謂宫禁事非子所當問。有壬即疏守庸及經歷朵爾只班、監察御史郭也先忽都阿附鐵失之罪以俟。十月，鐵失伏誅。泰定帝發上都，御史大夫紐澤先還京師，有壬即袖疏上之。及帝至，復上章言："帖木迭兒之子瑣南，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宫禁。中書平章政事王毅、右丞高昉，横罹奪爵，而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受禍尤慘，皆請雪冤復職。"繼上正始十事：一曰輔翼太子，宜先訓導；二曰遴選長官，宜先培養；三曰通籍宫禁，宜别貴賤；四曰欲謹兵權，宜削兼領；五曰武備廢弛，宜加修飭；六曰賊臣妻妾，宜禁勢官徵索；七曰前赦權以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八曰帖木迭兒諸子，宜籍没以懲惡；九曰考驗經費，以减民賦；十曰撙節浮蠹，以紓國用。帝多從之。

被召入朝任監察御史，三年八月，英宗皇帝在南坡暴亡，賊臣鐵失遣使者自上京至京師，封府庫，收百官印。有壬知道情况緊急，即刻前往告訴御史中丞董守庸，董守庸對他説宫禁之事不是你所應當過問的。有壬就把董守庸以及經歷朵爾只班、監察御史郭也先忽都等人阿附鐵失之罪寫成奏疏以待將來清算他們的罪惡。十月，鐵失伏法被誅。泰定帝自上都起程回京，御史大夫紐澤先行回到京師，有壬就將奏疏藏於袖中交給他。及皇帝至京，復上章説："帖木迭兒之子瑣南，參與大逆之事，請求皇帝將他依法懲治。勿令其兄弟出入宫禁。中書平章政事王毅、右丞高昉，横遭奪爵之罰，而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受禍尤慘，都請求昭雪其冤而恢復他們的官職。"接着他又上疏正其開端的十件事：一是輔佐太子，應當先加訓導；二是挑選官長，應當先加培養；三是進入宫禁的人，應當區别貴賤；四是軍權要嚴，應當免除兼職；五是武備鬆懈，應該加以整頓；六是賊臣妻妾，應當禁止有權勢的官吏徵取；七是以前因爲要穩定局勢而進行大赦，其中有些人應當再次下詔以正其罪；八是帖木迭兒諸子，應當没收他們的財物以懲其惡；九是審查經費，以减輕民賦；十是節制浪費，以緩解國用不足。他的建議多被皇帝所采用。

泰定元年，初立詹事院，選爲中議，改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饑，有壬請賑之。同列讓曰："子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有壬曰："不然。民，本也，不虧民，顧豈虧國邪！"卒白於丞相，發糧四十萬斛濟之，民賴以活者甚衆。國學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爲務。有壬折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懵不能識丁矣。"議久不决。三年六月，升右司郎中，其事遂行，已而復寢。獲盗例有賞，論者多疑其僞，有淹四十餘年者，群訴於馬首，有壬曰："盗賊方熾，求疵太甚，緩急何以使人！但經部使者覆核者，皆予官。"俄移左司郎中，每遇公議，有壬屢争事得失，汛掃積滯，幾無留牘。都事宋本退語人曰："此貞觀、開元間議事也。"明年，丁父憂。天曆三年，擢兩淮都轉運鹽司使。先是，鹽法壞，廷議非有壬不能集事，故有是命。有壬詢究弊端，立法而通融之，國課遂登。至順二年二月，召參議中書省事，未幾，以丁母憂去。

泰定元年，初立詹事院，有壬被選任中議，改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地區遭受饑荒，有壬請求賑濟飢民。同列官員責難他説："你的建議固然良善，但是使國家虧損又怎麽辦呢！"有壬回答説："道理不是這樣。人民是國家之本，百姓不虧損，國家又怎麽會有損呢！"他最終告知丞相，發放四十萬斛糧食救濟了飢民，使很多百姓得以生存。國學舊有規定，每以學生所積學分多少爲次序推選出任官職，執政大臣采用國子監丞張起巖的建議，欲廢除此法，而以推擇學生的德行爲準則要務。有壬反駁他説："積累學分之法雖然不是盡善之法，但由此可以得到博學能文之士；如果説單靠其德行擇人，這樣做名聲固然好聽，恐怕學生都會表面上忠厚而工於心計，而專意修飾外表，或許會使學生有愚昧無學而目不識丁的。"張起巖的建議很久没有被肯定下來。三年六月，升右司郎中，張起巖所建議之事纔得以施行，不久又被廢止。捕獲盗賊按規定應該有所獎賞，但負責此事者多懷疑捕盗者作僞，以致有被擱置四十餘年而未予獎賞者，衆人聚集其馬前上訴，有壬説："盗賊的勢力正猖獗，過於苛求，若遇有危急又怎麽能驅使衆人！衹要是經過部使者覆核的人，都賞予他們官職。"不久移職左司郎中，每次討論政事時，有壬多次争論事情得失，掃除積滯，幾乎没有遺留擱置的公文。都事宋本私下對人説："這如同貞觀、開元年間議國事一樣。"次年，遇父喪辭官守孝。天曆三年，被選拔爲兩淮都轉運鹽司使。在此以前，鹽法弊端很多，廷臣合議認爲非許有壬不能辦好此事，所以有此任命。有壬訪查追究弊端，建立法規而予以變通，於是使國家獲得豐厚的課税。至順二年二月，召回任參議中書省事，不多時，因遇母喪而離職守孝。

元統元年，復以參議召，明年甲戌，拜治書侍御史，轉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仍治臺事。會福達魯花赤完卜，藉丞相勢，宿衛東宫，其行頗淫穢，御史劾之，完卜藏御史大夫家，有壬捕而遣之。九月，拜中書參

元統元年，又召回朝任中書省參議。次年甲戌，拜治書侍御史，改任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仍然負責御史臺事。正遇到福達魯花赤完卜，憑藉丞相的勢力，在東宫宿衛，行爲頗爲淫穢，御史彈劾他，完卜藏匿在御史大夫家中，許有壬逮捕了他并把他免職遣歸。九月，拜中書參

知政事、知經筵事。帝詔群臣議上皇太后尊號爲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於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爲孫矣，非禮也。"衆弗之從，有壬曰："今制，封贈祖父母，降於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邪！"弗之聽。中書平章政事徹理帖木兒挾私憾，奏罷進士科，有壬廷爭甚苦不能奪，遂稱疾在告，帝强起之，拜侍御史。會汝寧棒胡反，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僞宣敕，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爲耶?"意漢官諱言反，將以罪中之。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其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廷議欲行古劓法，立行樞密院，禁漢人、南人勿學蒙古、畏吾兒字書，有壬皆争止之。

知政事、知經筵事。皇帝詔命群臣商議上皇太后尊號爲太皇太后事，有壬說："皇上與皇太后，是母子關係。如果加封爲太皇太后，就使皇帝變爲其孫，這不合乎禮法。"衆人没有聽從他的意見。有壬又說："按照現行的制度，封贈祖父母，應比父母降低一等，這就是所謂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將母子之恩推而遠之，是反而變得更輕，這又怎麽能說是對皇太后的尊重呢！"他的意見没有被聽取。中書平章政事徹理帖木兒懷有私怨，奏請停止進士科，有壬在朝中竭盡全力地争論而没有能够改變此事，於是他就稱病告歸，皇帝强行命他起復，拜任侍御史。正遇汝寧棒胡謀反，大臣中有些忌恨漢人任官的人，取賊所造旗幟及僞宣敕書，排列在地上，有意發問："他們這樣做是想幹什麽?"其用意是因漢官忌諱說謀反，將以此設下圈套而使之獲罪。有壬回答說："這些人建立年號，自稱李老君太子，統率士卒，與官軍爲敵，他們的謀反之狀非常明顯，還有什麽可說的呢!"對方無言可對。廷議欲實行古代的劓法，設立行樞密院，禁止漢人、南人學習蒙古、畏吾兒字書，這些議案都被有壬争辯阻止。

重紀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家藏兵器，遂起大獄，株連臺若省，多以贓敗，獨無有壬名，由是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已而南游湘、漢間。至元六年，召入中書，仍爲參知政事。明年，改元至正，有壬極論帝當親祠太廟，母后虚位，徽政院當罷，改元命相當合爲一詔，冗職當沙汰，錢糧當裁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人皆韙之。轉中書左丞。二年，囊加慶善八及孛羅帖木兒獻議，開西山金口導渾河，逾京城，達通州，以通漕運。丞相脱脱主之甚力，有壬曰："渾河之水，湍悍易决，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地勢高下，甚有不同，徒勞民費財耳。"不聽，後卒如有壬言。

後至元初年，長蘆人韓公溥因家中藏有兵器，由是興起大案，臺省官員受到株連，許多官員因貪贜而敗，惟獨許有壬不在其中，因此忌恨他的人越加多了。許有壬忖度不能再留在朝中任官了，就辭官歸彰德，不久又南游於湘、漢間。至元六年，被召入中書任職，仍爲參知政事。次年，改元至正，有壬極力論說皇帝應當親自到太廟行祠祭之禮，應册封皇太后，徽政院應當裁撤，改元和任命丞相應當合爲一詔，冗員當裁，錢糧當省；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人們都贊同其論。改任中書左丞。二年，囊加慶善八及孛羅帖木兒提出建議，開西山金口以導渾河，流經京城，直達通州，以通漕運。丞相脱脱極力贊同此議，有壬說："渾河之水，湍急洶涌容易决口，而足以造成災害，而且河床淤淺易塞，不可行舟；况且地勢高低，有很大的不同，如此將會白白地勞民傷財。"他的意見没有被聽取，後來果

先是，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歿，而諸生思之，爲立東岡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爲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木八剌沙，緣睚眦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構浮辭，誣衊有壬，并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四年，改江浙行省左丞，辭。六年，召爲翰林學士，既上，又辭。監察御史累章辨其誣。俄拜浙西廉訪使，未上，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仍知經筵事。明年夏，授御史中丞，賜白玉束帶及御衣一襲，未幾，復以病歸。監察御史答蘭不花銜有壬，時短長之，奏劾甚力，事尋白。

十二年，盗起河南，聲撼河朔間。有壬畫備禦之策十五條，以授郡將，民藉以安。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征，環河南境，連營以百數，一切芻餉，皆仰給之。有壬從容集事，若平時然。十五年，遷集賢大學士，尋改樞密副使，復拜中書左丞。時以言爲諱，有壬力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鬥志，遂倡招降之策，言多不載。有僧名開，自高郵來，言張士誠乞降，衆幸事且成，皆大喜，有壬獨疑其妄，呼僧詰之，果語塞不能對。轉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階至光禄大夫。有壬前朝舊德，太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鷙禽以爲樂，遽呼左右屏去。十七年，以老病，力乞致其事，久之始得請，給俸賜以終其身。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八。

有壬歷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皆一根至理，而

然被他説中。

早先，有壬的父親許熙載在長沙任職期間，曾設立義學，訓導諸生。他去世以後，諸生懷念他，爲他設立了東岡書院，朝廷賜有匾額并設立官署，把它作爲育才之所。南臺監察御史木八剌沙，因爲一些小事而懷恨有壬，奏言不應該設立書院，并虚構謠言，誣衊有壬以及他的兩個弟弟許有儀、許有孚，有壬於是就稱病辭職回家。四年，改任江浙行省左丞，他推辭不赴任。六年，被召回任翰林學士，上任以後，又辭職。監察御史接連上奏章爲他辯白被誣之事。不久拜浙西廉訪使，還没有上任，復召入任翰林學士承旨，仍知經筵事。第二年夏天，授御史中丞，賜給他白玉束帶以及御衣一套，不多時，復因病而辭歸。監察御史答蘭不花忌恨有壬，時常説他壞話，極力彈劾他，不久事實真相大白。

十二年，河南盗賊興起，其聲威撼動河朔地區。有壬籌劃了十五條防禦計策，把它交與郡中的將領，百姓因此而得保平安。十三年，被起用爲河南行省左丞。朝廷派遣將領出征，環繞河南地區，建有上百個營寨，所有糧草軍餉，都依賴河南行省供給。有壬從容不迫地籌辦此事，如同平時一樣有條不紊。十五年，遷集賢大學士，不久改任樞密副使，復拜中書左丞。當時没有人敢進言，有壬極力陳説朝廷所施行的是姑息養奸之政，賞重而罰輕，因此將士們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鬥志，於是他提出招降之策，内容太多這裏不開列了。有一個名叫開的僧人，從高郵來，説張士誠要求投降，衆人慶幸大事將成，都非常高興，惟有有壬懷疑他説謊，傳僧開前來質問，他果然被問得無話可答。改任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階至光禄大夫。有壬爲前朝德高望重的老臣，太子對他很敬重有禮。有一天入宫覲見，太子正以臂架鷹爲樂，見他來就立刻呼左右把鷹拿走。十七年，因爲年老體病，盡力請求辭官，很長時間纔得到批准，發給他官俸以終養其身。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去世，終年七十八歲。

有壬歷事七朝，將近五十年，遇有國家大事，無不盡言，都以至理作爲論説的根基，而曲

曲盡人情。當權臣恣睢之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壬絶不爲巧避計，事有不便，明辨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有壬善筆札，工辭章，歐陽玄序其文，謂其雄渾閎雋，涌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靚深實，蓋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謚曰文忠。子一人，曰禎。

盡人情。當權臣恣意猖獗之時，有人稍微觸犯其意，便被誅殺或發配，但有壬絶不斡旋避禍，凡事有不便，他都明辯力争，把死生利害置之度外，君子都褒贊他。有壬精通書法，擅寫文章，歐陽玄爲他的文集作序，稱其雄渾閎雋，涌如層瀾，近而求之，則淵澄深實，這説明歐陽玄對他深爲贊許。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謚號爲文忠。有一子，名叫許禎。

宋本　宋褧

宋本字誠夫，大都人。自幼穎拔異群兒，既成童，聚經史窮日夜讀之，句探字索，必通貫乃已。嘗從父禎官江陵，江陵王奎文，明性命義理之學，本往質所得，造詣日深。善爲古文，辭必己出，峻潔刻厲，多微辭。年四十，始還燕。

宋本字誠夫，大都人。他自幼聰穎與一般兒童不同，十五歲後，聚集經史書籍日夜研讀，一句一句地探討，一字一字地研究，必通貫其義方止。曾隨從其父宋禎到江陵任官，江陵人王奎文，精通性命義理之學，宋本前往請求評定其心得，造詣日深。他善撰古文，不蹈襲前人，其文峻潔刻厲，多有隱微的深意。四十歲時，纔返回燕地。

至治元年，策天下士于廷，本爲第一人，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泰定元年春，除監察御史，首言："逆賊鐵失等雖伏誅，其黨樞密副使阿散，身親弒逆，以告變得不死，竄嶺南，乞早正天討。"國制，範黄金爲太廟神主。仁宗室盗竟竊去，本言："在法，民間失盗，捕之違期不獲猶治罪，太常失典守，及在京應捕官，皆當罷去。"又言："中書宰執，日趨禁中，固寵苟安，兼旬不至中堂，壅滯機務，乞戒飭臣僚，自非入宿衛日，必詣所署治事。"皆不報。

至治元年，在朝廷策試天下士子，宋本取得第一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泰定元年春，任監察御史，首先上言説："逆賊鐵失等人雖已伏法被誅，其黨羽樞密副使阿散，親身參與殺逆，因告發事變而得免死，被發配到嶺南，請求將他處死以儘早正天罰。"按照國家的規定，太廟中的神主是用黄金鑄成。仁宗室神主竟被竊走，宋本奏言："按照法律規定，民間若有失盗，逾期而不能捕獲盗賊者還要被治罪，太常失去所保管的東西，以及在京師任捕官的人，都應當罷免他們的官職。"他又上言："中書宰執重臣，每日到宫禁中，務求保其寵信，苟且偷生，却二十天不至中堂，積壓耽誤了機務，希望皇帝訓誡臣僚，凡不是入宫宿衛的日子，必須要到所屬官署去辦理公務。"他的奏言都没有得到批覆。

逾月，調國子監丞。夏，風烈地震，有旨集百官雜議弭災之道。時宿衛士自北方來者，復遣歸，乃百十爲群，剽劫殺人桓州道中。既逮捕，旭滅傑奏釋之。蒙古千户使京師，宿邸中，適民間朱甲妻女車過邸門，千户悦之，并從者奪以入，朱泣訴於中

過了一個多月，調任國子監丞。這一年的夏季，有大風及地震災害，皇帝有旨令百官共同集議消弭災禍之道。當時從北方來的宿衛武士，又被遣歸，他們就百十人聚成一群，在桓州道中剽劫殺人。他們被逮捕以後，旭滅傑奏請將他們釋放了。蒙古千户出使至京師，住宿邸舍中，適逢百姓朱甲妻女坐車從邸舍門前經過，千户看中其

書，旭滅傑庇不問。本適與議，本復抗言："鐵失餘黨未誅，仁廟神主盜未得，桓州盜未治，朱甲冤未伸，刑政失度，民憤天怨，災異之見，職此之由。"辭氣激奮，衆皆聳聽。冬，移兵部員外郎。

妻女容貌，就與他的隨從一起將其搶入邸中，朱甲到中書上訴，旭滅傑庇護千户而不審理此事。恰逢宋本參加這次集議，宋本又直言："鐵失餘黨未誅，仁廟神主盜賊没被捕獲，桓州盜寇還没被懲治，朱甲的冤屈還未得伸張，刑政失度，民憤天怨，災異的出現，是由此而造成。"他辭氣激奮，使衆人都因此而感到驚恐。這年冬季，移官兵部員外郎。

二年，轉中書左司都事。會議招撫溪洞民，故將李牢山之子嘗假兵部尚書，從諸王帥兵征鬱林州猺民，李在道納妾，留不進，兵敗歸。樞密副使王卜鄰吉台言："李平猺有功，當遷官。"本言："李棄軍娶妾，逗撓軍期，宜亟置諸法，况可官邪！"王色沮，乃不敢言。旭滅傑死，左丞相倒剌沙當國得君，與平章政事烏伯都剌，皆西域人，西域富賈以其國異石名曰瓓者來獻，其估巨萬，或未酬其直；諸嘗有過，爲司憲褫官，或有出其門下者。三年冬，烏伯都剌自禁中出，至政事堂，集宰執僚佐，命左司員外郎胡彝以詔稿示本，乃以星孛地震赦天下，仍命中書酬累朝所獻諸物之直，擢用自英廟至今爲憲臺奪官者；本讀竟，白曰："今警災異，而畏獻物未酬直者憤怨，此有司細故，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司憲褫有罪者官，世祖成憲也，今上即位，累詔法世祖，今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後復有邪佞贓穢者，將治之邪？置不問邪？"宰執聞本言，相視嘆息罷去。明日，宣詔竟，本遂稱疾不出。

二年，改任中書左司都事。此時正遇商議招撫溪洞民，故將李牢山之子曾經挂職兵部尚書，隨從諸王率軍征伐鬱林州瑶民，李在行軍途中納妾，軍隊停止不前，以致兵敗而歸。樞密副使王卜鄰吉台説："李平瑶有功，應當遷升他的官職。"宋本説："李放棄軍務而娶妾，延誤軍期，應立即置之於法，又怎能升官呢！"王卜鄰吉台表情沮喪，於是不敢再提及此事。旭滅傑死後，左丞相倒剌沙執掌國事而得皇帝信任，他與平章政事烏伯都剌，都是西域人，西域富商將其國中名叫瓓的異石獻來，其售價巨萬，有的没有酬付其錢；那些曾經犯有過失，而被御史臺革除官職的人，有些人是出於其門下。三年冬，烏伯都剌自宫中出，來到中書省政事堂，召集宰臣僚佐官員，命左司員外郎胡彝把詔書草稿給宋本看，其内容是因爲星象怪異和發生地震而大赦天下，并且命中書省償付累朝所進獻的各種寶物的價值，提拔任用自英廟至今被御史臺革除官職的人；宋本讀完詔書後，指出："今以蒼天降災爲警告，而害怕那些前來獻物而未償付其值之人的憤怨，這是負責此方面事務的部門所犯的小過失，將它作爲皇帝詔書中的内容頒布，必然會貽笑天下。御史臺革除有罪者的官職，這是世祖皇帝所制定的成法，當今皇上即位，屢次下詔説要效法世祖，而現在任用這些人，這是破壞祖宗成法而反悔前詔所言。後復有邪佞贓穢者，是懲治他們呢？還是置之不問呢？"宰執們聽了宋本之言，相視嘆息不語而離去。第二天，宣示詔令後，宋本就稱疾不出。

四年春，遷禮部郎中。天曆元年冬，升吏部侍郎。二年，改禮部侍

四年春，遷任禮部郎中。天曆元年冬，升吏部侍郎。二年，改任禮部侍郎。這一年，文宗開

郎。是年，文宗開奎章閣，置藝文監，檢校書籍，超大監。至順元年，進奎章閣學士院供奉學士。二年冬，出爲河東廉訪副使，將行，擢禮部尚書。三年冬，寧宗崩，順帝未至，皇太后在興聖宫。正旦，議循故事，行朝賀禮，本言："宜上表興聖宫，廢大明殿朝賀。"衆是而從之。元統元年，兼經筵官，冬，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不拜，復留爲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仍兼經筵官。二年夏，轉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兼經筵如故。是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卒，年五十四。階官自承務郎十轉至太中大夫。

設奎章閣，設置藝文監，檢校書籍，越級升任他爲藝文監。至順元年，進官奎章閣學士院供奉學士。二年冬，出任河東廉訪副使，將要起行，又被提升爲禮部尚書。三年冬，寧宗駕崩，順帝還未到，皇太后在興聖宫主持大政。新年元旦，商討遵循故例，舉行新年朝賀大禮，宋本上言："應該上表興聖宫，廢除在大明殿朝賀。"衆人認爲他説得對而聽從了他的主張。元統元年，兼任經筵官；冬季，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他没有接受，復留任爲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仍兼經筵官。二年夏，改任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兼任經筵官如故。這一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去世，終年五十四歲。他的官階自承務郎經十次升遷至太中大夫。

本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而篤朋友之義，堅若金鐵；人有片善，稱道不少置，尤以植立斯文自任。知貢舉，取進士滿百人額；爲讀卷官，增第一甲爲三人。父官南中，貧，賣宅以去，居官清慎自持，饘粥至不給。本未弱冠，聚徒以養親，殆二十年，歷仕通顯，猶僦屋以居。及卒，非賻贈幾不能給棺斂，執紼者近二千人，皆縉紳大夫、門生故吏及國子諸生，未嘗有一雜賓，時人榮之。本所著有《至治集》四十卷，行于世。謚正獻。

宋本生性高亢不屈，持論嚴正，任職清白，從不接受私人求情請托；而篤實於朋友之義，堅若金鐵；人有一點善行長處，他都稱道不已，尤以培養樹立禮樂制度爲己任。負責進士考試，録取進士滿百人限額；任讀卷官，增加一甲進士爲三人。他父親去南中做官，貧窮不堪，賣掉房子赴任，做官時能保持清廉慎節，以致連粥都吃不飽。宋本未成年時，就以教學生得錢奉養雙親，將近二十年，歷任大官，還是借房子居住。等到他去世時，如果没有朝廷及别人賜贈的助葬錢幾乎無法治辦棺殮，爲他送葬的人近二千人，都是縉紳大夫、門生故吏及國子諸生，不曾有一個雜人，當時人以此爲榮。宋本所著有《至治集》四十卷，流行於世。謚號爲正獻。

弟褧，字顯夫，登泰定元年進士第，授校書郎，累官至翰林直學士，謚文清。褧嘗爲監察御史，於朝廷政事，多所建明。其文學與本齊名，人稱之曰二宋云。

其弟宋褧，字顯夫，中泰定元年進士，授校書郎，多次升遷至翰林直學士，謚文清。宋褧曾任監察御史，對於朝廷的政事，有許多創建。他在文學上與宋本齊名，人稱他們兄弟爲二宋。

謝端

謝端字敬德，蜀之遂寧人。宋末，蜀士多避兵江陵，因家焉。端幼穎異，五六歲能吟詩，十歲能作賦。弱冠，與尚書宋本同師，明性理，爲

謝端字敬德，四川遂寧人。宋朝末年，蜀中士人多因戰爭遷逃至江陵，因而在江陵定居安家。謝端自幼聰明異常，五六歲時就能吟詩，十歲時即能作賦。二十幾時，與尚書宋本同拜一

古文，又同教授江陵城中，以文學齊名，時號謝宋。史杠宣慰荆南，數加延禮，薦之姚燧，燧方以文章大名自負，少所許可，以所爲文眎端，端一讀，即能指摘其用意所在，燧嘆奬不已，語人：“後二十年，若謝端者，豈易得哉！”用薦者署校官，不報。

師，研習性理之學，撰寫古文，又與宋本同在江陵城中授徒，以文學齊名，時人號稱他們爲謝宋。史杠任荆南宣慰使時，對他屢次以禮相請，并把他引薦給姚燧，姚燧正以文章大名自負，很少稱贊别人，他把他把所撰的文章給謝端看，謝端讀過一遍，就能立即指出其用意所在，姚燧對他贊嘆褒奬不已，對人説：“二十年以後，像謝端這樣的人，怎麽可能輕易得到呢！”由人推薦署任校官，没有得到批覆。

科舉法行，就試河南行省，中其舉，以内艱不會試。延祐五年，乃擢進士乙科。授承事郎、潭州路同知湘陰州事。歲滿，入爲國子博士，遷太常博士。盗入太廟，失第八室黄金主，坐罷去。端，禮官，非典守，不當坐，亦不辨。尋除翰林修撰，升待制，以選爲國子司業，遂爲翰林直學士，階太中大夫。

科舉制度施行以後，謝端到河南行省參加考試，中舉人，因遇母喪居家守孝而不能參加會試。延祐五年，纔中進士乙科。授承事郎、潭州路同知湘陰州事。任期滿了以後，召入朝任國子博士，升任太常博士。盗賊進入太廟，丢失第八室黄金神主，他獲罪罷官。謝端是禮儀之官，不是負責保管守護的官員，不應當牽連判罪，他也不爲之分辯。不久任翰林修撰，升待制，通過銓選任國子司業，最終任翰林直學士，品級爲太中大夫。

端善爲政，筮仕湘陰，猾吏束手，不敢舞文法，豪民無賴者遠避去。部使者行部，旁郡滯訟，皆諉端讞，端剖决如流，績譽籍然。其文章嚴謹有法，寧約近瘠，無奢滋駁。居翰林久，至順、元統以來，國家崇號，慈極升祔先朝，加封宣聖考妣，制册多出其手。預修文宗、明宗、寧宗三朝實録，及累朝功臣列傳，時稱其有史才。

謝端善於處理政務，在湘陰任職時，使狡猾之吏束手無措，不敢舞文弄法，無賴豪民也都遠避離去。部使者巡察各處，旁郡有積滯的案件，都委任他審理，謝端剖析判决迅疾如流，政績聲譽廣爲流傳。其文章嚴謹而有法度，寧可簡約近乎瘠瘦，也不鋪陳過度以致雜亂。他任翰林的時間很長，至順、元統以來，凡是國家加封尊號，太后神主升到前朝皇帝那裏配祭，加封宣聖父母，制册多出自其手。他參與修纂文宗、明宗、寧宗三朝實録，以及累朝功臣列傳，當時人們稱贊他有史才。

初，文宗建奎章閣，蒐羅中外才俊置其中，嘗語阿榮曰：“當今文學之士，朕惟未識謝端。”亡何，文宗崩，竟不及用端。端又與趙郡蘇天爵同著《正統論》，辨金、宋正統甚悉，世多傳之。至元六年卒，年六十二。元世蜀士以文名者，曰虞集，而謝端其次云。

以前，文宗建置奎章閣時，搜羅中外才俊置於其中，曾經對阿榮説：“當今文學之士，朕衹是還未認識謝端。”没有多久，文宗駕崩，竟没來得及任用謝端。謝端又與趙郡人蘇天爵合著《正統論》，很詳悉地辨明金、宋誰爲正統王朝，世上多有流傳。至元六年去世，終年六十二歲。元代蜀士以文著名者，首稱虞集，而其次就是謝端。

元史卷一百八十三

列傳第七十

王守誠

王守誠字君實，太原陽曲人。氣宇和粹，性好學，從鄧文原、虞集游，文辭日進。泰定元年，試禮部第一，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秘書郎。遷太常博士，續編《太常集禮》若干卷以進。轉藝林庫使，與著《經世大典》。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除奎章閣鑒書博士。拜監察御史。僉山東廉訪司事。改户部員外郎、中書右司郎中。拜禮部尚書。與修遼、金、宋三史，書成，擢參議中書省事。調燕南廉訪使。

王守誠字君實，太原陽曲人。他氣宇謙和純樸，生性好學，與鄧文原、虞集交游，文辭日進。泰定元年，在禮部考試名列第一，經過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秘書郎。升任太常博士，呈進其續編《太常集禮》若干卷。改任藝林庫使，參與撰修《經世大典》。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授奎章閣鑒書博士。拜監察御史。任僉山東廉訪司事。改任户部員外郎、中書右司郎中。拜禮部尚書。參與修撰遼、金、宋三史，書撰成後，提拔爲參議中書省事。調任燕南廉訪使。

至正五年，帝遣使宣撫四方，除守誠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與大都留守答爾麻失里使四川，首薦雲南都元帥述律鐸爾直有文武材。初，四川廉訪使某與行省平章某不相能，誣宣使蘇伯延行賄於平章某，瘐死獄中。至是，伯延親屬有訴。會茶鹽轉運司官亦訟廉訪使累受金，廉訪使倉皇去官，至揚州死。副使而下，皆以事罷。憲史四人、奏差一人，籍其家而竄之，餘皆斥去。重慶銅梁縣尹張文德，出遇少年執兵刃，疑爲盗，擒執之，果拒敵。文德斬其首，得懷中帛旗，書曰南朝趙王。賊黨聞之，遂焚劫雙山。文德捕殺百餘人。重慶府官以私怨使縣吏誣之，乃議文德罪，比不即捕强盗例加四等。遇赦免，猶

至正五年，皇帝派遣使臣宣撫四方，授守誠爲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與大都留守答爾麻失里出使四川，在此期間首先推薦雲南都元帥述律鐸爾直有文武之才。以前，四川廉訪使某與行省平章某不和，誣陷宣使蘇伯延行賄於平章某，蘇伯延死在獄中。到此時，蘇伯延的親屬上訴鳴冤。恰有茶鹽轉運司的官員也上告廉訪使多次受金錢賄賂，廉訪使在倉惶之中急忙辭官，回到揚州後死去。副使以下的官員，都因此事而被罷免。此外憲史四人、奏差一人，也被籍没家産流放，其餘的人都被罷官。重慶銅梁縣尹張文德，外出見一少年手執兵刃，懷疑是盗寇，下令擒捉他，他果然拒捕反抗。張文德斬其首，搜得他懷中的帛旗，上面書寫着：南朝趙王。賊黨聽説後，就焚燒搶劫了雙山。張文德捕殺了一百餘人。重慶府官員因發泄私怨而唆使縣吏誣告他，於是議定了張文德的罪名，比照不立即逮捕强盗之罪加重了

擬杖一百。守誠至，爲直其事。他如以贓罪誣人，動至數千緡，與夫小民田婚之訟，殆百十計，守誠皆辨析詳讞，辭窮吐實，爲之平反。州縣官多取職田者，累十有四人，悉釐正之。因疏言："仕於蜀者，地僻路遥，俸給之薄，何以自養。請以户絶及屯田之荒者，召人耕種，收其入以增禄秩。"宜賓縣尹楊濟亨欲於蟠龍山建憲宗神御殿，儒學提舉謝晋賢請復文翁石室爲書院，皆采以上聞成之，風采聳動天下，論功居諸道最。進資政大夫、河南行省左丞。未上，母劉氏歿于京師，聞喪亟歸，遂遘疾，以至正九年正月卒，年五十有四。帝賜鈔萬緡，謚文昭。有文集若干卷。

四等。因遇有大赦而免罰，但仍然擬議杖責一百。守誠到來，爲張文德平反了冤屈。其他諸如以貪贓罪誣告别人，其款額動輒數千緡，以及那些小民之間有關土地婚姻方面的訴訟，大概有一百多件，守誠對每個案件都分析辨明事實而詳細地予以審問，使被審人無法掩蓋而説出事實真相，爲他們平反冤屈。州縣官員有人多取職田，共有十四個人，王守誠全都糾正了他們。并因此而上疏建議説："在蜀任官的人，地僻路遥，俸禄微薄，怎麽能够自給自足。請用絶户及屯田中的荒蕪田地，招募人耕種，將其收入用作增禄之費。"宜賓縣尹楊濟亨欲在蟠龍山興建憲宗神御殿，儒學提舉謝晋賢請求恢復文翁石室作爲書院，王守誠采納他們的建議并且上報皇帝促成二事，其風采聳動天下，論功居諸道之首。進升資政大夫、河南行省左丞。還没有上任，他的母親劉氏在京師去世，他聞訊後急忙趕回家中，因此得病，於至正九年正月去世，終年五十四歲。皇帝賜予一萬緡錢鈔，謚文昭。著有文集若干卷。

王思誠

王思誠字致道，兗州嵫陽人。天資過人，七歲，從師授《孝經》、《論語》，即能成誦。家本業農，其祖佑，詬家人曰："兒大不教力田，反教爲迂儒邪！"思誠愈自力弗懈。後從汶陽曹元用游，學大進。中至治元年進士第，授管州判官，召爲國子助教，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尋升應奉翰林文字，再轉爲待制。

至正元年，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二年，拜監察御史，上疏言："京畿去年秋不雨，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黄河水溢。蓋不雨者，陽之亢，水涌者，陰之盛也。嘗聞一婦銜冤，三年大旱。往歲伯顔專擅威福，仇殺不辜，郯王之獄，燕鐵木兒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之冤而已，豈不感傷和氣邪！宜雪其罪。敕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

王思誠字致道，兗州嵫陽人。他天資過人，七歲時，從師學習《孝經》、《論語》，就能够背誦。其家本以農爲業，他的祖父王佑，詬駡家人説："兒大不教其從事農業勞動，反教他成爲迂儒嗎！"思誠由此學習更加努力不懈。後跟隨汶陽人曹元用學習，學業有很大的進步。中至治元年進士第，授管州判官，召入任國子助教，改任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不久升任應奉翰林文字，又改任爲待制。

至正元年，升任奉議大夫、國子司業。二年，拜任監察御史，他上疏奏言："京畿地區去年秋季没有降雨，冬季無雪，今年開春第一個月蝗蟲滋生，黄河水泛濫。不降雨的原因，是由於陽氣過强，水涌溢的原因，是由於陰氣太盛。曾經聽人説一婦含冤，致使三年大旱。前些年伯顔專權擅施威福，仇殺無辜，郯王之案，燕鐵木兒的宗黨被處死的人，不可勝數，不是一個婦人的冤屈能比，豈不感傷天地和諧之氣！應該昭雪其冤。敕令有關部門行禱百神之禮，陳置牲幣，祭

卒塞其缺，被災之家，死者給葬具，庶幾可以召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行部至檀州，首言：“采金鐵冶提舉司，設司獄，掌囚之應徒配者，鈦趾以舂金礦，舊嘗給衣與食，天曆以來，水壞金冶，因罷其給，嚙草飲水，死者三十餘人，瀕死者又數人。夫罪不至死，乃拘囚至於饑死，不若加杖而使速死之愈也。況州縣俱無囚糧，輕重囚不決者，多死獄中，獄吏妄報其病月日用藥次第。請定瘐死多寡罪，著爲令。”又言：“至元十六年，開壩河，設壩夫户八千三百七十有七，車户五千七十，出車三百九十輛，船户九百五十，出船一百九十艘。壩夫累歲逃亡，十損四五，而運糧之數，十增八九，船止六十八艘，户止七百六十有一，車之存者二百六十七輛，户之存者二千七百五十有五。晝夜奔馳，猶不能給，壩夫户之存者一千八百三十有二，一夫日運四百餘石，肩背成瘡，憔悴如鬼，甚可哀也。河南、湖廣等處打捕鷹房府，打捕户尚玉等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五户，阿難答百姓劉德元等二千三百户，可以簽補，使勞佚相資。”又言：“燕南、山東，密邇京師，比歲饑饉，群盗縱横，巡尉弓兵與提調捕盗官，會鄰境以討之，賊南則會于北，賊西則會于東，及與賊會，望風先遁，請立法嚴禁之。”又言：“初開海道，置海仙鶴哨船四十餘艘，往來警邏。今弊船十數，止於劉家港口，以捕盗爲名，實不出海，以致寇賊猖獗，宜即萊州洋等處分兵守之，不令泊船島嶼，禁鎮民與梢水爲婚，有能捕賊者，以船畀之，獲賊首者，賞以官。仍移江浙、河南行省，列戍江海諸口，以詰海商還者，

祀河伯；調發軍卒填塞河道缺口；遭災之家，發給死者安葬的物品，這或許能招致陰陽調和，消除水旱災變，這是用實際行動感應天變而不是以文飾敷衍。”他巡察至檀州，首先上奏説：“采金鐵冶提舉司，設有司獄，負責掌管應該被流放發配的囚徒，令他們戴着脚鐐等刑具去淘金，過去曾經供給衣食，自從天曆年間以來，因大水破壞了冶煉黄金的設備，所以罷除以前給予他們的衣食供給，使他們過着飲水吃草的生活，有三十餘人死去，又有數人也瀕臨死亡。那些罪不至死的犯人，却被囚禁而至於餓死，不如施加杖刑而使他們速死更爲痛快。况且州縣都没有供給囚犯食用的糧食，囚犯無論罪重罪輕若是没有定案，很多人死在獄中，而獄吏妄報其某月某日生病及如何飲藥等一系列事。請求根據囚犯在獄中死亡多少而制定懲罰辦法，確立爲法令頒行。”他又上言説：“至元十六年，開通壩河，設置壩夫户八千三百七十七户，車户五千零七十户，出車三百九十輛，船户九百五十户，出船一百九十艘。壩夫經多年來逃亡，已經減少了十分之四五，而運糧的數額，却增加了十分之八九，船衹有六十八艘，船户衹有七百六十一户，所存的車衹有二百六十七輛，所剩下的車户衹有二千七百五十五户。他們晝夜奔馳，還不能保障供給，壩夫户所剩下的一千八百三十二户，一夫一日運載四百餘石，肩膀被壓磨生瘡，面容憔悴如鬼，非常可憐。河南、湖廣等處打捕鷹房府，打捕户尚玉等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五户，阿難答百姓劉德元等二千三百户，可以簽補此役，使勞逸相互平均。”他又上言説：“燕南、山東，緊靠京師，連年饑荒，群盗縱横，巡尉弓兵與提調捕盗官，會同鄰郡共同討伐盗賊，賊在南方他們就會集到北方，賊在西方他們就在東方集結，等到與盗賊交戰，他們就望風先逃，請求立法嚴禁這種情况發生。”又上奏説：“開闢海道之初，設置了海仙鶴哨船四十餘艘，往來巡邏警備。現今有十餘艘破船，停泊在劉家港口，以捕盗爲名，而實不出海，以致寇賊猖獗，應當在萊州洋等處分兵把守，命令船隻不得在島嶼停泊，禁止鎮民與船家通婚，如

審非寇賊，始令泊船。下年糧船開洋之前，遣將士乘海仙鶴於二月終旬入海，庶幾海道寧息。”朝廷多是其議。

有能捕賊的人，就以船授之，若能捕獲賊首，就賞給他官職。并且移文江浙、河南行省，要求他們沿江海諸口戍守，以檢查出海貿易回來的商人，經審查確非寇賊，纔准許在港口停泊。在下一年糧船開入大洋之前，先派遣將士乘海仙鶴於二月終旬入海巡察，這樣差不多能使海道寧靜平安。”朝廷多依從了他的建議。

松州官吏誣構良民以取賂，訴于臺者四十人，選思誠鞫問。思誠密以他事入松州境，執監州以下二十三人，皆罪之。還至三河縣，一囚訴不已，俾其黨異處，使之言，囚曰：“賊向盜某芝麻，某追及，刺之幾死，賊以是圖復讎。今弓手欲捕獲功之數，適中賊計。其贓，實某妻裙也。”以裙示失主，主曰：“非吾物。”其黨詞屈，遂釋之。豐潤縣一囚，年最少，械繫瀕死，疑而問之，曰：“昏暮三人投宿，將詣集場，約同行，未夜半，趣行，至一冢間，見數人如有宿約者，疑之，衆以爲盜告，不從，脅以白刃，驅之前，至一民家，衆皆入，獨留户外，遂潛奔赴縣，未及報而被收。”思誠遂正有司罪，少年獲免。

松州官吏誣陷良民以求取賄賂，有四十個被冤枉的良民到御史臺上訴，御史臺選派王思誠審理。王思誠隱密此事而假藉其他事務進入松州境內，逮捕自監州以下二十三人，都懲治了他們的罪惡。他回到三河縣時，有一個囚犯不停地上訴，他命把這囚犯與別犯分開看管令其申訴，囚犯說：“賊人以前盜取我的芝麻，我追上了他們，幾乎把賊刺死，賊人因此圖謀復仇。而今弓手想增加捕獲賊盜的數量，恰巧中了賊的詭計。我被誣告所盜的贓物，實際是我妻子的裙子。”王思誠將此裙交予失主看，失主說：“這不是我的物品。”攀引他爲賊的人詞窮理屈，於是就把此人釋放了。豐潤縣有一個囚犯，年紀最小，戴着刑具幾乎快要死了，王思誠見狀生疑而審問他，他回答說：“傍晚與三人投宿，他們都是將要到集場去，就相約同行，還未到半夜，他們就催促起身而行，來到一荒冢之間，遇見幾個人，仿佛早就約好似的，我覺得很懷疑，衆人告訴說是去行盜，我不從，他們就用刀威脅，驅使我前行，至一民家，衆人都進去了，祇留下我一人在門外，於是我悄悄地奔逃赴縣告發，未及報告就被逮捕入獄。”王思誠於是就明正有關部門官吏的罪責，使少年獲免於罪。

出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迓，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贓吏。”未幾，果有訴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訴監縣敓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抵罪。吏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衣弊衣，乘駿馬，非詐而何!”陝西行臺言：“欲疏鑿黄河三門，立水陸站以達於關陝。”移牘思誠，會陝西、河南省

出任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巡察至武鄉縣，監縣前來迎接，思誠對吏屬私下說：“此人一定是一個貪贓之吏。”不多時，果然有人在道旁告狀，思誠問他說：“你莫不是來狀告監縣强奪你的馬嗎?”這個人說：“確是如此。”監縣抵罪受罰。吏屬們問思誠爲什麼能預先知道，他說：“這個貪官穿着破舊的衣服，而騎着駿馬，這不是其中有詐又會是什麼呢！”陝西行臺上奏說：“欲疏通開鑿黄河三門，設立水陸驛站以通

憲臣及郡縣長吏視之，皆畏險阻，欲以虛辭覆命，思誠怒曰："吾屬自欺，何以責人！何以待朝廷！諸君少留，吾當躬詣其地。"衆惶恐從之。河中灘磧百有餘里，巉石錯出，路窮，舍騎徒行，攀藤葛以進，衆憊喘汗弗敢言，凡三十里，度其不可，乃作詩歷叙其險，執政采之，遂寢其議。

達關陝地區。"移文給王思誠，令會同陝西、河南省臺諸臣及郡縣長吏等人共同查驗，他們都畏懼險阻，想要以虛辭復命，王思誠怒道："吾輩自欺，又怎麽能督責别人！又怎麽能報效朝廷！諸君稍微停留一會，我當親自到其地去勘查。"衆人惶恐而隨從他前往。黄河河灘中沙石綿延百餘里，礁石交錯而出，路盡，捨騎而徒步行走，攀附着藤葛前進，衆人疲憊得氣喘汗流而不敢言苦，共走了三十里，考慮不可能建立驛站，乃作詩歷叙其險，執政以之作依據，否定了陝西行臺的建議。

召修遼、金、宋三史，調秘書監丞。會國子監諸生相率爲哄，復命爲司業。思誠召諸生立堂下，黜其首爲哄者五人，罰而降齋者七十人，勤者升，惰者黜，於是更相勉勵。超升兵部侍郎，監燒燕南昏鈔，忽心悸弗寧，已而母病，事畢，馳還京師侍疾。及丁内憂，扶櫬南歸。甫禫，朝廷行内外通調法，選郡縣守令，起思誠太中大夫、河間路總管。磁河水頻溢，决鐵燈干。鐵燈干，真定境也，召其邑吏，責而懲之，遂集民丁作堤，晝夜督工，期月而塞，復築夾堤于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列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盗决。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稔。乃募民運碎甓，治郭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往來者無泥塗之病。南皮民父祖，嘗瀕御河種柳，輸課於官，名曰柳課，後河决，柳俱没，官猶徵之，凡十餘年，其子孫益貧，不能償，思誠連請于朝除之。郡庭生嘉禾三本，一本九莖，一本十六莖，一本十三莖，莖五六穗，僚屬欲上進，思誠曰："吾嘗惡人行異政，沽美名。"乃止。所轄景州廣川鎮，漢董仲舒之里也，河間尊福鄉，博士毛萇舊居也，皆請建書院，設山長員。召拜禮

思誠被召回參與修纂遼、金、宋三史，調任秘書監丞。恰在此時國子監諸生相互哄鬥，復命思誠爲國子監司業。思誠召集諸生立於堂下，開除其帶頭哄鬥的五人，罰而降齋者七十人，勤者升，惰者貶，由此諸生更加相互勉勵。越級提升爲兵部侍郎，監督焚燒燕南道作廢的紙鈔，忽而心悸不寧，不久以後聞母病，事務處理完畢，他急忙回京師侍奉母疾。及母喪守孝辭官，護送靈柩南歸家鄉。孝期剛結束，朝廷正施行内外通調之法，選任郡縣守令，起任思誠爲太中大夫、河間路總管。磁河水屢次泛濫成災，在鐵燈干决口。鐵燈干，在真定境内，王思誠召其邑吏，斥責并懲罰他的失職之罪，於是集合民丁修築堤壩，不分晝夜親自督工，花了整整一個月而填塞决口，又在其外側修築了夾堤，亘延十餘里，命令瀕河百姓及弓手捕吏，在堤壩上排列修置草舍，派人擊木巡視以防盗賊和决口。這一年，百姓得以耕種，年終獲得大豐收。他又招募民丁運碎甓瓦片，修整城外道路，路高五尺，寬度較以前增加一倍，使往來行路之人無泥塗之患。南皮民的父祖輩，曾經在御河邊種植柳樹，向官府納税，名爲柳課，後河水潰决，柳樹都被冲没，官府仍然徵收柳課，已持續了十餘年，他們的子孫更加貧困，不能償付，王思誠接連向朝廷請求免除了此項徵收。在其郡治所庭中生有嘉禾三株，一株九莖，一株十六莖，一株十三莖，每莖生有五六穗，其僚屬欲將嘉禾進呈，思誠説："我曾經痛恨别人施行異政，而沽取美名。"因此未獻。

部尚書。十二年，帝以四方民頗失業，命名臣巡行勸課。思誠至河間及山東諸路，召集父老，宣帝德意，莫不感泣，緘進二麥、豌豆，帝嘉之，賜上尊二。召還，遷國子祭酒，俄復爲禮部尚書，知貢舉，升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應詔言事：一曰置行省丞相，以專方面；二曰寬内郡徵輸，以固根本；三曰汰冗兵，以省糧運；四曰改禄秩，以養官廉；五曰罷行兵馬司，以便詰捕；六曰復倚郭縣，以正紀綱；七曰設常選，以起淹滯。尋出爲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辭以老病，不允，力疾戒行。

他所管轄的景州廣川鎮，是漢董仲舒的故里，河間尊福鄉，是博士毛萇的舊居，他都請求朝廷在其地建造書院，設山長官員。被召回朝任禮部尚書。十二年，皇帝因爲四方百姓有許多人失業，命名臣巡行各地勸業務農。思誠至河間及山東諸路，召集父老，宣揚皇帝的恩德旨意，没有不受到感動而爲之淚下，函封二麥、豌豆以進呈，皇帝贊揚他，賞賜兩樽御酒。召他還朝，遷任國子祭酒，不久又復爲禮部尚書，知貢舉，升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奉詔命言事：一是設置行省丞相，以專任方面事務；二是寬限内地郡縣賦税的徵收，以鞏固國家根本；三是淘汰冗兵，以减少糧運；四是改定俸禄，以培養官吏廉潔的作風；五是廢除行兵馬司，以便於查問逮捕盜寇；六是恢復附城之縣，以正綱紀；七是設立經常選拔人才制度，以起用埋没的人才。不久他外任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以年老有病推辭，没有得到批准，帶病盡力而行。

十七年春，紅巾陷商州，奪七盤，進占藍田縣，距奉元一舍，思誠會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於安西王月魯帖木兒邸，衆洶懼無言，思誠曰："陝西重地，天下之重輕繫焉。察罕帖木兒，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戍將嫉客兵軋己，論久不决。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曰："河南爲京師之庭户，陝西實内郡之藩籬，兩省相望，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乎?"察罕帖木兒新復陜州，得書大喜，曰："先生真有爲國爲民之心，吾寧負越境擅發之罪。"遂提輕兵五千，倍道來援。思誠犒軍于鳳凰山，還定守禦九事，夜宿臺中，未嘗解衣。同官潛送妻子過渭北，思誠止之。分守北門，其屬聞事急，欲圖苟免，思誠從容諭之曰："吾受國重寄，安定一方，期戮力報效，死之可也。

十七年春，紅巾軍攻陷商州，奪取了七盤，進占藍田縣，距奉元僅有三十里，思誠會同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在安西王月魯帖木兒府邸共商對策，衆人騷亂恐懼而無人發言，思誠説："陝西重地，關係到天下的安危。察罕帖木兒，是河南名將，賊寇素來畏懼他，應該派遣使者請求他援救，此是上策。"戍守此地的將領害怕客兵傾軋自己，此論久而不决。思誠説："我們兵弱，旦夕之間若失守，此罪將由誰承擔!"於是送書信給察罕帖木兒説："河南是京師的大門，陝西實爲内郡的藩籬，兩省相望，互爲唇齒，陝西危急，河南又豈能獨保平安?"察罕帖木兒新近光復了陜州，得書信後大喜，他説："先生果真有爲國爲民之心，我寧願擔負越境擅自出兵的罪責。"於是率領輕兵五千，倍道兼程前來援救。思誠在鳳凰山犒勞救援的軍隊，回來後制定守禦九事，夜間留在行臺中過夜，未曾解衣。同列官員暗地裏送妻子兒女去渭北，思誠制止了他們。思誠分守北門，其屬下聞知事態危急，欲圖苟安免禍，思誠從容不迫地開導他們説："我受國家的重任，安定一方，希望能够盡

自古皆有死，在遲與速耳。”衆乃安。既而援兵破賊，河南總兵官果以察罕帖木兒擅調，遣人問之。思誠亟請於朝，宜命察罕帖木兒專守關陝，仍令便宜行事，詔從之。

力報效國家，即使死於此事也無不可。自古人生皆有一死，所不同之處是在於死的遲與速。”衆人於是安心防守。援兵擊敗賊軍以後，河南總兵官果然因爲察罕帖木兒擅自調動軍隊，派遣人前去責問他。思誠緊急向朝廷請求，應當委命察罕帖木兒專職守禦關陝地區，并應令他便宜行事，皇帝下詔聽從了他的建議。

行樞密院掾史田甲，受賂事覺，匿豫邸，監察御史捕之急，并繫其母，思誠過市中，見之，曰：“噫！古者，罪人不孥，况其母乎！吾不忍以子而繫其母。”令釋之，不從，思誠因自劾不出，諸御史謁而謝之。初，監察御史有封事，自中丞以下，惟署紙尾，莫敢問其由，事行，始知之。思誠曰：“若是，則上下之分安在！”凡上章，必拆視，不可行者，以臺印封置架閣庫。俄起五省餘丁軍，思誠争曰：“關中方用兵，困於供給，民多愁怨，復有是役，萬一爲變，所繫豈輕耶！”事遂寢。十七年，召拜通議大夫、國子祭酒，時卧疾，聞命即起，至朝邑，疾復作。十月，卒于旅舍，年六十有七。謚獻肅。

行樞密院掾史田甲，收受賄賂之事被發覺，藏匿於豫王府邸，監察御史急於逮捕他，并且將其母逮捕，思誠從市中經過，見到這種情况，説：“唉！在古代，懲罰罪人不牽連其妻兒，更何况是罪人的母親呢！我不忍心看到因爲兒子犯法而逮捕其母。”令人將其母釋放，監察御史不聽，思誠因此自我彈劾而閉門不出，諸御史前去拜見向他承認錯誤。起初，監察御史若有密封奏事，自中丞以下的官員衹是在紙尾簽署姓名，没有人敢問明其中所奏事由，及至密奏之事施行，纔知道其中的内容。王思誠説：“如是這樣，那麽上下的名分又在哪裏呢！”所以凡是有上章，他必然拆視，若有不可行者，就以臺印封存於架閣庫。不多時令徵調五省所餘丁軍，思誠抗争説：“關中地區正在用兵，供給困乏，百姓多有愁怨，若復有此役，萬一激發事變，所導致的惡果豈能輕視！”於是此事就被停止。十七年，召回朝任通議大夫、國子祭酒，當時他正在卧床養病，聽到調令立即動身，行至朝邑，疾病再次發作。十月，在旅舍中去世，終年六十七歲。謚獻肅。

李好文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之東明人。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大名路濬州判官。入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國子助教。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會盗竊太廟神主，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爲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别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七八十年，每遇大禮，皆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故事應答而已。往年有詔爲《集禮》，而乃令各省及各郡縣置局纂修，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東明人。中至治元年進士，授大名路濬州判官。入朝任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國子助教。泰定四年，任太常博士。正逢有盗賊竊取了太廟神主，李好文説：“按照禮法的規定，神主應當用木材製作，而金玉祭器，應當貯藏在别室。”他又説：“自祖宗建國以來，七八十年間，每遇有重大的典禮舉行，都是臨時取出禮儀器具，博士不過是按照固定的成法而應答而已。往年曾下詔令編纂《集禮》，却是令各省及郡縣設置書局負責纂修，以致使此書編纂時

宜其久不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何有哉！"白長院者，選僚屬數人，仍請出架閣文牘，以資采録。三年，書成，凡五十卷，名曰《太常集禮》。遷國子博士。丁内憂，服闋，起爲國子監丞，拜監察御史。時復以至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録囚河東，有李拜拜者，殺人，而行凶之仗不明，凡十四年不决，好文曰："豈有不决之獄如是其久乎！"立出之。王傅撒都剌，以足蹋人而死，衆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用刃，况因有所求而殺之，其情爲尤重。"乃置之死，河東爲之震肅。出僉河南、浙東兩道廉訪司事。

間雖久却不能完成。禮樂自朝廷出，與郡縣有什麼相干呢！"他將此言告知太常禮儀院的長官，請求挑選同僚及屬官數名，并取出架閣文牘，以供采集編録。三年，書完成，共有五十卷，名爲《太常集禮》。遷任國子博士。遇母喪辭官守孝，喪期結束，起復爲國子監丞，拜任監察御史。當時又用至元作爲紀元年號，好文説："年號襲用先前曾經有過的，在古代歷史中未有所聞，承襲其名號而不遵循承繼其實際，看不出有什麼益處。"因而奏言當前不如至元年間的弊端十餘事。去河東巡視記録囚犯的罪狀，有一個名叫李拜拜的人，犯有殺人罪，但他行凶的凶器不明，已經十四年了而無法定案，好文説："豈有不决之案如此之久！"立即釋放了這個人。王傅撒都剌，以足踏人致死，衆人都説："不是用利刃等凶器殺人致死，應當判處他杖刑。"好文説："仗勢殺人，比用刀殺人罪行還大，况且是因爲有所求而殺人，其情節更嚴重。"於是判處死刑，河東爲此震動而秩序肅然。出任僉河南、浙東兩道廉訪司事。

六年，帝親享太室，召僉太常禮儀院事。至正元年，除國子祭酒，改陜西行臺治書侍御史，遷河東道廉訪使。三年，郊祀，召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帝之親祀也，至寧宗室，遣阿魯問曰："兄拜弟可乎？"好文與博士劉聞對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帝遂拜。由是每親祀，必命好文攝禮儀使。四年，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改禮部尚書，與修遼、金、宋史，除治書侍御史，仍與史事，俄除參議中書省事，視事十日，以史故，仍爲治書。已而復除陜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時臺臣皆缺，好文獨署臺事。西蜀奉使，以私憾摭拾廉訪使曾文博、僉事兀馬兒、王武事，文博死，兀馬兒誣服，武不屈，以輕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當問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

六年，皇帝親自到太廟祭奠，召好文爲僉太常禮儀院事。至正元年，授任國子祭酒，改任陜西行臺治書侍御史，遷任河東道廉訪使。三年，舉行郊祀之禮，召入任同知太常禮儀院事。皇帝親自舉行祭祀，至寧宗室，派遣阿魯詢問説："兄拜弟可以嗎？"好文與博士劉聞回答説："作爲别人的後嗣，就是做他的兒子。"皇帝於是就拜了寧宗神主。由此皇帝每次親行祭祀，一定要命好文攝行禮儀使。四年，授任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還没赴任，又改任禮部尚書，參與修撰《遼史》、《金史》、《宋史》，授任治書侍御史，仍然參與編史事，不久授任參議中書省事，任職十天以後，因爲參與修史的緣故，仍回任爲治書侍御史。不久以後又授任陜西行臺治書侍御史，當時御史臺大臣都空缺，李好文獨理御史臺事。西蜀奉使，因爲私怨而搜羅廉訪使曾文博、僉事兀馬兒、王武的過失，致使曾文博冤屈而死，兀馬兒自誣服罪，王武不屈，以輕侮判罪。好文説："奉使的職責是代天子行事，應當負責查問百姓

下，至於郡縣，未聞舉劾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體乎!”率御史力辨武等之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餘事。六年，除翰林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又遷改集賢侍講學士，仍兼祭酒。

九年，出參湖廣行省政事，改湖北道廉訪使，尋召爲太常禮儀院使。於是帝以皇太子年漸長，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以右丞相脱脱、大司徒雅不花知端本堂事，而命好文以翰林學士兼諭德。好文力辭，上書宰相曰:“三代聖王，莫不以教世子爲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道，聖賢之道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爲學，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性。自非學臻閫奥，則不足以啓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成國家之盛事。而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之習，而久與性成，章句之學，而寖以事廢，驟膺重托，負荷誠難。必别加選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賢之譏。”丞相以其書聞，帝嘉嘆之，而不允其辭。好文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於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略，釋以經義；又取史傳，及先儒論説，有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所見，仿真德秀《大學衍義》之例，爲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詔付端本堂，令太子習焉。好文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慧，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唐玄宗友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露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緝學，及陳、

的疾苦，貶黜邪惡提拔良正；而現在自行省以下，至於郡縣，没有聽説有一人被提升和彈劾，惟獨御史監察機構，没有一個人能够幸免罪責，這樣怎麽能説是正大之體呢!”他率同御史力辯王武等人的冤枉，并且奏言奉使的十餘件不法之事。六年，授任翰林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又改升集賢侍講學士，仍兼祭酒。

九年，外任湖廣行省參知政事，改任湖北道廉訪使，不久召回任太常禮儀院使。此時皇帝因爲皇太子年歲漸長，就開設了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任命右丞相脱脱、大司徒雅不花知端本堂事，而任命好文以翰林學士兼任諭德。好文盡力推辭，上書宰相説:“三代時的聖王，没有人不以教育世子爲首務，那是由於帝王之治本源於道，聖賢之道寓存於經，而傳授的目的是在於能够明道，出而治國在於爲學，關係十分重大，關鍵在於要選擇適當的人。如果不是德行能够稱得上師範楷模之人，就不足以輔成道德品性。如果不是學問精深之人，就不能够啓迪聰明才智。應該訪求有道德的博學鴻儒，敬成國家的盛事。而好文天資原本低下，人品威望素來輕微，那些草野的習氣，因積久而變成與本性共存的品性，章句之學，因忙於公事而致荒廢，驟然委任如此重托，確實很難承擔。請務必另外選擇人，也許可以使國家有得人善任的益處，而好文能够免除妨礙賢路的非議。”丞相把他的上書呈上，皇帝贊嘆他的爲人，而不同意他推辭。好文説:“欲求二帝三王之道，一定要由孔氏之學入手，所應學的書籍就是《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於是他摘取其中的要點，解釋經義；又選取史傳，以及先儒論説，將其中有關治體而且又與各經旨意相符合的内容，加入他自己的理解，仿效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的體例，編輯成十一卷書，題名爲《端本堂經訓要義》，寫奉表呈進，皇帝下詔將此書交付端本堂，令太子學習。好文又彙集歷代帝王故事，總輯爲一百零六篇：第一類是聖慧，内容是類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時聰敏之事；第二類是孝友，内容是類如舜、文王及唐玄宗友愛事迹；第三類是恭儉，内

隋諸君不善學之類。以爲太子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曰《大寶録》。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之所當法當戒者爲書，名曰《大寶龜鑑》。皆録以進焉。久之，升翰林學士承旨，階榮禄大夫。十六年，復上書皇太子，其言曰："臣之所言，即前日所進經典之大意也。殿下宜以所進諸書，參以《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之，則萬幾之政、太平之治，不難致矣。"皇太子深敬禮而嘉納之。後屢引年乞致仕，辭至再三，遂拜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禄終其身。

容是類如漢文帝拒絶接受千里馬、廢除露臺之事；第四類是聖學，内容是類如殷宗求學，以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事。以此作爲太子問安餘暇之時的輔助教材。他又選取古史，取自三皇至金、宋時期，歷代政權的變更，國運的長短，治亂興廢等史事編寫成書，名爲《大寶録》。又選取前代帝王事迹中是非善惡所當效法和引以爲戒的内容編輯成書，名爲《大寶龜鑑》。他把這些書籍全部謄録呈進。過了些時，升翰林學士承旨，品級爲榮禄大夫。十六年，他又上書給皇太子，他説："臣之所言，即是前日所進經典的大意。殿下應以所進諸書，參考《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如果真能一一推究其義而有所施行，那麽萬機之政、太平之治，就不難達到。"皇太子對他的話十分敬重，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其後他屢次以年邁爲由請求退休，再三辭職，最後拜爲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然以翰林學士承旨官職的一品俸禄供給他終身。

孛术魯翀 孛术魯遠

孛术魯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直姓氏，屬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之順陽，以功封南陽郡侯。父居謙，用翀貴，封南陽郡公。初，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隨，生翀贛江舟中，釜鳴者三，人以爲異。翀稍長，即勤學，父殁，家事漸落，翀不恤，而爲學益力，乃自順陽復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宋參政燧之四世孫也，隱居不仕，學行爲州里所敬。嘗夜夢大鳥止其所居，翼覆軒外，舉家驚異，出視之，冲天而去。明日，翀至。翀始名思温，字伯和，克翁爲易今名字，以夢故。後復從京兆蕭𣂏游，其學益宏以肆。翰林學士承旨姚燧，以書抵𣂏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無足與子翬比倫者。"於是𣂏以女妻之。

孛术魯翀字子翬，祖上是隆安人。金泰和年間，定女真姓氏，定郡望爲廣平。祖父孛魯术德，跟隨憲宗南征，因而在鄧之順陽安家，因功被封爲南陽郡侯。父親居謙，由於孛术魯翀顯貴，被追封爲南陽郡公。起初，居謙被徵用爲江西行省掾，携家赴任，在贛江船中生下了孛术魯翀，他降生時鍋響了三聲，人們認爲神異。孛术魯翀年紀稍長，就勤於治學，他父親死後，家道日益衰落，孛术魯翀没有因此而憂慮，而是更加努力地學習，乃自順陽復往江西，師從於新喻人蕭克翁學習。蕭克翁，是宋朝參政蕭燧的四世孫，他隱居不仕，學識品行爲州縣鄉人所崇敬。他曾經夜夢一大鳥停留在他的住所，大鳥的羽翼覆蓋至軒外，全家人都感到驚異，出門查看，此鳥衝天而去。第二天，孛术魯翀到來。孛术魯翀起初名叫思温，字伯和，是蕭克翁因爲自己所做的夢而爲他改爲現在的名及字。其後他又跟隨京兆人蕭𣂏學習，他的學問更加宏博廣大。翰林學士承旨姚燧，在給蕭𣂏的書信中説："我見的人很多了，在學問和文章上，没有人能够與子翬相

大德十一年，用薦者，授襄陽縣儒學教諭，升汴梁路儒學正。會修《世皇實録》，燧首以翀薦。至大四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延祐二年，擢河東道廉訪司經歷，遷陜西行臺監察御史，賑濟吐蕃，多所建白。五年，拜監察御史。時英皇未出閤，翀言："宜擇正人以輔導。"帝嘉納之。尋劾奏中書參議元明善，帝初怒，不納，明日，乃命改明善他官，而傳旨慰諭翀。巡按遼陽，有旨給以弓矢環刀。後因爲定制。還往淮東核憲司官聲迹，淮東憲臣，惟尚刑，多置獄具，翀曰："國家所以立風紀，蓋將肅清天下，初不尚刑也。"取其獄具焚之。時有旨凡以吏進者，例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用。翀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若一概屈抑，恐未足盡天下持平之議。請吏進者，宜止於五品。"許之，因著爲令。除右司都事，時相鐵木迭兒專事刑戮，以復私憾，翀因避去。

頃之，擢翰林修撰，又改左司都事。於是拜住爲左相，使人勞翀曰："今規模已定，不同往日，宜早至也。"翀强爲起。會國子監隸中書，俾翀兼領之。先是，陜西有變，府縣之官多罣罥者，翀白丞相曰："此輩皆脅從，非同情者。"乃悉加銓叙。帝方獵柳林，駐故東平王安童碑所，因獻《駐蹕頌》，皆稱旨，命坐，賜飲尚尊。從幸上京，次龍虎臺，拜住命翀傳旨中書，翀領之，行數步，還曰："命翀傳否?"拜住嘆曰："真謹飭人也。"間謂翀曰："爾可作宰相

提并論。"由此蕭𣂏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爲妻。

大德十一年，由於人舉薦，授襄陽縣儒學教諭，升汴梁路儒學正。恰遇纂修《世皇實録》，姚燧首先薦舉孛术魯翀。至大四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延祐二年，升任河東道廉訪司經歷，遷陜西行臺監察御史，賑濟吐蕃，出了很多主意。五年，拜監察御史。當時英宗還未離開朝廷赴分藩地，孛术魯翀上奏説："應當選擇正直之人來輔導。"皇帝贊許地接受了他的建議。不久他上奏彈劾中書參議元明善，起初皇帝對此很憤怒，没有采納他的意見，次日，就命令元明善改任其他官職，并且傳旨撫慰孛术魯翀。他巡按遼陽時，有旨賜給他弓箭環刀。其後成爲定制。回朝後前往淮東核查憲司官員的名聲和行爲，淮東道的憲臣，祇崇尚刑罰，設置了許多刑具，孛术魯翀説："國家之所以要設立監察機構，目的是要肅清天下，本意不是通過刑罰治人。"收取并焚毁了他們的刑具。當時有旨規定凡是由吏入流爲官的人，按例應降級二等，從七品以上的職位不得任用他們。孛术魯翀奏言："科舉制度還未設立，人才多是由吏進升，若一概壓抑他們，恐怕不符合對所有人保持公平之論。請求以吏入流爲官者，最高職位止於五品。"他的建議被批准，并以此確立爲法令。授任右司都事，當時丞相鐵木迭兒專意於刑罰殺戮，以此報復私怨，孛术魯翀因此迴避禍事而離任去職。

過不多久，被選任翰林修撰，又改任左司都事。正在此時拜住爲左丞相，派人撫慰孛术魯翀説："現在朝廷大事已定，不同於往日，你應該早至朝廷。"孛术魯翀勉强而起復出仕。正值改國子監隸屬於中書省，就讓孛术魯翀兼領國子監事。以前，陜西曾發生變亂，府縣官員大多受到牽連，孛术魯翀對丞相説："這些人都是被脅迫而依從叛黨，不是他們的同謀者。"於是纔使他們全部參加考評選官。皇帝在柳林行獵之時，在故東平王安童碑處駐蹕，他因此進獻《駐蹕頌》，皇帝對此都很滿意，命他就坐，并賞賜給他御酒飲用。他隨從皇帝到上京去，行至龍虎臺，拜住命令孛术魯翀給中書官員傳達聖旨，孛

否？”翀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爲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住大悦，以酒觴翀曰：“非公，不聞此言。”迎駕至行在所，翀入見，帝賜之坐。升右司員外郎，奉旨預修《大元通制》，書成，翀爲之序。

术魯翀領命，走了數步之後，又回來問道：“皇帝是否命令我去傳達？”拜住感嘆道：“這真是一個嚴格謹慎之人。”閑暇時他對孛术魯翀説：“你是否能够做宰相？”孛术魯翀回答説：“宰相之職固不敢當，然而我所學之業，却是宰相之事。作宰相的人，必須是福德才量四者皆備，纔足以擔當此任。”拜住非常高興，以酒敬他説：“不是你，我是不可能聽到這樣的話的。”到行在所迎接皇帝，孛术魯翀入見，皇帝賞賜他就坐。升右司員外郎，奉旨參與修撰《大元通制》，書修成，孛术魯翀爲書撰寫了序言。

泰定元年，遷國子司業。明年，出爲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丞相曰：“吾得賢佐矣。”翀曰：“世祖立國，成憲具在，愼守足矣。譬若乘舟，非一人之力所能運也。”翀乃開壅除弊，省務爲之一新。三年，擢燕南河北道廉訪使。晋州達魯花赤有罪就逮，而奉使宣撫以印帖徵之，欲緩其事。翀發其奸，奉使因遁去。入僉太常禮儀院事，盗竊太廟神主，翀言：“各室宜增設都監員，内外嚴置扃鎖，晝巡夜警，永爲定制。”從之。又纂修《太常集禮》，書成而未上，有旨命翀兼經筵官。

泰定元年，遷任國子司業。次年，外任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行省丞相説：“我得到了賢明的輔佐。”孛术魯翀説：“世祖建立國家時，所制定的成法都在，衹要小心遵守就足够了。譬如乘舟，不是一人之力所能運行。”於是孛术魯翀就疏通壅弊，行省政務爲之一新。三年，擢升爲燕南河北道廉訪使。晋州達魯花赤有罪被拘捕，而奉使宣撫以印帖徵召他，想以此暫緩對他的懲治。孛术魯翀揭發了他的奸邪，奉使因此而逃走。入朝任僉太常禮儀院事，盗賊竊走了太廟神主，孛术魯翀奏言：“各室應增設都監官員，内外嚴加扃鎖，晝夜巡守警備，作爲永久的定制。”他的建議被采納。他又纂修《太常集禮》，書編成而未進呈，有旨命令孛术魯翀兼任經筵官。

文宗之入也，大臣問以典故，翀所建白近漢文故事，衆皆是之。文宗嘗字呼子翬而不名。命翀與平章政事温迪罕等十人，商論大事，日夕備顧問，宿直東廡下。文宗虚大位以俟明宗，翀極言：“大兄遠在朔漠，北兵有阻，神器不可久虚，宜攝位以俟其至。”文宗納其言。及文宗親祀天地、社稷、宗廟，翀爲禮儀使，詳記行禮節文於笏，遇至尊不敢直書，必識以兩圈，帝偶取笏視，曰：“此爲皇帝字乎？”因大笑，以笏還翀。竣事，上《天曆大慶詩》三章，帝命藏之奎章閣。擢陜西漢中道廉訪使，會立

文宗由藩王入京主政，大臣詢問以前是否有成例，孛术魯翀説與漢文帝登基事相近，衆人都認爲他説的對。文宗曾稱他的字子翬而不稱呼他的名。命孛术魯翀與平章政事温迪罕等十人，商論大事，早晚準備應答皇帝的詢問，夜間在東廡下值宿。文宗把帝位空着以待明宗，孛术魯翀極力陳言説：“大兄遠在朔漠，北方有叛軍相阻，國家不可以長久没人主持，應當先攝居皇位以待其來。”文宗采納了他的建議。等到文宗親自舉行祭祀天地、社稷、宗廟的禮儀，孛术魯翀作爲禮儀使，在笏板上詳細地記録下行禮節文，其中遇到皇帝名不敢直書，必然以兩個圈來作爲標志，皇帝偶然拿來他的笏板觀看，説：“這是皇帝字嗎？”因而大笑，把笏板又交還給孛术魯翀。

太禧院，除僉太禧宗禋院，兼祇承神御殿事，詔遣使趣之還。迎駕至龍虎臺，帝問："子翬來何緩?"太禧院使阿榮對曰："翀體豐肥，不任乘馬，從水道來，是以緩耳。"太禧臣日聚禁中，以便顧問，帝嘗問阿榮曰："魯子翬飲食何如?"對曰："與衆人同。"又問："談論如何?"曰："翀所談，義理之言也。"從幸上都，嘗奉敕撰碑文，稱旨，帝曰："候朕還大都，當還汝潤筆貲也。"

祭祀之事結束以後，他獻上《天曆大慶詩》三章，皇帝命令將其詩藏於奎章閣中。他被擢升爲陝西漢中道廉訪使，正逢設立太禧院，除僉太禧宗禋院，兼祇承神御殿事，皇帝下詔派遣使臣催促他回京。到龍虎臺去迎接聖駕，皇帝問："子翬爲何來得這麽慢?"太禧院使阿榮回答説："孛术魯翀身體豐滿肥胖，不能乘馬，從水道而來，所以緩慢。"太禧院諸臣每日聚集在宫禁之中，以便於皇帝隨時顧問，皇帝曾經問阿榮説："魯子翬飲食如何?"阿榮回答説："與衆人相同。"皇帝又問："他的談論如何?"阿榮回答説："孛术魯翀所談論的，都是義理之言。"隨從皇帝行幸上都，曾經奉敕撰寫碑文，符合皇帝的旨意，皇帝説："等到朕回到大都，應當還給你潤筆之資。"

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諸生素已望翀，至是，私相歡賀。翀以古者教育有業，退必有居。舊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等。翀曰："與其饜口腹，孰若爲吾黨燥濕寒暑之虞乎!"命撙集之，得錢二萬緡有奇，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積分，有六年未及釋褐者，翀至，皆使就試而官之。帝師至京師，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栗然。

升任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諸生素來景仰孛术魯翀，至此時，他們私下相互歡悦慶賀。孛术魯翀認爲古代時爲了滿足教育而有産業，退而必有所居之處。按照舊的規定，弟子員初次入學，要用羊作爲見面的禮物，所配的禮物也與羊價相等。孛术魯翀説："與其滿足口腹之欲，哪如用它作爲我們防禦燥濕寒暑之用更好呢!"他命令將所獻禮物節省收集起來，得到錢鈔二萬餘緡，建造四所房屋，讓學者居住。諸生積累學分，有的人六年還未積滿授官，孛术魯翀到任後，都使他們參加考試而授予官職。帝師來到京師，有旨命朝臣自一品以下，都乘白馬到郊外迎接。大臣們恭敬地俯伏獻酒，帝師没有任何表示，祇有孛术魯翀站立着舉杯勸酒説："帝師，是釋迦之徒，爲天下僧人之師。我，是孔子之徒，爲天下儒人之師。請各不屈尊施禮。"帝師笑着站起身來，舉杯而盡，衆人爲此肅然起敬。

文宗崩，皇太后聽政，命別不花、塔失海牙、阿兒思蘭、馬祖常、史顯夫及翀六人，商論國政。翀以大位不可久虚，請嗣君即位，早正宸極，以幸天下。帝既即位，大臣以爲赦不可頻行，翀曰："今上以聖子神孫，入繼大統，當新天下耳目。今不

文宗皇帝駕崩，皇太后聽政，命別不花、塔失海牙、阿兒思蘭、馬祖常、史顯夫及孛术魯翀六人，共同商討國政。孛术魯翀認爲皇帝大位不可長久空虚，請求嗣君即位，早正皇位，使天下人受益。皇帝即位之後，大臣們認爲不能頻繁施行大赦，孛术魯翀説："當今皇上以聖子神孫的身份入繼大統，應當使天下人耳目一新。現在不

赦，豈可收怨於新造之君乎！”皇太后以爲宜從翀言，議乃定。遷禮部尚書，階中憲大夫。有大官妻無子而妾有子者，其妻以田盡入于僧寺，其子訟之，翀召其妻詰之曰：“汝爲人妻，不以資産遺其子，他日何面目見汝夫於地下！”卒反其田。

施行大赦，豈不是讓新君承繼以前的積怨嗎！”皇太后認爲應當聽從孛术魯翀的話，事情纔得到確定。遷任禮部尚書，品級爲中憲大夫。有一位大官之妻無子而妾生有子，他的妻子把田産全部給予僧寺，他的兒子狀告她，孛术魯翀召來他的妻子責問她說：“你爲人妻，不把他的資産傳給他的兒子，他日有何面目見你丈夫於地下！”最終返還了他的田産。

元統二年，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逾年，以遷葬故歸鄉里。明年，召爲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不上。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靖。翀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其爲學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奥典雅，深合古法。用是天下學者，仰爲表儀。其居國學者久，論者謂自許衡之後，能以師道自任者，惟耶律有尚及翀而已。有文集六十卷。

元統二年，任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過了一年，因爲遷葬的緣故而歸居鄉里。次年，召他入朝任翰林侍講學士，因身患疾病而推辭，沒有前去上任。至元四年去世，終年六十歲。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靖。孛术魯翀狀貌魁梧，不妄言笑。他治學以性命道德爲根本，而學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貫通。他的文章簡約深奥而典雅，深合古法。因此天下學者，對他景仰而奉爲楷模。他任國子學的官職很長，評説者認爲自許衡之後，能够以師道爲己任的人，衹有耶律有尚及孛术魯翀而已。著有文集六十卷。

子遠，字朋道，以翀廕調秘書郎，轉襄陽縣尹，須次居南陽。賊起，遠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而賊大至，遠被害死。遠妻雷爲賊所執，賊欲妻之，乃詆賊曰：“我魯參政冢婦，縣令嫡妻，夫死不貳，肯從汝狗彘以生乎！”賊醜其言，將辱之，雷號哭大罵，不從，乃見殺。舉家皆被害。

孛术魯翀的兒子孛术魯遠，字朋道，因爲受孛术魯翀的蔭庇而調任秘書郎，改任襄陽縣尹，在南陽居住等待候補官職。賊寇興起，孛术魯遠以忠義之心自我激勵，傾盡家財招募丁壯，收得一千餘人，與賊寇抗戰，不久賊寇大批前來，孛术魯遠被害死。孛术魯遠的妻子雷被賊兵所俘獲，賊人欲娶她爲妻，她就痛駡賊人道：“我是魯參政冢婦，縣令的嫡妻，夫死不貳志，豈肯依從你這豬狗之人而貪求生存呢！”賊人憎惡其言，將要污辱她，雷號哭大駡，不從，於是被殺。他的全家都被殺害。

李泂

李泂字溉之，滕州人。生有異質，始從學，即穎悟强記。作爲文辭，如宿習者。姚燧以文章負大名，一見其文，深嘆異之，力薦于朝，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未幾，以親老，就養江南。久之，辟中書掾，非其志也。及考除集賢院都事，轉太常博

李泂字溉之，滕州人。他生有異質，剛開始從事學業，就穎悟强記。所作的文章，如同平素有所研習一般。姚燧因爲文章好而享有大名，一見到李泂的文章，就深深地感嘆驚異，極力把他推薦給朝廷，被授任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沒有多久，因爲父母年老，辭官到江南去奉養。過了一段時間，被徵用爲中書掾，此職不是他所向往

士。拜住爲丞相，聞泂名，擢監修國史長史，歷秘書監著作郎、太常禮儀院經歷。泰定初，除翰林待制，以親喪未克葬，辭而歸。天曆初，復以待制召。於是文宗方開奎章閣，延天下知名士充學士員，泂數進見，奏對稱旨，超遷翰林直學士，俄特授奎章閣承制學士。泂既爲帝所知遇，乃著書曰《輔治篇》以進，文宗嘉納之。朝廷有大議，必使與焉。會詔修《經世大典》，泂方卧疾，即强起，曰："此大制作也，吾其可以不預!"力疾同修，書成，既進奏，旋謁告以歸。復除翰林直學士，遣使召之，竟以疾不能起。

的。等到考評時被任集賢院都事，改任太常博士。拜住任丞相時，聞知李泂的才名，提拔他任監修國史長史，歷任秘書監著作郎、太常禮儀院經歷等職。泰定初年，授翰林待制，因親喪而未安葬爲由，辭職回歸鄉里。天曆初年，又以翰林待制的官職召他回朝。當時文宗剛剛開設奎章閣，延請天下知名士人充任學士官員，李泂屢次進見，所奏答符合旨意，被越級升任翰林直學士，不久又被特授奎章閣承制學士。李泂受皇帝知遇之後，就著《輔治篇》一書呈進，文宗贊賞地接受了。朝廷若有大事商議，必定派他參與計劃。逢皇帝下詔修纂《經世大典》，李泂正卧床養病，他立即勉强赴職，説："這是一項大型史書制作，我怎麽能不參加呢!"他勉强支持病體參與修纂，書成，在奏進之後，不久就告假回家。再次任他爲翰林直學士，派遣使臣召他入朝，最終因病而不能上任。

泂骨骼清峻，神情開朗，秀眉疏髯，目瑩如電，顔面如冰玉，而唇如渥丹然，峨冠褒衣，望之者疑爲神仙中人也。其爲文章，奮筆揮灑，迅飛疾動，汩汩滔滔，思態叠出，縱横奇變，若紛錯而有條理，意之所至，臻極神妙。泂每以李太白自擬，當世亦以是許之。嘗游匡廬、王屋、少室諸山，留連久乃去，人莫測其意也。僑居濟南，有湖山花竹之勝，作亭曰天心水面，文宗嘗敕虞集製文以記之。泂尤善書，自篆、隸、草、真皆精詣，爲世所珍愛。卒年五十九。有文集四十卷。

李泂骨骼清峻，神情開朗，秀眉疏髯，目光明亮如電，臉色白潤如同冰玉，而唇紅如同塗丹膏一般，頭戴峨冠身着寬敞博大的衣服，看到他的人懷疑他是神仙中人。他撰寫文章，奮筆揮灑，迅疾飛動，汩汩滔滔，奇思百態層出不窮，縱横奇變，看似紛然錯亂而實有條理，其意之所至，都達神妙。李泂常以李太白自比，當世也以此稱許他。曾經游歷匡廬、王屋、少室諸山，每至一處都留連很久纔肯離去，没有人能猜測到他覽勝時的内心思想。他在濟南僑居，此處有湖水山色花竹的勝景，他造亭名叫天心水面，文宗曾經敕令虞集爲此亭撰寫記文。李泂特别擅長書法，自篆書、隸書、草書、真楷都有精深的造詣，他的作品被世人所珍愛。終年五十九歲。著有文集四十卷。

蘇天爵　蘇志道

蘇天爵字伯修，真定人也。父志道，歷官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和林大饑，救荒有惠政，時稱能吏。天爵由國子學生公試，名在第一，釋褐，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丁内外艱，服除，調功德使司照磨。

蘇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父親蘇志道，歷官爲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在和林發生嚴重饑荒時，他有救荒的惠政，被當時人稱譽爲有才能的官員。蘇天爵由國子學生參加考試，名列第一，步入仕途，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遇父母之喪辭官守孝，守孝期滿後，調任功德使

泰定元年，改翰林國史院典籍官，升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元年，預修《武宗實録》。二年，升修撰，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

明年，慮囚于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所雜居，天爵冒瘴毒，遍歷其地。囚有言冤狀者，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爲之太息。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沅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俟兩子行賣茶，即舟中取斧，并斫殺之，沈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迹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獄釋之。天爵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殺人，何以衣污血？又何以知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復置于理。常德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傭，而甲誤墮水死，甲弟之爲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明，誣服擊之死，斷其首棄草間，尸與仗棄譚氏家溝中。吏往索，果得髑髏，然尸與仗皆無有，而譚誣證曾見一尸，水漂去。天爵曰："尸與仗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譚詰之，則甲未死時，目已瞽，其言曾見一尸水漂去，妄也。天爵語吏曰："此乃疑獄，況不止三年。"俱釋之。其明於詳讞，大抵此類。

司照磨。泰定元年，改任翰林國史院典籍官，升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元年，參與修撰《武宗實録》。二年，升修撰，被擢拔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

第二年，他到湖北巡查考録囚犯的罪行。湖北地處偏僻遥遠，百姓與僚人雜居，天爵冒着叢林瘴毒，遍歷其所轄區域。遇有囚犯申訴他們的冤狀，天爵説："廉訪司官員每年出巡訪查兩次，你們爲何不申訴？"囚犯們都説："以前充任核查案件的官員，衹是敷衍舊例而已。如今聽説御史前來，到了受刑的時候了，所以不得不説了。"天爵爲此而長長地嘆息。每一件事他都用心深究，儘管時值盛暑，他仍然是深夜燃燈，無所倦怠地處理文書案卷。沅陵有一個叫文甲的人没有子嗣，養育他的外甥雷乙作爲義子，後來生了兩個兒子，就將雷乙還歸其家。雷乙等到這兩個兒子外出賣茶時，在船中拿着斧子，把他們二人一同砍死，把斧子沉入水中，但是他衣服上濺上了血，仍然保留了他行凶的痕迹。事被發覺之後，雷乙全都招認了自己的罪行，部使者以此案作爲三年前的疑案而把雷乙釋放了。蘇天爵説："此事發生在二年半以前，并且他若没有殺人，爲何會血污其衣呢？他又爲何知道斧子沉在水中呢？又他所居之處離殺人之處很近，怎麽能説這是疑案呢？"於是他又將此案按理審判。常德百姓盧甲、莫乙、汪丙三人一同離家去作傭工，而盧甲不小心墮水而死，盧甲有一個出家爲僧人的弟弟，欲與盧甲之妻私通而没有得到應允，因此他狀告盧甲之妻與莫乙私通，殺害自己的丈夫。莫乙無法擺脱嫌疑，被迫承認是他把盧甲打死，并割下盧甲的腦袋棄於荒草之中，把盧甲的尸體和他行凶時所用的木杖扔棄在譚氏家的水溝之中。佐吏前往索取驗證，果然發現一個髑髏，但是尸體與凶杖都没有找到，而那個姓譚的人又作僞證説曾見過一個死尸，在水中漂流而去。蘇天爵説："即使尸體與凶杖尚存，到今日也已經八年了，没有可能還不腐爛。"他召來姓譚的人責問，結果是在盧甲還没死以前，他的眼睛就已經瞎了，他所説曾見有一尸在水中漂去，是胡説八

道。蘇天爵對佐吏説："這是一件疑案，更何况距案發時間又不止三年。"於是全都把他們釋放了。他深明於詳細推理分析案情的事迹，大多與此相同。

入爲監察御史，道改奎章閣授經郎。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史，在官四閲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其關乎大體、繫乎得失者，知無不言。所劾者五人，所薦舉者百有九人。明年，預修《文宗實録》，遷翰林待制，尋除中書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後至元二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臺都事。三年，遷禮部侍郎。五年，出爲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憲綱大振，一道肅然。入爲樞密院判官。明年，改吏部尚書，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復爲吏部尚書，升參議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庶務多所弛張，而天子圖治之意甚切，天爵知無不言，言無顧忌，夙夜謀畫，須髮盡白。至正二年，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遷陝西行臺侍御史。四年，召爲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天爵自以起自諸生，進爲師長，端己悉心，以範學者。明年，出爲山東道肅政廉訪使，尋召還集賢，充京畿奉使宣撫，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奸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七年，天子察其誣，乃復起爲湖北道宣慰使、浙東道廉訪使，俱未行。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江浙財賦，居天下十七，事務最煩劇，天爵條分目别，細巨不遺。九年，召爲大都路都總管，以疾歸。俄復起爲兩浙都轉運使，時鹽法弊甚，天爵拯治有方，所辦課爲鈔八十萬錠，及期而足。十二

召入朝任監察御史，在回朝途中又改任奎章閣授經郎。元統元年，再次拜任監察御史，在職四個多月，所上呈的奏章奏疏共計有四十五篇，自人君而至於朝廷政令、考證古代禮儀祝文、民間里巷幽隱等事，祇要其中有關係到國家政體涉及到朝政得失之處，他知無不言。他所彈劾的有五個人，所薦舉的有一百零九人。次年，他參與纂修《文宗實録》，遷翰林待制，不多時授任中書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後至元二年，由刑部郎中，改任御史臺都事。三年，遷任禮部侍郎。五年，外任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使法紀大振，一道肅然。入朝任樞密院判官。次年，改任吏部尚書，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又再次任吏部尚書，升參議中書省事。此時，朝廷改任宰相，許多政務都因此而有所變更，而天子想使天下達到大治的願望十分迫切，天爵知無不言，言無顧忌，早晚謀劃，爲之鬚髮盡白。至正二年，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遷任陝西行臺侍御史。四年，召入任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天爵因爲自己是從諸生步入仕途，此時成爲學生師長，因而端正自己的行爲盡心盡意地任職，用以陶冶教育學生。次年，外任山東道肅政廉訪使，不久被召回集賢院任職，充任京畿奉使宣撫，考察民所疾苦，按察奸邪貪贓的官吏，興利除弊之事達七百八十三件，他所糾查彈劾的官吏有九百四十九人，京中把他稱譽爲當今包拯、韓琦，但因他違背了當時宰相的指令，竟然以不稱職之罪而被罷免歸鄉。七年，天子察覺他是受人誣告，就起復他爲湖北道宣慰使、浙東道廉訪使，他都没有赴任。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江浙行省的財賦，居天下財賦的十分之七，事務最爲繁重，天爵分門别類地處理，事無巨細皆無遺失致誤。九年，召他回京任大都路都總管，後因患病而歸。不多時又起復爲兩浙都轉運使，當時鹽法弊端很嚴重，蘇天爵拯救治理得法，他所承辦的課税鈔八

年，妖寇自淮右蔓延及江東，詔仍江浙行省參知政事，總兵于饒、信，所克復者，一路六縣。其方略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帥宿將不能過之。然以憂深病積，遂卒于軍中，年五十九。

十萬錠，到期而完成定額。十二年，妖寇自淮右蔓延到江東，詔命他仍然任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聚集軍隊於饒、信地區，他所攻克收復的失地，有一路六縣。他治軍有法戰略嚴密，對軍隊節制約束嚴格，即使是老帥宿將也不能勝過。但是他因爲憂慮深重而積鬱成病，於是在軍中去世，終年五十九歲。

天爵爲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類》七十卷。其爲文，長於序事，平易温厚，成一家言，而詩尤得古法，有詩稿七卷、文稿三十卷。於是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辯，雖老不倦。晚歲，復以釋經爲己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爲滋溪先生。其他所著文，有《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遼金紀年》、《黄河原委》，未及脱稿云。

蘇天爵治學，博而知要，長於記載之文，曾著有《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類》七十卷。他撰寫文章，長於叙事，行文平易温厚，自成一家之言，而他所作的詩尤其能得古法，著有詩稿七卷、文稿三十卷。此時中原的前輩們已大多辭世，天爵則爲熟悉一代文獻的僅存碩果，他終日討論學術，雖老而不倦。晚年，他又以解釋經書作爲己任。學者們因他所居處的地名，而稱他爲滋溪先生。他所著的其他著作，有《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遼金紀年》、《黄河原委》二書，未及脱稿。

元史卷一百八十四

列傳第七十一

王都中　王積翁

王都中字元俞，福之福寧州人。父積翁，仕宋爲寶章閣學士、福建制置使。至元十三年，宋主納土，乃以全閩八郡圖籍來，入覲世祖於上京，降金虎符，授中奉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尋除參知政事，行省江西。俄以爲國信使，宣諭日本，至其境，遇害于海上。

王都中字元俞，福建福寧州人。父親王積翁，在宋朝任寶章閣學士、福建制置使。至元十三年，宋朝君主獻土投降，他就帶着全閩八郡圖籍來降，在上京覲見世祖，世祖賜給他金虎符，授中奉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不久授任參知政事，到江西行省任職。不久又任命他爲國信使，宣諭日本，到達日本境內後，在海上遇害。

都中生三歲，即以恩授從仕郎、南劍路順昌縣尹。七歲，從其母葉訴闕下，世祖閔焉，給驛券，俾南還，賜平江田八千畝、宅一區。已而世祖追念其父功不置，特授都中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時年甫十七，僚吏見其年少，頗易視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肯綮，皆愕眙不敢欺。崑山有詭易官田者，事覺，而八年不决。都中爲披故牘，洞見底裏，其人乃伏辜。吴江有違拒有司築堤護田之令而歸過於衆人者，都中詢知其故，皆置不問，其人乃無所逃罪。學舍久壞不治，而郡守缺，都中曰：“聖人之道，人所共由，何獨守得爲乎?”乃首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秩滿，除浙東道宣慰副使，金華有毆殺人者，吏受賕，以爲病死。都中擿屬吏覆按，得其情。獄具，縣長吏而下，皆以贓敗。餘姚有豪民張甲，居

王都中年僅三歲時，就因朝廷推恩而被授予從仕郎、南劍路順昌縣尹。七歲時，隨從他的母親葉到朝廷訴説情由，世祖皇帝憐憫他們，發給他們驛券，讓他們南還故里，賞賜給他們平江田八千畝、住宅一所。此後世祖皇帝又不斷追念他父親所立下的功勛，特授都中爲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當時他剛滿十七歲，僚吏們見他年少，對他相當輕視。都中遇事分析判斷，都能够抓住事情關鍵所在，僚吏都很驚愕而不敢有所欺瞞。崑山地區有人用欺詐的方法將官田變爲私田，事被發覺後，拖延了八年而没能作出判決。都中爲此翻閲以前的文書，洞明其根由，這個人纔被定罪。吴江有人違抗有關部門所下達的築造堤壩以保護田地的命令而把罪責推給衆人，都中查訪到其中的原委，對於衆人都没有治罪，這個人於是無法逃脱罪責。學校的房舍壞了很長時間没有修理，而正碰上郡的長官空缺，都中説：“聖人之道，是人人所共同遵循的，爲何衹有郡守應當負責修繕呢?”於是他就首先出資以招募大家集資，將禮殿修整一新。任期滿後，任

海濱，爲不法，擅制一方，吏無敢涉其境。都中捕繫之，痛繩以法。遷荆湖北道宣慰副使，適歲侵，都中躬履山谷，以拯其饑，民賴以全活者數十萬。武宗詔更鈔法，行銅錢，以都中爲通才，除江淮泉貨監。凡天下爲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號最精。

浙東道宣慰副使。金華有人將别人毆打致死，官吏接受了賄賂，把被打死的人作爲病死而結案。都中選派僚屬重新調查此案，得到其中的實情。案子判定，縣令以下的官吏，都因貪贓而被罷免。餘姚有一個名叫張甲的豪民，他在濱海地區居住，做不法之事，擅自控制一方，官吏没有人敢進入他所控制的地區。都中把這個人逮捕，依法從重懲治了他的罪惡。遷任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恰巧遇到災年，都中親自跋涉於山谷之中，以拯救其間的飢民，使數十萬百姓得以生存。武宗皇帝下詔命令改革鈔法，實行銅錢，因爲都中是一個具有淵博知識的通才，任他爲江淮泉貨監。普天之下共有六處泉貨監，衹有江淮所鑄造的銅錢最稱精善。

改郴州路總管。郴居楚上流，谿洞猺、獠往來，民間憚其强猾，莫敢與相貿易，都中煦之以恩，懾之以威，乃皆悦服。郴民染於蠻俗，喜鬥争，都中乃大治學舍，作籩豆簠簋、笙磬琴瑟之屬，使其民識先王禮樂之器，延宿儒教學其中，以義理開曉之，俗爲之變。鄰州茶陵富民覃乙死，無子，惟一小妻，及其贅婿，妻誣其婿拜尸成婚，藏隱玉杯夜明珠，株連八百餘人，奉使宣撫移其獄，諉之都中窮治，悉得其情，而正其罪。州長吏而下，計其贓至十一萬五千餘緡，人以爲神明。

改任郴州路總管。郴州地處楚地河流的上游，溪洞瑶、僚人往來，民間畏懼他們强悍刁猾，没有人敢與他們進行貿易，都中對他們推恩感化，施威震懾，纔使他們全都心悦誠服。郴州百姓受到蠻夷之俗的影響，喜好争鬥，都中就大力興辦學校，製作籩豆簠簋、笙磬琴瑟之類的禮器，使這一地區的百姓見識了先王禮樂之器，延請宿儒教學其中，用義理開導啓發他們，風俗因此而改變。鄰州茶陵有一個名叫覃乙的富民死了，他没有兒子，衹有一個小妾，以及一個入贅的女婿，他的小妾誣告他的女婿拜尸成婚，并私自隱藏了玉杯夜明珠，被株連者有八百餘人，奉使宣撫把此案移交出去，委托都中詳細審理，獲得了此案的全部事實，而判定了她誣告的罪行。查出鄰州長官以下的官吏，共接受賄賂的贓款高達十一萬五千餘緡，人們認爲他辦案神明。

遷饒州路總管。年饑，米價翔踊，都中以官倉之米，定其價爲三等，言於行省，以爲須糶以下等價，民乃可得食，未報，又於下等價减十之二，使民就糶。時宰怒其專擅，都中曰："饒去杭幾二千里，比議定往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以待乎！"其民亦相與言曰："公爲我輩减米價，公果得罪，我輩

遷任饒州路總管。此年遇有災荒，米價飛漲，都中把官倉之米，確定了三等價格，并向行省提出建議，認爲必須按照最低等的價格賣出，百姓纔有可能獲得食物，這一建議還未得到答覆，他又在最低等價格基礎上减價十分之二，使百姓前來購買。當時行省宰相對他專權擅施的行爲感到非常憤怒，都中辯白説："饒州距杭州將近二千里，等到行省商議確定後公文再發回來，非半月不可。而人七日得不到食物就會餓死，怎

當鬻妻子以代公償。”時宰聞之乃罷。郡歲貢金，而金户貧富不常，都中考得其實，乃更定之。包銀之法，户不過二兩，而州縣徵之加十倍，都中責之，一以詔書從事。父老或以兩岐之麥、六穗之禾爲獻，都中曰：“此聖主之嘉瑞，非臣下所敢當。”遂以聞于朝。以内憂去郡，民生爲立祠。

麼能够推延死期以等待行省公文呢！”此地百姓也互相説：“王公爲了我們而減低米價，王公若果真獲罪，我們就是賣妻賣子也要替他償還所虧的米錢。”當時任行省宰相的人聽説後纔停止對都中的追究。饒州每年要進貢黄金，而金户貧富不定，都中考查到這一事實後，就重新確定貢納法規。國家規定的包銀之法，每户徵收不過二兩，而州縣徵收時增了十倍，王都中責問此事，完全按照詔書所規定的限額徵收。當地的父老有人以一莖兩穗的麥子、生有六個穗的稻子作爲表示祥瑞的禮物奉獻給他，王都中説：“這是奉獻給聖主的嘉瑞，不是臣下所敢接受的。”於是他將此處天降嘉瑞之事上報給朝廷。因爲遇母喪而離任還家守孝，百姓爲他建立了生祠。

服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未上，擢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中書省臣奏國計莫重於鹽策，乃如前除鹽亭竈户，三年一比附推排，世祖舊制也。任事者恐斂怨，久不舉行。都中曰：“爲臣子者，使皆避謫，何以集事。”乃請于行省，遍歷三十四場，驗其物力高下以損益之。役既平，而課亦足，公私便之。擢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俄遷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又改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天曆初，被省檄，整點七路軍馬，境内晏然。徙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三易鎮，皆佩元降金虎符。元統初，朝廷以兩淮鹽法久壞，詔命都中以正奉大夫、行户部尚書、兩淮都轉運鹽使，仍賜襲衣法酒。都中既至，參酌前所行於兩浙者，次第施行之，鹽法遂修。尋拜河南行省參知政事，中道以疾作南歸。於是天子閔其老，詔即其家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至正元年卒。贈昭文館大學士，謚清獻。

服喪期滿，被任命爲兩浙都轉運鹽使，還没有上任，被選任爲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中書省臣上奏説國家財政没有比鹽政更爲重要的，於是就如同以前一樣設置鹽場及煮鹽的亭户及竈户，根據實際情况每三年重新核定一次税額，這是世祖時規定的舊制。負責此事的官吏害怕招惹怨恨，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仍不施行。都中説：“作爲臣子，假使都迴避指責，怎麼能完成大事。”於是他就向行省請命，遍歷了三十四個鹽場，查驗竈户財力高下而重新核定他們的税額。竈户們對國家的役税得到平均分派，而課税也因此而充足，公私兩方面都感到方便。被選任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不久遷任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又改任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天曆初年，他奉行省命令，負責節制七路軍馬，境内晏然太平。又遷任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他鎮守地區雖改變了三次，但每次出鎮都佩帶原先賞賜的金虎符。元統初年，朝廷因爲兩淮鹽法很久以來就遭到破壞，詔命王都中任正奉大夫、行户部尚書、兩淮都轉運鹽使，并贈給他襲衣與法酒。都中到任以後，參考斟酌以前在兩浙地區所施行的規定，依次逐漸地施行其法，鹽法於是就得到了完善。不久拜任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在赴任的途中因爲疾病發作而南歸還鄉。因此天子憐憫他年紀已老，詔令他就在其家鄉所在地拜任江浙行省參

知政事。至正元年去世。贈官昭文館大學士，謚清獻。

都中歷仕四十餘年，所至政譽輒暴著，而治郡之績，雖古循吏無以尚之。當世南人以政事之名聞天下，而位登省憲者，惟都中而已。又其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所賜田宅之外，不增一畽，不易一椽，廩祿悉以給族姻之貧者，人尤以是多之。幼留京師，及拜許衡，即知所趨嚮。中年，尤致力於根本之學，自號曰本齋。有詩集三卷。

都中歷經仕宦四十餘年，他所到之處都能很快地做出政績，尤其是他治理州郡的政績，即使是古代的良吏也沒有能超過他的。在當代南人之中以善理政事而聞名天下，并且能够官至省憲者，祇有王都中一人而已。而且他清白的節操，是得自其家傳，除了皇帝所賜給他的田宅以外，沒有增加一寸土地，沒有新造一間房子，所得的俸禄全都供給了家族親戚之中的貧困者，人們因此特別稱譽他。他幼年留居京師，及拜許衡爲師以後，就已知道了自己努力的方向。中年時，尤致力於根本之學，自號曰本齋。著有詩集三卷。

王克敬

王克敬字叔能，大寧人。幼奇穎，嘗戲道旁，丞相完澤見之，謂左右曰："是兒資貌秀偉，異日必令器也。"大寧朔土，習尚少文，而克敬獨孜孜爲儒者事。既仕，累遷江浙行省照磨，尋升檢校。徽州民汪俊上變，誣富人反，省臣遣克敬往驗之。克敬察其言不實，中道數爲開陳禍福，俊悔，將對簿，竟仰藥以死。調奉議大夫、知順州，以內外艱不上。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延祐四年，往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外夷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如待大敵。克敬至，悉去之，撫以恩意，皆帖然無敢嘩。有吳人從軍征日本陷於倭者，至是從至中國，訴於克敬，願還本鄉，或恐爲禍階。克敬曰："豈有軍士懷恩德來歸而不之納邪！脫有釁，吾當坐。"事聞，朝廷嘉之。番陽大饑，總管王都中出廩粟賑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番陽距此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爲仁，而吾屬顧爲不仁乎！"都中因得免。

王克敬字叔能，大寧人。他自幼非常聰穎，曾經在道旁嬉戲，丞相完澤見到了他，對身邊的人說："此兒天資品貌秀偉，日後必將成爲一個非常好的人才。"大寧地區位於北方朔土，此地風俗習尚輕視文人，而王克敬獨孜孜不倦地勤學儒業。他入仕以後，多次升遷至江浙行省照磨，不久升任檢校。徽州地區有一個叫汪俊的百姓揭發有人欲叛亂，誣告富人反叛，省臣派遣克敬前往調查此事。克敬發現這個人所言不符合事實，半路上屢次對他陳說禍福利害，汪俊後悔，將要在公堂對質時，他竟然服毒自盡了。調任奉議大夫、順州知州，因遇父母喪而守孝不去上任。授任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延祐四年，他前往四明監督百姓與倭人互相貿易。在此以前，前往監督的官員擔心外夷人心叵測，必然要嚴密布兵以自衛，如臨大敵一般。克敬到任後，把以前布置防衛的軍隊全都撤去，以恩惠撫慰他們，使倭人都遵守秩序而不敢有所喧嘩混亂。有一個曾經從軍征伐日本而陷入其國的吳人，至此時隨從前來做貿易的倭人來到中國，對王克敬訴說情由，期望能够回到他的家鄉，有人恐怕這樣一來會引起禍端。克敬說："豈有軍士懷念國家恩德來歸而不予接納的道理呢！假若引起爭端，由我承擔罪責。"此事上報朝廷以後，朝廷褒獎了他。番陽地區出現嚴重的饑荒，總管王都中取出官倉所存

的糧食救濟飢民，行省欲懲治他擅自開放官倉的罪責，王克敬說："番陽距此千里，若等待行省發布命令，那麼飢民將要被餓死，他作了仁愛之事，而我們却反而要作不仁之事嗎！"王都中由此免於獲罪。

拜監察御史，用故事監吏部選，有履歷當升者，吏故抑之。問故，吏曰："有過。"克敬曰："法，笞四十七以上不升，今不至是。"吏曰："責輕罪重。"曰："失出在刑部，銓曹安知其罪重！"卒升之。治書侍御史張伯高曰："往者，監選以減駁爲能，今王御史乃論增品級，可爲世道賀矣。"尋遷左司都事。時英宗厲精圖治，丞相拜住請更前政不便者，會議中書堂，克敬首言："江南包銀，民貧有不能輸者，有司以責之役户，甚無謂也，當罷之。兩浙煎鹽户牢盆之役，其重者尤害民，當免其它役。"議定以聞，悉從之。

拜任監察御史，按照慣例監督吏部考評官吏，有一位按照其履歷資格應當晉升的官員，負責考評的官吏故意壓低他。詢問這樣做的原因，這個官吏說："他犯有過失。"克敬說："按照法規，若犯有該罰笞四十七下以上的罪過纔不能升遷，而現在這個人所犯過失不至於此。"主管官吏又說："他受罰雖輕而所犯罪重。"王克敬說："罪重罰輕的過失在於刑部，負責銓選的機構又怎麼能知道他罪重呢！"最終使此人得到晉升。治書侍御史張伯高說："在以往，監督銓選的人以減階駁升作爲他們有才能的表現，如今王御史反而持論增其品級，可以作爲世道昌明的盛事而祝賀。"不久遷任中書省左司都事。此時英宗皇帝正勵精圖治，丞相拜住請求改革以前不便利的政策，在中書大堂舉行會議，克敬首先提出："江南徵收包銀，貧苦百姓有不能交納的，有關部門把這部分税銀責令其他役户替他們交納，這是非常没有道理的事，應當予以取消禁止。兩浙地區的煮鹽竈户所承擔的煮鹽納鹽之役，如果過重，危害更大，應當免除他們所承擔的其他差役。"他的建議被商定下來以後上報皇帝，全部得到了批准。

泰定初，出爲紹興路總管，郡中計口受鹽，民困於誅求，乃上言乞減鹽五千引。運司弗從，因嘆曰："使我爲運使，當令越民少蘇矣。"行省檄克敬抽分舶貨，拗蕃者例籍其貨，商人以風水爲解，有司不聽。克敬曰："某貨出某國，地有遠近，貨有輕重，冒重險，出萬死，舍近而趨遠，棄重而取輕，豈人情邪！"具以上聞，衆不能奪，商人德之。擢江西道廉訪司副使，轉兩浙鹽運司使，首減紹興民食鹽五千引。温州逮犯私鹽

泰定初年，外任紹興路總管，郡中按照人口下達納鹽數額，百姓困於徵索，於是他向上請求減少鹽額五千引。鹽運司不同意他的請求，他由此嘆息說："假使我爲鹽運使，一定要讓越民稍微減輕一些負擔。"行省檄召克敬負責向從海外運貨來貿易的商人抽税，違背原定貨物協定的人按例應籍没其貨，商人以風水無常進行辯解，有關部門不聽從。克敬說："某貨出某國，所在地區有遠有近，貨物價值有輕有重，他們冒着重重險阻，出入於萬死之中，捨近而趨遠，棄重而取輕，難道這符合人情嗎！"將此意見呈報，衆人没有能够駁倒他的，商人們非常感激他。被選任

者，以一婦人至，怒曰："豈有逮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污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婦人。"建議著爲令。

爲江西道廉訪司副使，改任兩浙鹽運司使，首先減除了紹興百姓的五千引食鹽税。温州逮捕犯有販賣私鹽罪的人，以一個婦人作爲犯人捕來，克敬怒道："怎麼會有從千百里外逮捕一個婦人，而在途中與吏卒們共處的事發生，這是對禮教莫大的褻瀆與玷污啊！自今以後不要再逮捕婦人了。"他又建議將此條確立爲法令。

明年，擢湖南道廉訪使，調海道都漕運萬户。是歲，當天曆之變，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還，行省欲坐罪督運者，勒其還趨直沽。克敬以謂："脱其常年而往返若是，信可罪。今蹈萬死，完所漕而還，豈得已哉！"乃請令其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京師，省臣從之。

次年，被升任湖南道廉訪使，調任海道都漕運萬户。這一年，正當天曆之變，有後至直沽的海運船隻，没有能够輸納船中的糧食，復將糧食運回南方，行省想要治辦督運者的罪責，命令他再次把船開到直沽。王克敬認爲："假若是往常之年像這樣來回往返，確實是應該治罪。如今經歷萬死，完整地將所運載的糧食又運了回來，確實是没有辦法纔這樣做的！"於是他請求派人統計所運的石數，附載於次年漕運船隻一并送達京師，省臣依從了他的建議。

召爲參議中書省事。有以飛語中大臣者，下其事，克敬持古八議之法，謂勛貴可以不議，且罪狀不明而輕罪大臣，何以白天下。宰相傳旨大長公主爲皇外姑，賜錢若干；平雲南軍還，賜錢若干；英后入覲，賜錢若干。克敬乞覆奏，宰相怒曰："參議乃敢格詔命邪！"克敬曰："用財宜有道，大長公主供饋素優，今賜錢出無名，不當也。自諸軍征討以來，賞格未下，平雲南省獨先受賞，是不均也。英后遠還，徒御衆多，非大錫賚，恩意不能洽，今賜物鮮少，是不周也。"宰相以聞，帝可其議。拜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省遼陽。俄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又遷淮東廉訪使，以正綱紀爲己任，不縱貪墨，不阿宗戚，聲譽益著。入爲吏部尚書，乘傳至淮安，墜馬，居吴中養疾。

被召入朝任參議中書省事。有人以流言蜚語中傷大臣，此事被發下由中書省定罪，克敬以古代八議之法爲理論依據，認爲勛貴之罪可以不議，并且其罪狀不明而輕易治辦大臣，如何向天下人解釋交代。宰相傳旨尊大長公主爲皇外姑，賜錢若干；平定雲南叛亂的軍隊還朝，賜錢若干；英后入朝覲見，賜錢若干。王克敬請求上奏重新議定，宰相發怒説："參議竟敢糾正皇帝的詔命嗎！"克敬説："使用錢財應有規矩，大長公主的供給和賞賜本來就很優厚，如今賞賜錢財又没正當理由，是不合適的做法。自從諸軍進行征伐以來，就没有頒布賞格，而平定雲南省的軍隊獨先受賞，這是獎賞不均。英后從遠方還朝，隨從衆多，非大賞賜，不能符合朝廷的恩意，如今所賜物品很少，這是不够周全。"宰相把他的話上奏給皇帝，皇帝同意他的意見。拜任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到遼陽行省任職。不久授任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又遷任淮東廉訪使，以正綱紀爲己任，不放過貪污之人，不阿附宗戚，他的聲譽更加顯著。入朝任吏部尚書，乘坐驛馬到達淮安時，從馬上墜落，居吴中養傷。

元統初，起爲江浙行省參知政

元統初年，起復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他請

事。請罷富民承佃江淮田，從之。松江大姓，有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徼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國用寧乏此耶!"具論免之。江浙大旱，諸民田減租，唯長寧寺田不減，遂移牘中書，以謂不可忽天變而毒疲民。嶺海猺賊竊發，朝廷調戍兵之在行省者往討之，會提調軍馬官缺，故事，漢人不得與軍政，衆莫知所爲，克敬抗言："行省任方面之寄，假令萬一有重於此者，亦將拘法坐視邪!"乃調兵往捕之。軍行給糧有差，事聞于朝，即令江西、湖廣二省給糧亦如之。視事五月，請老，年甫五十九。謂人曰："穴趾而峻墉，必危；再實之木，必傷其根。無功德而忝富貴，何以異此？故常懷止足之分也。"又曰："世俗喜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不認真，豈盡忠之道乎?"故其歷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時稱名卿。

求罷除富民承佃江淮田的規定，得到朝廷的同意。松江有一個大户人家每年漕運萬石大米獻至京師，這個人死後，他的子孫貧困得將要行乞，而有關部門仍然每年徵收，不足之數就混同在松江田賦之中，令百姓負責交納。克敬說："匹夫之人妄爲獻米之事，邀取名爵以榮一身，如今他身死家破，又已經免除了他的名爵，不能使一郡之人都分擔其害，國家用度難道就缺少這一萬石糧食嗎!"他詳論此事而免除其所獻糧額。江浙地區大旱，各地民田都已減租，祇有長寧寺田不減，於是他移文給中書省，認爲不能忽視天災而毒害疲弱的百姓。嶺海地區的瑶賊反叛，朝廷調集在行省戍守的軍隊前往討伐他們，恰巧提調軍馬官空缺，按照慣例，漢人不得參與軍政，衆人不知道此事該如何處理，王克敬大聲争論："行省負責一方的政務，假令萬一有比此事更重要的事發生，也將拘泥於成法而坐視不管嗎!"於是他調集軍隊前往逮捕他們。軍隊出征的糧食供給不足，此事被上報朝廷以後，朝廷就下令江西、湖廣二省也如數供給他們。王克敬在江浙行省任職五個月後，請求告老還鄉，時年剛滿五十九歲。他對人説："墻脚下出現洞穴而高築城墻，必然有倒塌的危險；一年中兩次結果的樹木，必然要損傷其根。無功德而得到富貴，與此又有何異？所以我常常懷有滿足止進之心。"他又說："世俗之中人們喜歡說'勿認真'，這不是一句名言。臨事而不認真，這難道是盡忠之道嗎?"所以他任官所到之處，都有政績可以記載，當時人們稱許他爲名卿。

克敬喜讀書，其有所得者，輒抄爲書。又有所著詩文奏議傳于世。元統三年卒，年六十一。贈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省參知政事，追封梁郡公，謚文肅。

王克敬喜好讀書，凡是有所心得，就抄録成書。他又有所著詩文奏議流傳於世。元統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一歲。追贈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省參知政事，追封梁郡公，謚文肅。

子時，以文學顯，歷仕中書參知政事，至左丞，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他的兒子名叫王時，以文章博學顯名於世，歷任中書參知政事，官至中書左丞，以翰林學士承旨退休。

任速哥

任速哥，渤海人。自幼事父母以

任速哥，渤海人。自幼以侍奉父母孝順聞

孝稱。性倜儻，尤峭直，疏財而尚氣，不尚勢利。義之所在，必亟爲之，有古俠士風。而家居恂恂，儒者不能過。初襲父官，爲右衛千户。公卿以其賢，薦于朝。英宗召見，與語奇之。由是出入禁闥，待以心腹，將擇重職處之。未幾，鐵失與倒剌沙構謀，英宗遇弒，遂引去。自是不復出仕，居常扼腕，或醉歸，慟哭過市，時人目以爲狂，莫知其意也。

名。他生性倜儻不拘，特别剛毅耿直，輕視錢財而崇尚義氣，不崇尚勢利。義之所在，必然趕快去做，有古代俠士的作風。而家居謹慎，儒者也不能比他做得更好。初襲父官，爲右衛千户。公卿認爲他是賢良之才，向朝廷推薦他。英宗召見，與他交談後認爲他是一個奇才。因此令他出入宫禁，待如心腹，將要委任他重要職務。没有多久，鐵失與倒剌沙勾結謀逆，英宗遇害，於是他就引退回家。從此他不再出仕，平時常常扼腕嘆息，有時酒醉而歸，慟哭過市，當時人把他看作是瘋狂之人，没有人知曉他心裏在想什麽。

泰定中，倒剌沙用事，天變數見。速哥乃密與平章政事速速謀曰："先帝之仇，孤臣朝夕痛心而不能報者，以未有善策也。今吾思之，武宗有子二人，長子周王，正統所屬，然遠居朔方，難以達意。次子懷王，人望所歸，而近在金陵，易於傳命。若能同心推戴，以圖大計，則先帝之仇可雪也。"速速深然之。時燕帖木兒方僉樞密院事，實握兵柄，二人深結納之。冬，乃告以所謀，燕帖木兒初聞之矍然。因徐説之曰："天下之事，惟順逆兩塗，以順討逆，何患不克。況公國家世臣，與國同休戚，今國難不恤，他日有先我而謀者，禍必及矣。"於是燕帖木兒許之。

泰定年間，倒剌沙當權執政，屢次出現天象災異。任速哥就秘密地與平章政事速速商量説："先帝之仇，孤臣朝夕痛心而不能報的原因，是因爲没有善策。如今我想，武宗有兩個兒子，長子周王，是屬於皇位的正統傳人，但他却遠居在北方，難以傳達信息。次子懷王，是人們寄希望之人，而且近在金陵，易於傳達命令。若能同心推戴懷王爲帝，以圖大計，則先帝之仇可報。"速速非常贊同他的話。當時燕帖木兒正任僉樞密院事，實際上執掌兵權，他們二人就與他結爲密友。這一年冬季，就把他們的計劃告訴了他，燕帖木兒起初聽説此事後很驚恐。任速哥就慢慢開導他説："天下之事，衹有順逆兩條道路，以順討逆，何患不成。況且公世代爲國家重臣，與國家休戚相關，如今遇有國難而不效力，將來若有人比我們更早除逆，我們必然會因此而受到禍害。"因此燕帖木兒纔同意他們的計劃。

致和元年，懷王自金陵遷江陵，俄而泰定帝崩，倒剌沙逾月不立君，物情洶洶，速哥乃與速速從燕帖木兒奉豫王令，率諸豪傑，乘時奮義，以八月四日，執居守省臣，發兵塞居庸諸關，召文武百僚集闕下，諭以翊戴大義，遣使迎懷王於江陵。懷王至京師，群臣請正大統，遂即皇帝位，是爲文宗。論功行賞，擢速哥爲禮部尚書，速哥辭曰："臣曩備宿衛，南坡之變，不能勇效一死，以報國士之

致和元年，懷王自金陵遷往江陵，不久泰定帝駕崩，過了一個月倒剌沙仍不立新君，衆人人心惶恐，任速哥就與速速隨從燕帖木兒奉豫王令，率領諸位豪傑，乘機舉義，在八月四日這一天，拘捕在京戍守的省臣，出兵封鎖居庸等關口要路，召集文武百僚至皇宫，曉諭他們擁戴新君的大義，派遣使臣到江陵迎立懷王。懷王到達京師，群臣請求他居大位以正名分，於是他就即皇帝位，這就是文宗皇帝。論功行賞，提拔任速哥爲禮部尚書，任速哥推辭説："臣以前備員宿衛，南坡發生政變時，没能奮勇效死護駕，以報答先

知。今日之舉，皆諸將相之力，在臣未足贖罪，又曷敢言功乎！”文宗慰勉之，乃拜命。而其他賞賚，一無所受。尋遷長寧寺卿，繼出爲安豐路總管，又入爲壽福府總管，又爲都水使者。居官恂恂，無幾微自伐之意。人或詢以翊戴之事，往往遜謝，終無所言，君子尤以是多之。

君把我當國士的知遇之恩。今日之舉，都是靠諸將相之力，至於臣之所爲還不足以贖罪，又怎敢説有功呢！”文宗安慰勉勵了他一番後，他纔遵命拜任。而其他賞賜，他一概不受。不久遷任長寧寺卿，接着又出任安豐路總管，又入朝爲壽福府總管，又任都水使者。他居官謹慎，没有絲毫的自滿自誇之意。有時人們詢問擁戴之事，他往往謙遜地予以謝絶，始終無所言，因此君子特别稱許他。

陳思謙

陳思謙字景讓，其家世見祖祐傳中。思謙少孤，警敏好學，凡名物度數、綱紀本末，考訂詳究，尤深於邵子《皇極經世書》。文宗天曆初政，收攬賢能，丞相高昌王亦都護舉思謙，時年四十矣。召見興聖宫。明年二月，授典寶監經歷。十一月，改禮部主事，首言：“教坊、儀鳳二司，請并入宣徽，以清禮部之選。其官屬不當與文武臣并列朝會，宜置百官之後、大樂之前。”詔從之。而二司隸禮部如故。

陳思謙字景讓，他的家世見於其祖父陳祐傳中。思謙少年失去父親，生性機警敏捷而好學，凡名物度數、綱紀本末，都準確考證詳細推究，尤深研於邵子《皇極經世書》。文宗天曆年間初執大政，收攬賢能之才，丞相高昌王亦都護舉薦思謙，當時他年已四十。在興聖宫得到皇帝的召見。次年二月，授典寶監經歷。十一月，改任禮部主事，他首先上言：“教坊、儀鳳二司，請并入宣徽院，以此使禮部所選任的官員澄清劃一。在朝會時其官員不當與文武大臣位列一處，應被置於百官之後、大樂之前。”皇帝下詔依從他的建議。但二司仍然如同以往隸屬於禮部。

至順元年，拜任西行臺監察御史，建明八事：一曰正君道，二曰結人心，三曰崇禮讓，四曰正綱紀，五曰審銓衡，六曰勵孝行，七曰紓民力，八曰修軍政。先是，關陝大饑，民多鬻産流徙，及來歸，皆無地可耕。思謙言：“聽民倍直贖之，使富者收兼入之利，貧者獲已棄之業。”從之。監察御史李擴行部甘肅，金州民劉海延都，其男元元，自稱流民王延禄，非海延都之子，告海延都掠其財。擴聽之，以酷法抑其父。思謙劾擴逆父子之天，壞朝廷之法，遂抵擴罪。

至順元年，拜任西行臺監察御史，上言陳述八件政事：一是匡正君道，二是團結民心，三是崇尚禮讓，四是嚴正綱紀，五是審慎考評，六是鼓勵孝行，七是緩用民力，八是修整軍政。在此以前，關陝地區出現嚴重的饑荒，百姓多變賣産業而逃亡遷徙，等到再回來時，都無地可耕。思謙奏言：“應允許百姓用加倍的錢贖回其出賣的土地，使擁有土地的富户收到雙倍地價的利益，而使貧者獲得他們已經丢棄的産業。”他的建議得到朝廷的許可。監察御史李擴巡察甘肅，金州人劉海延都，他的兒子元元，自稱是流民王延禄，不是劉海延都的兒子，狀告劉海延都掠奪他的財産。李擴聽信了他的話，施用酷刑處分他的父親。陳思謙糾劾李擴逆父子大倫，破壞朝廷之法，於是就治李擴的罪。

明年二月，遷太禧宗禋院都事。九月，拜監察御史，首陳四事，言：

次年二月，遷任太禧宗禋院都事。九月，拜任監察御史，首先陳言四件事，説：“上有宗廟

"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中論秦、漢以來，上下三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百有餘年，混一六十餘年，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產，猶謹守之，以爲先人所營，況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愚以興亡懇懇言者，誠以皇上有元之聖主，今日乃皇上盛時圖治之機，兹不可失也。"又言："户部賜田，諸怯薛支請，海青獅豹肉食，及局院工糧，好事布施，一切泛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較之，動增數十倍。至順經費，缺二百三十九萬餘錠。宜節無益不急之費，以備軍國之用，苟能三分損一以惠民，夫豈小哉！"又言："軍站消乏，簽補則無殷實之户，接濟則無羨餘之財，倘有征行，必括民間之馬，苟能修馬政，亦其一助也。方今西越流沙，北際沙漠，東及遼海，地氣高寒，水甘草美，無非牧養之地，宜設置群牧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并畜牛羊，數年之後，馬實蕃盛，或給軍以收兵威，或給站以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以給國用，非小補也。"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内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

社稷之重，下有四海人民之生存，前有祖宗開創之艱辛，後有子孫長久之大計。綜論秦、漢以來，上下三千餘年，天下一統的時期，不過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基立國，已有一百餘年，而統一全國纔六十餘年，其國土之廣人民之衆，是三代、漢、唐時所未有。平民百姓若有千金之產，仍要謹慎守業，認爲這是先人所經營開創的產業，何況是君臨天下，繼承祖宗艱難開創的基業，而欲傳國運於萬世子孫呢！臣獻愚忠以國之興亡誠懇進言的原因，確實是因爲皇上是我元朝的聖明君主，今日是皇上圖治興盛的良機，這良機是不可以錯過的。"他又奏言："户部的賜田，宣徽院諸怯薛供給海青獅豹的肉食，以及局院的工糧，做功德所行的布施等等一切廣泛的開支，與至元三十年以前的開支數相比較，已增長了數十倍。至順年間的經費，尚缺二百三十九萬餘錠。應當節省那些没有效益且不是急需的費用，以此準備軍國之用，如果能够減少三分之一的費用而使百姓獲得恩惠，這樣做難道會收效很小嗎！"他又奏言："軍站削弱困乏，要簽兵補充則没有殷實之户，要接濟他們則没有剩餘之財，假若遇有出征行討，必然要搜括民間的馬匹，如果能修整馬政，也是對此的一項幫助。如今在西面越過流沙，北方至沙漠的邊際，東面盡極遼海的大片土地上，地高氣寒，水草甘美，到處是牧養之地，應當設置群牧使司，統領十監，專門負責馬政，并畜養牛羊，數年之後，馬匹繁衍充實，有些馬匹可以供給軍用而壯大兵威，有些馬匹可以供給軍站以優養民力，豐富的牛羊，又足以供給國用，這對國家絶非是很小的補益。"他又奏言："考評官吏的弊端，是入仕的途徑太多，而貶黜之法太簡約，州郡官長任期過久，朝省官員升調太快，我想設立三策，來消除此四弊。第一策是，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的衙門，凡是有冗濫繁復而没有急需之務的，按照實際情況或裁撤或合并，其外另有選法者，應并入中書。第二策是，應當參考古代制度，設立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大臣，各自舉薦其所知道的賢能之人，若能得到真才就受賞，若舉才失實就要受罰。第三策

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内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内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時有官居喪者，往往奪情起復，思謙言：“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遂著於令。有詔起報嚴寺。思謙曰：“兵荒之餘，當罷土木，以紓民力。”帝嘉之曰：“此正得祖宗立臺憲之意。繼此事有當言者，無隱。”賜縑綺旌之。未幾，遷右司都事。

是，古代時刺史入朝爲三公，郎官外放則爲縣官，這是爲了使在外任職的人通曉朝廷治體，在朝内任職的人熟知民間的利弊。今後要以任職縣尹而有才能聲譽和善政者任郎官御史，任職郡守而有奇才異績的人任憲使尚書等職，其餘官職應各自根據資歷品級對等調任，在朝中任官的人凡任滿經過考評合格而連續就任京官不得超過三任，在地方任職的人必須經歷兩任，纔能遷任朝中官職。政績不是出類拔萃、任職没有過失的官員，就應按照年月勞苦爲次，以通常漸升的規定辦理。凡是在朝中任職的官員，需滿二十月以上，纔准許升遷。”皇帝認可了他的奏言，命令中書省商議施行。當時有的官員遇親喪而家居守孝，又往往被剥奪了守孝思親之情而起復爲官，思謙奏言：“三年的喪期，被認爲是盡了守孝之禮，如果不是遇有戰争，不能權宜變通。”於是他的這項建議就被確定爲法令施行。有詔命修建報嚴寺。思謙説：“在兵荒之後，應停止興建土木工程，以此緩解民力。”皇帝贊賞他説：“這正符合祖宗設立臺憲的用意。從今後若遇有應當奏言之事，不要有所隱忍。”賞縑綺以表彰他的直言。不多久，遷中書省右司都事。

元統二年五月，轉兵部郎中。十一月，改御史臺都事。重紀至元元年五月，出爲淮西道廉訪副使，至淮未期月，引疾歸。六月，召爲中書省員外郎，上言：“强盜但傷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殺從而加功之人，與鬥而殺人者，例杖一百七下，得不死，與私宰牛馬之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應加重。因奸殺夫，所奸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止坐所犯，似失推明。”遂令法曹議，著爲定制。

元統二年五月，改任兵部郎中。十一月，改任御史臺都事。重紀至元元年五月，外任淮西道廉訪副使，到淮任職未滿一月，他就因病辭官歸家。六月，召入爲中書省員外郎，他上奏説：“强盜衹要傷害了事主，都被定爲死罪，而有意殺人者的重要幫凶，與鬥毆殺人的人，按例處杖刑一百零七下，得不死，這與私宰牛馬之罪無異，這是視人與牛馬相等，法律對此應加重刑罰。因奸情而殺害其丈夫，與奸夫有奸情的妻妾與殺害其丈夫的奸夫同罪，對此刑律有明文規定，而如今審理此類案件却衹制裁實際殺人之人，這似乎是有失於明斷。”於是就下令法曹討論此事，把他的建議確立爲定制。

至正元年，轉兵部侍郎。俄丁内艱，服除，召爲右司郎中。歲凶，盜賊蜂起，剽掠州邑，思謙力言于執政，當竭府庫以賑貧民，分兵鎮撫中

至正元年，改任兵部侍郎。不久因母喪辭官守孝，服孝期結束，被召回朝任中書省右司郎中。遭到饑荒，盜賊蜂起，剽掠州縣，思謙向執政大臣力言，應當竭盡府庫所藏賑濟貧民，分兵

夏，以防後患。五年，參議中書省事。轉刑部尚書，改湖南廉訪使。八年，遷淮東宣慰司都元帥。九年，遷浙西廉訪使、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辭。十一年，改淮西廉訪使。廬州盜起，思謙亟命廬州路總管杭州不花領弓兵捕之，而賊已不可撲滅矣。言于宣讓王帖木兒不花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帝室之冑，鎮撫淮甸，豈得坐視！思謙願與王戮力殄滅。且王府屬怯薛人等，數亦不少，必有能摧鋒陷陣者，惟王圖之。"王曰："此吾責也，但鞍馬器械未備，何能禦敵?"思謙括官民馬，置兵甲，不日而集，分道并進，遂禽渠賊，廬州平。既而潁寇將渡淮，又言于王曰："潁寇東侵，亟調芍陂屯卒用之。"王曰："非奉詔，不敢調。"思謙言："非常之變，理宜從權，擅發之罪，思謙坐之。"王感其言，從之。其侄立本爲屯田萬户，召語曰："吾祖宗以忠義傳家，汝之職，乃我先人力戰所致，今國家有難，汝當身先士卒，以圖報效，庶無負朝廷也。"尋召入，爲集賢侍講學士，修定國律。十二年，拜治書侍御史。明年，升中丞，年近七十，上章乞老，不允，特旨進一品，授榮祿大夫，仍御史中丞。入謝，感疾，及命下，强拜受命，明日卒。贈宣猷秉憲佐治功臣、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柱國，追封魯國公，謚通敏。

鎮守撫慰中原地區，以防後患。五年，任參議中書省事。改任刑部尚書，又改任湖南廉訪使。八年，遷任淮東宣慰司都元帥。九年，遷任浙西廉訪使、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推辭不赴任。十一年，改任淮西廉訪使。廬州盜賊興起，思謙急命廬州路總管杭州不花率領弓兵捕殺他們，而此時賊勢已難以遏止消滅了。他對宣讓王帖木兒不花說："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皇帝宗室的後代，鎮撫淮甸，豈能坐視不管！思謙願與王盡死力消滅賊寇。且王府所統屬的怯薛人等，爲數也不少，其中必定有能够衝鋒陷陣之人，希望大王考慮此事。"宣讓王說："消滅賊寇是我的職責，但是鞍馬器械等物不足，又怎麽能抗禦敵人呢?"思謙徵集官民的馬匹，置辦兵甲，不幾天就完成了戰前準備，而後分道并進，於是擒獲了賊首，廬州得到平定。此後潁地賊寇將要渡過淮河，思謙又對宣讓王說："潁寇向東侵來，應緊急調集芍陂的屯戍之兵而用之。"宣讓王說："没有奉皇帝詔命，不敢調。"陳思謙說："現在是非常之變，應當遵從權宜變通之理，擅自調發軍隊的罪責，由思謙領受。"宣讓王被他的言語所感動，聽從了他的建議。思謙的侄子陳立本爲屯田萬户，思謙把他召來說："我們的祖宗以忠義傳家，你的職位，乃是我先人力戰所得來的，如今國家有難，你應當身先士卒，以圖報效，你可不要辜負了朝廷的恩德。"不久被召入朝廷，任集賢侍講學士，負責修定國律。十二年，拜任治書侍御史。次年，升御史中丞，此時他已年近七十，於是上章乞求退休養老，但是没有得到批准，并下有特旨進級爲一品，授榮禄大夫，仍任御史中丞。他入宫謝恩，感染了疾病，等到詔命下達時，他勉强拜受，次日就去世了。贈宣猷秉憲佐治功臣、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柱國，追封魯國公，謚通敏。

韓元善

韓元善字大雅，汴梁之太康人。唐檢校司空贈司徒充，以宣武軍節度使兼統義成軍，留鎮汴，子孫遂爲太康韓氏。父克昌，至大間仕爲監察

韓元善字大雅，汴梁太康人。唐朝檢校司空贈司徒韓充，曾以宣武軍節度使兼統義成軍，留鎮汴梁，他的子孫就成爲太康韓氏。韓元善的父親韓克昌，至大年間任監察御史，以論政事

御史，以論事有名聲。元善由國子監生，積分中程，釋褐，除新州判官，累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歷中書左司郎中、吏部侍郎、吏部尚書、僉樞密院事。至正三年，拜中書參知政事。五年，遷大司農卿，尋出爲江南行御史臺中丞、燕南肅政廉訪使。九年，召拜中書左丞、同知經筵事。十一年，丞相脱脱奏事內廷，以事關兵機，而元善及參知政事韓鏞皆漢人，使退避，勿與俱。由是遂與右丞玉樞虎兒吐華同分省彰德以給餽餉。十二年，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總兵討汝寧，元善至衛輝，以病卒。

元善性純正，明達政體，揚歷臺閣三十餘年，遂躋丞轄。以文學治才，羽翼廟謨。論議之際，秉義陳法，不偭鄉上官。國是所在，倚之以爲重。嘗以謁告侍親居家，效范文正公遺規，置田百畝爲義莊，以周貧族。至正交鈔初行，賜近臣各三百錠，元善復以買田六百畝，爲義塾，延名士，以教族人子弟云。

而獲有聲譽。元善由國子監生，積學分及格，步入仕途，授任新州判官，累次提升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歷任中書左司郎中、吏部侍郎、吏部尚書、僉樞密院事。至正三年，拜任中書參知政事。五年，遷任大司農卿，不久即外任江南行御史臺中丞、燕南肅政廉訪使。九年，被召回朝任中書左丞、同知經筵事。十一年，丞相脱脱在內廷奏事，以事關軍機，而元善及參知政事韓鏞皆爲漢人，令他們退避，不得共同參與政務。因此他就與中書右丞玉樞虎兒吐華一同奉命到彰德分省負責供給軍需糧餉等事務。十二年，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總領軍隊討伐汝寧，元善隨至衛輝，因病而去世。

元善性情純正，明達政體，長期在臺閣任職達三十餘年，於是登於丞轄之職。他以文學及治才，輔佐朝廷計策。在論議朝政之時，秉持正義而陳説禮法，從不阿附上司。國家遇有大事，都倚重他決策處理。他曾經請假回家奉養親老，效仿范文正公的遺規，置辦了一百畝田産作爲義莊，以此周濟族人中的貧困者。至正交鈔剛開始施行之時，皇帝賜給近臣每人三百錠，韓元善又用此鈔再次置買了六百畝田地，作爲義學的學田，并延請有名的儒士爲師，以此教育族人子弟。

崔敬

崔敬字伯恭，大寧之惠州人。通刑名法律之學。淮東、山南廉訪司，皆辟書吏。天曆初，辟御史臺察院書吏，歷刑部令史、徽政院掾史，遂升中書掾。至元五年，用累考及格，授刑部主事。

六年，遷樞密院都事，拜監察御史。時既毁文宗廟主，削文宗后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而皇弟燕帖古思，文宗子也，又放之高麗。敬上疏，略曰："文皇獲不軌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洪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

崔敬字伯恭，大寧惠州人。他通曉刑名法律之學。淮東、山南廉訪司，都徵用他任書吏。天曆初年，他被徵用爲御史臺察院書吏，後歷任刑部令史、徽政院掾史，於是升任爲中書掾。至元五年，由於他累次考評及格，授任刑部主事。

六年，遷任樞密院都事，拜任監察御史。此時文宗廟室中的神主已被毁，又削去了文宗后的皇太后尊號，把她遷徙到東安州，而皇弟燕帖古思，是文宗之子，被遠遷到高麗。崔敬因此而上疏，其大略是："文皇獲不遵禮法的過失，已撤除了他的廟祀；叔母有助禍之罪，也削去了她的尊號。陛下要盡孝正名，這已經足够了。祇是考

古思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尚未有知，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爲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疏；以陛下之心爲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産，尚置義田，宗族困厄者，爲之教養，不使失所。况皇上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况蠻夷之心，不可測度，倘生他變，關係非輕。興言至此，良爲寒心！臣願殺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回，人心悦，則宗社幸甚！”不報。又上疏，諫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内殿。其略曰：“世祖以上都爲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爲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畏敬之心也。今失剌斡耳朵思，乃先皇所以備宴游，非常時臨御之所。今陛下方以孝治天下，屢降德音，祗行宗廟親祀之禮，雖動植無知，罔不歡悦，而國家多故，天道變更，臣備員風紀，以言爲職，願大駕還大内，居深宫，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機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櫜革，重惜天物，爲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爲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虚日，甚

慮到皇弟燕帖古思太子，年紀還很小，就遭到遠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在明皇賓天之時，太子尚在襁褓之中，還未懂事，按理應當對他憐憫。因爲武宗皇帝視明、文二帝，都當作親生之子，陛下與太子，皆是武宗的嫡孫。若根據武皇之心考慮，那就都是一樣的子孫，本無親疏之分；若根據陛下之心來考慮，未免就有彼此之分。臣請以世俗之事來作比喻：平常之人若有價值百金的資産，尚能够置辦義田，宗族之中凡是生活貧窮的人，皆以此爲他們提供教養之費，不使他們失去生活學習的依靠。何况皇上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撫育百姓，應當使每一夫每一婦無不得其生活的保證，如今却把同氣同根之人，置之度外，這足以貽笑於邊邦，取辱於外國。更何况蠻夷之心，不可測度，倘若生有它變，其利害關係非輕。臣興言至此，真爲此事感到寒心！臣願受殺身之罪以贖太子之罪，希望陛下派遣近臣迎回太后、太子，以成全他們的母子之情，而盡骨肉之義。天意回轉，人心歡悦，那將是宗廟社稷的一大幸事！”此疏上奏後没有得到批覆。他再次上疏，勸諫天子巡幸上都時，應該居住内殿。其内容大略是説：“世祖皇帝把上都作爲避暑之地，車駕行幸，每年都作爲常規，此處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都是爲了保養聖體，適宜起居，和寓存敬畏之心而建造的。如今失剌斡耳朵思，乃是先皇爲了宴游而準備的處所，不是平常居住的地方。如今陛下正以孝道治理天下，屢次降旨傳播德音，恭行宗廟親祀之禮，即使無知的動物植物，也無不歡悦，但是現在國家多事，天道變更多災，臣作爲一員諫官，以進言爲職責，願陛下大駕還歸大内，居於深宫，嚴密宿衛，與宰臣謀劃治國之道；在日理萬機的空暇之時，就命經筵官進講，推究古今盛衰的根由，講明聖人之學，這纔是國家社稷的福澤。”當時皇帝曾多次把歷代珍寶分賜給近侍之臣。崔敬又上疏説：“臣聽説世皇在位時，遇有大臣立有大功，所賜之物不過是櫜子皮革，重視愛惜自然之物，爲後世考慮得極爲深遠。如今山東發生嚴重的饑荒，燕南地區旱災嚴重，海潮又造成了災害，天

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閹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爲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

上出現異象以示警告，大地運轉變化又失去了安寧，京畿南北地區，蝗蟲飛舞遮天蔽日，此時正是聖主體恤民情之日。那些近侍之臣，不知道考慮這些情況，衹知奏稟承請賞賜，幾乎没有一天不如此，甚至把國家府庫之中經過百年所積累的寶物，遍賜僕御閹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以致國庫空虚。假若國家遇有大事，有建立了巨大功勛之人，又將用什麽來作爲賞賜呢！臣乞求追回所賜的寶物，以此顯示皇恩不可濫施，這大概能够得到公論的稱贊。”

是年，出僉山北廉訪司事，按部全寧。獄有李秀，以坐造爲鈔，連數十人，而皆與秀不相識，敬疑而讞之。秀曰：“吾以訓童子爲業，居村落間，有司至秀舍，謂秀爲僞造鈔者，捶楚之下，不敢不誣服耳。”敬詢知始謀者，乃大同王濁，十餘年事不泄，而有司誤以李秀爲王濁也。移文至大同，果得王濁爲真造僞鈔者。至正初，遷河南，又遷江東。所至抑豪强，惠下窮，洗冤滯，興學勸農，百廢具舉。除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入爲諸路寶鈔提舉，改工部侍郎。十一年，遷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直沽河淤數年，中書省委敬浚治之，給鈔數萬錠，募工萬人，不三月告成，咸服其能。除刑部侍郎，遷中書左司郎中。十二年，歷兵部尚書，爲樞密院判官。十四年，遷刑部尚書。廣東府憲讎殺，以沙加班處大逆。敬詳憲府以私相害，致有是變，殺人者自有典章，得坐一人，大逆非謀反，則不科得坐一家。敬立論全重而就輕，朝廷咸以爲然。

這一年，外任僉山北廉訪司事，巡察全寧。有一案犯名叫李秀，因製造僞鈔獲罪，此案所牽連的數十人，却都與李秀不相識，崔敬感到懷疑而重新審訊。李秀説：“我以教育童子爲業，居住在村落間，有關官員來到我的居舍，説我是製造僞鈔的人，在酷刑之下，我不敢不自誣服罪了。”崔敬查知當初謀劃製造僞鈔之人，乃是大同人王濁，十餘年來其犯罪行爲没有被揭露，而負責查辦此事的官吏誤以李秀爲王濁。於是崔敬發公文至大同，果然捕得真正製造僞鈔的王濁。至正初年，遷任河南，又調任江東。他所至之處鎮壓豪强，惠恤卑微貧窮者，洗清冤滯，興辦學校勸勵農業，百廢俱興。授任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入朝任諸路寶鈔提舉，改任工部侍郎。十一年，遷任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直沽河道淤塞數年，中書省委托崔敬修浚，供給錢鈔萬錠，招募工人萬人，不出三個月就疏浚完成，衆人都佩服他辦事的能力。授任刑部侍郎，遷任中書左司郎中。十二年，歷任兵部尚書，爲樞密院判官。十四年，遷任刑部尚書。廣東府憲互相仇殺，沙加班被處以大逆之罪。崔敬詳知憲府以私怨而相互陷害，纔導致有此變亂之事，并認爲殺人者的罪刑自有典章規定，應該衹有一人判罪，他的罪行雖説是大逆不道但却非謀反，則不應罪及他一家所有的人。崔敬立論既保全了法律之重而又使沙加班得到從輕定罪，朝廷都認爲他所論正確。

十五年，復爲樞密院判官，尋拜參知政事，行省河南，復爲兵部尚書，兼濟寧軍民屯田使，朝廷給以鈔

十五年，再次任樞密院判官，不久拜任參知政事，在河南行省任職，又任兵部尚書，兼濟寧軍民屯田使，朝廷供給他十萬錠鈔，他將此鈔分

十萬錠，散於有司，招致居民、軍士，立營屯種，歲收得百萬斛，以給邊防，居歲餘，其法井井。十有七年，召爲大司農少卿，遂拜中書參知政事。盜據齊魯，敬與平章政事答蘭、參知政事俺普，分省陵州。陵州乃南北要衝，無城郭，而居民散處。敬兼領兵、刑、户、工四部事，供給諸軍，事無不集。丞相以其能上聞，賜之上尊，仍命其便宜行事。敬與俺普密議曰："我軍强且勝，彼將敗而降，如得仗義之士，直抵其巢穴而招安之，亦方面之幸也。"有國子生王恪等，願請往，敬以便宜授以官，俾之行，至鄆城，見李秉彝、田豐等，諭以逆順禍福之理，豐與秉彝皆悔過自新。山東郡邑之復，敬之策居多。敬以軍馬供給浩繁，而民力日疲，乃請行納粟補官之令，中書以其言聞，詔從之。河北燕南士民踵躡而至，積粟百萬石、綺段萬匹，用以給軍費，民獲少蘇。十八年，除山東行樞密院副使，俄遷江浙行省左丞。卒，年六十七。贈資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如故，謚曰忠敏。

散到各有關部門，由他們出資招致居民、軍士，立營屯種，每年收穫糧食達百萬斛，以此供給邊防軍需，過了一年多，他所制定的法規井井有條。十七年，被召回朝任大司農少卿，於是又拜任中書參知政事。盜賊占據了齊魯之地，崔敬與平章政事答蘭、參知政事俺普，一同奉使到陵州。陵州乃是南北交通要衝，没有城郭，而居民分散居住。崔敬兼領兵、刑、户、工四部的職事，供給諸軍軍需糧餉，事無不成。丞相把他理事的才能上報給皇帝，皇帝賞賜上尊御酒，并命他便宜行事。崔敬與俺普秘密計議説："我軍兵力强盛并且將要取勝，而敵人將要失敗而投降，如能得到一個仗義之士，直抵其巢穴而招安他們，也是這一方百姓免於戰禍的幸事。"有國子生王恪等人，願意請命前往，崔敬以便宜行事的職權授給他們官職，派他們前去，他們到達鄆城，見到了李秉彝、田豐等人，以逆順禍福之理開導他們，田豐與李秉彝都悔過自新。山東郡邑的收復，崔敬出謀劃策之功居多。崔敬因爲軍馬供給浩繁，而百姓財力日漸疲乏，於是就請求施行納粟補官的法令，中書省把他的奏言上報給皇帝，皇帝下詔同意。河北燕南士民接踵而來，積蓄了百萬石糧食、一萬匹綺緞，他用這些東西來供給軍費，使人民的困苦稍微得到一些緩解。十八年，授任山東行樞密院副使，不久遷任江浙行省左丞。去世時，享年六十七歲。贈資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如前，謚忠敏。

元史卷一百八十五

列傳第七十二

吕思誠

吕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六世祖宗禮，金進士，遼州司户。宗禮生仲堪，亦舉進士。仲堪生時敏。時敏生剑，爲千夫長，死國事。剑生德成。德成生允，卒平定知州致仕，思誠父也。母馮氏，夢一丈夫，烏巾、白襴衫、紅鞓束帶，趨而揖曰：“我文昌星也。”及寤，思誠生，目有神光，見者異之。及長，從蕭𣂏學治經。已而入國子學爲陪堂生，試國子伴讀，中其選。

擢泰定元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未赴，丁内艱。改景州蓨縣尹。差民户爲三等，均其徭役；刻孔子象，令社學祀事；每歲春行田，樹畜勤敏者，賞以農器，人争趨事，地無遺力。民石安兒等，流離積年，至是，聞風復業。印識文簿，畀社長藏之，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業者，悉書之，罰其輸作。胥吏至社者，何人用飲食若干，多者責償其直。豪猾者竄名職田户，思誠盡祛其弊。天曆兵興，豫貸鈔於富民，令下造軍器，事皆先集，民用不擾。子後得官價，亟以還民。翟彝自其大父因河南亂，被掠爲人奴，歲納丁粟以免作。思誠知彝力學，召其主與之約，終彝身粟三十石，仍代之輸，彝得爲良民。他日買羊，劉智社民李，持酒

吕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六世祖名宗禮，爲金朝進士，任遼州司户。宗禮生仲堪，也考中進士。仲堪生時敏。時敏生吕剑，任千夫長，爲國事而死。吕剑生德成。德成生吕允，吕允最後以平定知州退休，他就是思誠的父親。母親馮氏，夢見一個男子，黑頭巾、白布衫、紅皮束帶，疾步走過來作揖説：“我是文昌星。”等醒過來，思誠就出生了，眼睛閃着神奇的光彩，見到的人都覺得他不平常。長大後，跟從蕭𣂏研究經學。後來進入國子學做陪堂生，參加國子伴讀的考試，入選。

吕思誠考中泰定元年進士，授遼州同知，未赴任，遭逢母親喪事。改任景州蓨縣令。他區别民户爲三等，使他們的徭役趨於公平；雕刻孔子像，令社學祭祀；每年春季巡視農事，對種植莊稼畜養牲畜勤勉的人，賞給農具，人人争相從事農作，土地没有荒蕪的。縣民石安兒等人，離鄉流浪多年，這時，聞風回鄉重新務農。圖章印記文件簿書，交給社長收藏，每季度的最後一個月上報縣衙，凡不孝敬父母、不順從兄長、不從事生産的人，全都記下來，罰他們做苦工。縣裏處理文書的小吏到里社去，飲食費用都要記録，花費過多的責成他們自己付錢。豪富奸詐的人冒名爲職田户，思誠將這一弊端徹底清除。天曆年間戰争爆發之前，思誠已向富民借錢，命令下屬製造兵器，先行準備好了，百姓因此没有受擾。其後得到官府撥給的兵器錢，馬上還給百姓。翟彝從他的祖父起，因爲河南變亂，被搶掠爲人做奴隸，每年繳納丁税與糧食來免除爲主人做工。

來見，訴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王青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歡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敢見尹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析居三十年，復還同爨。鎮民張復，叔母孀居，且瞽，丐食以活，恐思誠聞之，即日迎養。思誠憐其貧，令爲媒互人以養之。天旱，道士持青蛇，曰盧師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惑人，殺蛇，逐道士，雨亦隨至，遂有年。縣多淫祠，動以百餘計，刑牲以祭者無虚日，思誠悉命毁之，唯存江都相董仲舒祠。

思誠聽説翟彝努力學習，就召來翟彝的主人與他約定，翟彝終生身價爲粟三十石，并代替翟彝繳納，使翟彝得以成爲良民。有一天官府買羊，劉智社姓李的社民，拿着酒來見思誠，訴説他的弟弟把羊藏匿起來，思誠叱責他讓他回去。王青兄弟四人，友愛之情非常深厚，思誠親自到王青家，取酒與王青兄弟互相勸飲，歡樂如同親人。李某兄弟互相説："我們再也没臉見縣尹了。"各自準備酒食相邀，深深地責備自己，追悔以往的過失，兄弟分居已三十年，又合到一起共同生活。鎮民張復，嬸嬸守寡獨居，而且眼瞎，以討飯爲生，張復害怕思誠知道此事，立即將嬸嬸接回家來供養。思誠可憐張復貧窮，讓他嬸嬸做官媒來養活自己。天旱，道士拿着青蛇，稱作盧師谷小青，説它是龍，向它祈禱就馬上下雨。思誠認爲道士蠱惑人心，殺死蛇，趕走道士，雨也隨着下了，終於得到豐收。蓨縣濫設的祠廟，少説也有百餘座，没有一天不殺牲畜來祭祀的，思誠命令全部毁掉這些祠廟，僅保留西漢江都相董仲舒祠。

擢翰林國史院檢閲官，俄升編修。文宗在奎章閣，有旨取國史閲之，左右舁匱以往，院長貳無敢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争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觀閲之者。"事遂寢。

提拔爲翰林國史院檢閲官，不久升編修。文宗在奎章閣，下旨取國史來翻閲，左右的人抬着金匱前往奎章閣，國史院長和副職無人敢出來説話。思誠在翰林國史院位列衆官僚之末，獨自跪在奎章閣下直言規諫説："國史記載當代國君的善惡，自古以來天子没有查閲國史的。"事情於是作罷。

尋擢國子監丞，升司業，拜監察御史。與斡玉倫徒等劾中書平章政事徹里帖木兒變亂朝政，章上，留中不下，思誠納印綬殿前，遂出僉廣西廉訪司事。巡行郡縣，土官有于元帥者，恃勢魚肉人，恐事覺，陰遣其子迓思誠於道，思誠縛之，悉發其陰私，痛懲其罪，一道震肅。

不久，吕思誠被提拔爲國子監丞，升任司業，授監察御史。同斡玉倫徒等人彈劾中書平章政事徹里帖木兒改變破壞朝廷的制度，奏章呈上之後，没有得到批覆，思誠把自己的官印和綬帶繳到宫殿前面，於是外放爲廣西廉訪司僉事。他巡視郡縣的時候，土官有稱于元帥的人，依仗權勢欺壓他人，害怕事情被發覺，私下派他的兒子在途中迎接思誠，思誠將其捆綁，徹底揭露了于元帥見不得人的事，狠狠懲罰了他的罪行，使整個廣西道都爲之震驚，對他肅然起敬。

移浙西。達識帖睦邇時爲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嗾思誠劾

改任浙西廉訪司僉事。達識帖睦邇當時擔任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行省的官員有怨仇，唆使

之，思誠曰："吾爲天子耳目，不爲臺臣鷹犬也。"不聽。已而聞行省平章左吉貪墨，浙民多怨之，思誠奏疏其罪，流之海南。

思誠彈劾他們，思誠說："我是天子的耳目，不做御史臺官員的鷹犬。"不肯聽從。後來聽說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左吉貪贓不法，很多江浙百姓怨恨他，思誠奏報他的罪行，朝廷把他流放到海南。

復召爲國子司業，遷中書左司員外郎。盜殺河南省臣，以僞檄呼廉訪使段輔入行省事，及事敗，詿誤者三十餘人，將置於法，思誠言於朝，皆釋之。升左司郎中。思誠素剛直，人多嫉之，遂以言罷。起爲右司郎中，拜刑部尚書。科舉復行，與僉書樞密院事韓鏞爲御試讀卷官。改禮部尚書，御史臺奏爲治書侍御史，總裁遼、金、宋三史，升侍御史，樞密院奏爲副使，御史臺留爲侍御史。會平章政事鞏卜班不法，監察御史劾之，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曰："姑徐之。"思誠趣入奏，鞏卜班罷。大夫銜思誠，將謀擠之，思誠即謁告，朝廷知思誠無他，遷河東廉訪使。未幾，召爲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出爲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諸生抗疏留之，不可。道中授湖北廉訪使，入拜中書參知政事，升左丞，轉御史中丞。劾奏清道官不盡職，罷之。再任左丞、知經筵事，提調國子監，兼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加榮禄大夫，總裁《后妃》、《功臣傳》，會粹《六條政類》，帝賜玉帶，眷顧彌篤。又爲樞密副使，仍知經筵事，復爲中書左丞。御史大夫納麟，誣參政孔思立受賕事，或欲連中思誠，納麟曰："吕左丞素有廉聲，難以及之。"遂止。

重新召思誠入朝擔任國子司業，升爲中書省左司員外郎。盜賊殺死河南行省官員，用僞造的文書傳呼廉訪使段輔入行省主持事務，等到事情敗露，受到連累的有三十餘人，準備按法律來處置他們，思誠上書朝廷，全部釋放了他們。升任左司郎中。思誠平素剛直不阿，很多人嫉恨他，於是因進言被罷官。復起用爲右司郎中，任刑部尚書。科舉制度恢復後，與僉書樞密院事韓鏞同任御試讀卷官。改任禮部尚書，御史臺奏請任命他爲治書侍御史，總裁《遼史》、《金史》、《宋史》，升侍御史，樞密院奏請任命思誠爲樞密副使，御史臺留他繼續擔任侍御史。適逢平章政事鞏卜班違法，監察御史彈劾鞏卜班，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說："姑且稍緩彈劾。"思誠急忙入朝上奏，鞏卜班被罷官。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懷恨思誠，將要圖謀排擠他。思誠立即告假，朝廷知道思誠没有過失，轉任河東廉訪使。不久，召入朝中任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出任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國子監學生上疏直言挽留思誠，天子不允許。赴任途中授命爲湖北廉訪使，召入朝中拜中書參知政事，升爲中書左丞，轉任御史中丞。上奏彈劾清道官未盡職責，罷免了他們。再次擔任中書左丞、知經筵事，提調國子監，兼任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加榮禄大夫，總裁《后妃傳》、《功臣傳》，彙集編定《六條政類》，天子賞賜思誠玉帶，寵信愈加深厚。又擔任樞密副使，仍任知經筵事，重新就任中書左丞。御史大夫納麟，誣告參政孔思立接受賄賂這件事，有人想要牽連攻擊思誠，納麟說："吕左丞一向有清廉的名聲，難以牽連他。"就這樣阻止了誣告思誠。

拜集賢學士，仍兼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偰哲篤、左司都事武祺等，建言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

授集賢學士，仍兼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偰哲篤、左司都事武祺等人，建議改變鈔法，用紙鈔一貫文相當於銅錢一千文作母，以銅錢作子，天

千文爲母，銅錢爲子，命廷臣集議。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爲母，下料爲子，譬之蒙古人以漢人子爲後，皆人類也，尚終爲漢人之子，豈有故紙爲父而立銅爲子者乎？"一座咸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虛换實也。今歷代錢、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慮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虚，恐不利於國家也。"偰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交鈔若出，亦爲僞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童奴且識之；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僞反滋多爾。况祖宗之成憲，其可輕改哉。"偰哲篤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汝與世皇争高下也。且自世皇以來，諸帝皆謚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偰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不通古今，道聽而塗説，何足行哉。"偰哲篤忿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脱脱見思誠言直，頗狐疑未决。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獨曰："吕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在廟堂上大聲厲色爾。"已而監察御史承望風旨，劾思誠狂妄，奪其誥命并所賜玉帶，復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遣太醫院宣使秦初即其家迫遣之。初窘辱之，不遺餘力，思誠不爲動。貽書參議龔伯遂曰："去年許可用爲河南左丞，今年吕思誠爲湖廣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無動心乎？"

抵武昌城下，語諸將曰："賊據

子命令朝廷大臣集會議論。思誠説："中統鈔、至元鈔各自有母子之分，上等材質的爲母，下等材質的爲子，譬如蒙古人撫養漢人的兒子作後代，同樣都是人類，尚且最終仍然爲漢人的兒子，難道有用舊紙鈔爲父，而以銅錢爲子的嗎？"一起議論的人都笑了。思誠又説："銅錢與鈔的使用方法，目前能互相通行，是因爲虚的鈔能兑换實的銅錢。如今歷代銅錢、至正銅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成五項，我顧慮下面的百姓知道了這個情况，會收藏起有實際價值的銅錢而抛出虚的鈔，恐怕將對國家不利。"偰哲篤説："至元鈔很多是僞造的，所以要更换。"思誠説："至元鈔并不僞，而是有人造僞。交鈔如果發行，也會有人造僞。况且至元鈔就像是舊親戚，家裏的僮僕奴隸尚且能認識；交鈔，就像新的親戚，雖然不敢不親近，但人們不熟悉，它的僞鈔反而會越來越多。何况祖宗的舊法，豈可輕易改變呢？"偰哲篤説："祖宗之法有弊病，也可以改變。"思誠説："你們更變鈔法，又想向上誣衊世祖，這是你們與世祖争高下。而且從世祖以來，各位皇帝謚號都稱孝，改變世祖的舊法，可以説是孝嗎？"偰哲篤説："銅錢與紙鈔同時流行怎麽樣？"思誠説："銅錢與紙鈔同時流行，輕重不合理，哪一種爲母，哪一種爲子？你們不通曉古今，道聽途説，如何能够實行呢？"偰哲篤忿怒地説："我們這些人的辦法既然不可行，你有什麽策略？"思誠説："我有三個字的策略，叫做：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脱脱看到思誠言論直率，很有些猶豫不决。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獨自説道："吕祭酒的話也有對的地方，但不應當在朝廷上臉色嚴厲大聲説話。"隨即監察御史迎合旨意，劾奏思誠狂妄，奪去朝廷封贈他爵位的誥命及賞賜他的玉帶，又降職爲湖廣行省左丞，派遣太醫院宣使秦初到思誠家逼迫他上路。秦初刁難侮辱思誠，不遺餘力，思誠不爲所動。寫信給參議龔伯遂説："去年許可用爲河南左丞，今年吕思誠爲湖廣左丞，世上的事到了如此地步，足下您能無動於衷嗎？"

抵達武昌城下，思誠對衆將領説："賊寇占

城與諸君相持經久，必不知吾爲此來，出其不意，可以入城。”遂行，諸將不獲已，隨其後，竟不煩轉鬥而入。詢其故，賊倉卒無備，盡驚走。思誠乃大會軍民官吏告之曰：“賊去，示吾弱也，規將復來。”於是申號令，戒職事，修器械，葺城郭，明部伍，先謀自守，徐議出征。苗軍暴横，侵辱省憲，思誠正色叱之曰：“若等能殺呂左丞乎?”自是無敢復至。曾未數日，召還，復爲中書左丞。思誠去二日，城復陷。移光禄大夫、大司農。俄得疾，以至正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五。

據武昌城與諸位相持了很久，必定不知道我是爲此事而來，出其不意，可以入城。”於是前行，諸位將領不得已，跟隨在思誠之後，居然不需要戰鬥就進了城。詢問其原因，思誠回答説：賊寇倉促之間没有防備，都驚嚇逃走了。思誠於是集合軍民官吏告訴他們説：“賊寇逃走，向我們示弱了，估計賊寇會再來。”於是申明號令，告誡掌管事情之人，整修器械，完繕城郭，嚴明軍隊，先圖謀自守，慢慢再商議出征。苗軍横暴，侵擾侮辱行省官員和監察官員，思誠嚴肅地叱責他們説：“你們這些人能殺呂左丞嗎?”從此無人敢再來侵擾。没有幾天，召思誠回朝廷，再任中書左丞。思誠離開兩天後，武昌城再次陷落。遷官光禄大夫、大司農。不久生病，於至正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去世，享年六十五歲。

思誠氣宇凝定，素以勁拔聞，不爲勢利所屈。三爲祭酒，一法許衡之舊，諸生從化，後多爲名士。嘗病古注疏太繁，魏了翁删之太簡，將約其中以成書，不果。有文集若干卷、《兩漢通紀》若干卷。謚忠肅。

思誠氣概凝重鎮定，一向以剛强超拔聞名，不爲有權勢者所屈服。三任祭酒，一概效法許衡的舊規，監生服從教化，以後很多人成爲名士。思誠曾患古人的注疏太繁瑣，魏了翁删削的又太簡略，準備折中二者編一部書，未能完成。著有文集若干卷、《兩漢通紀》若干卷。謚號忠肅。

汪澤民

汪澤民字叔志，徽之婺源州人，宋端明殿學士藻之七世孫也。少警悟，家貧力學，既長，遂通諸經。延祐初，以《春秋》中鄉貢，上禮部，下第，授寧國路儒學正。五年，遂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以母年八十，上書願奪所授官一等或二等，得近地以便養，不允。南歸奉母之官。州民李氏，以貲雄，其弟死，妻誓不他適，兄利其財，嗾族人誣婦以奸事，獄成而澤民至，察知其枉，爲直之。會朝廷徵江南包銀，府檄澤民分辦，民不擾而事集。

汪澤民字叔志，徽州路婺源州人，宋朝端明殿學士汪藻的七世孫。幼年機警聰明，家境貧窮，努力學習，及至成年，便博通諸經。延祐初年，以《春秋》經考中鄉貢，參加禮部主持的會試，落選，授寧國路儒學學正。五年，終於考中進士，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因母親年已八十，上書請求情願削减所授官職一等或二等，而求到故鄉附近任職以便奉養母親，未得允許。回到南方迎接母親一同赴任。平江州民李氏，以家財富有稱雄，其弟死，弟妻發誓不改嫁，李氏圖霸弟弟的家産，唆使同族人誣告弟妻與人通奸，案已判定而澤民到任，調查瞭解了她的冤屈，爲她平反。又碰上朝廷徵調江南包銀，岳州路下達文書派澤民辦理，百姓未受侵擾就將包銀辦齊。

尋遷南安路總管府推官。鎮守萬户朵兒赤，持官府短長，郡吏王甲，

不久升任南安路總管府推官。鎮守萬户朵兒赤，把持官府的是非，郡吏王甲，打傷屬縣的長

毆傷屬縣長官，訴郡，同僚畏朵兒赤，托故不視事，澤民獨捕甲，繫之獄。朵兒赤賂巡按御史，受甲家人訴，欲出之，澤民正色與辨，御史沮怍，夜竟去，乃卒罪王甲。潮州府判官錢珍，以奸淫事殺推官梁楫，事連廣東廉訪副使劉珍，坐繫者二百餘人，省府官凡六委官鞫問，皆顧忌淹延弗能白，復檄澤民讞之，獄立具，人服其明。

官，告到郡中，同僚畏懼朵兒赤，藉故不受理此事，衹有澤民收捕王甲，關押入獄。朵兒赤賄賂巡按御史，接受王甲家人的申訴，想要釋放王甲，澤民嚴肅地與御史爭辯，御史沮喪慚愧，當夜即離去，於是最終將王甲治罪。潮州府判官錢珍，因奸淫之事殺死推官梁楫，事情牽連廣東廉訪副使劉珍，牽連入獄的有二百餘人，江西行省和潮州府共六次委派官員審理，都因顧忌而遷延不決，又下文書命澤民審理此案，立即判定罪行，人們佩服澤民的明察。

遷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母憂，服除，授平江路總管府推官。有僧浄廣，與他僧有憾，久絶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苦其棰楚，潛往它僧所殺之，明日訴官，它僧不勝考掠，乃誣服，三經審録，詞無異，結案待報。澤民取行凶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即械之而出他僧，人驚以爲神。

澤民調任信州路總管府推官。遭母喪，服喪期滿，授平江路總管府推官。有僧人浄廣，與別的僧人有宿怨，長期斷絶往來，一天，那位僧人邀請浄廣喝酒，浄廣的弟子急切地想得到師傅的財物，而且苦於浄廣的杖責，偷偷地到那位僧人的住所將浄廣殺死，第二天上訴官府，那位僧人忍受不住拷問，於是含冤承認，經過三次審訊録供，供詞没有出入，結案等待上報。澤民取行凶的刀觀察，刀上有鐵匠的姓名，召來鐵匠詢問，是浄廣弟子的刀，一次審訊就吐出實情，當即給浄廣弟子戴上刑具，而釋放了那位僧人，人們驚訝澤民有如神明。

調濟寧路兗州知州，孔子後衍聖公襲封職三品，澤民建議，以謂宜升其品秩，以示褒崇宣聖之意，廷議從之。至正三年，朝廷修遼、金、宋史，召澤民赴闕，除國子司業，與修史。書成，遷集賢直學士，階大中大夫。未兩月，即移書告老，大學士和尚曰："集賢、翰林，實養老尊賢之地，先生何爲遽去，願少留，以副上意。"澤民曰："以布衣叨榮三品，志願足矣。"遂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既歸田里，與門生故人相往返嬉游，超然若忘世者。

澤民調任濟寧路兗州知州，孔子後人衍聖公襲封職三品，澤民上書建議，認爲應當提高其品秩，以顯示褒獎尊崇孔子之意，朝廷同意了澤民的建議。至正三年，朝廷修撰《遼史》、《金史》、《宋史》，召澤民入朝，任國子司業，參與修史。書修成，升爲集賢院直學士，官階爲大中大夫。不到兩個月，澤民就上書以年老辭官。大學士和尚說："集賢殿、翰林院，實際就是養老尊賢的處所，先生爲何急於離去，希望暫且留任一段時間，以合皇上的美意。"澤民說："我從布衣升上來愧領三品之榮，志願已經滿足了。"於是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的身份退休。返回故鄉之後，與門生舊友相互往來嬉游，超然自得如同忘記世事的人。

十五年，蘄黄賊陷徽州，時澤民居宣州。已而賊來犯宣州，江東廉訪使道童雅重澤民，日就之詢守禦計，

至正十五年，蘄州、黄州賊寇攻陷徽州。當時澤民居住在宣州。不久賊兵進犯宣州，江東廉訪使道童素來推重澤民，每日到澤民處徵詢守城

城得無虞。明年，長槍軍瑣南班等叛，來寇城，或勸澤民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國厚恩，臨危愛死，非臣子節。"留不去，凡戰鬥籌畫，多澤民參决之，累敗賊兵。既而寇益衆，城陷，澤民爲所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年七十。事聞，贈資善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追封譙國郡公，謚文節。

防禦的計策，宣州城得以平安無事。第二年，長槍軍瑣南班等叛亂，進犯宣州城，有人勸澤民離開，澤民說："我雖然現在没有官職在身，往日却受國家厚恩，面臨危難却貪生怕死，不是爲臣子的節義。"留居不去，一切戰鬥籌劃，大多有澤民參與決定，屢次打敗賊兵。後來賊寇愈益增多，城被攻陷，澤民被賊寇抓獲，讓他投降，澤民大罵，不爲所屈，於是遇害，享年七十歲。事情上奏朝廷，贈澤民資善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追封譙國郡公，謚號文節。

干文傳

干文傳，字壽道，平江人。祖宗顯，宋承信郎。父雷龍，鄉貢進士。宗顯之先世以武弁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雷龍兩舉進士，宋亡，不及仕。及生文傳，乃名今名以期之。

干文傳字壽道，平江人。祖父干宗顯，爲宋朝承信郎。父親干雷龍，爲鄉貢進士。宗顯的祖先是由武弁做官的，因而竭力教育其子嗣用文取代武，所以雷龍兩次考中進士科，宋朝滅亡，未能來得及做官。等到生下文傳，就給他取了這個名字，以表示對他的期望。

文傳少嗜學，十歲能屬文，未冠，已有聲譽，用舉者爲吴及金壇兩縣學教諭、饒州慈湖書院山長。仁宗詔舉進士，文傳首登延祐二年乙科，授同知昌國州事，累遷長洲、烏程兩縣尹，升婺源知州，又知吴江州。

文傳幼年酷愛學習，十歲時能作文章，不到二十歲，已經很有聲譽，因此被推薦爲吴縣和金壇縣兩縣學教諭以及饒州慈湖書院山長。仁宗下詔考試進士，文傳率先考中延祐二年乙科進士，授同知昌國州事，歷任長洲縣、烏程縣兩縣縣尹，升爲婺源州知州，又改任吴江州知州。

文傳長於治劇，所至俱有善政。自其始至昌國，即能柔之以恩信，於是海島之民，雖頑獷不易治，至有剽掠海中若化外然者，亦爲之變俗。初，長官强愎自恣，文傳推誠以待之，久乃自屈服。鹽場官方倚轉運司勢，虐使州民，家業破蕩，文傳語同列曰："吾屬受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而弗之救乎。"乃亟爲陳理，上官莫能奪，民賴以免。

文傳擅長治理政務繁重的地方，凡到任之處都有很好的政績。從他最初到昌國州，就能以恩惠信用懷柔百姓，因此海島上的百姓，儘管頑劣粗野不易治理，甚至有在海上搶劫掠奪如同生活在教化之外的人，也因爲文傳的治理而改變了惡習。開始，官員們强横剛愎恣意所爲，文傳以誠相待，久而久之則自然屈從歸服。管理鹽場的官員倚仗轉運司的勢力，虐待驅使州内百姓，使他們破産流亡，文傳對同僚們說："我們這些人受天子的任命，來治理此地的百姓，豈能坐視而不拯救他們。"於是屢次爲百姓申辯，上級官員不能改變他的意志，百姓依賴文傳免除了侵擾。

長洲爲文傳鄉邑，文傳徙榻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會創行助役法，凡民田百畝，令

長洲是文傳的家鄉，文傳遷居於公署，無事時未曾隨便出去，而親戚舊友也不敢以私事請托求見。當時正逢創議實行助役法，凡百姓有田百

以三畝入官，爲受役者之助。文傳既專任其縣事，而行省又以無錫州及華亭、上海兩縣之事諉焉。文傳諭豪家大姓，以腴田來歸，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於役。

畝，命令以三畝歸於官府，作爲對服徭役者的資助。文傳既獨自負責本縣事務，而行中書省又以無錫州及華亭、上海兩縣的助役之事委托給他。文傳告諭富豪大族之家，用良田歸於官府，而中等人户，從此不爲助役所苦。

其在烏程，有富民張甲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妾於外，生子，未晬，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厚賄妾之父母，買鄰家兒爲妾所生，兒初不死。文傳令妾抱兒乳之，兒啼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實，乃呼鄰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即飲，王遂伏辜。丹徒縣民有二弟共殺其姊者，獄久不决，浙西廉訪司俾文傳鞫之，既得其情，其母乞貸二子命，爲終養計，文傳謂二人所承有輕重，以首從論，則爲首者當死，司官從之。

文傳任烏程縣令時，有富民張甲的妻子王氏，没有生兒子，張甲在外娶了一房妾，生了兒子，還没有滿周歲，王氏引誘妾帶着兒子來家裏，不久將妾趕走，將其子殺死後焚尸。文傳聽説後審理此事，得到了死去孩子的餘骨，王氏重金賄賂張甲妾的父母，買了鄰居家的兒子冒充妾生的兒子，説是當初没有死。文傳命令妾抱着孩子喂奶，孩子哭着不肯吃奶，妾的父母供出了實情，於是傳唤鄰居的婦人來，孩子一見婦人，投入她的懷抱，喂他奶立刻就吃起來，王氏於是服罪。丹徒縣百姓有兄弟二人合謀殺死了他們的姐姐，案情長期不能斷决，浙西廉訪司讓文傳審理此案，已經查明了案情，二人的母親向文傳乞求，爲自己養老送終考慮，寬恕兩個兒子的性命，文傳認爲二人所犯罪行有輕重，首犯從犯應分别論處，那麽首犯應當處死，廉訪司官員同意了文傳的意見。

婺源之俗，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即召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閲三月而婚喪俱畢。宋大儒朱熹，上世居婺源，故業爲豪民所占，子孫訴于有司，莫能直，文傳諭其民以理，不煩窮治而悉歸之。復募好義者，即其故宅基建祠，俾朱氏世守焉。有富民江丙，出游京師，娶娼女張爲婦，江既客死，張走數千里，返其柩以葬。前妻之子困苦之，既而殺之，瘞其尸山谷間。官司知之，利其賄不問，文傳乃發其事，而論如法。文傳莅官，其所設施多此類，故其治行往往爲諸州縣最。韓鏞時僉浙西廉訪司事，作《烏程謡》以紀其

婺源地方的風俗，男女訂婚行聘後，女家富有了就違背婚約，有把女兒養在家裏到老死不出嫁的；親人去世，家貧就不辦喪事，有將死者靈柩停在家中好幾代不下葬的。文傳到任，立即召集地方耆老，命他們用禮教訓諭告誡百姓，經過三個月，婚喪之事都辦好了。南宋大儒朱熹，祖先世代居住在婺源，過去的家産被豪民侵占，朱氏子孫告到官府，没有人能秉公辦理，文傳以理告諭豪民，用不着一一追究就把田産全部歸還了朱氏。又招募好義之人，就在朱氏過去住宅的基址上建立祠堂，使朱氏世代守護。州内有富民江丙，外出游訪到京師，娶姓張的娼妓爲妻，江丙死在外地，張氏奔走數千里，將他的靈柩送回故鄉安葬。江丙前妻生的兒子虐待張氏，後來又將她殺死，把尸體埋在山谷間。官府得知此事，但貪圖他的賄賂而不加查問，文傳於是揭露了這件事，依法判處了罪犯。文傳到各地任職，他的做

績，論者謂其有古循吏之風。

法大都如此，因而他的政績往往爲各州縣之最。韓鏞當時任浙西廉訪司僉事，作了一首《烏程謠》來記載文傳的政績，輿論者認爲文傳有古代奉職守法官吏的風範。

至正三年，召赴闕，承詔預修《宋史》，書成，賞賚優渥，仍有旨四品以下各進一官。擢文傳集賢待制。亡何，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八。

至正三年，召文傳入朝，接受詔命參預編修《宋史》，史書修成，予以豐厚的賞賜，并降旨四品以下參預修史的每人進一級官階。提拔文傳爲集賢待制。不久，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退休。死時，年七十八歲。

文傳氣貌充偉，識度凝遠，喜接引後進，考試江浙、江西鄉闈，所取士後多知名。爲文務雅正，不事浮藻，其於政事爲尤長云。

文傳體貌偉岸，氣宇軒昂，見識遠大，喜歡接納推薦後輩，做江浙、江西兩省鄉試考官時，所録取的士子後來有許多人成名。作文章必求典雅純正，不追求詞藻華麗，他對於治理政事尤爲擅長。

韓鏞

韓鏞字伯高，濟南人。延祐五年中進士第，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尋遷集賢都事。泰定四年，轉國子博士，俄拜監察御史。當時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一，由吏致位顯要者常十之九。帝乃欲以中書參議傅巖起爲吏部尚書，鏞上言："吏部掌天下銓衡，巖起從吏入官，烏足盡知天下賢才？况尚書秩三品，巖起累官四品耳，於法亦不得升。"制可其奏。

韓鏞字伯高，濟南人。延祐五年考中進士，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不久升任集賢都事。泰定四年，轉任國子博士，很快又授予監察御史。當時通過進士之途做官的僅占百分之一，而由吏職出身獲得顯要官職的常占十分之九。泰定帝當時想用中書參議傅巖起任吏部尚書，韓鏞奏言："吏部掌管國家官員的選用，傅巖起由吏職起家做官，如何能完全瞭解天下的賢才？何況尚書官秩爲三品，巖起歷任官職不過四品罷了，按制度也不應升任尚書。"泰定帝下制同意韓鏞的奏言。

天曆元年，除僉浙西廉訪司事，擊奸暴，黜貪墨，而特舉烏程縣尹干文傳治行爲諸縣最，所至郡縣，爲之肅然。二年，轉江浙財賦副總管。至順元年，除國子司業，尋遷南行臺治書侍御史。

天曆元年，韓鏞任浙西廉訪司僉事，打擊奸邪暴虐，罷黜貪贜不法者，而特别推舉烏程縣尹干文傳的治理政績爲各縣之最，凡是韓鏞所到的州縣，没有不爲他肅然起敬的。二年，轉任江浙財賦副總管。至順元年，任國子司業，不久升任南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

順帝初，歷僉宣徽及樞密院事。至正二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既而拜侍御史，以剛介爲時所忌，言事者誣劾其贜私，乃罷去。五年，臺臣辨其誣，遂復起參議中書省事。

順帝初年，歷任宣徽院及樞密院僉事。至正二年任翰林侍講學士，隨即任侍御史，因爲剛直不阿被當時的官員們所忌恨，議論政事的人誣告他貪贜肥私，於是被罷官。五年，御史臺官員辯白韓鏞的冤枉，就重新起用他爲參議中書省事。

七年，朝廷愼選守令，參知政事魏中立言于帝："當今必欲得賢守令，

七年，朝廷愼重選用州縣長官，參知政事魏中立對順帝説："如今若一定要得到賢良的州縣

無加鏞者。”帝乃特署鏞姓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之爲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自昔爲妖以禍福人，爲盜賊者事之尤至，將爲盜，必卜之。鏞至，即撤其祠宇，沉土偶人于江。凡境内淫祠有不合祀典者，皆毁之。人初大駭，已而皆嘆服。鏞知民可教，俾俊秀入學官，求宿儒學行俱尊者，列爲《五經》師，旦望必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月必考訂課試，以示勸勵。每治政之暇，必延見其師生，與之講討經義，由是人人自力於學，而饒之以科第進者，視他郡爲多。鏞居官廨，自奉澹泊，僚屬亦皆化之。先是，朝使至外郡者，官府奉之甚侈，一不厭其所欲，即銜之，往往騰謗于朝。其出使于饒者，鏞延見郡舍中，供以糲飯，退皆無有後言。其後有旨以織幣脆薄，遣使笞行省臣及諸郡長吏，獨鏞無預。鏞治政，雖細事，其詳密多類此。

長官，没有能超過韓鏞的了。”順帝於是特署韓鏞的姓名，授饒州路總管。饒州路風俗崇尚鬼神，有一座覺山廟，自來有妖怪能使人得禍得福的傳言，做盜賊的人對覺山廟尤爲敬奉，準備搶劫時，必定到廟中占卜吉凶。韓鏞到任後，立刻拆毁廟宇，將泥塑偶像沉入江中。凡是境内不合於祭祀典儀的祠廟，全部毁去。人們起初極爲驚駭，後來就都贊嘆信服了。韓鏞知道百姓可以教化，選其中才智出衆的人進入學校，尋訪學問品行都受人尊重的老成博學者，作爲《五經》教師，每月初一、十五必定穿戴深衣幅巾來拜祭孔子，每月都要考核功課，用以勸勉鼓勵。每當處理政事之餘，必定接見學校的師生，與他們講論探討經義，由此人人自覺努力學習，因而饒州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的，比其他州郡都多。韓鏞居住於官署中，日常生活清静簡樸，同僚下屬也都逐漸如此。以前，朝廷的使臣到達地方州縣，官府供奉極爲奢侈，一旦没有滿足其欲望，就懷恨在心，往往在朝廷中對地方官員竭力誹謗。朝廷使臣到了饒州，韓鏞請他們到官府館舍中相見，供給糙米飯，出來後都没有什麽議論。後來降旨：繒帛織得過於脆薄，派遣使臣笞責行省官員及各州縣長官屬吏，惟獨韓鏞没有受到責罰。韓鏞治理政事，即使是瑣細之事，也都像這樣考慮得周詳縝密。

十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十一年，丞相脱脱在位，而龔伯遂輩方用事，朝廷悉議更張，鏞有言，不見聽。人或以鏞優於治郡，而執政非其所長，遂出爲甘肅行省參知政事。及脱脱罷，用事者悉誅，而鏞又獨免禍。乃遷西行臺中丞，殁于官。

十年，任中書省參知政事。十一年，丞相脱脱在位，而龔伯遂之流正受到重用，朝廷都在議論改革，韓鏞也提出建議，没有被采納。有人認爲韓鏞擅長治理州郡，而擔任朝廷執政并非他的長處，於是外放爲甘肅行省參知政事。等到脱脱罷官，受他重用的人都被處死，惟獨韓鏞免遭災禍。於是升任西行御史臺中丞，死於任上。

李稷

李稷，字孟豳，滕州人。稷幼穎敏，八歲能記誦經史。從其父官袁州，師夏鎮，又從官鉛山，師方回孫。鎮、回孫皆名進士，長於《春秋》，稷兼得其傳。

李稷字孟豳，滕州人。李稷幼年穎悟聰明，八歲時能背誦經史。跟隨做官的父親到袁州，拜夏鎮爲師，又隨從做官的父親到鉛山，拜方回孫爲師。夏鎮、方回孫都是有名的進士，擅長於《春秋》學，李稷兼得二人的傳授。

泰定四年，中進士第，授淇州判

泰定四年，李稷考中進士，授淇州判官。淇

官。淇當要衝，稷至，能理其劇。歲大饑，告于朝堂以賑之，民獲以蘇。游民尚安兒，飲博亡賴，稷疑其爲非，督弓兵擒之，果盗鄰村王甲家財，與其黨五人俱伏辜。調海陵縣丞，亦有能聲。入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擢御史臺照磨。

州地處要衝，李稷到任後，能够將繁雜的事務治理得有條有理。這一年大饑荒，李稷上報朝廷賑濟飢民，百姓纔得以喘息生存。游民尚安兒，是個貪酒賭博的無賴之徒，李稷懷疑他做壞事，督率弓兵逮捕了他，果然偷竊了鄰村王甲的家財，尚安兒和他的同黨五人都被治罪。李稷調任海陵縣丞，也有幹練的聲譽。入朝任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提拔爲御史臺照磨。

至正初，出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遷都事，又入爲監察御史。劾奏閹宦高龍卜恃賴恩私，侵撓朝政，擅作威福，交通時相，請謁公行，爲國基禍，乞加竄逐，以正邦刑。章上，流高龍卜于征東。又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開拆，以防壅蔽之患。言事官須優加擢用，以開諫諍之路。殿中侍御史、給事中、起居注，須任端人直士，書百司奏請，及帝所可否，月達省臺，付史館，以備纂修之實。"承天護聖寺火，有旨更作，乃上言："水旱相仍，公私俱乏，不宜妄興大役。"議遂寢。會朝廷方注意守令，因言："下縣尹多從吏部銓注，或非其才，宜并歸省選。茶鹽鐵課，責備長吏，動受刑譴，何以臨民，宜分委佐貳。投下達魯花赤，蠹政害民，宜爲佐貳。"帝悉可其奏。遷中書左司都事，又四遷爲户部尚書。

至正初年，李稷外任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升任都事，又入朝任監察御史。上奏彈劾宦官高龍卜倚仗恩寵，侵撓朝廷政事，擅自作威作福，交結當政的丞相，公開接受私人的請托，成爲國家的禍根，乞請皇帝加以流放，以整飭國家的刑法。奏章呈上，高龍卜被流放到征東。李稷又奏言："御史上呈的密封奏章，應該在皇帝面前開拆，以防止阻塞言路的弊端。上書議論國事的官員應當加以破格提拔任用，來廣開臣下對皇帝勸諫論諍的途徑。殿中侍御史、給事中、起居注等職，應任用正直的人，記録朝廷各部門的奏言請求，以及皇帝所同意和否定的，每月彙集中書省和御史臺，再交付史館，備作編纂史書的實據。"承天護聖寺火災，順帝降旨重新修建，李稷於是奏言："如今水災、旱災相繼發生，國家和百姓都很匱乏，不適宜隨意興建大的工程。"重建寺院的建議於是被擱置起來。正值朝廷開始重視州縣長官，李稷因而進言："下縣的縣尹大多聽從吏部選用，有的人并無才能，應并歸各行省選任。茶、鹽、鐵等項課税，責成州縣長官徵收，動輒受到刑罰譴責，如何能治理百姓？應該分别委任其副職管理。投下達魯花赤的設置，敗壞政治危害百姓，應使他們任副職。"順帝全部同意李稷的奏請。升任中書左司都事，又經四次提升擔任户部尚書。

十一年，廷議以中原租税不實，將履畝起税，稷詣都堂言曰："方今妖寇竊發，民庶流亡，此政一行，是驅民爲盗也。"相臣是之。尋參議中書省事，俄遷治書侍御史。

十一年，朝廷議論中原地區租税數額不確實，準備丈量田畝徵税，李稷到中書省説："現今妖寇暗自興起，百姓流亡，這項措施一旦施行，就等於驅趕百姓去做盜賊。"丞相大臣同意李稷的意見。不久任參議中書省事，很快又升任治書侍御史。

十二年，從丞相脱脱出師征徐州，徐既平，謁告歸滕州，遷曾祖父以下十七喪，序昭穆以葬，敕賜碑樹焉。既而召爲詹事丞，除侍御史，俄遷中書參知政事。皇太子受册，攝大禮使，遂除樞密副使。帝躬祀郊廟，攝太常少卿，尋復爲侍御史，又爲中書參知政事，俄升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尋特加榮禄大夫。

至正十九年，丁母憂，兩起復，爲陜西行省左丞、樞密副使，乞終制，不起。服闋，命爲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除副詹事。二十四年，出爲陜西行臺中丞，未行，改山東廉訪使。得疾，上章致仕，還京師。卒，年六十一。贈推忠贊理正憲功臣、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柱國，追封齊國公，謚文穆。

稷爲人孝友恭儉，廉慎忠勤，處家嚴而有則，與人交，一以誠恪，尤篤於鄉黨朋友之誼。中丞任擇善、陳思謙既没，皆撫其遺孤，人以是多之。出入臺省者二十年，始卒無疵，爲時名卿云。

十二年，隨從丞相脱脱出師征伐徐州，徐州平定之後，李稷請假回到滕州，改葬曾祖父以下十七人，依照輩份順序左右排列安葬，順帝敕令賜予墓碑，樹立墓前。不久奉召擔任詹事丞，任侍御史，很快又升任中書參知政事。皇太子受册封儀式時，李稷代理大禮使，隨之任樞密副使。順帝親自祭祀郊廟，李稷代理太常少卿，不久重新任侍御史，又任中書參知政事，很快升爲資善大夫、御史中丞，隨即特加榮禄大夫。

至正十九年，遭母喪，服喪未滿就兩次起用，任命爲陜西行中書省左丞、樞密副使，李稷乞請服滿喪期，不肯赴任。期滿服除，任命爲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任副詹事。二十四年，出任陜西行御史臺中丞，未及起程，改任山東廉訪使。生病，上奏章請求退休，回到京師。去世，享年六十一歲。朝廷贈予他推忠贊理正憲功臣、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柱國，追封齊國公，謚號文穆。

李稷爲人孝敬友愛，謙恭節儉，廉潔謹慎，忠誠勤勉，治家嚴格而有規則，與人交往，一概誠實守信，尤其忠實於同鄉朋友的情誼。御史中丞任擇善、陳思謙去世後，李稷都撫育他們的遺孤，世人因此稱贊李稷。擔任御史臺、中書省官員前後二十年，自始至終没有過失，成爲當時有名的大臣。

蓋苗

蓋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幼聰敏好學，善記誦，及弱冠，游學四方，藝業大進。

延祐五年，登進士第，授濟寧路單州判官。州多繫囚，苗請疏决之，知州以爲囚數已上，部使者未報，不可决。苗曰："設使者有問，請身任其責。"知州乃勉從之，使者果閲牘而去。歲饑，白郡府，未有以應，會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户部以請，户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况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乎！"因泣下，

蓋苗字耘夫，大名路元城縣人。幼年聰敏好學，擅長背誦，到二十歲，開始游學各地，學業大有長進。

延祐五年，考中進士，授濟寧路單州判官。單州牢獄裏關押着許多囚犯，蓋苗請求清理這些積案，知州認爲囚犯的數目已經上報，刑部使者尚未回復，不能進行清理。蓋苗説："如果刑部使者責問，請讓我自己承擔責任。"知州於是勉强同意清理積案，刑部使者果然看過案卷就回去了。當年饑荒，上報濟寧路總管府，路府没有儲糧可以賑濟，正好其他州縣也上報饑荒，路府於是派遣蓋苗到户部申請賑濟，户部認爲很難辦到，蓋苗就匍匐在中書省的堂下，拿出糠餅給官

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有官粟五百石陳腐，以借諸民，期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償甚急，部使者將責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貰，今民饑不能償，苗請代還。”使者乃已其責。單州税糧，歲輸館陶倉，距單五百餘里，載馱擔負，民甚苦之，春猶未足，是秋，館陶大熟，苗先期令民糴粟倉下，十月初，倉券已至，省民力什之五。

員們看，説：“濟寧路百姓都吃這個，而且連這種食物都得不到的人很多，難道可以坐視不救嗎?”説着便哭起來，執政的大臣深受感動，所有受災的地方，都獲得賑濟。有官府的粟米五百石已經陳腐，用來借貸給一些百姓，約定秋天莊稼成熟後歸還。到了秋天，路府責令償還很是急迫，户部使者將要責罰單州知州，蓋苗説：“官府的粟米，實際是我借貸出去的，現在百姓饑荒不能償還，我請求代替他們償還。”使者於是免去責罰。單州上繳的税糧，每年都輸送到館陶倉，距離單州五百餘里，車載馬馱肩挑背扛，百姓因此非常困苦，春季納糧尚未足額，這一年秋季，館陶大豐收，蓋苗預先命令百姓在館陶倉附近購買糧食繳税，到十月初，糧倉收據已經拿到，節省百姓人力十分之五。

辟御史臺掾，除山東廉訪司經歷，歷禮部主事，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建言嚴武備以備不虞，簡兵卒以壯國勢，全功臣以隆大體，惜官爵以清銓選，考實行以抑奔競，明賞罰以杜奸欺，計利害以孚民情，去民賊以崇禮節。皆切於時務，公論韙之。

蓋苗被徵召爲御史臺掾，任山東廉訪司經歷，經禮部主事，升任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他建議嚴整武備以防止意外，挑選兵卒以充實國力，保全功臣以推崇大體，慎授官爵以澄清官員的考核選舉，考查官員的實際行爲以抑制追逐名利，嚴明賞罰以杜絶奸邪欺騙，區分利弊以取得民心，去除殘害百姓的奸賊以崇尚禮節。這些意見都切合時事，得到公衆輿論的肯定。

天曆初，文宗詔以建康潛邸爲佛寺，務窮壯麗，毁民居七十餘家，仍以御史大夫督其役。苗上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龍潛建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睹今日之運，百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農時以創佛寺，又廢民居，使之家破産蕩，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高帝興於豐、沛，爲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税三年，既不務此，而隆重佛氏，何以滿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爲心，方便爲教，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教乎?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繕之役，豈其禮哉?”書奏，

天曆初年，文宗下詔將自己登基前在建康的王府改爲佛寺，力求極盡壯麗，拆毁百姓房屋七十餘家，并派御史大夫總管這項工程。蓋苗呈上密封的奏章説：“臣聽説使用百姓要有時限，使用大臣應遵循禮制，自古以來没有不經由此道而達到國家升平的。陛下登位前在建康爲王時，居民爲供給陛下而困苦，幸而得以看到今日陛下登上皇位，百姓踮足仰頭，盼望陛下對他們格外施恩。如今却在農忙之際興建佛寺，又拆毁百姓住宅，使他們傾家蕩産，這難道是聖人治理天下的辦法嗎?昔時漢高帝興起於豐、沛，爲此免除兩縣的賦役，光武帝從南陽復興漢室，免去南陽三年的賦税，陛下既不效法這些，反而尊崇佛教，用什麽來滿足那些百姓的期望呢！而且佛教以慈悲爲心，以方便衆生爲宗旨，如今您尊崇佛教而禍害百姓，豈不是違背了佛教方便衆生的宗旨

御史大夫果免督役。

嗎？御史臺官員的職責是專門糾察百官，作爲表率以整頓各官府，如今却委任他負責修建工程，難道符合禮制嗎？”奏章呈上之後，御史大夫果然被免去督領工程的差使。

入爲監察御史。文宗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頻年不登，邊隅不靖，政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以臨不測之淵乎！”帝嘉納之，賜以對衣上尊，即日還宫。臺臣擬苗僉淮東廉訪司事以聞，帝曰：“仍留蓋御史，朕欲聞其讜言也。”以丁外艱去，免喪，除太禧宗禋院都事。中書檄苗行視河道，還言：“河口淤塞，今苟不治，後日必爲中原大患。”都水難之，事遂寢。

蓋苗入朝擔任監察御史。文宗駕臨護國仁王寺，在玉泉水上泛舟游覽，蓋苗進言説：“如今連年歉收，邊疆不安寧，正應當心懷惶恐修身反省，哪有空閑放縱游樂，身臨不可測量的深淵呢！”文帝贊許并采納了他的意見，賜給他衣服和上等酒，即日返回宫中。御史臺官員擬委派蓋苗爲淮東道廉訪司僉事，上報文宗，文宗説：“還是留下蓋御史，朕想聽到他的直言。”蓋苗因父親去世而回鄉，服喪期滿，任命爲太禧宗禋院都事。中書省來文書命蓋苗巡視黄河河道，回來後建議説：“黄河入海口淤塞，現在若不治理，以後必定成爲中原的大患。”都水監認爲很難辦到，事情於是被擱置起來。

至正初，用薦者知亳州，修學宫，完州廨。有豪强占民田爲己業，民五十餘人訴於苗，苗訊治之，豪民咸自引服。苗曰：“爾等罪甚重，然吾觀皆有改過意。”遂從輕議。至元四年，起爲左司都事，在左司僅十八日，凡决數百事。丁内憂，宰相惜其去，重賻之。

至正初年，蓋苗被推薦擔任亳州行政長官，整修學校，完繕州公署。有豪强侵占民田作爲自己的産業，百姓五十餘人向蓋苗申訴，蓋苗傳訊審理豪民，豪民都自己承認了罪行。蓋苗説：“你們這些人罪行很重，但我看你們都有改正過失的意思。”於是從輕議罪。至元四年，升爲左司都事，在左司任事僅十八天，共判决了數百起案件。因母親去世服喪，宰相惋惜蓋苗的離去，贈送厚禮助他辦理喪事。

至正二年，起爲户部郎中，俄擢御史臺都事，御史大夫欲以故人居言路，苗曰：“非其才也。”大夫不悦而起，其晚，邀至私第以謝，人兩賢之。出爲山東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舊稱産金，朝廷建一府六所綜其事，民歲買金以輸官，至是六十年矣。民有忤其官長意，輒謂所居地有金礦，掘地及泉而後止，猾吏爲奸利，莫敢誰何。苗建言罷之。

至正二年，蓋苗被起用擔任户部郎中，很快提升爲御史臺都事，御史大夫想任用老朋友擔任進言諫議的官員，蓋苗説：“此人没有這種才能。”御史大夫不高興地起身而去，當天晚上，邀請蓋苗到自己家中，對蓋苗賠禮道歉，人們對他們兩個人都很贊揚。蓋苗出任山東廉訪副使。益都、淄州、萊州地區過去號稱出産黄金，朝廷設置了一府六所總管此事，百姓每年購買黄金來繳給官府，到蓋苗就任時已經六十年了。百姓若有違背這些長官意旨的，就説他家居住的地方有金礦，挖地直到出水之後方纔罷休，刁猾的官吏藉此詐取不義之財，誰也不能奈何他們。蓋苗上書建議撤銷了這些府、所。

三年，入爲户部侍郎。四年，由都水監遷刑部尚書。初，盗殺河南省憲官，延坐五百餘家，已有詔除首罪外，餘從原宥。至是，宰臣追復欲盡誅戮，苗堅持不可，御史趣具獄，苗曰："肆赦復殺，在法所無，御史獨宜劾苗，其敢累朝廷之寬仁乎！"卒用苗議，罷之。出爲山東廉訪使，民饑爲盗，所在群聚，乃上救荒弭盗十二事，劾宣慰使骩骳不法者。有司援例欲徵苗所得職田，苗曰："年荒民困，吾無以救，尚忍征斂以肥己耶！"輒命已之，同僚皆無敢取。召參議中書省事。

至正三年，蓋苗入朝擔任户部侍郎。四年，由都水監升爲刑部尚書。當初，盗賊殺死河南行省的監察官員，牽連受罪的有五百餘家，已經有詔旨除首犯之外，從犯免予追究。到這時，執政大臣重新追查準備全部處死，蓋苗堅持不同意，御史催促定案，蓋苗説："既然已經赦免了又加以殺戮，在刑法上没有先例，御史就衹彈劾我蓋苗一個人吧，怎麽可以損害朝廷的寬大仁愛呢！"終於采納了蓋苗的意見，停止了這件事。蓋苗出任山東廉訪使，百姓因饑荒起爲盗賊，到處會合聚集，蓋苗於是上書陳奏救濟饑荒平息盗賊的十二條措施，彈劾宣慰使違犯法令的事。主管官員根據舊例準備徵收蓋苗所得職田的田租，蓋苗説："年景饑荒百姓困乏，我無法救助他們，還忍心聚斂來肥我自己嗎？"立即命令停止徵收，同僚們也都不敢徵收。後蓋苗被召任參議中書省事。

五年，出爲陝西行臺侍御史，遷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六年，復入爲治書侍御史，升侍御史，尋拜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毁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有司治之矣，苗執曰："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爲隘乎！"力辯，乃罷。又欲宿衛士悉出爲郡長官，俾以養貧，苗議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寄，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又欲以鈔萬貫與角抵者，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又，僉四川廉訪司事家人違例收職田，奉使宣撫，直坐其主，宰臣命奉使即行遣，苗請付法司詳議，勿使憲司以爲口實。於是時相顧謂僚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樞機者，欲其相助也，乃每事相抗，何耶？今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嘆曰："猥以非才，待罪執政，中書之事，皆當與聞，今宰相言若此，不退

五年，蓋苗出任陝西行御史臺侍御史，升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六年，又入朝任治書侍御史，升爲侍御史，不久任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大臣認爲兩京之間馳道狹窄，上奏請求毁掉百姓的田地房舍來拓寬馳道，已經派遣使臣督責有關部門進行這項工程了，蓋苗堅持説："馳道創建於至元初年，爲何獨獨現在變狹窄了呢！"極力辯駁，終於廢止了這件事。又準備將值宿的衛士全部出任郡長官，用以恩養貧乏的衛士，蓋苗議論説："郡長官辦公的場所是治理百姓的，豈能成爲恩養貧乏者的地方。果真有貧困自己無法生活的衛士，賜給他們錢就可以了。如果任命郡官，必須選擇有才德的人纔行。"這種議論方纔止息。又準備用鈔一萬貫賜予摔跤手，蓋苗説："許多地方報告饑荒，没有得到賑濟，靠力氣游戲的人有什麽功勞，而獲得如此重賞呢？"又，四川廉訪司僉事的家人違犯法度收取職田，奉使到四川宣諭撫慰，直接將僉事定罪，執政的大臣命令立即釋放僉事，蓋苗請求交付司法官員詳加議罪，不要讓監察官員以此作爲藉口。於是當政的丞相對同僚和下屬説："之所以推薦蓋苗到中書省，是希望他能有所輔助，他却每事與我

何俟？”將引去，而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然宰臣怒苗終不解，比至，即除甘肅行省左丞，時苗已致仕歸田里矣。時宰復奏旨趣赴任，苗舁疾就道，至鎮，即上言：“西土諸王，爲國藩屏，賜賚雖有常制，而有司牽於文法，遂使恩澤不以時及，有匱乏之憂，大非隆親厚本之意。”又言：“甘肅每歲中糧，奸弊百端，請以糧鈔兼給，則軍民咸利矣。”朝廷從之。遷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到官數日，即上疏乞骸骨，還鄉里。明年卒，年五十八。贈攄誠贊治功臣、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魏國公，謚文獻。

苗學術淳正，性孝友，喜施與，置義田以贍宗族。平居恂恂謙謹，及至遇事，張目敢言，雖經剉折，無少回撓，有古遺直之風焉。

對抗，這是爲什麼呢？今後凡有公務，不要告知他。”蓋苗嘆息說：“我以低劣無才之人，任職於中書省，中書省的事務都應當參與知道，現在丞相如此說，我不退出還等什麼呢？”將要引退，而恰好有聖旨任蓋苗爲江南行臺御史中丞，然而丞相對蓋苗的怨恨始終未消除，剛剛到任，即改任甘肅行中書省左丞，當時蓋苗已退休回到家鄉了。丞相又奏請順帝下旨催促蓋苗赴任，蓋苗帶病起程，到達治所，就上奏說：“西部的諸王，是國家的屏障，對他們的賞賜雖然有一定的制度，而主管官員拘泥於法令條文，使得皇上的恩惠不能及時到達，諸王有匱乏的憂慮，極不符合皇上尊重宗親鞏固國家根本的意旨。”又奏言：“甘肅每年的中糧，奸僞弊病極多，請求用糧食和鈔兼付，則軍隊和百姓都有利。”朝廷同意蓋苗的建議。蓋苗遷任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到任數日，就上疏乞請退休，回到家鄉。第二年去世，時年五十八歲。被贈予攄誠贊治功臣、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爲魏國公，謚號文獻。

蓋苗學術淳正，爲人孝敬友愛，樂於施捨幫助他人，設置義田來贍養宗族。平時家居恭謙謹慎，一旦遇到事情，敢於瞪眼直言，雖然經受挫折，也絲毫不迴避曲從，有古人耿直的遺風。

元史卷一百八十六

列傳第七十三

張楨

張楨字約中，汴人。幼刻苦讀書，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授彰德路録事，辟河南行省掾。楨初娶祁氏，祁生貴富家，頗驕縱，見楨貧，不爲禮，合巹逾月，即出之。祁之兄訟于官，且污楨以黯昧事，左右司官聽之，楨因移疾不出，滯案俱積。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怒曰："張楨，剛介士也，豈汝曹所當議耶！"郎中虎者禿謁而謝之，乃起。范孟爲亂，矯殺月魯帖木兒等，城中大擾，楨暮夜縋城出，得免。

張楨字約中，汴梁人。幼年刻苦讀書，考中元統元年進士，授彰德路録事，徵用爲河南行省掾。張楨當初娶祁氏爲妻，祁氏生長於富貴之家，頗爲驕傲放縱，看到張楨家貧窮，對他很不禮貌，成婚一個月後，張楨就把祁氏休了。祁氏的兄長告到官府，而且還用無法説清的事情來污衊張楨，左右司官員聽信誣告，張楨因此稱病，在家不出，積壓的文件都堆起來了。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發怒説："張楨是剛直不阿的人，難道是你們所該議論的嗎！"郎中虎者禿到張楨家中向他道歉，張楨纔出來任事。范孟叛亂，詐稱詔命殺死月魯帖木兒等人，城中大亂，張楨夜晚用繩子從城墻上逃出來，纔得以免死。

逾年，除高郵縣尹，門無私謁。縣民張提領，尚任俠，武斷鄉曲。一日，至縣有所囑，楨執之，盡得其罪狀，里中受其抑者，咸來訴焉，乃杖而徙之，人以爲快。守城千户狗兒妻崔氏，爲其小婦所譖，虐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楨，備言死狀，尸見瘞舍後。楨率吏卒即其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鞫之，皆伏辜，人以爲神明焉。

過了一年，任高郵縣尹，杜絶以私事請托求見。縣中百姓張提領，崇尚武勇俠氣，以威勢在鄉里妄斷是非。一天，提領到縣衙來有所請托，張楨逮捕了他，審出他的全部罪狀，鄉里受他欺壓的人，都來控訴他，於是將他杖責之後流放他鄉，人們爲之稱快。守城千户狗兒的妻子崔氏，因受狗兒的小妾誣陷，被虐待致死。她的鬼魂附在七歲的女兒身上，到縣衙向張楨申訴，詳盡述説了致死的情况，并説尸體現在被埋在房屋背後。張楨率領吏卒到埋尸之處，挖開泥土發現死尸，拘捕了狗兒和他的小妾，經審訊，他們都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人們認爲張楨有如神明。

累除中政院判官，至正八年，拜監察御史，劾太尉阿乞剌欺罔之罪，并言："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魯不花，皆陛下不共戴天之讎，伯顏賊殺

歷任中政院判官，至正八年，任命張楨爲監察御史，彈劾太尉阿乞剌有欺君之罪，并奏言："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魯不花，都是陛下不共戴天的仇敵，伯顏殘殺宗室嘉王、郯王共十二

宗室嘉王、郯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當伏門誅，而其子兄弟尚仕于朝，宜急誅竄。别兒怯不花阿附權奸，亦宜遠貶。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閫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聽。

人，按照古代的法律，應該滿門抄斬，可是他們的兒子兄弟仍然在朝廷做官，應該立即予以處死。别兒怯不花奉承依附當權的奸臣，也應該貶斥到遠方。如今災禍怪異層出不窮，各地盜賊蜂擁而起，海寇竟然敢於要挾國君，領兵在外的將帥竟然敢於憑藉賊寇而自重，如果不奮起振作，恐怕會出現唐朝末年藩鎮割據的災禍，那樣就後悔莫及了。”未見采納。

及毛貴陷山東，上疏陳十禍，根本之禍有六，征討之禍有四，歷數其弊：一曰輕大臣，二曰解權綱，三曰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離人心，六曰濫刑獄，所謂根本之禍六也。其言事安逸之禍，略曰：“臣伏見陛下以盛年入纂大統，履艱難而登大寶，因循治安，不預防慮，寬仁恭儉，漸不如初。今天下可謂多事矣，海内可謂不寧矣，天道可謂變常矣，民情可謂難保矣，是陛下警省之時，戰兢惕厲之日也。陛下宜卧薪嘗膽，奮發悔過，思祖宗創業之難，而今日墜亡之易，於是而修實德，則可以答天意；推至誠，則可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好，燕安鴆毒之戒，皆宜痛撤勇改。有不盡者，亦宜防微杜漸，而禁於未然，黜宫女，節浮費，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焉處之，如天下太平無事時，此所謂根本之禍也。”至若不慎調度，不資群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所謂征討之禍四也。其言不明賞罰之禍，略曰：“臣伏見調兵六年，初無紀律之法，又無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爲功，指虚爲實，大小相謾，上下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軍之將，殘民之將，怯懦之將，貪婪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鷄犬一空，貨財俱盡。及其面諛游説，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河南提封三

到毛貴攻陷山東時，張楨又上疏陳述十項災禍，其中根本之禍有六項，征討之禍有四項，一一列舉其弊端：一爲輕視大臣，二爲放棄權力法度，三爲事圖安逸，四爲杜絶進言的途徑，五爲離散人心，六爲濫施刑罰，這就是所説的六項根本之禍。其中論説事圖安逸之禍，大略説道：“臣看到陛下在盛年時纔入朝繼承皇位，歷盡艱難纔君臨天下，因循滿足於社會的安寧，却不預先考慮防患於未然，寬厚仁愛謹慎節儉，也漸漸不如即位之初。如今國家可謂多事之秋了，天下可謂不安寧了，天道可謂反常了，民心可謂難保了，這正是陛下應該戰戰兢兢、警覺反省的時候。陛下應該卧薪嘗膽，奮發悔過，思慮祖宗創業的艱難，然而今天若毁滅却很容易，這時如果樹立切實的德政，就可以酬謝天意；推布至誠之道，就可以挽回人心。凡是困擾百姓的土木工程，追求聲色的欲望，貪圖享樂自溺滅亡的行爲，都應該痛加拋棄，勇於改悔。有些没有完全顯露出惡果的，也要防微杜漸，禁之於未然，裁減宫女，節省不必要的費用，敬畏上天，體恤人民。然而陛下却處之泰然，好像天下太平無事一樣，這就是所謂的根本之禍。”至於不能慎重地調度軍隊，不依靠群臣進行謀劃，不能賞罰分明，不善於選擇任用將帥，這就是所謂的征討四禍。其中論説不能賞罰分明之禍，大略説道：“臣看到調集軍隊討伐盜賊已有六年，開始就没有制訂紀律約束，又缺乏激勵將士的措施，將帥們將失敗冒充戰功，把虚報説成實情，大小將領互相蒙蔽欺騙，上級下級彼此依賴，雖然各自性質情况不同，但邀功求賞却并無二致。因而出現了喪失軍隊的將領，殘害百姓的將領，膽怯懦弱

千餘里，郡縣星羅棋布，歲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所存者，封丘、延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夫有土有人有財，然後可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今寇敵已至之境，固不忍言，未至之處，尤可寒心，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涌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方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其爲自啓亂階，亦已危矣。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殺人矣，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潁上之寇，始結白蓮，以佛法誘衆，終飾威權，以兵抗拒，視其所向，駸駸可畏，其勢不至於亡吾社稷、燼吾國家不已也。堂堂天朝，不思靖亂，而反爲階亂，其禍至慘，其毒至深，其關繫至大。有識者爲之扼腕，有志者爲之痛心，此征討之禍也。”疏奏，不省。權臣惡其訐直。

的將領，貪婪無厭的將領，而朝廷對此全然没有懲罰教訓。軍隊所經之處，鷄犬不留，錢財洗劫一空。然而他們通過奉承游説，反而以收復失地而受到賞賜。現在收復的地方，已完全變成了廢墟，河南行省領地三千餘里，郡縣星羅棋布，每年交納的錢糧以數百萬計算，而如今所保存的，衹有封丘、延津、登封、偃師三四個縣而已。兩淮以北，黄河以南的廣大地區，到處一片蕭條。有了土地、人口和錢財，然後纔能指望軍隊不匱乏，供給不枯竭。如今敵寇已經到達的地方，固然不忍心去説它，而敵寇尚未到達的地方，却更是令人寒心，像這樣而想指望軍隊不匱乏，供給不枯竭，即使是天上降下糧食，地裏涌出金子，尚且無法保住一朝一夕，更何况衹能以地方上有限的經費，來供給將帥們没有窮盡的欲望呢！這是自己開啓禍亂的來由，的確已經很危急了。然而陛下衹顧以崇敬佛教來祈求福祐，以供養僧人來消弭災禍，因爲天壽節而禁止屠宰牲畜，這些都是虛名。如今天下在屠殺人民百姓，陛下却處之泰然，不加理會，説我正準備用這些辦法來求福，福又從何而來呢？潁州的賊寇，開始聚集爲白蓮教，利用佛法誘惑衆人，最後就藉助權威，組成武裝對抗官府，看他們的兵鋒所向，進展迅速令人畏懼，不毁掉我們的社稷，不滅亡我們的國家，其勢頭是不會停止的。而我們堂堂天朝，不思慮去平定禍亂，反而成爲禍亂的根源，這種災禍是太慘烈了，毒害是太深重了，關係是太重大了。有見識的人對此切齒憤恨，有志氣的人爲之痛心不已，這就是征討之禍。”疏奏呈上，不被理會。當權的大臣都憎恨張楨不徇情面地揭露他們的過失。

二十一年，除僉山南道肅政廉訪司事，至則劾中書參知政事也先不花、樞密院副使脱脱木兒、治書侍御史奴奴弄權誤國之罪，又不報。方是時，孛羅帖木兒駐兵大同，察罕帖木兒駐兵洛陽，而毛貴據山東，勢逼京畿，二將玩寇不進，方以爭晋、冀爲事，構兵相攻，互有勝負。朝廷乃遣

二十一年，授張楨山南道肅政廉訪司僉事，剛一到任，就彈劾中書參知政事也先不花、樞密院副使脱脱木兒、治書侍御史奴奴玩弄權勢貽誤國家的罪行，又不見答覆。當時，孛羅帖木兒將軍隊駐扎在大同，察罕帖木兒將軍隊駐扎在洛陽，而毛貴占據了山東，勢力威脅着京師附近，但孛羅帖木兒和察罕帖木兒兩人却輕視敵寇，不去進討，正熱衷於爭奪山西、河北，率領軍隊互

也先不花、脱脱木兒、奴奴往解之，既受命，不前進。楨又言其“貪懦庸鄙，苟懷自安之計，無憂國致身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之大事，謂宜風馳電走，而乃迂回退懾，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軍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之所致也，宜急殛之，以救時危”。亦不報。楨乃慨然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即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結茅僅容膝，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

相攻戰，各有勝負。朝廷於是派遣也先不花、脱脱木兒、奴奴前往調停，三人接受使命後，又不急速前行。張楨又奏言彈劾他們：“爲人貪婪怯懦，見識昏庸短淺，祇顧考慮保全自己，毫無爲國分憂、以身盡職的忠誠。朝廷想要兩位將領消除怨恨，齊心合力討伐賊寇，這是國家的大事，應該風馳電掣般地趕赴行使使命，然而三人却迂迴退縮，繞道延安以西，蜿蜒數千里，緩緩而行，讓兩軍日夜敵對厮殺，黎民百姓慘死於戰亂，實在是這三個人所造成的，應該立即將他們處死，以解救當前的危難。”又不見回答。張楨因此感慨地嘆息道：“國家的形勢已經無法挽回了。”立即辭官而去，隱居在河中安邑的山谷中，搭起一座僅能容身的茅屋，有人前來拜訪，張楨也不再談論時事，祇是對着來訪的人流淚而已。

二十四年，孛羅帖木兒犯闕，皇太子出居冀寧，奏除贊善，又除翰林學士，皆不起。擴廓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討孛羅帖木兒，遣使傳皇太子旨，賜以上尊，且訪時事，楨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内外，長淮南北，悉爲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説於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籍籍，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爲師’，僕之惓惓爲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兑平之，不可

二十四年，孛羅帖木兒進犯京師，皇太子逃出後駐留在冀寧，奏請授張楨贊善大夫，又授翰林學士，張楨都不肯出來就任。擴廓帖木兒準備輔佐皇太子入京討伐孛羅帖木兒，派遣使者向張楨傳達皇太子的旨意，并賜上等好酒，徵詢他對時局的意見，張楨寫信回答説：“如今燕、趙、齊、魯地區，黄河内外，淮河南北，已完全變成了廢墟，關中、陝西一帶，所保存的地方也没有多少，江南的賊寇時時都想奪取我們國家，湘、漢、荆、楚、川蜀各地叛賊，紛紛妄稱名號，希望我們發生變亂，以便從中漁利。閣下屬於國家尊貴的宗族，三代之中有兩人封王，能不效法廉頗、藺相如對趙國，寇恂、賈復對漢朝那樣盡力嗎？京師一旦殘破，假使有懷着野心的人，從民間崛起，假藉尊崇國君的名義，向天下發號施令，那麽閣下將作何選擇呢？留守京師的，祇能聚守而不能分散，在外抵禦敵寇的，又祇能前進而不能撤退，紛紛擾擾，心神不定而意志喪失，國家的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能不爲閣下擔憂嗎！《志》書説‘不能預防意外的事情，就不能統率軍隊’，我之所以懇切地爲閣下述説，是我敬獻忠誠的道義。而我所説的主旨有三條：保衛國君，是第一條；匡扶國家，是第二條；維護百

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簒。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爲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是用事克有成。後三年，卒。

姓，是第三條。請爲閣下陳述歷史上一兩個類似的例子：衛出公據有國家之後，就不把自己的父親當作父親；趙國發生沙丘之變，大臣公子成、李兑平定了叛亂，不能説没有功績，而後來竟至於不把國君當作國君；唐肅宗在逃亡途中，被奸邪的陰謀所迷惑，於是釀成了靈武篡位。上千年來，雖然有各種巧妙的辯解，但也不能爲他們洗刷罪名。嗚呼！這些難道不能使閣下引以爲鑒嗎！然而我聽説，上天要拋棄一個人，并不是突然進行的，却是使他迅速地達到自己的目的，讓他盡情地榮耀享樂，忘掉覺悟之心，這并非是爲了鞏固他的地位，而是增加他的罪惡，然後再降給他懲罰。上天成全了他的願望，百姓也滿足了他的奢侈，然而鬼神却不保佑他，他能够長久嗎？閣下對時局應縱觀博覽，考慮出一條萬全之策纔好。要注意搜集輿論，操之過急，會激起意料不到的變化，行動太遲緩，就來不及制止變亂的發生。應該和京師互通使臣，瞭解京師上上下下的情况，掌握了實情，也就會找到對付的策略了。孔子説過：'國君應該像國君的樣子，臣子也應該像臣子的樣子，父親應該像父親的樣子，兒子也應該像兒子的樣子。'如今上面的國君飄浮不定，下面的皇太子也無所歸依，這真是百姓的憂患，國家的憂患啊！閣下能不深思熟慮嗎？"擴廓帖木兒深爲信服，采納了張楨的意見，因此最後獲得成功。三年以後，張楨去世。

歸暘

歸暘字彦温，汴梁人。將生，其母楊氏夢朝日出東山上，有輕雲來掩之，故名暘。學無師傳，而精敏過人。登至順元年進士第，授同知潁州事，鋤奸擊强，人不敢以年少易之。山東鹽司遣奏差至潁，恃勢爲不法，暘執以下獄。時州縣奉鹽司甚謹，頤指氣使，輒奔走之，暘獨不爲屈。轉大都路儒學提舉，未上。

歸暘字彦温，汴梁人。歸暘即將出生時，他的母親楊氏夢見旭日從東邊的山上升起，被一片薄雲遮蔽，所以給他取名暘。歸暘的學問没有師承傳授，然而精明聰慧過人。考中至順元年進士，授同知潁州事，在任上鏟除奸邪，打擊豪强，人們不敢因爲他年輕而輕視他。山東鹽運司派遣奏差來到潁州，奏差憑仗勢力做違法的事，歸暘將他拘捕入獄。當時州縣官員奉承鹽運司很謹慎，鹽運司官員頤指氣使，州縣官員就競相爲之奔走，惟有歸暘不對他們屈從。轉任大都路儒學提舉，未就任。

至元五年十一月，杞縣人范孟謀

至元五年十一月，杞縣人范孟圖謀不軌，詐

不軌，詐爲詔使，至河南省中，殺平章月魯帖木兒、左丞劫烈、廉訪使完者不花、總管撒里麻，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以段輔爲左丞，使暘北守黄河口，暘力拒不從，賊怒，繫於獄，衆叵測所爲，暘無懼色。已而賊敗，污賊者皆獲罪，暘獨免。同里有吴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呼炳司卯酉曆，炳不敢辭。時人爲之語曰："歸暘出角，吴炳無光。"暘自此名譽赫然。明年，轉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及入謝，臺臣奏曰："此即河南抗賊者也。"帝曰："好事卿宜數爲之。"賜以上尊。已而辭官歸，養親汴上，親既歿，家食久之。

稱奉詔旨的使臣，到河南行省中，殺死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左丞劫烈、廉訪使完者不花、總管撒里麻，召集官員屬吏以及離任的人，予以録用，任命段輔爲左丞，命令歸暘去北邊防守黄河口，歸暘堅決拒絶，不肯屈從，賊寇大怒，將他關押入獄，衆人不知賊寇會怎樣處置，歸暘毫無畏懼的神色。不久賊寇失敗，凡是受賊寇任用的官員都受到處罰，惟獨歸暘免於治罪。歸暘同里中有名吴炳的人，朝廷曾經徵召他爲翰林待制，不肯就任。然而賊寇傳呼吴炳去掌管卯酉曆，吴炳却不敢謝絶。當時人爲此傳説："歸暘一顯露頭角，吴炳就黯然失色。"歸暘從此名聲顯赫。第二年，轉任國子博士，授監察御史，歸暘入朝謝恩時，御史臺官員禀奏説："這就是在河南抗拒賊寇的人。"順帝對歸暘説："好事情你應該多做些。"賜上等好酒。後來辭官回鄉，在汴梁奉養親人，親人去世之後，歸暘在家中居住了很久。

至正五年，除僉河南廉訪司事，行部西京，以法繩趙王府官屬之貪暴者，王三遣使請，不爲動。宣寧縣有殺人者，蔓引數十人，一讞得其情，盡釋之。沁州民郭仲玉，爲人所殺，有司以蒲察山兒當之，暘察其誣，踪迹得其殺人者，山兒遂不死。六年，轉僉淮東廉訪司事，改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

至正五年，授河南道廉訪司僉事，到西京巡視考察部屬，依法懲治趙王府貪婪暴虐的屬官，趙王三次派遣使者求情，歸暘不爲此而動摇。宣寧縣有殺人犯，濫招牽連數十人，歸暘一次審訊就得到了實情，將被牽連的人全部釋放。沁州百姓郭仲玉，被人殺害，官府認爲是蒲察山兒所殺，歸暘察明了他的冤屈，尋找綫索抓獲了殺人犯，山兒纔得以不死。六年，轉任淮東道廉訪司僉事，改任宣文閣監書博士，兼任經筵譯文官。

七年，遷右司都事。順江酋長樂孫求内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一十三處，暘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使郡縣果設，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罷中國而事外夷，所謂獲虚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吕思誠抗辨甚力，丞相太平笑曰："歸都事善戇如此，何相抗乃爾邪！然其策果將焉出？"暘曰："其酋長可授宣撫，勿責其貢賦，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卒從暘言。京師苦寒，有丐訴丞相馬前，丞相索皮服

七年，升任右司都事。順江酋長樂孫請求歸順，并請求在該地設立宣撫司，以及設置郡縣十三處，歸暘説："古人説過：馬鞭雖然長，也不能抽到馬的腹部。假使順江一旦設置郡縣，發生問題不去救援，那就辜負他們歸順的心意；若去救援，就是疲憊中原而去應付外夷，是所謂獲取虚名而承受實際災禍。"與左丞吕思誠竭力抗争申辯，丞相太平笑着説："歸都事如此喜好剛直，何必相争成這個樣子呢！然而果真有什麽辦法嗎？"歸暘説："對順江酋長可以授予宣撫使一職，不必責成他交納貢賦，對前來的使者，衹需賜以金帛，讓他回去就行了。"丞相終於聽從了

予之，仍核在官所藏皮服之數，悉給貧民。暘曰："宰相當以廣濟天下爲心，皮服能幾何，而欲給之邪！莫若録寒饑者，稍賑之耳。"丞相悟而止。雲南死可伐叛，詔以元帥述律遵道往喻之；未幾，命平章政事亦都渾將兵討之，事久無功。二人上疏紛紜，中書欲罪述律，暘曰："彼事未白，而專罪一人，豈法意乎？况一諭之而一討之，彼將何所適從？然亦非使者之罪也。"湖廣行省左丞沙班卒，其子沙的方爲中書掾，請奔喪，丞相以沙的有兄弟，不許，暘曰："孝者，人子之同情，以其有兄弟而沮其請，非所以孝治天下也。"遂從之。廣海猺賊入寇，詔朵兒只班將思播楊元帥軍以討之，暘曰："易軍而將，不諳教令，恐不能决勝。若命楊就統其衆，彼悦於恩命，必能自效，所謂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帝不從，後竟無功。

歸暘的意見。京師嚴寒，有乞丐攔在丞相的馬前訴苦，丞相向身旁的人索要皮衣給了他，并且命令核查官府所儲藏的皮衣數目，準備全部散給貧苦百姓。歸暘説："宰相應該考慮普遍救濟天下，皮衣能有多少，能够都給到嗎？不如登記飢寒交迫的人，對他們稍加賑濟而已。"丞相醒悟，連忙制止散給皮衣一事。雲南死可伐叛亂，下詔派元帥述律遵道前往曉諭死可伐；不久，又命令平章政事亦都渾率領軍隊討伐，長期未能成功。二人上疏意見不一，中書省準備對述律治罪，歸暘説："此事尚未搞清楚，就衹懲罰一人，這難道符合法律的原則嗎？何況一面派人招諭又一面派人討伐，他們將何所適從？然而也不是述律的罪過。"湖廣行省左丞沙班去世，他的兒子沙的正在擔任中書掾，請求奔喪，丞相認爲沙的有兄弟，不答應，歸暘説："盡孝，是做兒子的共同感情，因爲他有兄弟而不同意他的請求，就不是以孝來治理天下了。"於是聽從了歸暘的意見。廣海瑶族賊寇進犯内地，下詔朵兒只班率領思播楊元帥的軍隊前往征討，歸暘説："更换軍隊的統帥，軍隊就不熟悉將領的號令，恐怕不能確保必勝。若是命令楊元帥就地統轄他的部衆，他樂於朝廷的恩典，一定會自勉效力，所謂用夷狄攻打夷狄，纔對中原有利。"順帝不聽，後來終於没有成功。

八年，升左司員外郎。中書用暘言，損河間餘鹽五萬引以裕民。楮幣壅不行，廷議出楮幣五百萬錠易銀實内藏，暘復持不可曰："富商大賈，盡易其鈔於私家，小民何利哉！"六月，遷參議樞密院事。時方國珍未附，詔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朵兒只班討之，一軍皆没，而朵兒只班被執，將罪之，暘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海濱之民習水利者擒之。"既而國珍遣人從朵兒只班走京師請降，暘曰："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真降也。

八年，升任左司員外郎。中書省采用歸暘的建議，削減河間路多餘的鹽五萬引來充實百姓。當時紙鈔阻滯不流通，朝廷議論拿出紙鈔五百萬錠换成白銀以充實宫中的儲藏，歸暘又堅持不同意，説："富裕的大商人，都把他們手中的紙鈔换到各家各户，這樣對普通百姓有什麽好處呢！"六月，調任參議樞密院事。當時方國珍尚未歸順，下詔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朵兒只班討伐方國珍，全軍覆没，朵兒只班被方國珍俘獲，朝廷準備降罪朵兒只班，歸暘説："將領失利，固然應當治罪，但是朵兒只班所統轄的軍隊都是北方的步兵騎兵，不熟習水戰，派他們征討方國珍，等於把他們驅趕到死地。應該招募海邊熟悉水性的百姓擒拿方國珍。"不久方國珍派人跟隨朵兒只

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後果屢叛，如暘言。遷御史臺都事，俄復參議樞密院事，十二月，升樞密院判官。

班奔赴京師請求歸降，歸暘說：“方國珍已經擊敗過朝廷的軍隊，又拘留我朝廷大臣，勢窮力屈纔來，不是真心歸降。一定要討伐他來號令四方。”當時朝廷正主張姑息，終於答應了方國珍的請求，後來果然屢次反叛，像歸暘預料的那樣。調任御史臺都事，不久再次任參議樞密院事，十二月，升任樞密院判官。

九年正月，轉河西廉訪使，未上，改禮部尚書。會開端本堂，皇太子就學，召暘爲贊善。未幾，遷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仍兼前職。暘言：“師傅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亦以次列坐，虛其中座，以待至尊臨幸，不然，則師道不立矣。”時衆言人人殊，卒從暘議。俄以疾辭，帝遣左司郎中趙璉賜白金文綺，不受。初，暘在上都時，脱脱自甘州還，且入相，中書參議趙期頤、員外郎李稷謁暘私第，致脱脱之命，屬草詔，暘辭曰：“丞相將爲伊、周事業，入相之詔，當命詞臣視草，今屬筆於暘，恐累丞相之賢也。”期頤曰：“若帝命爲之，奈何？”暘曰：“事理非順，亦當固辭。”期頤知不可屈，乃已。十年正月，遷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十二年，除刑部尚書，十五年，再除刑部尚書，凡三遷，皆以疾辭。

九年正月，轉任河西廉訪使，未赴任，改任禮部尚書。正逢開設端本堂，皇太子在此學習，召歸暘爲贊善大夫。没多久，調任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仍舊兼任原來的職務。歸暘説：“師傅應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對講授書籍，其屬員也按次序分列就坐，讓中間的座位空着，用來準備聖上光臨，不然的話，師道就不能樹立了。”當時衆人所言各不相同，最終采納了歸暘的建議。不久因病辭官，順帝派左司郎中趙璉送來賞賜的白銀和文綺，歸暘不肯接受。起初，歸暘在上都時，脱脱從甘州返回，即將入朝擔任丞相，中書參議趙期頤、員外郎李稷私下到歸暘家中拜訪，轉達脱脱的命令，委托他起草詔命，歸暘謝絶說：“丞相將要效法伊尹、周公的事業，任命丞相的詔書，應當命令翰林國史院官員草擬，如今委托我歸暘執筆，恐怕會有損丞相的賢名。”期頤說：“若是皇帝命令你做這事，你怎麽辦呢？”歸暘說：“衹要事情不合情理，就要堅决拒絶。”期頤知道歸暘不可屈服，纔罷休。十年正月，調任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十二年，授刑部尚書，十五年，再次授刑部尚書，前後三次任命，都以有病推辭。

十七年，授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使者迫之，暘輿疾至京師，卧于南城不起。時海内多故，暘上三策：一曰振紀綱，二曰選將材，三曰審形勢，亹亹數千言。時以爲老生常談，不能用。十一月，以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致仕，給半俸終身，辭不受。明年，乞骸骨，僑居弘州，徙蔚州，又徙宣德，皆間關避兵，尋抵大同，及關陝小寧，來居解之夏縣。皇太子出

十七年，授集賢學士，兼任國子祭酒，使者催逼歸暘上路，歸暘抱病登車到達京師，在南城卧病不起。當時國内多變亂，歸暘呈上三項措施：一爲整頓法紀制度，二爲選擇將才，三爲審度形勢，洋洋數千言。當時被人們認爲是老生常談，未能被采納。十一月，以集賢學士、資德大夫退休，終身給予一半俸禄，歸暘推辭不接受。第二年，乞請還鄉，先僑居在弘州，後遷徙到蔚州，又遷徙到宣德，都是走小路以躲避戰争，不久抵達大同，等到關陝稍稍安寧，又來到解州的

冀寧，强起之，居數月，復還夏縣。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三。

夏縣居住。皇太子逃到冀寧，堅持要歸暘出來任職，做了幾個月的官之後，又回到夏縣。二十七年去世，享年六十三歲。

陳祖仁

陳祖仁字子山，汴人也。其父安國，仕爲常州晉陵尹。祖仁性嗜學，早從師南方，有文名。

至正元年，科舉復行，祖仁以《春秋》中河南鄉貢。明年會試，在前列，及對策大廷，遂魁多士，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歷太廟署令、太常博士，遷翰林待制，出僉山東肅政廉訪司事，擢監察御史，復出爲山北肅政廉訪司副使，召拜翰林直學士，升侍講學士，除參議中書省事。

二十年五月，帝欲修上都宫闕，工役大興，祖仁上疏，其略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况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宫闕，創自先帝，修於累朝，自經兵火，焚毁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心，所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虚，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宫闕，念兹在兹，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宫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棄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

陳祖仁字子山，汴梁人。他的父親陳安國，曾任常州晉陵縣尹。祖仁天性喜愛學習，早年到南方求師，以文章聞名。

至正元年，重新實行科舉，祖仁以《春秋》考中河南行省鄉貢。第二年參加會試，名列前茅，等到殿試對策，又在衆多的舉子中奪魁，被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任國史院編修官。歷任太廟署令、太常博士，轉任翰林待制，出任山東肅政廉訪司僉事，提升監察御史，再次出任山北肅政廉訪司副使，召入京師授翰林直學士，升爲侍講學士，授參議中書省事。

二十年五月，順帝準備修復上都宫殿，大興土木工程，祖仁上疏，大略説道："自古以來的國君，當不幸遇到艱險不測多災多難的時候，誰不想奮發有爲，完成非凡的功績，來光大復興祖宗的基業。若是有的國君對上不遵循天道，對下不順應民心，輕重緩急不合時宜，措施不得當，像這樣做即使衹想保守成業，也可能導致變亂，何况想整治亂世使之回到正道呢！上都的宫殿，從先帝起開始創建，歷朝加以修葺，自從經過戰火，焚毁殆盡，令人不忍心談起，這是陛下爲之日夜痛心，應該急於圖求恢復興建的事。然而當今全國都不安寧，創傷尚未恢復，倉庫的儲存已經空虚，國家的經費即將枯竭，竟然還要驅使精疲力盡的百姓去承擔大工程，廢棄他們的耕作，荒蕪他們的田畝，這與勒緊他們的喉嚨來奪取他們口中的食物，以加速他們的死亡，又有什麽兩樣呢！陛下緬懷祖宗的宫殿，對此念念不忘，然而不思慮今日所應當興辦恢復的，還有比這更爲重要的。即令上都的宫殿未加修復，也不會妨礙陛下安寢的地方，然若因此而違背天道，失去人心，也許導致國家大業的毁滅，那麽天下也是祖宗的天下，百姓也是祖宗的百姓，陛下難道就忍心將他們輕易地抛棄嗎！希望陛下以休養生息培

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奏，帝嘉納之。

植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作爲急務。賞罰必須有信用，以此來驅使天下英雄；親近正直的人，疏遠邪惡的小人，以此來規劃治國的方針。如果這樣，那麼太平的氣象，不用多久都會恢復，豈止是上都的宮殿而已呢？”疏章奏上，順帝贊賞地采納了。

二十三年十二月，拜治書侍御史。時宦者資正使朴不花與宣政使㮚驢，内恃皇太子，外結丞相搠思監，驕恣不法，監察御史傅公讓上章暴其過，忤皇太子意，左遷吐蕃宣慰司經歷。它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疏皇太子言：“御史糾劾㮚驢、不花奸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審問尤悉，故以上啓。今殿下未賜詳察，輒加沮抑，擯斥御史，詰責臺臣，使奸臣蠹政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以二竪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分，止於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此外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宫，而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而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上，皇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謂“臺臣所言雖是，但㮚驢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事合奏聞者，乃許上聞，非獨我今日如是也”。祖仁乃復上疏言：“御史所劾，得於田野之間，殿下所詢，不出宫墻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止緣不見其奸。昔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相？是杞之奸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知爾。今此二人，亦皆奸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

二十三年十二月，授祖仁治書侍御史。當時宦官資正使朴不花與宣政使㮚驢，在内依仗皇太子，在外勾結丞相搠思監，驕横放肆，不遵守法令，監察御史傅公讓上奏章揭露他們的罪行，觸犯了皇太子的意旨，被降調爲吐蕃宣慰司經歷。其他御史接連上疏論説勸諫，都被調任外地。祖仁上疏皇太子説：“御史們舉發彈劾㮚驢、不花種種奸邪事情，這并非御史們個人的意見，而是天下的公論，御史臺長官對此審查詢問得特别詳盡，所以纔上疏啓奏。如今殿下尚未加以詳細審查，就隨意阻止壓制，排斥御史，責難御史臺長官，使奸臣危害國家的真象，不能上達於國君，因而也是錯誤的。天下乃是祖宗的天下，御史官員是祖宗所設置的，如今以兩個微不足道的小人，就對天下的大事、御史的進言，一概不予體察，難道不想到祖宗嗎！而且殿下的職責所在，衹限於代理國政，撫御軍隊，問候聖上的安康，看護聖上的飲食而已，除此之外，對官員的任免賞罰之權，自應在國君手中。如今殿下正應當在東宫培育德行，然而却使御史噤口不敢進言，凶惡之徒肆行其志，這樣豈衹是國君徒有虛名，而且天下百姓，對殿下又將作何指望呢！”疏章呈上，皇太子大怒，命令御史大夫老的沙曉諭祖仁，轉告他説：“御史臺官員的進言雖然很對，但是㮚驢等人全然没有那些事，儘管御史們舉發所言不實，我已經授予他們好職位了。以前裕宗做皇太子時，兼任中書令、樞密使，所有國家軍隊重大事情認爲應當上奏世祖知道的，纔允許上奏，并非衹有我今日如此。”祖仁於是再次上疏奏言：“御史們所彈劾二人的罪惡，得自於民間，而殿下所能詢問的，不能越出宫墻之外，之所以要保全這兩個人，衹是因爲未察覺他們的奸邪。往昔唐德宗曾説‘人人都説盧杞奸邪，朕全然不

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若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爲天下國家乎，爲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疏既再上，即辭職，而御史下至吏卒皆辭閑。於是皇太子以其事聞，朴不花、橐驩乃皆辭退。而天子令老的沙諭旨祖仁等，祖仁復上書天子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刑賞不明之所致也。且區區二豎，猶不能除，況於大者！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辭退爲名，成其奸計，使海内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孰不效力，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之舊。若猶優柔不斷，則臣寧有餓死于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以待後世正人同罪。”書奏，天子大怒，而是時侍御史李國鳳亦上疏，言此二人必當斥，於是臺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祖仁出爲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時天極寒，衣單甚，以弱女托於其友朱毅，即日就道。

覺得’。假使德宗及早察覺，盧杞又豈能做宰相？所以盧杞的奸邪，當時人都知道，惟獨德宗不知罷了。如今這兩個人，也都是奸邪，滿朝都知道，民間都知道，全國都知道，獨有殿下不知道。況且裕宗既然受理軍隊國家重大事務，理應先閱覽疏奏的綱要。至於御史奏上加封的疏章，自然是在聖上面前開拆，假使一切都必須經過皇太子，而當國君偶然出現差錯過失，御史進言，那麼太子是讓他們奏聞皇上呢，還是不讓奏聞呢？讓他們奏聞，就會傷父親的心；不讓他們奏聞，就會使父親沉陷於過失之中，殿下又將怎樣處理呢？如果懂得這個道理，那麼對現在這些舉發彈劾的疏章，就不應該阻攔了，對御史也就不應該加以排斥了。排斥了他們而又授予他們好職位，不知道御史們之所以進言，是爲了天下國家呢，還是爲了自身謀求官爵？被排斥的人離去了，補充進來的人又進言，進言的人無窮無盡，而好職位却有限，殿下又將如何處理呢？”祖仁再次上疏之後，立即辭職，隨之御史以至於吏卒全都推辭不任事。於是皇太子將此事奏聞順帝，朴不花、橐驩纔都辭職引退。因而順帝命令老的沙向祖仁等人傳諭旨意，祖仁又上書順帝說：“祖宗把天下傳給陛下，如今竟然壞亂到不可救藥的地步，雖説是天意如此，但也是陛下賞罰不明造成的。就連區區兩個小人，尚且不能除掉，更何況比他們顯要的人呢！希望陛下屈尊聽從御史的進言，驅逐這兩個小人，不讓他們以辭職引退的名義，使他們的奸計得逞。要讓全國都知道陛下的賞罰明而有信，就是從處置這兩個人開始的，那麼將士們誰不效力，國家也就可以保全，纔能够恢復祖宗原先的基業。倘若仍然優柔寡斷，那麼我寧願在家餓死，也絶不與這兩個人同列於朝廷，被他們牽連受害，來讓後世正直的人把我和他們一齊視爲罪人。”疏章奏聞後，順帝大怒，而同時侍御史李國鳳也上疏，説這兩個人一定要斥逐，於是御史臺官員從老的沙以下全被降級調任，祖仁外放任甘肅行省參知政事。當時天氣極度寒冷，祖仁衣着非常單薄，將年幼的女兒托付給友人朱毅之後，當日就啓程了。

明年七月，孛羅帖木兒入中書爲丞相，除祖仁山北道肅政廉訪使，召拜國子祭酒，遷樞密副使，累上疏言軍政利害，不報，辭職。除翰林學士，遂拜中書參知政事。是時天下亂已甚，而祖仁性剛直，遇事與時宰論議數不合，乃超授其階榮祿大夫，而仍還翰林爲學士，尋遷太常禮儀院使。

二十七年，大明兵已取山東，而朝廷方疑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以備之。祖仁乃與翰林學士承旨王時、待制黄哻、編修黄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全齊，不逾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爲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强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狃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帖木兒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帖木兒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帖木兒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皇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强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爲心，審時制宜。今擴廓帖木兒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獲。其餘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説，動以言者爲擴廓帖木兒游説，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

第二年七月，孛羅帖木兒進入中書省任丞相，任命祖仁爲山北道肅政廉訪使，召回京師授國子祭酒，改任樞密副使，祖仁屢次上疏論説軍事政治的利弊，不見答覆，於是辭職。授翰林學士，隨即任命爲中書參知政事。當時全國形勢已極爲動蕩，而祖仁性情剛直，遇到事情與當政大臣議論每每不合，於是破格授予他榮禄大夫的官階，而仍舊回到翰林國史院任學士，不久改任太常禮儀院使。

二十七年，大明的軍隊已經攻取了山東，而朝廷正在懷疑擴廓帖木兒有背叛國君的意思，專門設立撫軍院，總轄軍隊以防備他。祖仁於是與翰林學士承旨王時、待制黄哻、編修黄肅，跪伏在宫殿下面上疏奏言："近來南方軍隊已攻陷了整個山東，不出一個月就要逼近京師，朝廷雖然已命丞相也速出征，但軍隊數量太少，勢力孤單處境危急，而中原各路軍隊，又相互牽制，調度失當，京城四面空空蕩蕩，毫無防禦，國家的安危，正在今天。我等不才，認爲駕御天下的形勢，應當考慮各處的輕重强弱，區分遠近先後，不應該偏重固執於一面，拘泥於原有的方式。前些時南方軍隊處在偏遠，而擴廓帖木兒處在腹地靠近京城，勢必會竊取國家大權，之所以應該首先進行討伐，是因爲南方軍隊既遠且弱，而擴廓帖木兒既近且强。如今擴廓帖木兒勢力已經陷入困境，而南方軍隊驟然而來，勢必將危及國家，所以應該先救國難，因爲擴廓帖木兒已經勢單力弱，而南方軍隊已經强盛并逼近京師了。陛下寬厚仁慈虚懷若谷，皇太子賢明卓越而有决斷，在這個時候，應該判斷强弱權衡輕重，改變方針，而統率軍隊的衆官員，也應該抱着以天下爲公的思想，審時度勢制定合適的策略。現在擴廓帖木兒的黨與離散，豈能重新振作，衹須分派一支軍隊逼近襲擊，必定束手就擒。其餘各地已經調集的軍隊，命令他們加緊向東進發，救援國君以解除危難，與也速等人的軍隊形成相互聲援之勢，并派遣朝廷大臣，分往各路宣布詔諭，予以催促督責，這樣差不多纔算處置得當了。如果仍然固執以前的看法，動輒認爲進言的人是替擴廓帖木

十二月，祖仁又上書皇太子，言："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雖所當然，然此項軍馬，終爲南軍之所忌。設使其有悖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愧沮，將何所施？今未有所見，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言者。朝廷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誠恐誣以受財游説罪名，無所昭雪也。况聞擴廓帖木兒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絶於朝廷，以待朝廷之開悟。當今爲朝廷計者，不過戰、守、遷三事。以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力勉厲使行，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方？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倉卒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雖欲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存亡爲重，奉疏以聞。"疏上，亦不報。

二十八年秋，大明兵進壓近郊，有旨命祖仁及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王遜志等載太廟神主，從皇太子北行。祖仁等乃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則載主以行，從皇太子，非禮也。"帝然之，還守太廟以俟命。俄而天子北奔，祖仁守神主，不果從。八月二日，京城破，將出健德門，爲亂軍所害，時年五十五歲。

祖仁一目眇，貌寢，身短瘠，而

兒游説，而拒絶天下人的意見，萬一不幸突然發生意外的事變，朝廷也不能得知，那麽天下的形勢就無法挽救了。"疏章呈上，不見答覆。

十二月，祖仁又上書皇太子，奏言："近日降詔，解除擴廓帖木兒統轄河南各軍的權力，雖説應當如此，然而這些軍隊，始終爲南方軍隊所顧忌。假使擴廓帖木兒果然有背叛朝廷的意思，而朝廷將他作爲忠臣對待，那麽他的内心會慚愧沮喪，還將能有什麽舉動呢？如今没有顯露出反叛的迹象，就驟然以反叛的罪名加在他身上，他若是甘心承受這個罪名，將來的危害就無法説了。朝廷若是善於利用他，他對朝廷又豈能没有幫助？然而人們都懂得這一點，之所以不敢明言的原因，的確是擔心被誣陷接受了他的錢財爲他游説的罪名，無法洗清。况且聽説擴廓帖木兒屢次上書，表明自己的心迹，説明他的内心尚未與朝廷斷絶，以此來等待朝廷的覺悟。現在可供朝廷考慮的，衹有作戰、固守、遷都三條路。從作戰而言，則可以依靠他的力量形成夾擊之勢；從固守而言，則希望他的軍隊能救援皇室；從遷都而言，則應藉助他來抵擋敵軍。即使極力勉勵他行動，還恐怕已經遲緩，豈能讓數萬大軍棄置在一邊而不顧呢？正在這危急之際，國家的存亡，就在旦夕，不幸有一天會像唐玄宗那樣倉皇出逃，那麽祖宗百年的江山，就被朝廷所拋棄了，那時即使想粉身碎骨，又何濟於事！所以我今天再次不避猜忌，衹以國家的存亡爲重，上疏奏聞。"疏章呈上後，又不見答覆。

二十八年秋天，大明軍隊逼近京師近郊，有旨命令祖仁以及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王遜志等人運載太廟中的祖宗牌位，隨從皇太子向北而去。祖仁等人於是上奏説："天子遇有大事出走，則帶着祖宗牌位同行，讓祖宗牌位跟隨皇太子，不合於禮制。"順帝認爲很對，命令將牌位送回太廟以等待命令。旋即順帝逃往北方，祖仁守護着牌位，未來得及跟從而去。八月二日，京城陷落，祖仁準備從健德門逃走，被亂軍所殺害，時年五十五歲。

祖仁一隻眼失明，容貌醜陋，身材矮小瘦

語音清亮，議論偉然，負氣剛正，似不可犯者。其學博而精，自天文、地理、律曆、兵乘、術數、百家之説，皆通其要。爲文簡質，而詩清麗，世多稱傳之。

削，然而語音清晰洪亮，議論卓越，懷抱剛正之氣，凛然不可侵犯。他的學問博大而精深，所有天文、地理、音律、曆法、兵法、術數及各家的學説，都能貫通其要領。文章簡潔樸實，而詩寫得清新華麗，當世許多人稱贊傳誦。

王遜志

王遜志字文敏，惲之曾孫也。以蔭授侍儀司通事舍人，歷隰州判官、大寧縣尹，擢陝西行臺監察御史，累遷僉漢中、河西、山北三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爲工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拜監察御史。劾詹事不蘭奚、平章宜童皆逆臣子孫，當屏諸遐裔。除太府少監，出爲江西廉訪副使，召僉太常禮儀院事。

王遜志字文敏，是王惲的曾孫。由恩蔭授侍儀司通事舍人，歷任隰州判官、大寧縣尹，提升爲陝西行御史臺監察御史，連續調任漢中、河西、山北三道肅政廉訪司僉事，入朝任工部員外郎，升任禮部郎中，授監察御史。彈劾詹事不蘭奚、平章政事宜童都是叛逆之臣的子孫，應當斥逐到邊遠地區。任太府少監，外放爲江西廉訪副使，徵召入朝任太常禮儀院僉事。

京城不守，公卿争出降，遜志獨家居，衣冠而坐。其友中政院判官王翼來告曰："新朝寬大，不惟不死，且仍與官，盍出詣官自言狀。"遜志艴然斥之曰："君既自不忠，又誘人爲不義耶！"因戒其子曰："汝謹繼吾宗。"即自投井中死。

京城失守時，公卿大臣争先恐後地出來投降，遜志獨自留在家中，穿戴朝廷的衣冠端坐。他的友人中政院判官王翼來告訴他説："新王朝對元朝官員寬大，不但不處死，而且還給予官職，你爲何不到官府去自己説明情況。"遜志突然變色，斥責他説："你自己已經不忠了，又來引誘别人不義嗎？"因而告誡兒子説："你要謹慎地繼承我們的祖宗。"隨即自己投井而死。

成遵

成遵字誼叔，南陽穰縣人也。幼敏悟，讀書日記數千百言。年十五，喪父。家貧，勤苦不廢學問。二十能文章。時郡中先輩無治進士業者，遵欲爲，以不合程式爲患。一日，慣然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無逾於《史》、《漢》、韓、柳。區區科舉之作，何難哉。"會楊惠初登第，來尹穰，遵乃書所作數十篇見之。惠撫卷大喜，語之曰："以此取科第，如拾芥耳。"

成遵字誼叔，南陽穰縣人。幼年聰敏穎悟，每日讀書記憶數千言。十五歲時，失去父親。家境貧寒，但成遵勤奮刻苦，不廢棄學業。二十歲能作文章。當時南陽地方先輩中没有人教授應試科舉文的，成遵準備考科舉，因爲怕作文不合規範格式而擔憂。一天，成遵憤然地説："《四書》、《五經》，就是我的老師。文章没有超過《史記》、《漢書》、韓愈、柳宗元的。小小科舉考試，有何困難。"正好楊惠剛考中進士，來做穰縣尹，成遵於是抄録自己作的幾十篇文章去見楊惠。楊惠看後非常高興，撫摸着文章對他説："憑這樣的文章考科舉，真是輕而易舉。"

至順辛未，至京師，受《春秋》業於夏鎮，遂入成均爲國子生。時陳旅爲助教，喜其文，數以語于奎章閣

至順辛未年，成遵來到京師，跟從夏鎮學習《春秋》，於是進入官學做國子生。當時陳旅任助教，喜愛成遵的文章，多次向奎章閣侍書學士虞

侍書學士虞集，集亟欲見之，旅令以己馬俾遵馳詣集。集方有目疾，見遵來，迫而視之，曰："適觀生文，今見生貌，公輔器也。吾老矣，恐不及見，生當自愛重也。"元統改元，中進士第，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明年，預修泰定、明宗、文宗三朝實録。後至元四年，升應奉翰林文字。五年，辟御史臺掾。

集談起成遵，虞集急於想見到成遵，陳旅讓成遵騎自己的馬急馳去見虞集。虞集正染上眼病，看到成遵進來，就走到跟前觀察他，說："剛纔看了你的文章，現在又看到你的容貌，真是當丞相的人才。我已經年老，恐怕是等不到了，你應當自愛自重。"元統元年，成遵考中進士，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第二年，參預編纂泰定帝、明宗、文宗三朝實録。後至元四年，升任應奉翰林文字。五年，聘用爲御史臺掾。

至正改元，擢太常博士。明年，轉中書檢校，尋拜監察御史。扈從至上京，上封事，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欲，以保養聖躬，聖躬安則宗社安矣。言甚迫切，帝改容稱善。又言臺察四事：一曰差遣臺臣，越職問事；二曰左遷御史，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盡言，循叙求進；四曰體覆廉訪聲迹不實，賢否混淆。帝皆嘉納之，諭臺臣曰："遵所言甚善，皆世祖風紀舊規也。"特賜上尊旌其忠。遵又言江浙火災當賑恤，及劾火魯忽赤不法十事，皆從之。復上封事，言時務四事：一曰法祖宗，二曰節財用，三曰抑奔競，四曰明激勸。奏入，帝稱善久之，命中書速議以行。是歲，言事并舉劾凡七十餘事，皆指訐時弊，執政者惡之。三年，自刑部員外郎，出爲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母病辭歸。五年，丁母憂。

至正元年，提升爲太常博士。第二年，轉任中書檢校，不久授監察御史。隨從順帝到上京，用封章上奏，説天子應當注意日常生活，節制嗜好欲望，以保重聖體，聖體安康那麽國家就安定了。言論非常急切，順帝被感動得稱好。又奏言關於御史臺的四件事：一爲差遣御史臺官員，超越職權察問事情；二爲對進言的御史降級調用，杜塞了進言的途徑；三爲御史不考慮竭盡其言，衹求按部就班地升遷；四爲不能切實地察訪名聲和實際不相符合的官員，賢良與貪暴的混淆不清。順帝都贊賞地接受了，并告諭御史臺官員説："成遵所説的很對，都是原來世祖制定的監察原則。"特地賞賜上等好酒以表揚他的忠心。成遵又奏言江浙火災應當予以救濟，并彈劾火魯忽赤違犯法令的十件事，順帝都聽從了。又上奏封章，論説當時緊要的四件事：一爲遵循祖宗的法度；二爲節省財政支出；三爲抑制官員鑽營職位；四爲賞罰分明以激勵大臣。疏章呈進，順帝久久稱好，命令中書省速加議論實行。這一年，成遵議論時事以及舉發彈劾的共七十多項，全是針對當時的弊端，執政的大臣因此厭恨他。三年，由刑部員外郎出任陝西行省員外郎，因爲母親患病辭官回鄉。五年，爲母親服喪。

八年，擢僉淮東肅政廉訪司事，改禮部郎中，奉使山東、淮北察守令賢否，得循良者九人，貪懦者二十一人，奏之。九人者，賜上尊幣帛，仍加顯擢；其二十一人悉黜之。

八年，提拔爲淮東肅政廉訪司僉事，改任禮部郎中，奉命出使山東、淮北，檢察州縣官員賢良與否，察得奉公守法的有九人，貪婪怯懦的二十一人，奏報朝廷，奉公守法的九人，賞賜上等好酒幣帛，并特别予以提升；其餘二十一人全部罷免。

九年，改刑部郎中，尋遷御史臺

九年，改任刑部郎中，不久調任御史臺都

都事。時臺臣有嫉贓吏多以父母之憂免者，建論今後官吏，凡被案劾贓私，雖父母死，不許歸葬，須竟其獄，庶惡人不獲幸免。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且國家以孝治天下，寧失罪人千百，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御史大夫是其言。升户部侍郎。

事。當時御史臺官員中有人憎恨許多貪污的官吏由於爲父母服喪而免受懲罰，建議今後凡是被審查犯有貪贓肥私的官員，即使父母去世，也不許回家辦理喪事，必須等待審查完畢，這樣纔能使惡人無法僥幸逃脱。成遵説："惡人固然可恨，然而與人倫相比哪個更重要呢？而且國家以孝道治理天下，寧可少懲罰千百人，也不能使天下有不講親孝的官吏。"御史大夫贊同成遵的意見。升任他爲户部侍郎。

十年，遷中書右司郎中。時刑部獄按久而不决者積數百，遵與其僚分閲之，共議其輕重，各當其罪，未幾，無遺事。時有令輸粟補官，有匿其奸罪而入粟得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遵曰："賣官鬻爵，已非盛典，况又賣官與奸淫之人，其將何以爲治？必奪其敕，還其粟，著爲令，乃可。"省臣從之。除工部尚書。先是，河决白茅，鄆城、濟寧皆爲巨浸。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必疏南河故道以殺水勢，而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廷議莫能决，乃命遵偕大司農秃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

十年，改任中書右司郎中。當時刑部長期審理而不能斷决的案件積有數百起，成遵與同僚們分别審閲，共同議論這些案情的輕重，分别判處相應的罪名，没過多久，就没有遺留的案件了。當時有命令交納糧食入官府可以補授官職，有人隱瞞了自己的奸惡罪行而通過交納糧食獲得了七品雜流官，被仇家告發。官府議論交納糧食補授官職的法令，并没有犯罪不授予的條文，成遵説："賣官鬻爵，已經不是盛世該有的制度，何况又把官職賣給奸淫之人，還將用什麽來治理天下？一定要追回給他的敕命，退還他的糧食，并將此寫成法令，纔行。"中書省官員聽從了這一建議。授予工部尚書。在此之前，黄河在白茅决口，鄆城、濟寧全都成了一片汪洋。有人奏言應當築堤來遏制水勢，有人奏言必須疏浚南面的黄河故道來削弱水勢，而漕運使賈魯奏言："必須疏浚南面的黄河故道，堵塞北面的黄河河道，使之恢復故道。不興辦大規模的工程，黄河的危害就不能消除。"朝廷大臣集議不能决定，於是命令成遵隨同大司農秃魯巡視黄河，擬議出黄河或是疏浚或是堵塞的方案奏聞。

十一年春，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形之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遍閲史籍，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而丞相脱脱，已先入賈魯之言，及遵與秃魯至，力陳不可，且曰："濟寧、曹、鄆，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此地，恐後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

十一年春，成遵與秃魯歷經濟寧、曹州、濮州、汴梁、大名，行程數千里，挖掘水井來衡量地形的高低，測量河岸來勘察水勢的深淺，詳盡查閲史書的記載，廣泛搜集各地的意見，因而認爲黄河的故道，不可能恢復，其論述包括八個方面。然而丞相脱脱，事先已聽信了賈魯的意見，等到成遵和秃魯回來，竭力陳説不可行，并且説："濟寧、曹州、鄆城已是連年饑饉，民不聊生，若是在這個地區聚集二十萬人，恐怕將來的

脱脱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辨論終不能入。明日，執政者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矣，公其毋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也。"由是遂出爲大都河間等處都轉運鹽使。初，汝、汴二郡多富商，運司賴之，是時，汝寧盗起，侵汴境，朝廷調兵往討，括船運糧，以故舟楫不通，商販遂絶。遵隨事處宜，國課皆集。

危害，還會比黄河的危害更爲嚴重。"脱脱發怒説："你們是説百姓要造反嗎！"從辰時辯論到酉時，成遵、禿魯的意見最終也未能被接受。第二天，執政大臣對成遵説："治理黄河的工程，丞相主意已定，況且有人承擔這個責任，你就毋需多言，希望你能寫成一個兩可的奏議。"成遵説："手腕可斷，我的建議也不能更改。"因此被外放，任大都河間等處都轉運鹽使。當初，汝寧、汴梁兩郡有許多富商，轉運司須依賴他們，到這時候，汝寧盗賊興起，侵擾汴梁境内，朝廷調兵前往討伐，搜索船隻運送軍糧，因此未有船隻行駛，商人販運也由此斷絶。成遵根據情况處理得當，將國家的鹽税都辦齊了。

十四年，調武昌路總管。武昌自十二年爲沔寇所殘毁，民死於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皆劇盗阻絶，米直翔涌，民心遑遑。遵言於省臣，假軍儲鈔萬錠，募勇敢之士，具戈船，截兵境，且戰且行，糴粟於太平、中興，民賴以全活者衆。會省臣出師，遵攝省事，於是省中府中，惟遵一人，乃遠斥候，塞城門，籍民爲兵，得五千餘人，設萬夫長四，配守四門，所以爲防禦之備甚至，號令嚴肅，賞罰明當。賊船往來江中，終不敢近岸，城賴以安。

十四年，調任武昌路總管。武昌自從十二年被沔陽賊寇所破壞焚毁，百姓死於戰亂和疾病的達十分之六七，而長江上游下游都被勢力强大的盗賊所阻絶，因而武昌米價飛漲，民心惶惶。成遵向行省官員請求，借用軍隊儲存的鈔一萬錠，招募勇敢的壯士，裝備兵船，穿越賊兵的境地，邊戰邊行，到太平、中興購買糧食，很多百姓賴以保全活命。正逢行省官員率軍出征，成遵代理行省事務，當時行省和武昌衙署中，惟有成遵一人負責，於是遠設哨所，閉塞城門，徵發百姓當兵，得到五千多人，設置四個萬夫長，分配防守四面的城門，因此防禦準備得很周到，號令嚴肅、賞罰分明得當。賊寇戰船在長江中往來游弋，但始終不敢近岸，武昌城賴此得以安寧。

十五年，擢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召拜參議中書省事。時河南之賊，數渡河而北，焚掠郡縣，上下視若常事。遵率左右司僚佐，持其牘詣丞相言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河北之民稍安者，以天塹黄河爲之障，賊兵雖至，不能飛渡，所以剥膚椎髓以供軍儲而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河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 河北民心一摇，國勢將如之何!"語未畢，哽咽

十五年，提拔爲江南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召入京師授參議中書省事。當時河南賊寇，屢次渡過黄河向北進犯，焚燒掠奪州縣，朝廷和地方官員對此視以爲常。成遵率領左右司的同僚和屬員，帶着文書去見丞相，説："如今天下州縣，半數以上遭受戰亂，黄河以北百姓稍爲安寧的原因，是有天塹黄河作爲屏障，賊兵即使到了黄河，也無法飛渡，之所以忍受敲骨吸髓來供給軍隊而不怨恨朝廷，是因爲比起黄河以南的百姓來説，還能保全他們的家室。如今賊兵北渡黄河而官軍不進行抵禦，是因爲黄河的險要已不能守住了，黄河以北的百姓還能有什麽依靠呢？黄河以

不能言，宰相已下皆爲之揮涕，乃以入奏。帝詔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守禦自是亦頗嚴。

北民心一旦動搖，國家的命運將會怎樣！”話未説完，已經哽咽無聲了，丞相和以下的官員都因此而流淚，纔將此入朝奏聞。順帝立即派遣使臣對防守黄河的將帥治罪，因而防禦也從此稍加嚴密。

先是，湖廣倪賊，質威順王之子，而遣人請降，求爲湖廣行省平章，朝臣欲許者半，遵曰：“平章之職，亞宰相也。承平之時，雖德望漢人，抑而不與，今叛逆之賊，挾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綱紀何!”或曰：“王子，世皇嫡孫也，不許，是棄之與賊，非親親之道也。”遵曰：“項羽執太公，欲烹之以挾高祖，高祖乃以分羹答之，奈何今以王子之故，廢天下大計乎!”衆皆韙其論。除治書侍御史，俄復入中書爲參知政事。離省僅六日，丞相每决大議，則曰“姑少緩之”，衆莫曉其意，及遵拜執政，喜曰：“大政事今可决矣。”

在此之前，湖廣賊寇倪天後，抓住威順王的兒子當作人質，派人來請求投降，要求授予他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朝中大臣有半數打算答應他，成遵説：“平章政事一職，僅次於丞相。天下太平的時候，即使對有德行聲望的漢人，也壓抑而不授，如今叛逆的賊寇，藉勢要挾索求，若輕率地授予他，國家的法度該怎麽辦！”有人説：“王子是世祖皇帝的嫡孫，不答應賊寇，就等於把他拋棄給賊寇，不合愛護親人的道理。”成遵説：“項羽抓住了太公，準備將他烹食以要挾高祖，高祖却用請分給我一杯羹來回答項羽，今天怎麽能因王子的緣故，而廢棄國家的大計呢！”衆人都贊同這種説法。授治書侍御史，隨即再次入中書省任參知政事。離開中書省僅六天，丞相每當議决大事時，就説：“暫且稍緩一下。”衆人都不明白他的意思，等到成遵被授予執政大臣，丞相高興地説：“重大的政事現在可以議决了。”

十七年，升中書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彰德。是時，太平在相位，以事忤皇太子，皇太子深銜之，欲去之而未有以發，以爲遵及參知政事趙中，皆太平黨也，遵、中兩人去，則太平之黨孤。十九年，用事者承望風旨，嗾寶坻縣尹鄧守禮弟鄧子初等，誣遵與參政趙中、參議蕭庸等六人皆受贓，皇太子命御史臺、大宗正府等官雜問之，鍛煉使成獄，遵等竟皆杖死，中外冤之。二十四年，御史臺臣辯明遵等皆誣枉，詔復給還其所授宣敕。

十七年，升任中書左丞，官階資善大夫，在彰德分掌中書省要務。當時，太平任丞相，因爲處理事情觸犯了皇太子，皇太子對他極爲憎恨，想除掉他而没有藉口動手，認爲成遵和參知政事趙中都是太平的黨羽，成遵、趙中兩人一除掉，那麽太平一黨就孤立了。十九年，當權者秉承皇太子暗示的意思，唆使寶坻縣尹鄧守禮的弟弟鄧子初等人，誣告成遵與參知政事趙中、參議中書省事蕭庸等六人都接受了贜物，皇太子命令御史臺、大宗正府等官員共同審訊他們，羅織罪名進行結案，成遵等人最終都被杖責而死，朝廷内外都爲他們感到冤屈。二十四年，御史臺官員辨明成遵等人全都是被誣陷，下詔并發還原來授予他們的委任狀。

曹鑑

曹鑑字克明，宛平人。穎悟過人，舉止異常兒，既冠，南游，具通

曹鑑字克明，宛平人。幼年穎悟過人，舉止不同於普通兒童，二十歲以後，到南方游學，完

《五經》大義。

大德五年，用翰林侍講學士郝彬薦，爲鎮江淮海書院山長。十一年，南行臺中丞廉恒辟爲掾史。丁内艱，復起，補掾史。除興文署，命伴送安南使者，沿途問難倡和，應答如響，使者嘆服，以爲中國有人。

至治二年，授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明年，奉旨括釋氏白雲宗田，稽檢有方，不數月而事集，纖豪無擾。泰定七年，遷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時丞相忽剌歹怙勢恣縱，妄爲威福，僚屬多畏避，鑑遇事徇理輒行，獨不爲回撓。湖北廉訪司舉鑑宜居風紀，不報。

天曆元年，調江浙財賦府副總管。屬淮、浙大水，民以菑告，鑑損其賦什六七，勢家因而詭免者，鑑核實，諭令首輸。元統二年，升同僉太常禮儀院。鑑習典故，達今古，凡禮樂、度數、名物，罔不周知。因集議明宗皇后祔廟事，援禮據經，辯析詳明，君子多之。至元元年，以中大夫升禮部尚書，俄感疾而卒，年六十五。追封譙郡侯，謚文穆。

鑑天性純孝，親族貧乏者，周恤恐後。歷官三十餘年，僦屋以居。歿之日，家無餘貲，唯蓄書數千卷，皆鑑手較定。鑑爲詩賦，尚《騷》、《雅》，作文法西漢，每篇成，學者争相傳誦。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鑑任湖廣員外時，有故掾顧淵伯，以辰砂一包餽鑑，鑑漫爾置篋笥中。半載後，因欲合藥劑，命取視之，乃有黄金三兩雜其中，鑑驚嘆曰："淵伯以我爲何如人也!"淵伯已歿，鑑呼其子歸之。其廉慎不欺如此。

全通曉《五經》要旨。

大德五年，由於翰林侍講學士郝彬的推薦，擔任鎮江淮海書院山長。十一年，江南行御史臺中丞廉恒聘曹鑑爲掾史。母親去世服喪，重新起用，補爲掾史。供職於興文署，受命護送安南國使臣，沿途討論學問、酬唱詩詞，曹鑑對答如流，安南使臣嘆服，認爲中國有人才。

至治二年，授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第二年，奉旨搜集佛教白雲宗田産，曹鑑查證田産很有辦法，幾個月事情就辦理完畢，絲毫没有騷擾地方。泰定七年，調任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當時丞相忽剌歹憑仗權勢恣意放縱，妄自作威作福，同僚和屬員大多畏懼躲避他，惟獨曹鑑遇事照章辦理，對他不屈從。湖北廉訪司推舉曹鑑適合擔任御史，朝廷没有答覆。

天曆元年，調任江浙財賦府副總管。碰上淮南、浙江大水，百姓報告災情，曹鑑將這些地區的賦税削減了十分之六七，有些權勢之家藉機作弊逃避賦税，曹鑑一一核實，傳令他們首先交納。元統二年，升任同僉太常禮儀院。曹鑑熟諳典章成例，通達古今，所有禮樂、度數、名號物色，無不遍曉。在召集群臣議論明宗皇后陪祭太廟一事中，曹鑑引經據典，剖析詳盡明瞭，被君子所稱贊。至元元年，以中大夫官階升任禮部尚書，不久染病去世，享年六十五歲。追封譙郡侯，謚號文穆。

曹鑑天性純良孝順，親族中有貧困的，趕緊幫助救濟惟恐不及時。做官三十多年，居住在租賃的房屋。去世時，家無餘財，衹有藏書數千卷，都是曹鑑親手校定過的。曹鑑作詩賦，崇尚《離騷》、《小雅》、作文章師法西漢，每完成一篇，學者們争相傳誦。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中。

曹鑑任湖廣行省員外郎時，有一位名叫顧淵伯的舊日屬掾，將一包辰州出産的朱砂送給曹鑑，曹鑑漫不經心地放置在箱子中。半年之後，因爲要配藥，叫人拿出來一看，竟然有三兩黄金摻雜在包裏面，曹鑑驚嘆道："淵伯把我當成什麼人了！"那時淵伯已經死去，曹鑑找來他的兒子把黄金還給了他。曹鑑就是這樣廉潔謹慎，從

不騙人。

張翥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其父爲吏，從征江南，調饒州安仁縣典史，又爲杭州鈔庫副使。

翥少時，負其才雋，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其父以爲憂。翥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因受業於李存先生。存家安仁，江東大儒也，其學傳於陸九淵氏，翥從之游，道德性命之說，多所研究。未幾，留杭，又從仇遠先生學。遠於詩最高，翥學之，盡得其音律之奧，於是翥遂以詩文知名一時。已而薄游維揚，居久之，學者及門甚衆。

至元末，同郡傅巖起居中書，薦翥隱逸。至正初，召爲國子助教，分教上都生。尋退居淮東，會朝廷修遼、金、宋三史，起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史成，歷應奉、修撰，遷太常博士，升禮儀院判官，又遷翰林，歷直學士、侍講學士，乃以侍讀兼祭酒。翥勤於誘掖後進，絶去崖岸，不徒以師道自尊，用是學者樂親炙之。有以經義請問者，必歷舉衆說，爲之折衷，論辯之際，雜以談笑，無不厭其所得而後已。

嘗奉旨詣中書，集議時政，衆論蜂起，翥獨默然。丞相搠思監曰："張先生平日好論事，今一語不出何耶？"翥對曰："諸人之議，皆是也。但事勢有緩急，施行有先後，在丞相所决耳。"搠思監善之。明日，除集賢學士，俄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階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他的父親當過吏，隨從征討江南，調任饒州安仁縣典史，又改任杭州鈔庫副使。

張翥年輕時，自恃才能出衆，豪放而無拘束，喜好蹴鞠、音樂，鄙視經營家業而不以爲意，他的父親對此很擔憂。一天，張翥翻然改變，對父親說："大人不必擔憂，從今起就讓我改變行爲吧。"於是謝絶客人，閉門讀書，夜以繼日，毫不鬆懈，并接受李存先生的教導。李存家住安仁，是江南的大儒，學問得自於陸九淵的傳授，張翥跟隨他學習，對於道德性命的學說，多有研究。不多久，張翥滯留在杭州，又跟從仇遠先生學習。仇遠在詩歌方面成就最高，張翥跟他學作詩，完全掌握了他運用音律的奧秘，這時張翥就以詩文知名當世。隨後來到揚州附近，在此居住了很久，到張翥家來學習的學者很多。

至元末年，與張翥同郡的人傅巖起在中書省任職，以隱逸之士推薦張翥。至正初年，徵召張翥入朝任國子助教，分掌教育上都的學生。不久辭官隱居在淮東，適逢朝廷修纂遼、金、宋三史，起用張翥任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史書完成後，歷任應奉翰林文字、翰林修撰，調任太常博士，升任禮儀院判官，又調任翰林國史院，歷任直學士、侍講學士，於是以侍讀學士兼任國子祭酒。張翥熱心獎掖年輕學者，抛棄高傲的態度，不僅靠師道尊嚴維持自己的威信，因此學生都樂於親近他。衹要有向他請教經義的，張翥必然一一列舉各家的說法，爲他們提取合理的結論，討論的時候，經常穿插着談笑，直到滿足他們的要求纔罷休。

張翥曾經奉旨到中書省，與朝臣議論當時的政事，各種建議紛紛提出，惟獨張翥沉默不言。丞相搠思監對他說："張先生平日好議論事情，今天却一句話不說是什麽緣故？"張翥回答說："衆人的議論，都是對的。但事情的性質有緩有急，施行起來有先有後，取決於丞相的裁决罷了。"搠思監認爲他說得好。第二天，授予集賢

榮禄大夫。

孛羅帖木兒之入京師也，命翥草詔，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且發兵討之，翥毅然不從。左右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天子知其意不可奪，乃命他學士爲之。孛羅帖木兒雖知之，亦不以爲怨也。及孛羅帖木兒既誅，詔乃以翥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給全俸終其身。二十八年三月卒，年八十二。

翥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構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它日，翰林學士沙剌班示以所爲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就。沙剌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翥因相視大笑。蓋翥平日善諧謔，出談吐語，輒令人失笑，一座盡傾，入其室，藹然春風中也。所爲詩文甚多。無丈夫子。及死，國遂亡，以故其遺稿不傳。其傳者，有律詩、樂府，僅三卷。翥嘗集兵興以來死節死事之人爲書，曰《忠義録》，識者韙之。

學士，不久以翰林學士承旨退休，官階爲榮禄大夫。

孛羅帖木兒進入京師，順帝命令張翥草擬詔書，削奪擴廓帖木兒的官爵，并且調集軍隊討伐他，張翥毅然不答應。身旁有人勸張翥，張翥説："我的手臂可斷，這筆我是不會拿的。"順帝知道張翥的意志不可强迫，於是命令别的學士草擬。孛羅帖木兒雖然知道了這件事，也不因此而怨恨張翥。等到孛羅帖木兒被處死後，於是下詔任命張翥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并以翰林學士承旨退休，終身給予全俸。二十八年三月去世，享年八十二歲。

張翥擅長作詩，其中近體詩、長短句作得尤其好。文章不如詩，然而却每每以文章自負。經常對人説："我對於文章已達到化境，衹是由於我從不構思，不過隨意行筆而已。"有一天，翰林學士沙剌班把自己作的文章給他看，請求給改幾個字，張翥苦苦思索了一段時間，終於没能做到。沙剌班説："先生對於文章，豈非還未進入化境嗎，爲何這般苦思呢？"張翥因而與他相視大笑。因爲張翥平日善於詼諧逗趣，言談話語，常常令人不禁笑出聲，滿座都爲之傾倒，進入他的屋子，就像沐浴在和煦的春風之中。所著詩文甚多。張翥没有兒子，到去世時，國家也滅亡了，因此他的遺稿没有傳下來。所傳下來的，有律詩、樂府詩，僅三卷。張翥曾經搜集戰亂以來堅持氣節而死和爲國事而死的人物事迹，寫成一書，名爲《忠義録》，爲有識之士所稱許。

元史卷一百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四

烏古孫良楨

烏古孫良楨字幹卿，世次見父澤傳。資器絶人，好讀書。至治二年，蔭補江陰州判官，尋丁内艱，服除，調婺州武義縣尹，有惠政。改漳州路推官，獄有疑者，悉平反之。上言："律，徒者不杖，今杖而又徒，非恤刑意，宜加徒減杖。"遂定爲令。移泉州，益以能稱。轉延平判官，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劾遼陽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邇賣國不忠，援漢高帝斬丁公故事，以明人臣大義。并劾御史中丞胡居祐奸邪，皆罷之，中外震慴。升都事，猶以言不盡行，解去。

烏古孫良楨字幹卿，家世順序見於他父親烏古孫澤的傳。良楨天賦才能都超過常人，喜好讀書。至治二年，以恩蔭補授江陰州判官，不久服母喪，服喪期滿，調任婺州武義縣尹，有愛民的政績。改任漳州路推官，案件有可疑的，全都予以平反。奏言："根據法律，服苦役者不杖責，如今杖責之後又服苦役，不符合慎用刑法的意思，應該增加服苦役的期限而減少杖責。"於是定爲法令。調到泉州任職，更是以才能著稱。轉任延平判官，授陝西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彈劾遼陽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邇賣國不忠，援引漢高帝處斬丁公的先例，來申明做臣子的大義。同時彈劾御史中丞胡居祐奸邪，二人都被罷官，朝廷内外爲之震動懾服。升任都事，還因爲自己的奏言没有完全實行，辭官而去。

復起爲監察御史，良楨以帝方覽萬幾，不可不求賢自輔，於是連疏："天曆數年間紀綱大壞，元氣傷夷。天祐聖明，入膺大統，而西宫秉政，奸臣弄權，畜憾十有餘年。天威一怒，陰晦開明，以正大名，以章大孝，此誠兢兢業業祈天永命之秋，其術在乎敬身修德而已。今經筵多領以職事臣，數日一進講，不逾數刻已罷，而暬御小臣，恒侍左右，何益於盛德哉。臣願招延儒臣若許衡者數人，置於禁密，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啓沃宸衷，日新其德，實萬世無疆之福也。"又以國俗父死則妻其從

重新出任監察御史，良楨認爲皇帝剛剛開始日理萬機，不能不尋求賢才輔佐自己，於是接連上奏説："天曆數年之間國家的法度徹底破壞，元氣損傷耗盡。上天保佑聖明天子，入朝繼承皇位，然而太后把持朝政，奸臣玩弄權勢，君臣積蓄怨恨已經有十餘年。天威一旦發怒，頓時陰雲掃除重見光明，因以辨正大的名分，表彰大的孝義，這正是兢兢業業祈請上天保持長久的時機，辦法就在於警戒自身培育德性而已。如今宫中的經學講席大多由任事大臣兼領，幾天進宫講解一次，不過數刻就已散席，然而近侍小臣，却時時在身邊侍奉，對於培育大德有何益處呢。臣希望招聘像許衡那樣的儒臣若干人，將其安置在宫中，經常用唐、虞、三代的大道來啓迪天子的心

母，兄弟死則收其妻，父母死無憂制，遂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言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内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又言："隱士劉因，道學經術可比許文正公衡，從祀孔子廟庭。"皆不報。御史臺作新風憲，復疏其所當行者，以舉賢才爲綱，而以厚風俗、均賦役、重審理、汰冗官、選守令、出奉使、均公田爲目，指擿剴切，雖觸忌諱，亦不顧也。宦者罕失嬖妾殺其妻，糜其肉飼犬，上疏乞正重刑，并論宦寺結廷臣撓政爲害，可汰黜之。憸佞側目。

意，讓天子的德性日日更新，這實在是萬世無疆之福。"又因爲蒙古習俗父親死後就娶庶母爲妻子，兄弟死後也將他們的妻子收歸己有，父母死時没有服喪的制度，於是奏言："三綱五常都來源於上天而且不可改變，議定法律的官吏，竟然説蒙古人不必拘於這種成例，各國人各自遵從本族的習俗。因此漢人、南人應當遵守三綱五常，而蒙古人、其他各國人不必遵守三綱五常。名義上是優待他們，實際上是陷害他們，外表上好像尊重他們，實際上是侮辱他們。推想議定法律的官員，用來對待蒙古人的本心，不如對待漢人、南人那樣優厚。祈請下交掌管禮儀的官府和在朝廷的右科進士會同商議，上自天子下至百姓，一律遵從禮制，以完成列祖列宗未曾來得及制定的法典，申明萬世不變的道理。"又奏言："隱士劉因的道學經術可以與許文正公衡相媲美，應在孔子廟庭中列爲陪祭。"所有奏疏都不見答覆。御史臺制定新法紀，良楨又上疏陳述所應當施行的事項，以舉用賢才爲綱，而以淳厚風俗、平均賦役、慎重審斷、裁汰冗官、選擇地方官員、派使臣奉命出巡、平均公田作爲目，切實指出當時的弊端，即使觸犯忌諱，也在所不顧。宦官罕失因寵愛妾而殺害妻子，將她剁成肉醬喂狗，良楨上疏請求對罕失處以重刑，并且論説宦官勾結朝廷官員擾亂政治的危害，可以將他們裁減罷免。諂媚奸邪之徒對良楨不敢正眼相視。

至正四年，召爲刑部員外郎，轉御史臺都事。五年，改中書左司都事，出爲江東道肅政廉訪司副使。上官一日，辭歸。六年，授平江路總管，不拜。八年，復召爲右司員外郎。九年，升郎中，尋遷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未行，還爲郎中，遷福建道肅政廉訪使，中道召還，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十一年，拜治書侍御史，升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

至正四年，召良楨入朝任刑部員外郎，轉任御史臺都事。五年，改任中書左司都事，外放任江東道肅政廉訪司副使。到任纔一天，就辭官回家。六年，授平江路總管，不受命。八年，重新召入京師任中書右司員外郎。九年，升爲郎中，不久調任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没有前往，仍任郎中，調任福建道肅政廉訪使，行至中途召回，授參議中書省事，兼任經筵官。十一年，任命治書侍御史，升任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

十三年，升左丞，兼大司農卿，仍同知經筵事。時中書參用非人，事多異同，不得一一如志。會軍餉不

十三年，升中書左丞，兼任大司農卿，仍爲同知經筵事。當時中書省用人不得當，良楨與他們論事大都主張不同，不能够完全符合自己的意

給，請與右丞悟良哈台主屯田，歲入二十萬石。東宫久未建，懇懇爲言，車駕幸上都，始册皇太子。立詹事院，驛召爲副詹事，每直端本堂，則進正心誠意之説、親君子遠小人之道，皇太子嘉納焉。當時盗賊蜂起，帝聞，惡之，下詔分討，必盡誅而後已。良楨言："平賊在收人心，以回天意，多殺非道也。"乃赦以安之。

思。正逢軍餉供給不足，良楨請求與右丞悟良哈台掌管屯田，每年繳納糧食二十萬石。因長期未能確定太子，良楨懇切奏言，順帝車駕前往上都，纔册立皇太子。設置詹事院，用驛車召良楨入朝任副詹事，每當值宿端本堂，就向太子進言正心誠意、親近君子遠斥小人的道理，皇太子贊賞地采納了。當時盗賊蜂擁而起，順帝聽説後，非常厭惡，下詔分路前往討伐，一定要將盗賊全部殺死纔罷休。良楨奏言："平定盗賊在於獲得人心，以此來挽回天意，多加殺戮不合於道義。"順帝纔頒詔書赦免來安定人心。

十四年，遷淮南行省左丞。初，泰州賊張士誠既降復叛，殺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趙璉，進據高郵、六合，太師脱脱奉詔，總諸王軍南征，而良楨洎參議龔伯璲、刑部主事盧山等從之。既平六合，垂克高郵，會詔罷脱脱兵柄，遂有上變告伯璲等勸脱脱勒兵北向者，下其事逮問，詞連良楨，簿對無所驗。即日還中書左丞，命分省彰德，主調軍食，居半歲，還中書。十六年，進階榮禄大夫，賜玉帶一。

十四年，調任淮南行省左丞。起初，泰州賊寇張士誠歸降之後重新反叛，殺死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趙璉，派兵進據高郵、六合，太師脱脱奉詔，統率諸王軍隊南征，而良楨及參議龔伯璲、刑部主事盧山等人隨從脱脱前往。平定六合之後，即將攻克高郵，正逢下詔罷免脱脱的兵權，隨即有人向朝廷密告伯璲等人勸脱脱統轄軍隊向北進發，下命逮捕伯璲等人審問此事，供詞牽連到良楨，逐條對質罪狀而不能證實。當天回京任中書左丞，下令到彰德分管行省事務，負責調集軍隊糧食，在彰德居留半年，回京師中書省任職。十六年，進官階爲榮禄大夫，賞賜玉帶一條。

十七年，除大司農。明年，升右丞，兼大司農，辭，不允。論罷陷賊延坐之令。有惡少年誣知宜興州張復通賊之罪，中書將籍其孥，吏抱案請署，良楨曰："手可斷，案不可署。"同列變色，卒不署。

十七年，授任大司農。第二年，升任中書右丞，兼任大司農，良楨辭謝，未獲准。論説廢除身陷賊寇他人連帶受罰的命令。有一個品行惡劣的青年誣告宜興知州張復犯了勾結盗賊的罪，中書省準備没收張復的妻子兒女爲奴隸，吏員捧着文書請良楨簽署，良楨説："手可斷，文書决不可簽署。"同僚們都變了臉色，良楨終究没有簽署。

良楨自左曹登政府，多所建白。罷福建、山東食鹽，浙東、西長生牛租，瀕海被災圍田税，民皆德之。嘗論《至正格》輕重不倫，吏得并緣爲奸，舉明律者數人，參酌古今，重定律書，書成而罷。家居輒訓諸子曰："吾無過人者，惟待人以誠，人亦以

良楨由左曹升任中書省長官，提出過許多建議。廢除福建、山東食鹽税，浙東、浙西的長生牛租，沿海受災百姓圍田的賦税，這些地區的百姓都感激他的恩德。曾經論説《至正格》的條例輕重不一，官吏能够相互串通作弊，推舉明瞭法律的數人，參考斟酌古今法律，重新修定律書，律書修成未能頒行。在家則訓誡兒子們説："我

誠遇我，汝宜志之。”晚歲病瘠，數謁告，病益侵，遂卒。自號約齋。有詩文奏議凡若干卷，藏于家。

没有什麽過人之處，惟獨待人以誠，别人也以誠待我，你們應該記住這一點。”晚年因病瘦弱，屢次告假不准，病情越發加重而死。自號約齋。有詩文奏議共若干卷，藏於家中。

賈魯

賈魯字友恒，河東高平人。幼負志節，既長，謀略過人。延祐、至治間，兩以明經領鄉貢。泰定初，恩授東平路儒學教授，辟憲史，歷行省掾，除潞城縣尹，選丞相東曹掾，擢户部主事，未上。一日，覺心悸，尋得父書，筆勢顫縮，即辭歸，比至家，父已有風疾，未幾卒。

魯居喪服闋，起爲太醫院都事。會詔修遼、金、宋三史，召魯爲《宋史》局官。書成，選魯燕南山東道奉使宣撫幕官，考績居最，遷中書省檢校官。上言：“十八河倉，近歲淪没官糧百三十萬斛，其弊由富民兼并，貧民流亡，宜合先正經界，然事體重大，非處置盡善，不可輕發。”書累數萬言，切中其弊。俄拜監察御史，首言御史有封事，宜專達聖聽，不宜臺臣先有所可否。升臺都事，遷山北廉訪副使，復召爲工部郎中，言考工一十九事。

至正四年，河决白茅堤，又决金堤，并河郡邑，民居昏墊，壯者流離。帝甚患之，遣使體驗，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略，特命魯行都水監。魯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數千里，備得要害，爲圖上進二策：其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横潰，則用工省；其一，議疏塞并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功數倍。會遷右司郎中，議未及竟。其在右司，言時政二十一事，皆見舉行。調都漕運使，復以漕事二十事言之，朝廷取其八事：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漕司舊領漕户，三曰

賈魯字友恒，河東高平人。自幼懷有志向氣節，成人之後，謀略過人。延祐、至治年間，兩度以明經科考中鄉貢。泰定初年，授爲東平路儒學教授，聘用爲憲史，歷任行省掾，授潞城縣尹，選爲丞相東曹掾，升任户部主事，未曾到任。一天，感覺心跳，隨即接到父親的書信，筆勢顫抖無力，立即辭官回家，等到達家中，父親已經得了風癱，没多久就去世了。

賈魯在家服喪期滿，起用爲太醫院都事。恰逢下詔撰寫遼、金、宋三史，召賈魯任《宋史》局官。史書修成，選用賈魯爲燕南山東道奉使宣撫幕官，考核政績爲第一，升任中書省檢校官。奏言：“十八所河倉，近年來損失官糧一百三十萬斛，這一弊端是由於富民兼并土地，貧民流亡，應該首先勘定田畝的分界，然而事情重大，没有規劃完善，不能輕易進行。”上書長達數萬言，切實指明此事的弊端。不久任監察御史，首先上言御史有權密封奏事，應該直達皇帝，不應先由御史臺長官决定可否奏聞。升任御史臺都事，調任山北廉訪副使，又召入朝廷任工部郎中，奏言關於製造的十九項事情。

至正四年，黄河在白茅堤决口，又在金堤决口，沿河州縣，百姓房屋淹没，强壯的人都流徙他鄉。順帝非常擔憂，派遣使臣前往體察，并督責大臣訪求治理黄河的方略，特地命令賈魯代行都水監。賈魯沿着黄河河道前行，考察地形，往返數千里，徹底掌握了黄河爲害的開鍵，繪成地圖并獻上兩種方案：其一，建議修築黄河北岸堤防，以控制河水横向破堤而出，則所用工時較省；其一，建議疏浚堵塞同時進行，引導河水向東而行，使之恢復故道，這樣功效就會增加好幾倍。正巧調任右司郎中，建議未能有結果。魯賈在右司任職，奏言當時應該施行的事情二十一項，全部被采納實行。調任都漕運使，又將漕運

接連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户困於壩夫，海運壞於壩户，六曰疏浚運河，七曰臨清運糧萬户府當隸漕司，八曰宣忠船户付本司節制。事未盡行。既而河水北侵安山，淪入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隳兩漕司鹽場，實妨國計。

事務二十項奏明朝廷，朝廷采納了其中八項：一是在京師附近實行以議價强制徵購糧食，二是從優撫恤漕運司原來管轄的漕户，三是連續委任官員，四是通州總治所預先擬定委任官員，五是船夫被壩夫所困擾，海運被壩户破壞，六是疏浚運河，七是臨清運糧萬户府應當隸屬於漕運司，八是宣忠船户交給本司節制。事情未能完全實行。不久黄河水向北淹没安山，侵入運河，水勢漫延到濟南、河間，即將淹毁兩漕運司鹽場，確實損害國家的經濟。

九年，太傅、右丞相脱脱復相，論及河决，思拯民艱，以塞詔旨，乃集廷臣群議，言人人殊。魯昌言："河必當治。"復以前二策進，丞相取其後策，與魯定議，且以其事屬魯。魯固辭，丞相曰："此事非子不可。"乃入奏，大稱帝旨。十一年四月，命魯以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章，領河南北諸路軍民，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一十五萬，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官，咸稟節度，便宜興繕。是月鳩工，七月鑿河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十一月諸埽諸堤成，水土工畢，河復故道，事見《河渠志》。帝遣使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魯以《河平圖》獻。帝適覽臺臣奏疏，請褒脱脱治河之績，次論魯功，超拜榮禄大夫、集賢大學士，賞賚金帛，敕翰林丞旨歐陽玄製《河平碑》，以旌脱脱勞績，具載魯功，且宣付史館，并贈魯先臣三世。

九年，太傅、右丞相脱脱重新任丞相，討論到黄河决口，考慮如何挽救百姓的艱難，來答覆詔旨，於是召集朝廷官員會議，各人的説法不一。賈魯倡議説："必須要治理黄河。"再次將以前的兩種方案提出，丞相采取其中後一方案，與賈魯商議確定，并且將治河之事交付賈魯。賈魯一再推辭，丞相説："此事非你不可。"於是奏聞，非常符合順帝的旨意。十一年四月，下詔任命賈魯爲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官秩進爲二品，授予銀印，掌管河南、河北各路軍隊百姓，徵發汴梁、大名等十三路百姓十五萬，駐守廬州等地十八翼軍士二萬人服役，一切在職任事的大小管軍管民官員，全部遵從賈魯節度，相機開工治理黄河。當月聚集河工，七月黄河故道鑿成，八月將河水放入故道，九月舟船通航，十一月各堤壩築成，水土工程完畢，黄河歸復故道，事情見於《河渠志》。順帝派遣使臣告祭河伯，召賈魯回京師，賈魯將《河平圖》呈獻順帝。順帝正在閲讀御史臺官員的奏疏，請求褒獎脱脱治河之功績，其次論説賈魯的功勞，破格授予賈魯榮禄大夫、集賢大學士，賞賜金帛，敕令翰林承旨歐陽玄撰寫《河平碑》文，用以表彰脱脱的勞績，詳盡記載賈魯的功績，并且命令交付史館，同時贈封賈魯的三代祖先。

尋拜中書左丞，從脱脱平徐州，脱脱既旋師，命魯追餘黨，分攻濠州，同總兵官平章月可察兒督戰，魯誓師曰："吾奉旨統八衛漢軍，頓兵于濠七日矣。爾諸將同心協力，必以

不久任命賈魯爲中書左丞，隨從脱脱平定徐州，脱脱班師後，命令賈魯追擊賊寇餘黨，分兵攻取濠州，協同總兵官平章月可察兒督戰，賈魯誓師説："我奉旨統領八衛漢軍，屯兵於濠州城下已經七天了。你們衆將同心協力，必定要在今

今日巳、午時取城池，然後食。”魯上馬麾進，抵城下，忽頭眩下馬，且戒兵馬弗散，病愈亟，却藥不肯汗，竟卒于軍中，年五十七。十三年五月壬午也。月可察兒躬爲治喪，選士護柩還高平，有旨賜交鈔五百錠以給葬事。子稹。

天巳時、午時奪取城池，然後吃飯。”賈魯上馬指揮前進，抵達城下時，忽然頭暈下馬，仍舊告誡兵馬不得離散，病情愈益加劇，服藥被吐出也不出汗，最終死於軍中，時年五十七歲。時間爲十三年五月壬午日。月可察兒親自爲賈魯治喪，選派士兵護送他的靈柩回高平，有旨賜予交鈔五百錠用以辦理喪葬事宜。其子賈稹。

逯魯曾

逯魯曾字善止，修武人。性剛介，通經術，中天曆二年進士第，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辟御史臺掾，掌機密。監察御史劾中丞史顯夫簡傲，魯曾開實封於大夫前曰：“中丞素持重，不能與人周旋，御史以人情劾之，非公論。”由是皆知其直。

除太常博士。武宗一廟，未立后主配享，集群臣廷議之。魯曾抗言：“先朝以武宗皇后真哥無子，不立其主。”時伯顏爲右丞相，以爲明宗之母亦乞列氏，可以配享。徽政院傳太后旨，以文宗之母唐兀氏可以配享。伯顏問魯曾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立者，明宗母乎？文宗母乎？”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册，則爲武宗皇后，明宗、文宗二母后，固爲妾也。今以無子之故，不爲立主，以妾后爲正宫，是爲臣而廢先君之后，爲子而追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且燕王垂即位，追廢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爲后，以配享先王，爲萬世笑，豈可復蹈其失乎？”集賢大學士陳顥，素嫉魯曾，出曰：“唐太宗册曹王明之母爲后，是亦二后也，豈不可乎？”魯曾曰：“堯之母爲帝嚳庶妃，堯立爲帝，未聞册以爲后而配嚳。皇上爲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其議，而伯顏韙之，遂以真哥皇后配焉。

逯魯曾字善止，修武人。性情剛正耿直，通曉經術，天曆二年考中進士，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聘用爲御史臺掾，執掌機密。監察御史彈劾中丞史顯夫爲人倨傲，魯曾在御史大夫面前拆開封章，説：“中丞爲人素來持重，不能與人應酬，御史從人情世故彈劾他，并非公論。”從此人們都知道魯曾的正直。

授太常博士。武宗的廟中，没有設置皇后的牌位作爲陪祭。召集群臣在朝廷會議。魯曾高聲説道：“先朝認爲武宗皇后真哥没有生兒子，就不設置她的牌位。”當時伯顏任右丞相，認爲明宗的母親亦乞列氏，可以作爲武宗的陪祭。徽政院傳下太后的旨意，認爲文宗的母親唐兀氏可以作武宗的陪祭。伯顏問魯曾説：“先朝既然認爲真哥皇后没有兒子，不爲她設置牌位，那麽如今所要設置牌位的，是明宗的母親呢？還是文宗的母親呢？”魯曾回答道：“真哥皇后在武宗一朝時，已經接受玉册，就是武宗皇后，明宗、文宗的兩位母后，本來是武宗的妾。如今因爲真哥皇后没有兒子，不爲她設立牌位，却將妾后作爲正宫，這麽做是當臣子的廢除先皇的皇后，當兒子的追封故去父親的妾，在禮制上是不可行的。而且以前燕王慕容垂即位之後，追廢母后，而立自己的生母爲太后，來陪祭先王，被後世所取笑，難道能重蹈他的過失嗎？”集賢大學士陳顥，素來嫉妒魯曾，站出來説：“唐太宗曾經册立曹王李明的母親爲皇后，這也是兩個皇后，難道也不行嗎？”魯曾説：“堯的母親是帝嚳的庶妃，堯被推舉爲帝，也未聽説册封他的母親爲皇后來陪祭帝嚳。我皇上爲大元天子，不效法堯、舜，而要效法唐太宗嗎？”衆人信服魯曾的議論，而

伯顏也贊同，於是以真哥皇后陪祭武宗。

復拜監察御史，劾答失海牙、阿吉剌太尉，鞏卜班右丞，兀突蠻刑部尚書，吉當普監察御史，哈剌完者、月魯不花院使，吕思誠郎中，皆黜之。八人之中，惟思誠少過，亦變祖宗選法，餘皆伯顏之黨，朝廷肅然。

重新授魯曾監察御史，彈劾太尉答失海牙、阿吉剌，右丞鞏卜班，刑部尚書兀突蠻，監察御史吉當普，院使哈剌完者、月魯不花，郎中吕思誠，全部被罷免。八人之中，惟有思誠過失較少，但也更變祖宗遺傳的選舉法，其餘七人都是伯顏的黨羽，朝廷爲之肅然。

除樞密院都事，上言："前伯顏專殺大臣，其黨利其妻女，巧誣以罪。今大小官及諸人有罪，止坐其身，不得籍其妻女。郯王爲伯顏構陷，妻女流離，當雪其無辜，給復子孫。"從之。除刑部員外郎，悉辨正横罹伯顏所誣者。遷宗正府郎中，出爲遼陽行省左右司郎中，除僉山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爲禮部郎中。

授樞密院都事，奏言："從前伯顏專權擅殺大臣，他的黨羽想用被害大臣的妻子女兒謀利，巧妙地用罪名陷害他們。如今大小官員以及各類人犯罪，衹對罪犯本身處罰，不得没收他們的妻子女兒。郯王被伯顏所陷害，他的妻子女兒流離失所，應當昭雪郯王無罪，免除他子孫的徭役。"同意了這一建議。授刑部員外郎，爲所有横遭伯顏誣陷的人一一辯白。調任宗正府郎中，出任遼陽行省左右司郎中，改任山北道肅政廉訪司僉事，入朝任禮部郎中。

至正十二年，丞相脱脱討徐州賊，以官軍不習水土，募瀕海鹽丁爲軍，乃超遷魯曾資善大夫、淮南宣慰使，領征討事，遣其募鹽丁五千人從征。徐州平，繼使領所部軍討淮東，卒於軍。

至正十二年，丞相脱脱率軍討伐徐州賊寇，因爲官軍不習水土，招募沿海鹽丁當兵，於是破格任用魯曾爲資善大夫、淮南宣慰使，掌管征討事宜，派遣他招募鹽丁五千人隨軍征討。徐州平定，命魯曾繼續率領所轄軍隊征討淮東，死於軍中。

貢師泰

貢師泰字泰甫，寧國之宣城人。父奎，以文學名家，延祐、至治間，官京師，爲集賢直學士，卒，謚文靖。

貢師泰字泰甫，寧國路宣城縣人。父親貢奎，是文學名家，於延祐、至治年間，入京師任官，爲集賢直學士，死後，謚號文靖。

師泰早肄業國子學爲諸生。泰定四年，釋褐出身，授從仕郎、太和州判官。丁外艱，改徽州路歙縣丞，江浙行省辟爲掾，尋以土著，自劾去。大臣有以其名聞者，擢應奉翰林文字。丁内艱，服闋，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郡有疑獄，悉爲詳讞而剖决之。

師泰早年在國子學做諸生修習學業。泰定四年，出仕作官，授從仕郎、太和州判官。父親去世服喪，改任徽州路歙縣丞，江浙行省徵用爲掾，不久因江浙爲師泰故鄉，自己上疏辭官而去。有大臣將師泰的名字奏聞，提任應奉翰林文字。服母親喪事，服喪期滿，授紹興路總管府推官，郡中有疑案，師泰一一詳細審理判决。

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

山陰縣白洋港有一艘大船飄流到岸邊，史甲等二十人，正巧在海濱取鹵煮鹽，看到船上没有主人，於是拿去大船的篙和櫓，却見船中有兩

乙者，怪其無物而有死人，稱爲史等所劫。史傭作富民高丙家，事遂連高。史既誣服，高亦就逮。師泰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網中魚，爲漁者所殺。史實未嘗殺人奪物，高亦弗知情，其冤皆白。

個死人。有叫徐乙的人，奇怪船上没有貨物而有死人，聲稱被史甲等人搶劫殺害。史甲在富民高丙家當雇工，事情又牽連到高丙。史甲無辜服罪之後，高丙也因而被逮捕。師泰秘密詢訪此案，原來是同里之中沈丁運載貨物到達杭州後返回時，看到漁民在海中撒下的魚網，因偷網中的魚，而被漁民殺死。史甲其實未曾殺人搶財，高丙也不知情，他們的冤情都得以申雪。

游徼徐裕，以巡鹽爲名，肆暴村落間。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齎錢，撲殺之，投尸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泰追詢覆按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復俾待報。

有一個游徼鄉官名叫徐裕，以巡察私鹽爲名，在村落間肆行暴虐。一天，遇到諸暨縣的商人，搶奪了他所携帶的錢，并將他殺死，把尸體投入水中，跑到縣衙報告説："我抓獲私鹽犯人，犯人畏罪投水而死。"官府察驗尸體，因爲有傷，對此懷疑。最後以案情難以驗證將徐裕釋放。師泰對徐裕重新追問審訊，徹底查明了徐裕如何殺人的罪狀，使徐裕重新等待判處。

餘姚孫國賓，以求盜，獲姚甲造僞鈔，受賕而釋之，執高乙、魯丙赴有司，誣以同造僞。高嘗爲姚行用，實非自造，孫既舍姚，因加罪於高，而魯與孫有隙，故并連之，魯與高未嘗相識也。師泰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即釋魯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其於冤獄詳讞之明多類此。以故郡民自以不冤，治行爲諸郡第一。

餘姚人孫國賓，因爲尋找盜賊，抓獲姚甲製造僞鈔，接受姚甲的賄賂後就將他放走，抓住高乙、魯丙送到官府，誣告他們同造僞鈔。高乙曾經爲姚甲使用僞鈔，實際并非自己僞造，孫國賓放走姚甲之後，於是把罪名加到高乙身上，而魯丙因與孫國賓有怨恨，所以將他牽連進來，魯丙與高乙其實未曾相識。師泰怀疑高乙等人的供詞互不相符，於是帶孫國賓來審問，孫無言以對，因而真情顯露。立即將魯丙釋放而對高乙判處應得之罪，姚甲於是被處死，孫國賓也受到法律制裁。師泰對待冤案詳細審理之明大多如此。因此郡中百姓自認爲不冤屈，師泰治理的政績爲各郡第一。

考滿，復入翰林爲應奉，預修《后妃》、《功臣列傳》，事畢，遷宣文閣授經郎，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擢禮部郎中，再遷吏部，拜監察御史。自世祖以後，省臺之職，南人斥不用，及是，始復舊制，於是南士復得居省臺，自師泰始，時論以爲得人。

任職期滿，重新回京入翰林任應奉，參預修撰《后妃》、《功臣列傳》，修書事情完畢，遷任宣文閣授經郎，歷任翰林待制、國子司業，擢升禮部郎中，又調吏部任職，授監察御史。自世祖以後，中書省、御史臺的官職，排斥南人不加任用，直到這時，纔恢復世祖朝舊制，於是南方士人能够重新在中書省、御史臺供職，是從師泰開始的，當時的輿論認爲用人得當。

至正十四年，除吏部侍郎。時江淮兵起，京師食不足，師泰奉命和糴

至正十四年，授吏部侍郎。當時江淮地區戰事興起，京師糧食不足，師泰奉命到浙右以議價

于浙右，得糧百萬石，以給京師。遷兵部侍郎。朝廷以京師至上都，驛户凋弊，命師泰巡視整飭之。至則歷究其病原，驗其富貧，而均其徭役，數十郡之民，賴以稍蘇。豪貴以其不利於己，深嫉之，然莫能有所中傷也。會朝廷欲仍和糴浙西，因除師泰都水庸田使。

十五年，庸田司罷，擢江西廉訪副使，未行，遷福建廉訪使，居亡何，除禮部尚書。時平江缺守，廷議難其人，師泰又以選爲平江路總管。其年冬，甫視事，張士誠自高郵率衆渡江，直抵城下，攻圍甚急。明年春，守將弗能支，斬關遁去，師泰領義兵出戰，力不敵，亦懷印綬棄城遁，匿海濱者久之。

士誠既納降，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邇，以便宜授師泰兩浙都轉運鹽使。至則剔其積蠹，通其利源，大課以集，國用資之。丞相復承制除師泰江浙行省參知政事。

二十年，朝廷除户部尚書，俾分部閩中，以閩鹽易糧，由海道轉運給京師，凡爲糧數十萬石，朝廷賴焉。二十二年，召爲秘書卿，行至杭之海寧，得疾而卒。

師泰性倜儻，狀貌偉然，既以文字知名，而於政事尤長，所至績效輒暴著。尤喜接引後進，士之賢，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以故士譽翕然咸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徵購糧食，得到糧食一百萬石，用以供給京師。調任兵部侍郎。朝廷因爲從京師到上都，驛站人户貧困不堪，命令師泰前往巡視整頓。師泰到後廣泛探尋弊病的根源，驗實人户的貧富，而平均他們的徭役，數十郡的百姓，纔賴以稍加蘇息。豪富權貴因爲不利於自己，非常忌恨師泰，然而找不到藉口來中傷他。正逢朝廷準備再次在浙西以議價徵購糧食，於是任命師泰爲都水庸田使。

十五年，庸田司撤銷，擢任師泰爲江西廉訪副使，未赴任，遷任福建廉訪使，任職不久，授禮部尚書。當時平江路缺少鎮守官員，朝廷會議難有合適的人選，師泰又因入選任平江路總管。這年冬天，師泰剛到任，張士誠就從高郵率領大軍渡過長江，直抵平江城下，圍攻甚爲急迫。第二年春季，平江城守將不能支撑，衝殺出城逃走，師泰率領義兵出城迎戰，勢力不敵，也懷抱信印和綬帶棄城而逃，在海邊躲藏了很久。

士誠歸降之後，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邇，以便宜行事授師泰兩浙都轉運鹽使。師泰到任後立即清除積弊，開通謀利的來源，大量賦税因此而聚集，國家財政得以支撑。丞相又以順帝的名義授師泰江浙行省參知政事。

二十年，朝廷授師泰户部尚書，令他在閩中分設户部，用閩鹽購買糧食，由海道轉運供給京師，共運糧數十萬石，朝廷支用有賴於此。二十二年，召師泰入朝任秘書卿，赴任行至杭州海寧縣，生病去世。

師泰性情卓越豪邁，體貌偉岸，既以文章知名，而於政事尤爲擅長，凡是到任之處就成效顯著。尤其喜愛接納後輩，衹要是賢士，不管相識不相識，都加以推薦扶助，因此贏得士人的一致贊譽。有詩文若干卷流傳於世。

周伯琦　周應極

周伯琦字伯温，饒州人。父應極，至大間，仁宗爲皇太子，召見，獻《皇元頌》，爲言于武宗，以爲翰林待制。後爲皇太子説書，日侍英邸。仁宗即位，遷集賢待制，終池州路同知總管府事。伯琦自幼從宦，游

周伯琦字伯温，饒州人。父親周應極，至大年間，仁宗被立爲皇太子，召見應極，獻上《皇元頌》，仁宗將應極推薦於武宗，任命他爲翰林待制。後來爲皇太子講書，每日在英宗府中侍奉。仁宗即位，遷任集賢待制，最後任池州路同知總管府事。伯琦從小跟隨父親做官，來到京

京師，入國學，爲上舍生，積分及高等，去。以蔭授將仕郎、南海縣主簿，三轉爲翰林修撰。

至正元年，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伯琦爲宣文閣授經郎，教戚里大臣子弟，每進講，輒稱旨，且日被顧問。帝以伯琦工書法，命篆"宣文閣寶"，仍題扁宣文閣；及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自是累轉官，皆宣文、崇文之間，而眷遇益隆矣。帝嘗呼其字伯溫而不名。會御史奏風憲宜用近臣，特命僉廣東廉訪司事。八年，召入爲翰林待制，預修《后妃》、《功臣列傳》，累升直學士。

十二年，有旨令南士皆得居省臺。除伯琦兵部侍郎，遂與貢師泰同擢監察御史。兩人皆南士之望，一時榮之。時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大軍南討，而失律喪師，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劉希曾等十人共劾奏之。伯琦乃劾希曾等越分干譽，希曾等皆坐左遷，補郡判官，由是不爲公論所與。

十三年，遷崇文太監，兼經筵官，代祀天妃。丁內艱。十四年，起復爲江東肅政廉訪使。長槍鎖南班陷寧國，伯琦與僚佐倉皇出見之，尋遁走，至杭州，除兵部尚書，未行，改浙西肅政廉訪使。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余觀，糾言伯琦失陷寧國，宜正其罪。

十七年，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承制假伯琦參知政事，招諭平江張士誠。

士誠既降，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辯釋伯琦罪，除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士誠留之，未行。拜資政大夫、江浙

師，進入國子學，作爲上舍生，積分達到高等，就離開國子學。以恩蔭授將仕郎、南海縣主簿，經過三次遷轉任翰林修撰。

至正元年，改奎章閣爲宣文閣、改藝文監爲崇文監，伯琦任宣文閣授經郎，教授外戚大臣的子弟，每次進講，都符合順帝的意趣，於是經常被順帝召見詢問。順帝因爲伯琦精於書法，命他篆刻"宣文閣寶"，并題寫宣文閣的匾額；又臨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字文》，刻於石閣之中。從此累次遷轉官職，都在宣文閣、崇文監之間，而順帝對伯琦的垂愛也日益加深。順帝曾經稱呼他的字伯溫而不稱呼其名。正逢御史奏請監察官員應該任用近侍之臣，故特地任命伯琦爲廣東廉訪司僉事。八年，召入京師任翰林待制，參預修撰《后妃》、《功臣列傳》，屢次提升後任直學士。

十二年，有旨命令南方士人都能擔任中書省、御史臺官員。授伯琦兵部侍郎，隨之與貢師泰一同升任爲監察御史。兩人都是有威望的南方士人，當時人爲他們感到榮耀。那時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率領大軍征討南方，結果失利全軍覆沒，陝西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劉希曾等十人共同上奏彈劾也先帖木兒。伯琦竟然彈劾希曾等人越分行事來求得聲譽，希曾等人全部受罰降職，補授爲郡判官，伯琦因此不爲公論所稱道。

十三年，遷任崇文太監，兼任經筵官，代天子祭祀天妃。母親去世服喪。十四年，喪期未滿即起用爲江東肅政廉訪使。長槍鎖南班攻陷寧國，伯琦和僚佐倉皇出城與他相見，不久逃走，到達杭州，授兵部尚書，未及赴任，改任浙西肅政廉訪使。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余觀，揭發伯琦失陷寧國，應該對他治罪。

十七年，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以順帝名義授予伯琦參知政事的名號，前往招諭平江張士誠。

士誠歸降後，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也爲伯琦辯解罪名，授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士誠將他留下，因而未去赴任。又授伯琦爲資政大夫、江浙

行省左丞，於是留平江者十餘年。士誠既滅，伯琦乃得歸鄱陽，尋卒。

伯琦儀觀温雅，粹然如玉，雖遭時多艱，而善於自保。博學工文章，而尤以篆、隸、真、草擅名當時。嘗著《六書正譌》、《説文字原》二書，又有詩文稿若干卷。

吴當

吴當字伯尚，澄之孫也。當幼承祖訓，以穎悟篤實稱。長精通經史百家言，侍其祖至京，補國子生。久之，澄既捐館，四方學子從澄游者，悉就當卒業焉。

至正五年，以父文蔭，授萬億四庫照磨，未上，用薦者改國子助教。勤講解，嚴肄習，諸生皆樂從之。會詔修遼、金、宋三史，當預編纂。書成，除翰林修撰。七年，遷國子博士。明年，升監丞。十年，升司業。明年，遷翰林待制。又明年，改禮部員外郎。十三年，擢監察御史，尋復爲國子司業。明年，遷禮部郎中。又明年，除翰林直學士。

時江南兵起且五年，大臣有薦當世居江西，習知江西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者，詔特授江西肅政廉訪使，偕江西行省參政火你赤、兵部尚書黄昭，招捕江西諸郡，便宜行事。當以朝廷兵力不給，既受命至江南，即召募民兵，由浙入閩。至江西境建昌界，招安新城孫塔，擒殄李三。道路既通，乃進攻南豐，渠凶鄭天瑞遁，鄭原自刎死。十六年，調檢校章迪率本部兵，與黄昭夾攻撫州，剿殺首寇胡志學，進兵復崇仁、宜黄。於是建、撫兩郡悉定。

是時，參知政事朵歹總兵撫、建，積年無功。因忌當屢捷，功在己

行省左丞，從此留在平江十餘年。士誠被消滅之後，伯琦纔得以回到鄱陽，不久即去世。

伯琦儀表温文爾雅，純粹如同美玉，雖然處在時勢艱難之際，却善於保全自己。博學多才且擅長文章，而特别以篆書、隸書、楷書、草書知名當時。曾經著有《六書正譌》、《説文字原》兩部書，還有詩文稿若干卷。

吴當字伯尚，吴澄之孫。吴當自幼接受祖父的教導，以聰慧過人忠厚誠實爲人所稱道。成年後通曉經史百家之言，侍奉祖父到京師，補爲國子生。過了許久，吴澄去世後，各地前來跟從吴澄學習的學子，全都求教於吴當而完成自己的學業。

至正五年，因爲父親吴文的恩蔭，授吴當萬億四庫照磨，未赴任，由人推薦改授國子助教。勤於講解，嚴格檢查習作，學生們都樂於追隨他。正逢下詔修選遼、金、宋三史，吴當參預編纂。史書修成後，授翰林修撰。七年，遷任國子博士。第二年，升任監丞。十年，升任司業。第二年，遷任翰林待制。又過了一年，改任禮部員外郎。十三年，提升爲監察御史，不久重新任國子司業。第二年，遷任禮部郎中。又一年，授翰林直學士。

當時江南戰事興起已近五年，有大臣推薦吴當世代居住江西，熟悉江西民間習俗，而且他的才能足以擔任政事，下詔特授吴當爲江西肅政廉訪使，協同江西行省參知政事火你赤、兵部尚書黄昭，招降捕拿江西各郡盜賊，授權相機行事。吴當考慮朝廷兵力不足，接受任命到江南之後，立即招募民兵，由浙江進入福建。到達江西建昌界内，招安新城孫塔，擒獲李三處斬。道路打通之後，於是前往攻打南豐，賊寇魁首鄭天瑞逃走，鄭原自刎而死。十六年，徵調檢校章迪率領本部軍隊，與黄昭配合夾攻撫州，剿殺賊寇首領胡志學，進兵收復崇仁、宜黄。於是建昌、撫州兩郡全部平定。

那時，參知政事朵歹統轄軍隊在撫州、建昌，多年没有功勞。因而妒嫉吴當屢屢獲捷，功

上，又以爲南人不宜總兵，則構爲飛語，謂當與黄昭皆與寇通。有旨解二人兵柄，除當撫州路總管，昭臨江路總管，并供億平章火你赤軍。火你赤殺當從事官范淳及章迪，將士皆憤怒不平，當諭之曰：“上命不可違也。”而火你赤又上章言：“二人者，難任牧民。”尋有旨當與昭皆罷總管，除名。

十八年，火你赤自瑞州還龍興，當、昭皆隨軍不敢去。先是，當與昭平賊功狀，自廣東由海道未達京師，而朵歹、火你赤等公牘乃先至，故朝廷責當、昭，皆左遷。及得當、昭功狀，乃始知其誣，詔拜當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昭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諸郡。火你赤棄城遁，當乃戴黄冠，著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爲事。友諒遣人辟之，當卧床不食，以死自誓，乃舁床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爲屈。遂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坪。逾年，以疾卒，年六十五。所著書，有《周禮纂言》及《學言稿》。

勢在自己之上，又認爲南人不應該統率軍隊，於是編造流言蜚語，說吴當和黄昭都與賊寇相勾結。有旨解除二人的兵權，任命吴當爲撫州路總管，黄昭爲臨江路總管，一同爲平章政事火你赤供給軍需。火你赤處死吴當屬下從事官范淳和章迪，將士們都憤怒不平，吴當曉諭他們說：“皇上的命令不可違抗。”隨後火你赤又上疏奏言：“吴當和黄昭二人，難以擔任治民官。”不久有旨吴當和黄昭都罷免總管，免除官籍爲民。

十八年，火你赤率兵從瑞州返回龍興，吴當、黄昭都隨軍不敢離去。起先，吴當和黄昭平定賊寇的功績册，從廣東由海道尚未到達京師，而朵歹、火你赤等人的公文却先到，因此朝廷斥責吴當、黄昭，二人都被降調。得到吴當、黄昭的功績册後，纔知道他們受到誣陷，於是下詔授吴當爲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黄昭爲湖廣行省參知政事。任命還未下達，而陳友諒已攻陷江西各郡。火你赤棄城而逃，吴當則頭戴黄冠，身著道士服，閉門不出，每日在家從事著書。友諒派人來召用，吴當卧床不食，發誓寧死不就任，來人於是將他用床抬到船上，送往江州，拘留一年，始終不爲所屈。最後隱居在廬陵吉水的谷坪。過了一年，因病去世，終年六十五歲。所著書有《周禮纂言》及《學言稿》。

元史卷一百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五

董摶霄　董昂霄

董摶霄字孟起，磁州人。由國子生辟陜西行臺掾。時天大旱，從侍御史郭貞讞獄華陰縣，有李謀兒累殺商賈于道，爲賊十五年，至百餘事。事覺，獄已具，賄賂有司，謂徒黨未盡獲，五年不决，人皆以爲憤。摶霄知之，以言于貞，即以尸諸市中，天乃大雨。授四川肅政廉訪司知事，除涇陽縣尹。入爲户部主事，升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又出僉遼東肅政廉訪司事，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遷浙東宣慰副使。其歷官所至，往往理冤獄，革弊政，才譽益著稱于時。

至正十一年，除濟寧路總管，奉旨從江浙平章教化征進安豐，兵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時朱皋、固始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寨及芍陂屯田軍，摶霄皆奬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皋。我軍屯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虚實。夜縛浮橋於淝水，既渡，賊始覺。賊衆數萬據硎南，我軍渡者，輒爲其所敗。摶霄乃麾騎士，别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迎敵，摶霄忽躍馬渡硎，揚言於衆曰："賊已敗。"諸軍皆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亟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里，遂復安豐。

董摶霄字孟起，磁州人。由國子生任命爲陜西行御史臺掾。當時大旱，隨侍御史郭貞到華陰縣審理案件，有個叫李謀兒的人屢次在路上殺害商人，當盜賊已有十五年，作案一百多起。罪行敗露後，案情已經審清，李謀兒賄賂官府，於是官府聲言其黨羽尚未全部抓獲，五年不决案，所有的人都爲之憤恨。摶霄得知後，將此事轉告郭貞，立即將謀兒在街市上處死，因此天降大雨。授四川肅政廉訪司知事，又任命爲涇陽縣尹。入朝任户部主事，升任員外郎，任監察御史。又出任遼東肅政廉訪司僉事，歷任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遷任浙東宣慰副使。凡是他任官之處，經常平反冤案，革除弊政，才名德聲日益提高。

至正十一年，授濟寧路總管，奉旨隨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教化前往征討安豐，軍隊行至合肥定林驛站，與賊寇遭遇并大敗賊寇。當時朱皋、固始兩地賊寇也很猖獗，元軍兵力不足無法分兵討賊。附近有大山民寨武裝和芍陂屯田軍，摶霄對他們一概加以勉勵慰勞并實行節制，纔得以保衛朱皋。我軍駐扎於朱家寺，賊兵一到，即出擊追殺。隨之派進士程明仲前往賊寇駐地曉諭，招徠賊寇一千二百家，因而完全瞭解賊寇的虚實。夜間在淝水上綁扎浮橋，渡過淝水之後，賊寇纔發覺。賊寇數萬之衆據守南岸，我軍一渡過淝水，就被賊寇所擊敗。摶霄於是指揮騎兵，從别處淺灘渡河，襲擊賊陣背後。賊兵向東南回攻，迎戰我軍騎兵，摶霄突然躍馬渡河，對衆軍揚言説："賊兵已經潰敗。"各路軍士全都渡過淝水，一鼓作氣奮力擊賊。賊兵大敗，我軍急速追擊斬

十二年，有旨命摶霄攻濠州，又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徽、饒賊已陷杭州。教化問摶霄計，摶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城子女玉帛，非平日所有，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今欲退保湖州，設使賊乘鋭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猶豫未决，而諸將亦難其行。摶霄正色曰："江浙相君方面既陷於賊，今可取而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諸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計乃决。遂進兵杭城。賊迎敵，至鹽橋，摶霄麾壯士突前，斬殺數級，而諸軍相繼夾擊之，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次第以平，摶霄亦受代去。

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摶霄爲參知政事，俾復提兵討之。摶霄曰："必欲除殘去暴，所不敢辭。若假以重爵，則不敢受。"即日引兵至臨安新溪，是爲入杭要路，既分兵守之而始進，兵至叫口及虎檻，遇賊，皆大破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治。既又克復昌化縣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獮二千人。賊又有犯千秋關者，摶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摶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摶霄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炮，復約曰："見旗動，炮即發。"已而旗動，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

殺，沿途二十五里賊寇死尸相連，因而收復安豐。

十二年，降旨命令摶霄進攻濠州，又命令將軍隊調往增援江南。於是渡過長江，抵達湖州德清縣，而此時徽州、饒州賊寇已攻陷杭州。教化向摶霄求計，摶霄說："賊寇全是粗野之人，看到杭州城中的子女玉帛，都是平日所没有的，必定放縱貪欲，而顧不上準備守禦，應該乘機火速進攻杭州。如今若想退守湖州，假設賊兵乘着鋭氣直奔京口，那麽江南的局勢就無法挽回了。"教化猶豫不决，而衆將也認爲難以進攻杭州。摶霄嚴肅地說道："江浙行省丞相所轄的方面已陷入賊手，如今可以攻取而不去攻取，誰該擔負這個罪責?"又拔劍看着衆將說："諸君身受國家厚恩，而面臨危難時却苟且貪生，現在丞相在此，有敢怠慢命令的斬首。"事情纔决定下來。於是向杭州城進軍。賊兵前來迎戰，到達鹽橋，摶霄指揮壯士向前衝鋒，斬殺幾名賊兵，隨之各軍相繼夾攻，共七次交鋒，追殺到清河坊。賊兵逃奔入接待寺，我軍堵塞寺門火攻，賊兵全部被燒死，於是收復杭州。繼而餘杭、武康、德清相繼平定，摶霄也由别人接任而去職。

徽州、饒州賊兵又從昱嶺關進犯於潛，行省於是命摶霄代理參知政事，讓他重新率兵討賊。摶霄說："一定要我去驅殘除暴，這是我不敢推辭的。若是許諾我重爵，則是我不敢接受的。"即日率兵到達臨安新溪，新溪是進入杭州的要道，摶霄先分兵把守，然後纔向前進發，軍隊到達叫口和虎檻時，與賊兵遭遇，接連大敗賊兵，一直追殺到於潛，於是收復於潛縣城。而後又攻克昌化縣和昱嶺關，收降賊將潘大獮所部賊兵二千人。又有賊寇進犯千秋關，摶霄回軍守禦於潛，隨即大量賊兵到來，焚燒靠近城郭的房舍。摶霄按兵不動，身旁的人請求出兵，摶霄說："時機未到。"派人拿着白旗登山瞭望賊兵，與他約定說："賊兵認爲我軍膽怯，必定稍加鬆懈；發現他們有可乘之機時，就立即揮動你所拿的旗幟。"又在城外埋下伏兵，全部配給火炮，并與他們相約說："看到白旗揮動，就立即放炮。"不

遂復千秋關。

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摶霄乃先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既又分爲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搗賊巢，遂乘勝復安吉，七戰而克之，賊將以其徒來降者數百人。既數日，賊復來窺獨松。摶霄即以兵守苦嶺及黄沙嶺。賊帥梅元來降，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即遣偏將余思忠至賊寨諭之。賊皆入暗室潜議，思忠持火投入室内，拔劍語衆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寨，叱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有蘄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摶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兵後，賊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千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

十四年，除水軍都萬户。俄升樞密院判官，從丞相脱脱征高郵，分戍鹽城、興化。賊巢在大縱、德勝兩湖間，凡十有二，悉剿平之。即其地築芙蓉寨，賊入，輒迷故道，盡殺之，自是不復敢犯。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摶霄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賊戰安東之大湖，大敗之，遂復安東。

十六年，剿平北沙、廟灣、沙浦等寨。尋進兵泗州，不利。賊乘勝東下，斷我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絶，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船七十餘，乃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雨，湖水溢，諸營皆避去，而摶霄獨守孤城。賊環繞數十里

久旗幟揮動，火炮發射，城中全軍出擊，斬殺賊寇數千人，千秋關因而收復。

没多久，賊兵又攻打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摶霄於是首先派兵據守多溪。多溪乃是通往三關的要道。接着又將軍隊分爲三路：一路向獨松關進發，一路向百丈關進發，一路向幽嶺關進發。然後三路會合直搗賊巢，於是乘勝收復安吉，經過七次戰鬥終於將賊兵擊潰，賊將率領其部屬數百人投降。幾天之後，賊兵又來偷襲獨松關。摶霄立即派兵據守苦嶺和黄沙嶺。賊帥梅元前來投降，并且説還有賊帥十一人準備投降，摶霄當即派偏將余思忠到賊寇寨中曉諭他們。賊帥全都進入暗室偷偷商議，思忠拿了一把火投入暗室中，拔出劍對衆賊帥説："元帥命令我來給你們一條活路，你們還有什麽商議的！"很快火把燃燒起來，焚毁賊寇營寨，喝令賊寇黨羽走開，而帶領賊帥來投降。第二天，攻克廣德。有蘄州賊寇聯合饒州、池州衆賊寇，再次進犯徽州。賊寇中有一個道士，能作霧遮蔽十二里。摶霄率兵攻擊賊陣，隨即妖霧散開，各路伏兵一起出擊，襲擊賊兵背後，賊兵大亂潰不成軍，斬首數萬級，生擒一千多人。抓獲那個道士，焚燒了他的妖書并將他處斬。徽州於是被平定。

十四年，授水軍都萬户。不久升任樞密院判官，跟隨丞相脱脱征討高郵，分守鹽城、興化。賊寇巢穴在大縱、德勝兩座湖之間，共有十二處，摶霄將其全部剿平。就在賊巢地方築起芙蓉寨，賊寇一進入寨中就迷路，被我軍全部殺死，從此賊兵再也不敢來進犯。賊寇憑藉熟悉水性，渡過淮水北岸占據安東州。摶霄招集五百名善於水戰的軍士，在安東州的大湖與賊兵相戰，大敗賊兵，安東州於是收復。

十六年，摶霄剿平北沙、廟灣、沙浦等賊寨。接着進兵泗州，我軍失利。賊兵乘勝東進，截斷我軍糧道，摶霄衹得回軍駐扎北沙，糧食即將用盡，與賊寇拼死相戰，共七天七夜。賊兵敗走，繳獲賊船七十餘艘，纔得以渡過淮水，守衛泗州。當時正值暑熱暴雨，湖水泛濫，各營都躲避而去，而摶霄獨自困守孤城。賊兵環繞數十里

攻之，搏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由四門突出賊後，約曰："旗一麾即還。"既而旗動，騎士還，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賊寨猶阻西行之路，乃結陣而往，翊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寧。朝廷嘉其功，升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搏霄建議于朝曰：

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沭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寨，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寨，使斥堠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此善戰者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沭陽、贛榆等州縣俱廢，其民壯者既爲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置軍民防禦司，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

圍攻泗州，搏霄坐在城上，派遣偏將率領騎兵分別由四座門衝出到賊兵背後，與他們相約說："看到旗幟一動就回攻。"不久城上旗幟揮動，騎兵回攻，步兵從城中出擊，內外夾攻，賊兵大敗。然而賊兵營寨仍然擋住我軍西行之路，搏霄於是列陣而行，用奇兵相輔助，轉戰數十次，我軍纔得以到達海寧。朝廷嘉獎搏霄的功績，升任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搏霄向朝廷建議說：

淮安是連接南北的咽喉、江淮地區的要衝，這個地方一旦失守，兩淮就都不容易收復了。因此救援淮安，誠然是當今之急務。從現在來考慮，最好是在黃河南北，包括瀕臨淮海地區，以及南自沭陽，北到沂、莒、贛榆之間的各州縣，布設連珠營，每隔三十里設置一座總寨，在三十里之內又設置一座小寨，使各地哨所烽烟相望，并且往來巡邏，遇有賊寇則合力在曠野作戰，無事則屯田耕種自食。然後進攻就有援助，撤退也有據可守，這就是善戰的人之所以常常不可戰勝，用以乘機戰勝敵人的道理。

再者，海寧一地，不通舟船，軍糧衹能依賴陸運，然而所有瀕臨淮海的地區，人民屢經盜賊蹂躪，應該加以體恤撫慰，暫且命令軍人搬運糧食。至於陸運的方法，每人行走十步，三十六人就可行走一里，三百六十人就可行走十里，三千六百人就可行走一百里。每人每次搬運米四斗，用夾布袋來裝米，加印封口標記，人不歇肩，米不着地，將軍隊排列成行，每人一天行走五百個來回，路程共計二十八里，空手行走十四里，負重行走十四里，一日可以運米二百石。每次運輸按每人每日一升發給，可以供給二萬人。這就是百里糧食一日運的辦法。

再者，江淮百姓流亡他鄉，加上安東、海寧、沭陽、贛榆等州縣全部毀壞，當地百姓强壯的當兵之後，所剩老弱無可依靠，應該設置軍民防禦司，挑選可以擔任郡縣地方長官的軍官，讓他們出任地方官，把當地流

民，以屯故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

亡的老百姓登記造册，讓他們各回原來的住地屯田。像這樣訓練軍隊積貯糧食，邊耕種邊作戰，內可保全山東完整的疆土，外可抵禦淮海出没的賊寇，然後就可以恢復失地了。

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有旨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鬥，騎兵少却，至磵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逾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明，乃默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賊衆悉無遺者。於是濟南始寧。詔就升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仍賜上尊、金帶、楮幣、名馬以勞之。有疾其功者，譖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搏霄依前詔，從卜蘭奚同征益都。搏霄即出濟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其弟昂霄代領其衆，朝廷從之。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有旨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

十七年，毛貴攻陷益都、般陽等路，有旨命令搏霄跟隨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伐毛貴。而同時濟南又告急，搏霄於是率兵救援濟南。大批賊兵從南面山上下來進攻濟南，遠望兩座山全是紅色。搏霄將軍隊留在城中，先派數十名騎兵前去挑戰，賊兵全數來戰，騎兵稍加退却，退到山谷中，伏兵出動，與騎兵并力作戰，濟南城中的軍隊又一齊出擊，大破賊兵。繼而般陽賊寇又邀集泰安的黨羽，越過南山來偷襲濟南。搏霄將軍隊布列在城上，不爲所動。賊兵夜間攻打南門，我軍祇用弓箭擂石抵禦。黎明，纔悄悄打開城東門，放出軍隊繞到賊兵背後。天亮之後，城上的軍隊全部下來，大開南門与伏兵前後夾擊，賊兵敗走。我軍仍追殺不捨，賊寇全數被殲。於是濟南纔安寧。下詔就地提升搏霄爲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并賞賜好酒、金帶、紙鈔、名馬以示慰勞。有人妒忌搏霄的功績，對總兵太尉紐的該說他的壞話，於是命令搏霄依照原先的詔命，隨卜蘭奚一同征討益都。搏霄立即從濟南出發，正值年老而且生病，請求讓他的弟弟昂霄代行統轄自己的部屬，朝廷同意。授昂霄爲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没多久，有旨命令搏霄防守河間的長蘆。

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既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使者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衆突至搏霄前，捽而問曰："汝爲誰?"搏霄曰："我董老爺也。"衆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是日，昂霄

十八年，搏霄率兵北行，并且說："我一離開，濟南必定無法保住。"隨後濟南果然陷落。搏霄正將軍隊駐扎在南皮縣的魏家莊，恰好有使者奉詔書授搏霄爲河南行省右丞，剛受命，毛貴的軍隊就到了，而我軍營壘尚未築好。衆將對搏霄說："賊兵已到應當怎麽辦?"搏霄說："我接受命令到了這裏，應當以死報國。"因而拔劍督率軍隊迎戰，不料大批賊兵突然衝到搏霄面前，抓住他問道："你是什麽人?"搏霄說："我是董老爺。"衆賊刺死搏霄，未見出血，祇見白氣衝天。這一天，昂霄也死於賊手。事情奏聞朝廷，

亦死之。事聞，贈宣忠守正保節功臣、榮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定。昂霄贈推誠孝節功臣、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謚忠毅。

贈摶霄爲宣忠守正保節功臣、榮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謚號忠定。贈予昂霄推誠孝節功臣、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謚號忠毅。

摶霄早以儒生起家，輒爲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略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摶霄早年以儒生入仕，就以能幹著稱，正當天下大亂，於是又憑武功自己發奮而起，他的才幹謀略遠過於常人，然而當時任用他却不能完全施展他的才能，君子爲之惋惜。

劉哈剌不花

劉哈剌不花，其先江西人。倜儻好義，不事家產，有古俠士風。居燕趙有年，遂爲探馬赤軍户。

劉哈剌不花，祖先是江西人。爲人卓越豪邁，好爲義舉，不經營家産，有古代俠士的風度。在燕趙地區居住多年，於是成爲探馬赤軍户。

至正十二年，潁、亳盜起，朝廷以泰不花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總兵討之。哈剌不花上書陳十事，其七言兵機及攻守方略。泰不花大喜，即辟爲掾史。未幾，奏除左右司都事。泰不花以哈剌不花嘗爲探馬赤，有膂力，善騎射，俾統前八翼軍，爲先鋒將。明號令，信賞罰，士皆樂爲之用，而料敵成敗，所向無失。是時，答失八都魯軍潰于長葛，收集散卒，復屯中牟。哈剌不花軍於汴梁南彭子岡。有自長葛來者言，總兵官已爲賊所敗，次中牟。哈剌不花曰："賊既捷，兵必再至，我不可不往援。"遂整兵而前。既而有使馳報：夜四鼓，賊從洧川渡河，未知其所向。哈剌不花曰："是必襲答失八都魯營耳。我行已緩，不及事，不若以精鋭斷賊歸路，覆之必矣。"於是領軍徐行。天未明，伏軍其歸路。賊果襲答失八都魯營，大掠輜重而回。哈剌不花伏軍四起，賊大敗，盡俘獲之。當是時，答失八都魯雖以平章政事總大兵，而哈剌不花功名與之相埒。

至正十二年，潁州、亳州盜賊興起，朝廷任命泰不花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統率軍隊討伐賊寇。哈剌不花上書陳説十項建議，其中有七項論説用兵機要和攻守策略。泰不花大喜，立即徵用爲掾史。没多久，奏請朝廷授予左右司都事。泰不花因爲哈剌不花曾經當過探馬赤軍，體力過人，善於騎馬射箭，所以讓他統率前八翼軍隊，作爲先鋒將。哈剌不花號令嚴明，賞罰有信，士兵都樂於聽從他的命令，而且預料戰爭的成敗，從來没有過失誤。這時，答失八都魯的軍隊在長葛戰敗，收集散兵，重新駐守中牟。哈剌不花的軍隊駐扎在汴梁南面的彭子岡。有人從長葛來報告，説總兵官已經被賊兵打敗，退駐中牟。哈剌不花説："賊寇既然獲勝，賊兵必定會再來，我不可不前往救援。"於是整頓軍隊前行。接着有使者奔馳來報：夜晚四更時分，賊寇從洧川渡過黄河，未知他們所向何處。哈剌不花説："這一定是去襲擊答失八都魯的軍營。我們的行動已經遲緩了，來不及救援，不如用精鋭的軍隊截斷賊兵的歸路，必定能擊潰他們。"於是率軍徐徐前行。天色未明，在賊寇返回的路上埋下伏兵。賊兵果然襲擊了答失八都魯的營寨，掠奪大批輜重而回。哈剌不花埋伏的軍隊四面出擊，賊兵大敗，將他們全部俘獲。當時，答失八都魯雖然以

十七年，山東毛貴率其賊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犯漷州，至棗林。已而略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京師人心大駭。在廷之臣，或勸乘輿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左丞相太平執不可。哈剌不花時爲同知樞密院事，奉詔以兵拒之，與之戰于柳林，大捷。貴衆悉潰退，走據濟南，京師遂安，哈剌不花之功居多。哈剌不花後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卒。

初，哈剌不花與信州人倪晦，字孟晰，同事泰不花爲掾史。晦涉書史，精文墨，機識警敏，泰不花深委任之，言無不從；而哈剌不花或有所論白，多沮不行，由是心銜泰不花。及泰不花事敗，走詣哈剌不花求援，而哈剌不花不能曲爲保全，乃縛泰不花送京師，致之死地，君子以是少之。

平章政事統率大軍，然而哈剌不花的功名却能與他抗衡。

十七年，山東毛貴率領所屬大批賊兵，從河間直奔直沽，隨之進犯漷州，抵達棗林。接着攻略柳林，威逼京畿，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京師人心極爲驚駭。在京的朝臣有的勸順帝到北邊巡視以躲避賊寇，有的勸順帝遷都到關陝地區，衆議紛然，惟獨左丞相太平堅持不同意。哈剌不花當時任同知樞密院事，接受詔命率軍隊抵禦賊兵，與賊兵在柳林交戰，取得大捷。毛貴的部衆潰退，逃到濟南據守，京師於是安定，大多是哈剌不花的功勞。哈剌不花後來升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死於任上。

信州人倪晦，字孟晰，起初與哈剌不花一同在泰不花屬下擔任掾史。倪晦博覽經史典籍，精於文墨，有謀略見識，機警敏捷，深得泰不花的依賴信任，凡是建言没有不聽從的；而哈剌不花間或有所論説建議，大多被阻撓不加施行，因此對泰不花懷恨在心。等到泰不花謀事失敗，逃到哈剌不花那裏請求援救，而哈剌不花却不能曲意爲之保全，竟將泰不花捆綁押送京師，致使泰不花被處死，君子因此而不滿哈剌不花。

王英

王英字邦傑，益都人。性剛果，有大節，膂力絶人，善騎射。襲父職，爲莒州翼千户。父子皆善用雙刀，人號之曰刀王。

至元二十九年，江西行樞密院命帥師南雄，討賊丘大老。賊六百餘人突至，英與戰，殺其渠帥劉把東，獲九十餘人。元貞元年，從左丞董士選討大山賊劉貴，擒之。二年，討永新、安福二州賊，餘黨皆息。

延祐二年，寧都賊起，行省命英率各萬户軍討之。賊勢甚張，英屢戰皆勝，斬獲不可勝數，積尸盈野，水爲不流。行省平章李世安，遣英迓江浙平章張閭所領軍於閩境，至木麻坑，擒賊蔡五九。又追賊至上虎嶂，

王英字邦傑，益都人。性格剛毅果斷，有大節，體力超越常人，善於騎馬射箭。承襲父親職位，擔任莒州翼千户。父子都善於使用雙刀，人們稱他們爲刀王。

至元二十九年，江西行樞密院命令王英統率軍隊前往南雄，討伐賊寇丘大老。賊兵六百餘人突然到來，王英與賊兵相戰，殺死賊帥劉把東，俘獲九十餘人。元貞元年，隨從左丞董士選討伐大山賊寇劉貴，將其擒獲。二年，討伐永新、安福二州的賊寇，將賊寇餘黨全部掃平。

延祐二年，寧都盜賊興起，行省命令王英率領各萬户的軍隊討賊。賊寇聲勢頗大，而王英屢次戰鬥全都獲勝，斬殺俘獲無法計算，積尸遍野，河水被堵塞而不能流動。行省平章政事李世安，派遣王英到福建境内迎接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張閭所率領的軍隊，抵達木麻坑時，擒獲賊寇蔡

遇賊三千餘人，盡殲之。

至治元年，以大臣薦，授忠武校尉、益都淄萊萬户府副千户。天曆元年，授宣武將軍。至順二年，行省命英招捕桂陽州賊張思進等二千人。英至，布以威信，皆相率請降。元統元年，授懷遠大將軍、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司事。

至元三年，萬安軍賊吴汝期等作亂，聚衆三千人。英至，賊皆就擒。未幾，李志甫起漳州，劉虎仔起潮州，詔命江西行省右丞燕帖木兒討之。方賊起時，英已致仕，平章政事伯撒里謂僚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其人雖投老，必可以義激。"乃使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吾雖老，其可坐視乎！"據鞍横槊，精神飛動，馳赴焉。及賊平，英功居多。

至正中，毛貴陷益都，英時年九十有六，乃謂其子弘曰："我世受國恩，美官厚禄，備嘗享之。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卒。毛貴聞之，使具棺衾以葬。將斂，舉其尸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弘請公歸葬先塋。"祝畢，尸遂起，觀者莫不驚異。山東宣慰使普顔不花及憲司，請恤典于朝，有曰："不食寇粟，餓死芹泉，有夷、齊之風，爲臣之清者也。"芹泉，谷名，英所居也。

五九。又追擊賊寇到上虎嶂，遇到賊寇三千餘人，將他們全部殲滅。

至治元年，由於大臣推薦，授王英忠武校尉、益都淄萊萬户府副千户。天曆元年，授宣武將軍。至順二年，行省命令王英招諭捕拿桂陽州賊寇張思進等二千人。王英到達桂陽州後，以自己的威望信譽使得賊寇紛紛請求投降。元統元年，授懷遠大將軍、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司事。

至元三年，萬安軍賊寇吴汝期等人叛亂，聚衆三千人。王英一到，賊寇全部就擒。不多久，李志甫在漳州叛亂，劉虎仔在潮州叛亂，下詔令江西行省右丞燕帖木兒討伐賊寇。正當賊寇興起時，王英已經退休，平章政事伯撒里對僚佐們説："這些賊寇雖屬鼠竊狗偷，然而非刀王前往不可。這人雖已年老，必定可以用大義來激勵他。"於是派人去將王英接來。王英説："國家有事，我雖然年老，難道能坐視不管嗎！"上馬挺槊，神采飛揚，急馳趕赴軍中。平定賊寇，王英的功勞居多。

至正年間，毛貴攻陷益都，王英當時已經九十六歲，於是對他的兒子王弘説："我家世代受國家恩惠，高官厚禄，全都享用過了。如今我老了，縱然不能從軍上陣來報答天子，怎能忍心食異姓之食以求生呢！"數日水漿不入口而死。毛貴聽到此事，派人備辦棺木壽衣安葬王英。正要入殮，他的尸體却抬不動，於是焚香禱告説："公子王弘請您回到祖先的墳墓安葬。"禱告完畢，尸體就抬起來了，觀看的人對此無不驚異。山東宣慰使普顔不花和御史臺，向朝廷請求善後禮儀，其文説："不食賊寇的糧食，寧願餓死在芹泉，有伯夷、叔齊的風格，是臣子中清高的人。"芹泉，山谷的名稱，是王英居住的地方。

石抹宜孫　*石抹繼祖*

石抹宜孫字申之。其先遼之迪烈糺人。五世祖曰也先，事太祖爲御史大夫，自有傳。也先之曾孫曰繼祖，字伯善，襲父職，爲沿海上副萬户。初以沿海軍分鎮台州，皇慶元年，又

石抹宜孫字申之。他的祖先是遼代的迪烈糺人。五世祖名也先，服侍太祖擔任御史大夫，另有傳。也先的曾孫名繼祖，字伯善，承襲父親的官職，任沿海上副萬户。起初率領沿海軍隊分别鎮守台州，皇慶元年，又調防婺、處兩州。治軍

移鎮婺、處兩州。馭軍嚴肅，平寧都寇，有戰功；且明達政事，講究鹽策，多合時宜。爲學本於經術，而兼通名法、縱横、天文、地理、術數、方技、釋老之説，見稱薦紳間。宜孫其子也。

宜孫性警敏，嗜學問，於書務博覽，而長於詩歌。嘗借嫡弟厚孫蔭，襲父職，爲沿海上副萬户，守處州。及弟長，即讓其職還之，退居台州。

至正十一年，方國珍起海上，江浙行省檄宜孫守温州，宜孫即起任其事。其年閩寇犯處州，復檄宜孫以兵平之。以功，升浙東宣慰副使，分府于台州。頃之，處之屬縣山寇并起，宜孫復奉省檄往討之。至則築處州城，爲禦敵計。

十七年，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鐵睦邇承制升宜孫行樞密院判官，總制處州，分院治于處。又以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基爲其院經歷，蕭山縣尹蘇友龍爲照磨，而宜孫又辟郡人胡深、葉琛、章溢參謀其軍事。處爲郡，山谷聯絡，盗賊憑據險阻，輒竊發，不易平治。宜孫用基等謀，或擣以兵，或誘以計，未幾，皆殲殄無遺類。尋升同僉行樞密院事。當是之時，天下已多故，所在守將各自爲計相保守。於是浙東則宜孫在處州，邁里古思在紹興爲稱首。

十八年十二月，大明兵取蘭溪，且逼婺，而宜孫母實在婺城。宜孫泣曰："義莫重於君親，食禄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母在難而不赴，是無親也。無君無親，尚可立天地間哉!"即遣胡深等將民兵數萬往赴援，而親率精鋭爲之殿。兵至婺，與大明兵甫接，即敗績而還。時經略使李國鳳至

嚴明，平定寧都賊寇，立有戰功；而且明瞭政事，探討鹽法，大多符合當時的需要。做學問以儒家經學爲本，同時兼通名法、縱横、天文、地理、術數、方技、釋老各種學説，爲士大夫所稱許。宜孫是他的兒子。

宜孫秉性機警敏捷，酷愛學問，讀書務求博覽，而長於詩歌。曾經借用嫡出弟弟厚孫的恩蔭，承襲父親的官職，擔任沿海上副萬户，鎮守處州。等到弟弟長大，就將這一官職讓還給他，自己退居住在台州。

至正十一年，方國珍在海上起事，江浙行省傳檄宜孫防守温州，宜孫立即出來負責這一事務。當年福建賊寇進犯處州，又檄令宜孫率兵討平福建賊寇。因爲有功，升任浙東宣慰副使，在台州分設治所。不久，處州所屬各縣山中賊寇到處興起，宜孫又奉行省檄令前往討伐賊寇。一到就修築處州城，作爲抵禦敵寇的措施。

十七年，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鐵睦邇以順帝的名義升宜孫爲行樞密院判官，總轄處州，在處州分設行樞密院治所。又任命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基爲處州行院經歷，任命蕭山縣尹蘇友龍爲照磨，而宜孫又任用處州人胡深、葉琛、章溢參謀行院軍事。處州境内，山谷連接交錯，盗賊憑藉險阻據守，不時出没，不易平定治理。宜孫采用劉基等人的謀劃，或者派兵進剿，或者用計引誘，未過多久，賊寇全部被殲滅無遺。很快宜孫升爲同僉行樞密院事。當時，天下已是多處變亂，各地守將都爲自己考慮以求保全守禦。因而浙東地區則有宜孫在處州，邁里古思在紹興，作爲首領。

十八年十二月，大明軍隊攻取蘭溪，將要逼近婺州，而宜孫的母親就在婺州城中。宜孫哭泣着説："道義中没有比忠君和敬養親人更爲重要的，食國君的俸禄而不擔負其事務，就是無君；母親有危難而不趕赴救援，就是無親。無君無親，還能存在於天地之間嗎!"立即派遣胡深等人率領民兵數萬人前往救援，而宜孫親自率領精鋭作爲殿後。軍隊到達婺州，剛與大明軍隊接

浙東，承制拜宜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

戰，就大敗而還。當時經略使李國鳳到達浙東，以順帝的名義授宜孫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官階爲中奉大夫。

明年，大明兵入處州，宜孫將數十騎走福建境上，欲圖報復，而所至人心已散，事不可復爲。嘆曰："處州，吾所守者也。今吾勢已窮，無所於往，不如還處州境，死亦爲處州鬼耳！"既還，至處之慶元縣，爲亂兵所害。事聞，朝廷贈推誠宣力效節功臣、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上柱國，追封越國公，謚忠愍。

第二年，大明軍隊進入處州，宜孫率領數十人馬逃到福建境内，準備策劃報復，然而所到之處人心已經渙散，事情無法挽回。嘆息説："處州，是我的職責所在。如今我的勢力已經完了，没有地方可去，不如回到處州境内，死也是處州的鬼啊！"返回之後，到達處州的慶元縣，被亂兵殺害。事情奏聞，朝廷贈宜孫推誠宣力效節功臣、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上柱國，追封越國公，謚號忠愍。

邁里古思

邁里古思者，寧夏人也，字善卿。至正十四年進士，授紹興路録事司達魯花赤。苗軍主將楊完者在杭，縱其軍鈔掠，莫敢誰何，民甚苦之。俄有至紹興城中强奪人馬者，邁里古思擒斬數人，苗軍乃懼，不敢復至其境。邁里古思名聲遂大振。

邁里古思是寧夏人，字善卿。至正十四年考中進士，授紹興路録事司達魯花赤。苗族軍隊主將楊完者在杭州時，放縱他的軍隊搶劫，没有人敢把他們怎麽樣，百姓被他們害得很苦。不久有軍人到紹興城中强奪别人的馬匹，邁里古思逮捕數人將其處斬，苗族軍士纔害怕，不敢再到邁里古思的轄地。邁里古思也因此名聲大振。

會江南行臺移治紹興，檄邁里古思爲行臺鎮撫，乃大募民兵，爲守禦計。處州山賊焚掠婺之永康、東陽，邁里古思提兵往擊之，與石抹宜孫約期夾攻其巢穴，山賊以平。擢江東廉訪司經歷，仍留紹興，以兵衛臺治。時浙東、西郡縣多殘破，獨邁里古思保障紹興，境内晏然，民愛之如父母。江浙省臣乃承制授行樞密院判官，分院治紹興。

正好江南行御史臺的治所遷移到紹興，檄令邁里古思負責保衛行御史臺，於是大量招募民兵，爲守禦作準備。處州山區賊寇焚燒搶劫了婺州的永康、東陽二縣，邁里古思率兵前往攻擊賊兵，與石抹宜孫約定時間夾攻賊寇巢穴，山賊因而被掃平。升邁里古思爲江東廉訪司經歷，仍舊留守紹興，率軍守衛行御史臺治所。當時浙東、浙西的州縣大多已殘破，惟獨邁里古思保衛着紹興，境内安寧，百姓敬愛邁里古思如同父母。江浙行省於是以順帝的名義授邁里古思行樞密院判官，於紹興分設行院治所。

會方國珍遣兵侵據紹興屬縣，邁里古思曰："國珍本海賊，今既降，爲大官，而復來害吾民，可乎！"欲率兵往問罪。先遣部將黄中取上虞，中還，請益兵。是時朝廷方倚重國珍，資其舟以運糧，而御史大夫拜住哥，與國珍素通賄賂，情好甚厚，憤邁里古思擅舉兵，恐且生事，即使人

又逢方國珍派遣軍隊侵占紹興的屬縣，邁里古思説："國珍本是海賊，如今既已歸降，做了大官，而還要來禍害我的百姓，能這樣做嗎！"準備率兵前往問罪。先派遣部將黄中攻取上虞，黄中返回，請求增派軍隊。當時朝廷正依賴國珍，利用他的船隻運輸糧食，加上御史大夫拜住哥與國珍素來互通賄賂，感情甚爲深厚，憤恨邁里古思擅自發兵，擔心將會發生變故，急忙派人

召邁里古思至其私第，與計事，至則命左右以鐵錘撾死之，斷其頭，擲厠溷中。城中民聞之，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

把邁里古思召到他的私人住宅，説是與邁里古思商議事情，邁里古思一到，拜住哥就命令身旁的人用鐵錘將他砸死，割下他的頭，扔進厠所中。城中百姓聽到此事，不分男女老幼没有不痛哭的。

黄中乃率其衆復讎，盡殺拜住哥家人及臺府官員掾史，獨留拜住哥不殺，以告于張士誠，士誠乃遣其將以兵守紹興。拜住哥尋遷行宣政院使，監察御史真童糾言："拜住哥陰害帥臣，幾致激變，不法不忠，莫斯爲甚。宜稽諸彝典，置于嚴刑。"於是詔削拜住哥官職，安置潮州，而邁里古思之冤始白。

黄中於是率領部衆爲邁里古思報仇，將拜住哥的家屬以及行御史臺治所的官員掾史全部殺死，惟獨留下拜住哥不殺，并把此事告知張士誠，士誠於是派遣將領率軍隊據守紹興。拜住哥不久遷任行宣政院使，監察御史真童彈劾他説："拜住哥暗自殺害統兵官員，幾乎激起變亂，不遵法度不忠於國家，没有比這更爲嚴重的了。應該依照國家大法，對他處以嚴刑。"於是下詔削除拜住哥的官職，安置在潮州，因而邁里古思的冤屈纔得以洗雪。

元史卷一百八十九

列傳第七十六

儒學(一)

前代史傳，皆以儒學之士，分而爲二，以經藝顓門者爲《儒林》，以文章名家者爲《文苑》。然儒之爲學一也，《六經》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故經非文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由是而言，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爲二也明矣。

前代史書傳記，都將儒學之士分爲兩類，專門研究經學的人列入《儒林傳》，以文章著名的人列入《文苑傳》。然而儒家的學説本是統一的，《六經》是儒家之道的根本所在，而文章則是用以表達儒家之道的工具。所以没有文章則無法闡明《六經》的旨趣；而文章不以《六經》爲根本，又何足以稱爲文章。由此而言，經學與文章，不可一分爲二就很明確了。

元興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經能文顯著當世者，彬彬焉衆矣。今皆不復爲之分别，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輔教傳後者，合而録之，爲《儒學傳》。

元朝興起一百年間，上自朝廷内外的名公巨卿，下到隱逸山林的布衣之士，因通曉經學擅長文章而著稱當世的，可謂文質兼備人才衆多。現不再將他們分類，而衹選擇其中聲名尤爲卓著、可以輔助教化傳於後世的人，一起記載，作爲《儒學傳》。

趙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太子闊出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輒脱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尸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被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太宗乙未年，命令太子闊出統領軍隊討伐宋朝，德安因曾經抵抗蒙古軍，百姓數十萬全部被俘虜殺戮，没有一人遺漏。當時楊惟中在軍中負責行中書省事務，姚樞奉詔命在軍中尋訪儒生、道士、僧人、醫士、占卜之人，凡是儒生被登記爲俘虜的，都將他們從俘虜中解脱出來帶回蒙古國，趙復也在其中。姚樞與趙復交談，確信他是個才能出衆的人，而趙復因爲自己的家人宗族都被殘害，不願意到蒙古國去，因而與姚樞訣别。姚樞恐怕趙復自殺，將他留在營帳中同自己一起住宿。姚樞半夜醒來，月色皎潔，營帳中衹留下趙復的睡衣，急忙馳馬在尸體堆周圍尋找呼叫，不見趙復。走到水邊，

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强從之。先是，南北道絶，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注，盡録以付樞。

纔發現趙復已經披髮赤足，仰天呼號，將要投水自盡。姚樞以徒然死去無益於事勸告趙復，說：“你活在人世，則子孫或許可以傳衍百世；跟隨我到蒙古，保證不會有意外。”趙復勉强聽從。以前，蒙古國與宋朝之間道路阻絶，書籍互不流通；到這時，趙復將自己所記的二程、朱熹對各經的傳注，全部抄録下來交給姚樞。

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悦，因不强之仕。惟中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顔、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後。别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顔淵言行，作《希賢録》，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

趙復到燕京以後，跟從他學習的學子有百餘人。世祖當時爲藩王，曾經召見趙復，問道：“我想要滅掉宋，你能引導我嗎？”趙復回答說：“宋是我的父母之國，從未有過帶領他人來討伐自己父母的人。”世祖很高興，因而不勉强趙復做官。楊惟中聽了趙復的議論，開始傾慕他的學問，於是與姚樞商量創建太極書院，設立周子祠，以程顥、程頤、張載、楊時、游酢、朱熹六位君子配祭，選取前人遺著八千餘卷，請趙復在書院中教授。趙復認爲從周敦頤、二程之後，理學書籍十分廣博，學者難以貫通，於是根據伏羲、神農、堯、舜如何順應天道制定大法，孔子、顔淵、孟子如何創立教化垂範後世，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如何繼承光大儒家之道，作《傳道圖》一書，并且將列位聖賢的著作目録逐條列於圖後。又另著《伊洛發揮》一書，以標明程朱理學的宗旨。因爲朱熹門人分散於四方，於是趙復將書籍記載中所見到的和傳聞中所聽到的弟子，共五十三人，編成《師友圖》一書，以寄托自己作爲朱熹私淑弟子的志向。又選取伊尹、顔淵的言行，作《希賢録》一書，使學者得以知曉應當仰慕的榜樣，然後道德修養的起點和努力的途徑就完備了。姚樞辭官隱居蘇門之後，就跟從趙復傳習他的學問，由此許衡、郝經、劉因，都得到理學的書籍而尊崇信仰這一學說。蒙古統治地區知道有程、朱的學說，就是從趙復開始的。

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

趙復爲人，平易近人而又守志不屈，雖然居住在燕京，却不忘記故國。與人交往，尤其重視情誼。元好問以善作文章聞名當時，他返回南方時，趙復向他贈言，告誡他過求廣博則易迷惑本心，看重文章則易喪失儒學的根本，勉勵他修養

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德行研讀《易經》探求文王、孔子的宗旨。趙復以德愛人的事情大致如此。趙復原住在長江、漢水之濱，以江漢自稱，學者稱呼他爲江漢先生。

張𧶘

張𧶘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王柏，得朱熹三傳之學，嘗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𧶘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注，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既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

張𧶘字達善，他的祖先是蜀地導江人。蜀地失陷之後，僑居江左。金華人王柏，是朱熹三傳弟子，曾經在台州的上蔡書院講授道學，張𧶘師從王柏學習。從《六經》、《論語》、《孟子》的傳注，到周敦頤、二程、張載的精微之言，凡是經過朱熹論定的，無不潛心體味思索，追根溯源。不僅專心用功，而且長久不懈，學問日益博大精深，南北各國的學者，很少能與他相比。

至元中，行臺中丞吴曼慶聞其名，延致江寧學官，俾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遣從𧶘游，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遠近翕然，尊爲碩師，不敢字呼，而稱曰導江先生。大臣薦諸朝，特命爲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

至元年間，江南行御史臺中丞吴曼慶聽到張𧶘的名聲，邀請他到江寧當教官，使子弟跟從他學習。中原地方的士大夫想要子弟學習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而品德優良的，都將他們的子弟送來隨張𧶘學習，或者開設私塾請他執教。張𧶘在揚州，前來向他學習的人尤爲衆多，遠近趨附，尊他爲大師，不敢稱呼他的字，而稱爲導江先生。大臣將張𧶘推薦於朝廷，世祖特命他爲孔子、顏淵、孟子三家學説的教授，鄒、魯地方的人，尊崇誦讀聖賢的遺訓，久而不衰。

𧶘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説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詵詵如也。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夾谷之奇、楊剛中尤顯。𧶘無子。有《經説》及文集行世。吴澄序其書，以爲議論正，援據博，貫穿縱横，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真州守臣以𧶘及郝經、吴澄皆嘗留儀真，作祠宇祀之，曰三賢祠。

張𧶘氣概端莊持重，聲音洪亮，講解經書特别精確縝密，與隨從他學習的弟子，彼此十分融洽。他的高足中知名的人很多，其中夾谷之奇、楊剛中尤爲出名。張𧶘没有兒子。著有《經説》和文集流傳後世。吴澄爲他的書作序，認爲他議論淳正，徵引廣博，貫穿縱横，宛如新安朱熹的嫡傳弟子。至正年間，真州的地方官因爲張𧶘及郝經、吴澄都曾經在儀真居住過，修建祠堂祭祀他們，稱作三賢祠。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吴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齋禱于天，而靈應隨至。事聞于朝，爲改所居鄉曰純孝。

金履祥字吉父，婺源蘭溪人。他的祖先本姓劉，因與吴越錢武肅王的名音相近而避諱，改姓金。履祥的從曾祖父金景文，生活在南宋建炎、紹興年間，以孝行著稱，父母生病，景文齋戒祈禱上天，神靈的感應就隨之而降。事情被奏報到朝廷，爲此將景文居住的鄉改稱純孝鄉。

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榦，而榦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

履祥幼年時聰慧明達，父親兄長給他稍稍講一些書，便能背誦。長大以後，越發勤勉自勵，所有天文、地理、禮樂、田賦、兵法謀略、陰陽、音律曆法的書籍，無不遍加探究。成年後，傾慕周敦頤、二程的學説，跟從同郡人王柏學習，又隨王柏投到何基的門下。何基的學問來源於黃榦，而黃榦是親身得到過朱熹傳授的人。從此以後，履祥對學問的鑽研愈加精深，造詣也愈加深厚。

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絶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略，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虚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塢，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

當時宋朝的國勢已經無法挽回，履祥於是決定放棄通過科舉做官的願望。但自負有治理國家拯救萬民的才略，也不忍心立刻捨棄救世之心。正逢襄樊的宋軍日益告急，宋朝官兵坐視危亡而不敢救援，履祥因此奏言牽制敵軍攻其虚弱的計策，請求派大軍由海路直奔燕、薊，那麼圍困襄樊的蒙古軍，就可以不攻而自行退走。而且詳盡地叙述了海船經過的路綫，所有的州郡縣邑，以及大洋海島，途中的困難與便利，以及各處里程的遠近，清清楚楚，可依據實行。宋朝最終也未能采用。等到後來朱瑄、張清向元朝進言海運的便利，而所經過的海道，與履祥當年的上書相對照，没有絲毫差異，於是人們纔信服履祥學問的精確。

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岩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繫於常倫也。

宋德祐初年，起用履祥爲迪功郎、史館編校，推辭不就任。宋朝即將滅亡，各地盜賊興起，履祥隱居在金華境内的山中，戰亂稍稍平息，則遨游群峰峽谷，追逐流雲皓月，寄托情懷於歌咏之中，對人世滄桑處之坦然。平時獨處，整天端莊肅穆；若是待人接物，則情趣盎然神態和悦。教導啓迪後輩學子，嚴格不倦，尤其看重情誼。有位老朋友的兒子犯了罪，母子二人分别發配給他人作奴隸，彼此不知死生已有十年，履祥竭盡家産設法解救，終於將他們贖身出來母子團聚；後來那個兒子成爲顯貴，履祥始終不談此事，見面時僅僅問候辛苦而已。何基、王柏的喪事，履祥率領同門師友，根據禮儀穿着喪服，觀看的人纔知道師生情誼關係到綱常倫理。

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

履祥曾經説，文正公司馬光作《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作《通鑑外紀》，以記載《通鑑》以

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説，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况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謙爲益加校定，皆傳于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于朝。

前的史事，然而劉恕的書不以《春秋》爲本，却相信其他各家的記載，是非標準與孔子相悖，不足以作爲信史流傳。自帝堯以前的歷史記載，未經過孔子論定，本是粗俗而難以相信的，孔子因而根據魯國的史書來作《春秋》，周王朝與各諸侯國的事情，除非有携帶玉帛的使臣前來通報，則魯國的史書不得記載，而不是孔子删定《春秋》時削去的。何况左丘明的記載，有的闕失有的荒謬，所有這些都不能用補《春秋》之不足來解釋。履祥於是采用邵雍《皇極經世曆》、胡宏《皇王大紀》的體例，增删折衷，一概以《尚書》爲主，此後的歷史用《詩》、《禮》、《春秋》續補，兼采舊史與諸子，以編年體記載史事，上起唐堯以後，下接《通鑑》之前，編成一書，共二十卷，稱爲《通鑑前編》。凡所引用的書籍，都加以考證詮釋，來確定其涵義，其中很多是前代儒家所未曾闡發的。書成之後，履祥將書交給門人許謙，説："堯、舜二帝與夏、商、周三王的盛世，他們的精微言論與美好德行，應該被後代的帝王所效法，戰國時期申不害、商鞅的變法，他們嚴酷的法令和殘暴的政治，也是後代的帝王所應當引以爲戒的，因此我這部書是不可以不著的。"履祥其他的著作有：《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許謙對這些書進一步加以校定，都在學者中流傳。天曆初年，廉訪使鄭允中上表將這些書進獻於朝廷。

初，履祥既見王柏，首問爲學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柏字也。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并充於己者也。

當初，履祥見到王柏，首先請教治學的方法，王柏告訴他必須首先確立學習聖賢的志向，并且援引前輩儒家的話：涵養持敬來保守自己的志向，確立志向來存養自己的本性，志立之於應事接物，敬行之於涵養内心，這就是治學的基本方法。等見到何基，何基對他説："會之屢次談到賢者之所以爲賢者，在於區别了天理與人欲，你應當自今日就開始實行。"會之，是王柏的字。當時的評論者認爲，何基的清高耿直純厚質樸像尹和靜，王柏的高超明達剛毅正直像謝良佐，履祥則親身得到二人的傳授，而且兼收并蓄於自身。

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吴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于鄉學。至正中，賜謚文安。

履祥居住在仁山脚下，學者因此稱他爲仁山先生。大德年間去世。元統初年，履祥的同鄉吴師道任國子博士，寫信給金華的學官，在鄉學中祭祀履祥。至正年間，賜履祥謚號文安。

許謙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曰洸、曰洞，洞由進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于時。洸之子寔，事海陵胡瑗，能以師法終始者也。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至謙五世，爲金華人。父觥，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顯以歿。

許謙字益之，他的祖先是京兆人。九世祖許延壽，曾任宋朝刑部尚書。八世祖許仲容，任太子洗馬。仲容的兒子名洸、洞，許洞以考中進士作官，因擅長作文章和處理政事聞名當時。許洸的兒子許寔，拜海陵人胡瑗爲師，是能始終如一遵行老師教導的人。許寔從平江遷居婺州金華，到許謙共五代，都是金華人。許謙的父親許觥，考中宋朝淳祐七年進士，做官未及通顯就去世了。

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奥。於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强；於先儒之説，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

許謙出生後幾年父親就去世了，剛剛學會説話，伯母陶氏就口誦《孝經》、《論語》傳授給他，許謙聽過之後就能記誦不忘。長大一點，勤奮學習，制定讀書計劃來督責自己，取四部書按日程晝夜攻讀，即使生病也不停息。後來又就學於金履祥門下，履祥對他説："士子治學，如同甜、酸、苦、辣、鹹五味的調和一般，醋醬加上之後，則酸鹹的味道頓時有了變化。你來見我已經三天了，却還是同普通人一樣，難道是我的學問不能啓發你嗎？"許謙聽到這番話，驟然警覺。幾年之後，完全掌握了金履祥所傳學問的奥秘。許謙對書無所不讀，窮究聖人的微言大義，即使是隻言片語，都不敢忽略。有些解釋不通的地方，則不敢勉强解説；對於前輩儒家的解説，有些自己認爲不合適的，也不苟同。

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説》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説》

許謙讀了《四書章句集註》後，著《叢説》二十卷，對學者説："治學應當以聖人爲楷模，但是必須首先體會到聖人的用心，然後纔可以學習聖人的行事。聖賢的宗旨，全部包括在《四書》之中，而《四書》的義理，完備於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衹是此書文辭簡潔寓意深遠，讀者怎麽可以漫不經心地讀它呢！"許謙讀了《詩集傳》後，著《詩集傳名物鈔》八卷，校定《詩集傳》的注音詮釋，考證書中的名物度數，來補充前輩儒家的闕失，同時保存一些散失的古

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仿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

義，其書旁徵博引，最後用許謙自己的看法作結論。許謙讀了《書集傳》後，著《叢説》六卷。他閱讀史書後，著《治忽幾微》一書，依照史學家以年代爲綫索綜述各朝歷史的方法，上起太皞氏，下到宋朝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去世，完備記載了歷史上的各個朝代，綜述各朝年歲，探究興亡原因，標明人事善惡，大致許謙認爲司馬光去世後，中原的盛世就無法復興，誠然是治世與亂世轉折的關鍵。所以仿照前人續《春秋》而特地記載孔子去世的旨意，以表明自己的歷史見解。

又有《自省編》，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韵、醫經、術數之説，亦靡不該貫，旁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藴。嘗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别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别以鉛黄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吴師道購得吕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書也。

許謙又著《自省編》一書，凡是白天所做的事，夜晚必定要記下來，那些不可以記載的事，就不去做。其他如天文、地理、典章、制度、經濟、刑法、文字、音韵、醫書、術數等學説，也無不博覽貫通，旁及佛家、道家的論著，也都透徹地探索其中的深奥涵義。許謙曾經説："學者誰不説應排斥異端邪説呢，然而如果不深入研究它們的奥秘，從而知道它們之所以成爲異端邪説，那麽想要辨别它們與正統儒學的相同與歧異，區分二者的正確與謬誤，就幾乎是不可能的。"許謙又曾經點校《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對於書中的主旨要領，顛倒的行句和誤加的文字，一一用青、黄、朱、墨等顔色加以區别，至於自己有所闡發之處，則特别加以説明。後來吴師道買到吕祖謙點校的《儀禮》，與許謙所校定的儀禮比較，不同之處僅有十三條而已。許謙不喜歡誇耀顯露自己，所作的詩歌文章，若不是有助於儒學經義，發揚維護世道教化的，則從來不肯輕易落筆。

延祐初，謙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吴、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内外殫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疏，入於密微，聞者方傾

延祐初年，許謙居住在東陽八華山，學者紛紛會集於此向他學習。不久許謙就開館講學，遠自幽、冀、齊、魯，近則荆、揚、吴、越，各地學者都不惜長途跋涉前來受教。許謙教誨學生，殫精竭慮，身心俱勞，他曾經説："自己懂得的，教他人也懂得，難道不是很快樂嗎！"有人向許謙請教問難，而言詞不能表達自己的意思，許謙就替他提出要問的問題，并且解除他的疑惑。許謙與學生討論講授，整日不倦怠，往往

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鋭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録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絶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耻，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

從粗淺的地方開始，最後引導至艱深精微的内容，學者專心致志地聽講，而許謙的講論也愈加精當。許謙對懶惰的人使他們勤奮，急躁的人則予以抑制，拘泥的人使他們開朗，放縱的人則予以約束。到許謙門下學習的士子，見於記録的有一千餘人，許謙根據各自的才能天份，使他們都有所收獲。然而許謙惟獨不向他人傳授科舉文章，説："這正是取義與趨利的區分所在。"許謙重視孝敬友愛，有超越常人的行爲。他的處世不拘泥於古人，也不屈從於世俗。許謙不出鄉里四十年，四方學者，以未登門求學爲耻辱，士大夫凡是經過許謙的家鄉，必定要到他家致以問候。有人向許謙詢問典章禮儀政事，許謙都根據他們所掌握理解的程度，爲他們分析歸納，聽者無不滿足而佩服。

大德中，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爲災在吴、楚，竊深憂之。是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于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爲白雲先生。朝廷賜謚文懿。

大德年間，火星進入南斗座的句已星運行，許謙認爲災難將發生在吴、楚地區，私下深爲此事擔憂。這一年大災荒，許謙容貌愈加削瘦，有人問他説："難道你的糧食不足嗎?"許謙説："如今國家和百姓都貧乏至極，道路上餓死的人滿目皆是，我能够獨自飽食嗎！"他的用心就是如此。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都是中州地區負有盛名的人，對許謙深爲推重佩服，將他推薦到朝廷；朝廷内外有名的大臣列舉他的道德與操守，前後上奏疏章數十次；而本郡又以隱逸之士推薦許謙來響應朝廷徵求人才的詔令；鄉試時，邀請他主持考生的評定取捨，都不能使許謙應召。到晚年，許謙獨自承擔儒學正宗的重任，遠近學者，都以許謙一人的安危，維係儒學道統的盛衰。至元三年去世，享年六十八歲。許謙曾經自稱白雲山人，世人稱他爲白雲先生。朝廷賜謚號文懿。

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殁，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熹之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爲請于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于學官。

當初，何基、王柏及金履祥去世時，他們的學説還没有特别流傳，直到許謙纔使他們的學術日益顯著，所以學者追溯源流，認爲他們四人都是朱熹學説的正宗嫡傳。江浙行中書省爲此特向朝廷奏請，設立四賢書院，來紀念他們四人，并列於學校。

同郡朱震亨，字彦修，謙之高第

許謙的同鄉朱震亨，字彦修，是許謙的高

弟子也。其清修苦節，絶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足。他操守清高、守志不渝，極似古代行爲淳厚的士人，所到之處人們大多被他感化。

陳櫟

陳櫟字壽翁，徽之休寧人。櫟生三歲，祖母吴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

陳櫟字壽翁，徽州休寧人。陳櫟三歲時，祖母吴氏口誦《孝經》、《論語》傳授給他，陳櫟當時就能背誦。五歲進入小學，開始涉獵經典史籍。七歲能通曉進士學業。十五歲時，鄉里的人都以他爲師。

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於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没未久，而諸家之説，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集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説，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爲説以補其闕。於是朱熹之説大明於世。

南宋滅亡後，科舉考試被廢止，陳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的學説，廣泛地研讀探索，貫通古今。陳櫟曾經説，對聖人之道有功績的人，没有能比得上朱熹的，朱熹去世後没有多久，各家學説，就往往失去朱熹的本來宗旨，於是著《四書發明》、《書集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不下數十萬言，凡諸位大儒的學説，有與朱熹相背離的，都予以删去；至於朱熹的精微言辭與隱密涵義，則加以引申闡發；而對於朱熹學説中的不完備處，又加以論説來補充他的闕失。於是朱熹的學説纔廣泛爲人們所接受。

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强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户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吴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爲多，凡江東人來受業於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

延祐初年，下詔舉行科舉考試選拔士人，陳櫟不準備參加考試，官府强迫他前往，鄉試考中舉人，隨後不再參加禮部考試。在家中教授弟子，數十年足不出户。陳櫟爲人孝敬友愛，尤其剛毅正直，日常生活之間，一舉一動都符合禮制法度。與人交往，不迎合權貴，也不爲私利而改變自己的主張。善於誘導學者，孜孜不倦。臨川人吴澄，曾經稱贊陳櫟對發揚朱熹學説貢獻最多，凡是江東人來向吴澄學習的，吴澄都讓他們回去跟陳櫟學習。陳櫟居住的房舍名爲定宇，學者於是用定宇先生來稱呼他。元統二年去世，享年八十三歲。

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吴澄并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迹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

揭傒斯爲陳櫟作墓志銘，而將他與吴澄并稱，説："吴澄居住在交通發達的大城市，又屢次在朝廷任職，天下學者，從四面八方追隨他，所以吴澄的學説易於流傳影響廣泛，地位尊崇而顯耀。陳櫟隱居於萬山之中，與草木山石爲伴，而足迹未曾踏出鄉里，所以他的學説一定要依賴著作流傳，天下纔能知曉。等到他的學説一旦流行於世，却又是無人可與之抗衡的，這真可以稱

得上是儒士中的豪傑了。”世人認爲這是有見識的評論。

胡一桂　胡炳文

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方平。一桂生而穎悟，好讀書，尤精於《易》。初，饒州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黄榦，而一桂之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啓蒙通釋》。一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

宋景定甲子，一桂年十八，遂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録纂疏》、《周易啓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録纂疏》、《十七史纂》，并行于世。

其同郡胡炳文，字仲虎，亦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熹所著《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爲説，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指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藴。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峰先生。炳文嘗用薦者，署明經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

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親胡方平。一桂天性聰慧過人，喜好讀書，尤其精通《易經》。當初，饒州德興人沈貴寶，師從董夢程學習《易經》，夢程則師從黄榦得到朱熹的《易》學，而一桂的父親胡方平正趕上跟從沈貴寶、董夢程學習，曾經著《易學啓蒙通釋》一書。所以一桂的學問，來源於胡方平，得到朱熹《易》學的正宗嫡傳。

南宋景定甲子年，一桂十八歲，就考中了舉人，參加禮部考試落選，回到家鄉講學，遠近地區的學者都拜他爲師，稱爲雙湖先生。一桂的著作有《周易本義附録纂疏》、《周易啓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録纂疏》、《十七史纂》，都流傳於世。

一桂的同鄉胡炳文，字仲虎，也以精通《易》學聞名於世，著有《易本義通釋》，并對於朱熹所著的《四書章句集註》，鑽研尤爲深入。餘干人饒魯的學問，根源於朱熹，但他的學説，多與朱熹相牴牾，炳文徹底糾正了饒魯的謬誤，著《四書通》一書，凡是饒魯與朱熹文辭相異而宗旨一致的地方，合而爲一；凡是兩人文辭相同而宗旨相異的地方，則加以分析辨正，往往闡發出朱熹未能闡明的底藴。東南地區的學者，以炳文的自稱，稱他爲雲峰先生。炳文曾經被人推薦，擔任明經書院山長，兩次遷調後就任蘭溪州學正。

黄澤

黄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舒藝知資州内江縣，卒，葬焉，子孫遂爲資州人。宋初，延節爲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累贈金紫光禄大夫，澤十一世祖也。五世祖拂，與二兄播、揆，同年登進士第，蜀人榮之。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

黄澤字楚望，他的祖先是長安人。唐朝末年，黄舒藝任資州内江縣知縣，死於任所，就埋葬在當地，子孫於是成爲資州人。宋朝初年，黄延節任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累贈金紫光禄大夫，是黄澤的十一世祖先。五世祖黄拂，與自己的兩位兄長黄播、黄揆，同年考中進士，蜀人爲此而感到榮耀。黄澤的父親黄儀可，屢次參加科舉考試皆未中選，隨從兄長黄驥子到九江赴任，蜀地戰亂，不能返回家鄉，於是就在九江居

澤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顔淵仰高鑽堅論》。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澤於名物度數，考核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二禮祭祀述略》。

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使食其禄以施教。又爲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始澤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説爲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秩滿即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

嘗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傅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决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涣然冰釋，各就條理。故於《易》以明象爲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爲主，而其機栝，則盡在《十

住下來。

黄澤天生氣質不凡，慨然以闡明經典鑽研儒學爲志向，好苦苦思索，屢次因此而致病，病愈後仍舊苦思，時間一久，自認爲有所發現，著有《顔淵仰高鑽堅論》。蜀人研究經學，必定遵從古人的注疏，黄澤對於名物度數，考核得精密確實，而對於義理則一概尊崇二程、朱熹的解説，著有《易春秋二經解》、《二禮祭祀述略》。

大德年間，江西行省丞相聽到黄澤的名聲，授予他江州景星書院院長，使他領取朝廷俸禄來施行教化。又擔任洪州東湖書院院長，前來學習的人日益衆多。起初，黄澤曾在夢中見到孔子，以爲是偶然，後來屢次夢見孔子，最後竟然夢見孔子親手將自己校定的《六經》授予他，字迹如新，黄澤因此深爲感奮，纔明白自己以往解釋經書多因循古人舊説是不對的，於是作《思古吟》十章，詳盡論述了孔子德行風貌的宏大，可以上比於文王、周公。任職期滿即返回家鄉，閉門教授學生來侍養親人，不再做官。

黄澤曾經認爲自己所處的時代距離孔子非常久遠，經書典籍殘缺不全，爲經典作傳注的學者大多牽强附會，而近代的儒士，又各自依據自己的才學識見加以探求，所以議論雖然衆多，而經典的宗旨却愈加隱晦；必須長期至誠地深入研究，有所領悟，然後纔可以窺見聖人的本來宗旨。於是列舉《六經》中的疑義一千餘條，揭示給學者。隨後就透徹領悟了失傳的聖人宗旨，自己説常在悠閑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時得到體會，等到時間一久，就無不豁然貫通。從天地開始分離、人類萬物尚未産生以前，由此而下，一切上古之初，萬物變化的根源，史籍所未曾記載的，都一一昭然若揭，瞭如指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直至春秋末期，都如同身臨其境，親眼目睹所發生的事情一樣。於是《易經》、《春秋》傳注的闕失，《詩經》、《尚書》未能解决的疑義，認爲《周禮》并非聖人所著的誹謗，所有數十年苦思而未能通曉的，都一下子雪融冰消，各自歸於條理。所以黄澤研究《易經》以明《易》象爲首要，以依據孔子的論説，

翼》，作《十翼舉要》、《忘象辯》、《象略》、《辯同論》。於《春秋》以明書法爲主，其大要則在考核三傳，以求向上之功，而脉絡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辯》、《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説》，作《丘甲辯》，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虚辭説經之無益。

嘗言："學者必悟經旨廢失之由，然後聖人本意可見，若《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又懼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於禮學，則謂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作《禮經復古正言》。如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并崑崙、神州爲一，趙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群廟之主，胡宏家學不信《周禮》，以社爲祭地之類，皆引經以證其非。其辯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異義，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作《翼經罪言》。近代覃思之學，推澤爲第一。

吴澄嘗觀其書，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泂使過九江，請北面稱弟子，受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

追溯探求文王、周公的宗旨爲主，而《易經》的精義要點，則全部在《十翼》之中，因而著《十翼舉要》、《忘象辯》、《象略》、《辯同論》。研究《春秋》以明瞭孔子記述歷史的筆法爲主，其主要方法在於考校三傳，以求向上探索，而脉絡全部在《左傳》之中，因而著《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著《元年春王正月辯》、《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説》，著《丘甲辯》，此類著作十餘篇，以闡明古今禮儀習俗的不同，揭示以空疏的議論解釋經典的無益。

黄澤曾説："學者必須明瞭經典散失的原因，然後纔能發現聖人的本意，例如《易》象與《春秋》記述歷史的方法失傳原因大致相似，若能通曉其一，就能觸類旁通了。"又擔心學者得到自己的創見後，就不再深入思考，所以黄澤的著作大多富於啓發而不把道理講透，於是著《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向學者指示學習的起點和努力的方向。黄澤對於禮學，則認爲鄭玄的注疏雖深却不够完備，王肅的注釋雖簡明却流於淺陋，因而作《禮經復古正言》。諸如王肅將郊祀上帝與禘祭天地的圜丘混爲一談，廢棄上天五方之帝而代之以人間五帝，又將祭崑崙與祭神州合并爲一；趙伯循説天子禘祭自己始祖所自出的神靈，以始祖配祭，而不備列以下各代祖先的牌位；胡宏的家學不相信《周禮》，將社解釋爲祭祀土地之類，黄澤都引經據典來論證他們的謬誤。黄澤辨正詮釋各經要旨，則著有《六經補注》；批駁各家異端歧義，則用杜牧不當言而言之意，著《翼經罪言》。近代精思之學，推黄澤爲第一。

吴澄曾經讀過黄澤的著作，認爲平生所見到的經學家，未有能趕上黄澤的，對人説："能够談得上抗拒楊子、墨子的人，纔是聖人的門徒，楚望真是這樣的人呀！"然而黄澤素來謹慎持重，未曾輕易與人談論。李泂奉命出使經過九江，請求做黄澤的學生，傳授給他一門經學，并準備幫黄澤經營家産，黄澤推辭説："憑你的才氣，哪一經不能通曉呢，但也不過是以文字傳授經義而已。像我則是從艱難困苦中經歷過來，纔能够有

十年林下期君也。”泂嘆息而去。或問澤：“自閟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爲區區人力所致耶！”

所發明，但我不是邵雍，不敢保證以隱居二十年來期待你啊。”李泂嘆息而去。有人問黄澤：“你如此自我封閉，難道不擔憂學問不能流傳嗎？”黄澤説：“聖人經典的興盛與廢棄，關係到天運，你認爲是區區人力所能做到的嗎！”

澤家甚窶貧，且年老，不復能教授，經歲大侵，家人采木實草根以療饑，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己有罪爲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其書存于世者十二三。門人惟新安趙汸爲高第，得其《春秋》之學爲多。

黄澤家境極爲簡陋貧窮，加上年邁，不能再以教書爲業，連年大災，家人采集果實草根爲食，黄澤安然不動摇自己的志向，惟因聖人之心未能發明，而且經學失傳，如同自己負罪一般深感悲戚。至正六年去世，享年八十七歲。他的著作存留在世上的僅有十分之二三。門人中惟獨新安人趙汸爲高足，得到黄澤《春秋》之學最多。

蕭𣂏

蕭𣂏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中，遂爲奉元人。𣂏性至孝，自爲兒時，翹楚不凡。稍出爲府史，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卧，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群書，天文、地理、律曆、算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𣂏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𣂏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自城中暮歸者，遇寇，欲加害，詭言“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

蕭𣂏字惟斗，他的祖先是北海人。父親到關中做官，於是成爲奉元人。蕭𣂏天性極爲孝敬，從兒童時起，就翹楚不凡。剛成年出任府史，與上司言語不合，就立即引退，在南山讀書三十年。縫製一件皮衣，從半身直拖到脚下，卧時，則倚靠着床，揣摩誦讀片刻不停，於是博覽群書，天文、地理、音律、曆法、算數，無不研究。侯均曾説，元代得天下一百年，惟有蕭惟斗算得上識字的人。學者到他家來求學的很多。蕭𣂏曾經外出，遇到一位婦人，把金釵遺失在道旁，懷疑蕭𣂏拾到了，對他説：“這裏更無他人，惟獨您在我後面。”蕭𣂏讓婦人跟隨自己回到家，取出自家的金釵賠償她，那位婦人後來找到了遺失的金釵，慚愧地向蕭𣂏道歉并還給他金釵。同鄉有人夜晚從城中回家，遇到賊寇，準備加害於他，他詐稱“我就是蕭先生”，賊寇驚愕地放他離去。

世祖分藩在秦，辟𣂏與楊恭懿、韓擇侍秦邸，𣂏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爲賀，使一從史先詣𣂏舍，𣂏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爲𣂏也，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𣂏，有懼色，𣂏殊不爲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

世祖在關中爲藩王，徵召蕭𣂏與楊恭懿、韓擇在秦王府供職，蕭𣂏以有病辭謝，授陝西儒學提舉，不就任。行省官員與御史到蕭𣂏家設宴慶賀，先派一名從史去他家，蕭𣂏正在提水澆灌園地，從史到了，不知道此人就是蕭𣂏，讓蕭𣂏爲他飲馬，蕭𣂏立即答應未加拒絕，等到蕭𣂏穿着衣冠迎接賓客，從史見到他，露出害怕的神色，蕭𣂏却毫不介意。後來屢次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授集賢侍讀學士，都不就任。大德十一

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力請去職，人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年七十八，賜謚貞敏。

年，授太子右諭德，蕭𣂏抱病來到京師，入東宮覲見皇太子，手書《酒誥》一文進獻，因爲朝廷當時崇尚飲酒。不久因病竭力請求辭職，有人問他原因，他説："根據禮儀，皇太子應面向東，師傅面向西，這種禮儀如今能够實行嗎？"旋即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仍舊保留右諭德一職，蕭𣂏疾病發作，堅決辭官回家。去世時享年七十八歲，賜謚號貞敏。

𣂏制行甚高，真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辭，立意精深，言近而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關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爲一代醇儒。所著有《三禮説》、《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于世。

蕭𣂏的道德操行高尚，確實做到身體力行，他教誨人，必定從《小學》開始。作文章，立意精深，言辭淺近而旨意深遠，一概以孔子學説作爲根本，以周敦頤、二程、朱熹的解説爲依據，關中地區的儒士，全都推崇蕭𣂏爲宗師，稱他爲當代醇儒。他的著作有《三禮説》、《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以及《勤齋文集》，流傳於世。

韓擇

韓擇者，字從善，亦奉元人。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必使自《小學》等書始。或疑爲陵節勤苦，則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擇尤邃禮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游宦過秦中，必往見擇，莫不虚往而實歸焉。世祖嘗召之赴京，疾，不果行。其卒也，門人爲服緦麻者百餘人。

韓擇，字從善，也是奉元人。天資超群，篤信儒學而不疑惑，他教授學者，即使對於中年以上的人，也必定讓他們從《小學》等書開始。有人懷疑已經超過了學習《小學》的年齡，會勤苦而難成，韓擇則説："人不知道學習，即使到白頭也是兒童的思想，况且幼童所應當知道的，到老年仍不知曉，行嗎？"韓擇尤其精通禮學，有人向他請教問難，韓擇口中講述手勢比劃毫無倦容。士大夫做官經過關中，必定前去拜見韓擇，都大有收獲而回。世祖曾經徵召韓擇入朝，因有病，未能成行。韓擇去世時，門人爲他服喪的有一百餘人。

侯均

侯均者，字伯仁，亦奉元人。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群經百氏，無不淹貫，旁通釋、老外典。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至千遍，終於己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名振關中，學者宗之。用薦者起爲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不待報可，即歸休田里。

侯均，字伯仁，也是奉元人。父母早亡，獨自與繼母生活，靠賣柴草來供養繼母。堅持學習四十年，各種經典及諸子百家，無不博覽貫通，并旁通佛家、道家的典籍。每讀一書，必定熟讀背誦纔罷休。他曾經説："人讀書不上千遍，最終於己無益。"所以他回答學生們的問題，廣徵博引，有如探囊取物，名振關中，學者以他爲宗師。因人推薦出任太常博士，後因上疏觸犯了當時丞相的旨意，不等得到朝廷的批准，就退休回鄉里了。

均貌魁梧，而氣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和易款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

侯均體格魁梧，而且氣節剛正，人們大多敬畏他，然而當他接人待客時，則和藹可親。即使是方言古語，當世無人知曉，侯均也無不隨問而答，世人都佩服他學識淵博。

同恕

同恕字寬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遷秦中，遂爲奉元人。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鑰。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

同恕字寬甫，祖先是太原人。五世祖遷居秦中，於是成爲奉元人。祖父同昇。父親同繼先，學識廣博善作文章，廉希憲任陝西宣撫使，徵用繼先掌庫鑰。同氏世代以儒學爲業，二百餘口闔族同居，没有嫌隙之言。

恕安静端凝，羈丱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爲吏屬，關陝以恕貢禮曹，辭不行。仁宗践阼，即其家拜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恕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宫，賜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辭。

同恕爲人安静莊重，孩童時有如成人，跟從鄉里先生學習，每日記誦數千言。十三歲時，以《書經》在鄉校考試第一。至元年間，朝廷開始分置六部，選用名士爲吏屬，關陝推舉同恕到禮部任職，同恕辭謝不赴任。仁宗即位，派使臣到同恕家中授予國子司業，官階儒林郎，三次派使者召見，同恕皆未出來任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奏請即於奉元設置魯齋書院，中書省奏請讓同恕掌管教學事務，頒制同意。前後到魯齋書院來學習的約有數千人。延祐年間恢復科舉，同恕兩次主持鄉試，人們信服他的公正。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徵召同恕，入朝觀見皇太子，賞賜佳釀慰問。同恕隨即獻書，逐一陳述古代的道義，詳盡説明覺悟本性涵養性情的道理。第二年春季，英宗即位，同恕因病回家。致和元年，授集賢侍讀學士，以年老有病推辭。

恕之學，由程、朱上溯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於行。教人曲爲開導，使得趣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大暑，不去冠帶。母張夫人卒，事異母如事所生。父喪，哀毁致目疾，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逭罪乎!"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里人借騾而死，償其直，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爲!"家無儋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榘菴。時蕭𣶏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家，士

同恕治學，由二程、朱熹上溯孔子、孟子，力求貫通融會事物的道理，以利於實行。教誨他人則婉轉開導，使其獲得正確的方向。天性愛好整潔，平時在家即便是大暑時節，也不脱帽免帶。母親張夫人去世，侍奉繼母如同生母。父親喪期，同恕哀痛異常竟致雙目生疾。四季祭祀則齋戒肅敬周密詳備。同恕曾説："父母生前奉養即或不周全，事情還可以補救，追祭先人若是心有不誠，則是褻瀆神靈，還能够逃避罪責嗎!"同恕與人交往，雖然表面上没有厚薄，但心中却有準則。同里人向同恕借用的騾子死了，賠償騾價，同恕不接受，説："這是騾子的命數，何須賠償!"家中儲糧不足一石，而藏書數萬卷，題

論稱之曰蕭同。

自己居室的匾額爲榘菴。當時蕭𣂏居住在南山下，也以道德著稱當世，進城時，必定住在同恕家，士大夫輿論稱他們爲蕭同。

恕自京還，家居十三年，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爲先生而不姓。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八。制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謚文貞。其所著曰《榘菴集》，二十卷。

同恕從京師還鄉，在家中居住十三年，士大夫視他爲瑞星麟鳳，鄉里都稱他爲先生而不加姓。至順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八歲。頒制追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謚號文貞。同恕的著作名《榘菴集》，二十卷。

第五居仁

恕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幼師蕭𣂏，弱冠從恕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致力農畝，而學徒滿門。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嘗行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居仁輒避之。鄉里高其行義，率多化服。作字必楷整，游其門者，不惟學明，而行加修焉。卒之日，門人相與議易名之禮，私謚之曰静安先生。

同恕的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幼年師從蕭𣂏，成年後隨同恕學習。居仁博覽貫通經書史籍，親自率領子弟致力農耕，而學生滿門。居仁寬宏大量，能容忍他人所無法容忍的事情。曾經出行田間，遇到有人偷竊他的桑樹，居仁立即迴避。鄉里推崇他的操守和道義，大多感化順服。居仁寫字必定楷書工整，跟從他學習的人，不僅通曉學問，而且操行也更加整飭。去世那天，門人共同商議改易稱號之禮，私下謚爲静安先生。

安熙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人。《熙》既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爲己之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其門，而因已殁，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蓋自因得宋儒朱熹之書，即尊信力行之，故其教人，必尊朱氏。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熙則簡靚和易，務爲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其用功平實切密，可謂善學朱氏者。

安熙字敬仲，真定路藁城縣人。祖父安滔，父親安松，都以學問操行爲鄉人所稱頌。安熙繼承家學之後，又聽説保定人劉因的學問，内心向往敬慕。安熙家距劉因的住地有數百里，劉因也聽説安熙致力於自身修養的學説，對他深爲嘉許。安熙正準備投到劉因的門下，然而劉因却去世了，於是向劉因的門人烏叔備詢問劉因的學問淵源。自從劉因得到宋朝大儒朱熹的著作後，就尊崇信服并身體力行，所以劉因教誨人，必定以朱熹的學説爲宗旨。然而劉因的爲人，高超明達堅毅果敢，進取不止。安熙則簡樸安静平和隨便，致力於格物致知的學説。他的《告先聖文》中説："追憶昔日的傳聞，窮究前賢的學説。灑掃應對講求禮節，行爲恭敬言而有信。行有餘力然後從事於學問，探求事物中藴含的天理和人的天性。循序漸進，從學習聖人之道開始，以保存本心，付諸實踐，并施於外物，教化鄉里。"安熙爲學平實縝密，可稱得上是善於學習朱子的人。

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

安熙生活於太平之世，不屑於做官顯達，居

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爲立祠於藁城之西筦鎮。其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虞集序之曰："使熙得見劉氏，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於時矣。"

家教授學生數十年，各地前來學習的人，大多有所成就。安熙去世後，家鄉人爲他在藁城的西筦鎮設立祠廟。他的門人蘇天爵，爲他編定遺留的文章，虞集爲文集作序說："如果安熙能够見到劉因，用他的高超明達加以發揚，用他的激昂奮發加以振興，那麽劉因的學說，就會更加昌盛於世。"

元史卷一百九十

列傳第七十七

儒學(二)

胡長孺 胡之綱 胡之純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台來徙。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曾祖衆，欽州司法參軍，脱略豪雋，輕貲急施，人以鄭莊稱之。祖巖，起嘉定甲戌進士，知福州閩縣事，卓行危論，奇文瑰句，端平、嘉定間，士大夫皆自以爲不可及。其在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於指顧之頃，全活數十萬人。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亦絶出於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横，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揆序之。咸淳中，外舅徐道隆爲荆湖四川宣撫參議官，長孺從之入蜀，銓試第一名，授迪功郎、監重慶府酒務。俄用制置使朱禩孫之辟，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已而復拜福寧州倅之命，會宋亡，退栖永康山中。

至元二十五年，詔下求賢，有司强起之，至京師，待詔集賢院。既而召見内殿，拜集賢修撰，與宰相議不合，改教授揚州。元貞元年，移建昌，適録事闕官，檄長孺攝之。程文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縣人。唐朝末年，長孺的祖先從天台縣遷徙到永康縣。宋朝南渡之後，胡氏考中進士躋身仕途的有十人，有的受命出征，有的委任州縣，前後相繼。長孺曾祖父胡衆，任欽州司法參軍，灑脱豪邁俊逸，輕錢財，急施捨，人們用鄭莊來稱呼他。祖父胡巖，嘉定甲戌年進士出身，爲福州閩縣知事，行爲高超言論正直，文思奇妙辭采瑰麗，端平、嘉定年間，士大夫都自認爲無法與他相比。胡巖在江西幕府時，平定贛州的叛亂不過瞬息之間，保全數十萬人。父親胡居仁，考中淳祐丁未年的進士，任台州軍州知事，他的文章辭采及處理政事的才能，也遠遠超出各地官員。到長孺時，他的學問更加廣博，上自《九經》、史籍，下及諸子百家，名、墨、縱横各家著作，都用表格進行分類；歷朝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加以綜述。咸淳年間，舅父徐道隆任荆湖四川宣撫參議官，長孺隨從他前往四川，參加選拔考試獲得第一名，授迪功郎、監重慶府酒務。不久因制置使朱禩孫的徵召，兼任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人，號稱南中八士。後來又受命爲福寧州州副，正逢宋朝滅亡，退居於永康山中。

元朝至元二十五年，世祖下詔徵求賢才，官府强迫長孺應召，到達京師，在集賢院等待詔命。世祖隨即在内殿召見長孺，受命爲集賢修撰，因與宰相議論朝政不合，改任揚州教授。元貞元年，調任建昌路教授，正值録事官缺人，下

海方貴顯，其家氣焰薰灼，即違法，人不敢何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至大元年，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階將仕佐郎。

令由長孺代理。程文海正當尊貴顯赫，程氏家族在故鄉氣焰囂張，即使違犯法令，人們也不敢責問，程家修建外門，侵占官道，長孺立即命令拆除。至大元年，調任台州路寧海縣主簿，官階爲將仕佐郎。

大德丁未，浙東大侵，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脱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没意，悉散於民。閲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脱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脱歡察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鈔道，爲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僞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岩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以謝，騶卒俄集，皆成擒，俾盡逮其黨置於法，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抶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于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抶者過焉，戟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群嫗聚浮屠庵，誦佛書爲禳祈，一嫗失其衣，適長孺出鄉，嫗訟之。長孺以牟麥置群嫗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矣，盗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長孺白事帥府歸，吏言有奸事屢問弗伏者，長孺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奸者訊之，辭愈堅，長孺佯謂令長曰："頗聞國家有詔，盍迎之。"叱隸卒縛奸者東西楹，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奸

大德丁未年，浙東大災，戊申年，麥子又無收成，百姓餓死的很多。宣慰同知脱歡察議論實行賑濟災荒的命令，收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緡發給災民，到了寧海縣，將剩餘的錢二十五萬緡托付長孺收藏，然後纔巡視相鄰的州。長孺覺察脱歡察有貪污的意圖，就將錢全部散發給了百姓。過了一個月脱歡察又來到寧海縣，索取那筆錢，長孺抱出已經登記好的賬簿對他説："錢在這裏。"脱歡察發怒説："你的膽量像山那樣大嗎！奉了誰的命令，敢於如此肆行無忌！"長孺説："百姓一日不吃飯，就有餓死的人，的確是來不及向你報告，然而官府的賬簿都在，可以查證。"脱歡察雖然憤怒，却不敢對長孺問罪。寧海縣有一處名銅巖，有一夥惡少年在此聚集窺測，經常出來攔路搶劫，成爲過往行人的禍患，官府不能禁止。長孺化裝穿上商人服裝，讓僕人携帶貨物跟隨，暗中命令騎兵十人跟在他們後面。長孺到達銅巖，岩中的惡少年突然跳出阻劫，長孺正在用謙卑之辭求告，騎兵迅速趕到，將他們全部擒獲，又命令將其黨羽盡數逮捕依法處置，從此夜間行走無須擔心。有一百姓挑着糞桶去田裏施肥，不小心觸到軍卒的衣服，軍卒用鞭打傷百姓，并且打碎糞桶後揚長而去，始終不知道那個軍卒的姓名。百姓到縣衙申訴，長孺假裝認爲百姓誣告而發怒，將他帶枷游街，命令手下的人暗中察看，原先鞭打百姓的軍卒經過時，用手指着百姓稱快，於是抓住這個軍卒送到他的主人處，杖責并賠償百姓的糞桶。一群婦女聚集在尼姑庵中，念誦佛經祈求免災，一位婦女丢失了衣服，正遇到長孺巡視鄉里，這位婦女向長孺申訴此事。長孺將大麥放在這群婦女相合的手掌中，命令她們像原來那樣口誦佛經繞佛像行走，長孺閉目叩齒，作出召來神靈的樣子，并且説："我已經請來神靈監視你們，偷衣服的人行走幾圈，手

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無承，行將自解矣。"語畢，案下吏嚾而出，奸者驚，咸叩頭服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摇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紿以亡於盗，屢訟不獲直，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盗，長孺嗾盗誣兄受步摇爲贓，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其行事多類此，不能盡載。

中的麥子就會發芽。"一位婦女屢次打開手掌察看，長孺指出她并捆起來，命她繳還偷的衣服。長孺到元帥府禀報事情返回，小吏報告説有一起作惡案作惡者屢次審訊仍不伏罪，長孺説："此事容易對付。"夜間讓小吏躲在文案下面，黎明時，傳唤作惡者審訊，犯人推脱之辭愈發堅决，長孺裝作對縣令説："聽説朝廷詔書到了，何不去迎接。"傳呼吏卒將作惡者分别綁在東西兩邊的柱子上，然後縣衙的人全部出去，公堂上不留一人。作惡者互相説："事情到了這一步，衹要死不承認，案子自然就解脱了。"話音剛落，藏在文案下的小吏就叫喊着出來，作惡者驚慌失措，一齊叩頭認罪。永嘉縣百姓有人將一隻珠步摇抵押給自己的兄長，贖回時，嫂嫂喜愛這件首飾，欺騙弟弟説被盗賊偷去，弟弟屢次申訴不能斷明，前來寧海縣向長孺申訴，長孺説："你不是我縣裏的百姓。"將他叱責而去。不久，審理盗賊，長孺唆使盗賊誣陷那位兄長接受過珠步摇的贜物，將他逮捕到官府，儘管他竭力辯白也置之不理，長孺説："你家確實有珠步摇，怎麽説是誣陷呢！"那位兄長倉惶地説："有固然是有，但那是我弟弟抵押給我的。"催促他拿珠步摇來驗證，唤來他弟弟給他看，説："這是你家的東西嗎？"弟弟説："是的。"於是歸還給他。長孺處理政事大多如此，無法全部記載。

延祐元年，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場鹽司丞，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隱杭之虎林山以終。

延祐元年，調任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場鹽司丞，官階爲將仕郎，未赴任，以病辭官，不再出來任職，隱居杭州虎林山直到去世。

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王夢松，夢松亦青田人，傳龍泉葉味道之學，味道則朱熹弟子也。淵源既正，長孺益行四方，訪求其旨趣，始信涵養用敬爲最切，默存静觀，超然自得，故其爲人，光明宏偉，專務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者慕之，有如饑渴之於食飲。方岳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爲言："人雖最

長孺最初師從青田人余學古，學古師從王夢松，夢松也是青田縣人，傳授龍泉人葉味道的學説，味道則是朱熹的弟子。長孺的學問淵源既已純正，更游學四方，尋訪探求朱學的旨趣，開始相信爲學以涵養性情收斂身心最爲切要，默存於心静觀外界，超然物外自有所得，所以長孺爲人，光明正大胸懷宏偉，專心致力於發明本心的學問，慨然以孟子自許。惟恐儒家的道統失傳，諄諄誘導，誨人不倦，當時的學者都仰慕長孺，如飢似渴。行省大臣與州郡長官，紛紛聘請長孺執教學宫，講論闡明經義，圍繞在他身邊聽講的

靈，與物同産，初無二本。”皆躍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爲辭章有精魄，金舂玉撞，壹發其和平之音，海内來求者，如購拱璧，碑版焜煌，照耀四裔，苟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毅然不與。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風爲之一變。

有數百人。長孺對他們説：“人雖爲萬物之靈，却是與萬物共同産生於天理，最初并没有兩個本原。”聽者都喜悦感奮，甚至有人長聲嘆息。長孺的文章有靈感氣魄，有如鳴鐘擊磬，全都出自他那平正純和的風格，海内來向長孺索求文章的人，如同買到珍貴無比的玉璧一樣，長孺所撰碑文，辭采焕發，流傳稱譽於邊遠遐荒，如果不是爲長孺看中的人，即使用黄金一斤换取一字，長孺也堅决不給。鄉貢取士，長孺屢次主持評審試卷，看重文章的實質而摒斥華麗的文辭，使當時的文風爲之變化。

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旦具酒食，與比鄰别，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户視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所著書有《瓦缶編》、《南昌集》、《寧海漫抄》、《顔樂齋稿》行于世。

長孺晚年僑居杭州虎林山，長期患病哮喘氣促。有一天長孺備辦酒席，與鄰居告别，説是即將返回故鄉，門人中有人領悟到他的微妙用意，問他道：“先生的精神尚未衰退，爲何突然想到死呢?”長孺説：“精神之與死生，本來并無關係。”就寢，到半夜，哮喘忽然停止，長孺的兒子胡駒開門看視，長孺已經穿戴好衣冠坐着去世了。享年七十五歲。長孺的著作有《瓦缶編》、《南昌集》、《寧海漫抄》、《顔樂齋稿》，流行於世。

其從兄之綱、之純，皆以經術文學名。之綱字仍仲，嘗被薦書。其於聲音字畫之説，自言獨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人稱之爲“三胡”云。

長孺的堂兄之綱、之純，都以經學文章而知名。之綱字仍仲，曾經受到上書推薦。他對於音韵文字之學，自稱獨得精妙，可惜他的著作未能流傳。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年進士，他的行爲如同古代志趣高尚不同流俗的人，文章尤其明快簡潔朗朗上口。人們稱他們爲“三胡”。

熊朋來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宋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仕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南宋咸淳甲戌年，考中進士科第四名，授從仕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及赴任宋朝就滅亡了。

世祖初得江南，盡求宋之遺士而用之，尤重進士，以故相留夢炎爲尚書，召甲戌狀元王龍澤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朋來，龍澤榜下進士，而聲名不在龍澤下，然不肯衒鬻苟進，隱處州里間，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取朱子《小學》書，提其要領以

世祖剛剛征服江南，廣泛尋求宋朝的遺士而加以任用，尤其看重進士，任命原宋朝宰相留夢炎爲尚書，徵召甲戌年狀元王龍澤爲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朋來，在進士榜上名列龍澤之後，而名聲不在龍澤之下，然而却不肯炫耀自己謀取利禄，隱居於故鄉，學子來受業的，常達數十上百人。朋來取朱熹《小學》一書，提舉其中要領

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遍天下。豫章爲江西會府，行中書省、提刑按察司皆在焉，凡居是官者，多朝廷名公卿，皆以賓禮延見。廉希憲之子惇爲參知政事，以師禮事朋來，終身稱門人。劉宣爲提刑按察使，尤加禮敬。朋來和而不肆，介而不狷，與群賢講論經義無虚日，儒者咸倚以爲重焉。

以明示學子，學者家家流傳此書，幾乎遍行全國。豫章作爲江西的都會，行中書省、提刑按察司都設在這裏，凡是擔任行省、按察司官員的，大多是朝廷有名望的公卿，都以賓客的禮節請見朋來。廉希憲的兒子廉惇任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以老師的禮節侍奉朋來，終身自稱朋來的門人。劉宣任提刑按察使，對朋來尤其禮遇恭敬。朋來爲人和順而不放縱，耿直而不偏激，無日不與群賢講論經義，儒家學者都信賴朋來。

會朝廷遣治書侍御史王構銓外選于江西，於是參政徐琰、李世安，列薦朋來爲閩海提舉儒學官，使者報聞，而朝廷以東南儒學之士唯福建、廬陵最盛，特起朋來連爲兩郡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吕，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既滿考，以常格調建安縣主簿，不赴。晚以福清州判官致仕，朋來視之，漠如也。四方學者，因其所自號，稱爲天慵先生。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樂。嘗著《瑟賦》二篇，學者争傳誦之。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朋來懇懇爲説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者，多爲聞人。

正值朝廷派遣治書侍御史王構到江西選拔地方官員，於是行省參知政事徐琰、李世安，一齊推薦朋來爲閩海提舉儒學官，使者報告朝廷，而朝廷認爲東南地區儒學之士惟獨福建、廬陵最爲衆多，特地起用朋來兼任兩郡儒學教授。朋來所到之處，考證古代篆籀文字，協調音律，配合詩歌，以此振興祭祀聚會的音樂，製造樂器確定歌辭，必定效法古代的程式，學者爲之感化。任職期滿後，按常規調任建安縣主簿，不就任。晚年以福清州判官退休，朋來對此，漠然視之。四方學者，借用他的號，稱他爲天慵先生。朋來閑居時，就鼓瑟而歌以自得其樂。曾著《瑟賦》二篇，學者争相傳誦。追隨他的門人日益增多，附近的房舍都住滿了，以至於容納不下。朋來誠懇地向他們講説經書的要旨和文章的大義，年老而愈加不倦。得到他指點傳授的，許多人成爲知名之士。

延祐初，詔以進士科取士，時科舉廢已久，有司咸不知其典故，以不稱明詔爲懼，行省官主其事者，諮問於朋來，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及請爲考試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其後江浙、湖廣，皆卑詞致禮，請爲主文，朋來屢往應之。及對大廷，其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

延祐初年，詔令以進士科考選官員，當時科舉考試廢棄已久，主管官府都不懂得科舉制度的成例，因而懼怕不符合天子的詔旨，江西行省主持科舉的官員，向朋來咨詢，凡事都符合法度，因而向朝廷申報請求，使各地都得以遵行朋來的意見。等到聘請朋來任考官，朋來却説："參加考試的人十分之九都做過我的弟子，我不可以任考官。"後來江浙、湖廣行省，都用謙恭的文辭向他表達禮敬，請他主持鄉試，朋來多次應邀前往。等到廷試時，朋來選拔的士子占全國的三分之一。

初，朋來以《周禮》首薦鄉郡，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

當初，朋來以《周禮》一經考中鄉舉第一名，而元朝制度，科舉考試不設置《周禮》科，

記》者又鮮，朋來屢以爲言。蓋朋來之學，諸經中《三禮》尤深，是以當世言禮學者，咸推宗之。至治中，英宗始采用古禮，親御衮冕祠太廟，鋭意於制禮作樂之事，翰林學士元明善，颺言于朝，以朋來爲薦，未及召而卒，年七十八。

學習《小戴禮記》的人又很少，朋來爲此多次上言。大致朋來的學問，在各經中對《三禮》研究尤爲深入，因此當時研究禮學的人，都推崇朋來爲宗師。至治年間，英宗開始采用古代禮儀，親自穿戴衮服冕冠祭祠太廟，專心致力於制定禮樂制度之事，翰林學士元明善，在朝廷中大聲疾言，推薦朋來，未等到召見就去世了，享年七十八歲。

朋來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自以得其意。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技、名物、度數，靡不精究。

朋來舉止皆合常規，喜怒不形於色，接待賓客，人人都能得到滿足。有家集三十卷，其中重要的篇章或闡明禮樂制度，或關係政治教化，其餘如天文、地理、方技、名物、度數，無不有精深的研究。

子太古，鄉貢進士。

兒子熊太古，鄉貢進士。

戴表元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爲。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升内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康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户部掌故，皆不就。

戴表元字帥初，又字曾伯，慶元路奉化州人。七歲時，學習古詩文，經常出語驚人。稍稍長大，跟從鄉里教師學習詞賦，每每放棄不肯學習。南宋咸淳年間，進入太學，按照三舍法升爲内舍生，後來參加禮部考試取得第十名，考中進士乙科，授建康府教授。後調任臨安府教授，代理户部掌故，都未就任。

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

元成宗大德八年，表元已經六十餘歲，執政大臣將他推薦到朝廷，出來就任信州教授，又改任婺州教授，因病推辭。

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薾而辭骫骳，骳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并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

當初，表元哀嘆宋朝末年的文章風氣萎靡而辭藻纖弱，衰頽到極點，因而奮激地以振興文風爲己任。當時四明人王應麟、天台人舒岳祥同爲一代文學師表，表元都跟隨他們學習過。所以表元的學問廣博而深厚，他的文章清新深遠典雅簡潔，化陳腐爲神奇，醞釀成熟方運筆成文。間或從事描摹繪畫，而深藏不露，施惠於他人爲多，但自己尤其隱密持重，不輕易推許稱譽他人。至元、大德年間，東南地區以文章大家而名重一時的，惟有表元而已。

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體裁議論，一取法於表元者也。

表元的門人中最知名的是袁桷，袁桷的文章，從體裁到議論，全部師法於表元。

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

表元晚年，翰林集賢院以修撰、博士兩職舉

士二職論薦，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于世。

當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薦他，但表元已年老有病不能就任，年六十七歲去世。有《剡源集》流傳於世。

與表元同時的，有四明人任士林，也因文章知名。

牟應龍

牟應龍字伯成，其先蜀人，後徙居吳興。祖子才仕宋，贈光禄大夫，謚清忠。父巘，爲大理少卿。

牟應龍字伯成，祖先是四川人，後遷徙到吳興居住。祖父牟子才在宋朝做官，死後追贈光禄大夫，謚號清忠。父親牟巘，任宋朝大理少卿。

應龍幼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文章有渾厚之氣。應龍當以世賞補京官，盡讓諸從弟，而擢咸淳進士第。時賈似道當國，自儗伊、周，謂馬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其孫幸見之，當處以高第。"應龍拒之不見。及對策，具言上下内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應龍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制置司辟爲屬，以疾辭不仕，而宋亡矣。

應龍幼年機警聰明過於常人，每日背誦數千言，所作文章有渾厚的氣勢。應龍理當按恩蔭補授京官，都讓給了各位堂兄弟，而自己在咸淳年間考中進士。當時賈似道執掌國政，自比爲伊尹、周公，對馬廷鸞說："你過去與清忠交往，我如果有幸見到他的孫子，選拔他爲科舉成績上等。"應龍推辭不見賈似道。等考到對策時，應龍詳盡論説了當時南宋朝廷上下京城内外情報不通、國家形勢危急的狀况，考官不敢將應龍列爲上等。外授光州定城縣縣尉，應龍説："過去我祖父對策時，因直言觸怒史彌遠，衹得到洪雅縣縣尉的官職，今天我就應當如此，無可慚愧。"沿海制置司徵用應龍爲屬官，以有病辭謝不就任，不久宋朝就滅亡了。

故相留夢炎事世祖，爲吏部尚書，以書招之，曰："苟至，翰林可得也。"應龍不答。已而起家教授溧陽州，晚以上元縣主簿致仕。

原宋朝宰相留夢炎事奉世祖，任吏部尚書，用書信招應龍，説："如果你能來，可以在翰林院任職。"應龍不答覆。後來出任溧陽州教授，晚年以上元縣主簿退休。

初，宋亡時，大理卿已退不任事，一門父子，自爲師友，討論經學，以義理相切磨，於諸經皆有成説，惟《五經音考》盛行於世。

當初，宋朝滅亡時，大理少卿牟巘已經退休不擔任職務了，一家父子，互爲師友，討論經學，以義理相互切磋，對各經都有著述，但衹有《五經音考》一書盛行於世。

應龍爲文，長於叙事，時人求其文者，車轍交於門，以文章大家稱於東南，人擬之爲眉山蘇氏父子，而學者因應龍所自號，稱之曰隆山先生。泰定元年卒，年七十八。

應龍作文章，擅長叙事，當時前來求他作文的人，車馬相擁於家門，以文章大家著稱於東南地區，當時人們將應龍父子比之於眉山的蘇氏父子，而學者根據應龍自己的稱號，稱他爲隆山先生。泰定元年去世，享年七十八歲。

鄭滁孫　鄭陶孫

鄭滁孫字景歐，處州人。宋景定間，登進士第，知温州樂清縣，累歷宗正丞、禮部郎官。

鄭滁孫字景歐，處州人。宋朝景定年間，考中進士，授温州樂清縣知縣，歷任宗正丞、禮部郎官。

至元三十年，有以滁孫名薦者，世祖召見，授集賢直學士。尋升侍講學士，又升學士。乞致仕，歸田里。

弟陶孫，字景潛，亦登進士第，監西嶽祠。先，陶孫徵至闕，奏對稱旨，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會纂修國史至宋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嘗仕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書之非義矣。"終不書，世祖嘉之。升應奉翰林文字，後出爲江西儒學提舉。

滁孫兄弟在當時，最號博洽，儒學之士翕然推之。隆福宮以其兄弟前朝士，乃製衣親賜，人以爲異遇焉。滁孫所著，有《大易法象通贊》、《周易記玩》等書。陶孫有文集若干卷。

陳孚

陳孚字剛中，台州臨海人。幼清峻穎悟，讀書過目輒成誦，終身不忘。至元中，孚以布衣上《大一統賦》，江浙行省爲轉聞于朝，署上蔡書院山長，考滿，謁選京師。

二十九年，世祖命梁曾以吏部尚書再使安南，選南士爲介，朝臣薦孚博學有氣節，調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攝禮部郎中，爲曾副。陛辭，賜五品服，佩金符以行。三十年正月，至安南，世子陳日燇以憂制不出郊，遣陪臣來迎，又不由陽明中門入，曾與孚回館，致書詰日燇以不庭之罪，且責日燇當出郊迎詔，及講新朝尚右之禮，往復三書，宣布天子威德，辭直氣壯，皆孚筆也。其所贈，孚悉却之。詳見《梁曾傳》中。使還，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帝方欲置之要地，而廷臣以孚南人，且尚氣，頗嫉忌之，遂除建德路總管府治中，再遷治中衢州，所至多著善政。秩

至元三十年，有人將滁孫列名推薦於朝廷，世祖召見，授集賢直學士。隨即升任侍講學士，又升任學士。請求退休，返回鄉里。

弟鄭陶孫，字景潛，南宋時也考中進士，監理西嶽祠。起初，陶孫被徵召到朝廷，當面回答世祖的問題符合旨意，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正逢纂修元史，寫到南宋德祐末年的事情，陶孫說："臣曾經在南宋做官，宋在這一年亡國，臣根據君臣之義不忍心撰寫宋亡，撰寫就是不義。"始終不寫，世祖贊賞他。升任應奉翰林文字，後來出任江西儒學提舉。

滁孫兄弟二人在當時，號稱學識最爲廣博，儒學之士一致推崇他們。隆福宮太后因爲滁孫兄弟是宋朝的進士，於是製作衣服親自賞賜他們，人們認爲這是非常的恩寵。滁孫的著作，有《大易法象通贊》、《周易記玩》等書。陶孫著有文集若干卷。

陳孚字剛中，台州臨海縣人。幼年清秀挺拔聰慧異常，讀書過目就能背誦，并終生不忘。至元年間，陳孚以平民的身份獻上《大一統賦》，江浙行省將賦轉奏於朝廷，命陳孚代理上蔡書院山長，任職期滿，到京師等候選派。

二十九年，世祖命令梁曾以吏部尚書銜第二次出使安南國，選用南方士人爲副使，朝廷大臣推薦陳孚學識淵博并且有氣節，調任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加禮部郎中銜，擔任梁曾的副使。辭別世祖時，賞賜五品官服，佩帶金符前往。三十年正月，到達安南國，安南世子陳日燇藉口服喪不能到郊外，派遣陪臣前來迎接，又不經過陽明中門入城，梁曾與陳孚回到賓館，寫信責問日燇不尊重朝廷的罪行，并且責成日燇應當到郊外迎接詔書，以及遵行新朝以右爲尊的禮儀，往返三封書信，宣布天子的威信和恩德，措辭理直氣壯，都出自陳孚的手筆。日燇贈送的禮物，陳孚一概拒絕接受。詳情見於《梁曾傳》中。出使返回，授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世祖正準備授陳孚要職，而朝廷大臣認爲陳孚是南人，而且崇尚氣節，頗爲嫉妒他，於是授陳孚建德路總管府

滿，復請爲鄉郡，特授奉直大夫、台州路總管府治中。

治中，兩次調動後任衢州路總管府治中，任職之處，大多以有惠政著聞。任職期滿，陳孚再次請求回家鄉任職，特地授奉直大夫、台州路總管府治中。

大德七年，詔遣奉使宣撫循行諸道。時台州旱，民饑，道殣相望，江浙行省檄浙東元帥脱歡察兒發粟賑濟，而脱歡察兒怙勢立威，不恤民隱，驅脅有司，動置重刑，孚曰："使吾民日至莩死不救者，脱歡察兒也。"遂詣宣撫使，訴其不法蠹民事一十九條，宣撫使按實，坐其罪，命有司亟發倉賑饑，民賴以全活者衆，而孚亦以此致疾，卒于家，年六十四。

大德七年，下詔派遣使臣奉命宣撫巡視各道。當時台州路旱災，百姓饑饉，沿途死者相望，江浙行省傳令浙東元帥脱歡察兒散發糧食賑濟飢民，然而脱歡察兒依仗權勢作威作福，不體恤百姓痛苦，驅使威脅官府，動輒處以重刑。陳孚説："使我百姓日日餓死而不拯救的人，就是脱歡察兒。"於是去見宣撫使，控訴脱歡察兒違犯法律禍害百姓的罪行十九條，宣撫使查證得實，懲治了他的罪行，命令官府急速開倉賑濟飢民，很多百姓因此得以存活，而陳孚也因此染病，死於家中，享年六十四。

孚天材過人，性任俠不羈，其爲詩文，大抵任意即成，不事雕斫，有文集行于世。

陳孚天生才能過人，性情俠義豪放不拘，所作詩文，大都隨意而成，不刻意修飾，有文集流行於世。

子遴，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女長嫣，適藁城董士楷，太常禮儀院太祝守緝之母也；末嫣，適同里韓戒之，行樞密院經歷諫之母也。俱有貞節，朝廷旌表其門閭。

兒子陳遴，任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退休。女兒長嫣，嫁與藁城人董士楷，是太常禮儀院太祝董守緝的母親；末嫣，嫁與同里人韓戒之，是行樞密院經歷韓諫的母親。兩人都有貞節，朝廷表彰她們立有牌坊。

馮子振

攸州馮子振，其豪俊與孚略同，孚極敬畏之，自以爲不可及。子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爲文也，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雖事料醲郁，美如簇錦，律之法度，未免乖剌，人亦以此少之。

攸州人馮子振，他的豪爽俊秀與陳孚大致相同，陳孚對他極爲敬佩信服，自認爲比不上他。子振對於天下的書籍，没有不記憶的。當他作文章時，乘着酒興正濃，命侍史二三人，潤好筆侍候，子振伏案奮筆疾書，隨着紙張的多少，頃刻間將紙全部寫完。子振雖才智充溢，美如花團錦簇，然而以法度來衡量，却未免有所背離，人們也因此而不滿意他。

董朴

董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强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皤然有求道之志。至元十六年，用提刑按察使薦，起家爲陝西知法官，未幾，以親老歸養。尋召爲太史院主事，復辭不赴。皇慶初，朴年已逾八

董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擅長記誦，等到成年，師從樂舜咨、劉道濟，皤然有求道的志向。至元十六年，由於提刑按察使的推薦，以百姓出任陝西知法官，不久，因親人年老回家奉養。不久被徵召爲太史院主事，仍然辭謝不就任。皇慶初年，董朴已年過八旬，詔命以翰林修

十，詔以翰林修撰致仕。延祐三年，無疾而終，年八十有五。

朴所爲學，自《六經》及孔、孟微言，與凡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而會通之，故其心所自得，往往有融貫之妙。其事親孝，與人交，智愚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夷然不與之校。中山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其爲人，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朴家近龍岡，學者因稱之曰龍岡先生云。

撰退休。延祐三年，無病而自然去世，享年八十五歲。

董朴治學，從《六經》到孔子、孟子的微言大義，以及凡是前代儒者所用以開啓端倪闡明隱微的論述，無不深入研究其宗旨并加以融會貫通，因此董朴自己的心得，往往有融會貫通之妙。董朴事奉雙親十分孝敬，與人交往，不論智慧愚昧富貴貧賤，一概以誠相待，有人冒犯他時，董朴也坦然不與他們計較。中山人王結說："董朴的學問，造詣深厚，涵養精淳；他的爲人，清高而通達，平和而正直，是一位君子。"董朴的家靠近龍岡，學者因而稱他爲龍岡先生。

楊載

楊載字仲弘，其先居建之浦城，後徙杭，因爲杭人。少孤，博涉群書，爲文有跌宕氣。年四十，不仕，户部賈國英數薦于朝，以布衣召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武宗實録》，調管領係官海船萬户府照磨，兼提控案牘。

延祐初，仁宗以科目取士，載首應詔，遂登進士第，授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遷儒林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以卒。

初，吴興趙孟頫在翰林，得載所爲文，極推重之。由是載之文名，隱然動京師，凡所撰述，人多傳誦之。其文章一以氣爲主，博而敏，直而不肆，自成一家言。而於詩尤有法，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爲宗。"自其詩出，一洗宋季之陋。

楊載字仲弘，他的祖先居住在建寧路浦城縣，後來遷居杭州，因而成爲杭州人。楊載幼年時就失去父親，博覽群書，作文章有豪邁不拘的氣勢。四十歲，未曾做官，户部官員賈國英多次向朝廷推薦，以百姓的身份召楊載任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參預修撰《武宗實録》，調任管領係官海船萬户府照磨，兼掌管文書。

延祐初年，仁宗重開科舉取士，楊載率先響應詔命，於是考中進士，授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升任儒林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直至去世。

起初，吴興人趙孟頫在翰林，看到楊載作的文章，對他極爲推重。因此楊載的文名大盛，震動京師，凡是楊載撰寫的文章，人們往往争相傳誦。他的文章以氣勢取勝，廣博而聰慧，率直而不放縱，自成一家之言。楊載於詩尤其講求法則，曾經對學者說："詩的題材應當取之於漢、魏，而韵律則應以唐代爲本源。"自從楊載的詩問世，便徹底掃清了宋朝末年的流弊。

楊剛中　李桓

建康之上元有楊剛中，字志行，自幼厲志操，及爲江東憲府照磨，風采凜凜，有足稱者。其爲文，奇奥簡澀，動法古人，而不屑爲世俗平凡語。元明善極嘆異之。仕至翰林待制而卒。有《霜月集》行于世。

建康路上元縣有楊剛中，字志行，從幼年起砥礪志節操守，後任江東道廉訪司照磨，風度凛然，有值得稱道之處。剛中作文章，寓意奇異深奥，文辭簡略晦澀，處處師法古人，而不屑於用世俗平凡的語言。元明善對他極爲贊嘆驚異。剛中官職做到翰林待制後去世。有《霜月集》流

傳於世。

其甥李桓，字晉仲，同郡人，由鄉貢進士，累遷江浙儒學副提舉。亦以文鳴江東，紆餘豐潤，學者多傳之。載與剛中同輩行，而桓則稍後云。

剛中的外甥李桓，字晉仲，與剛中是同郡人，由鄉貢進士，歷任江浙儒學副提舉。也以文章享譽江東，他的文章婉轉富於變化，辭藻華麗而含蓄，多爲學者所傳誦。楊載與剛中是同輩人，而李桓則輩分稍後。

劉詵

劉詵字桂翁，吉安之廬陵人。性穎悟，幼失父，知自樹立。年十二，作爲科場律賦論策之文，蔚然有老成氣象，宋之遺老巨公一見即以斯文之任期之。既冠，重厚醇雅，素以師道自居，教學者有法，聲譽日隆。江南行御史臺屢以教官館職、遺逸薦，皆不報。

劉詵字桂翁，吉安路廬陵縣人。天性聰慧過人，幼年失去父親，懂得自己確立志向。十二歲時，所作科舉考試的律賦、策論等文章，文采華美，有老練成熟的氣派，宋朝的遺老名流一見到劉詵的文章，就對他寄予繼承儒學傳統的期望。成年以後，爲人持重純正，素來以師道爲己任，教導後學者有章法，聲譽日益增高。江南行御史臺屢次以學官館職、遺民隱逸薦舉劉詵，都没有答覆。

詵爲文，根柢《六經》，躪躒諸子百家，融液今古，而不露其踔厲風發之狀。四方求文者，日至于門。其所爲詩文，曰《桂隱集》。桂隱，詵所號也。至正十年卒，年八十三。

劉詵作文章，以《六經》爲基礎，旁采諸子百家，融會古今，但不自我顯示他見識高遠的狀態。各地前來索求文章的人，絡繹不絶。他所作的詩文，稱爲《桂隱集》。桂隱，是劉詵的號。至正十年去世，享年八十三歲。

龍仁夫　劉岳申

同郡龍仁夫，字觀復；劉岳申，字高仲。其文學皆與詵齊名，有集行世。而仁夫之文，尤奇逸流麗，所著《周易集傳》多發前儒之所未發。岳申用薦者爲遼陽儒學副提舉，仁夫江浙儒學副提舉，皆不就。

同郡人龍仁夫，字觀復；劉岳申，字高仲。他們的文章學問都與劉詵齊名，有文集流傳於世。而仁夫的文章，尤爲奇妙飄逸流暢華麗，所著《周易集傳》一書，許多地方發前儒之所未發。岳申被薦舉爲遼陽行省儒學副提舉，仁夫爲江浙行省儒學副提舉，都未就任。

韓性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其先家安陽，宋司徒兼侍中魏忠獻王琦，其八世祖也。高祖左司郎中膺胄，扈從南渡，家于越。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他的祖先家住安陽，宋朝司徒兼侍中魏忠獻王韓琦，是韓性的八世祖。高祖左司郎中韓膺胄，扈從宋朝皇帝南渡，安家於越。

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及長，博綜群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儒先性理之説，尤深

韓性天資機警聰敏，七歲開始讀書，就能一目十行，每天記誦上萬言。九歲即通曉《小戴禮記》，作文論其要旨，提筆當即成文，文筆蒼勁，寓意古奥，老成飽學的儒士，都贊嘆驚異。成年後，博覽群書，從經書史籍到諸子百家，無不探流溯源，窮盡底藴，而對於先儒天性義理的學

造其閫域。其爲文辭，博達俊偉，變化不測，自成一家言。四方學者，受業其門，户外之屨，至無所容。

説，尤能深得其精奥。他所作的文章，淵博暢達俊逸壯美，變化莫測，自成一家之言。四方學者，求學於韓性門下的極多，以至於門外的鞋都無處可放。

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爲請，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爲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矣，顧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也。士有一善，必爲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

延祐初年，下詔以科舉選取官員，學者中許多人向韓性請教應試文章的作法，韓性對他們説："如今的科舉，一律以朱熹的傳注爲標準，作科舉應試的文章，却不懂得朱氏的學説，能行嗎?《四書》、《六經》，這些千年以來中斷的學説，自從二程到朱熹，纔得到淋漓盡致的闡發，衹看如何付諸實行罷了。有德行的人必然有所論説，運用於科場，衹不過是小技，難道還有其他的方法嗎!"凡是經過韓性口授指點的，不必故作高論而自然以義理取勝，不追求文章的精巧而不能不精巧，用以應付考官的要求，也未嘗不符合他們的標準。學者有一點優點，韓性必定對他們稱贊不已，若是辨析是非，則神色凛然不可侵犯。

性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於童稚厮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憲府嘗舉爲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禄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於斯世，郡之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往咨訪，性從容開導，洞中肯綮，裨益者多。

韓性出行没有車馬僕從，所經之處，挑夫歇肩，行人讓道。街巷老翁役夫，至於幼兒僕役，都稱他爲"韓先生、韓先生"。監察官員曾經推薦韓性爲學官，他推辭説："我僥幸地有祖先留下的舊屋可以遮避風雨，薄田可以供給飲食，能够讀書砥礪德行，無愧於古人已經滿足了，做官食禄并非我所情願。"接受推薦却不赴任。晚年愈加隱匿聲迹，然而未嘗忘情於世事，地方循良官員對於政事有未能通曉之處時，即前往韓性家咨詢，韓性從容開導，切中關鍵所在，往往多有裨益。

天曆中，趙世延以性名上聞。後十年，門人李齊爲南臺監察御史，力舉其行義，而性已卒矣。年七十有六。卒後，南臺御史中丞月魯不花，嘗學於性，言性法當得謚，朝廷賜謚莊節先生。其所著有《禮記説》四卷，《詩音釋》一卷，《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

天曆年間，趙世延將韓性的姓名奏聞朝廷。十年之後，韓性的門人李齊爲南御史臺監察御史，竭力推舉韓性的德行操守，但韓性已經去世了。享年七十六歲。韓性去世後，南御史臺御史中丞月魯不花，曾經跟從韓性學習過，奏言韓性根據成例應得到謚號，於是朝廷賜謚號莊節先生。韓性的著作有《禮記説》四卷，《詩音釋》一卷，《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

程端禮

當性時，慶元有程端禮、端學兄

與韓性同時，慶元路有程端禮、程端學兄

弟者。端禮字敬叔，幼穎悟純篤，十五歲，能記誦《六經》，曉析大義。慶元自宋季皆尊尚陸九淵氏之學，而朱熹氏學不行於慶元。端禮獨從史蒙卿游，以傳朱氏明體達用之指，學者及門甚衆。所著有《讀書工程》，國子監以頒示郡邑校官，爲學者式。仕爲衢州路儒學教授。卒年七十五。

弟。端禮字敬叔，幼時聰慧過人，淳樸敦厚，十五歲，就能背誦《六經》，通曉分析其要旨。慶元路自南宋末年以來都尊崇陸九淵的學説，而朱熹的學説無法在慶元流傳。惟獨端禮隨從史蒙卿學習，來傳播朱熹明體達用的宗旨，向端禮學習的學者很多。端禮的著作有《讀書工程》一書，國子監將此書頒示州縣學官，作爲學子的模式。端禮官爲衢州路儒學教授。去世時七十五歲。

程端學

端學字時叔，通《春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授僊居縣丞，尋改國子助教。動有師法，學者以其剛嚴方正，咸嚴憚之。遷太常博士，命未下而卒。後以子徐貴，贈禮部尚書。所著有《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春秋或問》十卷。

端學字時叔，通曉《春秋》，考中至治辛酉年進士，授僊居縣丞，不久改任國子助教。端學舉止符合師道，學者因爲他剛毅整肅端平正直，都很敬畏他。升爲太常博士，任命尚未下達就去世了。後因他的兒子程徐官位顯要，追贈端學爲禮部尚書。端學的著作有《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春秋或問》十卷。

吴師道

吴師道字正傳，婺州蘭溪人。自羈丱知學，即善記覽。工詞章，才思涌溢，發爲歌詩，清麗俊逸。弱冠，因讀宋儒真德秀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嘗以持敬致知之説質于同郡許謙，謙復之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心志益廣，造履益深，大抵務在發揮義理，而以闢異端爲先務。

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高郵縣丞，明達文法，吏不敢欺。再調寧國路録事，會歲大旱，饑民仰食于官者三十三萬口，師道勸大家得粟三萬七千六百石，以賑饑民；又言于部使者，轉聞於朝，得粟四萬石、鈔三萬八千四百錠賑之，三十餘萬人賴以存活。遷池州建德縣尹，郡學有田七百畝，爲豪民所占，郡下其事建德，俾師道究治之，即爲按其圖籍，悉以歸於學。建德素少茶，而榷税尤重，民以爲病，即爲極言于所司，榷税爲減。

吴師道字正傳，婺州蘭溪縣人。從童年知道學習起，就善於記憶領會。擅長詩文，才思横溢，表現爲詩歌，清麗俊逸。二十歲時，因讀宋朝大儒真德秀留下的著作，於是萌發了致力於爲己之學的志向，切磋磨礪，學問與日俱進，曾經就持敬致知的學説求教於同郡人許謙，許謙用理一分殊的宗旨來答覆他，從此思想境界愈加開闊，造詣愈發精深，主要致力於闡發義理，而以排斥異端爲首要任務。

考中至治元年進士，授高郵縣丞，師道通曉法律條令，縣吏不敢欺瞞他。又轉任寧國路録事，正逢當年大旱，依賴官府救濟的飢民有三十三萬口，師道勸説大户人家捐糧賑災，得到糧食三萬七千六百石，用以賑濟飢民；又向户部使者陳説，使他轉奏朝廷，得到糧食四萬石、鈔三萬八千四百錠賑濟飢民，三十餘萬人賴以存活。升任池州路建德縣尹，路學有學田七百畝，被豪民侵占，池州路總管府將此事責成建德縣，令師道究查處理，師道立即考察版圖户籍，將學田全部歸還路學。建德縣素來很少種茶，而國家徵收的茶税却尤爲苛重，百姓爲此困苦，師道於是竭力向主管部門陳説，茶税因此得到减輕。

中書左丞吕思誠、侍御史孔思立列薦之，召爲國子助教，尋升博士。其爲教，一本朱熹之旨，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諸生，人人自以爲得師。丁内憂而歸，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終于家。所著有《易詩書雜説》、《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註》、《敬鄉録》，及文集二十卷。

中書左丞吕思誠、侍御史孔思立先後向朝廷推薦師道，徵召入朝任國子助教，不久升任博士。師道執教，一概以朱熹的學説爲依據，而遵循許衡制定的法則，六館諸生，人人都認爲得到了真正的老師。因爲母服喪返歸故鄉，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退休，在家中去世。師道的著作有《易詩書雜説》、《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註》、《敬鄉録》，以及文集二十卷。

師道同郡又有王餘慶，字叔善，仕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以儒學名重當世云。

師道同郡又有王餘慶，字叔善，官爲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也以儒學名重當世。

陸文圭

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而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博通經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曆、醫藥、算數之學。宋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學者稱之曰墻東先生。

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年就聰慧過人，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博通經史百家之言，以及天文、地理、律書曆法，醫藥、算數等學問。宋朝咸淳初年，文圭十八歲，以《春秋經》考中舉人。南宋滅亡，文圭隱居於城東，學者稱他爲墻東先生。

延祐設科，有司强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文圭爲文，融會經傳，縱横變化，莫測其涯際，東南學者，皆宗師之。朝廷數遣使馳幣聘之，以老疾，不果行。卒年八十五。

延祐年間開設科舉，官府强迫文圭參加考試，於一生中第二次考中舉人。文圭作文章，融會經傳，縱横變化，浩瀚無涯，東南地區的學者，都尊奉他爲師。朝廷屢次派遣使者疾馳前來以禮聘請文圭，因年老有病，未能成行。去世時八十五歲。

文圭爲人，剛明超邁，以奇氣自負。於地理考核甚詳，凡天下郡縣沿革、人物土産，悉能默記，如指諸掌。先屬纊一日，語門人曰："以數考之，吾州二十年後必有兵變，慘於五代、建炎，吾死，當葬不食之地，勿封勿樹，使人不知吾墓，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冢墓盡發，人乃服其先知。有《墻東類稿》二十卷。

文圭爲人，剛毅明達卓越超脱，以氣概不凡自負。他對於地理的考核尤爲詳密，凡天下郡縣的歷史沿革、人物土産，都能默記，瞭如指掌。去世前一日，文圭對門人説："根據曆數推測，本州二十年之後必定有戰亂，災禍將比五代時期、建炎年間更加慘烈，我死後，應當將我葬於不毛之地，不要起墳不要植樹，使人找不到我的墓地，或許可以免去暴露尸骨的憂患。"後來江陰戰亂，墳墓都被發掘開來，人們纔佩服文圭的先見之明。著有《墻東類稿》二十卷。

梁益

文圭同里有梁益者，字友直，其先福州人。博洽經史，而工於文辭。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之。自文圭既卒，浙以西稱

文圭同里人梁益，字友直，祖先是福州人。經書史籍知識廣博，并擅長詩文。梁益教誨人，以變化自己的氣質之性爲首要之事，學者不遠千里前來師從他。自文圭去世後，浙西號稱學問醇

學術醇正、爲世師表者，惟益而已。益所著書，有《三山稿》、《詩緒餘》、《史傳姓氏纂》，又有《詩傳旁通》，發揮朱熹氏之學爲精。年五十六卒。

正、爲當世師表的，衹有梁益一人。梁益的著作，有《三山稿》、《詩緒餘》、《史傳姓氏纂》，又有《詩傳旁通》，將朱熹的學説發揮到精微。五十六歲去世。

周仁榮　周敬孫

周仁榮字本心，台州臨海人。父敬孫，宋太學生。初，金華王柏，以朱熹之學主台之上蔡書院，敬孫與同郡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黄超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之，受性理之旨。敬孫嘗著《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類例》。仁榮承其家學，又師珏、天瑞，治《易》、《禮》、《春秋》，而工爲文章。用薦者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爲變。

周仁榮字本心，台州路臨海縣人。父親周敬孫，是宋朝的太學生。當初，金華人王柏，用朱熹的學説主教台州上蔡書院，敬孫與同郡人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黄超然、朱致中、薛松年以王柏爲師，學習性理之學。敬孫曾經著《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類例》等書。仁榮繼承敬孫的家學，又拜楊珏、陳天瑞爲師，研究《易》、《禮》、《春秋》，并擅長寫文章。被推薦代理美化書院山長。美化書院在處州叢山之中，當地人很少知道學習，仁榮爲完成學業的人舉行鄉飲酒禮，使當地風俗爲之一變。

後辟江浙行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國子博士，遷翰林修撰，升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岳瀆，至會稽，以疾作，不復還朝。卒，年六十有一。其所教弟子多爲名人，而泰不華實爲進士第一。

後來仁榮被徵召爲江浙行省掾史，行省官員都稱呼他爲先生，不以吏員看待他。泰定初年，召入朝中授國子博士，改任翰林修撰，升爲集賢待制，奉聖旨代皇帝祭祀五岳四瀆，到達會稽，因疾病發作，不再返回朝廷。去世時六十一歲。仁榮所教的弟子很多成爲名人，其中泰不華考中進士第一名。

其弟仔肩，字本道，以《春秋》登延祐五年進士第，終奉議大夫、惠州路總管府判官。與其兄俱以文學名。

仁榮的弟弟仔肩，字本道，以《春秋》經考中延祐五年進士，去世時爲奉議大夫、惠州路總管府判官。與仁榮都以文學知名當世。

孟夢恂

仁榮同郡有孟夢恂者，字長文，黄巖人。與仁榮同師事楊珏、陳天瑞。夢恂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行事，四方游從者皆服焉。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録。

仁榮同郡人孟夢恂，字長文，黄巖縣人。與仁榮共同拜楊珏、陳天瑞爲師。夢恂講解經義，領悟精密切當，并務必付諸實施，各地前來學習的人都很佩服他。部使者薦舉夢恂的操守和道義，代理本路學録。

至正十三年，以設策禦寇救鄉郡有功，授登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未受命而卒，年七十四。朝廷賜謚號曰康靖先生。所著有《性理本旨》、《四書辨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及《筆海雜録》五十卷。

至正十三年，夢恂因謀劃抵禦賊寇解救鄉郡有功績，授登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尚未接受任命就去世了，享年七十四歲。朝廷賜謚號康靖先生。著作有《性理本旨》、《四書辨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以及《筆海雜録》五十卷。

陳旅

陳旅字衆仲，興化莆田人。先世素以儒學稱。旅幼孤，資禀穎異，其外大父趙氏學有源委，撫而教之，旅得所依，不以生業爲務，惟篤志於學，於書無所不讀。稍長，負笈至温陵，從鄉先生傅古直游，聲名日著。用薦者爲閩海儒學官，適御史中丞馬雍古祖常使泉南，一見奇之，謂旅曰："子，館閣器也，胡爲留滯于此！"因相勉游京師。

既至，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爲文，慨然嘆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館中，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自謂得旅之助爲多。與祖常交口游譽於諸公間，咸以爲旅博學多聞，宜居師範之選，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又力薦之，除國子助教。居三年，考滿，諸生不忍其去，請于朝，再任焉。元統二年，出爲江浙儒學副提舉。至元四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至正元年，遷國子監丞，階文林郎。又二年卒，年五十有六。

旅於文，自先秦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無所不究，故其文典雅峻潔，必求合於古作者，不徒以徇世好而已。有文集十四卷。

旅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感虞集爲知己。其在浙江時，集歸田已數載，歲且大比，請于行省參知政事孛术魯翀，親奉書幣，請集主文鄉闈，欲爲問候計，乃衝冒炎暑，千里訪集于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别，惓惓以斯文相勉，慘然若將永訣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爲平生益友也。一日，夢旅舉杯相向曰："旅甚思公，亦知公之不忘旅也，但不得見爾。"既而聞旅卒，集深悼之。

陳旅字衆仲，興化路莆田縣人。祖上世代以儒學知名。陳旅幼年喪父，天資禀賦聰慧異常，他的外祖父趙氏學問有根底，撫養教育他，陳旅得以有所依靠，不必爲生計分心，惟專心致力於學問，於書無所不讀。年齡稍大，游學到温陵，跟從年老辭官家居的傅古直學習，名聲日益顯著。因人推薦任閩海儒學官員，適逢御史中丞馬雍古祖常出使到泉州南部，一見到陳旅就覺得他不平凡，對陳旅説："你是任館閣大臣的人才，爲何埋没在此地！"因而勉勵陳旅出游京師。

到京師後，翰林侍講學士虞集看到陳旅作的文章，感嘆地説："這就是説我年老即將退休，將儒學之道托付給你了。"立即邀請陳旅到翰林院中，朝夕以道義學問相互切磋，自認爲得到陳旅的教益很多。與祖常在各位大臣中交口稱譽陳旅，都認爲他博學多聞，應該選任學官，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又竭力舉薦陳旅，授國子助教。任職三年，期滿，諸生不忍讓陳旅離去，奏請朝廷，再次連任。元統二年，出任江浙儒學副提舉。至元四年，入朝任應奉翰林文字。至正元年，升任國子監丞，官階文林郎。又過了二年去世，享年五十六歲。

陳旅對於文章，上自先秦，下至唐、宋諸大家，無不研究，因此他的文章典雅嚴謹而簡潔，力求合乎古代作者的宗旨，而不僅僅迎合當世的愛好而已。著有文集十四卷。

陳旅平生尤其忠實於師友之間的情義，每每感嘆虞集爲自己的知己。他在浙江時，虞集已經告老回鄉數年，那年將要舉行鄉試，陳旅請求行省參知政事孛术魯翀，親自携帶書信聘禮，邀請虞集主持鄉試，爲了表示問候，陳旅冒着酷暑，不遠千里到臨川拜訪虞集。虞集感激陳旅的到來，相留十日纔分别，懇切地以儒學之道勉勵他，神情慘然如將永别。虞集每次與學者談論，都以陳旅爲平生益友。一日，虞集夢見陳旅舉杯對自己説："陳旅非常思念您，也知道您不會忘記陳旅，衹是不能相見了。"不久就聽説陳旅去世了，虞集深爲哀悼。

程文

同時有程文、陳繹曾者，皆名士。文字以文，徽州人，仕至禮部員外郎。作文明潔而精深，集亦多稱之。

與陳旅同時的有程文、陳繹曾，都是知名學者。程文字以文，徽州人，官至禮部員外郎。作文章明快簡潔而且精深，虞集也多次稱贊他。

陳繹曾

繹曾字伯敷，處州人。爲人雖口吃，而精敏異常，諸經注疏，多能成誦。文辭汪洋浩博，其氣燁如也。官至國子助教。論者謂二人皆與旅相伯仲云。

繹曾字伯敷，處州人。爲人雖然口吃，却精明敏捷異常，各經的注疏，大多能够背誦。他的文章氣勢磅礴，才氣煥發。官至國子助教。評論者認爲二人都與陳旅不相上下。

李孝光

李孝光字季和，温州樂清人。少博學，篤志復古，隱居雁蕩山五峰下，四方之士，遠來受學，名譽日聞，泰不華以師事之，南行臺監察御史闔辭屢薦居館閣。

李孝光字季和，温州樂清縣人。從小博學多聞，决心致力於復興古文，隱居於雁蕩山五峰下，各地學子遠道而來跟從他學習，聲譽日益著聞，泰不華將他視爲老師，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衆口一辭地屢次推薦他任職館閣。

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秘書監著作郎召，與完者圖、執禮哈琅、董立，同應詔赴京師，見帝于宣文閣，進《孝經圖説》，帝大悦，賜上尊。明年，升文林郎、秘書監丞。卒于官，年五十三。

至正七年，下詔徵求隱士，以秘書監著作郎徵召孝光入朝，與完者圖、執禮哈琅、董立，同時接受詔命赴京師，在宣文閣覲見順宗皇帝，孝光進獻《孝經圖説》，順帝非常高興，賞賜佳釀。第二年，升任文林郎、秘書監丞。任職期間去世，享年五十三歲。

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趨世尚，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辭。有文集二十卷。

孝光因文章享譽當世，他的文章一概效法古人，而不迎合當世習尚，不是先秦、兩漢的文句，决不用以措辭。有文集二十卷。

宇文公諒

宇文公諒字子貞，其先成都人，父挺祖，徙吴興，今爲吴興人。公諒通經史百氏言，弱冠，有操行。嘉興富民延爲子弟師，夜將半，聞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諒厲聲叱去之，翌日，即以他事辭歸，終不告以其故。

宇文公諒字子貞，他的祖先是成都人，父親宇文挺祖，遷居吴興，故成爲吴興人。公諒通曉經史百家學説，二十歲，即有操守道義。嘉興富民聘請他爲子弟的教師，將近半夜，聽到有人叩門，詢問是誰，却是一個婦人，公諒嚴厲叱責她離去，次日，立即藉口其他事情辭職回家，始終不肯説出辭職的原因。

至順四年，登進士第，授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丁内艱，改同知餘姚州事。夏不雨，公諒出禱輒應，歲以有年，民頌之，以爲"别駕雨"。攝會稽縣，申明冤滯，所活者衆。省檄

至順四年，公諒考中進士，授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服母喪，改任同知餘姚州事，夏季不降雨，公諒出來祈禱則應驗降雨，當年得以豐收，百姓頌揚他，稱爲"别駕雨"。公諒代理會稽縣，申報平反積壓的冤案，保全了許多人的性命。行

察實松江海塗田，公諒以朝汐不常，後必貽患，請一概免科，省臣從之。遷高郵府推官，未幾，除國子助教，日與諸生辯析諸經，六館之士，資其陶甄者往往出爲名臣。調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以病得告。後召爲國子監丞，除江浙儒學提舉，改僉嶺南廉訪司事，以疾請老。

省傳令察實松江縣的海塗田，公諒認爲朝汐無常，日後必定遺留禍患，請求一概免除海塗田的差賦，行省官員同意他的請求。調任高郵府推官，不久，授國子助教，每日與諸生討論講習各經，六館學子，承受他的教誨往往成爲知名大臣。調任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因病獲准退休。後徵召爲國子監丞，授江浙儒學提舉，改任嶺南廉訪司僉事，因病請求回鄉養老。

公諒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册，識其編首曰："晝有所爲，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所著述，有《折桂集》、《觀光集》、《辟水集》、《以齋詩稿》、《玉堂漫稿》、《越中行稿》，凡若干卷。門人私謚曰純節先生。

公諒平時在家中，即使在昏暗無人的地方，也必定端正衣冠肅然而坐，曾經持筆記一册，在篇首寫道："白天所做的事情，晚上則要記載下來，凡是不能記下來的事情，就不敢做，天地鬼神，聽到此言。"他約束自己就是這樣嚴格。公諒的著作，有《折桂集》、《觀光集》、《辟水集》、《以齋詩稿》、《玉堂漫稿》、《越中行稿》，共若干卷。門生私謚爲純節先生。

伯顏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剌魯氏，隸軍籍蒙古萬户府，世居開州濮陽縣。伯顏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爲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成誦。蚤喪父，其兄曲出，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黄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爲氏，且名而字之焉。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爲爾師，群經有朱子説具在，歸而求之可也。"伯顏自弱冠，即以斯文爲己任，其於大經大法，粲然有睹，而心所自得，每出於言意之表。鄉之學者，來相質難，隨問隨辨，咸解其惑。於是中原之士，聞而從游者日益衆。

伯顏又名師聖，字宗道，哈剌魯氏，隸屬軍籍於蒙古萬户府，世代居住開州濮陽縣。伯顏三歲時，常常用手指在地上描畫，或者是三，或者是六，仿佛是在卜卦。六歲，跟從鄉里儒師學習《孝經》、《論語》，就能背誦。早年喪父，他的兄長曲出，買經傳等書籍資助他，伯顏日夜誦讀不止。稍稍長大，師從宋朝進士建安人黄坦學習，黄坦説："這孩子聰慧過人，非諸生可以相比。"因而命伯顏以顏爲氏，并給他取名和字。時間一久，黄坦辭謝説："我無法再做你的老師，各經都有朱子的解説，你回家探求就可以了。"伯顏從二十歲起，就以儒學爲己任，對於重要的經典法則，瞭然於胸，而且心有所得，往往出於言辭之外。鄉里學者，前來問難，伯顏隨其所問而辨析，一一解除他們的疑惑。於是中原地區的學者，聞其名而追隨他學習的日益衆多。

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既畢，辭歸。已而復起爲江西廉訪僉事，數月，以病免。及還，四方之來學者，至千餘人。蓋其爲學專事講解，而務

至正四年，伯顏以隱逸之士被徵召到京師，授翰林待制，參預修纂《金史》。史書修成之後，辭職回鄉。不久再次起用任江西廉訪司僉事，任職數月，因病卸任。等到伯顏回鄉之後，各地前來求學的人，達一千餘人。大致伯顏治學專門從

真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而必期措諸實用。士出其門，不問知其爲伯顔氏學者；至於異端之徒，亦往往棄其學而學焉。

十八年，河南賊蔓延河北，伯顔言於省臣，將結其鄉民爲什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伯顔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伯顔名士，生劫之以見賊將，誘以富貴，伯顔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

既死，人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其腹中，覆墻而揜之。有司上其事，贈奉議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謚文節。太常謚議曰："以城守論之，伯顔無城守之責而死，可與江州守李黼一律；以風紀論之，伯顔無在官之責而死，可與西臺御史張桓并駕。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爲確論。伯顔平生，修輯《六經》，多所著述，皆毁于兵。

事於講解經義，并且務求真知致力實踐，不屑於研討舉子應試文章，而必求施之於實用。士子出於他的門下，人們不必問就知道是伯顔的學生；以至於異端學者，也往往拋棄他們的學説而向伯顔學習。

十八年，河南賊寇蔓延到河北，伯顔奏言行省大臣，準備組織家鄉的百姓編成什伍進行自衛，但賊兵已蜂擁而至，伯顔於是渡過漳河向北而行，鄉里人跟隨他的有數十萬家。到達磁州時與賊寇遭遇，賊寇知道伯顔是知名學者，生擒他去見賊將，用富貴引誘他，伯顔罵賊不屈服，從容就義，與妻兒一同死於賊手，享年六十四歲。

伯顔死後，有人剖開他的胸膛，看到他的心臟有幾個孔，説："古人説聖人的心有七竅，這不就是賢士嗎！"於是將他的心放進胸腔，推倒土墻掩埋了他。官府將伯顔的事迹上奏朝廷，追贈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僉事，謚號文節。太常院的謚議説："若以地方官員而論，伯顔無守土的責任而死，可以與江州知州李黼一律看待；若以監察官員而論，伯顔無在職官員的責任而死，可以與西臺御史張桓并駕齊驅。伯顔用平生有用的學問，成就了捨生取義的氣節，真是古人所説的君子。"當時人認爲這是精確的評論。伯顔平生，整理《六經》，多所著述，全部毁於戰亂。

贍思

贍思字得之，其先大食國人。國既内附，大父魯坤，乃東遷豐州。太宗時，以材授真定、濟南等路監榷課税使，因家真定。父斡直，始從儒先生問學，輕財重義，不干仕進。

贍思生九歲，日記古經傳至千言。比弱冠，以所業就正于翰林學士承旨王思廉之門，由是博極群籍，汪洋茂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故其年雖少，已爲鄉邦所推重。

延祐初，詔以科第取士，有勸其就試者，贍思笑而不應。既而侍御史郭思貞、翰林學士承旨劉賡、參知政事王士熙交章論薦之。泰定三年，詔

贍思字得之，祖先是大食國人。大食國歸順之後，他的祖父魯坤於是東遷到豐州。太宗時，因有才幹授真定、濟南等路監榷課税使，因此安家於真定。父親斡直，開始跟從儒學先生學習，輕財重義，不求做官顯達。

贍思九歲時，每日背誦古代經傳多至上千言。二十歲時，以所學求教於翰林學士承旨王思廉門下，從此博覽群書，廣博深厚，身體力行，都是切實的學問，因此贍思年齡雖小，已經被鄉里所推重。

延祐初年，下詔以科舉考選士人，有人勸贍思應試，贍思笑而不答。不久侍御史郭思貞、翰林學士承旨劉賡、參知政事王士熙，一致上章向朝廷推薦贍思。泰定三年，下詔以遺逸徵召贍思

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于龍虎臺，眷遇優渥。時倒剌沙柄國，西域人多附焉，瞻思獨不往見，倒剌沙屢使人招致之，即以養親辭歸。

天曆三年，召入爲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文宗問曰："卿有所著述否?"明日，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詔預修《經世大典》，以論議不合求去，命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諭留之，瞻思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之。復命集傳旨曰："卿且暫還，行召卿矣。"至順四年，除國子博士，丁内艱，不赴。

後至元二年，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即上封事十條，曰：法祖宗，攬權綱，敦宗室，禮勛舊，惜名器，開言路，復科舉，罷數軍，一刑章，寬禁網。時奸臣變亂成憲，帝方虚己以聽，瞻思所言，皆一時群臣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趙承慶見之，嘆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戚里有執政陝西行省者，恣爲非道，瞻思發其罪而按之，輒棄職夜遁。會有詔勿逮問，然猶杖其私人。及分巡雲南，按省臣之不法者，其人即解印以去，遠藩爲之震悚。

襄、漢流民，聚居宋之紹熙府故地，至數千户，私開鹽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殺巡卒，瞻思乃擒其魁，而釋其黨。復上言："紹熙土饒利厚，流户日增，若以其人散還本籍，恐爲邊患，宜設官府以撫定之。"詔即其地置紹熙宣撫司。

三年，除僉浙西肅政廉訪司事，即按問都轉運鹽使、海道都萬户、行宣政院等官贓罪，浙右郡縣，無敢爲貪墨者。復以浙右諸僧寺，私蔽猾

到上都，在龍虎臺覲見泰定帝，深受垂愛。當時倒剌沙當權，西域人大多服從他，惟獨瞻思不去拜見，倒剌沙屢次派人招瞻思來見，瞻思就以奉養親人爲由辭官回鄉了。

天曆三年，召瞻思入朝任應奉翰林文字，在奎章閣接見，文宗問道："你有什麽著作嗎?"第二天，瞻思進獻所著《帝王心法》一書，文宗稱好。詔命瞻思參預修纂《經世大典》，因爲議論不合請求辭官，文宗命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傳諭挽留瞻思，瞻思堅持以母親年邁辭官，於是賞賜禮幣遣送他。又命虞集傳旨説："你暫且還鄉，不久再召你回朝。"至順四年，授國子博士，爲母服喪，不赴任。

後至元二年，授陝西行御史臺監察御史，立即以密封的奏章上奏十項事，即：效法祖宗，總攬權柄，親近宗室，禮遇有功舊臣，慎重官爵，廣開言路，恢復科舉，裁撤數軍，統一法律，放寬禁令。當時奸臣更改破壞原先的制度，順帝正虚心聽取建議，瞻思所奏，都是當時群臣所不敢説的。侍御史趙承慶看到瞻思的封章，感嘆説："御史能上奏這些事，真是天下的福分。"瞻思外戚中有人在陝西行省爲官，肆意妄爲不法之事，瞻思揭露他的罪行并進行審理，那人立即抛下官職連夜逃走，正逢朝廷有詔命不要逮捕審問，但瞻思還是杖責了他的家人。及至瞻思巡行雲南，審查行省官員中的違法者，那人立即卸印離去，地方大臣爲之震驚。

襄、漢一帶流民，聚集居住在原宋朝的紹熙府所在地，多達數千户，私自開掘鹽井，自行編成武裝，往往劫持囚徒，殺死巡邏軍士，瞻思於是擒拿他們的首領，而釋放其黨羽。又奏言："紹熙土地富饒獲利豐厚，流民人户日益增多，若將這些人遣散返回原籍，恐怕會造成邊境的禍患，應當設置官府安撫治理他們。"下詔就在該地設置紹熙宣撫司。

三年，任命瞻思爲浙西肅政廉訪司僉事，立即審理都轉運鹽使、海道都萬户、行宣政院等官員的貪贜罪行，浙右州縣官員，没有敢於貪污不法的。又因爲浙右各佛教寺院，暗中隱藏庇護刁

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類皆瀆常倫，隱徭役，使民力日耗，契勘嘉興一路，爲數已二千七百，乃建議請勒歸本族，俾供王賦，庶以少寬民力。朝廷是之，即著以爲令。四年，改僉浙東肅政廉訪司事，以病免歸。

贍思歷官臺憲，所至以理冤澤物爲己任，平反大辟之獄，先後甚衆，然未嘗故出人罪，以市私恩。嘗與五府官決獄咸寧，有婦宋娥者，與鄰人通，鄰人謂娥曰："我將殺而夫。"娥曰："張子文行且殺之。"明日，夫果死。迹盜數日，娥始以張子文告其姑。五府官以爲非共殺，且既經赦宥，宜釋之，贍思曰："張子文以爲娥固許之矣。且娥夫死及旬，乃始言之，是娥與張同謀，度不能終隱，故發之也，豈赦可釋哉?"樞密判官曰："平反活人，陰德也。御史勿執常法。"贍思曰："是謂故出人罪，非平反也。且公欲種陰德於生者，奈死者何!"乃獨上議刑部，卒正娥罪。其審刑當罪多類此。

至正四年，除江東肅政廉訪副使。十年，召爲秘書少監，議治河事，皆辭疾不赴任。十一年，卒于家，年七十有四。二十五年，皇太子撫軍冀寧，承制封拜，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恒山郡侯，謚曰文孝。

贍思邃於經，而《易》學尤深，至於天文、地理、鍾律、算數、水利，旁及外國之書，皆究極之。家貧，饘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所著述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莊精

猾百姓，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的稱呼，大都褻瀆綱常倫理，逃避徭役，使民力日益耗費，查核嘉興一路，爲數已有二千七百人，贍思於是建議勒令這些人回歸本族，使他們承擔國家賦稅徭役，或許可以稍稍寬紓民力。朝廷認爲很對，立即將此寫成法令。四年，改任浙東肅政廉訪司僉事，因病辭職回家。

贍思歷任監察官員，所到之處以清理冤獄加惠百姓爲己任，平反死刑案件，前後甚多，然而從未故意免除囚犯的罪行，以換取個人的恩惠。贍思曾經與五府官員共同在咸寧審理案件，有婦人宋娥，與鄰人通奸，鄰人對宋娥說："我準備殺掉你的丈夫。"宋娥說："張子文將要殺掉他。"第二天，宋娥的丈夫果然死了。偵緝罪犯幾天之後，宋娥纔將張子文告訴她的婆婆。五府官員認爲不屬於同謀殺人，而且已經過赦書寬免，應當釋放宋娥，贍思說："張子文認爲宋娥已經同意了他。况且宋娥在丈夫死去十日後，纔說出子文，這是宋娥與張子文同謀殺人，估計無法隱瞞到底，因此纔揭發子文，這豈是赦令可以釋放的人?"樞密判官說："平反保全人命，是積累陰德。御史你不必固執一般的法律。"贍思說："這叫做故意免除犯人的罪行，不是平反。况且您想在活人身上積陰德，將死者如何呢!"於是獨自上奏議於刑部，最終懲治了宋娥的罪行。贍思審案定罪大多如此。

至正四年，授江東肅政廉訪副使。十年，召入朝廷任秘書少監，議論治理黄河事宜，贍思都以病推辭不赴。十一年，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四歲。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冀寧統領軍隊，以順帝的名義追封官爵，贈贍思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恒山郡侯，謚號文孝。

贍思精通諸經，而對《易》學造詣尤深，至於天文、地理、鐘律、算數、水利，旁及外國書籍，無不窮加探究。家境貧窮，食粥有時都接繼不上，而贍思考訂經傳，常常自得其樂。他的著作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莊精詣》、《鎮陽風土記》、《續東陽志》、

詣》、《鎮陽風土記》、《續東陽志》、《重訂河防通議》、《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哀宗記》、《正大諸臣列傳》、《審聽要訣》，及文集三十卷，藏于家。

《重訂河防通議》、《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哀宗記》、《正大諸臣列傳》、《審聽要訣》，以及文集三十卷，收藏於家中。

元史卷一百九十一

列傳第七十八

良吏(一)

自古國家上有寬厚之君，然後爲政者得以盡其愛民之術，而良吏興焉。班固有曰："漢興，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以寬厚清静爲天下先，故文、景以後，循吏輩出。"其言蓋識當時之治體矣。

自古以來，國家有仁慈寬厚的國君，然後處理政事的官員纔能發揮他們愛民的才幹，於是賢良的官吏就應運而生。班固説過："漢朝興起，讓百姓休養生息，所有事務簡單易行，法律寬鬆，以寬厚養民清静無爲作爲國家的主導思想，所以文帝、景帝以來，循良的官吏不斷涌現。"這話算是把握住了當時治理國家的要領。

元初風氣質實，與漢初相似。世祖始立各道勸農使，又用五事課守令，以勸農繫其銜。故當是時，良吏班班可見，亦寬厚之效也。然自中世以後，循良之政，史氏缺於紀載。今據其事迹之可取者，作《良吏傳》。

元朝初年風氣質樸，與漢朝初年相似。世祖開始設置各道勸農使，又用五項内容來考核州縣長官，把督責鼓勵農桑與他們的官銜聯係起來。因此當時循良的官吏到處可見，也是政治寬厚的效果。然而自中葉以後，循良官吏的政績，史籍缺乏記載。現在依據那些事迹可尋的人，撰成《良吏傳》。

譚澄

譚澄字彦清，德興懷來人。父資榮，金末爲交城令。國兵下河朔，乃以縣來附，賜金符，爲元帥左都監，仍兼交城令。未幾，賜虎符，行元帥府事，從攻汴有功。年四十，移病，舉弟資用自代。資用卒，澄襲職。

譚澄字彦清，德興懷來縣人。父親譚資榮，金朝末年任交城縣令。蒙古軍攻下河朔，於是資榮率領交城縣歸順，賜金符，授元帥府左都監，仍兼任交城縣令。不久，賜虎符，代理元帥府事務，隨從蒙古軍進攻汴梁有功績。四十歲時，上書稱病，推舉弟弟資用代替自己。資用死後，譚澄承襲職位。

澄幼穎敏，爲交城令時年十九。有文谷水，分溉交城田，文陽郭帥專其利而堰之，訟者累歲，莫能直，澄折以理，令决水，均其利於民。豪民有持吏短長爲奸者，察得其主名，皆以法治之。歲乙未，籍民户，有司多

譚澄幼年穎悟聰敏，擔任交城縣令時纔十九歲。境内有文谷水，支流灌溉着交城的田畝，文水北面有名郭帥的人，爲了壟斷灌溉之利而築堤壩堵住支流，官司打了好多年，也未能斷决，譚澄用道理説服了郭帥，讓他放水，百姓都得到便利。有的豪民抓住官吏的短處而爲非作歹，譚澄

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爲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爲免其逋，其私負者，年雖多，息取倍而止；亡民能歸者，復三年。詔下，公私便之。壬子，復大籍其民，澄盡削交城之不土著者，賦以時集。

查出爲首者的姓名，一一依法對他們治罪。乙未年，登記百姓户口，官府大多將流民編入簿册，等到徵收賦税時，差不多全都跑光了，官府貸款給他們，利息數倍於本錢，百姓無法償還。譚澄入朝覲見，通過中書耶律楚材，當面向太宗陳説危害，太宗很同情，免除百姓拖欠的賦税，那些向私人借債的，即使年頭很長，也衹收取一倍的利息；流亡的百姓能歸來的，免除三年賦税。詔旨下達後，官府百姓兩相便利。壬子年，再次大規模登記民户，譚澄將交城不是土著的人全部删去，賦税也就按時辦齊了。

甲寅，世祖還自大理，澄進見，留藩府，凡遣使，必以澄偕，而以其弟山阜爲交城令。時世祖以皇弟開藩京兆，總天下兵。歲丁巳，有間之者，憲宗疑之，遂解兵柄。遣阿藍答兒往京兆，大集官吏，置計局百四十二條以考核之，罪者甚衆，世祖每遣左丞闊闊，與澄周旋其間，以彌縫其缺，及親入朝，事乃釋。

甲寅年，世祖從大理返回，譚澄進見世祖，被留在世祖藩王府中，凡是派遣使臣，必定要譚澄陪同前往，而任命他的弟弟譚山阜爲交城縣令。當時世祖以憲宗皇帝弟弟的身份在京兆開設藩王府，總轄全國軍隊。丁巳年，有人在憲宗面前挑撥離間，憲宗懷疑世祖，就解除了他的兵權。憲宗派遣阿藍答兒前往京兆，會集官吏，設置計局以一百四十二條來考核他們，很多人被治罪，世祖經常派左丞闊闊和譚澄在中間周旋，來彌合他們的闕失，等到世祖親自入朝，事情纔算了結。

中統元年，世祖即位，擢懷孟路總管，俄賜金符，换金虎符。歲旱，令民鑿唐温渠，引沁水以溉田，民用不饑。教之種植，地無遺利。至元二年，遷河南路總管，改平灤路總管。七年，入爲司農少卿，俄出爲京兆總管。居一年，改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建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宜令民年四十無子聽取妾，以爲宗祀計。"朝廷從之，遂著爲令。

中統元年，世祖即位，提拔譚澄爲懷孟路總管，不久賜金符，又换成金虎符。當年大旱，譚澄命令百姓開鑿唐温渠，引沁水來灌溉田畝，百姓因此免遭饑饉。教導百姓耕田植樹，田地没有被荒棄的。至元二年，調任河南路總管，改任平灤路總管。七年，入朝任司農少卿，不久出任京兆路總管。任職一年，改任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上書建議："不孝之罪有三條，其中以没有後代罪行最大。應該命令百姓四十歲還没有兒子的，聽任他們娶妾，來保障生育後代。"朝廷同意了他的建議，於是將此寫成法令。

四川僉省嚴忠範守成都，爲宋將昝萬壽所敗，退保子城，世祖命澄代之。至則葬暴骸，修焚室，賑饑貧，集逋亡，民心稍安。會西南夷羅羅斯内附，帝以撫新國宜擇文武全才，遂以澄爲副都元帥、同知宣慰使司

四川行省僉事嚴忠範防守成都，被宋朝將領昝萬壽擊敗，退守成都子城，世祖命令譚澄代替忠範。譚澄一到任就立即埋葬暴露在野外的尸體，修葺被焚燒的房舍，賑濟貧苦的飢民，招集逃亡的人户，於是民心稍稍安定。正逢西南夷羅羅斯歸順，世祖認爲撫慰治理新歸順的國家，

事。比至，以疾卒，年五十八。

世祖嘗與太保劉秉忠論一時牧守，秉忠曰："若邢之張耕，懷之譚澄，何憂不治哉！"游顯宣撫大名，嘗爲諸路總管求虎符宣麻，澄至中書辭曰："皇上不識譚澄耶？乃爲顯所舉！"中書特爲去之。其介如此。

子克修，歷湖北、河南、陝西三道提刑按察使。

許維禎

許維禎字周卿，遂州人。至元十五年，爲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爲害，維禎默禱于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内旱蝗，維禎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于維禎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禎曰："吾當爲爾禱。"已而雪深三尺。朝廷聞其事，方欲用之而卒，年四十四。子殷。

許楫

許楫字公度，太原忻州人。幼從元裕學，年十五，以儒生中詞賦選，河東宣撫司又舉楫賢良方正孝廉。楫至京師，平章王文統命爲中書省掾，以不任簿書辭，改知印。丞相安童、左丞許衡深器重之。一日，從省臣立殿下，世祖見其美鬚魁偉，問曰："汝秀才耶？"楫頓首曰："臣學秀才耳，未敢自謂秀才也。"帝善其對，授中書省架閣庫管勾，兼承發司事。

未幾，立大司農司，以楫爲勸農副使。時商挺爲安西王相，遇於途，楫因言："京兆之西，荒野數千頃，宋、金皆嘗置屯，如募民立屯田，歲

應該選擇文武兼備的官員，於是任命譚澄爲副都元帥、同知宣慰使司事。譚澄剛到任，就因病去世，終年五十八歲。

世祖曾經與太保劉秉忠議論當時的地方長官，秉忠說："像邢州的張耕，懷孟的譚澄，還擔心不能治理好地方嗎！"游顯任大名宣撫使時，曾經向朝廷爲各路總管乞請授予虎符宣命，譚澄到中書省謝絶說："皇上難道不認識我譚澄嗎？竟然要游顯來推薦我！"中書省爲此特地删去了他的名字。譚澄就是這樣耿直。

兒子譚克修，歷任湖北、河南、陝西三道提刑按察使。

許維禎字周卿，遂州人。至元十五年，任淮安總管府判官。所屬鹽城縣和丁溪場境内，有兩隻老虎危害百姓，維禎在神祠中默默祈禱，結果一隻虎離去，一隻虎死於神祠前。境内旱災蝗災，維禎祈禱後即降雨，蝗災也消除了。這一年冬天，没有降雪，父老們對維禎說："冬天不降雪，許多百姓生病，怎麽辦？"維禎說："那麽我就爲你們祈禱吧。"不久即降雪深達三尺。朝廷得知這件事，正準備升用維禎時他却去世了，終年四十四歲。兒子許殷。

許楫字公度，太原忻州人。幼年跟從元裕學習，十五歲那年，以儒生考中詞賦科，河東宣撫司又舉薦許楫爲賢良方正孝廉。許楫到達京師，平章政事王文統命令許楫任中書省掾，許楫以不能勝任文書事務加以謝絶，於是改任知印。丞相安童、左丞許衡都非常器重許楫。一天，許楫隨從中書省官員侍立在大殿之下，世祖看到他鬍鬚修長身材魁梧，問道："你是秀才嗎？"許楫叩頭回答說："我不過學做秀才罷了，不敢自稱爲秀才。"世祖認爲他回答得很好，授予他中書省架閣庫管勾，兼任承發司事務。

不久，設立大司農司，任命許楫爲勸農副使。當時商挺任安西王相，在途中與許楫相遇，許楫趁機對商挺說："京兆以西，有荒田數千頃，宋朝、金朝都曾經在那裏設置屯田，現在如果招

可得穀，給王府之需。”挺以其言入奏，從之。三年，屯成，果獲其利。尋佩金符，爲陝西道勸農使。

募百姓開置屯田，每年可以收穫糧食，供給安西王府的需要。”商挺將許楫的建議上奏，朝廷同意。三年之後，屯田成功，果然大獲其利。不久授許楫佩帶金符，任陝西道勸農使。

至元十三年，宋平，帝命平章廉希憲行中書於荆南府，以楫爲左右司員外郎。荆南父老輿金帛求見，楫曰：“汝等已爲大元民矣，今置吏以撫字汝輩，奚用金帛以求見!”明年，擢嶺北湖南提刑按察副使。武岡富民有毆死出征軍人者，陰以家財之半誘其佃者，代己款伏。楫審得其情，釋佃者，繫富民，人服其明。改江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行省命招討郭昂討叛賊董旗，兵士俘掠甚衆，楫詢究得良民六百口，遣還鄉里。

至元十三年，宋朝平定，世祖命令平章政事廉希憲在荆南府主持行中書省事務，任命許楫爲行省左右司員外郎。荆南地方父老抬着金帛求見，許楫對他們説：“你們已經是大元的百姓了，如今設置官吏來治理你們，何須用金帛來求見。”第二年，提拔爲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副使。武岡縣有富民將出征的軍人毆打致死，暗中以家産的一半引誘自己的佃户，代替自己服罪。許楫審訊後得知實情，釋放了佃户，將富民逮捕入獄，人們信服許楫的明察。改任江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行省命令招討郭昂討伐叛賊董旗，郭昂的士兵俘獲搶掠了許多人，許楫察問得知其中有良民六百人，將他們送回故鄉。

二十三年，授中議大夫、徽州總管。桑哥立尚書，會計天下錢糧，參知政事忻都、户部尚書王巨濟，倚勢刻剥，遣吏徵徽州民鈔，多輸二千錠，巨濟怒其少，欲更益千錠，楫詣巨濟曰：“公欲百姓死耶、生耶？如欲其死，雖萬錠可徵也。”巨濟怒解，徽州賴以免。楫考滿去。徽之績溪、歙縣民柯三八、汪千十等，因歲饑阻險爲寇。行省右丞教化以兵捕之，相拒七月，乃使人諭之。三八等曰：“但得許總管來，我等皆降矣。”行省爲驛召楫至，命往招之。楫單騎趨賊壘，衆見楫來，皆拜曰：“我公既來，請署榜以付我。”楫白教化，請退軍一舍，聽其來降。不聽。會以參政高興代教化，楫復以前言告之，興從其計，賊果降。

二十三年，授許楫中議大夫、徽州總管。桑哥設立尚書省，總管全國錢糧出納，參知政事忻都、户部尚書王巨濟，倚仗權勢剥削百姓，派遣官吏到徽州向百姓徵收鈔幣，已經多交納了二千錠，巨濟嫌太少而發怒，想要再增加一千錠，許楫去見巨濟説：“您是要百姓死呢，還是讓他們活下來？若是想要他們死，就是一萬錠也能徵收得到。”巨濟怒氣纔算消除，徽州百姓賴此得以豁免。許楫任職期滿離去。徽州的績溪、歙縣百姓柯三八、汪千十等人，因爲年景饑荒，占據險阻成爲賊寇。行省右丞教化調軍隊捕捉他們，與賊寇互相對峙了七個月，纔派人前去招諭。三八等人説：“衹要許總管前來，我們就全部投降。”行省專門用驛車召來許楫，命令他前往招諭賊寇。許楫獨自騎馬直奔賊寇營壘，衆人看到許楫前來，都跪拜説：“您既然來了，就請簽署招降文書交給我們。”許楫回禀教化，請求退軍三十里，聽任賊寇前來投降。教化不聽。碰上朝廷任命參知政事高興接替教化，許楫又將以前的話告訴高興，高興聽從了許楫的建議，賊寇果然投降了。

二十四年，授太中大夫、東平總

二十四年，授許楫太中大夫、東平路總管，

管，謝事二年卒，壽七十。十一子：餘慶、重慶、崇慶，餘失其名。

辭職兩年後去世，享年七十。兒子十一人：餘慶、重慶、崇慶，其餘的不知其名。

田滋

田滋字榮甫，開封人。至元二年，由汴梁路總管府知事，入爲御史臺掾。十二年，拜監察御史。十三年，宋平，滋建言："江南新附，民情未安，加以官吏侵漁，宜立行御史臺以鎮之。"詔從其言。遂超拜行御史臺侍御史。歷兩淮鹽運使、河南路總管。

田滋字榮甫，開封人。至元二年，由汴梁路總管府知事入朝任御史臺掾。十二年，授監察御史。十三年，宋朝平定，田滋上書建議："江南剛剛歸順，民心尚未安定，加上官吏侵奪，應該設立行御史臺來鎮撫江南。"下詔聽從田滋的建議。於是破格授予他行御史臺侍御史。歷任兩淮鹽運使、河南路總管。

大德二年，遷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彧者，被誣以贓，獄成，滋審之，但俯首泣而不語。滋以爲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彧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燼中得其遺稿，今藏於壁間，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伏辜，張彧得釋。

大德二年，調任浙西廉訪使。有一位名叫張彧的縣尹，被誣告爲貪污，已經結案，田滋審訊他，張彧衹是低頭哭泣而不說話。田滋因而產生懷疑，第二天戒齋沐浴，來到城隍廟禱告說："張彧因事獲罪有冤屈的樣子，希望神靈幫助我田滋，察明他的冤情。"守廟的道士走上來說："前些時有王成等五人，一同拿着起誓文書到廟裏來焚燒祈禱，火還没有燒完就離去了，我在灰燼中找到了没有燒完的稿子，現藏於墻壁中，莫非就是這些人嗎?"取來一看，果然是他們。第二天，到廉訪司審訊王成等人，不肯認罪，田滋就拿出從灰燼中得到的誓詞給他們看，全都驚慌失措地承認了罪行，張彧得以免罪。

十年，改濟南路總管，尋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時陝西不雨三年，道過西嶽，因禱曰："滋奉命來參省事，而安西不雨者三年，民饑而死，滋將何歸！願神降甘澤，以福黎庶。"到官，果大雨。滋即開倉，以麥五千餘石給小民之無種者，俾來歲收成以償官，民大悦。未幾，以疾卒于位。贈通奉大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追封開封郡公，謚莊肅。

十年，改任濟南路總管，不久授陝西行省參知政事。當時陝西已三年未下雨，田滋赴任路過西嶽，因而祈禱說："田滋奉命來陝西行省任參知政事，而陝西三年不降雨，百姓飢餓而死，田滋將到哪裏去呢！希望神靈降下甘雨，造福於黎民百姓。"到任時，果然天降大雨。田滋立即開倉，散發小麥五千餘石給予没有糧種的貧民，讓他們來年收穫之後償還官府，百姓大喜。没多久，因病死於任上。追贈通奉大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追封開封郡公，謚號莊肅。

卜天璋　卜世昌

卜天璋字君璋，洛陽人。父世昌，仕金爲河南孔目官。憲宗南征，率衆款附，授鎮撫，統民兵二千户，升真定路管民萬户。憲宗六年，籍河

卜天璋字君璋，洛陽人。父親卜世昌，在金朝任河南孔目官。憲宗南征，世昌率領衆人誠心歸順，授鎮撫，統率民兵二千户，升任真定路管民萬户。憲宗六年，登記從河北遷徙到河南的百

北民徙河南者三千餘人，俾專領之，遂家汴。

姓三千多人，命令世昌獨自統轄，於是在汴梁安家。

天璋幼穎悟，長負直氣，讀書史，識成敗大體。至元中，爲南京府史。時河北饑民數萬人，集河上欲南徙，有詔令民復業，勿渡，衆洶洶不肯還。天璋慮其生變，勸總管張國寶聽其渡，國寶從之，遂以無事。河南按察副使程思廉察其賢，辟爲憲史，聲聞益著。後爲中臺掾，有侍御史倚勢貪財，御史發其贓，天璋主文牘，未及奏，顧爲所譖，俱拘内廷，御史對食悲哽，天璋問故，御史曰："吾老，唯一女，心憐之，聞吾繫，不食數日矣，是以悲耳。"天璋曰："死職，義也，奈何爲兒女子泣耶！"御史慚謝。俄見原免。丞相順德王當國，擢掾中書，爲提控，事有可否必力辯，他相怒，天璋言不置，王竟從其議，且曰："掾能如是，吾復何憂！"

天璋自幼聰慧過人，成年後胸懷正氣，讀書學史，能識成敗大體。至元年間，擔任南京府史。當時黄河以北的飢民數萬人聚集在黄河岸邊，準備向南遷徙，有詔旨命令百姓恢復本業，不得渡過黄河，衆人激動喧鬧不肯返回故鄉。天璋擔心他們發生變亂，勸總管張國寶聽任他們渡河，國寶聽從了天璋的建議，於是相安無事。河南按察副使程思廉察覺天璋很賢明，徵用他任按察司憲史，天璋名聲愈加顯著。後任御史臺掾，有侍御史倚仗權勢貪污錢財，御史告發他貪贓，天璋掌管文書，尚未奏聞，反而被誣陷，與御史一齊被拘押在内廷，御史對着飯悲泣哽咽，天璋詢問他爲何悲痛，御史説："我已經老了，惟有一個女兒，我心裏很可憐她，她知道我被關押，有好幾天不吃飯了，我爲此纔悲痛。"天璋説："死於盡職，是我們的道義所在，何必爲兒女哭泣呢！"御史慚愧地向他道歉。不久被寬宥免罪。丞相順德王主持國政，提拔天璋爲中書省掾，掌管事務，遇到事情有不當處，必定竭力争辯，其他的輔臣發怒，天璋也直言不諱，順德王最終聽從了他的建議，并且説："屬掾能够像這樣，我還有什麽可擔憂的！"

大德四年，爲工部主事。蔚州有劉帥者，豪奪民産，吏不敢决，省檄天璋往訊之，帥服，田竟歸民。大德五年，以樞密大臣闊伯薦，授都事，贊其府。引見，賜錦衣、鞍轡、弓刀。後以扈從勞，加奉訓大夫，賜侍燕服二襲。秩滿當代，樞密臣奏留之，特以其代爲增員。

大德四年，任工部主事。蔚州有姓劉的小帥，强奪百姓田産，官吏不敢斷决，行省傳令天璋前往審訊劉帥，劉帥承認了罪行，田産終於歸還給百姓。大德五年，由於樞密院大臣闊伯的推薦，授天璋樞密院都事，助理樞密院事務。成宗接見，賞賜錦衣、鞍轡、弓刀。後因扈從天子有功，加授奉訓大夫，賞賜侍宴服裝兩套。任職期滿應當調任，樞密院大臣奏請留用天璋，特地將接替他任職的人作爲增員。

武宗時，遷宗正府郎中。尚書省立，遷刑部郎中。適盗賊充斥，時議犯者并家屬咸服青衣巾，以别民伍。天璋曰："赭衣塞路，秦弊也，尚足法耶！"相悟而止。有告諸侯王謀不軌者，敕天璋訊正之，賞賚優渥。尚

武宗時，調任宗正府郎中。尚書省設立後，調任刑部郎中。正逢盗賊衆多，當時議論罪犯連同其家屬都得穿戴黑色衣服頭巾，以區别於百姓。天璋説："穿着赭色囚衣的犯人塞滿了道路，是秦朝的弊政，還足以效法嗎？"群臣一齊醒悟而停止了這一建議。有人告發諸侯王圖謀不軌，

書省臣得罪，仁宗召天璋入見，時興聖太后在座，帝指曰："此不貪賄卜天璋也。"因問今何官，天璋對曰："臣待罪刑部郎中。"復問誰所薦者，對曰："臣不才，誤蒙擢用。"帝曰："先朝以謝仲和爲尚書，卿爲郎中，皆朕親薦也。汝宜奉職勿怠！"即以中書刑部印章付之。既視事，入覲，賜酒隆福宫，及錦衣三襲。後被命治反獄，帝顧左右曰："君璋，廉慎人也，必得其情。"天璋承命，獄賴不冤。

皇慶初，天璋爲歸德知府，劭農興學，復河渠，河患遂弭。時群盜據要津，商旅不通，天璋擒百數人，悉磔以徇，盜爲止息。升浙西道廉訪副使，到任閱月，以更田制，改授饒州路總管。天璋既至，聽民自實，事無苛擾，民大悦，版籍爲清。時省臣董田事，妄作威福，郡縣爭賂之，覬免譴，饒獨無有，省臣銜之，將中以危法，求其罪無所得。縣以饑告，天璋即發廪賑之，僚佐持不可，天璋曰："民饑如是，必俟得請而後賑，民且死矣。失申之責，吾獨任之，不以累諸君也。"竟發藏以賑之，民賴全活。其臨事無所顧慮若此。火延饒之東門，天璋具衣冠，向火拜，勢遂熄。鳴山有虎爲暴，天璋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第一聞，升廣東廉訪使。先是，豪民瀕海堰，專商舶以射利，累政以賂置不問，天璋至，發卒決去之。嶺南地素無冰，天璋至，始有冰，人謂天璋政化所致云。尋乞致事。

敕令天璋負責審問治罪，事畢賞賜優厚。尚書省官員獲罪，仁宗召天璋入宫覲見，當時興聖太后在座，仁宗指着天璋對太后説："這就是不貪賄賂的卜天璋。"接着問天璋現在任什麽官，天璋回答説："臣供職刑部郎中。"又問是誰推薦的，回答説："臣不才，誤被提拔任用。"仁宗説："先朝任命謝仲和爲尚書，你爲郎中，都是朕親自推薦的。你要忠於職守，不得怠惰。"隨即將中書刑部印章交給天璋。任職之後，入宫覲見，在隆福宫賞賜酒及錦衣三套。後來奉命審理反叛案件，仁宗回頭對身旁的人説："君璋，是廉正謹慎的人，一定能審出謀反的實情。"天璋接受命令，案情賴以没有冤屈。

皇慶初年，天璋任歸德知府，鼓勵農耕，興辦學校，修復河渠，河水的危害因此消除。當時群盜占據重要渡口，商人不能通行，天璋擒獲盜賊數百名，將他們全部分尸示衆，盜賊於是平息。升任浙西道廉訪副使，到任纔一個月，因爲更改田畝制度，被改任饒州路總管。天璋到任後，聽任百姓到官府自行登記，事情無需嚴令煩擾，百姓非常高興，田地册籍得以清理。當時行省官員掌管農田事務，妄自作威作福，郡縣官員爭相賄賂他們，希圖免遭怪罪，惟獨饒州没有賄賂，行省官員對天璋懷恨在心，想用嚴厲的法令來懲治他，搜尋他的罪狀却毫無所得。屬縣報告饑荒，天璋立即開倉賑濟飢民，同僚下屬們認爲不可，天璋説："百姓這樣饑饉，若是一定要等到奏請之後再賑濟，百姓就要餓死了。没有申報的責任，我一個人承擔，不會因此連累諸位。"堅持開倉賑濟飢民，百姓纔賴以保全性命。天璋遇到事情就是這樣無所顧慮。曾有火災蔓延到饒州城東門，天璋穿戴衣冠，向着火跪拜，火勢於是熄滅。鳴山有老虎爲害，天璋對山神發布檄文，立即將老虎捕獲。天璋以政績第一奏聞朝廷，升任廣東道廉訪使。原先，豪民在沿海築堤，壟斷商船的往來以謀利，歷任官員都因受賄而置之不理，天璋到任，調發士卒將海堤決毁。嶺南地方素來不結冰，天璋來後，纔開始結冰，人們説是天璋的行政教化所帶來的。不久請求退

休。

天曆二年，蜀兵起，荆楚大震，復拜山南廉訪使。人謂公老，必不行矣。天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恒懼弗獲死所耳，敢避難乎！"遂行。至則厲風紀，清吏治，州郡肅然。是時，穀價翔涌，乃下令勿損穀價，聽民自便，於是舟車爭集，米價頓減。復止憲司贓罰庫緡錢不輸于臺，留用賑饑，御史至，民遮道稱頌。會詔三品官言時政得失，因列上二十事，凡萬餘言，目之曰《中興濟治策》，皆中時病。因自引去。既歸汴，以餘禄施其族黨，家無甔儲，天璋處之，晏如也。至順二年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河南郡侯，謚正獻。

天曆二年，四川戰亂興起，荆楚極爲動蕩，重新起用天璋爲山南道廉訪使。人們認爲天璋年老，一定不會出任了。天璋説："國運正處在艱難之際，我年已八十，總是害怕死的不是地方，怎敢躲避危難呢！"立即啓程。到任後嚴厲法紀，清查官員政績，州郡嚴肅整飭。當時糧價飛漲，於是下令不得壓低糧價，聽任百姓自行買賣，結果車船爭相運糧匯集於此，米價頓時下跌。又命令按察司停止將没收入庫的贓物贓款上繳御史臺，留着用於賑濟饑荒，因而御史一到本地，百姓攔道稱贊。正逢下詔令三品以上官員上言當時政事的得失，天璋於是列舉二十項上奏，共一萬餘言，取名爲《中興濟治策》，全部切中當時的弊端。隨即自行引退。回到汴梁以後，將剩餘的俸禄施捨給自己的親族，家中没留絲毫儲蓄，天璋身處其中，安然自得。至順二年去世。追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河南郡侯，謚號正獻。

元史卷一百九十二

列傳第七十九

良吏(二)

耶律伯堅

耶律伯堅字壽之，桓州人。氣豪俠，喜與名士游。用薦舉入官，爲工部主事。至元九年，轉保定路清苑縣尹。

耶律伯堅字壽之，桓州人。有豪俠氣概，喜愛交結名士。通過薦舉開始做官，任工部主事。至元九年，改任保定路清苑縣尹。

初，安肅州苦徐水之害，訴於大司農司，大司農司欲奪水故道，導水使東，東則清苑境也，地勢不利，果導之，則清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道爲災。伯堅陳其形勢，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事遂得已。

當初，安肅州苦於徐水的危害，申訴到大司農司，大司農司準備改變徐水現在的河道，將河水向東引導，而東面正是清苑縣境，地勢不利，果真引導徐水東流，那麽清苑就遭受危害，而河水也必然會返回到原來的河道造成災害。伯堅陳述當地的形勢，并繪圖説明其危害，邀請大司農司官員和郡守巡視，考慮可行與否，改道徐水一事於是纔罷休。

縣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爲碹，民以失利來訴。伯堅命毁碹，决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碹。仍以其事聞于省部，著爲定制。

清苑縣西有一座塘堰，塘水灌溉許多民田，權勢之家占據塘水安置水磨，百姓因爲失去便利來縣衙申訴。伯堅命令拆毁水磨，鑿壩放水引入民田，答應灌溉民田一個多月後，纔能築壩攔水安置水磨。并將這件事奏報到中書省户部，寫成確定的制度。

縣居南北之衝，歲爲親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限以十月成，至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并緣侵漁，其費不貲。伯堅命築公館，以代供帳，其弊遂絶。凡郡府賦役，於縣有重於他縣者，輒曰："寧得罪於上，不可得罪於下。"必詣府力争之。

清苑縣地處南北交通要衝，每年在縣西爲親王大官備辦供設帷帳，限定在十月份辦畢，到第二年又撤除而備辦新帷帳，官吏得以藉機夥同侵吞搜刮，其費用無法計算。伯堅命令修建公館，來代替供設帷帳，這一弊病於是杜絶。凡是郡府徵調賦役，對清苑縣比其他縣更繁重時，伯堅就説："寧可得罪於上級，也不可得罪於百姓。"必定到郡府力争。

在清苑四年，民親戴之如父母，

伯堅在清苑縣四年，百姓愛戴他就像自己的

比去而猶思之，立石頌其德焉。擢爲恩州同知。

父母，在他離任之後仍然懷念他，樹碑頌揚他的恩德。提任恩州同知。

段直

段直字正卿，澤州晋城人。至元十一年，河北、河東、山東盗賊充斥，直聚其鄉黨族屬，結壘自保。世祖命大將略地晋城，直以其衆歸之，幕府承制，署直潞州元帥府右監軍。其後論功行賞，分土世守，命直佩金符，爲澤州長官。

段直字正卿，澤州晋城人。至元十一年，河北、河東、山東盗賊比比皆是，段直聚集鄉里親族，修築營壘保護家鄉。世祖命大將攻取晋城，段直率領部衆歸順元朝，元帥以世祖的名義，授段直潞州元帥府右監軍。後來論功行賞，劃分轄地世代承襲，命令段直佩帶金符，擔任澤州長官。

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鄰人之户，且約曰："俟業主至，當析而歸之。"逃民聞之，多來還者，命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素無産者，則出粟賑之；爲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贖之；以兵死而暴露者，收而瘞之。

澤州許多百姓逃避戰亂尚未還鄉，段直命令將他們的田産房屋登記在其親戚鄰居的户籍之下，并且約定説："等到産業的主人回來，就應分撥出來歸還他們。"逃亡的百姓聽到這個消息，許多人回到故鄉，段直命令按照約定歸還他們田産房屋，百姓得以安居生産。原來没有田産的人，發給糧食賑濟他們；被其他州縣俘虜的人，出錢將他們贖回；死於戰亂而暴尸野外的，將他們的尸體取回埋葬。

未幾，澤爲樂土。大修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爲師，以招延四方來學者，不五六年，學之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在官二十年，多有惠政。朝廷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卒。

没過多久，澤州就變成了樂土。段直於是大修孔子廟，劃出田地一千畝，并購置書籍一萬卷，聘請儒士李俊民做老師，招來各地求學的人就讀，不過五六年，學習的士子，由於通曉經書而被選用的，有一百二十二人。任職二十年，有許多愛民的政績。朝廷特地授段直提舉本州學校事，尚未受命就去世了。

諳都剌

諳都剌字瑞芝，凱烈氏。祖阿思蘭，嘗從大將阿术伐宋，仕至冀寧路達魯花赤，子孫因其名蘭，遂以蘭爲氏。

諳都剌字瑞芝，凱烈族人。祖父阿思蘭，曾經跟隨大將阿术征伐宋朝，後來擔任冀寧路達魯花赤，子孫襲用他姓名中的蘭字，於是就用蘭作爲姓。

諳都剌通經史，兼習諸國語。成宗時，爲翰林院札爾里赤，職書制誥。會有旨命書藩王添力聖旨，諳都剌曰："此旨非惟有虧國體，行且爲民殃矣。"帝聞之，謂近臣曰："小吏如此，真難得也。"事乃止。尋授應奉翰林文字，凡蒙古傳記，多所校正。升待制。時方選守令，除遼州達

諳都剌通曉經學和歷史，兼曉各國語言。成宗時，任翰林院札爾里赤，職掌草擬制書誥命。恰好有命令諳都剌草擬藩王合份出力的聖旨，諳都剌説："這樣的聖旨不但有損國家的體制，實行後還會使百姓遭殃。"成宗聽説後，對近侍官員説："小吏能够這樣，真是難得。"此事方纔廢止。不久授應奉翰林文字，所有蒙古人的傳記，諳都剌做了許多校正。升任翰林待制。當時正選

魯花赤，以最聞，賜上尊名幣，除集賢直學士。

擇地方長官，任命諳都剌爲遼州達魯花赤，以政績第一奏聞，聖上賞賜上等好酒和名幣，授集賢直學士。

至順元年，遷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大饑，河南行省恐流民入境爲變，檄守武關，諳都剌驗其良民，輒聽其度關，吏曰："得無違上命乎?"諳都剌曰："吾防奸耳，非仇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耶!"既又煮粥以食之，所活數萬人。又城臨漢水，歲有水患，爲築堤城外，遂以無虞。

至順元年，調任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嚴重饑荒，河南行省恐怕山西流民進入本省境内發生變亂，傳令守住武關，諳都剌驗明是山西良民，就允許他們過關，小吏說："這不是違犯上面的命令嗎?"諳都剌說："我們防的是盜賊，而不是將良民當作仇敵，能不給他們放開生路嗎！"後來又煮粥供給飢民食用，被救活的有數萬人。襄陽城又瀕臨漢水，每年發生水災，諳都剌在城外修築堤防，襄陽纔因此解除了水災的憂患。

元統二年，除益都路總管。俗頗悍黠，而諳都剌務興學校，以平易治之。有上馬賊白晝劫人，久不能捕，諳都剌生擒之，其黨賂宣慰使羅鍋，誣以枉勘，縱其賊，已而賊劫河間，復被獲，乃盡輸其情，而諳都剌之誣始白，俾再任一考。親王買奴鎮益都，其府屬病民，諳都剌裁抑之，民以無擾。至正六年卒，年七十。

元統二年，授諳都剌益都路總管。益都民風頗爲驃悍狡黠，因而諳都剌致力於興辦學校，用平和簡易的辦法加以治理。益都有騎馬的盜賊白天搶劫百姓，長期不能捕獲，諳都剌將其生擒，他的黨羽賄賂宣慰使羅鍋，誣陷諳都剌審訊錯誤，釋放了那個盜賊，以後那個盜賊在河間搶劫，又被抓獲，纔徹底交待了實情，於是諳都剌的冤屈方纔洗清，讓他再留任一個任期。親王買奴鎮守益都，王府屬員禍害百姓，諳都剌對他們予以制裁，百姓因而免受侵擾。至正六年去世，享年七十歲。

子樊徹堅，同知新喻州事，以孝稱。

兒子樊徹堅，任同知新喻州事，以孝行著稱。

楊景行

楊景行字賢可，吉安太和州人。登延祐二年進士第，授贛州路會昌州判官。會昌民素不知井飲，汲于河流，故多疾癘；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災。景行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於疾癘火災。豪民十人，號十虎，干政害民，悉捕置之法。乃創學舍，禮師儒，勸民斥腴田以膳士，弦誦之聲遂盛。

楊景行字賢可，吉安太和州人。考中延祐二年進士，授贛州路會昌州判官。會昌州百姓素來不懂得掘井飲水，取水於河流，因此多流行瘟疫；不懂燒製陶瓦，而用茅草覆蓋屋頂，因此多火災。景行教百姓掘井飲水，燒製陶瓦代替茅草，百姓纔開始免於瘟疫火災。有豪民十人，號稱十虎，干擾政事危害百姓，景行將他們全部抓捕依法治罪。於是創建州學，禮待老師儒士，勉勵百姓開拓良田來供養士人，講學的風氣因此而興盛。

調永新州判官，奉郡府命，核民田租，除剗宿弊，奸欺不容，細民賴焉。改江西行省照磨，轉撫州路宜

調任永新州判官，奉行郡府的命令，核查百姓的田租，鏟除積弊，不容欺隱，貧弱百姓賴以喘息。改任江西行省照磨，調任撫州路宜黄縣

黄縣尹，理白冤獄之不决者數十事。

升撫州路總管府推官，發擿奸伏，郡無冤獄。金溪縣民陶甲，厚積而凶險，嘗屢誣陷其縣長吏罷去之，由是官吏畏其人，不敢詰治，陶遂暴横於一郡。景行至，以法痛繩之，徙五百里外。金溪豪僧雲住，發人冢墓取財物，事覺，官吏受賄，緩其獄，景行急按之，僧以賄動之，不聽，乃賂當道者，以危語撼之，一不顧，卒治之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獲安。轉湖州路歸安縣尹，奉行省命，理荒田租，民無欺弊。

尹，清理不能斷決的冤案數十起。

升任撫州路總管府推官，揭發隱藏的罪行，全路都没有冤案。金溪縣富民陶甲，家財雄厚而爲人凶惡陰險，曾經屢次誣陷本縣長官屬吏使其免職離去，因此官吏畏懼此人，不敢察問治罪，陶甲於是在撫州路横行霸道。景行到任，依法嚴懲陶甲，將其流放到五百里之外。金溪惡霸僧人雲住，發掘他人墳墓盗取財物，罪行敗露，官吏接受了雲住的賄賂，拖延對他的審訊，景行加緊查驗他的罪行，雲住用賄賂收買景行，景行不加理睬，於是賄賂當權者，用威脅的話來動摇景行，景行照樣無所顧忌，終於對雲住依法治罪。從此不法豪强收斂行迹，良民獲得安寧。調任湖州路歸安縣尹，接受行省命令，清理荒田的賦税，百姓無法欺隱作弊。

景行所歷州縣，皆有惠政；所去，民皆立石頌之。以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仕，年七十四卒。

景行在所歷任的州縣，都有愛民的政績；離開之後，百姓都立碑頌揚他。以翰林待制、朝列大夫退休，年七十四去世。

林興祖

林興祖字宗起，福州羅源人。至治二年，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黄巖州事，三遷而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僞鈔者，豪民吴友文爲之魁，遠至江淮、燕薊，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鷙，因僞造致富，乃分遣惡少四五十人，爲吏於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衆，奪人妻女十一人爲妾，民罹其害，銜冤不敢訴者十餘年。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張榜禁僞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僞造二人并贓者，乃鞫之，款成。友文自至官，爲之營救，興祖命并執之，須臾，來訴友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鞫之，獄立具，逮捕其黨二百餘人，悉置之法。民害既去，政聲籍甚。江浙行省丞相别兒怯不花薦諸朝，升南陽知府，改建德路同知，俱

林興祖字宗起，福州羅源人。至治二年，考中進士，授承事郎、同知黄巖州事，三次調任後爲鉛山州知州。鉛山向來有很多人製造僞鈔，豪民吴友文爲其中的魁首，遠至江淮、燕薊，無不通用鉛山所造僞鈔。友文爲人奸詐狡猾蠻横陰險，通過製造僞鈔致富，於是分别派遣無賴青年四五十人，到各地官府充當吏員，偵察若有準備告發他的人，就在事前將他們殺害，前後殺了許多人，并强占他人妻子女兒十一人爲妾，百姓遭受友文的毒害，含冤不敢到官府申訴已有十餘年。興祖到任，説道："這個禍害不除掉，還怎麽能治理百姓！"立即公布榜文禁止僞造紙鈔，并且懸賞徵求告發者，很快有告發者前來，興祖假裝認爲告發没有實據將其斥責而去，又有人告發説抓獲兩名造僞鈔的人并且贓物俱在，興祖纔審問他們，二人服罪。友文親自來到官府，進行營救，興祖命令將友文一齊逮捕，不一會兒，前來控訴友文的人多至一百餘人，興祖選擇其中一兩項重大的罪行審問友文，并且立刻結案，逮捕他的黨羽二百餘人，全部依法處置。百姓的禍害

未任。

被鐫除後，興祖的政績名聲也因而顯赫。江浙行省丞相別兒怯不花向朝廷推薦興祖，提升南陽知府，改授建德路同知，興祖都没有就任。

至正八年，特旨遷爲道州路總管，行至城外，擡賊已迫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湖南副使哈剌帖木兒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興祖聞，即夜詣説留之。哈剌帖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桐盾五百，乃可破賊。"興祖許之，明日甫入城視事，即以恩信勸諭鹽商，貸鈔五千錠，且取郡樓舊桐板爲盾，日中皆備。哈剌帖木兒得鈔、盾，大喜，遂留，爲禦賊計。賊聞新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以爲大軍且至，中夕遁去。永明縣洞徭屢竊發爲民害，興祖以手榜諭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蟲食麥苗，興祖爲文禱之，大雨三日，蟲死而麥稔。已而罷興作，賑貧乏，輕徭薄斂，郡中大治，憲司考課，以道州爲最。以年老致仕，終于家。

至正八年，特降詔旨調興祖任道州路總管，興祖赴任到道州城外，擡族賊寇已經從背後逼近興祖，相距僅二十里。當時湖南副使哈剌帖木兒的軍隊駐扎在城外，得知賊寇來到，藉口缺乏軍用物資，準備退兵，興祖聽説後，於當夜前往勸説哈剌帖木兒將軍隊留在城外。哈剌帖木兒説："明天若是得到鈔五千錠、桐木盾五百張，纔可以擊破賊兵。"興祖答應了他，第二天剛進城任職，就用朝廷的恩德信義來勸告曉諭鹽商，借得鈔五千錠，又用道州衙署樓房的舊桐木板做成盾，到中午全都辦齊。哈剌帖木兒得到鈔、盾，大爲驚喜，於是留駐城外，準備抵禦賊兵。賊寇聽説新任總管到了，一天就備辦了五百張盾，認爲大軍將要來到，半夜就逃走了。永明縣洞瑶屢屢暗中起事危害百姓，興祖用親手書寫的榜文告諭他們。洞瑶都説："林總管清廉并且愛護百姓，不可冒犯。"三年没有進入道州境内。春季乾旱，害蟲吞噬麥苗，興祖作文祈禱，大雨下了三天，害蟲死掉而麥子成熟。隨後停止營建工程，賑濟貧苦百姓，減輕徭役賦税，道州境内治理得非常好，廉訪司考核地方官吏，以道州爲第一。因爲年老退休，在家中去世。

觀音奴

觀音奴字志能，唐兀人氏，居新州。登泰定四年進士第。由户部主事，再轉而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擿如神。民有銜冤不直者，雖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來訴，觀音奴立爲剖決，旬日悉清。

觀音奴字志能，唐兀族人氏，家住新州。考中泰定四年進士。從户部主事，兩次調任而爲歸德府知府。廉正明察剛毅果斷，揭發隱情有如神靈。百姓有含冤不能申理的，即使是幾十年前的事，也都千里奔走前來申訴，觀音奴立即爲他們分析判决，十日之内全部斷清。

彰德富商任甲，抵睢陽，驢斃，令郄乙剖之，任以怒毆郄，經宿而死。郄有妻王氏、妾孫氏，孫訴于官，官吏納任賄，謂郄非傷死，反抵孫罪，置之獄。王來訴冤，觀音奴立破械出孫于獄，呼府胥語之曰："吾爲文具香幣，若爲吾以郄事禱諸城隍

彰德富商任甲，抵達睢陽時，毛驢倒斃，要郄乙剖開毛驢，任甲因爲憤怒而毆打郄乙，過了一夜郄乙死去。郄乙有妻子王氏、妾孫氏，孫氏到官府申訴，官吏接受了任甲的賄賂，説郄乙并非受傷致死，反而抵賴孫氏有罪，將她關押入獄。王氏前來伸冤，觀音奴立即解除孫氏的枷鎖釋放出獄，唤來府中胥吏對他説："我寫了祈禱

神，令神顯於吾。”有睢陽小吏，亦預郄事，畏觀音奴嚴明，且懼神顯其事，乃以任所賂鈔陳首曰：“郄實傷死，任賂上下匿其實，吾亦得賂，敢以首。”於是罪任商而釋孫妾。

文章、準備了香幣，你代我把郄乙的案情向城隍廟神祈禱，讓神靈顯示於我。”睢陽有一小吏，也參預了郄乙的案情，畏懼觀音奴嚴厲明察，又害怕神靈顯示這件事，於是帶着任甲賄賂他的錢鈔來自首，説：“郄乙確實是受傷致死，任甲賄賂上下隱瞞事情的真相，我也得到了賄賂，衹得來自首。”於是判處了富商任甲而將郄乙的妾孫氏釋放。

寧陵豪民楊甲，夙嗜王乙田三頃，不能得。值王以饑携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還，則田爲楊據矣。王妻訴之官，楊行賄，僞作文憑，曰：“王在時已售我。”觀音奴令王妻挽楊，同就崔府君神祠質之，楊懼神之靈，先期以羊酒浼巫囑神勿泄其事，及王與楊詣祠質之，果無所顯明。觀音奴疑之，召巫詰問，巫吐其實曰：“楊以羊酒浼我囑神曰：‘我實據王田，幸神勿泄也。’”觀音奴因訊得其實，坐楊罪，歸其田王氏，責神而撤其祠。

寧陵豪民楊甲，早就想占有王乙的三頃田，未能得到。正逢王乙因爲饑荒携帶妻子到淮南謀生，而王乙得病身亡，他的妻子回到故鄉，自家的田已被楊甲占有了。王乙的妻子告到官府，楊甲向官府行賄，僞造契約，説：“王乙在世時已將田賣給我了。”觀音奴讓王乙之妻帶着楊甲，一同到崔府君神祠對質，楊甲害怕神顯靈，事先用羊和酒請求巫師囑托神靈不要泄露自己的事，等到王氏與楊甲來到神祠對質時，果然神靈没有什麽顯示。觀音奴覺得可疑，召來巫師盤問，巫師吐露出實情説：“楊甲用羊和酒請求我囑托神靈説：‘我確實强占了王乙的田産，希望神靈不要泄露。’”觀音奴隨即審訊楊甲得到實情，判處楊甲有罪，將其田産歸還王氏，責備神靈并拆毁了這座祠廟。

亳州有蝗食民禾，觀音奴以事至亳，民以蝗訴，立取蝗向天祝之，以水研碎而飲，是歲蝗不爲災。後升爲都水監官。

亳州發生蝗災吞食百姓莊稼，觀音奴因事到亳州，百姓前來訴説蝗災，觀音奴立即抓住一隻蝗蟲向天祈禱，并用水研碎蝗蟲飲服，這年，蝗蟲没有造成災害。後升任都水監官員。

周自强

周自强字剛善，臨江路新喻州人。好學能文，練於吏事，以文法推擇爲吏。泰定間，廣西洞猺反，自强往見猺酋，説以禍福，中其要害，猺酋立爲罷兵，貢方物，納款請命。事聞于朝，特旨超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事。

周自强字剛善，臨江路新喻州人。喜愛學習能作文章，熟悉官府事務，以懂得法令條目被推舉爲吏。泰定年間，廣西洞瑶反叛，自强前去會見洞瑶酋長，用禍福來進行游説，切中他的要害，瑶族酋長立即停止反叛，貢獻地方物産，表示歸順請求保全。事情奏報到朝廷，特别降旨破格授自强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事。

轉饒州路經歷，遷婺州路義烏縣尹。周知民情，而性度寬厚，不爲刻深。民有以争訟訴于庭者，一見即能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刑責，必取

改任饒州路經歷，調任婺州路義烏縣尹。自强遍察民情，然而性情寬厚，不用嚴刑峻法。百姓有因爲争鬥到縣衙來訴訟的，自强一見就能知道他們的曲直是非，却并不驟然施加刑罰拷

經典中語，反覆開譬之，令其誦讀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迷謬怙惡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貸。民畏且愛，獄訟頓息。民間田税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自强出令履畝核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考，於是賦役平均，貧富樂業。其聽訟决獄，物無遁情，黠吏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得。由是政治大行，聲譽籍甚。部使者數以廉能舉于朝，選授撫州路金溪縣尹，階奉議大夫，政績愈著。以亞中大夫、江州路總管致仕。

問，必定先用經書中的話，對他們反復開導勸説，命令他們誦讀講解。若是能悔悟自動陳説實情，就原諒他們的罪行；若是執迷不悟拒不悔改，然後纔依法處置，决不稍加寬容。百姓對自强既畏懼又愛戴，案情訴訟頓時消除。民間徵收田税的簿册大多與實際田畝不符，因此差徭不平均，自强頒布命令丈量田畝核實簿册，百姓不能欺騙隱瞞，簿册上井井有條可作依據，從此賦税差役平均，貧富樂業。自强受理訴訟斷决案件時，案情没有絲毫隱瞞，奸猾的小吏想用隻言片語來欺騙迷惑他也不可能。因而政令措施能够推行，聲譽極高。吏部使者多次以廉潔能幹向朝廷推薦自强，選任撫州路金溪縣尹，官階奉議大夫，政績愈加顯著。以亞中大夫、江州路總管退休。

白景亮

白景亮字明甫，南陽人。明法律，善書算。由征東行省譯史有勞，超遷南恩知州，升沔陽府尹，奏最于朝，特授衢州路總管。

先是，爲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校田畝以爲則，吏得并緣高下其手，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産失業。景亮深知其弊，乃始核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勞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爲法。郡學之政久弛，從祀諸賢無塑像，諸生無廪膳，祭服樂器有缺，景亮皆爲備之，儒風大振，縉紳稱頌焉。

景亮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妻尤儉約，惟以脱粟對飯而已。部使者嘗上其事，特詔褒美，賜以宫錦，改授台州路總管。卒于官。

白景亮字明甫，南陽人。通曉法律，擅長書寫計算。由於擔任征東行省譯史有功勞，破格授予南恩州知州，升任沔陽府尹，以政績第一被奏聞到朝廷，特授衢州路總管。

此前，地方官員對於民間的徭役徵調，并不完全通過核對田畝作爲準則，官吏可以藉機串通作弊，富民財力充足應付有餘，然而貧家小户則不能忍受，大多最終破産失業。景亮深知其中弊端，於是開始核驗田畝平均徭役，徭役的輕重，一律依據田畝的多少，使大小之家分别得當，都認爲方便安心，因此百姓不受勞苦而且事情易於辦齊，其他州縣都效法這種方式。衢州地方官學事務長期廢弛，陪祭的列位先賢没有塑像，諸生没有糧食供應，祭服樂器也殘缺不全，景亮都備辦齊全，儒學風氣大爲振興，士大夫都稱贊頌揚景亮。

景亮生性廉潔剛正，勤儉刻苦，自己日常生活非常儉省，妻子尤爲節儉，夫妻一起吃飯也僅有糙米而已。部裏的使者曾經將他的事迹上奏，天子特地降詔褒獎，賞賜宫中錦緞，改任台州路總管。死於任上。

王艮

王艮字止善，紹興諸暨人。尚

王艮字止善，紹興諸暨人。崇尚氣節，讀

氣節，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淮東廉訪司辟爲書吏，遷淮西。會例革南士，就爲吏於兩淮都轉運鹽使司，以歲月及格，授廬州録事判官。淮東宣慰司辟爲令史，以廉能稱。再調峽州總管府知事，又辟江浙行省掾史。會朝廷復立諸市舶司，艮從省官至泉州，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絶官吏侵欺掊克之弊。"中書省報如艮言。凡爲船六艘，省官錢五十餘萬緡。

書務求明白其道理以付諸實踐，不隨便加以評論。淮東廉訪司徵用爲書吏，調任淮西廉訪司。適逢朝廷有令監察部門一律革除南方士人，王艮於是就近到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爲吏員，因任期達到規定的標準，授廬州録事判官。淮東宣慰司徵用爲令史，以廉潔能幹著稱。後調任峽州總管府知事，又被徵用爲江浙行省掾史。正好朝廷重新設立各市舶司，王艮隨從行省官員來到泉州，建議説："如果購買原有的船隻交給出海的商人，那麼不僅費用節省，而且事情容易辦齊，同時還能杜絶官吏侵吞欺騙和搜括百姓的弊病。"中書省答覆依照王艮的建議。總共準備了六支船隊，爲官府節省錢五十餘萬緡。

歷建德縣尹，除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敬，以計口食鹽不便，嘗言於行省，未報，而克敬爲轉運使，集議欲稍損其額，以紓民力。沮之者以爲有成籍不可改，艮毅然曰："民實寡而强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矣，顧重改成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右之郡，商賈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實爲良法。"於是議歲減紹興食鹽五千六百引。尋有復排前議者，艮欲辭職去，丞相聞之，亟遣留艮，而議遂定。

歷任建德縣尹，授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敬，認爲按照人口數徵收鹽税對百姓不利，曾經向行省建議，未見答覆，後來克敬任鹽運司轉運使，召集官員商議準備稍稍減少鹽税數額，以寬紓民力。阻撓這一建議的人認爲鹽税已有既定的簿册，不可更改，王艮毅然説道："百姓實際人數少而强行按照超過的人數多徵鹽税，如今死亡、遷徙的人已經很多，反而因難於更改簿册而輕易放棄百姓生命嗎！何況浙右的州縣，商賈會集，也未曾按人口計算徵税。將減少的鹽税轉移到浙右，分派到商賈聚集的州縣，確實是一種好辦法。"於是議定每年減少徵收紹興食鹽五千六百引。不久又有人反對以前議定的結論，王艮準備辭職而去，丞相聽説後，急忙派人挽留王艮，因而他的建議就被確定了。

遷海道漕運都萬户府經歷。紹興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并緣以虐民，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即受，有折缺之患。艮執言曰："運户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爲是紛紛也！"乃責運户自載糧入運船。運船爲風所敗者，當核實除其數，移文往返，連數歲不絶，艮取吏牘披閲，即除其糧五萬二千八百石、鈔二百五十萬緡，運户乃免於破家。

調任海道漕運都萬户府經歷。紹興地方的官糧需要轉入海道運往京師的有十萬石，紹興城離海有十八里，每年命令官府徵集民船以備短途運送，胥吏得以相互勾結坑害百姓，等運送到海邊，掌管海運的人又不立即接收，造成折損短缺的弊病。王艮堅持説："海路運户既然有官府付給他們費用，何必又要官府這麼做搞得紛紛擾擾！"於是責成海路運户自行將糧食送入海運船隻。海運船隻被大風所損壞的，應當予以核實然後扣除糧食的數額，因爲公文往返，拖延好幾年没有了結，王艮取來胥吏的文案察閲，當即免除損失的

糧食五萬二千八百石、鈔二百五十萬緡，運户纔免於破産。

遷江浙行省檢校官。有詣中書訴松江富民包隱田土，爲糧一百七十餘萬石；沙蕩，爲鈔五百餘萬緡；宜立官府糾察收追之。中書移行省議，遣官驗視，而松江獨當十九。艮至松江，條陳曲折，以破其誑妄，言："其不過欲竦朝廷之聽而報宿怨，且冀創立衙門，爲徼名爵計耳。萬一民心動摇，患生不測，豈國家培養根本之策哉。"艮言上，事遂寢。

調任江浙行省檢校官。有人到中書省告發松江富民隱瞞田地，可收糧食一百七十餘萬石；沙蕩，可得鈔五百餘萬緡；應該設立官府進行檢查徵收。中書省下文命令行省商議，派遣官員核查，結果松江一府承當十分之九。王艮來到松江，逐條陳述其中曲折，以駁斥這種意見的荒謬，説："這不過是想危言聳聽來打動朝廷從而報復原先的仇敵，而且希圖創立衙門，來獲得名聲和官爵罷了。萬一民心動摇，發生意料不到的變亂，難道是國家培養根本的方針嗎。"王艮的意見上奏之後，事情纔算平息。

除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吉之安福有小吏，誣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石，初止八家，前後數十年，株連至千家，行省數遣官按問，吏已伏其虚誑，而有司喜功生事者，復勒其民報合徵糧六百餘石，憲司援詔條革去，終莫能止。艮到官，首言："是州之糧，比元經理已增一千一百餘石，豈復有欺隱詭寄者乎？准憲司所擬可也。"行省用艮言，悉蠲之。艮在任歲餘，以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卒年七十一。

授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吉安路安福州有一個小吏，誣告百姓隱瞞和詭寄的田租有九千餘石，起初衹有八家被誣告，前後幾十年，被牽連的達到上千家，行省屢次派官員察問，小吏已承認自己是捏造欺騙，而官府中喜歡邀功生事的人，仍舊强迫這些百姓上報合徵糧六百餘石，廉訪司引證詔書條款將其删去，但始終不能制止。王艮到任後，首先奏言："安福州的田租，比起原先治理時已增加了一千一百餘石，怎麽還會有欺隱和詭寄的田租呢？按照廉訪司所擬定的意見就可以了。"行省采納王艮的建議，將多徵的田租全部免除。王艮任職一年多，以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退休。去世時七十一歲。

盧琦

盧琦字希韓，惠安人，登至正二年進士第。十二年，稍遷至永春縣尹。始至，賑饑饉，止横斂，均賦役，减口鹽一百餘引，蠲包銀榷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乃新學宫，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考，文風翕然。

盧琦字希韓，惠安人，考中至正二年進士。十二年，調任永春縣尹。一到任，就賑濟饑饉，制止横徵暴斂，平均賦税差役，減少按口徵收的鹽税一百餘引，免除無人承擔的包銀和鐵税。不久永春縣訴訟平息百姓安寧，於是整修學宫，聘請老師儒士教授本縣子弟，每月記録，每季考試，學風大盛。

鄰邑仙遊盗發，琦適在邑境，盗遥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爲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刃槊，請縛其酋

鄰縣仙遊盗賊興起，盧琦恰好在仙遊境内，盗賊遠遠看到盧琦，迎上來跪拜説："這就是永春大夫。當大夫的百姓，是何等的有幸！我們縣的長官竟然用殘暴刻毒的手段逼迫我們，所以纔走到這一步。"盧琦因而停住馬用禍福開導他們，

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

衆賊寇都扔下刀槍，願意捉住他們的首領來悔過自新，盧琦答應了他們，賊寇首領被帶來，盧琦將其戴上枷鎖押送帥府，從此盧琦的威信仁義傳揚到境外。

十三年，泉郡大饑，死者相枕籍。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携，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不可勝計。

十三年，泉州路嚴重饑荒，餓死的人積尸滿地。那些還能走動的，都扶老携幼，來到永春縣就地取食。盧琦命令他們分别到各寺院和大户人家中，供給他們糧食，所救活的人不可勝數。

十四年，安溪寇數萬人，來襲永春。琦聞，召邑民喻之曰："汝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當獨死之爾。"衆皆感憤，曰："使君何言也！使君父母，我民赤子，其忍以父母畀賊邪！且彼寇方將虜掠我妻子，焚毁我室廬，乃一邑深仇也。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使君其勿以爲憂。"因踴躍争奮，琦率以攻賊，大破之。明日，賊復傾巢而至，又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一千二百餘人，而邑民無死傷者，賊大衄，遂遁去。時兵革四起，列郡皆汹汹不寧，獨永春晏然，無異承平時。

十四年，安溪賊寇數萬人，前來襲擊永春。盧琦得知後，召集永春百姓告諭他們説："你們若是能够作戰，就與賊寇交戰；若是不能，那麽我就獨自死於賊寇之手。"衆人都被感動激憤，説："使君這是説的什麽話，使君是我們的父母，我們百姓是赤子，能忍心把自己的父母交給賊寇嗎？况且那些賊寇正想掠奪我們的妻子兒女，焚毁我們的房屋，正是我們全縣的深仇。今天的事情，有進無退，使君不要爲此擔憂。"於是踴躍争先，盧琦率領百姓進攻賊寇，將其打得大敗。第二天，賊寇又傾巢而來，盧琦再次將其擊敗。大小共三十餘戰，斬殺俘獲賊寇一千二百餘人，而永春百姓無一死傷，賊寇大遭挫折，於是逃走。當時戰亂到處發生，各州縣全都驚慌不寧，惟獨永春安然如故，與太平時節無異。

十六年，改調寧德縣尹而去。

十六年，調任寧德縣尹而離去。

鄒伯顔

鄒伯顔字從吉，高唐人。爲建寧崇安縣尹。崇安之爲邑，區别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爲糧六千石。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千石；細民以四百餘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連跨數都，而細民之糧，或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五十大家之役，故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伯顔曰："貧弱之受困，一至此乎！"乃取其糧籍而分計從，有糧一石者，受一石之役，有糧升斗者，受升斗之役。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貧困無告之民，始得

鄒伯顔字從吉，高唐州人。任建寧路崇安縣尹。崇安作爲一縣，將境内土地區别劃分，稱之爲都的共五十個，五十都的田地收成中應上繳官府的，有糧食六千石。其中大户以五十餘家，包攬了五千石；而貧弱人户以四百餘家，共同承擔一千石。大户人家的田産，連接成片跨越數都，而貧弱人户的田租，有的僅僅幾升幾合。官府經常將這四百户貧苦百姓，分别代五十家大户服役，因此貧苦百姓往往服役上十天，就不免破産。伯顔説："貧弱百姓所受的困苦，竟然到了這個地步！"於是取出他們的糧食簿册分别計算附加差役，有糧一石的，承擔一石的差役，有糧幾升幾斗的，承擔幾升幾斗的差役。田産多的承擔幾個都的差役而不許推辭，田産少的根據實際

以休息。崇安賦役之均，遂爲四方最。

數額服役也不得僥幸脱免。貧苦無處訴説的百姓，纔得以喘息。崇安縣賦税差役的平均，於是成爲各地之首。

邑有宋趙抃所鑿溝，溉民田數千畝。歲久，溝湮而田廢。伯顏修長溝十里，繞楓樹陂，累石以爲固，溝悉復抃遺迹，而田爲常稔，民賴其利。

崇安縣境内有宋朝趙抃開鑿的溝渠，灌溉民田數千畝。年歲長久，溝渠壅塞而田地荒蕪。伯顏修築長渠十里，環繞楓樹陂，壘砌石塊進行加固，溝渠完全恢復趙抃時的原貌，因而田畝常年豐收，百姓賴此獲得利益。

安慶路嘗得造僞鈔者，遣卒械其囚至崇安，求其黨而執之，囚與卒結謀，望風入良民家肆虐。伯顏捕訊得其狀，即執而歸諸安慶，自是僞造之連逮無濫及崇安者。於是行省、帥府、御史憲府咸舉其能。選調漳州路判官。

安慶路曾經捕獲製造僞鈔的人，派遣士卒將囚犯用枷鎖押到崇安縣，尋找其黨羽而加以逮捕，囚犯與士卒勾結謀劃，聽説誰家富有就進入良民家中肆意威脅訛詐。伯顏將他們拿獲，審訊得知實情，立即將他們押解送回安慶，從此製造僞鈔的株連逮捕就没有濫行涉及到崇安縣的了。於是行省、帥府、御史廉訪司都推薦伯顏的才能。選調漳州路判官。

劉秉直

劉秉直字清臣，大都武清人。至正八年，來爲衛輝路總管，平徭役，興教化，敦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孤獨。

劉秉直字清臣，大都路武清縣人。至正八年，來任衛輝路總管，平均徭役，振興政教風化，督促士農工商各盡其業，提倡山林河湖各盡其利，贍養鰥夫寡婦，撫恤孤獨之人。

賊劫汲縣民張聚鈔一千二百錠而殺之，賊不獲，秉直具詞致禱城隍祠，而使人伺于死所，忽有村民阿蓮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及所在，乃命尉襲之，果得賊于汴，遂正其罪。

盗賊搶劫了汲縣百姓張聚的鈔一千二百錠并將他殺死，賊人未能拿獲，秉直寫下案情到城隍廟祈禱，并派人到殺人現場暗中察看，忽見名阿蓮的村民，顫抖恐懼地仆倒於地，全部説出了盗賊的姓名及其所在，秉直於是命令縣尉襲擊，果然在汴梁抓獲了盗賊，隨即將他們治罪。

秋七月，蟲螟生，民患之，秉直禱于八蜡祠，蟲皆自死。歲大饑，人相食，死者過半，秉直出俸米，倡富民分粟，餒者食之，病者與藥，死者與棺以葬。天不雨，禾且槁，秉直詣城北太行之蒼峪神祠，具詞祈祝，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辭神而還，行及數里，雷雨大至。秩滿，以親老，去官侍養。

秋七月，蝗蟲孳生，百姓爲此擔憂，秉直到八蠟祠祈禱，蝗蟲全部自己死去。年景饑荒，人相食，死去一多半人，秉直拿出俸禄米，號召富民分出自己的糧食，供給飢餓的人食物，有病的人給予藥品，死去的人給予棺木安葬。天不降雨，莊稼將成枯槁，秉直來到城北太行山中的蒼峪神祠，備好祝文祈禱，衹見有一條青蛇蜿蜒而去，觀看的人都覺得驚異，辭别山神返回，剛走幾里路，雷雨大作。任職期滿，因親人年老，辭職回鄉侍養。

許義夫

許義夫碭山人。爲夏邑縣尹，每

許義夫碭山人。任夏邑縣尹，經常親臨鄉

親詣鄉社，教民稼穡。見民勤謹者，出己俸賞之，怠惰者罰之。三年之間，境内豐足。

後爲封丘縣尹，值至正四年大饑，盜賊群起，抄掠州縣。義夫聞賊至近境，乃單馬出郊十里外迎之，見賊數百人，義夫力言："封丘縣小民貧，皆已驚惶逃竄，幸無入吾境也。"言辭愿款，賊遂他往。封丘之民，得免於難。

社，教導百姓耕種莊稼。見到百姓有勤勞認真的，就拿出自己的俸禄賞賜他們，怠惰的就予以懲罰。三年之内，夏邑縣境内豐裕富足。

後來任封丘縣尹，遇上至正四年大饑荒，盜賊成群而起，搶劫州縣。義夫得知盜賊臨近封丘縣境界，於是單人獨騎到郊外十里迎接賊寇，看到賊寇有數百人，義夫竭力陳説："封丘縣境地狹小百姓貧窮，都已驚惶逃竄，希望不要進入我們境内。"言辭樸實恭敬，賊寇於是去往他處。封丘的百姓，得以免除災難。

元史卷一百九十三

列傳第八十

忠義(一)

李伯温　李守正

李伯温，守賢之孫，瑴之子也。長兄惟則，懷遠大將軍、平陽征行萬户。次伯通，歲甲戌，錦州張致叛，國王木華黎命擊之，大戰城北，伯通死焉。伯温行平陽元帥府事，鎮青龍堡，專任東征。知平陽已陷，弟守忠被執，選驍勇拒守，久之，金人盡鋭來攻，守卒夜多遁去，李成開水門導敵入，伯温登堞樓，謂左右曰："吾兄弟仗節擁麾，受方面之寄，今不幸失利，當以死報國。吾弟已被執，我不可再辱，汝等宜自逃生。"士卒皆猶豫不忍去，伯温即拔劍殺家屬，投井中，以刃植柱，刺心而死。金人登樓，見伯温抱柱如生，無不嗟嘆。

李伯温，是李守賢的孫子，李瑴的兒子。伯温的長兄惟則，任懷遠大將軍、平陽征行萬户。次兄伯通，甲戌年，錦州張致叛亂，國王木華黎命令攻打張致，大戰於錦州城北，伯通戰死。伯温代理平陽元帥府事宜，鎮守青龍堡，專門負責東征。得知平陽已經失陷，弟弟守忠被抓獲，伯温挑選勇猛的士兵守禦青龍堡，過了很久，金朝軍隊出動全部精鋭來攻，防守的士卒大多趁夜晚逃走，李成打開水門引導敵軍攻入青龍堡，伯温登上堞樓，對身旁的人説："我家兄弟手持節麾，接受一個方面的重任，今天不幸失利，理當以死報國。我弟弟已經被俘，我不能再被侮辱，你們可以自逃生路。"士卒們全都猶豫不忍心離去，伯温立即拔劍殺死家屬，將尸體投入井中，隨後把刀插在柱子上，刺中自己的心臟而死。金朝人登上城樓，看到伯温抱着柱子好像還活着的樣子，没有人不嘆息。

子守正，自幼時嘗質於木華黎，後爲平陽守，活俘虜甚衆，以功授銀青榮禄大夫、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歲庚寅，上黨、晋陽合兵攻汾州，將陷，守正以義赴援，衆寡不敵，别遣老弱百人，曳薪揚塵，多張旗幟，敵懼，遂解去。汾人持牛酒迎犒者，道不絶，且泣謝曰："幸公完是州，德甚大，願奉是州以從。"關中兵屯吉州，酋領楊鐵槍以數千人叛，守正出

兒子守正，幼年時曾經在木華黎那裏作爲人質，後來任平陽守，救活過很多俘虜，因功授銀青榮禄大夫、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庚寅年，上黨、晋陽聯合軍隊攻打汾州，即將攻陷，守正出於道義趕赴救援，然因衆寡懸殊不能相敵，守正於是另外派遣老弱士兵一百人，拖着樹枝揚起塵土，樹起許多旗幟，敵軍膽怯，於是解圍而去。汾州人携帶牛和酒迎接犒勞的，不絶於路，并且哭着道謝説："幸虧您保全這一州，恩德太大了，情願將這一州奉獻於您，聽從您的管轄。"關中

兵擒之。軒成據隰州，守正往擊之，中矢傷足，及歸，瘡甚，會金人完顔合達攻平陽，守正裹瘡戰歿。大帥以其兄守忠代之。

軍隊駐扎在吉州，首領楊鐵槍率領數千人叛變，守正出兵將其擒獲。軒成占據隰州，守正前往攻打軒成，中箭傷脚，等到返回，瘡傷加劇，正好金朝將領完顔合達進攻平陽，守正包扎瘡口奮戰而死。大帥命令他的兄長守忠代替他的職位。

李守忠

守忠官至銀青榮禄大夫、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兼知平陽府事。壬午冬，平陽公胡景山以青龍堡降。嘗從攻益都，北還，軍將彭智孫，乘間據義州叛，守忠聞之，長驅抵城下，力戰，復之。丁亥夏四月，金紇石烈真襲擊平陽行營招討使權國王按察兒於洪洞，守忠出援之，會於高梁，師潰入城。平陽副帥夾谷常德潛獻東門以納金兵，城遂陷。金人執守忠至汴，誘以高爵，使降，守忠罵之，語惡，金人怒，置守忠鐵籠中，火炙死。

守忠官職升到銀青榮禄大夫、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兼任平陽府知府。壬午年冬季，平陽公胡景山以青龍堡歸降。守正曾經隨從攻打益都，向北返回時，軍將彭智孫，乘空隙占據義州叛亂，守忠得知此事，率軍長驅直抵義州城下，奮力交戰，收復義州。丁亥年夏四月，金朝將領紇石烈真襲擊在洪洞縣的平陽行營招討使、代理國王按察兒，守忠出兵援救按察兒，與金兵會戰於高梁，兵敗入城。平陽副帥夾谷常德暗自打開東門放入金兵，平陽城於是陷落。金朝人將守忠押送到汴梁，用高官顯爵來引誘他，讓他投降金朝，守忠痛駡，出言刻毒，金朝人大怒，將守忠放置在鐵籠中，用火烤死。

石珪

石珪，泰安新泰人，宋徂徠先生守道之裔孫也，世以讀書力田爲業。體貌魁偉，膂力過人，倜儻不羈。金貞祐南渡，兵戈四起，珪率少壯，負險自保，與滕陽陳敬宗聚兵山東，破張都統、李霸王兵於龜蒙山。宋將鄭元龍以兵迎敵，珪敗之於亳陽，遂乘勝引兵入盱眙。會宋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統轄季先，人情不安，衆迎珪爲帥，呼爲太尉。

歲戊寅，太祖使葛葛不罕與宋議和。己卯，珪令麾下劉順直抵尋斯干城，入覲，太祖慰勞順，且敕珪曰："如宋和議不成，吾與爾永結一家，吾必榮汝。"順還告珪，珪心感服，日夜思降。庚辰，宋果渝盟，珪棄其妻孔氏、子金山，杖劍渡淮，宋將追之曰："太尉迴，完汝妻子。"珪不顧，宋將沉珪妻子於淮。遂率順及李

石珪，泰安州新泰縣人，宋朝徂徠先生石守道的後代，世代以讀書耕作爲業。石珪體格魁偉，體力過人，豪放卓越無所拘束。金朝貞祐年間遷都黄河以南，戰亂四起，石珪率領青年壯士，依據險阻保衛自己，與滕陽人陳敬宗在山東聚集兵馬，在龜蒙山擊敗張都統、李霸王的軍隊。宋朝將領鄭元龍率兵迎敵，石珪在亳陽將其擊敗，於是乘勝率領軍隊進入盱眙。正逢宋朝賈涉引誘殺害了漣水忠義軍統轄季先，軍中人心不安，衆人迎接石珪爲統帥，稱他爲太尉。

戊寅年，太祖派葛葛不罕與宋朝議和。己卯年，石珪命令部下劉順直抵尋斯干城，入朝覲見太祖，太祖慰勞劉順，并且告諭石珪説："如果與宋朝的和議不能達成，我與你永遠結成一家，我必定使你榮耀。"劉順回來轉告石珪，石珪心中感激信服，日夜思念歸降。庚辰年，宋朝果然背棄盟約，石珪於是撇下妻子孔氏、兒子金山，手持劍渡過淮河，宋朝將領追趕他説："太尉回來，保全你的妻兒。"石珪不顧而去，宋將把石

温，因孛里海歸木華黎。木華黎悦之，謂曰："若得東平、南京，授汝判之。"

辛巳，木華黎承制授珪光禄大夫、濟兖單三州兵馬都總管、山東路行元帥，佩金虎符，便宜從事。後金棄東平，珪與嚴實分據，收輯濟、兖、沂、滕、單諸州。癸未，太祖詔曰："石珪棄妻子，提兵歸順，戰勝攻取，加授金紫光禄大夫、東平兵馬都總管、山東諸路都元帥，餘如故。"

秋七月，珪領兵破曹州，與金將鄭從宜連戰數晝夜，糧絶，援兵不至，軍無叛意，珪臨陣馬仆被擒。囚至汴，金主壯其爲人，誘以名爵，欲使揖，珪憤然曰："吾身事大朝，官至光禄，復能受封他國耶！假我一朝，當縛爾以獻。"金主大怒，蒸殺于市，珪怡然就死，色不變。其麾下立社兖州祀焉。

攸哈剌拔都

攸哈剌拔都，渤海人。初名興哥，世農家，善射，以武斷鄉井。金末，避地大寧。國兵至，出保高州富庶寨，射獵以食。屢奪大營孳畜，又射死其追者。國王木華黎率兵攻寨，寨破，奔高州，國兵圍城，下令曰："能斬攸興哥首以降，則城中居民皆獲生。"守者召謂曰："汝奇男子，吾寧忍斷汝首以獻！汝其往降乎，不然，吾一城生靈，無噍類矣。"興哥乃折矢出降。諸將怒，欲殺之，木華黎曰："壯士也，留之爲吾用。"俾隸麾下。

從木華黎攻通州，獻計，一夕造炮三十、雲梯數十，附城，州將懼，

珪的妻兒沉入淮河。石珪就率領劉順及李温，通過孛里海投降木華黎。木華黎很高興，對石珪説："如果取得東平、南京，就授你統轄。"

辛巳年，木華黎以太祖的命令授石珪光禄大夫、濟兖單三州兵馬都總管、山東路行元帥，佩戴金虎符，有權相機行事。後來金朝放棄東平，石珪與嚴實分别據守，收復安定濟、兖、沂、滕、單各州。癸未年，太祖下詔説："石珪拋棄妻兒，率領軍隊歸順，戰勝敵軍攻取州縣，加授金紫光禄大夫、東平兵馬都總管、山東諸路都元帥，其餘的官職照舊。"

秋七月，石珪率領軍隊攻破曹州，與金朝將領鄭從宜接連交戰幾晝夜，糧草用盡，援兵又未到達，軍士没有背叛的意思，石珪臨陣時坐騎仆倒被金兵擒獲。用囚車押到汴梁，金朝皇帝見石珪爲人壯烈，用高官厚爵引誘他，想讓他下拜，石珪憤慨地説："我親身侍奉大朝，官位達到光禄大夫，還會接受他國的封爵嗎！假使我有那麽一天，也當捆綁你獻給我太祖。"金朝皇帝大怒，將他在街市上蒸死，石珪安然地接受死亡，神色不變。他的部下在兖州爲他立祠祭祀。

攸哈剌拔都，渤海國人。起初名興哥，世代爲農，善於射箭，以威勢主斷鄉里是非。金朝末年，逃避到大寧地方。蒙古軍隊到達，攸興哥出來保衛高州富庶寨，靠射獵爲食。屢次掠奪蒙古軍營的牲畜，又射死追擊他的士兵。國王木華黎率兵攻打富庶寨，攻破寨子，攸興哥逃奔高州，蒙古軍隊圍攻高州城，木華黎下令説："如能斬攸興哥的頭來投降，那麽城中居民都可保全。"守城的人召來攸興哥，對他説："你是一個奇男子，我能忍心殺你的頭來獻給蒙古人嗎！你前去投降吧，不然的話，我們全城百姓，就要一個不剩了。"興哥於是折箭爲誓，出城投降。蒙古諸將見到興哥，大怒，準備殺死他，木華黎説："這是一個壯士，留下他爲我所用。"於是讓興哥隸屬於麾下。

跟隨木華黎攻打通州，興哥向木華黎獻計，一個夜晚製造炮三十門、雲梯數十架，運到城墻

出寶貨以降。木華黎命興哥恣取之，興哥獨取良馬三，以賞兵士。木華黎以其功聞太祖，賜名哈剌拔都。從木華黎略地燕南，爲先鋒，至大名，金將徒單登城督戰，哈剌拔都射之，中左目，其部將開門南奔，追殺將盡。論功，賜金符，充隨營監察。戊寅，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河東北路兵馬都元帥，鎮太原。

附近，通州守將害怕，獻出寶貨投降。木華黎命令興哥隨意拿取，興哥僅拿了良馬三匹，用來賞賜士兵。木華黎將興哥的功績奏聞太祖，太祖賜他名哈剌拔都。隨從木華黎攻掠燕南，擔任先鋒，抵達大名城，金朝將領徒單登上城墻督戰，哈剌拔都用箭射他，射中左眼，他的部將打開城門向南逃跑，蒙古軍將他們追殺殆盡。評論功績，賜哈剌拔都金符，充任隨營監察。戊寅年，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河東北路兵馬都元帥，鎮守太原。

時太原新破，哈剌拔都修城池，繕兵甲，招降屬邑，市肆不改，遠近聞之，皆相率來歸。嘗微服夜出，聞民間語曰："吾屬父母子女相失矣，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以爲贖，奈何!"明日，下令軍中，凡俘獲有親者聽贖，無貲者官爲贖之，民得完聚者衆。庚辰二月，金梁知府立西風寨，奪居民耕牛，民群訴之，哈剌拔都領數騎，追殺梁知府，梟首西門，驅耕牛還。

當時太原城剛被攻占，哈剌拔都修築城墻壕溝，修補兵器鎧甲，招降所屬州縣，街市店鋪照常經營，遠近州縣聽到後，都相繼前來歸順。哈剌拔都曾經便服夜間出訪，聽到百姓互相訴説："我們的父母子女相互失散了，死去的人已不可復生，活着的人也没有錢贖回，怎麽辦!"第二天，下令軍隊，凡是俘虜的人中有百姓親屬的，聽任百姓贖回，没有錢的官府替他們贖回，百姓得以團聚的很多。庚辰年二月，金朝梁知府設置西風寨，搶奪居民的耕牛，百姓成群向哈剌拔都訴説，哈剌拔都率領幾名騎兵，追殺了梁知府，將他的頭割下挂在西城門，驅趕耕牛返回。

木華黎由葭州渡河西行，哈剌拔都迎之，道破隰州及懸窯、地洞諸寨。辛巳三月，金兵攻壽陽縣王胡莊，垂破，時左右裨將各分兵守險，城中見卒不滿百，哈剌拔都夜半引甲騎十餘人救之，道三交，見金兵舉烽東、西兩山，哈剌拔都趨之，大戰。天將明，金兵遁去，搗太原之虛，由西門俘獲哈剌拔都家屬。哈剌拔都聞之，徑趨西山，復奪以還。

木華黎由葭州渡過黄河向西行進，哈剌拔都前往迎接，沿途攻破隰州以及懸窯、地洞等寨。辛巳年三月，金朝軍隊進攻壽陽縣王胡莊，即將攻破，當時左右裨將各自分兵把守險要，太原城中現有的士兵不滿百人，哈剌拔都深夜率領披甲騎兵十餘人救援王胡莊，途經三交，衹見金朝軍隊在道路東、西兩山之上燃起烽火，哈剌拔都急奔金營，兩軍大戰。天色將明，金朝軍隊退走，乘虚直搗太原，由西門而入，俘獲哈剌拔都的家屬。哈剌拔都得知，抄小路急速趕到西山，又將家屬奪回。

五月，金趙權府率兵三萬圍太原，哈剌拔都將騎三十，出西門，令騎曳柴揚塵，聲言曰："國兵三萬至矣。"金兵懼，潰去。癸未，金馬武京來攻太谷縣桑梓寨，哈剌拔都設伏于險，將輕騎衝其陣，伏發，大敗

五月，金朝趙權府率兵三萬人圍攻太原，哈剌拔都帶領騎兵三十名，由西門而出，命令騎兵拖着柴草揚起塵土，大聲揚言説："蒙古兵三萬人到了。"金兵畏懼，潰散而去。癸未年，金將馬武京來攻打太谷縣桑梓寨，哈剌拔都在險要設置伏兵，親率輕騎衝擊金兵陣營，伏兵出

之。時太原諸邑皆平，唯石家昂及盂州陵井寨、忻州清泉寨爲唇齒，皆未下。甲申十月，將兵至陵井，遣卒叩寨門，詐曰納糧芻，守者弗悟，門啓，徑入，蹂踐之，衆潰，其酋長走石家昂，遂平陵井寨。乙酉二月，清泉寨酋長王殼降，石家昂亦降。

丁亥五月，奸人夜獻太原東門于武仙，仙引兵入，哈剌拔都鏖戰。仙兵大至，諸將自城外呼曰："攸哈剌拔都，汝當出！"哈剌拔都曰："真定史天倪，平陽李守忠，隰州田雄，皆失守矣，我又棄太原，將何面目見主上及國王乎！家屬任公等所俘，哈剌拔都誓與城同存亡。"遂歿于陣。

太祖以其子幼，命其表弟王七十復立太原。己丑，攻鳳翔府，中炮死。哈剌拔都長子忙兀台，嗣鎮太原。

動，大敗金兵。當時太原所轄各州縣都已平定，惟有石家昂以及盂州陵井寨、忻州清泉寨互相依托，都未能攻下。甲申年十月，哈剌拔都率兵來到陵井寨，派士兵去敲寨門，假稱繳納糧草，守門人没有察覺，將寨門打開，哈剌拔都直入寨中，一陣亂殺，敵衆潰散，他們的首領逃往石家昂，陵井寨於是平定。乙酉年二月，清泉寨首領王殼投降，石家昂也投降。

丁亥年五月，奸細乘夜晚爲武仙打開太原城東門，武仙帶軍隊進入城内，哈剌拔都與武仙軍隊激戰。武仙的大軍到達，衆將在城外喊道："攸哈剌拔都，你應當出降！"哈剌拔都說："真定史天倪，平陽李守忠，隰州田雄，都已失守了，我又放棄太原，還有什麽面目去見太祖和國王木華黎呢！我的家屬任憑你們俘獲，哈剌拔都誓與太原城共存亡。"於是死於敵軍。

太祖因爲哈剌拔都的兒子年幼，命令他的表弟王七十重新恢復太原路。己丑年，進攻鳳翔府，王七十中炮而死。哈剌拔都的長子忙兀台，襲職鎮守太原。

任志

任志，潞州人。歲戊寅，太師、國王木華黎略地至潞州，志首迎降，國王授以虎符，俾充元帥，收輯山寨。數與金兵戰，比有功。金嘗擒其長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則爾子得生，不降則死。"志曰："我爲大朝之帥，豈愛一子！"親射其子殪之。

木華黎嘗召諸將議事，志亦預徵，道經武安，其縣已反爲金，志死之。國王閔之，令其子存襲。庚寅歲，金將武仙攻潞州，存戰死。辛卯正月，有旨潞州元帥任存妻孥家屬，令有司廪給，仍賜第以居之。十一月，以存父子死事，子立尚幼，先官其侄成爲潞州長官，待立長而還授之。成卒，授立潞州長官，佩金符。後歷澤州尹，遷陳州，卒。

任志，潞州人。戊寅年，太師、國王木華黎進攻到達潞州，任志首先出城投降，國王授以虎符，令他充任元帥，收復山寨。任志屢次與金兵交戰，皆有功績。金兵曾擒獲他的長子如山，以此來招降他，說："若歸降，你的兒子就能活，不降就死。"任志說："我身爲大國的元帥，豈能愛惜一個兒子！"親手將兒子射死。

木華黎曾經召集衆將領議事，任志也被召集參預，途經武安縣，武安已反叛投順金朝，任志即死於武安。國王可憐任志被害，命令他的兒子任存襲職。庚寅年，金將武仙攻打潞州，任存戰死。辛卯年正月，降旨：潞州元帥任存的妻子兒女和家屬，責令官府供給糧食，并賜予房屋讓他們居住。十一月，因爲任存父子都爲國事而死，兒子任立尚年幼，先任命他的侄兒任成爲潞州長官，等到任立年長再將任成的官職還授任立。任成去世，授任立潞州長官，佩帶金符。後來歷任澤州尹，調任陳州尹，死於任上。

耶律忒末

耶律忒末，契丹人。父丑哥仕遼爲都統，遼亡，不屈節，夫婦俱死焉。金主憫其忠義，授忒末都統。歲甲戌，國兵至，金徙于汴，忒末及子天祐率衆三萬内附，授帥府監軍，天祐招討使，從元帥史天倪略趙州平棘、欒城、元氏、柏鄉、贊皇、臨城等縣，籍其民五千餘，置吏安輯焉。

耶律忒末，契丹人。父親耶律丑哥在遼朝任都統，遼朝滅亡，不肯投降，夫婦一齊死去。金朝皇帝憐憫他的忠義，授忒末都統。甲戌年，蒙古軍隊到達，金朝遷都汴梁，忒末和兒子天祐率領三萬之衆歸順，授忒末帥府監軍，天祐招討使，隨從元帥史天倪攻占趙州平棘、欒城、元氏、柏鄉、贊皇、臨城等縣，將這些地區的百姓五千餘人登記入册，設置官吏安撫治理。

歲辛巳，太師木華黎統領諸道兵馬，承制加忒末洺州等路征行元帥，與天祐略邢、洺、磁、相、懷、孟，招花馬劉元帥，有功。木華黎又承制授忒末真定路安撫使、洺州元帥，進兵臨澤潞，降其民六千餘户，以功遷河北西路安撫使，兼澤潞元帥府事。壬午，致仕，退居真定。

辛巳年，太師木華黎統領各路兵馬，以太祖的名義加授忒末洺州等路征行元帥，與天祐攻占邢、洺、磁、相、懷、孟等州，招降花馬劉元帥，有功勞。木華黎又以太祖的名義授忒末真定路安撫使、洺州元帥，進兵威逼澤、潞二州，招降百姓六千餘户，因爲有功調任河北西路安撫使，兼轄澤潞元帥府事。壬午年，退休，隱居於真定。

耶律天祐

天祐襲職，從天倪攻取益都諸城，略滄、棣，得户七千，兼滄、棣州達魯花赤，佩金符。時金鹽山衛鎮鹽場未下，天祐以計克之，歲運鹽四千席，以佐軍儲。甲申，攻大名，拔之。乙酉，金降將武仙據真定以叛，殺守將史天倪。忒末父子夜逾城而出，將以聞，會天倪弟天澤還自北京，遇諸滿城，合蒙古諸軍南與賊戰，走武仙，復真定。朝廷以天澤襲兄爵，而以天祐鎮趙州。

天祐承襲忒末的官職，隨從史天倪攻取益都各城，攻占滄州、棣州，獲得百姓七千户，兼任滄、棣二州達魯花赤，佩帶金符。當時金朝鹽山衛鎮的鹽場尚未攻下，天祐用計將其攻克，每年運送鹽四千席，用來補充軍隊儲備。甲申年，進攻大名路，將其奪取。乙酉年，金朝降將武仙占據真定路反叛，殺死守將史天倪。忒末父子連夜越城而逃，準備去報告，正巧天倪的弟弟天澤從北京返回，在滿城與忒末父子相遇，集合蒙古各軍向南與反賊交戰，擊退武仙，收復真定。朝廷任命天澤承襲其兄官職，而命天祐鎮守趙州。

明年，仙復犯真定，天澤潛師出藁城，忒末與其妻石抹氏，及家孥在真定者，皆陷焉。仙遣其僕劉攬兒，持書誘天祐曰："汝能誅趙州官吏以降，當活汝父母，仍授汝元帥；不爾，盡烹之。"忒末密令攬兒語天祐曰："仙賊狡猾，汝所知也，毋以我故，墮其機阱，以虧忠節。且忠孝難兩全，汝能固守，不失國家大計，我視刀鋸甘如蜜矣。"天祐慟哭承命，

第二年，武仙再次進犯真定，天澤暗中將軍隊開往藁城，忒末和妻子石抹氏，以及在真定的家屬兒女，全部陷入賊手。武仙派忒末的僕人劉攬兒，携帶書信去誘降天祐説："你若能够殺死趙州官吏來投降，就保全你的父母，并授你元帥；不然，就將他們全部烹死。"忒末秘密地令攬兒對天祐説："反賊武仙的狡猾，你是知道的，不要因爲我們，而落入他的陷阱，以致虧損忠義大節。何况忠孝難以兩全，你能够固守趙州，不敗壞國家的大事，那麽我看待刀斧就如同蜜糖

馳至藁城，以賊書示天澤。天澤曰："王陵之事，照耀史册，汝能遵父命，忠誠許國，功不在王陵下。"天祐乃趨還趙壁，率衆殊死戰，仙怒，盡殺忒末家一十八人。戰于欒城、元氏、高邑、柏鄉，仙兵屢挫。監軍張林密構仙黨，啓關納賊。天祐倉皇巷戰，手殺數十人，身被十餘瘡，斬關出，復收散卒圍城。丁亥，賊棄城走，追至藁城，會天澤兵夾擊，殺林。加奉國上將軍、洺州征行元帥，兼趙州安撫使。以傷憊致仕，居趙，卒。孫世柮，朝列大夫、江西榷茶都轉運使。

伯八

伯八，晃合丹氏。祖明里也赤哥，嘗隸太祖帳下。初，怯列王可罕與太祖爲鄰國，誓相親好，既而敗盟，與其子先髡潛謀，欲襲太祖，因遣使通問，許以女妻太祖弟合撒兒。至期，太祖欲往，明里也赤哥疑其詐，諫止之。王可罕知謀泄，遂謀入寇，後爲太祖所滅。父脱倫闍里必，扈從太祖征西域，累立奇功。

世祖即位，以伯八舊臣子孫，擢爲萬户，命領諸部軍馬屯守欠欠州。至元十二年，親王昔列吉、脱鐵木兒叛，奔海都。伯八以聞，且願提兵往討之，未得命，爲彼所襲，死焉。

八剌　不蘭奚

脱鐵木兒虜其二子八剌、不蘭奚，分置左右，居歲餘，待之頗厚。八剌陰結脱鐵木兒近侍也里伯禿，謀報父仇，後爲也伯里禿家人泄其謀。八剌知事不成，將家族南奔，脱鐵木兒遣騎追之，至一河，八剌馬驚，不能渡，回拒之，射中數人，力窮，兄弟就擒。脱鐵木兒責之曰："我待汝厚甚，而汝反爲此耶！"八剌曰："汝

了。"天祐痛哭接受父命，馳馬到藁城，將反賊的書信給天澤看。天澤説："王陵的事迹，彪炳史册，你能够秉承父命，忠誠報國，功績不在王陵之下。"天祐於是奔回趙州城，率領部衆殊死作戰，武仙大怒，將忒末一家十八人全部殺害。兩軍交戰於欒城、元氏、高邑、柏鄉，武仙的軍隊屢遭挫敗。監軍張林秘密勾結武仙的黨羽，開門放入賊兵。天祐倉皇進行巷戰，親手殺死賊兵數十人，身受十幾處傷，奪門而出，重新收集散卒圍攻趙州城。丁亥年，賊兵棄城逃走，追擊到藁城，會合天澤的軍隊夾擊賊兵，殺死張林。加授天祐奉國上將軍、洺州征行元帥，兼任趙州安撫使。因爲傷痛疲憊退休，居住趙州，去世。孫世柮，授朝列大夫、江西榷茶都轉運使。

伯八，晃合丹氏。祖父明里也赤哥，曾經隸屬太祖帳下。起初，怯烈部王可罕與太祖作爲鄰國，盟誓相互通婚結好，後來背棄盟誓，和他的兒子先髡暗中圖謀，準備襲擊太祖，因而派使者通報消息，許諾把女兒嫁給太祖的弟弟合撒兒。到了婚期，太祖準備前往，明里也赤哥懷疑其中有詐，勸阻太祖不去。王可罕知道陰謀泄露，於是謀劃來犯，後來被太祖滅掉。父親脱倫闍里必，扈從太祖出征西域，屢次建立奇功。

世祖即位，考慮伯八是舊臣的子孫，提拔爲萬户，命令他率領各部軍隊駐守欠欠州。至元十二年，親王昔列吉、脱鐵木兒叛亂，投奔海都。伯八將此奏聞，且請求率兵前往討伐叛軍，尚未得到命令，被叛軍襲擊，死去。

脱鐵木兒俘虜了伯八的兩個兒子八剌、不蘭奚，分别安置在左右，居住一年多，待他們頗爲優厚。八剌暗中交結脱鐵木兒的近侍也里伯禿，圖謀爲父報仇，後來被也伯里禿的家人泄露了計劃。八剌知道事情不能成功，率領家族向南逃奔，脱鐵木兒派遣騎兵追擊他們，到達一條河邊，八剌的馬受驚，不能渡河，回頭迎戰追兵，射中數人，力氣用盡，兄弟二人都被擒獲。脱鐵木兒責備他們説："我待你們甚爲優厚，而你們

背叛君上，害我父，掠我親屬，我誓欲殺汝，以報君父之仇，今力窮被執，從汝所爲!”逼令跪，不屈，以鐵撾碎其膝，終不跪，與弟不蘭奚同被害。幼子阿都兀赤，官至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

反做出這樣的事情!”八剌説：“你背叛國君，殺害我父親，掠奪我的親屬，我發誓要殺你，來報國君和父親的仇恨，如今力窮被抓獲，任憑你怎麽處置!”脱鐵木兒逼迫他下跪，不肯屈服，用鐵錘砸碎他的雙膝，始終不下跪，與弟弟不蘭奚一同被害。幼子阿都兀赤，後來擔任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

合剌普華

合剌普華，岳璘帖木爾子也。幼侍母奥敦氏居益都，嘗嘆曰：“幼而不學，有不墮吾宗者乎!”父時以斷事官建牙保定，合剌普華往白其志。父奇之，俾習畏兀書及經史。記誦精敏，出於天性。李璮畔，其母携季子脱烈普華避地登、萊間，音問隔絶，號泣徹晝夜。繼從從叔父撒吉思平賊山東，卒奉其母以歸。

合剌普華，是岳璘帖木爾的兒子。幼年侍奉母親奥敦氏居住益都，曾經嘆息説：“幼年如果不學習，不是要讓我的宗族毁滅嗎!”父親當時作爲斷事官在保定設置衙署，合剌普華前往保定向父親表明自己的志向。父親覺得他不平凡，讓他學習畏兀文字以及經書史籍。合剌普華記憶精確敏捷，出自天性。李璮叛亂，合剌普華的母親携帶幼子脱烈普華到登州、萊州一帶避亂，音訊隔絶，合剌普華日夜號哭。隨後跟從堂叔撒吉思到山東平定賊寇，終於將母親接回來。

撒吉思深加器重，自謂其才不及，言於世祖，召給宿衛。嘗以事至益都，於四脚山下置廣興、商山二冶，以勞授金符，爲商山鐵冶都提舉；未及代，以職讓其弟。時兵南伐，餽運繁興，被選爲行都漕運使，帥諸翼兵萬五千人，從事飛輓。江南平，上疏言：“親肺腑，禮大臣，以存國家之體。興學校，奬名節，以勵天下之士。正名分，嚴考課，以定百官之法。通泉幣，却貢獻，以厚生民之本。”又言：“江南新附，宜招舊族，力穡通商，弛征薄入，以撫馴其民，不然，恐尚煩宵旰之慮。”帝多采用其言。

撒吉思對合剌普華深加器重，自認爲才能不及他，將他推薦給世祖，世祖召他入朝擔任宿衛。合剌普華曾經因事到益都，在四脚山下設置了廣興、商山兩座冶場，因爲有功勞被授予金符，任商山鐵冶都提舉；未等任職期滿，就將官職讓給弟弟。當時大軍南征，供給運輸任務繁多，合剌普華被挑選任代理都漕運使，率各翼軍士一萬五千人，從事急速運輸。江南平定，上疏奏言：“親近宗室，禮遇大臣，以此保存國家的根基。振興學校，鼓勵名譽操守，以此激發天下的士人。明確君臣的地位身份，嚴格官吏考核，以此制定百官的獎懲辦法。流通貨幣，拒絶進貢奉獻，以此鞏固百姓的根本。”又奏言：“江南剛剛歸附，應該招撫原來的大族，致力農耕流通商業，減輕賦税收入，來撫恤治理江南的百姓，否則，恐怕聖上會日夜不安。”世祖對他的建議多加采納。

屬漕米二十萬，繇邗溝達于河，舟覆，損十之一，而又每斛視都斛虧三升。時阿合馬專政，責償舟人。合剌普華伏闕抗言：“量之踦羸，出於

受命運送米二十萬石，從邗溝抵達黄河，船隻翻沉，損失米十分之一，而原來每斛又比京師的斛少三升。當時阿合馬專權，責令船夫賠償。合剌普華入朝力爭説：“計量上的差異，原來就

元降，而水道之虞，非人力所及。且彼雖罄其家，不足以償，苟朝廷必不任虧損，臣獨當其辜。”詔勿治。阿合馬憤之，乃出合剌普華爲寧海路達魯花赤。後遷江西宣慰使，未至官，改廣東都轉運鹽使，兼領諸番市舶。

存在，而水路上的災難，又非人力所能挽救。况且即使他們傾家蕩産，也不足以賠償，如果朝廷一定不肯承擔虧損，我就獨自接受處罰。”下詔不必治罪。阿合馬非常憤恨，於是外放合剌普華爲寧海路達魯花赤。後來調任江西宣慰使，尚未就任，改任廣東都轉運鹽使，兼領各番國海上貿易。

時盗梗鹽法，陳良臣扇東莞、香山、惠州負販之徒萬人爲亂，江西行省命與招討使答失蠻討捕之，先驅斬渠魁，以訊馘告，躬抵賊巢，招誘餘黨復業，仍條言鹽法之不便者，悉除其害。按察使脱歡大爲奸利，遂奏罷之。群盗歐南喜僭王號，僞署丞相、招討，衆號十萬。因圖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策三十餘條，遂與都元帥課兒伯海牙、宣慰都元帥白佐、萬户王守信等，分兵扼之。

當時盗賊阻撓鹽法，陳良臣煽動東莞、香山、惠州販運之徒一萬人叛亂，江西行省命令合剌普華與招討使答失蠻討伐捕拿盗賊，合剌普華率先前往將盗賊首領斬殺，割下耳朵報告音訊，隨後親自抵達賊寇巢穴，招撫賊寇餘黨恢復本業，并且逐條奏言鹽法不便的地方，徹底消除了它的危害。按察使脱歡大肆非法謀利，合剌普華就彈劾罷免了他。群盗魁首歐南喜妄自號稱爲王，任命僞丞相、招討，號稱部衆十萬。合剌普華於是繪製地圖標明山川地形上奏，并提出攻打賊寇的計策三十多條，於是與都元帥課兒伯海牙、宣慰都元帥白佐、萬户王守信等人，分兵扼守險要。

未幾，右丞唆都督兵征占城、交趾，屬護餉道。比至東莞、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鍾等，横絶石灣，其鋒鋭甚。合剌普華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創，徒步格鬥，殺數十人，勇氣益厲，以衆寡不敵，爲所執。賊欲奉之爲主，不屈，遂遇害于中心岡。是夕，其妻希台特勒氏，夢其來告曰：“吾死矣。”知事張德、劉閏亦夢之，二人相繼死。而軍中往往見其乘騅督戰云。後贈户部尚書、守忠全節功臣，謚忠愍。

不久，右丞唆都統率軍隊出征占城、交趾，委托合剌普華保護運餉道路。到達東莞、博羅二縣交界之處，遇上强賊歐某、鍾某等，阻斷去石灣的通路，賊寇兵鋒極鋭。合剌普華身先士卒，邊戰邊行，箭射光了，馬匹受傷，於是徒步格鬥，殺死賊寇數十人，勇氣越發旺盛，因衆寡懸殊，被賊寇抓獲。賊寇想要尊他爲首領，合剌普華不肯屈從，於是在中心岡遇害。當天夜晚，他的妻子希台特勒氏夢見他來相告説：“我已經死了。”知事張德、劉閏也都夢見他，二人相繼死去。然而軍隊中往往傳説看見合剌普華騎馬督戰。後來追贈户部尚書、守忠全節功臣，謚號忠愍。

子二人：偰文質，越倫質。偰文質官至吉安路達魯花赤，贈宣惠安遠功臣、禮部尚書，追封雲中郡侯，謚忠襄。子五人，偰玉立、偰直堅、偰哲篤、偰朝吾、偰列篪，皆第進士。偰哲篤官至江西行省右丞，以文學政

有子二人：偰文質、越倫質。偰文質官職升到吉安路達魯花赤，追贈宣惠安遠功臣、禮部尚書，追封雲中郡侯，謚號忠襄。偰文質有子五人，偰玉立、偰直堅、偰哲篤、偰朝吾、偰列篪，都考中進士。偰哲篤官職升到江西行省右丞，以文學和政事著稱當時。越倫質的兒子善

事稱于時。越倫質子善著，偰哲篤子偰百僚遜，善著子正宗、阿兒思蘭，皆相繼登第。一門世科之盛，當時所希有，君子蓋以爲其忠義之報云。

著，偰哲篤的兒子偰百僚遜，善著的兒子正宗、阿兒思蘭，全部相繼考中進士。一家世代登科的盛況，爲當時所稀有，君子因此認爲這是他家忠義的報應。

劉天孚

劉天孚字裕民，大名人。由中書譯史爲東平總管府判官，改都漕運司判官，知冠州，再知許州，所至有治績。

劉天孚字裕民，大名人。由中書譯史出任東平總管府判官，改任都漕運司判官，調任冠州知州，再任許州知州，凡任職之處都有政績。

時檢核屯田，臨潁鄧艾口民稻田三百頃，有欲害之者，指爲古屯，陳于中書，請復築之。中書下天孚按實，天孚爲辨其非，章數上，乃止。

當時正在查實屯田，臨潁縣鄧艾口地方有百姓稻田三百頃，有人想要坑害這些百姓，將三百頃稻田舉報爲古代屯田，向中書省陳奏，請求重新修建屯田。中書省下文天孚審查核實，天孚辯白這種説法不對，數次呈上疏章，事情纔算罷休。

襄城與葉縣接壤，其南爲湛河，襄城民食滄鹽，葉縣民食解鹽，刻石河南岸以爲界。葉縣令有貪污者，妄徙石於北二里，誣其民食私鹽，繫治百餘家。兩縣鬥辯，葉縣倚陜漕勢以凌襄城。中書遣官察其實，天孚爲考其元界，移石故處，而葉縣令被罪去。

襄城縣與葉縣接壤，它的南面是湛河，襄城百姓食用滄州鹽，葉縣百姓食用解州鹽，在湛河南岸刻石作爲分界。有一位貪污的葉縣縣令，妄自將刻石向北遷移了二里，誣陷這裏的百姓食用私鹽，被抓捕治罪的有百餘家。兩縣相鬥争辯，葉縣倚仗陜西轉運司的勢力欺壓襄城。中書省派官員考察其實情，天孚爲此查實原來的分界，將刻石移回原處，而葉縣縣令也獲罪離去。

歲大旱，天孚禱即雨。野有蝗，天孚令民出捕，俄群烏來，啄蝗爲盡。明年麥熟時，有青蟲如蠶，食麥，人無可奈何，忽生大華蟲，盡嚙之。許人立碑頌焉。

當年大旱，天孚祈禱後立即降雨。田野發生蝗蟲，天孚命令百姓捕蟲，很快有群烏飛來，將蝗蟲吃光。第二年麥熟時，出現像蠶蟲似的青蟲，吃麥子，人們無可奈何，忽然生出大華蟲，將青蟲吃光。許州人爲天孚立碑頌揚他的恩德。

轉萬億寶源庫同提舉，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以母老不赴。俄丁母憂。服除，起知河中府，視事始兩月，陜西行省丞相阿思罕爲亂，舉兵至河中。時事起不虞，達魯花赤朵兒只趨晋寧告亂，天孚日夜治戰守具，選丁壯，分守要害。令河東縣達魯花赤脱因都守大慶關津口，盡收船舫東岸。令判官孫伯帖木兒守汾陰，推官程謙守禹門，河東縣尹王文義守風陵等渡。

調任萬億寶源庫同提舉，轉任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因母親年老不赴任。不久爲母親服喪。期滿，出任河中府知府，任職僅兩個月，陜西行省丞相阿思罕叛亂，率兵到達河中府。當時事情的發生出乎預料，河中府達魯花赤朵兒只奔赴晋寧報告變亂，天孚日夜備辦攻戰防守的器械，挑選壯丁，分別把守要害。命令河東縣達魯花赤脱因都防守大慶關渡口，將船隻全部收繳到黄河東岸。命令判官孫伯帖木兒守衛汾陰，推官程謙守衛禹門，河東縣尹王文義守衛風陵渡等渡口。

阿思罕軍列栅河西岸，使來索舟，天孚度不能拒，凡八遣人至晉寧乞援兵，不報。居七日，阿思罕縛筏河上，欲縱火屠城，同知府事鐵哥，與河東廉訪副使明安答見事急，且患城中人逼，乃詣阿思罕軍，阿思罕囚之，而斂船濟兵。兵既入城，阿思罕以扼河渡、鎖舟楫爲天孚罪，欲脅使附己。方坐府治，號令諸軍，天孚佩刀直前，衆遏之，不得進。退謂幕僚王從善等曰：“吾家本微賤，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大變，吾何忍從之，而負上恩哉！且與其辱於阿思罕之手，吾寧蹈河以死。”遂拂衣出。時天寒，河冰方堅，天孚拔所佩刀斫冰開，北望爲國語若祝謝者，再拜已，脱衣帽岸滸，乃投水中。阿思罕大怒，籍其家。郡人咸哀痛之。

阿思罕的軍隊在黄河西岸布置營寨，派人來索要船隻，天孚考慮無力阻擋叛軍東渡，前後八次派人到晉寧請求援兵，不見答覆。過了七天，阿思罕在黄河邊捆扎木筏，準備放火屠城，同知河中府事鐵哥，與河東廉訪副使明安答看到事情緊急，而且擔憂受到城中百姓的威逼，於是前往阿思罕軍中，阿思罕將他們囚禁起來，隨後收斂船隻運送軍隊渡過黄河。叛軍入城之後，阿思罕以扼守黄河渡口、鎖禁船隻作爲天孚的罪名，想威脅他歸附自己。阿思罕剛在河中府衙署就坐，號令各軍，天孚佩帶腰刀直奔上前，衆人將他阻攔住，不能進入衙署。天孚退回對幕僚王從善等人説：“我家本來貧寒低賤，身負朝廷的命令纔有今天，如今不幸遇到大變亂，我怎麽能忍心順從他們，而辜負聖上的恩賜呢！况且，與其在阿思罕手中蒙受羞辱，我寧願投黄河而死。”於是拂衣而出。當時天氣嚴寒，黄河上冰正堅硬，天孚拔出佩刀將冰斫開，向着北方用蒙古語説了類似祝願答謝朝廷的話，拜了兩拜，將衣帽脱下放置岸邊，便投入水中。阿思罕大怒，没收他的家屬爲奴。河中府百姓都哀痛天孚。

事平，詔其弟天惠，給驛以歸其柩，葬于大名。贈推誠秉節功臣、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護軍、彭城郡侯，謚忠毅。

叛亂平定後，下詔天孚的弟弟天惠，供給驛車將天孚的靈柩送回，安葬於大名。追贈推誠秉節功臣、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護軍、彭城郡侯，謚號忠毅。

蕭景茂

蕭景茂，漳州龍溪人也。性剛直孝友。家貧力農。

蕭景茂，漳州龍溪縣人。性情剛毅正直孝敬友愛。家境貧窮，致力農耕。

重改至元四年，南勝縣民李智甫作亂，掠龍溪。景茂與兄佑集鄉丁拒之，據觀音山橋險，與賊戰。衆敗，景茂被執。賊脅使從己，景茂駡曰：“狗盗！我生爲大元民，死作隔洲鬼，豈從汝爲逆耶！”隔洲，其所居里也。賊怒，縛景茂於樹，臠其肉，使自啖。景茂益憤駡，賊遂以刀决其口，至耳傍，景茂駡不絶聲而死。有司上其事，朝廷命褒表之，仍給錢以葬。

後至元四年，南勝縣百姓李智甫叛亂，攻打龍溪縣。景茂與兄長蕭佑集合鄉丁抵抗叛賊，占據觀音山的橋梁作爲險阻，與叛賊相戰。衆鄉丁戰敗，景茂被抓獲。叛賊逼迫他附從自己，景茂駡道：“狗强盗！我生爲大元百姓，死作隔洲鬼，難道會跟從你們當叛逆嗎！”隔洲，是景茂居住的里名。賊寇大怒，將景茂綁在樹上，把他的肉割下來，要他自己吃下去。景茂越加憤怒痛駡，賊寇就用刀割開他的口，直到耳朵旁邊，景茂駡聲不絶而死。官府上奏他的事迹，朝廷命令表彰景茂，并且給錢予以安葬。

元史卷一百九十四

列傳第八十一

忠義(二)

張桓

張桓字彥威，真定藁城人。父木，知汝寧府，因家焉。桓以國子生釋褐授滑之白馬丞，入補中書掾，擢國子典簿。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以言事不合去。

未幾，汝寧盜起，桓避之確山。賊久知桓名，襲獲之，羅拜請爲帥，弗聽。囚六日，擁至渠魁前，桓直趨據榻坐，與之抗論逆順。其徒捽桓起跪，桓仰天大呼，詈叱彌厲，且屢唾賊面。賊猶不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瞋目曰："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賊知終不可屈，遂刺之。年四十八。賊後語人曰："張御史真鐵漢，害之可惜!"事聞，贈禮部尚書，謚忠潔。

張桓字彥威，真定藁城人。父張木，任汝寧知府，因而定居汝寧。張桓由國子生出仕任滑州白馬縣縣丞，入朝任中書掾，升國子典簿。授陝西行臺監察御史，由於言政事與當政者相違而去職。

不久，汝寧盜賊興起，張桓到確山躲避。盜賊早就知道張桓的聲名，突襲得到他，環繞他下拜請他做主帥，張桓不從。囚禁六天後，被擁到盜賊首領面前。張桓徑直快步走過去坐在榻上，同那位首領大聲談論逆順的道理。賊徒把張桓從榻上揪起按他跪下，張桓仰天大聲呼喊，叱罵得更加厲害，并且好幾次啐唾盜賊的面孔。盜賊還是不忍心殺他，對張桓說："你祇要對我們作個揖，也就饒你一死。"張桓瞪着眼睛說："我恨不能親手砍掉叛逆的頭顱，豈能聽從你的勸誘威脅而屈服！"盜賊知道最終不可能使他屈服，於是刺殺了他。終年四十八歲。盜賊後來對人說："張御史真是鐵漢，殺害他可惜了！"朝廷知道後，追贈禮部尚書，謚忠潔。

李黼

李黼字子威，潁人也。工部尚書守中之子，守中性卞急，遇諸子極嚴，每一飲酒，輒半月醉不解，黼百計承順，求寧親心，終不可得，跪而自訟，往往達旦，無幾微厭怠之意。

李黼字子威，潁州人。工部尚書李守中的兒子，守中性情急躁，對待幾個兒子極爲嚴厲，一喝酒，就醉倒半個月不醒，李黼想方設法奉承孝順，以求安慰父親的心，實在没辦法時，就下跪譴責自己，往往跪到天明，没有一點不滿和懈怠的意思。

初補國學生。泰定四年，遂以明

李黼當初補爲國學生。泰定四年，以明經中

經魁多士，授翰林修撰。明年，代祠西嶽，省臣謂黼曰：“敕使每後我，今可易邪?”黼曰：“王人雖微，《春秋》序於諸侯之上，尊君也，奈何後乎!”省臣不敢對。

進士第一名，授翰林修撰。第二年，代表皇上祭祀西嶽，省臣對李黼說：“皇上的使者每次都把我排在後面，這次可以換一下嗎?”李黼說：“周王的使臣即使地位卑微，《春秋》都把他排列於諸侯之上，這是尊君，如何能排在後面呢！”省臣不敢答對。

改河南行省檢校官，遷禮部主事，拜監察御史。首言：“禴祠烝嘗，古今大祭，今太廟唯二祭，而日享佛祠、神御，非禮也，宜據經行之。成均，教化之基，不當隸集賢，宜屬省臣兼領。諸侯王歲賜有定額，分封易代之際，陳請恩例，世系戚疏，無成書可考，宜仿先代，修正玉牒。”皆不報。

李黼改任河南行省檢校官，升任禮部主事，授監察御史。首先進言：“禴、祠、烝、嘗，是從古到今的重大祭祀。現在太廟衹有兩種祭祀，却天天供奉佛廟、神御殿，不合於禮，應該根據經典記載來實行。官設學校，是教化的根本，不應當隸屬於集賢院，應該由省臣兼管。對諸侯王每年的賞賜都有定額，當分封的藩王後人繼承先人的時候，都上書請求按推恩慣例執行，但其世系親疏關係，没有現成的書可以查考，應該仿效前代，修撰訂正譜牒。”這些都没有得到答覆。

轉江西行省郎中，入爲國子監丞，遷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官。數與勸講，每以聖賢心法爲帝言之。俄中書命黼巡視河渠，黼上言曰：“蔡河源出京西，宋以轉輸之故，平地作堤，今河底填淤，高出地面，秋霖一至，横潰爲災，宜按故迹修浚。他日東河或有不測之阻，江、淮運物，當由此分道達京，萬世之利也。”亦不報。升秘書太監，拜禮部侍郎。奉旨詳定中外所上封事。已而廷議内外官通調，授黼江州路總管。

李黼轉任江西行省郎中，入朝任國子監丞，調任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官。多次委任勸講，常對皇帝談論聖賢修心養性的方法。不久中書省命令李黼巡視河渠，李黼上奏道：“蔡河源出於京西，宋代由於運輸的原因，在平地上建造堤壩，現在河底填積淤泥，高出地面，秋雨一到，潰決造成災害，應該按照舊的河道修整浚疏。今後東河如果遇到意外而不能通航，江、淮所運輸的貨物，可以由此分道運達京城，這是有利於長遠的事。”也没有得到答覆。升秘書太監，授禮部侍郎。奉皇上聖旨審視議定朝廷内外所上奏章。不久朝廷決定京官與地方官員全面互調，授李黼爲江州路總管。

至正十一年夏五月，盗起河南，北據徐、蔡，南陷蘄、黄，焚掠數千里，造船北岸，鋭意南攻。九江居下流，實江東西襟喉之地。黼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庶幾大江之險，賊不得共之，不報。黼嘆曰：“吾不知死所矣。”乃獨椎牛饗士，激忠義以作士氣，數日之間，紀綱粗立。

至正十一年夏五月，盗賊在河南起兵，向北占據徐、蔡，往南攻陷蘄、黄，焚燒劫掠數千里，在北岸造船，急欲向南進攻。九江位於蘄、黄下游，實際上是江東西的咽喉要地。李黼整治城外壕溝，修理器械，招募壯丁，分頭把守要害，并且向江西行省進獻攻守的計策，請求將部隊屯駐江北，以遏止盗賊的進攻勢頭，也許可以使盗賊無法與我共同利用大江的險要。又没有得到答覆。李黼嘆息道：“我不知道自己將會死在哪兒了。”於是獨自殺牛犒勞兵士，激發忠義之

十二年正月己未，賊渡江，陷武昌，威順王及省臣相繼遁，舳艫蔽江而下，江西大震。賊乘勝破瑞昌，右丞李羅帖木兒方軍于江，聞之，遁。黼雖孤立，辭氣愈奮厲。

時黄梅縣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大喜，向天瀝酒與之誓。言始脱口，賊游兵已至境，急檄諸鄉落聚木石於險塞處，遏賊歸路。倉卒無號，乃墨士卒面，統之出戰，黼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也孫帖木兒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下木石，横尸蔽路，殺獲二萬餘。黼還，謂左右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苟失備禦，吾屬無噍類矣。"乃以長木數千，冒鐵椎於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椿。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順流鼓噪而至，舟遇椿不得動，進退無措，黼帥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餘舟散走。行省上黼功，請拜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

已而賊勢更熾，西自荆湖，東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遁。黼守孤城，提孱旅，斬馘扶傷，無日不戰，中外援絶。二月甲申，賊將薄城，分省平章政事秃堅不花自北門遁，黼引兵登陴，布戰具，賊已至甘棠湖，焚西門，乃張弩箭射之，賊趦趄未敢進，轉攻東門，黼救東門，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賊自巷背來，刺黼墮馬，黼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郡民聞黼死，哭聲震天，相率具棺，葬于東門外。黼死逾月，參政之命始

情以振作士氣，幾天之内，紀律章法初步建立。

十二年正月己未，盗賊渡江，攻陷武昌，威順王及省臣相繼逃走，船隊遮蔽江面順流而下，江西大爲震動。盗賊乘勝攻破瑞昌，右丞李羅帖木兒剛在江邊駐扎下來，聽到消息就逃跑了。李黼雖然孤立了，却更加振奮激勵起來。

這時黄梅縣主簿也孫帖木兒願意出擊盗賊，李黼大喜，向天灑酒同他一起發誓。話剛出口，盗賊的流動部隊已到達境内，李黼急忙傳檄各鄉村聚集木頭石塊於險要之處，阻遏盗賊的退路。倉促之間没有旗號標識，就用墨塗抹士兵的面孔，統率他們出戰，李黼身先士卒，大聲呼叫着攻入敵陣，也孫帖木兒跟着攻入，盗賊大敗，敗退六十里。鄉里丁壯憑據險阻，占據高處推下木頭石塊，砸死的賊尸把道路都遮住了，殺傷捕獲二萬餘人。李黼回城後，對左右的人説："盗賊在陸戰上失利，必然從水路乘船逼近，如果失於防備，我們都將活不成。"於是用長木頭幾千根，末端裝上鐵錐，暗藏在沿岸水中，迎刺賊船，稱之爲七星椿。正趕上西南風颳得很大，幾千隻賊船，果然揚帆順流擂鼓呐喊着來到，船遇到木椿不能移動，進退兩難，李黼率領將士奮勇出擊，用火翎箭射他們，燒死淹死的人不計其數，剩下的船四散而逃。行省上報李黼的功勞，請授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有權相機行事。

不久盗賊勢力更加强盛，西自荆湖，東到淮甸，守臣往往棄城而逃。李黼堅守孤城，帶領弱小的軍隊，消滅敵人，救護傷員，没有一天不進行戰鬥，得不到任何救援。二月甲申，盗賊將迫近城墻，分省平章政事秃堅不花從北門逃跑，李黼帶兵登上城垛子，布置作戰器具，盗賊已經到達甘棠湖，焚燒西門，李黼便排設弩箭射擊，盗賊猶豫着没敢前進，轉攻東門，李黼救援東門，盗賊已經攻入，李黼和他們展開巷戰，自知力不能敵，揮劍叱罵盗賊道："殺我吧！不要殺老百姓！"盗賊從巷子後面進來，把李黼刺落馬下，李黼和侄子秉昭都罵賊而死。郡中百姓聽説李黼死了，哭聲震天，相率具辦棺木，把他葬在東門

下，年五十五。

黼兄冕居潁，亦死于賊。秉昭，冕季子也。事聞，贈黼攄忠秉義效節功臣、資德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隴西郡公，謚忠文。詔立廟江州，賜額曰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賢待制。

外。李黼死後一個多月，授任參政的命令纔下達，時年五十五歲。

李黼的哥哥李冕住在潁州，也被盜賊殺死。秉昭是李冕的小兒子。朝廷知道此事，贈李黼攄忠秉義效節功臣、資德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隴西郡公，謚忠文。下令在江州立廟，賜匾額崇烈。任命他的兒子秉方爲集賢待制。

李齊

李齊字公平，廣平人。家甚貧，客授江南，工辭章。元統元年進士第一。歷僉河南淮西廉訪司事，移知高郵府，有政聲。至正十年，盜突入府驛，取十二馬去，齊躬追謝長等殺之。十一年，州人秦觀保造兵仗，將圖劫掠，復獲而行誅。

十三年，泰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爲亂，破泰州。河南行省遣齊往招降，被拘。久之，賊酋自相殺，始縱齊來歸。泰州平，賊徒尚蜂聚，士誠復鼓變，殺參知政事趙璉，掠官庫民財，走入得勝湖，俄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偰哲篤偕宗王鎮高郵，使齊出守甓社湖。

夏五月乙未，數賊入城，一噪呼而省憲官皆遁。齊急還救城，賊已閉門拒我，遂連興化接得勝湖，舟艦四塞，蔓延入寶應縣。已而有詔：凡叛逆者赦之。詔至高郵，不得入，賊紿曰："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强齊往，至則下齊獄中，齊益辯説，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爲繕飭計耳。官軍諜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肯爲賊屈！"士誠怒，扼之跪，齊立而詬之，乃曳倒，捶碎其膝而咼之。

論者謂大科三魁，若泰不華没海上，李黼隕九江，洎齊之死，皆不負

李齊字公平，廣平人。家境非常貧窮，寄寓江南教書，擅長詩文。元統元年中進士第一名。歷任河南淮西廉訪司僉事，調任高郵府知府，有政績聲名。至正十年，盜賊衝入官府驛站，盜取十二匹馬逃走，李齊親自追趕謝長等人并殺死他們。十一年，本州人秦觀保製造兵器，將要圖謀劫掠，又將其捕獲處死。

十三年，泰州白駒場鹽販張士誠作亂，攻破泰州。河南行省派李齊前去招降，被拘留。過了些時候，盜賊頭目自相殘殺，纔放李齊歸來。泰州平定後，賊徒仍聚集在一起，士誠又鼓動嘩變，殺死參知政事趙璉，搶掠官府倉庫和百姓財物，逃入得勝湖，不久攻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偰哲篤協同宗王鎮守高郵，讓李齊出守甓社湖。

夏五月乙未，幾個盜賊進城，剛一叫喊省憲官就都逃跑了。李齊急忙回兵救城，盜賊已經關閉城門拒守。於是興化與得勝湖相互勾連起來，船艦遍布，一直蔓延到寶應縣。不久有詔令：凡是叛逆的人一律赦免。詔令傳到高郵，無法傳入，盜賊謊稱："請李知府來，就接受詔令。"行省强迫李齊前去，李齊一到就被關進監獄，李齊再三分辯勸説，士誠原本没有投降的意思，衹是拖延時間以便修整罷了。官軍探得這情況，就進攻高郵城，士誠叫李齊下跪，李齊叱駡道："我的膝蓋像鐵一樣，豈肯爲盜賊彎曲！"士誠惱怒，按壓他跪下，李齊站起來駡他，於是把李齊拽倒，將他的膝蓋捶碎凌遲處死。

人們議論説，舉進士的三個第一名，泰不華死於海上，李黼死於九江，到李齊之死，都没有

所學云。

褚不華

褚不華字君實，隰州石樓人，沉默有器局。泰定初，補中瑞司譯史，授海道副千户，轉嘉興路治中，連拜南臺、西臺監察御史，遷河西道廉訪僉事，移淮東。未幾，升副使。

汝、潁盜發，勢張甚。不華行郡至淮安，極力爲守禦計。賊至，多所斬獲。且請知樞密院老章、判官劉甲守韓信城，相掎角爲聲援。復上章，劾總兵及諸將逗橈之罪。朝廷録其功，升廉訪使，階中奉大夫。甲有智勇，與賊戰輒勝，賊憚之，號曰劉鐵頭，不華頗賴之。總兵者聞不華劾己，益恚嫉，乃檄甲别將兵擊賊，冀以困不華。甲去，韓信城陷，賊乃掘塹相銜，捷水寨以圍我。

既而天長青軍叛，普顔帖木爾所統黄軍復叛，賊皆挾之來攻，不華知事危，退入哈剌章營。賊稍引去，乃出，抵楊村橋，賊奄至，殺廉訪副使不達失里，啖其尸。不華以餘兵入淮安，時城之東、西、南三面皆賊，惟北門通沭陽，阻赤鯉湖，指揮使魏岳、楊暹駐兵沭陽，淮安倚其芻餉，而赤鯉湖爲賊據，沭陽之路又絶。賊計孤城可取，進柵南瑣橋。不華與元帥張存義出大西門，會僉事忽都不花兵突賊柵，殊死戰，賊敗走，追北二十餘里。

城中食且絶，元帥吴德琇運糧萬斛入河，竟爲賊所掠，德琇僅以身免。賊與青軍攻圍，日益急，總兵者屯下邳，相去五百里，按兵不出，凡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聽。城中餓者仆道上，即取啖之，一切草木、螺蛤、魚蛙、燕烏，及靴皮、鞍韂、革箱、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

辜負他們所學的學問。

褚不華字君實，隰州石樓人，沉穩静默有器量。泰定初年，補中瑞司譯史，授海道副千户，轉嘉興路治中，連任南臺、西臺監察御史，升任河西道廉訪僉事，移任淮東道廉訪僉事。不久，升爲副使。

汝州、潁州盜賊興起，氣勢很囂張。不華巡視到淮安，極力謀劃守禦。盜賊一到，多被斬殺捕獲。并請知樞密院老章、判官劉甲守衛韓信城，互成掎角作爲聲援。又上奏章，彈劾總兵及諸將逃避觀望之罪。朝廷記録他的功績，升廉訪使，官階爲中奉大夫。劉甲智勇雙全，與賊兵屢戰屢勝，盜賊畏懼他，稱他爲劉鐵頭，不華很信賴他。總兵聽説不華彈劾自己，更加憤恨嫉妒，於是傳令劉甲另外率領部隊擊賊，希望以此置不華於困境。劉甲走後，韓信城失陷，賊兵就挖掘壕塹相連接，竪立水栅以圍困我方。

不久天長青軍叛變，普顔帖木爾統領的黄軍再次叛變，盜賊挾持他們一起前來進攻，不華知道事情危急，退入哈剌章營内。賊兵稍微退去，就又出來，到達楊村橋時，賊兵忽然來到，殺死廉訪副使不達失里，吃掉他的尸體。不華帶領餘兵退入淮安，這時城的東、西、南三面都有賊兵，衹有北門通沭陽，中間隔着赤鯉湖。指揮使魏岳、楊暹駐兵沭陽，淮安靠他供應糧草，可是赤鯉湖被盜賊所占據，通沭陽的路又被斷絶。盜賊認爲孤城能够奪取，將栅壘推進至南瑣橋。不華與元帥張存義從大西門出兵，會合僉事忽都不花的隊伍突襲盜賊栅壘，拼死搏鬥，賊兵敗逃，不華追殺了二十多里。

城中糧食快要斷絶，元帥吴德琇運糧萬斛入河，竟被盜賊劫掠，德琇單身逃脱。賊兵與青軍圍攻日益緊急，總兵屯駐下邳，相距五百里，按兵不出，不華前後共派遣使者十九人告急，都不理會。城中人餓得仆倒在路上，就被扛去吃掉。所有草木、螺蛤、魚蛙、燕子烏鴉，以及靴子皮、馬鞍襯墊、皮箱、廢弓的筋弦都被吃盡了，然後父子、夫婦、老幼相互交换爲食。拆掉房屋

稚更相食，撤屋爲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鬥，中傷見執，爲賊所臠。次子伴哥，冒刃護之，亦見殺。時至正十六年十月乙丑也。

不華守淮安五年，殆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朝廷聞之，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柱國，追封衛國公，謚曰忠肅，賻鈔二百錠，以恤其家。

充作柴草，人們多露宿在外面，坊巷小路上長出荆棘。力量消耗殆盡後，城池陷落，不華還據守西門奮力搏鬥，受傷被俘，被盜賊剁成肉醬。次子伴哥，冒着刀槍保護他，也被殺。這時是至正十六年十月乙丑日。

不華守衛淮安五年，參加了數十上百次戰鬥，精忠大節，人們將他比作張巡。朝廷得知此事，追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柱國，追封衛國公，謚號忠肅，賜喪葬費錢鈔二百錠，以撫恤他的家人。

郭嘉

郭嘉字元禮，濮陽人。祖昂，父惠，俱以戰功顯。嘉慷慨有大志，始由國子生登泰定三年進士第，授彰德路林州判官，累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除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未幾，入爲京畿漕運使司副使，尋拜監察御史。

郭嘉字元禮，濮陽人。祖父郭昂，父親郭惠，都因戰功而顯貴。郭嘉意氣激昂有大志，開始由國子生中泰定三年進士，授彰德路林州判官，經多次升遷任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授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不久，入朝任京畿漕運使司副使，不久任監察御史。

會朝廷以海寇起，欲於浙東温、台、慶元等路立水軍萬户鎮之，衆論紛紜莫定。擢嘉禮部員外郎，乘驛至慶元，與江浙行省會議可否。嘉至，首詢父老，知其弗便，請罷之。

適逢朝廷因爲海寇作亂，想在浙東温、台、慶元等路設立水軍萬户鎮守，大家議論紛紜定不下來。提升郭嘉爲禮部員外郎，乘驛車到慶元，與江浙行省會同商議可否實行。郭嘉到後，首先詢問父老，得知這樣做不合適，請求廢止。

會方擇守令綏靖遼東，乃授嘉廣寧路總管，兼諸奥魯勸農防禦。屬盗起，軍旅數興，供餉無虚日。民苦和糴轉輸，而吏胥得因時爲奸。嘉設法計其户口，第其甲乙，民甚便之。有詔團結義兵，嘉招集民數千，教以坐作進退，萬、千、百夫各統以長，號令齊一，賞罰明信。故東方諸郡，錢糧之富，甲兵之精，稱嘉爲最。

適逢朝廷選擇地方官安撫平定遼東，於是授郭嘉爲廣寧路總管，兼任諸奥魯勸農防禦。正趕上盜賊起事，幾次動用軍隊，没有一天不供應軍餉的。百姓苦於糧食的徵購轉運，而官吏得以乘機狼狽爲奸。郭嘉便設法根據他們的户口多少，排列他們的甲乙等第以徵糧派差，百姓覺得非常方便。有詔令集結義兵，郭嘉招集百姓數千，教給他們攻防進退的方法，每萬人、千人、百人各以長官相統領，號令整齊劃一，賞罰嚴明守信。所以東方各郡，要論錢糧的富足，甲兵的精鋭，以郭嘉的廣寧路爲最。

十八年，寇陷上京，嘉聞之，躬率義兵出禦。既而遼陽陷，嘉將衆巡邏，去城十五里，遇青號隊伍百餘人，紿言官軍，嘉疑其詐，俄果脱青衣變紅。嘉出馬射賊，分兵兩隊而夾

十八年，賊寇攻陷上京，郭嘉聽説後，親自率領義兵出戰抵禦。不久遼陽陷落，郭嘉率領衆人巡邏。離城十五里，遇到穿青色號衣的隊伍一百多人，謊稱是官軍。郭嘉懷疑他們是僞裝的，不一會兒他們果然脱去青衣變成紅衣。郭嘉騎馬

攻之，生擒賊數百，死者無算。嘉見賊勢日熾，孤城無援，乃集同官議攻守之計，衆皆失措，嘉曰："吾計决矣。"因竭家所有衣服財物犒義士，以勵其勇敢，且曰："自我祖宗，有勛王室，今之盡忠，吾分内事也。況身守此土，當生死以之，餘不足恤矣。"

出陣射殺賊寇，分兵兩隊夾攻他們，活捉賊寇數百人，死的人不計其數。郭嘉見賊寇氣勢日益强大，孤城没有援助，就召集同僚商議攻守之計。大家都驚慌失措，郭嘉説："我的主意已定。"於是拿出家裏所有的衣服財物犒勞義兵，以鼓勵他們勇敢戰鬥，并且説："自我的祖宗起就有功於王室，今天盡忠，是我分内的事。何況我受命守衛這塊土地，應當與之共生死，其餘不值得憂慮。"

頃之，賊至，圍城亘數十里，有大呼者曰："遼陽我得矣，何不出降！"嘉挽弓射呼者，中其左頰，墜馬死，賊稍引退，嘉遂開西門逐之，賊大至，力戰以死。事聞，贈崇化宣力效忠功臣、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省左丞、上護軍，封太原郡公，謚忠烈。

不久，賊寇到達，圍城達數十里，有人大聲呼叫道："遼陽我已取得了，爲什麽不出來投降！"郭嘉拉弓射那個呼叫的人，射中他的左面頰，墜落下馬而死，賊寇稍稍向後退却。郭嘉於是打開西門追逐他們，賊寇大批趕到，郭嘉奮戰而死。朝廷得知此事，追贈崇化宣力效忠功臣、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太原郡公，謚號忠烈。

周喜同

喜同，周姓，河西人。初爲後宫衛士，衆稱其才，選充承徽寺經歷，再調南陽縣達魯花赤。居二歲，妖賊起，陷鄧州，人情汹汹。

喜同，姓周，河西人。起先爲後宫衛士，大家都稱贊他的才幹，被選任承徽寺經歷，又調任南陽縣達魯花赤。任職二年後，妖賊興起，攻陷鄧州，人們喧擾不安。

俄而賊鋒抵南陽，南陽無城無兵，賊入之若虚邑。喜同以計獲數賊，詰之，云賊將大至。悉斬之，以安衆心，晝夜督丁壯巡邏守備。時大司農鍈木爾，以兵駐于諸葛菴，爲賊所襲，死之。賊遂乘鋭取南陽，喜同守西門，望見賊勢盛，即以死自許，與家人訣曰："吾與汝等不能相顧矣，但各逃生，吾分死此，以報國也。"

不久賊兵前鋒抵達南陽，南陽没有城池和軍隊，賊兵如同進入無人之境。喜同用計俘獲幾個賊兵，盤問他們，説賊兵將要大批到來。喜同將他們全部殺掉，以安定衆人之心，晝夜督促壯丁巡邏守備。這時大司農鍈木爾，帶兵駐扎在諸葛菴，被賊兵襲擊，戰死。賊兵便乘着鋭氣來攻取南陽，喜同守衛西門，望見賊兵勢力盛大，就決心一死，同家人訣别道："我與你們不能互相照顧了，你們衹有各自逃生，我的職分應死於此地，以報效國家。"

已而城中皆哭，喜同策厲義兵，奮力與賊搏，賊退去。明日復至，與戰甚力，殺賊凡數百。賊知無後援，戰愈急，南陽遂陷。喜同突圍將自拔，賊横刺其馬，馬蹶，喜同鞭馬躍而起，手斬刺馬者。俄而爲他賊所追，身被數創，不能鬥，遂見執，爲

隨即城中人都哭了，喜同鞭策激勵義兵，奮力與賊兵搏鬥，賊兵退走。第二天又來，喜同與他們作戰十分英勇，殺死賊兵達數百人。賊兵知道喜同没有後援，攻戰愈加急迫，南陽於是失陷。喜同突圍將要成功，賊兵横向刺中他的坐騎，馬跌倒，喜同鞭打坐騎一躍而起，揮手斬殺刺馬的人。不一會兒被其他賊兵追趕，身上多處

所殺。妻邢氏，聞喜同力戰死，帥家僮數人出走，遇賊，奪賊刀斫之，且駡且前，亦見殺。一家死者二十餘人。贈南陽路判官。

受傷，不能戰鬥，於是被俘，遭殺害。妻子邢氏，聽説喜同力戰而死，率領幾個僕人出走，遭遇賊兵，奪過賊兵的刀砍他，邊駡邊向前衝，也被殺害。一家死了二十餘人。追贈南陽路判官。

塔不台

時襄陽録事司達魯花赤塔不台字彦暉者，元統元年進士。魏王軍汝、亳，塔不台來供餉。王嗜酒，輕戰備。一夕，賊劫王，王卧未能起，爲所執。塔不台馳騎奪王，亦爲賊所得。比明，見賊酋，王拜乞活，塔不台以足蹴王曰："猶欲生乎!"賊復屈其拜，塔不台拒而詬之，且與縛者角，遂支解。

這時襄陽録事司達魯花赤塔不台，字彦暉，是元統元年進士。魏王駐軍汝、亳，塔不台前來供應糧餉。魏王嗜好喝酒，不把備戰放在心上。一天晚上，賊寇來劫持魏王，魏王醉卧着起不來，被抓獲。塔不台飛馬去奪魏王，也被賊兵俘獲。到了天亮，面見賊寇頭目，魏王下拜乞求活命，塔不台用脚踢魏王説："你還想活命嗎?"賊寇又强迫他叩拜，塔不台拒絶下拜還駡他們，并與捆他的人搏鬥，於是被肢解而死。

韓因

韓因字可宗，汴梁人。少習舉子業，負氣不群。盗據汝寧，官軍討之，久不下。會朝廷詔赦叛逆，募可持詔入賊者，即借以官。因應命，乃借因以唐州判官，使焉。

韓因字可宗，汴梁人。少年時學習科舉課業，抱負志氣不同一般人。盗賊占據汝寧，官軍討伐他們，久攻不下。適逢朝廷下詔赦免叛逆，招募能够拿着詔書進入盗賊營地的人，當即委以虚銜。韓因應募，於是委爲唐州判官，出使敵營。

賊渠恐其黨心摇，導因止于外，納詔不讀，詰問再三，因答以"恩宥寬大，禍福所係"甚切。不聽，乃縱因歸報。因出，乘馬周賊屯，大言曰："汝輩好百姓，何不出降歸田里，而甘從逆賊驅使耶!"衆愕眙相顧。或以告賊渠，渠追因，責其所言。因極口肆詈，賊怒，寸割因。

賊寇頭目恐怕他的黨羽思想動摇，引導韓因在城外歇息，接受詔書却不讀，盤問再三，韓因極爲懇切地以"皇恩寬大，禍福所係"相答。賊寇不聽，便放韓因回去報告。韓因出來後，騎馬環繞賊營，大聲説:"你們都是良民百姓，爲什麽不出來投降回家，而甘願聽逆賊的驅使呢！"衆人驚愕相視。有人告訴賊寇頭目，頭目追上韓因，責備他所説的話。韓因破口大駡，賊寇大怒，把韓因寸割而死。

卞琛

卞琛，大名人。世爲農夫，早游學京師，得補國子生，既而丁母憂，治農于家。

卞琛，大名人。祖祖輩輩務農，早年求學於京師，被補爲國子生，不久因爲母親守孝，回家務農。

至正十二年，鄰郡盗起。未幾，來剽掠，琛與從子小十、府史李仲亨等協謀，統丁壯數百人擊賊。丁壯皆民兵，無弓矢之備，直以鉤鋤白梃當賊。賊矢雨集，琛衆潰散，被擒。仲

至正十二年，鄰郡盗賊興起。不久，前來搶劫掠奪，卞琛與侄子小十、府史李仲亨等共同謀劃，統率幾百壯丁抗擊賊兵。壯丁都是民兵，没有弓箭裝備，衹好用鐮刀鋤頭白色木棒對付賊兵。賊兵箭矢如雨一般密集，卞琛的部衆潰敗離

亨、小十皆死。賊素知琛，諭之曰："汝從我，解汝縛；不從，殺汝。"琛唾罵曰："我國子生也。視汝逆賊，真狗彘也。吾寧義死，不從賊生！"罵不止，賊屢脅不聽，殺之。

散，卞琛被擒獲。仲亨、小十都死於難。賊寇素來知道卞琛大名，就勸他説："你順從我，就給你鬆綁；不順從我，就殺了你。"卞琛唾罵道："我是國子生。我看你這逆賊，真像豬狗一樣。我寧可爲義而死，也不順賊而生！"罵不絶口，賊寇屢次威脅無效，於是就殺了他。

喬彝

喬彝字仲常，晋寧人。性高介有守，一時名稱籍甚。至正十八年，賊由絳州垣曲縣襲晋寧。城陷，城中死者十二三。彝整冠衣，聚妻子，家有大井，彝坐井上，令妻子婢輩循次投井中，而己隨赴之。彝既死，賊首王士誠使人即彝家邀致之，至則彝已死矣。賊平，朝廷贈彝臨汾縣尹，賜謚純潔。

喬彝字仲常，晋寧人。性情高潔耿介有操守，一時名聲很大。至正十八年，賊寇由絳州垣曲縣襲擊晋寧。城池失陷，城中人死了十之二三。喬彝穿戴整齊，將妻子兒女聚集在一起，家裏有一口大井，喬彝坐在井上，命令妻子兒女奴婢等依次跳入井中，而自己隨後跳入。喬彝死後，賊寇首領王士誠派人到喬彝家邀請他，到的時候喬彝已經死了。賊寇平定，朝廷追贈喬彝爲臨汾縣尹，賜謚號純潔。

張嵩起　王佐

有張嵩起、王佐者，皆士人也，并以不屈賊而死。嵩起字傅霖，汾州人。累舉不中，嘗用薦者，徵爲國子助教。居一歲，免歸。盗既去晋寧，復陷汾州，嵩起與妻赴井死。

王佐字元輔，晋寧人。從父居上都，教授里巷，不與時俯仰。會賊至，倉卒不能避，爲所獲，欲降之。佐傲岸自如，詬賊不輟，因見害。

有張嵩起、王佐，都是讀書人，都因不屈服於賊寇而死難。嵩起字傅霖，汾州人。幾次參加科舉考試不中，曾經因人推薦徵用爲國子監助教。任職一年，免官回家。盗賊離開晋寧後，又攻陷汾州，嵩起與妻子投井而死。

王佐字元輔，晋寧人。跟隨父親住在上都，在里巷中教書，不違心追隨時尚。適逢賊兵到達，倉促之間不能躲避，被俘獲。賊寇想讓他歸降。王佐高傲如常，駡賊不止，因此被殺害。

吴德新

又有吴德新者，字止善，建昌人。工醫，留京師，久之，嘗往寧夏。會盗至，德新見執，脅使降，德新厲聲曰："我生爲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從爾賊！"賊乃縛其兩手，加白刃頸上，迫其畏屈，德新駡不已。乃曳之井上，陽欲擠之。德新偶得寬，即自投井中，仰駡賊。賊下射，矢貫其頂，駡益力。賊怒，以長槍刺之。然亦壯其志，憐其死，曰："此真丈夫也！"以土埋井而去。

又有叫吴德新的，字止善，建昌人，精通醫術，留住京師。過了一段時間，曾去過寧夏。適逢盗賊到達，德新被俘獲，盗賊脅迫他歸降，德新厲聲説道："我生爲元朝的人，死作元朝的鬼，誓不屈從你們這些盗賊！"賊寇便捆住他的雙手，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迫使他屈服，德新斥駡不止。於是賊寇把他拽到井上，假裝要推他下去。德新偶然得到空隙，就自己投入井中，仰起頭斥駡賊寇。賊寇向下射箭，箭穿過他的頭頂，他駡得更加厲害。賊寇大怒，用長槍刺死了他。但是賊寇也佩服他的壯志，可惜他的死，説："這是真正的大丈夫！"用土將井掩埋而去。

顏瑜

顏瑜字德潤，兗州曲阜人，兗國復聖公五十七代孫也。以行誼用舉者，爲鄒及陽曲兩縣教諭。至正十八年，田豐起山東，瑜携家走鄆城，道遇賊，以刃來脅瑜曰："爾何人?"瑜曰："我東魯書生也。"賊執瑜曰："爾書生，吾不爾殺，可從我見主帥。"瑜罵曰："爾賊，何主帥邪!"賊怒，欲殺瑜，瑜無懼色。復使之寫旗，瑜大詬曰："爾大元百姓，天下亂，募爾爲兵，而反爲叛逆。我腕可斷，豈能爲爾寫旗從逆乎!"賊以槍刺瑜，至死罵不絶口。其妻子皆爲所害。

顏瑜字德潤，兗州曲阜人，兗國復聖公第五十七代子孫。因爲品行好被舉薦，任鄒及陽曲兩縣教諭。至正十八年，田豐起兵於山東，顏瑜携帶家眷逃往鄆城，路上遇到賊寇，賊寇用刀威脅顏瑜道："你是什麼人?"顏瑜説："我是東魯的書生。"賊寇抓住顏瑜説："你是書生，我不殺你，可跟我去見主帥。"顏瑜罵道："你是賊寇，説什麼主帥呀!"賊寇大怒，要殺顏瑜，顏瑜没有懼色。賊寇又讓他寫旗子，顏瑜大罵道："你是大元的百姓，天下有亂，招募你當兵，却反而成爲叛逆。我的手腕可以折斷，難道能爲你寫旗跟着反叛嗎!"賊寇用槍刺顏瑜，顏瑜至死罵不絶口。他的妻子兒女都被殺害。

曹彥可

又有曹彥可者，亳州人。會妖寇起里中，多田野無賴子，目不知書者。既破亳，揭帛于竿，皆群趨彥可家劫之，使寫旗。彥可力辭，乃迫以刀斧。彥可唾之曰："我儒者，知有君父，寧死耳，豈爲汝寫旗者耶!"賊怒，遂見害，年七十矣。其家素貧，又死於亂，藁殯其尸。賊既定，有司具以事聞，中書爲給貲以葬，賜謚節愍。

又有叫曹彥可的，亳州人。適逢妖寇起兵於鄉里，多數爲鄉村無賴，目不識丁。攻破亳州後，舉布帛於竿頭，都紛紛趕到彥可家劫持他，讓他給寫旗子。彥可極力推辭，於是賊寇用刀斧逼迫他。彥可唾啐道："我是讀書人，知道有君有父，寧可死，豈肯爲你們寫旗子!"賊寇大怒，彥可於是被殺害，時年已七十歲。他的家素來貧窮，又是死於戰亂中，草草埋葬了他的尸體。賊寇平定後，有關部門把他的事迹上報，中書因而發給資金用以安葬，賜謚號節愍。

王士元

王士元字堯佐，恩州人。泰定四年進士，由棣州判官累遷知磁州。值軍興，餽餉需索日繁，民不堪命。士元心念其民，力爲區畫，至爲將士陵辱訶責，弗避也。改知濬州，州濱黄河，嘗經盗賊，城堞不完，市井空荒，士元邑邑不得志，而臨事未嘗易其素。

王士元字堯佐，恩州人。泰定四年進士，由棣州判官多次升遷任磁州知州。當時朝廷徵集財物以供軍用，軍餉需求索取日益繁重，百姓難以承受。士元心裏顧念他的人民，努力爲他們籌劃，以致受到將士們的淩辱責罵也不退縮。改任濬州知州，濬州瀕臨黄河，曾經受盗賊破壞，城墻不完整，市内空虚荒蕪。士元鬱鬱不得志，但處理事務未曾改變他平素的作風。

至正十七年，賊復迫濬州，州兵悉潰散，士元坐堂上，顧其子致微使避賊，曰："吾守臣，居此，職也。若可逃生。"子侍立，不忍去。賊前

至正十七年，賊寇又進逼濬州，州兵全都潰逃四散。士元坐在堂上，回視他的兒子致微，叫他躲避賊兵，説："我是守臣，待在這裏，是我的職責。你可以去逃生。"兒子侍立着，不忍離

問曰："爾爲誰?"士元叱曰："我王知州也。强賊識我否?"賊欲縛士元，士元奮拳毆賊，賊怒，并其子殺之。

去。賊兵上前問道："你是誰?"士元喝斥道："我是王知州。强賊你認識我嗎?"賊寇想要捆他，士元奮臂揮拳打賊，賊寇大怒，連他的兒子一起殺掉了。

楊樸

楊樸字文素，河南人。早以文學得推擇爲吏，任至滁州全椒縣尹。滁界廬江，廬江陷於寇，滁人震動。行省參政也先總兵于滁，不理軍事，唯縱飲。至暮，城門不鑰，寇入縱火，猶張燭揮杯，急逾城出走。樸度必死，乃盡殺其妻女，朝服坐堂上。盜欲降之，樸指妻女示曰："我已戕我屬，政欲死官守耳，尚何云云!"乃連唾之。賊縶樸，倒懸樹上，而割其肉至盡，猶大罵弗絶。

楊樸字文素，河南人。早年以文章博學而被推薦選拔爲吏，官職做到滁州全椒縣尹。滁州與廬江交界，廬江失陷於賊寇，滁州人心震動。行省參政也先在滁州總管軍隊，不處理軍務，衹是縱情飲酒。到了晚上，城門不鎖，賊寇進城放火時，他還在點着燈燭舉杯飲酒，聞警急忙跳城逃走。楊樸自忖必死，就把他的妻子女兒全殺掉，身穿朝服坐在堂上。盜賊想讓他投降，楊樸指着妻子女兒給他們看，説："我已殺死我的親屬，正打算一死以盡爲官的職守，還囉嗦什麽!"於是連連啐唾盜賊。盜賊捆住楊樸，把他倒吊在樹上，割他的肉直到割盡，他還是大罵不止。

趙璉　趙琬

趙璉字伯器，宏偉之孫也。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授嵩州判官。再調汴梁路祥符縣尹。入爲國子助教。累遷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除杭州路總管。

趙璉字伯器，是趙宏偉的孫子。至治元年，考中進士，授嵩州判官。再次調任後任汴梁路祥符縣尹。入朝任國子助教。幾次升遷任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授杭州路總管。

杭於東南爲劇郡，地大民夥，長吏多不稱其職。璉爲人强毅開敏，精力絶人，吏莫不服其明决，而不敢欺。浙右病於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其家。朝廷令行省召八郡守集議便民之法，璉獻議以屬縣坊正爲雇役，里正用田賦以均之，民咸以爲便。有盜誘其同惡，持刃出市，斫人以索金，市民乃户斂以予之，人無敢言者。璉曰："此不可長也。"遣卒掩捕之，盡戮諸市。逾年，召拜吏部侍郎。杭人思之，刻其政績于碑。

杭州在東南是大郡，地廣人多，主要官員多不稱職。趙璉爲人剛毅明達，精力過人，官吏們没有不佩服他的明察决斷的，因而不敢欺瞞他。浙西苦於徭役，百姓中充任坊正和里正的，都破了産。朝廷命令行省召集八個郡守集體商議便民的辦法，趙璉建議以下屬縣邑的坊正作爲雇役，里正用田賦來均衡，百姓都覺得很便利。有盜賊招引同夥，持刀到市面上，砍人以索取金錢，市民們就挨户斂錢給他們，没有人敢站出來表示不滿。趙璉説："這不能讓它長期存在下去。"於是派遣士兵捕獲他們，全都在街市上處决。一年後，趙璉被召入爲吏部侍郎。杭州人思念他的恩德，將他的政績刻在碑上。

歷中書左司郎中，除禮部尚書。尋遷户部，拜參議中書省事。出爲山北遼東道廉訪使。是時河南兵起，湖

趙璉歷任中書左司郎中，授禮部尚書。不久遷户部，授參議中書省事。出任山北遼東道廉訪使。這時河南發生兵亂，湖廣、荆襄都陷落，

廣、荆襄皆陷，而兩淮亦騷動。朝廷乃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揚州，以璉參知政事。璉方病水腫，即輿疾而行。既至，分省鎮淮安，又移鎮真州。

會張士誠爲亂，突起海濱，陷泰州、興化，行省遣兵討之，不克。乃命高郵知府李齊往招諭之。士誠因請降，行省授以民職，且乞從征討以自效。遂移璉鎮泰州，璉乃趣士誠治戈船，趨濠、泗。士誠疑懼不肯發，又覘知璉無備，遂復反。夜四鼓，縱火登城，璉力疾掯佩刀上馬，與賊鬥市衢。賊圍璉，邀至其船，璉詰之曰："汝輩罪在不赦，今既宥爾誅戮，又錫以名爵，朝廷何負於汝，乃既降復反邪！汝棄信逆天，滅不旋踵。我執政大臣，豈爲汝賊輩屈乎！"即馳騎奮擊賊，賊以槊撞璉墜地，欲舁登其舟，璉瞋目大罵，遂死之。其僕揚兒以身蔽璉，亦俱死。及亂定，州民收其尸，歸殯于真州。事聞，賻鈔三百錠，仍官其子錡。

弟琬，字仲德，仕至台州路總管。至正二十七年，方國瑛以舟挾琬至黄巖。琬潛登白龍奥，舍於民家，絶粒不食。人勸之食，輒瞑目却之，七日而死。

孫撝

孫撝字自謙，曹州人。至正二年進士，授濟寧路録事。張士誠據高郵叛，或謂其有降意，朝廷擇烏馬兒爲使，招諭士誠，而用撝爲輔行。撝家居，不知也。中書借撝集賢待制，給驛，就其家起之。撝强行抵高郵，士誠不迓詔使。撝等既入城，反復開

兩淮也騷動不安。朝廷就分割河南地域，在揚州立淮南江北行省，讓趙璉任參知政事。趙璉正患水腫病，却立即抱病乘車出發。到任後，分省鎮守淮安，後又移鎮真州。

適逢張士誠作亂，突然在海濱起事，攻陷泰州、興化，行省派兵討伐，未能取勝。就命令高郵知府李齊前往招撫他們。士誠於是請求投降，行省任命他爲管民官，張士誠并請求跟隨征討以效力。於是改派趙璉鎮守泰州，趙璉便催促士誠治辦戈船，奔赴濠州、泗州。士誠疑懼，不肯發兵，又探知趙璉没有防備，於是再次反叛。夜裏四更時分，放火登上城墻，趙璉强撑病體摸出佩刀上馬，與賊兵搏鬥於街巷。賊兵包圍趙璉，請他到他們的船上去，趙璉責問他們道："你們這些人的罪行本不可赦免，現在既然已經寬宥了你們的死罪，又賜給名分爵位，朝廷有什麽對不起你們的，却已經投降又反叛呢！你們背信棄義，違逆天意，很快就會被消滅。我是一個執政大臣，難道能向你們這些賊寇屈服嗎！"隨即躍馬奮勇殺賊，賊寇用長矛將趙璉撞落在地，想把他抬上他們的船，趙璉瞪着眼大駡，於是賊寇殺死了他。他的僕人揚兒用身體遮護趙璉，也一起被殺。到兵亂平定後，州内百姓收殮他的尸體，歸葬在真州。朝廷得知此事，賜助喪錢鈔三百錠，依例給他的兒子趙錡官職。

弟趙琬，字仲德，官至台州路總管。至正二十七年，方國瑛用船挾持趙琬到黄巖。趙琬偷偷逃至白龍奥，住在百姓家裏，絶食。人們勸他進食，他總是閉着眼拒絶，七日後死去。

孫撝字自謙，曹州人。至正二年進士，授濟寧路録事。張士誠占據高郵反叛，有人説他有歸降之意，朝廷選派烏馬兒爲使者，招撫士誠，以孫撝作爲副使。孫撝在家居住，不知道此事。中書委任孫撝集賢待制虚銜，派給驛車，到他家去召他。孫撝勉力趕到高郵，士誠不迎接傳達詔令的使者。孫撝等人入城後，反復開導，士誠等都

諭，士誠等皆竦然以聽。已而拘之他室，或日一饋食，或間日一饋食，欲以降撝，撝唯詬斥而已。乃令其黨捶撝，肆其陵辱，撝不恤也。

及士誠徙平江，撝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將撝所授站馬札子，遣壯士浦四、許誠赴鎮南王府，約日進兵復高郵。謀泄，執撝訊問，撝罵聲不絕，竟爲所害。後賊中見失節者，輒自相嗤曰："此豈孫待制耶！"事聞，贈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曹南郡公，謚忠烈。賜田三頃恤其家。

肅然地聽着。隨後將孫撝拘押在另一間屋内，有時一天送一次飯，有時隔天送一次飯，想以此使孫撝投降，孫撝衹是斥罵而已。士誠於是命令他的同夥捶打孫撝，肆意凌辱，孫撝不驚不懼。

等到士誠轉移到平江，孫撝與士誠手下將領張茂先合謀，用孫撝所授的驛站公文，派壯士浦四、許誠去鎮南王府，約定日期進兵收復高郵。密謀泄露，士誠抓住孫撝審訊，孫撝罵聲不絶，終被殺害。後來賊兵中見到失節的人，總是自相譏笑道："這人難道能和孫待制相比嗎！"朝廷得知此事，追贈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曹南郡公，謚號忠烈。賜田地三頃以撫恤他的家屬。

石普

石普字元周，徐州人。至正五年進士，授國史院編修官，改經正監經歷。淮東西盗起，朝廷方用兵，普以將略稱，同僉樞密院事董鑰嘗薦其材，會丞相脱脱討徐州，以普從行。徐平録功，遷兵部主事，尋升樞密院都事，從樞密院官守淮安。

時張士誠據高郵，普詣丞相，面陳破賊之策，且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騎兵卒莫能前，與普步兵三萬，保取之。高郵既平，則濠、泗易破，普請先驅，爲天下忠義倡。"丞相壯之，命權山東義兵萬户府事，招民義萬人以行。而汝中柏者方用事，陰沮之，減其軍半。初令普便宜行事，及行，又使聽淮南行省節制。

普行次范水寨，日未夕，普令軍中具食，夜漏三刻，下令銜枚趨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即登城，樹幟城上，賊大驚潰，因撫安其民。由是諸將疾普功，水陸進兵，乘勝拔十餘寨，斬賊數百。將抵高郵城，分兵三隊：一趨城東，備水戰；一爲奇兵，虞後；一普自將，攻北

石普字元周，徐州人。至正五年進士，授國史院編修官，改經正監經歷。淮東、淮西盗賊興起，朝廷正當用兵之際，石普以有大將謀略著稱，同僉樞密院事董鑰曾推薦他，適逢丞相脱脱討伐徐州，就讓石普隨從出發。徐州平定後記録戰功，升任兵部主事，不久又升樞密院都事，隨從樞密院官鎮守淮安。

這時張士誠占據高郵。石普去見丞相，面陳破賊的計策，并説："高郵憑藉着大湖的險要，都是低窪水塘，騎兵不能靠前，給我步兵三萬，保證能够攻取它。高郵一平定，那麽濠州、泗州就容易攻破了，我請求作先鋒，爲天下倡導忠義。"丞相賞識他的豪壯，命令他臨時負責山東義兵萬户府事務，招募義兵萬人出征。而汝中柏正當權，暗中阻撓，減少他一半軍隊。一開始命令石普遇事斟酌情況自行决定，等到出發了，又令他聽從淮南行省節制。

石普行軍到達范水寨，天還未黑，石普命令軍中具辦食物，夜漏三刻，下令士兵口含小木棍急行軍去寶應，營地中仍和平常一樣打更鼓。到達寶應縣後，隨即登城，在城上樹起旗幟來，賊兵大驚潰退，於是安撫城中百姓。由此諸將嫉妒石普的功勞，從水陸兩路進兵，乘勝攻下十幾個寨子，斬殺賊兵數百人。快要抵達高郵城時，分兵三隊：一隊奔赴城東，準備水戰；一隊作爲奇

門。遇賊與戰，賊不能支，遁入城。普先士卒躡之，縱火燒關門，賊懼，謀棄城走。而援軍望之，按不進。且忌普成功，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賊以死捍，蒙古軍恇怯，即馳回，普止之不可，遂爲賊所蹂踐，率墜水中。

兵，防備後方；一隊由石普自己率領，攻打北門。石普遭遇賊兵相戰，賊兵抵擋不住，逃入城中。石普身先士卒追趕他們，放火焚燒城關大門，賊兵恐懼，想要棄城逃跑。可是援軍看着他們交戰，按兵不動，又忌石普成功，總兵派遣蒙古軍騎兵一千人，衝到石普軍前面，想搶到先進城的功勞。而賊兵拼死守衛，蒙古軍懼怕，即奔馳而回，石普阻止不住，於是被賊兵所蹂躪踐踏，大多墜落水中。

普軍亂，賊乘之。普勒餘兵，血戰良久，仗劍大呼曰："大丈夫當爲國死，有不進前者，斬!"奮擊，直入賊陣中，從者僅三十人。至日西，援絶，被創墮馬，復步戰數合，賊益至，賊指曰："此必頭目，不可使逸，須生致之。"普叱曰："死賊奴，我即石都事，何云頭目!"左脅爲賊槍所中，猶手握其槍，斫賊死。賊衆攢槍以刺普，普與從者皆力戰，俱死之。

石普軍陣脚大亂，賊兵乘機進攻。石普招集殘兵，血戰很久，拿着劍大聲呼叫道："大丈夫應當爲國而死，有不前進的，斬!"奮力搏鬥，一直衝入賊兵陣地，跟隨的衹有三十人。到太陽偏西，援兵斷絶，受傷落馬，又步行交戰幾個回合，賊兵到的更多了，賊寇指着他說："這一定是頭目，不可讓他跑掉，要活捉他。"石普叱駡道："該死賊奴，我就是石都事，説什麽頭目!"左脅被賊槍刺中，還握着自己的槍，將賊兵砍死。賊衆一齊用槍刺石普，石普和跟從的人都奮力而戰，全部戰死。

盛昭

盛昭字克明，歸德人。由儒學官累遷淮南行省照磨。會詔使往高郵，不得達而還，謬稱賊已迎拜，但乞名爵耳。行省不虞其欺，乃遣昭入高郵，授所與士誠官。士誠拒不聽，拘諸舟中。昭語所從吏曰："吾之止此，有死而已。"

盛昭字克明，歸德人。由儒學官多次升遷任淮南行省照磨。適逢下達詔書的使者去高郵，無法入城而返回，謊稱賊寇已經迎接拜受了詔書，衹是乞求名爵而已。行省没有料到他是説謊，就派盛昭進入高郵，授給士誠官爵。士誠拒不服從，把盛昭拘押在船中。盛昭對跟從的小吏説："我到了這裏，衹有一死而已。"

既而官軍逼高郵，士誠授昭以兵，使出拒官軍，昭叱曰："吾奉命招諭汝，汝拘留詔使，罪不容斬，又欲吾從汝爲賊耶!"大駡不絶口，賊怒，先剜其臂肉，而後磔之。

不久官軍進逼高郵，士誠撥給盛昭士兵，讓他出去抗拒官軍，盛昭叱駡道："我奉命招撫你，你拘留下詔使臣，罪不容誅，還想讓我跟着你當賊嗎!"大駡不絶口，賊寇大怒，先剜割他臂上的肉，然後將他剁死。

楊乘

楊乘字文載，濱州渤海人。至正初，爲介休縣尹，民饑散爲盜，乘立法招之，使自新，皆棄兵頓首，願爲良民。其後累官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坐海寇掠漕糧舟免官，寓居松

楊乘字文載，濱州渤海人。至正初年，任介休縣尹，百姓遭受饑荒，流散做强盜，楊乘訂立法令招撫他們，使他們改過自新。他們全都放下武器叩頭，願作良民。後來歷任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因海寇搶掠運糧的船隻而獲罪免官，

江。

張士誠入平江，其徒郭良弼、董綬言乘于士誠，士誠遣張經招乘，乘曰："良弼、綬皆名臣，今已失節，顧欲引我，以濟其惡邪！"且讓經平日讀書云何，經俯首不能對。乘日與客痛飲，竟日不言。客問："盍行乎?"乘曰："乘以一小吏致身顯官，有死而已，尚何行之有！"經促其行愈急，乘乃整衣冠，自經死，年六十四。

寄居在松江。

張士誠進入平江，他的黨徒郭良弼、董綬對士誠談起楊乘，士誠派張經去招降楊乘，楊乘説："良弼、董綬都是名臣，現在已經失節，反過來又要引誘我去幫助他們作惡嗎?"并責問張經平時讀的書是怎麽説的，張經低頭不能對答。楊乘成天與客人痛飲，終日不説話。客人問："有什麽打算呢?"楊乘説："我從一個小吏升任高官，祇有一死而已，還有什麽打算呢！"張經愈加急迫地催他動身，楊乘就整理衣冠，自縊而死，時年六十四歲。

納速剌丁

納速剌丁字士瞻，其父馬合木，從征襄陽，以勞擢濬州達魯花赤，因家大名。納速剌丁起身鄉貢進士，補淮東廉訪司書吏。丁母憂，服闋，補兩浙鹽運司掾，復辟掾淮東宣慰司。

至正十年，賊發真州，納速剌丁以民兵往襲之，獲賊四十二人。已而泰州賊大起，鎮南王府宣慰司請參議軍事，納速剌丁建議築四城，立外寨，捷堤穿河，募兵與賊抗。行省檄其提戰艦六十、海舟十四，上下巡捕，以固江面，且護蒙古軍五百往江寧，道遇賊，斬擊二百餘級，生獲十八人，遂抵龍潭而還。

未幾，出邏江上，賊突至，馳船來鬥，納速剌丁手射死三十賊，奪其放火小船二百，賊因遁走。俄復據龍潭口，又擊走之，追斬三百餘級。其子寶童擒首賊陳亞虎等及其號旗。捷聞，賞賚良渥，且召納速剌丁還真州。而賊犯蕪湖，南行臺檄使來援，乃以兵赴。及至，賊船已薄岸，遂三分戰艦，縱擊之，賊奔潰，俘斬甚衆。賊不得渡江者，多納速剌丁之功也，因留守蕪湖江口。

泰州李二起，行省移之捍高郵

納速剌丁字士瞻，他的父親馬合木，從征襄陽，以勞升任濬州達魯花赤，因而定居大名。納速剌丁由鄉貢進士出身，補授淮東廉訪司書吏。母親去世，服喪完畢，補授兩浙鹽運司掾，又徵召爲淮東宣慰司掾。

至正十年，賊寇在真州起事，納速剌丁帶領民兵前去襲擊，捕獲賊寇四十二人。不久泰州賊寇大規模起事，鎮南王府宣慰司請納速剌丁參議軍事，納速剌丁建議修築四重城墻，設立外寨，河上建立堤壩，招募士兵與賊相抗。行省命令他帶領戰艦六十艘、海船十四隻，上下巡捕，以鞏固江防，并且護送蒙古軍五百人前往江寧，中途遭遇賊兵，斬殺二百餘人首級，活捉十八人，於是抵達龍潭而返。

不久，出巡江上，賊兵突然到達，飛快地駕船來戰，納速剌丁親手射死三十名賊兵，奪取他們放火用的小船二百隻，賊兵因而逃走。不久賊兵又占據龍潭口，納速剌丁又將他們擊退，追斬三百餘人。他的兒子寶童擒獲賊寇頭目陳亞虎等及其號旗。捷報傳來，朝廷賞賜豐厚，并召納速剌丁返回真州。可是賊寇又犯蕪湖，南行臺傳令他前去增援，於是帶兵前往。等到了那裏，賊船已經靠近岸邊，於是把戰艦分爲三路，縱船攻擊他們，賊兵潰逃，被俘虜斬殺的非常多。賊兵不能渡江，多半是納速剌丁的功勞，因此留守蕪湖江口。

泰州李二起事，行省調納速剌丁保衛高郵

得勝湖。賊船七十餘柁，乘風而來，即前擊之，焚其二十餘船，賊潰去。李二失援，遂降。其黨張士誠殺李二，復爲亂，戕參政趙璉，入據興化，而水陸襲高郵，屯兵東門。納速剌丁以舟師會諸軍討之。距三垛鎮，賊衆猝至，納速剌丁麾兵挫其鋒。後賊鼓噪而前，乃發火筒火鏃射之，死者蔽流而下。賊繞船於背，盡力來攻，而阿速衛軍及真、滁萬户府等官，見賊勢熾，皆遁走。納速剌丁顧必死，謂其三子寶童、海魯丁、西山驢曰："汝輩可脱走。"寶童等不肯去，遂皆死之。省憲爲賻其家。事聞，贈納速剌丁淮西元帥府經歷。

得勝湖。賊寇七十多隻船乘風而來。納速剌丁立即向前迎擊，燒掉他們的二十餘隻船，賊兵潰敗而逃。李二失去援助，於是投降。他的同黨張士誠殺了李二，又作亂，殺參政趙璉，占據興化，又從水陸兩路襲擊高郵，屯駐在東門。納速剌丁用船隊會合各路軍隊去討伐他。到達三垛鎮，大批賊寇突然來到，納速剌丁指揮軍隊挫敗他的前鋒。後面的賊兵擂鼓吶喊着向前衝，納速剌丁就用火筒火鏃射他們，死尸遮蔽河面順流而下。賊船繞到背後，盡力來攻，而阿速衛軍及真州、滁州萬户府等官員，見到賊兵勢力强大，全都逃跑了。納速剌丁料想必死，對他的三個兒子寶童、海魯丁、西山驢説："你們可以逃走。"寶童等不肯離去，於是全都戰死。行省長官發給他家錢財助喪。朝廷得知此事，追贈納速剌丁淮西元帥府經歷。

元史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第八十二

忠義(三)

伯顏不花的斤

伯顏不花的斤字蒼崖，畏吾兒氏，駙馬都尉、中書丞相、封高昌王雪雪的斤之孫，駙馬都尉、江浙行省丞相、封荆南王朵尔的斤之子也。倜儻好學，曉音律，初用父蔭，同知信州路事，又移建德路。會徽寇犯遂安，伯顏不花的斤將義兵平之，又擒淳安叛賊方清之，以功升本路總管。

至正十六年，授衢州路達魯花赤。明年，行樞密院判官阿魯灰引兵經衢州，軍無紀律，所過輒大剽掠。伯顏不花的斤曰："阿魯灰以官軍而爲民患，此國賊也，可縱之乎！"乃帥兵逐之出境，郡賴以寧。升浙東都元帥，守禦衢州。頃之，擢江東道廉訪副使，階中大夫。

十八年二月，江西陳友諒遣賊黨王奉國等，號二十萬，寇信州。明年正月，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引兵援焉。及至，遇奉國城東，力戰，破走之。時鎮南王子大聖奴、樞密院判官席閏等屯兵城中，聞伯顏不花的斤至，争開門出迎，羅拜馬前。伯顏不花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復來攻城，伯顏不花的斤大饗士卒，約曰："今日破賊，不用命者斬！"乃命大都閭將阿速諸軍及民

伯顏不花的斤字蒼崖，畏吾兒族，是駙馬都尉、中書丞相、封高昌王雪雪的斤的孫子，駙馬都尉、江浙行省丞相、封荆南王朵尔的斤的兒子。爲人灑脱好學，通曉音律，最初由於父輩的功勞，任同知信州路事，又移任建德路。適逢徽州賊寇侵犯遂安，伯顏不花的斤率領義兵將他們剿平，又擒獲淳安叛賊方清之，因戰功升任本路總管。

至正十六年，授衢州路達魯花赤。第二年，行樞密院判官阿魯灰帶兵經過衢州，軍隊没有紀律，所過之處總是大肆劫掠。伯顏不花的斤説："阿魯灰身爲官軍却成爲百姓的禍害，這是國賊，可以放縱不管他嗎！"於是率兵把他驅逐出境，郡邑得以安定。升浙東都元帥，守衛衢州。不久，又升任江東道廉訪副使，官階爲中大夫。

十八年二月，江西陳友諒派遣部下王奉國等，號稱二十萬人，侵犯信州。第二年正月，伯顏不花的斤從衢州帶兵增援。到信州時，在城東同王奉國遭遇，奮力作戰，把他們打退了。這時鎮南王的兒子大聖奴、樞密院判官席閏等屯駐部隊在城中，聽説伯顏不花的斤到了，争着開門出來迎接，在他的馬前環繞下拜。伯顏不花的斤登上城樓向四面張望，發誓要讓賊寇敗在自己手下。過了幾天，賊寇又來攻城，伯顏不花的斤讓士兵們大吃了一頓，相約道："今天破賊，不服從命令的斬首！"於是命令大都閭率領阿速各軍

義爲左翼，出南門；高義、范則忠將信陽一軍爲右翼，出北門；自與忽都不花將沿海諸軍爲中軍，出西門。部伍既整，因奮擊入賊營，斬首數千級，賊亂，幾擒奉國。適賊將突至，我軍入其營者咸没，其勢將殆，忽都不花復勒兵力戰，大破之。

二月，友諒弟友德營于城東，繞城植木栅，攻我益急。又遣僞萬户周伯嘉來説降，高義潛與之通，給忽都不花等，謂與奉國相見則兵釁可解。忽都不花信之，率則忠等十人往見，奉國囚之不遣。明日，奉國令高義以計來誘伯顏不花的斤，時伯顏不花的斤坐城上，見高義單騎來，伯顏不花的斤謂曰："汝誘十帥，無一人還，今復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斬之。由是，日夜與賊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少衰。

夏四月，有大呼於城下者，曰："有詔。"參謀海魯丁臨城問之曰："何來？"曰："江西來。"海魯丁曰："如此，乃賊耳。吾元朝臣子，可受爾僞詔乎？"呼者曰："我主聞信州久不下，知爾忠義，故來詔。爾徒守空城，欲何爲耶？"海魯丁曰："汝聞張睢陽事乎？"僞使者不答而去。伯顏不花的斤笑曰："賊欲我降爾。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吾計之熟矣。"時軍民唯食草苗茶紙，既盡，括靴底煮食之，又盡，掘鼠羅雀，及殺老弱以食。

五月，大破賊兵。六月，奉國親來攻城，晝夜不息者逾旬。賊皆穴地百餘所，或魚貫梯城而上。伯顏不花的斤登城，麾兵拒之。已而士卒力疲，不能戰，萬户顧馬兒以城叛，城遂陷。席閏出降，大聖奴、海魯丁皆死之，伯顏不花的斤力戰不勝，遂自

及義兵爲左翼，出南門；高義、范則忠率領信陽一軍爲右翼，出北門；自己與忽都不花率領沿海各軍爲中軍，出西門。隊伍部署整齊後，便奮勇攻入賊營，斬首數千人，賊兵大亂，王奉國差點被擒獲。這時賊寇將領突然來到，我軍攻入他們營地的人全都陣亡，形勢十分危險，忽都不花重又率領士兵奮力死戰，終於大破敵兵。

二月，友諒的弟弟友德在城東扎營，繞城埋立木栅，更加急迫地進攻我方。又派僞萬户周伯嘉前來説降，高義暗中與他勾通，欺騙忽都不花等，説與奉國相見即可休戰。忽都不花相信了他，率領則忠等十人前往會見，奉國將他們囚禁了起來不讓回來。第二天，奉國又命令高義用計來引誘伯顏不花的斤，這時伯顏不花的斤坐在城上，見高義一人騎馬而來，伯顏不花的斤對他説："你誘騙我十位將帥，没有一個人回來，今天又來誘騙我嗎？我頭可斷，脚不可移！"於是歷數他的罪狀，將他殺死。從此，日夜與賊兵鏖戰，箭盡糧絶，可是士氣一點也没有衰退。

夏四月，有人在城下大聲呼叫説："有詔書。"參謀海魯丁登上城樓問他道："你從哪裏來？"他答道："從江西來。"海魯丁説："那麽，就是賊寇了。我是元朝臣子，會接受你的僞詔嗎？"呼叫的那個人説："我的主上聽説信州久攻不下，知道你們忠義，所以來下詔。你徒勞地守衛空城，想幹什麽呀？"海魯丁説："你聽説過張睢陽的事嗎？"僞使者不答而去。伯顏不花的斤笑道："賊寇想叫我投降罷了。城在與它同在，城亡與它同亡，我早就想好了。"這時軍民衹有野草青苗茶葉紙張可吃，吃光之後，搜求靴子底煮了吃，又吃光後，挖老鼠逮麻雀，直到殺衰老病弱的人來吃。

五月，大破賊兵。六月，奉國親自前來攻城，晝夜不停地攻了十多天。賊兵在地上挖洞一百餘處，有的用梯子魚貫登城。伯顏不花的斤登上城墻，指揮兵士抵抗他們。不久士卒精疲力盡，不能作戰，萬户顧馬兒獻城叛變，信州城於是失陷。席閏出去投降，大聖奴、海魯丁都死難，伯顏不花的斤奮戰不能取勝，於是自刎。他

刎。其部將蔡誠，盡殺妻子，及蔣廣奮力巷戰，誠遇害死，廣爲奉國所執，愛廣勇敢，使之降，廣曰："我寧爲忠死，不爲降生。汝等草中一盜爾，吾豈屈汝乎!"賊怒，磔廣于竿，廣大罵而絶。

的部將蔡誠，把妻子兒女都殺了，同蔣廣奮力巷戰，蔡誠遇害而死，蔣廣被奉國抓獲，奉國愛惜蔣廣的勇敢，要他降順，蔣廣說："我寧可盡忠而死，不願投降而生。你們不過是一幫草寇，我豈能屈服於你們!"賊寇大怒，將蔣廣綁在竹竿上亂刀分尸，蔣廣大罵而死。

有陳受者，信小民也。伯顏不花的斤知受有膂力，募爲義兵。尋戰敗，爲賊擒，痛罵不屈，賊焚殺之。

有一個叫陳受的，是信州的一個小百姓。伯顏不花的斤知道陳受有膂力，招募他爲義兵。不久戰敗，被賊兵擒獲，痛罵不屈服，賊兵燒死了他。

先是，伯顏不花的斤之援信州也，嘗南望泣下，曰："我爲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視乎！吾知上報天子，下拯生民，餘皆無可恤。所念者，太夫人耳。"即日入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即死，復何憾!"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伯顏不花的斤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福建，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朝廷賜謚曰桓敏。

這以前，伯顏不花的斤援救信州時，曾向南張望而流淚，說："我身爲天子司憲，看着那座城池形勢危急，能忍心坐視不救嗎！我衹知道對上報答天子，對下拯救百姓，其餘都沒什麽可憂慮的。所惦念的，不過是太夫人罷了。"當天入內拜見他的母親鮮于氏道："兒子如今不能事奉母親了。"他母親說："你做忠臣，我即使死了，又有什麽可遺憾!"鮮于氏，是太常典簿鮮于樞的女兒。伯顏不花的斤就命令兒子也先不花，侍奉他的母親從小路進入福建，把江東廉訪司印送交行御史臺，於是竭力守衛孤城而死。朝廷賜謚號爲桓敏。

樊執敬

樊執敬字時中，濟寧鄆城人。性警敏好學，由國子生擢授經郎。嘗見帝師不拜，或誚之曰："帝師，天子素崇重，王公大臣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也?"執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爲?"歷官至侍御史。至正七年，擢山南道廉訪使，俄移湖北道。十年，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

樊執敬字時中，濟寧鄆城人。性情機敏好學，由國子生入仕升任授經郎。曾見到帝師不下拜，有人規勸他說："帝師素來爲天子所敬重，王公大臣見到必定俯伏行禮，惟獨你不下拜，爲什麽?"執敬說："我是孔門弟子，衹知道尊崇孔氏而已，爲什麽要尊崇異教?"歷官至侍御史。至正七年，提升爲山南道廉訪使，不久移任湖北道。十年，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

十二年二月，督海運于平江，卜日將發，官大宴犒于海口。俄有客船自外至，驗其券信令入，而不虞其爲海寇也。既入港，即縱火鼓噪。時變起倉猝，軍民擾亂，賊竟焚舟劫糧以去。執敬既走入崑山，自咎於失防，心鬱鬱不解。及還省，而昱嶺關有

十二年二月，在平江監督海運，選擇日期即將出發，官吏在海口大擺宴席進行犒勞。不一會兒有客船從港外來到，驗明他們的證件後放入，却沒料到他們是海寇。入港後，他們便放火喧鬧。當時變亂突然，軍民一片混亂，賊寇竟焚燒舟船搶劫糧食而去。執敬退入崑山後，自責失於防備，心中鬱鬱不樂。等回到省裏，而昱嶺關又

警，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引軍拒之，賊不得進。

月魯帖木兒俄以疾卒，賊遂犯餘杭。執敬時已被命討賊海上，至是事急，不得舍去，與平章政事定定治事省中，調兵出戰，皆不利。掾史蘇友龍素抗直有爲，進言於執敬曰："賊且至，城内空虚無備，奈何？"執敬曰："吾淬礪戈矛，當殲賊以報國，儻或不克，有死而已，何畏哉！"俄報賊已至，執敬遽上馬，帥衆而出，中塗與賊遇，乃射死賊四人，賊又逐之，射死三人。已而賊來方盛，填咽街巷，且縱火，衆皆潰去。賊知其無援，呼執敬降，執敬怒叱之曰："逆賊！守關吏不謹，汝得至此，恨不碎汝萬段，何謂降耶！"乃奮刀斫賊，因中槍而墮。從僕田也先馳救之，亦中槍死。事聞，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柱國，追封魯國公，謚。

有警報，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帶領軍隊堵截，賊寇纔未能進入。

月魯帖木兒不久病死，賊寇於是就侵犯餘杭。執敬當時已受命去海上討伐賊寇，到這時事情危急，不能捨棄而去，與平章政事定定在省裏治理政事，調兵出戰，全都失利。掾史蘇友龍一貫耿直有爲，對執敬進言道："賊兵將到，城内空虚没有防備，怎麽辦？"執敬説："我磨煉刀槍，就應當殲滅賊敵以報效國家，如果不能取勝，衹有一死而已，有什麽可怕的！"不一會兒通報賊兵已到，執敬迅速上馬，率領士兵出城，中途與賊相遇，於是射死賊兵四人，賊兵又追他，他又射死三人。不久賊兵大批來到，充滿大街小巷，并且放火，士兵都潰散了。賊寇知道他没有後援，就叫執敬投降，執敬怒駡他們道："逆賊！守關吏卒不謹慎，你們纔得以進到這裏，恨不能把你們碎尸萬段，説什麽投降！"於是奮力舉刀砍賊，由於被槍刺中墜馬。隨從的僕人田也先奔馳過去救他，也被槍刺中而死。朝廷得知此事，追贈爲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柱國，追封魯國公，加謚。

全普庵撒里　哈海赤

全普庵撒里字子仁，高昌人。初爲中書省檢校，時太師汪家奴擅權用事，臺諫無敢言者，普庵撒里獨於衆中歷數其過，諤諤無懼色。拜監察御史，即首劾汪家奴十罪，乃見黜。然而氣節益自振，不以摧衄遂阻，歷詆權貴，朝臣莫不畏栗。出爲廣東廉訪使，尋除兵部尚書。未幾，授贛州路達魯花赤。至郡，發摘奸惡，一郡肅然。

至正十一年，潁州盗起，即修築城壘，旬月之間守禦之具畢備。於是發公帑，募勇士，得兵三千人，日練習之，皆可用。屬邑有爲賊所陷者，往往遣兵復之，境内悉安。十六年，以功拜江西行省參政，分省於贛。

十八年，江西下流諸郡皆爲陳友

全普庵撒里字子仁，高昌人。初任中書省檢校，當時太師汪家奴專權擅政，御史中没有人敢指責他，惟獨普庵撒里當衆列舉他的罪過，直言争辯没有懼色。任監察御史後，又立即帶頭彈劾汪家奴十條罪狀，於是被罷黜。然而自己却更加振作氣節，不因爲受到挫折而停止，多次斥責有權勢地位的人，朝中大臣無不畏懼。外任廣東廉訪使，不久任兵部尚書。没多久，授贛州路達魯花赤。到任後，揭發指摘奸惡之徒，一郡清平安定。

至正十一年，潁州盗賊興起，他立即修築城堡，一月之間防守設施準備完畢。於是撥出公款，招募勇士，共得士兵三千人，每日練習，都能作戰。所屬縣邑有被賊寇攻陷的，往往派兵去收復，境内全部安定。十六年，因功拜授江西行省參政，在贛州分立行省。

十八年，江西下游各郡都被陳友諒所占據，

諒所據，乃與總管哈海赤戮力同守。友諒遣其將幸文才率兵圍贛，使人脅之降。普庵撒里斬其使，日擐甲登城拒之。力戰凡四月，兵少食盡，義兵萬户馬合某沙欲舉城降賊，普庵撒里不從，遂自刭。事聞，朝廷贈謚曰愍哀。

於是與總管哈海赤并力同守。友諒派他的將領幸文才率兵包圍贛州，派人脅迫他投降。普庵撒里殺了他的信使，每日披上盔甲在城上拒敵。力戰了四個月，士兵減員，糧食吃完，義兵萬户馬合某沙想率領全城投降賊人，普庵撒里不從，於是自刎而死。朝廷得知此事，贈謚號爲愍哀。

哈海赤守贛尤有功，城陷之日，賊將脅之使降，哈海赤謂之曰："與汝戰者我也，爾賊毋殺贛民，當速殺我耳。"遂見殺。

哈海赤守衛贛州尤爲有功，城池陷落那天，賊將威脅他投降，哈海赤對他説："與你作戰的是我，你們這些賊寇不要殺害贛州百姓，應當趕快殺了我。"於是被殺害。

周鏜

周鏜字以聲，瀏陽州人。篤學通《春秋》，登泰定四年進士第，授衡陽縣丞，再調大冶縣尹。縣有豪民，持官府短長，號爲難治，鏜狀若尪懦，而毅然有威不可犯，抑豪强，惠窮民，治行遂爲諸縣最。累遷國子助教。會修《功臣列傳》，擢翰林國史編修官。乃出爲四川行省儒學提舉，便道還家。無何，盜起，湖南、北郡縣皆陷，瀏陽無城守。盜至，民皆驚竄。鏜告其兄弟使遠引，自謂"我受國恩，脱不幸，必死，毋爲相累也"。賊至，得鏜，欲推以爲主，鏜唯瞠目厲聲大駡，賊知其不可屈，乃殺之。

周鏜字以聲，瀏陽州人。學問深厚精通《春秋》，泰定四年中進士，任衡陽縣丞，後調任大冶縣尹。縣裏有豪强，把持官府的審判權，號稱難以治服。周鏜表面上似乎懦弱，却毅然有威嚴不可侵犯，抑制豪强，施恩惠於窮苦百姓，於是政績成爲各縣中最好的。幾次升遷任國子助教。適逢修《功臣列傳》，升任翰林國史編修官。然後出任四川行省儒學提舉，順路回家。不久，盜賊興起，湖南、湖北郡縣都陷落，瀏陽没有城池可防守，盜賊一到，百姓都驚慌逃竄。周鏜告訴他的兄弟讓他們遠逃，自稱"我受國家恩澤，如果不幸被捕，必死无疑，不要連累你們"。賊寇來到，抓住周鏜，想要推舉他做首領，周鏜衹是瞪眼厲聲大駡，賊寇知道他不可屈服，便殺了他。

謝一魯

鏜同時有謝一魯字至道者，亦瀏陽人。至元乙亥鄉貢進士，嘗爲石林書院山長。賊陷潭州，一魯奉親匿岩谷中。官兵復郡邑，亡者稍歸，乃還理故業。俄而賊復至，生縛一魯。一魯駡賊甚厲，舉家咸遇害。

與周鏜同時有個叫謝一魯字至道的，也是瀏陽人。是至元乙亥鄉貢進士，曾任石林書院山長。賊寇攻陷潭州，一魯侍奉着雙親藏在山谷中。官兵收復郡邑，逃亡的人逐漸歸來，於是回家重理舊業。没多久賊寇又來，活捉一魯。一魯駡賊駡得非常厲害，全家都被殺害。

聶炳　明安達爾

聶炳字韞夫，江夏人。元統元年進士，授承事郎、同知平昌州事。炳蚤孤，其母改適，自平昌還，始知之，即迎其母以歸。久之，轉寶慶路

聶炳字韞夫，江夏人。元統元年進士，授承事郎、同知平昌州事。聶炳早年喪父，他的母親改嫁，他從平昌回來，纔知道此事，立即把他的母親接回家。過了一段時間，轉任寶慶路推官。

推官。會峒猺寇邊，湖廣行省右丞禿赤統兵討之，屯于武岡，以炳攝分省理問官。悍卒所至掠民爲俘，炳言于禿赤，釋其無驗者數千人。

剛碰上瑶民入寇邊境，湖廣行省右丞禿赤率兵討伐他們，駐扎在武岡，讓聶炳兼任分省理問官。驕悍的兵士所到之處劫掠百姓充當戰俘，聶炳便對禿赤進言，釋放了其中没有憑據的幾千人。

至正十二年，遷知荆門州，纔半歲，淮、漢賊起，荆門不守，炳出，募土兵，得衆七萬，復荆門。又與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復江陵，其功居多。既而蘄、黄、安陸之賊，其勢復振，賊將俞君正合兵來攻荆門，炳率孤軍晝夜血戰，援絶城陷爲賊所執。極口罵不絶，賊以刀抉其齒盡，乃斷左臂而支解之。

至正十二年，升任荆門州知州，纔半年，淮河、漢江賊寇興起，荆門失守，聶炳出城，招募士兵，募得七萬人，收復了荆門。又與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收復了江陵，他的功勞占一多半。不久蘄州、黄州、安陸的賊寇，勢力重又囂張起來，賊寇將領俞君正糾合軍隊來攻打荆門，聶炳率領孤軍晝夜血戰，援兵斷絶城池陷落，被賊兵所捕獲。聶炳痛駡不絶，賊寇用刀挖盡他的牙齒，又折斷他的左臂將他支解而死。

未幾，賊陷潛江縣，達魯花赤明安達爾率勇敢出擊，擒其僞將劉萬户。進營蘆洑，賊衆奄至，出鬥死，其家殲焉。一子桂山海牙懷印綬去，得免。明安達爾，唐兀氏，字士元，炳同年進士，由宿州判官再轉爲潛江云。

不久，賊寇攻陷潛江縣，達魯花赤明安達爾率敢死隊出擊，擒獲僞將劉萬户。明安達爾進駐蘆洑，賊寇忽然大批來到，明安達爾出戰而死，他的全家都被殺死。一個兒子桂山海牙懷帶印綬逃走，得以免死。明安達爾是唐兀族，字士元，與聶炳是同年進士，由宿州判官再次轉任潛江達魯花赤。

劉耕孫　劉燾孫

劉耕孫字存吾，茶陵州人。至順元年進士，授承事郎、桂陽路臨武縣尹。臨武近蠻獠，耕孫至，召父老告之曰：“吾儒士也，今爲汝邑尹，爾父老當體吾教，訓其子弟，孝弟力田，暇則事《詩》、《書》，毋自棄以干吾政。”乃爲建學校，求民間俊秀教之，設俎豆習禮讓，三年文化大興。邑有茶課，歲不過五錠，後增至五十錠，耕孫言于朝，除其額。歷建德、徽州、瑞州三路推官，所至詳讞疑獄，其政績卓然者甚衆。

劉耕孫字存吾，茶陵州人。至順元年進士，授承事郎、桂陽路臨武縣尹。臨武靠近蠻僚居住地，耕孫到了那裏，召集父老對他們宣布説：“我是一個儒士，現在來做你們的縣尹，你們父老們應當執行我的教導，訓誡你們的子弟，孝順父母，兄弟和睦，努力種田，閑暇時就讀《詩》、《書》，不要不求上進而觸犯我的政令。”於是爲他們興建學校，徵求民間才智出色的人來教育他們，設立俎豆來演習禮讓儀式，三年後文治教化大興。縣裏有茶税，每年不過五錠銀子，後增加到五十錠銀子，耕孫對朝廷進言，免除了這項税額。歷任建德、徽州、瑞州三路推官，所到之處詳細審定疑案，他政績卓著的事例非常多。

至正十二年春，蘄黄賊攻破湖南。耕孫傾家貲募義丁，以援茶陵，賊至輒却，故茶陵久不失守，十五年，轉儒林郎、寧國路推官。歲饑，勸富民發粟賑之，活者萬計。會長槍

至正十二年春，蘄黄賊寇攻破湖南。耕孫傾家蕩産招募義兵，來援救茶陵，賊兵一到就被打退，所以茶陵長久没有失守。十五年，轉任儒林郎、寧國路推官。災年饑荒，勸説富民發放糧食賑濟災民，被救活的人數以萬計。適逢長槍瑣

瑣南班、程述、謝璽等攻寧國，耕孫分守城西南，日署府事，夜率兵乘城固守。江浙行省遣參知政事吉尼哥兒來援，至則兵已疲矣。城恃有援，不爲備。瑣南班知之，夜四鼓，引衆緣堞而上，城遂陷。耕孫力戰遇害。

弟燾孫，以國學生下第，授常寧州儒學正。湖南陷，常寧長吏棄城走，民奉印請燾孫爲城守，城賴以完者一年，外援俱絶，死之。長子碩，爲武昌江夏縣魯湖大使，起義兵援茶陵，亦死之。

俞述祖

俞述祖字紹芳，慶元象山人。由翰林書寫考滿，調廣東元帥府都事，入爲國史院編修官，已而出爲沔陽府推官。

至正十二年，蘄黄賊迫州境，述祖領民兵守緑水洪，并力捍禦之。兵力不支，沔陽城陷，民兵悉潰。述祖爲賊所執，械至其僞主徐壽輝所，誘之使降，述祖罵不輟，壽輝怒，支解之。有子方五歲，亦死。事聞，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象山縣男。

桂完澤

桂完澤者，永嘉人。嘗從江西左丞李朵兒留京師，得爲平江路管軍鎮撫，爲仇家所訴，免官。會賊攻昱嶺關，行省遂假前官，令從征。完澤勇于討賊，凡再戰關下，皆勝。尋又與賊鬥，爲所執；其妻弟金德亦被擒，皆反縛于樹，臨以白刃，脅之降。金德意未决，完澤呼曰："金舅，男子漢即死，不可聽賊。"德曰："此言最是。"因大罵。賊怒，剖二人之腹而死。

丑閭

丑閭字時中，蒙古氏。登元統元

南班、程述、謝璽等攻打寧國，耕孫被分配守衛城西南，白天署理府内事務，夜晚率領兵士上城堅守。江浙行省派參知政事吉尼哥兒前來增援，等到達這裏兵士已經很疲勞了。城内依仗着有援兵，不作戒備。瑣南班知道了，夜裏四更時分，帶領兵衆順着城上矮墙爬上，城池於是失陷。耕孫奮力作戰被殺害。

弟弟燾孫，參加國學生考試不中，授常寧州儒學正。湖南失陷，常寧主要官員棄城逃跑，百姓捧着印綬請求燾孫承擔守城的職責，城池賴以保全了一年，外援全部斷絶，燾孫死難。長子劉碩，是武昌江夏縣魯湖大使，發動義兵援救茶陵，也死難。

俞述祖字紹芳，慶元象山人。由翰林書寫任職期滿，調任廣東元帥府都事，入朝任國史院編修官，不久出任沔陽府推官。

至正十二年，蘄州、黄州賊寇壓境，述祖帶領民兵守衛緑水洪，合力捍衛它。兵力不支，沔陽城失陷，民兵全都潰敗。述祖被賊寇俘獲，押送到他們的僞主徐壽輝處，引誘他投降，述祖大罵不止，壽輝大怒，將他支解而死。有一個兒子剛五歲，也死難。朝廷得知此事，追贈爲奉訓大夫、禮部郎中、象山縣男。

桂完澤，永嘉人。曾在京跟隨江西左丞李朵兒，得以任平江路管軍鎮撫，被仇家控告，免去官職。適逢賊寇攻打昱嶺關，行省便給與他從前的官銜，命令他隨從出征。完澤奮勇討伐賊寇，兩次戰於關下，都獲勝。隨後又與賊寇交戰，被俘獲，他的妻弟金德也被擒獲，都被反綁在樹上，賊寇用刀對着他們，脅迫他們投降。金德猶豫不決，完澤叫道："金舅，男子漢即使是死，也不能順從賊寇。"金德説："這話非常對。"於是大駡。賊寇大怒，把二人剖腹而死。

丑閭字時中，蒙古族。元統元年中進士。歷

年進士第。累官京畿漕運副使，出知安陸府。至正十二年，蘄賊曾法興犯安陸，時丑閭募兵得數百人，帥以拒賊。敗賊前隊，乘勝追之。而賊自他門入，亟還兵，則城中火起，軍民潰亂，計不可遏乃歸，服朝服出坐公堂。賊脅以白刃，丑閭猶喻以逆順。一賊排丑閭下，使拜，不屈，且怒罵。賊酋不忍害，拘之。明日，又逼其從亂，丑閭疾叱曰："吾守土臣，寧從汝賊乎！"賊怒，以刀斫丑閭左脅，斷而死。賊憤其不降，復以布囊囊其尸，舁置其家。丑閭妻侯氏出，大哭，且列酒肉滿前，渴者令飲酒，饑者令食肉，以紿賊之不防己。至夜，自經死。事聞，贈丑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贈侯氏寧夏郡夫人。立表其門曰雙節。

任京畿漕運副使，出任安陸府知府。至正十二年，蘄州賊寇曾法興侵犯安陸，當時丑閭招募到士兵數百人，率領他們抗拒賊寇。他們打敗賊兵先頭部隊，乘勝追擊。可賊兵從其他城門進入，丑閭趕快回師，城中已經起火，軍民潰敗混亂。丑閭料想不能抵擋便回衙，穿上朝服坐在公堂上。賊寇用刀相威脅，丑閭還向他們宣講逆順的道理。一名賊兵把丑閭推下來，讓他下拜，他不屈服，并且怒罵。賊寇頭目不忍心殺害他，把他拘押起來。第二天，又逼着他加入賊軍，丑閭厲聲罵道："我是守衛國土的大臣，難道能跟從你們這些賊寇嗎！"賊寇大怒，用刀砍丑閭左肋，肋骨折斷而死。賊寇因他不肯降順而惱怒，又用布袋裝上他的尸體，抬到他的家裏放置。丑閭的妻子侯氏出來大哭，并且在面前擺滿酒肉，賊兵渴了讓飲酒，餓了讓吃肉，以迷惑賊兵使他們不提防自己。到夜裏，自縊而死。朝廷得知此事，追贈丑閭爲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追贈侯氏爲寧夏郡夫人。在他家門前立表稱雙節。

馮三

有馮三者，湖廣省一公使也。素不知書。湖廣爲寇陷，皂隸輩悉起，剽殺爲盜，亦拉三以從。三辭曰："賊名惡，我等豈可爲！"衆初强之，終弗從，怒將殺之，三遂唾罵，賊乃縛諸十字木，舁之以行，而刲其肉，三益罵不止。抵江上，斷其喉，委去。其妻隨三號泣，俯拾刲肉，納布裙中。伺賊遠，收三血骸，脱衣裹之，大泣，投江而死。

有一個叫馮三的，是湖廣省的一名公使，没有讀過書。湖廣被賊寇攻陷，差役們都起事，搶劫殺人當强盗，他們也拉馮三入夥。馮三推辭道："盗賊的名聲太壞，我們怎麼可以去做！"衆人開始時强迫他去，他始終不同意，衆人被激怒要殺他，馮三就唾罵，賊寇便把他捆在十字架上，抬着走，割他的肉，馮三更加大罵不止。到了江邊，賊寇割斷他的喉嚨，把他扔下走了。他的妻子跟隨着馮三號哭，俯身拾起割下的肉，放在布裙中。等賊寇走遠了，收拾馮三血淋淋的遺骸，脱下衣服裹起來，大哭，投江而死。

孛羅帖木兒

孛羅帖木兒字國賓，高昌人。由宿衛補官，十三轉而爲江東廉訪副使。以選爲襄陽路達魯花赤。

至正十一年，盗起汝、潁，均州鄖縣人田端子等亦聚衆殺官吏，孛羅帖木兒將民兵捕斬之。未幾，行省、廉訪司同檄孛羅帖木兒，以其所領兵

孛羅帖木兒字國賓，高昌人。由宿衛補官，經十三次遷調任江東廉訪副使。被選任爲襄陽路達魯花赤。

至正十一年，盗賊在汝州、潁州起事，均州鄖縣人田端子等也聚衆殺害官吏，孛羅帖木兒率領民兵將他們捕獲斬殺。不久，行省、廉訪司共同傳令孛羅帖木兒，令他帶所統領的部隊在均

會諸軍於均、房同討賊，賊始退。而穀城、光化以急告，即帥兵趨穀城，而分遣樊城主簿脱因等趨光化，且遣使求糧於襄陽，不應；遣同知也先不花促之，又不應。軍乏食，不能行，乃駐于柴店。復遣從子馬哈失力往告，詞甚苦切。廉訪分司王僉事、本路總管柴順禮，怒其責望，械之。適紐真來獻光化所獲首級，且言："孛羅帖木兒在穀城與賊相持，未知存歿，宜急濟其糧，少緩，恐弗及矣。"於是脱二人械，遣還，而命也先不花與萬户也先帖木耳率數千人，會孛羅帖木兒以討賊。

州、房州同各軍會合一同討伐賊寇，賊寇纔撤退。穀城、光化告急，他立即率兵趕赴穀城，而分派樊城主簿脱因等趕赴光化，并派使者到襄陽請求供應軍糧，没有得到；派同知也先不花催促此事，又没有獲得。軍隊缺乏糧食，不能行動，便駐扎在柴店。又派侄子馬哈失力前去請求，言詞非常悲苦急切。廉訪分司王僉事、本路總管柴順禮，因爲他的責怪抱怨而發怒，把他們扣押起來。剛好紐真來獻光化所斬獲的首級，并説："孛羅帖木兒在穀城與賊寇相持，不知死活，應該迅速接濟他軍糧，稍慢一點，恐怕就來不及了。"於是解開二人枷鎖，讓他們返回，并命令也先不花與萬户也先帖木耳率領數千人，會同孛羅帖木兒討伐賊寇。

明年正月，襄陽失守，也先不花等聞之驚潰。孛羅帖木兒領義兵二百人，且戰且引至監利縣，遇沔陽府達魯花赤咬住、同知三山、安陸府同知燕只不花、荆襄提舉相哥失力之師。時濱江有船千餘，乃糾合諸義兵丁壯水工五千餘人，畀以軍號，給以刀矟，具哨馬五十，水陸繼進。比至石首縣，聞中興路亦陷，乃議趨岳州就元帥帖桀，而道阻不得前，仍趨襄陽。賊方駐楊湖港，乘其不虞擊之，獲其船二十七艘，生擒賊黨劉咬兒。訊得其情，進次潛江縣，又斬賊數百級，獲三十餘船，梟賊將劉萬户、許堂主等。

第二年正月，襄陽失守，也先不花等聽説這消息後驚懼潰逃。孛羅帖木兒帶領義兵二百人，邊戰邊退到監利縣，遇到沔陽府達魯花赤咬住、同知三山、安陸府同知燕只不花、荆襄提舉相哥失力的軍隊。這時江邊有一千餘隻船，於是集合衆義兵丁壯水工五千餘人，付以軍隊旗號，給以刀槍長矛，備辦探騎五十，水陸兩路相繼進發。等到了石首縣，聽説中興路也失陷了，就商議趕赴岳州投奔元帥帖桀，可是道路受阻不能前進，仍然奔赴襄陽。賊軍正駐扎在楊湖港，乘賊寇没有防備襲擊他們，繳獲了他們的船隻二十七艘，活捉賊寇黨徒劉咬兒。審訊出敵方情報後，進駐潛江縣，又斬殺賊寇數百名，繳獲三十餘隻船，將賊寇將領劉萬户、許堂主等斬首示衆。

是日，甫止兵未食而賊大至，與戰抵暮，咬住等軍各當一面，不能救。孛羅帖木兒被重創，麾馬哈失力使去，曰："吾以死報國，汝無留此。"馬哈失力泣曰："死生從叔父。"既而孛羅帖木兒被執，賊請同爲逆，孛羅帖木兒怒罵之，遂遇害。馬哈失力帥家奴求其尸，復與賊戰，俱没于陣。舉家死者，凡二十六人。

這天，剛結束戰鬥還没吃飯賊兵就大批來到，交戰直到晚上，咬住等軍各自抵擋一面，不能相救。孛羅帖木兒受重傷，命令馬哈失力離開，説："我以死報效國家，你不要留在這裏。"馬哈失力哭着説："是死是活都跟從叔父。"不一會兒孛羅帖木兒就被俘獲，賊寇請他參與反叛，孛羅帖木兒怒罵他們，於是被殺害。馬哈失力率領家奴尋找他的尸體，又與賊兵交戰，全部陣亡。全家死難的共二十六人。

彭庭堅

彭庭堅字允誠，温州瑞安人。擢至正四年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沂州事，毁牛皇神祠，驅鄰郡上馬賊，免民横急徵斂，民甚便之。俄以平反獄囚忤上官意，遂棄去。十年，詔選守令，以建寧路崇安縣尹起庭堅于家。屬鉛山寇周良竊發，犯閩關，庭堅禦之有法，寇不入境。十一年，升同知建寧路總管府事。江西寇熾，庭堅率民兵克復建陽，又進兵平浦城。

十二年，攝僉都元帥府事，與邵武路總管吴按攤不花夾攻邵武，庭堅設雲梯火炮，晝夜攻擊，寇遁，追斬渠凶董元帥、鐵和尚、童昌，邵武悉平。總兵官江浙參政章嘉上功于朝，升同知福建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鎮邵武。冬，寇陷建寧縣。十三年，庭堅統建陽、崇安、浦城三縣民兵，次泰寧，寇懼請降，復建寧縣，還師邵武。江浙行省檄庭堅節制建寧、邵武二郡諸軍。

十四年，盗侵政和、松溪，江南行臺中丞吴鐸督軍建寧，檄庭堅至。時鎮撫萬户岳焕隸麾下，焕素悍，縱卒爲暴，庭堅欲繩以法，焕懼，使部卒乘其不備，詐爲賊兵，突入交鋒，衆皆潰，庭堅獨留不去，遂遇害，死年四十三。故吏張椿，儒士夏志行、江晃，奉柩還崇安，民哀泣如喪父母，立祠像，歲時祭禱，數降靈響，旁邑立祠亦如之。南行臺監察御史余觀行部巡察，獲其賊斬之。爲上其事，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封忠愍侯。

彭庭堅字允誠，温州瑞安人。至正四年中進士，授承事郎、同知沂州事，在任搗毁牛皇神祠，驅除鄰郡上馬賊，免除對百姓的横徵暴斂，使百姓非常便利。不久由於給獄中囚犯平反違抗了上級官員的旨意，於是棄官離去。十年，皇上下詔挑選守令，庭堅從家中出任建寧路崇安縣尹。適逢鉛山賊寇周良造反，侵犯閩關，庭堅防禦有方，賊寇不能入境。十一年，升同知建寧路總管府事。江西賊寇猖獗，庭堅率領民兵收復建陽，又進軍平定浦城。

十二年，代僉都元帥府事，與邵武路總管吴按攤不花夾攻邵武，庭堅設置雲梯火炮，晝夜攻擊，賊寇逃走，追擊斬殺首犯董元帥、鐵和尚、童昌，邵武全部被平定。總兵官江浙參政章嘉上報戰功於朝廷，升同知福建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鎮守邵武。冬天，賊寇攻陷建寧縣。十三年，庭堅統率建陽、崇安、浦城三縣民兵，進駐泰寧，賊寇畏懼請求投降，收復建寧縣，還師邵武。江浙行省傳令庭堅指揮管轄建寧、邵武二郡各軍。

十四年，盗賊侵犯政和、松溪，江南行臺中丞吴鐸在建寧督軍，傳令庭堅到建寧。這時鎮撫萬户岳焕隸屬他指揮，岳焕一貫剽悍，縱容士卒行凶作惡，庭堅想要法辦他，岳焕恐懼，讓部下士兵乘他不防備，僞裝賊兵，突然衝入交鋒，衆人全都潰逃，惟獨庭堅留下不走，於是慘遭殺害，死時四十三歲。舊時部下張椿，儒士夏志行、江晃，護送棺柩回崇安，百姓痛哭如同失去父母一樣，建祠堂立遺像，每年按季節祭祀祈禱，多次降下靈應，其他縣邑設立祠堂也像這裏一樣。南行臺監察御史余觀巡察管區，捕獲處斬殺死庭堅的凶手。將庭堅的事迹上報朝廷，被追贈爲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封忠愍侯。

王伯顔

王伯顔字伯敬，濱州霑化人。

王伯顔字伯敬，濱州霑化人。由湖廣省宣

由湖廣省宣使歷永州祁陽、湖州烏程縣尹，信州推官。至正九年，遷知福寧州，居三歲，升福建鹽運副使，將行，憲府以時方俶擾，留伯顏仍領州事。

使歷任永州祁陽、湖州烏程縣尹，信州推官。至正九年，遷福寧州知州，任職三年後，升福建鹽運副使，將要出發上任，御史因時局正在動亂，留下伯顏仍負責州中事務。

未幾，賊自邵武間道逼福寧，乃與監州阿撒都剌募壯兵五萬，分扼險阻。賊至楊梅嶺，立栅，伯顏與子相馳破之。賊帥王善，俄擁衆直壓州西門，胥隸皆解散，伯顏麾下唯白挺市兒數百人爾。伯顏射賊，不復反顧，賊以長槍舂馬，馬仆，遂見執。善説伯顏曰："聞公有惠政，此州那可無尹，公爲我尹，可乎?"伯顏訶善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守，義當死，肯從汝反乎?"善怒，叱左右扼以跪，弗屈，遂毆之。伯顏嚼舌出血噀善面，駡曰："反賊，殺即殺，何以毆爲！吾民天民也，汝不可害。大丞相親討叛逆，百萬之師，雷擊電掃，汝輩小醜，將無遺種，顧敢爾邪!"賊亦執阿撒都剌至，善厲聲責其拒門，噤不能對，伯顏復唾善曰："我殺賊，何言拒邪！我死，當爲神以殺汝。"言訖，挺頸受刃，頸斷，涌白液如乳，暴尸數日，色不變，州人哭聲連巷。賊既殺阿撒都剌，欲釋相官之，相詈曰："吾與汝不共戴天，恨不寸斬汝，我受汝官邪!"賊殺之。相妻潘氏，挈二女，爲賊所獲，亦駡賊，母子同死。

不久，賊寇自邵武從小路進逼福寧，於是與監州阿撒都剌招募壯丁五萬，分頭扼守險阻之處。賊寇到達楊梅嶺，修建栅壘，伯顏與兒子王相領兵擊敗他們。賊寇將領王善，很快聚集衆兵直逼福寧州的西門，官吏們都分解離散，伯顏手下僅有手持白色棍棒的市民數百人而已。伯顏射擊賊兵，毫不退縮，賊兵用長槍刺他的馬，馬仆倒，於是被俘。王善勸説伯顏道："聽説您有良好的政績，這個州哪能没有長官，你給我當知州，可以嗎?"伯顏怒斥王善道："我是天子的命官，不幸失守，從道義來講應當死，難道肯跟從你反叛嗎?"王善大怒，喝令左右的人按他下跪，伯顏不彎腿，就毆打他。伯顏咬舌出血啐唾王善的臉，駡道："反賊，殺就殺，打什麽！我的百姓是上天的百姓，你不可殘害。大丞相親自討伐叛逆，百萬軍隊，如雷擊電閃，你們這些小醜，就要被全部消滅，還敢這樣子嗎!"賊兵把阿撒都剌也抓了來，王善厲聲指責他頑抗，他閉着嘴不敢説話，伯顏又啐唾王善説："我殺賊，怎麽叫頑抗呀！我死了，也要變成神來殺你。"説完，挺着脖子受刀，脖子砍斷後，涌出白色液體像乳汁一樣，尸體暴露好幾天，顏色不變，全州之人哭聲連巷。賊寇殺了阿撒都剌後，要釋放王相給他官做，王相痛駡道："我和你不共戴天，恨不能零刀碎割了你，我能接受你的官職嗎!"賊寇殺了他。王相的妻子潘氏，帶着兩個女兒，被賊寇抓獲，也痛駡賊寇，母女一同死難。

伯顏既死，賊時睹其引兵出入。明年，州有僧林德誠者，起兵討賊，乃望空呼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斬賊。"時賊正祠神，睹紅衣軍來，以爲僞帥康將軍，亟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斬其酋江二蠻，福寧遂平。

伯顏死後，賊寇不時看見他帶着兵出入。第二年，州裏有個叫林德誠的僧人，起兵討伐賊寇，於是仰望天空呼喊道："王州尹，王州尹，應當率領陰間士兵幫助我斬殺賊寇。"這時賊寇正在祭神，看見紅衣軍來，以爲是僞帥康將軍，趕快前去迎接，却又不見了，四面都是青衣官軍，賊寇大敗，官軍斬殺了他們的首領江二蠻，

事聞，贈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侯。

劉濬 劉健

劉濬字濟川，其先興州人。曾祖海，金進士第一人，仕至河南府尹，死于國難，子孫遂家河南。濬由廉訪司書吏，調連江縣寧善鄉巡檢。

至正十三年，江西賊帥王善寇閩，官軍守羅源縣拒之。羅源與連江接壤，勢將迫。濬妻真定史氏，故相家女也，有才識，謂濬曰："事急矣，可聚兵以捍一方。"於是盡出奩中物，募壯士百餘，命仲子健將之。浹旬間，衆至數萬。

賊尋破羅源，分兩道攻福州，濬拒之辰山，三戰三捷。俄聞福州陷，衆多潰去，濬獨帥健兵進，遇賊于中麻，突其陣，斬前鋒五人，賊兵大至，鏖戰三時頃，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獲。濬忿，戟手大罵，賊縛濬階下，先斫手一指，罵彌厲，再斫一指，亦如之，指且盡，斫兩腕，次及兩足，濬色不少變，罵聲猶不絕，遂割其喉舌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之，舍健，使斂濬尸瘞之。

健歸，請兵於帥府，以復父仇，弗聽，健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屠戮，健手斬殺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寇首陳伯祥來獻，磔之。事聞，贈濬福建行省檢校官，授健古田縣尹。官爲濬立祠福州北門外，有司歲時致祭云。

朶里不花

朶里不花字端甫，蒙古人。始爲宿衛官，累歷顯要，擢遼陽行省右

福寧於是平定。

朝廷得知此事，追贈伯顏爲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爲太原郡侯。

劉濬字濟川，他的祖先是興州人。曾祖父劉海，是金朝狀元，官做到河南府尹，死於國難，子孫便定居河南。劉濬由廉訪司書吏，調任連江縣寧善鄉巡檢。

至正十三年，江西賊帥王善侵犯福建，官軍守衛羅源縣以抵抗他們。羅源與連江接壤，形勢日益緊迫。劉濬的妻子真定史氏，是前宰相家的女兒，有才識，對劉濬説："事情緊急了，可聚集士兵以捍衛一方。"於是拿出全部嫁妝，招募壯士百餘人，命令二兒子劉健統領他們。十日間，聚衆達數萬人。

賊寇不久攻破羅源，共分兩路攻打福州，劉濬在辰山抵禦他們，三戰三捷。不久聽説福州失陷，衆人大多潰逃，惟獨劉濬率領劉健的隊伍前進，在中麻與賊遭遇，衝入賊陣，斬殺前鋒五人，賊兵大批來到，鏖戰三個時辰，劉濬中箭落馬，劉健下馬扶他，都被俘獲。劉濬氣憤，用手指着大罵，賊寇把劉濬綁在臺階下，先砍去一指，他罵得更加厲害，又砍去一指，還是這樣，手指都砍盡了，又砍兩個手腕，然後是兩脚，劉濬面色一點不變，還是罵不絕口，於是割他的喉嚨舌頭而死。劉健也拼死抵抗賊寇，王善贊賞他的忠義，放了劉健，讓他收殮劉濬的尸體埋葬。

劉健回來，向帥府請求發兵，以報父仇，帥府不同意，劉健拿出所有家財，交結敢死的武士一百人，扮作手藝人、商販、流民、乞丐，混進賊寇内部，半夜，放起火來大聲鼓噪，賊兵受到驚擾，自相屠殺，劉健親手斬死殺他父親的張破四，并且擒獲王善及賊寇首領陳伯祥來獻上，把他們亂刀砍死。朝廷得知，贈劉濬福建行省檢校官，授劉健古田縣尹。官府在福州北門外爲劉濬建立祠堂，有關部門按時節予以祭祀。

朶里不花字端甫，蒙古人。開始任宿衛官，歷任顯要官職，升遼陽行省右丞，又升任平章政

丞，升平章政事。

陳友諒陷江西，詔拜江西行省平章政事，與平章政事阿兒渾沙等，分道進討。遂泛海南下，趨廣東，駐師揭陽，降土寇金元祐，招復循、梅、惠三州之寇。承制官其酋長，俾治賊以給兵食。又別規粟四千石，輸送京師。自是英、肇、欽、連諸郡皆附，且治兵由梅嶺以圖江西。而元祐有異志，托以鎮服其土，遮道固留。

先是，制書命劉巨海僉廣東元帥府事，未發，元祐竊取，易其名，私畀傜賊劉文遠，誘與偕亂，事覺，文遠伏誅，而元祐及其弟元泰、子榮，竄匿不獲。

俄榮率外賊突入，奪符信，殺官吏，變起倉卒，衆莫能支。朵里不花與參政楊泰元等，勒兵拒戰，而賊來益衆，朵里不花爲槍所中，創甚。其子達蘭不花率麾下力與抗，死之。朵里不花遂被執，擁至太平橋，駡不絶口，遂爲賊殺。其妻卜顔氏、妾高麗氏在側，不去，皆大駡曰："我平章遇爾父子厚矣，爾父子何暴逆至此！"亦皆遇害。其部將哈乞、吴普顔、阿剌不花、歹不花等，俱戰死。

野峻台

野峻台，其父世延自有傳。由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西行臺監察御史、河西廉訪使轉黄州路總管。湖廣既陷，朝廷察其材，升四川行省參政，命與平章咬住討賊。咬住軍五千，及分鋭卒八百，使野峻台爲前驅，賊方據巴東縣，攻拔之。是時，歸、峽等州皆爲賊所守，野峻台破賊江上，斬溺無算，已而歸、峽平。

又進拔枝江、松滋兩縣，乘勝趨江陵，賊出陣清水門，鏖戰至夕，賊退入城，乃據其門，竢咬住軍至。黎

事。

陳友諒攻陷江西，皇上下詔拜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與平章政事阿兒渾沙等，分路進發討伐。於是從海道南下，趕赴廣東，駐軍揭陽，降服土寇金元祐，招附循、梅、惠三州的賊寇。秉承皇上命令給他們的酋長官爵，使他們治辦賊寇并供給軍糧。又另外規定將粟米四千石，運送京城。從此英、肇、欽、連各郡都歸附，并且訓練軍隊計劃從梅嶺攻取江西。但是元祐另有打算，藉口需要鎮服他的轄區，攔路堅持留駐。

在這以前，皇帝下詔命令劉巨海僉廣東元帥府事，詔書尚未拆開，被元祐竊取，改换上面的名字，私自送給瑶賊劉文遠，引誘他偕同作亂。事情敗露，文遠被處死，而元祐及其弟元泰、子榮，逃竄藏匿没能捕獲。

不久金榮率領外賊突然攻入，奪符信，殺官吏，事變發生得突然，衆人不能抵擋。朵里不花與參政楊泰元等，率兵抵抗，可是賊兵越來越多，朵里不花被槍刺中，傷得很厲害。他的兒子達蘭不花率領部下奮力抵抗，戰死了。朵里不花被捕獲，擁到太平橋，罵不絶口，於是被賊寇殺害。他的妻子卜顔氏、妾高麗氏在一旁不肯離去，都大罵道："我平章對待你們父子多麽寬厚，你們父子怎麽殘暴違逆到這種地步！"也都遭殺害。他的部將哈乞、吴普顔、阿剌不花、歹不花等，全都戰死。

野峻台，他的父親世延自己有傳。他由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西行臺監察御史、河西廉訪使轉任黄州路總管。湖廣失陷後，朝廷知道他有才幹，將他升任爲四川行省參政，令與平章咬住一同討伐賊寇。咬住軍隊五千人，分出精鋭士兵八百人，讓野峻台任先鋒，賊寇正據守巴東縣，野峻台將它攻取下來。這時，歸、峽等州都被賊寇所把守，野峻台敗賊於江上，斬殺淹死的賊寇不計其數，不久歸州、峽州平定。

又進軍攻下枝江、松滋兩縣，乘勝奔赴江陵，賊兵從清水門列陣出戰，鏖戰到晚上，賊兵退入城内，於是據守門外，等待咬住軍隊到來。

明，賊出戰，三時頃，咬住軍止百步外，不救，賊飛槍刺之，遂死。事聞，贈榮禄大夫、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涼國公，謚忠壯。	黎明時分，賊寇出戰，共三個時辰光景，咬住軍隊停止在百步之外，不來援救，賊寇飛槍刺他，終於死去。朝廷聞知此事，追贈爲榮禄大夫、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爲涼國公，謚號忠壯。

陳君用

陳君用字子材，延平人。少負氣，勇猛過人。紅巾起江淮，由撫、盱入閩，閩閫授君用南平縣尹，給錢五萬緡，俾募千兵，君用散家財繼之，導官軍復建陽、浦城等縣。以功授同知建寧路事。	陳君用字子材，延平人。年輕時以氣節自負，勇猛過人。紅巾軍在江淮起事，由撫、盱進入福建，福建軍事長官授予君用南平縣尹，給錢五萬緡，讓他招募一千兵士，君用拿出家中財物補充，引導官軍收復建陽、浦城等縣。因功授同知建寧路事。
亡何，賊圍福州，君用率兵往援，大敗賊衆，廉訪僉事郭興祖，佩君用明珠虎符，使權同知副都元帥。遂引兵逾北嶺，至連江，阻水而陣，君用曰："今日不盡殺賊，吾不復生還矣。"乃率壯士六十人，徒涉斬殺，賊稍潰，既而復合，君用大呼轉戰，中槍而死。事聞，贈懷遠大將軍、浙東道宣慰司同知、副元帥、輕車都尉、潁川郡侯，謚忠毅。	不久，賊寇包圍福州，君用率兵前往增援，大敗賊衆，廉訪僉事郭興祖，給君用佩帶明珠虎符，使他暫代同知副都元帥。於是帶兵越過北嶺，到了連江，隔水列陣，君用説："今天不把賊寇殺盡，我不再活着回來。"率領壯士六十人，徒步涉水斬殺，賊兵稍稍潰散，緊接着又聚合起來，君用大聲呼喊着東衝西突，中槍而死。朝廷聞知此事，追贈爲懷遠大將軍、浙東道宣慰司同知、副元帥、輕車都尉、潁川郡侯，謚號忠毅。

卜理牙敦　上都

卜理牙敦，北庭人，累官至山南廉訪使，治中興。中興爲江漢藩屏，卜理牙敦每按臨所部，威惠翕然。至正十二年，寇犯中興，卜理牙敦以兵與抗，射賊多死，賊稍退。明日，復擁衆來襲東門，卜理牙敦力與之戰，被執，不屈而死。	卜理牙敦，北庭人，歷官至山南廉訪使，治所在中興。中興是江漢的屏障，卜理牙敦經常巡察所屬部下，恩威并重。至正十二年，賊寇進犯中興，卜理牙敦率兵抵抗，射死賊兵多人，賊兵稍稍退却。第二天，又聚集衆兵前來襲擊東門，卜理牙敦奮力與他們相戰，被俘，不屈而死。
又明日，賊復來攻，前中興判官上都統兵出擊之，既而東門失守，上都倉黄反門，力屈，賊執之使降，上都大駡，賊怒，刳其腹、刲其肉而死。	第三天，賊兵又來進攻，前中興判官上都率兵出擊，隨後東門失守，上都急忙返回作戰，力氣用盡，賊寇抓住他讓他投降，上都大駡，賊寇大怒，將他剖腹、割肉而死。

潮海　民安圖

潮海，扎剌台氏，由國子生入官，爲靖安縣達魯花赤。至正十二	潮海，扎剌台族，由國子生步入仕途，任靖安縣達魯花赤。至正十二年，蘄黄賊寇起事，

年，蘄黄賊起，潮海與縣尹黄紹同集義兵，爲禦賊計。未幾，賊兵數萬由武寧來寇，紹赴行省求援，潮海獨率衆與戰于象湖，大破之。乃起進士胡斗元、塗淵、舒慶遠、甘棠等謀畫，而以勇士黄雲爲前鋒，自二月至于八月，戰屢捷，擒賊將洪元帥，而賊黨益盛，黄雲戰死，我軍挫衄，潮海遂被圍，尋爲賊所執，殺于富州。

子民安圖，襲父職，爲本縣達魯花赤。十三年，帥衆敗走賊將，復縣治。十四年，賊兵復至，民安圖迎戰，力竭，賊執而咼之。

黄紹

紹字仲先，臨川人。登至正八年進士第，以求援出靖安，而道阻絶，遇官軍，護紹得入龍興。而龍興亦被圍，其後圍解，紹乃與民安圖招諭叛境，過建昌之高坪，遇賊，紹與戰不勝，正衣冠怒罵，爲賊所害。

胡斗元

斗元字元浩，靖安人。至正十年，領江西鄉薦第一，下第，署鰲溪書院山長。賊至靖安，掠斗元鄉里，斗元以鄉兵擊敗之。入縣治，與潮海共圖戰守，及潮海被執，賊脅之使降，斗元罵不屈，乃以土埋其腰，不死，又縛置暗室，斗元仆墻以出，逃入深山，狂罵而死。

黄雲

黄雲，撫州人，寓靖安，素以勇捷稱，每接戰，獨以身當敵。嘗爲數十人所圍，即奮身躍出。至是，身中數十槍，噴血罵賊而死。

魏中立 于大本

魏中立字伯時，濟南人。由國子伴讀歷官至陝西行臺御史中丞，遷守饒州。賊既陷湖廣，分攻州郡，官軍多疲懦不能拒，所在無賴子多乘間竊

潮海與縣尹黄紹共同招集義兵，防禦賊寇。不久，賊兵數萬從武寧前來入侵，黄紹到行省去求援，潮海獨自率領衆兵在象湖與賊作戰，大破賊兵。然後起用進士胡斗元、塗淵、舒慶遠、甘棠等出謀劃策，以勇士黄雲爲前鋒，自二月到八月，屢戰屢捷，擒獲賊將洪元帥。但是賊寇黨羽勢力越來越大，黄雲戰死，我軍受挫，潮海於是被包圍，隨即被賊俘獲，在富州被殺害。

子民安圖，承襲父親官職，任本縣達魯花赤。十三年，率衆兵擊敗趕跑賊將，收復縣治。十四年，賊兵又來，民安圖迎戰，力量耗盡，被賊兵抓住凌遲而死。

黄紹字仲先，臨川人。至正八年中進士，爲求援兵離開靖安，但道路阻斷，遇上官軍，護送黄紹，得以進入龍興。可是龍興也被包圍，後來解圍，黄紹就和民安圖招撫曉諭叛亂地區，經過建昌的高坪時，遇上賊兵，黄紹與他們相戰未能取勝，便整理衣帽後怒罵，被賊殺害。

斗元字元浩，靖安人。至正十年，中江西鄉試第一名，考進士不中，署鰲溪書院山長。賊寇來到靖安，劫掠斗元的家鄉，斗元率領鄉兵擊敗他們。進入縣城，與潮海共同商議戰守之事，等到潮海被俘獲，賊寇威脅他投降，斗元大罵不屈，賊寇便用土埋他至腰部，没有死，又捆綁起來放在黑屋子裏，斗元推倒墻出來，逃入深山，大罵而死。

黄雲，撫州人，寄住在靖安，素來以勇敢敏捷著稱，每逢交戰，獨自以身當敵。曾經被數十人所包圍，立即奮身跳出。到這時，身中數十槍，口噴鮮血罵賊而死。

魏中立字伯時，濟南人。由國子伴讀歷官直至陝西行臺御史中丞，調守饒州。賊寇攻陷湖廣後，分攻州郡，官軍多疲憊懦弱不能抵抗，當地無賴子弟多乘隙叛亂，不到十日，聚衆就達數萬

發，不旬日，衆輒數萬，皆短衣草屨，齒木爲杷，削竹爲槍，截緋帛爲巾襦，彌野皆赤。中立聞警，即率丁壯，分塞險要，戒守備。俄而賊至，達魯花赤馬來出戰，不能發一矢，賊愈逼。中立以義兵擊却之，已而賊復合，遂爲所執，以紅衣被其身，中立叱之，須髯盡張。賊執歸蘄水，欲屈其從己。中立大駡不已，遂被害。

未幾，賊又犯信州，信州總管于大本以土兵備禦。賊首項甲破東門而入，執大本，至蘄水爲俘獻。僞主釋其縛，畀僞印一紐，且命以官。大本投印于地，而指僞主痛詈之，遂亦遇害。大本字德中，密州人，始由儒學教諭入官云。

人，都是短衣草鞋，木頭加工出齒尖作爲杷，削尖竹子作爲槍，裁剪大紅絲綢做頭巾襦衫，遍野都是紅色。中立聽到警報，立即率領丁壯，分别阻遏險要之處，戒守防備。不久賊寇來到，達魯花赤馬來出戰，不能發一箭，賊兵更加逼近。中立用義兵將他們擊退，不久賊兵又聚合起來，中立被俘。賊寇用紅衣服披在他的身上，中立叱責他們，鬍鬚全都張立起來。賊寇將他抓回蘄水，想讓他屈服順從自己。中立大駡不已，於是被殺害。

不久，賊寇又侵犯信州，信州總管于大本用土著士兵防禦。賊寇首領項甲攻破東門進城，抓住大本，押到蘄水獻給僞主。僞主爲他鬆綁，給僞印一顆，并且委任他官職。大本把印扔在地上，指着僞主痛駡，於是也被殺害。大本字德中，密州人，最初由儒學教諭步入仕途。

元史卷一百九十六

列傳第八十三

忠義(四)

普顏不花

普顏不花字希古，蒙古氏。倜儻有大志。至正五年，由國子生登右榜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調河南行省員外郎。十一年，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蘄黄徐壽輝來寇，普顏不花戰守之功爲多，語在《道童傳》。十六年，除江西廉訪副使。頃之，召還，授益都路達魯花赤，遷山東廉訪使，再轉爲中書參知政事。

十八年，詔與治書侍御史李國鳳同經略江南。至建寧，江西陳友諒遣鄧克明來寇，而平章政事阿魯温沙等皆夜遁。國鳳時分鎮延平，城陷，遁去。普顏不花曰："我承制來此，去將何之。誓與此城同存亡耳。"命築各門甕城，前後拒戰六十四日，既而大敗賊衆。

明年，召還，授山東宣慰使，再轉知樞密院事、平章山東行省，守禦益都。大明兵壓境，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城陷，而平章政事保保出降。普顏不花還告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有二弟，當爲終養。"拜母，趨官舍，坐堂上，主將素聞其賢，召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普顏不花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臣各爲其主。"不屈，死之。

普顏不花字希古，蒙古族。性格瀟灑志向遠大。至正五年，由國子生中右榜進士第一名，授翰林修撰，調任河南行省員外郎。十一年，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蘄黄徐壽輝前來侵犯，普顏不花作戰防守功勞很多，《道童傳》有記載。十六年，授江西廉訪副使。不久，召回，授益都路達魯花赤，升任山東廉訪使，又改任中書參知政事。

十八年，詔令與治書侍御史李國鳳一同治理江南。到了建寧，江西陳友諒派鄧克明前來侵犯，而平章政事阿魯温沙等全都連夜逃走。國鳳這時分兵鎮守延平，城池失陷後逃走。普顏不花説："我受命來到這裏，還能上哪兒去？誓與此城共存亡罷了！"下令修築各門甕城，前後抵抗六十四日，不久大敗賊衆。

第二年，召回，任山東宣慰使，又改任知樞密院事、平章山東行省，守禦益都。大明軍隊壓境，普顏不花保衛城池奮力作戰。城池失陷，平章政事保保出降。普顏不花回家禀告母親道："兒忠孝不能兩全，兩個弟弟，可以爲您養老送終。"他拜别母親，趕到官府，坐在堂上。大明主將一向知道他的賢達，再三召他，不去。於是就將他反綁起來，普顏不花説："我是元朝的進士，官位做到最高級，作爲臣子各爲他的主上盡忠。"終不屈服，死難。

先是，其妻阿魯真，歷呼家人告之曰："我夫受國恩，我亦封齊國夫人，今事至此，唯有死耳。"家人莫不嘆息泣下。已而普顏不花二弟之妻，各抱幼子，及婢妾，溺舍南井死。比阿魯真欲下，而井填咽不可容，遂抱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妾女、孫女，皆隨溺焉。

在這之前，他的妻子阿魯真，對家人一個個告知說："我丈夫受國家恩德，我也被封爲齊國夫人，今天事情到這個地步，衹有一死罷了。"家人没有不嘆息落淚的。不久普顏不花兩個弟弟的妻子，各抱幼子，和婢妾一起，投入家南邊的水井中溺死。等到阿魯真要投時，井却填塞住了容納不下，她便抱着兒子投入家北邊的水井。她的女兒及妾的女兒、孫女，全都跟着投井溺死。

申榮

是時有申榮者，平章山東行省，守東昌，榮見列郡皆降，告其父曰："人生世間，不能全忠孝者，兒也。"父曰："何爲?"榮曰："城中兵少不敵，戰則萬人之命由兒而廢，但有一死報國耳。"遂自經。

當時有個名叫申榮的，平章山東行省，鎮守東昌。申榮見到各郡都投降了，就對他的父親說："人生在世間，不能做到忠孝兩全的，就是兒子我了。"父親說："爲什麼?"申榮說："城中兵力少打不過敵人，如果要打則萬人性命將因爲兒子而斷送，衹有用死來報效國家了。"於是自縊而死。

閔本

閔本字宗先，河内人。性剛正敏給，而刻志於學。早歲，得推擇爲禮部令史，御史大夫不花奇本之才，辟以爲掾，平反冤獄，甚有聲。擢御史臺照磨。頃之，遷樞密院都事，拜監察御史，遷中書左司都事，五轉爲吏部尚書，移刑、户二部，皆以能見稱。本素貧，且有目疾，嘗上章乞謝事，不允，詔授集賢侍講學士。

閔本字宗先，河内人。性格剛正敏捷，而又刻苦好學。早年，被推薦選任爲禮部令史，御史大夫不花賞識閔本的才能，徵召爲掾屬，平反冤獄，很有名聲。升御史臺照磨。不久，升任樞密院都事，拜監察御史，升任中書左司都事，經五次升調任吏部尚書，又移任刑、户二部，都以能幹著稱。閔本向來家貧，而且有眼病，曾上章奏乞求辭職，皇上不同意，下詔授集賢侍講學士。

大明兵薄京師，本謂其妻程氏曰："國事至此，吾知之久矣。愧不能立功補報，敢愛六尺軀苟活哉!"程氏曰："君能死忠，我尚有愛於君乎!"本乃朝服，與程氏北向再拜，大書于屋壁曰："元中奉大夫、集賢侍講學士閔本死。"遂各縊焉。二女：長真真，次女女，見本死，呼天號泣，亦自縊於其傍。

大明兵逼近京城，閔本對他的妻子程氏說："國事到了這種地步，我早就料到了。慚愧不能立功補報國恩，哪裏敢愛惜六尺軀體苟且偷生啊!"程氏說："你能爲忠而死，我還有什麼捨不得的呢!"閔本便穿上朝服，與程氏向北行禮，并在屋墻上寫道："元中奉大夫、集賢侍講學士閔本死。"於是分别自縊。兩個女兒：長女真真，次女女女，見閔本死，呼天喊地痛哭，也自縊於他的旁邊。

拜住

有拜住者，康里人也，字聞善。以材累官至翰林國史院都事，爲太子司經。兵至，拜住謂家人曰："吾始

有叫拜住的，康里人，字聞善。因爲有才幹歷官至翰林國史院都事，任太子司經。大明兵到，拜住對家裏人說："我的始祖海藍伯封河東

祖海藍伯封河東公者，與太祖同事王可汗，太祖取王可汗，收諸部落，吾祖引數十騎馳西北方，太祖使人追問之，曰：‘昔者與皇帝同事王可汗，王可汗今已滅，欲爲之報仇，則帝乃天命；欲改事帝，則吾心有所不忍，故避之於遠地，以没吾生耳。’此吾祖之言也。且吾祖生朔漠，其言尚如此，今吾生長中原，讀書國學，而可不知大義乎！況吾上世受國厚恩，至吾又食禄，今其國破，尚忍見之！與其苟生，不如死。”遂赴井死。其家人瘞之舍東，悉以其書籍焚之爲殉云。

公，與太祖一同事奉王可汗，太祖攻取王可汗，收服各個部落，我的始祖帶領數十名騎兵馳向西北方，太祖派人追上來問他，他說：‘過去和皇帝您一同事奉王可汗，王可汗現在已經滅亡，想要爲他報仇，則皇帝您是天命；想要改爲事奉皇帝您，則我的心有所不忍，所以避到遥遠的地方去，以了此生罷了。’這是我始祖的話。而且我的始祖生於北方沙漠，他的話尚且如此，現在我生長於中原地區，在國學讀過書，怎麽可以不知道大義呢！況且我家上一代受國家厚恩，到了我又享受俸禄，現在這個國家要破滅了，還忍心看着嗎！與其苟且偷生，不如一死。”於是投井而死。他的家人把他埋葬在房舍東面，把他的書籍全都焚燒了作爲殉葬。

趙弘毅　趙恭

趙弘毅字仁卿，真定晉州人。少好學，家貧無書，傭於巨室，晝則爲役，夜則借書讀之，或閔其志，但使總其事而不役焉。嘗受經於臨川吴澄，始辟翰林書寫，再轉爲國史院編修官，調大樂署令。大明兵入京城，弘毅嘆息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此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

趙弘毅字仁卿，真定晉州人。年輕時好學，家中貧窮没有書，受雇於富家，白天做工，夜晚則借書來讀。主人同情他有志氣，衹讓他總管事務而不做工。曾向臨川吴澄學習經學，起初被徵召任翰林書寫，又改任國史院編修官，調大樂署令。大明兵進入京城，弘毅嘆息道：“忠臣不事奉兩個君主，烈女不嫁給兩個丈夫，這是古話。我今天的力量不能挽救國家，衹有一死來報效國家罷了。”便與妻子解氏一同自縊。

其子恭，中書管勾，與妻子訣曰：“今乘輿北奔，我父子食禄，不能效尺寸力，吾父母已死，尚何敢愛死乎！”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自苦如此。”恭叱曰：“爾非我徒也。古者，忠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之崇卑乎！”遂公服北向再拜，亦縊死。

他的兒子趙恭，任中書管勾，與妻子訣别道：“現在皇帝北逃，我父子受國家俸禄，不能效一點力，我父母已經死了，我哪還敢吝惜一死呢！”有人阻止他說：“我等官位低下，何必這樣作踐自己。”趙恭叱責道：“你和我不是同類人。古時候，忠義之人各盡自己的一份心，難道還問職位的高低嗎?”於是穿上公服向北方禮拜兩次，也自縊而死。

恭女官奴，年十七，見恭死，方大泣，適鄰嫗數輩來，相率出避，曰：“我未適人，避將何之。”不聽，嫗欲力挽之，女曰：“人生在世，便百歲亦須一死。”乃潛入中堂，解衣帶自經。

趙恭的女兒官奴，十七歲，見趙恭死，正在大哭，適逢街坊幾個老婦人走來，叫她相隨出逃，官奴說：“我没有嫁人，到哪裏去躲避。”不聽，老婦人使勁想拉她走，女兒說：“人生在世，就是活一百歲也得死。”於是悄悄走入中堂，解下衣帶自縊。

鄭玉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幼敏悟嗜學，既長，覃思《六經》，尤邃於《春秋》，絶意仕進，而勤於教。學者門人受業者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即其地構師山書院以處焉。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年幼時聰明好學，長大以後，深研《六經》，尤其對於《春秋》研究很深，放棄做官的打算，而勤奮教學。向他學習的讀書人及門生很多，他的家以至於住不下。求學的人就合力在當地建造師山書院來居住。

玉爲文章，不事雕刻煅煉，流傳京師，揭傒斯、歐陽玄咸加稱賞。至正十四年，朝廷除玉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玉辭疾不起，而爲表以進曰："名爵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予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酒與幣，臣不敢辭也。"玉既不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爲事，所著有《周易纂註》。

鄭玉寫文章，不從事雕琢錘煉，流傳到京師，揭傒斯、歐陽玄都加以贊賞。至正十四年，朝廷授任鄭玉爲翰林待制、奉議大夫，派使者賜給御酒和名貴禮品，從海路去徵召他。鄭玉托辭有病不赴任，而寫表章進奏道："名分爵位，是祖宗遺留給陛下，請陛下與天下賢良的人共同享有的，陛下不能私自給人。待制的職位，臣不是那塊材料，不敢接受。酒和禮品，是天下進奉給陛下的，陛下可以私自給人，酒和禮品，臣不敢推辭。"鄭玉既然不做官，就在家居住，每日以著書爲事務，所著的書有《周易纂註》。

十七年，大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玉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久之，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爲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玉使謂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死。

十七年，大明兵進入徽州，大明守將要招他出來做官，鄭玉説："我怎麽能事奉不同姓氏的君主呢!"因而被拘禁起來。過了些時，親戚朋友帶着酒菜來請他吃，於是從容不迫地和他們盡情歡飲，并且告訴他們一定要死的情勢。他的妻子聽説了，派人對他説："你如果死了，我跟從你到地下。"鄭玉派人對她説："如果真的跟從我死，我就没有遺憾了。"第二天，整齊衣帽，向北禮拜兩次，自縊而死。

黄冔

黄冔字殷士，撫州金谿人。博學明經，善屬文，尤長於詩。至正十七年，用左丞相太平奏，授淮南行省照磨，未行，除國子助教，遷太常博士，轉國子博士，升監丞，擢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

黄冔字殷士，撫州金谿人。博學通曉經書，擅長寫文章，尤其擅長作詩。至正十七年，因左丞相太平奏請，任淮南行省照磨，没有赴任，又任國子助教，升任太常博士，改任國子博士，升任監丞，又升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

二十八年，京城既破，冔嘆曰："我以儒致身，累蒙國恩，爲胄子師，代言禁林。今縱無我戮，何面目見天下士乎!"遂赴井而死，年六十一。

二十八年，京城被攻破後，黄冔嘆息道："我以一個儒生出來做官，多次蒙受國恩，擔任國子生的老師，在翰林院爲皇帝代寫詔令。今天即使我不被殺死，又有什麽臉見天下士人呢!"

有詩文傳于世。

柏帖穆爾

柏帖穆爾字君壽，蒙古人。家世歷履無所考。居官所至，以廉能著聲。至正中，累遷爲福建行省左右司郎中。行省治福州。二十七年，大明以騎兵出杉關，取邵武，以舟師由海道趨閩，奄至城下。柏帖穆爾知城不可守，引妻妾坐樓上，慷慨謂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今城且陷，吾必死於是，若等能吾從乎?"皆泣曰："有死而已，無他志也。"縊而死者六人。

有十歲女，度其不能自死，則紿之曰："汝稽顙拜佛，庶保我無恙也。"甫拜，即挈米囊壓之死。乳媪抱其幼子，旁立以泣，柏帖穆爾熟視之，嘆曰："父死國，母死夫，妾與女，從父者也，皆當死。汝三歲兒，於義何所從乎? 爲宗祀計可也。"乃命媪抱匿旁近民舍，而斂金珠畀之曰："即有緩急，可以此贖兒命。"有頃，兵入城，即舉燈自燃，四圍窗火大發，遂自焚死。

迭里彌實

迭里彌實字子初，回回人。性剛介，事母至孝。年四十，猶不仕，或問之，曰："吾不忍舍吾母以去也。"以宿衛年勞，授行宣政院崇教，三遷爲漳州路達魯花赤，居三年，民甚安之。

時陳有定據全閩，八郡之政，皆用其私人以總制之。朝廷命官，不得有所與。大明兵既取福州，興化、泉州皆納款。或以告，迭里彌實仰天嘆曰："吾不材，位三品，國恩厚矣，其何以報乎！報國恩者，有死而已。"

於是投井而死，終年六十一歲。有詩文流傳於世。

柏帖穆爾字君壽，蒙古人。家世履歷無從查考。任官所到之處，以廉潔能幹著稱。至正年間，多次升任至福建行省左右司郎中。行省治所在福州。二十七年，大明派騎兵從杉關出擊，攻克邵武，派水軍從海道趕赴福建，突然間到達城下。柏帖穆爾知道城守不住了，帶領妻妾坐在樓上，慷慨陳詞道："大丈夫爲國而死，婦人爲夫而死，這就是義。今天城將要失陷，我必然死於此，你們能跟從我嗎?"妻妾們都哭着説："衹有一死而已，没有其他打算。"自縊而死的有六人。

有一個十歲的女兒，料想她不能自盡，柏帖穆爾就騙她説："你叩頭拜佛，也許可以保祐我没有災難。"她剛一叩拜，就提起米袋把她壓死。奶媽抱着他的小兒子，站在一旁哭，柏帖穆爾看了兒子半天，嘆息道："父爲國而死，母爲丈夫而死，妾和女兒是隨從父親的，都應當死。你一個三歲小兒，對於義有什麽可服從的? 爲保留後代打算不死也是可以的。"於是命令老婦人抱着他藏入近旁的民宅，收拾金銀珠寶送給她説："如果有緊急情况，可以用這些贖買兒子的性命。"不一會兒，軍隊進城，於是舉起燈自己點火，使四周窗子燃起了大火，自焚而死。

迭里彌實字子初，回回人。性格剛直耿介，侍奉母親極爲孝順。四十歲了，還不做官。有人問他，答道："我不忍捨棄我母親而去。"由於擔任宿衛的時間長勞績大，拜授行宣政院崇教，經三次升調任漳州路達魯花赤，任職三年，百姓生活非常安定。

這時陳有定占據整個福建，八郡的政務，都用他的親信來管轄。朝廷任命的官員，不能有所參預。大明兵攻取福州後，興化、泉州都投降了。有人把情況告訴迭里彌實，迭里彌實仰天長嘆道："我没有才能，官位却達到三品，國恩太厚了，用什麽來報答呢！報答國恩的途徑，衹有

亡何，吏走白招諭使者至，請出城迓之，迭里彌實從容語之曰："爾第往，吾行出矣。"乃詣廳事，具公服，北面再拜畢，引斧斫其印文，又大書手版曰"大元臣子"。即入位端坐，拔所佩刀，剚喉中以死。既死，猶手執刀按膝坐，儼然如生時。郡民相聚哭庭中，斂其尸，葬東門外。

一死罷了。"不久，吏卒跑來報告大明派來詔諭的使者到了，請他出城迎接，迭里彌實從容地對他説："你且去，我這就出去。"於是來到公堂上，穿着公服，向北禮拜兩次完畢，用斧子砍毁他的官印，又在手版上用大字寫道"大元臣子"。隨即在座位上端坐着，拔出佩帶的刀，刺入喉中死去。死後，還手持刀按膝而坐，宛如活着的時候一樣。郡中百姓相聚在廳堂中哭泣，收殮他的尸體，埋葬在東門外。

獲獨步丁　吕復

時又有獲獨步丁者，回回人，舊進士，累官僉廣東廉訪司事；有吕復者，爲江西行省左右司都事。皆閑居，寓福州。而復以行省命，攝長樂縣尹。福州既下，獲獨步丁曰："吾兄弟三人，皆忝進士，受國恩四十年，今雖無官守，然大節所在，其可辱乎！"以石自繫其腰，投井死。復亦曰："吾世食君禄，今雖攝官，若不以死報國，則無以見先人于地下。"引繩自經死。獲獨步丁兄曰穆魯丁者，官建康；曰海魯丁者，官信州。先是，亦皆死國難云。

當時又有個獲獨步丁，是回回人，曾中進士，歷任官職至僉廣東廉訪司事；有個吕復，任江西行省左右司都事。都閑居在家，寄居福州。吕復因行省命令，代理長樂縣尹。福州失陷後，獲獨步丁説："我家兄弟三人，都是進士，受國家恩典四十年，今天雖然没有官職，但是事關大節，難道可以受辱嗎！"自己用石頭繫在腰上，投井而死。吕復也説："我家世代受君俸禄，如今雖然是代理官，如果不以死報國，就没有臉在地下和先人相見。"於是用繩子自縊而死。獲獨步丁的哥哥穆魯丁，在建康做官；海魯丁，在信州做官；在此之前，也都死於國難。

朴賽因不花

朴賽因不花字德中，肅良合台人。有膂力，善騎射。由速古兒赤授利器庫提點，再轉爲資正院判官，累遷同知樞密院事，遷翰林學士，尋升承旨，賜虎符，兼巡軍合浦全羅等處軍民萬户都元帥，除大司農，出爲嶺北行省右丞，升平章政事。

朴賽因不花字德中，肅良合台人。有膂力，善於騎馬射箭。由速古兒赤任利器庫提點，改任資正院判官，幾次升調任同知樞密院事，又升任翰林學士，接着升任承旨，賜給虎符，兼任巡軍合浦全羅等處軍民萬户都元帥，任大司農，出任嶺北行省右丞，升平章政事。

至正二十四年，甘肅行省以孛羅帖木兒矯弑皇后、皇孫，遣人白事，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即欲署諭衆榜，朴賽因不花持不可曰："此大事，何得輕信，况非符驗公文。"卒不署榜。既而果妄傳。會皇太子撫軍冀寧，承制拜朴賽因不花翰林學士承旨，遷集賢大學士，又爲宣政院使，遂拜中書

至正二十四年，甘肅行省以孛羅帖木兒詐稱皇帝詔書殺皇后、皇孫，派人前來告訴此事，平章政事也速答兒立即就要張榜曉諭民衆，朴賽因不花堅持不可，説："這是大事，怎能輕信，况且不是有符驗的公文。"終於没有簽署張榜。不久知道果然是謡傳。適逢皇太子到冀寧安撫軍隊，秉承皇帝旨意拜朴賽因不花爲翰林學士承旨，升任集賢大學士，又任宣政院使，接着拜授

平章政事。大明兵逼京師，詔朴賽因不花以兵守順承門，其所領兵僅數百羸卒而已。乃嘆息謂左右曰："國事至此，吾但知與此門同存亡也。"城陷被執，以見主將，唯請速死，不少屈。主將命留營中，終不屈，殺之。

中書平章政事。大明兵逼近京城，皇帝命令朴賽因不花帶兵守衛順承門，他所統領的隊伍衹有數百羸弱兵卒而已。於是嘆息着對左右的人説："國事到這種地步，我衹知道與此門共存亡罷了。"城失陷後被抓住帶去見主將，朴賽因不花衹是請求快點死去，毫不屈服。主將命令將他留在軍營中，但始終不能使他屈服，就把他殺了。

張庸

是時有張庸者，字存中，温州人。性豪爽，精太乙數，會世亂，以策干經略使李國鳳，承制授庸福建行省員外郎，治兵杉關。

頃之，計事赴京師，因進《太乙數圖》，順帝喜之，擢秘書少監。皇太子立大撫軍院，命庸團結房山，遷同僉將作院事，又除刑部尚書，仍領團結。會諸寨既降，庸守駱駝谷，遣從事段禎請援於擴廓帖木兒，不報。庸獨堅守拒戰，衆將潰，庸無去志。已而寨民李世傑執庸出降，以見主將，庸不屈，與禎同被殺。

那時有個張庸，字存中，温州人。性情豪爽，精通太乙數，時逢國家戰亂，以謀略向經略使李國鳳求職，承皇帝旨意授張庸爲福建行省員外郎，在杉關訓練軍隊。

不久，到京師去議事，進獻《太乙數圖》，順帝很喜歡，升任秘書少監。皇太子成立大撫軍院，命令張庸在房山集訓部隊，升任同僉將作院事，又任刑部尚書，仍舊負責集訓事項。等到各兵寨都已投降，張庸守衛駱駝谷，派從事段禎向擴廓帖木兒求援，没有回音。張庸獨自堅守抵抗，衆將領都潰退了，張庸却没有離去的意思。不久，寨民李世傑抓住張庸出降，帶他去見對方主將，張庸不屈服，與段禎一同被殺害。

丁好禮　郭庸

丁好禮字敬可，真定蠡州人。精律算，初試吏於户部，辟中書掾，授户部主事，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復入户部爲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又入户部爲郎中，升侍郎。除京畿漕運使，建議置司於通州，重講究漕運利病，著爲成法，人皆便之。除户部尚書，時國家多故，財用空乏，好禮能撙節浮費，國家用度，賴之以給。拜參議中書省事，遷治書侍御史，出爲遼陽行省左丞，未行，留爲樞密副使。

丁好禮字敬可，真定蠡州人。精通律算，開始在户部任吏，徵辟爲中書掾，任户部主事，提升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又爲户部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後又進入户部任郎中，升爲侍郎。任京畿漕運使，建議在通州設立官署，重視研究漕運利弊，編定成文法，人人都認爲很方便。授户部尚書，當時國家多事，財政空虚，好禮能節制奢侈消費，國家的開支，靠此支持。拜參議中書省事，升任治書侍御史，出任遼陽行省左丞，還未上任，又留任樞密副使。

至正二十年，遂拜中書參知政事。時京師大饑，天壽節，廟堂欲用故事大宴會，好禮言："今民父子有相食者，君臣當修省，以弭大患，讌會宜減常度。"不聽，乞謝事，乃以

至正二十年，拜中書參知政事。這時京城嚴重饑荒，皇帝生日那天，朝廷想按舊例大辦宴會，好禮説："如今百姓有父子互相吃食的情况，君王和大臣應當修身反省，以消除重大災禍，宴會應該比往常削減規模。"上面不聽勸阻，好禮

集賢大學士致仕，給全俸家居。擴廓帖木兒扈從皇太子還京，輸山東粟以遺朝貴，饋好禮麥百石，好禮不受。

乞求辭職，於是以集賢大學士致仕，發給全薪回家居住。擴廓帖木兒跟從皇太子回到京城，用山東運來的米糧贈送朝中有權勢的貴官，送給好禮麥子一百石，好禮不接受。

二十七年，復起爲中書平章政事，尋以論議不合，謝政去，特封趙國公。大明兵入京城，或勉其謁大將，好禮叱之曰："我以小吏，致位巛品，爵上公，今老矣，恨無以報國，所欠惟一死耳。"後數日，大將召好禮，不肯行，舁至齊化門，抗辭不屈而死，年七十五。

二十七年，又起用爲中書平章政事，不久因爲所主張的事没有被采納，辭官而去，特封趙國公。大明兵進入京城，有人勸他去拜見大將，好禮叱責道："我從一個小官吏，升到最高品級，又封上公爵位，現在我老了，自恨没有辦法能够報效國家，所缺少的衹是一死罷了！"幾天後，大明軍大將召見好禮，他不肯去，被抬到齊化門，抗辯不屈而死，時年七十五歲。

是日，中書參知政事郭庸亦舁至齊化門，衆叱之拜，庸曰："臣各爲其主，死自吾分，何拜之有！"語不少屈而死。

當天，中書參知政事郭庸也被抬到齊化門，衆人喝令他下拜，郭庸說："人臣各自爲他的君主盡忠，死自是我分内的事，有什麽可拜的！"話語毫不屈服而死。

庸字允中，蒙古氏，由國學生釋褐出身，累遷爲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與同列劾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喪師，左遷中興總管府判官。其後也先帖木兒以罪黜，召拜監察御史，累轉參政中書，其節義與好禮并云。

郭庸字允中，蒙古族，由國學生步入仕途，經多次升遷後，任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與同事一起彈劾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打敗仗之罪，被降職爲中興總管府判官。後來也先帖木兒因罪被罷黜，郭庸被召入拜授監察御史，幾次升調任參政中書，他的節義與好禮并稱。

元史卷一百九十七

列傳第八十四

孝友(一)

世言先王没，民無善俗。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而民以孝義聞者，蓋不乏焉。豈非天理民彝之存於人心者，終不可泯歟？上之人，苟能因其所不泯者，復加勸奬而興起之，則三代之治，亦可以漸復矣。

人們都説先王死後，人民就没有善良的習俗了。元朝擁有天下，它的政教風化不一定比得上古時候，可是人民由於孝義而聞名的，却不乏其人。這難道不是天理人倫存在於人們心中，最終是不可泯滅的嗎？統治者如果能憑藉這種不泯滅的精神，再加以鼓勵發揚，那麽三代的政教風化，也就可以逐漸達到了。

今觀史氏之所載，其事親篤孝者，則有臨江劉良臣，汴梁陳善，同官强安，潘州高守質，安豐高澤，鞏昌王欽，修武員思忠，榆縣王士寧，河南朱友諒，泉州葉森，寧陵吕德，汲縣劉淇，建昌鄭佛生，堂邑張復亨，保定邢政，寧夏趙那海，臨潼任居敬，隴西周慶、徐德輿，汝寧李從善，華州要敬，色目氏沙的。

如今看史官所記載，那些事奉父母誠篤孝敬的，有臨江劉良臣，汴梁陳善，同官强安，潘州高守質，安豐高澤，鞏昌王欽，修武員思忠，榆縣王士寧，河南朱友諒，泉州葉森，寧陵吕德，汲縣劉淇，建昌鄭佛生，堂邑張復亨，保定邢政，寧夏趙那海，臨潼任居敬，隴西周慶、徐德輿，汝寧李從善，華州要敬，色目人沙的。

其居喪廬墓者，則有太原王構，萊州任梓，平灤王振，北京張洪範，登封王佐，下蔡許從政、張鐩，富平王賈僧，鄭州段好仁、趙璧、薛明善、張齊，汴梁韓榮、劉斌、張裕、何泰、史恪、高成、鄧孝祖、李文淵、杜天麟、張顯祖，涇陽張國祥，延安王旻，東昌張翟，永平梁訥，高唐鄭榮、劉居敬，同州趙良，南陽周郁、陳介、劉權，大同高著、江郁、毛翔，歸德葛祥、張德成、張

那居喪期間在墓旁築屋居住的，有太原王構，萊州任梓，平灤王振，北京張洪範，登封王佐，下蔡許從政、張鐩，富平王賈僧，鄭州段好仁、趙璧、薛明善、張齊，汴梁韓榮、劉斌、張裕、何泰、史恪、高成、鄧孝祖、李文淵、杜天麟、張顯祖，涇陽張國祥，延安王旻，東昌張翟，永平梁訥，高唐鄭榮、劉居敬，同州趙良，南陽周郁、陳介、劉權，大同高著、江郁、毛翔，歸德葛祥、張德成、張遜、王珪、劉弼，汲縣徐昌祖，真定宋貞、王世賢，晋寧史貴，保定耿德温、張行一、賈秉實、張勛、

遜、王珪、劉弼，汲縣徐昌祖，真定宋貞、王世賢，晉寧史貴，保定耿德温、張行一、賈秉實、張勖、河南王宗道、孫裔、夾谷天祐，趙州趙德隆，安豐王德新、石思讓、翼寧、何溥，大都王麟、李簡，華陰李寧、屈秀，懷慶侯榮、丁用、郭天一，耀州王思，中牟閻讓，曹州鄧淵、吕政，徐州胡居仁、張允中，衛輝王慶，福建朱虞龍，隨州高可燾，濟寧魏鐸，武康王子中，淮安翟諟，汶上趙恒，須城許時中，衡山歐陽誠復，江陵穆堅，蘇州王欽，定陶元顯祖，絳州姚好智，宿州孫克忠，集慶傅霖，濟南宋懷忠、牟克孝，汝寧張郁，泉州黄道賢、谷城、王福，解州靖與曾，般陽戴貞，兖州王治，沔陽徐勝祖，興中石抹昌齡，峽州秦桂華，蒙古、色目氏納魯丁、赤思馬、改住、阿合馬、拜住、木八剌、玉龍帖木兒、鎖住、唐兀歹、晏只哥、李朵羅歹、塔塔思歹。

河南王宗道、孫裔、夾谷天祐，趙州趙德隆，安豐王德新、石思讓、翼寧、何溥，大都王麟、李簡，華陰李寧、屈秀，懷慶侯榮、丁用、郭天一，耀州王思，中牟閻讓，曹州鄧淵、吕政，徐州胡居仁、張允中，衛輝王慶，福建朱虞龍，隨州高可燾，濟寧魏鐸，武康王子中，淮安翟諟，汶上趙恒，須城許時中，衡山歐陽誠復，江陵穆堅，蘇州王欽，定陶元顯祖，絳州姚好智，宿州孫克忠，集慶傅霖，濟南宋懷忠、牟克孝，汝寧張郁，泉州黄道賢、谷城、王福，解州靖與曾，般陽戴貞，兖州王治，沔陽徐勝祖，興中石抹昌齡，峽州秦桂華，蒙古、色目人納魯丁、赤思馬、改住、阿合馬、拜住、木八剌、玉龍帖木兒、鎖住、唐兀歹、晏只哥、李朵羅歹、塔塔思歹。

其累世同居者，則有休寧朱震雷，池州方時發，河南李福，真定杜良，華州王顯政，建寧王貴甫，句容王榮、周成，鄢陵夏全，保定成珪，開平温義，大同王瑞之，平江湯文英，鄜州員從政，江州范士奇，涇州李子才，宿州王珍。

那幾世同居不分家的，有休寧朱震雷，池州方時發，河南李福，真定杜良，華州王顯政，建寧王貴甫，句容王榮、周成，鄢陵夏全，保定成珪，開平温義，大同王瑞之，平江湯文英，鄜州員從政，江州范士奇，涇州李子才，宿州王珍。

其散財周急者，則有河南高顔和，台州程遠大，潭州湯居恭、李孔英，建康湯大有，吉州劉如翁、嚴用父，高唐孟恭，松江管仲德、章夢賢、夏椿，江陵陳一寧，中興傅文鼎，永州唐必榮，濟南李恭，寧夏何惠月。

那散發家財周濟急難的，有河南高顔和，台州程遠大，潭州湯居恭、李孔英，建康湯大有，吉州劉如翁、嚴用父，高唐孟恭，松江管仲德、章夢賢、夏椿，江陵陳一寧，中興傅文鼎，永州唐必榮，濟南李恭，寧夏何惠月。

天子皆嘗表其門閭，或復其家。故援《唐史》之例，具列姓名於篇

皇帝都曾表彰過他們的家門，或者免除他們家屬的賦税徭役。所以援引《唐史》的先例，開

端。擇其事迹尤彰著者，復別爲之傳云。

列他們的姓名於篇首。選擇其中事迹特别突出的，再另外給他們作傳。

王閏

王閏，東平須城人。父素多資，既老，盡廢之，不甘淡薄，每食必需魚肉，閏朝夕勤苦入市，營奉無闕。父性復乖戾，閏左右承順，甚得其歡心，鄉里稱焉。父嘗卧疾，夜燃長明燈室中，火延籬壁間。閏聞火聲，驚起馳救，火已熾，烟焰蔽寢户。閏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出，肌體灼爛，而父無少傷。一女不能救，遂焚死。中統二年，復其役。

王閏，東平須城人。父親原來很富有，到老了以後，全都花費光了，但是不安心於粗茶淡飯，每餐必需有魚肉，王閏一早一晚辛辛苦苦去集市，設法供給不使缺少。父親性情又很乖戾，王閏極力奉承順從，很得他的歡心，鄉里人都稱贊他。父親曾卧病在床，夜裏在室内點着長明燈，燈火蔓延到籬笆墻上。王閏聽到火聲，慌忙起來奔救，火已經大了，烟霧火焰遮蔽了寢室的門户。王閏衝入火中，脱下衣服蒙住父親，把他抱出來，自己身體燒爛了可是父親却没受一點傷。一個女兒没能救出來，結果被燒死了。中統二年，免除了他的徭役。

郭道卿

郭道卿，興化莆田人。四世祖義重至孝，宋紹興間有詔旌之，鄉里爲立孝子祠。至元初内附。閩盗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盗將殺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刃。盗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

郭道卿，興化莆田人。四世祖義重極爲孝順，宋紹興年間有詔令旌表他，鄉里爲他建立孝子祠。至元初内附於元朝。福建盗賊興起，居民都逃跑躲藏起來，惟獨道卿與弟佐卿守着孝子祠不忍離去，於是都被抓獲。盗賊要殺佐卿，道卿哭着説："我有兒子已長大，弟弟年輕孩子小，請求替弟一死。"佐卿也哭着説："我家的事全靠兄長管理，請殺我吧。"道卿堅持伸着脖子要求殺自己。盗賊互相看着説："你們孝順家門的兄弟情義竟是這樣好，我們還怎麼忍心加害。"於是把他倆都釋放了。

道卿年八十，子廷煒爲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辭歸侍養。道卿嘗病疝，危甚，廷煒憂瘁扶護，一夕鬓盡白。有司言狀，旌之。

道卿八十歲時，其子廷煒任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辭職回家奉養他。道卿曾患疝病，非常危險，廷煒憂愁勞累扶侍護理，一夜之間頭髮全都白了。有關衙門將此情上報，朝廷表彰了他。

蕭道壽

蕭道壽，京兆興平人。家貧，鬻筬以自給。母年八十餘，道壽事養盡禮。每旦，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三飯，必待母食，然後退就食。至夕，必待母寢，然後退就寢。出外必以告，母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

蕭道壽，京兆興平人。家中貧窮，賣竹杼爲生。母親八十多歲，道壽奉養她完全做到了符合禮節。每天早晨，等母起床，夫婦倆親自伺候盥洗梳頭。一日三餐，一定等母親吃完，然後纔退下來吃。到了晚上，一定等母親睡了，然後纔退下來睡。外出一定先告訴母親，母親允許纔敢走。母親如果發怒，要懲罰他，道壽自己送上棍

足，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違教，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母嘗有疾，醫累歲不能療，道壽刲股肉啖之而愈。至元八年，賜羊酒，表其門。

杖，伏在地上挨打。打完了，母親命令起身，纔起身。起來之後又兩次禮拜，承認違背教導的錯誤，拱手站立一旁，等母親臉色高興了纔退下去。母曾有病，醫治多年不能痊愈，道壽割大腿上的肉給她吃病纔好。至元八年，朝廷賜給他羊和酒，表揚他的家門。

郭狗狗

郭狗狗，平陽翼城人。父寧，爲欽察先鋒使首領官，戍大良平。宋將史太尉來攻，夜陷大良平，寧全家被俘。史將殺寧，狗狗年五歲，告史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史驚問寧曰："是兒幾歲耶?"寧曰："五歲。"史曰："五歲兒能爲是言，吾當全汝家。"即以騎送寧等往合州。道遇國兵，騎驚散，寧家俱得還。御史以事聞。命旌之。

郭狗狗，平陽翼城人。父郭寧，任欽察先鋒使首領官，戍守大良平。宋將史太尉前來進攻，夜裏攻陷了大良平，郭寧全家被俘。史太尉要殺郭寧，狗狗當時五歲，對史太尉說："不要殺我爸爸，應當殺我。"史太尉驚問郭寧道："這孩子幾歲了?"郭寧說："五歲。"史太尉說："五歲孩子能說出這樣的話，我應當保全你家。"隨即用騎兵送郭寧等去合州。途中遇上蒙古軍隊，騎兵驚慌逃散，郭寧一家全都得以返還。御史將此事上報朝廷，朝廷下令表揚了郭狗狗。

張閏

張閏，延安延長縣人，隸軍籍。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爲女功，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爲己兒，兒亦不知孰爲己母也。閏兄顯卒，即以家事付侄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曰："侄，宗子也，侄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聚。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至元二十八年，旌表其門。

張閏，延安延長縣人，隸屬軍籍。八代不分家，家裏人有一百多口，沒有閑言碎語。每天讓姑娘們和媳婦們各聚集在一間屋內做針綫活，做完後，收集起來貯存在一間庫房內，各人屋內沒有私人儲藏。有幼童哭泣，伯叔母們見到了就抱起喂食。一個媳婦回娘家探親，留下她的孩子，衆媳婦就共同給他哺乳，不問誰是自己的孩子，孩子也不知道誰是自己的母親。張閏兄張顯死了，張閏便把家中事務托付侄兒張聚，張聚推辭道："叔叔，是父親輩，叔叔應該主持家務。"張閏說："侄子是嫡長子，侄子應該主持。"謙讓很久後，終於托付給張聚。士大夫之家，自認爲不如。至元二十八年，朝廷表揚了他的家門。

又有蕪湖芮世通，十世同居；峽州向存義、汴梁丁煦，八世同居。州縣請於朝，并加旌美。

又有蕪湖芮世通，十代同住；峽州向存義、汴梁丁煦，八代同住。州縣向朝廷請示，都加以表彰。

田改住　王住兒

田改住，汶上人。父病不能愈，禱于天，去衣卧冰上一月。

同縣王住兒，母病，卧冰上半月。

田改住，汶上人。父病不能痊愈，祈禱上天，脱衣睡卧冰上一個月。

同縣王住兒，母病，睡卧冰上半個月。

甯猪狗

甯猪狗，山丹州人。母年七十餘，患風疾，藥餌不效，猪狗割股肉進啖，遂愈。歲餘復作，不能行，猪狗手滌溷穢，護視甚周，造板輿載母，夫婦共舁，行園田以娛之。後卒，居喪有禮，鄉閭稱焉。

甯猪狗，山丹州人。母七十餘歲，患風病，吃藥無效，猪狗割大腿肉給她吃，於是痊愈。一年多又復發，不能行動，猪狗親手洗滌污穢衣物，護理照看得非常周到，製作板車讓母親乘坐，夫婦共同推着在田園中行走以使她高興。後來母親死了，猪狗居喪符合禮節，鄉里人都很稱贊他。

移剌李家奴

潭州萬户移剌瓊子李家奴，九歲，母病，醫言不可治，李家奴刲股肉，煮糜以進，病乃痊。撫州路總管管如林、渾州民朱天祥，并以母疾刲股，旌其家。

潭州萬户移剌瓊的兒子李家奴，九歲，母病，醫生説不能治了，李家奴割下大腿肉，煮成肉糜進上，母病於是痊愈。撫州路總管管如林、渾州百姓朱天祥，都因爲母親生病割大腿肉而表揚了他們的家。

畢也速答立　尹夢龍

畢也速答立，迷裏氏，家秦州。父喪，廬墓次，晝夜悲號，有飛烏翔集，墳土踊起。

又有尹夢龍，中興人。母喪，負土爲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有群烏集其冢樹。

畢也速答立，迷裏氏，家住秦州。父死，搭小屋住在墓旁，晝夜悲痛號哭，有烏鴉飛翔聚集，墳土向上隆起。

又有尹夢龍，中興人。母喪，背土築墳，搭小屋居住墓旁。親手抄寫《孝經》一千多卷，散發給鄉里人閲讀。有烏鴉群聚在墳冢的樹上。

樊淵

樊淵，建康句容人。幼失父，事母篤孝。至元十二年，奉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兵兩釋之。三十年，江東廉訪使者辟爲吏。母亡，奔喪，哀感行路。服闋，奉神主事之，起居飲食，十年如平生。臺憲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起。

樊淵，建康句容人。幼年喪父，事奉母親非常孝順。至元十二年，侍奉母親去茅山躲避兵亂。兵到，要殺他的母親。樊淵抱着母親大哭，要求自己代替母親去死，亂兵便將兩人都釋放了。三十年，被江東廉訪使者徵用爲吏。母死奔喪，一路上哀痛感傷。服喪期滿，供奉神主以服侍，十年中伺候起居飲食如母親活着的時候一樣。臺憲官員交相推薦他做官，樊淵不忍心離開母親墳墓，終於没有赴官。

賴禄孫

延祐間，汀州寧化人賴禄孫，母病，值蔡五九作亂，負母從邑人避南山。盗至，衆散走，禄孫守母不去。盗將刃其母，禄孫以身翼蔽曰："勿傷吾母，寧殺我。"母渴，不得水，禄孫含唾煦之。盗相顧駭嘆，不

延祐年間，汀州寧化人賴禄孫，母病，當時剛碰上蔡五九作亂，他背着母親隨從鄉人躲避在南山。盗賊到，衆人逃散，禄孫守着母親不走。盗賊要殺他母親，禄孫用身子遮擋説："不要傷害我母親，寧可殺了我。"母親口渴，得不到水，禄孫用唾液爲她潤唇。盗賊互相看着驚訝

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

事聞，并賜褒表。

贊嘆，不忍加害，反而取水給他。有人搶走他妻子，衆人責備那人道："怎麽能侮辱孝子的妻子!"讓他送回來。

朝廷聽到了樊淵及賴禄孫的事迹，都給予了褒獎與表揚。

劉德泉

劉德泉，汴梁杞縣人。早喪母，父榮再娶王氏，生二子居敬、居元，俱幼，德泉甚撫之。及王氏病卒，乃益相友愛。至元末，歲饑，父欲使析居，德泉泣止不能得，乃各受其業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和好如初。

劉德泉，汴梁杞縣人。早年喪母，父劉榮續娶王氏，生了兩個兒子居敬、居元，都很年幼，德泉非常照顧他們。到王氏病死，對他們更加友愛。至元末年，遭遇荒年，父親想讓他們分居，德泉哭着阻止不成，於是各自領受自己的家産而去。過了些日子，父死，兄弟相互商定合在一起過，像當年一樣友愛和睦。

朱顯

至治三年，真定朱顯，自至元間，其祖父已分財，至顯，念侄彦昉等年幼無恃，謂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復與同居。

至治三年，真定朱顯，自至元年間，他的祖父就已經分家，到朱顯時，顧念侄子彦昉等年幼無靠，對弟弟朱耀説："父子兄弟，本來氣息相通，能分開住嗎！"於是一同在祖宗墓前下拜，取出分家契券燒掉，又同住在一起。

吴思達

延祐間，蔚州吴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爲開平縣主簿，父卒，還家。治葬畢，會宗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别處十餘年矣，今多破産，以一母所生，忍使兄弟苦樂不均耶!"即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居。母卒，哀毁甚。宅後柳連理，人以爲友義所感。

延祐年間，蔚州吴思達兄弟六人，曾因父親之命分居，思達任開平縣主簿，父死回家。治理喪事完畢，召集宗族開會，哭着對他母親説："我們兄弟分居已經十幾年了，現在多數人産業破敗，同爲一母所生，忍心使兄弟之間苦樂不均嗎！"隨即用自家財産代爲償還兄弟所欠債務，重新又在一起居住。母死，悲哀之極。房宅後面柳樹枝條連生在一起，人們認爲是被孝友仁義所感動。

朱汝諧

又有朱汝諧，濮州人。父子明嘗命與兄汝弼别産。子明卒，汝弼家盡廢，汝諧泣請共居。仲父子昭、子玉貧病，汝諧迎至家，奉湯藥甘旨甚謹，後卒，喪葬盡禮。鄉人賢之。

州縣各以名聞，表其閭。

又有朱汝諧，濮州人。父子明曾命與兄汝弼分家。子明死，汝弼家破落，汝諧哭着請求他和自己共同居住。叔父子昭、子玉貧病交加，汝諧把他們接到家中，侍奉湯藥食物非常恭敬，後來死去，喪葬全都合乎禮節。鄉里人稱贊他賢德。

州縣分别將他們的名字上報，朝廷表揚了他們的家門。

郭回

郭回，邵武人。素貧，年六十無

郭回，邵武人。素來貧窮，六十歲還没有娶

妻，奉母寄宿神祠中，營養甚艱。母年九十八卒，回傭身得錢葬之。每旦，詣墳哭祭，十四年不輟。州上狀，命給衣糧贍濟，仍表異之。

妻，侍奉母親寄宿在神祠內，生計非常艱難。母親享年九十八歲死去，郭回給人打工得錢安葬了她。每天早晨，到墳前哭着祭奠，十四年不中斷。州裏將這情況上報，朝廷下令發給衣服口糧救濟他，依例表彰他的不尋常事迹。

孔全

孔全，亳州鹿邑人。父成病，刲股肉啖之，愈。後卒，居喪盡哀。廬墓左，負土爲墳，日六十肩，風雨有虧，俟霽則補之。三年，起墳廣一畝，高三丈餘。

孔全，亳州鹿邑人。父孔成病，割大腿肉給他吃，病愈。後來父親死去，孔全居喪哀痛之極。在墓旁建小屋居住，擔土造墳，每天六十挑，風雨天没擔够數，等天晴就補上。三年，造起墳丘方圓一畝，高三丈多。

張子夔

張子夔，安西人。父喪，每夜半，以背負土，肘膝行地，匍匐至葬所，篩細土爲墳。

張子夔，安西人。父親去世，他每天半夜，背着土，用肘和膝在地上爬行，匍匐行至下葬的地方，篩細土造墳。

陳乞兒

陳乞兒，歸德夏邑人。年九歲，母喪，哀毁，親負土爲墳，高一丈，廣十六步。人憫其幼，欲助之，則泣拜而辭。

又有峨眉趙國安、解州張琛、南陽李庭瑞、息州移刺伯顔、南陽怯烈歹，皆居喪有至行，廬墓次，負土爲墳。并以有司所請，表異之。

陳乞兒，歸德夏邑人。九歲時，母親去世，他非常傷心，親自擔土造墳，高一丈，方圓十六步。人們可憐他年幼，想要幫助他，然而他却哭着拜謝推辭。

又有峨眉趙國安、解州張琛、南陽李庭瑞、息州移刺伯顔、南陽怯烈歹，都是居喪時有卓絶的品行，廬居墓旁，擔土造墳。都經有關衙門請示，表彰他們的不尋常事迹。

楊一

楊一，懷孟人。至元間，憐其叔清家貧，密以分契詣神祠焚之，與清同居者三十年，無間言。

楊一，懷孟人。至元年間，可憐他的叔叔楊清家中貧窮，暗中把分家契約拿到神祠燒掉，與楊清共同居住三十年，没有絲毫怨言。

張本

張本，東昌茌平人。篤孝，事伯父、叔父皆甚謹。伯父嘗病，本晝夜不去側。復載以巾車，步挽詣岱嶽禱之。

張本，東昌茌平人。篤實孝順，事奉伯父、叔父都很恭敬。伯父曾生病，張本晝夜不離左右。又用有篷的車子拉着他，步行到泰山去祈禱。

張慶

張慶，真定人。善事繼母。伯父泰異居河南，慶聞其貧，迎歸養之。供膳豐備，過於所生。

張慶，真定人，對待繼母很好。伯父張泰寓居河南，張慶聽説他很貧困，就接回奉養。供給飯食豐足美好，勝過親生兒子。

元善

元善，大名人。父有昆弟五人，

元善，大名人。父有兄弟五人，因貧窮流落

因貧流散江淮。久之，遂客死。至大四年，善往尋其骸骨，并迎弟侄等一十五喪而歸，改葬祖父母，以諸喪序列祔於塋次。

州縣以聞，并旌其家。

江淮一帶。過了很長時間，都客死他鄉。至大四年，元善前去尋找他們的尸骨，并且迎回弟侄等人的十五具遺體回來，改葬祖父母，按照各具遺體的輩分排行附葬在墓旁。

州縣將這些情況上報，朝廷都表揚了他們的家。

趙毓

趙毓，唐州人。父福遷鄭之管城。其先，三世同爨。毓官福州司獄，滿歸，以母老不復仕。一日，會諸弟，泣申遺訓，願世世無異處，且祝天歃血以盟。自是大小百口，略無間言，同力合作，家道以殷。毓長兄瑞早世，嫂劉氏守志，毓率家人事之甚恭。次兄選繼歿，嫂王氏，毓母以其少，許歸改嫁，王氏曰："婦無再嫁之義，願終事姑。"毓妹贅王佑，佑亡，妹念佑母無子，乞歸朱氏養之。人謂孝友節義，萃毓一家。元貞初，旌之。

趙毓，唐州人。父趙福遷居鄭州的管城。這以前，三世同堂。趙毓任福州司獄，任滿回家，因母年老便不再出去做官。一天，他召集弟弟們開會，哭着申明祖上遺訓，希望世世代代不分家，并且對天禱告，歃血盟誓。從此大小百口人，毫無二話，同力合作，家道變得殷富起來。趙毓的長兄趙瑞早逝，嫂劉氏守節不嫁，趙毓帶領家人對她非常恭敬。二兄趙選接着死去，嫂王氏，趙毓的母親因她年輕，允許她回娘家改嫁，王氏說："婦人没有改嫁的道理，願意終身服侍婆婆。"趙毓的妹妹招贅王佑，王佑死，妹妹想到王佑母朱氏没有兒子，便請求到朱氏家奉養她。人們説孝友節義都集中在趙毓一家了。元貞初年，朝廷表揚了他家。

胡光遠

胡光遠，太平人。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嚙痕。鄰里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獺所獻。以狀聞于官，表其閭。

胡光遠，太平人。母親去世，廬居墓旁。一天晚上，夢見母親想吃魚，早晨起來對天大哭，正要去找魚來祭奠，却看見五條生魚排列在墓前，上面都有咬過的痕迹。鄰里驚異，正聚在一起觀看，有水獺從草中出來，浮水而去。衆人纔知道是水獺獻祭的。將情況上報官府，朝廷表揚了他的家門。

龐遵

至順間，永平龐遵，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于市不得。歸途嘆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悦，病瘥。

至順年間，永平龐遵，母患水腫病，三年不能起床。忽然想吃魚，龐遵到集市上没買到。回家路上嘆息抱怨，忽然有一條鯉魚躍入他的船中。他把魚做成羹湯送上，母親很高興，病愈。

陳韶孫

陳韶孫，廣州番禺人。父瀏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涉萬里，不憚勞苦，道過遼

陳韶孫，廣州番禺人。父陳瀏因犯罪流放肇州。韶孫這年十歲，不忍父親流放遠方，一天到晚哭泣，願跟着一起去。父親不能改變他的主意，於是帶他一起前往。跋涉萬里，不畏勞苦，

陽，平章塔出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寬仁，罰不及嗣。邊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鄉，汝願之乎?"韶孫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塔出驚異，以錢賞之。大德六年，瀏死，韶孫哀慟，見者皆爲之泣下。肇州萬户府以聞，命遣還鄉里，仍旌異之。

路過遼陽，平章塔出見了很同情他，對他説："天子寬厚仁慈，刑罰不牽連子孫。邊疆極冷，不是你所能忍受的。我把你送回家鄉，你願意嗎?"韶孫説："既然不能用自身代父受罰，就應當生死都同他在一起，回去不是我所希望的。"塔出很驚異，用錢賞賜他。大德六年，陳瀏死，韶孫悲哀慟哭，看的人都爲之落淚。肇州萬户府上報此事，朝廷命令把他送回家鄉，并表彰了他的不尋常事迹。

李忠

李忠，晋寧人。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郇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近忠家，分爲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

李忠，晋寧人。幼年喪父，事奉母親極其孝順。大德七年，大地震，郇保山移動，所經過的居民房舍，全都摧垮壓塌。快要移到李忠家時，一分爲二，往前移行五十多步後又合爲一體，惟獨李忠家完好無損。

吴國寶

吴國寶，雷州人。性孝友，父喪廬墓。大德八年，境内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爲孝感所致云。

吴國寶，雷州人。生性孝友，父喪在墓旁結廬守墓。大德八年，雷州境内蝗蟲毁壞莊稼，惟獨國寶的田没有受害。人們都認爲是孝順感動上天所造成的。

李茂

李茂，大名人，徙家揚州。父興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死，爾善事母。"茂泣受命，奉母孟氏益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己年益母。孟氏竟年八十四而歿，居喪哀慟，聞者傷之。大德九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皆風返而滅。事聞，旌之。

李茂，大名人，遷居揚州。父興壽臨終前對李茂説："我的病快不行了，你要好好侍奉你的母親。"李茂哭着答應了父親的囑咐，侍奉母親孟氏更加恭敬。母親曾得眼病失明，李茂在泰安山祈禱，三年後復明。他又希望母親長壽，每天晚上向天祝禱，乞求減少自己的壽命以增加母親的壽命。孟氏竟活到八十四歲纔死，李茂居喪哀痛慟哭，聽的人都替他傷心。大德九年，揚州兩次大火，蔓延燒毁了一千多家，火燒到李茂的房子，都被風颳回熄滅。朝廷得知此事，表揚了他。

羊仁

羊仁，廬州廬江人。至元初，阿术兵南下，仁家爲所掠，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爲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爲良。仁踪迹得母於潁州蒙古軍塔海家，兄於睢州蒙古軍岳

羊仁，廬州廬江人。至元初年，阿术軍隊南下，羊仁家遭劫掠，父親被殺，母親和兄弟都逃散了。羊仁當時七歲，被賣給汴州人李子安做家奴，辛勤勞作二十餘年，子安憐憫他，放他爲良民。羊仁訪查出母親在潁州蒙古軍塔海家，兄在睢州蒙古軍岳納家，弟在邯鄲連大家，都

納家，弟於邯鄲連大家，皆爲役，尚無恙。乃遍懇親故，貸得鈔百錠，歷詣諸家求贖之。經營百計，更六年，乃得遂。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爲良，孝友甚篤，鄉里美之。大德十二年，旌其家。

是家奴，尚平安無恙。於是四處懇求親戚故友，借得錢鈔一百錠，挨個到各家去請求贖回他們。百般籌劃，歷時六年，纔得以如願。大小二十餘口人，又聚居在一起成爲良民，非常孝親友愛，鄉里人都稱贊他們。大德十二年，朝廷表揚他家。

黄覺經

又有黄覺經，建昌人。五歲，因亂失母。稍長，誓天誦佛書，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衝冒風雨，備歷艱苦，至汝州梁縣春店，得其母以歸。

又有黄覺經，建昌人。五歲，因兵亂與母親失散。長大一點後，對天發誓誦讀佛經，希望找到母親所在的地方。於是渡過長江、淮河，一路乞討着往前走，頂風冒雨，歷盡艱苦，到汝州梁縣春店，找到他的母親接回家。

章卿孫

章卿孫，蜀人，本劉氏。幼爲章提刑養子，與母富氏相失三十八年，遍訪於江西諸郡，迎歸養之。

章卿孫，蜀人，原姓劉，從小過繼給章提刑爲養子，與生母富氏失散三十八年，遍訪江西各郡，接回贍養。

俞全

俞全，杭州人。幼被掠賣爲劉餂家奴。後獲爲良，自汴步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聞。

俞全，杭州人。年幼時被掠賣給劉餂作家奴。後來獲釋成爲良民，從汴州徒步回到杭州，尋找他的母親和姐姐，找到後，事奉母親以孝順聞名。

李鵬飛

李鵬飛，池州人。生母姚氏，爲嫡母不容，改嫁爲朱氏妻。鵬飛幼，不知也。年十九，思慕哀痛，誓學醫以濟人，願早見母。行求三歲，至蘄州羅田縣得焉。時朱氏家方疫，鵬飛起之，遂迎還奉養。久之，復歸朱氏，時渡江省覲。既卒，歲時携子孫往祭墓，終其身。

李鵬飛，池州人。生母姚氏，爲嫡母所不容，改嫁朱氏爲妻。當時鵬飛年幼，不知道此事。十九歲時得知，思念哀痛，發誓學醫以救人，希望能早日見到生母。行醫訪求三年，到蘄州羅田縣找到了。這時朱氏家正鬧瘟疫，鵬飛給他們治好病，於是將生母接回奉養。過了一段時間，又送回朱氏家，經常渡江去探望。朱氏死後，每年按時携帶子孫前往祭掃墓地，直到去世。

并以有司所請，旌其閭。

以上幾人經有關部門請示，朝廷都表揚了他們的門閭。

趙一德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至元十二年，國兵南伐，被俘至燕，爲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大元年，一日，拜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澤國太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至元十二年，蒙古軍隊南伐，被俘虜到燕地，作鄭留守的家奴。侍奉了三代主人，以忠誠能幹被推許。至大元年的一天，他向主人鄭阿思蘭及其母澤國太夫人説："一德自從離開父母，能够保全性命於您家，已

得全生依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未獲歸省，雖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脱有不幸，則永爲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阿思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

經三十多年了，故鄉萬里，没能回去探親，雖然刻骨思念，没敢説過。如今父母已經老了，如果有不幸，我就將永遠成爲天地間的罪人了。”因而伏在地上哭泣，不能起來。阿思蘭母子都被感動了，允許他回去，限一年回來。

一德至家，父兄已没，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地葬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阿思蘭母子嘆曰：“彼賤隸，乃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即裂券縱爲良。

一德到家，父兄已死，衹有母親還在，八十多歲了。一德選擇墳地埋葬了兩個靈柩後，想稍微多留些日子侍奉母親，又懼怕得罪主人，如期返燕。阿思蘭母子嘆息道：“你一個下賤的奴隸，却能做到這樣，我們能不成全你的孝心嗎！”當即撕毁契據釋放他爲良民。

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簿録其家。群奴各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太夫人勞一德曰：“當吏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疾風勁草，於汝見之。今吾家業既喪而復存者，皆汝力也，吾何以報汝？”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主。今老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爲！”遂不受而去。皇慶元年，旌其門。

一德將要辭行回家，適逢阿思蘭因冤案被誅殺，皇帝下令没收他的家財。家奴們都逃走了，一德却奮起説道：“主人家有難，我忍心像過路人一樣嗎！”便留下不走，和張錦童去中書省，訴説冤情，得以昭雪，退還籍没的家財。太夫人慰勞一德説：“當官吏籍没我家時，親戚們都不來管，惟獨你冒險辯白我們的冤枉，疾風知勁草，從你身上得到證實。我的家業已經喪失而又得以保留下來，全是你的功勞，我怎樣報答你呢？”於是分良田好房送給他。一德謝絶道：“一德雖是粗鄙之人，但不是圖利纔這樣做的。我深爲我的主人無罪被殺而哀痛，這纔留下來報答主人。如今老母八十多歲了，能讓我回去侍養，主人的恩賜已經很厚重了，我要田地房屋做什麽！”於是不受而去。皇慶元年，朝廷表揚了他的家門。

王思聰

王思聰，延安安塞人。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修以養親。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别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愈久不怠。父嘗病劇，思聰憂甚，拜祈于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失明，思聰舐之，即能視。縣上狀，命表異之。

王思聰，延安安塞人。平時種田，農活閑暇時就教授學生，掙得學費以供養雙親。母喪，極其哀痛。父續娶楊氏，思聰事奉她如同是她所生的一樣。因爲家中小孩多，侵奪父親飯食，就另外修築一室稱作養老堂來奉養他，早晚問安，堅持不懈。父曾病重，思聰非常憂愁，對天叩拜祈禱，額頭膝蓋都磕破了，得到神泉水給父親飲服，病愈。父親後又失明，思聰用舌舔他的眼睛，當即便能看見了。縣裏將情況上報，朝廷下令表彰他的不尋常事迹。

徹徹

徹徹，捏古思氏。幼喪父，事母篤孝。稍壯，母歿，慟哭頓絶，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葬，居喪有禮，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袒括時。年四十餘，思慕猶如孩童。每見人父母，則嗚咽流涕。人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至大三年，褒異。

徹徹，捏古思族。幼年喪父，事奉母親極爲孝順。稍稍長大一點，母親去世，慟哭昏厥，三天湯水不進。下葬後，居喪有禮節，每逢節令進行祭祀，哭泣常常和服喪時一樣。四十多歲了，思念母親仍像孩子一樣。每當看見别人父母，就嗚咽流淚。别人問他爲什麽，他説："人家都有父母，惟獨我没有，所以哭泣。"至大三年，朝廷褒獎他的不尋常事迹。

王初應　施合德

王初應，漳州長泰人。至大四年二月，從父義士樵劉嶺山，有虎出叢棘中，搏義士，傷右肩，初應赴救，抽鐮刀刺虎鼻殺之，義士得生。

泰定二年，同縣施合德，父真祐嘗出耘，爲虎扼于田，合德與從弟發仔，持斧前殺虎，父得生。

并旌其門。

王初應，漳州長泰人。至大四年二月，跟着父親義士到劉嶺山打柴，有老虎從荆棘叢中跑出，抓住義士，抓傷他右肩，初應奔去營救，抽出鐮刀刺入虎鼻把它殺死，義士得以活命。

泰定二年，同縣施合德，父真祐曾下地耕耘，被虎撲倒在田裏，合德與堂弟發仔，持斧上前殺死老虎，父親得以活命。

朝廷均表揚了他們的家門。

鄭文嗣　鄭大和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

文嗣歿，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凛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群從子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狀聞，復其家。部使者余闕爲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他家十代同住，一共二百四十餘年，一文錢一尺布都不敢私占。至大年間朝廷表揚了他的家門。

文嗣死後，堂弟大和接着主持家事，治家更嚴而又恩愛，家庭之中凛然如同官府，子弟稍有過失，即使是已經頭髮花白的人也要受鞭打。每逢年節，大和坐在堂上，衆侄子都衣冠穿戴整齊，排好隊站在東墻下，按次序前進。拜跪敬酒祝壽完畢，都面容嚴肅地拱着手，從西面快步走出，隊列整齊相接，没有敢參差亂走的。看的人嘆息羡慕，説有夏商周三代遺風。朝廷得知此情，免除他家的徭役。部使者余闕爲他家題寫了"東浙第一家"匾額以褒揚他們。

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昏喪葬，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唯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

大和正直，不信奉佛教、道教，加冠、婚嫁、喪葬的禮節，必定考查朱熹《家禮》後執行。父母死，極其哀慟，三年不食用酒肉，子孫跟從感化，都很孝敬。雖然曾經做過官，不敢有絲毫違犯家法的地方。衆婦人衹從事針綫活，不讓干預家政。對於宗族街坊，都以恩德相待。家裏養了兩匹馬，一匹外出，則另一匹因此而不進

孝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于世。

食，人們認爲是爲孝義所感動。大和著有《家範》三卷，流傳於世。

王薦

王薦，福寧人。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絶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黄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奥嶺，值大雪，薦避雪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岩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

王薦，福寧人。性情孝順而好仁義。父曾病重，王薦夜裏對天祈禱，希望減少自己的壽命以延長父親壽命。父親昏厥而又蘇醒，告訴他的朋友説："剛纔有一神人，穿黄衣戴紅巾，恍惚對我説：你的兒子孝順，上天命令賜給你十二年壽。"於是病愈了，後來果然過了十二年死去。母沈氏患渴病，對王薦説："弄瓜給我吃，口渴可以止住。"當時是冬天，在鄉間尋求不到，王薦走到深奥嶺，正遇上下大雪，王薦避雪樹下，想起母親的病，仰望天空而哭泣。忽然看見岩石間青蔓散亂，中間有兩個瓜，於是摘回送給母親。母親吃了它，口渴病立刻好了。

兄孟韐早世，嫂林氏更適劉仲山。仲山嘗以田鬻於薦，及死，不能葬，且無子，族以其貧，莫肯爲之後。薦即以田還之，使置後，且治葬焉。州禁民死不葬者，時民貧未葬者衆，畏令，悉焚柩，棄骨野中。薦哀之，以地爲義阡收瘞之。有死不能斂者，復買棺以贈，人皆感焉。至大四年，其鄉旱，民艱糴，薦盡出儲粟賑之。有施福等十一家，饑欲死，薦聞，惻然欲濟之，家粟已竭，即以己田易穀百石分給之。福等德其活己，每月朔，會佛祠爲祈福。福建宣慰司上狀旌之。

兄孟韐早逝，嫂林氏改嫁劉仲山。仲山曾把田地賣給王薦，等仲山死後，無力下葬，而且也没有兒子，家族中因他貧窮，没有願意做他的後嗣的。王薦便把田地還給他家，使他家能立後嗣，并治辦喪事。州裏禁止百姓死了人不安葬，當時百姓因貧窮没有安葬死者的很多，他們畏懼法令，就都焚燒靈柩，將尸骨抛棄在荒野之中。王薦哀憐他們，用自己的地作爲公衆墓地收葬他們。有死了人無力殮尸的人家，還買棺材送給他們，人們都很感激他。至大四年，他的家鄉鬧旱災，百姓買糧困難，王薦拿出所有存糧賑濟他們。有施福等十一家人快要餓死，王薦聽説，心中憂傷想要救濟他們，可是家中存糧已没有了，便用自己的田地换來糧食一百石分給他們。施福等感激他救活自己，每月初一，會集佛祠爲他祈求福祐。福建宣慰司將此情上報，朝廷表揚了他。

郭全

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及壯，父庭玉又卒，居廬三載，啜粥面墨。事繼母唐古氏甚孝，唐古氏生四子，皆幼，全躬耕以養。既長娶婦，各求分財異居，全不能

郭全，遼陽人。幼年喪母，悲哀得像成年人一樣。長大後，父庭玉又死去，廬墓三年，祇喝粥以致面色憔悴。事奉繼母唐古氏非常孝敬，唐古氏生有四個兒子，都還幼小，郭全親自耕作以養活他們。長大後他們分别娶了媳婦，各自要求

止，凡田廬器物，悉自取朽弊者，奉唐古氏以居，甘旨無乏。唐古氏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毁瘠，廬其墓終喪。

劉德

又有劉德，奉元人。父娶後妻何氏，德事之如所生。家貧，傭工取直，寸錢尺帛皆上之。四弟并何出，德撫愛尤篤。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爲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鄉里稱爲劉佛子。

馬押忽

馬押忽，也里可温氏。素貧，事繼母張氏、庶母吕氏，克盡子職。

劉居敬

劉居敬，大都人。年十歲，繼母郝氏病，居敬憂之，懇天以求代。

狀聞，并褒表之。

楊皞

楊皞，扶風人。父清，母牛氏。牛氏嘗病劇，皞叩天求代，遂痊，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皞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牛氏殁，哀毁特甚。葬之日，大雨，獨皞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悦。葬畢，令妻衛氏家居養清，皞獨廬墓上，負土爲墳，蔬食水飲，終其喪。清卒，亦如之。

丁文忠

丁文忠，許州偃城人，業鼓冶。母和氏疾，與弟文孝竭力調侍。母卒，文忠廬墓側，不與妻面者三年。父貴又疾，醫不能療，文忠造車一輛，兄弟共御之，載父禱于嵩山、五臺、泰安、河瀆諸祠，途遇異僧遺藥而愈。延祐七年，旌之。

分家財另外居住，郭全不能制止，所有田地房屋器具財物，自己都拿朽壞破舊的，和唐古氏一起居住，供養從不缺乏。唐古氏死時，郭全六十多歲了，悲痛之極，在墓旁廬居直到服喪完畢。

又有劉德，奉元人。父娶後妻何氏，劉德對待她如同是親生母親一樣。家裹貧窮，劉德爲人家做雇工掙錢，哪怕一點點收入都上交繼母。四個弟弟都是何氏所生，劉德對他們的撫愛尤爲深厚。五十歲還没有娶妻，借錢先給弟弟找媳婦，弟弟們也都受他的美德感化，一家相處非常和睦。鄉里稱他爲劉佛子。

馬押忽，也里可温人。素來貧窮，事奉繼母張氏、庶母吕氏，能盡兒子的責任。

劉居敬，大都人。十歲時，繼母郝氏生病，居敬很憂慮，向天懇求以己代母。

朝廷得知這些情况，均褒揚了他們。

楊皞，扶風人。父楊清，母牛氏。牛氏曾病重，楊皞向天叩拜乞求以己代母，於是病愈，第二次又是如此。後來牛氏失明，楊皞登上太白山取來神泉水給她洗眼，使她復明。牛氏死後，極其悲痛。下葬那天，下大雨，惟獨楊皞母親墓地前後數里之内，密雲遮蔽，雨不落地，送葬的人大爲高興。下葬完畢，楊皞讓妻子衛氏在家奉養楊清，自己獨自廬居墓上，擔土造墳，衹吃蔬菜粗食喝白水，一直到服喪期滿。楊清死後，也是如此。

丁文忠，許州偃城人，是冶煉金屬的工匠。母和氏有病，與弟文孝盡力調養服侍。母親死後，文忠廬居墓旁，三年不與妻子見面。父丁貴又病，醫藥不能治，文忠造了一輛車，兄弟倆一起駕馭，載着父親到嵩山、五臺、泰安、河瀆各個廟堂去祈禱，途中遇到一個怪僧送藥服後痊愈。延祐七年，朝廷表揚了他。

邵敬祖　李彦忠　譚景星　郭成

邵敬祖，宛丘人。父喪廬墓。母繼殁，河决，不克葬，殯于城西。敬祖露宿依其側，風雨不去。友人哀之，爲縛草舍庇之，前後居廬六年，兩髀俱成濕疾。至治三年，旌其家。

邵敬祖，宛丘人。父喪廬居墓旁。母親接着死去，潁河决口，不能下葬，靈柩停放在城西。敬祖露宿在旁邊，颳風下雨都不離去。朋友可憐他，爲他搭蓋了一所草屋遮護，前後共在小屋居住了三年，兩腿都得了風濕病。至治三年，朝廷表揚了他的家。

其後又有永平李彦忠，父喪廬墓，八年不至家。

這以後又有永平李彦忠，父喪廬居墓旁，八年没有回家。

茶陵譚景星，幼失父，追念之，廬其墓十年。

茶陵譚景星，幼年喪父，追憶思念，廬居墓旁十年。

亳州郭成，年七十一，母喪，食粥廬墓一年，朝夕哭臨。人哀其老而能孝。

亳州郭成，七十一歲時，母喪，衹喝粥，廬居墓旁一年，早晚到墓前哭悼。人們憐憫他雖老却仍能孝順。

扈鐸

扈鐸，汴梁蘭陽人。蚤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鐸爲買妾，歲餘，産一女。其妾性頗不慧，熟寐，壓女死。久之，伯父卒，鐸喪之甚哀。遺腹生一男，鐸懲前失，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己復廬户外，中夜審察，不敢安寢。弟能食，常自抱哺，與同卧起，十年不少怠。弟有疾，鐸夜稽顙星斗哀禱曰："天不伐余家，鐸父子間可去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旦，弟愈。母卒，哀毁逾禮，廬于墓側，不理家事，宗族勸之歸，鐸曰："今歲凶多盗，吾家雖貧，安知墓中無可欲乎！倘驚吾親之靈，雖生何爲！"卒守廬不去。

扈鐸，汴梁蘭陽人。早年喪父，由伯父撫育。長大後，對待伯父如同親生父親一樣。伯父年老無子，扈鐸爲他買一妾，一年多後，生下一個女兒。他的妾生性很笨，熟睡中，將女兒壓死。過了一段時間，伯父死去，扈鐸爲他服喪非常哀痛。父妾生一遺腹子，扈鐸鑒於她以前的過失，讓自己的母親和妻子的妹妹看護他，自己又住在户外小棚内，半夜起來審視察看，不敢安睡。等弟弟能吃飯了，常親自抱着喂哺，和他一同起卧，十年中没有一點懈怠。弟有病，扈鐸夜裏對着星斗伏地叩拜哀禱道："上天不滅我家，鐸父子之中可死一人，但不要讓我弟去死，使伯父無後。"第二天早上，弟病愈。母死，哀痛過度，廬居墓旁，不管家事，宗族中的人勸他回家，扈鐸説："今年饑荒盗賊多，我家雖窮，誰知墓中没有賊所想要的東西呢？如果驚動了我母的在天之靈，我雖然活着又有什麽意思！"始終守墓居廬不離去。

孫秀實

孫秀實，大寧人。性剛毅，喜周人急。里人王仲和嘗托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棄其親逃去。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饋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爲代償，

孫秀實，大寧人。性情剛毅，樂於救人急難。里中人王仲和曾托秀實向富人借鈔二千錠，貧困不能償還，抛下他的父母逃走。幾年後，他的父母思念他病倒，秀實每天送柴米問候，他們始終還是不快樂。秀實哀憐他們，把債務全部代

取券還其親，復命奴控馬齎金，訪仲和使歸，父子歡聚，聞者莫不嗟美。又李懷玉等貸秀實鈔一千五百錠，度無以償，盡還其券不徵。

爲償還，把借據取回還給他父母，又命家奴騎着馬帶着錢，尋訪仲和讓他回家，父子歡聚，聽説的人没有不嘆息贊美的。另外李懷玉等向秀實借錢一千五百錠，估計他們還不起，就把借據全部退還給他們不再索還。

賈進

復有賈進，大同人。大德九年，地震，民居多傷，且乏食，進給酒藥炭米濟之。每歲冬，製木綿裘數百襲衣寒者。買地爲義阡，使無墓者葬之。

還有賈進，大同人。大德九年，地震，民房多損壞，而且缺乏食物，賈進供給酒藥柴米救濟他們。每年冬天，都做數百件木棉襖給挨凍的人穿。買地作爲公共墓地，讓没有墓地的人安葬。

李子敬

李子敬，陝西三原人。嫁不能嫁者五十餘人，葬不能葬者五十餘喪，焚逋券四萬餘貫。

有司以名聞，并旌之。

李子敬，陝西三原人。嫁出無力出嫁的女子五十多人，安葬無力下葬的五十多具尸體，焚毁借據四萬餘貫。

有關衙門將他們的名字上報，朝廷均表揚了他們。

宗杞

宗杞，大都人。年十九，父内宰卒，擗踴號泣，絶而復蘇，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哀氣傷心，遂成疾。伏卧床榻，猶哭不止，淚盡，繼之以血。既葬，疾轉甚。杞有繼母，無他兄弟，度不能自起，作遺書囑其妻楊氏曰：“汝善守志，以事吾母。”遂卒。楊氏遺腹生一男，人以爲孝感，天不絶其嗣云。泰定三年，旌其門。

宗杞，大都人。十九歲，父内宰死，捶胸頓足號哭，昏死又蘇醒，三天湯水不進。哀痛之氣傷心，於是成病。伏卧床上，還哭泣不止，淚哭乾了，接着流出血來。父親下葬後，他的病更加沉重。宗杞有繼母，没有其他兄弟，自己估計這病好不了，寫遺書囑咐他的妻子楊氏説：“你好好守節，以事奉我母。”於是死去。楊氏生一遺腹子，人們認爲是被他的孝義所感動，所以上天不斷絶他的後嗣。泰定三年，朝廷表揚了他的家門。

趙榮

趙榮，扶風人。母强氏有疾，榮割股肉啖之者三。復負母登太白山，禱于神，得聖水飲之，乃痊。後年七十五卒，榮號痛不食，三日方飲水，七日乃食粥。葬之日，白雲庇其墓前後十五里，葬畢而散。榮負土成墳，廬其側終喪。

趙榮，扶風人。母强氏有病，趙榮多次割大腿肉給她吃。又背着母親登太白山，向神祈禱，求得聖水給母親喝下，病就好了。後來活到七十五歲死，趙榮號哭哀痛不進食，三天纔喝水，七天纔吃粥。下葬那天，白雲遮蔽墓地前後十五里的天空，下葬完畢纔消散。趙榮擔土造成墳丘，廬居墓旁直至服喪期滿。

吴好直

吴好直，華州蒲城人。父歿，事繼母孝，兄弟嘗求分財，好直勸諭

吴好直，華州蒲城人。父親死後，對繼母孝敬，兄弟曾要求分家財，好直勸説不行，就把

不能止，即以己所當得，悉推與之。出從師學，澹泊三十年，無少悔。又有甄城柴郁、陳舜咨，皆能孝友，以己産分讓兄弟。縣令言狀，并表美之。

自己應得到的一份，都分給他們。出外從師求學，恬淡寡欲三十年，毫不後悔。又有甄城柴郁、陳舜咨，都能孝敬友愛，把自己的家産分讓給兄弟。縣令將他們的情况上報，朝廷都表彰了他們的美德。

余丙

余丙，建德遂安人。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亡，不忍葬，結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户守視。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與子慈亟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柩俱焚。俄暴雨，火滅。

余丙，建德遂安人。幼年喪母，慟哭成疾。父死，不忍下葬，在古山下搭房子，停靈柩在裏面，每天閉門看守。有牧童不慎失火，蔓延到停靈柩的小屋，余丙和兒子余慈急忙撲救而撲滅不了，便要投身火中，和靈柩一起焚毁。忽然間，下起暴雨，火被澆滅。

徐鈺

徐鈺，鎮江人。始冠，侍父鎮，將之婺源，過丹陽小溪，鎮乘橋失足，墮水中。同行者立岸上，不能救。鈺投溪擁鎮出，鎮得挽行舟以升。鈺力憊，且水勢湍急，遂溺死，尸流四十五里，得于灘。江浙行省言狀，表異之。

徐鈺，鎮江人。剛二十歲，侍奉父親徐鎮，要到婺源去，過丹陽小溪時，徐鎮上橋失足落水。同行的人站在岸上，不能相救。徐鈺投入溪中推徐鎮出水，徐鎮得以扶着行船爬出水中。徐鈺氣力用盡，而且水勢湍急，被淹死，尸體順流而下四十五里，在河灘上被找到。江浙行省將情况上報，朝廷表彰了他的突出事迹。

尹莘

尹莘，汴梁洧川人。至治初，游學於京師，忽夢母疾，心怪之。馳歸，母已亡。居廬蔬食，哀毁骨立，每鷄鳴而起，手治祭饌，詣墓所哭奠之，風雪不廢。父輔臣嘗病疫，莘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嘗其糞以驗差劇，夜則禱於天曰："莘母亡不能見，父病不能治，爲人子若此，何以自立於世，願死以代父命。"數日愈，鄉里嗟異之。

尹莘，汴梁洧川人。至治初年，在京師游學，忽然夢見母親病了，心中奇怪。趕回家，母已死。在墓邊廬居，粗茶淡飯，哀痛至極，身體消瘦。每天鷄叫就起，親手製作祭祀食品，到墓地哭着祭奠，風雪天也不停止。父輔臣曾患瘟疫，尹莘侍奉湯藥，睡覺時也不脱衣服，品嘗他的糞便以檢驗病情好壞變化，夜裏則對天祈禱道："莘母死不能見面，父病不能醫治，身爲人的兒子却像這個樣子，憑什麽在這世上自立，願一死以代替父命。"數日後父親病愈，鄉里感嘆這件事的奇異。

孫希賢

又有高唐孫希賢，母病痢，希賢閲方書，有曰"血温身熱者死，血冷身凉者生"。希賢嘗之，其血温，乃號泣祈天，求身代之，母遂愈。

又有高唐孫希賢，母得痢疾，希賢讀醫書，書中説"血温身熱的人會死，血冷身凉的人會活"。希賢一試，她的血是温的，便號哭着向天祈禱，請求以自身代替，母親於是痊愈。

卜勝榮

高郵卜勝榮，母痢，不能藥，

高郵卜勝榮，母患痢疾，不能治，每天嘗

日嘗痢以求愈。兄疾，禮北辰，乞減己年延之。并痊。

她瀉下的膿便以求能痊愈。兄病，向北極星祈禱，乞求減少自己壽命以延長兄的性命。兩人病都痊愈。

劉廷讓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至順初，北方兵起，民被殺掠。廷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于懷，兵急，廷讓乃棄己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事聞，旌之。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至順初年，北方兵亂興起，百姓被殺害掠奪。廷讓携家躲避山中，有小弟弟正在吃奶，母王氏抱在懷中，兵士追得急，廷讓就丢棄自己的兒子，一手抱着幼弟，一手扶着母親，快跑纔得以幸免。朝廷得知此事，表揚了他。

劉通

劉通，亳州譙縣人。家貧業農。母卜氏，好聲樂，每眩技者以簫鼓至門，必令娱侍，或自歌舞，以悦母心。卜氏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復明。至大間鄱陽黄鎰，皇慶間諸暨丁祥一，皆以親喪明，以舌舐之，復能視。并命褒表。

劉通，亳州譙縣人。家貧務農。母卜氏，喜愛聽音樂，每當賣藝的人吹簫敲鼓到門口，劉通必定叫他們表演，或親自唱歌跳舞，以取悦母親。卜氏眼睛失明，劉通發誓戒絶酒肉，祈禱三十年不懈怠，卜氏八十五歲時，忽然復明。至大年間鄱陽黄鎰，皇慶年間諸暨丁祥一，都因父母失明，用舌頭舔他們的眼睛，結果又能看見了。朝廷都下令予以褒揚。

張旺舅

張旺舅，安豐霍丘人。幼失父，母陳氏居貧守志，旺舅九歲，賣餳以養。及長，母病，伏枕數月，旺舅無貲命醫，惟日夜痛哭，禮天求代，未幾遂愈。又自以生業微不能多給，竟不娶，以終母年。縣令言于朝，旌之。

張旺舅，安豐霍丘人。幼年喪父，母陳氏安貧守節，旺舅九歲，賣餳糖奉養母親。到長大後，母病，卧床不起數月，旺舅没錢請醫生，衹有日夜痛哭，向天祈禱請求代替母親，不久母親病愈。又因爲自己的生意本小利微不能多供養，竟然不娶妻，以奉養母親終老。縣令上報朝廷，朝廷表揚了他。

張思孝

張思孝，華州人。母喪，以孝聞。父疾，調護甚至，不愈，以父涕洟半器，垂泣盡飲之，復潔齋致禱，乞以身代，未幾，遂痊。至順三年，表其門。

張思孝，華州人。母喪，以盡孝聞名。父病，調治護理非常周到，不愈，將父親的鼻涕眼淚半盅，哭着都喝了，然後又齋戒祈禱，乞求以自身代替，不久，父親病愈。至順三年，朝廷表揚了他的家門。

杜佑

杜佑，邳州人。河南行省署爲三叉口水、馬站提領。父成病于家，佑忽心驚，舉體沾汗，即棄職歸。父病始三日，遂禱神求代，且嘗糞以驗疾。父卒，廬墓盡哀，有馴兔之瑞。

杜佑，邳州人。河南行省派他署理三叉口水、馬站提領。父杜成在家病了，杜佑忽覺心中一驚，遍身出汗，立即辭職回家。父親病倒剛三天，便向神祈禱請求代父，并且嘗父糞便以檢驗病情。父死，在墓旁廬居竭盡哀思，有吉祥之兆

的馴兔出現。

長壽

長壽，父帖住，官平章政事，生五子。長山壽早世，次即長壽，次永壽、福壽、忙古海牙。元統間，帖住歿，長壽哀毀盡禮。服闋，當廕敘，與弟羅拜母前曰："吾父廉貧，諸弟未有所立，願以職讓永壽。"永壽讓福壽，福壽曰："二兄能讓，福壽獨不能耶!"以讓忙古海牙，母從之。忙古海牙遂告廕，爲太禧宗禋院神御殿侍禮佐郎，階奉議大夫。兄弟奉母尤篤，邦閭美之。

長壽，父帖住，官平章政事，生了五個兒子。長子山壽早年去世，次子就是長壽，再次是永壽、福壽、忙古海牙。元統年間，帖住死，長壽哀痛至極，完全符合禮節要求。服喪完畢，應該根據父親的功業授官了，長壽和弟弟們在母親面前環繞下拜道："我父廉潔清貧，各位弟弟没有可供自立的資産，我願意將職位讓給永壽。"永壽讓職位給福壽，福壽説："兩位哥哥能謙讓，惟獨我福壽不能謙讓嗎!"把職位讓給忙古海牙，母親依從了他們。忙古海牙於是接受由於父親的功業而授的官職，任太禧宗禋院神御殿侍禮佐郎，官階爲奉議大夫。兄弟事奉母親更加篤厚，街坊四鄰都稱贊他們。

梁外僧

至大間，河中梁外僧，親喪廬墓，兄那海爲奥魯官，自以嘗遠仕，不得養其親，即棄職，舉外僧代之。人稱外僧能孝，那海能義。又有畏吾氏秋秋，及濠州高中、嘉定武進，皆以侍親不願仕，以祖父廕讓叔父昆弟云。

至大年間，河中梁外僧，父母去世廬居墓邊，兄那海爲奥魯官，自認爲曾經在遠方做官，不能奉養父母，便辭職，舉薦外僧代替他。人們稱道外僧能盡孝，那海能講義。又有畏吾氏秋秋，及濠州高中、嘉定武進，都因侍奉父母而不願做官，把由於祖父的功業而授的官職讓給了叔父兄弟。

孫瑾

孫瑾，鎮江丹徒人。父喪，哀毁，嚴冬跣足而步，停柩四載，衣不解帶，常食粥，誦佛書。及葬，載柩渡江，潮波方涌，俄順風翼帆，如履平地。事繼母唐氏尤孝，嘗患癰，瑾親吮之；又喪目，瑾舐之復明。唐氏卒，卜日將葬，時春苦雨，瑾夜號天乞霽，至旦，雲日開朗。甫掩壙，陰氣復合，雨注數日不止。

孫瑾，鎮江丹徒人。父喪，哀痛過度，嚴冬裏光着脚走路，停放靈柩四年，睡覺不脱衣服，經常吃粥，誦讀佛經。到下葬時，船載靈柩渡江，潮水正波濤洶涌，他的船忽然順風鼓帆，如同行走在平地上一樣。事奉繼母唐氏格外孝敬，唐氏曾長惡瘡，孫瑾親自吸吮；唐氏又失明，孫瑾舔她的眼使她復明。唐氏死，選好日子將要下葬，時逢春雨下個不停，孫瑾夜裏對天哭號乞求天晴。到了早上，雲開日出，剛掩埋完墓穴，陰氣又合攏來，雨下數日不止。

吴希曾

又有吴希曾，睢寧人。父卒，葬之日大雨，希曾跪柩前，炷艾燃腕，火熾，雨止。既葬，廬於墓左。

縣上狀，并旌之。

又有吴希曾，睢寧人。父死，下葬那天下大雨，希曾跪在靈柩前，點燃艾炷燒自己手腕，火焰大起來，雨就停了。下葬後，廬居墓旁。

縣裏將情況上報，朝廷都表揚了他們。

張恭

張恭，河南偃師人。以兵部符署鷹房府案牘，親老，辭歸侍養，墾理先墓，身負水灌松柏。父喪，過哀。侍母馮氏尤謹。歲凶，恭夫婦采野菜爲食，而嘗奉甘旨無乏。母有疾，恭手除溷穢，喂哺飲食，且嘗糞以驗疾勢。天曆初，西兵至河南，居民悉竄。恭守視母病，項中一劍，不去，母驚悸而歿，恭居喪盡禮，人稱孝焉。有詔旌其間。

張恭，河南偃師人。以兵部符署任鷹房府案牘，父母年老，辭職回家侍養，整修祖先墓地，親自背水灌溉松柏。父喪，悲哀過度。侍奉母親馮氏格外恭敬。遇到災年，張恭夫婦采野菜作爲糧食，而供養母親的美味食物從不缺乏。母有病，張恭親手爲她清除糞便，喂水喂飯，并且口嘗大便以檢驗病情。天曆初年，西部軍攻進河南，居民全都逃跑。張恭看護母親的病，脖子中了一劍，也不離去，母親受驚而死，張恭居喪而盡爲子之禮，人們稱贊他孝順。朝廷下令表揚了他的家門。

訾汝道

訾汝道，德州齊河人。父興卒，居喪，以孝聞。母高氏治家嚴，汝道承順甚恭。母嘗寢疾，晝夜不去側。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室無私蓄，我一旦不諱，此物非汝有矣，可善藏之，毋令他兄弟知也。"汝道泣拜曰："吾父母起艱難，成家業，今田宅牛羊已多，汝道恨無以報大恩，尚敢受此，以重不孝之罪乎！"竟辭之。母卒，哀毁，終喪不御酒肉。

性尤友愛，二弟將析居，汝道悉以美田廬讓之；二弟早世，撫諸孤如己子。鄉人劉顒等貧無以爲生，汝道割己田各畀之，使食其租終身。里中嘗大疫，有食瓜得汗而愈者，汝道即多市瓜及携米，歷户饋之。或曰："癘氣能染人，勿入也。"不聽，益周行問所苦，然卒無恙。有死者，復贈以櫓櫝，人咸感之。嘗出麥粟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汝道聚其券焚之。縣令李讓爲請旌其家。

訾汝道，德州齊河人。父訾興死，居喪以盡孝聞名。母高氏治家嚴格，汝道奉承孝順非常恭敬。母曾卧病，汝道晝夜不離左右。一天，母親背着人給他一些金珠道："你素來孝順，没有自己的私人積蓄，我一旦死去，這東西到不了你手中，把它好好藏起來，不要讓别的兄弟知道了。"汝道哭着下拜道："我父母創業艱難，成就這份家業，如今田地房屋牛羊已不少，汝道恨没有什麽能够報答大恩，難道還敢接受這些，以加重我的不孝之罪嗎！"竟然推辭掉了。母死，哀傷過度，整個服喪期間都不吃酒肉。

汝道性情格外友愛，兩個弟弟要分居，汝道把好的田地房屋都讓給他們；兩個弟弟早逝，撫養他倆的幾個遺孤如同自己的兒子一樣。同鄉劉顒等貧困無以謀生，汝道分割自己的田地送給他們，使他們能終身依靠地租爲生。里坊中曾流行大瘟疫，有吃瓜出汗而痊愈的，汝道立即大量買瓜并携帶糧米，挨户送去。有人説："瘟疫能傳染人，别進去。"他不聽，更加到處去慰問疾苦，却始終没有傳染上病。有的人家死了人，還送薄棺，人們都很感激他。他曾拿出麥粟借給鄉人，到了秋天，蝗蟲吃食了莊稼，鄉人無力償還，汝道聚集他們的借據燒掉。縣令李讓請示朝廷表揚了他家。

元史卷一百九十八

列傳第八十五

孝友(二)

王庸

王庸字伯常,雄州歸信人。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庸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毁幾絶,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卧之地獨不沾濕,咸嘆異而去。復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家,歲得蜜蠟,以供祭祀。

王庸字伯常,雄州歸信人。事奉母親李氏以孝敬聞名。母有病,王庸夜裏向北極星祈禱,直至叩頭出血,母親的病於是痊愈。到母死時,哀傷過度幾乎昏絶,露宿墓前,早晚悲傷號哭。一天晚上,突然下起雷雨,鄰人拿着炕席前去想給他遮雨,看見惟獨王庸坐卧的地方没有淋濕,都驚嘆怪異而去。又有蜜蜂數十窩,飛來停在他家,每年收得蜂蜜蜂蠟,以供祭祀使用。

黄贇

黄贇字止敬,臨江人。父君道,延祐間求官京師,留贇江南。時贇年幼,及既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殁已三年矣。庶母聞贇來,盡挾其貲去,更嫁,拒不見贇。贇號哭語人曰:"吾之來,爲省吾父也。今不幸吾父已殁,思奉其柩歸而窆之,莫知其墓。苟得見庶母示以葬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遺財邪!"久之,聞庶母居海濱,亟裹糧往,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贇哭禱于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斂時有某物可驗。"啓朽棺,得父骨以歸。

黄贇字止敬,臨江人。父君道,延祐年間到京師謀求官職,將黄贇留在江南。那時黄贇年幼,長大後,聽説他的父親娶了後妻住在永平,便去探望,可是父親死去已經三年了。庶母聽説黄贇來了,把所有家財都帶走,改嫁,拒不見黄贇。黄贇號哭着對人們説:"我來是爲了看望我的父親。如今不幸我父親已死,想奉迎他的靈柩回家安葬,却不知他的墓地在哪裏。衹要能見着庶母告訴我下葬之處,就死也無遺恨了,還忍心貪圖遺産嗎?"過了一段時間,聽説庶母住在海邊,急忙帶着乾糧前往,庶母又拒絶見他,三天不讓進門。庶母的弟弟可憐他,陪他到永平屬縣樂亭尋找他父親的墳墓,又没找到。黄贇哭着向神祈禱,一天夜裏夢見父親用手杖指着下葬之處説:"看見一片磚就可找到。"第二天到那塊地方尋找,庶母的弟弟説:"真是這裏了,殮埋時有某物可以驗證。"於是打開朽爛的棺木,取得父親遺骨回家。

石明三

石明三者，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明三自外歸，覓母不見，見壁穿而卧内有三虎子，知母爲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側，伺母虎至，斫其腦裂而死。復往倚岩石傍，執斧伺候，斫殺牡虎。明三亦立死不仆，張目如生，所執斧牢不可拔。

石明三，和母親居住在餘姚山中。一天明三從外面回來，找不見母親，見墻壁穿破，卧室内有三隻虎仔，知道母親被虎所害。於是把虎仔全殺死，磨快巨斧站在墻邊，等母虎來到，把它的腦袋砍裂而死。又去靠在岩石旁，拿着斧子等候，砍殺了公虎。明三也站着死去不倒下，睁着眼睛像活着一樣，拿着的斧子牢不可拔。

劉琦

劉琦，岳州臨湘人。生二歲而母劉氏遭亂陷于兵，琦獨事其父。稍長，思其母不置，常嘆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輒歔欷泣下。及冠，請於父，往求其母，遍歷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於池州之貴池，迎以歸養。其後十五年而父歿，又三年而母歿，終喪猶蔬食。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門曰"孝義"。

劉琦，岳州臨湘人。生下來兩歲時母劉氏遭戰亂落入亂兵手中，劉琦獨自事奉他的父親。稍微長大，思念母親不止，常嘆息道："人家都有母親，而惟獨我没有！"往往欷歔淚下。到了二十歲，請求父親同意，去尋找他的母親，走遍黄河南北、淮河東西，好幾年都没找到。後在池州的貴池找到，接回奉養。這以後十五年父死，又過三年母死，服喪完畢還是粗茶淡飯。有關部門上報他的事迹，朝廷旌表他的家門爲"孝義"。

劉源

劉源，歸德中牟人。母吴氏，年七十餘，病甚不能行。適兵火起，且延至其家，鄰里俱逃，源力不能救，乃呼天號泣，趨入抱母，爲火所焚而死。

劉源，歸德中牟人。母吴氏，七十餘歲，病重不能行走。適逢兵亂起火，將要蔓延到他家，鄰居們都逃走，劉源無法撲滅大火，於是呼天號哭，衝進屋去抱母親，被火燒死。

祝公榮

祝公榮字大昌，處州麗水人。隱居養親，事母甚孝。母歿，居喪盡禮。竈突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鄉里異之。塑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

祝公榮字大昌，處州麗水人。隱居奉養雙親，事奉母親非常孝順。母死，居喪完全符合禮節。竈屋突然失火，公榮無法撲滅，便伏在棺材上痛哭，那火就自己熄滅了，鄉親們都認爲這事很奇異。公榮在堂屋放置父母二人的塑像，早晚侍奉如侍奉活人一樣。

陸思孝

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病痢，思孝醫禱久之，不效。思孝方欲刲股肉爲糜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即以奉母，其疾遂愈。

陸思孝，紹興山陰砍柴人，性情極爲孝順。母老得痢疾，思孝求醫祈禱很長時間，没有效果。思孝正要割大腿肉煮爛讓母親服用，忽然睡夢中仿佛有神人授給藥劑，思孝得到後很驚異，當即給母親服用，母親的病便好了。

姜兼

姜兼，嚴州淳安人。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至孝。母死，兼哀慕幾絶。

姜兼，嚴州淳安人。七歲喪父，與兩個哥哥奉養母親極爲孝順。母死，姜兼哀傷思念幾乎昏

既葬,獨居墓下,朝夕哭奠,寂焉荒山中,躬自樵爨,蔬食飲水,一衰麻寒暑不易。同里陳氏、戴氏子不能事其父母,聞兼之行,慚感而悔,皆迎養焉。

厥。下葬之後,獨自居住墓旁,早晚哭着祭奠,在空寂的荒山中,親自砍柴燒火,粗茶淡飯,一件喪服寒冬酷暑都不更換。同里陳氏、戴氏的兒子不能侍奉他們的父母,聽説姜兼的行爲,慚愧感動而後悔,都把父母接回奉養。

胡伴侶

胡伴侶,鈞州密縣人。其父實嘗患心疾數月,幾死,更數醫俱莫能療。伴侶乃齋沐焚香,泣告于天,以所佩小刀於右脅傍刲其皮膚,割脂一片,煎藥以進,父疾遂瘳,其傷亦旋愈。朝廷旌表其門。

胡伴侶,鈞州密縣人。他的父親曾患心痛病數月,幾乎死掉,換了幾個醫生都治不了。伴侶便齋戒沐浴燒香,哭着向天禱告,用佩帶的小刀在右脅旁劃開皮膚,割下一片脂肪,煎藥進上,父病便痊愈了,他自己的傷也很快好了。朝廷旌表了他的家門。

王士弘

王士弘,延安中部人。父撙有疾,士弘傾家貲求醫,見醫即拜,遍禱諸神,叩額成瘡。父歿,哀毁盡禮,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墓廬上有奇鵲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親近,若相狎然,衆咸異之。終喪,復建祠於塋前,朔望必往奠祭,雖風雨不廢也。有司上其事于朝,旌表之。

王士弘,延安中部人。父王撙有病,士弘拿出全部家財求醫,見到醫生就下拜,所有的神都祈禱遍了,額頭也叩破了。父死,非常哀傷,守喪盡做兒子的禮節,在墓旁居住了三年,没有進過家門。墓旁小屋上有奇異的喜鵲來作巢,飛鳥聚集,和士弘親近,顯得很親昵,使人們都很驚異。服喪期滿,又在墓前修建祠堂,每逢初一和十五必定前往祭奠,雖颳風下雨也不停止。有關部門把他的事迹上報給朝廷,他得到了旌表。

何從義

何從義,延安洛川人。祖良、祖母李氏偕亡,從義廬於墓側,旦夕哀慕,不脱絰帶,不食菜果,惟啖疏食而已。事父世榮、母王氏,孝養尤至。伯祖温、伯祖母郝氏,叔祖恭、叔祖母賀氏,叔祖讓、叔祖母姜氏,叔父珍、叔母光氏,皆無子。比其亡也,從義咸爲治葬,築高墳,祭奠以禮,時人義之。

何從義,延安洛川人。祖父何良、祖母李氏都已去世,從義廬居墓旁,早晚哀傷思念,睡覺不脱衣服,不吃菜肴水果,是吃粗糲的粥。事奉父親世榮、母親王氏,孝養更爲周到。伯祖父何温、伯祖母郝氏,叔祖父何恭、叔祖母賀氏,叔祖父何讓、叔祖母姜氏,叔父何珍、叔母光氏,都没有兒子。到他們死的時候,從義都爲他們治辦喪事,修築高墳,按禮節祭奠,當時的人都稱贊他的孝義。

哈都赤

哈都赤,大都固安州人。天性篤孝。幼孤,養母,母嘗有疾,醫治不痊,哈都赤礪其所佩小刀,拜天泣曰:"慈母生我劬勞,今當捐身報之。"乃割開左脅,取肉一片,作羹進母,母曰:"此何肉也?其甘如是!"數日而病愈。

哈都赤,大都固安州人。天性篤厚孝順。自幼喪父,奉養母親王氏。母曾有病,醫治不好,哈都赤磨快他所佩帶的小刀,哭着對天下拜道:"慈母生我辛勞,如今我應當捐獻軀體來報答她。"於是割開左脅,取肉一片,做成羹湯給母親吃,母親説:"這是什麽肉?這麼鮮美!"數日後病愈。

高必達

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忽棄家遠游，莫知所適。必達既長，晝夜哀慕，乃娶妻以養母，而歷往四方求其父，十餘年不得見，心愈悲。忽相傳黄州全真道院中有虛明子者，學道三十年矣，本姓高，建昌人也，匿姓名爲道人云。必達詢問，知爲父，即往拜之，具言家世，及己之所生歲月，大父母之喪葬始末，因哀號叩頭不已。虛明猶瞑坐不顧，久之，斥曰："我非汝父，不去何爲？"必達留侍左右不少懈，辭氣哀惻可矜。其徒謂虛明曰："師有子如此，忍弗歸乎？"虛明不得已，乃還家。必達孝養篤至，鄉里稱之。

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忽然離家出游遠方，不知去什麽地方。必達長大後，晝夜哀傷思念，於是娶妻以奉養母親，自己屢次到四處去尋找父親，十餘年找不到，心中更加悲傷。忽然傳聞黄州全真道院中有叫虛明子的，已學道三十年了，本姓高，是建昌人，隱姓埋名當了道人。必達詢問後，知道是父親，便去拜見，細説家世，及自己的出生年月，祖父母去世及下葬的詳細經過，然後哀哭叩頭不止。虛明還是閉眼坐着不理，半天，訓斥他説："我不是你的父親，還不快走幹什麽？"必達留下侍奉虛明左右毫不懈怠，話語哀傷可憐。虛明的徒弟對虛明説："師父有這樣的兒子，還忍心不回去嗎？"虛明不得已，於是回家。必達孝養篤厚之至，鄉里人都稱道他。

曾德

曾德，漁陽人，宗聖公五十七代孫。母早亡，父仲祥再娶左氏。仲祥游襄陽，樂其土俗，因携左氏家焉。亂兵陷襄陽，遂失左氏。德遍往南土求之，五年乃得于廣海間，奉迎以歸，孝養甚至。有司以聞，詔旌復其家。

曾德，漁陽人，宗聖公五十七代孫。母早死，父仲祥續娶左氏。仲祥游歷襄陽，喜愛那裏的風俗，便携帶左氏在那裏安家。亂兵攻陷襄陽，左氏失踪。曾德到南方到處尋找，五年後在廣海之間找到，接回家，孝養備至。有關部門上報，皇上下詔旌表并免除他家的徭役。

靳昺

靳昺字克昌，絳州曲沃人。兄榮爲奎章閣承制學士，奉母王氏官于朝。母殁，昺與兄榮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雨，流水驟至，昺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昺不忍舍去，遂爲水所漂没。後得王氏柩於三里外，得昺尸於五里外。詔賜孝子靳昺碑。

靳昺字克昌，絳州曲沃人。兄靳榮是奎章閣承制學士，在朝廷做官奉養母親王氏。母死，靳昺與兄靳榮護送靈柩回家鄉。到平定時，下大雷雨，洪水突然來到，靳昺伏在棺柩上，靳榮叫他躲避洪水，靳昺不忍捨棄離去，於是被水所冲走淹没。後來在三里之外找到王氏棺柩，在五里之外找到靳昺的尸體。皇上下詔賜立孝子靳昺碑。

黃道賢

黃道賢，泉州人。嫡母唐無子，道賢在襁褓而生母蘇以疾去。既長，思念生母，屢請於父，得召之歸。道賢竭力養二母，得其歡心。父病篤，道賢晝夜奉湯藥，不離膝下，遍求良醫，莫效。乃夜禱于天，願減己一紀之算，以益父壽，其父遂愈。至元統二年乃殁，果符一紀之數。道賢居喪盡禮，負土築墳，

黃道賢，泉州人。嫡母唐没有生子，道賢還在襁褓時生母蘇就因病離去。長大後，思念生母，多次向父親請求，得以把母親迎回來。道賢竭力奉養兩位母親，得到她們的歡心。父病重，道賢白天夜晚送湯送藥，不離左右，到處尋求高明的醫生，没有效果。於是夜晚向天祈禱，願減少自己十二年的壽命，來延長父親壽命，於是他的父親就痊愈了。到元統二年纔死，果然符合十二年之數。道

廬于墓側,疏食終制。至元二年,有司上其事,旌其門曰"孝子黄氏之門"。

賢居喪盡做兒子的禮節,擔土修墳,廬居在墓旁,粗茶淡飯直至服喪終了。至元二年,有關部門上報了他的事迹,朝廷旌表他的家門爲"孝子黄氏之門"。

史彦斌

史彦斌,邳州人。嗜學,有孝行。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彦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爲厚棺,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彦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爲水所漂,彦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泣横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史彦斌,邳州人。好學,有孝順父母的品行。至正十四年,河水泛濫,金鄉、魚臺的墳墓大多被毁壞。彦斌母親死去,怕有後患,於是造一具厚實棺材,銘刻"邳州沙河店史彦斌母柩",又用四隻鐵環釘在棺木上,然後下葬。第二年,墳墓果然被水冲毁,彦斌用草綁成人形,放在水中,仰頭對天呼叫道:"母棺被水冲走,不知現在何處,願上天可憐居喪兒子的心,藉這個草人,指示我母的棺木在哪裏。"説完,涕淚交流,便乘船跟隨草人漂流,經過十幾天,行船三百多里,草人停止在桑林中,一看,母親棺柩就在那裏,於是運載回來重新安葬。

張紹祖

張紹祖字子讓,潁州人。讀書力學,以孝行聞于朝,特授河南路儒學教授。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曰:"吾父耆德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父也!"賊怒,以戈擊之,戈應手挫鈍,因感而相謂曰:"此真孝子,不可害。"乃釋之。

張紹祖字子讓,潁州人。讀書勤奮,以孝順的品行聞名於朝廷,特授他爲河南路儒學教授。至正十五年,侍奉父親在山裏躲避兵亂,賊兵到,抓住他父親要殺,紹祖哭着説:"我父親是年老而有善德的人,不應殺害,請讓我代替父親去死。况且你們這些人不是父母所生嗎?怎忍心殺害人家的父親呢!"賊兵大怒,用戈擊打他,戈一碰他的手就折斷變鈍,賊兵於是感動地説:"這是真孝子,不能害他。"便釋放了他。

李明德

李明德,瑞州路上高縣人。讀書有志操,孝行篤至。至正十四年,亂兵陷袁州,因抄掠上高,兵執其父欲殺之,明德泣告曰:"子豈不能代父乎?願勿害吾父也!"兵遂殺明德,而免其父,後以高壽終。

李明德,瑞州路上高縣人。讀書有志氣節操,孝行極爲篤實。至正十四年,亂兵攻陷袁州,隨即劫掠了上高,亂兵抓住他的父親要殺,明德哭着求道:"兒子難道不能代替父親嗎?希望不要傷害我的父親!"亂兵便殺了明德而放過他的父親,他父親後來以高壽去世。

張緝

張緝字士明,益都膠州人。性孝友,能詩文。至正七年,與兄紳、弟經同領鄉薦,由澤州儒學正轉泰州幕職,棄之,養親居揚州。十五年,揚州亂,緝母姬氏方卧病,賊突入卧内,舉槍欲

張緝字士明,益都膠州人。性情孝順友愛,能作詩文。至正七年,與兄張紳、弟張經同中鄉試,由澤州儒學正轉任泰州幕職,辭職,奉養父母在揚州居住。十五年,揚州兵亂,張緝的母親姬氏正卧病在床,賊兵衝進卧室,舉槍要刺姬氏,張緝用身

刺姬，緝以身蔽姬，槍中緝脅，三日而死。

體遮蔽姬氏，槍刺中張緝脅部，三天後死去。

魏敬益

魏敬益字士友，雄州容城人。性至孝，居母喪，哀毁骨立。素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爲之嫁娶；歲凶，老弱之饑者，爲糜以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聞皆愕眙不敢受，强與之，乃受而言諸有司。有司以聞于中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嘆曰："世乃有斯人哉！"

魏敬益字士友，雄州容城人。性情非常孝順，母死居喪，哀傷過度而瘦得皮包骨。平素喜歡施捨，遇有大齡未婚嫁的男女，即拿出錢財爲他們辦理嫁娶；遇荒年，有老弱挨餓的人，即熬粥給他們吃。敬益有田地僅十六頃，一天對他的兒子説："自從我買了四莊村的十頃田，全村百姓都不能養活自己，我非常憐憫他們。現在我要把這些田還給原來的田主，你要謹慎地守護好剩下的田，可以不至挨餓。"於是叫來四莊村村民對他們宣布説："我買了你們的田業，使你們貧困難以維持生計，有父母無法奉養，我太不仁義了，請允許我把田地還給你們。"大家聽了都驚愕相視不敢接受，敬益强給他們，纔接受了并告訴有關部門。有關部門上報中書省，請求加以旌表。丞相賀太平嘆息道："世上竟有這樣的人啊！"

湯霖

湯霖字伯雨，龍興新建人。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病熱，更數醫弗能效。母不肯飲藥，曰："惟得冰，我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燠，霖求冰不得，累日號哭於池上。忽聞池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冰澌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湯霖字伯雨，龍興新建人。早年喪父，侍奉母親非常孝順。母曾患熱病，换了幾個醫生不能見效。母親不肯吃藥，説："祇有得到冰，我的病纔能好。"當時天氣非常熱，湯霖找不到冰，一連幾天在池上號哭。忽然聽見池中有戛戛的聲音，擦乾眼淚一看，是冰化成的水，忙取來送給母親喝，母親的病果然好了。

孫抑

孫抑字希武，世居晋寧洪洞縣。抑登進士第，歷仕至刑部郎中。關保之變，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柏村。有亂兵至村剽掠，拔白刃嚇抑母，求財不得，舉刃欲斫之。抑亟以身蔽母，請代受斫，母乃得釋。而抑父被虜去，不知所之。或語之曰："汝父被驅而東矣，然東軍得所掠民皆殺之，汝慎無往就死也。"抑曰："吾可畏死而棄吾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卒得父以歸。

孫抑字希武，世代居住在晋寧洪洞縣。孫抑進士出身，官做到刑部郎中。關保之變時，他携帶父母妻兒到平陽的柏村躲避兵亂。有亂兵到村裏劫掠，拔刀威嚇孫抑的母親，索要錢財得不到，舉刀要砍她。孫抑急忙用身體遮擋母親，請求代母受刀，母親便被釋放。但是孫抑的父親被俘虜而去，不知押到哪裏去了。有人對他説："你父親被驅趕着朝東邊去了，但是東邊軍隊得到所劫掠的村民都殺掉，你要慎重，不要去送死。"孫抑説："我能因怕死而抛棄我父親嗎？"於是前去，出生入死，幾次瀕臨危險，終於找到父親并接回家。

石永

石永，紹興新昌人。性淳厚，事親至孝。值亂兵掠鄉里，永父謙孫年八十，老不能行，永負父匿山谷中。亂兵執其父，欲殺之，永亟前抱父請以身代，兵遂殺永而釋其父。

石永，紹興新昌人。性情淳厚，侍奉父母非常孝順。亂兵劫掠鄉里，石永的父親謙孫八十歲，老邁不能行走，石永背着父親藏在山谷中。亂兵抓住他的父親，要殺了他，石永急忙上前抱住父親請求用自身代替，亂兵就殺了石永而放了他的父親。

王克己

王克己，延安中部人。父伯通歿，克己負土築墳，廬於墓側。貊高縱兵暴掠，縣民皆逃竄，克己獨守墓不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己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可棄也。"遂不去。俄而兵至，見其身衣衰絰，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遂不忍害，竟終喪而歸。

王克己，延安中部人。父伯通死，克己擔土修墳，廬居墓旁。貊高縱容士兵强暴劫掠，縣裏的百姓都逃跑了，惟獨克己守着墳墓不走。家裏人叫他躲避亂兵，克己説："我發誓看守墓地三年，以報答我的父親，即使死也不能放棄。"於是没有走。不久亂兵來到，看見他身穿孝衣，容貌憔悴，説："這是個孝子！"便不忍心殺害，克己竟然能够服滿喪回家。

劉思敬

劉思敬，延安宜君人。事其繼母沙氏、杜氏，孝養之至，無異親母。父年八十，兩目俱喪明，會亂兵剽掠其鄉，思敬負父避于岩穴中。有兵至，欲殺思敬，思敬泣言曰："我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其孝，不忍殺，父子皆免於難。

劉思敬，延安宜君人。侍奉繼母沙氏、杜氏，孝養備至，和對待親生母親没有兩樣。父親八十歲，兩眼都失明了，適逢亂兵劫掠他的家鄉，思敬背着父親躲避在岩穴中。有亂兵來到，要殺思敬，思敬哭着説："我的父親老了，眼睛又看不見，我死不可惜，讓我父親依靠誰去呢？"亂兵憐惜他的孝順，不忍心殺他，父子都幸免於死。

吕祐

吕祐字伯通，晋安人。至正二十六年，郡城破，有卒入其室，拔白刃脅其母林氏索財寶不得，揮刃欲斫母。祐急以身蔽母，而奪其刃，手指盡裂，被傷仆地。良久而蘇，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我死無憾矣。"遂瞑目死。

吕祐字伯通，晋安人。至正二十六年，郡城被攻破，有兵卒進入他的室内，拔刀威脅他的母親林氏索取財寶没有得到，揮刀要砍他的母親。吕祐急忙用身體遮蔽母親，去奪那把刀，手指全都被砍裂，受傷仆倒在地，很久纔蘇醒，睁眼看着母親説："母親幸好没事，我死也没有遺憾了。"然後閉眼死去。

周樂

周樂，温州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日成，通經能文。海賊竊據温州，拘日成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沉日成于水，樂

周樂，温州瑞安人。宋朝狀元周坦的後代。父親周日成，通曉經書能寫文章。海賊竊取占據温州，拘捕日成到海船上，周樂隨同前往，侍奉父親非常恭謹。一天，海賊首領派人把日成沉入水

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己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焉。

中,周樂哭着請求說:"我有祖母,希望留下父親侍養,請求讓我代替父親去死。"海賊不聽,周樂抱着父親不忍捨棄,於是一同死難。

元史卷一百九十九

列傳第八十六

隱　逸

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爲，故高蹈以全其志。使得其時，未嘗不欲仕，仕而行所學，及物之功豈少哉。後世之士，其所藴蓄或未至，而好以迹爲高，當邦有道之時，且遁世離群，謂之隱士。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强起之，及考其實，不如所聞，則曰“是欺世釣譽者也”，上下豈不兩失也哉！

古代的君子，胸中藏有治理世事的謀略學問，考慮所處時代不能有所作爲，因此隱居以保全他們的志向。如果遇上合適的時代，他們未嘗不想做官，通過做官實施所學的本領，有助於人民的功績難道還少了嗎？後代的人，他們積累的知識修養可能還没達到一定程度，却喜歡以模仿古代君子的行迹爲高尚，當國家有道的時候，尚且離開社會人群，稱爲隱士。統治者也隨便根據他們的名聲就强行起用他們，等到考察他們的實際能力，不如所聽到的，就説“這是欺騙世人沽名釣譽的人”，對上邊的統治者和下面作隱士的人來説豈不是兩方面都有損失嗎？

元之隱士亦多矣，如杜瑛遺執政書，暨張特立居官之政，則非徒隱者也，蓋其得時則行，可隱而隱，頗有古君子之風。而世主亦不强之使起，可謂兩得也已。自是以隱逸稱者，蓋往往而有，今摭其可傳者，作《隱逸傳》。

元代的隱士也很多，如杜瑛致執政書，和張特立做官時的政績，就不僅僅是隱者了，他們遇到合適的時代就實行自己的政治抱負，可以隱退就隱退，很有古代君子的風範。而統治者也不强迫起用他們，可以説是兩方面都有所得。自此以隱逸著稱的人，處處都有，現在選取其中可以傳名後世的，寫成《隱逸傳》。

杜瑛

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父時昇，《金史》有傳。瑛長七尺，美鬚髯，氣貌魁偉。金將亡，士猶以文辭規進取，瑛獨避地河南緱氏山中。時兵後，文物凋喪，瑛搜訪諸書，盡讀之，讀輒不忘，而究其指趣，古今得失如指諸掌。間關轉徙，教授汾、晋間。中書粘合珪開府於

杜瑛字文玉，祖先是霸州信安人。父時昇，《金史》中有傳。杜瑛身高七尺，鬍鬚很美，氣質相貌都很魁偉。金朝快要滅亡時，士人們仍以文章謀求做官，杜瑛却隱避在河南緱氏山中。當時是戰亂之後，各種禮儀制度都凋敝淪喪，杜瑛搜集訪求各種書籍，全部通讀，讀過就不忘，并研究其中的宗旨大義，對古今事物的成敗得失瞭如指掌。輾轉遷徙，在汾、晋之間教授學生。

相，瑛赴其聘，遂家焉。與良田千畝，辭不受。術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家人欲發視，輒止之。後來居者果得黄金百斤，其不苟取如此。

中書粘合珪在相州開建府署，徵召僚屬，杜瑛應他的聘請前往，於是住家相州。粘合珪給他良田一千畝，他推辭不肯接受。占卜的人說他住房的地下埋藏有金子，家人想挖掘察看，他總是阻止他們。接替他居住在那裏的人果然挖得黄金一百斤，他就是這樣不肯隨便獲取不屬於自己的東西。

歲己未，世祖南伐至相，召見問計，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爲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聖主。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矣。"帝悦，曰："儒者中乃有此人乎！"瑛復勸帝數事，以謂事不如此，後當如彼。帝納之，心賢瑛，謂可大用，命從行，以疾弗果。

己未年，世祖向南攻伐到了相州，召見他徵詢計策，杜瑛從容對答道："漢、唐以來，作爲君主所賴以治國的，不過法律、軍隊和糧食三件事而已。國家没有法律不能立穩，人没有糧食不能生存，遇到戰亂没有軍隊不能防守。如今宋朝三件事全都輕視，大概快要滅亡了，代之而起的有待於聖明的君主您了。如果控制住襄樊的軍隊，派遣部隊順流而下，以攻打它的背後，成功大業就可以確定了。"皇上高興地說："儒者中竟然有這樣的人！"杜瑛又勸說世祖幾件事，說明事情如不這樣做，後果就將會怎樣。皇上采納了他的建議，心中敬重杜瑛，以爲可以重用，命他隨軍一起走，因他有病没能成行。

中統初，詔徵瑛。時王文統方用事，辭不就。左丞張文謙宣撫河北，奏爲懷孟、彰德、大名等路提舉學校官，又辭，遺執政書，其略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説害之也，横流奔放，天理不絶如綫。今天子神聖，俊乂輻凑，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修復，維其時矣。若夫簿書期會，文法末節，漢、唐猶不屑也，執事者因陋就簡，此焉是務，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終，今不能溯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拯數百千年之禍，僕恐後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人或勉之仕，則曰："後世去古雖遠，而先王之所設施，本末先後，猶可考見，故爲政者莫先於復古。苟因習舊弊，以求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難乎！吾又不能隨時俯仰以赴機會，將焉用仕！"於是杜門著

中統初年，下詔徵召杜瑛。這時王文統正當權，杜瑛推辭不赴朝。左丞張文謙巡視河北，奏請任命他爲懷孟、彰德、大名等路提舉學校官，杜瑛又推辭了。他給當政者寫了一封信，信的大略是："先王的道義不明，是被不合正統的怪誕思想學説所侵害，世態動蕩紛亂，天理却像綫一樣不會斷絶。當今天子神聖，賢能的人才因此而聚集在朝，言聽計從，先王禮樂政教風化的光大復興，正是時候。至於簿册文書、政令施行、法令條文這些小節，漢和唐尚且不屑一顧，如今執政的人因襲過去的弊陋，衹注意這些事太可惜了！有完美的開始不一定就有完美的結局，現在不能溯本求源，明確法律端正風俗，培育人才振興教育，以拯救千百年來的禍患，我怕以後將有説不完的弊害了。"有人鼓勵他做官，他就説："後代離古代雖然遥遠，但先王所設立實施的各種制度任務的輕重緩急，還是可以考察到的，所以執政的人没有比復古還要應該先辦的事了。如果因循舊的弊病，想謀求符合先王的旨意，不也

書，一不以窮通得喪動其志，優游道藝，以終其身。年七十，遺命其子處立、處愿曰："吾即死，當表吾墓曰'緱山杜處士'。"天曆中，贈資德大夫、翰林學士、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獻。

太難了嗎！我又不能隨着時勢的變化周旋應付以追逐機會際遇，怎麽能做官呢！"於是關起門來寫書，完全不因窮困或顯達而喪失動揺他的志向，悠閑自得於學問與技藝之中，以此度過終生。七十歲時，給他的兒子處立、處愿留下遺囑道："我要死了，應當在我墓碑上寫上'緱山杜處士'。"天曆年間，追贈他爲資德大夫、翰林學士、上護軍，追封爲魏郡公，謚號文獻。

所著書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律曆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其於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濁，周徑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之説以實之，而折衷其是非。其於曆，則謂造曆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獨邵子以爲天開於子，取日甲月子、星甲辰子，爲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虚，無閏餘，率以三百六十爲歲，而天地之盈虚，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矣。論閉物開物，則曰開於己，閉於戊；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己，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紀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國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多先儒所未發，掇其要著于篇云。

著作有《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律曆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他對於律度，則探究它的起源，鑽研它的意義，長音短音清濁音，周長直徑乘除法，各自以類别區分開來，用經書史書中的説法加以證實，并判别它們的是非。他對於曆法，則説製造曆法的人都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作爲曆元，惟獨邵子認爲天從子開始，用日甲月子，星甲辰子，作爲歷史紀年單位的計算數目，没有朔虚，没有閏餘，大概以三百六十天爲一年，天地的盈與虚，衆物的消與長，不能超出它的範圍。論及立秋立冬和立春立夏，則説立春立夏在己日，立秋立冬在戊日；五，是天的中央；六，是地的中央；戊己，是每月的中星。又分拆八卦與紀年相配，金朝的大定庚寅年，配《小過》卦的初六爻；元朝的甲寅年三月二十三日寅時，配《小過》卦的九四爻。這些多爲前代學者所未闡發過，取其中要點著録成篇。

張特立

張特立字文舉，東明人。初名永，避金衛紹王諱，易今名。中泰和進士，爲偃師主簿。改宣德州司候。州多金國戚，號難治，特立至官，俱往謁之。有五將軍率家奴劫民群羊，特立命大索閭里，遂過將軍家，温言誘之曰："將軍宅寧有盗羊者邪，聊視之以杜衆口。"潜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縛其奴繫獄，其子匿他舍，捕得之，以近族得減死

張特立字文舉，東明人。原名永，因避金朝衛紹王諱，改爲現名。泰和年間中進士，任偃師主簿。改任宣德州司候。州中有很多金朝后妃的家族，號稱難以治理，特立上任後，都去拜見了他們。有個五將軍率領家奴搶劫了百姓一群羊，特立下令大規模搜索鄉里，便拜訪將軍家，和氣地勸誘他道："將軍的住宅難道會有偷羊的人嗎，不過是看一看以堵大家的嘴。"暗中派人搜索他的後院，發現羊數十隻。於是捆起他的家奴關進獄中，他的兒子藏在别人家，搜捕抓獲，因是后

論。豪貴由是遵法，民賴以全。

正大初，還洛陽令。時軍旅數起，郡縣窘迫，東帥紇石烈牙兀䚟又侮慢儒士，會移鎮陝右，道經洛陽，見特立淳古，不禮之，遽責令治糗具，期三日足，後期如軍法。縣民素賢特立，爭輸於庭，帥大奇之。既而拜監察御史，首言世宗諸孫不宜幽囚；尚書右丞顏盞石魯與細民爭田，參知政事徒單兀典諂事近習，皆當罷黜。執政者忌之。會平章政事白撒犒軍陝西，特立又劾其掾不法。白撒訴于世宗，言特立所言事失實，世宗宥之，遂歸田里。

特立通程氏《易》，晚教授諸生，東平嚴實每加禮焉。歲丙午，世祖在潛邸受王印，首傳旨諭特立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又諭曰："先生年老目病，不能就道，故令趙寶臣諭意，且名其讀書之堂曰麗澤。"壬子歲，復降璽書諭特立曰："白首窮經，誨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昔已賜嘉名，今復諭意。"癸丑，特立卒，年七十五。中統二年，詔曰："中庸先生學有淵源，行無瑕玷，雖經喪亂，不改故常，未遂丘園之賁，俄興窀穸之悲。可復賜前號，以彰寵數。"特立所著書有《易集説》、《歷年係事記》。

妃近族而得以減去死罪。豪門貴族從此遵紀守法，百姓得以保全。

正大初年，遷任洛陽縣令。當時屢興軍事，郡縣財政困難，東帥紇石烈牙兀䚟又侮辱怠慢讀書人，適逢移防鎮守陝右，途經洛陽，見特立淳厚古樸，對他不禮貌，緊急責令他治辦乾糧食物，限三日辦齊，延期依照軍法處置。縣中百姓素來敬重特立，争相送糧到官府，東帥大爲驚奇。不久拜授監察御史，首次上章就説世宗衆孫不應被囚禁；尚書右丞顏盞石魯與普通百姓争奪田地，參知政事徒單兀典諂媚事奉皇上寵臣，都應罷黜。執政官員都忌恨他。適逢平章政事白撒到陝西犒勞軍隊，特立又彈劾他的屬官不守法紀。白撒向世宗告狀，説特立所奏的事情失實，世宗宥免了他，於是回到家鄉。

特立精通程氏《易》，晚年教授學生，東平路嚴實常常對他格外以禮相待。丙午年，世祖在分藩地接受王印，首先傳旨諭示特立道："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隱居養性，朝代更换仍不變，今年快七十了，研究聖人經典，應當賜給美名，以光大他那不爲人知的美德，可特賜名號爲中庸先生。"又曉諭道："先生年老眼有病，不能上路，所以命令趙寶臣曉諭旨意，并命名他讀書的屋子爲麗澤。"壬子年，又降下璽書諭示特立道："深入研究經籍直至年老，教誨學生從不懈怠，行爲没有過頭或是不足之處，學者都推崇他。過去已經賜給美名，現在再一次申諭此意。"癸丑年，特立去世，享年七十五歲。中統二年，世祖下詔道："中庸先生學有淵源，行爲没有瑕疵污點，雖然經歷動亂，不改原來的操守，還没有了却隱居後的宏願，忽然去世，使人憑吊悲傷。可再賜給先前名號，以表彰對他尊寵的禮數。"特立著作有《易集説》、《歷年係事記》。

杜本

杜本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後徙天台，又徙臨江之清江，今爲清江人。本博學，善屬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剌朮得其所上《救荒策》，大奇之，及入爲御史大夫，力薦于武宗。嘗被

杜本字伯原，他的祖先住在京兆，後搬到天台，又遷至臨江的清江，現在是清江人。杜本博學，擅長寫文章。江浙行省丞相忽剌朮得到他所奏上的《救荒策》，大爲賞識，等到入朝任御史大夫後，向武宗極力推薦杜本。曾被召到京師，

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時，聞其名，及即位，以幣徵之，不起。

至正三年，右丞相脱脱以隱士薦，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上尊酒，召爲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於丞相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

本湛静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親、無貲以爲學者，皆濟之。平居書册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曆、度數，靡不通究，尤工於篆隸。所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學者稱爲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年七十有五。

不久歸還隱居在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時，聽到他的名聲，等到即位，用絲綢爲禮物徵召他，他没有應召。

至正三年，右丞相脱脱用隱士名義推薦他，皇上下詔派使者賜給金織花紋的絲綢、上等好酒，召任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傳達君王、丞相的意思，催促他動身。到了杭州，自稱有病堅决推辭，并給丞相寫信道："把萬事合爲一個道理，把萬民合爲一條心，把千年合爲一日，把四海合爲一家，就可以談論制定禮樂制度，從而達到五帝三王時那樣的盛世了。"於是不再往前走。

杜本性格清静寡欲，没有激厲的言語急躁的神色。與人交往特别重義氣，遇有貧窮不能奉養父母、没錢不能求學的人，就接濟他們。平時在家書本不曾放下過。天文、地理、律曆、算術，没有不進行全面研究的，尤其擅長篆書和隸書。著作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學者稱爲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去世，享年七十五歲。

張樞

時有張樞子長者，婺之金華人，亦屢徵不起。樞幼聰慧，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樞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既長，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有問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先後，歷歷如指諸掌。其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尤長於叙事。嘗取三國時事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吴載記》，爲《續後漢書》七十三卷。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可備勸講，朝廷取其書置宣文閣。浙東部使者交薦之，前後章凡九上。

至正三年，命儒臣纂修遼、金、宋三史，右丞相脱脱以監修國史領都總裁，辟樞本府長史，力辭不拜。七年，申命史臣纂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復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

當時有個叫張樞字子長的人，婺州金華人，也是屢次被徵召不應召。張樞自幼聰明，外祖父家潘氏藏書數萬卷，張樞全都取來閲讀，過目往往不忘。長大後，揮筆成章，一會兒功夫就是數千字。有詢問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宇宙的分合、禮樂制度的興衰，以至帝王稱號職官名稱、年月先後，他都清清楚楚瞭如指掌。他寫文章，必推求闡明經史記載，以輔助教化，尤其擅長叙事。曾取三國時代史事撰成《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吴載記》，著成《續後漢書》七十三卷。臨川危素稱道此書義例設置精密，可作爲給皇帝講課用書，朝廷把他的書收藏在宣文閣。浙東部使者交相推薦他，前後上奏章共九次。

至正三年，下令儒臣纂修遼、金、宋三史，右丞相脱脱以監修國史身份任都總裁，徵辟張樞爲本府長史，他極力推辭不接受。七年，再次命令史臣纂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又用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頭銜徵

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召樞，俾與討論，復避不就。使者强之行，至杭州，固辭而歸。嘗著《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林下竊議》、《曲江張公年譜》各一卷，《弊帚編》若干卷。至正八年卒，年五十有七。

召張樞，以便和他進行討論，張樞又迴避不接受。使者强迫他起程，到了杭州，堅决推辭而回。曾著有《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林下竊議》、《曲江張公年譜》各一卷，《弊帚編》若干卷。至正八年去世，享年五十七歲。

孫轍

孫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轍幼孤，母蔡氏教之，知警策自樹立。比長，學行純篤，事母甚孝。家居教授，門庭蕭然，而考德問業者日盛。郡中俊彦有聲者皆出其門。轍與人言，一以孝弟忠信爲本，辭温氣和，聞者莫不油然感悟。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間未嘗幾微及人過失長短。士子至郡者必來見，部使者長吏以下仁且賢者，必造焉。轍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及官府。憲司屢辟，皆不就。江西行省特以遺逸舉轍一人。轍善爲文章，吴澄嘗叙其集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見稱許如此。元統二年，年七十有三，卒于家。

孫轍字履常，他的祖先從金陵遷到臨川。孫轍幼年喪父，母親蔡氏教育他，他就知道鞭策自己自强自立。到長大後，學問深厚品行純樸，事奉母親非常孝順。在家中教授學生，門庭雖冷落，但前來考察研究道德學問的人却日益增多。郡中才智傑出有名聲的人都出自他的門下。孫轍和人談話，一概以孝悌忠信爲根本，語氣温和，聽的人没有不自然而然地感動醒悟的。對待親戚鄰里禮節周到情意融洽，談吐中不曾涉及一點别人的過失長短。讀書人到郡中必然來相見，部使者長吏以下仁義而又賢德的那些人，必然造訪他，孫轍和樂平易，端莊恭敬地以禮相待，言談不涉及官府之事。憲司屢次徵召，他都不接受。江西行省特别以隱逸名義薦舉孫轍一個人。孫轍擅長寫文章，吴澄曾爲他的文集作序道："這就是所説的仁義之人，他的言辭和氣可親。"他就是如此被贊許的。元統二年，七十三歲，死於家中。

吴定翁

同郡吴定翁字仲谷，其先當宋初自金陵來徙。定翁幼歲儼如成人，寒暑衣冠不少懈，清修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善爲詩，揭傒斯稱其幽茂疏澹，可比盧摯。御史及江西之方伯牧守部使者，辟薦相望，終身不爲動。程鉅夫嘗貽書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何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乎！"定翁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人以爲名言。

同郡吴定翁字仲谷，他的祖先宋朝初年從金陵遷來。定翁幼年就好像成人一樣，不分冬夏衣冠整齊毫不懈怠，高潔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擅長作詩，揭傒斯稱他的詩清幽茂美疏朗恬淡，可與盧摯相比。御史及江西的地方長官部使者，不斷徵召推薦他，却終身不爲之動心。程鉅夫曾寫信給他道："臨川的學友到我這兒來的多得脚跟脚，可我怎麼望着您明亮得像玉人一樣，却見不着面呢！"定翁曾説："士不求爲社會所用，衹求無愧於世。"人們把這句話當作名言。

何中

何中字太虛，撫之樂安人。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家有藏書萬卷，手自校讎。其學弘深該博，廣平程鉅夫，清河元明善，柳城姚燧，東平王構，同郡吳澂、揭傒斯，皆推服之。至順二年，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爲龍興郡學師。明年六月，以疾卒。所著有《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知非堂稿》十七卷。

何中字太虛，撫州樂安人。少年時聰穎出衆，以研究古學自任，家中有藏書萬卷，親手校讎。他的學問宏大精深完備廣博，廣平程鉅夫，清河元明善，柳城姚燧，東平王構，同郡吳澂、揭傒斯，都推崇佩服他。至順二年，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請他爲龍興郡學教師。第二年六月，因病死去。著作有《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知非堂稿》十七卷。

危復之

同郡危復之字見心。宋末爲太學生，師事湯漢，博覽群書，好讀《易》，尤工於詩。至元初，元帥郭昂屢薦爲儒學官，不就。至元中，朝廷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應奉詹玉以幣徵之，皆弗起。隱於紫霞山中，士友私謚曰貞白先生。

同郡危復之字見心。宋朝末年是太學生，拜湯漢爲老師，博覽群書，喜好讀《易》，尤其擅長作詩。至元初年，元帥郭昂屢次薦舉爲儒學官，不接受。至元年間，朝廷多次派奉御察罕及翰林應奉詹玉用絲綢爲禮品徵召他，都不赴朝。隱居在紫霞山中，士子友人送他謚號稱貞白先生。

武恪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游學江南，吳澄爲江西儒學副提舉，薦入國學肄業。明宗在潛邸，選恪爲説書秀才，及出鎮雲南，恪在行。明宗欲起兵陝西，恪諫曰："太子北行，於國有君命，於家有叔父之命，今若向京師發一箭，史官必書太子反。"左右惡恪言，乃曰："武秀才有母在京，合遣其回。"恪遂還京師，居陋巷，教訓子弟。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起初作爲神童在江南游學，吳澄爲江西儒學副提舉，推薦他進入國學學習。明宗即位前，選武恪任説書秀才，到出外鎮守雲南時，武恪隨行。明宗在陝西想要起兵反叛，武恪進諫道："太子北行，從國家來説有國君的命令，從家庭來説有叔父的命令，現在如果向京師射出一箭，史官必然要寫下太子謀反。"左右的人討厭武恪的話，就説："武秀才有母親在京師，應該讓他回去。"武恪就回到京師，住在狹陋的街巷中，教導子弟。

文宗知其名，除秘書監典簿。秩滿，丁内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起。人或勸之仕，恪曰："向爲親屈，今親已死，不復仕矣。"居數歲，會朝廷選守令，泰不華舉恪爲平陽沁水縣尹，亦不赴。近臣又薦爲授經郎，恪遂陽爲暗啞，不就。

文宗知道他的名氣，授任秘書監典簿。任期滿，母親去世在家守喪，又授任中瑞司典簿，改授汾西縣尹，都没有赴任。有人勸他出去做官，武恪説："過去是爲了母親而屈就，如今母親已死，我不再出去做官了。"在家居住了幾年，適逢朝廷選任守令，泰不華舉薦武恪爲平陽沁水縣尹，也不赴任。皇帝近臣又推薦他爲授經郎，武恪就裝作啞了，不去就任。

恪好讀《周易》，每日堅坐。或

武恪喜好讀《周易》，每天堅持。有人問他

問之曰："先生之學，以何爲本?"恪曰："以敬爲本。"所著有《水雲集》若干卷。其從之學者多有所成，佛家奴爲太尉，完者不花僉樞密院事，皆有賢名。

道："先生的學問，以什麼爲根本?"武恪說："以敬爲根本。"著作有《水雲集》若干卷。跟從他學習的人多有所成就，佛家奴任太尉，完者不花任樞密院僉事，都有賢德的名聲。

元史卷二百

列傳第八十七

列女(一)

古者女子之居室也，必有傅姆師保爲陳詩書圖史以訓之。凡左右佩服之儀，内外授受之别，與所以事父母舅姑之道，蓋無所不備也。而又有天子之后妃，諸侯之夫人，躬行於上，以率化之。則其居安而有淑順之稱，臨變而有貞特之操者，夫豈偶然哉？後世此道既廢，女生而處閨闥之中，溺情愛之私，耳不聆箴史之言，目不睹防範之具，由是動逾禮則，而往往自放於邪僻矣。苟於是時而有能以懿節自著者焉，非其生質之美，則亦豈易致哉？史氏之書，所以必録而弗敢略也。

古時候女子出嫁前，必定有保姆師傅爲她們講解詩歌書畫歷史以訓導她們。凡是衣服左右佩帶飾物的禮節，家庭内外與人交接的區别，以及事奉父母公婆的規矩，無所不包。而且又有天子的后妃、諸侯的夫人在上面身體力行，以帶頭教育感化她們。所以那些平時有賢淑孝順的名聲，遇到事變有貞烈傑出操守的女子，難道是偶然出現的嗎？後代這種作法已經廢除了，女子生下後住在閨門之内，沉溺於情感的偏愛之中，耳朵聽不到規誡的話語，眼睛看不到防範的措施，於是常常逾越禮節規則，往往自己放任於乖戾邪惡的行爲。如果在這種時候却還有能因美好的節操自己顯露出名聲的女子，不是她天生品質美好，豈是容易做到的？所以史書上對於她們的事迹必定著録下來而不敢忽略。

元受命百餘年，女婦之能以行聞於朝者多矣，不能盡書，采其尤卓異者，具載于篇。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者，雖或失於過中，然較於苟生受辱與更適而不知愧者，有間矣。故特著之，以示勸厲之義云。

元朝統治一百多年，婦女中能以品行聞名於朝廷的太多了，不能全都寫下來，衹采擇其中特别突出優異的，羅列記載下來。其中有不忍丈夫死，感慨自殺跟從而死的，雖然也許失之過分，然而比起苟且偷生忍受侮辱及改嫁却不知道羞愧的人，有太大的差别了。所以特别著録下來，以表示勸導勉勵的意思。

崔氏

崔氏，周术忽妻也。丁亥歲，從术忽官平陽。金將來攻城，克之，下令官屬妻子敢匿者死。時术忽以使事在上黨，崔氏急即抱幼子禎以詭計自言於將，將信之，使軍吏書其臂出

崔氏，是周术忽的妻子。丁亥年，跟隨周术忽到平陽去任官。金朝將領前來攻城，攻克後，下令官吏的妻子兒女有敢藏匿的處死。這時术忽因事出使在上黨，崔氏急忙抱着幼子周禎用計謀親自對金將説謊，金將相信了她，讓軍吏在她手

之。崔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以金賂吏，使書之紙。吏曰："吾知汝誠賢婦，然令不敢違。"命崔自揎袖，吏懸筆而書焉。既出，有言其詐者，將怒，命追之。崔與禎伏土窖三日，得免，既與術忽會。

臂上寫字允許她出城。崔氏説："婦人手臂讓人拿着寫字，不合禮節。"用金錢賄賂軍吏，讓他寫在紙上。軍吏説："我知道你確實是賢淑婦女，但命令不敢違抗。"命令崔氏自己挽起袖子，軍吏懸肘握筆而寫。出城後，有人告發她是説謊，金將發怒，下令追趕她。崔氏和周禎在土窖中躲避三天，得以幸免，隨即和術忽相會。

未幾，術忽以病亡，崔年二十九，即大慟柩前，誓不更嫁，斥去麗飾，服皂布弊衣，放散婢僕，躬自紡績，悉以資産遺親舊。有權貴使人諷求娶，輒自爬毁其面不欲生。四十年未嘗妄言笑，預吉會。治家教子有法，人比古烈婦云。

不久，術忽因病死去，當時崔氏二十九歲，便在靈柩前慟哭，發誓不再嫁，卸去華麗的首飾，穿上黑布破衣，釋放遣散奴婢僕人，親自紡織，把財産都給了親朋舊友。有權貴派人勸説求親，她就自己抓毁面容不想再活下去。四十年間不曾隨便説笑，參加吉慶聚會。治理家務教育兒子有方，人們把她和古代的烈婦相比。

周氏

周氏，平灤石城人。年十六適李伯通，生一子，名易。金末，伯通監豐潤縣，國兵攻之，城破，不知所終。周氏與易被虜，謂偕行者曰："人苟愛其生，萬一受辱，不如死也。"即自投于塹。主者怒，拔佩刀三刃其體而去，得不死。遂携易而逃，間關至汴，績紝以自給，教易讀書有成。

周氏，平灤石城人。十六歲嫁李伯通，生了一個兒子，名易。金朝末年，伯通監豐潤縣，元兵攻打豐潤，城池失陷，伯通不知下落。周氏和李易被俘虜，她對同行的人説："人是希望能够苟且偷生的，但萬一受到侮辱，還不如死去。"便自己投入壕溝。管理他們的人發怒，拔出佩刀砍了她身體三刀而去，得以不死。於是帶着李易逃走，從小路到了汴州，靠紡織養活自己，教李易讀書有成就。

楊氏

楊氏，東平須城人。夫郭三，從軍襄陽，楊氏留事舅姑，以孝聞。至元六年，夫死戍所，母欲奪嫁之，楊氏號痛自誓，乃已。久之，夫骨還，舅曰："新婦年少，終必他適，可令吾子鰥處地下耶！"將求里人亡女骨合瘞之。楊氏聞，益悲，不食五日，自經死，遂與夫共葬焉。

楊氏，東平須城人。丈夫郭三，隨軍駐守襄陽，楊氏留下事奉公婆，以孝順聞名。至元六年，丈夫死於駐地，母親想强迫她改嫁，楊氏號哭着自己發誓不改嫁，於是作罷。過了一段時間，丈夫尸骨送回來，公公説："新媳婦年輕，最終必然要改嫁，能讓我兒子在地下做鰥夫嗎?"就要尋求鄰里已經死去的女子的遺骨一起合葬。楊氏聽説，更加悲傷，五天不進食，自縊而死，於是和她的丈夫合葬在一起。

胡烈婦

胡烈婦，渤海劉平妻也。至元七年，平當戍棗陽，車載其家以行。夜宿沙河傍，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及之，持虎足，顧呼車中兒，取

胡烈婦，渤海劉平的妻子。至元七年，劉平輪到戍守棗陽，用車載運他的一家上路。夜裏露宿在沙河旁，有老虎來到，叼住劉平就跑。胡氏發覺起身追上它，抓住虎足，回頭喊車中的兒

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季陽城求醫，以傷卒。縣官言狀，命恤其母子，仍旌異之。

子取刀殺虎，虎死，攙扶劉平回到季陽城求醫，因傷重而死。縣官將情况上報，朝廷下令撫恤他們母子，并表揚她的突出事迹。

王氏女

至大間，建德王氏女，父出耘舍傍，遇豹，爲所噬，曳之升山。父大呼，女識父聲，驚趨救，以父所棄鋤擊豹腦，殺之，父乃得生。

至大年間，建德王氏的女兒，父親到房舍旁邊耕地，遇上豹子，被咬住，拽着跑上山。父親大聲呼叫，女兒聽出父親聲音，慌忙趕去援救，用父親丢下的鋤頭打豹子的腦部，殺死了它，父親於是得以活命。

王醜醜

闞文興妻王氏，名醜醜，建康人也。文興從軍漳州，爲其萬户府知事，王氏與俱行。至元十七年，陳吊眼作亂，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紿賊曰："俟吾葬夫，即汝從也。"賊許之，遂脱，得負尸還，積薪焚之。火既熾，即自投火中死。至順三年，事聞，贈文興侯爵，謚曰英烈；王氏曰貞烈夫人。有司爲立廟祀之，號"雙節"云。

闞文興的妻子王氏，名叫醜醜，建康人。文興隨軍駐守漳州，任那裏的萬户府知事，王氏與他同行。至元十七年，陳吊眼作亂，攻打漳州，文興率領軍隊抵抗，死難。王氏被劫掠，堅守節義不願受辱，於是騙賊寇説："等我安葬了丈夫，就順從你。"賊寇同意了她，於是纔脱身，得以背着丈夫的尸體回來，堆起柴草焚燒遺體。火旺後，就自己投入火中被燒死。至順三年，朝廷得知此事，追贈文興侯爵，謚號英烈；王氏謚號爲貞烈夫人。有關部門爲此建立祠廟祭祀他們，號稱"雙節"。

郎氏

郎氏，湖州安吉人，宋進士朱甲妻也。朱嘗仕浙東，以郎氏從。至元間，朱殁，郎氏護喪還至玉山里，留居避盜。勢家柳氏欲强聘之，郎誓不從，夜棄裝奉柩遁。柳邀之中道，復死拒，得免。家居，養姑甚謹。姑嘗病，郎禱天，刲股肉進啖而愈。後姑喪，以哀聞。大德十一年，旌美之。

郎氏，湖州安吉人，宋朝進士朱甲的妻子。朱甲曾在浙東做官，帶着郎氏一起上任。至元年間，朱甲去世，郎氏護送遺體回到玉山里，留下來居住躲避强盜。權勢之家柳氏想要强行聘娶她，郎氏誓死不從，夜裏丢棄行裝帶着靈柩逃走。柳氏在半路攔截她，她再次拼死拒絶，得以脱身。回家居住，奉養婆婆非常恭敬。婆婆曾生病，郎氏向天祈禱，割大腿肉給她吃而痊愈。後來婆婆死，以居喪盡哀聞名。大德十一年，朝廷旌表了她。

又有東平鄭氏、大寧杜氏、安西楊氏，并少寡守志，割體肉療姑病。

又有東平鄭氏、大寧杜氏，安西楊氏，都是年輕寡居守節，割身上的肉治婆婆的病。

秦氏二女　孫氏女　許氏女　張氏女

秦氏二女，河南宜陽人，逸其名。父嘗有危疾，醫云不可攻。姊閉户默禱，鑿己腦和藥進飲，遂愈。父

秦氏的兩個女兒，河南宜陽人，名字失傳。父親曾有急病，醫生説不能治了。姐姐關上門默默祈禱，鑿出自己的腦漿和在藥裏送給父親飲

後復病欲絶，妹刲股肉置粥中，父小啜卽蘇。

孫氏女，河間人。父病癩十年，女禱于天，求以身代，且吮其膿血，旬月而愈。

許氏女，安豐人。父疾，割股啖之乃痊。

張氏女，廬州人，嫁爲高垕妻。母病目喪明，張氏歸省，抱母泣，以舌舐之，目忽能視。

州縣各以狀聞，褒表之。

用，於是病愈。父親後來又病得要死，妹妹割大腿肉放在粥中，父親喝了一點就蘇醒了。

孫氏的女兒，河間人。父長癩十年，女兒向天祈禱，請求用自己的身體替代，并且吮吸他傷口的膿血，一個月就痊愈了。

許氏的女兒，安豐人。父病，割大腿肉給他吃了就痊愈了。

張氏的女兒，廬州人，嫁給高垕爲妻。母因眼病失明，張氏回娘家探親，抱着母親哭泣，用舌頭舔她的眼睛，眼睛忽然能看見了。

州縣分别將情况上報，朝廷誇獎表揚了她們。

焦氏

焦氏，涇陽袁天祐妻也。天祐祖、父始皆從軍役，祖母楊氏、母焦氏并家居守志。至元二十三年，天祐復從征死甘州，妻焦氏年少，宗族欲改嫁之。焦氏哭且言曰："袁氏不幸三世早寡，自祖姑以來，皆守節義，豈可至吾而遂廢乎！吾生爲袁氏婦，死則葬袁氏土爾，終不能改容事他人也。"衆不敢復言。

焦氏，涇陽袁天祐的妻子。天祐祖父、父親原先都服軍役戰死，祖母楊氏、母親焦氏都在家寡居守節。至元二十三年，天祐又從軍出征死在甘州，妻子焦氏年輕，宗族想把她改嫁。焦氏哭着説："袁氏不幸三代早寡，自從祖母以來，都守節義，豈能到了我就廢止了呢！我生爲袁氏媳婦，死就埋在袁氏的墳地上，絶對不能改變去事奉别人。"大家不敢再説什麽。

周氏

周氏，澤州人，嫁爲安西張興祖妻。年二十四，興祖殁，舅姑欲使再適，周氏弗從，曰："妾家祖、父皆早世，妾祖母、妾母并以貞操聞，妾或中道易節，是忘故夫而辱先人也。夫忘故夫不義，辱先人不孝，不孝不義，妾不爲也。"遂居嫠三十年，奉舅姑，生事死葬無違禮。其父與外祖皆無後，葬祭之禮亦周氏主之。

有司以聞，并賜旌異。

周氏，澤州人，嫁給安西張興祖爲妻。二十四歲，興祖死，公婆要讓她改嫁，周氏不從，説："我家祖父、父親都早死，我祖母、我母親都以有貞操聞名，我如果中途變節，是忘了故去的丈夫而辱没先人。忘記故去的丈夫是不義，辱没先人是不孝，不孝不義，我不幹。"於是寡居三十年，事奉公婆，生前事奉死後安葬都完全符合禮節。她的父親和外祖父都没有後嗣，下葬祭祀的禮儀也都是周氏主辦的。

有關衙門將情況上報，朝廷均表揚了她們的優異品行。

趙孝婦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粗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年守寡，事奉婆婆孝順。家中貧窮，給人家做雇工紡織，得到好的食物必定拿回來給婆婆，自己吃粗糧不嫌棄。曾擔心婆婆年老，一旦死去，没辦法弄到棺木，

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于家。南鄰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

就把次子賣給富裕人家，得錢一百貫，買杉木作棺材。棺材作好，放在家中。南邊鄰居失火，當時南風很大，火勢蔓延到孝婦家，孝婦急忙扶着婆婆出外躲避，但棺木太重不能移動，於是捶着胸大哭道："我爲婆婆賣掉兒子得到這口棺木，没有人能爲我把它搶救出來，没有比這更大的痛苦了！"説完，風向轉爲北風，孝婦家因此没被燒到，人們認爲是孝順感應起的作用。

尹氏　楊氏

霍氏二婦尹氏、楊氏，夫家鄭州人。至元間，尹氏夫耀卿歿，姑命其更嫁，尹氏曰："婦之行一節而已，再嫁而失節，妾不忍爲也。"姑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爲非，汝獨何耻之有？"尹氏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爾。"姑不能强。楊氏夫顯卿繼歿，慮姑欲其嫁，即先白姑曰："妾聞娣姒猶兄弟也，宜相好焉。今姒既留，妾可獨去乎，願與共修婦道，以終事吾姑。"姑曰："汝果能若是，吾何言哉！"於是同處二十餘年，以節孝聞。

又有邠州任氏、乾州田氏，皆一家一婦，俱少寡誓不他適，戮力蠶桑，以養舅姑。

事聞，并命褒表。

霍氏家的兩個媳婦尹氏、楊氏，丈夫家是鄭州人。至元年間，尹氏的丈夫耀卿死了，婆婆命她改嫁，尹氏説："婦人的操行祇有一節，再嫁就失節，我不忍這麽做。"婆婆説："社會上的婦女都這樣做，人們不曾認爲她們不對，爲什麽惟獨你覺得是耻辱呢？"尹氏説："人的志向不一樣，我祇知守我的志向而已。"婆婆不能勉强。楊氏的丈夫顯卿接着死去，怕婆婆要她改嫁，就先對婆婆説："我聽説妯娌像兄弟一樣，應該友好。現在嫂嫂既已留下，我怎能走呢，願和她一起遵循婦人之道，以終身事奉我的婆婆。"婆婆説："你果然能這樣做，我還有什麽話可説呢！"於是共同相處二十餘年，以節義孝順聞名。

又有邠州任氏、乾州田氏，都是每家一個媳婦，都年輕守寡誓不改嫁，努力種桑養蠶，以奉養公婆。

朝廷得知這些事，都下令褒揚獎勵。

郭氏

王德政妻郭氏，大名人。少孤，事母張氏孝謹，以女儀聞於鄉。及笄，富貴家慕之，争求聘，張氏不許。時德政教授里中，年四十餘，貌甚古陋，張氏以貧不能教二子，欲納德政爲婿，使教之。宗族皆不然，郭氏慨然願順母志。既婚，與德政相敬如賓，囑教二弟有成。未幾德政卒，郭氏年方二十餘，勵節自守，甚有貞名。大德間表其家。

王德政妻郭氏，大名人。從小喪父，事奉母親張氏孝順恭敬，以恪守女德聞名鄉里。到長成後，富貴人家慕她賢名，争相請求聘娶，張氏不答應。這時德政在鄉里教學，四十多歲，容貌非常古板醜陋，張氏因家貧不能教兩個兒子讀書，想招德政爲女婿，讓他教授他們。宗族中人都不以爲然，郭氏慷慨地願意順從母親意志。婚後，與德政相敬如賓，照顧教育兩個弟弟都有成就。不久德政死，郭氏纔二十餘歲，自己勉力守節，貞節的名聲很大。大德年間，朝廷表揚她家。

只魯花真

只魯花真，蒙古氏。年二十六，

只魯花真，蒙古氏。二十六歲，丈夫忽都病

夫忽都病卒，誓不再醮，孝養舅姑。逾二十五年，舅姑歿，麄衣垢面，廬于墓終身。至元間旌之。

死，發誓不再嫁人，孝養公婆。二十五年後，公婆死，她穿髒衣不洗臉，終身廬居墓旁。至元年間朝廷表揚了她。

其後，又有翼城宋仲榮妻梁氏，舅歿，負土爲墳；懷孟何氏、大名趙氏，并以夫歿守志，養舅姑以壽終，親負土築其墳，高三丈餘。

後來，又有翼城宋仲榮妻梁氏，公公死，擔土修墳；懷孟何氏、大名趙氏，都因丈夫死守節，奉養公婆以盡天年，親自擔土修築他們的墳丘，高三丈多。

段氏

段氏，隆興霍榮妻也。榮無子，嘗乞人爲養子。榮卒，段氏年二十六，養舅姑以孝稱。舅姑歿，榮諸父仲汶貪其產，謂段曰："汝子假子也，可令歸宗。汝無子，宜改適，霍氏業汝無預焉。"段曰："家資不可計，但再醮非義，尚容妾思之。"即退入寢室，引針刺面，墨漬之，誓死不貳。大德二年，府上狀中書，給羊酒幣帛，仍命旌門，復役如制。

段氏，是隆興霍榮的妻子。霍榮没有兒子，曾要别人的兒子作爲養子。霍榮死，段氏二十六歲，奉養公婆以孝順著稱。公婆死，霍榮同宗叔父仲汶貪圖她的家產，對段氏說："你的兒子是義子，可以叫他回到自己的宗族中去。你没有兒子，應該改嫁，霍氏的家業没你的份。"段氏說："家產用不着考慮，但再嫁不合禮義，還得讓我想想。"於是退入寢室，用針刺破面孔，用墨汁染黑，誓死不改嫁。大德二年，隆興府上報中書省，賜給羊酒絲綢，并下令表揚了她的家門，照規定免除徭役。

又有興和吴氏，自刺其面；成紀謝思明妻趙氏，自髠其髮；冀寧田濟川妻武氏、溧水曹子英妻尤氏，嚙指滴血，并誓不更嫁。各以有司爲請旌之。

又有興和吴氏，自己刺面毁容；成紀謝思明的妻子趙氏，自己剪去頭髮；冀寧田濟川的妻子武氏、溧水曹子英的妻子尤氏，咬破指頭滴血，都發誓不改嫁。各經有關衙門申請，朝廷表揚了她們。

茅氏

朱虎妻茅氏，崇明人。大德間，虎任都水監，坐罪籍其家，吏録送茅氏及二子赴京師。太醫提點師甲乞歸家，欲妻之。茅氏誓死不從，母子三人以裾相結連，晝夜倚抱號哭，形貌銷毁。師知不可奪，釋之。茅氏托居永明尼寺，憂憤不食卒。

朱虎妻茅氏，崇明人。大德年間，朱虎任官都水監，因罪家人被朝廷籍没入官。官吏押送茅氏及兩個兒子到京師去，太醫提點師甲把她要回家，想娶她爲妻。茅氏誓死不從，母子三人把衣服前襟繫在一起，日夜偎依相抱痛哭，身體容貌都不成様子。師甲知道不能勉强，就放了她。茅氏寄住永明尼寺，憂傷悲憤，不食而死。

聞氏

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歿，聞氏年尚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氏哭曰："一身二夫，烈婦所耻。妾可無生，可無耻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視也？"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

聞氏，是紹興俞新之的妻子。大德四年，新之死，聞氏還年輕，父母怕她不能守節，想讓她改嫁。聞氏哭着說："一個身子事奉兩個丈夫，是節烈婦人所耻於做的事。我可以没有生命，難道可以没有廉耻嗎！而且婆婆年老兒子幼小，我走了讓誰照看他們呢？"便剪斷頭髮自己發誓。

乃不忍强。姑久病風，且失明，聞氏手滌溷穢不怠，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目爲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鄉里嘉其孝，爲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父親知道她志向專一，便不忍强迫她。婆婆久患風病，并且失明，聞氏親手清除污穢從不懈怠，常常漱口進屋舔婆婆的眼睛，婆婆眼睛因而復明。等婆婆死後，家中貧窮，没錢雇工，和兒子親自擔土安葬了她，早晚悲傷地號哭，聽的人都覺得凄慘悲傷。鄉里贊揚她的孝順，由此形成一句俗話："要想學習孝婦，應當去問俞母。"

劉氏

又有劉氏，渤海李伍妻也。少寡，父母使再醮，不從。舅患疽，劉禱于天，數日潰，吮其血，乃愈。既而親挽小車，載舅詣岳祠以答神貺。

又有劉氏，是渤海李伍的妻子。年輕守寡，父母讓她改嫁，不從。公公長疽，劉氏向天祈禱，幾天後疽潰破，劉氏吮吸它的膿血，公公於是痊愈。然後親自拉着小車，載着公公去岳祠答謝神的恩賜。

馬英

馬英，河内人，性孝友。父喪哀毁，二兄繼殁，英獨事母甚謹，又奉二寡嫂與居，使得保全嫠節。及喪母，卜地葬諸喪，親負土爲四墳，手植松柏，廬墓側終身。

馬英，河内人，性格孝友。父喪哀傷過度，兩個哥哥相繼死去，馬英獨自事奉母親非常恭敬，又奉陪兩位寡嫂一起住，使她們得以保全守寡的貞節。等母親死後，選擇墳地安葬了幾具遺體，親自擔土修建四座墳丘，親手種植松柏，終身廬居墓旁。

趙玉兒

趙氏女名玉兒，冠州人。嘗許爲李氏婦，未婚夫死，遂誓不嫁，以養父母。父母殁，負土爲墳，鄉里稱孝焉。

趙氏女兒名玉兒，冠州人。曾許給李氏爲妻，没結婚丈夫先死，便誓死不嫁，以奉養父母。父母死，擔土修墳，鄉里稱贊她的孝道。

馮淑安

馮氏，名淑安，字静君，大名宦家女，山陰縣尹山東李如忠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大德五年，如忠病篤，謂馮曰："吾已矣，其奈汝何?"馮氏引刀斷髪，自誓不他適。如忠殁兩月，遺腹生一子，名伏。

馮氏，名淑安，字静君，是大名官宦家的女兒，山陰縣尹山東李如忠的繼室。如忠原娶蒙古氏，生子李任，幾年後死。大德五年，如忠病重，對馮氏説："我不行了，你怎麽辦呢?"馮氏用刀割斷頭髮，自己發誓不改嫁。如忠死後兩月，生下一個遺腹子，名伏。

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聞如忠殁於官，家多遺財，相率來山陰。馮氏方病，乘間盡取其貲及子任以去。馮不與較，一室蕭然，唯餘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朝夕哭泣，鄉里不忍聞。久之，鬻衣權厝二柩蕺山下，携

李氏及蒙古氏的宗族在北方，聽説如忠死在官任上，家中遺産很多，相率來到山陰。馮氏正生病，他們乘機把她所有財産和兒子李任弄走。馮氏不和他們計較，滿屋子空空蕩蕩，衹剩下如忠和蒙古氏的棺柩而已。馮氏早晚哭泣，鄉里都不忍心聽。過了一段時間，變賣衣服暫時把兩個

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羸形苦節，爲女師以自給。父母來視之，憐其孤苦，欲使更事人，馮爪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汶上。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嘆息。

棺柩埋在蕺山下，帶着她的兒子廬居墓旁。這時纔二十二歲，瘦弱疲病守節不渝，當女教師以養活自己。父母來看她，可憐她孤獨辛苦，想讓她再嫁人，馮氏用手抓破面孔流血，不肯依從。廬居二十年後，纔護送遺骨回到汶上安葬。齊魯一帶的人聽説了，没有不嘆息的。

王氏

李君進妻王氏，遼陽人。大德八年，君進病卒，卜葬，將發引，親戚鄰里咸會。王氏謂衆曰："夫婦死同穴，義也。吾得從良人逝，不亦可乎!"因撫棺大慟，嘔血升許，即仆于地死。衆爲斂之，與夫連柩出葬，送者數百人，莫不灑泣。

李君進妻王氏，遼陽人。大德八年，君進病死，選擇墓地下葬，將要出殯時，親戚鄰里都聚集在一起。王氏對大家説："夫婦死後同一墓穴，是義。我能隨丈夫一起死，不也可以嗎!"於是撫摸着棺柩大哭，吐血一升左右，便仆倒在地上死去。大家爲她裝殮入棺，和她丈夫的棺材一起出葬，送葬的有數百人，没有不流淚的。

移剌氏

移剌氏，同知湖州路事耶律忽都不花妻也。夫殁，割耳自誓。既葬，廬墓側，悲號不食死。

移剌氏，是同知湖州路事耶律忽都不花的妻子。丈夫死，割耳朵自誓守節。下葬後，廬居墓旁，悲哭不進食而死。

趙哇兒

趙氏名哇兒，大寧人。年二十，夫蕭氏病劇，謂哇兒曰："我死，汝年少，若之何?"哇兒曰："君幸自寬，脱有不可諱，妾不獨生，必從君地下。"遂命匠制巨棺。夫殁，即自經死，家人同棺斂葬焉。

趙氏名哇兒，大寧人。二十歲，丈夫蕭氏病重，對哇兒説："我死了，你年紀還輕，怎麽辦呢?"哇兒説："希望夫君自己放寬心，如果你死，我不會獨自活下去，一定跟隨你到地下。"於是令工匠製作一具大棺材。丈夫一死，便自縊而死，家裏人把他們倆裝在一個棺材裏下葬。

又有雷州朱克彬妻周氏，大都費巖妻王氏、買哥妻耶律氏，曹州鄭臘兒妻康氏，陝州陳某妻别娥娥，大同宋堅童妻班氏、李安童妻胡氏，晋州劉恕妻趙氏，冀寧王思忠妻張氏，饒州劉楫妻趙氏，東平徐順妻彭氏，大寧趙臃兒妻安氏、陳恭妻張氏、武壽妻劉氏、宋敬先妻謝氏、撒里妻蕭氏，古城魏貴妻周氏，任城郭灰兒妻趙氏，棗陽朱某妻丁氏，葉縣王保子妻趙氏，興州某氏妻魏氏，灤州裴某妻董貴哥，成都張保童妻郝氏，利州高塔必也妻白氏，

又有雷州朱克彬的妻子周氏，大都費巖的妻子王氏、買哥的妻子耶律氏，曹州鄭臘兒的妻子康氏，陝州陳某的妻子别娥娥，大同宋堅童的妻子班氏、李安童的妻子胡氏，晋州劉恕的妻子趙氏，冀寧王思忠的妻子張氏，饒州劉楫的妻子趙氏，東平徐順的妻子彭氏，大寧趙臃兒的妻子安氏、陳恭的妻子張氏、武壽的妻子劉氏、宋敬先的妻子謝氏、撒里的妻子蕭氏，古城魏貴的妻子周氏，任城郭灰兒的妻子趙氏，棗陽朱某的妻子丁氏，葉縣王保子的妻子趙氏，興州某氏的妻子魏氏，灤州裴某的妻子董貴哥，成都張保童的妻子郝氏，利州高塔必也的妻子白氏，河南楊某的妻子盧氏，蒙古氏太术的妻

河南楊某妻盧氏，蒙古氏太术妻阿不察、相兀孫妻脱脱真，并以早寡不忍獨生，以死從夫者。

事聞，悉命褒表，或賜錢贈謚云。

朱淑信

朱淑信，山陰人。少寡，誓不再嫁。一女妙浄，幼哭父雙目并失明。及長，擇偶者不至，家貧歲凶，母子相依，以苦節自厲。士人王士貴重其孝，乃求娶焉。

葛妙真

葛妙真，宣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真即悲憂祝天，誓不嫁，終身齋素，以延母年。母後年八十一卒。

畏吾氏三女

畏吾氏三女，家錢塘。諸兄遠仕不歸，母思之疾，三女欲慰母意，乃共斷髮誓天，終身不嫁以養母，同力侍護四十餘年。母竟以壽終。

事上，并賜旌異。

王氏

王氏，燕人張買奴妻也。年十六，買奴官錢塘病殁，葬城西十里外。王氏每旦被髮步往奠之，伏墓大慟欲絶，久而致疾。舅姑力止其行，乃已。服闋，舅姑謂之曰：“吾子已殁，新婦年尚少，宜自圖終身計，毋徒淹吾家也。”王氏泣曰：“父母命妾奉箕帚於張氏，今夫不幸早逝，天也。此足豈可復履他人門乎！”固不從。煢居三十年，貞白無少玷。

又有馮翊王義妻盧氏、睢陽劉澤妻解氏、東平楊三妻張氏，并守志有節。命旌其門。

子阿不察、相兀孫的妻子脱脱真，都因爲早年守寡不忍獨自活下去，用一死來追隨丈夫。

朝廷得知這些事，全都下令誇獎表揚，或賜給錢幣追贈謚號。

朱淑信，山陰人。年輕守寡，發誓不再嫁人。一個女兒名妙浄，小時候因哭父親而雙目失明。長大後，没有人來求親，家裏貧窮又逢災年，母女相依爲命，以清苦貞節自勉。士人王士貴看重妙浄的孝敬，於是請求娶她。

葛妙真，是宣城百姓家的女兒。九歲時，聽占卜的人説，母親五十歲時該死，妙真就悲傷憂愁向天祈禱，發誓不出嫁，終身齋戒吃素，以延長母親的壽命。母親後來八十一歲纔死。

畏吾氏三個女兒，家住錢塘。幾位哥哥到遠方做官不能回家，母親思念他們得了病，三個女兒爲安慰母親的心，就一起剪斷頭髮向天起誓，終身不出嫁以奉養母親，合力服侍奉養四十多年。母親最終以高壽無病而死。

事情上報朝廷，朝廷都表揚了她們的突出事迹。

王氏，是燕人張買奴的妻子。十六歲時，買奴在錢塘做官時病故，埋葬在城西十里以外。王氏每天早晨披散着頭髮步行前去祭奠他，伏在墓上大哭幾乎昏厥，時間一長落下病。公婆極力阻止她去，纔停止。服喪完畢，公婆對她説：“我的兒子已經死了，新媳婦你還年輕，應該爲自己的終身考慮，不要白白地留在我家。”王氏哭着説：“父母命令我嫁給張氏做妻子，如今丈夫不幸早逝，這是天意。我這雙脚難道能够再踏進别人家的門嗎！”堅持不從。寡居三十年，貞節清白一點污點也没有。

又有馮翊王義的妻子盧氏、睢陽劉澤的妻子解氏、東平楊三的妻子張氏，都守寡有節操。朝廷均下令表揚她們的家門。

張義婦

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戍福寧，未幾死戍所。張獨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凡四刲股肉救不懈。及死，喪葬無遺禮。既而嘆曰："妾夫死數千里外，妾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無所仰故也。今不幸父母舅姑已死，而夫骨終暴棄遠土，使無妾即已，妾在，敢愛死乎！"乃卧積冰上，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逾月，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大書其事于衣以行。

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十八歲嫁給同鄉人李伍。李伍與侄子李零戍守福寧，不久死於戍地。張義婦獨自住在家裏，奉養公婆非常周到。父母公婆有病，一共四次割大腿肉救治從不懈怠。等他們死時，治辦喪葬没有不周到的地方。然後嘆息道："我丈夫死在數千里之外，我不能把他的遺骨運回安葬，是因爲公婆父母在，無所依靠的緣故。如今不幸父母公婆已經死去，而丈夫的尸骨長久地暴露遺棄在遠方，假使没有我也就罷了，我在，豈敢吝惜一死！"於是睡卧在積冰上，發誓道："天如果允許我取回丈夫尸骨，雖然非常冷，應該可以不死。"過了一個月，竟然不死。鄉里人都覺得很驚異，於是相率贈送她錢財，把她的事迹用大字書寫在她的衣服上送她出發。

行四十日，至福寧，見零，問夫葬地，則榛莽四塞，不可識。張哀慟欲絶。夫忽降于童，言動無異其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于大府，使零護喪還，給錢使葬，仍旌門，復其役。

走了四十天，到了福寧，見到李零，問丈夫下葬的地方，雜亂叢生的草木到處阻塞，不能辨别。張義婦哀痛欲絶。丈夫忽然附靈在小孩身上，説話舉動和活着的時候一樣，告訴張義婦死時的事情，非常悲傷，并且指示遺骨所在地。張義婦遵照他的話發掘出來，拿着遺骨禱告道："你真的是我的丈夫嗎？放在嘴裏應當凉得像冰雪一樣，黏得像膠一樣。"一試果然如此。官府認爲她孝義，上報上級官府，讓李零護送遺骨回鄉，給她錢讓她安葬，并表揚了她的家門，免除了她家的徭役。

丁氏

丁氏，新建鄭伯文妻也。大德間，伯文病將歿，丁氏與訣曰："妾自得侍巾櫛，誓與偕老。君今不幸疾若是，脱有不諱，妾當從。但君父母已老，無他子婦侍養，妾苟復自亡，使君父母食不甘味，則君亦不瞑目矣。妾且忍死，以奉其餘年，必不改事他人，以負君於冥冥也。"

丁氏，是新建鄭伯文的妻子。大德年間，伯文生病快死了，丁氏和他訣别道："我自從嫁給你，就發誓和你白頭偕老。你今天不幸病成這樣，如果死了，我應當隨你去。但你的父母已經年老，没有其他兒媳婦侍候奉養，我如果也自殺，使你父母吃不到好飯食，則你也不能瞑目。我先不死，以奉養他們的餘生，一定不改嫁他人，以辜負在陰間的你。"

伯文卒，丁氏年二十七，居喪哀毁。服既除，父母屢議奪嫁之，丁氏每聞必慟哭曰："妾所以不死者，非

伯文死後，丁氏二十七歲，居喪悲哀過度。服喪完畢，父母多次商議不讓她守節要她改嫁，丁氏每次聽説必定慟哭道："我之所以不死，不

苟生有他志也，與良人約，將以事舅姑耳。今舅姑在堂固無恙，妾可棄去而不信於良人乎!”父遂止。舅姑嘗病，丁氏夙夜護視，衣不解帶。及死，喪葬盡禮。事上，表其門。

是苟且偷生有其他打算，而是和丈夫約定，要事奉公婆而已。如今公婆活着雖没病，我能拋棄他們而失信於丈夫嗎!”父親這纔作罷。公婆曾生病，丁氏日夜看護，睡覺時都不脱衣服。等他們死時，辦理喪葬完全符合禮節。事情上報，朝廷表揚了她的家門。

白氏

白氏，太原人。夫慕釋氏道，棄家爲僧。白氏年二十，留養姑不去，服勤績紝，以供租賦。夫一日還，迫使他適，白斷髮誓不從，夫不能奪，乃去。姑年九十卒，竭力營葬，畫姑像祀之終身。

白氏，太原人。丈夫信奉佛教，拋棄家庭做了僧人。白氏二十歲，留下來奉養婆婆不離去，服事勤勞，紡紗織布，以繳納租税。丈夫有一天回來，强迫她改嫁，白氏剪斷頭髮誓不相從，丈夫不能勉强，便走了。婆婆九十歲死，白氏竭盡全力辦理喪葬，畫婆婆遺像祭祀終身。

王氏

趙美妻王氏，内黄人。至治元年，美溺水死，王氏誓守志，舅姑念其年少無子，欲使更適人，王氏曰：“婦義無再醮，且舅姑在，妾可棄而去耶!”舅姑乃欲以族侄與繼婚，王氏拒不從。舅姑迫之力，王氏知不免，即引繩自經死。

趙美妻王氏，内黄人。至治元年，趙美溺水而死，王氏發誓守節，公婆考慮她年輕没有孩子，想讓她改嫁，王氏説：“婦人的禮義没有改嫁這一條，而且公婆在世，我能拋棄你們離去嗎!”公婆便想讓本族的侄子和她再婚，王氏拒不相從。公婆竭力逼迫她，王氏知道免不掉，便用繩子自縊而死。

李冬兒

李冬兒，甄城人，丁從信妻也。年二十三，從信殁，服闋，父母呼歸問之，曰：“汝年少居孀，又無子，何以自立，吾爲汝再擇婿何如?”冬兒不從，詣從信冢哭，欲縊墓樹上，家人防之，不果。日暮還從信家，夜二鼓，入室更新衣，自經死。

李冬兒，甄城人，是丁從信的妻子。二十三歲，從信死，服喪完畢，父母把她叫回家問道：“你年輕寡居，又没孩子，靠什麽自立呢? 我們給你再找個丈夫怎麽樣?”冬兒不從，到從信墳上哭，想縊死在墓旁樹上，家裏人防備着她，没有成功。天黑回到從信家，夜裏二更時分，進入室内更换新衣，自縊而死。

李氏，濱州惠高兒妻也。年二十六，高兒殁，父欲奪歸嫁之，李氏不從，自縊而死。

李氏，是濱州惠高兒的妻子。二十六歲，高兒死，父親想不讓她守節回家改嫁，李氏不從，自縊而死。

脱脱尼

脱脱尼，雍吉剌氏，有色，善女工。年二十六，夫哈剌不花卒。前妻有二子皆壯，無婦，欲以本俗制收繼之，脱脱尼以死自誓。二子復百計求遂，脱脱尼恚且駡曰：“汝禽獸行，欲妻母耶，若死何面目見汝父地下?”

脱脱尼，雍吉剌氏，容貌美麗，擅長針綫活。二十六歲，丈夫哈剌不花死。前妻有兩個兒子都長大了，没有媳婦，想按本族風俗將脱脱尼收爲妻子，脱脱尼誓死不從。兩個兒子又千方百計求她答應，脱脱尼發怒并駡道：“你們的行爲像禽獸，想娶母爲妻嗎? 如果死了有什麽臉在地

二子慚懼謝罪，乃析業而居。三十年以貞操聞。

下和你們的父親相見呢?”兩個兒子慚愧惶恐認罪，於是分家居住。三十年間以貞操聞名。

王氏

王氏，成都李世安妻也。年十九，世安卒，夫弟世顯欲收繼之。王氏不從，引刃斷髮，復自割其耳，創甚。親戚驚嘆，爲醫療百日乃愈。

狀上，并旌之。

王氏，是成都李世安的妻子。十九歲，世安死，丈夫的弟弟世顯想收她爲妻子。王氏不從，用刀割斷頭髮，又割自己的耳朵，傷得很重。親戚們驚訝嘆息，爲她醫治一百天纔好。

情況上報，朝廷都表揚了她們。

朱錦哥

趙彬妻朱氏，名錦哥，洛陽人也。天曆初，西兵掠河南，朱氏遇兵五人，被執，逼與亂。朱氏拒曰：“我良家婦，豈從汝賊耶!”兵怒，捶曳楚之。朱氏度不能脱，即紿謂之曰：“汝幸釋我，舍後井傍有瘞金，當發以遺汝。”兵信之，乃隨其行。朱氏得近井，即抱三歲女踴身赴井中死。

趙彬妻朱氏，名錦哥，是洛陽人。天曆初年，西部軍隊劫掠河南，朱氏遇到士兵五人，被抓住，逼迫她和他們淫亂。朱氏拒絶道：“我是良家婦女，豈能順從你們這些賊兵!”士兵發怒，拉扯抽打她。朱氏料想不能脱身，便騙他們説：“請你們放開我，房後井旁埋有金子，我挖出來送給你們。”士兵相信了她，便跟着她走。朱氏走到井邊上，就抱着三歲女兒縱身跳入井中而死。

王安哥

是歲，又有偃師王氏女名安哥，從父避兵印山丁家洞。兵入，搜得之，見安哥色美，驅使出，欲污之。安哥不從，投澗死。

有司言狀，并表其廬。

這一年，又有偃師王氏的女兒安哥，跟着父親在印山丁家洞躲避兵亂。士兵入洞，搜索捉住她，見安哥貌美，把她趕出來，要奸污她，安哥不從，投入山澗而死。

有關衙門將情況上報，朝廷都表揚了她們的家門。

貴哥

貴哥，蒙古氏，同知宣政院事羅五十三妻也。天曆初，五十三得罪，貶海南，籍其家，詔以貴哥賜近侍卯罕。卯罕親率車騎至其家迎之。貴哥度不能免，令婢僕以飲食延卯罕於廳事，如廐自經死。

貴哥，蒙古族，是同知宣政院事羅五十三的妻子。天曆初年，五十三犯罪，被貶斥海南，籍没他全家，皇上下詔把貴哥賜給近侍卯罕。卯罕親自帶領車馬到她家接她。貴哥料想不能脱身，命令婢女奴僕在堂屋用茶飯拖延住卯罕，自己到馬棚自縊而死。

劉氏

臺叔齡妻劉氏，順寧人也。粗知書，克修婦道。一日地震屋壞，壓叔齡不能起，家復失火，叔齡母前救不得，欲就焚。叔齡望見，呼曰：“吾已不可得出，當亟救吾母。”劉謂夫妹曰：“汝救汝母，汝兄必死，吾不

臺叔齡的妻子劉氏，是順寧人。粗知詩書，能遵循婦人的道德。一天地震房屋毁壞，把叔齡壓在下面不能起來，家中又失火，叔齡母前去救他不成，將要被燒着。叔齡看見，呼叫道：“我已經出不來了，應當趕快救我母親。”劉氏對丈夫的妹妹説：“你去救你母親，你哥難免一死，

用復生矣。"即自投火中死。火滅，家人得二尸燼中，猶手相握不開。官嘉其烈，上于朝，命録付史臣。

我也用不着活下去了。"便自投火中而死。火滅後，家裏人從灰燼中找到兩具尸體，兩人的手還相互握着不鬆開。官府贊美她的貞烈，上報朝廷，朝廷下令記録下來交給史官。

李智貞

李智貞，建寧浦城人。父子明，無子。智貞七歲能讀書。九歲母病，調護甚謹。及卒，哀慟欲絶，不茹葷三年，治女工供祭祀，及奉父甘旨不乏，鄉里稱爲孝女。父嘗許爲鄭全妻，未嫁，從父客邵武。邵武豪陳良悦其慧，强納采求聘，智貞斷髮拒之，且數自求死，良不能奪，卒歸全。事舅姑父母皆有道。泰定間，全病殁，智貞悲泣不食，數日而死。

李智貞，建寧浦城人。父子明，没有兒子。智貞七歲能讀書。九歲母生病，調養護理非常恭敬。到母親死時，哀傷悲慟快要昏厥，不吃葷三年，做針綫活以供祭祀花費，奉養父親不使缺乏好的食物，鄉里稱她爲孝女。父曾將她許給鄭全爲妻，還没出嫁，隨父客居邵武。邵武的豪强陳良喜歡她聰慧，强行送彩禮要求聘娶，智貞剪斷頭髮拒絶他，而且幾次尋死，陳良不能勉强，終於嫁給了鄭全。事奉公婆父母都有孝道。泰定年間，鄭全病死，智貞悲傷哭泣不進食，幾天後死去。

蔡三玉

蔡三玉，龍溪陳端才妻也。盜起漳州，掠龍溪，父廣瑞與端才各竄去，三玉獨偕夫妹出避鄰祠中。盜入，斫夫妹，見三玉美，不忍傷，與里婦歐氏同驅納舟中。行至柳營江，迫妻之，三玉佯許諾，因起更衣，自投江水而死。越三日，尸流至廣瑞舟側，廣瑞識爲女，收斂之。歐氏脱歸言狀，有司高其操，爲請表之。乃命旌門復役，仍給錢以葬。

蔡三玉，是龍溪陳端才的妻子。漳州盜賊起事，劫掠龍溪，父廣瑞與端才各自逃走，三玉獨自和丈夫的妹妹一起到鄰近祠堂中躲避。盜賊進入，砍丈夫的妹妹，見三玉貌美，不忍傷害，與鄰里婦人歐氏一同被趕到船上。船行到柳營江，盜賊要强迫三玉爲妻，三玉假裝許諾，就起身上厠所，自己投江而死。三天後，尸體漂流到廣瑞的船邊，廣瑞認出是女兒，收殮了她。歐氏逃回説出經過情形，有關衙門敬重她的節操，爲她請求表揚。朝廷於是下令表揚她的家門免除徭役，并給錢安葬。

元史卷二百一

列傳第八十八

列女(二)

蘇氏

武用妻蘇氏，真定人，徙家京師。用疾，蘇氏刲股爲粥以進，疾即愈。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夫之兄利其資，欲逼而嫁之，不聽。未幾夫兄舉家死，惟餘三弱孫，蘇氏取而育之。

武用妻蘇氏，真定人，遷居京師。武用病，蘇氏割大腿肉煮粥給他喝，病就好了。生子德政，四歲時丈夫死去。丈夫的哥哥貪圖她的財產，要逼她改嫁，她不同意。不久丈夫的哥哥全家都死去，衹留下三個小孫子，蘇氏接來撫育。

德政長，事蘇氏至孝。蘇氏死時，天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旌復其家。

德政長大，侍奉蘇氏非常孝順。蘇氏死時，天大旱，德政正挖地找水以供葬事之用，忽然兩條蛇跳出，德政就默默禱告。兩蛇一停在東一停在北，德政在它們停處挖掘，果然找到泉水。有關衙門上報了此事，朝廷表揚了他家并免除了徭役。

林氏

任仲文妻林氏，寧海人。家甚貧，年二十八而寡。姑患風疾，不良於行，林氏旦暮扶侍惟謹，撫育三子皆有成。年一百三歲而卒。

任仲文妻林氏，寧海人。家中非常貧窮，二十八歲守寡。婆婆中風，行動不便，林氏早晚攙扶侍奉很恭敬，撫育三個兒子都有成就。活一百零三歲死。

范妙元

江文鑄妻范氏，名妙元，奉化人，年二十一歸于江。及門，未合巹，夫忽以痼疾卒。范曰："我既入江氏之門，即江氏婦也，豈以夫亡有異志哉!"遂居江氏之家，撫諸侄江森、江道如己子。卒年九十五。

江文鑄妻范氏，名妙元，奉化人，二十一歲嫁給江文鑄。到了江家，還没舉行合巹儀式，丈夫忽然因癲癇病死去。范氏説："我既然已經進入江氏的家門，就是江氏的媳婦了，難道能因爲丈夫死了就有其他打算嗎!"於是就住在江氏家裏，撫養衆侄子江森、江道像自己的兒子一樣。死時九十五歲。

柳氏

有柳氏者，薊郡人，爲户部主事

有個柳氏，薊郡人，是户部主事趙野的妻

趙野妻。未成婚而野卒，柳哭之盡哀，誓不再嫁。其兄將奪其志，柳曰："業已歸趙氏，雖未成婚，而夫婦之禮已定矣。雖凍餓死，豈有他志哉！"後寢疾，不肯服藥，曰："我年二十六而寡，今已逾半百，得死此疾幸矣。"遂卒。

子。還没成婚趙野就死了，柳氏哭他非常哀痛，發誓不再嫁人。她的哥哥要她改嫁，柳氏說："已經嫁給趙氏，雖没成婚，但夫婦的名分已經確定了。即使凍死餓死，難道能有别的打算嗎！"後卧病在床，不肯服藥，說："我二十六歲就守寡，如今已過五十歲了，能够死於這次疾病已是幸運了。"於是就死了。

姚氏

姚氏，餘杭人，居山谷間。夫出刈麥，姚居家執爨。母何氏往汲澗水，久而不至。俄聞覆水聲，亟出視，則虎銜其母以走。姚倉卒往逐之，即以手毆其脅，鄰人競執器械以從，虎乃置之而去。姚負母以歸，求藥療之，奉養二十餘年而卒。

姚氏，餘杭人，住在山谷中。丈夫出去割麥，姚氏在家中做飯。母親何氏去山澗汲水，半天不回。不久聽到水潑灑的聲音，急忙出外察看，一隻老虎叼着她的母親就跑。姚氏匆忙前去追它，用手毆打它的脅部，鄰居們競相拿着家伙跟上來，老虎便放下母親跑掉了。姚氏背着母親回家，找藥給她治療，奉養二十多年纔死去。

官勝娘

又方寧妻官勝娘者，建寧人。寧耨田，勝娘饁之，見一虎方攫其夫，勝娘即棄饁奮梃連擊之，虎舍去，勝娘負夫至中途而死。有司以聞，爲旌復其家。

又有方寧的妻子叫官勝娘的，建寧人。方寧到田裏鋤草，勝娘去給他送飯，見一隻老虎正抓住她的丈夫，勝娘立刻放下飯食舉起棍子奮力擊打它，老虎丢下她的丈夫跑掉，勝娘背着丈夫回家，在半路上丈夫死去。有關衙門上報了此事，朝廷表揚了她的家門并免除了她家的徭役。

衣氏

衣氏，汴梁儒士孟志剛妻。志剛卒，貧而無子，有司給以棺木。衣氏紿匠者曰："可寬大其棺，吾夫有遺衣服，欲盡置其中。"匠者然之。是夕，衣氏具鷄黍祭其夫，家之所有悉散之鄰里及同居王媪，曰："吾聞一馬不被兩鞍，吾夫既死，與之同棺共穴可也。"遂自剄死。

衣氏，是汴梁儒士孟志剛的妻子。志剛去世，家中貧窮又没有兒子，有關衙門供給棺木。衣氏騙工匠說："把棺材做得寬大些，我丈夫有遺留的衣服，想全部裝進去。"工匠答應了。當晚，衣氏置辦飯菜祭奠她的丈夫，家中所有東西都散發給鄰里及一同居住的王媪，說："我聽說一匹馬不戴兩副鞍子，我丈夫既然已經死了，我可以和他同用一副棺材同埋一個墓穴了。"於是自刎而死。

侯氏

有侯氏者，鈞州曹德妻。德病死，侯氏語人曰："年少夫亡，婦人之不幸也。欲守吾志，而亂離如此，其能免乎！"遂縊死於墓。

有個侯氏，是鈞州曹德的妻子。曹德病死，侯氏對人說："年輕時丈夫死去，是婦人的不幸。我想保持貞節，可是外面如此動亂，能免遭污辱麽！"於是在墓前自縊而死。

又周經妻吴氏、郭惟辛妻郝氏、陳輝妻白氏、張頑住妻杜氏、程二妻

又有周經的妻子吴氏、郭惟辛的妻子郝氏、陳輝的妻子白氏、張頑住的妻子杜氏、程二的妻

成氏、李貞妻武氏、暗都剌妻張氏，并以夫死，不忍獨生，自縊而死。

事聞，咸旌異之。

子成氏、李貞的妻子武氏、暗都剌的妻子張氏，都因丈夫死，不忍獨自活下去，自縊而死。

朝廷得知這些情況，全都表揚了她們的突出事迹。

張氏

湯煇妻張氏，處州龍泉人。會兵亂，其家財先已移入山寨，夫與姑共守之。舅以疾未行，張歸任藥膳，且以輿自隨。既而賊至，即命以輿載其舅，而己遇賊，賊以刀脅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掠髮整衣請受刃，賊未忍殺，張懼污，即奪其刃自剄死，年二十七。

湯煇妻張氏，處州龍泉人。適逢兵亂，他們的家財先前已經轉移到山寨中，丈夫和婆婆共同看守着。公公因病没走，張氏回家去侍奉湯藥，并隨身帶着一輛車子。不久賊兵來到，張氏就令車夫載上公公走了，自己被賊兵抓住，賊兵用刀威脅她説："順從我就能活命，否則就得死。"張氏掠掠頭髮整整衣衫請求受死，賊兵没忍心殺她，張氏怕被污辱，就奪過他的刀，自刎而死，死時二十七歲。

湯婍

又湯婍者，亦龍泉人，有姿容。賊殺其父母，以刃脅之。婍不勝悲咽，乞早死，因以頭觸刃。賊怒，斫殺之。其妹亦不受辱而死。

又有個湯婍，也是龍泉人，容貌美麗。賊兵殺了她父母，用刀威脅她。湯婍非常悲痛，乞求早死，便用頭去碰刀。賊兵發怒，砍殺了她。她的妹妹也不甘受凌辱而死。

童氏

俞士淵妻童氏，嚴州人。姑性嚴，待之寡恩，童氏柔順以事之，無少拂其意者。至正十三年，賊陷威平，官軍復之，已乃縱兵剽掠。至士淵家，童氏以身蔽姑，衆欲污之，童氏大駡不屈。一卒以刀擊其左臂，愈不屈。又一卒斷其右臂，駡猶不絶。衆乃皮其面而去，明日乃死。

俞士淵妻童氏，嚴州人。婆婆性情嚴厲，對她不好，童氏柔順地侍奉她，没有一點違背她意願的行爲。至正十三年，賊軍攻陷威平，官軍收復，然後縱容士兵劫掠。到士淵家，童氏用身體掩護婆婆，衆兵士要奸污她，童氏大駡不屈服。一個士兵用刀砍她左臂，愈發不屈服。又一士兵砍斷她的右臂，還是駡不絶口。衆兵士就用刀刮去她的面部皮膚而去，第二天就死了。

張氏女

張氏女，高郵人。城亂，賊知張女有姿艷，叩其家索之。女方匿複宇間，賊將害其父母，女不得已乃出拜賊。賊即伏地呼其父母爲丈人媪，而以女行，女欣欣然從之。過橋，投水死。

張氏女，高郵人。城裏騷亂，賊兵知道張女貌美，到她家去找她。張女正藏在夾壁間，賊兵要害她父母，張女不得已出來拜見賊兵。賊兵就伏在地上稱呼她父母爲丈人丈母娘，便帶張女走，張女裝出很高興的樣子跟着他走。過橋時，投水而死。

高氏婦

有高氏婦者，同郡人也。攜其女從夫出避亂，見道旁空舍，入其中，脱金纏臂與女，且語夫，令疾行。夫

有位高家的媳婦，與張氏女同郡。她帶着女兒跟隨丈夫外逃避亂，見路旁有所空房子，就走入屋内，脱下金鐲子給女兒，并且叫丈夫趕快

挈女稍遠，乃解足紗自經。賊至，焚其舍。夫抵儀真，夜夢婦來告曰："我已縊死彼舍矣。"其精爽如此。

走。丈夫帶着女兒走遠了，她就解下裹脚布上吊而死。賊兵到來，焚燒了那所房子。她丈夫到達儀真，夜裏夢見妻子前來對他説："我已經吊死在那房子裏了。"她的神明如此。

王氏

惠士玄妻王氏，大都人。至正十四年，士玄病革，王氏曰："吾聞病者糞苦則愈。"乃嘗其糞，頗甘，王氏色愈憂。士玄囑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護之。待此子稍長，即從汝自嫁矣。"王氏泣曰："君何爲出此言耶！設有不諱，妾義當死，尚復有他説乎。君幸有兄嫂，此兒必不失所居。"數日，士玄卒。比葬，王氏遂居墓側，蓬首垢面，哀毁逾禮，常以妾子置左右，飲食寒暖惟恐不至。歲餘，妾子亦死，乃哭曰："無復望矣。"屢引刀自殺。家人驚救，得免。至終喪，親舊皆携酒禮祭士玄于墓。祭畢，衆欲行酒，王氏已經死於樹矣。

惠士玄妻王氏，大都人。至正十四年，士玄病危，王氏説："我聽説生病的人糞便苦病就要好了。"於是嘗他的糞便，很甜，王氏神色更加憂愁。士玄囑咐王氏道："我的病一定好不了，前妾所生的兒子，你要好好撫育愛護。等這孩子長大一點，就隨你自己嫁人好了。"王氏哭着説："你爲什麽説出這種話呢！如果你死了，我從道義上講就應該死，還有什麽可説的嗎？還好你有兄嫂，這孩子一定不會没人撫養。"幾天後，士玄死。下葬後，王氏就住在墓旁，蓬頭垢面，哀傷過度超出禮節的要求，經常把前妾的兒子帶在身邊，照顧他的飲食穿戴惟恐不周到。一年多後，前妾的兒子也死了，於是哭着説："再没指望了。"多次用刀自殺。家裏人慌忙解救，得以幸免。等到服喪完畢，親朋舊友都帶着酒到墓前祭祀士玄。祭祀完畢，大家要行酒時，王氏已經吊死在樹上了。

王氏

又有王氏者，良鄉費隱妻也。隱有疾，王氏數嘗其糞。及疾篤，囑王氏曰："我一子一女，雖妾所生，無異汝所出也。我死，汝其善撫育之。"遂殁。王氏居喪，撫其子女。既而子又死。服除，謂其親屬曰："妾聞夫乃婦之天，今夫已死，妾生何爲！"乃執女手，語之曰："汝今已長，稍知人事，管鑰在此，汝自司之。"遂相抱慟哭。是夜，縊死於園中。

又有個王氏，是良鄉費隱的妻子。費隱有病，王氏多次嘗他的糞便。等到病重，囑咐王氏説："我的一兒一女，雖是妾生的，和你生的没有什麽區别。我死後，你好好撫育他們。"於是死去。王氏居喪，撫育他的子女。不久兒子又死。服喪結束，王氏對她的親屬説："我聽説丈夫是妻子的天，如今丈夫已經死了，我還活着幹什麽！"便拉着女兒的手，對她説："你如今已長大了，稍微懂得人情世故，鑰匙在這兒，你自己掌管它吧。"於是相抱痛哭。當天夜裏，縊死在園子裏。

徐彩鸞

李景文妻徐氏，名彩鸞，字淑和，浦城徐嗣源之女。略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必爲之感泣。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浦城，徐氏從

李景文妻徐氏，名彩鸞，字淑和，是浦城徐嗣源的女兒。粗通經書和史書，每次吟誦文天祥《六歌》，必定被它感動而流淚。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劫掠浦城，徐氏跟着嗣源逃到附近山谷

嗣源逃旁近山谷。賊持刀欲害嗣源，徐氏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止徐氏。徐氏語父曰："兒義不受辱，今必死，父可速去。"賊拘徐氏至桂林橋，拾炭題詩壁間，有"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之句。乃厲聲駡賊，投于水。賊競出之。既而乘間復投水死。

中。賊兵拿刀要害嗣源，徐氏上前説道："這是我的父親，我寧可代他受死。"賊兵放了她父親留下徐氏。徐氏對父親説："女兒爲義絶不受辱，今天必然一死，父親可以快快離去。"賊寇押着徐氏來到桂林橋，徐氏拾炭在橋壁上題詩，有"衹有那桂林橋下的流水，能千年萬載地映照出我心的清白"這樣的詩句。然後厲聲駡賊，投入水中。賊寇争相把她搶救出來。不久乘隙又投水而死。

毛氏

周婦毛氏，松陽人，美姿色。至正十五年，隨其夫避亂麻鷺山中，爲賊所得。脅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毛氏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因大詈曰："碎咼賊，汝碎則臭，我碎則香。"賊怒，刳其腸而去，年二十九。

周家的媳婦毛氏，松陽人，姿色美麗。至正十五年，跟隨她的丈夫在麻鷺山躲避兵亂，被賊兵捉住。賊兵威脅她説："順從我就多給你金子，否則殺了你。"毛氏説："寧可剖了我的心，不願要你的金子。"賊兵用刀在她身上磨，毛氏就大駡道："碎剮你這賊寇，你碎了是臭的，我碎了是香的。"賊兵大怒，剖挖她的腸子而去，時年二十九歲。

李氏

丁尚賢妻李氏，汴梁人。年二十餘，有姿容。至正十五年，賊至，欲虜之。李氏怒曰："吾家六世義門，豈能從賊以辱身乎!"於是闔門三百餘口，俱被害。

丁尚賢妻李氏，汴梁人。二十多歲，容貌美麗。至正十五年，賊寇來到，要搶走她。李氏憤怒地説："我家六代忠義家門，難道能順從你而玷污我的身子嗎!"於是全家三百多口人，全部被殺害。

李順兒

李順兒者，許州儒士李讓之女也。性聰慧，頗涉經傳，年十八，未嫁。至正十五年，賊陷鈞州，密邇許昌。父謂其母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此女必累我。"女聞之，泣曰："父母可自逃難，勿以我爲憂。"須臾於後園内自經而死。

李順兒，是許州儒士李讓的女兒。性情聰慧，讀過不少儒家經典，十八歲，未出嫁。至正十五年，賊寇攻陷鈞州，近逼許昌。父親對她母親説："我家以詩書禮義相傳，這個女兒必定會連累我。"女兒聽見了，哭着説："父母親可以自己去逃難，不要爲我憂愁。"不一會兒在後園内自縊而死。

禹淑靜

吴守正妻禹氏，名淑靜，字素清，紹興人。至正十六年，徙家崇德之石門。淑靜嘗從容謂守正曰："方今群盜蜂起，萬一不測，妾惟有死而已，不使人污此身也。"是年夏，盜陷崇德，淑靜倉皇携八歲女登舟以

吴守正妻禹氏，名淑靜，字素清，紹興人。至正十六年，遷居崇德的石門。淑靜曾從容地對守正説："如今盗賊們蜂擁而起，萬一發生意外，我衹有一死罷了，不讓别人玷污這個身體。"這年夏天，盗賊攻陷崇德，淑靜慌忙帶着八歲的女兒上船躲避。有幾個盗賊跑進她的船，要侮辱淑

避。有盗數輩奔入其舟，將犯淑静，淑静乃抱幼女投河死。

静，淑静就抱着小女兒投河而死。

朱氏

黄仲起妻朱氏，杭州人。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寇杭州，其女臨安奴倉皇言曰："賊至矣，我别母求一死也。"俄而賊驅諸婦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曰："爲我看守，日暮我當至也。"朱氏聞之，懼受辱，遂與女俱縊死。

黄仲起妻朱氏，杭州人。至正十六年，張士誠侵犯杭州，他的女兒臨安奴慌忙説道："賊寇到了，我告别母親去求一死。"不一會兒賊寇驅趕衆婦人來到她家，并且指着朱氏母女説："替我看着，晚上我就回來。"朱氏聽到這話，懼怕受到侮辱，於是和女兒一起自縊而死。

妾馮氏，見其母子已死，嘆曰："我生何爲，徒受辱耳！"亦自縊死。繼而仲起弟妻蔡氏，抱幼子玄童，與乳母湯氏皆自縊。及暮，賊至，見諸尸滿室，執仲起將殺之，哀求得脱。賊遂盡掠其家財而去。

妾馮氏，見她們母女已死，嘆息道："我活着幹什麽呢，白白遭受侮辱罷了！"也自縊而死。接着仲起的弟媳蔡氏，抱着小兒子玄童，和奶媽湯氏全都自縊。到了晚上，賊寇回來，見諸多尸體躺滿了一屋子，就抓住仲起要殺他，仲起哀求得以活命。賊寇就把他的家財全部劫掠而去。

王氏

焦士廉妻王氏，博興人，養姑至孝。至正十七年，毛貴作亂，官軍競出虜掠。王氏被執，紿曰："我家墓田有藏金，可共取也。"信之，隨王氏至墓所。王氏哭曰："我已得死所矣，實無藏金，汝可於此殺我。"乃與妾杜氏皆遇害。

焦士廉妻王氏，博興人，奉養婆婆非常孝順。至正十七年，毛貴作亂，官軍争相四出劫掠。王氏被抓住，騙他們道："我家墓地裏藏有金子，可以一起去取出來。"官軍相信了她，跟着王氏到了墓地。王氏哭着説："我已經到了合適的死處了。其實并没藏着金子，你們可以在這裏殺了我。"於是和妾杜氏都被殺害。

又有趙氏者，平陽人，年二十，未嫁。寇亂，趙被驅迫以行，度不能免，紿賊曰："吾取所藏金以遺汝。"賊信之，遂還，投于厠而死。

又有個趙氏，平陽人，二十歲，未出嫁。賊寇作亂，趙氏被逼迫跟着走，料想不能幸免，騙賊説："我去取出藏着的金子給你。"賊兵相信了她，於是回去，投入厠坑而死。

陳淑真

陳淑真富州陳璧之女。璧故儒者，避亂移家龍興。淑真七歲能誦詩鼓琴。至正十八年，陳友諒寇龍興，淑真見鄰嫗倉皇來告，乃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泫然流涕曰："吾絶弦於斯乎！"父母怪，問之，淑真曰："城陷必遭辱，不如早死。"明日賊至，其居臨東湖，遂溺焉。水淺不死，賊抽矢脅之上岸，淑真不從，賊射殺之。

陳淑真是富州陳璧的女兒。陳璧原本是儒士，躲避兵亂把家搬到龍興。淑真七歲就能讀詩彈琴。至正十八年，陳友諒侵犯龍興，淑真見到鄰居老婦人慌張前來通報，就取出琴坐在窗下彈奏起來。曲子彈完了，流着眼淚説："我從此不能再彈琴了！"父母奇怪，問她，淑真説："城池失陷後肯定要遭受侮辱，不如及早死去。"第二天賊寇來到，她的住處靠近東湖，於是投水，水淺没能淹死，賊寇抽出箭來脅迫她上岸，淑真不從，賊寇就射死了她。

時同郡李宗頤妻夏氏，名婉常，亦儒家女。與女匿居後圃中，賊至，挾其女共投井死。

當時同郡李宗頤的妻子夏氏，名婉常，也是儒士家的女兒。和她的女兒藏在房後園子中，賊寇來到，帶着她的女兒一起投井而死。

柴氏

秦閏夫妻柴氏，晉寧人。閏夫前妻遺一子尚幼，柴氏鞠如己出。未幾柴氏有子，閏夫病且死，囑柴氏曰："我病不復起，家貧，惟二幼子，汝能撫其成立，我死亦無憾矣。"閏夫死，家事日微，柴氏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

至正十八年，賊犯晉寧，其長子爲賊驅迫，在圍中，既而得脱。初在賊時，有惡少與張福爲仇，往滅其家。及官軍至，福訴其事，事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往從惡者，吾次子，非吾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鞫之至死不易其言。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爲之言曰："婦執義不忘其夫之命，子趨死而能成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釋免其長子，而次子亦得不死。時人皆以爲難。二十四年，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秦閏夫妻柴氏，晉寧人。閏夫前妻留下一個兒子還年幼，柴氏養育他像自己親生的一樣。不久柴氏自己有了兒子，閏夫生病快要死了，囑咐柴氏説："我的病不會好了，家中貧窮，衹有兩個幼小的孩子，你能撫養他們長大成人，我死也没有遺憾了。"閏夫死後，家境日益衰落，柴氏辛勤紡織，送兩個兒子上學。

至正十八年，賊寇侵犯晉寧，她的長子被賊寇逼迫追趕，陷入賊圍，不久得以逃脱。當初在賊寇包圍圈内時，有無賴少年與張福結仇，前去搗毁了他家。等官軍到後，張福起訴這件事，事情牽連到柴氏的長子，按法律應當處以死刑。柴氏帶着次子去見官，哭着訴説道："先前幹壞事的是我的次子，不是我的長子。"次子説："我的罪名能加到哥哥身上嗎!"審問他時死也不改口。官府反而懷疑次子不是柴氏所生，審訊其他囚犯，纔知道了真實情况。官府認爲柴氏的做法是仁義的行爲，爲她説好話道："這婦人仗義不忘她丈夫的遺言，兒子求死以成全母親的志願，這是達到天理人情的極點了。"於是釋放赦免她的長子，次子也得以不死。當時人們都認爲她這麽做不容易。二十四年，有關衙門上報這件事，朝廷表揚了她的家門并免除了徭役。

也先忽都

也先忽都，蒙古欽察氏，大寧路達魯花赤鐵木兒不花之妻，以夫恩封雲中郡君。夫坐事免官，居大寧。至正十八年，紅巾賊至，也先忽都與妾玉蓮走尼寺中，爲賊所得，令與衆婦縫衣，拒不肯爲。賊嚇以刃，也先忽都駡曰："我達魯花赤妻也，汝曹賊也，我不能爲針工以從賊。"賊怒殺之。玉蓮因自縊者凡三，賊并殺之。

也先忽都，蒙古欽察族，大寧路達魯花赤鐵木兒不花的妻子，由於丈夫得到了恩寵，被封爲雲中郡君。丈夫因事獲罪被免除官職，在大寧定居。至正十八年，紅巾賊來到，也先忽都和妾玉蓮逃到尼姑寺中，被賊寇抓住，令她和衆婦人一起縫衣服，她拒不肯做。賊寇用刀嚇唬她，也先忽都駡道："我是達魯花赤的妻子，你們是賊寇，我不能聽從賊寇的命令做針綫活。"賊寇發怒殺了她。玉蓮因此一共自縊過三次，賊寇也殺了她。

先是，其子完者帖木兒，年十

在這之前，她的兒子完者帖木兒，十四歲，

四，與父出城，見執于賊。完者拜哭，請以身代父死。賊愛完者姿秀，遂挈以從。久之，乃獲脱歸，訪母尸并玉蓮葬焉。

和父親出城，被賊寇抓住。完者下拜哭泣，請求用自己代替父親去死。賊寇喜愛完者姿容俊秀，就帶着他一起走。過了一段時間，完者得以逃脱回家，尋訪到母親尸體和玉蓮一起安葬。

吕氏　劉氏

吕彦能者，陵州人。至正十八年，賊犯陵州，彦能與家人謀所往。其姊久嫠居，寓彦能家，先曰："我喪夫二十年，又無後，不死何爲？苟辱身，則辱吾弟矣。"赴井死。其妻劉氏語彦能曰："妾爲君家婦二十八年，兹不幸逢亂離，必不負君，君可自往，妾入井矣。"彦能二女及子婦王氏、二孫女，皆隨劉氏溺井。一門死者七人。

吕彦能，陵州人。至正十八年，賊寇侵犯陵州，彦能和家人商議去的地方。他的姐姐守寡很久，寄住在彦能家，先説："我死了丈夫二十年了，又没有兒女，不死幹什麽呢？假若賊寇侮辱了我，就是侮辱了我的弟弟。"於是跳井而死。他的妻子劉氏對彦能説："我當你家的媳婦二十八年了，現在不幸遇到兵亂逃難，我一定不背叛你，你可自己走，我跳井了。"彦能的兩個女兒及兒媳婦王氏、兩個孫女，都跟隨劉氏跳井。一家死了七口人。

蕭氏

劉公翼妻蕭氏，濟南人，有姿色，頗通書史。至正十八年，聞毛貴兵將壓境，豫與夫謀曰："妾詩書家女，誓以冰雪自將，儻城陷被執，悔將何追？妾以二子一女累君，去作清白鬼於泉下耳！"夫曰："事未至，何急於此！"居亡何，城陷，蕭解縧自縊死。

劉公翼妻蕭氏，濟南人，容貌美麗，通曉經史典籍。至正十八年，聽説毛貴軍隊將要迫近縣境，先和丈夫商議道："我是書香門第的女兒，誓要保住自己的冰雪貞潔，如果城池陷落被抓住，後悔怎麽來得及呢？我把兩個兒子一個女兒托付給你，到黄泉去做一個清白的死鬼吧！"丈夫説："事情還没到這一步，何必急着這樣做！"過了不久，城池陷落，蕭氏解下絲帶自縊而死。

袁氏孤女

袁氏孤女，建康路溧水州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癱瘓卧于床者數年，女事母至孝。至正十二年，兵火延其里，鄰婦强携女出避火，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同死而已！"遂入室抱母，共焚而死。

袁氏孤女，建康路溧水州人，十五歲。她的母親嚴氏，寡居極爲貧困，生病癱瘓在床上好幾年，女兒侍奉母親非常孝順。至正十二年，賊兵放火蔓延到她住的里巷，鄰居婦人强拉她出去躲避大火，孤女哭着説："我怎麽忍心丢掉母親離去呢？一同去死算了！"於是進屋抱着母親，一起被焚而死。

潘妙圓

徐允讓妻潘氏，名妙圓，山陰人。至正十九年，與其夫從舅避兵山谷間。舅被執，夫泣以救舅脱，夫被兵所殺，欲强辱潘氏。潘氏因紿之曰："我夫既死，我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可無憾也。"兵信之，聚薪

徐允讓妻潘氏，名妙圓，山陰人。至正十九年，和她丈夫跟着公公在山谷中躲避兵亂。公公被抓住，丈夫哭着去救公公脱身，被兵士殺死，兵士要强奸潘氏，潘氏就騙他説："我丈夫已死，我跟從你是肯定的了。如果能焚化了我丈夫的遺體，就可以没有遺憾了。"兵士相信了她，堆聚

以焚其夫。火既熾，潘氏且泣且語，遂投火以死。

柴草焚化她的丈夫。火旺後，潘氏邊哭邊説，然後投入火中而死。

蔡氏

又諸暨蔡氏者，王琪妻也。至正二十二年，張士誠陷諸暨，蔡氏避之長寧鄉山中，兵猝至，有造紙鑊方沸，遂投其中而死。

又有諸暨的蔡氏，是王琪的妻子。至正二十二年，張士誠攻陷諸暨，蔡氏躲在長寧鄉山中，兵士突然來到，有一口造紙的鍋正滚沸，她便投入鍋中而死。

許氏

趙洙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壬之侄女也。至正十九年，紅巾賊陷遼陽，洙時爲儒學提舉，夫婦避亂匿資善寺。洙以叱賊見害，許氏不知也。賊甘言誘許氏，令指示金銀之處，許氏大言曰："吾詩書冠冕故家，不幸遇難，但知守節而死，他皆不知也。"賊以刃脅之，許氏色不變。已而知其夫死，因慟哭仆地，駡聲不絶口，且曰："吾母居武昌，死于賊，吾女兄弟亦死賊，今吾夫又死焉。使我得報汝，當醢汝矣。"遂遇害。寺僧見許氏死狀，哀其貞烈，賊退與洙合葬之。

趙洙妻許氏，是集賢大學士有壬的侄女。至正十九年，紅巾賊寇攻陷遼陽，趙洙當時任儒學提舉，夫婦倆藏在資善寺躲避兵亂。趙洙因叱駡賊寇被殺，許氏不知道。賊寇用好話誘騙許氏，讓她指出藏金銀的地方，許氏高聲説："我家是知書達禮的世宦人家，不幸遇上禍亂，衹知道恪守節操而死，其他一概不知道。"賊寇用刀威脅她，許氏面不改色。接着得知她的丈夫死難，於是慟哭仆倒在地上，駡不絶口，并説："我母親住在武昌，死在賊寇手裏，我的姊妹也死在賊寇手裏，如今我丈夫又死在賊寇手裏。假如我能報復你，就要把你剁成肉醬。"於是被殺害。寺中僧人見到許氏死時的情況，爲她的堅貞節烈而哀痛，賊寇退走後，把她和趙洙一起合葬。

韓氏

張正蒙妻韓氏，紹興人。正蒙嘗爲湖州德清税務提領。至正十九年，紹興兵變，正蒙謂韓氏曰："吾爲元朝臣子，於義當死。"韓氏曰："爾果能死於忠，吾必能死於節。"遂俱縊死。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既死，吾何以獨生！"亦投崖而死。

張正蒙妻韓氏，紹興人。正蒙曾任湖州德清税務提領。至正十九年，紹興發生兵變，正蒙對韓氏説："我是元朝的官員，從道義上來説應該去死。"韓氏説："你果真能爲忠義而死，我一定能爲節義而死。"於是都自縊而死。他們的女兒池奴，十七歲，哭着説："父母既然已死，我爲什麽獨自活着！"也跳崖而死。

何氏

又何氏者，處之龍泉縣季鋭妻也。因避兵于邑之繩門巖，賊至，何氏被執。欲污之，乃與子榮兒、女回娘投崖而死。

又有何氏，是處州龍泉縣季鋭的妻子。因躲避兵亂來到本縣的繩門巖，賊寇來到，何氏被抓住。賊寇要污辱她，就和兒子榮兒、女兒回娘跳崖而死。

劉貞　劉孫

劉氏二女，長曰貞，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龍興人，皆未許嫁。陳友諒寇龍興，其母泣謂二女曰：

劉氏的兩個女兒，大女兒叫貞，十九歲；二女兒叫孫，十七歲。是龍興人，都没有定親。陳友諒侵犯龍興，她們的母親哭着對兩個女兒説：

"城或破，置汝何所?"二女曰："寧死不辱父母也。"城陷，二女登樓，相繼自縊。婢鄭奴，亦自縊。

"城池如果被攻破，把你們放到哪裏去呢?"兩個女兒説："寧死也不辱没父母。"城池陷落後，兩個女兒上樓，相繼自縊。婢女鄭奴，也自縊。

曹氏

于同祖妻曹氏，茶陵人。父德夫，教授湖、湘間，同祖在諸生中，因以女妻焉。至正二十年，茶陵陷，曹氏聞婦女多被驅逐，謂其夫及子曰："是尚可全生乎！我義不辱身，以累汝也。顧舅年老，汝等善事之。"遂自刭死。妾李氏驚，抱持之不得，亦引刀自刭，絶而復蘇，曰："得從小君地下足矣。"是夕死。

于同祖妻曹氏，茶陵人。父德夫，在洞庭湖及湘水一帶教書，同祖是這些學生中的一個，德夫就把女兒嫁給了他。至正二十年，茶陵陷落，曹氏聽説婦女大多被驅趕而走，就對他的丈夫和兒子説："這樣還能保全生命嗎?我義不污辱我的身子，以連累你們。衹是公公年老，你們好好侍奉他。"便自刎而死。妾李氏大驚，没攔住她，也用刀自刎，昏厥後又蘇醒，説："能跟從夫人在地下就滿足了。"當晚死去。

劉翠哥

李仲義妻劉氏，名翠哥，房山人。至正二十年，縣大饑，平章劉哈剌不花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仲義弟馬兒走報劉氏，劉氏遽往救之，涕泣伏地，告於兵曰："所執者是吾夫也，乞矜憐之，貸其生，吾家有醬一瓮、米一斗五升，窖于地中，可掘取之，以代吾夫。"兵不從，劉氏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夫死。"兵遂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莫不哀之。

李仲義妻劉氏，名翠哥，房山人。至正二十年，縣内鬧大災荒，平章劉哈剌不花的士兵缺糧，抓住仲義要烹煮他吃。仲義弟馬兒跑去報告劉氏，劉氏急忙前去救他，伏在地上哭泣，求士兵道："被抓的是我的丈夫，求你們可憐他，饒他一命，我家有一瓮醬、一斗五升米，窖藏在地下，可以挖出來，以代替我丈夫。"士兵不聽，劉氏説："我丈夫瘦小，不好吃。我聽説胖而黑的女人味道鮮美，我又胖又黑，願讓你們烹煮以代替我丈夫。"士兵就放了他丈夫而烹煮了劉氏。聽説的人没有不爲她悲哀的。

申氏

李弘益妻申氏，冀寧人。至正二十年，賊陷冀寧，申語弘益曰："君當速去，勿以我婦人相累。若賊入吾室，必以妾故害及君矣。"言訖，投井死。

李弘益妻申氏，冀寧人。至正二十年，賊寇攻陷冀寧，申氏對弘益説："你應當快走，不要被我一個婦人所拖累。如果賊寇進入我家，一定會因爲我的緣故而傷害到你。"説完，跳井而死。

弘益既免於難，再娶安氏。居二歲而弘益以疾卒，安氏時年三十，泣謂諸親曰："女子一適人，終身不改。不幸夫死，雖生亦何益哉！"乃竊入寢室，膏沐薰裳，自縊于柩側。

弘益幸免於難後，又娶安氏。二年後弘益因病死去，安氏當時三十歲，哭着對各位親屬説："女子一旦嫁人，終身不應改嫁。不幸丈夫死了，雖然活着又有什麽用處呢?"於是偷偷進入寢室，抹了頭油薰好衣裳，在棺柩旁自縊而死。

羅妙安

鄭琪妻羅氏，名妙安，信州弋

鄭琪妻羅氏，名妙安，信州弋陽人。自幼

陽人。幼聰慧，能暗誦《列女傳》。年二十，歸琪。琪家世宦族，同居百餘口，羅氏執婦道無間言。琪以軍功擢鉛山州判官，羅氏封宜人。至正二十年，信州陷。羅氏度弋陽去州不遠，必不免於難，輒取所佩刀淬礪，令銛甚。琪問何爲，對曰："時事如此，萬一遇難，爲自全計耳。"已而兵至，羅氏自刎死，時年二十九。

聰慧，能默誦《列女傳》。二十歲，嫁鄭琪。鄭琪家是世代做官的大族，一起居住的有一百多口人，羅氏恪守婦道没有怨言。鄭琪因軍功升任鉛山州判官，羅氏被封爲宜人。至正二十年，信州失陷。羅氏料想弋陽離信州治所不遠，必然不能幸免於難，就取下佩帶的刀磨礪，使它極爲鋒利。鄭琪問她幹什麽，她答道："形勢像這個樣子，萬一遇到危難，爲保全自己的身子不受侮辱而做準備罷了。"不久賊兵來到，羅氏自刎而死，當時二十九歲。

周氏女

周如砥女，年十九，未適人。至正二十年，鄉民作亂，如砥與女避于邑西之客僧嶺，女爲賊所執。賊曰："吾未娶，當以汝爲妻。"女曰："我周典史女也，死即死，豈能從汝耶！"賊遂殺之。如砥時爲紹興新昌典史。

周如砥的女兒，十九歲，没嫁人。至正二十年，鄉民造反，如砥和女兒在縣西的客僧嶺躲避，女兒被賊寇抓住。賊寇説："我没娶妻，想要讓你做我的妻子。"女兒説："我是周典史的女兒，死就死，難道能順從你嗎！"賊寇就殺了她。如砥當時任紹興新昌典史。

徐氏

狄恒妻徐氏，天台人。恒早没，徐氏守節不再醮。至正二十年，鄉民爲亂，避難于牛囤山，爲賊所執，驅迫以前。徐紿之曰："吾渴甚，欲求水一杯。"賊令自汲，即投井而死，時年十八。

狄恒妻徐氏，天台人。狄恒早死，徐氏守節不改嫁。至正二十年，鄉民造反，她在牛囤山避難，被賊寇抓住，强迫她跟着走。徐氏騙他們道："我渴極了，想求你們給一杯水。"賊寇令她自己去汲水，便投井而死，當時十八歲。

陳氏

柯節婦陳氏者，長樂石梁人。至正二十一年，海賊劫石梁，其夫適在縣郭。陳氏出避賊，道與賊遇，被執以行。陳氏且行且罵，賊亂捶之，挾以登舟，罵不已，忽振厲自投江中。

其父方卧病，見其女至，呼之不應，駭曰："吾豈夢耶！"既而有自賊中歸者，言陳氏死狀，乃知其鬼也。明日尸逆流而上，止石梁岸傍。時盛暑，尸已變，其夫驗其背有黑子，乃慟哭曰："是吾妻也！"舁歸斂之。

柯節婦陳氏，長樂石梁人。至正二十一年，海寇劫掠石梁，她的丈夫恰好在縣城外。陳氏出外躲避賊兵，中途和賊兵相遇，被抓住帶走。陳氏邊走邊駡，賊寇亂打她，挾持她上船，她仍駡個不停，突然奮力投入江中。

她的父親正卧病在床，見女兒來，叫她却不答應，驚駭地説："我難道是在做夢嗎？"接着有從賊寇那兒回來的人，説起陳氏死時的情形，纔知那是鬼。第二天尸體逆流而上，停在石梁岸旁。這時正是盛夏，尸體已經變形，她丈夫檢驗她的背上有黑痣，就痛哭道："這是我妻子！"抬回安葬了。

袁氏

李馬兒妻袁氏，瑞州人。至正二十二年，李病歿，袁氏年十九，誓不再嫁，以養舅姑。有王成者，聞袁氏有姿色，挾勢欲娶之，袁氏曰："吾聞烈女不更二夫，寧死不失身也。"遂往夫墓痛哭，縊死樹下。

李馬兒妻袁氏，瑞州人。至正二十二年，李病死，袁氏十九歲，誓不改嫁，以奉養公婆。有個王成，聽説袁氏容貌美麗，仗勢要娶她，袁氏説："我聽説貞烈女子不嫁兩個丈夫，我寧死也不喪失我的貞潔。"於是到丈夫墓前痛哭，縊死在樹下。

李賽兒

王士明妻李氏，名賽兒，房山人。至正二十五年，竹貞軍至縣，李氏及其女李家奴皆被執。士明隨至軍，軍怒逐之。李氏謂其女曰："汝父既爲軍所逐，吾與汝必不得脱。與其受辱，不若死。"女曰："母先殺我。"李氏即以軍所遺鐶刀殺其女，遂自殺。竹貞聞之，爲之葬祭，仍書其門曰"王士明妻李氏貞節之門"。有司上其事，爲樹碑焉。

王士明妻李氏，名賽兒，房山人。至正二十五年，竹貞的軍隊到了縣裹，李氏及她的女兒李家奴都被抓住。士明跟到軍營，兵士發怒把他趕走。李氏對她的女兒説："你父親既然被兵士趕走，我和你一定脱不了身，與其受侮辱，不如死。"女兒説："母親先殺了我。"李氏就用兵士留下的帶環的刀殺了她的女兒，然後自殺。竹貞聽説了，安葬祭奠她們，并在他家門上寫着"王士明妻李氏貞節之門"。有關衙門上報了這件事，并給她樹立了墓碑。

陶宗媛

陶宗媛，台州人，儒士杜思絅妻也。歸杜四載而夫亡，矢志守節。台州被兵，宗媛方居姑喪，忍死護柩，爲游軍所執，迫脅之，媛曰："我若畏死，豈留此耶！任汝殺我，以從姑于地下爾！"遂遇害。

其妹宗婉，弟妻王淑，亦皆赴水死。

陶宗媛，台州人，是儒士杜思絅的妻子。嫁到杜家四年丈夫死，立志守節。台州遭受兵亂，宗媛正爲婆婆服喪，冒死守護靈柩，被流動部隊抓住，脅迫她，宗媛説："我如怕死，難道還會留在這裹嗎！任憑你們殺了我，好追隨婆婆到地下去！"於是被殺害。

她的妹妹宗婉，弟媳王淑，也都跳水而死。

高麗氏

高麗氏，宣慰副使李羅帖木兒妻也。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其夫死於兵，謂人曰："夫既死矣，吾安能復事人乎！"乃積薪塞户，以火自焚而死。

高麗氏，是宣慰副使李羅帖木兒的妻子。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她的丈夫死於兵亂，她對人説："丈夫已經死了，我哪能再嫁人呢！"便堆積柴草堵塞門窗，放火自焚而死。

劉氏

張訥妻劉氏，藍田人。訥爲監察御史，早卒，劉守志不二。河東受兵，劉氏二子衡、衍俱以事出外，度不能自脱，遂與二婦孫氏、姚氏决死，盡發貲囊分給家人，婦姑同縊

張訥妻劉氏，藍田人。張訥任監察御史，早死，劉氏守節不改嫁。河東遭受兵亂，劉氏的兩個兒子張衡、張衍都因事外出，料想不能自己脱身，便和兩個兒媳婦孫氏、姚氏决定自殺，把所有的家財都分給家人，婆媳一同自縊而死。

焉。

華氏

有華氏者，大同張思孝妻，爲貊高兵所執，以不受辱見殺。其婦劉氏，僵壓姑尸，大駡不已，兵并殺之。後家人殮其尸，婦姑之手猶相持不捨。

有個華氏，是大同張思孝的妻子，被貊高的士兵抓住，因不願受侮辱被殺。她的兒媳婦劉氏，伏在婆婆尸體上，大駡不止，士兵又殺了她。後來家人收殮她們的尸體，婆媳的手還相握不放。

卜顔的斤

觀音奴妻卜顔的斤，蒙古氏，宗王黑閭之女。大都被兵，卜顔的斤謂其夫曰："我乃國族，且年少，必不容於人，豈惜一死以辱家國乎!"遂自縊而死。

觀音奴妻卜顔的斤，蒙古族，是宗王黑閭的女兒。大都遭受兵亂，卜顔的斤對她丈夫説："我是國族，又年輕，必然不會被人放過，難道能因爲吝惜一死而辱没我的國家嗎!"於是自縊而死。

王氏

時張棟妻王氏語家人曰："吾爲狀元妻，義不可辱。"赴井死。其姑哭之慟，亦赴井死。

當時張棟妻王氏對家人説："我是狀元的妻子，義不可受辱。"跳井而死。她的婆婆爲她痛哭，也跳井而死。

劉氏

安志道妻劉氏，順州人。志道及劉氏之弟明理，并登進士第。劉氏避兵匿岩穴中，軍至，欲污之，劉氏曰："我弟與夫皆進士也，我豈受汝辱乎!"軍士以兵磨其體，劉大駡不輟聲，軍怒，乃鈎斷其舌，含糊而死。

安志道妻劉氏，順州人。志道和劉氏的弟弟明理同中進士。劉氏躲避兵亂藏在岩穴中，軍隊來到，要污辱她，劉氏説："我弟弟和丈夫都是進士，我難道能受你的污辱嗎?"兵士用兵器磨她的身體，劉氏大駡不住口，兵士發怒，就鈎斷了她的舌頭，她發音含糊不清而死。

趙氏

宋謙妻趙氏，大都人。兵破大都，趙氏子婦温氏、高氏，孫婦高氏、徐氏，皆有姿色，合謀曰："兵且至矣，我等豈可辱身以苟全哉!"趙即自經死，諸婦四人，諸孫男女六人，衆妾三人，皆赴井而死。

宋謙妻趙氏，大都人。軍隊攻破大都，趙氏的兒媳婦温氏、高氏，孫媳婦高氏、徐氏，都很美麗，一起商議道："軍隊就要到了，我們難道能玷污自己的身體來苟且偷生嗎!"趙氏就自縊而死，衆媳婦四人，衆孫子孫女六人，衆妾三人，都跳井而死。

劉氏

齊闢妻劉氏，河南人。闢應募爲千夫長，戰死澤、潞間。劉氏貧無所依，守志不奪。有來强議婚者，劉氏紿曰："吾三月三日有心願，償畢，當從汝所言。"是日，徑往彰德天寧寺，登浮圖絶頂，祝天曰："妾本河

齊闢妻劉氏，河南人。齊闢被招募爲千夫長，在澤州、潞州一帶戰死。劉氏貧窮無依無靠，守寡不動摇。有前來强迫求婚的，劉氏撒謊道："我在三月三日有一個心願，等還了願，就照你所説的辦。"那天，直接去彰德天寧寺，登上塔頂，對天禱告道："我本是河南名門之家劉

南名家劉氏女，遭世亂，適湖南齊關爲妻。今夫已死，不敢失節也。”遂投地而死。

氏的女兒，趕上世道動亂，嫁給湖南齊關爲妻。如今丈夫已死，不敢喪失貞節。”於是從塔上跳下而死。

宋氏

王宗仁妻宋氏，進士宋褩之女也。宗仁家永平。永平受兵，宋氏從夫避于鏵子山。夫婦爲軍所虜，行至玉田縣，有窺宋氏色美欲害宗仁者，宋氏顧謂夫曰：“我不幸至此，必不以身累君。”言訖，遂携一女投井死，時年二十九。

王宗仁妻宋氏，是進士宋褩的女兒。宗仁家住永平。永平遭受兵亂，宋氏跟隨丈夫在鏵子山躲避。夫婦倆被軍隊俘虜，走到玉田縣，有看到宋氏容貌美麗而想害宗仁的，宋氏對丈夫說：“我不幸落到這個地步，絶不因爲自己而連累你。”説完，就帶着一個女兒跳井而死，當時二十九歲。

齊氏

王履謙妻齊氏，太原人。治家嚴肅，克守婦道。至正十八年，賊陷太原，齊氏與二婦蕭氏、吕氏及二女避難於趙莊石岩。賊且至，度不能免，顧謂二女曰：“汝家五世同居，號爲清白，豈可虧節辱身以苟生哉!”長女曰：“吾夫已死，今爲未亡人，得死爲幸。”吕氏曰：“吾爲中書左丞之孫，義不受辱。”齊氏大哭，乃與二婦二女及二孫女，俱投岩下以死。

王履謙妻齊氏，太原人。治理家庭嚴肅，嚴格遵守婦人之道。至正十八年，賊寇攻陷太原，齊氏和兩個媳婦蕭氏、吕氏及兩個女兒在趙莊岩洞避難。賊兵快到了，料想不能幸免於難，回頭看着兩個女兒説：“我家五代同居在一起，號稱清白，難道能够毁壞貞節玷污身體來苟且偷生嗎!”長女説：“我丈夫已經死去，現在作爲寡婦，能够一死是幸福。”吕氏説：“我是中書左丞的孫女，義不忍受污辱。”齊氏大哭，於是和兩個媳婦、兩個女兒及兩個孫女，都跳下山崖而死。

安正同

王時妻安氏，名正同，磁州人，平章政事祐孫女也。至正十九年，時以參知政事分省太原，安氏從之。二十年，賊兵寇太原，城陷，衆皆逃，安氏與其妾李氏同赴井死。事聞，贈梁國夫人，謚莊潔。

王時妻安氏，名正同，磁州人，是平章政事安祐的孫女。至正十九年，王時以參知政事分省太原，安氏跟隨前去。二十年，賊兵進犯太原，城池陷落，衆人都逃散，安氏和他的妾李氏一同跳井而死。朝廷得知此事，追贈爲梁國夫人，謚號莊潔。

岳氏

徐猱頭妻岳氏，大都人。兵入都城，岳氏告其夫曰：“我等恐被驅逐，將奈何其?”夫曰：“事急，惟有死耳，何避也?”遂火其所居，夫婦赴火以死。其母王氏，二女一子，皆抱持赴火死。

徐猱頭妻岳氏，大都人。明兵進入都城，岳氏告訴她丈夫説：“我們恐怕將被驅逐爲奴，怎麼辦呢?”丈夫説：“事情緊急，衹有一死而已，躲什麼?”於是放火燒了自己的住房，夫婦倆跳入火中自焚而死。他的母親王氏，兩個女兒一個兒子，都相互抱着拉着入火而死。

金氏

金氏，詳定使四明程徐妻也。

金氏，是詳定使四明程徐的妻子。京城被

京城既破，謂其女曰："汝父出捍城，我三品命婦，汝儒家女又進士妻，不可受辱。"抱二歲子及女赴井死。

攻破後，對她女兒説："你父親外出保衛京城，我是三品命婦，你是讀書人家的女兒又是進士的妻子，不能受污辱。"抱着兩歲的兒子和女兒跳井而死。

潘氏

汪琰妻潘氏，徽州婺源人。年二十八而琰卒，潘氏誓不他適，以其夫從兄之子元圭爲後。元圭時始三歲，鞠之不啻己出。潘氏卒年六十二。元圭之子良垕，有子燕山。燕山卒時，妻李氏年二十四，無子，乃守志自誓，父母欲奪而嫁之，不聽。燕山兄子惟德，娶俞氏，惟德早死，二子甚幼，俞氏守節辛勤，不墜家業。故人賢汪氏之門，而稱曰三節。

汪琰妻潘氏，徽州婺源人。二十八歲時汪琰死，潘氏誓不改嫁，以她丈夫堂兄的兒子元圭作爲後嗣。元圭當時剛三歲，撫育他如同親生兒子一樣。潘氏死時六十二歲。元圭的兒子良垕，有兒子燕山。燕山死時，妻子李氏二十四歲，没有兒子，就自己立誓守節，父母想强迫她改嫁，她不聽從。燕山哥哥的兒子惟德，娶俞氏，惟德早死，兩個兒子很小，俞氏守節辛苦勤勞，不使家業衰落。因此人們認爲汪氏一家賢德，稱爲三節。

蔣氏

同郡歙縣吴子恭之妻蔣氏，年二十八而夫亡，孀居五十年，年七十八卒。至正十四年，旌表門閭。

同郡歙縣吴子恭的妻子蔣氏，二十八歲丈夫死，寡居五十年，七十八歲死。至正十四年，朝廷表揚了她的家門。

元史卷二百二

列傳第八十九

釋老

釋、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千數百年，而其盛衰，每繫乎時君之好惡。是故，佛於晉、宋、梁、陳，黄、老于漢、魏、唐、宋，而其效可睹矣。

佛、道二教在中原流行一千幾百年，它們的興盛或衰退，往往取决於當時君主的喜好或憎惡。所以，佛教在晉、劉宋、梁、陳興盛，黄、老道教在漢、魏、唐、宋興盛，它們對社會的功效是很明顯的。

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維道家方士之流，假禱祠之説，乘時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宋舊史嘗志老、釋，厥有旨哉。乃本其意，作《釋老傳》。

元朝興起，崇尚佛教，而帝師的盛況，尤其不能和古代相提并論。祇是道家方士一類人物，藉祈神求福之説，乘機興起，還不到佛教勢力的十分之一。宋朝的舊史書曾記道家、佛家之事，是有其意旨的。現在就根據這一意旨，寫成《釋老傳》。

八思巴

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款氏也。相傳自其祖朵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者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彌怛。歲癸丑，年十有五，謁世祖于潛邸，與語大悦，日見親禮。

帝師八思巴，土番薩斯迦人，屬款氏族。相傳從他的祖先朵栗赤開始，用佛法輔佐國君稱霸西海已經十幾代。八思巴七歲時，讀經幾十萬字，能够粗通其中大意，國人稱他爲聖童，所以叫他八思巴。長大一些，學問深厚，精通婆羅門五種基本科目，所以又稱他作班彌怛。癸丑年，十五歲，在世祖藩府進見，世祖和他交談後大爲高興，對他日益親近尊重。

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尊爲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韵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韵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

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尊他爲國師，授給玉印。令他製作蒙古新文字，文字造成後進上。這種文字祇有一千多個字，韵母共四十一個。和相關聲母組成字的，有韵關法；用兩個、三個、四個韵母合成字的，有語韵法；要點是以諧音爲宗旨。至元六年，下詔頒行天下。詔令説："朕認爲用字來書寫語言，用語言來記録事情，這是從古到今都采用的辦法。我們的國家在北方創業，

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玉印。

民俗崇尚簡單古樸，没來得及制定文字，凡是使用文字的地方，都沿用漢字楷書及畏吾文字，以表達本朝的語言。查考遼朝、金朝以及遠方各國，照例各有文字，如今以文教治國逐漸興起，但書寫文字缺乏，作爲一個朝代的制度來看，實在是没有完備。所以特地命令國師八思巴創制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希望能語句通順地表達清楚事物而已。從今以後，凡是頒發詔令文書，都用蒙古新字，并附以各國自己的文字。"於是升八思巴的號爲大寶法王，又賜給玉印。

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訃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以繪像十一，頒各行省，爲之塑像云。

十一年，八思巴請求回到西域去，皇上挽留不住，便讓他的弟弟亦憐真代替他。十六年，八思巴去世，朝廷得到訃告，贈給許多財物助喪，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年間，特别下詔令各郡縣建立祠廟普遍祭祀他。泰定元年，又將他的畫像十一幅，頒發各行省，爲他塑像。

亦憐真嗣爲帝師，凡六歲，至元十九年卒。答兒麻八剌剌吉塔嗣，二十三年卒。亦攝思連真嗣，三十一年卒。乞剌斯八斡節兒嗣，成宗特造寶玉五方佛冠賜之。元貞元年，又更賜雙龍盤紐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大德七年卒。明年，以輦真監藏嗣，又明年卒。相家班嗣，皇慶二年卒。相兒加思巴嗣，延祐元年卒。二年，以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嗣，至治三年卒。旺出兒監藏嗣，泰定二年卒。公哥列思八冲納思監藏班藏卜嗣，賜玉印，降璽書諭天下，其年卒。天曆二年，以輦真吃剌失思嗣。

亦憐真繼任帝師，共六年，至元十九年去世。答兒麻八剌剌吉塔繼任，二十三年去世。亦攝思連真繼任，三十一年去世。乞剌斯八斡節兒繼任，成宗特地製作了寶玉五方佛冠賜給他。元貞元年，又賜雙龍盤紐白玉印，印文爲"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大德七年去世。第二年，由輦真監藏繼任，又過了一年去世。相家班繼任，皇慶二年去世。相兒加思巴繼任，延祐元年去世。二年，由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繼任，至治三年去世。旺出兒監藏繼任，泰定二年去世。公哥列思八冲納思監藏班藏卜繼任，賜給玉印，頒發文書向全國公布，當年去世。天曆二年，由輦真吃剌失思繼任。

膽巴

八思巴時，又有國師膽巴者，一名功嘉葛剌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秘，得其法要。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

八思巴在任時，又有國師膽巴，又叫功嘉葛剌思，是西番突甘斯旦麻人。自幼跟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學習佛教秘術，得到佛法精要。中統年間，帝師八思巴推薦了他。當時懷孟遭受大旱

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咒食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上尊涌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悦。至元末，以不容於時相桑哥，力請西歸。既復召還，謫之潮州。時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而妻得奇疾，膽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即愈。又嘗爲月的迷失言異夢及己還朝期，後皆驗。

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于摩訶葛剌神，已而捷書果至；又爲成宗禱疾，遄愈，賜與甚厚，且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爲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州，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咒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震懼，惟幄殿無虞，復賜碧鈿杯一。大德七年夏，卒。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膽巴帝師。

必蘭納識理

其後又有必蘭納識理者，初名只剌瓦彌的理，北庭感木魯國人。幼熟畏兀兒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語。大德六年，奉旨從帝師授戒於廣寒殿，代帝出家，更賜今名。皇慶中，命翻譯諸梵經典。延祐間，特賜銀印，授光禄大夫。

是時諸番朝貢，表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必蘭納識理譯進。嘗有以金刻字爲表進者，帝遣視之，廷中愕眙，觀所以對。必蘭納識理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之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閲其物色，與所賫重譯之書無少差者。衆無不服其博識，而竟莫測其何所從授，或者以爲神悟云。授開府儀同三司，仍賜三臺銀印，兼領功德使司事，厚其廩餼，俾得以養母焉。

災，世祖令他祈禱，立刻下雨。又曾念咒投食物入龍潭，立刻奇花異果和美酒涌出波面，取來進上，世祖大爲高興。至元末年，由於爲當時宰相桑哥所不容，堅决要求回西域。回去之後又被召回，流放到潮州。這時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守潮州，妻子得了怪病，膽巴把自己用的佛珠放在她身上，病就好了。又曾經爲月的迷失解説怪夢并預言自己回到朝廷的時間，後來全都應驗。

元貞年間，海都進犯西番邊界，成宗命膽巴向摩訶葛剌神祈禱，不久捷報果然傳來；又爲成宗的病祈禱，很快痊愈，賞賜非常豐厚，并且下詔分派御前校尉十人做他的隨從。成宗到北方巡視，命膽巴用大象駕車在前面引路。過雲州時，對衆弟子説："這裏有幽靈怪物，怕驚嚇皇上，應當暗中用神咒鎮住它們。"不久，暴風雨來到，大家都震驚恐懼，衹有皇帝的篷帳安然無恙，又賜給他碧鈿杯一隻。大德七年夏去世。皇慶年間，追加封號爲大覺普惠廣照無上膽巴帝師。

這以後又有必蘭納識理，原名只剌瓦彌的理，北庭感木魯國人。幼年時熟悉畏兀兒及天竺文字，長大後能精通佛教經典及各國語言。大德六年，接受聖旨跟從帝師在廣寒殿受戒，代替皇帝出家，改賜現在的名字。皇慶年間，受命翻譯各種梵文經典。延祐年間，特别賜給銀印，授光禄大夫。

那時西方各國前來朝見納貢，所上表奏使用的文字没人能認識，都令必蘭納識理翻譯後進上。曾有人用黄金刻字作爲表奏進上，皇帝派他去看，朝廷中的人都吃驚地瞪着眼，看他説些什麽。必蘭納識理隨手用桌上的墨汁塗抹金質頁面，細看上面的字，令左右的人用筆記録，口授表奏中的話、使者姓名以及進貢物品的數量，寫完進上。第二天，有關衙門查看貢品，和他送上的翻譯過來的書奏没有絲毫差别。大家没有不佩服他知識廣博的，可是竟猜不出他是從哪裏得到傳授的，或者以爲是神靈的感悟。授任開府儀同三司，并賜給三臺銀印，兼領功德使司事，給他

至治三年，改賜金印，特授沙津愛護持，且命爲諸國引進使。至順二年，又賜玉印，加號普覺圓明廣照弘辯三藏國師。三年，與安西王子月魯帖木兒等謀爲不軌，坐誅。其所譯經，漢字則有《楞嚴經》，西天字則有《大乘莊嚴寶度經》、《乾陀般若經》、《大涅槃經》、《稱讚大乘功德經》，西番字則有《不思議禪觀經》，通若干卷。

豐厚的官禄，使他能够奉養母親。

至治三年，改賜金印，特别授予沙津愛護持，并且命他擔任諸國引進使。至順二年，又賜玉印，加封號普覺圓明廣照弘辯三藏國師。三年，與安西王子月魯帖木兒等圖謀叛亂，被判死刑。他譯的佛經，漢文有《楞嚴經》，梵文有《大乘莊嚴寶度經》、《乾陀般若經》、《大涅槃經》、《稱讚大乘功德經》，西番文有《不思議禪觀經》，一共若干卷。

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鬥，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爲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爲之，出帝師所辟舉。而總其政於內外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軍民通攝。於是帝師之命，與詔敕并行於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爲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詔褒護，必敕章佩監絡珠爲字以賜，蓋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敕大府假法駕半仗，以爲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并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迓，且命禮部尚書、郎中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鐵木兒乘傳護送，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匹、鈔三千錠。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匹。雖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哥

元朝從北方興起，本來已經崇尚佛教。等得到西域，世祖因那裏地域廣大又險峻遥遠，民俗粗獷好戰，想順應那裏的民俗而安撫那裏的人民，於是在土番地區建立郡縣，設立官府劃分職守，由帝師統領。建立宣政院，位居第二的院使，必然用僧人擔任，由帝師推薦。統領内外事務的官員，從元帥以下，也必定是僧俗并用，軍民都管。於是帝師的命令，與皇帝詔令同時在西部地區起作用。百年之間，朝廷對帝師的禮遇、尊敬和信任，没有不達到最高等級的。即使是皇帝皇后、妃嬪、公主，也都因受戒而向他膜拜。内朝朝見皇帝，百官都按等級排列，而帝師也有時在一角設有專門的座位。而且每個皇帝即位的時候，都下詔褒揚庇護他，必定命令章佩監用珠子結成字賜給他，他的地位就是如此重要。他還没到就前去迎接，由中書大臣帶幾百坐騎兼程前往，所過之處供應糧草迎來送往。等他到了京師，就命令大府借予相當於皇帝儀仗隊一半的儀仗，作爲前導，下令中書省、御史臺、樞密院官員及各級官吏，都穿銀鼠質孫服。每年二月八日迎佛，儀仗送迎，并且命令禮部尚書、郎中專門負責迎接。等他死後歸葬佛骨，又命令各級官員出城祭奠送行。大德九年，專派平章政事鐵木兒乘驛車護送，給助葬費金五百兩、銀千兩、絲綢一萬匹、錢鈔三千錠。皇慶二年，喪葬補助增加到黄金五千兩、白銀一萬五千兩、各種絲綢共一萬七千匹。即便是他的兄弟子孫的往來，有關衙門也保證供應不使缺乏。泰定年間，因爲帝師的

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瑣南藏卜遂尚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

爲其徒者，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焰熏灼，延于四方，爲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真加者，世祖用爲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唐、紹興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攘奪盗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雜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户。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

又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捽諸地，捶撲交下，拽之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脱，奔訴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復有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兒八剌妃忽秃赤的斤争道，拉妃墮車毆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時仁宗居東宫，聞之，亟奏寢其令。

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凉府、静、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

弟弟公哥亦思監將到京，皇上下詔令中書用羊酒在郊外犒勞他；而帝師的哥哥瑣南藏卜就娶了公主，被封爲白蘭王，賜給金印，發給圓符。帝師的弟子賜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的人，先後不絶。

他的門徒，仗勢狂妄，越來越嚴重，氣焰囂張，蔓延到四面八方，做的壞事説不盡。有個楊璉真加，世祖任命他爲江南釋教總統，他挖掘已亡宋朝趙氏在錢唐、紹興的皇陵及大臣墳墓共一百零一座；殺害平民四人；接受別人進獻美女財寶物品無數；并且侵奪盗取財物，共計黄金一千七百兩、白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條、玉器大小一百一十一件、各種珍稀大貝殻一百五十二隻、大珍珠五十兩、錢鈔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地兩萬三千畝；私自包庇平民不交公家賦税的有兩萬三千户。其他被藏匿没暴露的不算在内。

此外，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域僧人强買百姓柴草，百姓向留守李璧投訴。李璧正詢問情况，僧人已率領他的黨徒手持棍棒衝入公府，隔着公案拽住李璧的頭髮，把他摔在地上，連打帶摔，把他拖回去，關在空屋子裹，很久纔得以逃脱，他跑到朝廷投訴，正逢皇上發布大赦僧人得以免除處罰。二年，又有僧人龔柯等十八人，與親王合兒八剌的妃子忽秃赤的斤搶道，把王妃拉下車毆打，并説了冒犯聖上的話語。朝廷聞知此事，下詔釋放僧人不問罪責。而且宣政院臣僚還在上奏争取皇帝批准：凡是百姓毆打西域僧人的，砍斷他的手；駡西域僧人的，割掉他的舌頭。當時仁宗爲太子，聽説後，急忙奏請廢止這一命令。

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上奏："我曾路過平凉府、静、會、定西等州，看見西番僧侣佩戴金字圓符的，一路上絡繹不絶，奔馳着的坐騎數以百計，以至旅舍容納不下，就借宿民宅，於是趕跑男子，奸污婦女。奉元一路，從正月到七月，僧侣往返一百八十五人次，用馬多達八百四十餘匹，比親王、行省的使者，多出十分之六

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户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必蘭納識里之誅也，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直巨萬萬云。

七。驛户無處控訴，御史不能察問。而且國家製作圓符，本來是爲邊防警報準備的，僧人有什麽事總是佩戴它？請求改變僧人車馬食宿供應法，并讓御史能够糾察他們。”没有答覆。必蘭納識里被誅殺後，有關部門抄没他家，收得他的人口牲畜土地、金銀貨貝錢幣、房屋、書畫玩物，以及婦人的七寶化妝盒，價值連城。

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鎮雷阿藍納四，華言慶贊也。有曰亦思滿藍，華言藥師壇也。有曰搠思串卜，華言護城也。有曰朵兒禪，華言大施食也。有曰朵兒只列朵四，華言美妙金剛迴遮施食也。有曰察兒哥朵四，華言迴遮也。有曰籠哥兒，華言風輪也。有曰喈朵四，華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朵兒，華言出水濟六道也。有曰党剌朵四，華言迴遮施食也。有曰典朵兒，華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静，有曰魯朝，華言獅子吼道場也。有曰黑牙蠻答哥，華言黑獄帝主也。有曰搠思江朵兒麻，華言護法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搠，華言自受主戒也。有曰鎮雷坐静，有曰吃剌察坐静，華言秘密坐静也。有曰斟惹，華言文殊菩薩也。有曰古林朵四，華言至尊大黑神迴遮施食也。有曰歇白咱剌，華言大喜樂也。有曰必思禪，華言無量壽也。有曰睹思哥兒，華言白傘蓋咒也。有曰收札沙剌，華言《五護陀羅尼經》也。有曰阿昔答撒哈昔里，華言《八千頌般若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大理天神咒》也。有曰闊兒魯弗卜屯，華言《大輪金剛咒》也。有曰且八迷屯，華言《無量壽經》也。有曰亦思羅八，華言《最勝王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護神咒》也。有曰南占屯，華言《壞相

至於每年按時祭祀祈禱的常例，號稱善事的活動，名目更多。有的叫鎮雷阿藍納四，漢語爲慶贊。有的叫亦思滿藍，漢語爲藥師壇。有的叫搠思串卜，漢語爲護城。有的叫朵兒禪，漢語爲大施食。有的叫朵兒只列朵四，漢語爲美妙金剛迴遮施食。有的叫察兒哥朵四，漢語爲迴遮。有的叫籠哥兒，漢語爲風輪。有的叫喈朵四，漢語爲施食。有的叫出朵兒，漢語爲出水濟六道。有的叫党剌朵四，漢語爲迴遮施食。有的叫典朵兒，漢語爲常川施食。有的叫坐静，有的叫魯朝，漢語爲獅子吼道場。有的叫黑牙蠻答哥，漢語爲黑獄帝主。有的叫搠思江朵兒麻，漢語爲護法神施食。有的叫赤思古林搠，漢語爲自受主戒。有的叫鎮雷坐静，有的叫吃剌察坐静，漢語爲秘密坐静。有的叫斟惹，漢語爲文殊菩薩。有的叫古林朵四，漢語爲至尊大黑神迴遮施食。有的叫歇白咱剌，漢語爲大喜樂。有的叫必思禪，漢語爲無量壽。有的叫睹思哥兒，漢語爲白傘蓋咒。有的叫收札沙剌，漢語爲《五護陀羅尼經》。有的叫阿昔答撒哈昔里，漢語爲《八千頌般若經》。有的叫撒思納屯，漢語爲《大理天神咒》。有的叫闊兒魯弗卜屯，漢語爲《大輪金剛咒》。有的叫且八迷屯，漢語叫《無量壽經》。有的叫亦思羅八，漢語爲《最勝王經》。有的叫撒思納屯，漢語爲《護神咒》。有的叫南占屯，漢語爲《壞相金剛》。有的叫卜魯八，漢語爲咒法。又有作擦擦的，就是用泥作小佛塔。又有作答兒剛的。這作答兒剛，有一所、兩所以至七所的不同，作擦擦，有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的不同。又曾造佛塔二百一十六座，裝滿七寶珠玉，一半放在海邊上，一半放在水中，用來鎮服海

金剛》也。有曰卜魯八，華言咒法也。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兒剛者。其作答兒剛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又嘗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實以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

災。

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内廷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麵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僧徒貪利無已，營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莽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又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爲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閫帥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逭其誅。宣政院參議李良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儻緣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敕以爲布施，而任其人，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關乎一代之治體者，故今備著焉。

延祐四年，宣徽使統計每年宫廷内部供應佛事的費用以斤計算的，用麵粉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斤、油脂七萬九千斤、酥油二萬一千八百七十斤、蜂蜜二萬七千三百斤。從至元開始的三十年間，祭祀佛事的名目，僅一百零二種。大德七年，再次設立功德司，於是增加到五百多種。僧侶貪利没有止境，結交皇上的親近侍從，欺騙隱瞞上奏請求，布施莽齋，所需要的没有止境，每年花費上千萬，比大德年間，不知多了幾倍。此外每年必定因爲這些善事上奏請求釋放罪行輕重不一的囚徒，認爲是福氣吉利，即使是像阿里這樣的大臣，像別沙兒這樣的將領，也没有不是藉此以逃避誅殺的。宣政院參議李良弼，受賄賂賣官爵，就因帝師的話寬容了他。其餘那些殺人的强盜，犯法作亂的人，因此得以幸免的很多。至於有時拿空着名字的官誥作爲布施，隨便讓他們委任官員，可以説是太過分了。所有這些都是和一代政治體制有關的事，所以今天詳盡著録。

若夫天下寺院之領於内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亦或頗通奸利云。

至於内外宣政院統領下的各地寺院，有的叫禪宗，有的叫教宗，有的叫律宗，則固然是各自掌管他們自己的事務，衹有所謂白雲宗、白蓮宗，也有許多作奸貪利的行爲。

丘處機

丘處機，登州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兒時，有相者謂其異日當爲神仙宗伯。年十九，爲全真學于寧海之崑崙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同師重陽王真人。重陽一見處機，大器之。金、宋之季，俱遣使來召，不赴。

丘處機，登州棲霞人，自己取號爲長春子。小時候，有個相面的人説他將來要成爲神仙大師。十九歲，在寧海的崑崙山學習全真教，和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一同拜重陽王真人爲師。重陽一見處機，就大爲器重他。金、宋末年，朝廷都曾派使臣來徵召，處機不去。

歲己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札八

己卯年，太祖從乃蠻命令親近大臣札八兒、

兒、劉仲禄持詔求之。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我當往。"翌日，二人者至，處機乃與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見焉。明年，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爲勸。又明年，趣使再至，乃發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蓋蹀血戰場，避寇叛域，絶糧沙漠，自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既見，太祖大悦，賜食、設廬帳甚飭。

劉仲禄帶着詔書去找他。一天，處機忽然讓他的徒弟趕快整理行裝，説："天使來召喚我，我應當前去。"第二天，兩個使者來到，處機便和弟子十八人一同前往進見。第二年，在山北留宿，先派人快速上表致謝，懇切地勸説停止殺戮。第三年，太祖又派使者來催促，於是從撫州出發，途經數十個國家，路程一萬多里。經過厮殺的戰場，在叛亂的地區躲避賊寇，在沙漠中糧食斷絶，從崑崙山經歷四年纔到達雪山。馬經常在深雪中行走，在馬上拿着馬鞭試探，還够不到積雪深度的一半。進見後，太祖大爲高興，非常恭謹地賜給食物，爲他設置帳篷。

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爲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爲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爲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似聞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衆。"太祖從之。

太祖這時正在西征，每天忙於進攻作戰，處機常説想要統一天下的人，一定要注意不以殺人爲嗜好。問到治國的方法，就回答以敬畏上天愛惜人民爲根本。問到長生不老的辦法，就告訴他以保持心地清静减少欲念爲最重要。太祖非常同意他的話，説："上天賜我仙翁，以唤醒我的意念。"命令左右的人寫下來，并用來訓導兒子們。於是賜給他虎符，附加璽書，不直稱他的名字，祇説"神仙"。一天打雷，太祖問原因，處機答道："雷，是天威。人的罪惡没有比不孝更大的了，不孝就不順應於天，所以天威震動以警告他們。好像聽説國内不孝的人很多，陛下應該昭明天威，以勸導衆人。"太祖聽從了他。

歲癸未，太祖大獵于東山，馬踣，處機請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爲罷獵者久之。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爲人奴者得復爲良，與瀕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

癸未年，太祖在東山大規模狩獵，馬仆倒，處機請求道："天道愛惜生靈，陛下年歲大，頻繁狩獵，不合適。"太祖爲此停止狩獵很長時間。當時蒙古軍隊踐踏蹂躪中原地區，河南、河北更爲嚴重，百姓遭受俘虜殺戮，無處逃命。處機回到燕地，讓他的徒弟帶着度牒在戰後招攬信徒，因此給人做奴隸的得以恢復良民身份，快要死去的得以再生，這樣的人，不下二三萬。中州的人到如今還稱贊他。

歲乙酉，熒惑犯尾，其占在燕，處機禱之，果退舍。丁亥，又爲旱禱，期以三日雨，當名瑞應，已而亦驗。有旨改賜宫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

乙酉年，火星侵犯尾宿，據推算災禍要降臨燕地，處機爲之祈禱，果然退出尾宿。丁亥年，又爲旱災祈禱，説定下三天雨，以之作爲祥瑞的感應，不久果然如此。有聖旨改賜他住的宫名爲長春，并且派使者慰問，制書這樣説："朕常想

忘朕也。"六月，浴于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鱉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嘆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璽書襲掌其教，至大間加賜金印。

念神仙你，神仙不要忘了朕。"六月，在東溪沐浴，兩天後下大雷雨，太液池岸北的水流入東湖，聲音傳到幾里地之外，魚鱉全都逃去，太液池於是乾涸了，北口的高地也崩塌了。處機嘆息道："山崩塌了吧，池乾涸了吧，我將和它們一起滅亡了吧！"於是死去，享年八十歲。他的徒弟尹志平等世世代代秉承璽書繼續掌握他的教派，至大年間加賜金印。

祁志誠

處機之四傳有曰祁志誠者，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丞相安童嘗過而問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静忠厚爲主。及罷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爲有得於志誠之言。其後安童復被召入相，辭，不可，遂往决於志誠。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世祖，辭曰："臣昔爲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爲政能有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爲卿言是？"對曰："祁真人。"世祖嘆異者久之。

處機四傳弟子有叫祁志誠的，住在雲州金閣山，在道教範圍内聲譽很顯著。丞相安童曾路過訪問他，志誠告訴他修養身心治理國家的關鍵。安童被他的話所感悟，所以他任世祖宰相時，政策以清静忠厚爲主。到罷相回家，柔和謙恭對政事身世毫不放於心上，人們認爲他是得益於志誠的話。後來安童又被召入任宰相，他推辭没有得到准許，於是去請志誠拿主意。志誠説："過去和你同事的是什麽人？如今同事的是什麽人？"安童領悟，入朝見世祖，推辭道："我過去任宰相，年紀還輕，僥幸能不誤陛下大事的原因，是因爲輔佐我的都是我的老師和朋友。如今輔佐我的，都是與臣資歷相同的人，則我從政能比從前好嗎！"世祖説："誰對你説這些的？"他答道："祁真人。"世祖感嘆驚異了很久。

張宗演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之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則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及見，語之曰："昔歲己未，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清往訪卿父，卿父使報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言驗於今矣。"因命坐，錫宴，特賜玉芙蓉冠、組金無縫服，命主領江南道教，仍賜銀印。

正一天師，創始於漢代張道陵，他的第四代叫張盛，來到信州龍虎山居住。傳到第三十六代宗演，正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定江南，派使者去徵召他。召來後命令朝廷大臣在郊外迎接慰勞，以客禮相待。等見面後，對他説："從前己未那年，我在鄂渚駐扎，曾叫王一清前去拜訪你的父親，你父親叫人告訴我説：二十年後天下將統一。神仙的話今天應驗了。"於是命令他入座，賞賜宴席，特别賞賜玉芙蓉帽、用金綫編織成的衣服，命令他主管江南道教，并賜給銀印。

十八年、二十五年再入覲。世祖嘗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劍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

十八年、二十五年兩次入朝覲見皇上。世祖曾讓他拿出他的祖輩天師傳下來的玉印、寶劍觀看，對侍臣説："朝代更替已不知有多少次了，

幾，而天師劍印傳子若孫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嗟嘆久之。二十九年卒，子與棣嗣，爲三十七代，襲掌江南道教。三十一年入覲，卒于京師。元貞元年，弟與材嗣，爲三十八代，襲掌道教。

張與材

時潮嚙鹽官、海鹽兩州，爲患特甚，與材以術治之。一夕大雷電以震，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者磔于水裔，潮患遂息。大德五年，召見于上都幄殿。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籙。武宗即位，來覲，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封留國公，錫金印。仁宗即位，特賜寶冠、組織文金之服。延祐三年卒。四年，子嗣成嗣，爲三十九代，襲領江南道教，主領三山符籙如故。

張留孫

其徒張留孫者，字師漢，信州貴溪人。少時入龍虎山爲道士，有道人相之曰：“神仙宰相也。”至元十三年，從天師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遂留侍闕下。世祖嘗親祠幄殿，皇太子侍。忽風雨暴至，衆駭懼，留孫禱之立止。又嘗次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孫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者。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獸者，臣所佩法籙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以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帝后大悦，即命留孫爲天師，留孫固辭不敢當，乃號之上卿，命尚方鑄寶劍以賜，建崇真宫于兩京，俾留孫居之，專掌祠事。

十五年，授玄教宗師，錫銀印。

而天師的劍印傳給子孫直到今天還在，他真的有神祇保祐嗎！”感嘆了很久。宗演二十九年去世，他的兒子與棣繼承，爲第三十七代，承襲執掌江南道教。三十一年入朝覲見皇上，死於京師。元貞元年，他的弟弟與材繼承，爲第三十八代，承襲執掌道教。

當時潮水侵蝕鹽官、海鹽兩州，災害很大，與材用法術治理它。一天晚上發生大雷擊，第二天看見有一種魚頭龜身的東西被分尸死於水邊，潮災於是平息。大德五年，被召見於上都幄殿中。八年，授任正一教主，主管三山符籙。武宗即位後，前來朝見，特别拜授金紫光禄大夫，封爲留國公，賜給金印。仁宗即位後，特賜給寶冠、用金綫編織成紋飾的服裝。延祐三年去世。四年，兒子嗣成繼承，爲第三十九代，承襲掌管江南道教，和過去一樣主管三山符籙。

正一教徒張留孫，字師漢，信州貴溪人。年輕時進入龍虎山作道士，有道人給他相面道：“你將是神仙宰相。”至元十三年，跟從天師張宗演入朝覲見，世祖和他交談，符合皇上心意，於是留在宫中侍候。世祖曾在幄殿親自祈禱，皇太子侍候。忽然暴風雨來了，衆人驚恐，留孫祈禱立刻停止。又曾經在日月山駐扎，昭睿順聖皇后得病非常危險，急忙召來留孫請他祈禱，不久皇后夢見有穿紅衣留着長鬍鬚的人，帶着披甲的士兵，引導紅車白獸在草中行走。醒來覺得奇怪，就問留孫，他答道：“引導車獸的披甲士兵，是我所佩帶的符籙中的將領官吏；紅衣長鬚的人，是漢代的祖天師；在草中行走，是春天。您的病，可能到春天就該好了吧！”皇后命令把他所事奉的祖天師畫像進上，一看果然是夢中所見到的人。皇帝皇后大喜，立刻任命留孫爲天師，留孫堅決推辭不敢接受，於是給他封號爲上卿，命令尚方鑄造寶劍賜給他，建造崇真宫於上都和大都，讓留孫居住，專管祈禱事務。

十五年，任玄教宗師，賜給銀印。又特別任

又特任其父信州路治中，尋復升江東道同知宣慰司事。是時天下大定，世祖思與民休息，留孫待詔尚方，因論黄老治道貴清净、聖人在宥天下之旨，深契主衷。及將以完澤爲相，命留孫筮之，得《同人》之《豫》，留孫進曰："'《同人》，柔得位而應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何吉如之，願陛下勿疑。"及拜完澤，天下果以爲得賢相。

命他的父親爲信州路治中，不久又升任江東道同知宣慰司事。這時天下平定，世祖想讓老百姓休養生息，留孫在尚方待命服務，於是談論黄老治國之道貴在清净無爲、聖人寬仁天下的道理，深合皇上的心意。等到要讓完澤當宰相時，命令留孫卜筮這事，得到《同人》之《豫》卦，留孫説："'《同人》，柔得位而應乎乾'，這是君臣相合的意思；'《豫》，利建侯'，這是指任命宰相的事。没有比這更吉利的了，希望陛下不要猶豫了。"等授完澤宰相後，天下果然都認爲得到了一位賢明的宰相。

大德中，加號玄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且追封其三代皆魏國公，官階品俱第一。武宗立，召見，賜坐，升大真人，知集賢院，位大學士上。尋又加特進。進講老子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即位，猶恒誦其言，且諭近臣曰："累朝舊德，僅餘張上卿爾。"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爲玄教大宗師印以賜。至治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天曆元年，追贈道祖神德真君。其徒吴全節嗣。

大德年間，加號玄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并且追封他的祖上三代都爲魏國公，官階品級都爲第一等。武宗即位，召見他，賜他座位，升任大真人，知集賢院，位於大學士之上。接着又加特進。爲皇上講解老子的推明謙讓的道理。直到仁宗即位，還常常誦讀他的話，并且對近臣説："身經幾朝有德望的故老，祇剩張上卿了。"升任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玄教大宗師的玉印賜給他。至治元年十二月去世，享年七十四歲。天曆元年，追贈道祖神德真君。他的徒弟吴全節繼承。

吴全節

全節字成季，饒州安仁人。年十三學道于龍虎山。至元二十四年至京師，從留孫見世祖。三十一年，成宗至自朔方，召見，賜古琱玉蟠螭環一，敕每歲侍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衣服、廪餼，著爲令。大德十一年，授玄教嗣師，錫銀印，視二品。至大元年，賜七寶金冠、織金文之服。三年，贈其祖昭文館大學士，封其父司徒、饒國公，母饒國太夫人，名其所居之鄉曰榮禄，里曰具慶。至治元年，留孫卒。二年，制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玉印一、銀印二并

全節字成季，饒州安仁人。十三歲在龍虎山學道。至元二十四年到京師，跟隨留孫去見世祖。三十一年，成宗從北方來到，召見他，賜古琱玉蟠螭環一隻，命令他每年隨從皇上出行，主管部門發給帳篷、車馬、衣服、官糧，作爲定制。大德十一年，授任玄教嗣師，賜給銀印，待遇和二品官相同。至大元年，賜給七寶金帽、織金紋的服裝。三年，贈他祖父爲昭文館大學士，封他父親爲司徒、饒國公，母親爲饒國太夫人，稱他所居住的鄉爲榮禄鄉，里爲具慶里。至治元年，張留孫去世。二年，下詔拜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地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同時授給玉印一方、銀印兩方。

授之。

全節嘗代祀岳瀆還，成宗問曰："卿所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陽，太守盧摯平易無爲，而民以安靖。"成宗曰："吾憶其人。"即日召拜集賢學士。成宗崩，仁宗至自懷孟，有狂士以危言訐翰林學士閻復者，事叵測。全節力爲言于李孟，孟以聞，仁宗意解，復告老而去。當時以爲朝廷得敬大臣體，而不以口語傷賢者，全節蓋有力焉。

全節雅好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推轂善類，唯恐不盡其力。至於振窮周急，又未嘗以恩怨異其心，當時以爲頗有俠氣云。全節卒，年八十有二，其徒夏文泳嗣。

全節曾代皇上祭祀山岳河川回來，成宗問道："你所路過的郡縣，有善於治理人民的人嗎?"答道："我路過洛陽，太守盧摯平和簡易，百姓因此很安定。"成宗説："我記得這個人。"當天就召入授集賢學士。成宗去世，仁宗從懷孟來到，有狂妄之士以驚人的語言攻訐翰林學士閻復，事情後果難以預測。全節在李孟面前極力爲閻復辯解，李孟告訴了皇上，仁宗氣纔消了，閻復告老回鄉。當時人認爲朝廷具有尊敬大臣的良好體制，而不因爲人言就傷害賢德的人，全節在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全節喜歡結交士大夫，對他的朋友没有不推誠相待的，對待長者更加親切恭敬。推薦人才，惟恐没能竭盡全力。至於扶貧救急，又不曾因爲個人恩怨而改變想法，當時人認爲他很有俠義之氣。全節去世，享年八十二歲，他的徒弟夏文泳繼承。

酈希成 張清志

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劉德仁之所立也。其教以苦節危行爲要，而不妄取於人、不苟侈於己者也。五傳而至酈希成，居燕城天寶宫，見知憲宗，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授希成太玄真人，領教事，内出冠服以賜；仍給紫衣三十襲，賜其從者。

至元五年，世祖命其徒孫德福統轄諸路真大道，錫銅章。二十年，改賜銀印二。又三傳而至張清志，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師、凝神冲妙玄應真人。清志事親孝，尤耐辛苦，制行堅峻。東海珠、牢山舊多虎，清志往結茅居之，虎皆避徙，然頗爲人害。清志曰："是吾奪其所也!"遂去之。後居臨汾，地大震，城郭邑屋摧壓，死者不可勝計，獨清志所居裂爲二，無少損焉。乃遍巡木石間，聽呻吟聲，救活者甚衆。朝廷重其名，給驛

真大道教，創始於金末，是道士劉德仁創立的。這種宗教以刻苦節制行爲謹慎爲宗旨，并且不隨便向别人索取、不隨便放縱自己。傳了五代到酈希成，住在燕城天寶宫，受到憲宗的賞識後，纔稱他的教派爲真大道，任希成太玄真人，統領教中事務，宫内拿出帽子衣服賜給他，并給紫衣三十件，賞賜給他的隨從人員。

至元五年，世祖命令他的徒弟孫德福統領各路真大道，賜給銅章。二十年，改賜銀印兩方。又傳了三代到張清志，這一教派日益昌盛，任他爲演教大宗師、凝神冲妙玄應真人。清志事奉父母孝順，特别能忍受辛苦，志向操守堅定嚴格。東海珠山、牢山過去老虎很多，清志去搭屋居住，老虎都躲避離去，但給人們造成相當危害。清志説："是我奪了它們的住處!"於是離去。後來居住在臨汾，遇上大地震，城墻房屋倒塌，死的人不計其數，惟獨清志住的房子裂爲兩半，一點損傷也没有。他於是在木頭石塊之間到處巡察，聽到呻吟的聲音，救活的人很多。朝廷器重

致之掌教事。清志舍傳徒步至京師，深居簡出，人或不識其面。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卧内不起。至於道德縉紳先生，則納屐杖屨求見，不以爲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爲圖以相傳焉。

他的名聲，派車馬徵召他掌管教中事務。清志不坐驛車徒步走到京師，住在家裏很少出門，人們有的從没見過他。顯貴的人和高級官員來求見，一律稱有病，伏卧内室不起來。至於有道德的士大夫，即使是要他十分恭敬卑屈地求見，也不在意。當時的人推崇他的作風，以至於畫成圖像傳播。

蕭輔道

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珍，傳太一三元法籙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四傳而至蕭輔道。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命史天澤召至和林，賜對稱旨，留居宫邸。以老，請授弟子李居壽掌其教事。

太一教，金天眷年間道士蕭抱珍創始，傳授太一三元法籙的道術，所以稱他的教派爲太一。傳四代到蕭輔道。世祖即位前聽説他的名氣，命令史天澤把他召到和林，應對符合心意，留下來住在宫内。因爲年老，請求讓弟子李居壽掌管教派事務。

李居壽

至元十一年，建太一宫于兩京，命居壽居之，領祠事，且禋祀六丁，以繼太保劉秉忠之術。十三年，賜太一掌教宗師印。十六年十月辛丑，月直元辰，敕居壽祠醮，奏赤章于天，凡五晝夜。事畢，居壽請間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參預國政。"且又因典瑞董文忠以爲言，世祖喜曰："行將及之。"其後詔太子參决朝政，庶事皆先啓後聞者，蓋居壽爲之先也。

至元十一年，在上都和大都建立太一宫，命令居壽居住，統領祈禱事務，并且祭祀火神，以繼承太保劉秉忠的法術。十三年，賜太一掌教宗師印。十六年十月辛丑這天，正逢吉日，下令居壽作道場，對天獻上赤色奏章，一共五晝夜。事情結束後，居壽乘機對世祖説："皇太子正當壯年，應該參預國家政事。"而且又通過典瑞董文忠向皇帝進言，世祖高興地説："就要這樣做了。"後來下詔讓皇太子參預朝政，凡事都先請示後彙報，是居壽最先出的主意。

元史卷二百三

列傳第九十

方技 工藝(附)

方技

自昔帝王勃興，雖星曆醫卜方術異能之士，莫不過絶於人，類非後來所及，蓋天運也。元有中土，巨公異人，身兼數器者，皆應期而出，相與立法創制，開物成務，以輔成大業，亦云盛哉。若道流釋子，所挾多方，事適逢時，既皆别爲之傳。其他以術數言事輒驗，及以醫著效，被光寵者甚衆。舊史多闕弗録，今取其事迹可見者，爲《方技篇》。而以工藝貴顯，亦附見焉。

自從往日帝王勃然興起，雖星曆醫卜方術等特異才能的人，没有不超絶過人的，似乎不是後來人所能趕上，這大概是天運的安排吧。元朝占有中原以後，偉人奇人，掌握多方面才能的人，都應時而出，他們參與起草法規，創建制度，開通萬物成就各方面事務，用以輔佐帝王完成治國大業，也可以説是興盛了。像那些道士僧人，擁有多種技能，事迹正逢其時，已都爲他們另立了傳。其他人用術數預言事物常常應驗，以及因醫術有顯著效果，被表彰寵幸的人很多。舊史對這些人多缺而不録，現在擇取其中事迹可見的，寫成《方技篇》。因工藝而顯貴的人，也附録在此。

田忠良

田忠良，字正卿，其先平陽趙城人，金亡，徙中山。忠良好學，通儒家、雜家言。嘗識太保劉秉忠於微時，秉忠薦于世祖，遣使召至，帝視其狀貌步趨，顧謂侍臣曰：“是雖以陰陽家進，必將爲國用。”俄指西序第二人謂忠良曰：“彼手中握何物?”忠良對曰：“鷄卵也。”果然。帝喜，又曰：“朕有事縈心，汝試占之。”對曰：“以臣術推之，當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國師也。”遂遣左侍儀奉御也先乃送忠良司天臺，給筆札，令秉忠試星曆、遁甲諸書。秉忠奏曰：“所試皆通，司天諸生鮮有及

田忠良，字正卿，他的先輩是平陽趙城人，金朝滅亡後，遷居中山。忠良好學，通曉儒家、雜家之説。曾在太保劉秉忠貧賤時就看出了他的才能，後來劉秉忠將他推薦給元世祖，世祖派遣使臣召他進京，觀察他的身材外貌和行走姿態，回頭對侍臣説：“此人雖然是以陰陽家的身份召進，將來必然會被國家所用。”過了一會兒，世祖指着西邊座次中的第二個人對忠良説：“那人手中握的是什麽東西?”忠良回答：“是鷄蛋。”果然對了。世祖喜悦，又説：“朕有事挂記在心，你試占卜一下。”忠良答道：“依我的法術推斷，應該是一位高僧生病了。”世祖説：“對了，國師病了。”於是派左侍儀奉御也先乃送忠良到司天臺，發給筆紙，讓劉秉忠用星曆、遁甲等書測試

者。"詔官之司天。帝曰："朕用兵江南，困于襄、樊，累年不决，奈何？"忠良對曰："在酉年矣。"

忠良。秉忠奏道："所測試的内容他都知曉，司天臺的衆多人很少有能趕得上他的。"世祖下詔書，委任他在司天臺做官。世祖説："朕用兵江南，在襄、樊受阻，多年攻而不克，怎麼辦？"忠良答道："到酉年就好了。"

至元十一年，阿里海牙奏請率十萬衆渡江，朝議難之，帝密問曰："汝試筮之，濟否？"忠良對曰："濟。"帝獵于柳林，御幄殿，侍臣甚衆，顧忠良曰："今拜一大將取江南，朕心已定，果何人耶？"忠良環視左右，目一人，對曰："是偉丈夫，可屬大事。"帝笑曰："此伯顔也，爲西王旭烈兀使，朕以其才留用之，汝識朕心。"賜鈔五百貫、衣一襲。七月十五日夜，白氣貫三台，帝問何祥，忠良對曰："三公其死乎？"未幾，太保劉秉忠卒。八月，帝出獵，駐輦召忠良曰："朕有所遺，汝知何物，還可復得否？"對曰："其數珠乎？明日，二十里外人當有得而來獻者。"已而果然，帝喜，賜以貂裘。十月，有旨問忠良："南征將士能渡江否？勞師費財，朕甚憂之。"忠良奏曰："明年正月當奏捷矣。"

至元十一年，阿里海牙奏請率領十萬元軍渡過長江，朝廷議政時有人反對。世祖暗地裏問田忠良："你試卜筮一下，看能不能成功？"忠良回答："能成功。"世祖到柳林游獵，住在帷帳内，侍臣很多。他看着忠良説："現在要任命一員大將去奪取江南，朕决心已定，到底是誰呢？"忠良環視左右，注視一人，回答説："是個偉丈夫，可以托付大事。"世祖笑着説："這就是伯顔了。他是西王旭烈兀的使臣，朕因愛他的才華就留用他。你真瞭解朕的心思。"賞賜忠良紙幣五百貫、衣一套。七月十五日夜，有白氣遮住三台星，世祖問有什麽吉凶，忠良答道："三公中有人要死嗎？"没多久，太保劉秉忠去世。八月，世祖外出打獵，中途停車，召見忠良問道："朕丢了東西，你知道是什麽？還能再得到嗎？"忠良答道：是數珠吧？明天，二十里外會有人拾得并前來獻上的。"後來果然這樣。世祖喜悦，賞給他貂皮袍。十月，世祖下旨問忠良："南征官兵能渡過長江去作戰嗎？勞軍耗財，朕很憂慮。"忠良奏道："明年正月會傳來捷報的。"

十二年正月，師取鄂州，丞相伯顔遣使來獻宋寶，有玉香爐，輟以賜忠良，及金織文十匹。二月，帝不豫，召忠良謂曰："或言朕今歲不嘉，汝術云何？"忠良對曰："聖體行自安矣。"三月，帝疾愈，賜銀五百兩、衣材三十匹。五月，車駕清暑上都，遣使來召曰："叛者浸入山陵，久而不去，汝與和禮霍孫率衆往視之。"既至，山陵如故，俄而叛兵大至，圍之三匝，三日不解。忠良引衆夜歸，敵殊不覺，和禮霍孫以爲神，白其事于帝，賜黄金十兩。八月，以海都爲邊患，遣皇子北平王那木罕、丞相

至元十二年正月，元軍占領鄂州，丞相伯顔派人到京城，進獻從宋朝得來的珍寶，有玉香爐，世祖不用而賜忠良，另外又賜金絲錦緞十匹。二月，世祖有病不樂，召忠良問道："有人説朕今年不順利，你的法術怎麽説？"忠良答道："聖上的身體將會自然康復的。"三月，世祖的病好了，賞給他銀五百兩、衣料三十匹。五月，世祖乘車到上都避暑，派人來唤忠良説："叛兵已入山潛伏，久不離去，你與和禮霍孫率領士兵前去巡查一番。"他們來到山中，山丘同往常一樣。不多久叛兵大批擁來，將他們圍了三層，三天不散。忠良帶領士兵夜間歸來，叛兵完全没有察覺。和禮霍孫認爲他是神仙，將這件事報告世祖，世祖賞給忠良黄金十兩。八月，海都在陰山

安童征之，忠良奏曰："不吉，將有叛者。"帝不悦。十二月，諸王昔里吉劫皇子、丞相以入海都，帝召忠良曰："朕幾信讒言罪汝，今如汝言，汝祀神致禱，雖黄金朕所不吝。"忠良對曰："無事於神，皇子未年當還。"後果然。

地區作亂，世祖派皇子北平王那木罕、丞相安童前去征討，忠良奏道："不吉利，將有人叛變。"世祖不高興。十二月，諸王昔里吉劫持皇子、丞相到海都的營帳。世祖召見忠良説："我幾乎聽信讒言而怪罪於你，如今正像你所説的那樣，請你向神祈禱，用多少黄金我不吝惜。"忠良答道："不必向神祈禱，皇子癸未年會回來的。"後來果然應驗了。

十四年八月，車駕駐隆興北，忠良奏曰："昔里吉之叛，以安童之食不彼及也。今宿衛之士，日食一瓜，豈能充飢，竊有怨言矣。"帝怒，笞主膳二人，俾均其食。十五年三月，汴梁河清三百里，帝曰："憲宗生，河清；朕生，河又清；今河又清，何耶?"忠良對曰："應在皇太子宫矣。"帝語符寶郎董文忠曰："是不妄言，殆有徵也。"

至元十四年八月，世祖駐扎在隆興以北，忠良奏道："昔里吉的叛變，是因爲安童的食物没有給他。如今我們的宫廷警衛人員，每天衹吃一個瓜，怎能充飢?私下會有怨言的。"世祖發怒，鞭打主管伙食的兩個人，使警衛人員的伙食得到調整。至元十五年三月，汴梁附近的黄河水清澈三百里。世祖説："憲宗出生的那年，黄河清過；朕出生的那年，黄河又清過；今年黄河又清，是什麽原因呢?"忠良答道："應驗將發生在皇太子宫中。"世祖告訴符寶郎董文忠説："這不是毫無根據的話，大概有徵驗吧。"

十八年，特命爲太常丞。少府爲諸王昌童建宅於太廟南，忠良往仆其柱，少府奏之，帝問忠良，對曰："太廟前豈諸王建宅所耶?"帝曰："卿言是也。"又奏曰："太廟前無馳道，非禮也。"即敕中書闢道。國制，十月上吉，有事于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奏曰："梁武帝用麵爲犧牲，後如何耶?"從之。遷太常少卿。二十年，將征日本國，召忠良擇日出師，忠良奏曰："僻陋海隅，何足勞天戈。"不聽。二十四年，請建太社於朝右，建郊壇於國南。俄兼引進使。二十九年，遷太常卿。

至元十八年，特命田忠良爲太常丞。少府爲諸王昌童在太廟南建造住宅，忠良前去推倒房柱，少府向皇上參奏，世祖問忠良，忠良答道："太廟之前怎能是諸王建宅的地方呢?"世祖説："你説得對。"忠良又奏道："太廟前没有車馬道，是不符合禮法的。"世祖立即敕令中書省開闢道路。按國家規定，十月初一在太廟有祭祀活動。有人要求不用牛作祭祀供品，忠良奏道："梁武帝用麵粉製品作供品，後來怎麽樣了?"世祖聽從了他。忠良升任太常少卿。至元二十年，準備攻打日本國，召忠良選定時辰出兵。忠良奏道："偏遠落後的海中小國，哪值得動用皇上的大軍。"世祖不聽。至元二十四年，忠良請求在朝廷右側修建祭地的太社，在京城南修建祭天的郊壇。不久兼任引進使。至元二十九年，升任太常卿。

大德元年，遷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兼太常太卿。十一年，成宗崩，阿忽台等持異謀，將以皇后教，祔成宗於廟。忠良争曰："嗣皇帝祔先帝於廟，禮也；皇后教，非制也。"

大德元年，升任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兼太常太卿。十一年，成宗崩，阿忽台等人另有圖謀，準備用皇后教令的名義，祔祭成宗於太廟。忠良争論道："繼位的皇帝教令祭成宗於廟，是符合禮儀規定的；皇后的教令，不合制度。"

阿忽台等怒曰："制自天降耶！汝不畏死，敢沮大事。"忠良竟不從。既而仁宗以太弟奉皇太后至自懷州，潛與密謀誅阿忽台等。武宗即位，進榮禄大夫、大司徒，賜銀印。仁宗即位，又進光禄大夫，領太常禮儀院事。延祐四年正月卒，年七十五。贈推忠守正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忠獻。

阿忽台等人發怒道："制度是從天而降的嗎？你不怕死，敢阻止大事。"忠良終不順從。後來仁宗以太弟的身份侍奉皇太后從懷州來到京城，暗中與忠良密謀誅殺阿忽台等人。武宗即位後，忠良升爲榮禄大夫、大司徒，賜銀印。仁宗即位後，又升任光禄大夫，主管太常禮儀院事務。延祐四年正月忠良去世，年七十五歲。贈推忠守正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號忠獻。

子天澤，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子田天澤，任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靳德進

靳德進，其先潞州人，後徙大名。祖璇，業儒。父祥，師事陵川郝温，兼善星曆。金末兵亂，與母相失，母悲泣而盲，祥訪得之，舐其目，百日復明，人稱其孝。國初，玉出干劉敏行省于燕，辟祥置幕下，佩以金符。時藩帥得擅生殺，無辜者多賴祥以免。贈集賢大學士，謚安靖。

靳德進，他的先輩是潞州人，後遷居大名。祖父靳璇，以儒爲業。父親靳祥，從師於陵川郝温，兼通星曆學説。金朝末年兵亂，與母親失散，母親因悲傷啼哭而眼瞎，靳祥尋訪到母親，舔母親的眼睛，一百天後母親的眼睛又復明了，人們稱贊靳祥是孝子。元朝初年，玉出干劉敏到燕地巡視，徵召靳祥到衙署任職，將金符給他佩帶。當時鎮守在京城以外的將帥獨攬生殺大權，無罪的人很多是依賴靳祥纔免遭殺害。贈集賢大學士，謚號安靖。

德進爲人材辨，幼讀書，能通大義，父殁，益自刻勵，尤精於星曆之學。世祖命太保秉忠選太史官屬，德進以選授天文、星曆、卜筮三科管勾，凡交蝕躔次、六氣侵沴，所言休咎輒應。時因天象以進規諫，多所裨益。累遷秘書監，掌司天事。從征叛王乃顔，揆度日時，率中機會。諸將欲剿絶其黨，德進獨陳天道好生，請緩師以待其降。俄奏言："叛始由惑於妖言，遂謀不軌，宜括天下術士，設陰陽教官，使訓學者，仍歲貢有成者一人。"帝從之，遂著爲令。

靳德進爲人多才善辯，幼年讀書，能通曉書中大義。父親死後，更加自我約束刻苦磨煉，尤其精研星曆學説。世祖命令太保劉秉忠選拔太史院的官員，靳德進中選，任天文、星曆、卜筮三科管勾。凡是日月星辰運行軌迹、有關天體交錯而生日食月食、天地四時之氣的侵蝕無常，所預言的喜慶災禍常常得到應證。他時常根據天象變化向皇帝直言規勸，補益很多。多次升任秘書監，掌管司天事。在隨軍征討叛王乃顔時，他估量攻戰時間，大致能選準機會。各位將領想把乃顔的同夥消滅乾净，靳德進却獨自陳述爲政的最高法則是愛護生靈的道理，請求延緩發兵而等待他們投降。過了不久，他上奏説："叛軍起初是由於被妖言迷惑，所以就謀劃要幹不合法度的事情，現在應廣招國内術士，設陰陽教官，令他們培訓這些人，每年獻上學業有成的一人。"皇帝

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帝遣使授皇太子寶，德進預在行，凡攻戰取勝，皆豫剋期日，無不驗者。亦間言事得失，多所裨益。成宗即位，歷陳世祖進賢納諫、咨詢治亂之原，帝嘉納之。授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賜金帶宴服。都城以荻苫廩，或請以瓦易之，帝以問德進，對曰："若是役驟興，物必踴貴，民力重困，臣愚未見其可。"議遂寢。敕中書自今凡集議政事，必使德進預焉。所建明多見於施行。尋以病丐閑。

依從了，就寫成法令。

成宗在即位之前，以世祖之孫的身份掌握軍權鎮守北部邊疆，世祖派人向已選定的皇位繼承人鐵穆耳送去珍貴物品，靳德進參與此行。到達後，大凡攻戰克敵之事，他都能預先測定時日，沒有不應驗的。他也時常談論處事的正確與失誤，補益很多。成宗即位後，他多次講述世祖吸收賢能人才、采納正確建議、詢問國家安定與動亂的原因的故事，成宗都愉快地聽取了。授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主管司天臺事務，賞給他金帶宴服。京城的糧倉是用編織的蘆葦作屋蓋，有人請求換成瓦蓋，成宗將這件事問德進，他答道："如果這項役建工程突然興起，物價必然大幅度上漲，民力必然更加困乏，我雖然愚笨，但沒看出有值得贊同的地方。"此議於是被擱置。成宗指示中書，今後凡集會商議政事，必須叫德進參與。他所建議的事大多被采納施行。不久因病請求閑居。

仁宗時在東宮，特令中書加官以留之。會車駕自上京還，召見白海行宮，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議通政院事。仁宗即位，命領太史院事，力辭不允。以疾卒于位。贈推誠贊治功臣、榮祿大夫、大司徒、柱國、魏國公，謚文穆。子泰，工部侍郎。

仁宗當時是太子住在東宮，特令中書省向德進加官以挽留他。恰巧武宗的車駕從上京回到京城，在白海行宮召見德進，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議通政院事。仁宗即位後，任命他爲太史院長官，他堅決推辭但未獲准。因病在任職期間去世。贈推誠贊治功臣、榮祿大夫、大司徒、柱國、魏國公，謚號文穆。子靳泰，工部侍郎。

張康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潭州湘潭人。祖安厚，父世英。康早孤力學，旁通術數。宋呂文德、江萬里、留夢炎皆推重之，辟置幕下。宋亡，隱衡山。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潭州湘潭人。祖父張安厚，父親張世英。張康早年喪父，但讀書用功，對於術數融會貫通。南宋時，呂文德、江萬里、留夢炎等人都尊重他，請他到衙署任職。南宋滅亡後，他隱居衡山。

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丞崔彧祀南嶽，就訪隱逸。彧兄湖南行省參政崔斌言康隱衡山，學通天文地理。彧還，具以聞，遣使召康，與斌偕至京師。十五年夏四月，至上都見帝，親試所學，大驗，授著作佐郎，仍以內嬪松夫人妻之。凡召對，禮遇殊厚，呼以明遠而不名。嘗面諭：凡有所

至元十四年，世祖派中丞崔彧到南嶽祭神，順便訪求隱居名士。崔彧之兄崔斌是湖南行省參政，談到張康隱居在衡山，通曉天文地理。崔彧回到京城，將張康的情況一一向世祖報告，世祖派人去傳喚張康，張康與崔斌一同來到京城。至元十五年夏四月，張康到上都去拜見世祖，世祖親自測試張康的學識，得到很好的證明，任命他爲著作佐郎，將內宮女官松夫人給他做妻子。每

問，使極言之。

次世祖召見他問答，接待禮儀特別厚重。世祖對他衹稱明遠之號，不呼張康之名。世祖曾經當面對他說：凡有事發問，回答一定要說完說透。

十八年，康上奏："歲壬午，太一理艮宫，主大將客、參將囚，直符治事，正屬燕分。明年春，京城當有盜兵，事干將相。"十九年三月，盜果起京師，殺阿合馬等。帝欲征日本，命康以太一推之，康奏曰："南國甫定，民力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算，舉兵不利。"從之。嘗賜太史院錢，分千貫以與康，不受，衆服其廉。久之，乞歸田里，優詔不許，遷奉直大夫、秘書監丞。年六十五卒。子天祐。

至元十八年，張康上奏："壬午年太一星在艮宫的方位，預示有大將流離、副將被囚，直接應驗之處，正屬於燕地的分野。預計明年春天京城會有盜兵出現，事情會觸犯到大將和宰相。"至元十九年三月，盜兵果然出現在京城，殺死阿合馬等人。世祖打算進攻日本，命令張康用太一星法推算。張康奏道："南方剛剛平定，民力還未恢復，而且今年太一星難以測度，出兵不利。"世祖聽從了。曾經賞賜給太史院錢，分出一千貫給張康，張康不接受，衆人都佩服他廉潔。過了很久，張康請求辭官回家，世祖下詔褒奬他并不許辭，於是升他爲奉直大夫、秘書監丞。六十五歲時去世。兒子叫張天祐。

李杲

李杲，字明之，鎮人也，世以貲雄鄉里。杲幼歲好醫藥，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性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謁也。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

李杲，字明之，鎮地人，世代以豪富而雄踞鄉間。李杲幼年喜愛醫藥，當時易地人張元素憑藉醫術在燕趙一帶聞名，李杲獻出千金厚禮跟隨他學醫。没過幾年，張元素將醫術全傳給他。李杲家中已經很富了，没有從事醫藥事業的必要，保持悠閑之態以示自重，别人也不敢稱他爲醫生。士大夫有人厭惡他的高傲正直的個性，很少順意屈從，若不是非常危急的病，是不敢登門拜見的。他的醫術在治療傷寒、癰疽、眼病等方面尤爲突出。

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杲謂衆醫曰："疾深矣。《内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今用滲泄之劑而病益甚者，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其欲化得乎?"明日，以群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

北京人王善甫，是京城的酒官，患有小便不暢的病症，眼睛凸出，腹部如鼓腫脹隆起，膝蓋以上硬得像要裂開，吃進食物又不能及時消化排泄，服用甜淡有滲泄功能的藥都不見效。李杲對醫生們説："病很沉重啊。《内經》上有這樣的話：膀胱是津液聚集的地方，必須以氣運化纔能排出。現在用滲泄藥劑而病情加重，是因爲氣不運行。啓玄子説：'没有陽，陰就没有存在的條件；没有陰，陽就没法起作用'，甜淡滲泄性質的藥劑都是陽性藥劑，衹有陽而没有陰的配合，想要發揮氣的功能，辦得到嗎?"第二天，將幾種陰性藥物交給王善甫服用，不用第二劑藥，病

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湯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杲初不知用何藥，及診之，曰："此立夏前誤用白虎湯之過。白虎湯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藏，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温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杲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

魏邦彦之妻，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緑，腫痛不可忍。杲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緑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爲病邪。"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翳色各異。乃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

馮叔獻之侄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湯下之，已煮藥，而杲適從外來，馮告之故。杲切脉，大駭曰："幾殺此兒。《内經》有言'在脉，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

就好了。

西臺掾蕭君瑞，二月間染上傷寒病而體温增高，醫生將白虎湯給他服用，病人的臉色變得像墨一樣黑，傷寒病應有的症狀再也看不到了，脉搏深沉纖細，小便失控。李杲起初不知用過哪些藥物，等到切脉問診之後，説："這是在立夏節前誤用白虎湯的過錯。白虎湯的寒性很强，不是疏通經絡的藥劑，它衹能使腑臟生寒，若不恰當地使用它，則傷寒本病潛伏在經絡之中。有人换用熱性很强的藥物來補救，讓體内陰邪的危害受到抑制，那麽其他病症必然出現，這不是補救誤用白虎湯的辦法。有温性藥物可以使陽上升、使經絡暢通，我用它。"有人提出反駁意見説："白虎湯的寒性很强，不用熱性很强的藥物怎能補救？你的治病方案又怎麽樣呢?"李杲説："病潛伏在經絡之中，陽不上升則經絡不通，經絡暢通了，傷寒病的應有症狀就表露出來了。治療傷寒又有什麽難辦呢。"結果像他説的那樣，病人康復了。

魏邦彦的妻子，眼球上突然生出一層障膜，從下往上擴展，緑色，腫痛得不能忍受。李杲説："障膜從下往上擴大，説明病從眼瞼下方的陽明脉而來。緑色不是五色中的正色，大概是因肺和腎一同失常而成眼病的吧。"就排除肺腎邪氣，用能深入陽明脉的藥物爲她治療。已經見效了，但過了一段時間眼病復發過三次，那引發眼病的經脉不同，所生障膜的顔色與起初的緑色也不同。李杲説："幾條經脉與眼睛有聯係，一脉有病就引起眼病。這一定是經絡不和諧，如果經絡不和諧，那麽眼病就不會痊愈。"問魏邦彦之妻，情況果然是這樣。因按李杲的説法施藥治療，於是眼病就不再復發了。

馮叔獻之侄馮櫟，十五六歲，患傷寒病，眼發紅、口乾渴，脉搏在一呼一吸之間跳動七八次。醫生想用承氣湯來排除病邪，已在煮藥，而李杲正巧從别處來到這裏，馮家將生病煮藥的情况告訴他。李杲用指按脉後，十分驚恐地説道："差點兒害死這孩子。《内經》上説過：'在脉象上，那些跳得快的數脉表現着熱症，那些跳得慢

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令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

的遲脉表現着寒症。’現在脉搏在一呼一吸之間跳動八九次，這是熱到極點了。《會要大論》上說：‘病症有與脉象一致，却病因相反的，這是爲什麽呢？脉來時發浮，用手指下按而脉跳動乏力，所有陽症都如此。’這裏解釋爲陰症了。叫人拿乾薑、附子來，我應當以熱因寒用之法治療。”藥没熬好，病人的指甲已變色。一下子喝下大劑量的薑附湯，汗水相繼流出，病就好了。

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杲以長針刺骩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此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已。裴擇之妻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藥投之，杲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温劑太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杲之設施多類此。當時之人，皆以神醫目之。所著書，今多傳於世云。

陝帥郭巨濟患偏枯病，用兩個指頭按壓病人的脚底而病人没有反應。李杲用長針刺在骩骨穴位上，深入骨質而不知疼痛，流血一二升，血色墨黑，又在與病肢相對一側的穴位上針刺。像這樣反復六七次，服藥三個月，病情明顯好轉。裴擇之妻患寒熱病，月經中斷了幾年，已有喘息咳嗽的症狀。醫生們都用蛤蚧、桂枝、附子等藥物讓她服用，李杲說：“不對，這病是陰爲陽所拘束，使用温性藥物太過頭了，因此不僅無益反而有害。給病人服用使血氣生寒的藥物，那麽月經就會正常來潮了。”後來果然見效。李杲的辨症施治方法多與這些例子相似，那時候的人都把他當神醫看待。他的著作至今有不少在社會上流傳。

工藝

孫威　孫拱

孫威，渾源人。幼沉鷙，有巧思。金貞祐間，應募爲兵，以驍勇稱。及雲中來附，守帥表授義軍千户，從軍攻潞州，破鳳翔，皆有功。善爲甲，嘗以意製蹄筋翎根鎧以獻，太宗親射之，不能徹，大悦。賜名也可兀蘭，佩以金符，授順天、安平、懷州、河南、平陽諸路工匠都總管。從攻邠、乾，突戰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爲吾甲冑計乎。”因命諸將衣其甲者問曰：“汝等知所愛重否？”諸將對，皆失旨意。太宗曰：“能捍蔽爾輩以與我國家立功者，非威之甲耶！而爾輩言不及

孫威，渾源人，幼年時沉着勇猛，有奇巧的心計。金朝貞祐年間響應招募參軍，憑藉勇猛聞名。待到雲中府歸順元朝，守帥上表任命他爲義軍千户。他隨軍攻打潞州，占領鳳翔，都有戰功。孫威會製作鎧甲，曾特意製作蹄筋翎根鎧進獻，太宗親自引弓射它，不能射穿，十分喜悦。賜名也可兀蘭，讓他佩帶金符，任命他爲順天、安平、懷州、河南、平陽各路工匠的都總管。他隨軍攻打邠、乾，衝鋒時不躲避利箭飛石，皇上慰勞他說：“你即使不自惜生命，難道不爲我的鎧甲製作着想嗎？”命令諸將中穿着孫威所製鎧甲的人來到跟前問道：“你們知道應該愛重什麽嗎？”諸將作答，都不符合皇上的心意。太宗說：“能保護你們而讓你們爲我的國家立功的，不正

此，何也?"復以錦衣賜威。每從戰伐，恐民有橫被屠戮者，輒以蒐簡工匠爲言，而全活之。歲庚子，卒，年五十八。至大二年，贈中奉大夫、武備院使、神川郡公，謚忠惠。

孫拱，爲監察御史，後襲順天、安平、懷州、河南等路甲匠都總管。巧思如其父，嘗製甲二百八十襲以獻。至元十一年，别製叠盾，其製，張則爲盾，斂則合而易持。世祖以爲古所未有，賜以幣帛。丞相伯顏南征，以甲胄不足，詔諸路集匠民分製。拱董順天、河間甲匠，先期畢工，且象虎豹異獸之形，各殊其制，皆稱旨。

十五年，授保定路治中。適歲饑，議開倉賑民，或曰："宜請于朝。"拱曰："救荒事不可緩也，若得請而後發粟以賑之，則民餒死矣。苟見罪，吾自任之。"遂發粟四千五百石以賑餓民。高陽土豪據沙河橋取行者錢，人以爲病，拱執而罪之。二十二年，除武備少卿，遷大都路軍器人匠總管，升工部侍郎。

成宗即位，典朝會供給，賜銀百兩、織紋段五十匹、帛二十五匹、鈔萬貫。元貞二年，授大同路總管，兼府尹。大德五年，遷兩浙都轉運使。鹽課舊二十五萬引，歲不能足，拱至增五萬引，遂爲定額。九年，改益都路總管，兼府尹，仍出内府弓矢寶刀賜之。卒於官。贈大司農、神川郡公，謚文莊。

阿老瓦丁

阿老瓦丁，回回氏，西域木發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徵炮匠于宗王阿不哥，王以阿老瓦丁、亦思

是孫威製造的鎧甲嗎？而你們都没談到這一點，是什麽原因呢?"又把錦衣賜給孫威。每次隨軍作戰，孫威擔心有百姓被無故殺害，常以聚集選用工匠爲藉口，成全救助他們。庚子年，孫威去世，年齡五十八歲。至大二年，贈中奉大夫、武備院使、神川郡公，謚號忠惠。

孫孫拱，爲監察御史，後來承襲了順天、安平、懷州、河南等路製甲工匠都總管的官職。他奇巧多智有如其父，曾經製甲二百八十套進獻。至元十一年，特製能叠合的盾牌，它的結構，張開是盾，收攏來則能叠合，便於携帶。世祖認爲這是古來所没有的，賜給他錢財。丞相伯顏率兵南征，因鎧甲不够用，命令各路官員招集工匠分地製造。孫拱督察順天、河間甲匠，提前完工，而盾的外觀模仿虎豹奇獸的形狀，式様各不相同，都符合皇帝旨意。

至元十五年，任命孫拱爲保定路治中。恰巧這年鬧饑荒，衙中商議開倉放糧救濟飢民。有人説："須向朝廷請示。"孫拱説："救荒之事不能拖延，如果在請示被批准之後纔發糧濟民，那麽百姓已經餓死了。假若被怪罪，我自己承擔。"於是開倉發粟四千五百石來救飢民。高陽土豪占據沙河橋索取行人錢財，人們認爲是災難，孫拱將其拘捕治罪。至元二十二年，任命他爲武備少卿，升任大都路軍器人匠總管，又升任工部侍郎。

成宗即位後，孫拱主管臣子朝見皇上時的物品供給，皇上賜給他銀一百兩、織花錦緞五十匹、帛二十五匹、紙幣一萬貫。元貞二年，任大同路總管，兼府尹。大德五年，升爲兩浙都轉運使。鹽税舊時每年衹二十五萬引，年年徵收不齊，孫拱到任後增加了五萬引，於是成爲固定的數額。大德九年，改任益都路總管，兼府尹，成宗拿出内府的弓箭寶刀賞賜給他。孫拱在任職期間去世。贈大司農、神川郡公，謚號文莊。

阿老瓦丁是回回族，西域木發里人。至元八年，世祖派人到宗王阿不哥處徵集製炮工匠，宗王派出阿老瓦丁、亦思馬因應徵，二人全家乘

馬因應詔，二人舉家馳驛至京師，給以官舍，首造大炮豎于五門前，帝命試之，各賜衣段。十一年，國兵渡江，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炮手匠，命阿老瓦丁往，破潭州、静江等郡，悉賴其力。十五年，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十七年，陛見，賜鈔五千貫。十八年，命屯田於南京。二十二年，樞密院奉旨，改元帥府爲回回炮手軍匠上萬户府，以阿老瓦丁爲副萬户。大德四年，告老。子富謀只，襲副萬户。皇慶元年卒，子馬哈馬沙襲。

驛站車馬趕到京城，朝廷讓他們住進官舍。他們製造的第一批大炮安放在五門之前，世祖傳令試射，給二人各賜衣緞。至元十一年，蒙古軍横渡長江，平章阿里海牙派人尋求炮手匠，傳喚阿老瓦丁前去，在攻占潭州、静江等郡的戰鬥中，全靠阿老瓦丁的力量。至元十五年，任命他爲宣武將軍、管軍總管。至元十七年，皇上召見，賞賜幣五千貫。至元十八年，命令他到南京主持屯田事務。至元二十二年，樞密院接受皇上的旨意，改元帥府爲回回炮手軍匠上萬户府，用阿老瓦丁爲副萬户。大德四年，阿老瓦丁告老辭官。子富謀只繼承爲副萬户。皇慶元年去世，子馬哈馬沙繼承了官位。

亦思馬因　布伯　哈散

亦思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炮，至元八年與阿老瓦丁至京師。十年，從國兵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炮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撫吕文焕懼，以城降。既而以功賜銀二百五十兩，命爲回回炮手總管，佩虎符。十一年，以疾卒。子布伯襲職。

時國兵渡江，宋兵陳于南岸，擁舟師迎戰，布伯於北岸豎炮以擊之，舟悉沉没。後每戰用之，皆有功。十八年，佩三珠虎符，加鎮國上將軍、回回炮手都元帥。明年，改軍匠萬户府萬户。遷刑部尚書，以弟亦不剌金爲萬户，佩元降虎符，官廣威將軍。布伯俄進通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賜鈔二萬五千貫，俾養老焉。

子哈散，蔭授昭信校尉、高郵府同知。致和元年八月，樞密院檄亦不剌金所部軍匠至京師，賜鈔二千五百貫、金綺四端，與馬哈馬沙造炮。天曆二年，以疾卒。子亞古襲。

亦思馬因，回回族西域旭烈人。他善於造炮，至元八年與阿老瓦丁一道來到京城。至元十年，他隨蒙古軍攻打襄陽但没攻克，亦思馬因就察看地形，將炮安放在城外東南角，重一百五十斤，啓動機關引火發射，響聲震動天地，炮彈擊中的地方没有不塌陷的，入地七尺深。南宋安撫吕文焕懼怕，獻城投降。以後不久，亦思馬因因功獲賞銀二百五十兩，被任命爲回回炮手總管，佩帶虎符。至元十一年，因病去世。子布伯繼承了職位。

那時蒙古軍將要横渡長江，宋兵布陣在南岸，出動大批水兵迎戰，布伯在北岸架炮轟擊，宋兵船隻全被擊沉。後來每戰用炮，都有戰功。至元十八年，布伯佩帶三珠虎符，加封鎮國上將軍、回回炮手都元帥。第二年，改任軍匠萬户府萬户。升任刑部尚書，將布伯之弟亦不剌金封爲萬户，佩帶元降虎符，任廣威將軍。不久布伯又升爲通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賜幣二萬五千貫，供他作養老之用。

布伯之子哈散，因先輩有功勛而授昭信校尉、高郵府同知。致和元年八月，樞密院徵召亦不剌金所統率的軍匠到京城，賜幣二千五百貫，飾有金絲的花綾四段，令他與馬哈馬沙一起造炮。天曆二年，哈散因病去世。子亞古繼承了官位。

阿尼哥

阿尼哥，尼波羅國人也，其國人稱之曰八魯布。幼敏悟異凡兒，稍長，誦習佛書，期年能曉其義。同學有爲繪畫妝塑業者，讀《尺寸經》，阿尼哥一聞，即能記。長善畫塑，及鑄金爲像。

中統元年，命帝師八合斯巴建黄金塔于吐蕃，尼波羅國選匠百人往成之，得八十人，求部送之人未得。阿尼哥年十七，請行，衆以其幼，難之。對曰："年幼心不幼也。"乃遣之。帝師一見奇之，命監其役。明年，塔成，請歸，帝師勉以入朝，乃祝髮受具爲弟子，從帝師入見。帝視之久，問曰："汝來大國，得無懼乎?"對曰："聖人子育萬方，子至父前，何懼之有。"又問："汝來何爲?"對曰："臣家西域，奉命造塔吐蕃，二載而成。見彼土兵難，民不堪命，願陛下安輯之，不遠萬里，爲生靈而來耳。"又問："汝何所能?"對曰："臣以心爲師，頗知畫塑鑄金之藝。"帝命取明堂針灸銅像示之曰："此宣撫王楫使宋時所進，歲久闕壞，無能修完之者，汝能新之乎?"對曰："臣雖未嘗爲此，請試之。"至元二年，新像成，關鬲脉絡皆備，金工嘆其天巧，莫不愧服。凡兩京寺觀之像，多出其手。爲七寶鑌鐵法輪，車駕行幸，用以前導。原廟列聖御容，織錦爲之，圖畫弗及也。

阿尼哥，尼波羅國人，該國的人叫他八魯布。他幼時思維敏捷，理解力强，超過一般兒童。年齡稍大，誦讀學習佛教書籍，剛滿一年就能知曉書中道理。同學中有幹繪畫妝塑之事的，他們誦讀《尺寸經》，阿尼哥聽一遍就能記住。成年後，他學會繪畫雕塑，還會用金屬鑄像。

中統元年，世祖命令帝師八合斯巴在吐蕃建造黄金塔，尼波羅國挑選工匠一百人前往承建，衹選得八十人，而帶隊護送的人没有選到。阿尼哥十七歲，請求前去，衆人因他年幼，刁難他。他答道："我年紀幼小但思想并不幼稚呀。"於是派他去。帝師八合斯巴一見到阿尼哥就覺得奇異，命令他監督施工。第二年，黄金塔建成，他請求回家，帝師勸他到朝廷去，他就剃掉頭髮，接受衣鉢，成爲佛門弟子。他隨帝師入朝參見，世祖凝視他很久，問道："你來到大國，難道不懼怕嗎?"他答道："聖上把普天下的百姓當作子女養育，兒子走到父親面前，有什麼可懼怕的呢。"世祖又問："你來幹什麼?"他答道："我家在西域，接受命令到吐蕃建塔，兩年完工。看到那裏兵災不斷，百姓痛苦得不能忍受，願陛下安撫他們。我不以萬里爲遠，正是爲人民而來的啊。"又問："你有什麼才能?"答道："我以自己的心意爲師，很知道些繪畫雕塑鑄像方面的技藝。"世祖叫人拿出明堂中的針灸銅像給他看，説："這是宣撫王楫出使南宋時宋人進獻的，年久缺損，没有能將它修補完好的人，你能新造一個嗎?"阿尼哥答道："我雖然没幹過這事，請讓我試試吧。"至元二年，新像鑄成，關節膈膜血管經絡全部具備，鑄金工匠贊嘆他的神功巧技，没有不既慚愧又佩服的。凡是上都、大都寺觀的塑像，多數由阿尼哥製作。他又造七寶鑌鐵法輪，皇上車駕行幸時，用它作前導。原太廟内幾位已故皇帝的畫像，是用絲織成的，遠在圖畫之上。

至元十年，始授人匠總管，銀章虎符。十五年，有詔返初服，授光禄大夫、大司徒，領將作院事，寵遇賞

至元十年，首次任命他爲人匠總管，佩帶有花紋的銀質虎符。至元十五年，命令他還俗，授光禄大夫、大司徒，管理將作院的事務。皇帝對

賜，無與爲比。卒。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涼國公、上柱國，謚敏慧。

子六人，曰阿僧哥，大司徒；阿述臘，諸色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

劉元

有劉元者，嘗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亦稱絶藝。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始爲黄冠，師事青州把道録，傳其藝非一。至元中，凡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摶换爲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識者以爲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由是兩賜宫女爲妻，命以官長其屬，行幸必從。

仁宗嘗敕元非有旨不許爲人造他神像。後大都南城作東岳廟，元爲造仁聖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憂深思遠者。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閲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即日成，士大夫觀者，咸嘆異焉。其所爲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見者。

元官爲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卿，以壽終。摶换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成像云。

他的寵愛恩遇、物資賞賜，没有人能同他并列。去世後，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涼國公、上柱國，謚號敏慧。

兒子六人，名叫阿僧哥的，任大司徒；名叫阿述臘的，任諸色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

有個叫劉元的人，曾經跟隨阿尼哥學習印度的佛像雕塑藝術，也可以稱得上是舉世無雙的技藝。劉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起初當道士，從師於青州把道録，師父傳給他的技藝不衹一樣。至元年間，凡是上都、大都有名的寺廟，無論是用土塑、用模子鑄、用漆拓製而成的佛像，衹要是劉元製作的，神態都巧妙地表現着内心思緒，受到天下人的稱贊。上都的那幾尊三皇造像尤其古樸精粹，内行人認爲他的創造已得到三位聖人的精妙之處。因此，皇上兩次賜宫女給他做妻子，給他授官，讓他掌管部屬，皇上外出巡察，劉元必定陪同。

仁宗曾經命令劉元，若没有皇上的旨意則不許爲别人製作其他神靈的塑像。後來大都南城建東岳廟，劉元爲該廟塑造東岳大帝像，那高大魁偉的樣子有帝王的風度，他的侍臣像，就像憂慮深沉思想高遠的人。起初劉元想製作侍臣像，很久没有動手，恰巧他閲覽到秘書監收藏的圖畫，見到唐朝魏徵的畫像，他驚喜地説："得到了！不像這個人，就没有能稱得上是丞相的賢臣了。"他急忙走進廟裏幹起來，當天完成。看過的士大夫，都感嘆稱奇。他所造的西番佛像很多被秘藏起來，一般人很少有機會看到。

劉元曾任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卿。年老自然死去。摶换的意思是：將帛蒙在土偶上，用漆塗抹，漆帛乾後將土掏去，漆帛拓樣就真正成爲造像。

元史卷二百四

列傳第九十一

宦者

前世宦者之禍嘗烈矣，元之初興，非能有鑒乎古者，然歷十有餘世，考其亂亡之所由，而初不自閹人出，何哉？蓋自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廷，凡飲食、冠服、書記，上所常御者，各以其職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爲之長，號四怯薛。故天子前後左右，皆世家大臣及其子孫之生而貴者，而宦官之擅權竊政者不得有爲於其間。雖或有之，然不旋踵而遂敗，此其詒謀，可謂度越前代者矣。如李邦寧者，以亡國閹豎，遭遇世祖，進齒薦紳，遂躋極品，然其言亦有可稱者焉。至於朴不花，乃東夷之人，始以西宫同里，因緣柄用，遂與權奸同惡相濟，訖底于誅戮，則固有以致之也。用特著之于篇。

歷代宦官的爲害曾經是很酷烈的，元朝開創時期，没有能够引用古代成敗之事爲警戒的人，然而它經歷了十幾代帝王，若要考察它動亂滅亡的原因，起初并不出在宦官身上，爲什麼呢？自從太祖選用貴族大臣子弟在宫中供職，凡吃喝、穿戴、書記，皇帝所常用的，各憑職責分管，而任命四大功臣的後代爲主管這些事務的長官，號四怯薛。所以皇帝的周圍，都是歷代爲官的大臣及其子孫生而顯貴的人，宦官中想專權篡政的人不可能在這種環境中有什麼作爲。即使有，也會在很短的時間内失敗，這就是太祖傳下的統治計謀，可以説是超越歷代的了。如有個叫李邦寧的人，他是南宋的宦官，遇上了世祖，他向世祖進言獻策、舉薦官僚，因而登上了極高的官位，他的言論也有些是值得肯定的。至於朴不花，是東夷人，起初因與西宫娘娘是同鄉，他就巴結攀附掌握權勢，進而與有權勢的奸臣串通作惡，相互呼應，終於被誅殺，則是本有招致禍害的原因。因此特將他們寫在本篇中。

李邦寧

李邦寧，字叔固，錢唐人，初名保寧，宋故小黄門也。宋亡，從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内庭，警敏稱上意。令學國書及諸蕃語，即通解，遂見親任。授御帶庫提點，升章佩少監，遷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事。成宗即位，進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使。帝嘗寢疾，邦寧不離左右者十餘

李邦寧，字叔固，錢唐人，起初叫保寧，是南宋朝廷的小宦官。南宋滅亡後，他跟隨瀛國公入朝拜見世祖，世祖命令他在内宫供職，他機警靈活，很合皇上心意。世祖指令他學習蒙古文字和各番語言，很快能貫通譯解，於是被親近信任。委任他爲御帶庫提點，升任章佩少監，再升禮部尚書，提檢點太醫院事。成宗即位後，升爲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使。皇上曾經因病卧床不

月。

起，邦寧在他床邊服侍，十餘月没有離開。

武宗立，命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寧辭曰：“臣以閹腐餘命，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禄，榮寵過甚。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何敢當。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悦，使大臣白其言于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

武宗即位後，任命他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寧推辭道：“我是被閹割後的幸存之人，没有恢復正常人的希望，先朝開恩赦免又任用了我，使我充數當上了親近之臣，我官位高、俸禄多，榮耀得過度了。現在陛下又想將我放在宰輔的位置上，臣怎麽敢擔當呢？宰輔，就是輔佐皇帝管理國家大事的人，怎能以宦官之人損害它的光彩呢。陛下即使不憐惜我，但如何向天下後世交代呢？真的不敢接受詔命。”武宗聽了非常高興，派大臣將李邦寧的話告訴太后和皇太子，以表彰他的美德。

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問邦寧曰：“此何篋也？”對曰：“此世祖貯裘帶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樸儉，可爲華侈之戒’。”帝命發篋視之，嘆曰：“非卿言，朕安知之。”時有宗王在側，遽曰：“世祖雖神聖，然嗇於財。”邦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爲後世法；一予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藩，資費無算，旦暮不給，必將横斂掊怨，豈美事耶。”太后及帝深然其言。俄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遥授左丞相，行大司農，領太醫院事，階金紫光禄大夫。

武宗曾經侍奉皇太后在大安閣設宴，閣中有個舊箱子，問邦寧説：“這是什麽箱子？”邦寧答道：“這是世祖存放皮袍衣帶的箱子。我聽説世祖有聖訓説‘存留這個箱子傳給子孫，使他們知道我的儉樸，可以作爲豪華奢侈的警戒’。”武宗命令開箱察看，嘆息説：“要不是你説出來，朕怎能知道這深刻的含義啊！”當時有宗王在場，急忙説：“世祖雖然英明，但對財物很吝嗇。”邦寧説：“不是這樣。世祖的每一句話，都是後人立身行事的準則；每一次賞賜或剥奪，都與其功勞或罪過相當。况且國家的收入雖然多起來，如果開支不節省，必然導致貧困。自先朝以來，每年賦税已不够用，又多次召集分封的皇族聚會，耗資無數，衹要短期内物資供應不上，必將横徵暴斂而釀成積怨，這哪能算是好現象呢？”太后和武宗非常贊成他的見解。不久，加封大司徒、尚服院使，并擔任衹挂名不到職的左丞相，行大司農，主管太醫院事務，封金紫光禄大夫。

太廟舊嘗遣官行事，至是復欲如之，邦寧諫曰：“先朝非不欲親致饗祀，誠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初，正宜開彰孝道，以率先天下，躬祀太室，以成一代之典。循習故弊，非臣所知也。”帝稱善。即日備法駕，宿齋宫，且命邦寧爲大禮使。禮成，加恩三代：曾祖頤，贈銀青光禄大夫、司徒，謚敬懿；祖德懋，贈儀同

太廟祭祀以往曾有派官員去主祭的先例，到武宗時仍想像以前一樣辦理，邦寧規勸道：“先朝皇帝并不是不想親自去祭祀，確實是因患病而中止了禮儀。如今陛下剛剛臨朝主政，正應當張揚孝道，爲全國民衆樹立榜樣，親自到太廟祭祀祖宗，便會成爲一代人的典範。沿用以往的錯誤做法，不是臣所知道的。”武宗稱贊他説得好。當天準備好車馬，住進齋宫，并任命李邦寧爲大禮使。祭禮完畢，對其三代人加恩：曾祖父李

三司、大司徒，謚忠獻；父搊，贈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謚文穆。

頤，贈銀青光禄大夫、司徒，謚號敬懿；祖父李德懋，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謚號忠獻；父親李搊，贈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謚號文穆。

仁宗即位，以邦寧舊臣，賜鈔千錠，辭弗受。國學將釋奠，敕遣邦寧致祭于文宣王。點視畢，至位立，殿户方闢，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

仁宗即位，因邦寧是老臣，賞賜鈔一千錠，辭謝没有接受。國子監將舉行釋奠禮，仁宗下詔派邦寧向孔子致祭。邦寧對準備工作檢查完畢，到主祭的地方站立，大殿的門窗剛開，忽然颳起大風，正殿及兩旁偏殿的燭光全都熄滅，燭臺底部鐵鐏砸入地下一尺深，没有不移動的。邦寧驚恐地喘息着伏在地上，儀仗人員和雜役也都伏在地上。過了很久，大風平息了，祭禮纔舉行完畢，邦寧因這事慚愧懊惱了好幾天。

初，仁宗爲皇太子，丞相三寶奴等用事，畏仁宗英明，邦寧揣知其意，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悦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宫言之。"邦寧慚懼而退。仁宗即位，左右咸請誅之，仁宗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爲集賢院大學士。以疾卒。

當初，仁宗做皇太子時，丞相三寶奴等人當權，畏懼仁宗英明，邦寧猜想到他們的用心，對武宗進言道："陛下正值壯盛之年，皇子漸大，父傳子繼，是古代的規矩，没聽説有皇太子而要立皇弟爲皇位繼承人的。"武宗很不高興地説："朕的决心已定，你自己到東宫去説吧。"邦寧既羞慚又懼怕地退了出來。仁宗即位後，皇帝身邊的人都請求殺掉邦寧，仁宗説："帝王的更替，自有天命安排，邦寧的話哪值得挂在心上。"加封邦寧爲開府儀同三司，任集賢院大學士。因病去世。

朴不花

朴不花，高麗人，亦曰王不花。皇后奇氏微時，與不花同鄉里，相爲依倚，及選爲宫人，有寵，遂爲第二皇后，居興聖宫，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於是不花以閹人入事皇后者有年，皇后愛幸之，情意甚膠固，累遷官至榮禄大夫、資正院使。資正院者，皇后之財賦悉隸焉。

朴不花，高麗人，也叫王不花。皇后奇氏在貧賤時，與不花是同鄉，他們互相依靠，等到奇氏選爲宫女，承受皇上恩寵，就當上了第二皇后，住進興聖宫，生下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在這時，不花以閹人的身份進入宫中，侍奉皇后多年，皇后寵愛他，情意很濃，他多次升官，任榮禄大夫、資正院使。資正院，是總管皇后財物賦税的衙門。

至正十八年，京師大饑疫，時河南北、山東郡縣皆被兵，民之老幼男女，避居聚京師，以故死者相枕藉。不花欲要譽一時，請于帝，市地收瘞之。帝賜鈔七千錠，中宫及興聖、隆福兩宫，皇太子、皇太子妃，賜金銀及他物有差，省院施者無算；

至正十八年，京城饑荒瘟疫嚴重，當時河南、河北、山東各郡縣都遭遇兵災，鄉下的老幼男女，擁到京城避難，因此死尸一具挨着一具。不花想求得一時的美名，就向皇上呈請，買地掩埋死者。元惠宗賜鈔七千錠，中宫及興聖、隆福兩宫，皇太子、皇太子妃，賜金銀及其他物品數量不等，省院施捨錢物無法統計；不花拿出玉帶

不花出玉帶一、金帶一、銀二錠、米三十四斛、麥六斛、青貂銀鼠裘各一襲以爲費。擇地自南北兩城抵盧溝橋，掘深及泉，男女異壙。人以一尸至者，隨給以鈔，舁負相踵。既覆土，就萬安壽慶寺建無遮大會。至二十年四月，前後瘞者二十萬，用鈔二萬七千九十餘錠、米五百六十餘石。又於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晝夜，凡居民病者予之藥，不能喪者給之棺。翰林學士承旨張翥爲文頌其事，曰《善惠之碑》。

於是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之事，皆其所臨决。皇后乃謀内禪皇太子，而使不花喻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答。二十年，太平乃罷去，而獨搠思監爲丞相。時帝益厭政，不花乘間用事，與搠思監相爲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抑而不聞，内外解體，然根株盤固，氣焰薰灼，内外百官趨附之者十九。又宣政院使脱歡，與之同惡相濟，爲國大蠹。

二十三年，監察御史也先帖木兒、孟也先不花、傅公讓等乃劾奏朴不花、脱歡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老的沙以其事聞，皇太子執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御史乃皆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上皇太子書切諫之，而臺臣大小皆辭職，皇太子乃爲言於帝，令二人皆辭退。而祖仁言猶不已，又上皇帝書言："二人亂階禍本，今不芟除，後必不利。漢、唐季世，其禍皆起此輩，而權臣、藩鎮乘之。故千尋之木，吞舟之魚，其腐敗必由於内，陛下誠思之，可爲寒心。臣願俯從臺諫之言，將二人特加擯斥，不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奸計。海

一條、金帶一條、銀二錠、米三十四斛、麥六斛、青貂皮袍銀鼠皮袍各一件，作爲捐資。從南城北城到盧溝橋一帶選擇墓地，挖掘深坑，男女分穴埋葬。若有人運來一具尸體，隨即給他錢鈔，因此搬運尸體的人一個接着一個。掩埋完畢，在萬安壽慶寺舉辦以布施爲中心的大法會。截至至正二十年四月，先後共掩埋死尸二十萬具，費鈔二萬七千零九十餘錠、米五百六十餘石。又在大悲寺舉辦超度水陸衆鬼的大法會三晝夜，凡居民有病的施捨藥物，無力安葬的施捨棺材。翰林學士承旨張翥撰文贊頌這件事，叫《善惠之碑》。

在這時惠宗在位已久，而皇太子年齡日漸壯盛，軍事國事，都由他主持决策。皇后奇氏就謀劃將皇位禪讓給皇太子，於是派不花向丞相太平示意，太平默不作聲。至正二十年，太平罷官離去，衹有搠思監爲丞相。這時惠宗更加厭惡政事，不花乘機攬權，與搠思監互相明捧暗合，邊防各地的警報消息、將軍大臣的立功事迹材料，他們都封鎖起來不向皇上報告，造成朝廷内外人心離散，而不花一夥人勾結緊密，氣焰逼人，朝内朝外的大小官僚投奔依附他們的約占十分之九。又有宣政院使脱歡，與他們臭味相投，互相勾結，是國家機構中的大蛀蟲。

至正二十三年，監察御史也先帖木兒、孟也先不花、傅公讓等人向惠宗上奏彈劾朴不花、脱歡的奸邪，請求將他們罷官。御史大夫老的沙將他們所幹的事情奏聞，皇太子扣壓住不放，而皇后庇護不花等人更加堅定，御史等人都受到降職處罰。治書侍御史陳祖仁，接連幾次向皇太子上書懇切地進行規勸，而御史臺的大小官員都辭職抗議，皇太子纔將事態發展情況向惠宗報告，惠宗命令不花、脱歡二人都辭退。陳祖仁仍説個不停，他又向惠宗上書説道："二人是朝廷動亂的緣由、起禍的根源，現在若不鏟除，今後必然爲害。漢朝、唐朝的末期，禍患都是由宦官引起，而掌握大權的官僚、鎮守四方的將領纔乘機作亂。所以八千尺高的大樹，能吞下一條船的大魚，它們的腐朽潰爛一定是出自内部，陛下認真

内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此二人始，將士孰不效力，寇賊亦皆喪膽，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之舊。若優柔不斷，彼惡日盈，將不可制。臣寧餓死于家，誓不與同朝，牽聯及禍。”語具《陳祖仁傳》。

地思考一下，應該寒心了。臣願遵從御史和諫官的意見，將不花、脱歡二人采取特殊辦法加以排除棄絶，不使他們以辭退爲名，成全他們保存實力的奸計。這樣，國内人士都知道陛下待人誠信、賞罰分明。從處理這兩個人開始，將士們誰不效力？敵寇盜賊也都失去勇氣，國家的安定可以保全，也有條件恢復到與先輩們相同的興盛的時代。倘若猶豫不決，他們的作惡日漸增多，將來就難以制服。臣寧願餓死在家中，誓不與他們同在朝廷共事，受牽連而遭災禍。”這段話記録在《陳祖仁傳》中。

會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不花驕恣無上，招權納賂，奔競之徒，皆出其門，駸駸有趙高、張讓、田令孜之風，漸不可長，衆人所共知之，獨主上與殿下未之知耳。自古宦者，近君親上，使少得志，未有不爲國家禍者。望殿下思履霜堅冰之戒，早賜奏聞，投之西夷，以快衆心，則紀綱可振。紀綱振，則天下之公論爲可畏，法度爲不可犯，政治修而百廢舉矣。”由是帝大怒，國鳳、祖仁等亦皆左遷。

正巧侍御史李國鳳也向皇太子上書，説：“不花驕横任性目無皇上，攬權受賄，奔走鑽營的人，都出自他的門下，急迫得有點像趙高、張讓、田令孜一類人的樣子。不能讓他們再滋長了，衆人都知道他們的用心，衹有皇上和殿下不知道罷了。自古以來，宦官親近君王，若讓他們稍微得勢，没有不給國家造成危害的。希望殿下想一想告誡人們及早提高警惕的‘履霜堅冰’的古訓，及早奏聞皇上，將他們流放到西夷，使衆人心中歡快，那麽國家的法律制度就能健全鞏固。法律制度健全鞏固了，那麽官僚們就認爲社會公論是可怕的，法律制度是不可侵犯的。政治清明了，一切被廢置的事情都可以興辦起來。”因這番話，惠宗大怒，對李國鳳、陳祖仁等人都給予降職處分。

時老的沙執其事頗力，皇太子因惡之，而皇后又譖之於内，帝以老的沙母舅故，封爲雍王，遣歸國。已而復以不花爲集賢大學士、崇政院使，皇后之力也。老的沙至大同，遂留孛羅帖木兒軍中。是時，搠思監、朴不花方倚擴廓帖木兒爲外援，怨孛羅帖木兒匿老的沙不遣，遂誣孛羅帖木兒與老的沙謀不軌。二十四年，詔削其官，使解兵柄歸四川。孛羅帖木兒知不出帝意，皆搠思監、朴不花所爲，怒不奉詔。宗王不顔帖木兒等爲表言其誣枉，而朝廷亦畏其强不可制，復

這時，老的沙對此事彈劾很堅决，皇太子因而厭惡他，而皇后奇氏又在朝廷内散布流言誣陷他，惠宗因老的沙是母舅的緣故，封他爲雍王，令他回到封地去。過後，又將不花任命爲集賢大學士、崇政院使，這是皇后的努力所致。老的沙行至大同，就暫留在孛羅帖木兒軍中。這時，搠思監、朴不花正依靠擴廓帖木兒爲外援，怨恨孛羅帖木兒藏着老的沙不讓他回封地，就誣陷孛羅帖木兒與老的沙陰謀叛亂。至正二十四年，下詔削掉孛羅帖木兒的官職，令他放棄兵權回四川。孛羅帖木兒知道詔書不是出自惠宗的本意，都是搠思監、朴不花暗中幹的，因而發怒，拒絶接受詔命。宗王不顔帖木兒等人撰寫奏表，説孛羅帖

下詔數搠思監、朴不花互相壅蔽簧惑主聽之罪，屏搠思監于嶺北，竄朴不花于甘肅，以快衆憤，而復孛羅帖木兒官爵。然搠思監、朴不花皆留京城，實未嘗行。

未幾，孛羅帖木兒遣秃堅帖木兒以兵向闕，聲言清君側之惡。四月十二日，駐于清河，帝遣達達國師問故，往復者數四，言必得搠思監、朴不花乃退兵。帝度其勢不可解，不得已，執兩人畀之，其兵乃退。朴不花遂爲孛羅帖木兒所殺。事具《搠思監》、《孛羅帖木兒傳》。

木兒遭受誣枉，而朝廷也怕他勢强不好控制，就再次下詔，羅列搠思監、朴不花互相掩蓋、用花言巧語攪亂皇上視聽的罪行，放逐搠思監到嶺北，放逐朴不花到甘肅，用來平息衆人的憤恨，又恢復孛羅帖木兒的官爵。然而搠思監、朴不花都留在京城，實際未曾流放。

没過多久，孛羅帖木兒派秃堅帖木兒用武力向朝廷示威，聲稱要清除皇帝身邊的壞人。四月十二日，秃堅帖木兒的軍隊駐扎在清河，惠宗派達達國師去問興兵的原因，往返達四次，秃堅帖木兒説一定要得到搠思監、朴不花纔肯退兵。惠宗估計他的來勢不可逆轉，迫不得已，捆綁搠思監、朴不花二人給他，兵纔撤退。於是朴不花被孛羅帖木兒殺掉。這件事記述在《搠思監傳》、《孛羅帖木兒傳》中。

元史卷二百五

列傳第九十二

奸臣

古之爲史者，善惡備書，所以示勸懲也。故孔子修《春秋》，於亂臣賊子之事，無不具載，而楚之史名《檮杌》，皆以戒夫爲惡者，使知所懼而不敢肆焉。後世作史者，有酷吏、佞幸、奸臣、叛逆之傳，良有以也。

古代編寫史書的人，善與惡全都書寫，是以此來表示勸善懲惡。所以孔子修訂《春秋》時，對亂臣賊子的事情，没有不一一記載的。而楚國的國史叫《檮杌》，都是用來警告作惡的人，使他們知道有畏懼的方面而不敢妄爲。後代編史的，立有酷吏、佞幸、奸臣、叛逆者的傳記，確實是有依據的。

元之舊史，往往詳於記善，略於懲惡，是蓋當時史臣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之爾。然奸巧之徒，挾其才術，以取富貴、竊威福，始則毒民誤國而終至於殞身亡家者，其行事之概，亦或散見於實録編年之中，猶有《春秋》之意存焉。謹撮其尤彰著者，彙次而書之，作《奸臣傳》，以爲世鑒。而叛逆之臣，亦各以類附見云。

元朝的舊史，往往在記善方面詳細，在懲惡方面簡略，這大概是當時史臣有所顧忌，而不敢據實書寫吧。然而奸邪狡詐的人，依仗他的才智技能，而獲取財富與官位，盜用權力施行刑罰與獎賞，起始毒害百姓、妨害國家，而最終發展到身亡家破，他們行事的梗概，也有時散見在實録編年之中，還有點《春秋》的用意存在那裏。謹摘取其中特别顯著的人，聚類依次而寫，作《奸臣傳》，用來作爲世人的鑒戒。叛逆的臣僚，也各依類附見於後。

阿合馬

阿合馬，回回人也。不知其所由進，世祖中統三年，始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以財賦之任委之。阿合馬奏降條畫，宣諭各路運司。明年，以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給授宣牌，以興鼓鑄之利。世祖升開平府爲上都，又以阿合馬同知開平府事，領左右部如故。阿合馬奏以禮部尚書馬月合乃兼領已括户三千，興煽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

阿合馬是回回人。不知道他進入朝廷的緣由，世祖中統三年，首次任命他管理中書省左右各部，兼任各路都轉運使，委托他專門管理財政賦税事務。阿合馬奏請下達管理條款規章，向各路運司宣布解説。第二年，因河南的鈞州、徐州等地都有冶鐵業，他呈請發給授宣牌，用來增加冶鐵的盈利。世祖將開平府升爲上都，又將阿合馬任命爲開平府的副長官，像從前一樣管理左右各部事務。阿合馬奏請任用禮部尚書馬月合乃兼管已被强行徵來的三千户，興辦鼓風冶鐵事業，

七千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輸官者凡四萬石。

至元元年正月，阿合馬言："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自今歲增五千兩，無問僧道軍匠等户，鈞出其賦，其民間通用小鹽從便。"是年秋八月，罷領中書左右部，并入中書，超拜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進階榮禄大夫。

三年正月，立制國用使司，阿合馬又以平章政事兼領使職。久之，制國用使司奏："以東京歲課布疏惡不堪用者，就以市羊於彼。真定、順天金銀不中程者，宜改鑄。别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然，請遣官采取。"又言："國家費用浩繁，今歲自車駕至都，已支鈔四千錠，恐來歲度支不足，宜量節經用。"十一月，制國用使司奏："桓州峪所采銀礦，已十六萬斤，百斤可得銀三兩、錫二十五斤。采礦所需，鬻錫以給之。"悉從其請。

七年正月，立尚書省，罷制國用使司，又以阿合馬平章尚書省事。阿合馬爲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負，衆咸稱其能。世祖急於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績。又見其與丞相綫真、史天澤等争辨，屢有以詘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愎益甚矣。丞相安童含容久之，言於世祖曰："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宜各循常制奏事，其大者從臣等議定奏聞，已有旨俞允。今尚書省一切以聞，似違前奏。"世祖曰："汝所言是。豈阿合馬以朕頗信用，敢如是耶！其不與卿議非

每年向冶户徵繳鐵一百零三萬七千斤，又用這鐵鍛造農器二十萬件，再换爲糧食運進官府的約四萬石。

至元元年正月，阿合馬説："太原百姓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衆貪圖它的價格低廉，争着買回食用，解州鹽因此賣不出去，每年收入税銀衹有七千五百兩。呈請從今年起增加五千兩，不問是僧户、道户、軍户、匠户等等，平等繳納賦税，那些民間通用小鹽的事聽從自便。"這年秋天八月，撤銷他主管的中書省左右部，并入中書省，破格拜授阿合馬爲中書省平章政事，進階爲榮禄大夫。

至元三年正月，成立制國用使司，阿合馬又以平章政事兼任該使司長官。過了一段時間，制國用使司上奏："因東京每年繳税的布匹紗稀質劣不能使用，就用它在那裏買羊。真定、順天的金錠銀錠不合規格的，應當改鑄。别怯赤山出産石棉，織成布火燒不燃，請派官開采。"又説："國家費用繁多，今年自皇上來到中都，已支付紙幣四千錠，恐怕來年財政來源不足，應衡量輕重緩急規劃使用。"十一月，制國用使司呈奏："桓州峪所采的銀礦石，已達十六萬斤，每百斤礦石可提煉銀三兩、錫二十五斤。采礦所需資金，賣錫提供。"都依從了他們的請求。

至元七年正月，成立尚書省，撤銷制國用使司，又任用阿合馬爲平章尚書省事。阿合馬爲人多智謀、會説巧僞動聽的話，憑藉功名利欲成效而自負，衆人都稱贊他的能力。世祖急切地想使國家富强，用辦事來考核他，很有成績。又見他與丞相綫真、史天澤等人争辯，他多次有辦法使對方答不出話來，由此世祖對他的才智感到驚奇，授給他政治權力，他的話没有不聽從的，却不知道他的獨斷固執更加嚴重了。丞相安童包容不露已經很久了，他向世祖進言道："我近來説過，尚書省、樞密院、御史臺，應當各自遵循常規呈奏議事，其中重大事情由屬僚等人議定，再報請皇上知道，已有聖旨允許了這種請求。現在尚書省一切包攬上奏，似乎違背了我前次的奏

是，宜如卿所言。”又言：“阿合馬所用部官，左丞許衡以爲多非其人，然已得旨咨請宣付，如不與，恐異日有辭。宜試其能否，久當自見。”世祖然之。五月，尚書省奏括天下户口，既而御史臺言，所在捕蝗，百姓勞擾，括户事宜少緩。遂止。

請。”世祖説：“你所説的正確。難道阿合馬因爲我很信任他，敢這樣幹嗎！他不同你商量是不對的，應該照你説的辦。”安童又進言説：“阿合馬所用下屬官吏，左丞相許衡認爲許多人是不稱職的，然而已經領得皇上旨意，發出咨文交付執行，若不順從，恐怕日後有話説。應當考核他們能否稱職，日子長了能力自然會表現出來。”世祖同意了。五月，尚書省奏請清查全國户口，隨後不久御史臺説，處處捕蝗，百姓勞困混亂，清查户口的事應當稍緩。於是停止了。

初立尚書省時，有旨：“凡銓選各官，吏部擬定資品，呈尚書省，由尚書咨中書聞奏。”至是，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丞相安童以爲言，世祖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唯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事并付阿合馬，庶事體明白。”世祖俱從之。

起初建立尚書省時，世祖有旨：“凡量才選録各類官吏，吏部擬定資格等級，呈報尚書省，由尚書省申報中書省，再上奏讓皇上知道。”到這時，阿合馬提拔自己的親信，不由吏部擬定，也不與中書省商量。丞相安童因此進言，世祖派人查問阿合馬。阿合馬説：“事情不分大小，都委托給我，所用的人，我應自己挑選。”安童因而奏請：“從今天起，衹有重刑案件和遷升上路總管的人事任命，纔屬於我，其餘的事都交給阿合馬，或許可以使辦事的規矩明白。”世祖都依從了。

八年三月，尚書省再以閲實户口事，奏條畫詔諭天下。是歲，奏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爲常額，仍令本路兼領。九年，并尚書省入中書省，又以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明年，又以其子忽辛爲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右丞相安童見阿合馬擅權日甚，欲救其弊，乃奏大都路總管以次多不稱職，乞選人代之。尋又奏：“阿合馬、張惠，挾宰相權，爲商賈，以網羅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困無所訴。”阿合馬曰：“誰爲此言，臣等當與廷辯。”安童進曰：“省左司都事周祥，中木取利，罪狀明白。”世祖曰：“若此者，徵畢當顯黜之。”既而樞密院奏以忽辛同僉樞密院事，世祖不允曰：“彼賈胡事猶不知，况可責以機務耶！”

至元八年三月，尚書省再次將核實户口的事寫成條款計劃上奏，詔告全國。這年，奏請增加太原鹽税，以一千錠爲常年定額，仍令太原路兼管。九年，將尚書省合并到中書省，又任用阿合馬爲中書省平章政事。十年，又將阿合馬之子忽辛任命爲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右丞相安童見阿合馬專權一天天嚴重，想挽回他造成的弊害，就上奏説，從大都路總管依次而下，官員多數不稱職，請求選人代替他們。不久又奏：“阿合馬、張惠，倚仗宰相之權，幹經商之事，目的是搜刮全國資財，嚴重地損害百姓，使百姓貧困而又無處訴説。”阿合馬説：“誰説出這樣的話，我們當與他在朝廷上辯論。”安童進言道：“中書省左司都事周祥，中木取利，罪狀明白。”世祖説：“像這樣的人，驗證完畢應當明正地貶官。”其後不久，樞密院將任用忽辛爲同僉樞密院事職務的事上奏，世祖不同意，説：“他連胡商的事都不知，難道可以要求他擔當機要事務嗎？”

十二年，伯顏帥師伐宋，既渡江，捷報日至。世祖命阿合馬與姚樞、徒單公履、張文謙、陳漢歸、楊誠等，議行鹽、鈔法于江南，及貿易藥材事。阿合馬奏："樞云：'江南交會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云：'伯顏已嘗榜諭交會不換，今亟行之，失信於民。'文謙謂'可行與否，當詢伯顏'。漢歸及誠皆言：'以中統鈔易其交會，何難之有。'"世祖曰："樞與公履，不識事機。朕嘗以此問陳巖，巖亦以宋交會速宜更換。今議已定，當依汝言行之。"又奏："北鹽藥材，樞與公履皆言可使百姓從便販鬻。臣等以爲此事若小民爲之，恐紊亂不一。擬於南京、衛輝等路，籍括藥材，蔡州發鹽十二萬斤，禁諸人私相貿易。"世祖曰："善，其行之。"

至元十二年，伯顏統率軍隊攻打宋朝，已經渡過長江，勝利的喜報一天天傳來。世祖命令阿合馬與姚樞、徒單公履、張文謙、陳漢歸、楊誠等人商議在江南地區施行鹽法、鈔法及買賣藥材事項。阿合馬奏道："姚樞說：'江南的舊紙幣交子、會子若不許兑换銅錢或物資，必然導致百姓破産。'公履說：'伯顏已經張榜通告交子、會子不能兑换，現在又急速兑换，會對百姓失去信用。'張文謙說'可否兑换，當問伯顏'。陳漢歸及楊誠都說：'用元朝的中統紙幣兑换宋朝的交子、會子，有什麽困難。'"世祖說："姚樞與公履没認識事物的要領。朕曾拿這事問陳巖，陳巖也認爲宋朝的交子、會子應當迅速更换。今天商議已定，當依你的話施行。"阿合馬又奏道："北方的鹽和藥材，姚樞與公履都説可使百姓自由販賣。臣等認爲這事若讓百姓去做，恐怕混亂而不能專營。打算在南京、衛輝等路，登記收購藥材，蔡州運出鹽十二萬斤，禁止衆人私下貿易。"世祖說："好，辦吧。"

十二年，阿合馬又言："比因軍興之後，减免編民征税，又罷轉運司官，令各路總管府兼領課程，以致國用不足。臣以爲莫若驗户數多寡，遠以就近，立都轉運司，量增舊額，選廉幹官分理其事。應公私鐵鼓鑄，官爲局賣，仍禁諸人毋私造銅器。如此，則民力不屈，而國用充矣。"乃奏立諸路轉運司，以亦必烈金、札馬剌丁、張暠、富珪、蔡德潤、紇石烈亨、阿里和者、完顔迪、姜毅、阿老瓦丁、倒刺沙等爲使。有亦馬都丁者，以負官銀得罪而罷，既死，而所負尚多，中書省奏議裁處。世祖曰："此財穀事，其與阿合馬議之。"

至元十二年，阿合馬又說："近來因大的軍事行動之後，减免了對編户民衆的徵税，又撤銷了轉運司官署，責令各路總管府兼管按税率徵税事務，因而導致國家經費不足。我認爲不如核實户數的多少，遠處向近處靠，設立都轉運司，酌情增加舊有定額，選用廉潔精幹的官吏分管轉運事務。應當官方私方都來冶鐵，官方組織生産，專賣衙署銷售，依然禁止衆人私造銅器。這樣，則民衆的積極性不受壓抑，而國家經費可以充足了。"於是奏請設立各路轉運司，任用亦必烈金、札馬剌丁、張暠、富珪、蔡德潤、紇石烈亨、阿里和者、完顔迪、姜毅、阿老瓦丁、倒剌沙等人爲轉運使。有個叫亦馬都丁的，因欠官方銀兩獲罪而撤職，已死，而欠賬還很多，中書省呈文請求裁處。世祖說："這是經濟事務，還是同阿合馬商量吧。"

十五年正月，世祖以西京饑，發粟萬石賑之。又諭阿合馬宜廣貯積，以備闕乏。阿合馬奏："自今御史臺非白省，毋擅召倉庫吏，亦毋究索錢

至元十五年正月，世祖因西京鬧饑荒，撥出粟一萬石救濟飢民。又指示阿合馬應擴大糧食儲存量，用來防備缺糧。阿合馬奏道："從今以後，御史臺不告中書省，不准擅自召見管理倉庫的官

穀數。及集議中書不至者，罪之。”其沮抑臺察如此。四月，中書左丞崔斌奏曰：“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遂命阿里等澄汰之。今已顯有徵驗，蔽不以聞，是爲罔上。杭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合馬溺於私愛，乃以不肖子抹速忽充達魯花赤，佩虎符，此豈量才授任之道。”又言：“阿合馬先自陳乞免其子弟之任，乃今身爲平章，而子若侄或爲行省參政，或爲禮部尚書、將作院達魯花赤、領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自背前言，有虧公道。”有旨并罷黜之。然終不以是爲阿合馬罪。

員，也不准追索錢糧的數目。等到在中書省集會議事而不到的，治他的罪。”他就是這樣損害壓制御史臺。四月，中書左丞崔斌奏道：“前些時因江南官員繁雜，委任了些品行不端正的人，所以就派阿里等人去清洗他們。現在已有明顯的證據，將情況隱瞞而不讓皇上知道，這叫做欺騙皇上。杭州地廣，委托的擔子是不輕的，阿合馬沉迷在私愛之中，就將沒有才能的兒子抹速忽充任達魯花赤，佩戴虎符，這哪是量才授任的原則呢？”又說：“阿合馬先前自己陳詞，請求免去他的子弟的官職，而現在他身爲平章政事，兒子與侄子有的當上行省參政，有的當上禮部尚書、將作院達魯花赤、領會同館，一家人都處在要害位置，自己違背了自己先前的言論，虧損了公正的原則。”皇上有旨，一齊罷免。然而終究沒有把這些事看成是阿合馬的罪過。

世祖嘗謂淮西宣慰使昂吉兒曰：“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者，乃爲稱職。阿里海牙、麥术丁等，亦未可爲相，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其爲上所稱道如此。

世祖曾對淮西宣慰使昂吉兒說：“當宰相的人，要明瞭天道規律，察知地理狀況，竭力去治理人事，兼有這三個條件，纔算是稱職。阿里海牙、麥术丁等人，也不可當宰相，回回人中，阿合馬纔可任宰相。”他被皇上稱贊到這種程度。

十六年四月，中書奏立江西榷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未幾，以忽辛爲中書右丞。明年，中書省奏：“阿塔海、阿里言，今立宣課提舉司，官吏至五百餘員。左丞陳巖、范文虎等言其擾民，且侵盗官錢。乞罷之。”阿合馬奏：“昨有旨籍江南糧數，屢移文取索，不以實上。遂與樞密院、御史臺及廷臣諸老集議，謂設立運司，官多俸重，宜諸路立提舉司，都省、行省各委一人任其事。今行省未嘗委人，即請罷之，乃歸咎臣等。然臣所委人，有至者僅兩月，計其侵用凡千一百錠，以彼所管四年較之，又當幾何？今立提舉司，未及三月而罷，豈非恐彼奸弊呈露，故先自言以絶迹耶？宜令御史臺

至元十六年四月，中書省奏請設立江西榷茶運司，和各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沒過多久，任用忽辛爲中書右丞。十七年，中書省呈奏：“阿塔海、阿里說，現在設立宣課提舉司，官吏多達五百餘人。左丞陳巖、范文虎等人說他們侵掠百姓，又吞占盗取官錢。請求撤銷這個機構。”阿合馬奏道：“過去有旨，要登記江南糧食數量，多次行文索取，但不據實上報。就與樞密院、御史臺及朝廷大臣中的各位長者集會商議，説明設立運司以後，官吏多、薪俸多，應在各路設立提舉司，都省、行省各委派一人充任這職務。如今行省未曾派人去，就請求撤銷，竟歸罪於臣等。然而臣所委任的人，有的到任僅兩個月，他們累計侵用官錢共一千一百錠，拿他們所管的四年作比較，又能值多少呢？當今設立提舉司，不到三個月就撤銷，難道不是怕他們的奸邪行爲暴露，所以先自己提出來而滅絶痕迹嗎？應

遣能臣同往，凡有非法，具以實聞。”世祖曰：“阿合馬所言是，其令臺中選人以往。若己能自白，方可責人。”

該命令御史臺派出能幹的官員一同前往，凡有違法行爲，全都據實報告。”世祖説：“阿合馬所説的正確，還是叫御史臺選人前去。如果自己能够自潔，纔可以指責别人。”

阿合馬嘗奏宜立大宗正府。世祖曰：“此事豈卿輩所宜言，乃朕事也。然宗正之名，朕未之知，汝言良是，其思之。”阿合馬欲理算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立行省以來一切錢穀，奏遣不魯合答兒、劉思愈等往檢核之，得其擅易命官八百員，自分左右司官，及鑄造銅印等事，以聞。世祖曰：“阿里伯等何以爲辭？”阿合馬曰：“彼謂行省昔嘗鑄印矣。臣謂昔以江南未定，故便宜行之，今與昔時事異。又擅支糧四十七萬石，奏罷宣課提舉司及中書遣官理算，徵鈔萬二千錠有奇。”二人竟以是就戮。

阿合馬曾經上奏説應該設立大宗正府。世祖説：“這事哪是你這等人所應該説的，是朕的事嘛！然而宗正的名目，朕不瞭解，你説的很對，可考慮考慮。”阿合馬打算清理核算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立行省以來的一切錢穀，奏請派遣不魯合答兒、劉思愈等人前往檢查核實，瞭解到他們擅自更换朝廷任命的官員八百人，自行分設左司右司的官職，以及鑄造銅印等事，將這些報告皇上。世祖説：“阿里伯等人用什麽理由作辯解？”阿合馬説：“他們説行省往日曾經鑄印。我説往日是因爲江南局勢未定，所以斟酌事勢所宜，自行處理，現在與往日時局不同。他們又擅自支用糧食四十七萬石，奏請撤銷宣課提舉司及中書派官清算的指令，徵收紙鈔一萬二千錠有餘。”二人終因這事而被殺。

時阿合馬在位日久，益肆貪横，援引奸黨郝禎、耿仁，驟升同列，陰謀交通，專事蒙蔽，逋賦不蠲，衆庶流移，京兆等路歲辦課至五萬四千錠，猶以爲未實。民有附郭美田，輒取爲己有。内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列。有宿衛士秦長卿者，慨然上書發其奸，竟爲阿合馬所害，斃于獄。事見《長卿傳》。

那時阿合馬當官很久了，更加放任地貪婪横行，推舉奸黨郝禎、耿仁，使他們迅速升入朝班共事，陰謀串通，專幹蒙哄欺騙的事，貧民拖欠的賦税不予免除，百姓流離失所，京兆等路每年徵税達五萬四千錠，他還認爲没有徵足。平民有靠近城郊的良田，往往占爲己有。奸黨内部互通財貨賄賂，對外則顯耀威勢刑罰，朝廷中的官員彼此相看，不敢評論長短。有個宫廷警衛叫秦長卿的，憤怒地向皇帝呈文揭發他們的奸邪行爲，終於被阿合馬迫害，死在獄中。事情的經過見《長卿傳》。

十九年三月，世祖在上都，皇太子從。有益都千户王著者，素志疾惡，因人心憤怨，密鑄大銅錘，自誓願擊阿合馬首。會妖僧高和尚，以秘術行軍中，無驗而歸，詐稱死，殺其徒，以尸欺衆，逃去，人亦莫知。著乃與合謀，以戊寅日，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結八十餘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詣中書省，令市齋物，省中

至元十九年三月，世祖在上都，皇太子隨從。有個益都千户叫王著的，平素以憎恨邪惡爲志，因民心憤怨，就秘密鑄造大銅錘，自誓願擊破阿合馬的腦袋。正巧妖僧高和尚，用神秘的法術活動在軍中，不應驗而返回，詐稱死了，殺掉他的徒弟，用徒弟的尸體蒙騙衆人，自己逃走，别人也不知道。王著就與高和尚合謀，在戊寅這天，詐稱皇太子回到大都要進行禮佛活動，他們集結八十多人，夜間進入大都。凌晨派二名僧人

疑而訊之，不伏。及午，著又遣崔總管矯傳令旨，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若干，以是夜會東宮前。易莫察其僞，即令指揮使顏義領兵俱往。著自馳見阿合馬，詭言太子將至，令省官悉候于宮前。阿合馬遣右司郎中脱歡察兒等數騎出關，北行十餘里，遇其衆，僞太子者責以無禮，盡殺之，奪其馬，南入健德門。夜二鼓，莫敢何問，至東宮前，其徒皆下馬，獨僞太子者立馬指揮，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錘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郝禎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樞密院、御史臺、留守司官皆遥望，莫測其故。尚書張九思自宮中大呼，以爲詐，留守司達魯花赤博敦，遂持梃前，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衆奔潰，多就禽。高和尚等逃去，著挺身請囚。

到中書省，叫他們購買齋醮用品，中書省裏有人懷疑而盤問僧人，他們不肯實説。到了中午，王著又派崔總管假傳旨意，使樞密副使張易發兵若干人，於當晚會合在東宫前。張易没看出他們的虚假，立即派指揮使顏義帶兵一同前往。王著自己騎馬去見阿合馬，謊稱皇太子就要來到，命令中書省官員都到宫前等候。阿合馬派右司郎中脱歡察兒等幾人騎馬出關，向北走了十多里，遇見王著一夥，僞裝太子的人責備脱歡察兒無禮，將他們殺盡，奪走他們的馬匹，向南奔進健德門。入夜二更時分，没人敢問什麽，來到東宫之前，那夥人都下馬了，僅有僞裝太子的人停身馬上指揮着，他呼唤中書省官員來到跟前，斥責了阿合馬幾句，王著立即拉走，用藏在袖中的銅錘敲碎他的腦袋，阿合馬頓時死去。接着呼唤左丞郝禎前來，殺掉他。囚禁了右丞張惠。樞密院、御史臺、留守司的官員都在遠處觀看，猜測不出原因。尚書張九思從宫中大聲呼喊，認爲有詐，留守司達魯花赤博敦，就拿着木棒向前，將騎在馬上的人擊落在地，弓箭亂射，衆人跑散，多數被捉住。高和尚等人逃走了，王著挺身請求拘禁。

中丞也先帖木兒馳奏世祖，時方駐蹕察罕腦兒，聞之震怒，即日至上都。命樞密副使孛羅、司徒和禮霍孫、參政阿里等馳驛至大都，討爲亂者。庚辰，獲高和尚于高梁河。辛巳，孛羅等至都。壬午，誅王著、高和尚于市，皆醢之，并殺張易。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

阿合馬死，世祖猶不深知其奸，令中書毋問其妻子。及詢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門外，縱犬啖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侄皆伏誅，没入其家屬財産。其妾有名引住者，籍其藏，得二熟人皮於櫃中，兩耳具存，一閹竪專掌其扃鐍，訊問莫知爲何人，但云

中丞也先帖木兒策馬報告世祖，當時世祖正駐扎在察罕腦兒，聽到情况後大怒，當天趕到上都。命令樞密副使孛羅、司徒和禮霍孫、參政阿里等人騎驛馬回到大都，討伐作亂的人。庚辰這天，在高梁河捕獲高和尚。辛巳這天，孛羅等人回到大都。壬午這天，在街頭刑場殺死王著、高和尚，都剁成肉醬，同時殺死張易。王著臨刑時大喊道："王著替國家除掉壞人，今天死了，日後一定會有爲我記叙這件事的人。"

阿合馬死了，世祖還没有透徹瞭解他的邪惡，指示中書省不要審訊他的妻和子。待到詢問孛羅，完全瞭解了他的罪惡，纔大怒説："王著殺死他，確實正確啊。"於是命令挖開阿合馬的墳墓、劈開棺木，陳尸在通玄門外，讓狗吃。百官和平民百姓，涌來圍觀稱快。阿合馬的兒子和侄子都依法處死，没收他的家屬和財産輸入官府。阿合馬的妾中有個叫引住的，没收她的儲藏物資時，在櫃中搜到兩張製好了的人皮，兩耳都

"詛咒時，置神座其上，應驗甚速"。又以絹二幅，畫甲騎數重，圍守一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内向，如擊刺之爲者。畫者陳其姓。又有曹震圭者，嘗推算阿合馬所生年月。王臺判者，妄引圖讖。皆言涉不軌。事聞，敕剥四人者皮以徇。

在，一個太監專管這櫃門的鎖鑰，審訊她，也不知人皮是什麽人的，她衹説"求神加害於人時，將神座放在人皮上，應驗非常快"。又用二幅綢子，畫幾層披甲騎馬的士兵，圍守一座張幕而成的宫殿，士兵都緊拉弓弦、挺起鋼刀向包圍圈内指着，如同擊刺的行動。作畫的人姓陳。又有個叫曹震圭的，曾經推算過阿合馬出生的年月。叫王臺判的，妄引圖讖之語。他們的言詞都涉及圖謀不軌。事情奏聞後，皇上命令剥掉四人的皮用來示衆。

盧世榮

盧世榮，大名人也。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榷茶運使，後以罪廢。阿合馬死，朝廷之臣諱言財利事，皆無以副世祖裕國足民之意。有桑哥者，薦世榮有才術，謂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世祖召見，奏對稱旨。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丑，召中書省官與世榮廷辨，論所當爲之事，右丞相和禮霍孫等守正不撓，爲强詞所勝，與右丞麥术丁，參政張雄飛、温迪罕皆罷，復起安童爲右丞相，以世榮爲右丞，而左丞史樞，參政不魯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參議中書省事拜降，皆世榮所薦也。

世榮既驟被顯用，即日奉旨中書整治鈔法，遍行中外，官吏奉法不虔者，加以罪。翌日，同右丞相安童奏："竊見老幼疾病之民，衣食不給，行乞於市，非盛世所宜見。宜官給衣糧，委各路正官提舉其事。"又奏懷孟竹園、江湖魚課，及襄淮屯田事。越三日，安童奏："世榮所陳數事，乞詔示天下。"世祖曰："除給丐者衣食外，并依所陳。"乃下詔云："金銀係民間通行之物，自立平準庫，禁百姓私相買賣，今後聽民間從便交易。懷孟諸路竹貨，係百姓栽植，有司拘

盧世榮是大名人。阿合馬專權時期，世榮用賄賂進身，當上了江西榷茶運使，後來因罪革職。阿合馬死後，朝廷的大臣忌諱談論生財謀利的事情，都没有好的政見來迎合世祖富國裕民的意願。有個叫桑哥的，舉薦世榮有才術，説他能挽救鈔法的失誤，增加課税的數額，對上可以使國家富裕，對下不損害百姓。世祖召見他，奏言應對符合世祖的心意。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丑這天，召集中書省官員與世榮進行宫廷辯論，争論朝廷所應該辦的事情，右丞相和禮霍孫等人堅守正道而不屈服，被强詞奪理所戰勝，他與右丞麥术丁，參政張雄飛、温迪罕都被免職，又起用安童爲右丞相，任用世榮爲右丞，而左丞史樞，參政不魯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參議中書省事拜降，都是世榮舉薦的。

世榮已經迅速地被安排到顯要位置，當天承受皇上旨意到中書省整治鈔法，在中央與地方普遍推行，官吏奉行鈔法不虔誠的，扣上罪名治罪。第二天，他同右丞相安童上奏："私下見到老幼生病的百姓，衣食不足，沿街乞討，這不是興旺時期所該見到的。應由官方發給衣服和糧食，委派各路正官管理這事。"又奏懷孟地區的竹園、江湖魚税，及襄淮地區的屯田事務。過了三天，安童上奏："世榮所陳述的幾件事，請發詔書通告全國。"世祖説："除了發給乞丐衣食的事以外，其餘都依照他陳述的辦。"於是下詔書説："金銀是民間流行的物品，自從設立平準庫後，禁止百姓私下互相買賣，今後聽任民間隨便

禁發賣，使民重困，又致南北竹貨不通；今罷各處竹監，從民貨賣收稅。江湖魚課，已有定例，長流采捕，貧民恃以爲生，所在拘禁，今後聽民采用。軍國事務往來，全資站驛，馬價近增，又令各户供使臣飲食，以致疲弊，今後除驛馬外，其餘官爲支給。"

交易。懷孟各路的竹類資源，是百姓栽種的，有關衙署限制禁止采伐出售，使得民衆十分貧困，又導致南方北方竹貨運銷不暢；現在撤銷各處竹貨監督管理機構，隨着民間銷貨收稅。江湖魚税，已有定規，大河中的捕撈，貧民依靠它維持生活，以往處處限制禁止，今後聽任民衆捕撈。軍事國事的往來，全靠驛站的馬匹，馬價近來上漲，又命令各個驛户供應使臣的飲食，以致驛户困苦貧窮，今後除驛馬以外，其餘開支由官府支付。"

既而中書省又奏："鹽每引十五兩，國家未嘗多取，欲便民食。今官豪詭名罔利，停貨待價，至一引賣八十貫，京師亦百二十貫，貧者多不得食。議以二百萬引給商，一百萬引散諸路，立常平鹽局，或販者增價，官平其直以售，庶民用給，而國計亦得。"世祖從之。

其後不久中書省又呈奏："食鹽每引價十五兩銀子，國家未曾多收盈利，想方便百姓食用。如今官吏豪强巧立名目獲取利潤，囤積貨物等待漲價，發展到一引賣八十貫，京城也賣一百二十貫，窮人多數吃不到鹽。商議將二百萬引給商人，一百萬引分配到各路，設立常平鹽局，有的販運商人抬價時，官府壓他的價格銷售，或許能使百姓消費得到滿足，而國家在經濟上也有收益。"世祖依從了。

世榮居中書未十日，御史中丞崔彧言其不可爲相，大忤旨，下彧吏按問，罷職。世榮言："京師富豪户釀酒酤賣，價高味薄，且課不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明年正月壬午，世祖御香殿，世榮奏："臣言天下歲課鈔九十三萬二千六百錠之外，臣更經畫，不取於民，裁抑權勢所侵，可增三百萬錠。初未行下，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世祖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奏："古有榷酤之法，今宜立四品提舉司，以領天下之課，歲可得鈔千四百四十錠。自王文統誅後，鈔法虛弊，爲今之計，莫若依漢、唐故事，括銅鑄至元錢，及製綾券，與鈔參行。"因以所織綾券上之。世祖曰："便益之事，當速行之。"

世榮在中書省當官不滿十天，御史中丞崔彧説他不能當丞相，這話與皇上的旨意嚴重抵觸，將崔彧下獄，審查訊問，革職。世榮説："京城的大富户釀酒出賣，價高味淡，而且課税又不按時繳納，應當一律查禁停辦，由官府自家銷售。"第二年正月壬午這天，世祖到香殿，世榮奏道："臣説過，全國每年税款紙幣九十三萬二千六百錠以外，臣再籌劃，不從百姓那裏收取，而削減并阻塞有權有勢之人的侵占，可增收三百萬錠。起初還没有施行，而朝廷内外已經在非議，我請求同御史臺對面議論於陛下之前，再施行。"世祖説："不必這樣了，你衹管説吧。"世榮奏道："古來就有專賣酒的法律，現在應設立四品官階的提舉司，來主管全國的酒税，每年可收入紙幣一千四百四十錠。自王文統被殺以後，鈔法虛弱無力，當今的打算，不如依照漢朝、唐朝舊例，搜求銅材鑄造至元錢幣，和印製綾券，與紙鈔互相參雜流通。"於是將所織的綾券呈上。世祖説："有利的事，應迅速實行。"

又奏："於泉、杭二州立市舶都

世榮又奏："在泉州、杭州設立市舶都轉運

轉運司，造船給本，令人商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没其財，半給告者。今國家雖有常平倉，實無所畜。臣將不費一錢，但盡禁權勢所擅産鐵之所，官立爐鼓鑄爲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鹽課，糴粟積於倉，待貴時糶之，必能使物價恒賤，而獲厚利。國家雖立平準，然無曉規運者，以致鈔法虚弊，諸物踊貴。宜令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其月息，以貸貧民，如此，則貸者衆，而本且不失。又，隨朝官吏增俸，州郡未至，可於各都立市易司，領諸牙儈人，計商人物貨，四十分取一，以十爲率，四給牙儈，六爲官吏俸。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等路，以官錢買幣帛易羊馬於北方，選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角酥酪等物，十分爲率，官取其八，二與牧者。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曰：“汝先言數事皆善，固當速行。此事亦善，祖宗時亦欲行之而不果，朕當思之。”世榮因奏曰：“臣之行事，多爲人所怨，後必有譖臣者，臣實懼焉，請先言之。”世祖曰：“汝言皆是，惟欲人無言者，安有是理。汝無防朕，飲食起居間可自爲防。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也，彼奸僞者則不愛耳。汝之職分既定，其無以一二人從行，亦當謹衛門户。”遂諭丞相安童增其從人，其爲帝所倚眷如此。

司，造船給本錢，叫人經商販賣，盈利官方得十分之七，商人得十分之三。禁止私人航海走私，扣留他先期所積蓄的珍寶貨物，官方買下；隱藏的，允許告發，没收他的財貨，分一半給告發的人。當今國家雖然設有常平倉，實際上没有積蓄的東西。臣將不花費一個錢，但能全部禁止有權有勢的人所占有的産鐵場所，官府建爐煉鐵，製成鐵器出售，用所得的盈利加上常平鹽税，買進粟穀囤積在倉中，等到漲價時賣出，必定能使物價常年低廉，而獲得厚利。國家雖然設立了平準機構，然而没有通曉規劃轉運的人，以致鈔法虚弱無力，各類物價猛漲。應該命令各路建立平準周急庫，使它的月息輕微，用來借給貧民，這樣，則借款的人多，而本金又不受損失。又，隨着朝廷官吏增加薪金，州郡官吏没有跟上，可在各都設立市易司，管理介紹買賣爲業的牙儈，計算商人貨物的銷售量，收取四十分之一的佣金，再用十做比率，十分之四給牙儈，十分之六作爲官吏的薪金。國家用兵力取得了政權，不憑藉糧餉，衹憑藉羊和馬，應在上都、隆興等路，用官方貨幣購買貨物到北方去交换羊和馬，挑選蒙古人飼養它，收取它的皮毛筋角酥酪等産品，以十分爲比率，官方得十分之八，那十分之二給牧民。馬用來備戰，羊用來充當賜品。”世祖説：“你先説的幾件事都好，定應迅速實行。這件事也好，祖宗時也想辦而没有辦成，朕當考慮考慮。”世榮接着奏道：“臣的作爲，有許多被人怨恨，日後必定會有誣陷臣的人，臣實在害怕，請允許先作説明。”世祖説：“你説的都對，若想别人没有議論，哪有這個道理？你不要防備朕，吃飯睡覺時應自己作好防備。跑得快的狗，狐狸不愛它，主人難道不愛它？你所辦的事，朕自然喜歡，那些奸邪僞詐的人就不喜歡了！你的職責已經定了，一定不要僅用一二個人陪同出進，也應當謹慎地守好門户。”於是通知丞相安童增加他的隨從人員，他被皇上依靠器重到這種程度。

又十有餘日，中書省請罷行御史臺，其所隸按察司隸内臺。又請隨行省所在立行樞密院。世祖曰：“行院

又過了十多天，中書省呈請撤銷行御史臺，它所管轄的按察司改屬中央御史臺管轄。又呈請伴隨行省所在地設立行樞密院。世祖説：“設行

之事，前日已議，由阿合馬任智自私，欲其子忽辛行省兼兵柄而止。汝今行之，於事爲宜。”明日，奏升六部爲二品。又奏令按察司總各路錢穀，擇幹濟者用之，其刑名事上御史臺，錢穀由部申省。世祖曰：“汝與老臣共議，然後行之可也。”

樞密院的事情，往日已經議過，因爲阿合馬運用心機自謀私利，想讓他的兒子忽辛擔任行省長官兼掌兵權而中止。你現在來辦這事，是合適的。”第二天，奏請將吏、户、禮、兵、刑、工六部升爲二品級的機關。又奏請命令按察司總管各路的錢和穀，選擇辦事熟練的人充任，刑獄方面的事情上報御史臺，錢穀方面的事情由户部申報中書省。世祖説：“你與老臣們共同商議，然後執行就可以了。”

二月辛酉，御史臺奏：“中書省請罷行臺，改按察爲提刑轉運司，俾兼錢穀。臣等竊惟：初置行臺時，朝廷老臣集議，以爲有益，今無所損，不可輒罷。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請右丞相復與朝廷老臣集議。”得旨如所請。壬戌，御史臺奏：“前奉旨，令臣等議罷行臺及兼轉運事。世榮言按察司所任，皆長才舉職之人，可兼錢穀。而廷臣皆以爲不可，彼所取人，臣不敢止，惟言行臺不可罷者，衆議皆然。”世祖曰：“世榮以爲何如？”奏曰：“欲罷之耳。”世祖曰：“其依世榮言。”

二月辛酉這天，御史臺上奏：“中書省請求撤銷行御史臺，改按察司爲提刑轉運司，使它兼管錢穀。臣等私下認爲：起初設置行臺時，朝廷老臣集會商議，認爲有益，現在也没有害處，不應即時撤銷。况且按察司兼管轉運事務，那麽糾察彈劾的職能就廢棄了。請右丞相再與朝廷的老臣們集會商議。”得到皇上的答覆同奏請的内容一致。壬戌這天，御史臺奏道：“前次奉聖上旨意，令臣等討論撤銷行臺和按察司兼管轉運的事情。世榮説按察司所任用的人，都是才能高、會辦事的人，可以兼管錢穀。而朝廷大臣都認爲不行，他所選用的人，臣不敢阻攔，衹是説行臺不能撤銷，衆人都這樣議論。”世祖説：“世榮認爲怎麽樣？”奏道：“想撤銷行臺而已。”世祖説：“還是依照世榮説的辦。”

中書省奏立規措所，秩五品，所司官吏，以善賈者爲之。世祖曰：“此何職？”世榮對曰：“規畫錢穀者。”遂從之。又奏：“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日皆在阿合馬之門，今籍録以爲污濫，此豈可盡廢。臣欲擇其通才可用者，然懼有言臣用罪人。”世祖曰：“何必言此，可用者用之。”遂以前河間轉運使張弘綱、撒都丁、不魯合散、孫桓，并爲河間、山東等路都轉運鹽使。其他擢用者甚衆。

中書省奏請設立規措所，級别定爲五品，所領屬的官吏，用善於經商的人充任。世祖説：“這機構的職能是什麽？”世榮答道：“規劃錢穀。”就同意了。又奏：“全國能謀劃轉運錢穀的人，往日都在阿合馬的門下，如今將他們登記造册，認爲是污濁越軌的人，這些人哪能全部廢棄？我想挑選其中才能出衆可以任用的人，然而懼怕有人説我起用罪人。”世祖説：“何必説這個問題，可用的就任用他。”就將先前的河間轉運使張弘綱、撒都丁、不魯合散、孫桓，一同任命爲河間、山東等路的都轉運鹽使。其他被提拔任用的人很多。

世榮既以利自任，懼怨之者衆，乃以九事説世祖詔天下：其一，免民間包銀三年；其二，官吏俸免民間帶

世榮已經把謀利當作自己的任務，害怕憤恨他的人多起來，於是用九件事勸説世祖發詔書通告全國：其一，免除民間包銀三年；其二，官吏

納；其三，免大都地稅；其四，江淮民失業貧困、鬻妻子以自給者，所在官爲收贖，使爲良民；其五，逃移復業者，免其差稅；其六，鄉民造醋者，免收課；其七，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課，減免一分；其八，添支内外官吏俸五分；其九，定百官考課升擢之法。大抵欲以釋怨要譽而已，世祖悉從之。

的薪俸免除民間連帶繳納；其三，免除大都的地稅；其四，江淮地區民衆中失業貧困的人、賣妻賣子來養活自己的人，當地官府出錢收容或贖買，使他們的妻和子由奴隸變成自由民；其五，手工業者逃亡後又重新開業的，免除他的差役和賦稅；其六，鄉民釀醋的，免收課稅；其七，江南地主收取佃户租課，減免十分之一；其八，朝廷内外官吏的薪俸增付十分之五；其九，制定各級各類官吏考核政績、升官晋級的規章。大概是想用這些辦法來消除怨憤而求得名譽罷了，世祖全都依從了。

既而又奏："立真定、濟南、江淮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運使司，以治課程，仍立條例，禁諸司不得追攝管課官吏，及遣人輒至辦課處沮擾，按察司不得檢察文卷。"又奏："大都酒課，日用米千石，以天下之衆比京師，當居三分之二，酒課亦當日用米二千石。今各路但總計日用米三百六十石而已，其奸欺盗隱如此，安可不禁。臣等已責各官增舊課二十倍，後有不如數者，重其罪。"皆從之。

過了不久世榮又奏："設立真定、濟南、江淮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運使司，以整頓税率和秩序，訂立條款，禁止各官署追捕管課的官吏，不得隨意到辦課地點干擾，按察司不得檢察辦課文卷。"又奏："大都的酒稅，槽坊每天用米一千石，用全國的衆多槽坊與大都作比較，全國當占三分之二，酒税的納税對象也應當是每天用米二千石。現在各路僅總計每天用米三百六十石而已，他們奸狡欺瞞到這種程度，怎能不禁止。我們已經責令各官署增加税收，是舊課定額的二十倍，今後有不按數上交的，從重治罪。"世祖都依從了。

三月庚子，世榮奏以宣德、王好禮并爲浙西道宣慰使。世祖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奏："彼入狀中書，能歲辦鈔七十五萬錠，是以令往。"從之。四月，世榮奏曰："臣伏蒙聖眷，事皆委臣。臣愚以爲今日之事，如數萬頃田，昔無田之者，草生其間。臣今創田之，已耕者有焉，未耕者有焉，或纔播種，或既生苗，然不令人守之，爲物蹂踐，則可惜也。方今丞相安童，督臣所行，是守田者也。然不假之以力，則田者亦徒勞耳。守田者假之力矣，而天不雨，則亦終無成。所謂天雨者，陛下與臣添力是也。惟陛下憐臣。"世祖曰："朕知之矣。"令奏行事之目，皆從之。

三月庚子這天，世榮奏請將宣德、王好禮一同任命爲浙西道宣慰使。世祖說："宣德，許多人説他壞。"世榮奏道："他向中書省呈文，能每年徵收紙鈔七十五萬錠，因此任命他去。"世祖同意了。四月，世榮奏道："臣承蒙皇上的器重，事情都委托臣辦理。臣認爲今天的事情，就像幾萬頃土地，往日没有耕種它的人，野草生在中間。臣如今率先開墾它，有的已經翻耕，有的没有翻耕，有的纔播種，有的已生苗，然而若不派人守護，被牲畜踐踏，那就可惜了。當今丞相安童，督察臣所辦的事，這是守田的人。然而若不藉助守田人的力量，那麽種田的人也是白白辛勞了。若已藉助守田人的力量了，而天不下雨，則到頭來也没有收成。所説的老天降雨，是陛下給臣添力的意思。希望陛下憐惜臣。"世祖說："朕知道了。"指示世榮奏上辦事的綱要，都依照辦

理。

世榮居中書纔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虚位也。左司郎中周戭與世榮稍不合，坐以廢格詔旨，奏而殺之，朝中凛凛。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章劾之，大概言其“苛刻誅求，爲國斂怨，將見民間凋耗，天下空虚。考其所行與所言者，已不相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弊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賤，今百物愈貴；始言課程增至三百萬錠，不取於民，今迫脅諸路，勒令如數虚認而已；始言令民快樂，今所爲無非擾民之事。若不早爲更張，待其自敗，正猶蠹雖除而木已病矣”。世祖時在上都，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以其狀聞，世祖始大悟，即日遣唆都八都兒、秃剌帖木兒等還大都，命安童集諸司官吏、老臣、儒士，及知民間事者，同世榮聽天祥彈文，仍令世榮、天祥同赴上都。

世榮在中書省當官纔幾個月，倚仗着委任官員的特許權力，任意行事而無顧忌，把丞相看成像虚設的職位。左司郎中周戭與世榮稍微意見不合，就用擱置詔令、拒不執行爲治罪理由，奏請皇上而將他殺掉，朝廷中人人心寒膽戰。監察御史陳天祥呈上奏章彈劾他，大概是説他“苛刻地徵索財物，爲國家集聚了怨恨，將出現民間經濟衰敗虧損，國家財貨空虚。考察他所做的與所説的，已經不相符：起初他説能使鈔法恢復到像從前那樣，如今弊害比從前更加嚴重；起初他説能使各類貨物自然降價，如今各類貨物更加昂貴；起初他説將税收增加到三百萬錠，不向百姓索取，如今他威逼各路，勒令按下達數目虚認了事；起初他説使百姓生活愉快，如今他所幹的没有不是騷擾百姓的事情。若不早作换人的打算，等待他自行衰敗，那正像蛀蟲雖然除掉但樹木已經失去生機了。”世祖當時在上都，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將這份呈文報告世祖知道，世祖纔徹底醒悟，當天派唆都八都兒、秃剌帖木兒等人回到大都，命令安童召集各衙署官吏、老臣、儒士，以及瞭解民間情况的人，同世榮一道聽取天祥的彈劾奏章，接着命令世榮、天祥一同前往上都。

壬戌，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郭佑，侍御史白秃剌帖木兒，參政撒的迷失等，以世榮所伏罪狀奏曰：“不白丞相安童，支鈔二十萬錠。擅升六部爲二品。效李璮令急遞鋪用紅青白三色囊轉行文字。不與樞密院議，調三行省萬二千人置濟州，委漕運使陳柔爲萬户管領。以沙全代萬户甯玉戍浙西吴江。用阿合馬黨人潘傑、馮珪爲杭、鄂二行省參政，宣德爲杭州宣慰，餘分布中外者衆。以鈔虚，閉回易庫，民間昏鈔不可行。罷白酵課。立野麵、木植、磁器、桑棗、煤炭、匹段、青果、油坊諸牙行。調出縣官鈔八十六萬餘錠。”丞相安童言：“世榮昔奏，能不取於民歲辦鈔三百

壬戌這天，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郭佑，侍御史白秃剌帖木兒，參政撒的迷失等人，根據世榮所承認的罪狀奏道：“不禀告丞相安童，支用紙鈔二十萬錠。擅自將六部升爲二品官階。仿效李璮指使驛路上的急遞鋪用紅、青、白三色布袋轉運文件。不同樞密院商議，調動三個行省的一萬二千人安置在濟州，委任漕運使陳柔爲萬户管領。用沙全代替萬户甯玉鎮守浙西吴江。用阿合馬的同夥潘傑、馮珪爲杭州、鄂州二行省的參政，宣德爲杭州宣慰使，其餘分布在中央和地方的黨羽很多。因經費空虚，關閉回易庫，民間的破舊紙鈔不能流通。停收白酒麯的課税。設立野麵、木柱、瓷器、桑棗、煤炭、布匹、水果、油坊等各種貿易貨棧。調出朝廷的紙鈔八十六萬餘錠。”丞相安童説：“世榮往日奏稱：可以不向民衆索取，每年理財獲鈔三百萬錠，使鈔的價值恢

萬錠，令鈔復實，諸物悉賤，民得休息，數月即有成效。今已四閱月，所行不符所言，錢穀出者多於所入，引用憸人，紊亂選法。”翰林學士趙孟傳等，亦以爲“世榮初以財賦自任，當時人情不敢預料，將謂别有方術，可以增益國用。及今觀之，不過如御史所言。更張之機，正在今日。若復恣其所行，爲害非細”。

復，各類物品全都廉價，民衆得到恢復生産活力的機會，幾個月就有成效。現已經歷了四個多月，所幹的與所説的不符，錢穀撥出的比收進的要多，推薦運用奸邪小人，使量才授官的制度發生混亂。”翰林學士趙孟傳等人也認爲：“世榮起初憑藉治理財税而自信，那時人們的心理不敢預料，會説他另有高招，可以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到現在看來，不過像御史陳天祥所説那樣。换人的時機，正在今天。若又放任他的所作所爲不管，則爲害不小了。”

阿剌帖木兒同天祥等與世榮對於世祖前，一一款伏。遣忽都帶兒傳旨中書省，命丞相安童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更者更之，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處。遂下世榮于獄。十一月乙未，世祖問忽剌出曰：“汝於盧世榮有何言？”對曰：“近漢人新居中書者，言世榮款伏，罪無遺者，獄已竟矣，猶日養之，徒費廩食。”有旨誅世榮，刲其肉以食禽獺。

阿剌帖木兒同陳天祥等人與盧世榮在世祖前對質，世榮一一服罪。世祖派忽都帶兒傳令到中書省，命令丞相安童與各位老臣商議，世榮所辦的事，當停辦的就停辦，當改辦的就改辦，他所選用的人中間確實無罪的，朕自己處置。就將世榮關進牢房。十一月乙未這天，世祖問忽剌出説：“你對盧世榮有什麽意見要説？”答道：“近來漢人中剛進中書省做官的，説世榮服罪，罪證齊全，案子已經完結了，還每天供養他，白白耗費倉庫的糧食。”於是世祖降旨殺掉世榮，割他的肉喂了飛鳥、水獺。

桑哥

桑哥，膽巴國師之弟子也。能通諸國言語，故嘗爲西蕃譯史。爲人狡黠豪横，好言財利事，世祖喜之。及後貴幸，乃諱言師事膽巴而背之。至元中，擢爲總制院使。總制院者，掌浮圖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御史臺嘗欲以章閭爲按察使，世祖曰：“此人桑哥嘗言之。”及盧世榮見用，亦由桑哥之薦。中書省嘗令李留判者市油，桑哥自請得其錢市之，司徒和禮霍孫謂非汝所宜爲，桑哥不服，至與相毆，且謂之曰：“與其使漢人侵盗，曷若與僧寺及官府營利息乎？”乃以油萬斤與之。桑哥後以所營息錢進，和禮霍孫曰：“我初不悟此也。”一日，桑哥在世祖前論和雇和買事，因語及此，世祖益喜，始有大任之意。

桑哥是膽巴國師的弟子。能通曉各國語言，所以曾經擔任西蕃譯史。他爲人狡詐强横，喜歡談論生財謀利的事情，世祖喜歡他。待到以後地位顯貴、皇上寵愛他時，就迴避談從師於膽巴的事而背離了他。至元年間，提拔他爲總制院使。總制院是掌管佛教僧徒、兼理吐蕃事務的官署。御史臺曾想用章閭當按察使，世祖説：“這人桑哥曾經談到過他。”到了盧世榮被起用，也是由於桑哥的推薦。中書省曾指使叫李留判的人買油，桑哥出面請求得到這筆錢去買油，司徒和禮霍孫對他説這不是你所應幹的，桑哥不服，發展到同他毆打，并且對他説：“與其讓漢人侵占盗用，還不如給僧人寺廟及官府營利獲息呢？”就將買上萬斤油的差事給桑哥了。桑哥後來將經營所得的利錢向和禮霍孫進獻，和禮霍孫説：“起初我没領悟到這一點。”一天，桑哥在世祖面前談論官府出錢雇用勞力和官府發放貸款農民在夏

嘗有旨令桑哥具省臣姓名以進，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

秋用農產品償還本息的事，就談到這件事，世祖更加歡喜，開始產生委托重任的想法。世祖曾有旨意，命令桑哥抄寫中書省臣僚的姓名呈上，朝廷中若有設置機構、官員升降的事情，都讓桑哥知道。

二十四年閏二月，復置尚書省，遂以桑哥與鐵木兒爲平章政事。詔告天下，改行中書省爲行尚書省，六部爲尚書六部。三月，更定鈔法，頒行至元寶鈔於天下，中統鈔通行如故。桑哥嘗奉旨檢核中書省事，凡校出虧欠鈔四千七百七十錠，昏鈔一千三百四十五錠，平章麥术丁即自伏，參政楊居寬微自辯，以爲實掌銓選，錢穀非所專。桑哥令左右拳其面，因問曰："既典選事，果無黜陟失當者乎?"尋亦引服。參議伯降以下，凡鉤考違惰耗失等事，及參議王巨濟嘗言新鈔不便忤旨，各款伏。遣參政忻都奏聞，世祖令丞相安童與桑哥共議，且諭："毋令麥术丁等他日得以脅問誣伏爲辭，此輩固狡獪人也。"

至元二十四年閏二月，又設置尚書省，就任用桑哥和鐵木兒爲平章政事。發詔書通告全國，改行中書省爲行尚書省，中書省的六部改爲尚書省的六部。三月，更改鈔法完畢，向全國頒行至元寶鈔，中統鈔依舊通行。桑哥曾奉旨檢查考核中書省事務，共核對出虧欠紙鈔四千七百七十錠，破舊紙鈔一千三百四十五錠，平章麥术丁當即自己承認，參政楊居寬稍微自作辯解，認爲自己是掌管選拔官吏的，經濟事務不是他的特定職能。桑哥指使隨從人員拳擊他的面部，於是問道："既然掌管選拔人才事務，果真没有降職升官不當的嗎?"不久楊居寬也認罪了。參議伯降以下人員，凡有鉤探考核情況、辦事違章懶惰、財物損耗流失等行爲的，以及參議王巨濟曾說至元新鈔不方便而抵觸聖旨，各都服罪。桑哥派參政忻都呈奏報告，世祖命令丞相安童與桑哥共同商議，并且指示："不要使麥术丁等人日後能有拿威脅審問含冤服罪作藉口的機會，這一夥本來就是狡猾的人。"

數日，桑哥又奏："鞫中書參政郭佑，多所逋負，尸位不言，以疾爲托。臣謂中書之務，隳惰如此，汝力不能及，何不告之蒙古大臣，故毆辱之，今已款服。"世祖命窮詰之。佑與居寬後皆棄市，人咸冤焉。臺吏王良弼，嘗與人議尚書省政事，又言："尚書鉤校中書，不遺餘力，他日我曹得發尚書奸利，其誅籍無難。"桑哥聞之，捕良弼至，與中書臺院札魯忽赤鞫問，款服，謂此曹誹謗，不誅無以懲後。遂誅良弼，籍其家。有吳德者，嘗爲江寧縣達魯花赤，求仕不遂，私與人非議時政，又言："尚書今日核正中書之弊，他日復爲中書所

幾天後，桑哥又上奏："審訊中書省參政郭佑，得知拖欠税款的人很多，他身居官位而不理事不發言，用患病爲托辭。臣對他說中書省的政務敗壞到這種程度，既然你的能力達不到，爲什麼不將情況報告蒙古大臣呢？所以臣毆打羞辱了他，現在他已經服罪。"世祖命令追問到底。郭佑與楊居寬後來都被殺陳尸街頭，人們都認爲他們死得冤枉。諫官王良弼，曾同别人議論尚書省的政事，又說："尚書省查核中書省，竭盡全力，日後我們這班人若有揭發尚書省奸邪營利的機會，大概殺人和没收財産都不困難。"桑哥聽到這話，將王良弼捕來，同中書省、御史臺的斷事官一道審訊，良弼服罪。桑哥說這幫人搞誹謗，不殺則無法懲治後來的人。就殺死良弼，没收他的家産。有個叫吳德的，曾經當過江寧縣達魯花

核，汝獨不死也耶。”或以告桑哥，亟捕德按問，殺之，没其妻子入官。

赤，求官不成，私下與别人責難當時的政事，又説：“尚書省現在審核糾正中書省的弊病，日後又被中書省審核，你難道不死嗎？”有人將這番話告訴桑哥，桑哥迅速逮捕吴德審訊，殺死他，將他的妻子兒女没收爲官奴。

桑哥嘗奏以沙不丁遥授江淮行省左丞，烏馬兒爲參政，依前領泉府、市舶兩司，拜降福建行省平章。既得旨，乃言於世祖曰：“臣前言，凡任省臣與行省官，并與丞相安童共議。今奏用沙不丁、烏馬兒等，適丞相還大都，不及通議，臣恐有以前奏爲言者。”世祖曰：“安童不在，朕，若主也。朕已允行，有言者，其令朕前言之。”

桑哥曾經奏請任用沙不丁爲挂名不到職的江淮行省左丞，烏馬兒爲參政，依照先例主管泉府司、市舶司，拜降爲福建行省平章。已經得到皇上的旨意，就對世祖説道：“臣以前説過，凡是任命中書省的官員和地方的行省官員，都要與丞相安童共同商議。現在奏請任用沙不丁、烏馬兒等人，恰巧丞相回大都去了，來不及聯係商量，臣擔心有人拿先前的奏章作話柄。”世祖説：“安童不在朝廷，朕是你的主人嘛！朕已經允許你辦，有責難的人，還是叫他到朕面前來説吧。”

時江南行臺與行省，并無文移，事無巨細，必咨内臺呈省聞奏。桑哥以其往復稽留誤事，宜如内臺例，分呈各省。又言：“按察司文案，宜從各路民官檢核，遞相糾舉。且自太祖時有旨，凡臨官事者互相覺察，此故事也。”從之。

那時江南行御史臺與行中書省，都没有公文往來，事情不論大小，都必須徵求御史臺的意見再呈報中書省，再奏與皇上知道。桑哥認爲這種程序往返拖延誤事，應按御史臺的例規，分别呈報中書省或尚書省。又説：“按察司的文書，應由各路的户部官員檢查考核，互相交换糾察舉報。况且自從太祖時就有聖旨，凡是登臨官位辦事的互相觀察，這是從前的舊例。”世祖依從了。

十月乙酉，世祖遣諭旨翰林諸臣：“以丞相領尚書省，漢、唐有此制否？”咸對曰：“有之。”翌日，左丞葉李以翰林、集賢諸臣所對奏之，且言：“前省官不能行者，平章桑哥能之，宜爲右丞相。”制曰“可”。遂以桑哥爲尚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進階金紫光禄大夫。於是桑哥奏以平章鐵木兒代其位，右丞阿剌渾撒里升平章政事，葉李遷右丞，參政馬紹升左丞。

十月乙酉這天，世祖下達旨意給翰林院各位臣僚：“用丞相來主管尚書省，漢朝、唐朝有這種制度嗎？”都回答説：“有。”第二天，左丞葉李將翰林院、集賢院各位臣僚的回答上奏，并説：“從前尚書省官員不能辦的事情，平章桑哥能够辦到，他適合擔任右丞相。”皇上下詔令説“可以。”就任用桑哥爲尚書省右丞相，兼總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進階爲金紫光禄大夫。這時候，桑哥奏請任用平章鐵木兒代替他的職位，右丞阿剌渾撒里升爲平章政事，葉李升爲右丞，參政馬紹升爲左丞。

十一月，桑哥言：“臣前以諸道宣慰司及路府州縣官吏，稽緩誤事，奉旨遣人遍笞責之。今真定宣慰使速哥、南京宣慰使答失蠻，皆勳賢舊臣之子，宜取聖裁。”敕罷其任。明年

十一月，桑哥説：“臣在前些時候因各道的宣慰司及路府州縣的官吏拖延誤事，就遵循陛下的意見派人逐個鞭打斥責他們。現在有真定宣慰使速哥、南京宣慰使答失蠻，他們都是有功勛又賢能的舊臣的子弟，應聽從陛下的裁處意見。”

正月，以甘肅行尚書省參政鐵木哥無心任事，又不與協力，奏乞牙帶代之。未幾，又以江西行尚書省平章政事忽都鐵木兒不職，奏而罷之。兵部尚書忽都答兒不勤其職，桑哥毆罷之而後奏，世祖曰："若此等不罷，汝事何由得行也。"萬億庫有舊牌縧七千餘條，桑哥言歲久則腐，宜析而他用。賜諸王出伯銀二萬五千兩、幣帛萬匹，載以官驢，至則并以爲賜。桑哥言："不若以驢載玉而回。"世祖甚然之。其欲以小利結知如此。

漕運司達魯花赤怯來，未嘗巡察沿河諸倉，致盜詐腐敗者多，桑哥議以兵部侍郎塔察兒代之。自立尚書省，凡倉庫諸司，無不鈎考，先摘委六部官，復以爲不專，乃置徵理司，以治財穀之當追者。時桑哥以理算爲事，毫分縷析，入倉庫者，無不破産，及當更代，人皆棄家而避之。十月，桑哥奏："湖廣行省錢穀，已責平章要束木自首償矣。外省欺盜必多，乞以參政忻都、户部尚書王巨濟、參議尚書省事阿散、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何榮祖、札魯忽赤禿忽魯、泉府司卿李佑、奉御吉丁、監察御史戎益、僉樞密院事崔彧、尚書省斷事官燕真、刑部尚書安祐、監察御史伯顔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每省各二人，特給印章與之。省部官既去，事不可廢，擬選人爲代，聽食元俸。理算之間，宜給兵以備使令，且以爲衛。"世祖皆從之。

當是時天下騷然，江淮尤甚，而諂佞之徒，方且諷都民史吉等爲桑哥立石頌德，世祖聞之曰："民欲立則

皇上命令撤銷對他們的任命。第二年正月，因甘肅行尚書省參政鐵木哥没有用心履行職責，又不與同僚們協力共事，呈請用乞牙帶代替他。没過多久，又因江西行尚書省平章政事忽都鐵木兒不履行職責，上奏而罷免了他。兵部尚書忽都答兒不勤奮履行職責，桑哥毆打并罷免他，然後奏聞，世祖説："如果這種人不罷官，你的政令怎麽能够推行呢？"萬億庫有舊匾牌上的絲縧七千多條，桑哥説時間長了就會腐朽，應當拆散而作其他用途。賞賜給諸王出伯的銀子二萬五千兩、絲織品萬匹，用官府的驢子載運，到了封地則一齊作爲賞賜品。桑哥説："不如用驢子載運玉石回來。"世祖非常同意。桑哥就是這樣想用小利赢得主子的好感。

漕運司達魯花赤怯來，未曾巡察沿河的各個糧倉，致使糧食被盜竊詐取腐爛的很多，桑哥提議用兵部侍郎塔察兒代替他。自從設立尚書省，凡倉庫的各個職能機構，没有不被探察考核的，先選派六部官員負責，又以辦事不專爲由，設置徵理司，來懲治在財穀方面應該受到追究的人。當時桑哥把清理財務當作中心工作，一絲一毫仔細分析，進入倉庫工作的人，没有不破産的，等到該换人時，人們都棄家出走來逃避。十月，桑哥呈奏："湖廣行省的錢穀，已經責令平章要束木自行投案償還了。其他行省欺詐盜用的一定很多，請求任用參政忻都、户部尚書王巨濟、參議尚書省事阿散、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何榮祖、斷事官禿忽魯、泉府司卿李佑、奉御吉丁、監察御史戎益、樞密院僉事崔彧、尚書省斷事官燕真、刑部尚書安祐、監察御史伯顔等十二人，清理核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每省各二人，特給印章與他們。省部的官員已經離京，事務又不能停辦，打算選人作代理，代理期間享受原來的薪俸。財務清理核算期間，應調兵而作聽候差遣的準備，并且用它作防衛。"世祖都依從了。

正在這時全國動亂不安，江淮尤其劇烈，而善於吹捧奉承的人，正要婉言勸説京城百姓史吉等人替桑哥立碑頌德，世祖聽到這事後説："民

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於是翰林製文，題曰《王公輔政之碑》。桑哥又以總制院所統西蕃諸宣慰司，軍民財穀，事體甚重，宜有以崇異之，奏改爲宣政院，秩從一品，用三臺銀印。世祖問所用何人，對曰：“臣與脱因。”於是命桑哥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兼宣政使，領功德使司事，脱因同爲使。世祖嘗召桑哥謂曰：“朕以葉李言，更至元鈔，所用者法，所貴者信，汝無以楮視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識之。”

衆想立就立，就把這事告訴桑哥，讓他高興。”於是翰林院起草碑文，題目叫《王公輔政之碑》。桑哥又用總制院所管轄的西蕃各宣慰司在軍政、民政、財政等方面任務很重爲藉口，認爲應采取措施使它崇高特別，奏請改總制院爲宣政院，級别爲從一品，使用與中臺、憲臺、外臺同等的銀質印章。世祖問用誰做宣政院長官，桑哥答道：“臣和脱因。”於是任命桑哥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省右丞相的身份，兼任宣政院使，領功德使司事務，脱因同樣爲宣政院使。世祖曾經召見桑哥，對他説：“我采納了葉李的主張，更换至元鈔，所使用的是法律手段，所珍重的是社會信譽，你不要以紙幣看待它，它的價值不能喪失，你應該牢記。”

二十六年，桑哥請鉤考甘肅行尚書省，及益都淄萊淘金總管府，僉省趙仁榮、總管明里等，皆以罪罷。世祖幸上都，桑哥言：“去歲陛下幸上都，臣日視内帑諸庫，今歲欲乘小輿以行，人必竊議。”世祖曰：“聽人議之，汝乘之可也。”桑哥又奏：“近委省臣檢責左右司文簿，凡經監察御史稽照者，遺逸尚多。自今當令監察御史即省部稽照，書姓名於卷末，苟有遺逸，易於歸罪。仍命侍御史堅童視之，失則連坐。”世祖從之，乃笞監察御史四人。是後監察御史赴省部者，掾令史與之抗禮，但遣小吏持文簿置案而去，監察御史遍閲之，而臺綱廢矣。參政忻都既去，尋召赴闕。以户部尚書王巨濟專任理算，江淮省左丞相忙兀帶總之。

至元二十六年，桑哥請求考核甘肅行尚書省，以及益都淄萊淘金總管府，僉省趙仁榮、總管明里等人，都因有罪而被罷免。世祖巡視上都，桑哥説：“去年陛下親臨上都，我每天視察内府貯藏金帛的各庫，今年想乘小車行動，人們必定會私下議論。”世祖説：“聽任别人去議論吧，你乘車可以。”桑哥又奏：“近來委派尚書省官員，檢索左右司文簿，凡經過監察御史考核勘對的，遺漏散失的還很多。從現在起，應命令監察御史立即到省部考核勘對，書寫姓名在卷末，若有遺漏散失，容易劃定罪責。依然命令侍御史堅童審察這事，若有失誤則株連治罪。”世祖依從了，就鞭打監察御史四人。從這以後，監察御史到省部去的，下屬官吏與他們對等行禮，僅派小吏拿文簿放在書案上就離開了，監察御史逐頁閲覽，而御史臺的執法章程實際上被廢棄了。參政忻都已經離任，不久召回都城。任用户部尚書王巨濟專管財務清理事務，江淮省左丞相忙兀帶統管財務監督。

閏十月，桑哥輔政碑成，樹于省前，樓覆其上而丹雘之。桑哥言：“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恒不償所出，以往歲計之，不足者餘百萬錠。自尚書省鉤考天下財穀，賴陛下福，以所徵補之，未嘗斂及百姓。臣恐自今難

閏十月，桑哥輔政碑建成，立在尚書省前，樓閣覆蓋在碑上而用紅漆塗抹。桑哥説：“國家經常性費用的開支已經很多，每年的收入常常不能抵補支出，以往年來結算，不足部分在百萬錠以上。自尚書省考核全國財穀以來，仰仗陛下洪福，用徵收的税款補充，未曾搜刮到百姓。臣擔

用此法矣。何則？倉庫可徵者少，而盜者亦鮮矣，臣憂之。臣愚以爲鹽課每引今直中統鈔三十貫，宜增爲一錠；茶每引今直五貫，宜增爲十貫；酒醋税課，江南宜增額十萬錠，内地五萬錠。協濟户十八萬，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輸半賦，聞其力已完，宜增爲全賦。如此，則國用庶可支，臣等免於罪矣。”世祖曰：“如所議行之。”

心從現在起難用這種辦法了。爲什麽呢？倉庫可徵進的東西少，因而被盜的東西也少，臣很擔憂。臣認爲鹽税每引現值中統鈔三十貫，當增加到一錠纔合適；茶税每引現值五貫，當增到十貫纔合適；酒醋税課，江南當增加十萬錠，内地增加五萬錠爲宜。協濟户有十八萬户，自入籍至今十三年，衹向官府輸送賦税的一半，聽説他們的能力已經具備，應增爲全賦。這樣，國家的開支或許有錢可以支付，臣等可免於獲罪了。”世祖説：“按照所商議的辦吧。”

桑哥既專政，凡銓調内外官，皆由於己，而其宣敕，尚由中書，桑哥以爲言，世祖乃命自今宣敕并付尚書省。由是以刑爵爲貨而販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脱，求爵者得，綱紀大壞，人心駭愕。

桑哥已經專權執政，凡選拔調動朝廷内外的官吏，都要經過他，而發布詔令，還是經過中書省，桑哥對這種分工有意見，世祖傳令從現在起發布詔令都交付尚書省。因此那些把刑罰、官位當作商品而販賣的人，都走進他的門庭，投入高價而買所想買的東西。高價投入，則當受刑的也能解脱，求爵的得爵，國家的法律制度嚴重被破壞，人心驚怕。

二十八年春，世祖畋於漷北，也里審班及也先帖木兒、徹里等，劾奏桑哥專權黷貨。時不忽木出使，三遣人趣召之至，覲於行殿，世祖以問，不忽木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即誣以他罪而殺之。今百姓失業，盗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留守賀伯顔，亦嘗爲世祖陳其奸欺。久而言者益衆，世祖始决意誅之。

至元二十八年春，世祖在漷河以北打獵，也里審班和也先帖木兒、徹里等人，上奏揭發桑哥獨斷專行、貪污受賄的罪行。那時不忽木受命外出，世祖三次派人去召唤他回來，在臨時住所召見，世祖問這些事，不忽木答道：“桑哥阻塞陛下的耳朵，蒙蔽陛下的眼睛，擾亂國家政務，有揭露他的人，他就用其他罪名誣陷而後殺掉。現在百姓失業，盗賊涌起，招致動亂就在早晚之間，若不趕快殺掉他，恐怕會成爲陛下的心病。”留守賀伯顔，也曾向世祖陳述桑哥的奸邪欺詐。時間長了，説話的人更多了，世祖纔决心殺掉桑哥。

二月壬午，世祖諭大夫月兒魯曰：“屢聞桑哥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又嘗捶撻御史，其所罪者何事，當與辨之。”桑哥等持御史李渠等已刷文卷至，令侍御史杜思敬等勘驗辨論，往復數四，桑哥等辭屈。明日，帝駐蹕大口，復召御史臺暨中書、尚書兩省官辨論。尚書省執卷奏曰：“前浙西按察使只必，因監燒鈔受贓

二月壬午，世祖曉諭大夫月兒魯説：“多次聽説桑哥阻礙和壓制御史臺的執法監督，堵塞發表意見的人的口，又曾經棒打御史，他們的犯罪事實是什麽？應當給他們辨别清楚。”桑哥等人拿着御史李渠等人已經復查過的獄訟案卷來到漷北，世祖命令侍御史杜思敬等人勘驗辯論，反復答辯四次，桑哥等人言詞窮盡。第二天，世祖暫駐大口，再次召見御史臺及中書省、尚書省官員辯論。尚書省官員拿着文卷奏道：“前任浙西按

至千錠，嘗檄臺徵之，二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盡在卷中，今尚書省拆卷持對，其弊可見。”速古兒赤闍里抱卷至前奏曰：“用朱印以封紙縫者，防欺弊也。若輩爲宰相，乃拆卷破印與人辨，是教吏爲奸，當治其罪。”世祖是之。責御史臺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其奸贓暴著非一，汝臺臣難云不知。”中丞趙國輔對曰：“知之。”世祖曰：“知而不劾，自當何罪？”思敬等對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數日不决。大夫月兒魯奏：“臺臣久任者當斥罷，新者存之。”乃仆桑哥輔政碑，下獄究問。至七月，乃伏誅。

察使只必，因監督燒毀破舊紙幣接受贓款達千錠，曾經呈文要求御史臺查證，擱置二年不報請處理。”杜思敬説：“發文的先後次序，全在卷中，現在尚書省拆卷拿出核對，可見其中有弊。”內府掌衣官闍里抱着文卷到世祖前奏道：“用紅印來封住紙縫，是爲了防止欺詐破壞。他們這幫人當宰相，竟然拆卷破印同別人辯論，這是教唆官吏幹壞事，應該治他們的罪。”世祖認爲這話很對。責備御史臺官員道：“桑哥幹壞事，從始到終有四年，他奸邪貪贓暴露明顯不衹一次，你們諫官很難説不知道。”中丞趙國輔答道：“知道。”世祖説：“知道又不揭發，自己應當承擔什麼罪責？”思敬等人答道：“奪去官職，追回俸禄，任憑陛下怎麽裁處。”幾天没作處理决定。大夫月兒魯奏道：“諫官中任職時間長的應當驅逐免職，新上任的留着。”於是推倒桑哥輔政碑，將桑哥下獄審訊。到了七月，纔受死刑。

平章要束木者，桑哥之妻黨，在湖廣時，正月朔日，百官會行省，朝服以俟。要束木召至其家，受賀畢，方詣省望闕，賀如常儀。又陰召卜者有不軌言。至是，中書列其罪以聞，世祖命械致湖廣，即其省戮之。

平章要束木，是桑哥妻的族人，在湖廣時，正月初一，衆多官員在行省衙中聚齊，穿着朝服等待朝賀。要束木通知他們到家中，接受賀拜完畢，纔到行省衙署遥望朝廷叩拜，如往常禮儀。又暗中召見卜卦的人，有圖謀不軌的言論。到這時，中書省列舉他的罪行而向皇上報告，世祖下令給他加上刑具押到湖廣，就在該省殺掉。

鐵木迭兒

鐵木迭兒者，木兒火赤之子也。嘗逮事世祖。成宗大德間，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武宗即位，爲宣徽使。至大元年，由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拜雲南行省左丞相。居二載，擅離職赴闕，尚書省奏，奉旨詰問，尋以皇太后旨，得貸罪還職。明年正月，武宗崩，仁宗在東宫，以丞相三寶奴等變亂舊章，誅之。用完澤及李孟爲中書平章政事，鋭欲更張庶務。而皇太后在興聖宫，已有旨，召鐵木迭兒爲中書右丞相。逾月，仁宗即位，因遂相之。及幸上都，命鐵木迭兒留守大都，平章完澤等奏：“故事，

鐵木迭兒是木兒火赤的兒子。曾趕上事奉世祖。成宗大德年間，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武宗即位，爲宣徽使。至大元年，由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拜授雲南行省左丞相。當官二年，他擅自離職趕往朝廷，尚書省向皇上報告，奉皇上旨意向他查問，不久因皇太后下達旨意，纔能够免罪復職。第二年正月，武宗死了，仁宗當時還是太子，因丞相三寶奴等人攪亂舊有制度，把他們殺掉。任用完澤和李孟爲中書省平章政事，急切謀劃改革各項政務。然而皇太后在興聖宫，已有旨意，召入鐵木迭兒任中書省右丞相。過了一個月，仁宗即位，於是就任他爲丞相。待到仁宗巡視上都，就命令鐵木迭兒留守大都，平章完澤等人上奏：“按照舊例，丞相留守京城的時候，

丞相留治京師者，出入得張蓋。今右丞相鐵木迭兒大都居守，時方盛暑，請得張蓋如故事。”許之。是年冬，制贈鐵木迭兒曾祖唆海翊運宣力保大功臣、太尉，謚武烈；祖不憐吉帶推誠保德定遠功臣、太尉，謚忠武；父木兒火赤推忠佐理同德功臣、太師，謚忠貞：并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歸德王。

出進宮廷車上應張起篷蓋。現在右丞相鐵木迭兒駐守大都，正是酷暑季節，請允許像舊例那樣張起篷蓋。”仁宗允許了。這年冬天，皇上命令贈鐵木迭兒的曾祖父唆海爲翊運宣力保大功臣、太尉，謚號武烈；祖父不憐吉帶爲推誠保德定遠功臣、太尉，謚號忠武；父親木兒火赤爲推忠佐理同德功臣、太師，謚號忠貞：兼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歸德王。

皇慶元年三月，鐵木迭兒奏："臣誤蒙聖恩，擢任中書，年衰且病，雖未能深達政體，思竭忠力，以圖報效，事有創行，敢不自勉，前省弊政，方與更新。欽惟列聖相承，混一區宇，日有萬幾，若非整飭，恐致解弛。繼今朝夕視事，左右司六部官有不盡心者，當論决，再不悛者，黜勿叙，其有托故僥倖他職者，亦不叙。”仁宗是其言。既而以病去職。

皇慶元年三月，鐵木迭兒呈奏："臣誤蒙皇上恩澤，升任中書省右丞相，現在年老有病，雖然没能深刻通曉施政要領，但想竭盡忠心和力量，而圖謀報效，事業又在開創和進行之中，我敢不自行勉勵？以前中書省的弊政，如今正在予以更新。恭敬地想：列聖相繼承傳，統一疆域，每天有上萬件機要事務，若不是整頓治理，恐怕會導致鬆懈。延續至今陛下日夜治理國事，左司右司、六部官員若有不盡心的，應當議論評决，再不改悔的，降職革職而不准再用，如有藉故想僥幸獲得其他職位的，也不許再用。”仁宗肯定了他的意見。不久因病離職。

延祐改元，丞相哈散奏："臣非世勛族姓，幸逢陛下爲宰相，如丞相鐵木迭兒，練達政體，且嘗監修國史，乞授其印，俾領翰林國史院，軍國重務，悉令議之。”仁宗曰："然。卿其啓諸皇太后。與之印，大事必使預聞。”遂拜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録軍國重事。居數月，復拜中書右丞相，合散爲左丞相。鐵木迭兒奏："蒙陛下憐臣，復擢爲首相，依阿不言，誠負聖眷。比聞内侍隔越奏旨者衆，倘非禁止，致治實難。請敕諸司，自今中書政務，毋輒干預。又往時富民，往諸蕃商販，率獲厚利，商者益衆，中國物輕，蕃貨反重。今請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事，發舟十綱，給牒以往，歸則征税如制；私往者，没其貨。又，經用不給，苟不預

改用延祐年號後，丞相哈散呈奏："臣不是世代功臣族姓的成員，幸運地遇上陛下而當了宰相，而丞相鐵木迭兒，對施政的要領老練通達，并且曾經監修國史，請授給他官印，使他統率翰林兼國史院，凡軍國大事，都傳喚他來商議。”仁宗説："對。你還是禀告皇太后。給他官印，大事一定使他參預聞知。”就拜授鐵木迭兒爲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録軍國重事。任職幾個月，又任命他爲中書省右丞相，合散爲左丞相。鐵木迭兒呈奏："承蒙陛下憐惜臣，又提拔臣爲首相，衹是説些曲意逢迎的話，確實辜負了陛下的器重。近來聽説宦官中阻隔奏章上呈和越權下達聖旨的人很多，假若不加禁止，要想達到太平盛世確實很難。請告誡各個官署，從現在起，中書省的政務，不要經常干預。又，往日富裕之民，到蕃國去經商販運，都能獲得豐厚的利潤，經商的人就更多，中原貨價格低廉，外來貨反而昂貴。現在請求任用江浙右丞曹立兼管這事，發

爲規畫，必至愆誤。臣等集諸老議，皆謂動鈔本，則鈔法愈虛；加賦稅，則毒流黎庶；增課額，則比國初已倍五十矣。惟預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庶可以足今歲之用。又，江南田糧，往歲雖嘗經理，多未核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事嚴限格、信罪賞，令田主手實頃畝狀入官，諸王、駙馬、學校、寺觀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貴戚勢家，毋得沮撓。請敕臺臣協力以成，則國用足矣。”仁宗皆從之。尋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右爲甚，致贛民蔡五九作亂寧都，南方騷動，遠近驚懼，乃罷其事。

給船舶一百艘，授給文書纔能出海，返回後就按章徵稅；私自出外販運的，没收他的財貨。又，正常費用不能供給，假若不預先作出規劃，必然導致失誤。臣等召集各位老臣計議，都説若要動用紙鈔的準備金，那麼紙鈔的信用兑换就更加空虚；若增加賦税，則禍害傳布到百姓；若增加課税定額，則與開國初期相比已高出五十倍了。衹有預購山東、河間運使手中的來年運銷官鹽的證書，及各個冶煉場的鐵貨，纔可以用它的營利充實今年的費用。又，江南的田租，往年雖然曾作過經營治理，但多數没有核實。可從江浙、江東、江西開始，應先做好嚴限標準、信守賞罰的工作，命令田主拿着土地證書進入官府接受檢查，對諸王、駙馬、學校、寺廟也命令他們這樣做；仍然禁止豪門隱瞞民田，皇室的外戚和有權勢的家族，不得阻撓。請命令諫官協力完成這事，那麼國家的經費就充足了。”仁宗都依從了。不久派遣使臣分赴各行省，清查田畝、增收課税，殘酷迅猛地騷擾，要算江右最厲害，致使贛州百姓蔡五九在寧都作亂，南方騷動，遠近的民衆驚惶恐懼，就停止了這事。

明年，鐵木迭兒奏：“天下庶務，雖統於中書，而舊制，省臣亦分領之。請以錢帛、鈔法、刑名，委平章李孟、左丞阿卜海牙、參政趙世延等領之。其糧儲、選法、造作、驛傳，委平章張驢、右丞蕭拜住、參政曹從革等領之。”得旨如所請。七月，詔諭中外，命右丞相鐵木迭兒總宣政院事。十月，進位太師。十一月，大宗正府奏：“累朝舊制，凡議重刑，必決於蒙古大臣，今宜聽於太師右丞相。”從之。

第二年，鐵木迭兒呈奏：“全國的各類政務，雖然由中書省統轄，而先前的體制，是省中臣僚分工管理。請將財貨、鈔法、刑獄，委任平章李孟、左丞阿卜海牙、參政趙世延等人主管。而糧儲、選法、造作、驛傳，委任平章張驢、右丞蕭拜住、參政曹從革等人主管。”得到的旨意同請示的内容一致。七月，發布詔書通告中央與地方，任命右丞相鐵木迭兒總管宣政院事務。十月，升爲太師。十一月，大宗正府呈奏：“按歷朝舊有規定，凡議定重刑，必須由蒙古大臣決定，現在應聽從太師右丞相。”皇上依從了。

鐵木迭兒既再入中書，居首相，怙勢貪虐，凶穢滋甚。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爲中書右丞，尋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楊朵兒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己任。上都富人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

鐵木迭兒已再次進入中書省，處在首相位置，仗勢貪婪暴虐，凶惡污濁至極。在這時蕭拜住由御史中丞改任中書省右丞，不久拜授平章政事，對他稍能牽制。而楊朵兒只由侍御史改任中書省中丞，他憤然地把糾正鐵木迭兒的罪過作爲自己的責任。上都富人張弼殺了人被關進監牢，

奴脅留守賀伯顔，使出之，伯顔持正不可撓。而朵兒只已廉得丞相所受張弼賂有顯徵，乃與拜住及伯顔奏之："内外監察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鐵木迭兒桀黠奸貪，陰賊險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讋朝野，凡可以誣陷善人、要功利己者，靡所不至。取晉王田千餘畝、興教寺後壖園地三十畝、衛兵牧地二十餘畝。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合兒班答使人鈔十四萬貫，寶珠玉帶氍毹幣帛又計鈔十餘萬貫。受杭州永興寺僧章自福賂金一百五十兩。取殺人囚張弼鈔五萬貫。且既已位極人臣，又領宣政院事，以其子八里吉思爲之使。諸子無功於國，盡居貴顯。縱家奴陵虐官府，爲害百端。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亡，己乃恬然略無省悔。私家之富，又在阿合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已久，咸願車裂斬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顯戮，以示天下，庶使後之爲臣者，知所警戒。"奏既上，仁宗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仁宗不樂者數日，又恐誠出皇太后意，不忍重傷咈之，乃僅罷其相位而已。

鐵木迭兒派家奴威脅留守賀伯顔，使他放出張弼，伯顔堅持原則不可屈服。而朵兒只已查訪到鐵木迭兒收受張弼賄賂的明顯迹象，就同拜住和伯顔參奏他："内臺外臺的監察御史共四十多人，一同揭發鐵木迭兒凶暴狡詐奸邪貪婪，陰險狠毒，瞞上騙下，敗壞政務坑害百姓，布置爪牙，威嚇朝廷内外，凡是可以誣陷好人、請功利己的事，他没有不幹的。他奪取晉王的農田一千多畝、興教寺後的空餘園地三十畝、衛兵的牧地二十多畝。他偷來郊廟作祭祀供品用的馬匹宰殺吃掉。他收受諸王合兒班答派人送來的紙幣十四萬貫，寶珠玉帶地毯財貨又折合紙幣十餘萬貫。收受杭州永興寺僧人章自福賄賂的黄金一百五十兩。索取殺人犯張弼紙幣五萬貫。况且他的地位已經在臣僚的頂峰，又兼管宣政院事務，任用他的兒子八里吉思爲宣政院使。各個兒子對國家没有功勞，全處在高貴顯赫的官位。他放縱家奴侵害官府，幹了許許多多的壞事。致使陰陽二氣不和諧，山崩地震，災害與奇特現象多次出現，百姓逃離家園，而他自己仍安然自得毫無反省和悔改。他私人家中的財富，又比阿合馬、桑哥還要多。全國民衆對他痛恨怨憤已經很久了，都希望將他車裂斬首，而使人心歡快。如蒙早日明正處决，曉告全國，可使將來做臣子的人，知道警惕鑒戒。"奏章呈上後，仁宗大怒，下詔逮捕問罪，鐵木迭兒藏在興聖宫的宦官家中，執法機關不能去捕。仁宗煩悶了幾天，又恐怕隱藏他確實是出於皇太后的旨意，因而不忍心重傷違拗她，於是僅僅罷免鐵木迭兒的宰相而已。

鐵木迭兒家居未逾年，又起爲太子太師，中外聞之，莫不驚駭。參政趙世延爲御史中丞，率諸御史論其不法數十事，而内外御史論其不可輔導東宫者，又四十餘人。然以皇太后故，終不能明正其罪。

鐵木迭兒在家閑居没過一年，又起用爲太子太師，朝廷内外聽到這事，没有不驚恐的。參政趙世延爲御史中丞，率領各位御史議論他的不法之罪幾十件，而内臺御史和外臺御史中説他不能輔導太子的，又有四十多人。然而因皇太后的緣故，終究不能明白懲治他的罪惡。

明年正月辛丑，仁宗崩。越四日，鐵木迭兒以皇太后旨，復入中書爲右丞相。又逾月，英宗猶在東宫，鐵木迭兒宣太后旨，召蕭拜住與朵兒

第二年正月辛丑這天，仁宗崩。過了四天，鐵木迭兒憑着皇太后的旨意，又進入中書省當右丞相。又過了一月，英宗還在東宫，鐵木迭兒公布皇太后的旨意，傳唤蕭拜住和朵兒只到徽政

只至徽政院，與徽政院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令伏罪。即起入奏，遽稱旨，執二人棄市。是日，白晝晦冥，都人恟懼。

院，他與徽政院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交錯審問他們，指責他們以前違背太后旨意，要他們認罪。他立即起身入宮上奏，又急忙宣告聖旨，捆綁二人，棄尸街頭。這天，白日昏暗，大都市民震驚恐懼。

英宗將行即位禮，鐵木迭兒恒病足，中書省啓："祖宗以來，皇帝登極，中書率百官稱賀，班首惟上所命。"英宗曰："其以鐵木迭兒爲之。"既即位，鐵木迭兒即奏委平章王毅、右丞高昉等徵理在京倉庫所貯糧，虧七十八萬石，責償於倉官及監臨出內者。所貢幣帛紕繆者，責償於本處官吏之董其事者。仍立程嚴督，違者杖之。五月，英宗在上都，鐵木迭兒嫉留守賀伯顏素不附己，乃奏其以便服迎詔爲不敬，下五府雜治，竟殺之。都民爲之流涕。

英宗即將舉行登基典禮，鐵木迭兒常患脚病，中書省稟報："祖宗以來，皇帝登位，中書率領各類官員頌揚拜賀，班首任憑陛下委任。"英宗説："還是用鐵木迭兒擔任吧。"已經登位，鐵木迭兒立即奏請委任平章王毅、右丞高昉等人驗證清理在大都倉庫所貯存的糧食，結果虧損七十八萬石，責令倉官及臨場監督糧食出入的人員賠償。進貢的財貨發生差錯的，責令本處官吏中監管這件事的人賠償。於是訂立章程嚴加監督，違反的人遭受杖刑。五月，英宗在上都，鐵木迭兒嫉恨留守使賀伯顏向來不依附自己，就上奏説他穿便服迎接詔書是對皇上的不恭敬，投到五個衙門去治罪，終於殺掉他。大都的市民爲賀伯顏流淚。

趙世延時爲四川行省平章政事，鐵木迭兒怒其昔嘗論己，方入相時，即從東宫啓英宗遣人逮捕之。世延未至，鐵木迭兒使諷世延，啖以美官，令告引同時異己者，世延不肯從。至是，坐以違詔不敬，令法司窮治，請置極刑。英宗曰："彼罪在赦前，所宜釋免。"鐵木迭兒對曰："昔世延與省臺諸人謀害老臣，請究其姓名。"英宗曰："事皆在赦前矣，又焉用問。"後數日，又奏世延當處死罪，又不允。有司承望風旨，鍛煉欲使自裁，世延終無所屈，賴英宗素聞其忠良，得免於死。

趙世延當時是四川行省平章政事，鐵木迭兒惱怒他以前曾給自己定罪，剛當丞相時，就從東宫啓稟英宗派人逮捕他。世延沒來，鐵木迭兒就派人委婉勸説世延，用高官厚禄利誘，指示他告發同時與鐵木迭兒作對的人，世延不願依從。到這時，鐵木迭兒就用違抗詔令不敬皇上的罪名定罪，命令執法機關徹底查處，請求皇上處以死刑。英宗説："他犯的罪是在大赦之前，以解脱寬免爲宜。"鐵木迭兒答道："往日世延與中書省和御史臺的一些人謀害老臣，請求追查他們的姓名。"英宗説："事情都發生在大赦之前，又哪用得上查問?"過了幾天，鐵木迭兒又上奏説世延當處死罪，英宗又不允許。有關部門猜測風旨，便羅織罪名想使世延自殺，世延終究没有屈服的表現，幸賴英宗早就聽説他是忠臣良吏，纔免於一死。

鐵木迭兒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英宗覺其所譖毁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悦其所爲，乃任拜住爲左丞相，委以心腹。鐵木

鐵木迭兒依仗他有權勢、受寵愛，乘機任意殘害他人，就連瞪瞪眼的小私怨，也没有不加報復的。英宗覺察到他所誣陷誹謗的人，都是先帝的舊臣，更加不滿意他的所作所爲，於是委任拜

迭兒漸見疏外，以疾死于家。御史蓋繼元、宋翼，言其上負國恩，下失民望，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毁所立碑，追奪其官爵及封贈制書，籍没其家。

住爲左丞相，將機要大事委托給他。鐵木迭兒漸漸被疏遠，因病死在家中。御史蓋繼元、宋翼，説他對上辜負了國家的恩澤，對下失去了民衆期望，活着時逃脱了明正的處决，死後仍留有餘罪。皇上就命令毁掉爲他所立的石碑，追繳他的官爵和封贈詔令，没收他的家産。

子班丹，知樞密院事，尋以贓敗，不叙；鎖南，嘗爲治書侍御史，其後鐵失弑英宗，鎖南以逆黨伏誅。

子班丹，知樞密院事，不久因貪贓敗露，不再按級進用；鎖南，曾任治書侍御史，以後鐵失刺殺英宗，鎖南以逆黨的罪名被殺。

哈麻

哈麻字士廉，康里人。父禿魯，母爲寧宗乳母，禿魯以故封冀國公，加太尉，階金紫光禄大夫。哈麻與其弟雪雪，早備宿衛，順帝深眷寵之。而哈麻有口才，尤爲帝所褻幸，累遷官爲殿中侍御史。雪雪累官集賢學士。帝每即内殿與哈麻以雙陸爲戲，一日，哈麻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噀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爲比。

哈麻字士廉，康里人。父親禿魯，母親是寧宗的奶媽，因這個緣故禿魯被封爲冀國公，加封太尉，官階金紫光禄大夫。哈麻與他的弟弟雪雪，早年充當宫廷警衛，順帝非常器重寵愛他們。而哈麻有口才，尤其被順帝親近，多次升官，當上殿中侍御史。雪雪歷任集賢院學士。順帝常常在内殿與哈麻用雙陸做游戲，一天，哈麻穿着新衣在順帝身旁侍候，順帝正在喝茶，就向他的新衣噴茶。哈麻看了順帝一眼説："當天子的必須這樣做嗎?"順帝衹笑一笑罷了。他的被寵愛，没有人能與他相比。

由是哈麻聲勢日盛，自藩王戚里，皆遺賂之。尋以謀害脱脱，出貶南安，召入爲禮部尚書，俄遷同知樞密院事。至正初，脱脱爲丞相，其弟也先帖木兒爲御史大夫，哈麻日趨附其兄弟之門。會脱脱去相位，而别兒怯不花爲丞相，與脱脱有舊怨，頗欲中傷之，哈麻每於帝前力營護之，以故得免。

自這以後，哈麻的聲望威勢一天天大起來，從藩王到親戚鄰里，都賄賂財貨給他。不久因謀害脱脱，貶逐到南安，又召入朝廷任禮部尚書，隨即遷升爲同知樞密院事。至正初年，脱脱任丞相，他的弟弟也先帖木兒任御史大夫，哈麻日漸趨附到他們兄弟門下。正逢脱脱離開丞相職位，而别兒怯不花當上丞相，他與脱脱有舊仇，很想中傷脱脱，哈麻常常在順帝面前極力設法保護脱脱，因此脱脱纔能够免禍。

初，别兒怯不花與太平、韓嘉納、禿滿迭兒等十人，結爲兄弟，情好甚密。及别兒怯不花既罷，九年，太平爲左丞相，韓嘉納爲御史大夫，乃謀黜哈麻，諷監察御史斡勒海壽，列其罪惡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駝馬諸物；其大者，則設帳房於御幄之後，無君臣之分。又，恃以提調寧徽寺爲名，出入脱忽思皇后宫闈

起初，别兒怯不花與太平、韓嘉納、禿滿迭兒等十人，結爲兄弟，感情好，很親密。别兒怯不花被罷免後，至正九年，太平任左丞相，韓嘉納任御史大夫，就策劃將哈麻革職，他們委婉勸説監察御史斡勒海壽，列舉哈麻的罪惡呈奏揭發他：他的小罪是，接受宣讓王等人的駱駝、馬匹和各種財物；他的大罪是，在皇上的起居殿後設置卧房，没有君臣之間的等級界限。又，哈麻憑藉着總管寧徽寺的名義，出入脱忽思皇后宫中不

無間，犯分之罪尤大。寧徽寺者，掌脱忽思皇后錢糧，而脱忽思皇后，帝庶母也。哈麻知御史有所言，先已於帝前析其非罪，事皆太平、韓嘉納所摭拾。及韓嘉納以御史所言奏，帝大怒，斥弗納。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僅奪哈麻、雪雪官職，居之草地。而斡勒海壽爲陝西廉訪副使，於是太平罷爲翰林學士承旨，韓嘉納罷爲宣政使，尋出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有頃，脱忽思皇后泣訴帝，謂御史所劾哈麻事爲侵己，帝益怒，乃詔奪海壽官，屏歸田里，禁錮之。已而脱脱復爲丞相，也先帖木兒復爲御史大夫，而謫太平居陝西，而加韓嘉納以贓罪，杖流奴兒干以死。別兒怯不花既罷，猶出居般陽，而禿滿迭兒自中書右丞出爲四川右丞，亦誣以罪，追至中道殺之。已而哈麻復見召用，而脱脱兄弟尤德之。

避嫌隙，超越本分的罪過尤其嚴重。寧徽寺是掌管脱忽思皇后錢糧的機關，而脱忽思皇后，是順帝的庶母。哈麻知道斡勒海壽有話要説，就事先已在順帝面前分辯自己的作爲不能算犯罪，情況都是太平、韓嘉納搜集的。待到韓嘉納搬出斡勒海壽所説的事情上奏，順帝大怒，訓斥他，并不予聽取。第二天，奏章再次呈上，順帝迫不得已，僅僅免去哈麻和雪雪的官職，放逐到草原。而斡勒海壽調任陝西廉訪副使，因此太平降爲翰林學士承旨，韓嘉納降爲宣政使，不久出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過了不久，脱忽思皇后流着淚向順帝訴説，她説海壽揭發哈麻的事是在傷害自己，順帝更加惱怒，就傳令奪去海壽的官職，廢棄他，讓他返回故鄉，把他監禁起來。後來脱脱又當了丞相，也先帖木兒又當上御史大夫，而貶謫太平到陝西居住，對韓嘉納加上貪贓的罪名，杖刑後流放到奴兒干而死。別兒怯不花已經罷官，還流放到般陽，而禿滿迭兒由中書省右丞調任四川右丞，也誣陷他有罪，追趕到赴任中途殺掉他。後來哈麻又被召用，而脱脱兄弟更加感激他。

十二年八月，哈麻拜中書添設右丞。明年正月，正除右丞。時脱脱方信任汝中柏，由郎中爲參議中書，自平章政事以下，見其議事，皆唯唯而已。獨哈麻性剛决，與之論，數不合，汝中柏因譖哈麻於脱脱。八月，出哈麻爲宣政院使，又位居第三，哈麻由是深銜脱脱。

至正十二年八月，哈麻拜授中書省添設右丞。第二年正月，正式拜授右丞。當時脱脱正信任汝中柏，將他由郎中升爲參議中書省事，自平章政事以下的官員，見汝中柏議事，都唯唯諾諾而已。惟獨哈麻性情剛烈果斷，與他談論，多次意見不合，汝中柏因而向脱脱説哈麻的壞話。八月，調出哈麻任宣政院使，又位居第三，哈麻因此深深怨恨脱脱。

初，哈麻嘗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爲之，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故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八郎、答剌馬吉的、波迪哇兒禡等十人，俱號倚納。禿魯帖木兒性奸狡，帝愛之，言聽計從，亦薦西蕃僧伽璘真於帝。其僧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

起初，哈麻曾經暗中引薦西天僧人用運氣術來迎合順帝，順帝練習實踐，叫做演揲兒法。演揲兒，漢語叫做大喜樂。哈麻的妹夫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原先受順帝寵愛，與老的沙、八郎、答剌馬吉的、波迪哇兒禡等十人，都號稱倚納。禿魯帖木兒性情奸邪狡詐，順帝喜歡他，對他言聽計從，他也向順帝引薦西蕃僧人伽璘真。該僧會用秘密法，他對順帝説："陛下雖然處在擁有萬乘兵車的大國國君地位，擁有四海之内的財富，衹不過保有現世的生活而已。人活着能有多

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演揲兒，曰秘密，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蕃僧爲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爲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穢行，著聞于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以長，尤深疾禿魯帖木兒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

少年，應當接受這種秘密大喜樂的冥想妙理的基本訓練。”順帝又練習它，那方法也叫雙修法。叫演揲兒法也好，叫秘密法也好，都是房中術。順帝就下詔書任命西天僧爲司徒，西蕃僧爲大元國師。他們的門徒都選取良家女子，有時四人，有時三人侍奉他們，叫做供養。於是順帝每天按他們教的辦法行事，廣泛徵集女人，一味淫亂嬉戲取樂。又選擇宮女表演十六天魔舞。八郎是順帝的弟弟，他與他的所謂倚納那幫人，都在順帝身邊，相互戲弄，甚至男女裸體相處，稱他們的活動室爲皆即兀該，漢語叫做事事無礙。君臣發泄淫欲，而衆多僧人出入内宫，没有可以禁止的地方，他們醜惡的名聲和污穢的行爲，在朝廷之外傳聞很盛，即使是街巷的平民，也厭惡聽聞。皇太子的年齡一天天大起來，尤其深深痛恨禿魯帖木兒等人的作爲，想除掉他們而又不能辦到。

十四年秋，脱脱領大軍討高郵，哈麻乘間遂復入中書爲平章政事。脱脱之出師也，以汝中柏爲治書侍御史，俾輔也先帖木兒。汝中柏累言哈麻必當屏斥，不然必爲後患。而也先帖木兒不從。哈麻知之，恐終不自保，因訴於皇后奇氏曰：“皇太子既立，而册寶及郊廟之禮不行者，脱脱兄弟之意也。”皇后既頗信之，哈麻復與汪家奴之子桑哥實里、也先帖木兒之客明理明古，譖諸皇太子。會也先帖木兒移疾家居，於是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即承望哈麻風指，奏劾也先帖木兒罪惡，章凡三上，而帝始允，詔收御史臺印，令也先帖木兒出都門聽旨。而遂以知樞密院事汪家奴爲御史大夫。尋降詔數脱脱老師費財之罪，即軍中奪其兵柄，安置淮安。既而脱脱、也先帖木兒皆就貶逐以死，并籍其家貲人口，而以所籍也先帖木兒者賜哈麻。

至正十四年秋，脱脱率領大軍征討高郵，哈麻乘機就又進入中書省任平章政事。脱脱出兵，任用汝中柏爲治書侍御史，使他輔助也先帖木兒。汝中柏多次講到哈麻一定要排除掉，不然必定是日後的禍害。而也先帖木兒不依從。哈麻得知這事，擔心到頭來不能保全自己，因而向皇后奇氏訴説：“皇太子已經確立，而不舉行册封禮和郊廟禮，是脱脱兄弟二人的主意。”皇后已經很相信這種説法，哈麻又與汪家奴的兒子桑哥實里、也先帖木兒的門客明理明古，向皇太子説脱脱兄弟的壞話。正巧也先帖木兒上書稱病住在家中，因此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人立即順承哈麻的示意，上奏揭發也先帖木兒的罪惡，奏章共上呈三次，順帝纔表示應允，下達詔令收回御史臺的官印，命令也先帖木兒到都門之外聽旨。隨即任用樞密院知事汪家奴爲御史大夫。不久下達詔書責備脱脱使軍隊衰落耗費資財的罪行，就在前綫奪去他的兵權，安置在淮安。後來脱脱、也先帖木兒都遭貶逐而死去，又没收他們的家財和人口，而將没收也先帖木兒的那部分賞給哈麻。

十五年四月，雪雪由知樞密院事拜御史大夫。五月，哈麻遂拜中書左

至正十五年四月，雪雪由樞密院知事拜授御史大夫。五月，哈麻就拜授中書省左丞相，國家

丞相，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二人矣。

大權，全屬於他們兄弟二人了。

明年二月，哈麻既爲相，自以前所進蕃僧爲耻，告其父禿魯曰："我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將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趨於昏暗，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皇太子爲帝，則己必先見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爲老耶！"帝即與禿魯帖木兒謀去哈麻、雪雪，計已定，禿魯帖木兒走匿尼寺中。明日，帝遣使傳旨哈麻與雪雪，毋早入朝，其家居聽旨。

第二年二月，哈麻已經當上丞相，自己把從前進獻蕃僧的事當作耻辱，告訴他的父親禿魯說："我們兄弟位居宰相，應該用正道引導君王，如今禿魯帖木兒專門用淫穢之事迎合皇上，全國的士大夫必然會譏笑我，我將有什麽臉面見人呢？我將要除掉他。况且皇上一天天走向昏庸，怎麽能管理國家？現在皇太子年齡已大，比一般人聰明，不如立他當皇帝，而尊奉順帝爲太上皇。"哈麻的妹妹聽到這番話，回家告訴她的丈夫。禿魯帖木兒害怕皇太子當皇帝，則自己必定先被殺掉，就將這事報告順帝，但是不敢指責哈麻所說的淫穢之事，衹是說"哈麻說這是因爲陛下年老了。"順帝非常吃驚地說："我的頭髮没白，牙齒没掉，爲什麽就說我是老人呢？"順帝立即與禿魯帖木兒策劃除掉哈麻和雪雪，計策已定，禿魯帖木兒跑到尼姑庵中藏起來。第二天，順帝派使臣傳令給哈麻和雪雪，不要在清晨上朝，就在家中聽旨。

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劾奏哈麻與雪雪罪惡，帝曰："哈麻、雪雪兄弟二人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懿璘質班皇帝實同乳，可姑緩其罰，令其出征。"已而中書右丞相定住、平章政事桑哥失里，復糾劾哈麻、雪雪之罪不已，乃命其兄弟出城受詔，遂詔哈麻於惠州安置，雪雪於肇州安置。比行，俱杖死。哈麻既死，仍籍其家財，也先帖木兒所封之庫藏，其封識固未嘗啓也。哈麻兄弟寵幸方固，而一旦遽見廢外，人皆謂帝怒其譖害脱脱兄弟之故，而不知其罪蓋由於不軌。其兄弟之死，人無恤之者。

御史大夫搠思監，乘機上奏揭發哈麻和雪雪的罪惡，順帝說："哈麻、雪雪兄弟二人雖然有罪，然而侍奉我的時間很長，并且同我的弟弟懿璘質班皇帝是吃同一個人的奶長大的，可暫緩對他們處罰，命令他們離京遠行。"後來中書省右丞相定住、平章政事桑哥失里，又不停地舉報哈麻和雪雪的罪行，就命令他們兄弟出城接受詔令，於是下詔將哈麻安置在惠州，將雪雪安置在肇州。等到要出發的時候，都用棍棒打死。哈麻已死，就没收他家的財産，已被封存的也先帖木兒的庫中財物，那查封標志本來就未曾撕開。哈麻兄弟受皇上寵愛的基礎剛剛牢固，而突然之間就被廢棄外逐，人們都說是順帝惱怒他們陷害脱脱兄弟的緣故，而不知道他們被治罪是因爲圖謀不軌。他們兄弟的死，民衆中没有憐惜他們的。

搠思監

搠思監，怯烈氏，野先不花之孫，亦憐真之子也。早歲，性寬厚，簡言語，皆以遠大之器期之。泰定

搠思監，姓怯烈，是野先不花的孫子，亦憐真的兒子。早年，性情寬厚，言語簡約，都希望他成爲前程遠大的人才。泰定初年，他承襲了宫

初，襲長宿衛，爲必闍赤怯薛官。至順二年，除内八府宰相。元統初，出爲福建宣慰使都元帥。居三年，通達政治，威惠甚著。後至元三年，拜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國用所倚，海運爲重，是歲，搠思監被命督其役，措置有方，所漕米三百餘萬石，悉達京師，無耗折者。六年，擢湖北道肅政廉訪使，未行，改江浙行省右丞。福建鹽法久壞，詔搠思監往究其私鬻、盜鬻及出納之弊，至則悉廉得其利病，爲罷行之。

至正元年，改山東肅政廉訪使，尋召拜中政使。明年正月，除陝西行臺御史中丞。三月，復爲中政使。八月，調太府卿。四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尋升右丞。六年，遷御史中丞，遂除翰林學士承旨，俄復爲中丞。又由資政使遷宣徽使。九年，除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宗王國人咸稱其明果。尋復入中書爲右丞。十年正月，升平章政事，階光禄大夫。十一年十一月，拜御史大夫，進銀青榮禄大夫。十二年四月，復爲中書平章，從丞相脱脱平徐州有功。十三年，復拜御史大夫，尋又爲中書平章。

十四年九月，奉命率師討賊淮南，身先士卒，面中流矢不爲動。十五年，遷陝西行省平章，復召還，拜知樞密院事。俄復拜中書平章，兼大司農分司，提調大都留守司，及屯田事。一日，入侍，帝見其面有箭瘢，深嘆閔焉。進爲首平章。十六年，復遷御史大夫。四月，遂拜中書左丞相，明年五月，進右丞相。十八年，加太保，詔封其曾祖孛魯海爲雲王，祖也先不花爲瀛王，父亦憐真爲冀王。

是時，天下多故日已甚，外則軍

廷護衛軍的官職，當上了必闍赤怯薛官。至順二年，任内八府宰相。元統初年，出任福建宣慰使都元帥。爲官三年，通曉行政管理，罰和賞都很分明。後至元三年，授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國家開支所依靠的財源，海運是主要的。這年，搠思監被任命去督辦這事，他處置得法，由水道運輸的大米三百多萬石，全部到達京城，没有損耗虧蝕的。至元六年，升爲湖北道肅政廉訪使，没啓程，改任江浙行省右丞。福建鹽政管理長期混亂，命令搠思監前去查究私賣、盜賣和收付中的弊端，他到任後多方考察了鹽法的利弊，作出了停止執行的決斷。

至正元年，改任山東肅政廉訪使，不久召見他，授中政使。第二年正月，任陝西行御史臺中丞。三月，又任中政使。八月，調任太府卿。至正四年，授中書省參知政事，不久升任右丞相。至正六年，遷任御史中丞，授翰林學士承旨，不久又任御史中丞。又由資政使改任宣徽使。至正九年，授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皇室王爺和京城人士都稱贊他辦事精明果斷。不久又進入中書省任右丞。至正十年正月，升爲平章政事，官階光禄大夫。十一年十一月，授御史大夫，升爲銀青榮禄大夫。十二年四月，又任中書省平章，跟隨丞相脱脱平定徐州有功。十三年，又授御史大夫，不久又任中書省平章。

至正十四年九月，奉命率領軍隊到淮南討伐盜賊，衝鋒時走在士兵前面，臉部被飛箭射中也不動摇。十五年，遷陝西行省平章，又召回京城，授樞密院知事。不久又授中書省平章，兼大司農分司，處理大都留守司事務和屯田事務。有一天，搠思監入朝侍奉順帝，順帝見他臉上有塊箭傷的疤痕，深深地贊嘆和憐惜他。升他爲首平章。十六年，又升任御史大夫。四月，就拜授中書省左丞相，第二年五月，晋升右丞相。十八年，加封太保，下詔贈封他的曾祖父孛魯海爲雲王，祖父也先不花爲瀛王，父親亦憐真爲冀王。

這時，國家多事已一天天嚴重，對外則軍事

旅煩興，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用度不給；而帝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於是搠思監居相位久，無所匡救，而又公受賄賂，貪聲著聞，物議喧然。是年冬，監察御史燕赤不花，劾奏搠思監任用私人朵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僞鈔，事將敗，令朵列自殺以滅口。搠思監乃請謝事，解機務，詔止收其印綬。而御史答里麻失里、王彝言不已，帝終不聽也。會遼陽賊勢張甚，明年，遂起爲遼陽行省左丞相，未行。二十年三月，復拜中書右丞相，仍降詔諭天下。

時帝益厭政，而宦者資正院使朴不花，乘間用事爲奸利，搠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孛羅帖木兒、擴廓帖木兒各擁强兵于外，以權勢相軋，釁隙遂成。搠思監與朴不花黨於擴廓帖木兒，而誣孛羅帖木兒以非罪。二十四年三月，帝因下詔削奪其官爵，且命擴廓帖木兒以兵討之。而宗王不顏帖木兒、禿堅帖木兒等皆稱兵與孛羅帖木兒合，表言其無罪。於是帝爲降詔曰："自至正十一年妖賊竊發，屬嘗選命將相，分任乃職，視同心膂，凡厥庶政，悉以委之。豈期搠思監、朴不花夤緣爲奸，互相壅蔽，以致在外宣力之臣，因而解體；在內忠良之士，悉陷非辜。又復奮其私仇，誣構孛羅帖木兒、老的沙等同謀不軌。朕以信任之專，失於究察，遂調兵往討。孛羅帖木兒已嘗陳詞，而乃寢匿不行。今宗王不顏帖木兒等，仰畏明威，遠來控訴，以表其情，朕爲惻然興念，而搠思監、朴不花猶飾虛詞，簧惑朕聽。其以搠思監屏諸嶺北，朴不花竄之甘肅，以快衆憤。孛羅帖木

行動頻繁發生，邊境的形勢日漸緊迫；內部則庫存的財貨空虛，開支不能供應；而順帝正沉浸在娛樂之中，不爲政務憂慮。於是搠思監長期處在丞相地位，没采取糾正和補救的措施，而又公開收受賄賂，貪贓的名聲很大，衆人議論沸沸揚揚。這年冬，監察御史燕赤不花上奏揭發搠思監任用家臣朵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製假幣，事情將要暴露，他指使朵列自殺而消滅口實。搠思監就請求辭官，卸去機要事務，順帝下詔衹收回他的印綬。而御史答里麻失里、王彝仍說個不停，順帝終究没有聽從。正巧遼陽賊人的勢力擴展得很厲害，第二年，就起用搠思監爲遼陽行省左丞相，没有赴任。至正二十年三月，又拜授中書省右丞相，仍下達詔令通告全國。

那時順帝更加厭惡政事，而充任資政院使的宦官朴不花，乘機掌權幹起奸邪營利的事來，搠思監因而與他互相勾連互相呼應，各地報警文書和將領大臣的立功事迹材料，都阻截按壓，不讓皇上知道。孛羅帖木兒、擴廓帖木兒各自擁有强兵駐守外地，他們用權勢互相傾軋，争端的裂縫便形成了。搠思監和朴不花與擴廓帖木兒結爲同夥，而用誹謗罪誣陷孛羅帖木兒。至正二十四年三月，順帝因而下詔削掉孛羅帖木兒的官職禄位，并且命令擴廓帖木兒用兵討伐他。而宗王不顏帖木兒、禿堅帖木兒等人都舉兵與孛羅帖木兒會合，上表說他無罪，於是順帝爲這事下詔說："自至正十一年妖賊暗中發生，恰在這時曾經選拔任命將軍和丞相，分别擔當他們的職責，我看待他們像心臟和脊梁骨一樣，凡是各類政務，全部委托給他們。哪會料到搠思監、朴不花互相攀附幹起不正當的事來，互相封鎖消息，因而導致在朝廷之外奮力工作的臣僚，因他們而人心離散；在朝廷之內的忠誠賢良的人，全都陷入無中生有的罪名之中。又再次鼓動他們的私仇，設計誣陷孛羅帖木兒、老的沙等人共同謀劃叛亂。朕因一心信任他們，忘却對他們的追究察問，就調兵前往征討。孛羅帖木兒已經呈文辯解，但仍隱匿不上聞。現在宗王不顏帖木兒等人敬仰他的明正威嚴，從遠方前來控訴，用這來表達他們的願

兒等，悉與改正，復其官職。”然詔書雖下，而搠思監、朴不花仍留京師。

望，朕爲這事悲痛的思緒油然生起，而搠思監、朴不花還用假話掩飾，迷惑朕的視聽。現把搠思監廢棄到嶺北，朴不花放逐到甘肅，使衆人的憤恨平息，心情愉快。孛羅帖木兒等人，先前的處置全都給予改正，恢復他們的官職。”然而詔書雖已頒布，但搠思監、朴不花仍然留在京城。

四月，孛羅帖木兒乃遣禿堅鐵木兒稱兵犯闕，必得搠思監、朴不花乃已。帝不得已，縛二人畀之，遂皆爲孛羅鐵木兒所殺。已而監察御史復奏言："搠思監矯殺丞相太平，盜用鈔板，私家草詔，任情放選，鬻獄賣官，費耗庫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天下八省之地，悉致淪陷。乃誤國之奸臣，究其罪惡，大赦難原。曩者，奸臣阿合馬之死，剖棺戮尸，搠思監之罪，視阿合馬爲有過。今其雖死，必剖棺戮尸爲宜。”有旨從之。而臺臣言猶不已，遂復没其家産，而竄其子宣徽使觀音奴於遠方。

四月，孛羅帖木兒就派禿堅鐵木兒舉兵侵犯宮廷，一定要捉到搠思監、朴不花纔肯罷休。順帝迫不得已，捆住二人送給他，二人都被孛羅鐵木兒殺掉。後來監察御史又奏道："搠思監假托聖旨殺死丞相太平，盜用鈔板印製假鈔，私人起草皇帝的詔書，任意安插選録官吏，賣刑獄賣官位，花費耗損國庫資財，在朝廷爲官前後達十幾年，使全國八省的地域，都招致淪陷。他是誤國的奸臣，追究他的罪惡，是大赦難以寬免的。從前，奸臣阿合馬死去，破棺碎尸，搠思監的罪惡，比照阿合馬是有超越的。現在他雖然死了，一定要破棺碎尸纔算合適。”順帝有旨，表示依從。而諫官們仍説個不休，就又没收他的家産，而將他的兒子宣徽使觀音奴放逐到遠方。

怯烈氏四世爲丞相者八人，世臣之家，鮮與比盛。而搠思監早有才望，及居相位，人皆仰其有爲，遭時多事，顧乃守之以懦，濟之以貪，遂使天下至於亂亡而不可爲。論者謂元之亡，搠思監之罪居多云。

怯烈氏四代人之中當丞相的就有八人，歷代有功的大臣之家，很少有人能同他較量興盛的。而搠思監早年就有才華和聲望，到了身居丞相職位的時候，人們都敬仰他有作爲，遇上時代多事，他反而用懦怯來守護，用貪婪來救助，終於使國家發展到動亂衰亡而不可挽救的地步。評論的人認爲元朝的滅亡，搠思監的罪責最大。

元史卷二百六

列傳第九十三

叛 臣

李璮

李璮，小字松壽，濰州人，李全子也。或曰璮本衢州徐氏子，父嘗爲揚州司理參軍，全蓋養之爲子云。太祖二十二年，全叛宋，舉山東州郡歸附，太師、國王孛魯承制拜全山東淮南楚州行省，而以其兄福爲副元帥。太宗三年，全攻宋揚州，敗死。璮遂襲爲益都行省，仍得專制其地。朝廷數徵兵，輒詭辭不至。憲宗七年，又調其兵赴行在，璮親詣帝言曰："益都乃宋航海要津，分軍非便。"帝然之，命璮歸取漣、海數州。璮遂發兵攻拔漣水相連四城，大張剋捷之功。

李璮，小名松壽，濰州人，是李全的兒子。另一種説法是，李璮本來是衢州徐氏的兒子，他的父親曾經擔任揚州司理參軍，李全將他收養爲子。元太祖二十二年，李全反叛宋朝，占領山東州郡歸附元朝，太師、國王孛魯秉承皇帝的旨意拜李全爲山東淮南楚州的行省官員，讓其哥哥李福擔任副元帥。太宗三年，李全領兵攻打宋地揚州，戰敗而死。李璮於是繼承掌管益都行省，仍然專權控制這一地區。朝廷多次向他徵兵，他則以詭言推辭不派兵應徵。憲宗七年，皇帝又調他的兵馬開赴皇帝出行的居住地，李璮親自到皇帝那裏説："益都是宋航海的重要渡口，分散兵力不妥。"皇帝便同意了他的意思，并命令李璮領兵返回占領漣、海等數州。李璮於是發兵攻占了與漣水相連的四座城池，并且舉行盛大祝捷活動以表彰戰功。

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加璮江淮大都督。璮言："近獲生口，知宋調兵將攻漣水。且諜見許浦、射陽湖舟艦相望，勢欲出膠西，向益都，請繕城塹以備。"詔出金符十、銀符五授璮，以賞將士有功者，且賜銀三百錠，降詔獎諭。蒙古、漢軍之在邊者，咸聽節制。璮復揚言："宋吕文德合淮南兵七萬五千，來攻漣水，且規築堡以臨我。及得賈似道、吕文德書，辭甚悖傲。知朝廷近有内顧之

中統元年，世祖忽必烈即位，加封李璮爲江淮大都督。李璮向皇帝進言説："最近捕獲了俘虜，得知宋人調兵遣將要攻打漣水。并且刺探敵情的人看見許浦、射陽湖水中舟船相望，其勢頭是要出兵膠西，方向是益都，應該修繕城墻以做防備。"皇帝便下詔令取出金符十個、銀符五個授予李璮，以賞賜將士中的有功者，并且賜銀三百錠，下詔令作爲獎賞。蒙古、漢軍在邊疆的部隊，都聽從他的指揮。李璮又揚言説："宋人吕文德會合了淮南的七萬五千兵馬，來攻打漣水，并且構築堡壘與我軍對陣。還得到賈似道、

憂，必將肆志於我。乞選將益兵，臣當帥先渡淮，以雪慢書之辱。”執政得奏，諭以“朝廷方通和議，邊將惟當固封圉。且南人用間，其詐非一，彼既不至，毋或妄動”。璮乃上言：“臣所領益都，土曠人稀，自立海州，今八載，將士未嘗釋甲，轉輓未嘗息肩，民力凋耗，莫甚斯時，以一路之兵，抗一敵國，衆寡不侔，人所共患。賴陛下神武，既克漣、海二州，復破夏貴、孫虎臣十餘萬之師。然臣豈敢恃此必敵人之不再至哉！且宋人今日西無掣肘，宜得并力而東。若以水陸綴漣，而遣舟師遵海以北，擣膠、萊之虛，然後帥步騎直指沂、莒、滕、嶧，則山東非我有矣，豈可易視而不爲備哉。臣昨追敵至淮安，非不能乘勝取揚、楚，徒以執政止臣，故臣不敢深入。若以棗陽、唐、鄧、陳、蔡諸軍攻荆山，取壽、泗，以亳、宿、徐、邳諸軍，合臣所統兵，攻揚、楚，則兩淮可定。兩淮既定，則選兵以取江南，自守以寬民力，將無施不可，此上策也。”因上將校馮泰等功第狀，詔以益都官銀分賞之。

呂文德的書信，其言辭十分傲慢。明知朝廷最近有内顧之憂，必然要對我肆意妄爲。請選拔將領調用强兵，臣當率先渡過淮河，以雪其寫信侮慢我們之耻辱。”皇帝得到奏章以後，曉諭説：“朝廷剛剛同宋修通和議，邊疆的守將應當鞏固邊防。并且此是南人用的離間之計，其中有詐不衹一説，他們既然没有到來，且不要輕舉妄動。”李璮於是上言説：“臣所統領的益都，土地遼闊人口稀少，自從設立海州，至今已經有八年，將士未曾解下兵甲，轉换挽具不曾歇肩，民間財力耗盡，没有比此時更嚴重的了，以一路兵馬，抵抗一個敵國，正是所謂衆寡懸殊，也是人們所共同憂慮的。先前之役乃是賴以陛下神武，既而攻克了漣、海二州，又打敗了夏貴、孫虎臣的十多萬軍隊。然而下臣怎麽敢恃此而料定敵人就不會再次侵擾呢！况且宋人現在西邊没有掣肘牽挂，能得以合力發兵向東而進。他們若是以水陸兩面聯結漣州，而派遣水軍沿海以北，攻打我膠、萊之虚弱，然後再發步兵騎兵直接攻打沂、莒、滕、嶧四縣，這樣一來整個山東都將不爲我所有了，怎麽能輕視此事而不加防備呢。臣過去追擊敵人到淮安，不是不能乘勝攻取揚、楚二州，衹是因爲執政者要我停止下來，所以臣纔不敢揮軍深入。若是以棗陽、唐、鄧、陳、蔡等地的軍隊攻打荆山，攻取壽、泗兩地，以亳、宿、徐、邳各地軍隊，加上臣所統領的兵馬，攻打揚、楚兩地，則兩淮之地可以平定。兩淮平定以後，則可調兵去攻占江南，再行自守以蓄養民力，將没有推行不了的事，此爲上策。”於是呈上將校馮泰等立功狀，皇帝下詔用益都官銀分别賞賜他們。

二年正月，璮言于行中書省，以宋人聚兵糧數十萬，列艦萬三千艘于許浦，以侵内郡，而宣撫司轉輸不繼，恐一旦水陸道絶，緩急莫報。請選精騎，倍道來援，表裏協攻，乘機深入，江淮可圖也。既而來獻漣水捷，詔復奬諭，仍給金符十七、銀符二十九，增賜將士。庚寅，璮輒發兵修益都城塹，且報宋人來攻漣水，詔

中統二年正月，李璮又向行中書省上言，説宋人聚集糧草兵馬數十萬，在許浦列艦一萬三千艘，來侵犯内郡，但是宣撫司轉運不利，衹怕一旦水陸交通斷絶，緩急之事都不能上報。請朝廷選派精壯騎兵兼程前來援助，内外協助攻擊，乘機深入進軍，江淮之地可以得到。隨後報來漣水之戰的勝利消息，皇帝下詔令給予奬賞表彰，仍給金符十七個、銀符二十九個，增加賞賜給將士們。庚寅日，李璮則馬上發兵修築益都城垣，并

遣阿术、哈剌拔都、愛仙不花等悉兵赴之，仍諭度宜益兵赴調。璮遂請節制諸道所集兵馬，且請給兵器，中書議與矢三萬，詔給矢十萬。

且上報宋人的軍隊來攻打漣水，皇帝詔令派遣阿术、哈剌拔都、愛仙不花等人率兵馬全力以赴前往漣水，又讓相機增兵以赴徵調之用。李璮於是請求指揮各路所聚集的軍隊，并且請求撥給武器，中書省商議決定給他們矢箭三萬支，皇帝下詔令給十萬支。

三年四月，又以宋賈似道誘總管張元、張進等書來上。蓋璮專制山東者三十餘年，其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虚喝，挾敵國以要朝廷，而自爲完繕益兵計，其謀亦深矣。初以其子彦簡質于朝，而潛爲私驛，自益都至京師質子營。至是，彦簡遂用私驛逃歸。璮遂反，以漣、海三城獻于宋，殲蒙古戍兵，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二月甲午，入之，發府庫以犒其黨，遂寇蒲臺。民聞璮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竄山谷，由是自益都至臨淄數百里，寂無人聲。

中統三年四月，又以宋人賈似道誘使總管張元、張進等書奏聞皇帝。李璮專權統治山東有三十多年，他先後向朝廷所奏之事計有幾十起，都是恫嚇疑虚弄假之言，目的是以敵國的威脅要挾朝廷，而自己爲補充擴兵之計，他的陰謀也很深遠了。起初，他把自己的兒子彦簡送入朝廷作爲人質，但是暗地裏却通私驛，從益都至京城質子所在地全有。到這時，彦簡就用私驛逃回來。李璮於是反叛朝廷，將漣、海三城獻給宋人，殲滅蒙古的守衛部隊，率軍乘船，返回來攻打益都。二月甲午日，攻入益都，打開官府財庫以犒勞他的部下，隨後又侵犯蒲臺。百姓們聽説李璮反叛了，都進城保衛城池，或奔逃到山谷之中躲避，因而從益都到臨淄數百里之間，都一片寂静没有人聲。

癸卯，帝聞璮反，遂下詔暴其罪。甲辰，命諸軍討璮。己酉，以璮故，戮中書平章王文統。壬子，璮盜據濟南。三月癸酉，命史樞、阿术帥師赴濟南。璮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官軍邀擊，大敗之，斬首四千級，璮退保濟南。五月庚申，築環城圍之；甲戌，圍合。璮自是不得復出，猶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賞將士，以悦其心；且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食。至是，人情潰散，璮不能制，各什伯相結，縋城以出。璮知城且破，乃手刃愛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官軍所獲，縛至諸王合必赤帳前。丞相史天澤言："宜即誅之，以安人心。"遂與蒙古軍官囊家并誅焉。

癸卯日，皇帝得知李璮反叛，於是下詔令暴露他的罪行。甲辰日，又命令各路軍隊討伐李璮。己酉日，因中書平章王文統是李璮的舊友，而將他殺死。壬子日，李璮偷襲占據了濟南。三月癸酉日，皇帝命令史樞、阿术率領軍隊奔赴濟南。李璮領兵出城搶掠輜重裝備，快要到城邊時，官軍迎面攻擊他們，大敗李璮軍隊，斬其官兵首級四千，李璮退兵守衛濟南。五月庚申日，築起環城以做包圍；甲戌日，城圍合在一處。李璮自此不得出入，仍然日夜拒守抵抗，强迫將城中的女子賞給將士，以取悦其心；并且分派軍隊到百姓家中吃飯，發掘百姓家中隱藏的食物以維持軍中供給，不够的則家賦之鹽，命令以人爲食物。至此，軍中人情潰散心思各異，李璮不能控制，人們或十或百互相結夥，縋城而下逃走。李璮自知城池將破，便親手持刀殺死了愛妾，乘船逃入大明湖，自己投入水中，因水淺而没有死，被官軍擒獲，捆綁起來押到諸王合必赤的帳前。

丞相史天澤說："應該立即殺死他，以安定人心。"於是把他同蒙古軍官囊家一起殺掉。

王文統

王文統，字以道，益都人也。少時讀權謀書，好以言撼人。遍干諸侯，無所遇，乃往見李璮。璮與語，大喜，即留置幕府，命其子彥簡師事之，文統亦以女妻璮。由是軍旅之事，咸與諮决，歲上邊功，虛張敵勢，以固其位，用官物樹私恩，取宋漣、海二郡，皆文統謀也。

王文統，字以道，是益都人。他年少時讀權術謀略的書籍，喜好用言辭蠱惑和動摇人心。他到處干謁有勢力的人，没有被賞識，於是前往拜見李璮。李璮和他談話之後大喜，便將他留用安置在幕府之中，命令自己的兒子彥簡認他爲師，王文統也將女兒嫁給李璮爲妻。由此凡是軍中征戰的事情，都向他咨詢聽其决斷。每年上報邊塞的功績，虛張敵人的勢力，以鞏固自己的地位，用官職公物樹立私人恩德，攻占宋人的漣、海二郡，都是王文統的計謀。

世祖在潛藩，訪問才智之士，素聞其名。及即位，厲精求治，有以文統爲薦者，亟召用之。乃立中書省，以總内外百司之政，首擢文統爲平章政事，委以更張庶務。建元爲中統，詔諭天下，立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尋詔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于潁州、漣水、光化軍。是年冬，初行中統交鈔，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税賦并聽收受。

世祖即位之前，尋訪有才智的人士，經常聽到他的名字。到世祖即位時，爲政勵精求治，有人舉薦王文統，馬上召來任用。於是設立中書省，用來總管朝廷内外百司的政事，首先提拔王文統爲平章政事，委任他各項更新事務。建元以中統爲年號，皇帝下詔令頒布於天下，設立十路宣撫司，發布條例法規，以便發差辦事而不攪擾百姓，徵收鹽税不失通常的數額，交鈔流通没有阻滯。不久詔令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在潁州、漣水、光化軍設立互市通商。這一年冬天，開始流通中統交鈔，鈔值從十文到二貫文，共有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於市，并且田租税賦都能以此收受。

明年二月，世祖在開平，召行中書省事禡禡與文統，親率各路宣撫使俱赴闕。世祖自去秋親征叛王阿里不哥于北方，凡民間差發、宣課鹽鐵等事，一委文統等裁處。及振旅還宫，未知其可否何若，且以往者，急於用兵，事多不暇講究，所當振其紀綱者，宜在今日。故召文統等至，責以成效，用游顯、鄭鼎、趙良弼、董文炳等爲各路宣撫司，復以所議條格詔諭各路，俾遵行之。未幾，又詔諭宣撫司，并達魯花赤管民官、課税所官，申嚴私鹽、酒醋、麯貨等禁。

第二年二月，世祖在開平，召集行中書省事禡禡和王文統，親自統率各路宣撫使奔赴京城。世祖從去年秋天在北方親征叛王阿里不哥，凡屬民間差役徵發、宣布徵收鹽鐵等事，一并委托文統等人裁斷處理。到揮師返回宫中時，不知他處理得當與否，并且過去的情況，急於用兵，辦事多没時間講究規章，所有應當重整綱紀之事，宜在今日來做。因此召王文統等人到來，責成他們辦理此事要有成效，任用游顯、鄭鼎、趙良弼、董文炳等人擔任各路宣撫司，又以所議條規詔示各路官兵，讓他們遵照執行。不久，又詔令曉諭各地宣撫司，以及達魯花赤管民官、課税所的官員，申明嚴厲禁止私自販鹽、私釀酒醋、麯貨等。

文統爲人忌刻，初立中書時，張文謙爲左丞。文謙素以安國利民自負，故凡講論建明，輒相可否，文統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竟以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而去。時姚樞、竇默、許衡，皆世祖所敬信者，文統諷世祖授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實不欲使朝夕備顧問於左右也。默嘗與王鶚及樞、衡俱侍世祖，面詆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必禍天下，不可處以相位。"世祖曰："若是，則誰可爲者?"默以許衡對，世祖不懌而罷。鶚嘗請以右丞相史天澤監修國史，左丞相耶律鑄監修《遼史》，文統監修《金史》。世祖曰："監修階銜，俟修史時定之。"

王文統對別人忌妒刻薄，開始設立中書省時，張文謙擔任左丞。張文謙素來以安國利民爲己任，所以凡是講論建樹與是非問題，總要相辯論可否實行，王文統心中積怨不能平衡，想找事陷害他，張文謙最終以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離去。這時有姚樞、竇默、許衡，都是世祖所敬重和信任的人，王文統委婉地勸世祖授予姚樞爲太子太師，竇默爲太子太傅，許衡爲太子太保，外表上假裝尊敬他們，實際上是不想讓他們朝夕在皇帝左右充當顧問。竇默曾經同王鶚以及姚樞、許衡一起侍奉世祖，當面詆毀王文統說："此人學術不正，必給國家招致災禍，不可以讓他處在相位。"世祖說："若是如此，那麼誰能做相呢?"竇默回答說許衡可以，世祖顯出不悦之色因而作罷。王鶚曾經請求以右丞相史天澤監修國史，左丞相耶律鑄監修《遼史》，文統監修《金史》。世祖說："監修的官銜，等待修史的時候再確定。"

又明年二月，李璮反，以漣、海三城獻于宋。先是，其子彦簡，由京師逃歸，璮遣人白之中書。及反書聞，人多言文統嘗遣子蕘與璮通音耗。世祖召文統問之曰："汝教璮爲逆，積有歲年，舉世皆知之。朕今問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對。"文統對曰："臣亦忘之，容臣悉書以上。"書畢，世祖命讀之，其間有曰："螻蟻之命，苟能存全，保爲陛下取江南。"世祖曰："汝今日猶欲緩頰於朕耶?"會璮遣人持文統三書自洺水至，以書示之，文統始錯愕駭汗。書中有"期甲子"語，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統對曰："李璮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發，臣欲告陛下縛璮久矣，第緣陛下加兵北方，猶未靖也。比至甲子，猶可數年，臣爲是言，姑遲其反期耳。"世祖曰："無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負而爲此?"文統猶枝辭傍説，終不

到了第二年二月，李璮反叛朝廷，將漣、海三城獻給宋朝。此前，他的兒子彦簡，從京城逃回，李璮派人去告訴了中書省。到李璮反叛的消息傳到朝廷，人們多議論說王文統曾派他兒子王蕘同李璮互通音訊。世祖召來王文統問他說："你教李璮叛逆，已有年月，是世人都知道的。朕現在問你給李璮出了什麼計策，你全部對我說來。"王文統回答說："臣也忘了這些，容臣全部寫出來呈上。"他書寫完畢，世祖命令宣讀，其中有這樣的內容："臣如螻蟻一樣的性命，如果能保全，保爲陛下取得江南。"世祖說："你現在仍然在想讓朕寬容嗎?"正巧這時李璮派人拿着王文統三封書信從洺水到來，將書信展示給他，王文統開始驚愕害怕而流汗。書信中有"期甲子"的詞語，世祖說："甲子之期是說的什麼意思?"王文統回答說："李璮蓄謀反叛已久，因有臣在中間，所以不敢立即發兵反叛，臣想要告訴陛下捕捉李璮已經很久了，但是因爲陛下向北方增兵，仍然没有成效。等到甲子期，還可有數年，臣所說此言，是姑且延緩李璮的反叛日期。"世祖說："不必多說了。朕把你從平民百姓提升

自言“臣罪當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縛。猶召竇默、姚樞、王鶚、僧子聰及張柔等至，示以前書曰：“汝等謂文統當得何罪？”文臣皆言“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柔獨疾聲大言曰：“宜剮！”世祖又曰：“汝同辭言之。”諸臣皆曰：“當死。”世祖曰：“渠亦自服朕前矣。”

爲高官，且授予你權力，各方面都待你不薄，你爲什麽行此事來背叛我？”王文統仍然岔開話題説别的事，始終不自己説“臣之罪應當處死”，便命令左右侍衛將他逐出，一出去就被捆綁起來。皇帝還召來竇默、姚樞、王鶚、僧子聰以及張柔等人，給他們看了王文統的那些書信，説：“你們説王文統應當處以什麽罪？”文臣們都説“與人爲臣不能叛亂，若叛亂就必然被誅”。張柔却獨自大聲疾呼道：“應當刀剮！”世祖又説：“你們一起説來。”諸臣都説：“當處其死。”世祖説：“他也在朕面前自己服罪了。”

文統乃伏誅。子蕘，并就戮。詔諭天下曰：“人臣無將，垂千古之彝訓；國制有定，懷二心者必誅。何期輔弼之僚，乃蓄奸邪之志。平章政事王文統，起由下列，擢置台司，倚付不爲不深，待遇不爲不厚，庶收成效，以底丕平。焉知李璮之同謀，潜使子蕘之通耗。邇者獲親書之數幅，審其有反狀者累年，宜加肆市之誅，以著滔天之惡。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將反臣王文統并其子蕘，正典刑訖。於戲！負國恩而謀大逆，死有餘辜；處相位而被極刑，時或未喻。咨爾有衆，體予至懷。”然文統雖以反誅，而元之立國，其規模法度，世謂出於文統之功爲多云。

王文統被處死。他的兒子王蕘，也一起被殺。皇帝以詔書告諭天下臣民説：“與人爲臣不能叛亂，這是永垂千古的日常訓誡；國家制度也有規定，大臣懷有二心的必被處死。哪料到輔佐皇帝的大臣，却存有奸邪之心。平章政事王文統，從下層百姓提升而起，位於臺司，對他的依靠信任不能説不深，給他的待遇不能説不厚，希望可收到成效，以達到安定。哪知他同李璮是同謀，暗中派他的兒子王蕘溝通信息。近來截獲他親筆書信數封，審查出他有謀反行爲已有幾年之久，應處死之後陳尸於市，以昭示他所犯的滔天罪行。并且已於這個月的二十三日，將反臣王文統和他的兒子王蕘，依法行刑。唉！負國恩而謀大逆者，死有餘辜；處在相位而被處以極刑，一時或有人不明白。告訴你們大家，體察朕的深刻用心。”然而王文統雖然因謀反被處死，但是元朝的立國，以及治國的規章法度，世人都説出於王文統的功勞爲多。

阿魯輝帖木兒

阿魯輝帖木兒，滅里大王之裔也。初，太宗生七子，而滅里位第七。世祖既定天下，乃大封宗親爲王，滅里其一也。滅里生脱忽，脱忽生俺都剌，俺都剌生禿滿，至大元年，始封陽翟王，賜金印螭紐，俾鎮北藩。禿滿傳曲春，曲春傳太平，太平傳帖木兒赤，而阿魯輝帖木兒襲其封。

阿魯輝帖木兒，是滅里大王的後裔。起初，太宗生了七個兒子，而滅里排位第七。世祖平定天下之後，便大量封宗室親族爲王，滅里也是其中之一。滅里生下脱忽，脱忽生下俺都剌，俺都剌生下禿滿，至大元年時，纔被封爲陽翟王，賜給金印螭紐之符，令其鎮守北藩。禿滿傳於曲春，曲春傳於太平，太平傳於帖木兒赤，此後阿魯輝帖木兒承襲其封王。

會兵起汝、潁，天下皆震動，帝屢詔宗王，以北方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已不可爲，乃乘間擁衆數萬，屯于木兒古兀徹之地，而脅宗王以叛。且遣使來言於帝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太半，盍以國璽授我，我當自爲之。"帝聞，神色自若，徐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爲之。"於是降詔開諭，俾其悔罪，阿魯輝帖木兒不聽。乃命知樞密院事秃堅帖木兒等擊之。行至稱海，起哈剌赤萬人爲軍。其人素不習爲兵，而一旦驅之使戰，既陣，兵猶未接，皆脱其號衣，奔阿魯輝帖木兒軍中，秃堅帖木兒軍遂敗績，單騎還上都。

正趕上有兵事起於汝、潁之地，天下都爲之震動，皇帝多次詔令宗王，發北方兵馬向南方討伐。阿魯輝帖木兒知道國事已不可爲，便乘機擁兵數萬，駐扎在木兒古兀徹地區，脅迫宗王反叛朝廷。并且派遣使者來對皇帝説："祖宗將天下交給了你，你爲什麽失掉了大半江山，爲何不將國璽授予我，由我來治理國政。"皇帝聽了之後，神色坦然自若，慢慢地説："做皇帝是天命，你想當就當吧。"於是降下詔書以開導勸説他，等待他悔罪，阿魯輝帖木兒不聽勸阻。於是皇帝命令知樞密院事秃堅帖木兒等人領兵馬前往攻打他。行至稱海，起用哈剌赤萬人爲軍。這些人一向不習知兵事，而一旦驅趕他們去作戰，列好戰陣，兵還未接戰，都脱下號衣，投奔到阿魯輝帖木兒的軍隊中去了，秃堅帖木兒的軍隊於是大敗，他隻身騎馬返回上都。

至正二十一年，更命少保、知樞密院事老章，以兵十萬擊之，且俾阿魯輝帖木兒之弟忽都帖木兒從征軍中，遂大敗其衆。阿魯輝帖木兒遂謀東遁。其部將脱驩知其勢窮，乃與宗王囊加、玉樞虎兒吐華擒阿魯輝帖木兒送闕下，帝命誅之。於是加老章太傅，脱驩知遼陽行樞密院事，仍以忽都帖木兒襲封陽翟王，而宗王囊加等，悉議加封。尋又詔加封老章和寧王，以嶺北行省丞相知行樞密院事，俾鎮北藩云。

至正二十一年，皇帝又命令少保、知樞密院事老章，領兵馬十萬人前往攻打他們，并且使阿魯輝帖木兒的弟弟忽都帖木兒從征在軍中，於是大敗其兵馬。阿魯輝帖木兒於是謀劃向東逃跑。他的部將脱驩知道他的勢力已窮盡，便同宗王囊加、玉樞虎兒吐華一起將阿魯輝帖木兒擒獲送到朝中，皇帝命令將其處死。於是皇帝加封老章爲太傅，脱驩任遼陽行樞密院事，仍以忽都帖木兒襲封陽翟王，而宗王囊加等人，都議定予以加封。不久又下詔書加封老章爲和寧王，以嶺北行省丞相知行樞密院事，讓他鎮守北藩。

元史卷二百七

列傳第九十四

逆臣

鐵失

鐵失者，當英宗即位之初，以翰林學士承旨、宣徽院使，爲太醫院使。未逾月，特命領中都威衛指揮使。明年，改元至治，有珍珠燕服之賜。三月，特授光祿大夫、御史大夫，仍金虎符、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依前太醫院使。英宗嘗御鹿頂殿，謂鐵失曰："徽政雖隸太皇太后，朕視之與諸司同，凡簿書宜悉令御史檢核。"既而又命領左右阿速衛。冬十月，英宗親祀太廟，以中書左丞相拜住爲亞獻官，鐵失爲終獻官。

明年冬十月，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脫脫以疾請于朝，未得旨輒去職，鐵失奏罷之，杖六十七，謫居雲南。治書侍御史鎖南，鐵木迭兒之子也，罷爲翰林侍講學士，鐵失奏復其職，英宗不允。十二月，鐵失以御史大夫、忠翊親軍都指揮使、左右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太醫院使，兼領廣惠司事。

英宗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爲耳目。曩者，鐵木迭兒貪蠹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以懲後也。"又明年正月，申命大夫鐵失，振舉臺綱，詔諭中

鐵失，在英宗即位爲天子的初年，以翰林學士承旨、宣徽院使，爲太醫院使。任職不到一個月，特命他擔任中都威衛指揮使。第二年，改換年號爲至治，朝廷又有珍珠燕服的賞賜。三月，皇帝特授光祿大夫、御史大夫，仍有金虎符、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以及以前授的太醫院使。英宗皇帝曾來到鹿頂殿，對鐵失說："徽政院雖然是太皇太后統轄，但在朕看來是和諸司一樣，今後凡有書簿信函之事宜全部由御史檢查。"不久又命令他掌管左右阿速侍衛。冬十月，英宗親自到太廟祭祀，以中書左丞相拜住爲亞獻官，鐵失爲終獻官。

第二年冬十月，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脫脫以自己有病爲由請求退休，他未得到旨意便自行去職，鐵失奏請皇帝將他罷免，并且杖責六十七，貶謫之後叫他住在雲南。治書侍御史鎖南，是鐵木迭兒的兒子，被罷職爲翰林侍講學士，鐵失奏請皇帝恢復其職位，英宗没有同意。十二月，鐵失以御史大夫、忠翊親軍都指揮使、左右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太醫院使等職，兼領廣惠司事務。

英宗皇帝曾經對臺臣說："朕居九重之深處，臣下奸貪之事，百姓生活的疾苦，怎能都知道，所以任用卿等爲朕的耳目。昔日，鐵木迭兒爲官貪得無厭，你等拱手緘默不語，其人雖然已經死去，應没收他的家産，以徽示後人。"次年正月，皇帝又鄭重地命令大夫鐵失，振舉臺綱，以詔書

外。既而御史臺請降旨開言路，英宗曰："言路何嘗不開，但卿等選人未當爾。朕知嚮所劾者，率因宿怨，羅織成獄，加之以罪，遂玷其人，終身不得伸。監察御史嘗舉八思吉思可任大事，未幾，以貪墨伏誅。若此者，言路選人當乎，否乎？"時鐵木迭兒既死，罪惡日彰，英宗委任拜住爲右丞相，振立紀綱，修舉廢墜，以進賢退不肖爲急務。鐵失以奸黨不自安，潛蓄異圖。

告諭内外臣民。不久御史臺奏請皇帝降旨廣開言路，英宗説："言路何嘗没有開，衹是你們選人不得當罷了。朕知道過去被揭發有罪的人，大多因爲有宿怨，被羅織成獄，把罪名加在他的頭上，於是玷污這個人，使他的冤屈終生不得伸。監察御史曾經推舉八思吉思可以就任大職，不久，他就因爲貪污罪而伏法。就像這樣的人，以言路舉薦人才妥當還是不妥當？"這時鐵木迭兒已經死去，罪惡日益明顯，英宗委任拜住爲右丞相，振立紀綱，修舉失廢的規定，以進賢士退不肖之人爲當務之急。鐵失則因是奸黨而不自安，暗中蓄謀不軌。

秋八月癸亥，英宗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大司農失禿兒、前中書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前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前治書侍御史鎖南、鐵失之弟宣徽使鎖南、典瑞院使脱火赤、樞密副使阿散、僉書樞密院事章台、衛士禿滿，及諸王按梯不花、孛羅、月魯鐵木兒、曲律不花、兀魯思不花等，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手弑英宗于卧所。九月四日，晋王即位，鐵失及其黨皆伏誅。

秋八月癸亥日，英宗從上都向南返回，駐蹕南坡。這天傍晚時分，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大司農失禿兒、前中書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前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前治書侍御史鎖南、鐵失的弟弟宣徽使鎖南、典瑞院使脱火赤、樞密副使阿散、僉書樞密院事章台、衛士禿滿，以及諸王按梯不花、孛羅、月魯鐵木兒、曲律不花、兀魯思不花等人，以鐵失所領的阿速衛兵爲外應，殺死右丞相拜住，而鐵失徑直闖入皇帝的帷幄，持刀將英宗殺死在卧室裏。九月四日，晋王即位爲天子，鐵失及其黨羽都被處死。

孛羅帖木兒

孛羅帖木兒，答失八都魯之子也。從父討賊，屢立戰功，其語見父傳。父既殁，孛羅帖木兒引兵退駐井陘口。至正十八年正月，命孛羅帖木兒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總領其父元管諸軍。三月，擊劉福通於衛輝，走之，進克濮州。四月，屯兵真定。六月，自武安由彭城邀截沙劉等，敗之。九月，命統領諸軍夾攻曹州。十月，遣參政匡福統苗軍自西門入，孛羅帖木兒自北門入，四門并進，克復曹州，擒殺僞官武宰相、仇知院，獲僞印信金牌等物。

孛羅帖木兒，是答失八都魯的兒子。他隨從父親討伐賊寇，多次立下戰功，這段事情記載在他父親的傳記中。父親死了以後，孛羅帖木兒帶兵退回駐守井陘口。至正十八年正月，皇帝命令孛羅帖木兒擔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然總領其父親原管轄的各路軍隊。三月，他率領兵馬在衛輝攻打劉福通，劉福通兵敗逃跑，孛羅帖木兒進兵攻克濮州。四月，他屯兵駐扎在真定。六月，他率領軍隊從武安到彭城的路上攔截沙劉等人，并打敗了他們。九月，又命他統領各路軍隊夾攻曹州。十月，派遣參政匡福統率苗軍從西門進攻，孛羅帖木兒從北門進攻，四個門一起發兵攻打，攻占了曹州，擒獲僞官武宰相、仇知院并將

他們殺掉，繳獲了僞印信金牌等物。

十九年二月，過代州，收山東潰將孟本周諸軍。三月，詔孛羅帖木兒移兵至大同，置大都督兵農司，專督屯種，以孛羅帖木兒領之。當月領兵豐州、雲内，與關先生戰，關軍奔潰。時有楊誠者，據蔚州，六月，詔遣平章月魯不花、樞密同知八剌火者，督兵捕之，七月，圍其城。俄有旨，命回兵。十一月，再命剿捕。

至正十九年二月，他率領兵馬路過代州，收編山東敗將孟本周軍隊各部。三月，皇帝詔令孛羅帖木兒調兵到大同，設置大都督兵農司，專職督察屯田種植之事，讓孛羅帖木兒來管轄。當月，他率領兵馬到豐州、雲内，同關先生的軍隊交戰，關先生兵敗奔逃。這時有個叫楊誠的，占據蔚州，六月，詔令派遣平章月魯不花、樞密同知八剌火者，督率軍隊前往捕捉他，七月，包圍蔚州城。不久有旨，命令回兵。十一月，再發命令圍剿捕捉。

二十年正月，孛羅帖木兒追誠至飛狐縣東關，誠棄軍遁，降其潰卒，回駐大同。二月，除中書平章政事。三月，命討上都程思忠，兵次興和，思忠奔潰。七月，擊敗田豐僞將王士誠於臺州。詔總領一應達達、漢人諸軍，便宜行事。八月，命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南。九月，孛羅帖木兒欲得冀寧，遣兵自石嶺關直趨圍其城，三日，復退屯交城。十月，詔孛羅帖木兒守冀寧，遣保保、殷興祖、高脱因倍道趨之，守者不納。察罕帖木兒遣鎖住、陳秉直以兵來争，孛羅帖木兒部將脱列伯戰敗之。

至正二十年正月，孛羅帖木兒領兵追擊楊誠到飛狐縣東關，楊誠撇下部隊逃走，孛羅帖木兒收降他的潰敗兵卒，回軍駐守大同。二月，他任中書平章政事。三月，皇帝命令他去討伐上都的程思忠，軍隊開到興和，程思忠就奔走逃命去了。七月，他率軍隊在臺州打敗了田豐的僞將王士誠。又詔令他總領一切達達和漢人的各路軍隊，見機行事。八月，又命令他領兵守衛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衛石嶺關以南地區。九月，孛羅帖木兒想要得到冀寧，便派遣軍隊從石嶺關直趨而入包圍冀寧城，三天以後，又退兵駐守交城。十月，有詔令孛羅帖木兒守衛冀寧，便派遣保保、殷興祖、高脱因兼程趕到那裏，守城的人不接納。察罕帖木兒派遣鎖住、陳秉直率領兵馬前來争奪，孛羅帖木兒的部將脱列伯同他們交戰，打敗了他們。

二十一年正月，命平章答失帖木兒、參政七十往諭解之，孛羅帖木兒罷兵還鎮。九月，命孛羅帖木兒於保定以東、河間以南屯田。

至正二十一年正月，皇帝命平章答失帖木兒、參政七十前往説服調解，孛羅帖木兒便罷兵返回鎮守。九月，皇帝命令孛羅帖木兒在保定以東、河間以南的地區駐兵屯田。

二十二年二月，僞平章左李遣楊榮祖至大同降。三月，孛羅帖木兒遣裨將也速不花等招兵五萬，戍大同。升孛羅帖木兒太尉、中書平章，位居第一。張良弼來受節制，李思齊遣兵攻良弼于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

至正二十二年二月，僞平章左李派遣楊榮祖到大同投降。三月，孛羅帖木兒派遣副將也速不花等人招募兵馬五萬，戍守大同。又提升孛羅帖木兒爲太尉、中書平章，位居第一。張良弼帶兵前來接受管轄，李思齊派遣兵馬在武功攻打張良弼，張良弼設伏兵打敗了他們。

二十三年十月，孛羅帖木兒復南侵擴廓帖木兒所守地，遂據真定。

至正二十三年十月，孛羅帖木兒又發兵向南侵入擴廓帖木兒所駐守的地區，於是占據了真

初，朝廷既黜御史大夫老的沙，安置東勝州，帝別遣宦官密諭孛羅帖木兒，令留軍中。而皇太子累遣官索之，孛羅帖木兒匿不發。

二十四年正月，孛羅帖木兒陰使人殺其叔父左丞亦只兒不花，佯爲不知，往弔不哭。朝廷知其跋扈，又以匿老的沙事，三月辛卯，詔罷孛羅帖木兒兵權，四川安置。孛羅帖木兒殺使者拒命，遣部將會禿堅帖木兒提兵犯闕，揚言索右丞相搠思監、資正院使朴不花二人。

先是，朝廷立衛屯田，嘗命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提督，與禿堅帖木兒分院之地相近，因擾及其親里，構成嫌隙，也先不花乃譖禿堅帖木兒詆毁朝政，孛羅帖木兒與禿堅帖木兒相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皇太子以孛羅帖木兒握兵跋扈，今乃與禿堅帖木兒交通，又匿不軌之臣，遂與丞相搠思監議，請詔削其官，分其兵授四川省丞相察罕不花領之。孛羅帖木兒謂非帝意，故不聽命，舉兵助禿堅帖木兒。

四月壬寅，入居庸，乙巳，至清河列營，將犯闕。帝遣達達國師、蠻子院使往問故，乃命屏搠思監于嶺北，竄朴不花于甘肅，實執送與之。庚戌，禿堅帖木兒自健德門入，見帝延春閣，慟哭請罪，帝賜宴慰勉，詔赦其罪。仍以孛羅帖木兒爲太保、中書平章，兼知樞密院事，守禦大同；以禿堅帖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辛亥，孛羅帖木兒還大同，皇太子恚怒不已，再徵擴廓帖木兒兵，保障京師。

五月，詔擴廓帖木兒總兵，調諸道軍分討大同。擴廓帖木兒自其父察

定。起初，朝廷罷黜了御史大夫老的沙，將他安置在東勝州，皇帝另派宦官秘密曉諭孛羅帖木兒，令他將此人留在軍中。但是皇太子多次派遣官員前來索要此人，孛羅帖木兒却藏匿起來不給他。

至正二十四年正月，孛羅帖木兒暗中派人殺死其叔父左丞亦只兒不花，自己却佯裝不知道，前往吊唁也不哭泣悲痛。朝廷知道他驕橫跋扈，又因藏匿老的沙的事情，三月辛卯日，下詔令罷免孛羅帖木兒的兵權，安置到四川。孛羅帖木兒殺死使者拒絶接受詔命，還派遣部將會同禿堅帖木兒提兵侵犯皇城，并揚言索要右丞相搠思監和資正院使朴不花二人。

此前，朝廷設立衛戍屯墾，曾經任命中書右丞也先不花爲提督，他的轄地同禿堅帖木兒分管的地區相臨近，因而襲擾其親近的鄉里，產生了隔閡和摩擦，也先不花便誣告禿堅帖木兒詆毁朝政，孛羅帖木兒和禿堅帖木兒互相很友好，并且知道他被人誣陷，便派遣人進宫説明禿堅帖木兒没有罪。皇太子因孛羅帖木兒手握重兵飛揚跋扈，現在竟同禿堅帖木兒相勾結，又藏匿不軌之臣，於是同丞相搠思監商議，請下詔令削去他的官職，分出他的軍隊由四川省丞相察罕不花統領。孛羅帖木兒説此舉不是皇帝的旨意，所以不聽從命令，并且發兵幫助禿堅帖木兒。

四月壬寅日，兵入居庸關，乙巳日，到達清河列營，即將侵犯皇城。皇帝派遣達達國師、蠻子院使前往詢問原因，便放逐搠思監到嶺北，逐朴不花去甘肅，實際是捆上送給他們。庚戌日，禿堅帖木兒從健德門入城，到延春閣面見皇帝，慟哭請罪，皇帝賜宴慰勉他，并下詔令赦免他的罪行。仍以孛羅帖木兒爲太保、中書平章，兼知樞密院事，領兵戍守大同；讓禿堅帖木兒擔任中書平章政事。辛亥日，孛羅帖木兒返回大同，皇太子憤怒不已，再徵調擴廓帖木兒的兵馬，來保衛京城。

五月，詔令擴廓帖木兒爲總兵，調遣各路軍隊分別討伐大同。擴廓帖木兒自其父親察罕帖木

罕帖木兒在時，與孛羅帖木兒連年相仇殺，朝廷累命官講和，二軍已還兵，各守其地。至是，擴廓帖木兒乃大發兵，諸道夾攻大同，調麾下鎖住守護京師，兵不滿萬，以其部下青軍楊同僉守居庸，擴廓帖木兒自將至太原，調督諸軍。

七月，孛羅帖木兒率兵，與禿堅帖木兒、老的沙等復犯闕，京師震駭。丙戌，皇太子親統兵迎於清河，丞相也速、詹事不蘭奚軍於昌平，也速軍士無鬥志，青軍楊同僉被殺於居庸，不蘭奚戰敗走，皇太子亦馳入城。丁亥夜，鎖住脅東宮官僚從太子出奔太原。戊子，孛羅帖木兒兵至，駐健德門外，欲追襲皇太子，老的沙力止之。三人入見帝宣文閣，泣拜訴冤，帝亦爲之泣，乃賜宴。庚寅，就命孛羅帖木兒太保、中書左丞相，老的沙中書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御史大夫。部屬將士，布列臺省，總攬國柄。

八月壬寅，詔加孛羅帖木兒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太保、中書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數月間，誅狎臣禿魯帖木兒、波迪哇兒禡等，罷三宫不急造作，沙汰宦官，減省錢糧，禁西番僧人佛事。數遣使請皇太子還朝，使至太原，拘留不報。

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内難，承制調遣嶺北、甘肅、遼陽、陝西及擴廓帖木兒等軍，進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怒，出皇后于外，幽置百日。遣禿堅帖木兒率軍討上都附皇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軍。也速次良鄉不進，而歸永平，遣人西連太原，東連遼陽，軍聲

兒在世時，就同孛羅帖木兒連年互相厮殺，朝廷多次命官員前往講和，雙方軍隊已退兵，各自守衛自己的地區。到現在，擴廓帖木兒便大發兵馬，從各方向進兵夾攻大同，調遣部下鎖住去守護京城，其兵卒不到一萬人，還以其部下青軍楊同僉守衛居庸關，擴廓帖木兒自己統領軍隊到太原，督調各路兵馬。

七月，孛羅帖木兒率領兵馬，同禿堅帖木兒、老的沙等人又侵犯京城，京城爲之震動，一片恐慌。丙戌日，皇太子親自統領軍隊在清河迎戰，丞相也速、詹事不蘭奚兵到昌平，也速的軍隊没有鬥志，青軍楊同僉在居庸關被殺死，不蘭奚戰敗逃走，皇太子也騎馬奔入城中。丁亥日夜裏，鎖住脅迫東宫官僚隨從皇太子出奔到太原。戊子日，孛羅帖木兒的軍隊開到了，駐扎在健德門外，想要追擊皇太子，老的沙極力勸阻，孛羅帖木兒纔没有發兵。孛羅帖木兒和禿堅帖木兒、老的沙三人進到宣文閣面見皇帝，哭泣下拜訴説冤屈，皇帝聽了也爲之哭泣，便賜宴款待他們。庚寅日，就任命孛羅帖木兒爲太保、中書左丞相，任命老的沙爲中書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爲御史大夫。部屬將士，布列於臺省，總攬全國政權。

八月壬寅日，皇帝下詔加封孛羅帖木兒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太保、中書右丞相，指揮天下軍馬。數月之間，殺死了那些近臣禿魯帖木兒、波迪哇兒禡等人，罷免三宫不急之務，淘汰宦官，減省錢糧費用的開支，禁止西番僧人從事佛事。多次派遣使者請皇太子還朝，使者到太原，都被拘留不得報皇太子。

至正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外邊，日夜都在想辦法清除内患，秉承皇帝的旨意調遣嶺北、甘肅、遼陽、陝西及擴廓帖木兒等部兵馬，進軍討伐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得知以後大怒，逐皇后於宫外，幽禁一百天。派遣禿堅帖木兒率領軍隊討伐上都那些追隨皇太子的人，調遣也速的兵馬向南抵禦擴廓帖木兒的軍隊。也速兵到良鄉就不前進了，而是回到永平，派遣人向西聯絡太

大振。孛羅帖木兒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禦，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姚伯顏，殺之。孛羅帖木兒大恐，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孛羅帖木兒先嘗以自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飲宴，荒淫無度，酗酒殺人，喜怒不測，人皆畏忌。威順王子和尚，受帝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顏達兒、帖古思不花、火兒忽達、洪寶寶等，陰圖刺之。

七月乙酉，值禿堅帖木兒遣人來告上都之捷，孛羅帖木兒起入奏，行至延春閣李樹下，伯顏達兒自衆中奮出，斫孛羅帖木兒，中其腦，上都馬及金那海等競前斫死。老的沙傷額，趨出，得馬，走其家，擁孛羅帖木兒母妻及其子天寶奴北遁。有旨令民間盡殺其部黨。明日，遣使函孛羅帖木兒首級往太原，詔皇太子還朝。諸道兵聞詔，罷歸。九月，皇太子朝京師。十二月，獲禿堅帖木兒、老的沙，皆伏誅。

原，向東聯絡遼陽，因而其聲威大振。孛羅帖木兒對此感到憂慮，派遣驍勇之將姚伯顏不花統領兵馬出去抵抗，兵進到通州，正遇上河水漲溢，在虹橋扎營等待水退，也速出其不意地進攻，打敗了他的軍隊，擒獲姚伯顏，殺死了他。孛羅帖木兒大驚失色，便自己領兵馬出通州，三天後遇大雨返回。孛羅帖木兒先前曾經因疑心殺了他的將領保安，接着又失去姚伯顏，心中悶悶不樂，便天天同老的沙設宴飲酒，荒淫無度，酗酒殺人，喜怒無常，人們都懼怕他。威順王的兒子和尚，受皇帝的密旨，與徐士本合謀，結交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顏達兒、帖古思不花、火兒忽達、洪寶寶等人，陰謀刺殺孛羅帖木兒。

七月乙酉日，正巧禿堅帖木兒派人前來報告上都戰役的勝利消息，孛羅帖木兒起身入朝上奏，走到延春閣的李樹下時，伯顏達兒手持利刃從人群中衝出，砍孛羅帖木兒，擊中他的頭部，上都馬以及金那海等人競相上前將他砍死。老的沙被打傷了額頭，跑出去，得到一匹馬，逃回家中，護送着孛羅帖木兒的母親、妻子和他的兒子天寶奴向北逃去。這時皇帝有旨令民間盡殺孛羅帖木兒的黨羽。第二天，派遣使者帶着孛羅帖木兒的首級前往太原，詔令皇太子還朝。各路兵馬聽到詔令，即罷兵而歸。九月，皇太子回到京城。十二月，抓獲了禿堅帖木兒和老的沙，將他們處以死刑。

元史卷二百八

列傳第九十五

外夷(一)

高麗

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餘別種嘗居之。其地東至新羅，南至百濟，皆跨大海，西北度遼水接營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國都曰平壤城，即漢樂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號鴨渌江，而平壤在其東南，因恃以爲險。後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而爲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國至唐乾封初而國亡。垂拱以來，子孫復封其地，後稍能自立。至五代時，代主其國遷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焘凡二十七王，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

入元，太祖十一年，契丹人金山、元帥六哥等領衆九萬餘竄入其國。十二年九月，攻拔江東城據之。十三年，帝遣哈只吉、劄剌等領兵征之。國人洪大宣詣軍中降，與哈只吉等同攻圍之。高麗王王瞮奉牛酒出迎王師，且遣其樞密院使、吏部尚書、上將軍、翰林學士承旨趙冲共討滅六哥。劄剌與冲約爲兄弟。冲請歲輸貢賦。劄剌曰："爾國道遠，難於往來，每歲可遣使十人入貢。"十二月，劄剌移文取兵糧，送米一千斛。十四年正月，遣其權知閤門祇候尹公就、中書注書崔逸以結和牒文送劄剌行營，

高麗本是箕子所封之地，又有扶餘的另外一支曾經在此居住。高麗的地域爲東到新羅，南到百濟，都跨越大海，西北面渡過遼水與營州接壤，其北面是靺鞨。高麗的國都叫做平壤城，即漢代的樂浪郡。流經的河水出自靺鞨的長白山，被稱爲鴨渌江，而平壤在其東南面，就仗着它爲天險。後來開闢的地域逐漸廣闊，吞并了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個國家而成爲一個國家。其君主姓高，從初期立國到唐朝乾封初年而國亡。唐朝垂拱年以來，其子孫恢復其封地，後來稍能自立。到五代時，代主其國遷都松岳的人，姓王，名建。從王建到王焘共有二十七位王，經歷了四百餘年没有改姓。

入元以後，太祖十一年時，契丹人金山、元帥六哥等人領兵衆九萬餘人竄入其國中。太祖十二年九月，攻克江東城并占據此城。太祖十三年，皇帝派遣哈只吉、劄剌等人率領兵馬前往征伐他們。有國人洪大宣到軍中投降，同哈只吉一起包圍攻打他們。高麗王王瞮捧出酒肉迎接皇帝的軍隊，并且派遣其樞密院使、吏部尚書、上將軍、翰林學士承旨趙冲共同討伐消滅了六哥。劄剌同趙冲相約爲兄弟。趙冲請求每年上輸貢賦。劄剌説："你的國家道路遥遠，往來困難，每年可派遣使者十人入朝貢獻。"十二月，劄剌傳文書取兵糧，送來大米一千斛。太祖十四年正月，高麗王派遣其權知閤門祇候尹公就、中書注書崔逸把結盟和好的牒文送到劄剌行營，劄剌也派遣

劄剌遣使報之。高麗王以其侍御史朴時允爲接伴使迎之。帝又遣蒲里䚟也持詔往諭之，高麗王迎拜設宴。九月，皇太弟、國王及元帥合臣、副元帥劄剌等各以書遣宣差大使慶都忽思等十人趣其入貢，尋以方物進。十五年九月，大頭領官堪古苦、着古歟等復以皇太弟、國王書趣之，仍進方物。十六年七月，有旨，諭以伐女直事，始奉表陳賀。八月，着古歟使其國。十月，喜速不瓜等繼使焉。十七年十月，詔遣着古歟等十二人至其國，察其納款之實。十八年八月，宣差山术䚟等十二人復以皇太弟、國王書趣其貢獻。十九年二月，着古歟等復使其國；十二月，又使焉，盜殺之于途，自是連七歲絶信使矣。

太宗三年八月，命撒禮塔征其國，國人洪福源迎降于軍，得福源所率編民千五百户，旁近州郡亦有來師者。撒禮塔即與福源攻未附州郡，又使阿兒禿與福源抵王京，招其主王㬚，㬚遣其弟淮安公王侹請和，許之。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之，遂班師。十一月，元帥蒲桃、迪巨、唐古等領兵至其王京，㬚遣使奉牛酒迎之。十二月一日，復遣使勞元帥于行營。明日，其使人與元帥所遣人四十餘輩入王城，付文牒。又明日，㬚遣王侹等詣撒禮塔屯所犒師。

四年正月，帝遣使以璽書諭㬚。三月，㬚遣中郎將池義源，録事洪巨源、金謙等齎國贐牒文送撒禮塔屯所。四月，㬚遣其將軍趙叔昌、御史薛慎等奉表入朝。五月，復下詔諭之。六月，㬚盡殺朝廷所置達魯花赤七十二人以叛，遂率王京及諸州縣民竄海島。洪福源集餘民保聚，以俟大兵。八月，復遣撒禮塔領兵討之，至

使者回訪。高麗王以他的侍御史朴時允爲接伴使來迎接。皇帝又派遣蒲里䚟也持詔書前往高麗曉諭安撫他們，高麗王迎拜使者并設宴款待。九月，皇太弟、國王及元帥合臣、副元帥劄剌等人各自以書信派遣宣差大使慶都忽思等十人去催促進貢，不久以地方土産進獻。太祖十五年九月，大頭領官堪古苦、着古歟等人又以皇太弟、國王書信催促，仍進獻土産。太祖十六年七月，皇帝有旨，告諭以討伐女真的事情，高麗纔奉表陳賀。八月，着古歟出使其國。十月，喜速不瓜等又出使其國。太祖十七年十月，皇帝詔令派遣着古歟等十二人到高麗國，檢查其納款的情況。太祖十八年八月，派宣差山术䚟等十二人又以皇太弟、國王書前往催促其貢獻。太祖十九年二月，着古歟等人又出使高麗國，十二月，再次出使高麗，被强盜殺於途中，從此一連七年斷絶信使往來。

太宗三年八月，皇帝命令撒禮塔領兵遠征高麗，有國人洪福源來軍中迎降，收得洪福源所率編民一千五百户，附近州郡也有來從軍的。撒禮塔立即同洪福源一起攻打尚未歸附的州郡，又讓阿兒禿同洪福源抵達高麗京城，招其君主王㬚，王㬚派遣他的弟弟淮安公王侹前來請和，得到了允許。設置了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察政事，於是班師回朝。十一月，元帥蒲桃、迪巨、唐古等人領兵到高麗京城，王㬚派遣使者捧出牛酒迎接他們。十二月一日，又派遣使者前往行營慰勞元帥。第二天，使者同元帥所派遣的四十餘人進入王城，交付文牒。又過一天，王㬚派遣王侹等人到撒禮塔的屯兵駐所犒勞軍隊。

太宗四年正月，皇帝派遣使者帶着璽書曉諭王㬚。三月，王㬚派遣中郎將池義源，録事洪巨源、金謙等人携帶國家禮物和牒文送到撒禮塔的屯兵駐所。四月，王㬚派遣他的將軍趙叔昌、御史薛慎等奉表入朝。五月，皇帝又下詔曉諭王㬚。六月，王㬚將朝廷所設置的達魯花赤七十二人全部殺死，反叛朝廷，於是率領王城及諸州縣百姓竄入海島。洪福源聚集餘下的民衆保衛其聚所，以等待大軍的到來。八月，皇帝又派遣撒禮

王京南，攻其處仁城，中流矢卒。别將鐵哥以軍還。其已降之人，令福源領之。十月，瞮遣其將軍金寶鼎、郎中趙瑞章上表陳情。

塔領兵馬前往討伐，軍隊推進到王城南面，攻打其處仁城，撒禮塔身中流矢而死。由與主力軍配合作戰的將領鐵哥帶兵撤回。其已投降的人，令洪福源統領。十月，王瞮派遣他的將軍金寶鼎、郎中趙瑞章上表朝廷陳述内情。

五年四月，詔諭瞮悔過來朝，且數其五罪："自平契丹賊、殺劄剌之後，未嘗遣一介赴闕，罪一也。命使齎訓言省諭，輒敢射回，罪二也。爾等謀害着古歟，乃稱萬奴民户殺之，罪三也。命汝進軍，仍令汝弼入朝，爾敢抗拒，竄諸海島，罪四也。汝等民户不拘集見數，輒敢妄奏，罪五也。"十月，瞮復遣兵攻陷已附西京等處降民，劫洪福源家。

太宗五年四月，皇帝下詔讓王瞮悔過來朝，并且歷數其五項罪行："自從平定契丹賊寇、殺死劄剌之後，没有派遣一人赴朝，這是罪行之一。皇帝命使者携帶訓言省諭，竟敢逐回使者，這是罪行之二。你等謀害了着古歟，還假稱是被萬奴民户殺死的，這是罪行之三。命令你進軍，仍令汝弼入朝，你敢抗拒上旨，竄入海島，這是罪行之四。你等的民户不拘集明瞭其數，就敢妄言上奏，這是罪行之五。"十月，王瞮又派遣軍隊攻陷已經歸附的西京等處的降民，劫走洪福源的全家。

六年，福源得請，領其降民遷居東京，賜佩金符。

太宗六年，洪福源的請求獲得准許，領其降民遷居東京居住，皇帝賞賜他佩金符。

七年，命唐古與洪福源領兵征之。

太宗七年，皇帝命令唐古同洪福源率領兵馬前往討伐。

九年，拔其龍岡、咸從等十餘城。

太宗九年，攻占了龍岡、咸從等十餘座城池。

十年五月，其國人趙玄習、李元祐等率二千人迎降，命居東京，受洪福源節制，且賜御前銀符，使玄習等佩之，以招未降民户。又李君式等十二人來降，待之如玄習焉。十二月，瞮遣其將軍金寶鼎、御史宋彦琦等奉表入朝。

太宗十年五月，高麗國人趙玄習、李元祐等人率領二千人來投降，命他們到東京居住，接受洪福源的統領，并且賞賜御前銀符，讓趙玄習等人佩帶在身上，以招集未降居户。又有李君式等十二人來投降，皇帝對待他們如同對待趙玄習等人一樣。十二月，王瞮派遣他的將軍金寶鼎、御史宋彦琦等人奉表入朝。

十一年五月，詔徵瞮入朝，瞮以母喪辭。六月，乃遣其禮賓卿盧演、禮賓少卿金謙充進奉使、副，奉表入朝。十月，有旨諭瞮，徵其親朝於明年。十二月，瞮遣其新安公王佺與寶鼎、彦琦等百四十八人奉表入貢。

太宗十一年五月，下詔書召王瞮入朝，王瞮以母親去世爲由推辭。六月，王瞮便派遣其禮賓卿盧演、禮賓少卿金謙充任進奉使和副使，奉表入朝。十月，有聖旨曉諭王瞮，徵召他在明年親自入朝參拜。十二月，王瞮派遣其新安公王佺同寶鼎、彦琦等一百四十八人奉表入朝進獻貢物。

十二年三月，又遣其右諫議大夫趙修、閤門祗候金成寶等奉表入貢。五月，復下詔諭之。十二月，瞮遣其

太宗十二年三月，王瞮又派遣其右諫議大夫趙修、閤門祗候金成寶等人奉表入朝進獻貢物。五月，皇帝又下詔曉諭王瞮。十二月，王瞮派遣

禮賓少卿宋彦琦、侍御史權韙充行李使入貢。是歲，攻拔昌、朔等州。

十三年秋，瞮以族子綧爲己子入質。

當定宗、憲宗之世，歲貢不入，故自定宗二年至憲宗八年，凡四命將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憲宗末，瞮遣其世子倎入朝。

世祖中統元年三月，瞮卒，命倎歸國爲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内。制曰：

我太祖皇帝肇開大業，聖聖相承，代有鴻勳，芟夷群雄，奄有四海，未嘗專嗜殺也。凡屬國列侯，分茅錫土，傳祚子孫者，不啻萬里，孰非向之勍敵哉。觀乎此，則祖宗之法不待言而章章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爾國與宋耳。宋所恃者長江，而長江失險；所藉者川、廣，而川、廣不支。邊戍自徹其藩籬，大軍已駐乎心腹，鼎魚幕燕，亡在旦夕。

爾初以世子奉幣納款，束身歸朝，含哀請命，良可矜憫，故遣歸國，完復舊疆，安爾田疇，保爾室家，弘好生之大德，捐宿構之細故也。用是已嘗戒敕邊將，斂兵待命，東方既定，則將迴戈於錢塘。迨餘半載，乃知爾國内亂渝盟，邊將復請戒嚴，此何故也？以謂果内亂耶，權臣何不自立，而立世孫？以謂傳聞之誤耶，世子何不之國而盤桓於境上也？豈以世子之歸愆期，而左右自相猜疑，私憂過計而然耶？重念島嶼殘民，久罹塗炭，窮兵極討，殆非本心。且御失其道，

其禮賓少卿宋彦琦、侍御史權韙充任行李使入朝進獻貢物。這一年，官兵又攻占了昌、朔等州。

太宗十三年秋天，王瞮以族人的兒子王綧當作自己的兒子送入朝廷爲人質侍奉天子。

在定宗、憲宗之世時，每年的貢物都没有進獻，所以從定宗二年至憲宗八年，有四次命令將軍領兵前去征伐高麗，共攻占其十四座城池。憲宗末年，王瞮送他的嫡長子王倎入朝爲質。

世祖中統元年三月，王瞮死去，皇帝便命王倎回國爲高麗國王，并以兵衛護送他，於是赦免其境内的百姓。皇帝有詔令説：

我太祖皇帝開創宏大聖業，代代相承，每世都有鴻勛功勞，鏟除了群雄，地域之廣富有四海，從不曾專行屠殺之事。凡是屬國列侯，分封賜爵，傳繼子孫的，其疆土不祇萬里，哪一個不是原來的勁敵呢。如此看來，則是祖宗的法度不待言而昭著顯明了。今天，普天之下還没有臣服的國家，祇有你國和宋人了。宋人所倚仗的是長江天險，但是長江又失其險；宋人所憑藉的是川、廣之地，但是川、廣兩地也不能支撑多久。邊防上自從撤除其屏障藩籬之後，大軍已進駐其心腹之地，他們如同鼎中之魚和築巢在帷幕上之燕，其危亡祇在旦夕之間。

你國起初以嫡長子王倎奉獻納款，自行約束，受命歸朝，含着悲哀前來請命，確實令人憐憫，所以令他回國，以使你國舊有疆域完整，安定你們鄉野，保護你們家室，弘揚我朝愛護生靈之大德，捐棄先前積怨之小事。於是已經告誡邊防守將，收斂兵馬以待命令，東方之地平定以後，則將回師到錢塘。等到過了半年，纔知道你的國内發生混亂并違背盟約，邊疆守將請求戒嚴，這是什麽緣故呢？若説果然有了内亂，掌握重權的大臣爲什麽不立自己，而立世孫呢？若説有傳聞之誤，世子爲什麽不在國中而徘徊逗留在邊境上？難道是因世子的歸期延誤，而左右自相猜疑，過於謀劃憂慮而導致如此嗎？深深地惦念島嶼中剩下的人民，長久地遭受

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推赤心置人腹中，則反側之輩自安矣。悠悠之言，又何足校。申命邊閫，斷自予衷，無以逋逃間執政，無以飛語亂定盟。惟事推誠，一切勿問。宜施曠蕩之恩，一新遐邇之化。自尚書金仁雋以次，中外枝黨、官吏、軍民，聖旨到日已前，或有首謀内亂，旅拒王師，已降附而還叛，因仇讎而擅殺，無所歸而背主亡命，不得已而隨衆脅從，應據國人但曾犯法，罪無輕重咸赦除之。

苦難和處於塗炭之中，窮盡兵力不斷討伐，恐怕不是本朝的心願。况且駕御者失其道，那麽天下詭詐都爲敵人，若是推赤心置人腹中，就會使反覆不定的人得以自安。荒謬之言，又何足計較。鄭重地命令統兵在外的將帥，決斷出於内心，不能用搜索逃亡來干擾執政，不能用没有根據的話來攪亂盟約。遇到事情應首先推出誠心，一切事可不追問。應施以曠達寬厚的恩德，推出遠近歸服的新教化。現在命令從尚書金仁雋以下，身爲内外枝黨、官吏、軍民的人，在聖旨到達之日以前，或有主謀内亂，以武力抗拒王師軍旅，已經歸降而又反叛，因爲有仇怨而不依章法擅殺性命的，没有歸處而背離其主逃命在外的，迫不得已而隨從和被脅迫的，現在爲國人但是曾經犯法的，無論所犯罪行輕重都赦免其罪。

世子其趣裝命駕，歸國知政，解仇釋憾，布德施恩。緬惟瘡痍之民，正在撫綏之日，出彼滄溟，宅於平壤。賣刀劍而買牛犢，捨干戈而操耒耜，凡可援濟，毋憚勤勞。苟富庶之有徵，冀禮義之可復，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師不得逾限矣。大號一出，朕不食言。復有敢踵亂犯上者，非干爾主，乃亂我典刑，國有常憲，人得誅之。於戲！世子其王矣，往欽哉，恭承丕訓，永爲東藩，以揚我休命。

世子要整理行裝備好車駕，回歸本國主持朝政，消除仇怨猜疑，廣布德澤施以恩惠。緬懷遭受災難的百姓，正需撫綏之日，從大海之上出來，到平地上安家。變賣刀劍來購買耕牛，放下武器而操持耒耜，凡是可以援救賑濟的，不要怕勤勞辛苦。如果富庶可以達到，希望禮義教化能够恢復，要趕緊整治疆界，以安定百姓之心，我們的軍隊不再越過邊界。政令一出，朕絶不食言。再有敢跟着作亂犯上的，與你國君無關，乃是亂我典章刑律，國家有法規憲法，人人可以誅殺作亂者。唉！世子爲王，乃是皇帝派遣，奉行此訓，永遠爲東藩屬國，以弘揚興盛我朝美好的事業。

四月，復降旨諭倎曰："朕祗若天命，獲承祖宗休烈，仰惟覆燾，一視同仁，無遐邇小大之間也。以爾歸款，既册爲王還國，今得爾與邊將之書，因知其上下之情，朕甚憫焉。"倎求出水就陸，免軍馬侵擾，還被虜及逃民，皆從之。詔班師，乃赦其境内。六月，倎遣其子永安公僖、判

四月，又降旨對王倎説："朕恭順天命，獲得承繼祖宗的偉業，仰承覆蓋，一視同仁，没有遠近大小之分。由於你歸順本朝，已經册封爲國王回國，現在得到你與邊將的上書，因而知道你國中上下之情，我十分憐憫你們。"王倎請求離開水上到陸地就任國王，免除兵馬的侵擾，返還被擄走和外逃的百姓，皇帝都一一應從了他。便詔令班師回朝，赦免其境内的百姓。六月，王倎

司宰事韓即入賀即位，以國王封册、王印及虎符賜之。是月，又下詔撫諭之。

派遣他的兒子永安公王僖、判司宰事韓即入朝賀拜即位，皇帝將國王封册、王印以及虎符賜予他。這個月，皇帝又下詔書安撫曉諭他。

二年三月，遣使入貢。四月，倎入朝。六月，倎更名禃，遣其世子愖奉表以聞。八月，賜禃玉帶一，遣侍衛將軍孛里察、禮部郎中高逸民護愖還國。九月，禃遣其侍御史張鎰奉表入謝。十月，帝遣阿的迷失、焦天翼持詔，諭以開榷場事。

中統二年三月，王倎派遣使者入朝進獻貢物。四月，王倎入朝參拜。六月，王倎改名爲王禃，派遣他的嫡長子王愖奉表以上報。八月，皇帝賜給王禃一條玉帶，并派遣侍衛將軍孛里察、禮部郎中高逸民護送王愖回國。九月，王禃派遣其侍御史張鎰奉表入朝拜謝。十月，皇帝派遣阿的迷失、焦天翼持詔書，前往告訴王愖開設徵收專賣税的交易場所事宜。

三年正月，罷互市。諸王塔察兒請置鐵冶，從之。請立互市，不從。賜禃曆，後歲以爲常，禃遣使入謝，優詔答之。四月，禃遣其左諫議大夫朴倫、郎將辛洪成等奉表入朝。六月，遣使入貢。八月，朴倫等還，賜西錦三段、間金熟綾六段。十月，詔諭禃籍編民，出師旅，輸糧餉，助軍儲。是月，禃遣使入貢。

中統三年正月，停止雙方的互市。諸王塔察兒請求開辦冶鐵業，皇帝批准了。又請求設立互市，皇帝不允許。皇帝賜給王禃曆書，以後每年都如此，王禃派遣使者入朝拜謝，皇帝以優詔答覆他。四月，王禃派遣其左諫議大夫朴倫、郎將辛洪成等人奉表入朝。六月，又派遣使者入朝進獻貢物。八月，朴倫等人返回，皇帝賞賜西錦三段、間金熟綾六段。十月，皇帝詔諭王禃登記編民，派出軍隊，運輸糧餉，資助軍備。這個月，王禃派遣使者入朝進獻貢物。

四年二月，以禃不答詔書，詰其使者。禃表乞俟民生稍集，然後惟命。帝以其辭意懇實，允之。朝貢物數，亦命稱其力焉。自三月至于六月，禃凡三遣使入貢，賜禃羊五百。十一月，禃以免置驛籍民等事，遣其翰林學士韓就奉表入謝。

中統四年二月，以王禃不回答詔書，責問他的使者。王禃上表乞求等待民衆的生計稍有安定，然後從命。皇帝以其辭意懇切實在，應允了他。對其朝貢的物品數量，亦令其量力而行。從三月至六月，王禃共三次派遣使者入朝進貢，皇帝賜給王禃五百隻羊。十一月，王禃以免置驛站編籍百姓等事，派遣其翰林學士韓就奉表入朝拜謝。

五年正月丁丑朔，禃遣使奉表入賀，諭還使，令禃親朝京師。四月，以西北諸王率衆款附，擬今歲朝王公群牧于上都，又遣必闍赤古乙獨徵禃入朝，修世見之禮。五月，禃遣其借國子祭酒張鎰從古乙獨入見，六月乃親朝。九月，帝以改中統五年爲至元元年，遣郎中路得成持赦令，與禃郎將康允紹頒其國。十月，禃入朝。十二月，遣禃還國。是年春，禃遣使入

中統五年正月初一丁丑日，王禃派遣使者奉表入朝賀敬，皇帝詔諭還國使者，令王禃親自進京城朝拜。四月，因西北諸王率領衆軍歸附，準備今年在上都召見王公和地方長官，又派必闍赤古乙獨召王禃進京朝拜，以修世見之禮。五月，王禃派遣其借國子祭酒張鎰隨從古乙獨入京朝見，他自己到六月時纔親自入京朝拜。九月，皇帝以改中統五年爲至元元年，派遣郎中路得成持赦免令，同王禃的郎將康允紹頒布其國。十月，王禃進京城朝拜。十二月，遣王禃回國。這一年

貢。自是終世祖三十一年，其國入貢者凡三十有六。

至元三年二月，立瀋州，以處高麗降民。帝欲通好日本，以高麗與日本鄰國，可爲鄉導，八月，遣國信使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計議官伯德孝先等使日本，先至高麗諭旨。十二月，禃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禮部侍郎金贊等導詔使黑的、殷弘等往日本，不至而還。

四年正月，禃遣君斐等奉表從黑的等入朝。六月，帝以禃飾辭，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與君斐等以詔諭禃，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爲期。九月，禃遣其起居舍人潘阜、書狀官李挺充國信使，持書詣日本。

五年正月，禃遣其弟淐入朝。帝以禃見欺於淐，面數其事切責之。特遣北京路總管兼大定府尹于也孫脱、禮部郎中孟甲持詔諭禃，其略曰："向請撤兵，則已撤之矣。三年當去水就陸，而前言無徵也。又太祖法制，凡内屬之國，納質、助軍、輸糧、設驛、編户籍、置長官，已嘗明諭之，而稽延至今，終無成言。在太宗時，王綧等已入質，驛傳亦粗立，餘率未奉行。今將問罪於宋，其所助士卒舟艦幾何？輸糧則就爲儲積，至若設官及户版事，其意謂何？故以問之。"三月，于也孫脱等至其國。

四月，禃遣其門下侍郎李藏用奉表與也孫脱等入朝。五月，帝敕藏用曰："往諭爾主，速以軍數實奏，將遣人督之。今出軍，爾等必疑將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日本，爾主當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載四千石者。"

春天，王禃派遣使者入朝貢獻。自此到世祖三十一年，其國入京進獻貢物共有三十六次。

至元三年二月，設立瀋州，以安置高麗的降民。皇帝想要同日本友好交往，認爲高麗與日本是鄰國，高麗可以做嚮導，八月，派遣國信使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計議官伯德孝先等人出使日本，先到高麗宣布聖旨。十二月，王禃派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禮部侍郎金贊等人引導詔使黑的、殷弘等人前往日本，没有到達目的地就返回了。

至元四年正月，王禃派遣君斐等人奉表隨從黑的等人入京城朝拜。六月，皇帝以爲王禃掩飾托詞，令去日本的使節徒然返回，又派遣黑的同君斐等人以詔書曉諭王禃，委他以與日本通好一事，期望他必須得到結果。九月，王禃派遣其起居舍人潘阜、書狀官李挺充當國家信使，持詔書到達日本。

至元五年正月，王禃派遣他的弟弟王淐進京朝拜。皇帝以王禃被王淐所欺，當面數其事并嚴厲責備他。特派北京路總管兼大定府尹于也孫脱、禮部郎中孟甲持詔書告諭王禃，其中内容大略説："你先前請求撤兵，則兵已經撤走。三年應當離開水上到陸地，但是前面所説的話却没有徵驗。又太祖時的法律制度，規定凡是内屬之國，都要納入人質、協助軍事、運輸糧草、設立驛站、編籍户口、設置長官，這些都曾經明確地告諭過王禃，但是拖延至今，最終没有實現。在太宗時，王綧等已入質，驛站也初步建立，其餘各事都没有奉行。現在我們要向宋人興師問罪，你們所能協助的士卒舟艦有多少？運輸糧草則就地屯積儲蓄，至於設置長官及户籍之事，到底打算怎樣？所以要詢問一下。"三月，于也孫脱等到達高麗。

四月，王禃派遣其門下侍郎李藏用奉表和于也孫脱等人一起入朝。五月，皇帝對李藏用敕令説："從前告諭你的君主，趕快將軍備等如實上奏，將派人前去監督此事。現在出兵，你等必然疑惑將出兵到什麼地方，或想爲南宋，或想爲日本，你國君主應當建造舟船一千艘，并且是能渡

藏用曰："舟艦之事即當應命，但人民殘少，恐不及期。往者臣國有軍四萬，三十餘年間死於兵疫，今止有牌子頭、五十户、百户、千户之類虛名，而無軍卒。"帝曰："死者有之，生者亦有之。"藏用曰："賴聖德，自撤兵以來，有生長者僅十歲耳。"帝又曰："自爾來者言，海中之事，於宋得便風可三日而至，日本則朝發而夕至。舟中載米，海中捕魚而食之，則豈不可行乎?"又敕藏用曰："歸可以此言諭爾主。"

過大海可以載重爲四千石的船隻。"李藏用説："建造舟艦之事應當馬上遵命，但是我國人民缺少，恐怕不能按期完成。過去臣國有軍隊四萬人，三十多年之間多死於戰爭和病疫，現在衹有牌子頭、五十户、百户、千户之類的虛名，但是没有軍士兵卒。"皇帝説："有死去的人，還有生育的人呢。"李藏用説："仰賴聖上恩德，自從撤兵以來，有出生的人僅有十歲。"皇帝又説："自那邊來的人説，海中行船，到宋地得順風可三天到達，去日本則早晨發船傍晚就可到達。船上裝載好糧食，在海裏捕魚爲食，則怎麼不可行呢?"又對李藏用敕告説："回去可以將這番話告諭你的國君。"

七月，詔都統領脱朵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等使其國，與其來朝者大將軍崔東秀偕行。八月，至其國，禃出昇天府迎之，蓋諭以閱軍造船也。九月，以禃表奏潘阜等奉使無功而還，復遣黑的等使日本，詔禃遣重臣導送。十二月，禃遣其知門下省事申思佺、禮部侍郎陳井、起居舍人潘阜等從國信使黑的等赴日本，借禮部侍郎張鎰奉表從脱朵兒入朝。

七月，詔令都統領脱朵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等出使其國，與其國來朝者大將軍崔東秀同行。八月，到達其國，王禃出昇天府迎接他們，告諭他閲軍造船之事。九月，由於王禃奏表上聞潘阜等人奉命出使日本無功而返回，又派遣黑的等人出使日本，詔令王禃派遣重臣引導護送。十二月，王禃派遣其知門下省事申思佺、禮部侍郎陳井、起居舍人潘阜等人隨從國家信使黑的等人赴日本，借禮部侍郎張鎰奉表隨從脱朵兒入朝。

六年正月，禃遣其大將軍康允紹奉表奏誅權臣金俊等。三月，禃復遣申思佺奉表從黑的入朝。六月，禃遣其世子愖入朝。賜禃玉帶一，愖金五十兩，從官銀幣有差。七月，帝遣明威將軍都統領脱朵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相視耽羅等處道路，詔禃選官引達，以人言耽羅海道往南宋、日本甚易故也。

至元六年正月，王禃派遣其大將軍康允紹奉表奏請誅殺權臣金俊等。三月，王禃又派遣申思佺奉表隨從黑的入京朝拜。六月，王禃派遣他的世子王愖入京城朝拜。皇帝賜予王禃玉帶一條，賜予王愖金子五十兩，賜予各隨從官員銀幣不等。七月，皇帝派遣明威將軍都統領脱朵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視察觀看耽羅等處的道路，詔令王禃選派官員引導到達，是因有人説耽羅的海上通道前往南宋、日本十分便利的緣故。

八月，世子愖至朝，奏本國臣下擅廢禃立其弟安慶公淐事。詔遣使臣斡朵思不花、李諤等至其國詳問之。九月，其樞密院副使金方慶奉表從斡朵思不花等入朝。樞密院御史臺

八月，世子王愖到達京城，奏明本國臣下擅自廢黜王禃而立他弟弟安慶公王淐之事。皇帝派遣使臣斡朵思不花、李諤等人到其國中詳細調查此事。九月，其樞密院副使金方慶奉表隨從斡朵思不花等人入朝。樞密院御史臺奏，世子王愖

奏，世子愖言："朝廷若出征，能辦軍三千，備糧五月，如官軍入境，臣宜同往，庶不驚擾。"帝然之。詔授世子愖特進、上柱國，敕愖率兵三千赴其國難。命抄不花往征其國，以病不果行，詔遣蒙哥都代之。

十月，帝以禃、淐廢置乃林衍所爲，遣中憲大夫兵部侍郎黑的、淄萊路總管府判官徐世雄詔禃、淐、衍等以十二月同詣闕下，面陳情實，聽其是非。又遣國王頭輦哥等率兵壓境，如逾期不至，即當窮治首惡，進兵剿戮。命趙璧行中書省于東京，仍詔諭高麗國軍民。十一月，高麗都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餘城入附。遣斷事官别同瓦馳驛於王綧、洪茶丘所管實科差户内簽軍至東京，付樞密院，得三千三百人。高麗西京都統李延齡乞益兵，遣忙哥都率兵二千赴之。

樞密院臣議征高麗事。初，馬亨以爲"高麗者，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晋皆爲郡縣。今雖來朝，其心難測。莫若嚴兵假道，以取日本爲名，乘勢可襲其國，定爲郡縣"。亨又言："今既有釁端，不宜遣兵伐之。萬一不勝，上損國威，下損士卒。彼或上表言情，宜赦其罪戾，減其貢獻，以安撫其民，庶幾感慕聖化。俟南宋已平，彼有他志，回兵誅之，亦未晚也。"前樞密院經歷馬希驥亦言："今之高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并而爲一。大抵藩鎮權分則易制，諸侯强盛則難臣。驗彼州城軍民多寡，離而爲二，分治其國，使權侔勢等，自相維制，則徐議良圖，亦易爲區處耳。"黑的等至其國，禃受詔復位，遣借禮部侍郎朴烋從黑的等奉表入朝。十二月，乃親朝京師。

説："朝廷如果出征，臣下能統領三千軍隊，備齊五個月糧餉，如果官軍入境，下臣應當同往，希望不驚擾百姓。"皇帝表示同意。詔令授予世子王愖爲特進、上柱國，敕令王愖率領三千兵馬赴其國難。命令抄不花前往征討其國，抄不花因病不能成行，又詔令派遣蒙哥都代替他。

十月，皇帝認爲王禃、王淐的廢置乃是林衍所爲，派遣中憲大夫兵部侍郎黑的、淄萊路總管府判官徐世雄詔令王禃、王淐、林衍等人於十二月一同到朝廷來，當面陳述其實際情况，聽斷其是非曲直。又派遣國王頭輦哥等人率領大兵壓境，如果過了期限還不到來，將馬上率兵徹底處置首惡頭目，進軍剿滅亂黨。命令趙璧在東京行中書省事，下詔書告諭高麗國的軍民。十一月，高麗都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爲由，帶領西京地區五十多座城池歸附朝廷。派遣斷事官别同瓦乘驛馬兼程前往王綧、洪茶丘所管轄實科差户内徵兵到東京，付樞密院，得三千三百人。高麗西京都統李延齡請求增加兵馬，派遣忙哥都率領兵馬二千前往。

樞密院群臣商議征伐高麗國一事。起初，馬亨認爲"高麗其國，本是箕子所封之地，在漢、晋時代都作爲郡縣而設置。現在雖然來行禮朝拜，但其心思難測。不如以大兵借路去攻打日本爲名，乘勢可襲其國，定其爲郡縣"。馬亨又説："現在既然有争端，不宜派兵討伐他們。萬一不能取勝，則上損國威，下損士卒鋭氣。他們或上表言情，宜赦免其罪惡，減少其進貢，以安撫那裏的百姓，或許能使他們被感化。等到南宋已經平定時，若他們有别的企圖，再回兵討滅他們，也爲時不晚。"前樞密院經歷馬希驥也説："今日的高麗國，乃是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個國家合并而成爲一個國家。通常説藩鎮權力分散則易於控制，諸侯强盛起來則難以臣服。檢驗其州城軍民的多少，分其爲二，分别統治其國，使二者權力均等，自相鉗制，則慢慢商議妥善計劃，也就易於分别處置了。"黑的等人到其國中，王禃受詔而復王位，王禃派遣借禮部侍郎朴烋隨從黑的等人奉表入朝。十二月，王禃便親自到京城朝

七年正月，遣使言："比奉詔，臣已復位，令從七百人入覲。"詔令從四百人來，餘留之西京。詔西京内屬，改東寧府，畫慈悲嶺爲界，以忙哥都爲安撫使，佩虎符，率兵戍其西境。詔諭其國僚屬軍民以討林衍之故，其略曰："朕即位以來，閔爾國久罹兵亂，册定爾主，撤還兵戍，十年之間，其所以撫護安全者，靡所不至。不圖逆臣林衍自作弗靖，擅廢易國王禃，脅立安慶公淐，詔令赴闕，復稽延不出，豈可釋而不誅。已遣行省率兵東下，惟林衍一身是討。其安慶公淐本非得已，在所寬宥。自餘脅從詿誤，一無所問。"二月，遣軍送禃就國，詔諭高麗國官吏軍民曰："朕惟臣之事君，有死無二，不意爾國權臣，輒敢擅廢國主。彼既驅率兵衆，將致爾衆危擾不安，以汝黎庶之故，特遣兵護送國王禃還國，奠居舊京，命達魯花赤同往鎮撫，以靖爾邦。惟爾東土之人，不知爲汝之故，必生疑懼，爾衆咸當無畏，按堵如故。已别敕將帥，嚴戒兵士勿令侵犯。汝或妄動，汝妻子及汝身當致俘略，宜審思之。"

初，有旨令頭輦哥行省駐西京，而以忙哥都、趙良弼充安撫使，與禃俱入其京；既而復令行省入其王京，而以脱朵兒充其國達魯花赤，罷安撫司。四月，東京行尚書省軍近西京，遣徹徹都等同禃之臣鄭子璵等持省札召高麗國令公林衍。使還，言："衍已死，子惟茂襲令公位。其國侍郎洪文系、尚書宋宗禮，殺惟茂及衍婿崔宗紹。惟茂弟惟栶自剄。衍黨裴仲孫等復集餘衆，立禃庶族承化侯爲王，

拜。

至元七年正月，王禃派遣使者説："近奉詔令，下臣已經恢復王位，令隨從七百人入京朝覲。"皇帝下詔令隨從四百人前來，其餘人留在西京。詔令西京内屬，改爲東寧府，劃慈悲嶺爲界，讓忙哥都爲安撫使，佩虎符，率兵馬戍守其西部邊境。下詔書把討伐林衍的原因告諭其國僚屬軍民，其中内容大略説："從朕即位以來，憐憫你國長時間遭受戰亂，册封定立你主，撤回軍隊，十年之間，使你們受保護而得到安全的，無所不至。豈料逆臣林衍妄自作亂，擅自廢黜和改易國王王禃，脅迫而立安慶公王淐，詔令其赴京入朝中對質，他又拖延不出，怎麼可以釋其罪而不誅殺呢。已經派遣行省率軍隊東進，衹爲討伐林衍一人。安慶公王淐本來是迫不得已，在此給予寬大。其餘受欺騙而被牽連爲脅從的，一概不問罪。"二月，派遣軍隊護送王禃到國就任，下詔書告諭高麗國官吏軍民説："朕思索下臣爲君主做事，有死而無二心，不料你國中權臣，膽敢擅自廢黜國王。他既然發派軍隊，將導致你國百姓危擾不安，以你國百姓的緣故，特派遣軍隊護送國王王禃回國，定居在舊京城中，命令達魯花赤同時前往鎮撫軍民，以安定你邦上下。但是你東土之人，不知是爲你們的緣故，必然産生懷疑和恐懼，你國之衆都不要畏懼，要安居如故。已經另行敕令將帥，嚴戒管理兵士，不要使有侵犯之事。你們或有妄動，你們的妻子兒女及你們自己將成爲俘虜，宜審慎思之。"

起初，有聖旨命令頭輦哥行省駐扎西京，而以忙哥都、趙良弼充任安撫使，同王禃一起進入其京城；不久又命令行省進入其京都，而以脱朵兒充當其國的達魯花赤，撤去安撫司。四月，東京行尚書省的軍隊逼近西京，派遣徹徹都等人同王禃的大臣鄭子璵等持省公文召高麗國的令公林衍。使者返回，説："林衍已經死去，他的兒子惟茂繼承令公位。其國侍郎洪文系、尚書宋宗禮，殺死惟茂及林衍的女婿崔宗紹。惟茂的弟弟惟栶自剄身死。林衍的黨羽裴仲孫等人又糾集餘衆，立王禃的庶族承化侯爲王，逃亡入珍島。"

竄入珍島。”大軍次王京西關城，遣人收繫林衍妻子。行省與禃議遷江華島居民於王京，仍宣詔撫綏之，禃弗從，至入居其舊京，始從行省之議。六月，禃遣人報有朝廷逃軍與承化侯者以三別抄軍叛。世子愖復言：“叛兵據江華島，宜率軍水陸進擊之。”禃復報叛兵悉遁去。世子愖言：“叛兵劫府庫，燒圖籍，逃入海中。”行省使人覘江華島中百姓皆空，島之東南，相距約四十里，叛兵乘船候風，勢欲遁。於是即命乃顏率衆追擊之。七月，丞相安童等言，頭輦哥等遣大托、忙古䚟來言，令阿海領軍一千五百，屯王京伺察其國中。遂以阿海爲安撫使。十一月，中書省臣言於高麗設置屯田經略司。以忻都、史樞爲鳳州等處經略使，佩虎符，領軍五千屯田於金州；又令洪茶丘以舊領民二千屯田，阿剌帖木兒爲副經略司，總轄之，而罷阿海軍。

大軍到達京都西關城下，派人收押林衍的妻子。行省與王禃商議遷江華島的居民到京都，并宣詔曉諭安撫他們，王禃不從，直至入居其舊京以後，纔聽從行省的建議。六月，王禃派人上報説有朝廷逃兵同承化侯以三别抄軍的名義反叛。世子王愖又説：“叛兵占據江華島，應率領軍隊從水陸兩面進攻他們。”王禃又上報説叛兵全部逃走了。世子王愖説：“叛兵搶劫府庫，燒毁地圖和户籍，逃入海中。”行省派人前去窺視，江華島上的百姓都走光了，在島的東南，相距約四十里的地方，叛兵乘船觀測風向，其意圖要逃走。於是立即命令乃顏率領兵馬追擊他們。七月，丞相安童等人説，頭輦哥等人派遣大托、忙古䚟來報説，命令阿海帶領一千五百兵衆，屯兵京都觀察其國中。於是以阿海爲安撫使。十一月，中書省的大臣奏説在高麗設置屯田經略司。任用忻都、史樞擔任鳳州等處的經略使，佩帶虎符，領軍隊五千人在金州屯田；又命令洪茶丘以舊領民兩千人屯田，阿剌帖木兒擔任副經略司，統一管轄，而罷免阿海的軍權。

閏十一月，世子愖還。有詔諭禃以其陪臣元傅等妄奏頭輦哥國王爲頭行省官員數事，及其國私與南宋、日本交通，又往年所言括兵造船至今未有成效，且謂自此以往或先有事南宋，或先有事日本，兵馬、船艦、資糧，早宜措置。是月，又詔禃曰：“嚮嘗遣信使通問日本，不謂執迷固難以善言開諭，此卿所知。將經略於彼，敕有司發卒屯田，爲進取之計，庶免爾國他日轉輸之勞。仍遣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慮，俾贊方略，期於有成，以稱朕意。”初，林衍之變，百姓驚擾，至是下詔撫慰之。

閏十一月，世子王愖返回。有詔書告諭王禃，其陪臣元傅等人妄奏頭輦哥國王爲頭行省官員數件事情，以及其國私下與南宋、日本交往，另外往年所説的徵兵造船之事至今没有成效，并且説從此以後或先有事於南宋，或者先有事於日本，兵馬、船艦、物資糧草，宜早備齊。這個月，又下詔書給王禃説：“昔日曾經派遣信使到日本互通音訊，誰知執迷不悟本難以善言開諭，此事你已知道。將籌劃治理那裏，令有關主管發派兵卒屯田，爲進取之計，或許可以免去你國日後轉運的勞作。仍派遣使者持詔書，先行表示招懷之意。你應該全心盡力，使之幫助籌劃，期望能成功，以使朕稱心如意。”起初，林衍之變，使百姓驚擾，此時下詔安撫慰藉他們。

十二月，詔諭禃送使通好日本，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實相密邇，故嘗詔卿導達去使，講信修

十二月，皇帝下詔書告諭王禃送使者通好日本，説：“朕以爲日本從前與中國友好，關係密切，所以曾派人出使，加强友好關係，却被其疆

睦，爲其疆吏所梗，竟不獲明論朕心。後以林衍之亂，故不暇及。今既輯寧爾家，遣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期於必達。仍以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所需糧餉，卿專委官赴彼，逐近供給，并鳩集金州旁左船艦，於金州需待，無致稽緩匱乏。”

八年正月，禃遣其樞密使金鍊奉表入見，請結婚。安撫使阿海略地珍島，與逆黨遇，多所亡失。中書省臣言諜知珍島餘糧將竭，宜乘弱攻之，詔不許。二月，命忽都答兒持詔論裴仲孫。三月，仲孫乞諸軍退屯，然後內附，忻都未從其請，有詔諭之。四月，忻都言仲孫稽留詔使，負固不服，乞與虎林赤、王國昌分道進討，從之。以討珍島諭禃。五月，忻都與史樞、洪茶丘大敗珍島賊，獲承化侯斬之，其黨金通精走耽羅。七月，禃遣其上將軍鄭子璵奉表謝平珍島。世子愖率其尚書右丞宋玢、軍器監薛公儉等衣冠胤冑二十八人入侍。八月，忽林赤赴鎮邊合浦縣屯所。九月，禃遣其通事別將徐偁導送宣撫趙良弼使日本。帝遣愖還國。十一月，禃遣其同知樞密院事李昌慶奉表謝許婚事。

九年正月，禃遣其別將白琚偕張鐸等十二人奉表入見。世子愖以其國尚書右丞宋玢、玢父上將軍宗禮討林惟茂狀，言其功于中書省。遣郎中不花、馬璘使高麗，諭以供戰船輸軍糧事。二月，禃致書日本，使通好于朝。六月，遣西京屬城諸達魯花赤及質子金鎰等歸國。

十年正月，禃遣其世子愖入朝。四月，經略使忻都同洪茶丘領兵入

吏阻撓，未能達到目的。後來因有林衍之亂，所以無暇顧及。現在已經安定了你的國家，派遣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任國信使，期望必將達到目的。仍以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領兵護送到海上。等國信使返回，暫且讓他們在金州等處屯駐。所需用的糧餉，你專門委派官員到那裏，就近供給，并調集金州附近的船艦，在金州等待，以保證及時供給。”

至元八年正月，王禃派遣其樞密使金鍊奉表入朝，請求通婚。安撫使阿海巡視珍島，同逆黨相遇，損失很大。中書省大臣説探知珍島餘糧將盡，應當乘其虚弱進攻他們，皇帝下詔令不同意此議。二月，命令忽都答兒持詔書告諭裴仲孫。三月，裴仲孫乞求諸軍退出屯田，然後向朝廷歸附，忻都没有聽從其請求，有詔書告諭他。四月，忻都説裴仲孫扣留詔使，依仗險固不向朝廷臣服，請求同虎林赤、王國昌分路進兵討伐，皇帝允准。皇帝又將討伐珍島一事詔告王禃。五月，忻都和史樞、洪茶丘大敗珍島之賊，抓獲承化侯并殺死了他，其黨羽金通精逃到耽羅。七月，王禃派遣其上將軍鄭子璵奉表入朝，感謝平定珍島。世子王愖率領其尚書右丞宋玢、軍器監薛公儉等王族子孫二十八人入朝侍奉。八月，忽林赤赴鎮邊合浦縣屯守。九月，王禃派遣其通事別將徐偁引導護送宣撫趙良弼出使日本。皇帝派遣王愖回國。十一月，王禃派遣其同知樞密院事李昌慶奉表拜謝朝廷許婚一事。

至元九年正月，王禃派遣其別將白琚偕同張鐸等十二人奉表進京朝見。世子王愖以其國尚書右丞宋玢、宋玢的父親上將軍宗禮討伐林惟茂的情況，將他的功勞報中書省。皇帝派遣郎中不花、馬璘出使高麗，告諭其供應戰船運輸軍糧之事。二月，王禃致書日本國，請他們與朝廷通好。六月，朝廷派遣西京屬城的各位達魯花赤及質子金鎰等人回國。

至元十年正月，王禃派遣其世子王愖入朝。四月，經略使忻都同洪茶丘領兵到海上，攻克了

海，攻拔耽羅城，禽金通精等，奉詔誅之。六月，禃遣其大將軍金忻表奏攻破濟州。九月，禃屢言："小國地狹，比歲荒歉，其生券軍乞駐東京，"詔令營北京界，仍敕東京路運米二萬石賑之。達魯花赤焦天翼還朝。

耽羅城，擒獲金通精等人，遵旨將他們斬首。六月，王禃派遣其大將軍金忻表奏攻破濟州。九月，王禃多次上言說："小國地域狹窄，連年饑荒因而歉收，生券軍乞求駐扎在東京，"詔令其安營在北京界，仍命令東京路運二萬石米來賑濟他們。達魯花赤焦天翼返回朝中。

十一年正月己卯朔，宮闕告成，帝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諸王百官朝賀。禃遣其少卿李義孫等入賀。三月，遣木速塔八、撒木合持詔使高麗簽軍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五月，皇女忽都魯揭里迷失下嫁于世子愖。七月，其樞密院副使奇蘊奉表告王禃薨，命世子愖襲爵，詔諭高麗國王宗族及大小官員百姓人等，其略曰："國王王禃存日，屢言世子愖可爲繼嗣。今令愖襲爵爲王。凡在所屬，并聽節制。"八月，世子愖還至其國襲位。九月，遣其齊安侯王淑上表謝恩。十一月，皇女入京城。愖復遣其判閤門事李信孫等奉表入謝。十二月，以黑的爲高麗達魯花赤，李益受代還。

至元十一年正月初一己卯，修建的宮殿落成，皇帝開始來到正殿，接受皇太子和諸王百官的朝賀。王禃派遣其少卿李義孫等人入朝祝賀。三月，皇帝派遣木速塔八、撒木合持詔書前往高麗徵兵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五月，皇帝的女兒忽都魯揭里迷失下嫁給世子王愖。七月，其國樞密院副使奇蘊奉表報告王禃去世，命令由世子王愖繼承其爵位，皇帝下詔書告諭高麗國王宗族以及大小官員百姓人等，其內容大略說："國王王禃在世之時，多次說世子王愖可成爲繼承人。現在令其承襲其父爵位爲國王。凡所屬地域，都要聽從他的統治和指揮。"八月，世子王愖回到其國襲位。九月，派遣其國的齊安侯王淑上表謝恩。十一月，皇女入京城。王愖又派遣其判閤門事李信孫等人奉表入朝拜謝。十二月，任用黑的爲高麗達魯花赤，李益受代而回。

十二年七月，黑的還朝。十一月，遣使諭愖改官職名號，愖遣其帶方侯王澂率衣冠子弟二十人入侍。以石抹天衢充副達魯花赤。

至元十二年七月，黑的返回朝中。十一月，皇帝派遣使者告諭王愖改換官職名號，王愖派遣其帶方侯王澂率領王族子弟二十人入朝侍奉。以石抹天衢充任副達魯花赤。

十三年七月，愖遣其僉議中贊金方慶奉表賀平宋。十一月，愖遣其判秘書寺事朱悅奉表，奏改名賰。

至元十三年七月，王愖派遣其僉議中贊金方慶奉表祝賀平定南宋。十一月，王愖派遣其判秘書寺事朱悅奉表，上奏改名爲王賰。

十四年正月，金方慶等爲亂，命愖治之，仍命忻都、洪茶丘飭兵禦備。

至元十四年正月，金方慶等人作亂，皇帝命王愖治亂平叛，仍命令忻都、洪茶丘整頓軍隊進行防禦。

十五年一月，賰以達魯花赤石抹天衢秩滿未代，請復留三年，從之。東征元帥府上言："以高麗侍中金方慶與其子愃、恒、恂，婿趙抃等，陰養死士四百人，匿鎧仗器械，造戰艦，積糧餉，欲謀作亂，捕方慶等按

至元十五年一月，王賰因達魯花赤石抹天衢任期屆滿沒有替代者，請求再留任三年，皇帝同意他的請求。東征元帥府上言說："有高麗侍中金方慶和他的兒子金愃、金恒、金恂，女婿趙抃等人，暗地裏收養敢死勇士四百人，藏匿鎧甲兵器，修造戰船，屯積糧餉，欲謀反作亂，已經將

驗得實，已流諸海島。然高麗初附，民心未安，可發征日本還卒二千七百人，置長吏，屯忠清、全羅諸處，鎮撫外夷，以安其民；復令士卒備牛畜耒耜，爲來歲屯田之計。”七月，改鑄駙馬高麗王印賜賰。

十六年正月，敕其國置大灰艾州、東京、柳石、孛落四驛。

十七年五月，賰以民饑，乞貸糧萬石，從之。七月，以其國初置驛站，民乏食，命給糧一歲，仍禁使臣往來勿求索飲食。十月，加賰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

十八年二月，賰言本國必闍赤不諳行移文字，請除郎中員外各一員以爲參佐。賰又請易宣命職銜，增駙馬字，從之。六月，賰言本國置驛四十，民畜凋弊。敕并爲二十站，仍給馬價八百錠。八月，升其僉議府爲從三品。十一月，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户府，以控制日本。

十九年正月，賰以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掠子女而去，請發闍里帖木兒麾下蒙古軍五百人戍金州，又從之。

二十年五月，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與阿塔海共事。

二十八年五月，以賰子謜爲世子，授特進、上柱國，賜銀印。十月，以其國饑，給以米二十萬斛。

三十年二月，賰遣使入奏，復更名昛，及乞功臣號。制曰：“特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駙馬高麗王昛，世守王爵，選尚我家。載旌藩屏之功，宜示褒嘉之寵。可賜號推忠宣力定遠功臣，餘如故。益懋厥勛，對揚休命。”

金方慶等人捕獲并審查得到了證據，將他們流放到海島上。然而高麗剛剛歸附朝廷，其民心未穩，可發派出征日本回來的兵卒二千七百人，設置長吏，屯兵於忠清、全羅等處，鎮撫外夷，以安定民心；又命令士兵備齊牛畜耒耜等農具，爲來年屯田耕作進行準備。”七月，改鑄駙馬高麗王印賜予王賰。

至元十六年正月，敕令高麗國設置大灰艾州、東京、柳石、孛落四個驛站。

至元十七年五月，王賰以百姓遭受饑荒爲原由，乞求朝廷貸給糧食一萬石，皇帝答應了他的請求。七月，皇帝以其國剛剛設置驛站，百姓缺少糧食，命令供給一年的糧食，發禁令要求使臣往來不要索求飲食。十月，加封王賰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

至元十八年二月，王賰上言説本國必闍赤不熟悉官署間來往公文的文字，請任命郎中、員外各一人擔任參佐。王賰又請求改易宣命職銜，增加駙馬字樣，皇帝允准。六月，王賰上言説本國設置驛站四十個，民畜業凋零。皇帝命令將其合并爲二十個驛站，并賜給購馬錢幣八百錠。八月，升其僉議府爲從三品官位。十一月，在金州等地設置鎮邊萬户府，用來控制日本。

至元十九年正月，王賰以日本侵犯其沿海郡縣城邑，焚燒居室掠奪子女而去，請求派發闍里帖木兒領導下的蒙古軍隊五百人戍守金州，皇帝又允准了他的請求。

至元二十年五月，設立征東行中書省，讓高麗國王同阿塔海共同掌管。

至元二十八年五月，以王賰的兒子王謜爲世子，授予他特進、上柱國，賜予銀印。十月，因其國内有饑荒，朝廷給予米二十萬斛。

至元三十年二月，王賰派遣使者入奏，請求再改名爲王昛，并請求功臣號。皇帝下詔説：“特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駙馬高麗國王王昛，世守王爵，選尚我家。有朝廷藩屏之功，應受到褒揚嘉獎之寵。可以賜號爲推忠宣力定遠功臣，其餘封號如舊。勉勵其功勛，以頌揚我朝大業。”十一月，王昛

十一月，昛入朝。

成宗元貞二年七月，升其僉議司爲二品。

大德元年十一月，封昛爲逸壽王，以世子謜爲高麗王，從所請也。

二年七月，中書省臣奏謜有罪當廢，復以其父昛爲王。

三年正月，昛遣使入貢。丞相完澤等言："世祖時，或言高麗僭設省、院、臺，有旨罷之，其國遂改立僉議府、密直司、監察司。今謜加其臣趙仁規司徒、司空、侍中之職。又昛給仁規赦九死獎諭文書。又擅寫皇朝帝系，及自造曆，加其女爲令妃。又立資政院，以崔冲紹爲興禄大夫。又嘗奉太后旨，公主與謜兩位下怯薛解合并爲一。謜不奉旨。謜又擅殺千户金呂而以其金符給宦者术合兒。又仁規進女侍謜，有巫蠱事。今乞將仁規、冲紹發付京兆、鞏昌兩路安置，不得他適。昛行事不法，謜年少妄殺無辜，乞降詔戒飭。"帝命杖仁規、冲紹而遣之。二月，詔諭昛并闔境臣民："自今以始，勉遵守國之規，益謹畏天之戒。凡在官者，各勤乃事，協力匡贊，毋蹈前非，自干刑憲。緇黄士庶，各安其業。"

五月，哈散使高麗還，言昛不能服其衆，朝廷宜遣官共理之。遂復立征東行省，命闊里吉思爲高麗行省平章政事。九月，昛遣使入貢，以朝廷增置行省，上表陳情，其略言："累世有勤王之功，凡八十餘年，歲修職貢。嘗以世子入侍，得聯婚帝室，遂爲甥舅，實感至恩。使小國不替祖風，永修侯職，是所望也。"

四年二月，征東行省平章闊里吉思言："高麗國王自署官府三百五十

入京朝拜。

成宗元貞二年七月，升王昛僉議司爲二品。

大德元年十一月，封王昛爲逸壽王，以其世子王謜爲高麗王，是依從王昛的請求。

大德二年七月，中書省臣上奏説王謜有罪應當廢黜，又以其父王昛爲王。

大德三年正月，王昛派遣使者入京城進貢。丞相完澤等人上言説："世祖時，有人説高麗越過名分設立省、院、臺，有旨令其停止，其國於是改立僉議府、密直司、監察司。今日王謜加封其臣趙仁規司徒、司空、侍中之職。又有王昛給趙仁規的赦九死獎諭文書。又擅自寫出其皇朝帝系，自造曆法，加封其女兒爲令妃。又設立資政院，讓崔冲紹擔任興禄大夫。又曾奉太后旨意，公主和王謜兩位下怯薛解合并爲一。王謜不奉旨行事。王謜又擅殺千户金呂而以其金符給宦者术合兒。又有趙仁規進獻女子侍奉王謜，有用邪術嫁禍於人的事。現在請求將趙仁規、崔冲紹發配到京兆、鞏昌兩地安置，不得到別的地方。王昛行事不依章法，王謜年少妄殺無辜，請求降詔令以告誡他們。"皇帝命令杖刑趙仁規、崔冲紹然後遣送他們。二月，皇帝下詔書告諭王昛和其境内臣民説："自今日開始，要遵守國家法規，更加謹慎天威之戒。凡身爲官者，都要各自勤政，協力輔助國事，不要重蹈前非，自取刑罰。和尚、道士以及平民，要各安其業。"

五月，哈散出使高麗回到朝中，説王昛不能服其衆臣，朝廷應派遣官員前去共同管理其國政。於是又設立征東行省，命令闊里吉思爲高麗行省平章政事。九月，王昛派遣使者入朝貢獻，因朝廷增設行省，上表陳情，其中有言："歷代有勤王之功，共有八十餘年，每年修職貢奉。曾經以世子入朝侍奉天子，得以與皇室聯姻，於是成爲甥舅關係，實在是感恩不盡。使我小國不廢棄祖先的風氣，永遠修守侯職，此爲我們的願望。"

大德四年二月，征東行省平章闊里吉思上言説："高麗國國王下署有官府三百五十八所，有

八所，官四千五十五員，衣食皆取之民，復苛征之。又其大會，王曲蓋、龍扆、警蹕，諸臣舞蹈山呼，一如朝儀，僭擬過甚。”遣山東宣慰使塔察兒、刑部尚書王泰亨齎詔諭之，使厘正以聞。三月，闊里吉思復上言：“僉議司官不肯供報民户版籍、州縣疆界。本國横科暴斂，民少官多，刑罰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

五年二月，爲昛罷行省官，有詔諭昛。秋七月，昛上表言：“昔居海島時，嘗用山呼，後改呼千秋。今既奉明詔，一切皆罷。又革官府九十餘所，汰官吏二百七十餘員。他如雜徭病民、馹騎煩擾驛傳者，亦皆省之。”詔曰：“卿其諭朕意，所言當始終行之，或有不然，寧不羞懼？”

昛自大德二年復位，八年而薨。子謜復襲王位。成宗初年，尚寶塔實憐公主。十一年，進爵瀋陽王，繼襲位高麗國王，生子燾。燾受遜位，以仁宗皇慶二年四月封高麗國王。是年，其弟暠立爲世子，以其父瀋陽王請於朝故也。自暾傳其子禃，禃傳其子昛，昛傳其子謜，謜傳其子燾，燾傳其弟暠。禃初名倎；昛初名愖，又名賰，後乃名昛；謜則更名璋云。

官員四千零五十五人，他們的衣食都取之於民，還要苛刻徵税。又有大會時，國王有曲蓋車乘、雕龍屏風、開路清道、嚴加戒備，諸臣山呼舞蹈，就如朝中禮儀，超越其名分太甚。”皇帝派遣山東宣慰使塔察兒、刑部尚書王泰亨携帶詔書告諭他，使之糾正以後上報。三月，闊里吉思又上言說：“其國僉議司官員不肯上報民户版籍、州縣的疆界。其國内横徵暴斂，民少官多，刑罰不統一，如果聽從他們依本俗行事，實在難以撫慰治理。”

大德五年二月，因爲王昛罷免行省官員，有詔書告諭王昛。秋七月，王昛上表說：“昔日居住在海島時，曾用山呼，後來改爲呼千秋。今日既然得奉詔令，一切都停止。又減去官府九十餘所，淘汰官吏二百七十多人。其他如雜亂的徭役侵擾百姓，驛馬煩擾驛站傳遞的，也都減免掉。”有詔書說：“你要明白朕的意思，所說的這些應當始終奉行，如有不然，難道不覺羞怕嗎？”

王昛自從大德二年復位以來，八年而死。他的兒子王謜又繼承王位。成宗初年，娶寶塔實憐公主爲妻。大德十一年，進爵位爲瀋陽王，繼續襲位爲高麗國王，生有兒子王燾。王燾接受國王讓位，在仁宗皇慶二年四月被封爲高麗國王。這一年，他的弟弟王暠被立爲世子，因爲其父瀋陽王向朝廷這樣請求的緣故。從王暾傳其兒子王禃，王禃傳其兒子王昛，王昛傳其兒子王謜，王謜傳其兒子王燾，王燾傳其弟弟王暠。王禃開始名爲王倎；王昛初名爲王愖，又名王賰，後來纔名爲王昛；王謜則改名王璋。

耽羅

耽羅，高麗與國也。世祖既臣服高麗，以耽羅爲南宋、日本衝要，亦注意焉。至元六年七月，遣明威將軍都統領脱脱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往視耽羅等處道路，詔高麗國王王禃選官導送。時高麗叛賊林衍者，有餘黨金通精遁入耽羅。九年，中書省臣及樞密院臣議曰：“若先有事日本，未見其逆順

耽羅，是高麗國的盟國。世祖已經臣服了高麗，因耽羅是南宋、日本的軍事交通要地，也引起了注意。至元六年七月，皇帝派遣明威將軍都統領脱脱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前往視察耽羅等地的道路，并且詔令高麗國王王禃選派官員引導護送。這時有高麗叛賊林衍之事，其餘黨金通精逃入耽羅。至元九年，中書省大臣以及樞密院大臣集議說：“若是先平定日本，没有看出其逆順之情。恐怕以後有

之情。恐有後辭，可先平耽羅，然後觀日本從否，徐議其事。且耽羅國王嘗來朝覲，今叛賊逐其主，據其城以亂，舉兵討之，義所先也。"

十年正月，命經略使忻都、史樞及洪茶丘等率兵船大小百有八艘，討耽羅賊黨。六月，平之，於其地立耽羅國招討司，屯鎮邊軍千七百人。其貢賦歲進毛施布百匹。招討司後改爲軍民都達魯花赤總管府，又改爲軍民安撫司。

三十一年，高麗王上言，耽羅之地，自祖宗以來臣屬其國；林衍逆黨既平之後，尹邦寶充招討副使，以計求徑隸朝廷，乞仍舊。帝曰："此小事，可使還屬高麗。"自是遂復隸高麗。

托辭，可以先平定耽羅，然後觀察日本是否順從，慢慢再商議此事。況且耽羅國王曾經來朝覲，今日叛賊逐出其主，占據其城池作亂，我們起兵討伐他們，義所當先。"

至元十年正月，皇帝命令經略使忻都、史樞以及洪茶丘等人率領兵船，大小加起來有一百零八艘，前往耽羅討伐賊黨。六月，平定了賊黨，在當地建立耽羅國招討司，駐扎鎮守邊防的軍隊一千七百人。其國每年進貢毛施布一百匹。招討司後來改名爲軍民都達魯花赤總管府，又改名爲軍民安撫司。

至元三十一年，高麗王上言說，耽羅之地，自祖宗以來一直臣屬其國；林衍逆黨已經平定之後，尹邦寶充任招討副使，謀劃在管理上隸屬朝廷，現在請求仍然按過去隸屬關係。皇帝說："這是小事，可以還給高麗。"從此又隸屬高麗。

日本

日本國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日本，以其國近日所出也。其土疆所至與國王世系及物產風俗，見《宋史》本傳。日本爲國，去中土殊遠，又隔大海，自後漢歷魏、晉、宋、隋皆來貢。唐永徽、顯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并遣使入朝。宋雍熙元年，日本僧奝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奉職貢，并獻銅器十餘事。奝然善隸書，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其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奝然還後，以國人來者曰滕木吉，以僧來者曰寂照。寂照識文字，繕寫甚妙。至熙寧以後，連貢方物，其來者皆僧也。

日本國位處東海以東，古代稱爲倭奴國，有人說這是厭惡它的舊名，所以改名爲日本，因爲其國靠近太陽升起的地方。其國土疆域以及其國王世系和物產風俗之類，見《宋史》本傳。日本作爲國家，距離大陸很遠，又有大海相隔，從後漢時起，經歷魏、晉、宋、隋各代都來進貢。唐朝的永徽、顯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年間，還曾派遣使者入朝。宋代雍熙元年，日本僧人奝然，同他的五六個徒弟漂洋過海來到大陸，奉職進貢，并且進獻銅器十多件。奝然善寫隸書，但是不懂華語。問他風土人情，他祇用書寫來回答，說其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奝然回去之後，其國中又來人名叫滕木吉，僧人來者名叫寂照。寂照認識文字，繕寫得很好。到熙寧年以後，接連進貢地方特產，來的都是僧人。

元世祖之至元二年，以高麗人趙彝等言日本國可通，擇可奉使者。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給金符，充

元世祖的至元二年，因高麗人趙彝等人上言說日本國可以通使，於是選擇可以奉命出使者。至元三年八月，命令兵部侍郎黑的，賜給虎符，充當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賜給金符，充當國信

國信副使，持國書使日本。書曰：

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

黑的等道由高麗，高麗國王 王禃以帝命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禮部侍郎金贊等導詔使黑的等往日本，不至而還。

四年六月，帝謂王禃以辭爲解，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禃，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爲期。禃以爲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

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

六年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有成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久之。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書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爲一家，王國實爲鄰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爲

副使，持國書出使日本。國書中說：

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於日本國王。朕思索自古小國之君，國土相接，尚且推崇講求信義和睦。況且我祖宗，受上天明命，廣有華夏之地，遠方異域之國畏威和懷德的，不可勝數。朕即位爲帝之初，因高麗無辜之民長期以來遭受兵馬戰亂，即命令停止戰爭撤回軍隊返還其疆域國土，返還其老人和兒童。高麗國君臣感恩戴德前來朝拜，名義上雖然是君臣關係，歡愉之情如同父子。想必王之君臣也已知道此事。高麗，乃是朕的東藩屏障。日本臨近高麗，開國以來也時常通使中國，到了朕在帝位以後，還没有一乘使者來通使促進兩國友好。惟恐王國知道的不够詳細，所以特别派遣使者持書，轉告朕的意旨，希望從今往後，通使友好，相親和睦。況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互相通使友好，豈能說是一家之理呢。至於用兵，哪一個喜歡。王可以思量思量。

黑的等人取道經過高麗，高麗國王 王禃以皇帝的命令派遣其國樞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禮部侍郎金贊等人引導詔使黑的等人前往日本，没有到達目的地而返回。

至元四年六月，皇帝認爲王禃以推托之辭爲其解釋，致使使者白白返回，又派遣黑的等人到高麗告諭王禃，委托以日本通使之事，期望他必須得到結果。王禃認爲海上通道有險阻，不能辱天使，九月，派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人持書前往日本，在那裏逗留了六個月，也不得其要領而返回。

至元五年九月，皇帝命令黑的、殷弘再次持書出使日本，行至對馬島，日本人拒絕接納他們，於是捉了其國塔二郎、彌二郎兩人返回。

至元六年六月，皇帝命令高麗金有成送回抓獲的日本人，使中書省用書信通知其國，也没有回音。金有成留在其國太宰府守護所很長時間。十二月，又命令秘書監趙良弼出使。其書中說："世人皆知王者的範圍極大，高麗國與朕已成爲一家，你國確實是近鄰，所以曾派信使前往

疆埸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敕有司慰撫，俾齎牒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爲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爲也，王其審圖之。"良弼將往，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

修好，你國邊疆守吏拒絶通使。所抓獲的兩個人，已令有關官員安撫照顧，使其携帶通牒返回，於是又没有回信。想繼續通使，正趕上高麗權臣林衍作亂，因而没有成行。豈是國王也因此停止而不派遣使者，或者已派遣但中途道路阻塞，都不可知。不然的話，日本素來號稱知禮之國，王之君臣豈能隨便做出這種不加思量之事呢？近來已經剿滅林衍，恢復其國舊有王位，安頓其百姓，特任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擔任國信使，持書前往。如你國即派使者與其同來，親善鄰邦，是國家的美事。如果猶豫不定乃至用兵相見，誰樂意做這種事，國王應審慎考慮此事。"趙良弼將出行，請求擬定與其王相見的禮儀。廷臣商議後認爲與其國的上下關係未定，没有禮數可言。皇帝聽從了這種意見。

七年十二月，詔諭高麗王禃送國信使趙良弼通好日本，期於必達。仍以忽林失、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

至元七年十二月，有詔書告諭高麗王王禃護送國信使趙良弼通使日本，一定要到達。王禃便以忽林失、王國昌、洪茶丘率領兵馬護送他們抵達海上，等待國信使返回，姑且命他們到金州等處駐扎。

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可到。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爲鄉導。"帝曰："如此則當思之。"九月，高麗王禃遣其通事别將徐偁導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

至元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人上言説："高麗繞路引導國使，其外另有捷徑，倘若得到順風則半日可以到達。若是派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是以大兵進征，則願爲嚮導。"皇帝説："果真如此則應當想一想。"九月，高麗王王禃派遣其通事别將徐偁引導護送趙良弼出使日本，日本開始派遣彌四郎爲使者入朝，皇帝設宴慰勞款待他之後送他返回日本。

九年二月，樞密院臣言："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爲高麗所紿，屢言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算。彼懼

至元九年二月，樞密院臣上言説："奉旨出使日本的趙良弼派遣書狀官張鐸來説，去年九月，他同日本國人彌四郎等到達太宰府西守護所。守官説，過去被高麗人所欺哄，多次説上國來征伐；不料皇帝好生惡殺，先派遣行人下示璽書，然而京都距離此地還遠，願意先派遣人員隨從奉使回報。"趙良弼便派遣張鐸同其使者二十六人到京城求見。皇帝懷疑是其國主令他們來的，所謂守護所派來的説法有假。於是詔令翰林承旨和禮霍孫詢問姚樞、許衡等人，他們都回答説："正如皇帝的猜測。他國畏懼我朝施加重兵，

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强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禃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往，令必通好大朝，皆不報。

十年六月，趙良弼復使日本，至太宰府而還。

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歸。

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往。使復致書，亦不報。

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

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八月，詔募征日本士卒。

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陛辭。帝敕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爲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五月，日本行省參議裴國佐等言：“本省右丞相阿剌罕、范右丞、李左丞先與忻都、茶丘入朝。時同院官議定，領舟師至高麗金州，與忻都、茶丘軍會，然後入征日本。又爲風水不便，再議定會於一岐島。今年

所以發派此輩來伺探我朝的强弱。應示之寬仁態度，并且不宜讓其入見。”皇帝聽從了此議。這個月，高麗王王禃致書於日本。五月，又以書信致日本，令他必通好大國，都不回覆。

至元十年六月，趙良弼又出使日本，到達太宰府之後返回。

至元十一年三月，朝廷命令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用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艘，共有九百艘舟船載士兵一萬五千人，準備在七月征伐日本。冬十月，進入其國，打敗了他們。但是官軍不整齊，又加上箭已用盡，祇得搶掠四境而返回。

至元十二年二月，朝廷派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前往日本。使者又致書於他們，也没有回報。

至元十四年，日本派遣商人持金子來換取銅錢，皇帝允許了。

至元十七年二月，日本殺死國使杜世忠等人。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求親自率領兵馬前往討伐，朝廷中議論姑且等等看。五月，皇帝召范文虎，商議征伐日本。八月，朝廷詔令募集征伐日本的士卒。

至元十八年正月，皇帝命令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人率領十萬兵馬征伐日本。二月，諸將向皇帝告辭。皇帝告誡說：“開始因彼國派使者來朝，所以朝廷也遣使前往其國，現在彼國扣留我使者不還，所以派你等走這一趟。朕聽漢人有句話說，取人家國，想得百姓土地，若是盡殺百姓，即使得到土地又有何用。又有一事，朕確實爲之擔憂，就是怕你等不團結和睦。假若日本國人到來，與你等有所商議，當同心同謀協力對外，如出一人之口而答之。”五月，日本行省參議裴國佐等上言說：“本省右丞相阿剌罕、范右丞、李左丞先同忻都、洪茶丘入朝。這時院官議定，率領水師到達高麗金州，同忻都、洪茶丘的軍隊會合，然後進軍征伐日本。又因爲風水不順，再議定會合在一岐島。今年三月，有日本漁船被風捲水漂到此，令

三月，有日本船爲風水漂至者，令其水工畫地圖，因見近太宰府西有平户島者，周圍皆水，可屯軍船。此島非其所防，若徑往據此島，使人乘船往一岐，呼忻都、茶丘來會進討爲利。”帝曰：“此間不悉彼中事宜，阿剌罕輩必知，令其自處之。”六月，阿剌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海代總軍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户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閶脱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衆議推張百户者爲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閶輩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與吴萬五者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

二十年，命阿塔海爲日本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右丞、劉二拔都兒左丞，募兵造舟，欲復征日本。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

二十一年，又以其俗尚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中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不果至。

二十三年，帝曰：“日本未嘗相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

成宗大德二年，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答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

他們的水工繪製地圖，因而得知在靠近太宰府西面有座平户島，周圍都是水，可以停靠軍船。此島不是其設防之地，若是直接前往占據此島，派人乘船往一岐島，呼應忻都、洪茶丘兵馬會合再行進兵討伐爲利。”皇帝説：“此處不熟悉那裏的事宜，阿剌罕等人必然知道，令其自行處置。”六月，阿剌罕因病不能成行，命阿塔海代理總領軍事。八月，諸將還未接敵，便喪失全師而回，乃上言説：“到達日本，將要攻打太宰府，有暴風毁壞舟船，仍想討論攻伐的事，萬户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人不聽指揮，便馬上逃去。本省船載餘下的軍隊到合浦，各自遣散返回鄉里。”不久，敗卒于閶逃脱返回，説：“官兵於六月進入海上，七月到達平壺島，後轉移到五龍山。八月一日，有暴風損毁船隻。八月五日，陸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取好船乘之，將十餘萬士卒丢棄在山下。衆人商議推舉張百户爲主帥，號稱爲張總管，都聽他的管轄。剛要伐木製作船隻返回，八月七日，日本軍隊來戰，我軍多戰死。餘下二三萬人被其擄走。八月九日，到達八角島，全部殺死了蒙古人、高麗人和漢人，説新附軍爲唐人，不殺他們而把他們當作奴隸。像我于閶之輩就是。”行省官議事不能一致，所以都棄軍逃歸。過了些日子，有叫莫青和吴萬五的人也逃回，十萬之衆得以返回的衹有三人。

至元二十年，朝廷命阿塔海爲日本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右丞、劉二拔都兒左丞，招募兵馬建造舟船，想要再次征伐日本。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言皇帝説此行勞民傷財，請求停息干戈。

至元二十一年，又以其國俗崇尚佛事，派遣王積翁和補陀寺的僧人如智出使日本。船中有不願意前往者，共同謀劃殺死了王積翁，没有到達。

至元二十三年，皇帝説：“日本没有侵犯我朝，今日交趾進犯我朝邊界，應放下對付日本，專門對付交趾。”

成宗大德二年，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答兒請求對日本用兵。皇帝説：“現在不是時機，容

非其時，朕徐思之。"

三年，遣僧寧一山者，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舶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朕慢慢思考此事。"

大德三年，朝廷派遣僧人寧一山，加封妙慈弘濟大師，隨從商船出使日本，而日本始終沒人來。

元史卷二百九

列傳第九十六

外夷(二)

安南

安南國，古交趾也。秦并天下，置桂林、南海、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并之。漢置九郡，交趾居其一。後女子徵側叛，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爲漢界。唐始分嶺南爲東、西二道，置節度，立五管，安南隸焉。宋封丁部領爲交趾郡王，其子璉亦爲王。傳三世爲李公蘊所奪，即封公蘊爲王。李氏傳八世至昊旵，陳日煚爲昊旵婿，遂有其國。

元憲宗三年癸丑，兀良合台從世祖平大理。世祖還，留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七年丁巳十一月，兀良合台兵次交趾北，先遣使二人往諭之，不返，乃遣徹徹都等各將千人，分道進兵，抵安南京北洮江上，復遣其子阿术往爲之援，并覘其虛實。交人亦盛陳兵衛。阿术遣軍還報，兀良合台倍道兼進，令徹徹都爲先鋒，阿术居後爲殿。十二月，兩軍合，交人震駭。阿术乘之，敗交人水軍，虜戰艦以還。兀良合台亦破其陸路兵，又與阿术合擊，大敗之，遂入其國。日煚竄海島。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國兵留九日，以氣候鬱熱，乃班師。復遣二使招日煚來歸。日煚

安南國，即是古時的交趾。秦朝統一天下，設置桂林、南海、象郡。秦朝滅亡後，南海尉趙佗攻擊兼并了三郡。漢朝設置九郡，交趾是其中之一。後來女子徵側反叛，漢廷派遣馬援平叛，豎立銅柱作爲漢朝的邊界。唐代纔開始把嶺南分爲東、西二道，設置節度使，建立嶺南五管，安南就隸屬其中。宋代封丁部領爲交趾郡王，其子丁璉也被封王，傳襲三代被李公蘊所篡奪，宋廷即封李公蘊爲王。李氏傳襲八代到李昊旵，陳日煚是李昊旵的女婿，於是就占有了他的國家。

元憲宗三年癸丑，兀良合台跟從世祖平定大理。世祖返回，留下兀良合台進攻没有歸附的各蠻夷小國。七年丁巳十一月，兀良合台駐軍交趾以北，先派遣使者二人前往曉諭，使者没有返回，就派遣徹徹都等各率一千人，分路進軍，抵達安南京城以北的洮江邊，又派遣其子阿术前往作爲他們的援軍，并觀察安南的虛實。交趾人也大舉部署軍隊。阿术派遣軍士回去報告，兀良合台兼程進軍，命令徹徹都爲先鋒，阿术殿後。十二月，兩軍交戰，交趾人震驚駭怕。阿术乘這個機會，打敗交趾人的水軍，俘虜戰艦返回。兀良合台也打敗其陸路軍隊，又與阿术合擊，大敗敵軍，於是就攻入其國都。陳日煚逃竄到海島。在監獄中找到先前所派遣的使者，他們被用破開的竹子捆綁身體，竹子陷入肌膚，等解開捆綁，一個使者死去，因此而屠殺其全城軍民。元軍停留了九天，因爲氣候悶熱，就撤回軍隊。又派遣兩

還，見國都皆已殘毁，大發憤，縛二使遣還。

八年戊午二月，日煚傳國于長子光昺，改元紹隆。夏，光昺遣其婿與其國人以方物來見，兀良合台送詣行在所，别遣訥剌丁往諭之曰：“昔吾遣使通好，爾等執而不返，我是以有去年之師。以爾國主播在草野，復令二使招安還國，爾又縛還吾使。今特遣使開諭，如爾等矢心内附，則國主親來，若猶不悛，明以報我。”光昺曰：“小國誠心事上，則大國何以待之？”訥剌丁還報。時諸王不花鎮雲南，兀良合台言于王，復遣訥剌丁往諭，使遣使偕來。光昺遂納款，且曰：“俟降德音，即遣子弟爲質。”王命訥剌丁乘傳入奏。

世祖中統元年十二月，以孟甲爲禮部郎中，充南諭使，李文俊爲禮部員外郎，充副使，持詔往諭之。其略曰：“祖宗以武功創業，文化未修。朕纘承丕緒，鼎新革故，務一萬方。適大理國守臣安撫聶只陌丁馳馹表聞，爾邦有嚮風慕義之誠。念卿昔在先朝已嘗臣服，遠貢方物，故頒詔旨，諭爾國官僚士庶：凡衣冠典禮風俗一依本國舊制。已戒邊將不得擅興兵甲，侵爾疆埸，亂爾人民。卿國官僚士庶，各宜安治如故。”復諭甲等，如交趾遣子弟入覲，當善視之，毋致寒暑失節，重勞苦之也。

二年，孟甲等還，光昺遣其族人通侍大夫陳奉公、員外郎諸衛寄班阮琛、員外郎阮演詣闕獻書，乞三年一貢。帝從其請，遂封光昺爲安南國王。

三年九月，以西錦三、金熟錦六

名使者招陳日煚前來歸附。陳日煚返回，見國都都已殘破毁壞，非常氣憤，將兩名使者捆綁遣返。

八年戊午二月，陳日煚傳國於長子陳光昺，改年號爲紹隆。夏季，陳光昺派遣其女婿與其國中的人拿着土産來求見，兀良合台送他們到行在所，另遣訥剌丁前往曉諭陳光昺説：“過去我派遣使者通好，你們將使者抓起來不遣返，我因此進行了去年的戰争。因爲你們的國主流亡在草野，又命令兩名使者招安還國，你們又捆綁遣返我的使者。現特派遣使者曉諭，如果你們誠心歸附，那麽國主就親自前來，如果還不悔改，就明白地告訴我。”陳光昺説：“小國誠心服事主上，那麽大國怎麽對待小國呢？”訥剌丁回去報告。當時諸王不花鎮守雲南，兀良合台向不花報告，又派遣訥剌丁前往曉諭，讓陳光昺派遣使者一同前來。陳光昺於是就歸服，并且説：“等有旨意降下，就派遣子弟作爲人質。”諸王不花命令訥剌丁乘驛車入奏。

世祖中統元年十二月，任命孟甲爲禮部郎中，充任南諭使，任用李文俊爲禮部員外郎，充任副使，持詔書前往曉諭安南。詔書大略説：“祖宗以武功創業，没有修治文化。朕繼承大業，立新除舊，致力於統一萬方。適逢大理國守臣安撫聶只陌丁乘驛馬上表奏聞，你國有依順歸附、仰慕正道的誠心。考慮到你在先朝已曾稱臣歸附，遠道進貢土産，所以頒發詔旨，曉諭你國官員士民：凡衣冠禮儀風俗全依本國過去的制度。已戒令邊境將領不得擅自興兵，侵犯你國國界，擾亂你國人民。你國的官員士民，各應像過去一樣安定平治。”又諭令孟甲等，如果交趾派遣子弟入朝覲見，應當好意對待，不要致使冷熱失度，使他們加重勞累辛苦。

二年，孟甲等返回，陳光昺派遣其同族人通侍大夫陳奉公、員外郎諸衛寄班阮琛、員外郎阮演到皇宫獻書，請求三年進貢一次。皇帝聽從其請求，於是封陳光昺爲安南國王。

三年九月，以西錦三匹、金熟錦六匹賜予陳

賜之，復降詔曰："卿既委質爲臣，其自中統四年爲始，每三年一貢，可選儒士、醫人及通陰陽卜筮、諸色人匠，各三人，及蘇合油、光香、金、銀、朱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綿、白磁盞等物同至。"仍以訥剌丁充達魯花赤，佩虎符，往來安南國中。

四年十一月，訥剌丁還，光昺遣楊安養充員外郎及内令武復桓、書舍阮求、中翼郎范舉等奉表入謝，帝賜來使玉帶、繒帛、藥餌、鞍轡有差。

至元二年七月，使還，復優詔答之，仍賜曆及頒改元詔書。

三年十二月，光昺遣楊安養上表三通，其一進獻方物，其二免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願請訥剌丁長爲本國達魯花赤。四年九月，使還，答詔許之，仍賜光昺玉帶、金繒、藥餌、鞍轡等物。未幾，復下詔諭以六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入質；三，編民數；四，出軍役；五，輸納税賦；六，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十一月，又詔諭光昺，以其國有回鶻商賈，欲訪以西域事，令發遣以來。是月，詔封皇子爲雲南王，往鎮大理、鄯闡、交趾諸國。

五年九月，以忽籠海牙代訥剌丁爲達魯花赤，張庭珍副之，復下詔徵商賈回鶻人。

六年十一月，光昺上書陳情，言："商旅回鶻，一名伊溫，死已日久，一名婆婆，尋亦病死。又據忽籠海牙謂陛下須索巨象數頭。此獸軀體甚大，步行甚遲，不如上國之馬，伏候敕旨，於後貢之年當進獻也。"又具表納貢，別奉表謝賜西錦、幣帛、藥物。

七年十一月，中書省移牒光昺，

光昺，又下詔説："卿既已歸順爲臣，可從中統四年開始，每三年進貢一次，可以挑選儒士、醫生及通曉陰陽卜筮的人、各種工匠，各三人，以及蘇合油、光香、金、銀、朱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綿、白磁盞等物品一同貢來。"仍以訥剌丁充任達魯花赤，佩帶虎符，往來安南國中。

四年十一月，訥剌丁返回，陳光昺派遣楊安養充任員外郎以及内令武復桓、書舍阮求、中翼郎范舉等人奉持表章入朝謝恩，皇帝賜予來使玉帶、繒帛、藥物、鞍轡不等。

至元二年七月，使者返回，又頒發寬厚的詔書答覆他，仍賜予曆書以及頒布改年號的詔書。

三年十二月，陳光昺派遣楊安養上奏三通表章，其一是進獻土産，其二是免除所索要的秀才工匠等人，其三是請求希望讓訥剌丁長久任本國的達魯花赤。四年九月，使者返回，答覆詔書允許其請求，仍賜予陳光昺玉帶、金繒、藥物、鞍轡等物品。不久，又下詔曉諭以六件事：一，國君親自朝見；二，子弟入朝作人質；三，將人民數目編入户籍；四，服軍役；五，交納賦税；六，仍設置達魯花赤進行統治。十一月，又下詔諭給陳光昺，因其國中有回鶻商人，想向他們詢問西域的事情，命令把他們派來。這一月，詔封皇子爲雲南王，前往鎮守大理、鄯闡、交趾各國。

五年九月，以忽籠海牙替代訥剌丁爲達魯花赤，張庭珍任副職，又下詔徵索回鶻商人。

六年十一月，陳光昺上書陳述情由，説："回鶻商人，一人名伊溫，已死亡很久，一人名婆婆，不久也病死。又據忽籠海牙説陛下索要幾頭大象。這種獸軀體很大，行走很慢，不如貴國的馬，恭候敕旨，在以後進貢的年份定當進獻。"又上表交納貢物，另上表感謝賜予西錦、繒帛、藥物。

七年十一月，中書省發公文給陳光昺，説他

言其受詔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禮，遂引《春秋》之義以責之，且令以所索之象與歲貢偕來，又前所貢藥物品味未佳，所徵回鶻輩，托辭欺誑，自今已往，其審察之。

八年十二月，光昺復書言："本國欽奉天朝，已封王爵，豈非王人乎？天朝奉使復稱：王人與之均禮，恐辱朝廷。況本國前奉詔旨，令依舊俗，凡受詔令，奉安于正殿而退避別室，此本國舊典禮也。來諭索象，前恐忤旨，故依違未敢直對，實緣象奴不忍去家，難於差發。又諭索儒、醫、工匠，而陪臣黎仲佗等陛見之日，咫尺威光，不聞詔諭，況中統四年已蒙原宥，今復諭及，豈勝驚愕，惟閣下其念之。"

九年，以葉式捏爲安南達魯花赤，李元副之。

十年正月，葉式捏卒，命李元代式捏，以合撒兒海牙副之。中書省復牒光昺言：

> 比歲奉使還者言，王每受天子詔令，但拱立不拜，與使者相見或燕席，位加於使者之上。今覽來書，自謂既受王爵豈非王人乎？考之《春秋》叙王人於諸侯之上，《釋例》云：王人蓋下士也。夫五等邦君，外臣之貴者也。下士，内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貴者之上，蓋以王命爲重也。後世列王爲爵，諸侯之尤貴者，顧豈有以王爵爲人者乎？王寧不知而爲是言耶，抑辭令之臣誤爲此言耶？至於天子之詔，人臣當拜受，此古今之通義不容有異者也。乃云前奉詔旨，并依舊俗，本國遵奉而行，凡受詔令，

接受詔書不下拜，接待使臣不按照王人的禮節，就引用《春秋》的大義來責備他，并且命令把所索要的象與當年的貢物一起送來，又以前所進貢的藥物品味不佳，所徵索的回鶻人，托辭欺騙，從今以後，希望慎重考慮。

八年十二月，陳光昺回書說："本國敬奉天朝，已被封爲王爵，難道不是王人嗎？天朝的使者又聲稱：王人與他們行平等的禮節，恐怕會侮辱朝廷。況且本國以前接受詔書聖旨，命令依循舊俗，凡接受詔令，敬奉安放在正殿而退避到另外的房室，這是本國舊時的大禮。來諭令索要大象，上次恐怕違逆聖旨，所以遲疑未敢如實回覆，實際是因爲馴象的奴僕不忍心離開家園，難於遣發。又諭令索要儒士、醫生、工匠，而本國下臣黎仲佗等覲見的時候，與皇帝相距咫尺之近，沒有聽到詔諭，況且中統四年已承蒙原宥，現在又有這項諭令，不勝驚愕，希望閣下予以考慮。"

九年，任命葉式捏爲安南達魯花赤，李元任副職。

十年正月，葉式捏死，命令李元替代葉式捏，以合撒兒海牙任副職。中書省又向陳光昺發送公文說：

> 近年出使回來的人說，國王每次接受天子的詔令，衹是拱手站立而不下拜，與使者相見或設宴席，座位加於使者之上。現在閱覽來書，自謂既已受封爲王爵難道不是王人嗎？考查《春秋》把王人列於諸侯之上，《釋例》說：王人即是下士。五個等級的國君，是外臣中的尊貴者。下士，是内臣中的卑微者。把卑微者置於尊貴者之上，是以王命爲重。後世把王列爲爵位，是諸侯之中尤其尊貴的，但難道有把王爵當作人的嗎？國王您是不知道而說這樣的話呢，還是負責言辭的臣下錯誤使用這樣的話呢？至於天子的詔書，臣下應當下拜接受，這是古今普遍適用的道理，不容許有所異議。你竟說先前接受過詔書聖旨，讓一切都依循舊俗，本國遵照奉行，凡接受詔令，敬奉安放在正殿而退

奉安於正殿而退避别室，此舊典禮也。讀之至此，實頓驚訝。王之爲此言，其能自安於心乎？前詔旨所言，蓋謂天壤之間不啻萬國，國各有俗，驟使變革，有所不便，故聽用本俗，豈以不拜天子之詔而爲禮俗也哉？且王之教令行於國中，臣子有受而不拜者，則王以爲何如？君子貴於改過，緬想高明，其亮察之。

十一年，光昺遣童子冶、黎文隱來貢。

十二年正月，光昺上表請罷本國達魯花赤，其文曰：

微臣僻在海隅，得沾聖化與函生，歡忭鼓舞。乞念臣自降附上國，十有餘年，雖奉三年一貢，然迭遣使臣，疲於往來，未嘗一日休息。至天朝所遣達魯花赤，辱臨臣境，安能空回！況其行人，動有所恃，凌轢小國。雖天子與日月并明，安能照及覆盆？且達魯花赤可施於邊蠻小醜，豈有臣既席王封爲一方藩屏，而反立達魯花赤以監臨之，寧不見笑於諸侯之國乎？與其畏監臨而修貢，孰若中心悦服而修貢哉！臣恭遇天朝建儲、册后，大恩霧霈，施及四海，輒敢哀鳴，伏望聖慈特賜矜恤。今後二次發遣綱貢，一詣鄯闡奉納，一詣中原拜獻。凡天朝所遣官，乞易爲引進使，庶免達魯花赤之弊，不但微臣之幸，實一國蒼生之幸也。

二月，復降詔，以所貢之物無補於用，諭以六事，且遣合撒兒海牙充達魯花赤，仍令子弟入侍。十三年二月，光昺遣黎克復、文粹入貢，以所

避到另外的房室，這是舊時的大禮。讀到這裏，實在頓感驚訝。國王您説這樣的話，能够自己感到内心安穩嗎？先前詔書聖旨所説，是指天地之間不止萬國，各國都有習俗，突然使之改變，有所不便，所以聽由沿用本國習俗，難道是以不拜天子的詔書來作爲禮俗嗎？況且國王您的教令在國中施行，臣子有接受時不下拜的，那麽國王您認爲怎麽樣呢？君子貴在有錯即改，遥想您的高尚明達，希望明鑒諸事。

十一年，陳光昺派遣童子冶、黎文隱來進貢。

十二年正月，陳光昺上表請求罷除本國的達魯花赤，其表文説：

微臣僻居在海角，得以與有生命的物類一同沾受聖朝的教化，歡欣鼓舞。乞請考慮臣自從降附上國，十多年來，雖然奉命三年進貢一次，但是輪番派遣使臣，疲於往來，没有得到一天的休息。至於天朝所派遣的達魯花赤，屈尊來到臣的境内，怎麽能够空手回去！何況其隨行人員，舉動有所倚仗，欺凌小國。雖然天子與日月一樣光明，怎能照耀到覆置的盆下？況且達魯花赤可以在邊遠野蠻的微賤小國設置，豈有臣已受封王爵成爲一方的藩國屏障，却反而設立達魯花赤加以監督臨視，難道不被各諸侯國恥笑嗎？與其畏懼監督臨視而進貢，怎比得上心悦誠服而進貢呢！臣幸遇天朝建立後儲、册封皇后，大恩浩蕩，施於四海，就斗膽哀鳴，希望聖心慈悲特賜憐憫。今後兩次發遣貢物，一次到鄯闡交納，一次到中原拜獻。凡天朝所派遣的官員，乞請换爲引進使，大致可免除達魯花赤的弊端，這不衹是微臣的幸福，實際是一國百姓的幸福。

二月，又下詔，因所進貢的物品没有用處，曉諭以六件事，并且派遣合撒兒海牙充任達魯花赤，仍命令派子弟入朝侍奉。十三年二月，陳光昺派遣黎克復、文粹入朝進貢，因所上奏的到鄯

奏就鄯闡輸納貢物，事屬不敬，上表謝罪，并乞免六事。

十四年，光昺卒，國人立其世子日烜，遣中侍大夫周仲彥、中亮大夫吴德劭來朝。

十五年八月，遣禮部尚書柴椿、會同館使哈剌脱因、工部郎中李克忠、工部員外郎董端，同黎克復等持詔往諭日烜入朝受命。初，使傳之通也，止由鄯闡、黎化往來，帝命柴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達交趾。閏十一月，柴椿等至邕州永平寨，日烜遣人進書，謂："今聞國公辱臨敝境，邊民無不駭愕，不知何國人使而至於斯，乞回軍舊路以進。"椿回牒云："禮部尚書等官奉上命與本國黎克復等由江陵抵邕州入安南，所有導護軍兵，合乘驛馬，宜來界首遠迓。"日烜差御史中贊兼知審刑院事杜國計先至，其太尉率百官自富良江岸奉迎入館。十二月二日，日烜就館見使者。四日，日烜拜讀詔書。椿等傳旨曰："汝國内附二十餘年，向者六事猶未見從。汝若弗朝，則修爾城，整爾軍，以待我師。"又云："汝父受命爲王，汝不請命而自立，今復不朝，異日朝廷加罪，將何以逃其責？請熟慮之。"日烜仍舊例設宴于廊下，椿等弗就宴。既歸館，日烜遣范明字致書謝罪，改宴于集賢殿。日烜言："先君棄世，予初嗣位。天使之來，開諭詔書，使予喜懼交戰于胸中。竊聞宋主幼小，天子憐之，尚封公爵，於小國亦必加憐。昔諭六事，已蒙赦免。若親朝之禮，予生長深宫，不習乘騎，不諳風土，恐死於道路。子弟太尉以下亦皆然。天使回，謹上表達誠，兼獻異物。"椿曰："宋主年未十歲，亦生長深宫，如何亦至京師？但

闡輸納貢物，事情屬於不敬，上表謝罪，并請求免去六件事。

十四年，陳光昺死，國中人立其世子陳日烜爲國王，派遣中侍大夫周仲彥、中亮大夫吴德劭來朝見。

十五年八月，派遣禮部尚書柴椿、會同館使哈剌脱因、工部郎中李克忠、工部員外郎董端，同黎克復等人持詔書前往諭令陳日烜入朝接受任命。當初，使者驛車的通行，衹由鄯闡、黎化往來，皇帝命令柴椿從江陵直接抵達邕州，以到達交趾。閏十一月，柴椿等人到達邕州永平寨，陳日烜派人進上書信，對柴椿説："現在聽説國公屈尊光臨敝境，邊境人民無不驚愕，不知是哪國人的使者到了這裏，請回軍從舊路進入。"柴椿回文説："禮部尚書等官員奉皇上命令與本國黎克復等從江陵抵達邕州進入安南，所有引導護衛的軍兵，當乘驛馬，應該來邊界遠迎。"陳日烜差遣御史中贊兼知審刑院事杜國計先來到，其太尉率領各官員從富良江岸迎接進入客館。十二月二日，陳日烜到館中見使者。四日，陳日烜拜讀詔書。柴椿等人傳達聖旨説："你國歸附二十多年，過去的六件事還未遵從。你如果不去朝見，就修理你的城池，整頓你的軍隊，以等待我國的軍兵。"又説："你父親受任命爲國王，你不請求任命而自立爲王，現在又不去朝見，他日朝廷怪罪，將怎麼逃避責任？請好好考慮。"陳日烜沿襲舊例在廊下設宴，柴椿等人不去赴宴。已回到客館，陳日烜派遣范明字送來書信謝罪，改在集賢殿設宴。陳日烜説："先王去世，我剛繼承王位。天使到來，開諭詔書，使我心中喜悦與恐懼交集。私下聽説宋朝國主年紀幼小，天子憐憫他，還封他爲公爵，對於小國也一定會加以憐憫。過去諭令的六件事，已經承蒙寬赦免除。至於親自去朝見的禮節，我生長在深宫，不習慣乘車騎馬，不熟悉風俗環境，恐怕會死在道路上。子弟和太尉以下的人也都是這樣。天使回去，我謹上表表達誠意，并貢獻奇異物品。"柴椿説："宋朝國主年紀不到十歲，也生長在深宫，怎麼也到達京城？衹要是在詔書聖旨之外的事，我都

詔旨之外，不敢聞命。且我四人實來召汝，非取物也。”椿等還。日烜遣范明字、鄭國瓚、中贊杜國計奉表陳情，言：“孤臣稟氣軟弱，恐道路艱難，徒暴白骨，致陛下哀傷而無益天朝之萬一。伏望陛下憐小國之遼遠，令臣得與鰥寡孤獨保其性命，以終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國生靈之大福也。”兼貢方物及二馴象。

十六年三月，椿等先達京師，留鄭國瓚待於邕州。樞密院奏：“以日烜不朝，但遣使臣報命，飾辭托故，延引歲時。巧佞雖多，終違詔旨，可進兵境上，遣官問罪。”帝不從，命來使入覲。十一月，留其使鄭國瓚于會同館。復遣柴椿等四人與杜國計持詔再諭日烜來朝，“若果不能自覲，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爾城池，以待其審處焉”。

十八年十月，立安南宣慰司，以卜顏鐵木兒爲參知政事、行宣慰使都元帥，别設僚佐有差。是月，詔以光昺既歿，其子日烜不請命而自立，遣使往召，又以疾爲辭，止令其叔遺愛入覲，故立遺愛代爲安南國王。

二十年七月，日烜致書于平章阿里海牙，請還所留來使，帝即遣還國。是時，阿里海牙爲荆湖占城行省平章政事，帝欲交趾助兵糧以討占城，令以己意諭之。行省遣鄂州達魯花赤趙翥以書諭日烜。十月，朝廷復遣陶秉直持璽書往諭之。十一月，趙翥抵安南。日烜尋遣中亮大夫丁克紹、中大夫阮道學等持方物從翥入覲，又遣中奉大夫范至清、朝請郎杜抱直等赴省計事，且致書于平章，言：

不敢聽從。况且我們四人實際上是來召你入朝，不是來索取物品的。”柴椿等人返回，陳日烜派遣范明字、鄭國瓚、中贊杜國計奉表章陳述情由，說：“小臣身體禀賦軟弱，恐怕路途艱難，徒然死在路上，以致使陛下感到哀憐傷感而對天朝没有任何好處。希望陛下憐憫小國的遥遠，讓臣得以與鰥寡孤獨的人保住性命，以始終服事陛下。這是小臣最大的幸福，小國百姓最大的幸福。”并貢獻土産及兩頭馴服的大象。

十六年三月，柴椿等先到達京城，留鄭國瓚在邕州等待。樞密院上奏：“因爲陳日烜不來朝見，衹派遣使臣覆命，巧飾言辭推托緣故，拖延時間。巧言雖多，畢竟違抗詔書聖旨，可以進兵到邊境上，派遣官員去問罪。”皇帝不聽從，命令來使入京觀見。十一月，留其使者鄭國瓚在會同館。又派遣柴椿等四人與杜國計持詔書再次諭令陳日烜來朝見，“如果真的不能親自來覲見，就積聚黄金來代替身體，用兩顆珍珠來代替眼睛，用賢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人，來代替當地人民。不這樣，就整修你的城池，等待着審慎處置吧”。

十八年十月，設立安南宣慰司，以卜顏鐵木兒任參知政事、行宣慰使都元帥，另設輔助官員人數不等。這一月，下詔説因陳光昺已死，其子陳日烜不請求任命而自立爲王，派遣使者前去召見，又以有病爲藉口，衹讓其叔父陳遺愛入朝覲見，所以立陳遺愛代任安南國王。

二十年七月，陳日烜向平章阿里海牙致信，請求遣返所扣留的使者，皇帝即將其遣返回國。這時，阿里海牙任荆湖占城行省平章政事，皇帝想讓交趾資助軍糧以討伐占城，命令他以自己的意見曉諭陳日烜。行省派遣鄂州達魯花赤趙翥以書信曉諭陳日烜。十月，朝廷又派遣陶秉直拿着用御璽封記的書信前去曉諭他。十一月，趙翥抵達安南。陳日烜接着就派遣中亮大夫丁克紹、中大夫阮道學等拿着土産跟從趙翥入朝觀見，又派遣中奉大夫范至清、朝請郎杜抱直等赴中書省議事，并且送書信給平章，説：

添軍一件：占城服事小國日久，老父惟務以德懷之，迨于孤子之身，亦繼承父志；自老父歸順天朝，三十年于兹，干戈示不復用，軍卒毀爲民丁，一資天朝貢獻，一示心無二圖，幸閤下矜察。助糧一件：小國地勢瀕海，五穀所産不多，一自大軍去後百姓流亡，加以水旱，朝飽暮饑，食不暇給；然閤下之命，所不敢違，擬於欽州界上永安州地所，俟候輸納。續諭孤子親身赴闕，面奉聖訓。老父在時，天朝矜憫，置之度外；今老父亡歿，孤子居憂，感病至今，尚未復常，况孤子生長遐陬，不耐寒暑，不習水土，艱難道塗，徒暴白骨。以小國陪臣往來，尚爲沴氣所侵，或十之五六，或死者過半，閤下亦已素知。惟望曲爲愛護，敷奏天朝，庶知孤子宗族官吏一一畏死貪生之意。豈但孤子受賜，抑一國生靈賴以安全，共祝閤下享此長久自天之大福也。

二十一年三月，陶秉直使還，日烜復上表陳情，又致書于荆湖占城行省，大意與前書略同。又以瓊州安撫使陳仲達聽鄭天祐言“交趾通謀占城，遣兵二萬及船五百以爲應援”，又致書行省，其略曰：“占城乃小國内屬，大軍致討，所當哀籲，然未嘗敢出一言，蓋天時人事小國亦知之矣。今占城遂爲叛逆，執迷不復，是所謂不能知天知人者也。知天知人，而反與不能知天知人者同謀，雖三尺兒童亦知其弗與，况小國乎？幸貴省裁之。”八月，日烜弟昭德王陳璨致書於荆湖占城行省，自願納款歸降。十一月，行省右丞唆都言：“交趾與

添軍一件：占城服事小國時間很久，老父祇致力用仁德來安撫它，一直到我這個失去父親的孤兒，也繼承了父親的心志；自從老父歸順天朝，到現在三十年，表示不再使用武力，把軍士遣散成爲民丁，一來資助對天朝納貢進獻，一來表示心中没有另外的圖謀，希望閣下明察。助糧一件：小國地勢瀕臨海洋，所産五穀不多，自從大軍離去後百姓流離死亡，加上水旱災害，早上吃飽晚上挨餓，糧食不够自給；但閣下的命令，是不敢違背的，擬在欽州邊界上永安州地界，等候交納。繼續諭令孤兒我親身赴京，到皇宫當面領受聖上的訓導。老父在世時，天朝憐憫，不對此放在心上；現在老父去世，孤兒我守喪，患病至今，尚未復原，况且孤兒我生長在遥遠偏僻之地，不能忍受冷熱，不能服習水土，路途艱難，徒然死在路上。因爲小國的下臣往來奔走，尚且被不祥之氣所侵襲，有時達十分之五六，有時死亡的人超過一半，閣下也已經早知道。祇希望婉轉予以愛護，向天朝陳述奏明，使朝廷知道我與宗族官吏人人貪生怕死的心意。不止我一人受到恩賜，而且一國的百姓賴以得到安全，共祝閣下享受這與天地一樣長久的大福。

二十一年三月，陶秉直出使返回，陳日烜再上表陳述情由，又向荆湖占城行省致送書信，大意與上次書信基本相同。又因爲瓊州安撫使陳仲達聽鄭天祐説“交趾與占城通謀，派遣兩萬軍兵及五百隻船作爲應接援助”，又向行省致送書信，大略説：“占城是小國的附屬國，大軍給與討伐，本應當爲它哀憐呼告，但没有敢説一句話，因爲天命和人力所能及的事小國也是知道的。現在占城竟成爲叛逆，堅持錯誤不思悔改，這是所説的不能知天命知人力的行爲。知天命知人力，反而與不能知天命知人力者同謀，即使是三尺高的兒童都知道不能參與，何况小國呢？希望貴省裁斷。”八月，陳日烜之弟昭德王陳璨向荆湖占城行省致送書信，自願歸順降服。十一月，行省右丞唆都説：“交趾與占臘、占城、雲

占臘、占城、雲南、暹、緬諸國接壤，可即其地立省；及於越里、潮州、毗蘭三道屯軍鎮戍，因其糧餉以給士卒，庶免海道轉輸之勞。”

二十二年三月，荆湖占城行省言：“鎮南王昨奉旨統軍征占城，遣左丞唐兀解馳驛赴占城，約右丞唆都將兵會合。又遣理問官曲烈、宣使塔海撒里同安南國使阮道學等，持行省公文，責日烜運糧送至占城助軍；鎮南王路經近境，令其就見。”比官軍至衡山縣，聞日烜從兄興道王陳峻提兵界上。既而曲烈及塔海撒里引安南中亮大夫陳德鈞、朝散郎陳嗣宗以日烜書至，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願隨力奉獻軍糧。及官軍至永州，日烜移牒邕州，言：“貢期擬取十月，請前塗預備丁力，若鎮南王下車之日，希文垂報。”行省命萬户趙修己以己意復書，復移公文，令開路備糧、親迎鎮南王。

及官軍至邕州，安南殿前范海崖領兵屯可蘭韋大助等處。至思明州，鎮南王復令移文與之。至祿州，復聞日烜調兵拒守丘溫、丘急嶺隘路，行省遂分軍兩道以進。日烜復遣其善忠大夫阮德輿、朝請郎阮文翰奉書與鎮南王，言：“不能親見末光，然中心欣幸。以往者欽蒙聖詔云‘别敕我軍不入爾境’；今見邕州營站橋梁，往往相接，實深驚懼，幸昭彻忠誠，少加矜恤。”又以書抵平章政事，乞保護本國生靈，庶免逃竄之患。鎮南王命行省遣總把阿里持書與德輿同往諭日烜以興兵之故實爲占城，非爲安南也。至急保縣地，安南管軍官阮盞屯兵七源州，又村李縣短萬劫等處，俱有興道王兵，阿里不能進。行省再命倪閏往覘虛實，斟酌調軍，然不得

南、暹、緬各國接壤，可在其地設立行省；以及在越里、潮州、毗蘭三道屯駐軍隊鎮守，用那裏的糧餉發給士兵，大致可免除從海路運輸的辛勞。”

二十二年三月，荆湖占城行省說：“鎮南王日前奉聖旨率軍征討占城，派遣左丞唐兀解乘驛車奔赴占城，約定右丞唆都率兵會合。又派遣理問官曲烈、宣使塔海撒里同安南國使者阮道學等，拿着行省的公文，責令陳日烜運糧送到占城資助軍隊；鎮南王路經近處邊境，命令他前來會見。”等到官軍到達衡山縣，聽說陳日烜的堂兄興道王陳峻率兵到邊界上。接着曲烈及塔海撒里引領安南中亮大夫陳德鈞、朝散郎陳嗣宗帶着陳日烜的書信到來，說其國到占城水陸道路不便，願意隨民力奉獻軍糧。等官軍到達永州，陳日烜發送公文到邕州，說：“進貢的日期擬定在十月，請在前面路上預備民力，如果鎮南王到達之時，希望用公文通知。”行省命令萬户趙修己用自己的意思回信，又發送公文，命令陳日烜開路備糧、親自迎接鎮南王。

等官軍到達邕州，安南殿前范海崖領兵屯駐在可蘭韋大助等處。到達思明州，鎮南王又命令給陳日烜發送公文。到達祿州，又聽說陳日烜調兵拒守丘溫、丘急嶺的險要道路，行省就分兵從兩條道路進軍。陳日烜又派遣其善忠大夫阮德輿、朝請郎阮文翰持書信交給鎮南王，說：“不能親自見到您的光輝，但心中感到欣喜。因爲以前敬奉聖上詔書說‘另敕令我軍不進入你的國境’；現在看到邕州的營站橋梁，處處相接，實在深感驚訝畏懼，希望明察忠誠，略微加以憐惜。”又送信給平章政事，乞請保護本國百姓，以免除逃亡流竄的禍患。鎮南王命令行省派遣總把阿里持書信與阮德輿共同前往曉諭陳日烜，告訴他發兵的緣故確實是攻打占城，不是攻打安南。來到急保縣地界，安南管軍官阮盞在七源州屯駐軍隊，另外村李縣短萬劫等處，都有興道王的軍隊，阿里無法前進。行省再命令倪閏前往探察虛實，安排調動軍隊，但不得殺害擄掠其人

殺掠其民。

未幾，撒答兒解、李邦憲、孫祐等言：至可離隘，遇交兵拒敵，祐與之戰，擒其管軍奉御杜尾、杜祐，始知興道王果領兵迎敵。官軍過可離隘，至洞板隘，又遇其兵，與戰敗之，其首將秦岑中傷死。聞興道王在內傍隘，又進兵至變住村，諭其收兵開路，迎拜鎮南王，不從。至內傍隘，奉令旨令人招之，又不從。官軍遂分六道進攻，執其將大僚班段台。興道王逃去，追至萬劫，攻諸隘，皆破之。興道王尚有兵船千餘艘，距萬劫十里。遂遣兵士於沿江求船，及聚板木釘灰，置場創造，選各翼水軍，令烏馬兒拔都部領，數與戰，皆敗之。得其江岸遺棄文字二紙，乃日烜與鎮南王及行省平章書，復稱："前詔'別敕我軍不入爾境'，今以占城既臣復叛之故，因發大軍，經由本國，殘害百姓，是太子所行違誤，非本國違誤也。伏望勿外前詔，勒回大軍，本國當具貢物馳獻，復有異於前者。"行省復以書抵之，以爲："朝廷調兵討占城，屢移文與世子俾開路備糧，不意故違朝命，俾興道王輩提兵迎敵，射傷我軍，與安南生靈爲禍者，爾國所行也。今大軍經爾國討占城，乃上命。世子可詳思爾國歸附已久，宜體皇帝涵洪慈憫之德，即令退兵開道，安諭百姓，各務生理。我軍所過，秋毫無擾，世子宜出迎鎮南王，共議軍事。不然，大軍止於安南開府。"因令其使阮文翰達之。

及官軍獲生口，乃稱日烜調其聖翊等軍，船千餘艘，助興道王拒戰。鎮南王遂與行省官親臨東岸，遣兵攻之，殺傷甚衆，奪船二十餘艘。興道王敗走，官軍縛筏爲橋，渡富良江北

民。

不久，撒答兒解、李邦憲、孫祐等人說：到達可離隘，遇到交趾軍隊抵抗，孫祐與他們交戰，擒獲其管軍奉御杜尾、杜祐，纔知道興道王果然領兵迎敵。官軍通過可離隘，來到洞板隘，又遇到交趾軍隊，與他們交戰打敗了他們，他們的首將秦岑受傷而死。聽説興道王在內傍隘，又進兵到變住村，諭令他收兵開放道路，迎接拜見鎮南王，他不聽從。抵達內傍隘，奉令旨命令人去招見他，又不聽從。官軍於是就分六路進攻，擒獲其將領大僚班段台。興道王逃走，追到萬劫，攻打各險隘，都攻克拿下。興道王還有兵船一千多艘，距離萬劫有十里。就派士兵在沿江尋找船隻，以及聚集板木釘灰，設置工場造船，選拔各路的水軍，命令烏馬兒拔都統轄，幾次與他們交戰，都打敗了他們。得到其在江岸留下的兩份文件，是陳日烜給鎮南王及行省平章的書信，又聲稱："以前詔書說'另敕令我軍不進入你的國境'，現在因占城已經臣服又反叛的緣故，就發遣大軍，經由本國，殘害百姓，這是太子您的行爲違旨錯誤，不是本國違旨錯誤。希望不要違背以前的詔書，率大軍返回，本國當準備進貢的物品儘快進獻，這些物品比以前的還要奇異。"行省又送書信給他，認爲："朝廷調兵征討占城，屢次發給世子公文讓你開通道路預備糧食，没想到你故意違抗朝廷命令，讓興道王之流領兵迎敵，射傷我軍，給安南百姓帶來災禍的，正是你國的所作所爲。現在大軍經過你國討伐占城，是皇上的命令。世子可仔細考慮你國歸附已久，應該體察皇帝寬宏慈悲的仁德，立即命令撤回軍隊開通道路，曉諭百姓安定，各從事生計。我軍所過之處，没有任何擾亂，世子應該出來迎接鎮南王，共同商議軍隊事務。不然，大軍祇在安南開建府署。"就命令其使者阮文翰送交他。

等到官軍擒獲俘虜，俘虜說陳日烜調集其聖翊等軍，船一千多艘，幫助興道王拒戰。鎮南王於是就與行省官員親自來到江東岸，派兵進攻，殺傷很多，奪得二十多艘船。興道王敗逃，官軍捆綁竹排作爲浮橋，渡過富良江北岸。陳日烜沿

岸。日烜沿江布兵船，立木栅，見官軍至岸，即發炮大呼求戰。至晚，又遣其阮奉御奉鎮南王及行省官書，請小却大軍。行省復移文責之，遂復進兵。日烜乃棄城遁去，仍令阮效鋭奉書謝罪，并獻方物，且請班師。行省復移文招諭，遂調兵渡江，壁於安南城下。

明日，鎮南王入其國，宫室盡空，惟留屢降詔敕及中書牒文，盡行毁抹。外有文字，皆其南北邊將報官軍消息及拒敵事情。日烜僭稱大越國主憲天體道大明光孝皇帝陳威晃，禪位于皇太子，立太子妃爲皇后，上顯慈順天皇太后表章，於上行使"昊天成命之寶"。

日烜即居太上皇之位，見立安南國王係日烜之子，行紹寶年號。所居宫室五門，額書大興之門，左、右掖門；正殿九間書天安御殿；正南門書朝天閣。又諸處張榜云："凡國内郡縣，假有外寇至，當死戰。或力不敵，許於山澤逃竄，不得迎降。"其險隘拒守處，俱有庫屋以貯兵甲。其棄船登岸之軍猶衆，日烜引宗族官吏於天長、長安屯聚，興道王、范殿前領兵船復聚萬劫江口，阮盝駐西路永平。

行省整軍以備追襲，而唐兀䚟與唆都等兵至自占城與大軍會合。自入其境，大小七戰，取地二千餘里、王宫四所。初，敗其昭明王兵，擊其昭孝王、大僚護皆死，昭明王遠遁不敢復出。又於安演州、清化、長安獲亡宋陳尚書婿、交趾梁奉御及趙孟信、葉郎將等四百餘人。

萬户李邦憲、劉世英領軍開道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屯軍三百鎮守

江陳列兵船，建立木栅，看到官軍到達江岸，就發炮大喊求戰。到晚間，又派遣其阮奉御奉交給鎮南王及行省官員書信，請求略微將大軍撤退。行省又發公文責問他，就又進兵。陳日烜就放棄京城逃去，仍命令阮效鋭奉交書信謝罪，并進獻土産，而且請求撤回軍隊。行省又發公文招見曉諭，於是就調兵渡江，駐扎在安南城下。

第二天，鎮南王進入安南都城，宫殿都已被撤空，衹留下屢次頒發的詔敕以及中書省的公文，都被毁壞塗抹。另外有公文，都是其南北邊境將領報告官軍的消息以及抵抗的事情。陳日烜超越本分號稱大越國主憲天體道大明光孝皇帝陳威晃，讓位給皇太子，立太子妃爲皇后，上顯慈順天皇太后表章，在上面使用"昊天成命之寶"。

陳日烜即登太上皇之位，現立安南國王是陳日烜的兒子，使用紹寶年號。所居住宫殿的五座門，門額上書寫大興之門，左、右掖門；止殿九間書寫天安御殿；正南門書寫朝天閣。又在各處張貼榜文説："凡國内郡縣，如果有外寇到來，應當拼死戰鬥。若兵力不能抵禦，允許逃竄到山澤，不得投降。"他們在險要路口拒守的地方，都有倉庫來貯存武器。他們棄船上岸的軍隊還很多，陳日烜帶領宗族和官吏在天長、長安屯駐聚集，興道王、范殿前率領兵船又聚集在萬劫江口，阮盝駐扎在西路的永平。

行省整頓軍隊以準備追擊，而唐兀䚟與唆都等率軍隊從占城來到與大軍會合。自從進入其國境，大小有七次戰役，取得地方二千多里、王宫四所。起初，打敗其昭明王的軍隊，攻擊其昭孝王、大僚護，將他們都殺死，昭明王遠逃不敢再出戰。又在安演州、清化、長安擒獲已滅亡的宋朝陳尚書的女婿、交趾的梁奉御及趙孟信、葉郎將等四百多人。

萬户李邦憲、劉世英率領軍隊開通道路從永平進入安南，每三十里設立一個營寨，六十里設置一個驛站，每一個營寨和驛站駐軍三百人鎮守

巡邏。復令世英立堡，專提督寨驛公事。

右丞寬徹引萬户忙古䚟、孛羅哈答兒由陸路，李左丞引烏馬兒拔都由水路，敗日烜兵船，禽其建德侯陳仲。日烜逃去，追至膠海口，不知所往。其宗族文義侯、父武道侯及子明智侯、婿彰懷侯并彰憲侯、亡宋官曾參政、蘇少保子蘇寶章、陳尚書子陳丁孫，相繼率衆來降。唐兀䚟、劉珪皆言占城無糧，軍難久駐。鎮南王令唆都引元軍於長安等處就糧。日烜至安邦海口，棄其舟楫甲仗，走匿山林。官軍獲船一萬艘，擇善者乘之，餘皆焚棄，復於陸路追三晝夜。

獲生口稱上皇、世子止有船四艘，興道王及其子三艘，太師八十艘，走清化府。唆都亦報：日烜、太師走清化。烏馬兒拔都以軍一千三百人、戰船六十艘，助唆都襲擊其太師等兵。復令唐兀䚟沿海追日烜，亦不知所往。

日烜弟昭國王陳益稷率其本宗與其妻子官吏來降。乃遣明里、昔班等送彰憲侯、文義侯及其弟明誠侯、昭國王子義國侯入朝。文義侯得北上，彰憲侯、義國侯皆爲興道王所劫，彰憲侯死，義國侯脱身還軍中。

官軍聚諸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轉多；官軍困乏，死傷亦衆，蒙古軍馬亦不能施其技。"遂棄其京城，渡江北岸，决議退兵屯思明州。鎮南王然之，乃領軍還。是日，劉世英與興道王、興寧王兵二萬餘人力戰。

又官軍至如月江，日烜遣懷文侯來戰，行至册江，繫浮橋渡江，左丞唐兀䚟等軍未及渡而林内伏發，官軍多溺死，力戰始得出境。唐兀䚟等馳

巡邏。又命令劉世英建立堡，專門督察營寨和驛站的公事。

右丞寬徹率領萬户忙古䚟、孛羅哈答兒從陸路，李左丞率領烏馬兒拔都從水路，打敗陳日烜的兵船，擒獲其建德侯陳仲。陳日烜逃走，追到膠海口，不知他逃到了什麽地方。他的同族文義侯、父親武道侯及兒子明智侯、女婿彰懷侯和彰憲侯、已亡宋朝的官員曾參政、蘇少保之子蘇寶章、陳尚書之子陳丁孫，相繼率衆前來投降。唐兀䚟、劉珪都説占城没有糧食，軍隊難以長久駐扎。鎮南王命令唆都率領元軍在長安等處取得糧食。陳日烜逃到安邦海口，抛棄他的船隻武器，跑到山林中躲藏起來。官軍獲得船一萬艘，選擇好的乘坐，其餘都燒毁扔下，又在陸路上追擊了三晝夜。

擒獲俘虜聲稱太上皇、世子衹有四艘船，興道王及其子有三艘，太師有八十艘，逃往清化府。唆都也報告：陳日烜、太師逃往清化。烏馬兒拔都以士兵一千三百人、戰船六十艘，幫助唆都襲擊其太師等軍隊。又命令唐兀䚟沿着海邊追陳日烜，也不知他逃到了什麽地方。

陳日烜之弟昭國王陳益稷率領其本宗族與其妻子兒女和官吏來投降。就派遣明里、昔班等人送彰憲侯、文義侯及其弟明誠侯、昭國王之子義國侯入京朝見。文義侯得以北上，彰憲侯、義國侯都被興道王所劫殺，彰憲侯死，義國侯脱身返回軍中。

官軍聚集各將領商議："交趾人抗拒官軍，雖然好幾次被擊敗打散，但增加的軍隊反而多起來；官軍困乏，死傷也很多，蒙古兵馬也不能施展其特長。"於是就放棄其京城，渡江到北岸，商議决定退軍駐扎在思明州。鎮南王同意，就率領大軍返回。這一天，劉世英與興道王、興寧王的軍隊二萬多人奮力作戰。

另外，官軍到達如月江，陳日烜派遣懷文侯來作戰，行軍到達册江，繫浮橋渡江，左丞唐兀䚟等的軍隊没來得及渡過而叢林中埋伏的敵兵發起進攻，官軍有許多被淹死，奮力作戰纔得以出

驛上奏。七月，樞密院請調兵以今年十月會潭州，聽鎮南王及阿里海牙擇帥總之。

二十三年正月，詔省臣共議，遂大舉南伐。二月，詔諭安南官吏百姓，數日烜罪惡，言其戕害叔父陳遺愛及弗納達魯花赤不顏鐵木兒等事。以陳益稷等自拔來歸，封益稷爲安南國王，賜符印，秀嵈爲輔義公，以奉陳祀。申命鎮南王脱懽、左丞相阿里海牙平定其國，以兵納益稷。五月，發忙古臺麾下士卒合鄂州行省軍同征之。官兵入其境，日烜復棄城遁。

六月，湖南宣慰司上言："連歲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於轉輸，賦役煩重，士卒觸瘴癘多死傷者，群生愁嘆，四民廢業，貧者棄子以偷生，富者鬻産而應役，倒懸之苦日甚一日。今復有事交趾，動百萬之衆，虚千金之費，非所以恤士民也。且舉動之間，利害非一，又兼交趾已嘗遣使納表稱藩，若從其請以蘇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亦未爲晚。"湖廣行省臣線哥是其議，遣使入奏，且言："本省鎮戍凡七十餘所，連歲征戰，士卒精鋭者罷於外，所存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過二百人。竊恐奸人得以窺伺虚實。往年平章阿里海牙出征，輸糧三萬石，民且告病，今復倍其數。官無儲畜，和糴於民間，百姓將不勝其困。宜如宣慰司所言，乞緩師南伐。"樞密院以聞，帝即日下詔止軍，縱士卒還各營。益稷從師還鄂。

二十四年正月，發新附軍千人從

境。唐兀䚟等由驛站飛馳上奏。七月，樞密院請求調兵在今年十月會集潭州，聽從鎮南王以及阿里海牙選擇將帥統轄。

二十三年正月，下詔省臣共同商議，於是就大舉南伐。二月，下詔曉諭安南官吏百姓，列舉陳日烜的罪惡，説他戕害叔父陳遺愛以及不接納達魯花赤不顏鐵木兒等事。因爲陳益稷等自願率衆歸降，封陳益稷爲安南國王，賜予符印，封陳秀嵈爲輔義公，來供奉陳氏的祭祀。再次命令鎮南王脱懽、左丞相阿里海牙平定安南國，用軍隊把陳益稷送回國。五月，發動忙古臺手下的士兵會合鄂州行省的軍隊共同征討安南國。官軍進入其境内，陳日烜又棄城逃走。

六月，湖南宣慰司上書説："連年征伐日本以及用兵占城，百姓因運輸而疲憊，賦税徭役繁重，士兵感染瘴氣有很多人死傷，天下人都愁苦嘆息，士農工商四民放棄正業，貧窮的人拋棄子女以苟且活下去，富裕的人賣掉家産來應付差役，不堪忍受的苦難一天比一天嚴重。現在又要征伐交趾，出動百萬大軍，浪費千金的費用，這不是愛惜人民的舉動。況且舉措行動之間，利害關係不一致，而且交趾已曾派使者進納表章稱臣，如果聽從其請求來恢復民力，這是最好的辦法。不這樣，就應該減輕百姓的賦税，積存糧餉，修繕武器，等來年時機逐漸有利，然後大舉行動，也不算晚。"湖廣行省大臣線哥同意這個建議，派遣使者入奏，并且説："本省駐守共七十多個地方，連年征戰，精鋭的士兵在外面已經疲乏，這裏所留下的都是老弱士兵，每一個城鎮，最多不超過二百人。私下恐怕壞人乘機有所圖謀。往年平章阿里海牙出征，運糧三萬石，人民尚且承受不了，現在又是這個數目的一倍。官府没有儲蓄，向民間議價購買，百姓將受不了這種困擾。應該如同宣慰司所説，請求延緩發軍南伐。"樞密院將這些奏知皇帝，皇帝當天下詔停止進軍，讓士兵歸還各營。陳益稷隨軍返回鄂州。

二十四年正月，發動新附軍一千人跟從阿八

阿八赤討安南。又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萬五千，海道運糧萬户張文虎、費拱辰、陶大明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進。置征交趾行尚書省，奧魯赤平章政事，烏馬兒、樊楫參知政事總之，并受鎮南王節制。五月，命右丞程鵬飛還荆湖行省治兵。六月，樞密院復奏，令烏馬兒與樊參政率軍士水陸并進。九月，以瓊州路安撫使陳仲達、南寧軍民總管謝有奎、延欄軍民總管符庇成出兵船助征交趾，并令從征。日烜遣其中大夫阮文通等入貢。

十一月，鎮南王次思明，留兵二千五百人命萬户賀祉統之，以守輜重。程鵬飛、孛羅合答兒以漢、券兵萬人由西道永平，奧魯赤以萬人從鎮南王由東道女兒關以進。阿八赤以萬人爲前鋒，烏馬兒、樊楫以兵由海道，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交趾船四百餘艘，擊之，斬首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奪其舟百艘，遂趨交趾。程鵬飛、孛羅合答兒經老鼠、陷沙、茨竹三關，凡十七戰，皆捷。

十二月，鎮南王次茅羅港，交趾興道王遁，因攻浮山寨，破之。又命程鵬飛、阿里以兵二萬人守萬劫，且修普賴山及至靈山木柵。命烏馬兒將水兵，阿八赤將陸兵，徑趨交趾城。鎮南王以諸軍渡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日烜與其子棄城走敢喃堡，諸軍攻下之。

二十五年正月，日烜及其子復走入海。鎮南王以諸軍追之，次天長海口，不知其所之，引兵還交趾城。命烏馬兒將水兵由大滂口迓張文虎等糧船，奧魯赤、阿八赤等分道入山求糧。聞交趾集兵箇沉、箇黎、磨山、

赤討伐安南。又下詔發動江淮、江西、湖廣三省的蒙古、漢、券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一萬五千人，海道運糧萬户張文虎、費拱辰、陶大明運糧十七萬石，分路進發。設置征伐交趾行尚書省，由奧魯赤平章政事，烏馬兒、樊楫參知政事統管，都受鎮南王指揮。五月，命令右丞程鵬飛回荆湖行省練兵。六月，樞密院又上奏，命令烏馬兒與樊參政率領軍兵水陸并進。九月，因瓊州路安撫使陳仲達、南寧軍民總管謝有奎、延欄軍民總管符庇成出兵船幫助征伐交趾，命令他們都隨軍出征。陳日烜派遣其中大夫阮文通等入朝進貢。

十一月，鎮南王抵達思明，留下士兵二千五百人命令萬户賀祉統領，來守衛軍用物資。程鵬飛、孛羅合答兒率漢、券軍一萬人由西路永平，奧魯赤率一萬人跟隨鎮南王由東路女兒關進軍。阿八赤率一萬人作爲先鋒，烏馬兒、樊楫率兵由海路進發，經過玉山、雙門、安邦口，遇到交趾船四百多艘，予以攻擊，斬殺四千多人，生擒一百多人，奪得其船一百艘，於是就急赴交趾。程鵬飛、孛羅合答兒經過老鼠、陷沙、茨竹三關，共十七次作戰，都獲勝。

十二月，鎮南王軍抵茅羅港，交趾的興道王逃走，趁勢攻打浮山寨，攻克了它。又命令程鵬飛、阿里率兵二萬人守衛萬劫且修理普賴山以及至靈山的木柵。命令烏馬兒統率水軍，阿八赤統率陸軍，直接進逼交趾城。鎮南王率大軍渡過富良江，來到城下，打敗其守軍。陳日烜與其子棄城逃往敢喃堡，各路軍隊攻克了它。

二十五年正月，陳日烜及其子又逃入海中。鎮南王令各路軍隊追趕，到天長海口，不知他們逃往何處，帶領軍隊回到交趾城。命令烏馬兒統率水軍由大滂口迎接張文虎等人運糧的船隻，奧魯赤、阿八赤等分路進山中尋找糧食。聞知交趾在箇沉、箇黎、磨山、魏寨聚集軍隊，發兵將各

魏寨，發兵皆破之，斬萬餘級。

二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奪關繫橋，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斬數萬餘級，得船二百艘、米十一萬三千餘石。烏馬兒由大滂口趨塔山，遇賊船千餘，擊破之；至安邦口，不見張文虎船，復還萬劫，得米四萬餘石。普賴、至靈山木柵成，命諸軍居之。諸將因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虎等糧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爲朝廷羞，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之。命烏馬兒、樊楫將水兵先還，程鵬飛、塔出將兵護送之。三月，鎮南王以諸軍還。

張文虎糧船以去年十二月次屯山，遇交趾船三十艘，文虎擊之，所殺略相當。至緑水洋，賊船益多，度不能敵，又船重不可行，乃沉米於海，趨瓊州。費拱辰糧船以十一月次惠州，風不得進，漂至瓊州，與張文虎合。徐慶糧船漂至占城，亦至瓊州。凡亡士卒二百二十人、船十一艘、糧萬四千三百石有奇。

鎮南王次内傍關，賊兵大集，王擊破之。命萬户張均以精鋭三千人殿，力戰出關。諜知日烜及世子、興道王等，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亘百餘里，以遏歸師。鎮南王遂由單己縣趨盝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命愛魯引兵還雲南，奥魯赤以諸軍北還。日烜尋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己罪。十一月，以劉庭直、李思衍、萬奴等使安南，持詔諭日烜來朝。

二十六年二月，中書省臣奏既罷征交趾，宜拘收行省符印。四月，日烜遣其中大夫陳克用等來貢方物。二十七年，日烜卒，子日燇遣使來貢。

處都攻下，斬殺一萬人。

二月，鎮南王率軍回到萬劫。阿八赤統率先鋒軍隊，奪取關口架設浮橋，攻克三江口，攻下三十二處土城，斬殺幾萬餘人，得到船二百艘、米十一萬三千多石。烏馬兒由大滂口奔赴塔山，遇到賊兵船隻一千多艘，擊敗賊兵；到達安邦口，没見到張文虎的船隻，又返回萬劫，得到米四萬多石。普賴山、至靈山的木柵修成，命令各軍在其中駐扎。各將領於是議論説："交趾没有城池可以防守，没有倉庫可以供應糧食，張文虎等人的運糧船不到，而且天氣已經炎熱，恐怕糧盡兵疲，無法堅持長久，而使朝廷蒙受羞辱，應該保全軍隊而退回去。"鎮南王聽從了這個建議。命令烏馬兒、樊楫率水軍先撤回，程鵬飛、塔出率軍護送。三月，鎮南王率各路軍隊撤回。

張文虎的運糧船在上一年十二月到達屯山，遇到交趾船三十艘，張文虎予以襲擊，所殺的人雙方大體相當。到達緑水洋，賊船更多，估計無法抵擋，而且船重不能快行，就把米沉入海中，奔赴瓊州。費拱辰的運糧船在十一月抵達惠州，因有風不能前進，漂到瓊州，與張文虎會合。徐慶的運糧船漂到占城，也到達瓊州。共損失士兵二百二十人、船十一艘、糧食一萬四千三百石有餘。

鎮南王抵達内傍關，賊兵大規模聚集，鎮南王進攻打敗了他們。命令萬户張均率精鋭士兵三千人殿後，奮力作戰出關。間諜刺探得知陳日烜及世子、興道王等，分兵三十多萬，駐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綿一百多里，來阻擊撤退的大軍。鎮南王於是就從單己縣奔赴盝州，從小路出去，抵達思明州。命令愛魯引領軍隊返回雲南，奥魯赤率領各路軍隊向北返回。陳日烜接着就派遣使者來認錯，進獻黄金所鑄人像來代替自己的罪行。十一月，皇上派遣劉庭直、李思衍、萬奴等人出使安南，拿着詔書諭令陳日烜來朝見。

二十六年二月，中書省大臣上奏説已經停止征伐交趾，應該收回行省的兵符印信。四月，陳日烜派遣其中大夫陳克用等來進貢土産。二十七年，陳日烜死，其子陳日燇派遣使者來進貢。二

二十八年十一月，鎮守永州兩淮萬户府上千户蔡榮上書，言軍事大要，以朝廷賞罰不明，士不用命，將帥不和，坐失事機，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書上，不報。

二十九年九月，遣吏部尚書梁曾、禮部郎中陳孚持詔再諭日燇來朝。詔曰："省表具悉。去歲禮部尚書張立道言，曾到安南，識彼事體，請往開諭使之來朝。因遣立道往彼。今汝國罪愆既已自陳，朕復何言？若曰孤在制，及畏死道路不敢來朝，且有生之類寧有長久安全者乎？天下亦復有不死之地乎？朕所未喻，汝當具聞。徒以虛文歲幣，巧飾見欺，於義安在？"

三十年，梁曾等使還，日燇遣陪臣陶子奇等來貢。廷臣以日燇終不入朝，又議征之。遂拘留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侯王亦吉里解等同征安南，敕至鄂州與陳益稷議。八月，平章不忽木等奏立湖廣安南行省，給二印，市蜑船百斛者千艘，用軍五萬六千五百七十人、糧三十五萬石、馬料二萬石、鹽二十一萬斤，預給軍官俸津、遣軍人水手人鈔二錠，器仗凡七十餘萬事。國傑設幕官十一人，水陸分道并進。又以江西行樞密院副使徹里蠻爲右丞，從征安南，陳巖、趙修己、雲從龍、張文虎、岑雄等亦令共事。益稷隨軍至長沙，會寢兵而止。

三十一年五月，成宗即位，命罷征。遣陶子奇歸國。日燇遣使上表慰國哀，并獻方物。六月，遣禮部侍郎李衎、兵部郎中蕭泰登持詔往撫綏之，其略曰："先皇帝新棄天下，朕嗣守大統，踐祚之始，大肆赦宥，無間遠近。惟爾安南，亦從寬宥，已敕

十八年十一月，鎮守永州兩淮萬户府上千户蔡榮上書，陳説軍事行動的概要，認爲朝廷賞罰不明，戰士不效命作戰，將帥不和，坐失時機，其弊病是無法完全説出來的。書上奏後，皇帝不予答覆。

二十九年九月，派遣吏部尚書梁曾、禮部郎中陳孚拿着詔書再次諭令陳日燇來朝見。詔書説："省表具悉。去年禮部尚書張立道説，曾經到過安南，知道那裏的事體，請求前去開諭使國王來朝見。因而派遣張立道前往那裏。現在你國的罪過既然已經自己陳述認錯，朕還能説什麼呢？如果説失去父親服喪，以及害怕死在路上不敢前來朝見，那麼有生命的物類難道有永遠安全的嗎？天下又有不死的地方嗎？朕不明白這些，你應當具體告訴朕。衹是用空話和每年的貢物來巧飾欺騙，在道義上怎麼講呢？"

三十年，梁曾等人出使返回，陳日燇派遣下臣陶子奇等人來進貢。朝廷大臣因爲陳日燇始終不入京朝見，又商議征伐他。於是就在江陵把陶子奇拘留起來，命令劉國傑與諸侯王亦吉里解等共同征伐安南，敕令到鄂州與陳益稷商議。八月，平章不忽木等奏請設立湖廣安南行省，發給兩個官印，購買蜑族人容量達一百斛的船隻一千艘，用軍隊五萬六千五百七十人、糧食三十五萬石、馬料二萬石、鹽二十一萬斤，預先發給軍官俸禄津貼、派遣的軍人水手每人發給二錠錢鈔，武器共七十多萬件。劉國傑設置幕府官員十一人，水陸分路一齊進發。又任命江西行樞密院副使徹里蠻爲右丞，隨從征伐安南，陳巖、趙修己、雲從龍、張文虎、岑雄等也受命共同參與行動。陳益稷隨軍到達長沙，遇到軍事行動中止而停止。

三十一年五月，成宗即位，命令停止征伐。遣送陶子奇回國。陳日燇派遣使者上表慰問國哀，并貢獻土産。六月，派遣禮部侍郎李衎、兵部郎中蕭泰登拿詔書前往安撫他，詔書大略説："先皇帝新近抛棄天下，朕繼承守護帝位，即位之初，大行赦免天下，無論遠近。對於你安南，也加以寬大赦免，已經敕令有關部門停止進兵，

有司罷兵，遣陪臣陶子奇歸國。自今以往，所以畏天事大者，其審思之。”

大德五年二月，太傅完澤等奏安南來使鄧汝霖竊畫宫苑圖本，私買輿地圖及禁書等物，又抄寫陳言征收交趾文書，及私記北邊軍情及山陵等事宜，遣使持詔責以大義。三月，遣禮部尚書馬合馬、禮部侍郎喬宗亮持詔諭日燇，大意以“汝霖等所爲不法，所宜窮治，朕以天下爲度，敕有司放還。自今使价必須選擇；有所陳請，必盡情悃。向以虚文見紿，曾何益於事哉？勿憚改圖以貽後悔”。中書省復移牒取萬户張榮實等二人，與去使偕還。

遣送你的下臣陶子奇回國。從今以後，所用以敬畏天命事奉大國的態度，希望仔細思考。”

大德五年二月，太傅完澤等人上奏説安南派來的使者鄧汝霖偷畫宫殿園林的圖本，私下購買地圖及禁書等物品，又抄寫述説征伐收取交趾情況的文件，以及私下記録北方邊境的軍情和山陵等事情，派遣使者拿着詔書用大義責問他。三月，派遣禮部尚書馬合馬、禮部侍郎喬宗亮拿着詔書諭令陳日燇，大意是“因爲汝霖等人行爲不法，應該徹底審理治罪，朕爲天下人考慮，敕令有關部門把他們釋放遣返。今後使者必須加以選擇，有所陳述請求，一定要誠懇合乎情理。過去用空話來欺騙，又對事情有什麽好處呢？不要害怕改變心意，否則要留下後悔”。中書省又發公文召取萬户張榮實等二人，與前去的使者一同返回。

武宗即位，下詔諭之，屢遣使來貢。至大四年八月，世子陳日夋遣使奉表來朝。

武宗即位，下詔書諭令他，他屢次派遣使者前來進貢。至大四年八月，世子陳日夋派遣使者敬奉表章前來朝見。

仁宗皇慶二年正月，交趾軍約三萬餘衆，馬軍二千餘騎，犯鎮安州雲洞，殺掠居民，焚燒倉廩廬舍，又陷禄洞、知洞等處，虜生口孳畜及居民貲産而還，復分兵三道犯歸順州，屯兵未退。廷議俾湖廣行省發兵討之。四月，復得報：交趾世子親領兵焚養利州官舍民居，殺掠二千餘人，且聲言，“昔右江歸順州五次劫我大源路，掠我生口五千餘人；知養利州事趙珏禽我思浪州商人，取金一碾，侵田一千餘頃，故來仇殺”。

仁宗皇慶二年正月，交趾軍隊約三萬多人，騎兵二千多名，侵犯鎮安州雲洞，殺害搶劫居民，焚燒倉庫房屋，又攻下禄洞、知洞等處，擄掠人口牲畜及居民的資産返回，又分兵三路侵犯歸順州，駐扎軍隊没有退回。朝廷商議讓湖廣行省發兵征討他們。四月，又得到情報：交趾世子親自率領軍隊焚燒養利州的官署民房，殺害劫走二千多人，并且聲稱：“過去右江歸順州五次搶劫我大源路，擄走我人口五千多人；養利州知事趙珏擒捉我思浪州商人，奪取黄金一碾，侵占田地一千多頃，所以前來報仇殺敵。”

六月，中書省俾兵部員外郎阿里温沙，樞密院俾千户劉元亨，同赴湖廣行省詢察之。元亨等親詣上、中、下由村，相視地所，詢之居民農五，又遣下思明知州黄嵩壽往詰之，謂是阮盉世子太史之奴，然亦未知是否。於是牒諭安南國，其略曰：“昔漢置九郡，唐立五管，安南實聲教所及之

六月，中書省派兵部員外郎阿里温沙，樞密院派千户劉元亨，一同到湖廣行省察訪。劉元亨等人親自來到上、中、下由村，視察發生事端的地方，向居民農五詢問，又派遣下思明知州黄嵩壽前往盤問，説帶兵來犯者是阮盉世子太史的家奴，但也不知是否確實。於是用公文曉諭安南國，公文大略説：“過去漢朝設置九郡，唐代建立五管，安南確實是中華的聲威和教化所達到的

地。况獻圖奉貢，上下之分素明；厚往薄來，懷撫之惠亦至。聖朝果何負於貴國？今胡自作不靖，禍焉斯啓？雖由村之地所係至微，而國家輿圖所關甚大。兼之所殺所虜，皆朝廷係籍編户，省院未敢奏聞。然未審不軌之謀誰實主之？"安南回牒云："邊鄙鼠竊狗偷輩，自作不靖，本國安得而知？"且以貨賂偕至。元亨復牒責安南飾辭不實，却其貨賂，且曰："南金、象齒，貴國以爲寶，而使者以不貪爲寶。來物就付回使，請審察事情，明以告我。"而道里遼遠，情辭虚誕，終莫得其要領。元亨等推原其由：因交人向嘗侵永平邊境，今復仿效成風。兼聞阮盝世子乃交趾跋扈之人。爲今之計，莫若遣使諭安南，歸我土田，返我人民，仍令當國之人正其疆界，究其主謀開釁之人戮於境上，申飭邊吏毋令侵越。却於永平置寨募兵，設官統領，給田土牛具，令自耕食，編立部伍，明立賞罰，令其緩急首尾相應，如此則邊境安静，永保無虞。事聞，有旨，俟安南使至，即以諭之。

地方。况且進獻版圖交納貢物，上下的名分一直明晰，彼此往來的厚薄，使懷柔和安撫的恩惠也已施予，聖朝到底有什麽辜負了貴國？現在爲什麽自己破壞邊境的安定，在那裏開啓禍端？雖然由村小小的地方微不足道，但對於國家的版圖關係很大。而且所殺所擄，都是朝廷編入户籍的人民，省院没有敢向皇帝奏知。但不知道這場不軌行爲到底是誰做主策劃的？"安南回覆公文説："邊境的無賴强盗之輩，自己擾亂邊境的安定，本國怎麽知道呢？"并且同時送來財貨進行賄賂。劉元亨又用公文譴責安南粉飾言辭回答不誠實，拒絶接受賄賂，并且説："南金、象牙，貴國認爲是寶物，而使者我以不貪爲寶。送來的貨物即交付返回的使者，請仔細考察事端情由，明白告訴我。"但道路遥遠，言辭虚假，始終不得要領。劉元亨等推測事端的原由：是因爲交趾人從前曾經侵擾永平邊境，現在又仿效成風。又聽説阮盝的世子是交趾飛揚跋扈的人。如今之良策，不如派遣使者諭令安南，歸還我國土地，遣返我國人民，仍命令當政的人確定其疆界，追究其主謀開啓争端的人在邊境上處死，申令邊境官吏不得讓人侵犯越過。再在永平設置營寨招募士兵，設立官員統領，發給田地耕牛農具，讓他們自己耕田供食，編立部隊，明定賞罰，讓他們在有事時前後相照應，這樣就使邊境安寧，永遠保證不用擔憂。事情上奏後，有聖旨説，等安南使者到來後，就按照所奏曉諭安南。

自延祐初元以及至治之末，疆埸寧謐，貢獻不絶。泰定元年，世子陳日爌遣陪臣莫節夫等來貢。

自從延祐初年直到至治末年，邊界寧静，安南進貢不絶。泰定元年，世子陳日爌派遣下臣莫節夫等人來進貢。

益稷久居於鄂，遥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當成宗朝，賜田二百頃；武宗朝，進銀青榮禄大夫，加金紫光禄大夫，復加儀同三司。文宗天曆二年夏，益稷卒，壽七十有六，詔賜錢五千緡。至順元年，謚忠懿王。

陳益稷長期居住在鄂州，名義上授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在成宗朝，賜給田地二百頃；在武宗朝，升任銀青榮禄大夫，加封金紫光禄大夫，又加封儀同三司。文宗天曆二年夏，陳益稷死，享年七十六歲，皇帝下詔賜錢五千緡。至順元年，謚號忠懿王。

三年夏四月，世子陳日焯遣其臣鄧世延等二十四人來貢方物。

三年夏四月，世子陳日焯派遣其下臣鄧世延等二十四人來進貢土産。

元史卷二百一十

列傳第九十七

外夷(三)

緬

緬國爲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不遠者，又不知其方幾里也。其人有城郭屋廬以居，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又次用檳榔葉，蓋騰譯而後通也。

世祖至元八年，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遣乞解脱因等其使緬國，招諭其主內附。四月，乞解脱因等導其使价博來，以聞。

十年二月，遣勘馬刺失里、乞解脱因等使其國，持詔諭之曰："間者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差乞解脱因導王國使价博詣京師，且言嚮至王國，但見其臣下，未嘗見王，又欲觀吾大國舍利。朕矜憫遠來，即使來使覲見，又令縱觀舍利。益詢其所來，乃知王有內附意。國雖云遠，一視同仁。今再遣勘馬刺失里及禮部郎中國信使乞解脱因、工部郎中國信副使小云失往諭王國。誠能謹事大之禮，遣其子弟若貴近臣僚一來，以彰我國家無外之義，用敦永好，時乃之休。至若用兵，夫誰所好？王其思之。"

十二年四月，建寧路安撫使賀天爵言得金齒頭目阿郭之言曰："乞解

緬國是西南夷，不知道是什麽種族。其土地有與大理接壤以及離成都不遠的，又不知道其方圓有多少里。其人民有城市房屋居住，有大象馬匹乘騎，有舟船渡河。其進呈的文字，用金葉來書寫，其次用紙，再其次用檳榔葉，要通過翻譯然後纔能通曉。

世祖至元八年，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派遣乞解脱因等人出使緬國，招諭其國主歸附。四月，乞解脱因等帶領其使者价博到來，奏知皇帝。

十年二月，派遣勘馬刺失里、乞解脱因等出使緬國，拿着詔書曉諭其國王說："近來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派遣乞解脱因帶領國王的使者价博來到京師，并且說過去到國王的國中，衹見到臣下，没有見到國王，又想要觀看我大國的舍利。朕憐憫使者遠道而來，就讓來使覲見，又讓他隨意觀看舍利。逐漸詢問他的來意，纔知道國王有歸附的心意。國家雖然遠，但朕一視同仁。現在再派遣勘馬刺失里和禮部郎中國信使乞解脱因、工部郎中國信副使小云失前往曉諭國王的國家。如果能恭謹地執行侍奉大國的禮節，派遣子弟或權貴大臣來一次，以彰顯我國對於各國同等對待的道義，來促進永久的和好，這是美善光榮的。至於用軍隊征伐，又是誰所喜好的呢？請國王考慮此事。"

十二年四月，建寧路安撫使賀天爵說得到金齒頭目阿郭的話說："乞解脱因出使緬國，是故

脱因之使緬，乃故父阿必所指也。至元九年三月，緬王恨父阿必，故領兵數萬來侵，執父阿必而去。不得已厚獻其國，乃得釋之。因知緬中部落之人猶群狗耳。比者緬遣阿的八等九人至，乃候視國家動静也。今白衣頭目是阿郭親戚，與緬爲鄰。嘗謂入緬有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驃甸，一由阿郭地界，俱會緬之江頭城。又阿郭親戚阿提犯在緬掌五甸，户各萬餘，欲内附。阿郭願先招阿提犯及金齒之未降者，以爲引道。”雲南省因言緬王無降心，去使不返，必須征討。六月，樞密院以聞。帝曰：“姑緩之。”十一月，雲南省始報：“差人探伺國使消息，而蒲賊阻道，今蒲人多降，道已通，遣金齒千額總管阿禾探得國使達緬俱安。”

十四年三月，緬人以阿禾内附，怨之，攻其地，欲立寨騰越、永昌之間。時大理路蒙古千户忽都、大理路總管信苴日、總把千户脱羅脱孩奉命伐永昌之西騰越、蒲、驃、阿昌、金齒未降部族，駐札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一河邊，其衆約四五萬，象八百，馬萬匹。忽都等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被甲，背負戰樓，兩旁挾大竹筒，置短槍數十於其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下令：“賊衆我寡，當先衝河北軍。”親率二百八十一騎爲一隊，信苴日以二百三十三騎傍河爲一隊，脱羅脱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爲一隊。交戰良久，賊敗走。信苴日追之三里，抵寨門，旋濘而退。忽南面賊兵萬餘，繞出官軍後。信苴日馳報，忽都復列爲三陣，進至河岸，擊之，又敗走。追破其十七寨，逐北至窄山口，轉戰三十餘

父阿必所指引的。至元九年三月，緬王恨父阿必，所以率軍好幾萬前來侵犯，將父阿必抓去。不得已向緬國獻上豐厚的禮物，纔得到釋放。因此知道緬國中的部落之民如同一群狗一樣。上次緬國派遣阿的八等九人前來，是來觀察國家動静的。現在的白衣頭目是阿郭的親戚，與緬國相鄰。曾説進入緬國有三條路，一條經由天部馬，一條經由驃甸，一條經由阿郭的地界，都會合在緬國的江頭城。另外，阿郭的親戚阿提犯在緬國掌管五個甸，每户各有一萬多人，想要歸附。阿郭願意先招來阿提犯以及金齒没有歸降的人，來作爲引導。”雲南省於是説緬王没有歸降的心意，派去的使者没有返回，必須加以征討。六月，樞密院把這項建議奏知皇帝，皇帝説：“姑且緩一緩。”十一月，雲南省纔報告：“派人探聽國使的消息，但蒲地盜賊阻擋道路，現在蒲人大多投降，道路已通，派遣金齒千額總管阿禾探聽得知國使抵達緬國，都安全。”

十四年三月，緬國人因爲阿禾歸附，怨恨他，攻打他的地界，想在騰越、永昌之間立寨。當時大理路蒙古千户忽都、大理路總管信苴日、總把千户脱羅脱孩奉命征伐永昌西面騰越、蒲、驃、阿昌、金齒各處没有歸降的部族，駐扎在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晝夜行進，與緬軍在一條河邊相遇，緬軍人數約四五萬，大象八百頭，馬一萬匹。忽都等的軍隊僅有七百人。緬軍前面的人騎馬，其次騎象，最後是步兵；象披着鎧甲，背上馱着戰樓，兩旁挾着大竹筒，竹筒中放着幾十支短槍，供象的人取來進行擊刺。忽都下命令：“賊兵多，我軍少，應當先衝擊河北面的軍隊。”他親自率領二百八十一個騎兵作爲一隊，信苴日率領二百三十三個騎兵在河邊作爲一隊，脱羅脱孩率領一百八十七人依山作爲一隊。交戰很長時間，賊兵戰敗逃跑。信苴日追擊三里，抵達寨門，不久因道路泥濘而撤退。忽然河南面的賊兵一萬多人，繞道出現在官軍後面。信苴日派人飛馬報告，忽都又列成三陣，前進到河岸，襲擊賊兵，賊兵又戰敗逃跑。追擊攻下其十七個寨，追逐敗軍到達窄山口，轉戰三十多里，賊兵

里，賊及象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溝。日暮，忽都中傷，遂收兵。明日，追之，至千額，不及而還。捕虜甚衆，軍中以一帽或一兩靴一氈衣易一生口。其脱者又爲阿禾、阿昌邀殺，歸者無幾。官軍負傷者雖多，惟一蒙古軍獲一象不得其性被擊而斃，餘無死者。

以及大象馬匹自相踐踏而死的填滿了三條大溝。傍晚時，忽都負傷，於是收兵。第二天，追趕敵軍，到達千額，没有追上而返回。捕獲俘虜了很多人，軍中用一頂帽子或一兩雙靴子、一件氈衣交换一個俘虜。逃脱的人又被阿禾、阿昌截殺，逃回的没有多少人。官軍負傷的人雖然多，衹有一名蒙古軍士兵捕獲一頭象不熟悉象的習性被象所擊而死，其餘没有死亡的。

十月，雲南省遣雲南諸路宣慰使都元帥納速剌丁率蒙古、爨、僰、摩些軍三千八百四十餘人征緬，至江頭深眎酋首細安立寨之所，招降其磨欲等三百餘寨土官曲蠟蒲折户四千、孟磨愛呂户一千、磨柰蒙匡里答八剌户二萬、蒙忙甸土官甫禄堡户一萬、木都彈秃户二百，凡三萬五千二百户，以天熱還師。

十月，雲南省派遣雲南諸路宣慰使都元帥納速剌丁率領蒙古、爨、僰、摩些軍三千八百四十多人征伐緬國，到達江頭深眎酋長細安立寨的地方，招降其磨欲等三百多個寨的土官曲蠟蒲折四千户、孟磨愛呂一千户、磨柰蒙匡里答八剌二萬户、蒙忙甸土官甫禄堡一萬户、木都彈秃二百户，共三萬五千二百户，因爲天氣炎熱撤回軍隊。

十七年二月，納速剌丁等上言："緬國輿地形勢皆在臣目中矣。先奉旨，若重慶諸郡平，然後有事緬國。今四川已底寧，請益兵征之。"帝以問丞相脱里奪海，脱里奪海曰："陛下初命發合剌章及四川與阿里海牙麾下士卒六萬人征緬，今納速剌丁止欲得萬人。"帝曰："是矣。"即命樞密繕甲兵，修武備，議選將出師。五月，詔雲南行省發四川軍萬人，命藥剌海領之，與前所遣將同征緬。十九年二月，詔思、播、敘諸郡及亦奚不薛諸蠻夷等處發士卒征緬。

十七年二月，納速剌丁等上奏説："緬國的地理形勢都在臣的眼中了。先前曾奉旨，如果重慶等各郡平定，然後征伐緬國。現在四川已經平定安寧，請加兵征伐它。"皇帝向丞相脱里奪海詢問這件事，脱里奪海説："陛下當初命令發動合剌章及四川與阿里海牙手下士兵六萬人征伐緬國，現在納速剌丁衹想得到一萬人。"皇帝説："可以。"就命令樞密院修繕武器，整頓軍備，商議挑選將領帶兵出征。五月，下詔命令雲南行省派遣四川軍隊一萬人，任命藥剌海統領，與以前所派遣的將領一同征伐緬國。十九年二月，下詔命令思、播、敘各郡及亦奚不薛各蠻夷等處派遣士兵征伐緬國。

二十年十一月，官軍伐緬，克之。先是，詔宗王相吾答兒、右丞太卜、參知政事也罕的斤將兵征緬。是年九月，大軍發中慶。十月，至南甸，太卜由羅必甸進軍。十一月，相吾答兒命也罕的斤取道於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緬人水路；自將一軍從驃甸徑抵其國，與太卜軍會。令諸將分地

二十年十一月，官軍征伐緬國，攻克了它。在此之前，下詔命令宗王相吾答兒、右丞太卜、參知政事也罕的斤率軍征伐緬國。這年九月，大軍從中慶出發。十月，到達南甸，太卜從羅必甸進軍。十一月，相吾答兒命令也罕的斤取道阿昔江，到達鎮西阿禾江，造船二百艘，向下漂流到江頭城，截斷緬人的水路；自己率領一支軍隊從驃甸直接抵達緬國都城，與太卜軍隊會合。命令各將領分地攻占，攻下其江頭城，殺死一萬多

攻取，破其江頭城，擊殺萬餘人。别令都元帥袁世安以兵守其地，積糧餉以給軍士，遣使持輿地圖奏上。

二十二年十一月，緬王遣其鹽井大官阿必立相至太公城，欲來納款，爲孟乃甸白衣頭目解塞阻道，不得行，遣騰馬宅者持信搭一片來告，驃甸土官匿俗乞報上司免軍馬入境，匿俗給榜遣騰馬宅回江頭城招阿必立相赴省，且報鎮西、平緬、麗川等路宣慰司、宣撫司，差三摻持榜至江頭城付阿必立相、忙直卜算二人，期以兩月領軍來江頭城，宣撫司率蒙古軍至驃甸相見議事。阿必立相乞言於朝廷，降旨許其悔過，然後差大官赴闕。朝廷尋遣鎮西平緬宣撫司達魯花赤兼招討使怯烈使其國。

二十三年十月，以招討使張萬爲征緬副都元帥，也先鐵木兒征緬招討司達魯花赤，千户張成征緬招討使，并虎符。敕造戰船，將兵六千人征緬，俾禿滿帶爲都元帥總之。雲南王以行省右丞愛魯奉旨征收金齒、察罕迭吉連地，撥軍一千人。是月，發中慶府，繼至永昌府，與征緬省官會，經阿昔甸，差軍五百人護送招緬使怯烈至太公城。二十四年正月，至忙乃甸。緬王爲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執，囚於昔里怯答剌之地，又害其嫡子三人，與大官木浪周等四人爲逆，雲南王所命官阿難答等亦受害。二月，怯烈自忙乃甸登舟，留元送軍五百人于彼。雲南省請今秋進討，不聽。既而雲南王與諸王進征，至蒲甘，喪師七千餘，緬始平，乃定歲貢方物。

大德元年二月，以緬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嘗遣其子信合八的奉表入朝，請歲輸銀二千五百兩、帛千匹、馴象二十、糧萬石，詔封的立普

人。另外命令都元帥袁世安率兵守衛該地，屯積糧餉以供給士兵，派遣使者拿着地圖上奏呈示給朝廷。

二十二年十一月，緬王派遣其鹽井大官阿必立相來到太公城，想來歸附，被孟乃甸白衣頭目解塞阻擋道路，不能行進，派遣叫騰馬宅的拿着一片信搭來告知，驃甸土官匿俗請求報告上級部門免除派軍馬入境，匿俗發給榜文派遣騰馬宅回江頭城招阿必立相前赴行省，并且報告鎮西、平緬、麗川等路宣慰司、宣撫司，派三摻拿着榜文到江頭城交付阿必立相、忙直卜算二人，相約兩月内率領軍隊前來江頭城，宣撫司率蒙古軍到驃甸相見議事。阿必立相請求向朝廷陳説，降旨允許其悔過自新，然後派遣大官赴皇宫朝見。朝廷不久派遣鎮西平緬宣撫司達魯花赤兼招討使怯烈出使緬國。

二十三年十月，任命招討使張萬爲征緬副都元帥，也先鐵木兒爲征緬招討司達魯花赤，千户張成爲征緬招討使，都佩帶虎符。敕命建造戰船，率兵六千人征伐緬國，讓禿滿帶任都元帥總管軍隊。雲南王因行省右丞愛魯奉旨征伐收取金齒、察罕迭吉連地域，撥給軍隊一千人。這一月，從中慶府出發，繼而到達永昌府，與征緬省官會合，經由阿昔甸，派軍士五百人護送招緬使怯烈到太公城。二十四年正月，到達忙乃甸。緬王被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拘押，囚禁在昔里怯答剌的地方，又害死其嫡子三人，與大官木浪周等四人叛逆，雲南王所任命的官員阿難答等也被害。二月，怯烈從忙乃甸登船，把原來護送的五百名士兵留在那裏。雲南省請求當年秋季進軍討伐，不准。既而雲南王與諸王進軍征伐，到達蒲甘，損失軍隊七千多人，緬國纔被平定，於是約定每年進貢土産。

大德元年二月，因緬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曾派遣其子信合八的奉表入朝，請求每年獻納銀二千五百兩、帛一千匹、馴象二十頭、糧食一萬石，下詔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爲緬王，賜予

哇拿阿迪提牙爲緬王，賜銀印，子信合八的爲緬國世子，賜以虎符。三年三月，緬復遣其世子奉表入謝，自陳部民爲金齒殺掠，率皆貧乏，以致上供金幣不能如期輸納。帝憫之，止命間歲貢象，仍賜衣遣還。四年四月，遣使進白象。五月，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爲其弟阿散哥也等所殺，其子窟麻剌哥撒八逃詣京師。令忙完禿魯迷失率師往問其罪。蠻賊與八百媳婦國通，其勢張甚。忙完禿魯迷失請益兵，又命薛超兀而等將兵萬二千人征之，仍令諸王闊闊節制其軍。六月，詔立窟麻剌哥撒八爲王，賜以銀印。秋七月，緬賊阿散哥也弟者蘇等九十一人各奉方物入朝，命餘人置中慶，遣者蘇等來上都。八月，緬國阿散吉牙等昆弟赴闕，自言殺主之罪，罷征緬兵。五年九月，雲南參知政事高慶、宣撫使察罕不花伏誅。初，慶等從薛超兀而圍緬兩月，城中薪食俱盡，勢將出降，慶等受其重賂，以炎暑瘴疫爲辭，輒引兵還。故誅之。十月，緬遣使入貢。

銀印，子信合八的爲緬國世子，賜予虎符。三年三月，緬國又派遣其世子奉表入朝道謝，自己陳說部民被金齒殺害搶奪，大都很貧乏，以致上獻的金銀貨物不能按期限輸納。皇帝憐憫他，衹命令隔年進貢大象，仍賜給衣服遣返。四年四月，派遣使者進獻白象。五月，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被其弟阿散哥也等所殺，其子窟麻剌哥撒八逃到京師。朝廷命令忙完禿魯迷失率軍前往問罪。蠻賊與八百媳婦國勾結，勢焰很囂張。忙完禿魯迷失請求增加軍隊，朝廷又命令薛超兀而等率兵一萬二千人前去征討，仍命令諸王闊闊統管全軍。六月，下詔立窟麻剌哥撒八爲王，賜予銀印。秋七月，緬賊阿散哥也之弟者蘇等九十一人各帶土產入朝，命令將其餘人安置在中慶，讓者蘇等人來上都。八月，緬國阿散吉牙等兄弟赴皇宮，自己承認殺害國王的罪行，朝廷停止了征伐緬國的戰爭。五年九月，雲南參知政事高慶、宣撫使察罕不花被處死。當初，高慶等隨從薛超兀而圍困緬國都城兩月，城中柴草糧食都用盡，形勢是將要出城投降，高慶等接受他們的重賄，以天氣炎熱有傳染病爲藉口，擅自率軍撤回。所以將他們處死。十月，緬國派遣使者入朝進貢。

占城

占城近瓊州，順風舟行一日可抵其國。世祖至元間廣南西道宣慰使馬成旺嘗請兵三千人、馬三百匹征之。十五年，左丞唆都以宋平遣人至占城，還言其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剌麻哈迭瓦有内附意，詔降虎符，授榮禄大夫，封占城郡王。十六年十二月，遣兵部侍郎教化的、總管孟慶元、萬户孫勝夫與唆都等使占城，諭其王入朝。

占城靠近瓊州，順風乘船一天可以抵達其國。世祖至元年間廣南西道宣慰使馬成旺曾經請求用士兵三千人、馬三百匹征伐它。十五年，左丞唆都因宋朝平定派人到占城，回來說其國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剌麻哈迭瓦有歸附之意，下詔書賜予虎符，授榮禄大夫，封占城郡王。十六年十二月，派遣兵部侍郎教化的、總管孟慶元、萬户孫勝夫與唆都等出使占城，諭令其國王入朝。

十七年二月，占城國王保寶旦拏囉耶邛南詖占把地囉耶遣使貢方物，奉表降。十九年十月，朝廷以占城國主孛由補剌者吾曩歲遣使來朝，

十七年二月，占城國王保寶旦拏囉耶邛南詖占把地囉耶派遣使者進貢土產，奉表歸降。十九年十月，朝廷因占城國主孛由補剌者吾往年派遣使者來朝，稱臣歸附，就命令右丞唆都等在其

稱臣内屬，遂命右丞唆都等即其地立省以撫安之。既而其子補的專國，負固弗服，萬户何子志、千户皇甫傑使暹國，宣慰使尤永賢、亞闌等使馬八兒國，舟經占城，皆被執，故遣兵征之。帝曰："老王無罪，逆命者乃其子與一蠻人耳。苟獲此兩人，當依曹彬故事，百姓不戮一人。"

十一月，占城行省官率兵自廣州航海至占城港。港口北連海，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國大州，東南止山，西旁木城。官軍依海岸屯駐。占城兵治木城，四面約二十餘里，起樓棚，立回回三梢炮百餘座。又木城西十里建行宫，孛由補剌者吾親率重兵屯守應援。行省遣都鎮撫李天祐、總把賈甫招之，七往，終不服。十二月，招真臘國使速魯蠻請往招諭，復與天祐、甫偕行，得其回書云："已修木城，備甲兵，刻期請戰。"

二十年正月，行省傳令軍中，以十五日夜半發船攻城。至期，分遣瓊州安撫使陳仲達、總管劉金、總把栗全以兵千六百人由水路攻木城北面；總把張斌、百户趙達以三百人攻東面沙嘴；省官三千人分三道攻南面。舟行至天明泊岸，爲風濤所碎者十七八。賊開木城南門，建旗鼓，出萬餘人，乘象者數十，亦分三隊迎敵，矢石交下。自卯至午，賊敗北，官軍入木城，復與東北二軍合擊之，殺溺死者數千人。守城供餉餽者數萬人悉潰散。國主棄行宫，燒倉廩，殺永賢、亞闌等，與其臣逃入山。十七日，整兵攻大州。十九日，國主使報答者來求降。二十日，兵至大州東南，遣報答者回，許其降，免罪。二十一日，入大州。又遣博思兀魯班者來言："奉王命來降，國主、太子後當自

地界中設立行省以進行安撫。不久其子補的獨攬國政，憑恃地勢險固不歸服，萬户何子志、千户皇甫傑出使暹國，宣慰使尤永賢、亞闌等出使馬八兒國，船經過占城，都被扣押，所以派軍征伐占城。皇帝説："老國王無罪，違背命令的是他的兒子與一個蠻人而已。如果抓獲這兩個人，應當依照曹彬的先例，不殺戮一名百姓。"

十一月，占城行省官率兵從廣州航海到達占城港。港口北邊連海，海旁邊有五個小港，通向占城國的大州，東南衹是山，西邊靠近木城。官軍沿着海岸駐扎。占城軍修理木城，四面約二十多里，蓋起樓棚，竪立回回三梢炮一百多座。又在木城西十里建有行宫，孛由補剌者吾親自率領重兵駐守接應援助。行省派都鎮撫李天祐、總把賈甫招降他，去了七次，始終不歸服。十二月，招降真臘國的使者速魯蠻請求前往招降曉諭，又與李天祐、賈甫一同去，得到他的回信説："已修理了木城，準備了武器，請限定日期開戰。"

二十年正月，行省傳令軍中，在十五日半夜起船攻城。到攻城日期，分别派遣瓊州安撫使陳仲達、總管劉金、總把栗全率一千六百名士兵由水路攻打木城北面；總把張斌、百户趙達率三百人攻打東面的沙嘴；省官三千人分三路攻打南面。船行到天亮靠岸，被風濤所擊碎的有十分之七八。賊兵開木城的南門，設置旗和鼓，出來一萬多人，騎象的有幾十人，也分三隊迎戰，箭和石頭交雜射來。從卯時戰到午時，賊兵戰敗，官軍進入木城，又與東面和北面的兩支軍隊合擊，被殺死和淹死的賊兵有幾千人。守城供應糧餉的幾萬人全都潰散。占城國主放棄行宫，焚燒倉庫，殺害尤永賢、亞闌等人，與其下臣逃入山中。十七日，官軍整頓軍隊攻大州。十九日，占城國主派報答者來請求投降。二十日，官軍到達大州東南，遣送報答者返回，允許其投降，免罪。二十一日，官軍進入大州。占城又派博思兀魯班者來説："奉國王命令來投降，國主、太子晚些時候會自己前來。"行省發檄文召見他們，

來。"行省傳檄召之，官軍復駐城外。二十三日，遣其舅寶脱秃花等三十餘人，奉國王信物雜布二百匹、大銀三錠、小銀五十七錠、碎銀一瓮爲質，來歸款。又獻金葉九節標槍曰："國主欲來，病未能進，先使持其槍來，以見誠意。長子補的期三日請見。"省官却其物。寶脱秃花曰："不受，是薄之也。"行省度不可却，姑令收置，乃以上聞。

寶脱秃花復令其主第四子利世麻八都八德剌、第五子世利印德剌來見，且言："先有兵十萬，故求戰。今皆敗散。聞敗兵言，補的被傷已死。國主頰中箭，今小愈，愧懼未能見也，故先遣二子來議赴闕進見事。"省官疑其非真子，聽其還。諭國主早降，且以問疾爲辭，遣千户林子全、總把栗全、李德堅偕往覘之。二子在途先歸。子全等入山兩程，國主遣人來拒，不果見。寶脱秃花謂子全曰："國主遷延不肯出降，今反揚言欲殺我，可歸告省官，來則來，不來，我當執以往。"子全等回營。是日，又殺何子志、皇甫傑等百餘人。

二月八日，寶脱秃花又至，自言："吾祖父、伯、叔，前皆爲國主，至吾兄，今孛由補剌者吾殺而奪其位，斬我左右二大指，我實怨之。願禽孛由補剌者吾、補的父子，及大拔撒機兒以獻。請給大元服色。"行省賜衣冠，撫諭以行。十三日，居占城唐人曾延等來言："國主逃於大州西北鴉候山，聚兵三千餘，并招集他郡兵未至，不日將與官軍交戰。懼唐人泄其事，將盡殺之。延等覺而逃來。"十五日，寶脱秃花偕宰相報孫達兒及撮及大師等五人來降。行省官引曾延等見，寶脱秃花詰之，曰："延等奸

官軍又駐扎在城外。二十三日，占城國主派遣其舅寶脱秃花等三十多人，拿着國王的信物雜布二百匹、大銀三錠、小銀五十七錠、碎銀一瓮作爲保證，來歸順。又獻上金葉九節標槍説："國主想來，因病不能走路，先讓我們拿他的槍來，以表誠意。長子補的約請在三天後相見。"行省官員拒收其物品。寶脱秃花説："不接受，就是嫌東西太輕微了。"行省估計不能拒絶，姑且命令收下，并向朝廷上奏。

寶脱秃花又讓其國主的第四子利世麻八都八德剌、第五子世利印德剌來相見，并且説："原先有十萬軍隊，所以求戰。現在都失敗潰散。聽敗兵説，補的受傷已死。國主面頰中箭，現在略微痊愈，慚愧恐懼不能來相見，所以先派遣兩個兒子來商議赴皇宫覲見的事。"行省官員懷疑他們不是國主真正的兒子，聽由他們返回。諭令國主早日投降，并以問病爲由，派千户林子全、總把栗全、李德堅一同前往察看。國主的兩個兒子在路上先回去。林子全等人進入山中兩程，國主派人來拒絶，未能見到國主。寶脱秃花對林子全説："國主拖延不肯出降，現在反而揚言要殺我，可回去告訴行省官員，國主來就罷了，不來，我將捉他前往。"林子全等人返回營寨。這一天，國主又殺害了何子志、皇甫傑等一百多人。

二月八日，寶脱秃花又前來，自己説："我的祖父、伯父、叔父，以前都是國主，到我的兄長，被現在的孛由補剌者吾所殺而篡奪了王位，砍掉了我左右兩個拇指，我確實很怨恨他。願意擒捉孛由補剌者吾、補的父子，以及大拔撒機兒來進獻。請給予大元的服飾。"行省賜給他衣帽，安撫曉諭他讓他返回。十三日，居住在占城的漢人曾延等來説："國主逃在大州西北的鴉候山，聚集軍隊三千多人，并招集其他郡的軍隊，還没有來到，不久將與官軍交戰。害怕漢人泄露其事，將要把漢人全部殺死。曾延等察覺此事而逃來。"十五日，寶脱秃花偕同宰相報孫達兒及撮及大師等五人來投降。行省官員引曾延等相見，寶脱秃花盤問他們，説："曾延等人是奸細，請

細人也，請繫縲之。國主軍皆潰散，安敢復戰?”又言：“今未附州郡凡十二處，每州遣一人招之。舊州水路，乞行省與陳安撫及寶脱禿花各遣一人乘舟招諭攻取。陸路則乞行省官、陳安撫與己往禽國主、補的及攻其城。”行省猶信其言，調兵一千屯半山塔，遣子全、德堅等領軍百人，與寶脱禿花同赴大州進討，約有急則報半山軍。

子全等比至城西，寶脱禿花背約間行，自北門乘象遁入山。官軍獲諜者曰：“國主實在鴉候山立寨，聚兵約二萬餘，遣使交趾、真臘、闍婆等國借兵，及徵賓多龍、舊州等軍未至。”十六日，遣萬户張顒等領兵赴國主所栖之境。十九日，顒兵近木城二十里。賊浚濠塹，拒以大木，官軍斬刈超距奮擊，破其二千餘衆。轉戰至木城下，山林阻隘不能進，賊旁出截歸路，軍皆殊死戰，遂得解還營。行省遂整軍聚糧，創木城，遣總管劉金，千户劉涓、岳榮守禦。

二十一年三月六日，唆都領軍回。十五日，江淮省所遣助唆都軍萬户忽都虎等至占城唆都舊制行省舒眉蓮港，見營舍燒盡，始知官軍已回。二十日，忽都虎令百户陳奎招其國主來降。二十七日，占城主遣王通事者來稱納降。忽都虎等諭令其父子奉表進獻。國主遣文勞邛大巴南等來稱，唆都除蕩其國，貧無以獻，來年當備禮物，令嫡子入朝。四月十二日，國主令其孫濟目理勒蟄、文勞邛大巴南等奉表歸款。

是年，命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奉鎮南王脱歡發兵，假道交趾伐占城，不果行。

把他們拘押起來。國主的軍隊都潰散了，怎敢再交戰?”又説：“現在没有歸附的州郡共十二處，每州派一人去招降。舊州水路，請行省與陳安撫及寶脱禿花各派一人乘船招諭攻取。陸路則請行省官員、陳安撫與自己前往擒捉國主、補的，并攻城。”行省還相信他的話，調兵一千屯駐在半山塔，派遣林子全、李德堅等率軍一百人，與寶脱禿花一同赴大州進攻討伐，約定有緊急情况則報告半山塔的軍隊。

林子全等人纔到達城西，寶脱禿花違背約定乘機溜走，從北門騎象逃入山中。官軍抓獲間諜的人説：“國主確實在鴉候山立寨，聚集軍隊約兩萬多人，派使者到交趾、真臘、闍婆等國借兵，以及徵召賓多龍、舊州等地的軍隊還没有到來。”十六日，派遣萬户張顒等率軍前往國主所躲藏的地方。十九日，張顒的軍隊靠近木城有二十里。賊兵加深壕溝，用大木頭抵禦，官軍斬殺跳躍奮力作戰，打敗賊兵二千多人。轉戰到木城下，山林阻擋不能前進，賊兵從旁邊出來截斷退路，士兵都殊死作戰，纔得以解圍回營。行省於是就整頓軍隊聚集糧食，創建木城，派總管劉金，千户劉涓、岳榮守禦。

二十一年三月六日，唆都領軍返回。十五日，江淮省所派遣來援助唆都的軍隊由萬户忽都虎等率領到達占城唆都原先設立行省所在地舒眉蓮港，看到營房都被燒毁，纔知道官軍已經返回。二十日，忽都虎命令百户陳奎招占城國主來投降。二十七日，占城國主派叫王通事的人前來聲稱歸降。忽都虎等諭令國主父子奉表進獻。國主派文勞邛大巴南等來聲稱，唆都掃蕩他的國家，貧窮没有東西可以進獻，來年當準備禮物，讓嫡子入朝。四月十二月，國主派他的孫子濟目理勒蟄、文勞邛大巴南等奉表歸附。

這年，朝廷命令平章政事阿里海牙護持鎮南王脱歡發兵，借道交趾討伐占城，没有能够成行。

暹

暹國，當成宗元貞元年，進金字表，欲朝廷遣使至其國。比其表至，已先遣使，蓋彼未之知也。賜來使素金符佩之，使急追詔使同往。以暹人與麻里予兒舊相仇殺，至是皆歸順，有旨諭暹人“勿傷麻里予兒，以踐爾言”。大德三年，暹國主上言，其父在位時，朝廷嘗賜鞍轡、白馬及金縷衣，乞循舊例以賜。帝以丞相完澤答剌罕言“彼小國而賜以馬，恐其鄰忻都輩譏議朝廷”，仍賜金縷衣，不賜以馬。

暹國，在成宗元貞元年，進獻金字表章，想讓朝廷派遣使者到他們國家。等他們的表章送到時，朝廷已先派出了使者，而他們還不知道。朝廷賜素金符給來使佩戴，讓他趕快去追趕朝廷的使者一同前往。因爲暹國人與麻里予兒過去互相仇殺，在這時都歸順朝廷，所以有聖旨諭令暹國人“不要傷害麻里予兒，以實現你們的諾言”。大德三年，暹國國主上書説，他父親在位時，朝廷曾經賜給鞍轡、白馬及金縷衣，請求按照舊例也賜給。皇帝因丞相完澤答剌罕説“對他們這種小國賜給馬，恐怕他的鄰國忻都之類非議朝廷”，仍賜給金縷衣，不賜給馬。

爪哇

爪哇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其風俗土產不可考，大率海外諸蕃國多出奇寶，取貴於中國，而其人則醜怪，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世祖撫有四夷，其出師海外諸蕃者，惟爪哇之役爲大。

爪哇在海外，比占城更遠。從泉州以南乘船航海前行的人，要先到達占城然後再到達該國。該國的風俗土產不可考，大體海外各蕃國多出產珍奇寶物，在中國顯得很珍貴，而那裏的人則長相醜陋古怪，性情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世祖占有四方夷國，其中向海外各蕃國用兵的，以爪哇的戰役爲最大。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詔福建行省除史弼、亦黑迷失、高興平章政事，征爪哇；會福建、江西、湖廣三行省兵凡二萬，設左右軍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户四，發舟千艘，給糧一年、鈔四萬錠，降虎符十、金符四十、銀符百、金衣段百端，用備功賞。亦黑迷失等陛辭，帝曰：“卿等至爪哇，明告其國軍民，朝廷初與爪哇通使，往來交好，後刺詔使孟右丞之面，以此進討。”九月，軍會慶元。弼、亦黑迷失領省事，赴泉州；興率輜重自慶元登舟涉海。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廣三省軍會泉州。十二月，自後渚啓行。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詔令福建行省任命史弼、亦黑迷失、高興爲平章政事，征伐爪哇；會聚福建、江西、湖廣三個行省的軍隊共二萬，設立兩個左右軍都元帥府、四個征行上萬户，發動船一千艘，供給糧食一年、錢鈔四萬錠，頒發虎符十枚、金符四十枚、銀符一百枚、金衣緞一百端，用來準備論功行賞。亦黑迷失等人向皇帝辭行，皇帝説：“你們到達爪哇，明白曉諭該國軍民，朝廷最初與爪哇通使，往來交好，後來朝廷的使者孟右丞被在臉上刺字，因此前來討伐。”九月，軍隊在慶元會集。史弼、亦黑迷失受理行省事務，前去泉州；高興統管軍用物資從慶元登船渡海。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廣三省的軍隊在泉州會集。十二月，從後渚出發。

三十年正月，至構欄山議方略。二月，亦黑迷失、孫參政先領本省幕官并招諭爪哇等處宣慰司官曲出海

三十年正月，到達構欄山討論策略。二月，亦黑迷失、孫參政先率領本省幕官以及招諭爪哇等處宣慰司官員曲出海牙、楊梓、全忠祖，萬户

牙、楊梓、全忠祖，萬户張塔剌赤等五百餘人，船十艘，先往招諭之。大軍繼進於吉利門。弼、興進至爪哇之杜並足，與亦黑迷失等議，分軍下岸，水陸并進。弼與孫參政帥都元帥那海、萬户甯居仁等水軍，自杜並足由戎牙路港口至八節澗。興與亦黑迷失帥都元帥鄭鎮國、萬户脱歡等馬步軍，自杜並足陸行。以萬户申元爲前鋒。遣副元帥土虎登哥，萬户褚懷遠、李忠等乘鑽鋒船，由戎牙路，於麻喏巴歇浮梁前進，赴八節澗期會。

張塔剌赤等五百多人，船十艘，先前往招降曉諭該國。大軍繼續前進到吉利門。史弼、高興進軍到爪哇的杜並足，與亦黑迷失等商議，分軍下岸，水陸并進。史弼與孫參政率領都元帥那海、萬户甯居仁等水軍，從杜並足由戎牙路港口到達八節澗。高興與亦黑迷失率領都元帥鄭鎮國、萬户脱歡等馬步軍，從杜並足由陸路行進。以萬户申元爲先鋒。派遣副元帥土虎登哥，萬户褚懷遠、李忠等乘鑽鋒船，經由戎牙路，在麻喏巴歇架浮橋前進，赴八節澗如期會合。

招諭爪哇宣撫司官言：爪哇主婿土罕必闍耶舉國納降，土罕必闍耶不能離軍，先令楊梓、甘州不花、全忠祖引其宰相昔剌難答吒耶等五十餘人來迎。三月一日，會軍八節澗。澗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莆奔大海，乃爪哇咽喉必争之地。又其謀臣希寧官沿河泊舟，觀望成敗，再三招諭不降。行省於澗邊設偃月營，留萬户王天祥守河津，土虎登哥、李忠等領水軍，鄭鎮國、省都鎮撫倫信等領馬步軍水陸并進。希寧官懼，棄船宵遁，獲鬼頭大船百餘艘。令都元帥那海、萬户甯居仁、鄭珪、高德誠、張受等鎮八節澗海口。

招諭爪哇宣撫司官員説：爪哇國主的女婿土罕必闍耶舉國投降，土罕必闍耶不能離開軍隊，先讓楊梓、甘州不花、全忠祖帶領該國宰相昔剌難答吒耶等五十多人來迎接。三月一日，軍隊在八節澗會合。八節澗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莆奔大海，是爪哇的咽喉必争之地。另有該國謀臣希寧官沿河停泊船隻，觀望勝敗，再三招引勸諭都不投降。行省在澗邊布成半月形營陣，留下萬户王天祥守衛河的渡口，土虎登哥、李忠等率領水軍，鄭鎮國、省都鎮撫倫信等率領馬步軍水陸并進。希寧官畏懼，棄船在夜間逃走，官軍繳獲鬼頭大船一百多艘。命令都元帥那海、萬户甯居仁、鄭珪、高德誠、張受等鎮守八節澗海口。

大軍方進，土罕必闍耶遣使來告，葛郎王追殺至麻喏巴歇，請官軍救之。亦黑迷失、張參政先往安慰土罕必闍耶，鄭鎮國引軍赴章孤接援。興進至麻喏巴歇，却稱葛郎兵未知遠近，興回八節澗。亦黑迷失尋報賊兵今夜當至，召興赴麻喏巴歇。七日，葛郎兵三路攻土罕必闍耶。八日黎明，亦黑迷失、孫參政率萬户李明迎賊於西南，不遇。興與脱歡由東南路與賊戰，殺數百人，餘奔潰山谷。日中，西南路賊又至，興再戰至晡，又

大軍正在前進，土罕必闍耶派人來告訴説，葛郎國王追殺他到麻喏巴歇，請官軍救援他。亦黑迷失、張參政先前往安慰土罕必闍耶，鄭鎮國帶領軍隊赴章孤接應救援。高興進軍到麻喏巴歇，那裏的人却説不知道葛郎軍隊的遠近，高興返回八節澗。亦黑迷失接着報告賊兵今夜當會來到，召高興奔赴麻喏巴歇。七日，葛郎軍分三路進攻土罕必闍耶。八日黎明，亦黑迷失、孫參政率萬户李明在西南方迎擊賊軍，没有與賊兵相遇。高興與脱歡由東南路與賊兵作戰，殺死幾百人，其餘人逃奔潰散到山谷中。中午，西南路的賊兵又來到，高興率軍再戰到傍晚，又打敗了賊

敗之。十五日，分軍爲三道伐葛郎，期十九日會答哈，聽炮聲接戰。土虎登哥等水軍溯流而上，亦黑迷失等由西道，興等由東道進，土罕必闍耶軍繼其後。十九日，至答哈。葛郎國主以兵十餘萬交戰，自卯至未，連三戰，賊敗奔潰，擁入河死者數萬人，殺五千餘人。國主入内城拒守，官軍圍之，且招其降。是夕，國主哈只葛當出降，撫諭令還。

兵。十五日，分軍爲三路進攻葛郎，約定十九日在答哈會合，聽炮聲接戰。土虎登哥等水軍逆流而上，亦黑迷失等由西路，高興等由東路前進，土罕必闍耶的軍隊跟在他們後面。十九日，到達答哈。葛郎國主用十多萬軍隊交戰，從卯時到未時，接連三次交戰，賊兵戰敗奔逃潰散，擁擠到河中淹死的有幾萬人，殺五千多人。國主進入内城拒守，官軍圍困住他，并且招他投降。當天晚上，國主哈只葛當出降，官軍安撫曉諭他後放他回去。

四月二日，遣土罕必闍耶還其地，具入貢禮，以萬户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率兵二百護送。十九日，土罕必闍耶背叛逃去，留軍拒戰。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省掾馮祥皆遇害。二十四日，軍還。得哈只葛當妻子官屬百餘人，及地圖户籍、所上金字表以還。事見《史弼》、《高興傳》。

四月二日，派土罕必闍耶返回他的屬地，備辦入朝進貢的禮物，讓萬户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率二百名士兵護送。十九日，土罕必闍耶背叛逃走，留下軍隊抵抗交戰。捏只不丁、甘州不花、行省掾吏馮祥都遇害。二十四日，大軍返回。得到哈只葛當的妻子兒女官員侍從一百多人，以及地圖户籍、所上的金字表回到國中。事情見《史弼》、《高興傳》。

瑠求

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内彭湖諸島，與瑠求相對，亦素不通。天氣清明時，望之隱約若烟若霧，其遠不知幾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彭湖漸低，近瑠求則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漁舟到彭湖已下，遇颶風發作，漂流落漈，回者百一。瑠求，在外夷最小而險者也。漢、唐以來，史所不載，近代諸蕃市舶不聞至其國。

瑠求在南海的東面。漳、泉、興、福四州界内的彭湖諸島，與瑠求相對，也從不往來。天氣清爽明朗時，望去隱隱約約好像烟霧一樣，其遥遠不知有幾千里。西南北岸都是水，到彭湖水勢漸低，靠近瑠求處被稱作落漈，漈是水流下來不再回流的意思。凡西岸漁船來到彭湖以下的海上，遇到颶風發作，漂流到落漈，能返回的人僅百分之一。瑠求，在外夷中是最小而最險要的。漢代、唐代以來，史書對它没有記載，近代各蕃國的商船没有聽説有到過該國的。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九月，海船副萬户楊祥請以六千軍往降之，不聽命則遂伐之，朝廷從其請。繼有書生吴志斗者上言生長福建，熟知海道利病，以爲若欲收附，且就彭湖發船往諭，相水勢地利，然後興兵未晚也。冬十月，乃命楊祥充宣撫使，給金符，吴志斗禮部員外郎，阮鑒兵部員外郎，并給銀符，往使瑠求。詔曰："收撫江南已十七年，海外諸蕃罔不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九月，海船副萬户楊祥請求用六千軍隊前去招降瑠求，如果不聽從命令就攻打它，朝廷准許了他的請求。接着有個書生叫吴志斗的上書説自己生長在福建，熟知海路的利弊，認爲如果想收服瑠求使它歸附，姑且先從彭湖派船前往曉諭，視察水勢地形，然後再發兵也不晚。冬十月，朝廷就任命楊祥充任宣撫使，發給金符，任命吴志斗爲禮部員外郎，阮鑒爲兵部員外郎，都發給銀符，前去出使瑠求。下詔説："收服占領江南已經十七年，海外各蕃國没

臣屬。惟瑠求邇閩境，未曾歸附。議者請即加兵。朕惟祖宗立法，凡不庭之國，先遣使招諭，來則按堵如故，否則必致征討。今止其兵，命楊祥、阮鑒往諭汝國。果能慕義來朝，存爾國祀，保爾黎庶；若不效順，自恃險阻，舟師奄及，恐貽後悔。爾其慎擇之。”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汀路尾澳舟行，至是日巳時，海洋中正東望見有山長而低者，約去五十里。祥稱是瑠求國，鑒稱不知的否。祥乘小舟至低山下，以其人衆，不親上，令軍官劉閏等二百餘人以小舟十一艘，載軍器，領三嶼人陳輝者登岸。岸上人衆不曉三嶼人語，爲其殺死者三人，遂還。四月二日，至彭湖。祥責鑒、志斗“已到瑠求”文字，二人不從。明日，不見志斗踪迹，覓之無有也。先，志斗嘗斥言祥生事要功，欲取富貴，其言誕妄難信，至是，疑祥害之。祥顧稱志斗初言瑠求不可往，今祥已至瑠求而還，志斗懼罪逃去。志斗妻子訴于官。有旨，發祥、鑒還福建置對。後遇赦，不竟其事。

成宗元貞三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興言，今立省泉州，距瑠求爲近，可伺其消息，或宜招宜伐，不必它調兵力，興請就近試之。九月，高興遣省都鎮撫張浩、福州新軍萬户張進赴瑠求國，禽生口一百三十餘人。

三嶼

三嶼國近瑠求。世祖至元三十年，命選人招誘之。平章政事伯顏等言：“臣等與識者議，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户，時有至泉州爲商賈者。去年入瑠求，軍船過其國，國人餉以糧

有不稱臣歸附的。衹有瑠求靠近閩境，没有歸附。有人建議請立即發兵征討。朕考慮到祖宗訂立的法度，凡不來朝見的國家，先派遣使者去招引曉諭，如果來則安居如故，否則必然招致征討。現在朕制止發兵，命楊祥、阮鑒前去曉諭你國。如果真能仰慕仁義前來朝見，就保存你國的祭祀，保護你國的黎民百姓；如果不投誠歸順，自恃地勢險阻，水軍迅速到達國中時，恐怕要留下後悔。你們要謹慎地作出抉擇。”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從汀州路尾澳乘船出發，到這天的巳時，在海洋中正東方向望見有長而低的山，相距約五十里。楊祥聲稱是瑠求國，阮鑒聲稱不知是否確實。楊祥乘小船來到低山下，因爲那裏人多，不親自上岸，命令軍官劉閏等二百多人用小船十一艘，裝載武器，帶領三嶼人叫陳輝的登岸。岸上的人們不明白三嶼人的語言，官軍被他們殺死三人，於是就返回。四月二日，到達彭湖。楊祥責成阮鑒、吴志斗寫“已到瑠求”的呈文，二人不聽從。第二天，不見吴志斗的踪迹，到處尋找都没有。先前，吴志斗曾經斥責楊祥生事邀功，想獵取富貴，所説的話荒誕虚妄難以相信，到這時，懷疑是楊祥謀害了他。楊祥反而聲稱吴志斗當初説瑠求不可前去，現在楊祥已經到達瑠求而返回，吴志斗畏罪逃去。吴志斗的妻子兒女向官府訴訟。有聖旨，發遣楊祥、阮鑒回福建受審訊。後來遇到大赦，没有能够徹底追究這件事。

成宗元貞三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興説，現在在泉州設立行省衙署，距離瑠求較近，可以探聽等候消息，或宜招撫，或宜征伐，不必另外調動兵力，高興請求就近嘗試。九月，高興派遣省都鎮撫張浩、福州新軍萬户張進前赴瑠求國，擒獲俘虜一百三十多人。

三嶼國靠近瑠求。世祖至元三十年，命挑選人員去招撫誘導該國。平章政事伯顏等人説：“臣等與知道情況的人商議，這個國家的人民不到二百户，時常有到泉州進行貿易的。去年前去瑠求，軍隊船隻經過該國，該國人民送給我軍糧

食，館我將校，無它志也。乞不遣使。”帝從之。

馬八兒(等國)

海外諸蕃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爲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其國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比餘國最大。

世祖至元間，行中書省左丞唆都等奉璽書十通，招諭諸蕃。未幾，占城、馬八兒國俱奉表稱藩，餘俱藍諸國未下。行省議遣使十五人往諭之。帝曰：“非唆都等所可專也，若無朕命，不得擅遣使。”十六年十二月，遣廣東招討司達魯花赤楊庭璧招俱藍。十七年三月，至其國。國主必納的令其弟肯那却不剌木省書回回字降表，附庭璧以進，言來歲遣使入貢。十月，授哈撒兒海牙俱藍國宣慰使，偕庭璧再往招諭。十八年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山，舟人鄭震等以阻風乏糧，勸往馬八兒國，或可假陸路以達俱藍國，從之。四月，至馬八兒國新村馬頭，登岸。其國宰相馬因的謂：“官人此來甚善，本國船到泉州時官司亦嘗慰勞，無以爲報。今以何事至此?”庭璧等告其故，因及假道之事，馬因的乃托以不通爲辭。與其宰相不阿里相見，又言假道，不阿里亦以它事辭。五月，二人蚤至館，屏人，令其官者爲通情實：“乞爲達朝廷，我一心願爲皇帝奴。我使札馬里丁入朝，我大必闍赤赴算彈華言國主也。告變，算彈籍我金銀田產妻孥，又欲殺我，我詭辭得免。今算彈兄弟五人皆聚加一之地，議與俱藍交兵；及聞天使來，對衆稱本國貧陋。此是妄言。凡回回國金珠寶貝盡出本國，其餘回回盡來

食，爲我軍將校提供住宿，没有其他心意。請求不要派遣使者前去。”皇帝聽從了他們的建議。

海外各蕃國，祇有馬八兒與俱藍足以領導各國，而俱藍又是馬八兒後面的屏障，從泉州到該國約十萬里。該國到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如果順風，約十五天可以到達，與其餘國家相比爲最大。

世祖至元年間，行中書省左丞唆都等奉璽書十通，招撫曉諭各蕃國。不久，占城、馬八兒國都奉呈表章稱臣成爲藩國，其餘俱藍各國没有歸服。行省商議派遣使者十五人前往曉諭。皇帝説：“這不是唆都等人可以獨自决定的，如果没有朕的命令，不得擅自派遣使者。”十六年十二月，派遣廣東招討司達魯花赤楊庭璧去招撫俱藍。十七年三月，到達該國。國主必納的讓他的弟弟肯那却不剌木省書寫回回文字的降表，由楊庭璧帶回進呈，説來年派使者入朝進貢。十月，授予哈撒兒海牙俱藍國宣慰使的官職，偕同楊庭璧再次前往招諭。十八年正月，從泉州入海，航行三個月，抵達僧伽耶山，船夫鄭震等人因爲逆風少糧，勸他們前往馬八兒國，也許可以借道從陸路抵達俱藍國，他們聽從了這個建議。四月，到達馬八兒國的新村碼頭，登岸。該國宰相馬因的對他們説：“官人們這次來得很好，本國的船到泉州時官府也曾加以慰勞，無法報答。今天爲什麽事來到這裏?”楊庭璧等人告訴他緣故，因而説到借道的事，馬因的就以路不通爲藉口推脱。與該國宰相不阿里相見，又説起借道的事，不阿里也用其他事由推脱。五月，他們二人很早就來到客館，令其他人退避，讓他們的官員爲他們通告實情：“請求爲我們轉達朝廷，我們一心願意做皇帝的奴僕。我們派札馬里丁入朝，我們的大書史去向國王告密，國王没收了我們的金銀田產和妻子兒女，又想殺我們，我們靠狡辯得以免罪。現在國王兄弟五人都聚集在加一地區，商議與俱藍交戰；等聽説天使到來，對大家聲稱本國貧陋。這是謊言。凡回回國的金珠寶貝都從本國出產，其餘的回回都來本國進行貿易。這裏的

商賈。此間諸國皆有降心，若馬八兒既下，我使人持書招之，可使盡降。”時哈撒兒海牙與庭璧以阻風不至俱藍，遂還。哈撒兒海牙入朝計事，期以十一月俟北風再舉。至期，朝廷遣使令庭璧獨往。十九年二月，抵俱藍國。國主及其相馬合麻等迎拜璽書。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入貢。時也里可溫兀咱兒撒里馬及木速蠻主馬合麻等亦在其國，聞詔使至，皆相率來告願納歲幣，遣使入覲。會蘇木達國亦遣人因俱藍主乞降，庭璧皆從其請。四月，還至那旺國。庭璧復說下其主忙昂比。至蘇木都剌國，國主土漢八的迎使者。庭璧因喻以大意，土漢八的即日納款稱藩，遣其臣哈散、速里蠻二人入朝。

二十年，馬八兒國遣僧撮及班入朝；五月，將至上京，帝即遣使迓諸途。二十三年，海外諸蕃國以楊庭璧奉詔招諭至是皆來降。諸國凡十：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䚟，曰蘇木都剌，皆遣使貢方物。

各國都有歸降的心意，如果馬八兒歸服，我們派人拿着書信去招撫各國，可以使各國都來歸降。”當時哈撒兒海牙與楊庭璧因爲逆風不能到達俱藍，就返回了。哈撒兒海牙入朝計議事情，相約在十一月等北風起時再次前去。到約定日期，朝廷派使者來命令楊庭璧單獨前去。十九年二月，抵達俱藍國。國主及其宰相馬合麻等迎接拜受璽書。三月，派遣其下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入朝進貢。當時也里可溫兀咱兒撒里馬及木速蠻國主馬合麻等也在該國，聽説皇帝的使者到來，都相繼前來告訴説願意每年向朝廷交納錢物，派遣使者入朝覲見。適逢蘇木達國也派人通過俱藍國主請求歸降，楊庭璧都遵從了他們的請求。四月，返回途中到達那旺國。楊庭璧又説服該國國主忙昂比歸服。到達蘇木都剌國，國主土漢八的迎接使者，楊庭璧就大概叙述來意來開導他，土漢八的當天就歸附稱臣，派遣其大臣哈散、速里蠻二人入朝。

二十年，馬八兒國派遣僧人撮及班入朝；五月，將要到達上京時，皇帝就派遣使者在路上迎接他。二十三年，海外各番國由於楊庭璧奉詔前往招撫宣諭，到這時都來歸降。各國共是十國，名分別叫馬八兒、須門那、僧急里、南無力、馬蘭丹、那旺、丁呵兒、來來、急蘭亦䚟、蘇木都剌，都派遣使者進貢地方特産。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元史　第六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李修生分史主编
页数＝３７８４
ＳＳ号＝１１４０５５２０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年０１月第１版

ｈｔｔｐ：／／ｈｎ３．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６／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８／０６／！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８／０６／！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李修生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３７８４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８３９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９４－６　／　Ｋ２０４．１／Ｌ２７７
【原书定价】　７６４．００（全六册）　网上购买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元代　纪传体　元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李修生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元史　第六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